叢書集成續編

五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五八册目錄

社會科學類

奏議

陳節愍公奏稿二卷附錄一卷……明　陳泰來撰　胡氏豫章　一
嶺海焚餘三卷……明　金堡著　適園　四三
禮部存稿八卷……明　陳子壯撰　廣東　八九
明周瑞孝先生血疏貼黃眞蹟一卷附錄一卷……明　周茂蘭撰　百川書屋　一九九
經略洪承疇奏對筆記二卷……清　洪承疇撰　喜咏軒　二一三
入告編三卷遺編一卷……清　張惟赤撰　涉園　二四七
乾清門奏對記一卷……清　湯斌著　昭代　三三三
杭城治火議一卷附錄一卷……清　毛奇齡撰　武林掌故　三三七
晚聞齋稿待焚錄一卷……清　竇坪撰　雲南　三五三
陸文節公奏議五卷附錄一卷……清　陸建瀛撰　沔陽　三六七
寸草廬奏稿二卷……清　張嘉祿著　四明　四四五
曹恭愨公牘稿一卷……清　曹毓瑛撰　陶社　四七七
徐給諫牘稿一卷……清　徐士佳撰　陶社　四八一
吳給諫牘稿一卷……清　吳鴻甲撰　陶社　四八七
山公啓事一卷附佚事一卷……民　葉德輝輯　郎園　四九三

經國方略

聞見漫錄二卷……明　陳槐著　四明　五二三

周禮政要四卷……清　孫詒讓著　關中　六二七

地方行政

豐川雜著三卷……清　王心敬撰　關中　六九七

區田法一卷……七〇〇

荒政考一卷……七〇七

四禮寧儉編一卷……七二〇

牧令書鈔一卷……清　徐棟輯　求實齋　七三七

流芳亭記一卷……清　蔣德鈞鈔　武林掌故　七五一

清　不著撰人

ED32/10

陳節愍公奏稿

己未仲夏刊
於南昌退廬

陳節愍公奏稿目錄

卷上

上河南淪陷安集討賊疏
求實用擇人疏
討奸疏
去奸疏
遵諭條陳機宜疏
防奸遠謀疏
守城要着疏
補陳募士法疏

兌標還商疏
陳請假兵勦虜疏
眞戒保全疏
募義條奏疏
條議請旨疏
抽換戰兵疏
再三陳請巡邊勦虜疏
請發馬匹疏
陳機宜授方略疏
再陳管見疏

抵通措置疏

卷下

請餉速解疏
哨探疏
據塘稟節述上聞疏
在通布置機宜疏
謝恩疏
請選官聚民疏
緊急夷情疏
關門內外兼防疏

永平駐兵選司疏
虛公酌留疏
欠餉疏
奉巡東協情形疏
界嶺失事情形疏
上宏光疏
附錄
遺招撫書
倡義檄

陳節愍公奏稿卷上

新昌　陳泰來　譔

上河南淪陷安集討賊疏

爲大梁淪陷守令無城當速講權宜以收拾人心事

臣聞賊之蹂汴也破一城即盡其城而毀之其無大志奸謀於此畢見故臣昨冒昧具疏以爲非賊之利然賊之設心以爲城郭不存則守令不能露處無守令而民散雖欲不從我不得也度今無怙無恃之民必有代耕而齎糧者始雖迫于無可奈何恐習而安之莫知其非矣中州古戰爭之地人無定志椎埋發

塚之徒不乏飛揚跋扈之態今歲賢書停試得無儒服跖心藉口朝廷之將終棄我贇竢凶愚而不逞爲快者則收拾之方不可不早爲儀圖也然收拾之人莫過守令方今郡縣板蕩遍地皆賊銓除一官倀倀安往況民心既搖卒難還定我后我仇皆不可知倘賊以小恩小惠結之慮其樂有賊而不樂有官耳與言及此殊可寒心此時權宜之計臣愚以爲當速下討賊之詔宣揚皇上德意不忍無辜百姓陷于塗炭之中務極痛切以竢同袍同澤之思不拘何色人等有能出奇制命衆心共服者許其自効便宜殺賊立一堡即爲一堡之長復一邑即爲一邑之牧榮之官帶賜以關防本處錢糧聽其供給掃蕩之後準以軍功延世如此則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滅賊之機此關甚大也或有難臣者曰中州土寇比比而是若如所言倘有魁桀者出因之爲僭擬割據之資是教之逆也臣觀揚雄之言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皇上赫怒安民必興大師必擇大將天威所臨莫不震疊軍中有長子操縱自能如意況夫豪傑之士在不違其富貴之心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賊此二語者雖萬世

不易也若畏首畏尾三思不決機槍未掃能禁彼之不自雄耶臣入都來伏見奸邪屏跡正直同升輦轂之下似有太平氣象然盜賊不滅則加賦未已民膏既竭愁怨不銷謂邦畿而外已治已安猶有待也故不敢溢頌休明輙復妄陳愚瞽併乞皇上採擇而熟籌之臣不勝悚息俟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具題十一月初五日奉旨河南殘破州縣正當遴選循良多方安集豈容權宜設官該部知道

求實用擇人疏

爲口寇方張中外並急薊督須求實用楚撫更宜擇人事頃者奴騎之來捷如風雨督師范志完謊請復設薊督朝廷之上亦皆謂薊督不容不設矣蓋敵在門庭邊臣呼而不應恐其藉口也及問可爲薊督者誰則趙光抃也光抃忠義勇敢一時之選誠無出其右者即光抃亦臣敢退靡然薊督者督師之兼官也今兩督並設則三協以差謊寧將分信異權乎抑齊驅並駕乎若撫道若鎮將聽督師之調度乎十羊九牧懼以牴牾開鑄誤機也如謂一禦奴於關外一禦奴於三協則兩督須各有標兵乃關前兵六萬既以

四萬守五城矣其二萬但報招募今果已足數乎即足矣曾訓練可用乎倘仍子虛恐倉卒難立辦也薊標三萬之兵曩徒有三協一萬五千秦兵一萬二千通州三千名色今即以爲實有此數然三協之缺額者仍當還之三協通州兵不滿二千則此三千亟須防通白廣恩又將秦兵五千駐關外是薊督止餘客兵七千也七千兵可以無所不備乎況逍遙逃散戶籍空存乎若併此七千帶之出關則薊督僅一官矣皇上若用光抃必授之以柄假之以兵使有可展布之地然後實收臂指之功如好官人自爲之至於孔

亟藉之分過亦大可惜也臣前疏慮秦督孤軍必敗今竟失利豫事方不可爲全在收拾楚疆而後豫可漸圖然楚之憂不可一端盡必沉幾好謀乃克勝任非孟浪鹵莽之可以嘗試也詢之諸臣亦曰必光抃乃可而其肯槩亦惟光抃實能縷晰之他人尚未了了此兩者俱目前最急之事而但有一應急之人惟皇上考慎而審處之邊圉腹心皆皇上封疆也若今日軍旅之臣平素但肆虛誇臨敵疾爲呼籲其爲將伯之助巧卸之方皆不可知但此等伎倆人人而是果誰爲皇上同憂辱者臣挑燈草疏不覺泫然泣下

臣狂愚戇劣不勝激切悚皇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具題本月十四日奉旨薊督應設范志完先經再疏匪因遇警方請趙光抃已有旨了狡氛狂逞關前事屬同功着協力詳籌共圖勦扼其原額標兵及目前作何調遣策應俱聽光抃整率料理務與志完呼吸犄角聯絡互援不得執分彼此楚撫亟宜擇人即着核議速奏該部知道

討奸疏

爲元良喜起王道蕩平乞彰大權以正人心誅大奸以維風俗事昔者先王知天下之不可一人治也博

求賢哲以佐理之乃天亦即鑒觀其愛民之心多爲儲蓄以給其求讀皇唐虞夏之書元愷岳牧五臣十亂皆得師濟當時聲施後世不嫌其朋之衆而道之同也漢唐之季冲主暴君惑於羣小而龍門仙舟之號顧廚俊及之稱皆足以速清流白馬之禍矣由是觀之凡敢倡爲黨人之說者謂其君不能爲堯舜者也皇上生資文武天詐聖神仁義並行而賢奸立判聰明不作而邪正自分頃復盡洗煩苛一崇敦大老成舊德共耀光明薄海內外無日不想望異政不謂娼嫉遺逸耽耽翻局撰爲二十四氣之謠遍布長安

適值皇上以枚卜不愼譴逐七臣乃道路風傳遂謂謠言能通帝座而小人亦即招搖得志居之不疑夫宮闈邃密有何神術妙若呼吸此臣之所必不信也萬一有之則深居法禁之中殆亦大可畏矣且羣疑滿腹縱非宵小伎倆之所能致何由家喻而戶曉之耶夫作威作福人主之大權也皇上以至公行之而小人乃敢以至私攘之竊柄欺天罪當不赦皇上即以曖昧宥誅而昭曠之衷益不可不白於天下臣聞四岳嘗薦鯀矣堯曰不用試之夫以四岳之賢而不能知鯀之方命圮族然不聞堯之罪四岳也今諸臣之所汲引者原非凶德皇上堯也亦何難大擴則天之度耶皐陶執法曰殺之者三堯曰宥之者三未聞有執皇上之法者而皇上乃不欲自愛其法耶皇上誠原此七臣及之寬政使天下曉然知皇上之心如太虛然而非奸邪之所能騁且使諸奸亦不能以疑似之關簧惑天下則翻局之謀由此止息不敢更端以嘗臣所謂彰大權以正人心者此也懸鞀設鐸以達聰明謂其匪私耳以炬簡之術開告訐之門此則具臣之曲智小慧而非人主之事也自陳啟新以謾罵污蔑之言加之有司皇上予之一官以媿夫讀聖

賢書而不清白自矢者乃致妄揣聖心必欲追贓助餉洗垢索斑人人自危不肖者咸欲肆其彌縫即賢者亦無所措其手足近日吏治愈媮實本諸此不寧惟是訛言布於中外僉謂尙口可以得官市井飲博之徒莫不走險如鶩或以罷民而挾制縣官或以選人而把持銓政或以快復仇之舉或以開騙局之端凡所爲傾人家而戕人命者不知幾許作俑之害一至此乎蹤寸磔啟新不足贖也同官臣姜採廉得其婪縱之實首發大奸耄稚手額然臣則謂啟新之罪不在律已之不嚴而在有以致天下之大亂不在居

位之不稱而在有以辱皇上之至明蓋責啟新以忠不過蒸子自宮而已責啟新以孝不過刲股廬墓而已即計賦正法投之荒裔而已而彼且以爲士大夫實不能容捃摭雖纖以至此則後之欲爲啟新者亦何憚而不爲也況夫君門遠於萬里啟新席藁陳言何由而在帝左右皇上試一追憶之必恍然於其故而啟新之奸立見矣以偶黨俱無之世界忽被啟新雲委波翻頃無寄隱禍當眼上刑寧不浮於奴寇哉風俗既壞亟須挽回乞皇上立速敕新棄之西市傳首天下以懲將來仍勅五城御史敢有一切奸慝潛寓都城挾私訐奏妄指時政者即究其主使坐其居停務令輦轂肅靖囂風頓改若不嚴行緝訪或有單詞入通政衙門該城御史即以不職論右斯三者君德之昏昭世道之治亂辨臺釐而繫萬鍾臣感知遇特恩圖報無地不識忌諱激切具奏如有一毫沽名買直之心甘膏斧鑕字多溢額伏乞皇上貫其萬死曲賜採納臣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五日奉旨本內七臣處分屢旨甚明何得以道路風傳妄生疑揣陳泰來姑不究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去奸疏

爲去奸務盡事異樞陳新甲與奴酋私交此路人知之者其所用講欵之人皆以皇上之封疆爲市者也臣過臨清知馬紹愉欲潛至牢山度其必以國情輸虜囑鎮臣劉澤清羈留之蓋牢山濱海一葦可航也自入都來無日不蹤跡魯宗孔諸逆而不敢輕發今我皇上不大聲色已擒二奸但恐紹愉更號爲患匪輕伏乞密勅兵部差官逮治庶奸宄潛銷而狡謀可杜耳事屬機密伏乞睿裁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五日奉旨馬紹愉既已離京不必追緝今見在何處着地方官押回原籍該部知道

遵諭條陳機宜疏

爲遵諭具奏事伏蒙聖諭吏部都察院禦虜大事必合羣策羣力集思廣益弘濟世艱諒諸臣應有同心府部大小卿寺科道官有明於軍機虜情措餉城守一切機宜具本以聞務要簡明切當確有可行毋涉迂泛朕將採之以資謀斷特諭欽此臣再三捧讀仰見皇上謙略高深不遺塵露用敢不揣疎陋妄效芻蕘謹陳其事如左語多俚褻伏乞寬容聖諭曰軍機

機者持而後發發而不中謂之失機故敵人之奇正不一情而我期於必克猶飛者之東西不一向而弋期於必獲也今奴分道而入連營而進毋論我無任戰之兵即有兵不宜浪戰也急當於京營中厚募死士三四千人以備出奇之用所募之士分爲三等必有親識根蔕而後收之得其人乘隙觀變乃可相機而決勝也不然外援不至內兵不出剪除其何日哉用奇之道如通津米積如山使善火者因之埋伏數囤中有火則無火者亦不可近矣惜無人之早見及此也然機之與情兩者又相因而動不能一端姑舉

此以例其凡聖諭曰虜情虜不犯關而犯協度我必併力於關也既自三協而入以一枝趨都城必以一枝折而攻關關若內潰則關外瓦解彼兵可源源而來而都城益固今必死守榆關間出奇兵綴奴之後奴乃不免返顧此而有瑕無不瑕也則督師撫鎮諸臣之責也更可慮者若復以一枝由雲中窺晉三關震動則西北方裂亟宜馳飭以戒不虞循太行以西井陘雖險不可無備捲三輔而南恐保督牽於死賊背腹受敵正須早計防其渡河山左曾經蹂躪大營當不東嚮撫臣王永吉鎮臣劉澤清正當鼓勇而前以壯神京聲援萬不宜畫地自守各懷觀望但須師行有律張疑設伏以誤虜耳此虜情之大較也聖諭曰措餉登庚之米其可支之時日當已打算無俟臣言而金錢最難得曩城守一次輒費二百餘萬今太倉若掃外解必不能進計惟有客標借兌之法往者失信諸商已具疏籲止今事急矣當有以服其心臣察三行大小商俱於閏十一月十九日出標不下二百萬目前三十四萬不難措處又聞兩淮鹽課已起解者三十二萬可以抵還皇上試降手勅諭戶部借用臣請以身爲質定以淮課償之臣知巡鹽臣楊仁

愿清介必不剝商即商人不信臣於虜退之後即馳往催督可也若皇上念商人急公每萬兩賜予錢千金更爲樂從一時權宜想不靳此小費耳濟急之方莫捷于此餘則諸臣中必有出其意見者臣如再思有得容補牘以聞聖諭曰城守守城之道勢在城頭樞在城腹登陴方略載於諸書神而明之皆可應變若腹之不靖內難必生昨臣已陳索奸之法未蒙批答必以迂而不可行也然分信察緝斷不可省編行保甲始有頭緒必謹覆索之使奸無所容至於一旬之內每街口以兵守之更須設遊兵一隊領以一官

若信內一街有警各街口守兵不許擅動但以遊兵制之隣信之兵戎嚴以待亦不許輒爾諠譁各街每十家衆置水缸以防火救火之具皆令遊兵預備此守城腹之大略也城頭每一門亦設遊兵屯於門上一門有警即以此門遊兵應之操兵不許動他門之兵非奉調不許離信而兵在城下者禁其上在城上者禁其下總之事權宜一約束宜明法令宜嚴精神宜裕宜靜而不宜譁宜整而不宜亂宜簡而不宜繁宜暇而不宜駭責守易夜守難夜分難而將旦更難百密不當一疏此守之說也伏路巧偵是爲城目非

厚賞不能用亦當於死士中求之臣寡智末學窺測所及妄陳聖聽若曰愚者千慮臣則豈敢臣不勝冒昧惶恐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具題本月十三日奉旨這本語意可採內厚募死士以備出奇深於制勝有裨着兵戎衙門用心購選如能奏效即以奇功論賞其借兌客標一節事屬便商陳泰來力任催還亦見急公着戶部酌議速奏日來奏疏紛煩批覽不及不必別有疑揣該部知道

防奸遠謀疏

爲寇不可玩奸不可容衆思不可不集勝謀不可不遠事已已以來中間十年耳而奴三犯內地今烽火又逢甘泉當奴之始入也猶不知中國虛實至再至三謂我易與也方茲之舉謀必益狡觀其詭言內難佯爲退兵使我邊臣懼不爲備已得兵家髣髴乃我之人心又若以奴來不足恐者謂其野掠既飽即颺去也不知我之觀敵若掩耳偷鈴敵之視我如列眉觀火我之所恃正敵之所喜耳故今日之急務首在振惕人心精神奮則思慮生憂患深則計度審天地祖宗亦式臨之如或泄泄從事以我之玩迎奴之狡

如以鑿受水矣即微社稷靈長之慶奴果饜欲而退恐盈庭燕雀將爲夷狄笑也范蠡曰定傾者與人及今憤發未爲晚耳曩者奴薄都城不敢急攻無內應也今謀欲不遂之奸保毋輸情於敵者若君臣父子之誼惟聖賢之徒始辨之彼係其身者能見其心耶夷漢丁散而未散三尺之童亦爲股慄而可無術以處此哉且都城之俗同院而居不問秦越共爨而食不識姓名甚且內室殺人而外客若罔聞者即有奸宄誰爲辨之匹夫發難羣心共震懼倉卒一時無可措手也故其要莫若索奸而法無逾於保甲但委之

坊官總甲徒成故事即督之以五城御史亦恐藪伏難遍臣愚以爲勳戚多宅城東士紳皆寓城西除有本等職守文官如戶兵工科道武官如五軍都督外餘各即其宅與寓之所便分爲信地屬之訊察居處近則面目易別地方少則覺焰易周此法之最切而可行者若鮮闖委巷則以在京鄉紳孝秀通融而基布之正陽門外亦選各市之富民爲保長而總責成於坊官之勤警提挈於巡城之嚴肅庶無意外之虞耳皇上神謨聖武非羣臣所能窺其萬一況兵事尚秘豈容輕洩但孫子著經首貴多算諸葛治蜀得在

集思今敵情之塘報與制敵之方略雖不可抄傳然亦當使台省諸臣與聞之各出管見以相商確臣請紅本密封下兵部者樞臣方司宜每日辰時會集台省於朝房屏去左右各執筆默議樞臣擇其長者奏請聖裁若事非緊關不妨發抄以杜訛言也都城金湯奴不敢窺今之料理似坐門登埤之外無所事事臣之私憂過計者奴於近郊虛扎四營則我必不敢出彼乃得因墮於通津矣休息旬日東西南惟其意之所之莫爲阻桀也如此則帝都孤懸勢背城而戰欲調勤王之師而江浙閩廣遠難緩急徒以擾民此舉尤當慎重即廟堂之上別有遠猷非臣愚之所知臣正以不知而愈加怵懼矣若三協以迄昌通原無戰兵雖守兵亦須計處新推諸臣先宜站定脚根徐圖上策匹馬不入與隻輪不返雖有前後而皆爲禦虜之功欲速輕舉斷非萬全也太祖高皇帝諭六王之略曰倘遇寇邊不宜與之戰彼必四出抄掠俟其分散隊伍不嚴以馬步邀截要路破之必矣若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必至失利此千古制夷妙算惟皇上取法而善用之臣疎昧迂濶言皆無當不勝戰慄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振惕人心誠今日急務有泄玩從事的着即指參重處稷奸自城捕專責但不得生端滋擾集思廣益已有諭旨了該部知道

守城要着疏

爲守城要着事該臣衙門派臣坐守東直門臣於本月十一日晚即馳赴信地適接聖諭乃下馬草疏仰陳睿覽蒙即批答矣十二日五更至東直門內難民入城者擠擁不絕光景甚可憐憫臣思守城之法先固外藩豈兀坐門邊即可塞責十三日早出門外遇密雲官余進忠云虜已圍薊撥馬過三河一枝竟東

向榆關矣臣見內臣劉營於關廂之北入其營云有兵六千馬千騎副將李守鑅劉於關廂之南兵不滿三千馬僅四百耳臣偕兩營將官過新橋相其形勢自橋迤北土城可據臣語內臣當以戰車大砲列於土城之上河雖無水可渡不敢退也內臣以爲然自橋迤南則有四百七十弓無土城何處處有人行迹馬亦上下無礙臣語守鑅作何布置曰以人力補之亦甚慷慨臣握其手密商之曰此通州大路奴所必窺宜於河之彼岸伏地雷擊之以喪其胆守鑅唯唯謂戎政衙門有此神器不識果可用否臣有親丁能

爲地窖每座用藥五六千斤可裂地里許若磚灰竹木箱鐵等物併諸色匠役應手則四日可成矣伏乞聖裁但臣所身歷者止此一門其他門營法未敢意揣耳保甲雖奉明旨乞勅巡城御史實行蓋奴此舉非復曩日伏奸深可慮也其借兌客標臣羈身東隅不能使諸商遠來或暫免臣坐門以辦此可乎統乞勅下施行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具題本月十五日奉旨坐門嚴城守其關廂扎營情形亦當時加商確奏內地窖作何設用保甲作何推行着卽察議具奏該衙門知道

補陳募士法疏

爲補陳募士之格以資實用事臣遵諭率奏首在厚募死士業奉諭旨着兵戎衙門用心購選但選之無法徒以市棍充數其與抽練之弊何異故臣疏有分爲三等之說謹補牘再悉之其有結約同仇輕生重義披堅策快挽强揮利不論倉卒整暇俱能與虜騎衝突者聚爲一卒其有輕足健步升高踰險不拘晝夜忍耐飢寒或能偷劫虜營砍殺虜馬使不敢住牧者或能伏藏村落埃奴散掠突而制其死命者聚爲

一卒其有火器素習毒弩驍張能自擇便利隨地埋伏者聚爲一卒然皆須膽氣過人筋骨凝重而最忌飲博遊蕩面光口滑之輩貴其少而精不宜多而脆也既選之後擇裨將領之仍支本等口糧待可用之時然後別立賞格此尤選購要訣也臣不勝冒昧瀆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具題本月十六日奉旨選購壯士全在誠篤勇敢有裨實用若以遊猾充數反致誤事着兵部戎政衙門多懸重賞加意募擇如有謀略出奇才堪大用的具本另奏以憑委用着速

行榜示傳諭

兌標還商疏

遵諭具奏事該戶部尚書傅淑訓覆臣疏前事本月十五日午時奉旨兌標急需即以餉銀抵還仍給原額水脚商自樂從陳泰來免坐門着同司官作速料理俱依議欽此臣即會同該司官戴運昌遵旨力行務期有濟以紓宵旰之萬一然更有請者時方交訌道路梗阻商人即有多金惶惶安往兌標抵還以通商非厲商也況給以原額水脚又恩出分外當未有不踴躍急公者但交會之法會一行之乃派還之處

不肖有司聽蠹役勒騙虧其資本其倡首好義之人雖得武職虛銜賈商斂怨故今之商人無不懷疑而却步臣雖刊爲誓書以示之但臣鄉窮府素之居奇故諸商中無一識面者臣之言不能必其盡信也伏乞皇上勅令淑訓察各商之鄉有達尊者屬其集諸商委曲開諭期於必從君父之急想諸臣必不惜此齒牙耳仍所特降嚴旨飭坐派關司州縣有敢尅扣分毫需索使費者即以違誤軍機論辟其諸商中舊有一等雇倩應官市棍如或倡言病商及故爲罷市者許臣立行參奏治以擅違明旨之罪統乞立賜裁奪施行不勝候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旨兌標交會前旨已明各關司州縣官如敢扣索各商分毫着以違誤軍機論其各商有故行阻格的亦即參來懲治陳泰來還會同該部詳悉開諭不必豫有疑誤

陳請假兵勦虜疏

爲微臣義思報主志切吞胡謹量力自陳願借驅策以伐狡謀以蕩同仇事臣少而觀史每見蠻夷猾夏即怒皆欲裂麋卷狂走東方發難慨然有請纓之思

比聞宿將胥亡遼瀋淪陷不能食者三日此雖稚齡浮氣及今一念至如在心目中也遭時遇主近黠殤班吸清被華媿難報塞頭者孽奴匪茹輒復內窺皇上不自聖神數求羣策臣以紙上孫吳空存粉本率其淺陋微見寸光乃辱虛懷屢次嘉納夫以臣無益之言不以芻蕘棄之則臣可致之身未有不以犬馬用之者但書生之足未履行間威望不孚何能驅市人以戰再三揣度先可以自効者有一於此奴之困四城也以掘濠令復用之關永此得尺則尺之謀也相傳破薊內應如響藏奸蓄異豈伊朝夕則都門

之倍宜毖飭不寒而慄矣臣請實行保甲雖可訊察然無兵鎮壓終慮非常巡捕營兵赤身行乞夜尚未央寂然無聲彼潛伏有徒豈此輩所能防禦且數日之內難民入城不下數十萬儕民果吾民耶況城守之方城頭城腹必一而二乃可不亂今守具粗備而城中略無佈置語於萬全殆未庶幾外援似把西波宜思持久臣願皇上假臣兵一萬申之以軍法必能肅清輦轂拱衛宮府皇上垂裳辰居出奇制勝奴之來如虎豹自投陷阱矣陸贄唐之賢相捲捲於居重御輕范仲淹胸有數萬甲兵當宋仁宗時即以堅固

京城爲請是皆屢根抵之慮伐深人之謀驟而蹈之似無味熟而思之固甚遠耳皇上不以臣懦怯而姑試臣式蛙作氣諸臣中必有投袂而起建滅奴殊勳者是臣亦燕市之馬骨也失求將自薦後之君子每竊非之彼遊談干主惟欲自致其功名殆非所語於策名委贄誼當致身君父者耳獨是近日軍興悉爲擢官捷徑席高飫膴斷送封疆此臣之所切齒而拊心者臣乞以本職從事不敢另加別銜即仰遵妙算効有微勞亦不覬希叙錄蓋丈夫處世羞與草木同朽士固有志在彼不在此也臣不勝狂愚冒昧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奉旨該部着議具奏

眞戒保全疏

爲奴鋒日銳時事日危請亟聯形勢以按長驅推誠心以銷內患嚴飭文武臣工必眞必戒以保萬全事臣竊觀奴之未入也當審全局而較索之而今無及也奴之既入也當求要著以驅除之即今猶可圖也乃自警報以來兩浹旬矣制勝方略概乎未聞惟忽而相訝曰白廣恩敗矣又忽而相訝曰王忠敗矣夫廣恩倉卒遇虜孤軍挫衂猶可原也王忠覆沒以戰

乎以不戰乎若不戰先敗即必無律倖戰而敗其何辭於失機也哉雖云勝負軍家常事此可爲多算偶失者言而非所以寬無算也我兩敗而戎兩利則我之氣喪而奴勢益張再一蹉跎不忍言矣臣不悉塘報但隨人所衆知者奴之苗頭兩南則蔓玉豐西北則衝順義此必謀將兩路合於畿南而使我之煤餉俱絕今務關露積曠無守望土賊縱橫可爲鄉導從此西渡則通津中斷宜速飭馮元飈王鑑永布置犄角堅冰之上遏其輪蹄庶使趙光抃得東西向薊爲合擊恢復之計奴由順義漸逡京臣曩度形勝則土

城關玉泉山紅市口爲無害於此置三大營相去各不十里旗鼓通於耳目大砲及其分犯餘可阻彼突西兼能護我煤道但苦無兵不敢擅遣今江禹緒已入衛至政當用之於此土城關見城可恃玉泉山石勢峨峭奴必不敢仰攻紅市口因山結營視遠處高其抵玉泉不過八里山邊亂石甚多若壘墻一道藏砲火於其下可以誘而擊之玉泉至高梁橋柳堤二面皆水惟相其可行處斷絕之爲力最易此三營布置若定眞率然之勢也西山之碧雲紅光等寺皆有險塞伏兵其中盡堪用奇惟勅禹緒緊速力行無論

陳節愍公奏稿卷上

堵勦可以如意即煤道不梗功莫大焉以上形勢萬不可不夙夜嚴備者願皇上勿以卑卑無高論也近日德音沛發陷將叛民皆蒙覆載洗心滌慮指日必函奴首俱來但其兄弟甥舅之親不無騎虎株連之恐積疑忿決慘於戎馬況我邊臣闇汶一或顚倒錯亂呼吸而大事俱裂伏乞皇上厚撫其遺息密諭其至親大臣携之陛見降以手勅使傳諭宗族肺腑數日之內必有不脛而走者再頒明詔置其腹中使彼安心以圖懲賞此又時勢已迫不容再緩者也若夫文武諸臣此何時也而猶掩飾虛恢偷安習玩竊恐

彌縫不得舞在必誅何如以此精神盡瘁王事尙可圖桑榆之效而保首領以沒故事當執持者毋褒贈徇人當分別者毋壹方隅宜守者毋責以戰宜戰者毋掣以守而總期以一點血誠歸諸君父毋作僞以文欺毋巧卸而亡備師克在和武之善經也是則臣所謂必眞必戒者臣子之誼應不蔑皇上之嚴飭而臣復瑣瑣亟請蓋尤有望於一堂交警耳臣蒙皇上微長必拔有過則赦時棘且殆憂憤激切不勝凜慄俟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具題十二月三十日

奉旨江禹緒堵勦駐劄事宜聽兵部調度不必紛議本內陛見手勅等語殊屬輕率該衙門知道

募義條奏疏

爲募義殲奴事蒙皇上採臣愚計招募義勇以備出奇制勝之用應行事宜具疏條奏請旨時有餘姚貢生倪時佐呈稱獻縣民劉九成破家結客忠信服人義聚千人合爲一心戊寅狡奴入犯鼓勇血戰保全村堡久思爲國効用無由自達今若奉旨往招可一呼而集但恐地方不欲相離須責成縣官郎可立致又原任沂州舉人知州趙全符呈稱本籍永年縣有

父子兵五百人自願勤王臣恐其不實使立軍令狀慨然無難色而餘姚縣布衣張曙甘爲保結此殆天厭奴惡故皇上之聲靈甫動同仇壯士即慕義如流也伏乞皇上即將倪時佐趙全符張曙許臣軍前贊畫劉九成授以都司職銜具諸頭領許臣給之劄付每兵安家銀三兩行糧一兩於河間府永年縣不拘何項錢糧動支准其銷算苦旗鼓金鼓鎗房火器之需亦於該府縣刻期置辦請旨嚴限如能吁吸應用即與紀功遲運則以誤機論處此兵埃平奴之後應賞者厚賞應叙者優叙不願附籍者歸皇蓋兵非可久用之物也若兵數子虛且烏合不堪即治時佐等三人以欺誑之罪乃臣甫草疏聞奴苗頭南奔則河蠻之間正當誅剿臣已授時佐方略相機劫擊候旨即行而都門之內壯夫俠士發弁閑官凡堪鼓用者統祈皇上將臣條議勅部速覆以便榜諭早一刻即多一刻用也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初七日具題本月十一日奉旨該部着議速覆據屢報虜騎南奔這獻縣是否有義聚千人足用即着陳泰來相機鼓舞仍行該按察明

條議請旨疏

爲恭承召對募義殲奴謹條議請旨以圖奇功以舒敵氣事本月初四日臣蒙皇上召至中左門德政殿問以平奴之策臣感激知遇願効馳驅申奏前疏招募義勇皇上不棄芻蕘諭與兵部商議臣即命而往梱臣張國維仰遵睿算勉臣殫竭但慮事皆創始必條議請旨始得彼此呼應臣固敢不嫌瑣屑謹陳其事如左而臣心之所欲吐者亦附瀆以訴聖聽焉一兵爲國家大事臣雖面領玉旨然非欽命勅書何敢擅行招募仰請頒發以彰天討羽書馳驟須有關防以杜奸僞臣前疏請以本職從事不敢另加別銜今但請用欽命平奴字樣以示專重旗牌令箭一併請給伏候上裁一兵嬉坐飽逐無鬬志臣以爲厚其餉不若重其賞但此輩善飯須令麤糲一餐每日坐增折色一錢行加二分似不可少安家衣裝亦當量給伏候上裁一每兵一千馬三步七須得膘壯然後可用似可捐助中取給盔甲器械火藥砲車等項須臣擇而用之務求精良不置金鼓旗幟鎗鑼帳房一切必須之物皆仰給公府伏候上裁一赴募之士類多功名之想宜以虛銜博其實用凡都司守把等官請

庶勸懲有方且不煩瀆覽至於文武罪廢山人布衣才苟可用不得不節取兼收但不敢妄及匪人私交市恩伏候上裁一賞罰不明近日行間積弊臣欲一洗貪怯振肅旗鼓伏乞於行坐口糧外先給御前賞功銀一萬兩銀牌花幣若干件使聞者欣羨踴躍子來臣若侵染毫釐立甘正法至於軍律不嚴必速請而後戮將咸不立皇上欲期臣以殺賊之效則請先能殺士卒始貴倖可誅愛姬可斬古之大驗也不然恐猶之棘門霸上耳所募之兵平奴之後厚其賞叙願歸者聽伏候上裁一臣所募奇兵也以三千爲率

多亦四千足矣有奇無正不可以勝臣不得不借聲援於各督撫以相犄角但督撫宜作何期會鎮副宜如何調應須有一定之議庶不臨機失誤伏候上裁一奴已深入臣尙無兵卽倉卒招集亦須稍一練習以一心志而齊耳目若遽責臣堵剿皇上必能諒臣也臣面奏飽歸可擧計時度勢在所必然尙能寸效臣當由此再圖滅奴全局若夫修復邊防清餉實伍雖至愚至陋敢爲皇上任之伏候上裁一選募必須公所復役必須胥徒傳宣必須中軍旗鼓材官自下奔走往來必須馬匹以及工食草料皆須酌處伏候上裁一臣雖從事軍旅仍爲皇上侍從之官交遊必慎關防必嚴萬毋敢稍自褻越但羣策羣力兵家必資凡談兵說劍之徒與稚埋屠狗之夫不無接見以相可否恐滋物議特有神明伏候上裁一臣備數掖垣俗稱清要優游縻祿儘堪藏拙何敢嘗試自蹈危險徒以一腔忠憤不忍至尊獨憂社稷竭其駑鈍以質鬼神其濟則皇上之福也臣不敢以爲功倘碌碌寡效亦乞鑒臣愛國癡愚寬其罪咎毋以文法繩之以鼓將來任事之心伏候上裁以上十欵乞勅下兵部卽日議覆施行臣不勝冒昧候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初七日具題本月十一日奉旨該部覆議速奏

抽換戰兵疏

爲奴情畢露剿滅有機請亟用廢弁抽換戰兵以襄撻伐事臣蒙皇上委臣以招募之效蓋無刻不以滅奴爲事然兵雖驟合多方搜求者夜以繼日尤慮狡謀叵測掃除惟艱乃奴不盤踞薊城而但連營南嚮此不過飢寒小醜入而爲盜耳使有兵以犄角之自來送死誠如聖算但薊督孤軍尾擊無勢自當持重以觀變鋪臣兵不應手怒髮空豎偶於西長安門見

原任密雲副將金斌投臣揭帖呼而詰之能悉虜情臣折節敬厲斌乃矢天圖報細問何處有兵可用彼以白騰蛟標下猶存五營今雖潰散尚可收拾但脆弱不任戰若山海鎮下城子峪一片石黃土嶺及石義中協南兵營每營可抽換三百合得火器手七百名弓箭手五百名又梅木嶺義男營步右營龍井南兵營可抽換一千名又南山王總兵併左右兩協下可抽換弓箭手五百名火器手五百名懷標營可調大砲一百位兵五百名三眼鎗手五百名又長隨親丁張登印等可調百名皆能戰之兵也臣反覆論難

各兵防守重地豈容輕調彼以白騰蛟之兵戰雖不足守則有餘於各營十分中以此兵換其三分原未少其額數況以七教三四日可成不過目前轉移捷法耳且有素習將領吳漢樓文思石景柏季應鳳等三十餘名皆足備衝鋒探撥偷襲之用臣再思之收白營既潰之兵以換各營堪戰之士是無兵而有兵也各兵之餉彼此可按額而求是無餉而有餉也誠得此兵假臣與趙光抃分合互擊虜不在吾目中耶皇上更飛飭邊臣堵截各口使外虜不能入內虜不能出夷運將終此其時矣伏乞神悟獨斷必行速行若須議論僉同事機坐失臣赤衷熱血惟有向天浩嘆而已臣曷勝激切候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初八日具題本月十一日奉旨陳泰來自任募壯用奇着詳計力行這所請抽調邊營殊屬未便該部知道

再三陳請巡邊勦虜疏

為中與際會胡運將終請身歷危邊整兵待戢出奇扼勦以釋主憂以明臣志事奴之長驅兩南也志圖飽掠易我中國莫或截其歸途耳即以臣愚諦觀之兩督尾賊疲於趨利賊從間道折回未暇遠逃一擊

三協各口之兵老弱凍餒寥寥晨星雖屢奉嚴飭而積弊膏肓謂諸邊將吏能蓐秣以待未敢信也奴之入也必從險其出也必從夷險雖易塞夷則易瑕倘狡謀以精銳策應匪惟不能截且將倒壓榆關矣臣蒙皇上面諭招募出奇數日之內赴募者頗衆然臣以未奉專勅不敢擅收且使臣面但依光禁掖雖有奇兵將安用之況都城內外營壘碁布文武臣工異謀衆勇又非臣之愚陋所能與其萬一乎日夜籌思計惟率義勇之士建旗鼓而出使草澤豪傑聞而思奮若能糾合千人即循昌平而東以迄關永凡兵馬

之虛實陷口之通塞墩烽之修廢皇上皆屬稽察且行且募求得精兵五千懲賞飭罰必信必嚴尤結之以恩禮鼓之以忠義務令人人樂戰以成一旅聯絡聲援張疑設伏闕其從出之路使賊必入我彀中以逸待勞度未有不能殲賊者但志有之曰無財不來無賞不往皇上須不惜金錢而後臣得布其手足若謂本折見已莫支何能復添額外概自兵興以來邊臣之虛擲金錢不知幾千億萬何獨於此而靳之然臣之不顧軀命而娓娓於皇上之前者以奴此番入寇安知不以疲卒肆我若不能創之乃伏而不動再一得意又將復來元氣日傷則神氣益弱治本其可幾耶臣生平激烈惟識忠孝二字運蹇惜陰聞雞起舞殆亦血性使然逢至聖之君當中興之會攀龍附鳳垂功名於竹帛古今人未遂不相及也伏乞乾斷立賜施行

崇禎十五年又十一月十三日具題本月十四日奉旨陳泰來請歷巖邊出奇扼勦亦見藎奮着即改銜兵科前去察閱沿邊各協一帶勦禦事宜凡係出入口責成該撫鎮設奇置備盡力堵擊敢有疏誤縱敵者重罪不宥本內招募請餉等項着確議即覆務

期切便速就不必徐待全足該部知道

請發馬匹疏

為請發急需馬匹事臣奉旨察閱三協即當介馬西馳頃刻難待已選壯士三百名束裝嚴程然今日行間呼馬甚疾給發維艱臣又何敢輒爾妄請但非精騎同驟恐風聲鶴唳之餘不堪節奏安徐也伏乞勅廠連夜頒賜使臣得便速就道或有捐助者亦堪濟用若同寺晉值其窮萬萬不能應臣也他凡有可節省者臣必不敢妄費惟此斷不可少立侯聖裁施行臣奏疏不一事皆緊急乞昭兵部例不時從會極門封進臣曷勝懇切之至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十六日具題本月十八日奉旨着該部急發知道

陳機宜授方略疏

為微臣謬荷主知獨膺重任恢陳億度機宜仰侯睿裁密授方略事臣以兩督尾賊進退維艱三協空虛出入叵測故請察閱邊口以少紓皇上東顧之憂乃蒙採納過辱褒嘉併發帑金用資鼓壯臣敢不竭其駑鈍以求一當但臣之所過慮者奴以弱兵深入已足費我驅除若返向關門而精銳自寧遠夾攻勢難

兩應今聞西行者八萬騎而叛將且枕戈以待甥舅之親懼其陽離而陰合也雖曰風傳未確然而計或出此我將奈之何哉臣故欲以三百騎先趨山海與二撫臣亟謀之但使奴果折回東協則關門萬分可虞惟扼之通津實爲要着故此時之布置當周而轉盼則春融可恃乞皇上嚴爲責成無僅以堅城無恙遂可免罪也蓋爲今日計必多方務使奴出口協則在彼爲失算在我爲垂勞縱難盡殲庶幾一創舍此不圖而紛紛條議徒勤皇上批答耳薊州焚燒之後潰卒肆掠殘黎無怙臣今所募之衆除以壯士隨行

外尚餘五百餘人且有智堪統馭者欲以之募兵於通薊之間既可收拾疆禦且足藉爲練銳約以三千駐之薊城臣自山海環歸此兵已約束可用奴既猝至緩急有賴若烽火尚遙臣更得徐爲展布也但臣實寡昧率爾妄陳況兵形多變安能逆睹仰惟皇上識拔百王烈酬千古運籌決勝必有非蒙心所能窺測者伏乞密以授臣臣惟奉以馳驅乃無憂此蠢動矣且天既篤生皇上必不久縱驕子殷憂多難莫匪監觀臣又願皇上稍釋宵旰坐以觀其滅亡詩之美文王曰依其在京此之謂也而臣更有請者三萬金錢儘堪鼓勵然賞罰不容偏重也必肅凜天威而行之親懼其陽離而陰合也雖曰風傳未確然而計或出此我將奈之何哉臣故欲以三百騎先趨山海與二撫臣亟謀之但使奴果折回東協則關門萬分可虞惟扼之通津實爲要着故此時之布置當周而轉盼則春融可恃乞皇上嚴爲責成無僅以堅城無恙遂可免罪也蓋爲今日計必多方務使奴出口協則在彼爲失算在我爲垂勞縱難盡殲庶幾一創舍此不圖而紛紛條議徒勤皇上批答耳薊州焚燒之後潰卒肆掠殘黎無怙臣今所募之衆除以壯士隨行

截併行嚴飭師克在和說得是一切賞罰聯絡機宜俱照勅書行該部知道

再陳管見疏

爲欽奉上傳再陳管見仰祈聖鑒事十八日卯時閣臣傳皇上諭諭臣當亟趨關門臣聞命踧踖恨不介馬星馳然臣數日以來寢食皆廢者蓋無刻不以關門爲念故具疏請以三百騎遣往今吏部未題改臣銜關防未給則於文移不便馬未賜發壯士無由束裝此皆不得不仰候者兵丁糧餉部未議定恐陛辭之後誰復爲臣呼應但臣出番募兵繫皇上中興偉

烈故應募者衆臣如拒阻是褫天下忠義之氣也惟兵多則費餉然二三千人臣實可以不費是何也臣督楚漕自正額全完外尚餘節省捐助等銀約三萬兩除以四千爲隨州復城之用猶有二萬五千餘兩具疏充餉今但以此還臣可足三月之食豈有三月而奴猶未勦者乎且臣有一兵方支一兵之餉如竿有影事完皆可清算非若近日諸行間徒以予虛浸蠹者比皇上但勅戶部以臣之所拮据而得之者與臣愛惜用之是未詘度支之歲額而忽得制勝之奇兵也但安稿衣裝行鹽草料不無借太倉一粒耳伏

陳節愍公奏稿卷上　三十三

擊之兵或不用盔甲倘晝而遇敵臣即不敢謂力能當虜勢之所迫將焉避之空拳赤體以卒予敵也昔虞允文犒師采石而逆亮不敢立吳山之馬臣不才猶能鼓勵士卒金斌感恩樂戰有時俊風可令立陣後學兒女子耶臣晤司空臣范景文壯臣若此舉許以堅甲五百付他器稱是伏乞俞允以作軍心臣疏請內廠三百匹僅借駣驟閱關若募兵果堪一戰再乞申諭兵部預措三百匹以爲衝鋒撒撥之用臣又聞皇上念邊士寒苦而大賚之樞臣亟宜選官齎解付臣而行臣得以宣揚皇上德意併嚴飭撫鎮諸臣清之親詣各口多方堵塞與軍士同朝夕靡懈或者東隅之失可冀桑榆之收其不然者臣即執白簡從之矣臣曷勝急切候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具題本月二十日奉旨奏內改銜加餉已有旨了特發鹽馬百匹鞍轡關防着鑄給盔甲馬匹等項併着議措發駣赴關協亟圖殲堵奏功佇膺懋賞

抵通措置疏

爲恭報微臣抵通措置懇請頒發旗牌器械以嚴節制以資教練事皇上慮封疆之臣不戒尾賊之捷無

陳節愍公奏稿卷上　三十四

聞故寄臣以察飭出奇之責夫以二督三撫及諸鎮臣所經歲累月合數十萬之兵而不能一當者豈臣以一月之力一旅之中遂守則必固而戰則必勝哉而臣之賈勇而前絕無疑懼者蓋以國事之敗壞至今日而已極及此改圖庶幾救藥乃迂陋如臣猶思捐其頂踵以厲尺寸皇上且不以爲冒昧而鄙棄之使有雄才大略者翻然繼起奴寇不足憂也故初請萬兵肅清輦轂再請招募以備出奇三請身歷巖邊以制奴之出入以言乎兵則自多而少以言乎事則自易之難殆無人不笑臣之愚即臣亦自笑其愚也

惟恃皇上即能鑒臣之衷且不掣臣之肘雖未能有益於時艱或亦可無傷於元氣耳自奉命以來即委金斌收拾家丁招集潰卒二十七日抵通已有衆二千然樞臣覆疏止以千兵許臣今乃倍之臣實凜凜但此兵既集散之恐爲民害適同官郝絅自薊州來云潰兵無主已手書致撫臣潘永圖函招之則臣之不敢輕散正此意也而按臣韓文銓亦云散之可惜且樞臣慮臣無餉故爾愼重從少乃臣今計之折色可支四月況薊督尙在募兵虜退之後即以歸薊標可耳惟慮臣既東馳則節制無人恐其生事且未經

約束不教安戰臣晤道臣馮師孔見其慷慨任事胆識沉迥乃拜而結盟共圖殲賊即以此兵屬之訓練劄營於州之東南以扼賊衝如臣尙在關協而奴已折回道臣即行調度臣若察歷已周奴猶戀處內地又得相機面商方略也臣所請器械皇上惜其過多工部諒已酌覆懇恩早發使各兵器與手習期於可用且釋兵之後臣當逐件清還不致遺散旗牌爲三軍司命非此則禁令不靈臣侍從之官何敢僭假督撫之制然皇上既與臣以兵而不與臣以戢此兵者臣恐費倘自焚罪滋大也敢爲皇上再懇之臣曷勝瞻仰候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十二月初二日奉旨招兵須揀選精銳無取充數兵付馮師孔訓練調度共圖殲賊聽俾宜行據稱潰兵當招着薊撫收集補伍毋令流散貽患地方旗牌器械已有旨了該部速與催給

陳節愍公奏稿卷上終

新昌　陳泰來　譔

請餉速解疏

為關門無餉生譁有聞必告乞勅戶兵二部多速措解事臣奉命閱邊首以關協缺餉為請已蒙皇上發帑金三十五萬乃臣移察戶部所派發關寧三協者僅九萬八千兩以外解湊發者十五萬餘耳除寧遠一鎮已發至十月分餘皆拔正二三月者然使此銀早到尚為續命之膏乃無兵防護道路難前昨車至燕郊偶聞風鶴惴惴奔還不識此銀殆將何日乃可

救彼啼飢號寒之衆也正憂懼間有遼撫夜不收鄭才稟本月內有南海口十三營吃血酒到晚舉事有南海營將毛生蕙跷央解散又有夷婦因無餉將亂石打各官民心驚惶等語臣計此事已旬餘實矣該撫臣或已設法措置然聞前此皆借貸於富民鋪戶今借無可借矣一時彌縫恐枵腹終不可忍也臣至其地不難殺身以饗軍士但臠臣之肉不足膏數十萬衆之唇而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政未可以不見不聞而置之度外耳伏乞勅下戶部再措一二月兵部差官速解救目前而消大患封疆幸甚

哨探疏

為哨探事臣於本月二十八日午時拜疏申時與道臣師孔商出奇之策適接神機七營副總兵督都僉

事趙光祖稟前事內稱本月二十八日午時據本營哨探効用官王進孝稟報本日見南來難民說稱奴酋回至武清等處安營等語據此奴回雖出難民之口無論的否在我城守極宜萬分嚴備理合具稟等因到臣臣看得奴之苗頭折回數日間道路已風傳然猶在涿之南也今武清抵通僅九十里面難民北奔似有形影除臣一面偵探賊果猝至即當與治安鎮道諸臣共圖勦禦蓋此時薊督既追賊未返通城之兵不及前之十三臣既領奇兵或可於此一用未有舍賊而先馳者但赤體空拳實難奮勇有賞無誅

畏敵而不畏我又不能再懲器械旗牌須發耳伏乞
勅下兵部即日差官解到以資孔亟如係虛詐臣又
即介馬東馳耳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具題

據塘稟節述上聞疏

爲夷氛內外孔亟東西交困謹據塘報稟報節述上
聞事閏十一月廿九日未時據分守通州路遊擊周
允懷塘報本日辰時據本營巡捕金聲報稱蒙發密
雲偵探二十八日午時有密雲都老爺傳令各將官
軍丁上城守垛關門又見關廂人說風聞得東夷在

黃家營進口等情又據該將稟稱本日午時據委官
千戶許弘昇稟稱有懷柔順義鄉間民婦沿途逃難
如蟻口稱有奴賊到平谷信息等情本日申時准治
臣王鰲永抄到部咨備述遼東撫臣塘報地名三座
塔馬達賊於十四日從東往西營盤三十餘處步夷
不知其數亦於十五日西行本日亥時又準治臣揭
帖爲塘報夷情事內中詳悉除治臣已經塘報兵部
臣不敢贅述而最喫緊者則夜役劉通於二十四日
至交河縣接見白總兵撥馬與賊對敵其情甚確該
臣看得三座塔在義院之東北離東協僅日半之程

若由逃軍衝大路至中協亦僅三日耳達奴之馬步
既於十四五等日從此西行今已半月而中東二協
杳無一信惟西協之警狎至而密雲之登埤懷順之
爭逃適合一時則奴自外入者擊於西使內出者利
於東其情形已了然在目乃飽歸之虜既抵交河去
天津百里許此時恐已有繇楊村渡崔黃口走寶抵
香河者矣昨武清難民之口殆亦有因也三河以東
城扉晝鎖村烟斷絕無處覓炊臣已差撥達偵西通
州士民遮臣環訴以爲通之幸全者以有鎮兵分劄
奴固不敢逼攻今各鎮追賊通實孤懸求臣暫住城

外以措護神京臣以奉命閫邊何敢逗遛近地若前
途皆賊萬不能往奴或復窺通州則勢不得不出奇
於此耳嗟乎使臣早得銜命數日此時已抵關門相
機扼險猶得布其手足何期奴之飄忽若此維恨臣
見之晚而拜疏之遲然而臣心亦甚苦矣統乞皇上
之鑒臣而原臣也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具題十二月初三日奉
旨據奏密雲登埤懷順爭逃明有外虜入犯情形何
尚無確報着速行察奏飽歸之賊既抵交河天津寶
香一帶亟宜嚴兵堵勦各鎮兵馬曾否飛檄撤回抄

回夾擊陳泰來應否留通出奇着一併即速奏明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在通布置機宜疏

爲募選有緒鼓壯長驅密報在通布置機宜及起行日期以明不欺事臣於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抵通即將金斌所募士卒簡閱之委道臣馮師孔訓練調度臣得介馬東行既而風鶴紛傳羽書旁午三河平谷老稚遄奔寶坻武清踐躡交錯臣當其時亦遂投足無地計惟暫倚通城出奇扼剿一面據各塘報繕疏上聞一面差撥明暗遠探乃警息之自武清者謂督

師之兵馬往東而誤以爲虜也自寶坻者謂師以百騎迎一教官爲參謀而誤以爲虜也臣不知督師果否發此二兵大抵非虜可知也若楊柳青之白捧手詐稱爲虜道路相譁民自無固志耳黃家營掘地得錢衆爭搶奪故誑呼虜又入口平谷懷順聞而先竄密雲遂登埤閉城今口外孤山之傳有四五百騎往來密城尙未戒嚴臣之差官所目見者也臣密商方略道臣函馳而南臣選精密二人隨之以相形勝又以暗埋伏者七人預往中協手書撫臣躬親料理山永撫臣亦屢書致之矣通城東南角無兵臣即以所募者親爲劄定營盤中有奇戰之士六百俱聽道臣不時之用按臣韓文銓多智好謀稍足助其揮霍也樞臣與臣密扎臣當面晤遼撫行之此冷着須細圖耳臣雖止通數日未嘗設席而飡解衣而臥今事有頭緒擇於初七日帥精騎星馳關門惟冀各餉早到以資鼓舞而臣所懷者百鍊不回之心所惜者千金不易之時進止疾徐或有不得不然者斷非敢觀望逗怯以欺皇上也惟兵已二千恐悖明旨凜凜斧鉞是懼但計折色可支四月不可虛冒分毫仰乞皇上委曲寬假容臣竣役席藁伏誅臣曷勝悚懼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具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奉旨該部知道

謝恩疏

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初二日准工部手本差官齎到旗牌四面提副初四日准兵部職方司手本差官一齎到勅書一道臣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首謝恩訖臣跪捧簡書輝煌帝誥躬承王命咫尺天威憤狡虜之陸梁必滅此而後朝食慨師徒之玩弛惟修戟而切同袍茲小醜之當殲斯大聖之有作采其葑菲畀以戈矛愧微臣匪管夷吾妄意一匡天下願皇上繼

文皇帝指日三犁虜庭臣曷勝欣幸踴躍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具題十六年二月十四
日奉旨該部知道
請選官聚民疏
爲守關必先扼薊有人而後有土請亟選官以聚民
駐兵以護官及時收拾以免再誤封疆事臣之賈義
而東也觸目黃埃愴神白骨村烟晝鬬鷄犬絕聞柴
門離落之間偶有獨夫嫠婦奄奄欲盡飲泣不能語
隨行壯士不覺唏噓失色臣因勵之曰爾我非恨此
奴之殘忍而爲是耶覩此亦當圖所以報之也壯士

唯唯初八申刻抵漁陽城登而望之城寬九里甲第
雲聯無隙地當時富庶景象猶可想見乃無宅不焚
空立環堵時當暮炊舉煙不三十處迨逼視之且非
土著乃四方負擔即地爲竈耳臣呼一老僧詢之云
十一月初五聞有賊入口初九劄營城外十五黎明
傳說攻城不一瞬西北角樓火發賊遂乘之以登狠
殺一日惟留少婦閨女十六日把定街口大索財物
擇其尤者運之出口二十以後乃許西虜再掠二十
八日拆城每人分地一尺頃刻立毀二十九日乘風
縱火滿城同燼學宮公廨無一存者初一拔營而去
乃曩日守城之兵自砍東門逃出者復入而淫擄矣
計城中所殺不下十五萬婦女擄去者狐山傳令不
許帶令沿途丟棄歸而無家餓死者又不可數矣臣
見聞之下涕泗交頤髮稜稜皆上豎而卒無如之何
也僅能發銀二十兩給典史程自盛收掩遺骸而已
然此亦已事不足爲皇上告以重傷仁愛之懷而是
當急講者薊爲京師左輔關門之血脈也曩聞奴已
破薊臣深慮其宿精銳以中斷我乃計不出此誠封
疆萬年之慶今廟堂之上不謂薊之已破而認爲薊
之已復是未知死於虜死於兵死於凍餒薊無民也

雉堞版蕩躍馬可登薊無城也署官俘胖道臣喪元
今即有一署道事之同知署吏目之典史而孑然一
身與無官同也然則此時而謂薊城已復將誰欺也
設有奸關而教奴曰自南而北歸者仍圖薊毋輒出
在外者時以一師更翻擾關寓恐智者不能謀勇者
不能戰矣故薊不能振則關必可危而扼薊之方無
過急調薊督之卒以戍之北踞府君山南則背城而
壘伏火器於要地結義勇於山堡先聲以駭之張疑
以誤之如是則奴不敢復窺薊使有司之望者藉此
兵勢以少寬性命之憂而得展布其四體則幸存之

民可歸他境之來者亦可集衆志成城面薊乃爲國家有薊存而關門其庶幾乎蓋薊形勝之地也大寧內徙之徙祖宗特設重鎮自有深意未可忽視臣心目所經不敢不以實聞竊恐數日內無勝算以處此不惟宵旰之憂方深未艾恐在事諸臣罪將無所逃耳臣曷勝憤惋激切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具題本月二十日奉旨這本內大寧內徙薊爲重鎮扼薊方可守關自屬切論選官聚民駐兵扼險該部即日覆行魏公韓曾否赴任作速勒催兵部覆奉旨薊城要地着該撫道一

面收拾餘燼多方拊循漸圖修復仍一面揀厲士馬設險嶮禦以杜重窺即馳飭去

緊急夷情疏

爲謹報豐潤城守堅瑕併中協緊急夷情事臣之抵薊也掩骼埋胔扶傷弔死時有周恤必宣揚皇上仁慈使知恩所自出又諭以神武布昭指日必掃清小醜共賀太平田夫野老莫不且喜且泣薊之東三十里爲別山則在在皆有山堡若羅山之珠頂虜登而攻之被石擊死者二十餘過此景象猶略可觀則得全於山堡多也北至玉田詢知虜於十一月二十四日過縣之南五里許未嘗薄城督師之兵於閏十一月初四到一宿而去止留新兵五百名乃兵民不和時時有譁譟之恐諸生愬於臣必欲去之而後快臣乃呼領兵官與署印官衛官及孝廉青衿等面質其故在縣官則以兵駐城中原無所用在將卒則以信地難離鹽菜不支無以糊口臣諭兵宜劄於城外固守文墻不聽則曲在兵邑既藉兵以守而應支者不與支則曲在令彼此乃相帖服然臣觀之人情雖有撫劍疾視之雄殊昧臨事而懼之訓察其室家潛徙山寨一朝有急則委而去之耳署印縣丞鄭學曾線

索惟人醉夢不覺也且已報陞兵馬通體皆一京官若屈抑之而不甘者諸生又利其軟熟得以敢行其臟妄保貲即可爲民牧及臣行牌申飭徒以大言夸詡臣標雖有埋伏之人知不能行但取其軍令結狀面已至豐潤在高麗鋪老贏數十擁臣馬首而哭臣下馬慰勞之乃云民俱逃山寨未遇虜害但遭兵之害耳虜實無多頃刻而過夜劄四營火光亦不甚盛不識多兵何故不肯殺賊殆入城面諸生又亟請益兵臣以途間人語告之諸生謂愚民不足盡信臣復以行鹽爲慮俱云若得火器手五六百名必須卑議

捐助雖微肯且無怨也知縣呂應夏履任十日即能
連結衆志各有親上死長之心臣再三勉勵復給委
牌與貢生谷元彥谷曙生員魯雲程曹繼祖張爾獻
曹繼參谷元隆唐溝心等令其分信嚴守許以優叙
以示誠舞又原任山永監軍僉事王之楨在署候旨
捐金修城多方扞圉士民愛戴如一日臣以守城之
事重屬之總之兩邑一欲去兵一欲請兵然則兵固
何嘗惟在所以用之耳玉田虛張無實深屬可憂豐
潤上下親睦必能共守但所需之兵撫臣無以應在
督標須有以應之豐亦扼要之區也若近城當埋伏

者臣已委有材官矣臣馬跡所經心繫目存即據數
擬議疏稿行次砍子鎮遵化監軍道臣李藻投臣塘
報稱本月初八午時據喜峰路參將周世得塘報本
月初八卯時據境外坐塘把總王一春哨官劉志成
飛遞小報內稱本月初七卯時據尖夜樁得成報稱
王燒餅廟長嶺瞭見烟火二十里寬等情該道請臣
速發援兵以便堵勦又傳聞東協老河沿皆有大營
臣自應星馳關協責成撫鎮相機調度乃臣每致手
書與撫臣潘永圖其答臣者云埋伏已聯絡不絕則
虜之來或以自驅死地也惟道臣以發兵望臣是未
知臣兵所用固自有地千里之外豈能呼吸猝至耶
相其疾聲之呼益見矜肘之露不知各路所云戰兵
者今竟何在也然時勢至此未遑追索往罪但當有
以救此目前耳伏乞勅部立爲酌議施行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具題本月十七日奉旨
知道了陳泰來着即馳赴關協遵旨察勘該撫鎮設
伏堵勦該部知道

關門內外兼防疏

爲關門之險不在山海目前之急兼防內外請早定
良謀以保萬全事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明乎華

夷之界匪高山流水之所能與也又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昧設之一言則天作非雄而人謀是問矣設
險之道必明形勢太原朔方周之形勢也秦中塞下
漢之形勢也碩北都護唐之形勢也燕台靈武朱之
形勢也其祖宗宵旦而圖之後之臣子泄沓而委之
遂以賊遺君父憂禍之興也有漸怡堂寢薪未之覺
耳國朝定鼎燕京藩籬雖不及關中視東漢宋人固
已遠甚乃自河套棄而陝右驚西河棄而甘州危大
寧棄而薊州逼三岔河棄而遼東失已漸違開闢初
意今西北雖幸小康而東方日增多事四城不救形

勢全在榆關一門限矣說者謂北山南海天塹莫踰奴或無厭丸泥封之足矣而未知其不然也語曰百聞不如一見臣今見之矣請得而備言之且危言之也南北邊墻延亘平地者二千餘里墻以外雖有濠溝然不能鑿石使深甃甓可越羅城低薄跛羊可登而歡喜嶺瀕瞰城中虛實立見以砲火憑高而擊不能站立北之角山崖巒峭立其低處亦高於城數十仞賊若從一片石三道關繞踞其上則乘墉之便也南之青海沆漭無際水堅可渡者數十里舍騎而舟卟帆直達即以千百舟師艤灘面岸恐未能按而況

其無之也此外之不足恃也內而鎮城誠非有所謂金湯固也南翼南倉諸城雖勢若連珠彼此犄角所慮兵寡城多分應反弱此內之不足恃也今撫臣馬成名其防於外者則於歡喜嶺包威遠台爲土城戍兵二千煤米器械具足嶺東四里爲土烟台亦設兵守之以護歡喜嶺云皆未費公帑其防於內者鎮城關西人烟輻輳西面僅有城台今於南北三西皆築堅壘則賊入之後所計日而成者角出之嶺亦以千兵據之而又團練鄉勇得四千人已成隊伍可資登埤之用蓋成名以負罪之身思圖功自贖凡可以辦賊者當無不竭其心力靡皇宵旦西臣厚爲責成所得於目擊者若此不敢不告也若東協四路容臣巡歷察其疎密未敢據紙上之言即以爲剿禦之實耳然臣之所竊慮者自南海以至三道關兵僅二萬一千五百員人內抽去屯兵四千餘名而撫鎮兩標悉在其中散列城頭寥寥若晨星且未經守禦苦立踰時便有難色況欠餉旬月司兵者每煦煦慰拊惟恐鼓譟何暇申法令而教戰守騎兵不滿一千撫鎮分之又不無彼此掣肘之慮矣故爲今日關門計內之當扼者則通津薊永三屯營外則必集重兵於寧遠而前屯等四城選能將爲之策應覺華諸島實有牽制之水師若是則奴之狡謀或猶悔禍不此之圖俟奴已抵關門而高談固守臣未敢輕信也蓋奴攻一面即有岌岌之憂內外夾攻必無幸耳臣晤遼撫黎玉田觀其肝胆意氣必能舒皇上東顧之萬一而所惓惓請者惟盔甲馬匹即鎮臣吳三桂手書亦以乏馬爲言臣以百事可省此必不可省者當速求所以應之也以上臣言不敢一字張皇以欺皇上故臣願盈廷諸臣毋視關門爲遠塞而忽之是祖宗靈爽所憑依也皇上之辰居所高拱也四海臣民之所懸命

也寧爲嘗膽之謀勿爲築舍之議寧更不調之紱勿爲按圖之驥封疆幸甚社稷幸甚臣曷勝懇切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具題本月二十四日奉旨本內閣寧事情該部着議速覆兵部覆奉旨關門外防禦倍宜嚴整馬成名增戍築台是否足恃着李希沉加意整練察補額兵力圖戰守與寧遠水陸犄角實堪制勝不得仍前疏玩該部傳飭

永平駐兵選司疏

爲永平城堅可恃屬邑虜所必經請急駐勁兵以圖扼勦選有司以資保障事昭得豐潤以東百六十里

爲永平府府之西五里爲灤河七十里爲七家嶺中間一線北爲偏山南爲青掠山相峙如門一要害也從此而北則走遷安縣白羊谷青山口等處東則直抵灤河投鞭可渡矣崇禎九年虜曾經此爲伏火所擊後不復踐其地惟從豐潤南走開平包灤州彔亭昌黎撫寧以出界嶺口是永之四面皆受敵之地亦皆扼敵之地也撫寧距關門百里一馬平原使虜再達此青海黃榆尙何險之足恃哉察永平城守道臣姚恭副將高第料理頗有次第七家嶺及沿河一帶鎮臣盧天福委官設伏臣馬足所經亦親爲之指點然地形綿遠未能必中即中矣所繫無多此小着不足恃也永鎮之兵僅足登埠惟得勁兵一旅駐於永相其形勢汨河爲險撤撥馳驟以示必戰高巘叢林之間多設旗幟爲疑兵責令有司結率山寨頭領與之炮火張我聲勢使賊謂在在皆兵不敢藐茲衣帶水皇上若允臣疏以薊督之兵扼薊則賊首尾兼制庶能使之狼狽奔遁而一創之耳今臣以剿禦實着責成鎮臣盧天福亦見及於灤渡宜防然鎮臣重在關門未敢輕離而山海撫鎮兩標兵僅三千馬不滿千騎以之保關猶存見少況能固永耶然兩者皆不

可缺今聞督師調回可不早爲之計哉若永屬州縣山寨鄉勇僅堪鼓勵然惟得賢有司以分任之今永平除太守而外別無一官灤州盧龍彔亭撫寧皆缺守令赤子無依徒鳥獸散耳臣雖嚴檄該道多方聯絡乃印官豈容久曠而以資郎雜職驅蒼生而誤疆域也撫寧得盡守之法臣亦牌委生員趙道興徐延榮張鳳羽馮景運孫振祖張鳳翥陳王業楊士俊等同心固圉餘邑之所未歷者不能及矣古臣所言銓選則有太宰調度則有中樞戰守則有撫鎮發蹤指示則有督師臣安用越俎逞臆然一得之愚或無損

於萬全之哲不敢不據實上聞伏乞勅部速覆施行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具題本月三十四日奉
旨奏內駐兵永平設防灤渡作何布置抵薊着詳籌
速覆永屬州縣豈可久缺正官御察明銓補勒限至
任不得聽人規避該部知道

虛公酌留疏

爲關門首重人心道臣克孚輿論謹因軍民之請虛
公酌留以資守禦事臣閱邸報見巡關臣衛周徹參
關內道僉事馮珍奉有即行更換之旨乃永平道中
每聞爲之嘆息者臣以風傳不足憑也比將抵關而

陳節愍公奏稿卷下

沿途之保留者繹絡數千人若奴策之來不足憂惟
道臣之去爲可哭臣又意其必善於逢迎要結而爲
此者及來謁年纔踰强仕一個幅無華者耳叩其胸
中井井有緒而出言不事恢張因再廉其素履則茹
蘖飲冰故軍民愛戴遠邇無間呈數十紙臣不敢摘
述以涉揚詡但當飭缺兵譁之日本官挺身頃刻安
撫借銀八萬兩以給之民皆樂從無强無怨今所貸
之人皆能自言也即此一事殆大有功於封疆矣關
臣或遠而未聞此若聞之當亦赦其小過耳讀全疏
謂其起家明經賦性寬緩亟應速換壯年甲榜臣深
服關官之重視關門不欲聽人規避何樂有所異同
但臣駐關四日而呼籲者不已許以留題人心乃安
竊意關臣之請換甲榜求以安人而已今不換而人
舉安似不必强違其願也且鋒鏑之地更易一人未
必朝聞命而夕受事榆關如累卵可一刻缺人而料
理哉臣與關臣總爲封疆起見言出如衷無俟上殿
之爭伏乞勅下吏部議留施行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具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旨該部速覆吏部覆奉旨是馮珍着照舊管事仍俟
該撫詳酌奏明

陳節愍公奏稿卷下

欠餉疏

爲督撫之布置猶虛行間之察飭宜實仰遵明諭嚴
飭責成謹遵察驗地方仍祈天語重申力行以期制
勝以無誤封疆之大計事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准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備移本部具題前事
奉御批本內各路聯絡布置及兩督視賊蹤殲科臣
分信察飭俱依議着密切責成力行務各敢銳奏功
以膺大賞總不許一隙漏罅坐聽奔逸欽此欽遵移
會到臣臣恭奉明旨細閱全疏知樞臣定臣派臣以
東協關門永府各屬察飭之任竊臣於本月十四日

晚抵關門十九日出關由一片石而入至二十五日抵建昌路東協信地巡歷已週正擬將關門口扼險兵馬單虛糧食缺欠各項繕疏上聞即亟馳東西二協乃蒙皇上鑒臣才小任大三協委派三員臣今得專力關永矣敢不竭其駑鈍以求一當但東協最苦兵單故臣所募兵二千餘名令金斌飛調抵永以圖視賊所嚮相機勦殺若路營諸將臣於堪勝戰守者愛之不啻骨肉諸將感激皆願爲臣用命以報皇上而遼撫沈毅臣與有針芥之投寄鎮忠勇臣已致無衣之賦自應內外聯絡以稍舒皇上東顧之憂若新

撫臣鋒芒硎發必另有一翻作用臣或可藉手以追罪愆也惟欠餉已逾半載目前之單心稍定知臣之奏發督也乃解至關者不過二萬六千取之天津者僅一萬而猶未至也當茲改歲之時誰無一飽之望而撫道之力已竭矣司計者豈以封疆之誤法止及師武臣耶臣聞管餉各官吏胥以送禮之厚薄定發餉之多寡今關門餉司被參正欲卸擔而去寧復有送禮之人如是則關門終不能得餉矣況奴將北拆則道必阻不趨此時早發一季臣雖日與文武說戰說守將誰與我戰守者且慮非常也今四酋鑄紅夷大砲一百口挑選精銳換班於錦州此豈頃刻忘關協者伏乞皇上立正奸彈之罪傳首九邊以消三軍痛恨望飭司農速發一季之餉以固人心若乃泄泄膠視恐關門萬一不虞即首誅不足贖也如餉果應手而撫鎮道不能剿禦即大法當誅無辭即臣亦甘嘗斧鑕耳事關宗社諱不擇音臣所布置剿禦實看容另疏詳悉再聞臣竭勝激切候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奉旨陳泰來職察東協自當會同關遼撫鎮多方悉備力圖截剿糧餉曾著給發該部即與察覆本

內各司胥吏以送禮厚薄定發餉多寡是何情弊著堂司官奏明戶部覆奉旨據奏歲內三個月實發關餉十五萬四千餘兩乃陳泰來原疏却無四分之一是何緣故前有旨着三餉須題明方發庶內外曉然自無疑謗并將邊鎮士馬原册與兵部詳加覆裁不得只以派發塞責其屯鹽民運各項也着該撫科察明具奏

奉巡東協情形疏

爲恭報察閱關門東協情形併目前布置剿禦實着以祈聖鑒事臣自通抵關所歷郡縣形勢及關門要

害已具疏屢聞矣若東協四路口隘臣不論衝緩崇巒削壁之間無不身到眼到履穿目腫不敢言疲馬瘠僕痛不敢辭瘁蓋以邊內外情形必悉然後可施布置之方耳謹據實爲皇上陳之十九日臣出榆關閱歡喜嶺土烟台此關第一藩籬也必守台而後可以守嶺必守嶺而後可以守關撫臣馬成名各以兵守之無容再議然歡喜嶺須包以磚城城濠之外再掘一濠然後可守土烟台一派孤立宜再築二台爲犄角旱門關外高山之上鎮虜臺一座最爲扼要亦須以百兵守之則東羅城三道關聲勢皆壯矣循山

而東折入一片石即名九江口爲榆關左輔外通中前所前屯衛一帶大川萬馬可併所恃者惟鶯窩山台兩山設砲可以夾擊二十日過廟口外通李家堡橫嶺亦馬步爭馳之地也西陽口外平內險零竊可行黃土嶺通鉄場堡荆條衝口奴所必窺之地口外南有鷄子山北爲鷄冠山賊若據此則正關難守雖設有台而必爭之地兵力不可不厚耳若無名口小河口亦永安堡大路也大毛山外通白羊川邊東大路黃家口通乾龍潭外險內平城子峪通十字河離邊百里東通遼西通大小鹵場正關水勢衝擊下係流沙不可造橋但立捨城水來自毀水去仍築之水門寺外通馬蹄嶺近邊內外皆平出口五六里西山水險平嶺峪口外有東西二衝東通黃崖子西通花園城近邊平西出口險亦如水門寺以上四者皆通步不通馬也板場峪東通龍潭西通義院口西三岔裏梭頭峪即義院口之外也曩互市於此東北通大寧城正北通老河沿哈喇石北兎正關外東西二遼馬山恐賊據之必各建土台庶乎無患邊用亂石宜以磚二十一日閱花場峪外通牛心川拿子峪通義院口外白棗林梯子嶺西通花場峪摩盤山皆極衝

惟葦子峪稍次耳石門寨離義院口二十五里則邊之稍內地也二十二日由附馬寨至星星峪外通馬恩嶺城北通頭架嶺牛心川中勝堡亦通馬思嶺然非用馬之地二十三日閱箭捍嶺外通馬糞場牛心川義院口外險而內平馬步俱通界嶺外通大兀闌東通紅草溝好村西影背山多羅鄧內外皆坦東西行走大路二十四日歷羅漢洞外通界嶺北通大兀闌青山口外通鐵窰子東勝乾閒二口通大水淳臨邊地勢平漫外則萬山叢集皆極衝重峪口西通桃林石門子亦可零竊二十五日至桃林內外平坦通

總括道路兀濼等處河流不斷劉家口琵琶稍通總括道路白灘兒麻地川等處馬步俱通若梧桐峪窟窿山正水峪駱駝嶺油香峪外通總括道路五道溝三岔口蔡家峪正安石嶺等處則皆僅通步也徐流口東通麻地峪老鴉嶺一帶大川冷口內外平漫通措黃河東西大川石門子通豹崖懷龍王廟大川皆極重之地從此而白道子則中協白羊峪之交界臣之所經止此矣以爲弗險耶則崔嵬插天鳥鳶不度一夫當關確乎有虎豹之勢眞華夷之界也以爲果險耶何以賊之來也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而從莫爲

阻邊者蓋我以爲險而奴視爲夷委而不守則百密不當一疏耳故惟有兵可恃則山若增高有餉可飽則兵若增雄反是則直謂之無險可也今日實着惟在路營各將以邊爲家使墩台之傳烽支更瞭哨有人守空遊兵有人振起精神嘗如寇至而又扼險設伏以助兵力之不及使奸闖之知我有備或稍杜其窺伺之心然使文臣偷安而但責武臣拚命非情理之平也臣故議以關內道駐劄石門寨永平道駐劄燕河路皆爲適中之地無事則預整邊防有警即相機策應庶令文武聯絡兵將孚習而成其率然之勢然道臣標兵各不過二百名當令以缺額之餉免扣節曠速行招募可也但須久遠行之然後有濟宜更定勅書責之久任若視爲傳舍倏去倏來祇畫餅耳臣今已檄兩道嚴分信地督路營各官日夜晝守不許刻疏斬斷山梁掘挖品坑口外之可鑿池者春融興工務求深濶今則內外添設埋伏一千一百十五處責令照地造册但恐煩瑣不敢呈覽容移部察照然臣更有當言者以七百里之長邊台烽軍丁僅存者七千七百四十二人是一里得十人也今又抽去屯兵一千三百三十人各營兵實存者三萬五千九

百六十二人抽去屯兵七千四百二十四人台頭營四路協守軍丁七千三百零九員人祖軍老弱皆食小糧內抽屯兵九百五十人餘則僅借城操及各路防守撫鎮兩標戰兵九千五百七十二員人除西援一千四百五十二員人今防西羅城三千防角山一千又防建昌六百二十五員人見存關門者旬月無餉率皆飢寒之餘雖未逃而心不我屬矣且自關門以迄建昌卽萊傭亦與稱貸商賈悉閉門罷市若無市而餉復不至竊恐不安之中無所不有也臣責成撫鎮道亦無不凛凛從事凡有可行者臣亦不嫌越

俎而急急行之今暫駐建冷躬督副將胡文顯丁應科等於界嶺冷口二處捐金舞勵相地設備指畫已定又沿灤水而南圖扼勦方略但關協需餉實國家大計不能不再四呼籲耳臣曷勝懇切候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具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奉旨這察關關東邊口情形殊亦詳悉着責成撫鎮道將相地設備扼要截剿不許隙疏其兩道駐劄久任事宜併應給軍餉該部作速議覆兵部覆奉旨關永兩道無事照舊駐劄整備邊防有敵移駐要衝互相策應其標兵着即募補精強用資戰守總期禦虜制勝不得膠執致滋誤誤

界嶺失事情形疏

爲備陳界嶺失事情形武臣功罪併目前防禦急着仰祈聖鑒事照得自石門寨而西過天馬山山勢迤北者五十餘里爲界嶺循嶺而南亦四十餘里爲台頭營營與界嶺同一川而營塞其口平衍空曠萬馬可並奔也界嶺口外崇山列嶂矚邊內了然在目大川自西北來分爲二一窺梨樹窪則出西之柳樹川一由正關外則登東之箭捍嶺西鶯不若其交界處也過梨樹窪而西至羅漢洞虜在在可入又西而青

山口以迄冷口之瓦窰波逍遙峪皆虜所熟窺也十一月初五虜一股攻箭捍嶺遊擊簡化龍用炮擊退一股攻青山口提調李如澄用炮擊過一股攻冷口副將胡文顯禦之口外而退即有用雲梯登正關城者爲老嫗朱氏所覺大呼守兵張三用石擊斃一虜獲其盔弓使鶯不若梨樹窪有兵守之幾於匹馬不入矣乃罪并柏永鎮者初一日帶兵離信往永支糧百里之地逍遙四日而不返遂至虜八無人之境今議者疑永鎮實通虜觀其身任衝口敢於撤兵虜之入也適當其時妻子家人皆從容進城無一遇害者其踪跡亦甚可疑也但永鎮既通處矣何不即時叛去乃留適以竢不赦之誅故罪永鎮以失誤封疆則駢戮無辭若必窮叛逆之狀則莫須有不可服人耳但永鎮不立斬則邊臣不知戒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又不當爲罪并惜也所可惜者虜之來一晝交馳百餘里比入口而憊甚有牽馬西鼾者營盤大小十三畧無濠壍臣視其竈四千八百二十四間三人爲一炊計虜不過一萬五千未盡精騎故馬科一戰雖衂而丁應科猶能率五十騎突入城中炮擊全城虜拔營之日捨台頭不敢攻當時使關門之上有一旅夾

孽何難成奇功而蒙上賞失此機會雖樵夫牧豎至今無不太息也今永鎮之兵多逃散署事原任副將劉伯祿漸爲收集遐城已拆者臣犒賞功匠督令砌補但泥凍不堅春融之後尚須再造臣觀伯祿短小精悍固戰將也凡爲界嶺防備者亦無所不力然兵不及六七百人爲守爲戰皆莫可支且兵皆蜀人思其舊將陳聯芳而聯芳爲督師臣范志完所參赴部改推即簡化龍亦爲按臣韓文銓所參亟欲息肩臣以此二弁者一當還其故物一當策其後效所謂王臣有罪而欲見功於上者督按二臣當不以臣爲異

同也若劉伯祿氣可吞胡得兵二千與之可備界嶺策應且必須此二千而後界嶺無虞臣今與撫道議調回屯兵此中或可挑選目前急着無踰此者若屯之有害無利臣另疏冒昧悉言之臣今蒙皇上以東協之察飭屬臣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以邀社稷之靈凡所布置皆虛心博訪求其至當而絕無矜能衒異之私伏乞皇上鑒臣一片癡腸立賜採擇施行臣曷勝懇切候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奉旨該部着議速覆

上宏光疏

爲中興之義大復讐事君之訓禀勿欺臣心愈殆臣病愈深瀝血再陳祈恩放斥以明臣罪事伏自官邪民怨怒逢天寶十七載明明天子遲於昭格艱難之禍開開未有瞻仰上帝之心豈不曰積虜陰厲彌亘胥壞厥罰不嚴剪洗不淨故譴不遺於英哲而後之神聖乃開不治其臣而治其主使普天率土並切蒭於誤國之宵壬斯諸奸罪狀表暴而無所逃庶幾有位戒懼不敢欺其君父以遠疾威然則方今歷數豈獨高皇帝三百年血食之所式臨正乾坤斷續一大

關頭也必周宣漢光兼而有之若僥倖於唐之苟延宋之偏安此不敬之尤非臣子所以待皇上者皇上繼序纘天付託宏重臣首宜憤發精神激振忠義先使逆賊寒心蹂虜褫魄於以養民致賢光復舊物宗社載靈華夷重朗然後謂之除兇雪恥酬百王而報千古故皇上一身非季代中主所可比倫而爲皇上之臣者亦當以吉甫張仲鄧禹寇恂諸人自期待也臣學識雖闇血性猶存際此顛危豈甘自廢即皇上不用臣猶思巷遇乃皇上既予臣原官矣臣病而請假又溫旨諭臣借職未幾陞臣刑垣矣皇上且不

棄臣如此臣敢背違明聖自取罪戾哉無奈百體具
腓有加無已一腔熱血抱而莫洒草疏至此不覺涕
泗之滂沱也然遁詞飾病亦屬恒言臣固無欺何以
自白則請言先帝之知臣與臣之所以事先帝者臣
六歲嚴令不事逢迎會奸輔決廢考選十年不調飢
餓待死先帝不假汲引特賜明問敷奏之時錄置清
班狡奴入犯下詔求言臣所管窺輒蒙淵納屢承獨
召與聞機密夜分商畫情如父子臣亦竭其駑鈍知
無不爲其催楚漕也兵凶荐被金粟俱無淺船未回
僱募無資臣傾家捐二千金以風有司歲額既足輕

資未支更得五萬餘金以佐軍需洪濤巨浪中九死
一生周星還朝纔十四日而虜烽猝達夾攻關門之
報偵諜時傳盈庭色變不知所措臣獨請巡邊以三
百騎直趨榆塞撫慰將士布置方略屢講之卒忘其
飢寒旬日之內募死士三千民兵六十三萬築堡五
十三座自建昌以迄灤海虜既飽歸謀出冷口熟路
歇馬白龍港爲七十三梁以逼臣壘臣緝其奸闖剪
其健撥相持半月無瑕可乘乃捲甲宵遁密約鎮臣
吳三桂分道西追臣沿邊截剿親戰於墻子路之南
峪口一日三捷斬獲殊多全師歸國口不言功故先
帝罪冒功者而獨寬臣且有優陞京堂之旨知臣之
爲衆忌也又以封差容臣歸里時值土寇勾引張獻
忠萬餘賊環攻臣邑臣率家丁數千迎頭戰破之餘
賊悉降臣男正儀弱不勝衣亦令從軍以鼓衆志蓋
死忠死孝已嘿然決之不返顧也此皆臣事先帝之
梗概而未能報先帝之萬一者每一念至未嘗不皆
裂而齒碎耳比闖國難倉卒皇上丕承大統投袂而
起亟趨行在二千里江湖惟臣一艇已抵都門聞揚
城兵民之急遂不憚以身赴之圍解而病作臣之初
願不及此也且欲富貴者蒼生之情榮父母者人子

之樂臣即矯情西矯語貧賤若應得新銜勅命已蒙
先帝恩允皇上孝治覃敷通籍滿志臣產非空桑而
烏私久鬱其何以寬不孝之誅然此亦祇以明臣之
種種無欺耳若先帝之仇一日不報則臣之心一日
不死大義昭然不容泯滅使不能以有用之身效奔
走禦侮之任乃以病飭言復優游持祿冀邀應仕是
尤欺之大者倘鬼伯緩其須臾則志士終寢慷慨死
而後已蚤已心盟在天之神實鑒臨之如謂臣係言
官簪筆露囊儘堪自靖支言蔓引率意恢張斯則臣
罪當誅惟蓆藁以待王鈇臣自去年五月辭家至今

未敢私返朝夕不謀妻子凍餒拜辭淚淋不勝懇切
候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陳節愍公奏稿卷下終

附錄

遺招撫書

大明未死孤臣今出亡陳泰來頓首頓首留書奉報大清執事麾下竊聞清寧不毀今古相續獨有君臣之義耳此義不明則人道息即天之四時日月無處安頓而況斯人功名富貴如夢幻泡影者乎泰來江西之賤士也濫成崇禎辛未進士令嚴邑辛巳九月思宗皇帝召對欽授加銜戶科給事中督漕有功實授加俸一級壬午欽改兵科給事中察飭關協勦禦事務癸未班師賞銀幣候俸滿優陞京堂循陞吏科

右給事中册封德藩雖前後立朝不及五月授秩不過七品實先帝之舊臣也近傳執事明示欲盡明室士紳而羅致之且不惜貶損諄切致書此得人致主甚盛心也闇劣如泰來行不逮狂狷名不越宗黨自不足仰動諮詢然身已先去倘一旦使命辱臨恐家人罔知應對有以逢執事之怒用是預布悃誠以明泰來之所以不敢懷二心者惟執事之垂察焉國家大事惟兵食民三者而已百里之寄已及六朞封疆之任曾當一面三楚兵荒漕不能繼專勅督催面命以宣布朝廷惓惓愛民爲急務是先帝之見用者不可謂非弘且重也往者留都之官得與合省選者悉由先達汲引先帝臨軒賜問錄其愚計親註清班每承徇召與聞機密夜分商榷不厭得君如此千古罕匹既不能報又從而背之乎昨歲五月聞國難即被髮往赴至淮不能達欲投水死恨不幸而未身逢其變此可以死可以無死之時且不死或有待此方寸中所不敢欺執事者今歲三月十九率子姪哭於南山之巔呼天不應幾一慟而絕誓不再仕此時明祚猶無恙也而積心若此況今日哉此不能奉教者一也宏光繼統溥海彈冠泰來蒙初起原職復轉刑垣皆辭不敢就蓋有見於權勢朝暮苞苴畫構爲翻案鋤黨之徒絕報仇雪恥之念倘靡好爵懼負在天兩疏乞骸潛寓規諷且欲與舊列之同志者以不樂祿仕感悟宸衷或可延血食以消怨恫乃羣小恨其異已遂朋謀誣以族誅非大難再罹骨肉已成虀粉矣然面不敢怨不敢悔者以終可以告先帝也夫不忍負先帝以事弘光又寧敢欺弘光以事他姓乎此不能奉教者又一也更有一不欲言而又不得不言者癸未四月大清略地而返將出東協歇馬白龍港泰來奉先帝命實相阨於欒永之間致勞歸師遠道墻

子路又不自揣量倍道追及與大清之偏裨相周旋昔相遇於原野今相綴於班行言及此執事當爲耆然矣若舊有血疾今日下數升憔悴枯槁已無生氣又不足溷高聽耳且執事之欲羅致此士紳者謂可與之共治天下也今日江南無人耳誠有所謂求一厮養卒不可得也試觀此輩不嘗爲先帝所用乎使其有用執事求一掛榜處不可得矣即虛懷無已意高蹈之倫必抱忠愛之性多方致之而後快於心夫人而忠君愛國也者皆天地一種痴性漢也可與之守死狥道而不可與之遊會乘時楚逼王陵而老母

可割魏得徐庶而終身不謀士既有志不容奪耳抑從來革命之會藉有一二抗節不屈之士以留剛大之氣而其主又能曲爲赦宥以示同仁故孟津候與不戮頑民桓玄篡竊尚求高隱漢祚移而梅福遁晉社屋而陶潛酒歷觀往牒代有幽光大清既闢薪樵之途宜恢山海之量來者不拒往者不追如之何或者謂忠愛之人不顧成敗每思舉義圖不利即如泰來者曾歷戎行其居鄉也猶能兩息賊氛既不仕又不死將置之度外耶嗟乎一君亡復立一君者此雖耿耿臣心而莫必夢夢之天命況事當其易即庸才猶或庶幾時值其窮雖有上智末如之何也今執事昔相遇於原野今相綴於班行言及此執事當爲耆然矣若舊有血疾今日下數升憔悴枯槁已無生氣又不足溷高聽耳且執事之欲羅致此士紳者謂可與之共治天下也今日江南無人耳誠有所謂求一厮養卒不可得也試觀此輩不嘗爲先帝所用乎使其有用執事求一掛榜處不可得矣即虛懷無已意高蹈之倫必抱忠愛之性多方致之而後快於心夫人而忠君愛國也者皆天地一種痴性漢也可與之守死狥道而不可與之遊會乘時楚逼王陵而老母

猶或庶幾時值其窮雖有上智末如之何也今執事將不血刃之兵持不能言之檄立使七十餘城送欵者無虛日魏武爲君亦當稱之曰能然非見機達節而欲吹燼續光恐亦惟仰天太息恨伊何人哉而已嗟乎已矣包胥無可哭之秦庭諸葛絕預籌之蜀鼎而又何憂耶此泰來之所以無嫌無疑決然一去以求諒於執事也乃所覩者曰一身得矣獨不爲妻子慮耶夫既棄妻子而逃又何暇計其禍福妻死夫子死父自其分內孤竹有二子不聞今日有復姓孤竹者且同處覆載之中豈能高飛遠舉孤跡入山屏絕人倫與禽獸偶以自自其有罪示不得復爲人類設不相容寘煩追捕哉留夢炎必殺文謝書之史冊觀者咎之恃執事之明且恕也執事不見夫射鵰者乎挾中雙之技必寒空之有健翮也脫虞人網而悉之樊籠擎弓磨鏑不將廢然返耶此古今大致因泛及之與執事一嘯者獨是兩京既沒天下事無復可望泰來於此猶儒而不死殊用自愧然夷齊不濺血於叩馬之日而甘爲首陽餓夫求仁取義千古固有深情而泰來之偷緩須臾者以生平論法孔子君臣大義已得與聞神聖微言未遑究竟今行年五十而於

周易一書不辨爻象恐在幽冥亦爲闕事願執事假以數畝不稅之山使得躬耕其中胼胝之餘或有窺測朝聞夕死拜明德且不朽留書之頃實未覩執事之命言無倫脊死罪死罪

倡義檄

爲大彰天討共佐中興事照得狡奴不道犯順乘危竊據神京震驚陵廟天眷明德聖人嗣興將相得人英賢在位億萬世光復隆圖已日新而月盛矣九酋僭稱攝政廢長立幼三尺微命弑奪在邇寓有遠志敢來竊窺豫酋南牧非其智勇所及賊臣迎獻黎庶

羅兇淫掠遁歸慘動天地況叛逆花馬劉良佐李棲鸞卜邱諸孽反側無常業已陷脫其魂亡胡之兆於斯可知乃負君棄母之洪承疇父閹母嫗之孫之獬奴顏婢膝之金聲桓猶思假威竊號狼視鴟張游釜餘魂有識共覩而喪心蒙而之徒亦復罔顧綱常仰承咳唾撲燈鑽糞可笑可憐然此猶其小者也君臣道息天地安存華夷不分血氣焉附此本寺所爲艱苦流離忍死以待者也今者綸音遠煥托孤臣以討賊興復之效雖才智淺劣其何敢辭況先帝特恩又將圖報之有地乎本寺昔膺勦虜之命九邊豪傑半在戎麾今散處山澤海濱者聲息漸通無不枕戈以待茲督滇黔閩粵大兵十萬相機會剿聞吾鄉好義久切同仇曩以統率無人韜鞬憤發此政攀龍附鳳垂功名於竹帛之時也爲此出示曉諭知悉凡懷忠抱義智謀異勇志吞逆胡疆場敢戰之士宜速建義旂共成快舉洗龍沙之腥雨靖牛渚之怪濤同迎龍馭恭詣孝陵乃擊楫而渡中原遂秉鉞而犁虜穴檄槍摧芒北辰斯拱諸君爾公爾侯勒彝圖閣本寺且歌吉甫燕喜一章進兕觥以稱賀焉獻酬交酢相與跪祝天子萬壽何樂如之須至檄者

右奏稿二卷附錄二篇新昌陳泰來譔泰來字
剛長崇禎四年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明末起
義應閩兵敗殉節撫州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本
從柴源陳氏家譜中錄出於關東用兵利害地
形險要言之最詳其上宏光及遣招撫二書尤
見忠憤當時陳氏子孫祕藏未出故乾隆迭興
文字之獄此書未經禁燬唯外誤處尚多不敢
臆斷姑仍舊文以俟後人參考已未十月胡思
敬跋

嶺海焚餘

58 95版
4A

仁和金　堡道隱父著

中興大計疏

爲倡義以靖微忠迎駕以襄大計敬進危言仰祈聖斷速定親征之期并列分道出師之勢以佐中興事臣草土餘生遭犬羊洊食誓死不屈與原任都晉同知姚志卓等起兵餘杭復城擒僞志卓日夜抗戰孤軍無援潛師富陽合鎮臣方國安連兵再進臣幾死虜手棄家入越會諸義師鎮臣鄭遵謙等文臣章正宸等即共事義興以贍恢剿魯藩錄臣微勞加臣職方正郎不受臣竊惟今日大建義旗具任君臣之義華夷之防屬有秉彝孰無憤屬至臣鮮民抱痛禮不言兵而咫

尺松楸爲腥羶盤踞欲終廬墓其路無由則舍沙場片地無臣灑血橫屍之所若欲借此苟且利祿即與貪緣起復之鄙夫何以異乎臣聞之爲祖宗報讐者天子之事爲君父報讐者臣子之事臣復讀陛下登極親征之詔叩頭流血謂陛下立志如此必能光復二京迺瞻跂踰時翠華未出使觀望者離心即砥礪者亦解體故千里赴闕迅請六師甫至金華而徽州告陷若虜從藩安腥流而下則方藩安之兵腹背受敵從開化步騎並發直走諸暨則鄭遵謙之兵水陸夾攻是無浙東也藩籬既撤堂奧震驚臣恐八閩亦難安枕今日爲天下大計兩言而決耳曰陛下出關則混一可期不出關則偏安亦不可保今日爲江左急計三言而決耳曰不復徽州不可以保江東不復浙而不可以絕杭州不復上江不可以制金陵聞永勝伯鄭彩已出江右肅虜伯黃斌卿已出天台總兵黃庭已守衢州無盧再計則恢復徽州宜命定虜侯鄭鴻逵任之精兵疾趨勢如隕籜即窺寧國不宜刻緩靖夷侯方國安防守嚴州以至富陽恢復杭州一以委之計國安未能越杭而略浙西則姚志卓勇而知義有眾七千見屯臨安全營可扶金有鎰殺妻子而興師戰虜三捷威名頗著鄭遵謙列營江上國守紹興之外猶可出偏師以相犄角三將合勢出沒嘉湖蘇松之間絕其糧道斷其聲援不過二旬四郡義兵伏而未發者收之可得十萬即杭州之虜直遊魂耳按臣黃澍願以身任上流誠能破羣疑以責後效使左帥部曲一

呼而應亦足連衡江楚與諸將會於南京然後徐圖冀北此所謂三言而決者也陛下躬擐甲冑祇謁孝陵自此日夕瞻薪義不旋踵而剋期屢改計羣臣所以愛陛下者不過曰天子之出宜萬全兵餉未足不敢以至尊爲孤注而已漢光武騎牛殺尉有何富强之可因麥飯滹沱有何萬全之可恃籍令陛下不階尺土豈遂不能徒步奮呼建中興之大業乎且宋眞宗據天下之全契丹入犯非有積怨深仇故奸人得進孤注之論今陛下親高帝之孫九州版籍爲虜所鎮覩萬姓衣冠爲虜所役使二京陵寢爲虜所借瞻一身託於閩粵勢危而時迫方當自以其躬爲孤注激發忠臣義士之氣奮迅出闕四方響應何地非餉何將非兵若直爲此遲回坐失大

信于天下豈有空言籠絡足以感動羣倫者臣恐狡虜有以窺陛下之淺深事必敗矣此所謂兩言而決者也至若義師諸將體均而權不一宜得才望大臣以督之副都御史黃鳴俊久任兩浙威惠素著請以節制諸軍不特豪傑歸心即僞撫張存仁等所募營兵潛卒皆熟其信令可使一時反正原守銀山都督僉事鄭天鴻知深勇沈特身嚴與士信并令夾輔鳴俊假以便宜此復浙任人之當務臣不獨爲維桑請命也伏乞聖鑒施行

爲鄭遵謙訟功疏

爲詳述首義之功兼破羣邪之說以存萬世公論事臣監軍江上與總兵鄭遵謙同心共濟上報國家遵謀獨保江東功

在社稷其一時奮發五月勤勞小則宜推重於一時大則宜垂信於後世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自六月虜入杭州八府震恐紹興通郡狂狂汲汲籍吏民封府庫齎降表牽牛擔酒而朝貝酋者如市髡髮之令風行旦夕惠藩甘赴會城士民挽之不聽魯藩遠居台郡狡虜索之甚嚴兩朱大與方國安且私關于金華誰敢奮舉義旗爲中朝吐氣者遵謙率諸同仇密謀迅起首斬彭萬里繼斬張愫并縛官撫渙禡旗於演武場萬人踴躍列陣江干先是左營兵脫巾索糧道臣於顯諭之曰杭州羅木營兵已散今事勢不同何糧可給汝曹且休矣維時弱者欲歸强者欲譟遵謙密通腹心招其頭目令無散失甲仗以需後用遂以典屋之價五百金給之不足毀盃斝簪珥以繼之故士卒歸心聞風咸集用能發兵捏江力拒虜師十日之後而王之仁至一月之後而方國安至然後晝汛夜防始列戍於長山繼札營於小蠻當海寧之渡兩潮可通距喬司之衝片帆即至越江而戰捏險而巡斯亦先事之密當事之決與後事之勤足以動鬼神而照耀今古矣嚮使江東無遵謙則魯藩必受脅台郡必被兵朱方而軍之戰虜得收漁人之功孫熊一邑之師虜得操壓卵之勢由嚴州面抵街口已扼新安之後門窺衢界以撼僊霞後搖八國之前檻又安得從容指畫光啟中興哉由斯以談遵謙固今日之首功也夫建非常之事不避怨勞挾不羈之才必多疑謗彼鄙夫忘君守財靳力叛紳拜虜蒙面喪心自宜稍加徵發以

佐軍興而修怨者遂欲彎弓而射之反言黑白倒執短長如朱守紀之流良亦悖矣遵謙使納印之吏襲冠帶而號忠臣獻籍之民奉髮膚而稱孝子今且抵掌冒名靦顏竊位當虜燄方張義旗未舉之時謂悉何在且使義旗未舉虜燄遂張則守紀不過披髮左衽犬羊之編戶耳遺體不全家業不保妻子不自有又安能虛捏舊銜希圖新授挾持浮說上瀆宸聽乎且與義兵爲仇必與叛臣爲黨彼欲去頗牧以敗趙殺光羨以亡齊爲此譸張離我雄俊非奸人所主唆即狡虜之間諜所當拘之司敗明正典刑以昭陛下厚念功臣之意者也抑臣更有請焉遵謙于里拜疏昨奉明旨止稱倡義典師似尚掩其保疆之績兼及聯翩仗義又復煩覈實之文在遵

謙忘身殉國諸臣戮力一心原爲忠義不事功名豈有虛誣妄干恩澤何可令督輔之往返咨移遂淹數月又加以部司之看詳題覆動輒經時徒傷壯士之心不張敵愾之氣所望陛下敕部竟行敘用至于贊畫舉人葉汝蕃協謀戰守恭迎聖駕備歷勤勞並望立爲優擢者也且誘來本於錄往卽死所以勸生使肝屬塗地猶無所託以慰忠魂則矢石交身復何所爲而趨實禍則陣亡文武諸臣并望陛下敕部從優卽贈者也臣又聞遵謙前蒙陛下遣臺臣王景亮親齎手敕錫以殊榮同事諸臣皆加優擢是樸忠未遣之先天語極其優渥而率屬朝宗之後恩禮反覺尋常更望陛下欽定爵銜賜之將印庶臣得馳急足而至江干奉皇仁以激厲將士謂聖

天子寵異忠勤一至于此有不捐頂踵以報洪慈乎伏乞陛下以臣此疏頒之史館俾爲遵謙倡義存一實錄無使爲宵小所顚倒於以鼓舞才良垂光竹帛必無忘裏革之報伏候聖鑒施行

論停刑疏

臣伏見陛下殺逃官一貪官二特頒聖諭嚴於雷霆而輒中止臣以爲陛下此舉殺與不殺兩失之矣陛下欲殺人當與大臣議可否其難其愼定而後行一成而不可變今令出於獨斷議屈於羣撓不可殺而欲殺之是陛下輕人命也當殺而不得殺是陛下失主權也陛下一舉事而始不愼終不信一之已甚而又至再使四方觀聽妄有揣摩陛下用刑如此何以用兵立法如此何以立禮顚深維往失益悲將來言而不行事不言臣遠臣蒙陛下獎其敢言不敢不言以負陛下干冒宸嚴無任隕越

辭禮科給事中疏

爲明主有加天之度微臣有國石之心懇辭科銜仍赴軍前以畢初志事頃臣席藁具疏辭泉州知府之命激切之際語不擇音伏蒙聖慈不加顯戮旋接邸鈔以臣停刑一奏破格擢臣禮科給事中臣搥心兩泣陛下至虛至明之衷何人不可用何事不可爲臣雖肝腦塗地何以仰酬特達之遇然臣聞之不奪人之親者明主之仁也不奪人之志者亦仁主之昕也臣竊自維人臣之義與人子之心就監軍而辭郡牧益

欲舍安土而履危疆非敢薄外官而希清秩臣六年返士五月知州三載林泉甫期苫凷匍匐得再見漢官威儀服闋之後赴部補肖不過一知州耳考滿給繇循資內轉不過一員外郎耳昨蒙欽改京銜於臣本來已爲逾化今驟居封駁之司以禮名官卽當以禮自守奪情而爲知府與奪情而爲禮科賢不肖之相去其能以寸乎且使天下之人謂臣薄知府而不爲桑禮科而遽拜仍居禁近不履疆場口舌得官矯情釣利是清晝攫金而笑投金於暮夜者也伏乞陛下收回成命臣仍遵前旨爲忠義營監軍必不得已踵受職方副郎之銜以昭陛下能受直言破格用人之美於臣足矣且陛下改臣爲知府與改臣爲禮科皆非初命臣規陛下以信臣不敢

自失其信臣事陛下以禮願陛下亦用臣以禮謹瀝樸誠仰
祈俞允

奬忠討逆疏

爲奬忠討逆以申大法事臣伏見北天之墮四海碎心安皇
定位倣唐宋以六等定罪而奸臣竊柄政以賄成顚倒輕重
徒修門戶之怨於是宵人踊搤謂節義可以不立叛逆可以
不恥寇讐可以不雪法紀可以不設浸淫喪心而以天子爲
奇貨與犬羊爲市此皆受朝廷之厚恩高冠長劍者也使江
左復沈瓦解土崩由於國是不定今陛下赫然欲興高皇帝
之鴻業則忠逆之分數賞罰之權衡宜別有振作不在遣將
出師之後臣愚謂奬忠義者先賤而後貴討叛逆者先貴而

後賤此激發摩厲之權不可易也臣所見山陰儒童周卜年
未登黌序身任綱常虜令既下之日慷慨賦詩投於東海三
日之後乘潮而歸衣裳不改而貌如故當特祠表揚以答其
精爽而後及於生員王毓蓍潘集推而上之同知王道焜參
議馬鳴霆沈胤芳外臣也行人陸培小臣也巡撫祁彪佳左
都御史劉宗周吏部尚書徐石麒自有應得鄉典矣夫受恩
深重之死靡他有心者自知引決若偷生可以無罪而能殺
身成仁非有殊褒不足發忠義之氣臣嘗語人曰吾輩不能
力衛封疆而使鄭遵謙倡義周卜年等死節自當巾幗而葬
此非私言也若杭州之陷則有錢塘縣知縣顧咸建從容就
刃臨安縣知縣唐自彩舉義謀洩爲虜所支解徽州之陷推
官溫璜手刃妻子女五人然後自殺寧國之陷原任山東巡
撫正祖德起兵以圖恢復臨陣被擒虜得而臠之其子正萃
同時就死蘇州之陷有徐汧盛王贊松江之陷有葛麟盧象
觀揚州之陷有何剛施鳳儀吳爾壎豈非乘彝之好氣義激
揚位無尊卑不謀而合哉夫犬馬猶知故主匹夫匹婦尚矜
名節乃有累朝元老漏盡鐘鳴而獨拜虜廷深相結納如禮
部尚書姜逢元者援虜壻爲同宗受宴受幣持虜旗張虜示
挾虜卒以歸紹興驕其鄰里且爲其子姜天樞乞鹽運使孫
姜希轍乞內院於腥風羶雨中極膏腴清華之秩爲坫閒壟
斷之謀此而不誅何以謝高皇帝又如吏部尚書商國祚搖
尾乞憐於逆元以希引進臣不識國祚一旦入地已非天亡

而甘心負國遂至於此推而下之姚應嘉金蘭等之辮髮從
胡俗也陳之遴錢栴等之句引陷桑梓也錢震瀧之跪門求
用爲貝酋所斥也傅巖等之受僞官招搖外任也如臣鄉縉
紳其潔身自全者頗少此曹平時剝民誤國惟患官不高富
不極一日禍變上之不能自裁次之不能舉義下之不能捐
財力以佐軍興若王師至而猶不能反正內攻以贖罪即留
此不義種類滓穢天地何所用之宜命督師照李晟復京事
即行顯戮以張天討若鄭之尹已渡江見虜剃髮而歸有子
遵謙倡義大功宜削其官而赦其罪使人謂幹蠱之子可以
保全其父既以教忠又以教孝斯法與情兩協者也故臣謂
奬忠之典宜厚於韋布其自一命而上亦分內耳討逆之法

宜嚴於甲科其自貢監雜途以下卽難民耳臣所未聞未見皆可類推陛下如以臣言不謬通行申飭嚴賞罰以正國典一貴賤先後閒而大聖人之作用見矣臣草疏畢復思威廟蒙難文武大臣宜走宮門護聖駕做嵇紹死乘輿之前今或從容宵卽以圖自盡者忠矣猶未正也故御史王章以巡營之責力與賊抗脅降不屈被害於阜城門獨以正死此部議謂二十四人中死尤稱烈者照殉難巡按張銓例當贈兵部尚書而靳而不予其子官生之栻從義師江上頗著英稱今閒闕闕下爲父請命部覆未上困頓旅次求一故人衣食且不可得夫光時亨之子尚蒙陛下垂憐王章之子豈可拘以常格乎正祖德之宋正祖擢九死一生陳其兄姪死節狀而

人皆剛年有才略並望陛下亟爲錄用用一忠臣之子弟已足激發人心而維持名教況於有用之才耶伏乞聖鑒施行

陛辭忠告疏

爲恭繹聖諭未盡之言謹附門朝忠告之誼仰祈申飭文武羣臣共圖實政事臣承恩命卽赴江干誓死詰戎餘非所問顧於召對之次聖懷洞達無不悉之情退而思維通夕不寐以陛下大有爲之君而天人交處於不足羣臣苟有良知皆當引罪請死奈何呼之猶不應乎臣觀古之集大業者上作志則下作氣上作氣則下作力今中興之計陛下勇決而羣臣出以從容卽親征一行陛下自然而羣臣類於勉强其諸因循苟且未易盡陳兩京積習牢不可破陛下至於作力矣羣臣且有未能自見其志者是臣所終夜永歎也李綱之於宋撓之不聽折之不從高宗決意棄之而成偏安郭子儀之於唐無事則就閒有急則赴難肅宗未嘗決意用之而亦成再造今封疆之臣言及於內而綸扉之地制不及於外矣其最可懼者武人得操政府之權臺諫尚有私門之謁邪正各具業征之勢君臣亦存聯絡之形其最不可長者易於言君而難於言臣易於言相而難於言將易於言功而難於言過其最不可不戒者不奉令而奉意不畏理而畏勢不爭軍功而爭官體不斷實事而斷空言大臣旣未有膽識能爲陛下決大疑定大計動人於千里之外而小臣復少死職之人若有微示重輕以分趨向則陛下必獨立於朝廷矣且卽使趨

向不回輕重不失詭詭沓沓待挽待推若天下之事惟陛下事而羣臣無所與焉幾何而不敗凡人之心分而爲十分用其半於公用其半於私此今之所謂賢者也然而用五分之私足以集十分之害用五分之公不足收一分之利凡人之力分而爲十分用其半於緩用其半於急此今之所謂中行也然而用五分之急僅足乘三分之勢用五分之緩常足失七分之機今何時也陛下爲孤君羣臣爲危臣不言憂樂而呼吸判存亡不言得失而造次爭生死如今羣臣曰吾能拜大冢則可若猶未敢爲此言也豈可呼之而不應哉臣今日行矣臣知陛下苦衷敢以此爲同朝告其所以告陛下者陛下固能容之亦曰輕信人者必輕疑輕出言者必輕改愼報

故人之德勿多假以重權偶開使過之門勿屢干以清議葢用百君子未易成功而用一小人卽能致敗愛民貴乎不擾今且有十年九牧一事兩行之煩虛受視乎能行仍恐有說而不繹從而不攻之病此區區之愚終欲自獻若夫駐蹕不可久出關不可遲惟願毅然決計勿復以建寧爲天與而已幸陛下與諸大臣留意

帝覽疏命翰林繕寫於文華殿屏障開俾君臣交儆鄭芝龍以爲同於市朝之撻欲車裂金堡而後已從此崎嶇閩浙無一步不踐危途矣

論馬士英不當復職疏

臣伏見陛下復馬士英官設爲功罪以相準英所爲功與士

英無與且皆不得已而爲之辭者也其所爲罪犯二祖列宗天下人之怒陛下不得私赦士英使人謂陛下輕祖宗安皇帝太后而重鄭芝龍首反居下足反居上臣未見其可人有飲酖而死者必覆其餘瀝士英安皇帝之餘瀝也北京未復用一士英而失南京南京未復用一士英必并失福建豈有以宗社存亡徇一勳臣之情而者且士英之功罪不待辨而決之芝龍非遂倒視黑白其所爲此特欲使陛下失人心耳若曰借以收方國安則國安之忠不忠故不在士英之用不用也陛下能自强謹持理法以御下則拔扈者必臣不能自强倒持理法以聽下則臣者亦必拔扈今使人臣內外比居挾勳鎭之兵威以脅朝廷使不得不復其官士英已無人臣禮陛下亦安得而臣之乎今卽使士英能復南京還安皇帝太后猶無以償東南百萬生靈之命陛下日言愛百姓而先庇一害百姓之人日言報祖宗而先縱一覆祖宗社稷之賊無以自信於天下至謂舟中一見能識眞人倘有疑陛下利安皇帝之亡而歸功於馬士英者則豈可哉臣愚昧不能多舉遠事卽如魯藩復用士英督師浙東萬口號爲翻板弘光臣誠不忍以陛下聖明再蹈此轍取笑四海貽譏萬世敢進其狂直止此過舉若夫士英之罪雖虜寇亦能知之無俟臣言陛下勿憂其北走朝而爲此羈縻也臣繕疏甫畢陛下仍用彭遇颸爲僉都御史馬士英王期昇彭遇颸皆用是懸榜而招小人矣小人何嘗無才但能亡人國耳期昇曾經臣論

列猶以遠臣諫不敢未信而多言遲颸經臣面奏是以諫臣諫不得聽則陛下未爲能納忠臣未爲能盡職也陛下未爲能納忠臣生有餘媿臣未爲能盡職臣死有餘罪臣聞諫臣之道後事而爭之不如先事兩止之臣竊幸有先事之止不煩補牘而遂以因循貽後日之爭若屢翹陛下之失以便其沽名賣直之私者非臣愚所敢出也乞削臣科銜以爲溺職之戒臣不勝隕越謹昧死具奏伏候聖斷

先事陳情疏

爲謹陳江東之變局并剖微臣之素心懇祈聖斷亟賜處分事臣以十九日至溫州與督撫臣鳴俊定臨江進討之計輔臣議抵金華卽遣中軍都督僉事鄭有亮監軍光祿寺少卿

宋子覲率兵直走臨安與忠武將軍姚志卓合以窺杭州之西北一面速請聖駕出關鎮定異萌一面調兵徵餉陛續接濟臣即從台州徑赴忠義營矣臣自惟受陛下特達之知初無一語欺飾以負天地而事會所遭輒不從心迹涉於欺言皆成罪不得不先事以告陛下者遵謙西迎大駕力主開詔其歸繼不可謂不篤今聞受魯藩義與伯爵諸人俱拜勢不獨異即揆之功名之心與危疑之情羈縻瞻顧未能遽絕皆宜有之臣至軍前可令立繳藩篆然陛下之駕不出三衢督師之兵不臨江上即遵謙獨奉正朔而二心之羣橫截於中聲息不得相通緩急不能相救此曹不敢奪遵謙之兵其以斷遵謙之糧也有餘矣遵謙若舍殺虜之初心返戈內向即爲不義若坐而待斃是不死於虜而死於高皇帝子孫之手也臣至軍前亦即可通啟魯藩馳檄文武諸臣反覆勸戒以明大義然陛下之駕不出三衢督師之兵不臨江上臣與遵謙共奉正朔此西不敢殺臣之身其以阻臣之行事也亦有餘矣臣若遂遊於二帝之間即爲不忠若中道自棄一事不成是向以朋友之誼猶可展手足而今者奉天子之命并不能置筆舌也臣已與輔臣鳴俊約矣今當與陛下約二月爲期接應不至而魯藩拒命道路阻絕遵謙之營不能自拔則臣先事之陳不啻再四臣即束身以奉使無狀自拘於司敗耳若夫欺君之罪非臣所敢任也臣之心迹至明至白其修晰陳事至眞至切伏惟聖鑒

繳敕印疏

爲微臣奉職無狀束身歸朝恭繳敕書關防伏候聖斷處分事臣以正月十八日至忠義軍恭頒恩命鎮臣鄭遵謙率諸將士踴躍拜受即擬遣子懋繩左翼總兵官洪聲督兵迎駕有定議矣先是遵謙爲江上諸臣所齮齕屢有奪糧之釁一軍嗷嗷已幾而月行糧未指遣發維艱而會稽縣軍額徵之餉復爲方國安中軍藩封定南伯俞玉者劫去遵謙不得已躬自入城稍示彈壓田仰客鳳儀共挾私隙列陣藩宮伏兵殿側襲殺遵謙斷指傷臂劫掠居民幾成大變遵謙歸迅速章糾之格而不下此則遵謙孤危內變未知死所之勢也臣甫至台州陳函輝密啟魯藩欲殺臣矣既至紹與環起而攻案指臣爲虜諜欲立殺臣而後已臣竊惟王之仁故無足怪國安即欲殺臣則請命於陛下耳乃假手魯藩此何爲者也遂具啟稍明出處本末而束身歸朝恭聽聖斷此一舉也國安語御史陳潛夫若臣不入閩則已如果入閩必甘心於臣臣謂猶有朝廷則臣有罪自死於天子之鈇鉞寧有死於强臣之刀鋸者乎顧臣反躬自思臣之罪臣自知之亦何必諸臣箝網四張也臣以綫經不祥之身倡義餘杭與姚志卓同敗而終不能與姚志卓同功上之不能死節以教忠次之不能守制以教孝冒昧行關往來閩越有何實效裨益國家即

以直言蒙陛下不世之知亦口舌得官耳八碌碌道途未能了鄭遵謙一事并不可謂之說客是臣之罪也臣徒以力請親征結怨勳貴今黃道周既敗於前鄭鴻逵復退於後四方爲之喪氣萬乘不可輕行臣業已欺江東父老而又不能荷戈先登與健兒爭一擊之長乃類於賊虜貽君父是又臣之罪也臣初謂江東可以坐定浙西可以力復杭州可以閒取義師可以驅策今事機既失關外動搖僅一督撫坐鎮三衢爲已壞之封疆敢拾殘局尙恐不支若臣敢爲大言以欺陛下是又臣之罪也顧猶有可解者曰愚若黃澍者陛下雖經賜敕澍雖經拜疏然舉國持疑卽愚人亦知捫舌而臣謬爲反閒可用招來可必澍之反正今未有期設令溘先朝露則

澍終爲叛臣終爲黨縱聖明矜察不投三至之杼臣亦何面目舍圜扉之外以爲居斧鉞之外以爲命乎且使天下之人謂陛下弘獎人才每多破格而猥蒙寵遇如臣者使悍將奸黨得借題修卻侮辱朝廷傷聖世平明之化而玷陛下知人之明此尤臣所刺心扼吭而不欲生者也謹恭繳敕書一道忠義營監軍關防一顆席藁於衢州旅舍伏候宸斷處分倘蒙聖明念其無他不加顯戮乞削臣原官予以應得之罪臣卽遠禦魑魅不敢忘死以圖報聖恩於萬一至若鄭遵謙效忠原切值勢多乖所積猜嫌半因歸命今聲靈未及逃死爲難更望聖慈多方矜拯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爲此具本崇差臣標中軍參將龔朝植恭捧敕書關防繳進并齎奏以聞

請終制疏

爲感蒙聖鑒慚負心期恭謝天恩再請祗斥以安愚分事前臣具微臣奉職無狀等事一疏奉聖旨鄭遵謙事情知道了黃澍一案各有本末朕自能鑒諒三衢事勢全倚督撫鳴俊收拾忠義營監軍既有不便應同行在供職敕書關防準繳進該部知道欽此臣跪誦之際感激涕零伏念臣遠臣孤立徒以直戇開罪勳貴陛辭以後日夕風波洶洶流言不勝啟口陷胸之禍今漸出虎狼之口依光日月得再見天顏死且不朽除卽遵旨赴行在謝恩不敢稽遲外臣又竊自惟古人君之於臣或破格而相原人臣之於身惟計功以自責臣飲水三月積愆百引監軍不能生敵愾之心奉使不能張王人

之氣無功有罪臣實自知至若大馬樸誠萬有不能自安者臣以苫次餘生起談金革非敢苟且功名陛下欲見孝陵臣亦欲見祖宗墳墓其所趨江滸歷行閒冀藉鐘鼓之靈迅復杭州臣得攀先臣宿草一慟而絕固千載一時耳卽不然而海門咫尺猶可望故鄉雲樹寄其哀思又不然而從諸旅灑血郊原亦不失狐死首丘之義此臣夙昔之所期也而二心險仄之徒借端搆釁臣以魯藩不辦殺臣其辦殺臣者亡國餘魂疑狂疑囈徒傷大體無益國家遂拔足而歸然臣於初志已心摧目斷矣臣去歲受恩之時同官張利民趣臣赴任以受職昭陛下納諫之美以不到任盡人子不忍忘親之心今陛下寬其斧鉞而臣因緣入垣辦事是臣既負主知復負

初志伏乞陛下終削臣官以全臣節若以聖世無棄人鉛刀
尚可一割則臣服闋赴部爲期非違敢不黽勉圖報高深此
於君臣父子之倫兩全不悖深冀聖慈曲加矜許

再請終制疏

爲再申終制之請仰懇天恩俯進愚誠事臣兩具疏辭職未
蒙聖慈放免臣以分屬小臣不敢遷延道途屢瀆天聽臣奉
差宜復命特鑒雪謗宜謝恩且出十死一生宜稍盡犬馬戀
主之私謹趨行在於本月十五日見朝訖臣雖一介志存名
節憶當筮仕之初見先臣黃道周論楊嗣昌根本已壞節目
何施臣讀其言每爲歎服今卽國當奇變不主故常然與鄭
遵謙姚志卓等戮力疆埸於心差安於義差合茲備員禁近

始於倡義終於持祿已虧名教實負本心此臣區區深以惕
息臣伏讀聖旨墨縗隨駕征討正合金革之禮非不知仰借
明綸可自解免顧臣力請陛下出闕而臣乃復入閫矣雖不
得已亦心傷焉疆圉孔棘兩粵戎艱幸浙幸虔尙無定畫爲
征爲討當在何時在陛下可以萬幾周六合屬非虛文親征
而臣不過以一身治一官何必虛文隨駕伏乞陛下特允臣
請許於服終供職使臣進退無媿大倫此尤朝廷克謹民彝
之務臣不獨爲私請也

三請終制疏

爲憂時雖不敢辭陳力尤無所據冒罪終請仰祈聖鑒事臣
兩疏終制天語彌切諭以時事安危之機君臣相救之義與
國家兩全之禮臣伏讀感泣苟具心胸何忍言去臣聞時平
則貴能讓世亂則貴能任以今觀之容有未然今天下不乏
能任之人也撰敕鑄印惟見才多課職獻功惟見才少夫乘
危急之秋襲取功名斯已薄於君臣矣復使不肖如臣者開
一奪情視事之端利祿攖心薄於父子亦何取如此人而用
之且使臣能操戈殺賊力禦疆埸國爾忘家未爲不可今懦
而無武不全不革於禮安居若乃入垣辦事責在建言而朝
延納言之途未嘗不廣大小諸臣工師技藝人皆得言言皆
得見卽臣橫被知遇以直言而授諫官非爲諫官而始直言
也然則今天下所少亦不在言所少者擇言之識與能行其
言之才耳臣卽黽敏圖報於實效空言兩者無一而可而徒

有薄於君父之德此臣所爲不忍言去而終不敢不辭者也
夫訓士以勇貴在知方觀人以使本先有恥臣豈獨爲一身
愛名節哉願陛下深察曲全臣志至於進旨候對臣誠欲稍
畢其區區之意苟片語有裨亦戀主微誠所不能自已者臣
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極陳時事疏

爲危亡之形日迫補救之術全疏懇乞速定廟謨無狃積習
以蹈覆轍事臣至行在九日矣自去冬陛辭迄今八閱月所
見所聞有君無臣猶之乎前虛文盛實事衰猶之乎前營私
殖利猶之乎前處堂之嬉朝不知謀夕猶之乎前而兵愈單
餉愈匱封疆愈蹙陛下之志愈狐疑而無所倚仗今恢復之

誠幾成夢囈陛下無謂前此規畫遂足捍禦今虜以精騎三千直叩關門能必一丸泥封其險乎萬一不能御營之兵既弱且少八閩人情脆而喜變儲無宿糧守無宿備陛下無謂諸高冠長劍者皆可以共生死凡羣集闕前以陛下爲利之所在者異日必以爲害之所在而去之惟恐不速今卽借端速引而亦有所不知也陛下雖武誰與嬰城內備既不可恃外援可待能如宋高倉卒之際介馬疾馳虜追及於甌止矣今舍閩則廣廣不可則海此有異南宋崖山之轍耶陛下一動蹕則閩兵亦各歸其家幸虜既不可旦夕安幸楚又不可旬日至能如羽林神策以死衛蜀道梁洋之難乎萬一又不能陛下何所稅駕今士之勇怯戰者不知備之緩急守者不知道之險易走者亦不知苟且無事則鋪張中興粉飾太平而已其稍有知者第撫膺頓足以爲無可如何嗚呼可爲寒心一至於此願陛下明敕羣臣竭心致思國至於將亡亦宜憂人至於將死亦宜悟有能任虜之不至至而戰必勝守必固者若而事設有不幸能收餘燼以爲再舉者若而事能者可者竭蹶而行猶恐其不及勿徒以一會議塞責勿徒謂某處有某督撫某處有某勳鎮某勳鎮已晉封頒印某督撫有尙方如敕可以無恙塞責庶幾殷鑒浙東百有一濟宗社臣民不勝大幸臣三辭不允兩候不對自傷無以解聖明宵旰之憂臣之來不爲偷安臣之辭職亦不爲逃死臣之迂愚以爲不莅職而死異日見高皇帝於天上或無誤國之誅見先臣於地下亦冀免忘親之罪耳并祈聖鑒終賜曲全

請決策出閩疏

爲非言曰滋野謀徒切再竭狂瞽以盡寸心事臣伏覩陛下以南宋敗殘之終局爲本朝恢復之始基踐祚一年蹙國百里此人謀不臧而所處之地失也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於死中再生亡中再存者五胡相殘晉始安枕兀朮再窘宋高徒以楚蜀長淮尙爲藩捍兩河忠義日擾腹心繼以稱臣結其苟且今燎火在胸安翔在步顧陛下盡棄天子之文躬行將帥之實設令遂返天興此絲泉州港自謝女峽遷於桐州至崖山舊路也陛下既不屑爲豈可坐困延平待其自斃今誠能大戒文武罷言復浙爲漢使者晨入韓信之軍直走湖南奬率銳帥竟檮荆襄招來兗豫中原豪傑羣起相應逆虜聞之以爲陛下必天而下必不敢取我棄尾自喪首脊此上策也簡閱忠義移蹕虔州疏通江廣兼顧閩浙丁魁楚等後勁於南雄萬元吉等前茅於建撫急呼楚師爲之連臂此中策也乘水兵之出并勢出關撫慰潰散合爲一路與虜浪戰勝不虛生敗亦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來延建觀望經時幸虜之不來而虜必來冀關門之可守而關門必不守輕騎卽城避不暇走是爲無策願陛下熟計之當今之時猶有稱王者之師宜萬全八閩之地爲根本者今直有王者未嘗有師度之時勢萬無一全而空飾觀聽恐賊已入門猶傳呼拜客如北京故轍可爲痛心且有閩餉一百二十萬守關門而不

足何與於進取卽有闔兵數萬求一戰而不可得何益於勝負之數陛下歲餘所多者天子之名未能報讐雪耻之過耳其實與鳳陽蒙難同一寄生誰爲根本惟陛下深思之臣二十二日與危亡之形日迫等事一疏尙未得旨貌言皆華苦言皆逆然時事至此安敢不言幸無以黥顏文其无耳臣卽獲罪稍慰此心矣

終請守制疏

爲言官有不得不盡之職掌行已有不得不守之廉隅誓死陳情終乞守制事臣四請終喪未蒙俞允前以國事日壞義不忍默拜具危亡之形日迫等事一疏奉聖旨奏內滿紙憂危惜無實著金堡果有救時經濟著卽條議來以憑委用該

部知道欽此臣汗浹於背竊歎票擬大臣何諒臣之厚而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陛下御極一年所矣所言者匡復所鑄者兵餉所進退者人才卽當路諸人受恩深重憂國奉公自其分內豈臣不至片紙亦無憂危豈臣不言滿朝遂無實著且抱術救時寧甘懷寶豈臣職在進言無容諂而不爲諸臣道在立功願當存而不論乎夫實臣以實著此試可之至斷也期臣以救時此虛受之盛心也願令臣條議孰敢不議而談及於委用又何疑臣之薄哉臣聞之言而求利與言而求名皆有道所號爲小人臣通籍七年居官者五月耳苟非虜踞桑梓誼不廁身仕途且以終制力辭難奉嚴綸臣行臣志未始到任若纔開口論事便謂有所要求則臺省道成由實之徑封章皆爲攫位之媒臣非未受主知何必建言求用如以競進之心待憂危之志人生品行存者幾何且便九重之上疑諫臣論列本非愛君不過竊利聞榮豈特沽名實直是范鎮所謂陛下有納諫之資而大臣通拒諫之計者也君子卷石以避不肖之名小人必攘臂而爭不肖之利則國家汙隆人才消長分於是矣臣雖愚陋亦當爲一身愛此名節爲言路守此紀綱豈容混迹披垣復爲忠臣孝子所笑伏乞陛下立削臣官以存君父之大防以別言功之實效至於臣弱植之衷本無經濟卽有條議不合時宜頃於未奉旨之先已具罪言日滋一疏倘蒙聖鑒聊靈芻蕘亦不敢再有建白以蹈尙口乃窮之戒

請處分疏

爲懇恩特賜處分事臣竊見輔臣曾櫻奏內稱平國公鄭芝龍所最恨者臣堡以上布其言於後殿同於市朝之辱可權處分以示慰安之意抑何忠於陛下而深愛臣也臣自去冬十一月十七日陛辭之復千風萬波卽方國安之欲殺臣明云平定二侯有書與之臣不敢深言令令輔臣之言則已較然矣陛下不卽處分恐異日有甚於陛下之處分者臣卽不敢避禍然於國體則愈損矣臣本無才術可以裨益聖朝體如輔臣之議一處分而可使無兵有兵無餉有餉苟利社稷死且不辭臣復何惜此官不以仰慰宵旰且臣受陛下深知卽形迹日疏而神志相照用臣有經舍臣有根願陛下無惜

一臣卽有嚴遣撫殊于錫命也幷乞勿下丘章別賜指揮恭候聖斷

附刑科給事朱　奏單

同官金堡原在制中平虜侯臣每對人切齒而談其隱蓋有深意存焉皇上用之屈伸則愈見參差矣若遽處分又於國體有損不如令之終喪庶幾兩全而無害　聖旨金堡準守制去服滿候用

堡於終喪蓋四請而不得乃得之於朱君其所以得之者曾也亦鄭也使堡終爲人子其錫類也大矣能無感乎

一上魯藩啟

爲祖仇不可忘家難不可搆請持理勢之平崇仁讓之美以

定中興一統之計事職以書生棄家抗節始與姚志卓會師餘杭繼與鄭遵謙同盟江上馬晉允謬列職名蒙殿下職方正郎之加職不受而入覲請師遂以直言受知銜命監軍職非輕殿下而不臣私皇上而效命也職聞天下之大非一身所能爲一家之仇非二心所能報一矢可折九矢不可折雖夷狄猶能言之職等倡舉義旗初非爲殿下爭天子亦非爲皇上定諸侯直欲爲高皇帝二百餘年摧蕩廓清之功雪恨耳計高皇帝在天之靈與其兩孫相持不如一孫獨任計諸臣所仰體高皇帝在天之靈與其兩主相衡不如一主獨令昔更始稱尊劉縯止居大司馬之位湘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縯豈甘以賢讓不肖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卽外患得以相乘也今且無論帝王之名與先後之序殿下以姪事叔則今上旣非湘陰殿下以賢事聖則今上幷非更始卽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爲屈已乎古今事勢略有鑒觀有以諸侯爲天子者矣未有已爲天子因一諸侯不順而遂自貶爲諸侯者也然則兩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戾必至於敗使狡虜得乘瑕觀變坐而收漁人之功誰爲高皇帝不孝之孫誰爲高皇帝不忠之臣恐殿下與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殿下至仁至讓職所深知顧使輕薄躁之徒扼腕抵掌而張拒閩之聲寧有江東十萬之師合之未足以退虜而用紹寧台三郡之衆分之又足勝皇上者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時而自啟鬩牆之釁此亦與諸臣忘家報國之初心自相刺謬也殿下誠能排羣議以奉一尊異日光復二京祗謁寢廟皇上之功不過漢光武而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厚實不虧而顯名爛焉卽皇上亦安能屈殿下哉職奉天子之命而來監軍固不容鄭遵謙不納儻謂職非殿下之臣難與共事職仰體皇上親睦之誼必不以去就鬩爭端如以職挾持異說搖動人心將甘心於職職固高皇帝之忠臣亦非今上之私臣棄此七尺如脫敝屣事後反觀則合今日佐命諸人無有如職之能愛殿下敬殿下者惟殿下少垂察焉

再上魯藩啟

爲守義不可以逆誣奉使不可以威居敬陳立身本末仰祈

睿紹以定天下萬世公論事職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由庚辰進士選授臨清州知州兵荒災疫暫不催科居官五月投劾而歸廷臣交薦蒙先皇帝起用不赴既而聖安御極奸臣竊柄自以麋鹿之姿終於山野不幸南畿再陷武林失守職避地禹航潛結鄉勇與鎮臣姚志卓協謀抗虜復城之後虜乘虛焚瓶窰入石瀨職幾死虜手棄家渡江見鎮臣方國安於舟中國安軫其流離猶欲爲職遣兵迎取家屬職謝之曰但願明公滅虜使餘生得見漢官威儀若賤眷私事不敢仰煩公旅時姚志卓復趨餘杭職即挈漁舟赴小壹與鄭遵謙共圖恢剿之策維時干潁章正宸熊汝霖錢肅樂祁熊佳馬晉允王紹美等每握手論心未嘗不爲職歔欷歎息也職以

皇上正位已久而親征之駕遲回不發徒步入關慷慨請師旋以直諫受知特加科銜初蒙面諭再荷溫綸不容不拜遂齎敕書將印賜鄭遵謙即監其軍事職惟大敵在前九矢難折分則虜操漁人之功合則我得禦侮之誚且秦楚猶可同仇豈一家遽分胡越星赴江干言傳天眷遲謙祗受亦曾飛啟上聞職觀事勢頗有異同義不以一身之去留而開官家之嫌隙臥疴斗室稍俟痊可即移御營復命此職服官出處閱越去來之大槩也比見鎮臣方國安王之仁斥職爲叛逆指職爲奸細職以抗節孤臣棄一家出九死以奉王室心迹洞然可以不辨顧謂職以百口保黃澍招引入浙上煩殿下令旨俾遵謙緝解法司究問夫黃澍降虜天下共知職仗義

之人豈爲不義者左袒哉先是皇上登極之後賜澍手敕敕其前罪令立功自贖此豁達之度顧倒羣材之大略也澍拜敕即拜兩疏願挈上江以歸本朝并合胡騰蛟通劉弘起規取中原冀湔前愆此亦用間之際招來反側之大機也時羣議持疑職適論列封疆數事謂李成貴賊將當陣生擒李愬不特違君相之命且拂將士之心面用之今澍自來投款無用多疑澍既不至閩又不至浙我之所費僅一敕書耳而聖諭亦謂黃澍已失身虜中果爲虜用何難明目張膽豈必定爲細作今日之遲朕與爾分之此職拜疏所謂陛下信澍固當用疑澍更當用此是兵機非眾人所解者夫兵不厭詐使澍稍懷猶豫則一紙詔書適足以發狡虜之猜忌黃澍不爲賜肆即爲俘囚矣節東晝龜所以殺野利天都之具職豈遂眞保澍之人哉夫逞一時之忿不顧其理之安以公議定是非則可以私憾決生死則不可即伏澍怙終之案爲職異日杜倖生之端則可若造烏有之詞爲殿下今日張拒閫之幟則不可職爲皇上近臣非虜官非寇官且銜命而來以獎鄭通謙倡義之烈非通虜非通寇較其局面不通如王景亮之至方國安軍中耳在遵謙無繆職之理若謂監軍奉何主之命則起義復奉何主之命職所奉者皇上之命即使敵國之釁遂成職當以爲而不可者謝奉使無狀之罪於皇上耳豈可委君命於草莽哉且無論職爲皇上特大體不區區爭一監軍即毅然覩事則職固高皇帝之義臣并非皇上之私臣即

鄭遵謙爲高皇帝之義兵亦非殿下之私兵也豈得名之爲非類乎職賦性狂直一論王期昇再論馬士英三論彭遇飈宜其來國安之憎而鄭遵謙又爲江上諸臣所側目而欲甘心者則借澍以陷職借職以陷遵謙亦勢之所必至究竟職伏屍流血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不死於黃澍而死於遵謙衆射之的也寧特霜飛六月寃塞貫城而已哉謹詳列職所受誣宜辨者惟殿下與諸臣虛公以斷之職不勝幸甚伏候令旨

嶺海焚餘卷上終

仁和金　堡道隱父著

時政八失疏

爲中興之根本在朝廷經國之規模惟法度謹論時政八失仰祈聖斷亟行釐正事臣聞天下有道以理馭勢天下無道以法徇人謀國者類以國家之變亂聽其淩夷而不知以綱紀之淩夷釀成變亂爾者殷憂殷聖薄海嚮風臣職不獻諛未敢爲中興稱賀也祖法不守人心不正國是不定主意不爭雖使宋得偏安漢規一統恐有不能終日之勢而況醜虜尚驕內變不弭乎夫知藥病卽藥以弦易韋非有甚難之事也臣請不避斧鉞以時政八失一爲陛下陳之一曰朝敕不

宜獨專也臣謹按祖宗設官特尚嚴密雖閣臣不攝部務其攝部務者變也至於文武之職截然不紊文安侯馬吉翔護陛下於險阻之中積有功勤賞以通侯誰曰不可前者閣銜之加吉翔陳誼力辭可謂有體然辭閣銜而不辭閣權得毋避名而居實乎勳臣有事則挂印專征無事則理京師戎務其不侵文臣之官者制之也其幷不掌衛臣之事者尊之也吉翔督理京營仍管錦衣衛則已自褻矣復參預機務是內閣也主會推大僚是六部都察院也章奏進止悉在其門是通政使六科也誥敕經其看詳酌定是翰林院也出入內廷口傳天語是司禮監也舉天下人之分理而一人任之三百年無此法三而年亦宋嘗有此人權震世者主危威震主者身危度亦非所以愛吉翔也一曰勤封不宜無等也思恩侯陳邦傅攘反正之伐道晉上公已爲江粵諸勳所笑一旦世守顓恣罔行臣察潯州奉旨則居守耳以居守之冒行世守之敕可乎有此敕是交通干亂政之禁無此敕則矯詔犯不道之誅且朝廷須實自有常經功不一人漸何可長使封疆可以割裂則天子將爲寄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曰畀鎮不宜久縱也閩賊郝永忠本我寇嘗暫歸滌寇未嘗與虜一戰而震驚乘輿戕賊內地頃且殘靖州逐勤鎮與陳友龍反正之後有力恢寶武之功而永忠偏布流言謂勤輔騰蛟令其報仇欲以離義士之心敗督師之望永忠殺虜不可事主無能勢且白頭作賊而敕旨呴濡如奉驕子使得借朝廷

之刀殺朝廷之人跋扈神飛忠貞體解陛下一詔削其官聲其罪使天下知其爲國法所不赦卽奔道斧鉞亦必有朝木揭竿爲萬姓雪攝者永忠特獻忠之續耳陛下何憚而不爲也一曰中旨不宜頻傳也臣聞輔臣票擬不當上心駁改再三竟傳中旨不知所謂中旨者果出自陛下之意乎祖宗朝軍國萬幾上每日御文華或在煖閣召諸大臣面決可否卽廟算確有稟成而票旨仍歸閣下所以防在旁之奸滌鎮神之借也今外廷之臣朋章多而骨鯁少大之不能引燭焚詔小之不能叩閽力爭如果出陛下之意何不以一切庶務聽各衙門率由舊章而重大權宜令輔臣上前公謹取自聖裁務求至當陛下既有憂勤之實且得以長料事之智益知人

之明奈何使天下之人一疑其斜封墨敕一疑其口敕處分也夫用人而傳中旨雖君子亦謂之進自他途行政而傳中旨雖良法亦等之出於私意也一曰貪墨之風不宜自內廷始也納餉得官殃民蠹政陛下既不能禁之於外矣亦宜謹之於內乃一朱議流也明旨業云撫按交參贓私狼藉而聽其輸餉令都察院嚴追進解未幾命以監司推用矣未幾復補平樂知府矣使議流而賢者則無贓可追議流而不肖僅有罪可贖語云子之不欲雖賞不竊今遂賞其竊矣然則輸餉有異於分贓乎都察院非追贓之官平樂府非賞贓之地是一舉而三失也朝廷不以正率安能申飭羣工即日下哀痛之詔何益於民生吏治耶一曰調停之術不宜自言路終

也言官者是非可否所從出也天子曰是言官曰非大臣曰可言官曰否天子但有一是一非必無兩可兩否言官固未嘗無功罪也潘世奇之與呂爾玙一旨而得而非吳其雷之與謝昌三疏而未嘗存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可否顯示以不明不白之狀而隱示以一輕一重之權則陰陽消息之禍必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使言路可以調停則天下復有何事可容分別此固巧於立仗馬寒蟬之榜樣者臣不願爲陛下聽之一曰義兵不宜槩行摧折也天下之以起義冒官而行私者多矣然在朝廷自有機權以鼓舞開其先以察覈謹其後耳秦皇四海既一且以銷兵生草野之心今强虜未殄每見歸農之令將無早計乎道路爭傳揭示通衢謂破家起義全髮隱山八字見之徹嘔以臣虛公之論行已各有經權彼此不容偏廢凡爲國家矢報智以濟忠者上也愚以成忠者次也其中破家起義亦有有用之才全髮隱山不過無用之士然揆之名教未爲得罪亦何至於欲嘔哉夫出於一己者僅天理之存亡偏之四海者即人心之向背不可不慎也一曰奉使不宜濫及非人也聲教既阻文告爲先荆棘少通使命特重或以一人規一路或以一路規四方朝望既輕首尾皆斷今負販之夫苟且得官皇華載道頃聞恭慰山陵令江右齎奏通判吳之俊加以部曹附便前往此何等大事乎南都可往自有親臣大臣如不可往復安用此謂陛下輕天下可也儻謂陛下輕祖宗可乎周鼎瀹以小人之尤不容於

朝姑爲晝錦之計而明旨令以原銜頒敕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夫四方以二祖列宗之敬思望翠華於兩粵如在天上未嘗敢有輕陛下者奈何用匪類以自輕也以上八失更僕難終臣姑舉一二以槩其餘亦不能爲諸大臣解矣夫經營雖當草昧而僥倖不可中與且今日之朝廷非有餘力能致天下之死命也所恃而存者一代之祖功宗德千秋之聖教王章耳使祖法不守例皆不守人心不正言餘不正國是不定事皆不定主權不尊名皆不尊先事不圖當事不執通事不挽一任其勢之所至而奉身以聽之而已矣此於私甚便於國家之存亡臣不知其何如也願陛下赫然乾斷下臣疏公議如臣言不當則治臣之罪以謝諸臣儻謂杞人之憂可

佐新膽於萬一改弦而張之朝政一新觀聽皆動則旣往之病卽見在之方區區根忠稍可自盡死職蒙旣素不敢辭惟陛下垂察臣無佐激切待命之至

辭署印疏

爲微臣未信而諫方候處分不可則止義難就列懇辭印署并請視斥以安愚分事本月本日準太常寺少卿管吏科都給事中事丁時魁咨移爲印務事該本寺科題前事奉聖旨李用楫以原官署掌禮科印務金堡以原官署掌兵科印務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小臣也例不當辭然臣諫官也前月二十七日具有中興之根本在朝廷等事一疏迄今十二日矣未奉聖旨夫使臣言而當則朝上而夕報可陛下之德也臣

言而不當則朝上而夕謹罪亦陛下之威也今遲之又久徘徊而不下豈陛下未能徑行其意耶抑將漫無可否仍出於調停欲臣自食其言也陛下未能徑行其意而臣立於朝危矣臣自食其言而又立於朝恥矣然則臣方將求去之不暇而暇於署印乎哉除臣將移來兵科印信並紅本八封移咨吏科別題外謹具奏懇恩辭免并請旨視斥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中興四議疏

爲八閩之事權當一三吳之聲氣宜通江楚以合而爲功奏豫以分而握勝請弘廟略自執中權事臣竊惟天下之勢奮於西北而苓於東南今乘輿越在端水尾不可以起脊雖遲會日新譬之散錢未見能貫夫耳目不限一隅而精神周於六合使英雄競起咸仰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威然後可以一大統陛下不以臣不肖俾承乏兵垣其籌畫固與中樞相表裏則在兵官兵不敢以芻蕘自歷也古之有天下者復戈躍馬以爭中原則八閩兩粵無暇顧盼乃者警蹕所在卽八閩得爲兩粵之輕重勳臣李成棟以全力下虔期會章門而偏師駐於潮惠則欲使海波不驚亦宜有將伯之助臣昔事思文皇帝矣鄭芝龍欲以私憾殺臣而臣獨知其子賜姓成功模忠勇敢氣志過人頃聞血戰三年不覩芝龍一字蓋匪躬之忠幹蠱之孝未有若是兼至者也臣察閩中兵非寡弱直以兵不一將將不一心彼此相顧無由獨發陛下何不下特

詔一以其事責之成功使得合將士之渙散戢宗藩之覬覦陸以通入浙之閩水以斷窺粵之路卽自溫寧以抵東萊悉有奇兵并擣之用此常議者一也三吳爲財賦奧區賢士大夫之所聚倡義之烈及今未散陛下愼選大臣勳德才望足以服人心而操大柄者命之督師南京未復則可以肅布威靈奮揚旗鼓已復則可肅清宮禁蔵謁圍陵經理征輸疏通師旅然後開府維揚合山東而恢河北此當諸者二也湖兩諸勳曹志建趙應選等旣至衡陽宜以一往之銳竟出茶陵與豫章合勢湖北諸勳馬進忠張廣翠等直走武昌三路建瓴不期可會然後督輔騰蛟居中節制仍於武昌謹備行官以待駐蹕此當議者三也制輔胤錫已合夔門之兵矣臣竊

意李赤心十一部出河南西譚文等分兵助川督出陝西易地則無功也夫吳三桂之據長安也必得一當以報我矣起而與李赤心爲仇則勢不可以速下胤錫之調度故已得宜然後鎮襄陽以結三川秦豫之局此當議者四也夫如是囊括四海之槩陛下已運之掌上矣陛下整肅禁旅朝夕組練親御甲冑由楚以規西北此大聖人之所爲一統之全局也由江以奠東南此中材之所爲偏安之半局也陛下緬思二祖列宗之鴻功知必不以中材自畫矣顧與大臣議之煥大勇於天章授神謨於薄海使閫外文武如奉進止於御前異日報功闕下若曰臣等稟朝廷部署不敢踰越尺寸以得致此耳天下其中興乎伏惟陛下裁察

獎卹義將疏

題爲闡明義將生死忠功敕部改正分別獎卹事臣辨事垣中接到紅本內兵部右侍郎攝禮部事臣曹燁題覆監軍御史米琦行閱諸臣勞瘁已極等事一疏奉聖旨是副參遊擊都司張宗友等各員名準原銜實授給以部劄姚啟虞著授副總兵都督僉事給與欽劄該部知道欽此其張宗友等係米琦標將臣不與知至姚啟虞兄弟倡義本末臣見在辰溪知之最詳不敢不據實入告也今年三月六日協鎮辰嘗署正總兵都督同知姚啟虞與其弟啟唐起兵浦市至閏三月下旬啟唐赴四都調援而辰虜盡銳來攻啟虞力戰爲礮所傷與歸卽死啟唐自外至以三十人搏虜啟之遂以副總兵代領其衆大小二十餘戰殺虜數千其與諸將絕指誓天咸有風雹之變臣曾以鐃歌十首勉勵之其一曰截指盟心質上皇此心不變變陰陽黑風五月如拳雹稍答將軍氣似霜蓋庶幾白虹貫日之遺矣臣自八月出山遂與啟唐不相聞問然每飯未嘗忘也頃接督臣鄭逢元一揭極口南寧侯張先壁之功然以臣所知五寨司僞虜不滿五百誘其降西殺之而勳稱鏖戰眞滿鎮臣林得勝扎龍門溪一月不戰爾返沅城今捷功驟暴而兄弟血戰之姚啟虞等絕不挂齒牙閫外之臣既無公論則朝廷安得盡知而君門萬里之謗乃歸於天子臣竊痛之惟御史米琦獨爲表章然遠在嘗武第知啟虞之起兵不知其戰死亦不知啟唐之能繼兄之志若此也伏乞陛下敢部改正啟虞宜特加優卹啟唐宜特賜敕書獎勞并給與協鎮關防使得奉皇仁西率將士臣敢以罪坐舉主之例保此虎臣

劾徐心箴呂爾璵疏

題爲樞屬啟行有素臺班非類當鋤據實糾參以肅官方事臣與兵部車駕司郎中協理職方臣徐心箴曩在延平曾識一面丙戌十一月臣至衡陽則聞有兵部大堂徐心箴在焉臣竊駭之聞與衡人言此司官耳衡人不信以爲彼見有堂印給劄爲市日日鼓吹送人臣益駭之意豈思文皇帝當倉猝之際別有殊擢抑心箴於倉猝之際攜堂印而來也以十行向心箴請劄得而觀之則車駕司印而用紫粉以愚人者

臣不覺失笑夫士君子卽當窮途可爲乞丐耳何至爲遊棍耶今者臣赴行在有語臣心箴每爲舊文選張佐辰過付者有謂其在職方勒索多端者臣且唯唯不敢否否夫心箴不難以假印爲市則其得眞印而用之伎倆可知矣心箴不難與文選相通則其操職方之權而自爲之伎倆又可知矣四方多事樞屬爲行間之望非精心敏手廉潔無私者不足勝任心箴不宜久溷此坐也自弘光以來有職方加狗之請皆人累官非官能累人近且有薄職方而不爲者監軍輒加臺銜卽係勳輔督鎭所題在外者猶當特加澄汰若十三道御史豈可亂廁匪人耶呂爾璵錦衣書辦臣姑不爲已甚之求然其假冒舉人經憲臣袁彭年所駁則昭然耳目乃不自引去多冠就列臣不知其何以得又不知其何以無失也臣忝署兵垣則兵部之不肖者臣不能容至御史雖爲總憲屬官而互糾載在憲綱且同居言路則其不肖者臣又不能容矣用敢據實入告伏候乾斷施行

論票擬黨庇疏

爲黨庇成風糾彈無補再疏參駁特請威斷以申國法事臣前具有樞屬敗行有素等事一疏奉聖旨據奏徐心箴衡陽鬻劄事屬駭聞著自行回奏呂而璵前疏引病誦去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莊誦之下不勝感不勝歎也從來科道官糾劾大僚言在必行而宜稍存大體者或以引病請去爲之解嘲若曰已有旨則科道官之糾劾幷爲後時與多事矣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且無請以仁傑之袍贈昌宗之裘耶志士猶爲怏怏卽爾璵一竊位小醜其有罪朝廷竟去之耳何待其請亦何論其病又何得以曾經引請寬其議論之條臣姑不置辨乃恭繹明旨所云前疏引病請去者似爾璵亦久出班行矣臣至行在四十餘日表著之間爾璵在焉會推之際爾璵在焉是爾璵未嘗去亦未嘗病也何時臥痾何時勿藥何時掛冠何時賜環旣已有旨卽都察院當覆耳憲臣袁彭年於何時具題請留爾璵於何時謝恩回道若云有旨未覆則爾璵所引之病可以自痊而所請之去兼可以自住此直謂之蔑旨耳豈得謂之有旨哉夫爾璵出入馬吉翔之門凶鋒滿手潘世奇一參而堂官奉旨反嚴於屬官則臣今日安敢多求所可歎者爾璵儼然就列則爲猴官之柱史爾璵卽飄然去位仍是兎脫之臺臣且臣責在發奸而彈文所及無救於爾璵舉人之假更無損於爾璵御史之眞法度淩夷莫此爲甚耳嗟乎神羊之角竟借狐狸不僅識而無慚抑亦呈身自喜使堂覆而可無可有卽屬官將自去自來則有一爾璵而都察院衙門可廢也當臣未參之先爾璵不難等明旨如弁髦及臣已參之後明旨反借爾璵爲鐵券且以大臣去國之詞爲小人逋逃之禮白簡旣已無靈青蒲何當再伏則有一爾璵而臣等六科衙門可廢也金吾之總索如前豸繡之衣冠如舊輔臣筆下跼蹐私人天子詔中周旋幕客則有一爾璵而內四衙門亦可廢也伏乞陛下赫然一怒立

視爾與之官仍令法司究擬其假冒舉人交結權門之罪庶國法伸而官邪知戢矣其徐心箴既奉自行回妻之旨自當俟其有無支飾月本題參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覃恩應得誥命疏

題爲補陳服官履歷恭請應得敕命事臣堡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由庚辰科二甲進士初授山東東昌府臨清州知州升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欽改禮科給事中今蒙聖恩升本科右給事中署兵科事臣通籍十年立朝無幾雖未效涓埃而艱虞萬狀前不具述蓋自乙酉起義妻家以來迄今五載矣陛下龍飛臣方守制未敢入覲及武攸之變辰沅繼陷抗節于腥風羶雨中一時比之謝源明而謂臣拒虞書亦遇於謝枋得然幸已不死何可言忠乃臣不能不疚心於臣之不孝也臣幼而喪母長服父訓祿養不逮抱恨終天甫襄窀穸而虜騎蹂杭倉卒起兵時與願違流離數十里外不得一拳墓前宿草猶憶臣父易簀之際以寡嫂幼弟丁寧相囑而今不能顧矣爲本朝義臣者醜虜指名逆賊鈔沒田廬株連親族臣不知兄弟妻子逃死何方兄弟妻子亦不知臣偷生何地臣孑然一身寄食故人再見日月得如杜甫奉墨制歸羌村恐無此福亦恐五世嵩楸鞠爲茂草黃沙白骨雪涕無從每一念及腸爲之斷然則忝列侍從勉效尺寸以慰先人非邀陛下寵遇何以雪微臣之罪也臣於隆武元年二年兩遇覃恩以拮据疆場僅得一請方候用寶而延津變起誥軸遂失察於往例亦應補給臣雖流落五谿未能執鞭策從陛下於險阻然悲笳鼎沸四顧侏儒日以中國之衣冠灑大明之血淚今匍匐趨朝後臣而至者如同官洪夢棟等皆以獲叨大具則臣又似有應得之恩未敢擅請并望陛下推兩宮孝養之懷惻臣萬里哀思之弘開錫類臣且得藉報所生隕首結草益知所以自矢矣臣無任激切懇恩之至

申飭督輔三令疏

爲申飭督輔三令并定微臣四議以尊朝廷而大一統事臣惟今日之患既在外復在內太阿旁落非一朝一夕之故天下寒心久矣憶臣去秋至全陽貽督輔騰蛟一書謂强虜未殄而中朝舉動無以大服羣倫小則有何北方命之憂大則有許下擅權之釁即使光復二京終非國家之福此非臣過計也夫均一藩鎮耳德宗馭之西亂憲宗馭之而治昭宗馭之而復亂豈在形禁勢格哉亦云理而已矣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祖宗法制非不犂然而謀國之人惡其害己而思去其籍其所位置者皆私人所講求者皆私語所奉行者皆私事內既不正外何由尊此臣初詣行在不憚以正朝廷守法度爲陛下告也夫臣豈不知陳邦傅之世守別有奧援郝永忠之跳踉遽難問罪然且必申其論者欲使邦傅等知清議難掩雖孱弱儒生且欲執簡而繩其後如此也近接督輔騰蛟聖敕久而愈新一揭其拜詔飭言兵馬雖自紛紜無得跋扈成割據之患錢糧總一正

顧無得苛取開爭奪之嫌官僚道之朝廷無擅選授以廣私門之植臣不覺蹶然起曰督輔之忠社稷之幸乎夫今天下民禍極矣虜與賊相角而禍中於民兵與虜相角而禍中於民兵與兵相角而禍復中於民打糧之外有遊火遊火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有互徵彼既張官此亦設吏豺狼載道人跡俱空問所從來誰爲作俑頃又接騰蛟軍國宜奉朝廷一揭痛陳便宜徧及之害不啻附膺慟哭嗟乎督輔今日之苦即臣當日之所憂也天道好還國當再造知有大明天子者爲義士功宗不知有大明天子者爲亂臣賊子邪正之分與亡不爽則督輔所恃者陛下之威靈陛下所恃者祖宗之法度太阿不收禍亂不息已輕天子寧問督師至於除選錢糧處處紛爭文武兵民人人搆鬬有一不自輔紀凌夷之所致哉而馬吉翔乃謂行鄉飲酒禮以欲焚拯溺則督輔騰蛟因救焚拯溺之首也觀其疏語行權者閫外之情守經者朝廷之正片言盡一詢可不刊亦足爽然自哭矣抑臣因是而竊有所感也軍旅之事不由中制人能言之然高皇帝定鼎金陵東誅張士誠西誅陳友諒北伐中原取蜀討滇皆聖祖親爲部署大將不過奉行遵如楚蜀諸方恢勦成敗拱手以聽之封疆而陛下不與天下不知中權之節制御幄之稟成久矣臣承乏兵垣即以弘廟略執中權爲請亦豈不知今日之勳鎮未易操賞罰以相驅哉誠欲陛下下親征之詔明布置之方使天下知東西南北咸有重臣號令機宜悉經宸斷即妄擅不軌亦陰懼於天子意中不忘一統其并包六合之規模又有如此也即如督輔騰蛟飛報朝北千里一空之揭其李赤心與馬進忠等懷疑憤擲亦孰非道止自由期會不肅之過乎伏望陛下以臣罰疏四議詳愼參酌特頒明詔授皆中外而申嚴督輔三令儆切諸臣謂朝廷一聽督師當師一尊天子水木本源衣裳領袖木非擇鳥人亦求君一民尺土無得相攘斗粟半綸各思共主倘違信誓厥共驅除豈惟祖法無私要亦人心不死投兵相顧取效非難若復妙選才能厚集禁旅使有以重家輕之勢刻責宮府誰遵成憲使無以外議內之端中與猶可爲南大勢或不至決裂也夫朝廷根本豈待遠覩使馬士英不相則左良玉安得稱兵劉承胤不將即張先璧何辭稅甲惟廟堂之上處置失宜而邦域之中縱橫並起道敗一家爲鷸蚌之持狡虜收漁人之利覆轍昭然固陛下所耳問而目擊者無俟臣言之喋喋矣惟陛下留意天下幸甚

論錦衣衛擅殺疏

爲亂并有難逃之罪案聖朝無不定之爰書特據事糾明以昭國憲事臣謹按國家設三法司凡內外刑獄生死出入悉以聽之讞鞫雖定覆奏報可其難其愼故天子亦不得妄殺一平民誠懼之也即錦衣衛屬司詔獄職在得僚而未書定罪寓有謹微之意陛下元春頒詔禮上天之好生內一款誅戮有罪惟師陣可行軍法其餘一切刑殺必先奏明請旨大

戮王言天下之人死於陛下不嗜殺人之寸心矣乃臣於犯弁劉維新之死不能不爲該衛臣致責焉夫維新濫竽將印搆鬬南寧誠使得其眞情明列罪狀與衆共棄以洩神人之憤而伸朝廷之法豈不明白正大共深主威乃刑章未布絕呈已報臣竊得之同朝采之輿誦蓋有致之死而不由於病者殊可駭也唐代宗殺李輔國使盜竊其首綱目譏之然猶曰畏之耳維新已趨輦下勢如孤豚腐鼠不過一卒之力殊死有餘而乃以光明之舉爲曖昧之謀豈云無故耶崇禎間吳昌時伏尸西市不下法司天下共驚先帝之威明而老成深慮且不能不爲國體惜今罪狀既不決於司寇獨斷又不出於一人僅欲運死快心遂致圜扉不旦甚非與衆共棄之義也夫出疆生殺或假便宜若在帝左右惟有謹守法程耳如使研審之口詞可無到部并逮問之紅本原未下科密室造謀大廷合轍徒以獄卒片紙掩萬目而欺至尊則偃月風波可爲一手設有王振馬順欲合爲一人者三尺旁操不寒而慄此豈陛下盛德之主耳所樂聞然則觀於此一事而錦衣職掌祇可辨宿衛不必理刑名履霜冰至臣願爲中興大業禁之矣人命至重國法具存既乖成憲兼違新詔臣初謂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科給事中等官當有言之者而未之或聞遂敢據實直糾以爲不公不法之戒伏乞陛下赫然乾斷究維新致死之由還法司應守之職戢衛臣擅殺之端使天下知維新有明白之罪案而朝廷必無不明不白之爰書則尙德致刑均有當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謂核冒濫疏

爲敬因同官感慨之餘直抒微臣孤憤之素願得罪於一時仔公論於萬世事臣竊見戶科右惜事中蒙正發一揭感愴時事微示譏彈其論今日官人之塗約有五端一曰戰守二曰反正三曰從龍四曰起義五曰抗節舍此而外固不能由他塗以進矣然臣謂五者之外涇渭宜分而五者之中薰蕕亦宜辨也不平致慨在臣不過旁觀而餘臭難堪在諸功臣豈能親受請不避嫌怨略爲一指可乎夫戰守之功若湖南趙印選曹志建胡一青湖北馬進忠王遂才廣西焦璉貴州皮熊等無可議矣督輔如騰蛟式耜胤錫維不紓功無容借譽乃若絕不見陣之胡執恭聞風卽遁之茅守憲儼然晉爵雖慶國標員亦未嘗甘心相下也周鼎澣避清議於軍前亦自謝封疆之寄胡欽華寄黃口于幕下竟共推節鉞之尊可乎不可乎反正之功則金聲桓李成棟其最著者然文臣守協大謀粵東惟袁彭年江右亦黃人龍其次卽張調鼎耳若耿獻忠兩部尙書得於沈源渭之捷足其實勳臣反旆未嘗夢見也顧元鏡之日暮途窮朱謀璽之依草附木吳尊周以請援而脫身旋以迎鑾爲騙局此復何堪誤獎且夫元戎反正則文吏豈敢異同印官反正則鄉紳安能抗阻而聯翩並起冒濫日多可乎不可乎從龍之功執鞭箠以衛險阻抱圖籍而應指麾輔臣若嚴起恆勳臣若馬吉翔此可眷禮不衰

耳以自梧扈桂之嚴雲從黨附逆亂濫題而得封以挈印潛奔之王化澄交結內廷傳旨而入直亦云怪事矣王之臣棄思文於閩又不能事陛下於粵濫竽五等不加覈斥臣不知所忠何事所衛何君顧名思義全無愧恥可乎不可乎起義之功若鄭陽之王光興百戰稱雄海上之朱成功寸心不折卽張家玉等雖敗猶榮四芳流百世者至於獻策取黔之楊鶚貪縱無節之唐咸全無一兵之王申錫邪淫不正之陳所聞皆以起義自文流毒萬姓而欺誑朝廷濫邀敕印可乎不可乎若乃遯跡荒山偶全髮膚匿名深崗易免搜求本無封刀飲酖之奇未有嚼雪投繯之烈雖謂完人亦覯晚節耳然且已有薙髮而自謂全歸久乞降而妄稱抗虜者又安足置

之齒牙供人姍笑哉如是者論功之典既已不明卽受罰之心亦有所不服矣故臣以爲五功當覈則四罪又當稽也棄主之罪視受恩之深淺爲重輕三京既陷死者何在生者又何在失地之罪視委任之重輕爲大小兩年日蹙去者有人任者亦有人搆釁無君之罪執法自在人臣則五羊同室之戈不宜槩從蕩滌黨奸誤國之罪威斷出於天子則武崗共逆之案不宜久置模稜蓋五功之中參以一罪卽賞應減等而四罪之內並無一功則僇不逾時又豈有宵人冒處之嗟發志士灰心之歎哉夫臣之爲此言者亦自知結怨之太多矣賞罰不明則朝廷必不尊朝廷不尊則封疆必不信故略舉臣之所知者以槩其所不知者陛下與諸大臣權衡而推廣之可以引伸其作用故不憚以一身犯衆怒也伏乞聖明下臣疏公議使從論僭濫盡行釐正則一時直道千古良心爲之陽然而無憾其於中興厲世磨鈍之大權非小補矣

考選不得歸內閣疏

爲一旨而廢三衙門成而大患特請亟行改正事兵科右給事中謝元汴一疏爲官方冒濫已極等事奉聖旨據題考選四議無嘗急無委重俱切消長大橫但流品須核眞才猷眞循卓不必以科甲明經橫分左右推知應繇久任閱行載憚無取充格必得其人先朝發送訪單吏治鄉評交重毋借苞苴以徑毋徇囑託以情該部院彙核名教數扈請臨軒親試書義制策各一道糊名付閣臣卽日公閱定職務以閣衆正

之路塞羣枉之門該衙門卽著令飭行欽此臣仰惟陛下振飭官方之規不啻詳且盡矣然臣竊謂陛下密於取士而疏於馭臣也夫欲登衆正而塞羣枉者此不當輕變法而在於重論人今以糊名付閣臣公閱之爲可信則是部院科道諸臣皆可疑也諸臣必來同朝之誇以負一人之疑則吏部尚書晏清都察院掌院事袁彭年協理院事劉湘客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掌河南道高賚明文選司施召徵皆當引罪請斥陛下實有所見卽正其罪而易其人使掌考選如謂數臣猶在可疑可信之閒則當徐觀其後苞苴囑託千人共指朝廷有法臣等亦得操白簡而繩之未有預疑其不肖而先奪其權者如謂數臣本無可疑卽又安取數百年之衙門舊制

一旦紛更之謂臣按舊制考詞林則事在閣考科道則事在部院何者科道言路出內閣之門則其權太重也某科道爲某輔臣所取彼有感恩此有市德是必有以公門之耳目爲私室之爪牙者一大患也臣昨見諸臣互傳此旨喜動顏色謂可得袖手旁觀不置身風波之內臣卽詰之以爲諸君自度才品不慊卽當辭官而不當辭職掌豈有出身爲人臣而苟避嫌怨徼倖無事者恐非國家之福又一大患也伏乞聖斷收回前旨并責輔臣攬權侵官與部院科道諸臣卸責溺職之罪謹題請旨

駁王化澄自列疏

爲微臣類參有據輔臣自列甚明請卽辨疏爲左證以取信一時事臣前者感憤冒濫言不覺多已有不必一槩苛求之旨臣固知朝廷未易風行姑從寬典可以存而不論亦非必爭予奪於一時也頃見輔臣王化澄一疏再疏似必欲與臣辨明而後入直者亦可謂能有恥矣然臣謂輔臣既欲入直卽當置之不辨蘇味道處人業已模稜自處何須明白且臣仰體陛下惇大之意斷不至以補牘再三貽輔臣耐彈之誚則不聞不見更覺無痕若以立朝大節自詡無疵則是已非人勢難兩立欲使臣結舌而聽之臣不受矣請卽以輔臣之辨爲臣之辨可乎當西幸之時豈不以乘輿所往狡虜必追則中樞異道而趨潯非臣不衛君恐君能累臣也未聞解任之嚴命何虞交代之太稽李近朱姜廷機之差繳可謂無名

矣以善後爲卸責脫身之計卽以推兵爲尋山營庸之媒國家危則奔國家安則并不潛挈印之本末輔臣如是辨卽臣如是言也東閣之旨在四月初六以前初八廷推初十枚卜又輔臣所自供者周鼎瀚唐鍼參預機密與之同時亦異之同局謂陛下不假借交結內廷之人臣能信之謂輔臣非交結內廷之人如富弼爲宦官宮妾所不知名者恐陛下亦未必能信之入直之本末輔臣如是辨臣亦如是言也且輔臣遂忘臺省交參而議處全州面恩而認罪乎以失扈之中樞爲傳升之內閣辭之足以爲名受之足以爲利其事何所從來天下有士大夫而與王坤聯族講伯仲壎篪之雅者哉得中樞於貂璫之譜系與得御史於奸輔之門牆全體可覩不徒半豹立朝大節約略如斯正恐取笑一時貽譏千古則臣疏流傳亦斷非漫爾者矣雖然臣非以此阻輔臣之入直也陛下聖度如天善善長而惡惡短已往之失槩不追求苟能洗心滌慮收之桑榆則臣言雖當猶能使後世歎爲風閣若猶前此之輔臣乎皇皇求利庸之上復有一貪碌碌因人不病之時更無一苦卽生殺在手豈足排清議而箝天下之口哉臣願以此爲輔臣忠告固未嘗絕望於輔臣也則輔臣頻頻註籍頻頻入直往來進退綽有餘裕又何必一疏再疏以虛憍飾其跼蹐耶伏乞陛下垂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駁耿獻忠嚴雲從請告疏

題爲名教日虧廉恥日喪特以空言爲化導補王法之將窮

事臣問之公論國家之元氣兩良心者公論所由出也持論者無良心則雖言兩不公被論者無良心則雖公而不服故不忠不孝局外或爲負慚而死利死權局中每難自割葢臣疏出而耿獻忠以疾辭嚴雲從以歸里請矣此亦良心之尙存而兩臣之猶可教也則臣乃有不得不再爲勸勉者夫所謂尙書云者六部一體非兩部則尙書始尊一部而尙書遂卑也獻忠淸夜自知卽不能叩頭辭職然中樞二字何煩痼癖膏肓且獻忠固斬然衰絰入也未有金革之任不生空桑之中舍應守之制不言而以無病之請入告可謂倒置矣夫外吉內凶衣緋服繡旁觀微問於汝安子獻忠能冒勸臣之反正以爲忠而不能借微臣之彈章以爲孝未可謂光其類

也獻忠若曰人言之至吾爲不聞也者兩辭疾是以宮保尙書爲應得之官而不欲舍也嚴雲從亦曰人言之至吾爲不聞也者而請歸里是以淸江伯爲應得之官而不欲舍也夫所謂冒濫云者名實俱非享厚實則罪愈重非請享空名而責遂輕也此毫釐千里之差臣所不憚苦口爲而臣勸勉者總之學術不明江河日下有斯道之責者法語之巽語之期與天下共爲君子兩已矣王法欲窮而以空言補欲事愈微而心愈苦兩臣或亦亮而謝臣之言也事屬綱常仰祈聖斷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論滇封疏

爲撫局未定國體宜尊再申前議以息浮言事臣竊惟孫可望等革心效順同仇討虜朝廷待之有恩固可以收其功而御之有雖乃足以嚴其心先經廷臣會議後臣與樞臣曹燁再奏亦旣詳且盡矣滇撫楊畏知寺臣龔彝復有所請臣以爲不可徇也徇其請兩適不足以服其心吾惟明理而守法而已矣何謂理與法夫本朝無所爲異姓王也聞國則中山等靖難則河間等皆追封耳可望歸命本朝而一旦聽其擅大陛下且不可變祖制臣等又安敢褻主威乃有爲之說者曰哈密之忠順金忠之忠勇王非乎臣請折之曰此夷狄也國家因其夷狄之俗兩王之耳可望方憤夷狄之橫而欲爲中華雪恥且悔僭竊之非兩欲以正義揚名彼將儼然自任昭代功宗天朝男子兩以一字虛稱棄之夷狄朝廷不忍也

則有爲之說者曰安南不下亦封今以六請版圖雖我何如臣請折之曰此亦一夷狄也且我取陳氏之安南可望取我之雲南事固不可同年而語則又有爲之說者曰我無以制彼之自王也不如因兩予之臣請折之曰我無以制彼之自王也彼旣自王矣又何貴於我之予之彼思爲我之人宜守我之法如不欲守我之法是終不欲爲我之人耳今日不能制其自王異日豈能制其自帝耶則又有爲之說者曰彼且起兩與我爲難奈何臣請折之曰彼與我爲難已數十年矣我與虜爲難彼復與我爲難我能制虜何憂於彼我不能制虜彼且爲虜所制矣夫張獻忠川中敗死可望由黔入滇乘沐天波沙定州之竊以收漁人之利借我土地養兵蓄銳不

虜仇是求而與我爲難其曲在彼我何虞焉則又有爲之說者曰彼既稱王久矣恐其未能自貶臣請折之曰尉佗自稱南越武帝矣漢太宗璽書一至而撤黃屋左纛去帝號前史兩美之可望誠賢者以假王而易眞公正卽爲貴如其不爾李自成稱萬歲猶然盜賊也起居服食擬於王者英雄所不道若復戀此區區則奄六詔而有之此閒樂不思蜀矣爲我討虜不亦欺乎則又有爲之說者曰朝廷發十萬之衆未必遽定雲南今無亡馬遺鏃之費而以金滇歸奈何效印而不予臣請折之曰豫國公金聲桓惠國公李成棟皆挈全省以歸我者二臣不求王我亦安得而王之則又有爲之說者曰二臣者我之臣也彼固我之敵也臣請折之曰彼非我之臣獨非我之民乎且李自成亦我之敵也則又有爲之說者曰自成之罪浮於獻忠赤心窮而歸我不如可望臣請折之曰赤心初就撫不過賜將軍印耳三年與虜抗戰自侯而公非驟進者可望桓圭乃在初錫朝廷未嘗無差等也則又有爲之說者曰彼方欲爲我出兵如是則不出矣臣請折之曰可望公則不肯出兵可望王則我又不願其出兵也且無論就撫之李赤心反正之金聲桓等則何以處夫百折不回誓死沙場之從龍諸勳鎭乎使可望臨之以王諸勳鎭必解體是我得一方之兵而失四方之衆也川中之衆數十萬黔中不下千萬楚中百餘萬合江粵之衆亦百餘萬皆以一王敵之儻有兵强馬壯援例而請者遙制朝權封王不已必九錫九

錫不已必禪讓卽拱手而以社稷予人矣可望方欲爲我成再造之功而乃爲我釀覆亡之禍可望亦安之于可望啟而不奏名而不臣其意非能相下者臣忝列兵垣不能稍佐廟謨除殘戡亂以致國勢淩夷不尊不敬與文武臣工罪皆萬死豈可遽謂鳩形已化漫然聽之此固可恥而不可喜可弔而不可賀之時也願陛下嚴諭諸臣裁之以正一意戰守無爲其所挾持使遺邇傳笑宗社幸甚若曰我未能制之姑羈縻而徐圖之則又不可陛下下詔曰可望誠能刓命當受我上公之賞不者聽之帝王舉動光明磊落不仇疑相以待遠人臣因是而深歎今日將相之卑也慶圖公陳邦傅身受國恩不思褒革一傳寇警遂謂事在呼吸力請王封何其怯也大將不戰且當貽之巾幗況主款耶古亦有漢相威儀能使單于生畏今聞滇差謝恩輔臣何吾騶黃士俊越位而與之揖可謂不紀矣然則所諸將相者一畏虜二畏寇三畏兵惟不畏祖法不畏清議耳損威辱國亦願陛下切責而深戒之臣無任激切惶悚待命之至

劾何吾騶疏

爲遵旨特參大奸大詐之輔臣以清政本以絕亂萌事臣待罪諫垣前于召對而陳大臣不公不法臣等列款糾參不敢避汙衊之罪欽蒙聖諭如有大奸大詐爾等據實參來天言凜凜明於霜日臣而容隱斧鉞難逃臣謹按輔臣何吾騶性本貪邪才兼凶很棄君賀國人得誅之陛下以典宜求舊嘉

與維新臣亦姑置不言徐觀其後而吾騶習與性成教亦不善入直未久罪非一端臣請爲逆折其鋒與衆共棄惟陛下垂察爲臣竊觀古來奸臣亂政未有不內外交道者當吾騶捲土重來已有報復立威之議賴勳臣李成棟持正不從而止吾騶遂與內臣夏國祥等深相結納凡其所憎者先發朱敕明示處分而後票擬應之此報彼施有如桴鼓每一旨出吾騶必曰此內意也夫內意豈非中旨之別名乎陛下方切責羣臣言中旨而乃聽吾騶稱內意陛下試思之不用吾騶本出聖斷未幾而有無端汙衊之諭果誰使陛下爲此轉圜哉則吾騶交結近待挾制外廷其罪一也吾騶身既輔政其子準道循例違避矣乃指稱沿海盜蹤自請不時馳奏而明借募練土兵之名爲塗炭枌榆之計令循蹤事而匿其迹父既把握朝權子亦武斷鄉曲其罪二也包鳳起爲吾騶門生本一廢人無足輕重非爾別足自假長纓欲呼吸山海以張兵威而成外勢使廷臣無敢抗衡僞請雄騶策應耳上公世爵頌母姑待斯旨何來有識怪歎吾騶營窟於朝準道營窟於家鳳起營窟於外羽翼已成煽繳難及豈云謀國專以行私其罪三也劉起鳳原非欽犯其伍瑞龍道書在未反正之前吾騶藉之湔除舊染已屬不倫而又用以驅除宿慨吹陳出新巧排機穽第使茅毓祥爲遊釜之魚不難縱林中柱爲旨一切聽之裏海外洋豈無將吏養奸窩賊甚在鄉紳又安取此奉詔生端爲者吾騶當思文朝以準道爲職方加吏科借募練土兵之名爲塗炭枌榆之計令循蹤事而匿其迹父既把握朝權子亦武斷鄉曲其罪二也包鳳起爲吾騶門生本一廢人無足輕重非爾別足自假長纓欲呼吸山海以張兵威而成外勢使廷臣無敢抗衡僞請雄騶策應耳上公世爵頌母姑待斯旨何來有識怪歎吾騶營窟於朝準道營窟於家鳳起營窟於外羽翼已成煽繳難及豈云謀國專以行私其罪三也劉起鳳原非欽犯其伍瑞龍道書在未反正之前吾騶藉之湔除舊染已屬不倫而又用以驅除宿慨吹陳出新巧排機穽第使茅毓祥爲遊釜之魚不難縱林中柱爲出狎之虎致羊城諸鎮賫有煩言謂朝政式張移書臣等此吾騶威福自操生殺在手未酬私怨先失人心其罪四也張鳳翼千金舊債道衆論而得溫綸御史王者友駁之詳矣包宣有何才望協司職方而以香火門牆騶蒙風節之獎乃得罪吾騶者假公修郄一意摧殘雖使片語快心無不乘權過技使舉朝之士裏足而立其罪五也紹武一案聖德已實頃留守輔臣式耜請論顧元鏡之罪不過以天經地義信史宜存未嘗片語株連示人不廣而吾騶慮阻所親起用之路持之不下詞臣劉湘客再爭而後得旨吾騶敬君父不如其敬鄉黨而愛陛下之元輔亦如其愛陛下之寇讐其罪六也憲臣袁彭年秉正嫉邪不爲吾騶所用遂嗾臺臣賀廢年極言

醜詆彭年求去士論不平吾騶語人謂若處康年即如應我不惟陰爲發蹤抑且顯作護持雙手障天未鳴先斥其罪七也黃士俊以含飴弄孫之際坐待鐘鳴漏盡吾騶入朝則挾之爲伴賓入直則視之如幕客凡毛毓祥雙應年等票擬皆吾騶授以意中驅其筆下而士俊承顏望氣假手借刀誰謂同儕乃如走狗又不時言官搦路大內連神其罪八也大臣闖言輕者謝過重則乞骸所以養廉恥厚風俗也吾騶惟知趨熱不憚死權以三寸面皮裹十重煽葉篤生耐彈之體既已頑鈍不靈堅藏反噬之機時復爪牙盡露四維不張五經掃地其罪九也昔之爰立者或簡在宸衷宋請人望吾騶繆當推轂實可彎弓衆所同疑已亦不信立誓以堅一人之心

約法而動羣臣之聽君子無欺或謂鳴鳩可化小人有命懸知破獍難馴大權纔握故態俱萌說謊欺君寒盟賣友其罪十也至於以香山爲郡即則守將范承恩等敕中布置家門多於防維葬穀以謫官爲監謗則行人方祚亨等旨內手驅小吏先已目射大僚朝廷官賞供吾騶呼鷹犬之用則陳凱李權聯疏並進總以今年之薦牘酬去歲之彈章封疆援剿值吾騶證罷指鹿之餘則楊鐘王沁紅本徧搜幾以去歲之彈章累今年之薦牘此又吾騶純灰三斛不可洗滌〻所腸自然形現不覺伎倆之至於斯也蓋誠如聖諭所云大奸大詐不獨臣等所指不法不公若其從前流惡東海無波天下萬世唾棄有口又無俟臣拾牙後之言爲幾先之論矣伏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吾騶之罪誕告四方使知聖人英斷迥出尋常政本不搖而亂萌坐絕是臣所力挽於道消道長之介者願陛下勿視爲偶然殿上之爭中興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論張載述疏

爲微臣殿上之爭總爲國是奸黨袖中之疏原出私門不敢再有多言特請俯容休致事臣幼讀漢史見范滂就讞之詞曰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又曰身死之後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媿夷齊臣反覆斯言每爲隕涕滂處漢世之末流終以身徇清議況人臣服官死諫豈復望有完生哉臣萬里孤身立朝五月所得罪人閒者亦已多矣頃有張載述論臣等廷辱輔臣陛下特與申飭聖意和而正益以媿臣心之褊而激也雖然言官而至於廷辱輔臣豈得已歟夫今之所謂輔臣者是非不在心胸羞惡不登顏而雖彈文日上頑梗如前臣不得已而以口舌補筆墨之窮與廷臣共聽譬之喚死不免號咷何暇計旁觀之驚咤耶若乃載述參臣之指原未嘗爲輔臣洩憤也載述寄食中官呈身廢督所促膝屏語畫策噬人者不過緣景監求見耳其上書也外不由通政使內不由文書房伏闕之時頭未搶地而疏已在中官之手矣苟欲爲正人立正言行正事安得有此奧援哉今之欲處載述與賀康年等者有所甚憐甚愛而不欲急其處之也若無可奈何而爲之辭則其未至於處臣等者賴陛下之聖明也色斯舉矣臣敢不仰體宮府內外同謀合手之苦心乎夫爲言官近而得罪中貴遠而得罪强動大而得罪政府小而得罪諸不逞之後亦可告無罪於高皇帝矣宋仁宗既謫唐介猶遣中使攜送不欲有殺諫臣名則陛下容臣休致亦所以自全聖度也如其不爾臣善善惡惡本自天生日在班行遇事即發廷辱輔臣正未有艾申飭不已必至處分本盡路窮到頭一著歸骨於首陽側與范滂執手終爲陛下盛德之累陛下復何樂有此臣耶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駁何吾騶疏

爲輔臣急不擇音頑讒無狀謹據實駁參仰請聖裁立賜處分以正告天下後世事蓋臣閱輔臣何吾騶辨疏不勝小人

無忌憚之歎也奸邪竊弄威福欲蔽主聰而殺諫官者止訕上一語耳臣固不惜墮其彀中而陛下聖度如天則已寬臣法外矣臣復何言然用舍者一時之政是非者萬世之公吾騶敢與臣辨臣安得不與吾騶辨請就其言一一而駁之其一曰吾騶自敘入朝本末則勳臣李成棟待之良厚矣然成棟待之厚吾騶報之薄何哉吾騶曰勳臣歸來必揮刀斬之斬臣乎斬吾騶也其不斬所厚之吾騶明甚則是斬臣也以臣所見閩成棟父子皆明於大義而能守禮者當陳非傳請臣監紀時且爲臣不平今以得罪吾騶遂揮刀而斬言路斯言也成棟不受也夫吾騶在五羊求成棟薦首輔成棟不行欲先處科道官而後入朝成棟又不聽人能言之此成棟所

有之美也無故而斬侍從之臣此成棟所無之惡也吾騶重於掩成棟所有之美而輕於加成棟所無之惡豈非相報之悖哉且臣固非畏刀者硃敕發於票擬之前從無此事吾騶來而始有之旨由內意吾騶自與臣言而自諱耶然則不用吾騶本出聖斷眞聖斷也無端汙衊誰使轉圜翼轉圜也是徵實之言非架空探問之言也吾騶而不通內豈內通吾騶歟其二曰所在生戎戎生於吾騶耳臣以禮科兼職方出監忠義軍準道以職方加吏科臣受主知準道席父勢臣入浙東攖魯藩之鋒百折不回準道省城到任出入陳兵勒公祖父母官行屬禮不可同年而語塗炭幾多武斷幾多豈無款狀臣亦未能操刃及此而吾騶砥礪遂肆狂鳴人莫知其子之惡也其三曰包鳳起廢人臣等言之若準道去冬欲以鳳起爲惠湖巡復矣同官丁時魁曰是有足疾準道拂然曰古不用孫臏耶臣等以爲廢人百吾騶父子欲奉爲軍中謀主兵威既張恐非朝廷之外勢上公世爵須自吾騶誰敢吝者又無論其敗乃公事矣其四曰伍瑞隆通書在未反正之前一語定案吾騶得毋徼倖否若在既反正之後吾騶未必發覺之臣廷詰吾騶曰公欲借伍瑞隆以洗刷一身名節則可欲借瑞隆以株連毛毓祥則不可吾騶曰何敢株連言猶在耳毓祥分房不搜準道卷致落孫山外耳罪不至死臣非爲瑞隆故出者吾騶必欲爲毓祥故入可乎吾騶殘很何殊盜跖臣若歸骨東陵則入吾騶世界方將創臣肝而脯之如往

首陽必無劈魄之禍也其五曰睚眦必報此吾騶昭性也張尙不予敕印王者友不予劄付毛毓祥子嚴旨無不可者皆獲罪吾騶爲不可耳臣等成履霜之漸不謂吾騶堅冰遽至也門牆賄賂諄切不忘亦吾騶師友之厚然曾念君臣義薄耶思文皇帝遇吾騶以非常之寵而白蓮闖道棄之如草芥今思文安在頻行賜鳳起劍不足博顏上之一泚而忍於陛下之前誇張無恧難矣哉其六曰吾騶持輔臣式耜疏謂如此則干礙多人此不可飾說也吾騶慮今日干礙之多人獨不知當日干礙之一人乎臣劾吾騶不求助於式耜就事論事何用挑激可謂臣挑激式耜矣臣不乃挑激陛下乎其七曰吾騶既已自供矣若處康年即如處我吾騶變其語不能

變其意也不處康年則大小文武爲吾騶用者正不乏人臣責其發蹶護持而乃云苦苦相向亦情餒而氣盡矣其八曰士大夫品行不因爵壽而高黃士俊在佟虜坐中見先臣子壯極刑四十三年狀元及第而不早死眞不幸耳後與吾騶攜手同來爲國賊乎臣裁書抗虜遠邇傳誦見奉明綸宣付史館臣且恥於自言乃謂久染虜氛性情心術俱變耶臣腹中何有稍有忠義二字若叩頭養甲滿口老爺此則吾騶之禮義遜讓也臣爲太祖高皇帝而罵之何體面之有其九其十吾騶之理自屈而臣辭原不窮也吾騶既來辨定不去三寸面皮裹以十重鐵葉不如付之不見不聞今亦知爲羞辱不堪耶可與減一重矣乃又謂何足累人耶此又加十重矣

待得皇上恩予一言自可立去此賈以道朝廷許我以不死之故皆陛下天德寬弘待大臣有禮摘牙牌而請出必不忍爲若欲待吾騶自去則誰爲吾騶可立去之日者吾騶可謂有定見有定守矣當吾騶召對矢日指天初不邀臣旁質然臣不幸而侍班遂竊聞之同朝之臣皆聞之說謊寒盟吾騶終不能逃鬼責其尚可恨人非耶吾騶曰惟乞皇上允臣一去吾騶下筆幾許徘徊又曰逼逐士俊以及臣吾騶吾騶下筆又幾許悲憤吾騶不與臣言去就臣則與吾騶言去就者吾騶勿厭臣也整飭內閣臣無此語然吾騶謂三百年來何嘗許科臣入閣整飭臣謂三百年來不曾有此內閣卽不可無此科臣臣不整飭誰整飭之若臣不願掌印之心猶夫吾騶不欲出直之心堅持則一特淨穢不同耳臣在延平奉旨掌兵科印臣具奏力辭內有兵科印信見有本科臣萬翱可以署掌之語然允臣辭而不允翱署仍以禮科右給事中孫昌祖掌印者此吾騶首揆柄政之所爲也翱參論吾騶則本科不當掌印臣參論吾騶則本科始當掌印乎吾騶一身之事面顛倒任意若此爲公乎爲私乎臣不屑辨惟陛下簡會臣疏立賜處分若不治吾騶之罪以謝天下卽治臣之罪以謝吾騶其是非自在萬世臣能信之耳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再辭印務疏

爲微臣甘領忤旨之罪必不受踞印之名席藁控辭伏候嚴譴事臣以血證再辭印務未蒙諭旨繼有何吾腹論臣踞印臣復具辭奉聖旨兵垣重任金堡著殫心料理不得屢辭該部知道欽此臣驚懼拊心不勝隕絕臣本一冷而不耐熱官當同官丁時魁題署之際臣辭書辭眞心苦口至今可覆時魁責臣旣已服官不應避事而奉明旨義不可逃今且病矣吾騶謂臣掌印致謝元汴不能安其位是臣逐元汴爲同官所嫉也謂臣一手把定樞臣曹燁畏而不較是臣侵部權爲燁所容也謂部司誦臣皆含憤不平是臣淩軋爲同朝所怨也臣性至戇遇事卽發不能一刻待臣性至躁意有不快如在沸湯焦火之中不能一朝居臣性至潔不受人一語輕薄辱臣品行如撻之市朝摘臣心膽不能一日苟活臣爲吾騶

所汙衊而靦顏署印豈復有人理哉凡人皆欲爲官下者求利中亦求名臣半生自愛彷彿中人五載無家孑然塊處衣服飲食皆故人所周卹而掌印以來工食紙劄多方稱貸極窮之官爲印所累極熱之印遇臣而冷有何可戀必欲踞之吾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妄意此中或可啜汁旁猜元汴恨不分甘聽之可羞言之可鄙吾騶死不出內閣臣生不入兵科人品不同行藏各異百叩天恩準臣謝事倘匹夫不奪之志終不見原臣亦惟有停鈔惟有封印誤封疆是臣死罪抗君父是臣死罪臣寧畢命北司斷頭西市執印之事斷不爲也臣草疏甫畢聞吾騶已蒙面面入直矣陛下敕中令吾騶調理一二日吾騶乃自病自起耶三百年來有此奉鴻

臚寺便宜入直之內閣哉吾騶明欺陛下必賜優容笑罵由他好官還我固已肺肝盡壞豈有面目堪施比於老臣一死報國途中日看三台者喪心無恥殆爲過之朝廷適當中厄出此窮奇使一代綸扉萬年遺臭吾騶謂臣天性出口唾罵臣不幸生如此時見如此人作如此事雖欲不罵不可得矣伏望陛下賜臣嚴譴永不與吾騶比肩事主雖長逝九原亦爲目前乾淨之鬼何樂如之臣無任泣血懇祈席藁之至

三辭印務疏

揭本月二十二日準本常寺少卿仍管吏科都給事中事丁時魁咨爲印務事該本科於二十日奏單奏聖旨謝元汴奉差在先兵科印卽著丁時魁傳與金堡照舊署掌切勿再延欽此欽遵容移到職該職先於本月十六日異有輔臣急不擇音讒頑無狀等事一疏十八日具有微臣甘領忤旨之罪必不受踞印之名等事一疏俱未奉旨方席藁私室恭候處分而印務重羈職不敢受也夫言官論劾大臣是非必無中立當其排奸犯難卽刀鋸鼎鑊且以七尺當之而況一官之得失乎伏見陛下聖明似不以職言爲罪然職立朝一日義不使吾騶一日立於朝職去則吾騶始可留耳吾騶甘心無賴盤踞綸扉誰其不敢歸之情而先爲不可動之勢此一作俑彼一效尤乘固彈冠將人傳笑吾騶方且僶然自得以爲無奈我何嗚呼自變故以來國是人心澌滅殆盡未有若今日者也正復直臣百輩千鍼萬砭不能起此麻木不仁之世界而職又以一身沾染今日辭官明日受印稍有夜氣能不恥之除職卽日將移來印信咨回吏科外懇乞陛下立振乾斷明示處分毋再猶豫姑息釀抱虎養癰之患國是人心幸甚若職屢抗天威罪當萬死然欲爲禮義廉恥稍存一綫不能自已卽被戮如飴國未當敢以不挫之心逃朝廷不赦之法也

嶺海焚餘卷中終

仁和金　堡道隱父著

奏明會推本末疏

爲同官摘語有徵微臣信心無媿謹據實奏明懇賜譴斥以戒多言事臣接閱邸報見戶科右給事中張孝起一本爲疆事日棘國是愈淆等事奉聖旨內有自認把持所指何事二語此臣之事也孝起卽不指名明旨卽不責令回奏然使臣佯爲不聞以圖苟免臣不敢自安請陳具本末伏候陛下處分可乎憶初六日退朝臣從諸臣後入朝房頃之臺臣謝玄璪黃明衮與銓臣施召徵立語檐下臣偶過其前召徵語臣曰兩道長謂刑部右侍郎不當出缺何如臣答曰黃其晨已

改兵侍奉差久矣當日求差甚苦爭改樞衡甚厲今徘徊不行而又坐缺不出不可也未幾會推簿至一爲戎政尚書爲戶部尚書刑部右侍郎左僉都御史大理寺卿雲南巡撫而又有兵部右侍郎臣見滇撫陪推爲張佐辰卽曰此貪選司也不挂彈章已幸又推升耶而兵部右侍郎則正推責公輔臣曰兵侍業有多員豈可舍刑部見缺不推而增設一兵侍者盍改之便召徵曰粵東諸臺省以爲不可臣曰國家六部本無尊卑如擇官而任則當止設吏禮兵三部是又六科不肯爲戶刑工之故智也刑科右給事中黃日葵曰公輔有用之才置之兵部庶可爲朝廷做事臣曰今見在朝廷誰人做事公輔出爲經略督撫不患不改銜若只坐司馬堂亦與刑部何異時廷臣頗以爲然復有及佐辰者吏部尚書晏清謂臣曰此姑聽之臣曰公舊司官也安得容情同官蒙正發等曰佐辰是我儕同鄉不便置詞臣因曰爲朝廷用人豈顧同鄉乎日葵起曰我原不爲同鄉何必動意氣如此臣知日葵誤聽亦置之不答臣因自念杜門二十餘日朝班頗覺安靜恭蒙慈寧召對切責勉入班行今復過事妄發如此曾語諸臣曰肇今日不應多言必有以爲把持者然科道官爭執是非又不得避此名耳此孝起所指自認把持不復諱忌本末固如是也臣之愚以爲閩之臣不宜塞刑侍之缺以慰留其辰粵之臣不宜開兵侍之缺以安頓公輔至雲南初附從違尚不可知巡撫非人適足以損國威誤疆事斤斤駁正不避

怨嫌卽排衆議而獨伸其說不可以爲臣罪況會推往例一人不協便不畫題臣衡人原出至公論事又其職守乎孝起以所條奏義旅四輔未見舉行歸咎及此殊不知增設四輔屬封疆機務應行與否當問之兵部與吏部絕不相蒙會推大僚係吏部職掌其以封疆多故應撤與否當問之吏部與臣絕不相蒙臣卽謂張佐辰不應推滇撫黃公輔不應推兵部一則因其人一則四其缺應言與否當問之公論與孝起意中之事絕不相蒙今連而及之半癡半黠一似不排擊臣則義旅必不起四輔必不立者幸起誤矣東而告警臣與孝起同有條陳臣疏亦未覆奏又屬何人把持總之占風望氣不排擊臣不足以示信於當局懺前愆而結新好其苦心妙

用孝起自得之箇中臣亦亮之於言外耳孝起一則曰羣奸再則曰羣奸卽如孝起言臣不過羣奸中之一人孝起身爲言官安有見羣奸在朝不指名糾參而姑摘截赦語以點破二字塞責使臣佯爲不聞則又可以幸逃斧鉞矣豈臣所望於同官者哉臣以孤立之身爲衆射之的卽微孝起孰不欲彎弓而向之何吾騶謂臣整飭內閣臣無其語且不敢避其名孝起謂臣自認把持臣有其言復安敢辭其罪乎伏乞陛下卽褫臣職列罪朝堂以爲多言之戒庶封疆可以振起朝廷可以肅清中興可以坐致矣雖然一省而增四逃撫此非常之略也一人西薦四巡撫此非常之膽也以一語之不協於兵部而併欲廢吏部之職停舉朝之官此非常之才與力

也孝起其亦不厭爲把持者歟抑或有所不得已而出於此也臣願與孝起交相戒焉

劾蕭中疏

爲背主逃臣挾邪罔上請正刑章以伸閫法事臣在楚中卽聞有廣西學道蕭中擧敕印而至新寧萬口笑罵且謂今上中興方始安得此閫不畏法之人不加誅戮裁迨武岡告陷而蕭中之敕印卽獻於蒸酋矣當是時中視大明天子久如路人今漢官已復更作願門之婦幸不拘司敗不過考功回少一升不自知爲媿心之金錢而乃挾持浮說誣罔天聽眞聖世之僇民三尺所不赦也中亦曰忠亦曰敬亦曰事君盡禮中捫心自揣獨非人臣乎哉人臣受命官粵而越境在楚且駕在金陽爲新寧必經之路中通而不知去之若挽可謂禮乎駕至武岡羣臣或飛疏恭迎戒衛伏道左中置窟線布結歇苗崗徒爲營窟不聞起居可謂敬乎天朝敕印作叛臣贄虜之物而詭詞欺誑禮索潛通竟得水火盜願不論之旨中清夜亦有良心四十八挑宦囊纍纍未有寸絲之失而獄失此敕印哉旣已反顏背主復敢說謊欺君可謂忠乎臣正已立朝祗求盡職卽慈寧召對狂直數言遂蒙切責然陛下未嘗一發玉音動天威也輔臣嚴起恆再爲申敕皇太后亦有不蔑言官之職以壞禮宗之法之論中復何心妄思激怒或謂嚴山一事非可告君臣引謝不祥未敢認罪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古之人且有憂盛西危明者臣敕於程杌

之時厭晏安之毒乎第有省未盡津媿嚅耿耿有之揚揚何狀至謂尺一之白簡作鉅萬之津梁則上有國法下有輿論非中一言所能變亂臣性本孤介命違富貴浮雲阿增將過半生卽以緹綺見籍若鷹有十金自甘寸斬豈可誣蠛伯夷以爲盜跖中之厭當貪邪險詐人皆切齒祗以過錢巡按視若廣心呈身津要首爲鷹犬同卿一席未快懷來以爲發此難端卽可驟膺不次此小人之常無足怪者獨是朝廷之上讒說殄行變亂是非陰陽清長所關不細中向有明倫教士之責且委君命若弁髦今復爲發政害事之謀勢必以至尊爲奇貨不忠不敬無禮無法莫甚於中必不可以再逃斧鉞貽禍邦家也憶崇禎朝有以二十四氣之說誣害善類者

先帝怒曰造作蜚語必非正人朕知其人即處之見其書則焚之洋洋聖謨千古爲訓中以狙獪之心喜聞市井之語敢以不根誹謗上瀆宸聽李范株連亦云不軌魏楊畢命咸坐贓私今古宵人設箝布網以殺君子者豈患無詞哉而千秋信史邪正畫然遺臭流芳未之或爽中亦可謂心勞而日拙矣乃自稱已出臺班本無言責臣不知中入臺何日回道何時一官不明四端盡滅安得此爲妖爲孽者狺狺狂吠哉伏乞陛下赫然一怒敕下法司問粵西學道何故久懸蕭中敕印何故不繳新寧屬楚應否爲粵西學道按臨之地敕印獻虜應否照水火盜賊不論之條誰爲棄君上若路人誰爲見多難而巧避立定爰書置之重典以爲人臣倡逃誣罔之戒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再請勘定會推是非疏

爲是非不容終紊奏辨總屬巵言懇乞聖明勘定以存國是事臣以同官張孝起疏語劾臣因具奏明會推本末孝起再疏辨駁臣且謂兩案具存則是非亦可較若黑白矣及閱其全鈔竊訝人臣事主惟矢不欺安有於原疏之外別摭浮詞顛倒支離自相矛盾若此者據孝起論臣自認把持臣即備述會推問答未嘗一語旁溢則臣之罪案即在會推問答中不容一字旁及也孝起當駁臣曰滇撫陪推不應駁正臣挾何私爲此把持刑部右侍郎不應出缺臣挾何私爲此把持兵部右侍郎原應增缺臣挾何私爲此把持則孝起所謂一

手障天衆莫敢喙者亦庶乎其得實也今概置之不駁則臣之言是也臣之言是而又何以見臣之奸定臣之罪乎臣與孝起同爲言官朝廷用人行政不過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而已凡挾私罔上人不敢違者謂之把持秉理守法人不能屈者謂之執持則臣當日三端駁改是執持而非把持也臣所謂科道官不得避把持之名者正以君子謂之執持小人必誣以把持言官欲避此名必至依違兩可臣固以此教天下萬世之不敢執持者孝起不以臣言爲格言而以臣言爲罪言歟孝起謂會推諸臣爲公爲私不暇細求朝政莫大於用人何故不暇細求謂此時不應以尚書侍郎自相位置孝起確有此見何不於吏部傳單之時即不書知何不於會推之時即不畫題明目張膽告之君父質之在廷計必有舉朝動色者則臣於滇撫一人刑兵兩缺皆可以置之不論矣孝起何囁嚅於面從而憤激於退言則孝起之憤激原不因會推可知也使會推可以不行則所云四巡撫者將一部覆而遂已歟其舉也不光其出也不重度亦非孝起之心所欲也四輔之說孝起於朝房逢人訴語其所謂臣等以爲要著當事以爲緩圖者孝起疏中所有也陛下不以加官晉秩等令又指名回奏而云其前奏義旅四輔二事該部即與酌妥具覆似已深見其發難之端此又明旨所有也而諸臣爲遁詞歟孝起既謂臣非吏兵二部不必引咎又謂朋黨羣邪奸二三權要亦繁有徒不必代多人任過奸黨非一日而成二三權

要之壞法亂紀必非一日而就孝起爲言官幾一年矣何不隨事規正而待此日之會推歟其閒大僚以及庶尹爲權奸位置者亦不少矣孝起何不隨人規正而待疆事之告急歟使東西晏然封疆無恙孝起將安坐而聽權要之所爲歟孝起既謂可否聽之主者則當彈章出袖之際乃在科鈔未發之時安知主者之不奉行恐後而預爲此不必然之防先坐人以必然之罪歟且所云四巡撫者其一則業師也一則親戚也一則居停主也使竟奉孝起之意同日會推其於尚書侍郎位置原不相礙則孝起又將安坐而聽權要之所爲歟夫一人自有一人之本末一事自有一事之是非臣與孝起兩相奏辨祗以把持一語斷不能舍會推之案別求出路其

不可以彼事蒙之此事猶不可以彼人蒙之此人即當局何人何愆何好孝起清夜自知臣亦不忍大廷相質若臣服官大節原非孝起所曉兵曹禮垣各有原委臣以鄉紳倡義棄家非地方官棄城棄印者臣至紹興不受魯藩之官以請兵入閩誤蒙恩文獎擢屢辭不獲非止知有紹武不知有永歷者若謂一疏而殺三人原疏具在有何推刃萬目了然即令朝廷斧鉞加之貪吏逃官第如兎死安用狐悲且與自謂把持有何干涉孝起何怯於論事之是非而勇於誣人之本末哉人之立品蓋棺始定非孝起一人之言所能懸斷臣立朝半載誰爲司馬光誰爲章惇誰爲三蔡且皇太后頤養慈寧誰爲宣仁之謗臣彈文所及公論在人誰爲忠良之誣傾危反覆孝起自供此亦厄官可以不辨但會推自屬大典把持應有實跡臣與孝起孰是孰非關于一人者小關于國是者大伏乞陛下敕下法司嚴加勘議如會推一事臣果挾私罔上甘就兩觀之誅若孝起噴血含沙又何足辱四夷之迸庶浮言息而政體尊矣

請去疏

爲引去實臣之心引罪亦臣之分再懇天恩即賜放逐事臣自同官强孝起論臣以來註籍一月不敕復預朝政蓋以罪狀宜明罪案宜定所關在國是不因橫逆之相加也及孝起三疏既出則臣三自反而不能得又何難焉夫朝廷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而已天下國有以閃爍之心出顚倒之口

者然千古自有公評一時難逃聖鑒非人以爲小人即小人己以爲君子遂君子也臣豈矣孝起駁曲直於口角之閒哉即舍推三駁而孝起而長臣言則孝起所爲是非在己亦未始有定也其不可以吏臣之是非明矣如以別案取證把持有款可糾何罪不入又安取此支離之辭分其鷙攫之氣乎其發難也孝起不如其所始其結局也孝起恐亦不自知其所終臣惟有一去以謝孝起而已矣夫進退者人臣之大閒消長者聖君所致謹臣果小人耶自有不可姑縱之法臣非小人耶亦無可以並立之理則臣之當引去不自今日也臣立朝七月空言補救初無涓埃裨益政治曩猶有敢言而不能行者今且有當行而不敢言者矣即論一何吾駱邪正畫

然用舍不決臣未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乃必待孝起一疏再疏面始望乞身不亦愚乎臣去矣臣本一介無足輕重然猶有顧爲陛下告者朋黨之論起於東漢面李膺范滂皆一代偉人唐如裴度李絡宋如司馬光蘇軾本朝如楊璉左光斗等無不蒙奸邪之讒取朋黨之禍孝起謬以此推臣臣自媿名浮於實而朝廷或遂以此疑羣臣臣猶恐正不勝邪興亡治亂在反掌間永念古今可爲敗鑒陛下不可不深思而愼察之也昔之君子一挂黨籍或終世僇辱或半生齟齬必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陛下卽無三至見疑之心而孝起已伏一網打盡之計卽同朝諸臣豈敢恃聖人無我遂披胸而攖四射之鋒哉臣草疏甫畢聞諸朝退之臣則吾驕已面恩入直矣慈寧之對臣之出也無以慰吾君會推之爭臣之去也其庶有以慰吾相歟臣得永賜斥逐食息山林共孤臣不世之遇又何求焉

論借旨行私疏

爲借旨行私教欺寵叛國法人心敗壞已極請卽斬孤臣以勸邪慝事蕭中以通身是罪之人敢於搖脣鼓舌變亂是非其內有主之者必能護局臣知之其外有助之者必不破局臣亦知之臣孤立寡諧何恃而不恐所恃者二祖列宗之大法三代直道未死之人心耳今蕭中回奏之旨已下矣遵旨回奏而以臣爲可斬此非朝廷之法當斬臣也是何吾驕王化澄之所欲斬與臣入朝所糾劾諸不法者之所共欲斬也中之罪定於背主其等加於罔上乃以學道非守土之官告病有通詳之案爲解中卽請平柳告急亦計及省會尙存耶古亦有流寓而共危城過客而殄劇盜者況聖駕在全而粵西之官可飄然入楚歟卽謝病長往何不幷繳敕印乃復攜至斬寧天下有敕印在身而謂之解組去任者哉明旨不責其欺罔幷不詰其支飾是可以不回奏也是教人臣以背主也是醜虜未至而陛下遂可獨立於朝廷也是愚臣五載棄家九死抗虜卽當懸首葉街以戒天下後世之爲忠義者又不必掖垣建白結怨羣邪而坐待蕭中之論劾也中獻敕印於恭酋而貪緣俞旨又謂執贄卽爲虜官豈無迎降之逆胤全家死於漢口者乎中敢詡虜官之易輕漢吏之難至謂今日作此寂寂蘇武抗節十九年位不過典屬國如中逃官溢廟京堂不媿逾涯公然怨望中寧有從能反正之功可圖徼倖耶而謬指臣任閩棄君不知臣守制辭朝固天下所共見也逢萌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中身旣無君又欲人無父此非一梟破獍漏種人閒哉雖然中不足責也夫王言誕布所以式近而垂遠則綸扉之實原有所歸我國家回奏回話拜疏各有體裁議處免究擬旨自關成憲安有是亦一知道非亦一知道者機務方殷與蕭中回奏有何干涉若回奏之疏可以妨機務則回奏之旨亦不必降絲綸且所云仰陳其大者何所指名何所獻替若謂越旨而別陳則非下詔求言所條當在何事若謂舍臣而別論則欲棄營樹敵所劾又

屬何人中既一身應募滿口咆哮而主之者亦陰作周旋陽爲淡漠遂以風馬牛不相及之辭供其撫手快心市恩報怨之肺腑而朝廷不之覺也則雖有百蕭中懸坐臣罪而寸斬之又安得魯國男子奮舌揚眉爲乾坤留正氣者乎臣知死所矣伏乞陛下用中之言卽斬孤臣以勸天下之背主罔上者

辭禮科印務疏

爲素志未伸立朝多媿特懇天恩準辭印務事臣杜門四十日未蒙譴責而奉署掌禮科之旨察臣衙門原無辭例臣則有不可不辭者臣前劾輔臣何吾騶本無兩立之理吾騶借口御門自行入直無禮於君莫此爲甚臣竊感憤斷難相忘

若一掌印必入班行遇吾騶於大廷廣衆之中安得無言乎王義方對仗三叱李猫古既有之恐復上煩聖慮其不可一也臣既掌印則會推會議又當與聞稍有爭執便謂把持漫無可否豈非變塞臣不能爲兩截之人必以馮婦下車爲世閒高流達者所笑其不可二也臺省雖非政府私人然所以使臺省諫行言聽者亦賴同聲之應今輔臣如何吾騶王化澄等皆有積怨深怒於臣上侍聖明容臣苟活然傾陷之念何日忘之應募之徒隨地而有人言臣者必以爲是臣言人者必以爲非臣若一疏一駁有何底止不言則無益國是多言則徒傷國體其不可三也直木未伐利刃先折臣初無過人之才而適犯衆人之忌時方多故不敢從闕下亡命但乞身事外依光輦轂爲端水一編俄與之同存亡於臣心盡矣若乃患難之餘匍匐行在冠服飲食留累故人卽代庖兵篆工食紙劄大半稱貸無可再竭之情爲臣厚顏之地者此又塡屑不足上聞然亦足見臣之無能爲也伏乞陛下俯垂矜察特準辭免另選賢能以理垣務若謂掌印必用本科則臣註籍已久蒙謗非一既屬曠官原可出缺同官之良未嘗乏人敕下吏部科另題一員補臣之職尤爲便計并望聖慈鑒允施行

封還科場紅本疏

題爲封還紅本事本月二十二日臣科接到紅本內署督勳臣杜永和爲賓興之興固隆因時之制宜酌等事奉聖旨卿爲賓興注念務策賢書深體得人敷治至意巡按官既以力役經費不能增措依議就用方面官代理卿性通經學宅心剛正以督代按準充監臨官藩臬臣江橚李玄同充監試官糧儲道臣張元琳充提調官試場就用行宮教場俱依擬惟茲試事爲朕開科之首還還祖制鎖達三試經書論表判策俱照前篇數卜世卜年益振宗社無疆之祚該部知道欽此該臣看得賓興大典不可不舉然度之今日之事機則微有緩急矣荒略一隅陛下勵稍恢復諸勳鎮亦奮志同讐所重者豈獨海國人文耶警報稍寧宜於閒暇之時綢繆桑土比者北狄有變江虜無多則鼓舞赳桓秣馬長驅義無回顧計不旋踵聞勳臣永和遣牌發兵臣舉酒酹地期其痛飲黃龍

府矣而忽奉明旨令充監臨則永和當以五十日精神了此場事得徼輕重倒置銷壯心於無用耶夫繼惠國之志立非常之業以佐國家者此永和之心也巡方無人而以方面代監臨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不足以分永和之力也且使江楚川黔諸將聞之以粤東勳臣不軍實是討仇讐是尋而高視衡文之圖粉飾太平借爲口實此又足以損永和之望也若謂戎行事重關防羈縻緩急有礙不敢踰越而請以藩臬糧臣共襄厥務與微臣之見不謀同符此又永和之言也伏乞陛下少垂睿慮簡會原疏如其所請無使茲舉稍有遺議臣不勝大願至於流移初返絃謂始調學臣試士僅歷三郡需之來春未爲不可并候聖明裁奪施行謹題請旨

駁杜永和請罷六科會議疏

爲辨正舊章平衡清議以存朝政以服人心事臣等接得署督鎮勳臣杜永和遵旨補本一揭凜凜於尊朝廷慎名器嚴流品嚴操守可謂義形於色矣獨其中有仍照祖制悉罷會議一款則關臣等衙門執掌及生平品行不敢不與永和虛公質正也臣等謹按給事一官起於漢世歷代相沿任皆崇重務在繩愆糾謬至於批敕裂麻謂之言責不憚死爭蓋有可殺之身而無可溺之職所從來久矣我太祖高皇帝特罷中書丞相以庶政分責六部而卽設六科爲耳目喉舌之司衙門列於內府侍從齊於禁林會典開載凡處置禮儀邊務等事及軍民人等陳言有關大體者掌科官奉旨同文武大臣會議及舉用總制總兵科劾兩京大臣方面等官皆其法守不許曲循察得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奉聖旨今後各衙門但有會議的事也著給事中去議是與非俱要說欽此宣德三年三月內官監傳奉聖旨今後但是三法司衙門問人著六科掌科都給事中也同去問欽此節奉綸音班班可考則臣等六科體與部院頡頏事典部院表裏此正祖宗三百年之舊制今永和云會議可罷事權不可預不知又何所據也至於羣不逞之徒搆造蜚語中傷善類共指臣等爲黨入本無足怪若永和所云結黨者攬權之漸攬權者納賄之門此雖論理而其指究歸於六科不得干預六部事權則是明明爲臣等衙門立此一案也臣等才議未能兼人然暮夜四知

巖可自信其於尊朝廷慎名器嚴流品嚴操守未嘗不與永和同一凜流正以典制可遵部科相制事皆由於會議權不落於私門遂與要津捷徑咸結深讐一切遊手敗羣悉難得志任勞任怨蒙謗蒙讒稍有推敲則以爲掣肘遷其應得又以爲行私盡職頗乎攬權同聲疑其結黨略加傳會便是爰書要以寸衷揭請天日臣等不幸坐把持之名官守定自祖宗臣等不敢諱干預之跡人品各有聲氣臣等不能辭朋黨之嫌爲衙門存職掌生平明品行必不可紊千秋之公論使小人得藉口於永和必不可隳一代之典章使君子復反脣於臣等異日書之史冊曰署督江寧伯杜永和入覲始罷會議是時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丁時魁等緘口緘舌不能

執奏則天下後世謂永和與臣等爲何如人乎夫使永和言之陛下聽之卽嚴行申飭著爲令甲臣等亦可借此容頭過身稍謝怨謗然揆諸永和名節自愛之心與臣等道義相成之雅固無容默默於此也況新政之是非故事之舉廢邪正之消長所關在此尤非細故耶請以臣等此言爲言制備一文獻卽罷斥臣等之官爲言路存一紀綱伏乞稍留睿覽立賜處分臣等無任悚切待命之至

論郭之奇疏

爲特糾傾邪反覆之小人以息爭端以絕亂本事臣竊惟兩舌之害比於風波傾人陷人介在俄頃不特巧誣名節亦且能覆邦家是以明君察相必屏絕之葢彼挑此搆面是背非

雖女子小人稍有正性亦能恥而不爲未有儼然衣冠倘員禁近面傾邪反覆逞私憤以亂朝常興大獄如郭之奇之不可方物者也夫樞臣萬翱之訐奏禮臣黃奇遇也兩女子五百金之說翱以語道臣堯繼舜繼舜以語署督勳臣杜永和永和面質之朝房翱云得之之奇面之奇以爲並無此語未幾而翱疏出矣之奇之疏亦出矣之奇曰不知樞貳臣何所據而以爲黃德璟之事一似與之奇所言絕不相蒙是翱之言虛也翱語同官臣丁時魁曰此事實之奇語我不止一番猶有款單亦之奇語我其時在坐者尚有連成璧及某某等若是則翱之言固未嘗不實也夫奇遇既有此貪贓壞法之事乃同朝所共憤者之奇何不徑以入告而假手於翱翱又何不徑以入告而私語於繼舜且待永和面質之後機鋒相逼不得已兩出此一疏也事既起於之奇則贓眞證確常問之奇乃之奇則言之而不認翱又聽之面不言使翱與奇遇旗鼓相當而之奇坐觀其彌是之奇用翱面又負翱也之奇何其巧而翱何其拙也乃永和之疏無奇遇之名兩忽奉奇遇回話之旨使翱之疏在先耶不當曰已有旨也悚翱之疏在後耶臣不知朝廷又何所據而預知其爲奇遇也見之奇之揭者曰攻奇遇者翱也非之奇也見永和之旨者曰逐奇遇者永和也并非翱也是不特用翱兩且用永和也永和又何拙而之奇又何巧也之奇與奇遇之舊仇新怨臣姑不暇旁及卽此一事其機關甚隱線索甚密以賣奇遇者買翱而

卽以賣奇遇者賣翱以逐奇遇者用翱而卽以用翱者用永和而又以用永和者誤永和使永和有驅除大臣之名奇遇有簠簋不飭之罪翱有提撕繇人之誚而之奇安坐而享其成無論奇遇不受恐永和必不受翱亦不受也之奇之言曰大臣論事豈效委巷細人之所爲則是者曰是非者曰非無者曰無有者曰有奇遇之案片言可折耳之奇獨非大臣乎乃自言之而自諱之使葛藤不已興大獄而亂朝常恐而舌風波終不能爲之奇寬禍始之罪也請乞聖斷敕令之奇同話與奇遇自相折對無令翱等混雜此中徒傷國家之體也

謂開言路以成君德勉相業疏

爲言官不辭狂妄聖度彌見寬仁敬進罪言以成君德勉相

業事恭惟陛下日御文華與輔臣參決政務此中興之發軔三年來第一美政也臣私情踴躍方將拜手稱賀而同官李用楫顧稽首獻規其爲狂妄實無辭矣伏蒙陛下不加譴責特賜優容凡爲臣子無不感歎爭欲進讜言以光聖德故臣於恭繹明綸之後有不避忌諱之語請披衷而陳之夫內閣遙隔諸臣把持此不可使聞於天下也臣聞承平之君臣日疏愚難之君臣日密陛下殷憂露處宮省相去未遠百步而臣初至行在輔臣尚有不進內閣者一切生本皆在私寓幕賓親暱咸得票擬輔臣不能見諒於天下何故而能見諒於陛下耶今一年來票擬稍歸內閣題覆稍歸部院陛下遂曰御文華能與賢士大夫講求治理諸臣實有因此蒙把持之

誘者皆樂受之而不敢辭其愛主苦心亦可以稍慰矣夫親賢勤政此陛下自盡之職業耳豈借以定一二言官之罪案者哉信如明旨所云則諸臣不肆把持陛下遂可不御文華而聽內閣之遙隔耶且受贓壞法濁亂朝政者謂之把持果有其人則陛下赫然聽斷亦烹阿封郎璽之時也今羣邪所指名者一二言臣不知明旨所指名者又屬何等陛下不明指其人明數其罪舍其把持者而用諸不把持者姑以一槩之詞爲機鋒暗擊之事亦非體也古之賢君求言若渴誘掖獎勸唯恐不及唐宋兩宗之馬周田錫情文周渥不啻父子未有預設一罪款以待言官之封駁者今未識其言之當否而曰假公濟私決不輕宥何哉陛下御極三年所矣未嘗有獎言官之恩而先立一罪言官之律是示之以爲罪而箝其口也且公私之論正未有定美玉而名之以石貞士而辱之以賤行何罪不可入焉君子自以爲忠言小人交詆爲邪說安知今日之所許封駁者非卽前此之所禁把持者乎陛下寡慾靖居未有斜封墨敕夜半出自宮門而忽負中旨之謗事誠可恨然考其所繇來則非言官之罪也蓋其說起於王坤之擅命極盛於馬吉翔之攬權而證成於諸輔臣之卸責今王坤已去而步武王坤者正多馬吉翔尚存而擁戴吉翔者復不少政務處分不協輿論詢之輔臣每云內意作是語者蓋不特何吾騶也又何怪乎言官之疑揣耶若明旨所云朕有處置未妥許輔臣卽時執奏輔臣擬有未當者朕卽改

正務協於中此祖宗之靈天下臣民之福也今而後輔臣不得以有辭矣是非可否輔臣當與陛下力爭之陛下之失皆輔臣之罪也若輔臣內希旨以苟容而外翹陛下之過又曰此上意也此我所執奏而不能同天者也又安用此啟心沃心者乎臣若操白簡以繩其後而又曰此假公濟私也此仍舉把持也是陛下乃預留此一路以報往日之嫌而定將來之獄是輔臣欲自爲王坤與馬吉翔也不則欲與步武王坤擁戴吉翔者交通亂政也則中旨之謗陛下雖家諭而戶曉之亦無有廓然共信其大公者矣臣非敢以此疑輔臣而及陛下獨念古人臣之交相勉以事其君者時憂其漸而防其微化其成心絕其在旁之言以歸於至正故雖委頓牀蓐不

敢不就明旨以獻規箴區區愚忠以成君德勉相業忘其萬死無可爲用楫游說者

請處分第一疏

爲朝議異同方起微臣本末宜明仰祈聖斷卽賜處分以謝朋謀事臣惟人臣事主舍守正而外無是非舍俟命而外無趨避頃以南韶失守法從西還謀國之臣罪皆當死然聞時議紛紜咸欲殺臣以快私忿首見於同官張孝起之疏臣不敢辭其禍亦不敢居其名但使此心本末得明於君父之前雖被萬戮甘之如飴矣憶臣於前年十一月見朝卽拜中興之根本在朝廷一疏內論勳臣馬吉翔顓政及駮陳邦傅世守祗緣紀綱所係不惜苦口而一時疑臣目爲東黨臣固從

楚來者與李成棟等初無半面安得同謀然杼卽暫止於三投而算已深於二憾矣邦傅請臣監紀等於嫚罵蓋二百年來侍從之臣所不能受挂冠繳印非一人私見可以作面致之票擬輔臣自當任過然已體和衷之諭曾無排擊之情而朱天麟矯志拂衣陰相構煽此臣之三憾也王化澄貪鄙無狀濫廁綸扉臣之彈章本於公論其爲子求卹倩人出疏耳目昭然鈔參不枉徒以熱中入直百計裝誣此臣之四憾也堵胤錫避難入覲與臣舊交握手論心未嘗不密惟與演差潘世榮結盟屋廠臣面責之以爲孫可望尙朱稱臣何得以督輔大臣作此舉動辱國體而啟戎心胤錫銜怨刺骨遂以主客諸勳之隙嫁禍於臣此臣之五憾也可望應否封王臣爲祖宗守法卽使白刃臨臣臣惟執不封之誅其秦王監國須敢何人事關悖逆豈容不劾而胡欽華尙貽書政府謂臣挾仇此臣之六憾也夫此六憾者爲是爲非較然明白卽聖鴟蹕西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臣猶正言不屈也豈借膽於東方者哉今欲以誤國之誅洩其私忿則臣垣職掌不係封疆戰守機宜久無中制士之勇怯非可把持處之去來豈因挑激儻謂醜處入犯大將棄城杜永和輩固處非其據耶陛下御極四年朱嘗易置一將帥其所繇來非一朝一夕之故就使東勳惟鵜貽羞當日在廷諸臣何不出一言以奪永和之印而永和以督代按之旨獨臣封還侯性薦永和卽眞總督之疏獨臣參論永和有疏侵臣在廷諸臣亦無出一言以助

臣之言者乃以事後之中傷逞其局中之傾陷乎臣知諸臣朋謀已非一日孝起揑奏不過發端卽如堵胤錫指稱密敕東人握君於掌生劫入舟云云欲興晉陽之甲首斥臣名此豈一死可以塞責今警蹕已次蒼梧東人幸不生劫胤錫流言已成夢語卽別加媒孽不辨自明但人既巧於伏機臣惟拙而俟命辦此一身還之造物使硜硜之念生可以對陛下死可以見高皇帝臣事畢矣伏乞聖慈速加誅殛俾臣得託命於天子之斧鉞不致殞身曖昧爲新政玷臣又何求焉

堡時政八失旣奏上震怒卽欲廷杖矣以先朝侍從初入且不測立言之由遣大璫密往五羊問李成棟成棟曰此直臣不可處也乃止疏下時已十二日矣成棟目不知書

得堡疏使人讀之驚曰朝廷尚有如此人乎既而又密敕成棟成棟具對曰彭年不過申明典制耳堡言官建言是其職掌邦傳武臣當提兵赴嶺與臣等共事疆場何暇與書生角口耶吉翔以文安侯掌錦衣衛各守其官可矣時謂成棟能知大體成棟歿後元胤始繳此敕也當是時大權旁落於貂璫鹵簿之手堡倡言宜還之閣部大臣大臣逡巡不敢當而天麟大拜出自邦傳之薦不忍背德天麟之子宿垣爲御史堡語之曰故事三品已上子弟不居言路公宜使令子引例迴避也天麟初奏上曰堡爲給事中極有名望在思文朝曾參鄭芝龍顧皇上優客之至是始怒堡復曰公謂堡忮公子耶香山將來其子乃垣中也堡誠愛公不忍使彼引公爲例耳於是監紀一旨恩怨判然矣胤錫至潯州移書式耜稱奉密敕云東人握君於掌一旦不戒生刼入舟聯不復有中土之望矣卿出可以畱先生共圖之而書中所指則以堡爲首惡式耜手札數千言力辯且曰此必吉翔輩之意上聞特賜面諭曰聯未與胤錫密敕卽頒敕往詰之然亦不行也胤錫既與滇差盟復私製平秦王敕印畀孫可望其與邦傳輩所謀甚異胤錫歿忠貞始泄其言嗚呼欲殺堡等一二措大何至費如許苦心耶然究之內外合算不過歸政於貂璫鹵簿之手耳貂璫鹵簿天子之所便而一切引繩批根又諸大臣之所不便堡禍阱日深不知引去則眞所謂下愚不移者矣

請處分第二疏

爲羣邪挾私修怨乘亂借刀懇乞聖明嚴加勘議定是非以行大法事臣自德慶聞言杜門待罪蓋謂至尊宵旰之際不欲多起爭端煩瀆天聽茲流言洶洶訟舌盈廷有欲結凶黨以毀臣者有欲嗾悍卒以劫臣者有欲俟忠貞諸勳臣至語陛下處臣稍不遂意卽自動刀者臣且歎且笑不意諸臣廁身士大夫而喪心無賴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一至於此也除臣六慼一疏稍悉潯南搆鬬本末至吳貞毓等公疏畢疏各有原委臣知死所矣安得不一言於陛下并告之天下後世乎夫貞毓恨臣不邀以輕邈官階一語抱誅心之痛耳不知臣尚未及其生平也憶當粵東反正之初貞毓奉心命宣諭此遠人第一覲瞻自當潔己守法乃身爲吏部侍郎而從勳臣成棟乞一縣缺得八百金使勳鎭輕朝廷無人至以堂堂天使留佐軍前隨出遷都廣省之疏其逢迎獻媚爲何如者向使聖意遂移今日又安得從容西上爲貞毓借端報怨之地耶程源以小人之尤妄談時務惟望高官平月給事改銜經略亞卿未命自署尚書貪淫很虐彈章積寸而要挾在廷必欲中樞一席及陛下命之出督又必欲閣部崇銜臣厭其爲人昌言於朝謂國家官爵豈得繇心今日文臣妄思跋扈源遂主謀蜚語結黨圖臣矣是時郭之奇欲得少宰萬翱欲得尚書邀臣同盟臣辭不赴而之奇又搆勳臣杜永和排陷禮臣黃奇遇臣以其傾邪反覆露章劾之此則臣結怨四

人之本末也尤可笑者四人胸中尚有詩書出身儼然科目乃擁一茶傭酒保之朱謀璽奉爲腹心張獻舊袂白棍假宗玷汗玉牒掛銜外遣指使京卿旅進旅退是何面目謀璽特求差不得求巡撫不得耳孝起薦四巡撫不行耳不得其志不行其言倡黨人之說入誤國之文未無足怪若李用楫稱成棟爲老伯呼元胤爲大哥者甫離端水亦肆反脣問之寸心能無汗下耶總之提撥緣人等於傀儡而日煒出之奇門下亦攀稱元胤宗兄臂鷹則鷹呼犬則犬不脫衙官賤相耳其餘列名公牘不問因緣至單本指名未足比數程士鵬是馬吉翔幕客朱議霖即朱議霖胞兄魏光庭係吳貞毓傳書走使吳霖又王化澄得意門生望氣占風挺身取悅更可付之不論不議之中矣嗟乎以此輩而欲定千古之是非歟一時之功罪豈其然哉夫繳印掛冠與虜入南韶有何干涉貞毓輩借此爲結懽邦傳之羔鴟并爲去輔化澄天麟入直之媒耳作色而論封疆合算而催枚卜孤臣就僇直道無人使東西路斷蝸角縱橫大者持權小者拜級於四郊多壘之時遲報怨讐私之舉不知於祖宗社稷利害何居而預張勳鎮之兵威伏偪脇乘輿之祕計無故而夜謀賣吠暗劫明攻誰爲把持誰爲挑激誰爲挾制可以殺臣之身不可以箝臣之口可以使傳南一路快意夙嫌不可使楚粵諸侯甘心袖手也臣立朝一年無功有罪穴胸斷頸亦不稱寃未嘗恃言路之勢騙一錢未嘗借勳鎮之力升一官以此身見陛下而生

以此身辭陛下而死一絲不挂寸斬皆恩但乞敕下法司速行定獄公論不可不著國法不可不伸永息幕淩急圖戰守無使宵小日夜構煽諸勳鎮別起風波則微臣報國癡心尚不至貽憂君父臣死瞑目矣

嗚呼堡乃今而知性命之不如官也夫貞毓輩所爭不過官耳然貞毓源翰皆以癸未榜爲尚書侍郎矣之奇於隆武間納銀二千兩始復冠帶未嘗一日立朝而官詹宗伯亦不可謂抑之也峻擢稍緩而堡遂當殊死則貶人之級奪人之爵者豈不當族滅哉堡於法紀淩夷疏中有云今之高官皆利苗而竊位有識者方以爲恥而要求無藝雖八座三台不足當其一盼即如吳貞毓之尚書又以爲戶部而有所夷然不屑也此貞毓所爲傷心也夫堡即爲是言罪亦不應至死若援貞毓之例則堡特疏糾人或至再至三而猶不已者豈不又當族滅哉然而堡僅以遣戍行則眞天子之恩矣堡嘗曰國家不中興則官大亦無益若能中興吾輩以七品京官歸拜祖宗墳墓未爲不榮也奈何顧影汲汲惟恐不盡乎是言也雖自號爲君子有不樂聞者矣而況於此曹耶堡既無請不拒而貂璫鹵簿無人不收宜其及矣雖然法故以命抵命而貞毓輩乃以堡之命抵其官非堡之性命輕於官而貞毓輩之官重於性命也是堡之過也

嶺海焚餘卷下終

右嶺海焚餘三卷明金堡道隱撰堡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中崇禎十三年庚辰二甲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明史無傳此書皆其職居披垣及一切封奏之作也明當隆永之際僻處海隅大勢已去堡獨能奮不顧身犯顏極諫彈劾不辟權貴眞學成棟所云朝廷尙有此人者也所上疏如中興大計時政八失諸議無不憤激敷陳規切時事使當日擢用其言以爲恢復計明之存亡或未可知乃在廷諸臣猶且媒孽其短不使安於其位必置之死地而後已良可歎也國亡後堡祝髮爲僧又復高尙不事抗志以終其節操爲何如哉觀於論陳載逃疏引范滂之言曰身死之後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媿夷齊然則堡之甘自埋曖希軌西山蓋素

所蓄積然也苟有好事如篁墩程氏作明遺民錄以繼宋後知必與謝枋得唐珏輩後先輝映矣書凡四十餘篇文則稱心而言浩乎沛乎不在蘇文忠下昔人評子瞻文其過人處在能說得出不但見得到余於堡亦云然其書世無刊本藏家無箸錄者蓋舊在禁燬之列今假睹閟篋鈔本積讀一過因綴數語以歸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歲在癸丑隘堪居士孫德謙謹跋

徐氏南州書樓藏原刻本

禮部存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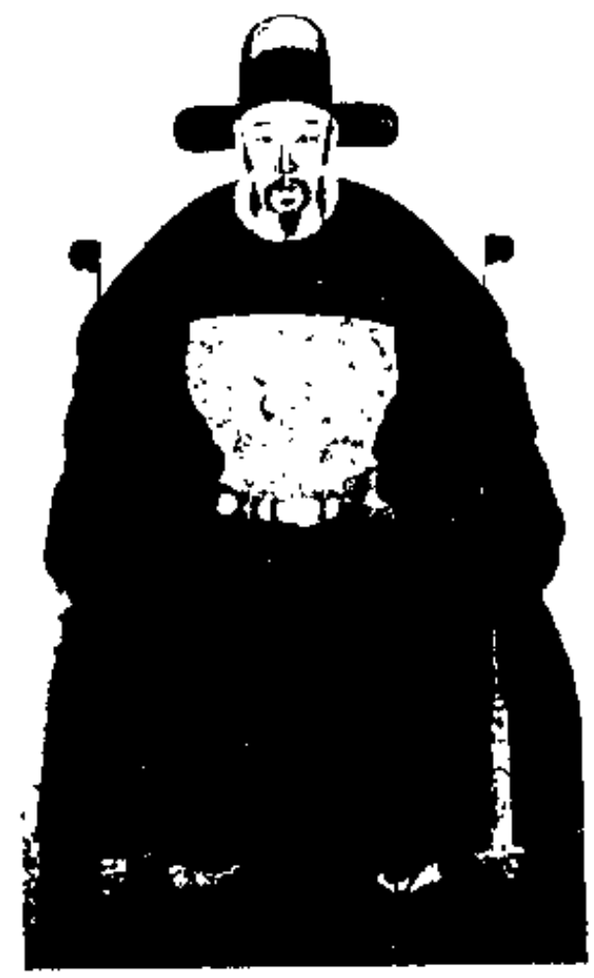
吳鐵城題

禮部存稿序

禮部存稿八卷，此陳文忠公子壯崇禎八年九年爲禮部右侍郎時之存稿也。陳文忠貞忠殉國，其節烈常垂宇宙，乾隆南海縣魏志陳子壯傳，謂其平生著譔多散佚，所傳有經濟言南宮集禮部堂稿練要堂諸稿，道光南海縣志本之，故藝文列有禮部堂稿，惟阮元道光廣東通志陳子壯傳雖列有禮部堂稿，而藝文則但列練要堂前集六卷後集五卷，小注云有練要堂集並南宮雲淙等集，其禮部堂稿之名已削而不錄，同治廣州府志沿之，藝文但有練要堂集而無禮部堂稿，余參考省府縣各志，竊疑修志者均未見禮部存稿一書，自乾隆南海魏志稱爲禮部堂稿，原書是存稿而非堂稿，堂字已誤，道光縣志沿之，藝文僅列其名而不言卷數，阮通志事事核實，故於陳子壯傳仍列其書名，而藝文則並其名亦削而不錄，蓋此書之散佚久矣。伍紫垣嗣粵雅堂徵訪廣東文獻著述，其刻粵十三家集時，陳文忠公集乃據練要堂集秋痕二種殘本彙編，而禮部存稿全屬奏疏，乃無一篇採入，蓋刊十三家集時，根本未見此書，信乎南海魏志所云子壯平生著譔多散佚矣。考此書本省外省藏書家目錄亦未見著錄，近始由慈溪耕餘樓散出，余收入南州書樓庋藏，雖八卷中多屬例行疏草，無偉大文章，然如調護東宮輔弼宗藩，子壯平日立朝大節，猶可略見，而崇禎八年戶部尚書侯恂奉旨集大小九卿議生財節財之道，子壯所提議皆切要可行，正可徵其抱負也。今即此書影印，一可補省志之缺，一可訂縣志之誤，惜乎南宮雲淙諸集已不可見，練要堂集亦殘缺不完，其完全者僅餘此而已，是可慨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番禺徐信符序

陳文忠公遺相



禮部存稿 像

陳文忠公行狀

公諱子壯，字集生，號秋濤，南海沙貝鄉人，尚書公諱紹儒之曾孫，太常公諱熙昌之長子，母太夫人朱氏有身時，夢神人以丹桂花枝拂其腹，曰：俾爾生兒流芳百世，及誕，異香滿室，少穎異，四歲受書，一覽成誦，七歲能文，尤敏於詩，時有神童之目，中秋節太常公讌集賓朋，是夜微雲掩月，有客曰：占云天公今夜意如何，不放銀蟾照碧波，公應聲曰：待我明年遊上苑，探花因便問嫦娥，後果應詩讖，年十歲，遍通經史子集，萬曆丙午科太常公發省解元，公蹶然起曰：我不爲國士無雙，是不肖也，奮志下帷者五年，萬曆辛亥，公年十六歲，試冠邑弟子員，萬曆乙卯，公年二十歲，中式鄉試第八名舉人，次年丙辰，隨父太常公赴都會試，是科太常公登進士，授平湖令，公下第歸省，始婚，夫人方氏，萬曆己未，公年二十四歲，成進士，廷對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同充修史館，天啓元年辛酉，奉使祀南海神，

回京供職，魏閹忠賢見公才鋒卓絕，欲羅致之，公峻拒，天啓四年甲子，出典浙江鄉試，發策問歷代宦官之禍，公自作策進呈，畢，還京陛見，歷陳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語極痛切，閹黨不平，魏閹曰：方今爵賞之權，操之自我，彼少年新進，不識什途緊要耳，若以遷除餌之，終當出我門下，閹築塢落成，欲扁元勳二字於堂，以示威尊，以公善書，道客乞公題，曰：書此當得好官，公堅却之，客又極道閹勢能生死人，公怒罵客，語刺閹，於是閹恨公甚，思中傷之，太常公時爲吏科給事中，疏劾閹，閹譖於上，因并諷其黨摭浙江鄉試錄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以爲誹謗，於是父子同日奪官歸里，公雖家居，心懷廊廟之憂，託於吟詠，以抒忠憤，嘗秋日自遣，歷述斥拒逆閹之奸及逆閹獄剝羣紳之慘，娓娓五百餘言，成長篇詩曰：生長海之濱，所遇無全慧，徒知讀父書，頗與聞祖制，洪武庚戌詔，創科草昧際，時務需直陳，簡略在文藝，宋解拔時流，造士歸純粹，累葉儒風開，恩數超無二，肅皇典禮興，考官不稱意，別發自英裁，臣軀甘杖斃，自憐輪囷非，不中萬乘器，翔冠遇神祖，得事今皇帝，父也入省垣，分直聯班侍，諫劄傳人口，金貂側目視，賤子乃循資，謬登大藩使，副考曠虛懷，房司遵約誓，一展生平愚，以茲當獻替，未曉三人聲，先徵五雲瑞，馳闕進天子，微文諒不諱，稽首論大權，容聰幸蚤計，泯泯聖明憂，將踵漢唐季，幾回矢劍心，廷檻高嘽睨，前賢四諫稱，聞之有餘愧，翰苑忝虛名，耳食思羅致，內外互賁緣，同朝工餂試，郫塢綽題新，乞我元勳字，餒我以遷除，嚇我以械繫，聞此憤塡膺，拒客動高置，我生命在天，區區敢爲崇，肯以筆札勞，而供糞除隸，中旨固隱微，實與此時值，賢書等罪書，所坐應謗誹，父已駐天南，極奪傷連累，一門辭蹙加，妻子旅魂悸，去國極踉蹌，中途糧不體，痛臥長江干，伯爲拂行袂，入門粲華髮，驚喜若夢寐，母氏慰勞深，父也從容示，疇昔省垣中，久已灼此事，槩若或非愚，偕隱多君賜，我躬不閟後，動色皆顧忌，喪筋疾雷閃，

高天何日霽，瓜葛盡株蔓，四方走緹騎，詔獄剝羣紳，有若遊屠肆，出守滿邊津，體貌凌大吏，襲虎各負嵎，可憐鼠輩九列厚奴顏，三臺率竄媚，尸祝流瀋鎮，茅土爵延世，不避勸進名，且援專征例，汙淖太學傍，推崇配禋祭，築怨歸大工，沉冤激天地，聲穀千家裂，敗里轟震巽，煨燼朝天宮，虐燄乃益熾，司馬發危言，棄之若敝屣，片語下綸扉，敷張代望製，盡倒文翰權，苦欲箝一切，屬意科場規，亹亹中重厲，鉤黨舉臣名，招搖學術僞，倡和一至今，文網密窮治，草莽實不才，毋乃拾其細，縹緲章句餘，反復深知戾，淪淪秋風飄，耗盡江湖淚，耳垣正有人，援毫一申記，有硯終須瘞，有口合先閉，詩出人多傳誦，時鉤黨獄成，矯詔紛出，吾粵之以大中丞按臨者，爲魏閹私人，日尋公隙，得公詩，即密報閹，愛公者莫不爲公危，公殊坦然，閹得公詩在丁卯年七月，抵其詩於地，曰：此人欲爲周順昌耶，因顧謂其黨曰：前三月逮周朋昌於蘇州，吳民倡亂，今若遣緹騎捕之，彼應嶺海，萬一生

變將若之何其黨曰矯詔以起用召至京師然後逮之可無慮也方欲行其謀會八月莊烈帝即位十一月逆閹伏誅說者謂公詩痛哭之言可作天啓數年間實錄恨不留諸史館云崇禎元年戊辰詔起諸言事者公以左春坊左諭德召用公父亦遷吏科都給事中值病卒詔贈太常寺少卿制書曰憶貂璫煽焰之日正螭首濡毒之辰射隼高墉周無暇計於利鈍抒忠丹陛亦罔慮及於身家植千載之綱常極一時之寒謂誰從媒蘖大肆苛求以爾子賢書爲罪書致爾官棚篋爲謗篋俱從削奪罔念貞良朕掃除虐政振拔孤忠登爾子於論思啓沃之班嘉爾品於紀綱法度之上又曰汲孺排閎于秋共錄其忠史魚尸諫百世猶高其直爾恂恂有道溫溫恭人乃履危地而無改容迨臨大節而不可奪得則欲行於天下隱則施教於有家有子作我師臣何殊爾夙省左右身雖不逮道已留餘時公父子忠義暴於朝廷制書褒美人皆榮之公居憂哀毀服既闋不入官崇

禎四年辛未公以資深起詹事府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五年壬申纂修玉牒告成六年癸酉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充經筵日講多所啓沃每進講上動容傾聽尋署本部事敏練掌政奏對動合機宜蒞事三月董率司屬剔刷積弊數年來不決之議未覆之案疏通成就部中爲之一新七年甲戌上御經筵詔諸儒臣廷對便殿給筆札令擬票疏稱旨者九人公居最上屬意且大用八年乙亥流寇蹂中都燬皇陵上素服避殿召對廷臣當軸惴惴恐獲罪欲狹小其事以奏之公謂人家邱隴有傷其一抔一樹未有不切齒痛心者況陵寢遘此非常言孰有大於是於是極言寇變首請下罪己之詔以感發忠義周咨九列激昂呼籲於綸扉之中又復條上時務十二事上嘉納之詔行其十事焉公感知遇言無不盡或謂公曰公於言行直則直矣盍思自免於禍乎公曰何謂也或曰中使上之近侍也邂來甚見寵而公疏有請復祖制之舊盡撤內遣無俾干預政事則不利於諸閹矣大同總兵王樸交結近幸冒報功績越俎藩封而公條議駁之則不利於諸鎮矣宗藩上之至親也其請護衛請牧地亦小故耳而公每事裁抑使不得逞則不利於諸藩矣閣臣總理朝綱各部事務均聽稽覈人孰不競爲趨承而公以冷淡應之此後部中之事固不望其覆庇必將加以吹求且人臣安得事事可對君言而公每奏對發其奸欺則不利於綸扉諸公矣當今之世直道難行萬一天威震動則謂人之從而媒蘖以罪公者豈其微哉公笑曰然則吾將浮沉俯仰竊位苟容乎吾惟知致身不知禍福也後每奏事言益危悚會唐王周王當以禮節小故劾各大員皆下獄論治公慮外藩勢重有司不能舉職抗疏捄之又適有詔宗室中具文武才者許改秩受職公以宗材受職僭事可虞復抗疏固爭陳五不可宗藩引前代故事交搆公以爲非祖開親革職刑部問擬公次子上延輟食痛泣跪請曰大人公忠許國勞苦若此兒將爲大人申雪舊

一不得達則擁母至朝房挽閣老之裾連日哀號必脫父然後已公叱曰童子何知而輕言也遂詣獄公在獄中語人曰初覺身之大於地也久之身小而地大道家縮形之法禪家觀想之功於此乎悟則海外神山極樂淨土亦如是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正謂此矣遂欲取文王以下人事稍著者編爲獄史以蘄心不果鄭壁有韓非子太史公書太白東坡諸詩文隨手覆涉以自遣餘則彈琴一曲濁醪一杯與總河劉榮嗣命一詩總兵俞咨皋布一奕榮嗣工字畫喜音律北人操南音悠揚多致有琴歸鑾下餘能幾鶴到籠開傷已多句公亦爲之感愴時公門人陳之遴爲省父祖苞備兵寧遠值公有事遂淹京師爲經理家事竭力奔走常同上延入閨省公相對欷歔公曰古人名位勳庸赫奕當時言高行博聲施後世遭此者固不鮮也況人臣事君致身生死聽之又何悲乎遴收淚出一日博平侯郭振明屬其私附耳上延曰皇上宮中問及若事聖

母娘娘正色而言。帝欲平治天下。奈何殺忠臣。至於垂涕。帝亦動容久之。好語尊公。日下且大喜。上延私以報公。公抑之曰。寅中邃密。外人何由得知。汝無妄言。吾置死生度外久矣。時將屆萬壽節。又值履端節。闕中故事。是早齊依官班向天北拜。或謂囚服不宜拜節。或謂朝中亦有青衣小帽拜於墀下者。公謂君親壽考。無日忘之。眇爾罪人。容知改歲乎。於是拜聖節不拜年節。人以爲知禮。丙子正月初九日。御史徐之垣抗疏揭曰。人臣之事君也。以盡言爲忠。人君之馭臣也。以容言爲大。皇上破格蒐擇。既薦舉及巖穴矣。宗室之英。擬行簡擢。蓋網羅一代之材。廣爲國用。固亦欲其展慮抒猷。非欲取寒蟬仗馬而徒充簉羽也。乃禮部侍郎陳子壯。獨以宗秩換授一疏。仰荷嚴譴。臣甚惜之。乃者皇上諄諄頒諭。惟在諸臣各修職業。子壯寵叨寅清。密參啓沃。宗藩大政。自其專責。則凡杜漸防微。私憂過計。皆職內所得言者。使言而當。則皇上自賜轉圜。使言而未當。亦必存懲

恕之款談。而恢高深之雅量。當此三陽履泰。載啓寅幃。而頒寬大之詔。恤講讀之勞。政惟其時。臣言官也。夫亦恃其所當言者。冀無失言責。皇上俯賜惠聽。使天下曉然知聖主本樂受言。不致以言爲諱。自是六科顏繼祖等、十三道林棟隆等、吏部尚書謝陞、太常卿李日宣、戶部給事中汪惟效、工部給事中郭九鼎、御史葉初春、詹爾選、金光宸、刑部主事錢啓忠等、先後公疏申救。時皇上既感太后之言。及覽諸廷臣之疏。知公之忠。意稍解。下閣臣會議。先是大學士溫體仁事多壅蔽。宸聰。公在講筵。每發其奸。因此憾公。是日詔下會議。遂極言公欺罔罪。未便釋。票擬下刑部問議奏奪。三月初七日。刑部尚書馮英、左右侍郎朱大啓、蔡奕琛、奉旨鞫問。公叩首龍牌。供詞云。世受國恩。蒙我皇上再生賜環。以至今官。誓將竭忠圖報。安謂國家大事。職掌所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戇直。獲罪繫獄。雷霆雨露。莫非主恩。總之投誠歸命於皇上。以聽執事之具覆而已。問官默然。唐王聿鍵溫體仁皆授意馮英等文致公罪。英等陽應之而懼干物議。適工部侍郎劉宗周以枚卜召入班行。倡言公疏實忠君愛國。并非欺罔。與溫體仁往復爭論。義形於色。又朱統鈺以宗籍選授。排羣咻而申公讜。乃得旨准配贖。公於八年乙亥十一月入獄。九年丙子四月出獄。凡五閱月。時得罪諸臣無報名謝恩之例。公自惟侍講筵久。蒙上眷頒深恩。一旦建議不合。草草去國。心難恝然。具疏於通政司。寓忠愛依戀之意。家人環跪沮諫。諸司屬聞之。亦來相勸曰。天威不可再試也。公弗聽。事上疏行謝恩禮。取道南還。公既歸。闢雲淙別墅於城北白雲山中。寄情詩酒。復修南園舊社。一時諸名流區啓圖、名懷瑞、曾息庵、名道唯、高見庵、名賚明、黃石傭、名聖年、黎洞石、名邦瑊、謝雪航、名長文、蘇裕宗、名興裔、梁紀石、名佑逵、區叔永、名懷年、黎美周、名遂球、及公季弟名子升、共十二人。稱南園後勁。各有詩集行世。遂球、番禺人。執贄門下。師事唯謹。公亦雅愛重之。師弟二人往

往於月夕花朝談及時事。輒欷歔流涕。人莫知之也。公又常榜少陵句於雲淙門首云。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長蓬蒿。識者知其有憂世之心焉。一日公弟子升偕友陳邦彥謁公。邦彥字會份。順德人。時尚爲諸生。公一見與語。驚曰。此奇男子也。遂與訂爲昆弟。因下機館之。使誨上延上圖。課讀之餘。嘗與之縱談天下事。邦彥指陳形勢。條舉策畫。悉中當時利害。確然可見之施行。公益重之。語人曰。吾粵之士。胸懷經濟大略而不以經生自局者。會份一人而已。崇禎十五年壬午。起復原職。同充會典總裁。公以親老辭不赴。召。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闖賊陷京師。公聞煤山凶報。率諸縉紳成服於光孝寺。設位哀臨。泣血幾死。聞福王以神宗之子受監國寶於金陵。即位南京。八月初三日。公拜本助餉以佐軍需。十月起公禮部尚書。次年乙酉正月。公赴金陵。尋以本部兼詹事府正詹。時首輔馬士英專典機密。與阮大鋮朋比爲奸。導上聲欷。不恤國政。嘗從容語公曰。主上

教演優童。君與錢謙益素號多才。曷各撰新詞。使宮廷按拍而歌。傳之樂府。亦藝林韻事也。公愀然曰。如公言。將使我作玉樹後庭花之續乎。神州陸沉。國家多難。爲人臣者。當責難於君。宵衣旰食。以圖興復。而乃君臣樂禍。遊宴歌舞。此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馬士英大慚。由是與公有隙。公每有謀策。輒沮不行。五月初九日。聞大兵破揚州。尅日將薄金陵。公趨朝請旨。設法守禦。爲馬士英所阻。不得入覲。往會掌京城戎政忻城伯趙之龍。條陳守禦機宜。趙之龍曰。聞史可法錢揚州。竭力守禦。太小十餘戰。自謂能軍。卒致破敗。今南京人情洶洶。兵微將寡。各鎭之兵。不聽徵召。戰固無功。守亦豈萬全之策。公曰。今日之所賴以盡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者。非戰則守耳。至云守非萬全。然則尊意若何。趙之龍曰。予固未有勝算。然用兵而不計强弱。不問衆寡。是所謂驅羸羊而與猛虎鬬也。事必不濟矣。公知其有降意也。辭出。因念錢謙益平素交厚。往告之曰。

金陵尅日受兵。馬士英嫉賢妬能。蠱惑宸聽。趙之龍色厲內荏。心懷叵測。事勢如此。計將安出。錢謙益聞公言。唯唯而已。公曰。今亡在旦夕。竭力捄死之不暇。乃人各一心。太事去矣。長嘆而出。是夜三鼓。馬士英竟挾王與太后闔宮潛逃。次日公始驚覺。方欲追隨車駕。而大兵已逼金陵。師次於京城外之北郊。二十一日。趙之龍與錢謙益等出降。居民多出城逃避。公遂微服潛出聚寶門。沿路間關求王。聞王與馬士英走浙江。六月初一日。公過嘉興。時吾鄉鍾鼎臣爲嘉興府。邀公相見。公爲言求王不獲狀。且質所聞。鍾曰。道傳王走浙江者。誤也。吾前日得偵者言。馬士英乘敵兵渡江。危急之際。舍乘輿於太平。而以黔兵千人與阮大鋮奉太后入廣德州走浙江。王客太平。無所歸。會靖國公黃得功屯於蕪湖。由太平走蕪湖。潛入得功軍中。得功驚泣。率麾下搏戰。爲飛矢中喉而死。王被執北去。公聞大哭。卽欲引決。鍾止之曰。昔文信國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曰。爲宗廟社稷計。今聞神宗孫永明王逃竄兩粵間。君曷不南還擁立。以圖恢復。而乃效自經溝瀆者爲乎。公深然之。初五日過杭州。奉慈禧太后星馳還粵。集旅勤王懿旨於陳華卒家。遂取道南還。閏六月十五日。南安伯鄭芝龍、福建巡撫張肯堂等、擁立唐王於福州。改福州爲福京。公二十二日抵家。覲朱太夫人於五羊城。太夫人曰。聞南京已破。吾以汝爲死矣。王今何在。汝何自來。公爲具述君臣失散之由。及追尋乘輿之苦。泫然流涕。且以違侍久。依依不忍去。太夫人勉之曰。行矣。國破家亡。盡忠卽盡孝。汝毋以我在藉口。若徒知事我以生。是反速我以死也。公涕泣受教。秋七月初三日。公見粵督丁魁楚。言桂王之子永明王爲神宗孫。謀與迎立。魁楚曰。公猶未知唐王於前月十五日卽位福京乎。事見邸報。特明詔未到耳。公曰。福京旣立。斷無更立啓爭之理。魁楚謂公今將何如。公曰。肅宗以靑宮而克復。光武以支子而中興。但願君則以臥薪嘗膽居心。臣則以反首茇舍自戚。戮力同心。興復雪恥。上以答列祖之靈。下以慰兆民之望。爲臣子者與有榮施矣。何必以迎立之故。堅執成見哉。魁楚於是大服公。八月初九日。唐王起公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至十月初十日。唐王復遣使賢敕至粵。加幣聘焉。時有以前議宗室沮公者。故公未卽赴召。太夫人曰。新主英明。志圖興復。正以前議宗室。諒爾孤忠。故召用。更加禮焉。往哉何疑。二十二日。公遵慈訓赴召。唐王亦召公之門人黎遂球以禮部員外郎隨公同往。十一月十四日。公至雄府。時唐王以逆宗靖江王僭亂。懼其侵奪廣州也。乃復遣使加公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令與粵丁魁楚、贛督萬元吉同爲聲援。十二月初八日。有山賊擁衆敵千攻圍雄府。公厲衆登陴。而出奇兵勦殺之。乃捐資召募。得衆二千餘人。日夜訓練。將爲勤王計。至九月初旬。聞大兵入閩。總兵周之藩衛主戰死。唐王被執於汀州。公撫膺痛哭。語所屬曰。昔文信國有言。援立新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吾南還時

本議擁立神宗孫桂王永明王以延國祚。緣唐王卽位福京。其事遂寢。今福京旣亡。永明王近駐端州。殆天之所相。以兆光復。未可知也。乃遣人至端州奉表勸進。十月丁魁楚兵敗還粵。見公。告以敕兵取贛城。總督葛元吉赴水死。兵部員外郎黎遂球與弟進琪俱陣亡。公聞之太息不已。因以勸進端州事語丁魁楚。魁楚曰。吾有是心久矣。卽偕公以兵赴端州。與廣西巡撫瞿式耜定議。十月十四日。永明王卽位於端州。時閣臣蘇觀生兵敗南安。退入廣州。適唐王弟聿鐭與大學士何吾騶自閩入廣。南海關捷先、番禺梁朝鍾、曾倡兄終弟及議。蘇觀生遂與何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等、會議擁立。商之公。公曰。天潢之序不可紊。況端州已正大位。若必爲之。是啓爭端也。蘇觀生曰。兄終弟及。何謂紊序。卽起爭端。豈謂吾等甲兵不堅利乎。公曰。以兄終弟及爲宜。則端州之立。固所以繼南京也。且公等亦思今日僨事之由乎。自煤山遭變以來。南京則不二年而亡。福京則僅一年而陷。其時南京之倡議迎立者。馬士英也。而士英則以奸邪誤國。福京之決計擁立者。鄭芝龍也。而芝龍則以觀望喪師。良由諸臣徒以推戴貪功。不以興復廑念。以至宗社日移。國祚日短也。今公等不鑒敗亡覆轍。猶欲各據爭立。勢必至天潢之內。互爲敵讐。諺所謂鷸蚌相持。漁人之利。吾未見爲得計也。蘇觀生曰。君言擁立非功。何以勸進端州。爭非得計。何不勸端州退位。以成讓國之美。公知其意不可回。乃率所部兵出屯九江。建樹義旗。廣行召募。番鬼蛋戶聞公名多歸之。又命上庸說降諸山寨。招集流散。糾合義勇。待時而發。十一月初二日。蘇觀生等擁立聿鐭於廣州。是月初八日。永明王遣兵科給事中彭燿、戶部主事陳嘉謨、齎登極詔至廣州。諭以天潢倫序。爲蘇觀生所殺。復命廣州將陳際泰率兵拒端州師於三水海口。兵部侍郎林佳鼎戰敗死之。此後道路梗塞。凡上有敕詔授公。及公有表章馳奏。俱爲所隔。冬十二月。大兵入粵。部

院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潮惠。下之。卽用惠州符印爲文書牒。廣報平安。蘇觀生信之。成棟又令前軍效廣軍裝直至城下。是日觀生方隨聿鐭視學。或報有警。觀生殺之。而前軍已入東門。倉卒間兵不能集。聿鐭觀生皆縊死。何吾騶王應華等悉降。丁亥二月。永明王移蹕桂林。瞿式耜從丁魁楚出屯岑溪。成棟遣杜永和襲殺之。三月。永明王遣使齎敕至九江。授公東閣大學士兵禮二部尚書。總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又授上庸爲兵部職方司。使團義勇以濟師。公拜命後。欲趨行在。而未得。乃以所得募兵萬有餘人。於七月二十八日立漢威營。風雨驟作。中軍督字大黃旗敗於雨。墨模糊不辨。左右疑非吉兆。公曰。忠孝是吉人。卽吉兆也。遂密諭廣州衛招揮使楊可觀、總兵楊景燁、守將王天錫、王天授、勒兵城中爲內應。而令左州知州梁若衡設伏城外以爲之援。并傳檄諸鄉鎭。兵部侍郎張家玉、兵科給事中陳邦彥等起兵。爲東西夾攻之計。諸軍雲集響應。八月初二日。誓師於九江。分諸舟爲西營。戰艦計一千二百艘。將及廣州。總兵養師連殺其縣令陳億、監軍鄧乘等。以三水來歸。指揮白曾燦擒殺海道于華玉。遂復清遠。亦來獻馘。公乘勝率師進。擒殺銃臺總兵孟輝等。銃臺悉下。俄而西門楊可戴等伏先發。事洩。死之。梁若衡亦被執死。佟養甲遣盡換各門軍。警衛益密。我師駐五羊驛。連日攻廣州不克。初、公之約邦彥家玉起兵也。新會王興、應陽賴其肖、亦先後起兵。時李成棟旣定廣州。克肇慶梧州。敗走朱治憪。襲殺丁魁楚。前驅抵平樂。永明王由梧州道平樂走桂林。勢危甚。邦彥乃說甘竹灘余龍乘間發兵由海道入珠江。會合公軍攻廣州。以牽制西兵。成棟以養甲告急。飛馳赴救。僨余龍軍無紀律。就甘竹灘擊敗之。邦彥兵亦却。因乘勝回兵球江。與公軍戰。公遂解圍退劄三水。是時家玉乘公之攻廣州。奉師襲新安東莞。戰赤岡。據之。軍聲大振。成棟見公軍退。乃疾趨新安。與家玉會戰敗日。

家玉敗走鐵岡。八月十六日。公復約邦彥攻廣州。邦彥曰。今成棟攻家玉於新安。公率兵攻城。成棟聞警必急還。我伏兵禺埭州側。突衝之。而公以大艦迫其西。可以得志。望青旗而朱旂者。我軍也。公用其計。是日公攻廣州。成棟果引兵還。至禺珠側。邦彥以火舟衝之。焚數十艘。成棟引兵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天將雨。黑暗中公軍不能辨旗幟。疑皆敵舟也。追之。陣遂動。成棟回舟奮擊。戰方酣。忽風雨大至。波浪拍天。成棟援兵繼至。乘風順流。勢不可遏。師大潰。長子上庸歿於陣。公遂舍舟登陸。退還九江。適御史麥而炫起兵復高明。使人報捷迎公。公往高明安撫。遂命刑部主事朱實蓮與麥而炫同守高明。二十五日。公還九江。陰遣家人奉朱太夫人寓於高明三洲之馮館。時有九江舉人陳官紀私通廣城。密書納衣領。還奸細約敵來攻。爲邏兵巡獲。以書獻公。公拘官紀按之得實。數責以大義。未欲殺之也。諸將固請申軍法。以爲負恩叛國者戒。遂斬之。鄉人恨之甚。爭

啗其肉。須臾而盡。公嘆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彼與朱實蓮同領辛西科薦。均受國恩。蓮則公忠自矢。彼則廉恥喪盡。人之賢不肖相去爲何如也。九月初十日。公復治兵於九江。四路設伏。二十四日。李成棟率師環攻九江。見雄口無兵。成棟遂舍舟登陸。進逼中洲書院之後垣。伏兵四起。公率義勇五百人衝戰。斬其健將張虎等三十餘人。遂大勝之。成棟兵退。還舟解圍而去。十月十四日。公師攻新會。圍三日不克。往攻新興。亦不克。遂還高明。二十一日。大兵抵高明。公嬰城固守。人人自會。二十九日。南城崩。公登西城振臂一呼。諸將死戰。莫不一以當百。鬬死殆盡。人無變志。刑部主事朱實蓮、參將麥鐵櫓、遊擊陳冲、都司關熊、方從灼、守備何熙、中書范奇徵、舉人區銑、并義勇軍隊長林挺秀、梁應宸、趙宛符、陳瑞、潘文鑑、潘至愼等十四人俱戰死。兵部主事譚應龍全家縊死。時李成棟下令軍中生執公。公遂與麥而炫、區懷炅、區宇寧、曾貫卿、陸言、王鼎衡、自西門衝陣出逃高明之三洲。歸省其母。而朱太夫人已縊於馮館矣。公呼天擗踊。欲殮母而死。遂爲追兵所及。麥而炫等六人。亦同日被執。成棟親釋公縛。且命鄉人殮其母。又遣副將張英嘻公。設飲食供。且甚美。公流涕拒之。時張家玉陳邦彥俱戰敵死節。東粵粗定。而粵西告急於成棟。言瞿式耜守桂林。命焦璉復陽朔平樂。陳邦傳復潯州。合兵梧州。軍聲復振。成棟於是引兵而西。乃以公如佟養甲營。命張英監護。語以善爲安置。無相害也。十一月初六日。公入見養甲。岸然北面立。養甲叱之跪。公厲聲曰。我爲朝廷大臣。頭可斷。膝不可屈。養甲知其不可以威惕也。因霽威言曰。我念爾是年誼。欲曲意保全。俾知天命有歸。爾何違天自作孽乎。公曰。爾既負朝廷。何年誼爲。且氣數之天不敢知。君臣之倫當自盡。我神宗鼎甲。世受國恩。今日事既無成。一死以報而已。養甲曰。汝降生且富貴。否則族。公曰。但求死所耳。他非所計也。於是養甲蒞東郊。先殺御史麥而炫、行人區懷炅、知府區宇

寧、知縣曾貫卿、守備陸言、參將王鼎衡六人以懼公。公且笑且罵。養甲怒。遂磔公。時正晝黯晦。大雨震雷。郡學兩楹無故自壞。觀者咸以爲忠誠所感云。養甲欲夷公族。後每出堂。見公呼呵。至門。指己忿罵。養甲懼。故所執親屬皆放還。惟上延上圖繫獄。次年戊子閏三月十八日始出之。殮公遺體於光孝寺之邵宅。公殉節時。年五十有二歲。永明王命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吳貞毓設祭九壇。贈公太師上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南海忠烈侯。謚曰文忠。子三人。上庸。兵部職方司主事。殉節時二十七歲。贈太僕寺少卿。次上延。蔭尚寶司丞。三上圖。蔭錦衣衛指揮使。

九龍眞遺示余此狀。謂得諸故家傳鈔本。無撰人名氏。余取明史校之。文增於本傳者什八。其有同異者。史稱永明授公兼兵部尚書。狀作兵禮二部尚書。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史繫母縊於被僇之後。狀在公殉國之前。史贈公番禺僕。狀作南海侯。冠以忠烈字。其足補明史未備者。史

於福王起用下卽云至蕪湖聞南京失守若未屬宏光之廷者狀則歷敍官南都時見嫉馬士英有謀輒沮及與趙之龍錢謙益商戰守諸語皆關興亡大計史但言與蘇觀生立君異議狀則備舉往復抗爭之詞所云以推戴貪功不以興復廬念尤切中南中諸臣營私誤國之病至所據以屬詞略可考見者如所載魏閒乞書長詩自遺洎整頓禮曹陵變陳言並詔獄事首尾具詳文忠遺集中記約陳忠愍攻廣州事見忠愍子恭尹所爲行狀其他雖無可考然觀其排比月日纖悉靡遺似出公自記公與陸夢龍書云日不敢玩而時有記見錄要覽集題辭或門人日錄故能翔實若是宜阮通志文忠本傳於正史外不取稗史一字獨此篇則書之累牘而不殺也顧其紀載之指務極周詳致去取之閒不遑精擇利鈍雜陳讀者拾之眞逸請余爲潤色辭不獲命乃蒐采諸書加之參考大要以阮志爲本阮志於狀頗有點竄阮志所無則取它書斟酌之訂其譌脫省其冗累非敢謂詞必雅馴亦庶幾乎勉竭愚管稍副前人留待之意爾又行狀之體或乞文達人昌黎馬棗狀之比或請牒史館昌黎撰狀之比例於篇末致詳而此狀無之阮志引有所著有經濟言南宮集禮部堂稿練要堂諸稿十八字而此狀無之且有經後人竄改顯然觝牾者則展轉鈔傳已非當日完本書至此益深人懷古之思而歎拾遺訂墜之良非易易也丙辰七月望日萬年青室主人島中記

按狀中敍事稱天啓崇禎曰上稱宏光永歷曰王又曰上稱文忠兵曰我師而稱國朝之師曰大兵又曰成棟兵曰敵如此之類觝牾甚多疑此與張文烈陳忠愍行狀俱桂王時作本以身居明代爲詞阮修通志時淺人改之以呈志局而有未盡也狀末無撰人姓名亦當時所刪萬年青室主人雖細爲考訂而於觝牾處並仍之以存其眞狀稱贈南海忠烈侯南海字同計六奇明季南略忠烈字同劉湘客行在陽秋蓋當時實有此贈特番禺侯是否改贈不可知也眞逸識

此行狀雖撰者不詳然較明史本傳及阮志爲周備近日李君景康從沙背鄉鈔得公之年譜乃其子上圖所撰敍述略與此同或同出一手未定也萬年青室主人乃丁君仁長九龍眞逸則陳君伯陶二君按語並有所疏證故並存之聞此文付刊時丁君曾略有刪改所謂省其冗累者是否飾辭無從臆斷黃君茲博有其原本今已失之不復可據以證明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校者識

禮部存稿目錄

卷一

請　東宮出閣講讀疏

查　東宮出閣典制疏

查　東宮出閣年齡疏

京察自陳疏

卷二

皇陵震驚引罪陳言疏

條列祭告修省事宜疏

請恭慰　祧廟祭告　寢廟疏

請申明各官素服疏

條議寬鄉實政疏

請擇日頒　詔疏

申請頒　詔日期疏

卷三

覆議宗藩儀節疏

救盧御史等官疏

辭　陵工　欽賞疏

卷四

議改授宗秩疏

配贖謝　恩疏

卷五

鄭府另起郡名疏

宗貢另名疏

祁陽王分城疏

旌獎晉藩二藩疏

旌獎鄭藩疏

旌獎惠王諸王疏

處科場各所官疏

處考試各官疏

處考試各官疏

磨勘南場各卷疏

卷六

鄉試教官一體編號疏

京學取額疏

議拔貢疏

請贈官三孝廉疏
表章孝經疏
修葺一統志疏
叙功生疏
卷七
會議增補祭祀錢糧疏
稟强王喪禮疏
代府監官襄事疏
議紀錄番官職銜疏

回奏魏文魁另局疏
覆祠祭司郎典疏凡一十九通
卷八
查朝鮮使臣回國貨物疏批詞論帖附
查光祿寺供應數目疏
復唐王啓
移中堂手本
報溫中堂札
生節議

題奏疏 凡四通

請

東宮出閣講讀疏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

子壯

題爲恭請

東宮出閣開讀以隆

睿養以培

國本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崇禎七年正月初八日

該臣等題前事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東宮出閣大典著候旨行欽此又該少保誠意

伯劉孔昭奏爲憂旱陳言懇乞

聖明俯垂採擇精感孚以昭

盛治事等因奉

聖旨這本敷陳亦見忠愛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

禮部奏爲

宗社第一至計

神器第一重託臣民第一顒望仰慕

聖明第一舉行懋

元良以培

國本事等因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覘惘忱仍著候旨行禮部知道欽

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古

帝王治化之綦隆國祚之最久者莫盛于周原

周之所以盛者懋建元良而蚤諭教也故成王

繼體守文之聖也而武王敎之于襁褓之中即

設三公三少親正人習正事道德仁義以爲規

詩書禮樂以爲習蓋心未逸而諭教則化易成

也洪惟我

皇上聖謨獨運深惟根本之重蚤正

儲宮之位七載于茲矣

震器久安仰

啓賢之克肖蒙泉宜養優

作聖以乘時去歲歷該臣部及南禮臣等先後循

職疏

請俱奉
欽依著候
旨行靜聽經年未蒙
肇舉在
皇上或念
皇太子玉質幼冲少有所待乃光陰易轉而知識漸
開
濬哲雖出於
天
生薰陶則期於日進稽歷

列
聖儲學之則既已同符若視民間就傅之年亦且稍
過矣即
皇上慈義兼行愛勞並用動舉以禮慎于赤子之先
誨導有方宜于燕閑之際而美玉必加礱琢以
成其寶良金益受鎔鍊以顯其精慎選端僚用
累
資翼贊親賢好學此正其時伏惟
皇上留念昔之蚤建者所以敦
國本慰天下臣民之心今之豫教者所以毓
元良重
社稷生靈之寄乘此暢遂奏和謳歌
令節天時人望允爲兩順懇
賜允俞
勅下閣臣及臣部將一應講讀事宜開坐題
請擇吉舉行則
潛德裕而
聖功修億載無疆之慶端在此矣緣係恭請
東宮出閣開讀以隆
睿養以培

國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覽奏請東宮出閣開讀具見忠悃還查
朝典制詳奏
查
東宮出閣典制疏
題爲恭請
東宮出閣開讀以隆

睿養以培
國本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八年正
月二十八日禮科抄出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子壯題前事本月二十六
日奉
聖旨覽奏請東宮出閣開讀具見忠悃還查
累朝典制詳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
竊以
典禮之重者莫若護翼
元良而克成
聖德故
哲命之貽在厥初生
太學之設以教胄子
訓所爲昭垂孫謀所以宏遠胥此道也仰窺
皇上每事率
祖及時訓
儲區區竭誠以出閣上
請幸荷

累
朝典制上自
太祖高皇帝以及
神宗顯皇帝
列
聖豫教亦云大備謹將
會典開載及節次題奉
禮部存稿 卷一 六
欽依逐一閣具稍爲條貫以便
御覽伏祈
聖裁至於舊例講讀合用僚屬等項官員及應用官
較儀仗器皿書籍等項一應事務繁多必須豫
行備辦始光
大典恭候
命下臣部行欽天監擇吉并將前項事宜查照舊例
先行揀選整辦施行緣係恭請
東宮出閣開讀以隆
睿納此實
聖明奉承
宗社慰答臣民之盛心臣等不勝欣躍對揚恐後其敢
不悉心詳查以備採擇所有

睿養以培
國本事理未敢擅便謹開坐具題請
旨
崇禎八年正月三十日具題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東宮講期尚未奉欽定何遽以儀注具奏著遵
旨詳查
累朝出閣年齡及一應豫行整辦事宜各典制奏來
查
東宮出閣年齡疏

題爲恭請
東宮出閣開讀以隆
睿養以培
國本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八年正
月二十八日禮科抄出本部署部事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子壯等題前事本月二十
六日奉
聖旨覽奏請東宮出閣開讀具見忠悃還查
累朝典制詳奏欽此又該臣部於本月三十日題同前

事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東宮講期尚未奉欽定何遽以儀注具奏著遵
旨詳查
累朝出閣年齡及一應豫行整辦事宜各典制奏來欽
此又該南京禮部右侍郎孔貞運奏爲
元良諭教宜蚤臣民顒望甚殷仰懇
渙發綸音以光
盛典以協輿情事崇禎八年三月十六日未
聖旨覽奏具見忠悃著禮部遵旨速查

累朝典制具奏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
元良諭教臣等俯循職掌仰奉節次
申綸既不敢率意冒陳尤不敢後時緩請謹查
累朝出閣年齡
二祖
列宗二百七十年以來皆以慎端蒙養向學親賢爲
宗社第一無疆之本計自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
乾坤再造
典制初舉而洪武元年永樂二年隨即
命皇太子出閣講學雖年已稍長而開創伊始猶孜
孜爲預教之圖何其殷且篤也嗣是厥後
孝宗敬皇帝以九齡
武宗毅皇帝以八齡
神宗顯皇帝以十齡當斯時也尚有欲候嫡出者
冊立稍待則出閣之期亦自稍稽今

皇太子誕育自
中宮
龍飛肇啓
鳳德首鍾向之蚤建所以重
國本則今之蚤教正所以作
聖功此臣部職掌所重與南禮臣惓惓懇
請謂襁褓中猶慮其性習相成
皇太子年茂七齡
睿識日開及時培養有萬不可緩者固同此葵藿

之忱矣至
累朝典制除儀注外臣部已節入前疏條款不敢贅
瀆若一應豫行整辦事宜各有司存其講讀僚屬例
應翰林院擇品行端方者斯可以克副型範侍
衛官較例應錦衣衛選小心謹練者斯可以克
充任使儀仗器皿例應工部蚤爲製造斯可以
黼黻
青宮之威儀再照讀書處所則
文華殿東廂房應否從新煥飾統候

欽定
勅下內閣及臣部轉行各該衙門豫行整辦併請
明旨勅令欽天監擇吉舉行庶
大典以光而大本以正矣緣係恭請
東宮出閣開讀以隆
睿養以培
國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八年三月十九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東宮講期既查有
朝出閣年齡著於十歲擇吉舉行講讀等官務愼選
端良倂侍衛員役臨時揀充具奏文華後端敬殿
及一應儀仗器具該衙門查照典制預行修造不
得延誤
京察自陳疏
日講官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臣陳子壯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重計典事該吏部題奉
欽依六年考察在京官員叨列三品例應自陳臣
繇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五
年側籍爲艮恭遇
皇上賜環通敘前資歷陞今職伏念臣海濱下士史
局猥流蒙
大造予以再生即寸長因而並錄編摩久曠塵窺
祖之謨筆札虛縻未就
諸王之表何承乏於

講幄旋旅進乎卿階恒仰
典學之高深多飈言而莫及更兼佐禮於夙夜有捄
遇而不遑稽古爲榮負此遭逢不偶因人成事
總之報稱全疎況此後之責任愈煩則從前之
愆尤倍積亦嘗聞君子知足之義而不免小人
且乘之羞正循省以難容苟竊據而不可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將臣罷免另擢才賢署掌部務則幽
黜不遺於
嚴近而明試愈奮於臣工矣臣無任悚息待
禮部存稿　卷一　十二
命之至
崇禎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陳子壯直講佐禮學行素優著照舊供職吏部
知道

禮部存稿卷二

題奏疏凡七通

皇陵震驚引罪陳言疏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子壯

奏爲驚聞

陵變引罪禮曹敢竭愚忠用抒國憤事前經臣部恭請

皇上十二日御

經筵欽蒙

禮部存稿　卷二　一

允俞忽聞傳免之命中心怦怦莫知所出隨於是日

進署視事接有鳳陽按臣吳振纓一揭據稱鳳

陽

皇陵享殿北明樓門廡等處俱被賊焚毀臣心魂割裂

此何等異事凡爲臣子同讎之義不共戴天無

論與有地方之責者均無可逃罪而臣且備員

九列庸容尊俎變生

陵寢尤切禮司即不及斧鉞之加其何以苟安朝著之

列故願

皇上睿斷處分先自臣始抑尚有欵欵之愚不能自

已者古之帝王其道雖隆其言每過咨嗟告誓

一則以四海困窮爲已憂一則以萬方有罪爲

已咎今日之事大要

君明而臣不良斯上作而下不應醜類公行釀禍至

此乃一切調兵遣將見諸敷陳傳之

批答者非不纍纍可觀然臣尚以爲第二務也臣

之所急惟在收拾人心激發忠義欲其如是不

得不望於

禮部存稿　卷二　二

皇上以仁孝之思頒罪已之詔與天下寬租蠲派示

以惇大以防瓦解之漸懸賞格以勵忠勇但期

剪蕩速杼國憤則文法可槩省也蓋

神聖之舉動邁今軼古惟

近密諸臣知之極眞而或恐四遠以此非嘗創見今

日易搖聽聞用是不避芻言致厪

宸慮統惟

皇上鑒察施行臣先奉

旨祀歷代帝王分獻當肅遵行禮畢仍束身待

命無任悚息隕越之至

崇禎八年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陳子壯著即條列祭告修省事宜具奏餘已有

旨了該部知道

條列祭告修省事宜疏

題爲遵

旨條奏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八年二月十三日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

鳳陽等處地方兼理海防戶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今任俸楊一鵬題爲確查流寇焚

刼情形等事奉

聖旨據奏

陵享殿明樓門廡俱被焚燬朕心深切驚痛其遣官

祭告恭慰及作速估計營葺倂應修省事宜禮工

二部即條奏來行根本重地楊一鵬全無偵備致

滋異變倂吳振纓楊澤俱革了職錦衣衛扭解來

京究問總漕事務著劉榮嗣暫代巡撫剿賊事務

著朱大典星速往代吏部一面具本來行田光宇

萬文英朱棐楊如桐陳國徐士選俱著革了職該

撫按提問究擬罪宗散失的著訪查下落具奏朱

國相照例議卹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查得

郊廟社稷山川諸神皆

天子親祀國有大事則遣官祭告又查

大明會典內開凡

國朝以來雖叠有虜警

諸陵晏然惟嘉靖二十年四月五日

仁廟倏忽火起延燒

太廟昭穆羣廟

成祖廟主同燬變出異常當時

世宗肅皇帝頒詔天下內稱力疾奉慰

祖宗于

景神殿祗戴罪奏謝于

上帝皇祇告于

太社太稷遣官遍祭百神書報宗室諸王詔示天

下臣庶又查崇禎六年

慶陵寶頂滲裂該本部具題遣官祭告本慰題奉
欽依在案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除修葺估計工
部覆議外臣恭照鳳陽
皇陵係國家萬世之丕基
太祖高皇帝發祥之根本何物小醜突恣凌犯焚燬震
驚此我
朝所僅見無典例之載存然揆諸子孫臣庶倉皇
惕怛之心亦已不謀而同辭合先遣親臣一員

速赴
皇陵祭告兼行恭慰禮
大地宗廟社稷山川應祭等神或
皇上躬詣行禮或遣官祭告大小諸臣朝參辦事各
應素服一切鼓樂俱行禁絕以在京禮成之日
而止斯一一可行者也其
頒詔一節已經臣前奏冒昧具請誠以
祖宗之陵廟同也
皇上中興與
廟皇帝孝思又同天灾人害偏此遭值自非洗發痛憤
與天下更始
皇上齋居之誠則至矣遐觀逖聽其能盡曉窘否也
如
俯採臣言則
詔書所載修省事件固應臚悉而推廣之使山東父
老快觀德化西河遠人驚見
九重舍今日何望乎斯又一一可行者也在密勿平
章之中自有謀斷之任矣而凡夫人才之枉直
也錢穀之登耗也禮樂之興壞兵馬之強弱也

刑罰之輕重工役之繁簡也欲任綱而張目難
舉一而遺二在關切職掌者茹荼知苦飲冰知
寒要論實業罔取虛文其自今以後凡有踵仍
玩忽者許科道官不時糾拾有官守者各盡其
職有言責者各盡其忠而
皇上執簡以御煩復
制之舊盡撤內遣器使臣工以成喜起而奏安攘隆
孝敬而安在天之靈莫大於是斯又一一可行
者也夫非嘗之事不可以故嘗應之故恐懼修

省於震而振民育德於蠱爲時之難得而勢之易際也然重巽以申命行事又必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盡其丁寧揆度而可以無悔臣心長識短披瀝條列中宵躊躇恐違機宜負申重之明綸罪戾滋深伏惟

聖明裁奪

勅下臣部通行各該衙門欽遵施行

崇禎八年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

皇陵祭告恭慰遣駙馬王昺趨赴行禮

天地

社稷各遣祭告

宗廟朕自親行即擇日具奏大小各官俱素服朝參辦事自十八起至廿六日止仍恪圖修省不得以虛文塞責須詔須有寬恤實政疏內俱屬空言還與部院各衙門面商有何款項應行應止都條議來看

請恭慰

天地社稷

宗廟等因崇禎八年二月二十日奉

皇上親祭

聖旨是遣公朱純臣伯劉天錫侍郎陳子壯各行禮祖神主奉安前後祧寢祭告應詣何殿行禮先查議具儀來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恭照禮儀肇舉前無典例伏查獻俘等祭俱于寢廟行禮無有詣祧廟者惟歲暮大祫先期告請於祧廟同寢廟祖俱在

祧廟祭告

寢廟疏

題爲遵

旨條奏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該

本部題

請遣官于二月二十四辰時祭

太廟祭享今日之祭原爲
仁祖陵寢震驚而設而
仁祖神主又在
祧廟若止從舊例於
寢廟行禮則何以安
仁祖之靈若徑詣
祧廟則
太祖
列宗之前其禮又不可缺臣等再爲酌議恭請
聖駕先詣
祧廟行恭慰禮復詣
寢廟祭告庶
大典不悖而
皇上孝思之誠益伸矣伏候
聖裁速勑臣部遵奉施行其是日行禮儀注另行擬
議具
題

崇禎八年二月十九日奉

祧廟行恭慰禮復詣
寢廟祭告儀注著即具奏
請申明各官素服疏
題爲遵
旨條奏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到部恭照本年二月二
十四日
皇上親祭告
祧廟
禮部存稿　卷二　十
寢廟臣等謹將行禮儀擬議上
請等因奉
聖旨是修省告
廟禮宜素服不必易祭袍陪祀官通行悉飭欽此欽遵
恭繹
明綸告
廟素服行禮眞見
皇上孝思誠敬之至但查得
太廟行禮始有陪祀若

祧寢二廟向無陪祀之例今修省祭告奉
明旨陪祀官通行毖飭或遵舊例衆官不與陪祀即
行欽遣各官并各執事官員俱易素服恪遵毖
飭但事關禮儀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祭告不必陪祀其欽遣及各執事官素服毖飭
遵旨行
條議寬恤實政疏
禮部存稿　卷二　十一
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臣陳子壯等
題爲遵
旨面商條議寬恤實政事該本部題鳳陽
星陵震驚遣官祭告恭慰并陳末議等因具題崇禎八
年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
星陵祭告恭慰遣駙馬王昺趨赴行禮
大地

社稷各遣官祭告
宗廟朕自親行即著擇日具奏大小各官俱素服朝叅
辦事自十八日起至二十六日止仍恪圖修省不
得以虛文塞責須部須有寬恤實政疏內俱屬空
言還與部院各衙門面商有何款項應行應止都
著條議來看欽此欽遵臣不勝驚喜太平機括千
載一時蓋惟
皇上筦樞化育通變宜民深思所以致亂之因自不
難於弭亂之道將使臣前疏內之空言皆化爲
禮部存稿　卷二　十二
寬恤之實政其在斯乎臣切以
朝廷有大事則下九卿科道會議有
恩詔則禮部通行各該衙門具條款送內閣仍集九
卿公議今事出偶然
恩綸創起恭繹
明綸令臣與諸臣面商條議以備乙夜之觀即湯王
用人惟己之誠虞帝舍己從人之大不過如是
是以時雨之降沛若江河殲除之謀洽於于羽
道有固然臣雖愚陋敢不仰承臣昧昧夙夜與

吏部尚書臣謝陞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臣
唐世濟等面商者再有註籍引告者仍往復商
確而諸臣皆虛心講究務期切於事情有裨利
弊可當施行者條爲十二議非往嘗詔書之比
故不濫及他務又恐分疏煩瀆謹會同具
題以便
睿覽或減或增乞
勑閣臣詳議請自
皇上裁奪施行臣等不勝翹望爲此具本親齎謹題

請
旨
計開
一議蠲租臣等看得四方之民饑寒所驅挺而
走險即流移稍集而宿逋追比新餉督催民
何以堪蠲租緩征誠
恩詔之宜首布者今查各省直京邊遼餉崇禎五年
以前原應帶徵者不論起解存留盡行蠲免
至於被兵地方如山陝河南四川湖廣江北

被賊殘破州縣再將崇禎六七八年見徵壓
解京錢糧查照被災輕重酌量蠲緩又崇禎
三年至六年生員優免額銀尚有未完十三
萬五千九百六十餘兩合行該處查已徵在
官及那借別用者補解如果係寒生拖欠盡
行蠲免江南織造段疋有萬曆年間未完者
如料價已徵在官速行補織果係民欠者備
查蠲免淮安蘇州牲口錢糧未完者積至萬
餘兩果係民欠者亦備查蠲免而有司但論
招流開荒之多者即以循良註上考如以前
等項參罰悉與開復則民自不愁苦於鞭朴
而生理漸還仁聲四布一紙書勝十萬師矣
伏候
聖裁
一議清獄臣等看得承平既久人心偷玩萬弊
叢生致
皇上振厲督責廠衛緝事原欲除奸以安良乃奉行
太峻而奸徒及乘機影射嚇詐良民每因瑣

事而繫大獄牽纏不結者多至數年且有以
一人而累數十家者妻孥啼號饔飧乞貸旁
觀心惻人皆重足以故遊商散逸市賈離肆
蕭條之狀漸且不堪夫京師天下之根本
高皇帝徙富戶以實金陵誠欲藏貨於民以固苞桑意
甚深遠合無定爲上緊嚴禁如外夷奸細謀
逆不軌賣官過付者許行緝拏其餘情罪盡
付法司衙門從前繫累者槩行發送旬日皆
爲問結各還其應得之罪一以律例爲重輕

至於立決充宜詳允無致不時誅戮俾海內
知輦轂之下天網原恢庶商旅源源得復舊
日殷富景象誠爲便益伏候
聖裁
一議束兵臣等看得禦暴爲暴自古戒之矧今
寇虜縱橫殘疆破上皮毛已竭奉
命調援者不能救民於水火已負朝廷委任乃有借
援剿之虛名賈貪淫之實禍而鶩精神於結
納爭體貌以侵凌莫可誰何縱兵殃民亂人

閩閩棬人蠢篋猫鼠同穴狼虎成羣甚則殺
良冒功通賊綱利者所在有之以故民不畏
賊而畏兵賊來猶可太師殺我之謠遍聞海
內干天和而召內亂莫此爲甚合
勑督撫嚴行禁止或有犯者兵丁即刻梟示將領縱
容據實糾參重處庶天戈所向百姓歡迎矣
伏候
聖裁
一議恤

宗臣等看得
宗室自將軍中尉以下子女俱五歲
請名十五歲
請封如過期年遠者行勘立案
典例昭然但邇來子姓浩繁或有以夙疾不能如
期
請者或有以貧窘力不能
請者合無須示
明詔凡

宗室名封稽遲者查果父爵母封及生年月日俱
明白無弊
詔書到日限五箇月以裏令長史教授官轉啓
親王弁移會撫按槩與奏請該部即與題覆其的
派子孫但所出不合奏例者亦請量准名糧
冠帶以示篤厚如鳳陽高墻
宗室近被流寇肆逆毀墻放逸非出本願情實可
憫應行該撫按查明其恪遵
國憲仍自歸來者除叛逆及內亂强盜人命重情

不宥外若越關奏擾建言詿誤與侵侮職官
凌虐小民等事已經懲創應與維新許撫按
衙門將原犯情繇開具奏
請或釋其本身罪犯或開其子女封祿哀矜不孥之
仁於此宜先伏候
聖裁
一議宥罪臣等看得風霆無竟日而
聖怒許更新故天地解而雷雨作聖人則之以赦過
宥罪今貪風不悛致民爲盜重典必加其餘

或因他事罪廢放流動輒牽連者有之或禦
魅于瘴海或荷戈于窮荒骨肉分離家鄉迢
遞雖孽繇已作而怨艾已深盼金雞之赦何
翹以日爲年如大學士劉鴻訓尚書孫居相
等已收骨遐方游魂異域矣河清難俟孤死
首丘人有同情似應
勅下刑部開列姓名備呈
御覽惟
皇上大施不測之仁可釋者釋可減者減德音一沛

遂起白骨而肉之歡騰海宇蒙庥致祥必然
之理也伏候
聖裁
一議豁贓臣等看得監守自盜倉庫錢糧律例
內開若正犯逃故者於同爨家屬名下追賠
蓋不欲濫及無辜也年來漕運官旗海運船
戶及關寧僉委姦猾銅商侵沒錢糧行籍追
比各該撫按有司不問正犯存亡及家屬是
否同爨槩行株連追及無干親戚及已經絕

賣田產非
聖世所宜也節奉
明旨相應再行嚴禁凡有侵費在官錢糧者本犯未
完奏
請定奪如本犯逃故者照例於同夥家屬名下追賠
如產盡人亡家屬非眞正同夥及產業絕賣
他人者俱免波連又宣大監視撫按諸臣因
撫賞不堪另行估計駁減原價追出還官兩
鎮積有千萬餘兩已經二三十年不完人多

物化產半蕭條即
聖恩浩蕩本自罪不及孥而撫按承追顧乃反憚于
奏請何也今應行令各該撫按查年近銀多
原人尚在果有資產者照舊追比餘年遠人
亡家產盡絕者即爲
題豁毋得轉相扳累賠害無辜伏候
聖裁

一議使過臣等看得人才有限尺短寸長瑕瑜
自不相掩近來一干文綱便以青錮終身雖
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遂致舉大僚府道等
官俱無可用之人而邊才尤爲絕響無論斥
逐褫革有難槩棄即遣戍徒流亦尚有可原
者合無念其懲創既久或才具可用功過相
準乞
賜酌量赦宥以備奔走禦侮之用所謂使功不如使
過也至于降級任俸諸臣有以前官之事累

後官亦有以前任之事累後任事經錢糧完
解後尤可開復若註誤公錯及科場刑名之
類一經降罰開復無期與其帶降陞轉以權
宜目前孰如分別開豁以責其後效仍望
聖政優容敦大培養以裕器使則人自足用而臨事
不患乏才矣伏候
聖裁

一議改折臣等看得內庫顏料蠟茶芝蔴棉花
布疋絲綿等項南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已奉

恩詔蠲至天啓三年北直八府已蠲至天啓四年今
南北直及浙江等十三省所欠內庫本色錢
糧除已徵在官見報起解及解戶逋延攬頭
侵蝕者仍照舊催納外其實欠在民者俱應
蠲至天啓七年再查崇禎五年以前未完本
折錢糧先經該部
題作帶徵凡五年以前未完內庫物料皆屬本色
帶徵之數若仍徵本色則每年二分之解委
屬零星且新舊逋欠相因迄難清楚今合將

崇禎元年起至五年止一應未完內庫本色
亦除已徵報解及解逋攬蝕外係實欠在民
者俱宜改徵折色同鋪墊銀兩每年帶徵二
分起解太倉年終具疏類解內庫至於盔甲
弓箭南直浙江江西等處額有造解奈南方
風氣柔脆數千里跋涉起解至京風土燥烈
每不堪用以致數年以來俱駁回另造一駁
再駁往返盤費較原領解值不啻數倍有司
恐被參罰嚴加追比非幽禁囹圄則鬻妻賣
子民何以堪合無崇禎七年以前俱改徵折
色起解至京發盔甲安民二廠製造則工專
器利小民不受賠累之苦而
朝廷得收有用之具實爲便計切以此法即永折
行之亦無不可江南之民庶幾有瘳乎伏候
聖裁
一議寬驛臣等看得驛遞節裁銀兩原爲省糜
費以供邊鎮酌盈濟虛法非不善但議以崇
禎二年爲始而額數定於三年此時已徵在

官者既照嘗支給馬戶夫頭領過者又難以
復追是以敲朴徒煩拖延如故查各省直崇
禎二三四年未完銀共二十萬八千二十四
兩零業經
題定每年帶徵二分即今輸解不前帶徵滋累該
撫按應查確實逋數具疏
請蠲至於節裁之法正欲蘇息驛站乃所裁銀兩
朝廷未嘗實有此數而五十里百里之衆游手游
食反以裁減夫馬資生無策每有從賊以苟

全旦夕之命者仍宜設長便之計以招徠之
使驛官得錢糧應手而馬戶夫頭踴躍從事
亦安集流亡之一策也伏候
聖裁
一議省工臣等看得營造之事
陵寢
殿廷爲必不得已者自當急爲鼎建至於上不關於
國計下無補于民生爲宜少緩以養水衡之生氣
如各工之中必有緩急而緩者宜停一工之

內不無先徒而後者可止夫帑藏既值匱乏
而衆役一時叢興其何以支給窮商疲役罄
產賠墊已不堪命致有工至半途因無銀接
濟而廢者有屢經覈估以錢糧難發而寢者
徒費拮据泉孔益竭故宜先酌量姑爲停止
無俟將作始議省裁班軍傜徭庶不滋擾伏
候
聖裁
一議旌敘臣等看得年來虜寇交訌陣亡將士
及斬獲血功多有未經
題敘而
鄉典尚稽者有已經塘報而
賞賚未頒者至於忠孝節烈抗志罵賊碎首裂膚若
不亟爲表彰將來歲月迢遞姓字湮沉尤爲
可憫又如往年虜薄都城四方義士倡率捐
助者多未優獎以故聞風每易解體合無
勅下各省直撫按行地方官將從前殘破地方凡有
忠孝節烈捐軀等項及倡率捐助督勵鄉勇

保全城邑者務分別詳題以憑鄉賚凡有暴
骸露胔急行埋掩使人心觀感親上死長樂
於自効伏候
聖裁
一議事例臣等看得
國家財源莫大於鹽課錢法可經制久遠若量濟
目前之棘與其敲朴於窮簷孰若樂輸於富
室俊秀子弟與儒學生員援例入監肄業咨
宗朝歷歷舉行原非賣官鬻爵之比及其選官十無

一二而每歲輸納公家已不翅數十萬即以
此抵充蠲緩之數豈不兩便即如近日
宗人府疏
請造玉冊工費動以一萬六千計奉
旨該部查議
累朝以來皆撥送監生捐資攢造今因援納停止無監
生可撥此項金錢更何從設處
玉冊大典豈聽當局袖手乎則有益無損之例似終
不可報罷也但起文名色之虛借禮部必行
禮部存稿　卷二　壬寅
嚴稽庫收官胥之易混戶工尤當備覈總期
實清於下斯利歸於公矣伏候
聖裁
崇禎八年二十四日來
聖旨恤民省刑屬朕本懷無奈軍興費煩法弛人玩
加派飭罰良非得已乃有司乘機朘削法官骫縱
遷延以致民怨獄煩豈得盡以督徵追比吹求懼
譴爲詞殊非虛公體上之誼即人才亦他自壞心
術朝廷何嘗過求至于舊制不容盡廢納監亦鮮
純良大臣爲國當酌中慮遠勿執目前偏見這奏
內三年至六年生員優免額銀併萬曆年間未完
織造料價及牲口積逋銀兩果係寒生小民拖欠
備查蠲免其五年以前起存錢糧先開數目來看
被賊殘破州縣及兵荒尤甚地方并將六七八年
見壓解京錢糧查酌蠲緩內庫錢糧有可緩應折
者也著該衙門詳查具奏軍器五年以前准折以
後仍解本色二三四年未完站銀准與查蠲寬驛
有何長便實計還著奏明發遣官亦開得罪緣繇
禮部存稿　卷二　癸卯
奏奪其非係錢糧降級日久不復者一併開寫來
看廠衛令各照勅行事不得定款部衙人犯通著
勒限問結牽連餘人速行清理釋放事例不准開
冊費該部設處其餘恤宗束兵豁賊省工旌敘各
款俱入詔行
請擇日頒
詔疏
題爲遵
旨面商條議寬恤實政事祠祭清吏司察呈到部先

該臣部會題條議十二款緣因崇禎八年二月
二十七日奉
聖旨恤民省刑屬朕本懷無奈軍興費煩法弛人玩
加派飭罰民非得已乃有司乘機朘削法官骫縱
遷延以致民怨獄煩豈得盡以督徵追比吹求懼
譴爲詞殊非虛公體上之誼即人才亦他自壞心
術朝廷何嘗過求至於舊制不容盡廢納監亦鮮
絕良大臣爲國當酌中慮遠勿執目前偏見這奏
內三年至六年生員優免額銀併萬曆年間未完

織造料價及牲口積逋銀兩果係寒生小民拖欠
備查蠲免其五年以前起存錢糧先開數目來看
被賊殘破州縣及兵荒尤甚地方并將六七八年
見壓解京錢糧查酌蠲緩內庫物料有可緩應折
者也著該衙門詳查具奏軍器五年以前准折以
後仍解本色二三四年未完站銀准與查蠲寬驛
有何長便實計還著奏明廢遣各官亦開得罪緣
繇奏奪其非係錢糧降級日久未復者一併開寫
來看廠衛令各照勑行事不得定款部衛人犯通
著勒限問結牽連餘人速行清理釋放事例不准
復開冊費該部設處其餘恤宗東兵豁贓省工旌
敘各款俱准入詔行欽此欽遵通行各該衙門詳
查具奏外案查舊例頒
詔一節臣部預定日期擬議儀注通行內外各該衙
門至期行禮今各衙門詳奏遲速事難預定而
寬恤
恩詔又難久稽或容臣部先行擇日擬議儀注上
請或俟各衙門詳確具奏明白候

旨方行擇日舉行事關典禮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遵奉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十一日奉
聖旨著擇日具儀來行各衙門有應議奏的限七日
內具奏
申請頒
詔日期疏
題爲申請頒

詔日期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到部先該臣部題請預
定須
詔日期崇禎八年三月十二日奉
聖旨著擇日具儀奉行各衙門有應議奏的限七日
內具奏欽此欽遵隨通行各該衙門依限議奏外
行據欽天監手本開擇須
詔吉期二日一於三月二十六日卯時一於四月初
七日辰時臣等再思推恩解澤敷天同仰所謂
蚤一日則受一日之賜也欽奉

明綸即在本月之內舉行似甚相應但
詔款各該衙門議奏經繇內閣進呈
御覽時日緩急臣部難以遽定謹將開擇兩日期上
請伏候
皇上裁奪
勑下臣部遵奉即擬議儀注開坐上
請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十九日奉
聖旨詔款正在議奏完日尚須類輯呈覽裁定著于
四月初七日頒行

禮部存稿卷三

題奏疏 凡三通

覆議

宗藩儀節疏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

子壯

題爲

聖主親親典制極隆微臣藩體久廢已盡懇乞

天恩下部查明成規覆請申飭事先該本部

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七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內府抄出

唐王聿鍵奏稱

會典內凡

王府遇三大節

王冕服百官朝服行呼蹈十二拜禮

王送

表出宮城門百官送至郊外今臣府凡進

表文止臣率本府宗僚行禮同城有司等官通不

隨班此臣藩之廢禮一也

會典內凡遇

皇太子千秋令節

親王具皮弁服百官具朝服隨班行禮今臣府凡

遇

皇太子千秋止于宮中設香案行禮各官並不隨班

此臣藩之廢禮二也

會典內

王府凡有辭見官員每日早晚俱引見今臣封境

內各州縣官如近日謁道進城之鄧州知州孫

澤盛桐柏縣知縣羅于柱內鄉縣知縣艾毓初

鎮平縣知縣曹志寧等徑來徑去如入無王之

處習以爲嘗此臣藩之廢禮三也

會典內

親王之國受

封元旦冬至壽日同城大小各官具服行禮今此禮

久已不行此臣藩之廢禮四也

會典內

王府凡遇朔望同城大小官員見
王分東西班行禮今此禮久廢臣藩三次大火具
名帖請復不肯至及臣二季祭祀
兩壇四季祭祀
宗廟則臣一人獨自行禮而已此臣藩之廢禮五也
會典內啓本格式用印具銜與奏本同但去臣字及
改奏字爲啓字
勑旨爲
今旨又永樂年

勑諭各
王府內王與各官酒飯等皆名曰賜今臣藩則上
而院司下而府縣王自具名帖以爲交際之嘗
此臣藩之廢禮六也
會典內
親王前門官員人等照例下馬臣藩端禮門外歷
來設有下馬牌一座今不論大小官員通張蓋
坐轎鳴鑼喝道逼至端禮門方纔下轎此臣藩
之廢禮七也至如命婦朝見

王妃此禮廢弛更久此臣藩之廢禮八也等因十
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覽王奏藩體久廢地方官悖制藐法殊爲可恨
即著禮部將文武大小官員朝見親郡王儀注及
與將軍中尉儀賓相見禮節併宗室構訟家人其
告等事宜詳查典制酌議妥當列款奏奪以憑頒
示不許狥延孫澤盛等著革了職該撫按提問該
部院知道欽此又該崇禎八年正月二十六日禮
科抄出吏科左給事中加俸一級臣阮震亨

奏爲
篤親事關
典謨敷求務祈至當乞
勑該部遵照
明旨詳酌定儀一併申飭以肅藩體以服人心事內
稱
皇上釐正藩體一則曰詳查典制再則曰酌議妥當
列款奏奪以憑頒示夫照
典制以式來茲是不得褻

藩體而縱地方亦非專繩有司而緩
宗訓也務祈一體申飭倣我
太祖重定
祖訓錄頒賜
諸王之法行之其說有三或畫一以永其守或參
酌以明其辨或懲以著其防查自
親王暨
郡王位級首冠潢派體統倍覺尊嚴一應文武大
小官員朝見有時啓奏有體慶賀拜表有節原

以尊
諸王者尊
朝廷尊
祖宗也則凡遇大禮而偃蹇玩肆不前者烏得無罪合
照遵
典例俾歲時無缺儀所爲盡一以永其守者是也若
各
王府鎮輔奉國將軍及中尉以下名位浩繁視昔
年玉牒所載何啻什百千萬分誼相臨即有相

見然
明旨不云相見禮節乎夫禮蓋有節矣寧簡毋繁有
謹恪毋瀆褻出府出城尚有
明禁禮見私見豈無分辨然則相見儀節當以何時
又以何事非其時非其事得無有曲借王賓之
款徑行干謁之私者乎所爲參酌以明其辨者
是也
郡王而上猶得禮義自好將軍而下有饑寒不能
自存者四十未婚踰年未完之困苦誰憐往往

宗祿缺乏勢必責望有司守土之官不惟懼辱且
懼生變如江楚秦晉諸
藩識者蚤已寒心蓋生數月繁則營求起衣食不
足則詞訟興詞訟興而囂凌詬誶沿習成風遂
至不可窮詰然則
宗室搆訟之端
皇上固已鑒之悉而慮之周矣
宗室既以詞訟及有司有司即當揆事情之大小
重輕具啓聽裁於

親郡王或酌處或會
奏而
王府輔導等官則又爲
親郡王之喉舌亦無可變亂曲直以滋擾累
世宗朝曾嚴禁
宗室奏擾許巡按御史逮輔導官以正其罪在牒
可按也如是則地方有事而有司不敢開罪於
宗室宗室無事亦不致輕入有司衙門干預民事
以自損位望有體要而無侵越不亦上下相安

也乎所爲懲以著其防者是也等因正月二
十三日奉
聖旨該部一併看議具奏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
案呈到部看得自古帝王垂統衆建所以明親
也隆本所以明尊也故重天潢之體正以奠磐
石之宗
聖
祖開創法古範今分藩建國諸凡禮制
親王去
天子一階

郡王去
親王一階名位既極崇隆體統自當嚴重至於將
軍中尉儀賓階品雖埒朝臣禮數總宜優異尊
本抑末良有深意乃近來積玩地方官狃習見
聞即在本
王亦或偶爲寬假以示撫懿遂致彝章漸弛
藩體褻越如
唐王所奏者雖
各藩未必盡然而不能保其必無矣

皇上明聖中興惇親遠法神堯厚族迥超周武
勑旨森嚴孰敢不遵但
國初桐封伊始宗子維城止有
親王數位
郡王甚少至將軍中尉尤所未有今二百七十年
來
璇源之派日益繁盛將軍中尉已多至億萬又兼
疆隅多事
宗祿愈艱誠有如科臣所稱生數日繁則營求起

衣食不足則詞訟興緦緦過計業得臣部之同
心矣故在各官固當恪遵
典例毋得隕越舊章以自罹法紀而在
各宗亦當仰體
朝廷敦親睦族之誼毋得干謁有司以自損威重庶
藩體尊而
國體益尊矣臣等謹竭愚誠詳查
典制參以膚見列爲三款仰候
聖裁頒布施行

計開

一朝見

親郡王儀注查得

大明會典內凡

王府朝儀洪武十八年定每日

王府官屬嘗朝依文武左右班立過朔望本處守
禦衛分及府州縣等官朝見各照品級依文
武東西列班行叩頭禮畢四品以上及長史
紀善入殿五品以下於丹墀東西序立北向

若有事召見者不在朔望之限又
王府凡有辭見官員人等每日早晚俱引見凡朝
臣奉使至
王府或因事經過見
王並行四拜禮又查得儀司職掌內弘治十一年
本部議
題查得
皇明祖訓內開凡朝臣奉使至
王府或因使經過見

王並行四拜禮其
王所居城內布政司都指揮使司并衛府州縣襍
職官皆於朔望日至
王府門候見此係朝見
親王禮儀
郡王除與
親王一城居住者統於所尊不必朝見其有各城
另住
郡王一體朝見除

王府官屬照例稱臣外其餘文武官員見
王止稱本官職銜朝見及慶賀之時行四拜禮不
叩頭朔望隨班行禮之時一拜叩頭禮等因
奉
孝宗皇帝聖旨准議欽此又查
會典內開凡進賀表箋洪武十八年定凡遇
正旦冬至預期進
賀表箋
萬壽聖節預期進

賀表文
王冕服百官朝服俱行呼蹈十二拜禮
王送
表出宮城門百官送至郊外凡遇
東宮壽日
王具皮弁服百官具朝服隨班行禮嘉靖六年
題准郡王管理府事者凡遇
聖旦正旦冬至等節鎮巡等官於布政司行禮其管
理府事

郡王率各郡王將軍中尉儀賓教授等官於本府
行禮凡
親王之國受
封元旦冬至壽日同城大小官具朝服行禮凡
王國祀典祭
社稷
王具皮弁服文武官祭服祭
宗廟王冕服百官祭服各隨班行禮凡
王用啓本用印具銜不用臣字及改奏字爲啓字

凡遇
王妃壽誕及冬至正旦五品以上命婦具服詣宮
行四拜禮凡
親王前門官員人等照例下馬等因欽此臣等議
得文武官之朝見
親王並另城
郡王也所以重事權而崇
藩體也至
親藩慶賀祀典同城各官隨班行禮與夫啓本有

式命婦有朝下馬有例載在
令甲煌煌爲烈自後各宜悉照
會典恪爲遵守如有元旦等節并朔望等日不朝叅
者封境各官與奉使等官徑自來去者恭進
表箋不隨班拜送者
社稷
宗廟不陪祭者應用啓木而擅投名帖尺牘者至端禮
門而張蓋坐轎鳴鑼喝道者命婦不行朝
王妃者俱以違
禮部存稿　卷三　十三
制論而
聖朝親親之典庶大彰乎然臣愚尤有進者
親王勢分固尊
郡王體貌亦重
祖制有不許擅出封城之禁邇來郡封日繁間有徑自
出府及持帖往拜撫按司道者此時撫按等
官將迎而拜之則公署既非朝見之所將閉
門不接恐又拂本王枉顧之心合請
明旨一併申飭

郡王不得及有司之門自褻其體地方官尤不許
擅收
郡王拜帖自蹈非禮此科臣所謂盡一以永其守
者意實相合伏候
聖裁
一將軍中尉儀賓相見禮節查得
大明會典洪武二十九年令凡
王府將軍與駙馬儀賓公侯相見將軍居左駙馬
等居右皆再拜與文武一品至三品官相見
禮部存稿　卷三　十四
將軍居中各官拜將軍答禮與四品以下官
相見各官拜將軍坐受至中尉儀賓相見之
禮
典制不載在
祖或以其親漸遜秩漸遜故不議及今
明旨一併
勑議臣等以愚意度之將軍秩從一品至從三品中
尉秩從四品至從六品品級遞分則禮亦遞
降合無令文武一品至三品官相見中尉居

左各官居右皆再拜與四品以下官相見中
尉居中各官拜中尉答禮因中尉所定之品
秩擬爲中尉相見之禮節此臣等芻蕘之議
謬爲酌擬合請
明旨定奪又查得儀賓婚配一款宣德三年定
郡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從三品郡君儀賓
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
若遇行禮序于同等官員之左則其與文武
官相見之禮即可因品而定爲等次矣臣等

尤有管見焉竊以將軍中尉派屬
天潢禮貌宜崇近來
藩體太弛致煩
聖慮但
瑤枝目衆子姓浩衍將軍中尉動以數萬計間有
易服換冠往來街衢者有更姓改名出入有
司衙門者又有裳冠博帶徑與有司飲宴應
酬者
典制凜然毋論體貌輕褻而於法紀尤乖合請
明旨申飭將軍中尉與地方官除朝賀公會時照禮
相見外其餘非其時非其地各宜珍重自愛
不得入有司衙門致多掣肘地方官尤不許
擅與接見妄執主賓之禮違者究處又查
會典廻避一款凡遇
王府將軍於道騎馬儀賓公侯讓左文武一品至
三品官引馬側立四品以下官下馬原指冠
裳儀從儼然瞻望則等威易辨可以預避若
使便衣徒步私行道路何從識認應不在廻

避之例此科臣所謂參酌以明其辨者意實
相合伏候
聖裁
一
宗室構訟家人具告等事宜查得
會典內奏事一款萬曆十年議准
宗室如有構訟及請乞婚封祿糧等項合行長史
教授啓
王轉奏如

親郡王不與轉奏許差家人於守巡撫按衙門具
告即與行勘輕則啓
王議處重則會奏請
旨奏內亦要明開曾否經長史教授守巡撫按等官
告理抄奏到部查勘明白題請究治不許私
自越關來京奏擾如或故違禁例已封者題
請降爲庶人送發關宅拘住給與口糧養贍
其無名封及花生傳生等項俱徑劄順天府
遞回該府收管不送閑宅致冒口糧若宗婦

宗女犯者順付公差人等伴送回府已封者
題請革去封號仍罪坐夫男削奪封職凡所
奏情詞一槩立案不行隨行巡按御史根究
同行撥置之人問擬邊衛永遠充軍該府長
史教授等官失於防範通候年終類參每一
府而歲至三起以上者降調一起二起者行
巡按御史提問罰治如有需索抑勒失誤應
得名封以致本宗不得已而冒禁者勘明之
日將輔導官參究革職欽此臣等議得
祖
朝廷惇睦懿親行移有體邇來
藩紀凌夷或有
親王投揭
郡王遞呈撫按司道儼然受之委屬藐制屢屢
嚴旨孰不凜凜除
親王應令長史司行文
郡王應令教授所行文無容再議外其
宗室自將軍以下如有構訟及
請乞封婚祿糧等項合行長史教授啓

王處分轉
奏如
親郡王不與轉
奏許差家人於守巡撫按衙門具告即與行勘輕
則啓
王議處重則會奏請
旨如有不差家人具告親往有司衙門遞呈狹以必
從及有司擅自接見者既非
宗之法亦乖相見之禮將軍中尉啓

王查議地方官定以遵
制重處至於
宗室故違
明訓私自越關來京奏擾者則降革送發之
禁例不少貸也乃臣等猶有議焉今之長史教授
即古之藩相王傅也必擇方正嚴毅之士任
之前代如賈誼董仲舒輩我
朝如方孝孺輩何其慎擇後來多以遷謫處之業
已不堪近以仕途不清至有衙門猾胥市井

流棍改冒貲郎輸二三百金儼然五品大夫
領袖
王國瑣尾齷齪溷盜名器流品既卑手足難布安
所望其弼違匡正凌夷至此職業愈隳蹶前
部議驅逐尚聞有盤踞如故者懇乞
勅下吏部將前項加納長史毋得借手保留仍聽冒
濫自後長史必須盡選甲科教授用科貢之
年富行端者陞授更重其事權如將軍中尉
宗生宗庶有不遵

祖訓多生事端者許竟啓
親郡王懲處以三年爲任任內輔導恪共清執著
聞者聽
親王及另城
郡王并撫按官奏薦長史優以藩臬教授擢以推
知與朝臣一體陞轉如職業不修模稜闒茸
降黜有差仍照
世宗朝例
宗室奏擾不法許巡按御史逮輔導官以正其罪

此與科臣懲以著其防相爲發明者也伏
候
聖裁
崇禎八年三月十四日奉
聖旨國家分建宗藩維城攸賴禮貌原自優隆會典
開載甚明近來各地方官遇不遵依甚至郡王具
呈親王投揭撫按司道公然收受悖制藐法莫此
爲甚爾部既詳查典例併所議中尉儀賓與文武
品官相見禮節各款通著勒爲成書頒示遵守飭

行之後地方各官再有藐玩抗違仍踵前習的許
親王查明具奏從重究治各宗亦當恪遵
祖制毋擅出封城越關奏擾出入有司衙門自褻體統
仍寫書各王轉行曉諭以昭朝廷惇睦至意其長
史教授等官遴選優陞事宜一併飭行本內敘述
浮詞刪減具藁進覽以便刊行
敕盧御史等官疏
題爲
天潢之體制當尊愚蒙之禀承未及懇乞

聖明俯寬積誤之舊愆以飭重申之
新憲事竊惟禮禁未然法施已然故法以振禮之弛
法行而下知儆禮以定制之防禮飭而上自尊
政教先後之間所關國體良非眇也頃者
周藩以郡王被辱奏而按臣盧經學臣胡濂逮問
矣
唐藩以申飭禮節
請而知州孫澤盛知縣艾毓初等撫按提問矣近又
以卑辱王官紊錯文移叅奏而知府陳振豪推
官吳甲銓等又提解來京矣種種
嚴憲久未經見皆禮失而驅諸法也臣捧讀之下不
覺汗之浹背曰臣禮官也奈何使禮數不明致
屢煩
聖怒如此俯仰跼蹐無以自安惟臣部奉
旨詳查宗藩典制方奉
俞音尚未頒布而諸臣得罪俱在未
請申飭之先即
周王所奏二臣視事方新情罪似可矜原且謂士

子囂遲成風非俄頃功化可及
唐王所奏一則曰臣祖謙光彌甚致令典禮廢墜
再則曰此禮不知廢於何年亦知玩愒因循非
一朝一夕之故矣此無論遠近
各藩頗難畫一即一
藩之體祖孫先後或異或尊亦且迥異欲改舊觀
而從
新令一旦驅而之法纍纍諸臣不若於發朦振聵之
未及而觸機罹網之相仍乎臣爲

皇上明禮自當尊
藩封以尊
朝廷其有相沿成習而禮數不恭者固難免於玩慢
之罪然在
朝廟之大典有涉玩慢亦不過降罰止耳鮮有纍纍
受決者況乎以地方相構厮較相持而至於受
法
皇上亦自有日月之照權衡之平矣臣又閱
秦王宗祿一疏本爲優存

藩體而緦緦以
宗室把持衙門橫行嚇詐憑凌小民爲言且引臨
潼郃陽爲鑒蓋地方安則藩封安是有見於遠
且大者而乃爲是剴切之言誠如
秦藩之計治安固磐石
皇上親親之誼不益篤
朝廷之體不益尊乎
朝廷之設官司以爲小民也寧有爲勢所把持而成
官司者官司奉
朝廷以保小民庸輭則有考功之法固不得因把持
而少寬而
秦王且爲諦慮及此其視地方臣庶則甚一體也
彼經澥諸臣者得罪於
二王至爲
二王揭奏將何以自解臣何人斯況敢爲經澥諸
臣解焉惟是臣爲禮官使禮數不明而致諸臣
不免於法臣之罪更浮於諸臣而莫可解也鬱
鬱微衷竊不能已懇乞

皇上特沛浩蕩之恩俯念諸臣所犯情罪委在
典制未頒之前
曲賜矜原以閱一面再容臣部將
新定典制通行刊布俾各
藩封地方以後一如臣部所頒與諸臣恪爲遵守
如再有玩違參奏重處焉
藩體官方兩全不失而
尊親之誼益永且因矣臣無任冒懇悚息之至爲此
具本謹具奏

聞
崇禎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盧經等情罪前旨已明俟訊奏自有鑒裁不必
曲救該部知道
辭
陵工
欽賞疏
奏爲
皇仁寵賚過分臣義竊揣難勝謹瀝微情仰祈

聖鑒
俯允辭免事伏覩
陵寶頂修繕工完渙發
恩綸敘賚內外効勞各官至如臣子壯亦蒙
慶
欽賞銀二十兩宁絲一表裏臣不勝感媿以
皇上聖孝之隆培
皇帝萬載靈長之域堂封鼎新鬱蔥在望誠可謂神
人胥慶上下蒙庥者已祗承
嘉命其敢或後乃在
朝廷錫類以敷
恩將爲臣子尸勞而論敘俛仰追惟竊有未安而況
臣部所司諏日祭告之故事因人畫諾無踰臣
者亦輒爾濫叨是則沙屑不等於分毫而
寶鏹偏增其重襪材無補於尺寸而
文綺復賁其施有愧微衷將虧大義難以逭懼且
復增尤伏乞
皇上俯鑒悃誠准與辭免庶在公之職分無忝而懋
賞之

彝典有章矣臣不勝冒瀆懇祈之至
崇禎八年六月初八日奉
聖旨大典頒發已有成命陳子壯著即祗受不准辭
該部知道

題奏疏 凡二通

議改授宗秩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子壯謹

奏爲宗才換授匪易臣愚叅酌其難敬循職掌靖

獻芻蕘以備

採擇事臣伏覩

陛下求賢圖治之盛心致甄拔乎宗才明援

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

名聞

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嘗選法至再至三必

欲見諸舉行臣待罪禮官二年矣從府部科諸

臣叅議此事僉謂二百餘年之曠舉宜加詳愼

然臣恭承節次之

明諭實非尋嘗所能測度者蓋易之象曰地上有水

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堯典睦九族以平章

百姓人徒見官人以族一若有親比之跡者殊

不知聖人立賢無方一平章百姓之心也聖人

之待九族也與天下士庶同其親親而賢賢義

有兼該者也比者

聖諭通行保舉之法令兩京文職三品以上于進士

舉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五品以上及翰

林科道撫按司道知府官於舉貢監生士民中

各舉堪任知州知縣一人亦何嘗有私于天下

之才乎

陛下之意誠以科目所以舉才而有不盡于科目者

今乃四出弓旌廣張羅網即使諸臣有內舉猶

且不避厥親焉而況於

天潢之派乎曩所

諭臣部至稱才賢不外于科目殊屬偏見者正此之

謂而當四方多故人才落落求所爲疏附後先

奔奏禦侮于

宗子維城之中即拔十得五詎不勝任而愉快然

而事有未必然者三有不可行者五請瀝其愚

爲

陛下籌之

國家設資格以處嘗才而又不純用資格以待非嘗之才蓋不特非嘗之才不勝嘗才之多也亦非嘗之事不勝嘗事之多也是故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員缺皆具名以

聞自五品以下吏部斯得銓注今進士初任亦止循其甲第迨不次擢用又往往超越嘗調焉若非有殊庸異績及

國家異嘗猝變未聞拔卒爲將徒步而至卿相者

濟濟充生非多於萬邦之黎獻也將資格可以不論而非嘗之才亦可輩出乎臣竊以爲未必然也自

宗藩四民之業開其有文才則於文科見有武才則於武科見宜已倘謂二科不足以盡才倍宜致重於二科之中似不宜因重才而輕二科也典禮雖大封拜未嘗

朝賀獨

朝賀於策士傳臚之後致辭

天

祖

開文運賢俊登庸何如其重也今謂進士豈必賢於舉人則舉人亦豈必賢於貢監貢監亦豈必賢於齊民夫然則天下胥爲齊民以待舉已矣又何必辛勤偕計以縻有司之續食乎而臣部奉

功令所日厲飭於科場文義句字之間凜乎其不可輕貸者又何如其重也然則謂科目而外遂足以盡才臣亦以爲未必然也夫科目之制本六經四書之文用濂雒關閩之說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不出乎此其獲雋者節義勳伐

於此乎生其即不獲雋者於以耗雄心消餘年亦不失爲白首窮經之士此

宗磨礱一代之善物也故庸有通科目之義而不能窮理致用者矣未有不通科目之義而能窮理致用者也今

宗藩中非將軍則中尉有祿食之貴其所以屈首讀書者爲有科目之資格可更進更榮耳使見不屈首讀書亦得掇拾奇榮以去誰肯避逸而趨勞乎而謂將有劉向李勉趙汝愚之才不繇

屈首讀書而進者臣亦以爲未必然也臣謹按
洪武三年開科十七年始
頒科舉定制猶在或行或罷
祖訓之垂未嘗以換授官職與科目出身並著當是時
也
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
高皇帝親歷民間果見有懷才抱德如葉琛章溢之流
慮有遺逸異日子孫千億亦宜有以致詳乎此
也而非必謂已經開科復行換授之如此其多

途也故當時任用則
燕晉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任兄之子文正然且
不効況今時勢視
高皇帝爲何如換授之議臣期期知其不可矣乃至齊
黃諸臣昌黎錯之禍我
成祖非不心
高皇帝之心而時異勢殊也嘗
駐蹕東平州
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開國於此其對明帝曰爲善最
樂當時諸王泯沒惟蒼有賢名至今朕嘗以此
勵諸王卿等勿忘斯語
列聖纘承因是而飭越關奏擾之禁因是而嚴王親任
京官之條自
列聖非不心
高皇帝之心亦時異勢殊也不特此也
國初
親王有每年朝
覲之禮凡遣使至
朝廷不須經繇各衙門直詣
御前且有守鎮兵有護衛兵而又許歲時出城演練
者此大都開創之體制則然謂換授爲
祖訓將議而行之如前數者獨非
祖訓乎亦將議而行之否也而臣固有以知其不可矣
高皇帝之初
親王之祿五萬石段絹菜鹽之用亦復萬計不數
年而止給祿米不給襍用又不數年而減爲萬
石又不能給而

代肅遼慶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

高皇帝令自已出而前後已如此夫祿與爵一也乃祿

繒可視物力爲虛盈爵則名器所繫一假不可

復收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又將何所

限量乎當虜入河套而

襄陵王冲烋願率子孫及婿與總兵官從征請也

憲宗皇帝復書曰朕已命將出師征討矣玆得王奏可

見忠愛之誠憂時之意但宗室子孫名分尊崇

難與總兵等官同事自

祖宗以來藩邦無從兵共討之例夫從兵共討與勒兵

備虜幾希矣而

先朝致謹乎此今

宗室中忠愛憂時如

襄陵者不乏也而其才能又以文武舉也假設以

此來奏

陛下又將何以復之乎抑亦概許之否也而臣固有

以知其不可矣

親王之耳目未免寄之長史今也長史考察不屬

之該撫按而屬之

親王親王以爲賢長史不得而異同也長史不得

異同而該撫按又孰從而核實乎故

親王以爲賢核實賢則可如或不然巡奏之參差

多有不便者矣核實以爲賢考驗賢則可如或

不然館驛之伴送多有不便者矣考驗以爲賢

至授職任用也始終皆賢則可如或不然參劾

之瞻顧考功之連坐多有不便者矣而臣以知

其不可矣在外而八省之有

王府也在京而六部風憲衙門之多有關於

王府也進士舉人三年一試貢生一年一試將來

銓注推陞已不知何如其衡量矣文武才能之

目是未可以數計者也既皇皇而招之將源源

而來懸人以待缺乎懸缺以待人乎抑權宜以

處之也而臣又以知其不可矣蓋

公家之事總爲

公家計萬全非徒取銷繳於一時也臣觀大凡見

有所未明學有所不及有未必然而不礙於行

者則寧姑從而申之有非甚利於行而猶棄其
然者則無遽難以阻之今也有一於是乎責臣
之議其何以議之臣部諸務經理
宗藩是其大端故有善必揚有
請即覆者職掌之宜也雖臣之愚覩篆三月名封婚
婚惟恐後時旌獎卹謚惟恐缺典條議
恩詔恤貧矜罪惟恐不盡而獨爲此換授一事私憂
過計反復囁嚅以告同官欲以入
告者屢矣又恐萬有一分涉離間之嫌斧鑕不足贖

罪然臣忝侍
講筵仰窺
睿聰雖至迂疎無當之論有涉忌嫌尚且傾注不倦
矧茲事件斟酌遠大實匪輕易故寧冒昧竭其
狂瞽毋寧畫諾以旁觀模稜於兩可欺此心以
欺
陛下異日將謂臣在事之久有所知而不言言而不
盡尤斧鑕不足贖罪也臣鄉之先達輔臣梁儲
當
武宗皇帝威嚴同列引避之時代草
秦王牧地一
詔竟以回
天而事遂寢臣每歎息當日感格之奇轉成下濟光明
之美況今遇
神聖之主乎事即少異所以防微杜漸之意則一伏
惟
陛下俯賜採納
允罷前議

藩規銓政所全良多
國家磐石之重於焉永安
祖孫繼述之隆亦爲盡善臣愚幸甚如或微誠不足以
孚
鑒謨識無當於遠猷則請
勑下五府大小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各抒其議以憑
裁斷或俟保舉知府州縣之法行之有効然後推倣
其意以保舉
宗才亦未爲晚敷衍冗長有踰限式更望

聖慈寬宥臣愚不勝悚切祈懇之至爲此具本親齎
謹具奏
聞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具
奏二十六日奉
聖旨宗室有文武才能考驗換職正宜公同詳議妥
確以聽裁奪陳子壯敢於非
祖間親欺罔恣肆著革了職刑部問擬具奏
配贖謝

恩疏
奏爲
聖恩罔極臣罪已明謹瀝謝悃兼致依戀之忱以祈
垂鑒事臣蒙
陛下登之廢籍以至今官入則進
厦旃之規出則贊尊俎之議良可謂遭逢之極榮
班行之鮮儷矣本欲乘此血氣筋力奮自策勵
於
明時不欲碌碌因人以貽譏尸素也無奈禀性不移
出言無序徒知職掌之當循不審機宜之未合
致奉
嚴旨褫官擬罪臣於是痛自悔艾不敢復申一辭瀆
辯束身待讞者五閱月猶邀宥
洪造俯從配贖之擬臣得
旨則感
恩無地隨查鴻臚寺從來罪贖諸臣無報名謝
恩之例乃臣之感切誠有踰於格例之外者臣叨侍
講筵三年每次進

講反復書義傳會時事多蒙
霽聽則是身親
陛下容納之度者莫如臣而不能仰承自觸罪網至
煩
處分有累
甄別之明深辜
豢養之意則臣所爲感切者也臣父吏科都給事中
贈太嘗寺少卿臣陳熙昌曾與臣同事
宗皇帝特疏劾魏忠賢而臣典浙江鄉試也岌岌憂

危幾蹈不測無何
中旨以臣試錄論義議謗時政父子並罷削職追奪
誥命際
陛下龍飛臣父蒙
恩鄉贈臣亦叨與
賜環自史官躋卿貳于今十有二年矣青衣小帽一
蹇長途念家
國之如舊憐今昔之頓殊則臣所爲感切者也臣
家在八千里之外有母不能移養數載倚閭朝

思夕憶無非爲臣矢圖報効義不顧私比閭以
侍從之榮就司寇之理驚悸眩瞀不知何爲旣
辱
國恩又貽親痛忠孝俱虧今使臣與母有相見之
期爲得罪於
君父從此
闕廷日遠瞻望靡從報答何自則臣所爲感切者也
蓋臣一身而展轉於悲喜之橫集也拘幽而後
神搖識昏駟不及舌前車自戒低垂獄吏之前
不知置辭而雖有芹曝其何能以復
獻則不勝悲乃日擊赭衣三木百千其羣一片圜土
漸且不能容膝蘊隆之氣盛行死病者相枕自
大小官犯之獲脫者歲不過數人而臣與生還
則又轉不勝喜悲者悲臣命之太薄喜者喜
君恩之特厚思其厚遂忘其薄寧犬馬有依依戀主
之心毋寧簪履有草草去國之事是以敢抒衷
悃仰瀆
宸嚴伏願

陛下
講學親賢而能自得師
揆文奮武而保世滋大
肆推恩於解網在宥生成
俾從欲以垂裳賡歌喜起則海隅雖遠咸在光被
之中寸心未枯猶同蠕動之末臣母子惟有祝
岡陵之萬壽矢銜結於再生而已不勝依戀戰慄之
至爲此具木謹具奏
聞

崇禎九年五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覆題疏凡十通

鄭府另起郡名疏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

子壯

題爲遵奉

欽依乞

恩另起郡名承繼端清封爵以奉宗祧以廣

皇仁事儀制司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輔國將軍常潔

係鄭端清世子載堉之嫡次孫堉生二子長翊

錫次翊鈦而常潔即鈦之嫡子也先年載堉之

祖祐檡以東垣王進繼鄭王之統至堉封世子

其子翊錫亦封世孫已數傳矣而載堉於萬曆

年間七疏正倫懇辭王爵毅然讓國便應歸受

東垣之郡爵還其舊日封土然於時堉祖之庶

支承襲東垣已久且當日部議謂堉與錫既受

世子世孫之封無復降郡爵之義隨奉

神宗皇帝通融計議務令得所之

旨隨該本部會同該藩公議奏

請堉以世子錫以世孫終身仍給以郡祿俟錫子應

封之年另起郡名受封俱奉

神宗皇帝欽依又以載堉讓國高風千古再見

賜勅建坊用彰

天潢之美今錫薨無子其弟鈦嫡子常潔恭申

前旨具

奏另起郡名亦援要例如世孫長孫有故次嫡庶

孫應繼王爵者許改封爲世孫長孫與例實合

非已封郡王故絕弟姪不許承襲者比且

王爵既辭則郡爵原其故物載堉讓國美德安可

使其不血食也祿米合照郡封舊額及李氏一

體

賜封合將常潔封爲郡王李氏封爲郡王妃除王儀

仗房屋冠服等件照例免給其封號行翰林院

定擬各該用鍍金銀冊文及鍍金銀印并妃冠

服等件行移各該衙門撰造完備候各

王府

冊封之日通行關領
遣官前去
冊封行禮其祿米行戶部查照
欽定新例即行
題請敎授典膳旗尉等項咨行該部查照銓選撥
給
恩典總出
聖裁臣部未敢擅便
崇禎八年二月十九日奉
禮部存稿 卷五 三
聖旨是
宗貢生另名疏
題爲僻遠寒宗比例陳情伏祈
聖恩遵照
祖訓篤宗授職之制以廣
皇仁事
蜀府候考宗舉
恩貢生朱鋕奏同前事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旣係宗生如何單名該部查奏欽此

吏部具覆看得
宗學明經
天潢懿派自
制科肇開臣部仰體
朝廷敦親之誼遵照
祖訓優加錄用今
蜀府
恩貢宗生朱鋕奏援宗生朱新賜之例及查朱新賜
於崇禎六年四月考定外府通判選訖在朱鋕
禮部存稿 卷五 四
見今赴考俟臨期另行定擬至
宗藩名位皆係
朝廷欽賜是以雙名有一定之序朱鋕因身充
宗黌未經
請名移行禮部查核該省起送出貢文結止開朱鋕
確查無異等因崇禎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朱鋕俟考驗奏奪宗學生不請名是否典例其
系派次序原應授何封秩俱著禮部查明具奏欽
此儀制司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宗室名封濫妄有禁
典例森然查得宗枝冊朱鋕係
德陽王府輔國中尉宣鋕之庶子因伊母未經奏
選明屬濫妄例不得
請乞名封是以報生無日期玉冊無位次限於制也
但念其以宗生入明經之選或
特賜另名用示鼓舞則
恩典出自
聖裁而非臣部所敢擅擬

崇禎八年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知道了
祁陽王分城疏
題爲
郡王徑行萬難挽留事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崇
禎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禮科抄出
欽差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今降二級唐暉題內稱准禮部咨
岷王企鐠奏爲悍宗不法悖違

制多收亡命妄害良民懇乞
天恩正法以肅宗盟以安地方事又
祁陽王禋泞奏爲懇乞
聖恩下憐母子微息俯賜保全允臣遷居近地以廣
皇仁不致陰禍冤斃事等情題奉
聖旨藩宗敦仁謹度共壯維城豈宜以小嫌構訐無
已奏內事情著該撫按從公詳查如有需索撥置
奸徒即行長史司啓王嚴加禁戢禋泞有無涸昌
逼奪等情一并查明具奏仍著遵近頒規則率循

無愆以副篤厚宗盟之誼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咨
院備行司道仰府即將二王互訐事情從公詳
查明白遵限九月以前詳報以便覆覈轉詳回
奏等因奉此隨該本府知府熊茂松會同長沙
府知府陳象明覆查得
岷王自薨王之變通國議襲舍今王其誰
祁陽王獨違衆議堅持不保已爲失之於先當國
位初定即
岷王不能忘情前任寶慶府知府李吳滋力爲講

勸

岷王已自釋然且出

令旨邀天示信似不留纖芥於胷中矣而

祁陽王終懷疑畏岌岌乎日有不能自安之念

岷王當立國之初承積弛之後未免創立規模以

嚴束諸宗而

祁陽王以有心猜之但覺其成心未化近日選妾

一事則係

岷王代題未嘗不欲玉成其美也止因妾父楊宏

基未報籍貫未經保勘致

岷王差較根究宏基隱避下人爭鬨事誠有之而

祁陽王遂疑王有深求之意於元旦之夜微服出

城潛入省會以致

岷王據事參奏而歷數其罪狀

祁陽王忿激之餘亦語不擇音

二王交惡重違

皇上展親之仁事下部議發查令委官赴彼會勘而

祁陽王留住府城堅意不歸該本府公移趣之不

聽差官護送不聽即會集寅寮面請之又不聽

至以死自誓職等又安能强之使歸哉職等竊

謂楊宏基

祁陽王妾父也始未查明今則查知其籍貫來歷

矣且楊氏已經令宮完聚似無庸更查其謂奪

優人李文裕之妻徐氏生有二子據

祁陽王稱文裕原以妻質銀久經他適見稱無子

選妾則亦未嘗以假子亂宗若夫受納投獻皆

奸徒自附此在

賢王必能謝絕似又不必一一苛求也至於

祁陽王所訐王應衡等勒索事皆絕無證據

祁陽王不過因其侍

王左右不爲之周旋而致疑耳所可異者

岷王已釋憾修和而

祁陽王懷猜不釋今任府城近復取其宮眷相倚

自謂獲罪於

王怨結雖深終不可解業已削髮辭封以示決無

來意職等即敝舌而請剖心以明其如彼之終

無轉念何至于另城之議爲
二王目前消弭禍亂彼此兩全計無出此然已經
科叅非下吏之所敢議也等因本年九月初一
日准
岷府長史司及武岡守備司并該州吏目詹一元
俱呈報前月二十八夜二更時分
祁陽府宅內起火隨往救護見頭門扁閉殿宇焚
燬周圍俱係
宗室並無百姓相連事于

王宅理合呈報等因報府據此案照
祁陽王出城削髮攜眷長往與夫府第焚燬諸事
皆
宗藩中從不經見者先據該道呈報前來臣隨于
去年十月初十日已經會疏上
聞并一面嚴行確查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
湖廣監察御史余應桂看得
岷與
祁陽二王原無深讎積怨也祇以小嫌不釋漸致

兩不相容臣等凛奉從公詳查之
旨屢檄道府州縣會官查勘而
祁陽王避寓郡城不肯赴質甚至削髮長往持刀
誓死以明決無歸志種種情景不啻利害切身
者夫貧人窶子尚有室廬故鄉之願乃以貴倨
王孫一旦棄國辭封甘心淪落恐人之所不能忍
諒必有萬不得已而爲之者想
岷王既已儼然一國之尊前嫌俱可渙釋況水源
本本目擊此等光景有不測然動念望其復歸

者非情也及抵省控臣臣等再四婉語趣還修
好亦不可得遂行司暫安公署免生意外并令
撥役周巡防護
冊印及今事久論定
岷王雖已釋然而
祁陽王終懷疑畏執迷如故臣等亦付之無可奈
何而已茲催府縣多官虛公會查其相搆根繇
從前葛藤大畧已具無庸再贅雖未三面對質
然

二王均屬
天漢不過一朝小忿原非民間兩造可比似不必一
一就質者據稱勢不並立遽難兩全刻下止有
另城一著或可爲
二王杜患計且府第既焚無家可奔又不得不然
者惟是科參在案臣等不敢輕議應候
聖裁速賜酌行者也今據該道回報前來相應會題
伏祈
勅部查覆施行等因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前已有旨該撫按既疎防護焚燬府
第復未據實查明殊屬玩泄親郡藩有體屢經申
飭奏內妄稱撫按批呈赴質對質等語殊違典制
唐暉余應桂姑免究該道何人著查明議處分城
事宜該部看議速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到部除該道聽吏部查明議處外其分城事
宜一節該臣等看得
國家敦宗睦族統於親藩以定支庶煌煌
典例尊卑世守有敘無斁何乃有
祁陽王與
岷王之事也積嫌成猜因猜致忿互相訐奏既蒙
明旨諄復勸諭而
祁陽王猶過懷疑畏撫按奉
旨勘議不至多官勸請不歸削髮挈家直走省會焚
燬府第辭爵棄封損虧
藩體無乃已甚蓋情既乖於恒嘗則法自窮於擬
議該撫按曲體
皇上親睦之仁必不得已爲另城之

請蓋誠見
兩王猜構已深有非可以口舌化而旦夕解者合
無姑准分城鄰縣令該撫按擇地奏
請定奪以暫息其偪處之爭俟其後悔而徐定又查
要例一款
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係
帝孫者儀仗房屋冠服照例全給其餘

郡王儀仗房屋冠服止令自儀不必奏
請關給況
祁陽王又非初封其府第鳩工之費當聽其自行
措處可也至於一應名封婚婚等事統於所尊
仍候
岷王具奏難藉口釁隙爲另城管理之舉更乞
明旨申飭此後不得援以爲例庶免各宗效尤而
藩體自肅矣
崇禎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分城原非典制既說府第焚燬著該撫按擇于
鄰縣地方居住速與奏請其修建工費照例自行
措辦婚封等事依議親郡藩全以恩義相維何至
猜嫌構釁還著長史教授等官悉心啓迪共篤宗
盟以副朝廷睦親至意
旌獎
晉藩二藩疏
題爲彙報捐賑職名懇乞
聖明分別褒錄以勵忠義事禮科抄出
欽差撫賑山西監察御史陳乾陽題前事內款開
晉王先捐三千三百兩續捐一千兩
藩王捐一千兩
慶成王捐一千兩
永和王捐一百兩
西河王及
交城管理各捐五十兩餘如表樞表機新墩新遠
愼鍚愼鑒愼鍊愼鍔愼欽愼鏐敏湟敏沃敏淞
敏洙鼐鍾鼐鑰俊樞廷翻充烯各捐一二十兩

不等奉
聖旨據奏晉省捐賑數多親藩體制隆崇暨諸王等
禮部查議褒典具奏官紳士民作何分別獎勸該
部另行酌議欽此又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馮明玠
題爲城守備極綢繆
藩府尤多捐助仰祈
聖明分別獎勸以錄前勞以勵後効事內稱
晉王幼冲先後捐助數千金皆母妃萬氏出簪珥
器具以佐成其義賢淑可風與

寧化河東兩郡王二時慨捐四百金美皆不可泯
乞將
晉王與兩郡王
賜勅褒奬
晉王母妃萬氏建坊旌表等因本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奉
聖旨晉藩親郡王同心捐貲捍衛具見維城忠義妃
助尤彰賢淑著該部查例褒揚其餘文武各官併
紳衿旗鼓官等俱覈議具奏欽此儀制司通查案

呈到部看得
晉王審烜母妃萬氏是母是子共成好仁倡義之
風有國有家大得均貧安傾之意庶宗具仰褒
異宜先
濬王效鏞
慶成王求楠能解橐千金而推食百姓德既孚於
有土功並懋於維城
永和王求枉
寧化王敏濟
河東王敏淳皆樂善以及人允同心而體國
西河王知燧弁
交城管理新脈及表樉等各稱賢藩賢宗有此美
舉
褒典其可或遺乎
晉王合照先年
蜀王等事例賜勅建坊旌表
晉王母妃萬氏合照
韓藩母儀事例

賜勅建坊旌表
濬王
慶成王比照
襄府郎城王載壛例坊價減
晉王之半
賜勅旌表
永和王
寧化王
河東王比照太平汶川二王例專勅奬勵其

西河及
交城管理比照
南安王府輔國將軍定灼例獎勸表樾等行令地
方官給扁旌揚庶
朝廷親親之誼與勸賢之與條分縷析昭然不遺矣
既經賑按官具題前來又經該司查有往例相
應題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翰林院撰
勑二道及行山西布政司備辦綵幣羊酒候

勑書到日前去
晉府旌獎另撰
勑各一道給發順差人役齎赴該布政司備辦羊酒
送至
瀋府等府旌獎表樾等行令地方官給扁獎勵至
于白金文綺之賜出自
上裁臣等未敢擅擬
崇禎八年二月初五日奉
聖旨晉瀋二藩捐貲助賑晉王母妃萬氏慈義尤可
嘉尚俱著賜勑獎諭布政司官照例行禮慶成永
和寧化河東西河各王及交城管理一體旌勵以
彰朕褒崇至意表樾等依議給扁示勸
旌獎
鄭藩疏
題爲公舉賢王祈
賜旌獎以光
聖典以表
宗藩以慰河朔士民事禮科抄出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今降二級玄默題前事內稱
鄭藩國主暨世子發祿金萬餘兩捐糧米千餘石
選養民兵護衛城池例當題奏以風
宗藩又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加俸一級劉令譽題
同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儀制司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鄭王載璽久著東平之賢聲特流河朔之恩澤發
粟捐金者如許同讎禦侮之多方與

世子翊鍾廷訓夙閑時艱共奮出所蓄以作赴桓陵之氣急在公而建磐石之安洵光步武于藩屏足表勳伐于民社既經巡按具題前來又經該司查有往例相應題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翰林院撰
勑二道及行河南布政司備辦綵幣羊酒候
勑書到日前去
鄭府豎坊旌獎

崇禎八年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鄭王及世子捐貲助守念切同讎著賜勑獎勵
布政司官照例行禮以稱朕褒嘉之意
旌獎
惠王
諸王疏
題爲流賊奔潰楚境清寧恭報仰慰
宸衷并述効勞諸臣以祈
聖鑒以鼓忠義事禮科抄出
惠王常潤奏前事內稱自流賊渡河來楚震驚寢蕩搖藩國臣搜括租銀二千兩捐發道府少助軍需與夫
光澤王術堣捐銀五十兩
長陽王術雅捐銀二百兩麥二百斛
肅寧王術綾捐銀二十兩
湘陰王儼釪捐銀二十兩
蘄水王儼鐸捐銀十五兩
松滋王儼鐸捐銀十五兩率將軍中尉諸宗捐助不等至巡道贊畫原任通判張邦傑出師剿賊

著有多功并叅將孔大成捐貲募兵剿賊獲級以上各官俱有功
社稷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分別優陞以酬忠義并
勑該部將所捐銀兩作正支銷
光澤王術堣等懇
賜褒旌惟
長陽王術雅捐助獨多賢更倍於諸王猶當優獎以勵宗風奉

聖旨覽王奏楚地敉寧朕知道了効力各官著查覈
具奏捐助銀兩作正支銷諸藩共切急公即與分
別獎勵該部知道欽此儀制司通查案呈到部看
得
惠王常潤平居則好禮親賢急難而散金酬士先
聲張楚峙食不啻投醪戮力翰周歸心再見安
堵
長陽王術雅境内傳誦其高義軍中浥注乎專恩
光澤王術堣等各量力以輸金同急公而作愾

惠王合照
吉王
蜀王事例
賜勑建坊旌表布政司官照例行禮
長陽王捐助獨多合照
太平汶川二王事例
賜勑奬諭
光澤肅寧湘陰蘄水松滋各王合照
南安王府輔國將軍定灼例一體旌勵以示風勸
至將軍中尉捐助不等行該地方官查明給扁
旌揚庶
朝廷之典展親旌賢各適其宜矣相應題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翰林院撰勑一道及行湖廣布政司
備辦綵幣羊酒候
勑書到日前去
惠府暨坊旌奬另撰勑一道給發公差人役齎付
該布政司備辦羊酒給扁赴
長陽王府奬諭及

光澤王等委官至府一體旌勵捐助將軍中尉行
地方官查明給扁奬勵統候
聖裁
崇禎八年四月初五日奉
聖旨惠藩捐助急工深可嘉尚著賜勑旌奬布政司
官照例行禮長陽王及光澤各王一體旌勵以彰
朕褒崇至意將軍中尉諸宗地方官查明給扁示
勸
處科場各所官疏

禮部等衙門

題爲遵

旨回奏事臣部等衙門題爲磨勘試卷據實摘參事

等因奉

聖旨磨勘試卷久奉明旨會場屆期僅查閱三卷罰

科殊有隱狥著即嚴行覆閱凡文理疵謬的俱著

簡出議處其題目落字欠稿割紙擡頭違式等項

即行各監試御史查明經管官回奏這議罰三卷

姑著覆試定奪欽此該巡按眞定等處監察御史

降一級照舊管事周堪賡

題爲遵

旨回奏事內稱有表題欠高擡一百三十二名童茂

成一卷往例彌封所先將試卷查無違式然後

封發謄錄則疎畧之咎彌封任之查該所官則

房山縣知縣方見道新城縣知縣沈迅也奉

聖旨禮部看議具奏欽此又該南京福建道監察御

史韓相等奏同前事內稱有孟子題目遺落自

南二字一百四十七名胡奇一卷往例該管官

謄錄對讀兩所皆與有責查謄錄所官則高淳

縣知縣黃仙謙與江浦縣知縣耿洪錄也對讀

所則徽州府同知許倜與楊州府同知趙虞佐

也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錢守廉題稱有六十

一名鄒萬鎮少第五道判稿四十四名孫瑜之

表少激切屏營之至各屬違式者今查孫瑜之

卷原係任三水縣知縣周世璽督謄失查致未

貼出責自無辭此卷面註有督謄各官職名部

中一查可定者若鄒萬鎮第五道判少稿則稿

以彌封而後發謄失在彌封官之疎于查閱而

經彌封非謄錄之過矣查彌封所推官鄧承藩

張文煥知縣王至章丁憂知縣舒發四員自當

均爲法受過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宸極題

稱如蔣季誠一卷頭場第七篇割幅中後爲臣

查出業經題請該部覆議將經管官馬平縣知

縣王家鼎彌封官南寧府推官萬鎣罰俸三箇

月而續復有梁桂一卷二場論空字題寫之違

式也奉查經管官受卷者係平樂府推官唐邦

教彌封係永寧州知州今被前任察處不謹童
大望二官失于查貼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党
崇雅奏稱查劄案內曹永嗣表中頌語連寫不
擡頭下空一二字者三處違式該臣覆查看得
新中舉人曹永嗣表中頌語違式奉
旨行查經管官員事關
欽件靡不急切臣即嚴行該司將委各官磨勘試卷
逐一清查今據回稱詩經試卷係保寧府推官
張一鶚夔州府推官劉應儼分磨今據張一鶚

所磨勘姓名既悉則曹永嗣之試卷乃劉應儼
之磨勘也等因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到部臣等謹會禮科
都給事中降一級照舊薛國觀等會看得科場
之設各所官也以士風不古營鑽日多欲得眞
才不得不慎防贋鼎贋是任者宜何如謹凜而
乃悠忽從事致有違式之卷雖查勘原無關節
諸弊然受若職而怠若事爲法受過不能辭矣
今據該巡按御史陸續具奏如同知許倜趙虞
佐推官鄧承藩張文煥萬鏊唐邦敎劉應儼知
州童大望知縣方見道沈迅黃仲謙耿洪錄周
世璽王至章舒發王家鼎或司彌封或司謄錄
或司受卷職有攸歸失於覺察罰無可逭除黃
仲謙耿洪錄已經被劾革職閑住童大望已經
察處不謹王家鼎萬鏊已經罰俸三箇月內周
世璽雖調簡舒發雖丁憂仍宜於新任補罰者
也至違式舉人除蔣季誠已罰會試一科外其
童茂成明奇鄒萬鎮孫瑜梁桂曹永嗣合各罰

會試一科以示士子疎率之戒
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是許倜趙虞佐鄧承藩張文煥唐邦敎方見道
沈迅王至章著於見任周世璽舒發著於調任起
補各罰俸三箇月劉應儼見在提問免再議童茂
成胡奇鄒萬鎮孫瑜梁桂曹永嗣各罰會試一科
處考試各官疏
禮部等衙門
題爲遵

旨具奏事崇禎七年二月十五日該臣部等衙門題
爲磨勘試卷據實摘參事十八日奉
聖旨這奏內四卷摘出字句殊欠雅馴姑依議罰會
試二科試錄耑取式士何獨此兩省可議還著詳
閱再議通前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謹
會同禮科都給事中降一級照舊薛國觀等看
得
朝廷三年大比期得眞才以爲
國用衡文者仰承

簡命刻有試錄以式多士去誖淫邪遁之流弊而一
迈先正矩矱文運實與世運相關
典至鉅也臣等前查省直試錄如四川前序援引鄙
褻廣東中庸題目抑而强與四字殊欠冠冕已
經查摘今奉再行詳閱之
旨臣等再四研勘
皇上日月照臨考官凛奉
功令其餘試錄俱不見可議惟查陝西錄中五十二
名宗生誼滅原係
賜名而徑不書姓未知何說所當行該省遵按查明
經管官奏請
定奪者也至四川前序係兵部員外郎鄒毓祚所作
廣東中庸題係禮部員外郎袁繼咸工部主事
徐懋曙所出合各罰俸一年其罰科舉人順天
徐文瑛房考爲行人張壽祺主考爲右庶子方
逢年右中允倪嘉善應天黃美中房考爲知州
劉士斗主考爲左庶子丁進右中允蔣德璟浙
江楊天驌房考爲推官楊卓然主考爲翰林院

簡討張維機兵科給事中林正亨廣東蕭光漸
房考爲推官李長德主考爲禮部員外郎袁繼
咸工部主事徐懋曙合照往科主考方逢年等
八員各罰俸兩箇月房考張壽祺等四員各罰
俸五箇月內倪嘉善李長德已經物故丁進已
經革職蔣德璟聽其自行回奏劉士斗見候吏
部議處張壽祺別案逮問俱無容再議外楊卓
然先經降處合於補任行罰其餘俱罰於見任
庶人心知警而文體可正矣

崇禎八年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宗生誼濫錄卷俱不書姓經管官何無詳覈著
該巡按御史查明奏奪其考官除免再議外鄒毓
祚袁繼咸徐懋曙方逢年張維機林正亨著於見
任楊卓然於補任分別罰俸俱依擬
處考試各官疏
禮部等衙門
題爲遵
旨具奏事臣等於崇禎七年十月初四日題爲遵

旨覆試事初六日奉
聖旨這試三卷姚軒之文理頗順學尚未充姑罰一
科會試羅儒臣宋偉祚俱文理疎庸豈堪中式著
革去舉人發回原學肄業考試官著即分別議處
具奏欽此通抄到部該臣等謹同禮科都給事中
降一級照舊薛國觀等看得近來士習披靡官
方浮競皆繇於文理不正始進倖售
聖明登極深惡生心害政之流毒故於庚午首科掄
秀於鄉文理悖謬者不准覆試即行黜革而分
房主考重加鐫治
功令之嚴可謂凜凜矣不意癸酉復有羅儒臣宋偉
祚等之濫收也則考官之罰自有前科成例在
但前科濫收有文理詭謬者有經書失旨者有
覆試不完篇者是以房考降三級主考降二級
各照舊管事今
明旨所指者乃以文理之疎庸似較之前科不無差
別查四川巳革舉人羅儒臣房考則華陽縣知
縣岳宗恒主考則兵部員外郎鄒毓祚大理寺

評事張作楫也廣西巳革舉人宋偉祚房考則
宣化縣知縣張燦主考則戶部主事林徵初刑
部主事曹三用也從來闈中試卷取自房考裁
於主考而主考二人又以日晷有限分經裁中
據鄒毓祚揭稱羅儒臣卷係毓祚所裁臨填草
榜時本房以巳中之末卷句字不馴將儒臣卷
換中仍復駁回本房以無卷爲詞不得巳中之
等語又據曹三用疏稱宋偉祚卷係三用所裁
因拆號時查對正卷草稿違式乃於備卷中再

三覆閱勉取偉祚卷復於卷端總批幾行有此
卷駁回者再徧閱一時無卷不得已等語夫考
官啣
命而往共宜毖飭難容諉咎但臣等仰遵分別議處
之
明旨房考岳宗恒周燦合各降二級照舊管事主考
鄒毓祚張作楫林徽初曹三用合各降一級照
舊管事至罰一科會試舉人姚軒之房考爲武
進縣知縣程九萬王考爲左庶子丁進右中允

蔣德璟程九萬見候吏部議處丁進已經革職
蔣德璟聽其自行回奏無容再議統候
聖明裁奪
崇禎八年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岳宗恒周燦著各降二級照舊鄒毓祚張作楫
林徽初曹三用各降一級照舊程九萬等吏部何
尚未議覆蔣德璟也著作速回奏
磨勘南場各卷疏
禮部等衙門
題爲遵
旨磨勘各卷從實具奏事崇禎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禮科抄出臣部等衙門題前事二十七日奉
聖旨黃美中弁鄭雅孫等七名文理悖誕不經悖違
典制著革去舉人發回肄業該部科遵旨將其餘
各卷磨勘從實奏奪其房考各官批語妄誕的著
吏部一併議處欽此該臣會同禮科都給事中降
一級照舊薛國觀等看得文體之壞無甚於今
日屢經申飭莫之挽救

皇上毅然將南場黃美中等卷摘發褫罰有差天下
之士聞風而知文不可以倖售
功令不可以輕犯若此擊蒙之力於是乎大反經之
功於是乎著矣
皇上學滙江河鑒懸日月既經摘處豈其復有遺逋
乃猶著臣等將其餘各卷從實磨勘臣等奉
命惟謹知有職掌當盡人情周旋不暇顧也謹將各
卷搜剔公集朝房彼此參閱合而論之字句之
間不能保其全妥而如

明旨所謂子書禪語恠誕不經者蓋亦鮮矣惟一百
二十九名李愫八十二名陳貞元二卷文理駁
雜尚未成材又有一百十七名徐昌治一卷文
雖通順而細觀其墨卷字義差訛不一而足自
不得藉口於風簷寸晷簡點之不及而可免議
者也合無將李愫陳貞元各罰停會試二科徐
昌治罰停會試一科至房考取中李愫者爲太
平府推官郭連城取中陳貞元者爲金壇縣知
縣柯友桂取中徐昌治者爲江陰縣知縣吳鼎
桂合照例罰治以遵

泰除吳鼎泰見候吏部議處外其郭連城柯友
明旨而梲士習其主考官左庶子丁進已經革職右
中允蔣德璟聽其自行回奏無容再議統候
聖明裁奪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八日奉
聖旨李愫陳貞元二卷既稱文理駁雜尚未成材何
得堂擬罰科著革去舉人發回肄業徐昌治罰停
會試二科郭連城柯友桂著降三級調用吳鼎泰
已有旨了

覆題疏 凡七通

鄉試教官一體編號疏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子壯

題爲鄉試教職懇

恩一體編號以弘甄錄事禮科抄出新選南直隸浙江訓導趙度姜志峻孫文鋒等奏前事儀制司案呈到部看得南畿浙江訓導應試之另編呂

字號繇來久矣登雋者寥寥或因地方多才收錄不及教官未必盡係主司之明棄但據稱河南山西等省訓導與生員共編字號有例可援則教官趙度等執詞而請亦其情之不得不鳴者也

朝廷用人惟其當原不計其年齡

聖世升賢一以公何必拘以畛域相應准從以後南直浙江訓導鄉試與生員一體編號庶寒士得以義命自安而無復遺珠之嘆矣

崇禎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

京學取額疏

題爲乞定京學取士之額以一功令以弘教育事順天府丞仍加一級董羽宸題前事儀制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順天府爲京國首善之地萃聚人文況以兩縣學而總隸一府比照外郡當爲三學入學名數照一百六十似不爲多第以科歲兩遇合計之則如限百名

亦無存見少矣今奉酌議之

旨合無照大縣五十名每縣量加一十五名以抵外縣另除撥府之數每考共取一百三十名是又

於裁節之中仰體

皇上加惠

聖旨依議

崇禎八年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依議

議拔貢疏

題爲備虜之全著宜計拔貢之大典當行謹請
聖裁以襄才運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
八年三月初八日禮科抄出巡按宣大等處監
察御史梁雲構奏前事內稱拔貢一節前奉旨
著于今歲舉行臣查禮部刊布規條內有云監
以按臣關防按簡又云取甲科推官知縣爲同
考官從公較閱拔其尤者送學道總裁該臣看
得諸省內簾總裁自是提學專責按臣止於監
臨今宣雲學政悉係按臣董理其總裁監臨應

否兼攝至于房考例用甲科而兩鎮止有大同
知縣一人若以附近北直山西府縣聘取推知
一二恐沙塞荒窘物力難辦可否於本地鄉科
同知通判推官知縣擇其才學頗洽者以充分
較之任期于遴選精當刻期貢之
大廷以實成均而臣即於文事之下兼覈武備則
于圖邊興學兩不誤矣等因崇禎八年三月初
六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速奏欽此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又該
禮科抄出提督順天等處學政監察御史汪應
元奏爲拔貢務覈眞才甄收宜防濫倖謹陳末
議仰祈
聖鑒以重薪樵事內稱拔貢考試之法俱照鄉試有
監臨有分考糊名易書解卷磨勘法至嚴也但
鄉試場中通一省之人文經幾番之彙選然後
入場應試主考同考十餘官詳加審擇始能入
彀中式之後屢經部科磨勘尚且多所摘參如
近日之奉

旨斥革追論房考者甚爲前鑒況各學廩膳生員人
數有限就中取一眞才以充拔貢能必其快足
而無餘憾乎今首善重地誠爲人文淵藪然風
氣師傳豈能皆厚而無薄其最者譽髦聯翩不
難拔取一人至荒區僻壤頻遭夷寇之鄉有文
義全疎經旨失記者有表不叶韻論策不完者
又有違式貼出者甚至通學之中無一可選之
卷將欲濫取充數苟且甄收必至廷試之時駁
回陋劣磨勘之後指摘不堪庇狥之罪臣何以

自解免直待濫收賈罪而後始稱之才將責臣
言之不蚤矣再照鄉試二場止論表判三項今
加策二道恐數更多於鄉試力益難工合無止
加策一道庶足以覘其伎倆又不至苦以所難
伏乞
聖明鑒裁勑部覆議施行等因崇禎八年三月二十
一日奉
聖旨拔貢須得眞才豈容濫取既稱限學難以兼收
試策浮於科額該部再酌議具奏欽此欽遵通抄

俞旨恭嚴恭愼總以防倖濫羅眞材也除各省直俱
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拔貢奉有
學臣總裁按臣監臨已經申飭外其有邊遠兼
攝者幅幀險隘便宜可通如宣大學政原係按
臣董理似不必更設監臨止取附近道臣充提
調官料理簾外事務至於房考分較本鎮甲科
寥寂不妨仰以鄉科府佐縣正簡取才學頗洽
操守廉介者充任不必別處聘取其入貢之期
前疏原爲省直地方遙遠定於八年考較九年
四月間赴京廷試又查得陝西臨洮鞏昌二府
學政亦係廿肅按臣兼攝合無與宣大同例又
陝西寧夏一鎮廣東瓊州一府遼東一十七學
俱係兵巡道臣兼攝地僻人少合無即以道臣
獨任亦不必更設監臨房考分較與宣大同例
再照北直學院一人當以順永保河道按爲監
臨以順天府丞爲提調南直學院兩人其提督
應安徽寧等處學政者於應天貢院考試仰以
應安徽寧按臣爲監臨以應天府丞爲提調其

提督蘇松嘗鎮等處學政者駐劄江陰縣原有
試士公署自可關防仰以蘇松等處按臣爲監
臨以附近道臣爲提調至於各項供應非比鄉
試原有額設錢糧茲當軍興旁午一概宜從節
省入簾填榜不設席宴內外鋪陳俱自攜帶惟
有各官膳給及謄錄對讀等費每府州縣量與
厝處類解提調官供應不得動支正項錢糧亦
不得加派小民借名階厲其應試原生唯現在
食糧與丁憂起復者方稱定原其有緣事辭役

候補與四等停廩候考者俱不准試至於地方
風氣不齊人才難以概律是以
制於鄉試必取中式而明經命之曰貢貢者隨土所
有而獻之之義也歷查萬曆年間以及今日
恩選俱每學額貢一人無容更張今奉
明綸廷試部覆必須嚴加磨勘則人才繁盛之處固
當羅網文理精通爾雅淹博之士間有遐荒小
邑文未成材大廷難以對揚者許學臣便宜酌
裁不得濫收應試廩生不許泥執庠額撓謗主

司其或文理不致荒悖稍堪作養者亦應隨地
勘閱蓋
聖世廣新樵以實成均之意原自悖大凡
功令所嚴禁者唯在營狗囑托諸弊而非偏尋瘢索
瑕於小邑也第二場論表判之外止加策一道
已足覘士人底蘊不必增多以苦人所難其順
天應天二府以兩縣學統於府學合照往例拔
貢二名在外府學各一名凡此皆臣部前議未
及今因宣大按臣及北直學臣之請詳悉上陳

伏候
聖裁施行
崇禎八年四月初四日奉
聖旨拔貢以眞才爲主若每學額貢一人與歲貢何
異著各學臣嚴加遴選不得濫狗充數如有營囑
撓謗等情指實參來重處餘俱依擬
請贈官三孝廉疏 內張朞原係張基以避諱改
題爲微臣巡方事竣敬舉眞忠節眞孝廉仰祈
聖明鑒裁賜謚贈官以勸臣忠以維士習以彰

聖化事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七年十月初十
日禮科抄出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今降職
五級祁彪佳題前事內稱朱紈長洲縣人生三
月遭家難即與其母繫獄後賴有司白其冤稍
長爲諸生孤苦自立正德間成進士知景開二
州俱以廉惠幹濟稱擢南駕部備兵四川威茂
時以平深溝諸部寇功歷廣東左布政使又以
剿平獠賊進都御史撫南贛移撫閩浙時沿海
奸民與番舶通因緣爲奸利而以大姓豪家爲

主紈拜官請便宜從事及視事斥去貪汚者數人窮治通海舶者批根豪右剪除無貸提兵平漳州同安寇移師定海屢破島夷又大破賊於溫盤南麂諸洋以忤時數上捷僅得一拜賞後悉平佛朗機黑白番舶俘其酋及餘衆四百餘有言其爲變者紈下令誅渠魁爲言者誣劾削職聽勘紈讎嫉墨吏大猾以爲必死嘆曰吾家無一錢且素負氣節安能對獄吏遂仰藥死陸粲長洲縣人連科選庶吉士以不謁謝權貴遂

出爲工科給事中感激受

命三日聞邊警即上言兵事又請開弘文館與博聞有道之士講論政事優太學舉貢諸生途與進士並復上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言事無所避忌時法司與廠衛獄互異粲力持法司議遂下獄踰月杖而釋之復劾輔臣張孚敬桂萼并及諸要路夜草疏鬼嘯於庭粲大言曰我男子死耳疏不可已嘯乃寂疏入罷二輔臣直聲震動會有以蜚語聞者復下獄謫都

匀驛丞遷永新令平冤獄擒劇盜杖殺土豪以母老致仕歸十八年不通朝臣一字郡邑罕覩其面葉茂才無錫縣人生而孝友痛母早逝每館歸坐臥父側時刻定省萬曆己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三月告南迎養改工部分榷蕪關盡革他稅不留一錢差竣上羨金數千疏曰久旱得通故有羨金請不爲例蒙

賜白金松布以旌異改南吏部郎中再請告歸起禮部郎中歷陞太僕寺少卿家十五年至是始一

出時言者議論異同抗疏相闘且累疏乞休又七年起太僕太常少卿皆不就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到任三月即致仕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居僅有堂三楹妻安人老而織紡以給饘粥及與同志講論道德切磋不倦無片紙入公門雖小夫稚子無不知其清節張恭吳江縣人中嘉靖庚子舉人例得坊金散宗黨略盡會試時有顯者欲爲道地堅謝弗應是年擬魁選竟爾落第父卒孝事祖母上南宮時忽念祖母病遽爾返

棹自是遂謝應舉究心爲巳之學所著有孝經
附註讀書疑獨鑒廣頤數十卷隆慶初
詔采山林隱逸撫按彙薦力辭不應歲大祲賑米數
百斛屬軍興族皆任役不忍獨以例免爲請代
於官毀家紓之產盡弗顧學既有得預刻亡日
至期趺坐而逝歸子慕崑山縣人中萬曆辛卯
舉人爲文苑名臣有光子少喪父讀遺書必捧
之而泣母疾衣不解帶者數月少具勝情若不
可一世及有得於宴坐默存之學其學專於訟

巳過若創痛刺心毫不假借以是遘疾嘔血雖
制義妙天下竟絕意進取不與衣冠之會不詣
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爲子弟應試干請雖甚
貧養其兄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自處無
不得之言與人無不足之色里俗皆化之甫强
仕以前疾卒朱陛宣吳縣人中萬曆壬子舉人
念父母老一再公車往返不踰百日乙丑心動
馳歸歸則父九十尚無恙而母氏甫七十康養
旬餘遽卒識者謂誠孝所感自此遂絕意計偕
設榻病父之側凡一菜一糜以至中單廁牏之
類靡弗親者與先臣周順昌爲總角交順昌中
璫禍時小民號呼稱冤徂擊緹騎閭郡震恐多
避難獨陛宣周旋於左右後以親歿拮据喪事
不得辦致患噎膈卒以身殉孝門下從遊百餘
人多一時譽髦會殮之日相向哭失聲巳上在
忠節三臣勁骨不容膚功早建孤忠九死回
天之諫草猶香恬退一生獨對之衾影無愧在孝廉
三臣學修巳底純全志行毫無餘疚高文懸市

士人皆挹其丰神至行飭躬賢者獨欽其蘊籍
是眞輿論允合國人曰賢者也伏乞
聖明鑒裁勑部覆請忠節者賜之謚典孝廉者贈以
官階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朱紈等
賜謚應俟諮訪另議外其張朞等贈官一節查得往
例以撫按薦舉縣孝廉蒙
恩授官者如萬曆二十一年正月江西舉人劉元卿
授國子監博士鄧元錫授翰林院待詔萬曆三

十一年二月四川舉人來知德萬曆三十八年
十月湖廣舉人瞿九思並授翰林院待詔俱奉
欽依在卷夫同一舉人生者之潛德既行旌敘則死
者之幽芳似更宜優卹事例固可援也等因案
呈到部看得蘇松巡按御史祁彪佳所舉孝廉
已故舉人張朞歸子慕朱陛宣三人殁有久近
其行事亦有互異而大都孝以爲經文以爲緯
讀書明理守身事親皆有志於古人而無同於
流俗鄉里共高其誼紳衿咸以爲賢者宜按臣

之聽採而臚舉以請也案查舉人繇薦授官任
例具在未有贈職於身後者
國家名器固所當嚴乃其人在矣非有月旦之依
附徑路之汲引也其光燄不足以熱人而直道
不泯潛德猶芬擬授官之典於論定之餘似爲
較愜伏惟
勅下吏部照劉元卿鄧元錫等例各贈一官銜以爲
好修者勸蓋於三舉人身後所得者不過虛名
而於今日士風世教所俾者即爲實效矣伏惟

皇上裁奪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吏部酌議具奏

表章孝經疏

題爲
聖帝表章孝經愚臣遵奉註解恭呈
睿覽以弘孝治事禮科抄出湖廣黃州府蘄州黃梅
縣儒學廩膳生員瞿罕奏前事儀制司案呈到
部看得孝經一十八章孔子之述作誠百行之

宗五教之要也
國家隆尚經學
典制定以四書五經取士如日中天而孝經旅列於
十三經註疏中以資誦說自西漢以來註解殆
及百家惟孔安國鄭康成最著至唐玄宗採集
諸儒剪繁撮要以行於今莫之有改而生員瞿
罕乃覃思搜索字箋句釋爲貫註存餘考異對
問各卷以獻雖其中固不無附會汎濫之處然
亦可謂即流遡源著述不妄者矣合無准從刊

布以無虛其六年苦心而至於命題一節崇禎
二年奉有
明旨已經覆請一遵
聖祖頒定之舊第孝經雖不並於四書五經自不後於
小學性理今依朱子定本頒行令督學師儒等
官凡遇考試生童將孝經小學性理三書間出
論題仍不時講究使多士翕然誦習立行蒸蒸
庶幾上副表章之
旨而於

皇上以孝治天下之隆義不無裨益矣謹將
御前原發下孝經貫註一部隨本進繳統候
聖裁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十一日奉
聖旨孝經原系學宮著兩雍及直省各學臣嚴飭士
子同小學俱務誦讀力行考試仍一體命題以驗
有無習熟所進貫註不必刊布
修葺一統志疏
題爲志事四奉
明旨敬循職掌懇乞容臣獻藁仍
勅該部查遵原奉施行以完前局以煥
皇猷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該
誥勅房帶銜光祿寺錄事王應遴奏前事崇禎七年
六月二十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看得
大明一統志創於天順五年迄今沿革損益大有異
同修葺誠不宜緩王應遴因四奉
明旨著收掌纂葺苦志燈窓緝藁八百餘卷似應容

其謄送閣中并取到省直羣志許其收掌以備
纂葺至開館遲速應聽閣臣酌
請再查本官先年上
皇明衍學大訓忤時降職迄今不霑升斗情甚可憫
前禮臣有優敘之
請或
勅吏部查議則
聖恩浩蕩非臣等所敢擅擬者也等因崇禎七年十
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王應遴果有志藁著送禮部查看其各省直志
書奉旨送到若干一併查明具奏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送司查得王應遴志藁奉有著禮部查看
之
旨本官已將草藁八百三十卷并凡例目錄沿革考
同名考當堂查看一一臚列果覺燦然可觀其
奉
旨送到省直羣志則于天啓五年四月内有祠祭司
書辦邵化麟朱文炳將各府州縣所解各志齎

送史館當有効勞官賈良璧王道平等公同供
事各官查點收掌今復經内閣典籍廳查明回
覆總計取到省直府州縣志書二百七十六處
共九百四十一本現在可稽也等因案呈到部
看得典守圖籍從來原有專官以
昭代大一統而闕然未備似非所以傳信徵遠也今
臣等仰遵
明綸查看王應遴志藁纍纍盈箱共八百三十卷併
凡例目錄舉凡沿革形勝分門別類頗覺燦然

可觀至奉
旨取到省直羣志計府州縣共二百七十六處業于
天啓五年間齎送史館今復經内閣典籍廳查
明現在可據其未到各志容臣部續文取齊以
備參考王應遴歷奉
明旨著令收掌纂緝不費公廩苦志編摩老而不輟
復以
上書蒙譴至今不得與内翰辦事同霑升斗似亦
聖明所矜恤也其開復俸級應聽閣臣酌

請臣部不敢擅擬今將各省直志書逐一查明開坐
具題謹題請
旨
崇禎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志事未到的爾部移文續取以備採輯
敘功生疏
題爲狡虜乘虛大舉官軍奮勇血戰仰仗
天威斬獲虜級奪獲人畜器械事禮科抄出兵部通
查延綏鎮崇禎五年分靖邊道屬地斬獲虜首

六十五顆該按臣覈勘恰首七顆內願陞爲首
生員張治國楊廷彥等應照例各陞實授二級
內張治國楊廷彥准入監又强壯五十八顆內
生員俞咨伯等應照例陞實授一級既經覈勘
明確題
請前來相應覆
請奉
聖旨張治國楊廷彥俞咨伯著禮部查覈議奏儀制
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青衿之以首功論敘所

以觀武也而在衝邊多事之時其武宜重其敘
尤宜先今張治國楊廷彥等既經該撫按覈實
前來又查與邦政條例相符相應從廩生張治
國楊廷彥各係斬恰首一顆各應陞實授二級
准入監免歷上選俞咨伯的係斬强壯一顆應
陞一級准與入監歷事增生成奇謀應准補廩
合候
命下遵奉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十五日奉
聖旨依擬

覆題疏 凡二十四通

會議增補祭祀錢糧疏

禮部等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陳子壯等

題爲遵

旨會同酌議增補祭祀錢糧事該禮部題覆太常寺

卿葉廷祚題爲懇憐速賜題

請急甦商困以彰

聖孝事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奏欽此抄出到部送司前後通查

明白案呈到部議得加增者照例派之各省府

其墊過銀兩

勅下戶部有別項無礙錢糧補給前墊等因奉

聖旨這加派牲價及補給墊銀還會同戶部酌議具

奏欽此即移咨兩會戶部隨准咨稱加增者既經

禮部議派無容再議其賠墊銀兩無從設處咨

覆到部看得祭祀錢糧最爲喫緊所以預徵預

解合無先將加派行各該撫按預派徵解使衆

商有所歸著其墊過銀兩或俟部寺有別項錢

糧另行措補等因崇禎七年十月初三日具題

初十日奉

聖旨會典載該寺牲價戶部先年會經題增自應詳

查確商何得諉卸還再酌議合奏奉旨會同僅用

咨文往覆本內又不列戶部職名是何體例該司

官姑不究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跽捧

明綸不勝惶悚除司官陳六韐伏

闕謝恩外臣部今會同戶部尚書侯恂等看得太常

寺題加增補給祭祀錢糧一節查自建

陵并

金綿等山每年正祭除原額解三千七十五兩外添

用牛一十五隻乳羊二百三十二隻共該價銀

六百二十四兩其猪價事屬戶部先年會經題

增而外解牛羊原屬禮部坐派相應遵照萬曆

十八年例題增入額即此六百二十四兩之數

灑派各省直等一十三處則爲數不多民商兩

便似應照例議派自七年爲始也至於賠墊過
銀積至七千五百兩計十有餘年相沿已久此
自是該寺職掌十餘年緘默不發一旦責之臣
部酌議補給當此物力殫竭之時禮部既無錢
穀可以設處而戶部正餉猶且不敷又欲償額
外之舊欠豈不兩難伏查
會典各處解納牛價四兩五錢而光羊每隻有派至
五兩三錢三分者嘉靖九年定二兩四錢是物
價與時高下例之於今牛價則似太嗇羊價猶

爲過豐凡諸祭祀用牛少而用羊多以豐補嗇
累積均筭則衆商雖經賠墊之疲而亦時有通
融之濟況自今伊始歲增六百二十四兩亦足
以濟其窮而副其望矣
朝廷恤商之意夫豈有靳值軍興之煩民力之耗莫
甚此時伏乞
皇上勅下太常寺諭令衆商照歲增額安心承辦仍
案存墊過前數俟以後度支稍寬續次補給此
部寺一體共襄祀典之末議再三酌量惟
聖明裁定
命下遵奉施行
崇禎八年二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牲價依議自七年爲始照例派征仍著省直
各撫按將派數榜示民知不許官胥蒙借苛擾其
墊過銀兩續次補給
棗强王喪禮疏
題爲乞
恩喪禮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八年二月二十八

日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大同巡撫焦源溥題據
分巡冀北道呈據
代府棗强王府教授呈奉已薨本王妃薛氏傳稱
切照氏夫
棗强王薨逝於崇禎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病故已
經具啓
國王不幸
國王薨逝無人題奏伏祈憫念寒王俯爲題
請等因到道轉詳到臣該臣看得

棗强王鼎錞病故應有祭葬銘旌墳價等項舊係
親王題奏茲因
代王薨逝伊妃薛氏傳行代奏既經查報前來相
應題
請伏乞
勅下禮工二部查照舊例覆議上
請頒發施行崇禎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

王府喪禮必候
王奏臣部具覆此舊例也今
代藩棗强王鼎錞喪禮因
代王薨逝無人題
請而撫臣代奏前來伏念
大典所需既不可以遲閣而從來舊例又不便於遽
更今
代藩
冊封在邇或仍候
王奏以遵畫一之典或即據撫臣之疏具覆以昭
皇上親親之仁臣等未敢擅擬伏候
聖明裁定
勅下遵奉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爾部即與題覆仍俟代藩冊立後啓王補奏以
存舊章
代府監官襄事疏
題爲遵

旨查明具奏事祠祭司案查
代王傅爌薨逝該
王妃郭氏奏乞喪禮於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奉
旨下部本部即於十二月初六日題覆訖已經差欽
天監五官司晨歐大輔前去擇地造葬奉有
明旨矣又查得葉茂生於崇禎三年四月內以
代王鼎渭造葬奉差原限一年今過限將及四年
即葬未完亦當申明寬限竟爾怠玩若再使久

留地方誠爲不便合行催速完前事并查違限
緣繇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代王傅爌請
卹稽遲緣繇已經撫臣據實奏明至
請以前遣監官葉茂生襄
兩王之葬事雖爲省便但臣部題
遣在前而撫臣具奏在後又葉茂生違限既又而大
輔銜
命出都此時已到該地方則

代王傅爌之葬事應仍令大輔選擇行查葉茂生
違限緣繇勒催速完前差葬事亟爲撤回以免
本府供給之繁庶公典私情並行不悖矣臣等
未敢擅擬恭候
命下遵奉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擇吉造葬即著葉茂生一併恪共襄事其久
任違限情繇俟回日查明奏奪歐大輔著即撤回
據本府奏稱貧寒苦乏之供應明係監官營差需擾
該部嚴革積弊酌定限制具奏通飭
議紀錄番官職銜疏
題爲遵
旨紀錄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八年正月二十一
日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兵部覆巡按陝西茶馬
監察御史王與儁題前事內稱自崇禎六年分
茶馬苑馬抵京奉有紀錄
明綸則經管各官及委解員役急公勤事之誼自難
泯泯況當茲招中維艱京馬不前猶不得不加

優異以示勸揚者除內外官員奉
旨紀錄外番官總理哈剌麻鼓番効力招中攸資應
否
特賜禪師職銜應聽禮部議奏等因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內員著司禮監文職著吏部各分別紀錄林成
棟既以弛戎革任何得遽議起用高崇選准紀錄
番官職銜禮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到部臣等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有各處國師禪師都綱剌麻都指揮

指揮等名色嘉靖二十八年題
准各處番僧到京襲職進
貢禮部置立文簿一扇將各僧齎到舊給
誥勑所載師僧職名須給年月及見今襲替僧徒名
字任坐地方分別已未領有新
誥勑逐一登記備行布政司照式置造以後如退應
貢年分將文冊查對如係年代久遠果有退老病
故情節方許照例起送承襲其有已襲而未領
新

誥勑者照已賞未襲職例許起送一二人如有揑作
入番化夷在番病故者不許濫收此師徒承襲
之故例也若
特賜職銜臣部固無從查覈今據該處開稱總理哈
剌麻以招中茶苑馬匹資其鼓番奉
旨令臣部議奏似不妨量與破格以示勸勵或加禪
師之銜俟三年効用再有成勞聽撫按代請
勑命庶恩可洊加而典制有節矣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崇禎八年四月初六日奉
聖旨是
回奏魏文魁另局疏
題爲遵
旨查明回奏事祠祭清吏司看得魏文魁另局自奉
旨置局之徒一應所需廩供儀器屬各該衙門臣部
惟有奉文督催至再至三以奉
明旨如光祿寺衙署文魁并生徒即已搬任其湯飯
卓廩薪逐月供送生徒月糧既已造冊照月給

發儀器砌臺例催工部節經回咨工力未能猝
辦而業已委官料理職掌所在自難遲誤紙劄
催都察院亦經回咨當此紙張匱乏以應各衙
門俱不給另局無從設處正在商策或宜倘責
工部設辦一起銷算仰遵
聖諭查明回奏案呈到部既經該司查明理合據實
奏
聞
崇禎八年四月十五日奉

聖旨儀器築臺係測驗急需奉旨已久如何但以委
官料理塞責紙張數既不多豈得借匱乏爲詞著
該管司應官自行回奏仍一面嚴催辦給不得再
延餘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覆祠祭司郵典疏
看得山東總兵官右都督死難今贈太子少傅
張可大　本官生平所至多立戰功登州之難
尤能盡節眞可愧碌碌偷生而振忠烈之氣者
業叨贈廕之隆合賁
禮部存稿　卷七　十一
優郵之典相應照例與祭六壇造墳安葬於死難處
所立祠致祭其加祭壇數并其祠名仍請
聖裁伊母李氏查已授封一品夫人例有祭葬亦應
與祭一壇造墳安葬但係伊子鹿徵同本奏
請應否同
郵及本官易名之典
特恩俱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擅擬
崇禎八年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張可大准與祭六壇仍加祭一壇造墳安葬還
與他謚祠名與做旌忠伊母李氏與祭一壇造墳
安葬
二
看得新樂伯劉效祖　本爵係
孝純皇后親弟奏內所引武清伯李文全之例查李
文全係
孝定皇后親兄
懿親實相膽合相應比照前例與祭十六壇造墳
禮部存稿　卷七　十二
安葬其加祭壇數仍請
特恩賜給
皇親
郵與原出
聖恩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光祿寺備辦祭品順天府辦
香燭紙就
遣本部堂上官致祭所據地價軍夫等項仍咨戶兵
工三部各題覆撥給施行

崇禎八年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是准照例與祭十六壇仍加祭四壇造墳安葬

三

看得巡撫甘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應遇
本官矢心國士之知努力勞臣之用墾荒抵派
功在司農遏衆摧鋒功在司馬蓋轉輸不勞軍
精自足美
王言之袞章而一擒白水屢捷漢南隆甘州之節鉞
以死勤事未竟厥施所請加

恩似應照四品軍功事例與祭一壇減半造葬以示
朝廷優功恤死之意者也但
恩典出自
聖裁臣等未敢擅便
崇禎八年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劉應遇准照例與祭一壇減半造葬

四

看得原任應天府府尹致仕加南京工部左侍
郎祝以豳　本官品行素端陟歷已久自引止
足之分旋蒙卿貳之加守約明心著書怡老可
謂始終完名者矣相應照例與祭一壇減半造
葬妻毛氏業經伊男呈請照例宜與祔葬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
崇禎八年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祝以豳准與祭一壇減半造葬伊妻毛氏祔葬

五

看得遼叛死難士民婦女等　遼叛李九成一

案其中文武官吏士民或固守城池殉節完名
者或闔門遭戮極其慘烈者均應贈卹旌表以
風世教其殉節士民婦女死事雖有不同其見
危授命則一既經兵部移咨前來相應題
請內查原任推官張瑤妻齊氏二幼子二幼女貢生
張聯台蔣時行儒官張伯鶴監生張敏生員張
瑜張琇陳夢琨陳之復方印陳宗皐黃縣生員
王樹勳陳孔道趙五典范廷碩李嘉禎王鉅臣
王加貴王永譽林日章祿禧匠隸尚友弁二女

平度州生員竇啓光張得志義民李素并妻姜
氏招遠縣生員楊鴻賓單京翰同妻王氏新城
縣死難舉人王與夔張儼然官生王與綬監生
張儁揚生員耿弘偉郝眞素畢問學張蔚然張
皥然童生王與璸應薦鄒良翰鄒浩本縣衙役
王可擇等二十餘人民韓福焦茂才等三百二
十七人僕從侯有功等十七人商河縣民亓良
弼張養粹馬安邦張進忠及僧湍講衙役陳學
禮青城縣民閻國祥田處岡登州隨任節婦島

鎮黃龍妻劉氏妾馬氏子黃聖基并二女副總
兵王廷臣妻線氏生員李長生妻范氏黃縣生
員杜希聖妻柳氏棲霞縣生員李世昌妻孫氏
同女李氏新城縣民劉前徽妻霍氏千戶王與
章妻宜人郭氏典史王天民女青城縣生員霍
泗修妻成氏市民邊天德女大姐以上士民婦
女俱經死節不辱相應照例建坊旌表以慰孤
魂但品官舉貢生員各家妻子似不便與庶民
衙役工匠等一起列名當分爲兩坊旌表一以
見詩禮之家不玷名節一以見草澤之下猶識
綱常至如舉人貢生死難者查
大明會典內並無
卹例然名旣薦於
天府
卹獨後於流官赫赫九泉未免抱恨伏查近例武舉
李調禦賊捐軀已蒙
聖恩贈都司僉書級銜文武一體武舉旣贈文舉及
貢生死難旣同議贈似難獨遺合咨吏部擬贈
一銜以慰幽魂以示風勵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
崇禎八年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這殉節士民婦女著分建兩坊各列名旌表舉
貢死難的准照例量贈一銜以示風勵
看得柟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等處地方總兵
官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黎國炳　本官歷陟

邊疆効勞有年所至俱無疵議亦武弁之楚楚
者惟實授出自
覃恩與功陞不同就其本等署都督僉事應祭一壇
似應照例給與但
恩典取自
上裁非臣等所敢擅便
崇禎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黎國炳准照例與祭一壇
七

看得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　本官補過盡
忠多名諫臣之議進禮退義有古大臣之風維
摧折不改其孤芳遇
聖明益彰其物望老成端直已足槩夫生平後進表
揚咸式遵其理學相應照例與登二壇造墳安
葬伊妻侯氏係贈夫人既經伊男一疏並
請合應准其列名並祭祔葬至於本官易名大典與
論久孚但
錫予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擅擬
崇禎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曹于汴准與祭二壇造墳安葬伊妻侯氏並祭
祔葬
八
看得陝西固原道叅政陸夢龍　流寇披猖突
犯隆德而固原道臣陸夢龍奮不顧身急提孤
軍力抗羣醜因兵少力竭揮戈灑血罵賊而死
至於三日顏面如生誠可謂烈氣橫霜精忠泣

鬼蓋此一臣者素閫方畧不藉應援成則汾陽
而敗則嘗山疆土之事等所倚重況兩沐
嘉旌猶宜優異者相應與祭一壇造墳安葬仍應加
祭立祠
賜予易名以奬忠烈者也其都司石崇德挺身救援
共死一處遊擊賀奇勳厲聲叱罵義不從賊相
應各與祭一壇以慰忠魂千總高明臣楊守明
已經兵部題贈合無免議但
恩典出自

上裁非臣等所敢擅擬

崇禎八年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陸夢龍准與祭一壇造墳安葬仍加祭一壇石

崇德賀奇勳各與祭一壇

九

看得原任寧夏總兵官署都督僉事今陣亡贈

實授都督僉事賀虎臣　本官河東斬獲沙井

血戰衆寡不敵報

國捐軀其忠烈儘可嘉尚既經兵部核實前來相

應照贈官品級與祭四壇造墳安葬但

恩典出自

上裁非臣等所敢擅擬

崇禎八年三月初九日奉

聖旨賀虎臣准與祭四壇造墳安葬

十

看得東江總兵官黃龍　查黃龍原職止署都

督僉事今贈都督同知本官以孤軍抗賊血戰

捐軀完

勑封印凜凜節烈相應照贈官品級與祭六壇造墳

安葬建祠一節已奉

明旨仍

請祠名其李惟鸞項祚臨樊化龍張天祿尚可義等

同心抗賊仗義捐軀各合與祭一壇仍祔祠以

慰一時忠魂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

崇禎八年三月初九日奉

聖旨黃龍准與祭六壇造墳安葬祠名顯忠李惟鸞

項祚臨樊化龍張天祿尚可義各與祭一壇仍祔

祠

十一

看得原任寧夏總兵官太子少保左都督今贈

太子太保馬世龍　本官久歷行間鎮援戰守

諳熟邊情至甘涼捷功尤爲懋著誠一時介胄

之翹楚不負捍禦破格之用矣積勞盡瘁沒于

王事雖燕然之勳未勒而馬革之志克終其原官應

得祭葬例與祭六壇造墳安葬再奉
旨從優議奏合無量與加祭則
恩典出自
上裁非臣等所敢擅便
崇禎八年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馬世龍准與祭六壇仍加祭二壇造墳安葬
十二
看得兵部左侍郎程正巳　本官銓曹特著清
聲開府方資雄畧中經權折幸遇

賜環俾贊樞機數蒙
懋賞其告病奉
旨致仕與被劾自陳者不同今川功又見在敘賚相
應與祭一壇減半造葬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
崇禎八年三月十三日奉
聖旨程正巳准與祭一壇減半造葬
十三
看得前軍都督府管府事太子太師西寧侯宋
裕本除贈官聽吏部議覆輙朝日期年終類題
外查懷柔伯施壯猷襲爵三十餘年而本爵之
襲止七年雖坐門之優敘相同而歷事之淺深
迥異況謂之門功豈合與在外征討積有勳勞
者同例而論乎相應照因事加
恩功業未副之例與祭七壇造墳安葬或念其世勳
崇階量與加祭則
恩典出自

上裁臣等未敢擅擬
崇禎八年四月初十日奉
聖旨宋裕本准與祭七壇加祭二壇造墳安葬
十四
看得原任山東參政今贈光祿寺卿張光奎等
本官一腔忠義倡衆捍堡斬渠獲功堅拒旬日
卒以衆寡不敵一門殉難已經兵部議
卹奉
旨贈廕合應與祭一壇造墳安葬其陽城舉人張慶

雲首倡義舉抗賊身亡貢生張茂貞張茂恂協
敵條殺原任松江府照磨范杞均死賊手相應
照例移咨吏部議贈一銜生員張光樞段蜀錦
王濟時趙之京顏師孔趙德崇竇秉忠孫重光
王元佐董甸梁膏民賈國璧王澤王元傑李定
相李可繼李博楊渭楊濤曹光祚王任賢曹昱
延人秀盧學問蔡蘭張性趙和璧陳經邦張新
運張駿望李調民張儁祚監生王應選儒官盧
知簡王業等共三十五名殉難民張祥雲張騰

雲張茂璘楊桐楊時泰李可受張應貢閻應甲
趙邦璧吳國香張之俊竇寬盧小科等共十三
名應分坊列名旌表其家僕張崇德張朝陽徐
一元徐大嘴裴盤銘段有成吳油匠等均係格
鬬而死情亦可憫應祔殉難民等坊後列名以
旌有義陽城節婦陳氏張光奎妾王氏張慶雲
妻茹氏張騰雲妻甞氏原氏韓氏健姐鄉婦盧
氏李氏韓氏張氏馮氏等并大陽鎮婦女闞氏
等八十餘口均應建坊旌表以風節烈而陣亡

百戶今晉都司僉書張國璽子張兆隆千戶今
贈守備劉自安衛軍杜國禎等三名并會首董
尚誠等七名已經奉
旨撫按查卹家屬仍各設祭一壇以慰忠魂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
崇禎八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張光奎准與祭一壇造墳安葬張慶雲張茂貞
等著吏部查例議贈張光樞等張祥雲等陳氏等

各建坊旌表俱依擬
十五
看得太傅寧遠伯李成梁除本爵襲贈移咨吏
部聽其查例議覆報朝日期另行具題外爲照
本爵馳驅疆場者四十餘載先後血戰斬馘首
功一萬五千三百餘級拓地七百餘里至於繫
速把亥殲阿台擒王杲皆名渠雄長一時聲威
烜赫響震夷落即古稱衛霍之功何以加焉據
科臣宋一韓疏叅撫鎮割地媚虜大抵謂寬奠

六堡生聚開墾已十餘年後因戎心叵測爭擾
時起撫鎮屢開邊釁銳意招撫將種地之家槩
作逃民迫還故土以致六堡既脫科臣亦知寬
貧六堡爲本爵所開拓矣其拓其棄豈無根因
臣愚爲此一節不敢據一面之辭頗備稽訪亦
嘗聞遼東寬貧邊外百餘里地名張其哈喇洵
子乃華夷接壤一望膏腴時邊境稍寧漢人往
往出邊挖參生聚日繁輸稅於奴奴亦陰收其
利本爵再鎮遼東恐奸徒勾奴爲山西板升之

續遣叅將韓宗功收回漢人皆安土重遷遂縱
火焚其廬舍催督過峻值春冰未泮人渡冰裂
溺死甚衆而南人吳大受者有愛婿亦溺其中
深懟宗功以及本爵乃爲棄地之說遍揭長安
故科臣得以風開入
告惜哉御史熊廷弼之疏留中遂致案牘湮然是非
異同無從證據然夷攻萬曆之年
神謨獨運而武功迭奏惟御將之得其道也而成梁
以年老乞骸骨始終恩待有禮蓋至於丁巳奴
酋發難李永芳敗降而清河寬奠鐵嶺等城堡
始相繼淪沒此在科臣叅疏十餘年後事今欲
遽以逼還逃民盡抹殺其生平血戰拓地擒王
之功似非通論當其子如松以陣歿也而賚
殊褒其妻宿氏以先亡也西從例卹本爵浮沉至今
二十餘年門祚孤零未有議及祭葬者不幾於
功隨身謝論與時沉將
朝廷彰幽錄大之
彝典無乃刺謬乎此即功過較量擬以半給猶儉於

數是在
皇上或軫念今日踐牧之東陲本爵所經手而開者
也今日噴射之奴孽本爵所面縛而致者也古
有千金市駿骨似此勳伐其骨雖稿其氣猶騰
若出自
恩命照與全例給祭壇數開壙合葬則所以作氣而
招良者又可勝道哉然非臣等所敢擅擬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崇禎八年四月十七日奉

聖旨李成梁前著邊功先朝優示疇庸國典豈靳追
卹但後來棄地事情既經參勘何遂無案可查該
部但憑稽訪果否的據還同兵部確覈具奏
十六
看得原任右都督今贈太子少傅楊正芳　本
官先登萬衆之中搴旗破竹則强寇憚其威冢
入重圍之地仗劍膏原則
賢王憫其烈堪稱國士頻失長城亟起忠魂兩奉
明諭相應照例與祭六壇造墳安葬仍建祠加祭以

昭
特恩庶將士聞風知所感奮矣臣等未敢擅擬恭候
命下遵奉施行
崇禎八年四月十七日奉
聖旨楊正芳與祭六壇加祭二壇造墳安葬仍與建
祠
十七
看得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加俸一級薛三省　本官居身得如石之貞筮
仕爲作霖之用事
皇考三年講幄既責難陳善而有功丁權璫一疏投
閣誠正人君子所養廟求甘盤之舊學從世而
隆咨伯夷之秩宗其言益讓而何意
帝之簡在竟爾
天不憖遺乎比照品級已從優例若論講讀尤援
特恩相應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妻淑人李氏祔葬其
加祭即與易名則取自
上裁非臣等所敢擅擬

崇禎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薛三省准與祭二壇仍加祭一壇造墳安葬伊
妻李氏祔葬還與他謚
十八
看得原任兵部左侍郎加陞尚書職銜趙紱
本官歷官卿貳共許清方覩其力疾佐戎聞言
求備獲邀
寸告之恩仍有加銜之敘其梗槩可知已而鄉屯難
作倡率拒禦家傾身隕大義尤昭查加銜尚書

卹例未載應照三品未考滿例祭一壇減半造葬或
念其被難量與加祭伊妻淑人閻氏祔葬男婦
張氏觸石而死可稱完節亦應照例建坊旌表
以勵風化皆出自
朝廷恩典臣等未敢擅便
崇禎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趙紱雀與祭一壇減半造葬伊妻閻氏祔葬本
內前不開張氏死節情繇何後遽請坊旌該司官
殊屬疎率

十九
看得南京通政司通政使推陞南京兵部右侍
郎陸長庚　本官蠻荒陟歷特著軍功江國旬
宣內遷京秩乃
廷推已游登樞貳而引分止足亦可謂賢哉大夫
已宜照京官三品未經考滿與祭一壇減半造
葬但
恩典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擅擬

崇禎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陸長庚雀與祭一壇減半造葬

禮部存稿卷八

覆題疏 凡二通 啓移札議 各一首

查朝鮮使臣回國貨物疏 批詞諭帖附後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子壯

題爲遵

旨回奏事主客清吏司案呈崇禎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禮部主客清吏司署司事署員外郎事主事錢輝喬奏爲遵

旨查明鮮使貨物據實奏聞事內稱本年三月十九日恭接

聖諭朝鮮使者同還有無夾帶違禁之物著禮部司官查明速奏欽遵臣輝喬即刻趨至會同館同本司提督主事朱祚昌移會兵部主事王之楨公同逐包開驗自一號以至六百十四號委係并無違禁之物臣等開有各號貨物細冊存卷以備恭聽

皇上取進

睿覽等因具奏二十三日奉

聖旨這查驗鮮使貨物祗防館役牟利作奸該國素著恭順陪臣知禮感恩朝廷原優待無替據稱海道遲過四月風濤險絕著作速遣發伴送出境其易買包數已經限制是否與前例相符著即日再奏細冊亦封進覽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案呈到部送司即遵

旨將陪臣遣發外其貿易包數該臣等案查得崇禎五年九月內鮮使回還應易貨物部科議定包

數多寡計人而定每人不許踰四包每包止許貯百二十斤其欽賞帛幣不在此內即歲買弓材五十枝弓面二百副亦另貯一包以便稽查等因具題奉

聖旨奏內違禁貨物一應嚴禁其應易帛物色數貢市限期及輯訪驗封等法俱依擬著嚴飭行該司若能約束防範貢使人等何敢越制擅鬻以後敢有仍前受賄徇縱的爾部科覺察參處并一切奸棍誘引交通夾帶事情俱從重論罪不貸內彩色

一項是何說還著奏明欽遵在案又據提督會同
館主事朱祚昌呈稱鮮使帶來貨包內有人參
四千五百斤銀四千八百餘兩比往年參包銀
兩爲數較多無非欲與
天朝兌換貨物且留在寧遠尚有五十五包近奉
明旨亦准貿易一半本職仰體
皇上柔遠之至意惟謹查違禁其包數溢額原爲來
貨有加又包數有大小以便馱載多有不及百
二十斤者今奉

旨細查相應呈堂送司通查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茲
者鮮使回還包數除奉
旨發回宴禮銀兩四包外大小共計六百一十四包
遵照限制有原不在內者爲陪臣
欽賞并鋪蓋行李等物二十六包又廚役
欽賞一包計衆通官從人等共四十八人每人四包
貿役貨物一百九十二包與往例合惟是官價
代買一節查自六年提督主事郭之奇經理此
事細閱其文卷曾有國王代買三百一十七包
之數今衆等代買貨物與陪臣代買藥材二項
共三百九十五包內雖除去通官
欽賞約該十一包并年例弓面一包然其實數則代
買尚有三百八十三包據朱主事呈稱若謂今
歲回還包數溢於往年原爲國王帶來貿易參
物實多而六年代買又有故事寬其兌貨以示
撫綏實則嚴其違禁以遵法紀但事在限制之
外臣等有不敢不據實直陳者惟祈
皇上俯念貢事告竣更無狗縱別情嘉與矜全實出

聖明之恩造矣謹將細冊隨本進呈
御覽伏候
裁奪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據奏鮮使貿易包數與限制大不相符即較六
年代買又增一半將來何所底止第念該國恭順
有年且查無違禁暫准從寬以示朝廷柔遠之意
爾部仍一面咨與該藩以後貿易貨物務要恪遵
限制不得借官價代買爲辭如通官從人等仍復

多帶貨包希圖兌換定行駁回該司官仍著嚴行
釐飭不得徇縱取罪
批詞
提督會同館主客司主事朱祥昌呈爲懇查
令典咨免貢稅以信明示等事據朝鮮國差通官
金彥渾呈
堂批
朝貢土物例不起稅鈔關經紀何得違
制而骫法也該司即移咨戶部說明速行停免一面

給示朝使安心在館候開市貿貨
二
朝鮮國陪臣議政府左贊成宋錫慶等呈爲小
邦進貢員役具花名年貌
堂批鮮國素知禮義恪順
朝廷花名年貌之報昔之所無豈樂自今創起據詞
中不見信父母之邦等語猶可體念惟是今日
邊境非同往例鮮國所明也一應事情寧從詳
覈已經奉
旨移咨該國王自悉
本朝一體之誼有所遵承陪臣等一面安心職使不
必預爲揣議可也
三
朝鮮國陪臣議政府左贊成宋錫慶等呈爲歷
陳包數實情辨明看船人役裁省事
堂批裁省人數覈減貨包此正
朝廷善全貢使之至意提督官可轉與說明亦不必
過爲疑慮

諭主客司
鮮使回還奏
旨著司官查明有無違禁貨物固宜周詳嚴覈以憑
回
奏而鮮使來裝已屆登程追回貨包另行打拾不
無煩擾情殊可念該司合體
朝廷懷遠之意好爲慰諭其稽留日期一應供給備
與設處無使缺乏館內不許襍人闖入致有混
失貨物多屬不便即擬禁諭告示來行

查光祿寺供應數目疏

題爲遵

旨具陳事精膳清吏司案呈照得牲口銀兩係

上供錢糧外解到部本司隨驗明隨登簿即移送光

祿寺貯庫其隨時收買應用係該寺專司故凡

祇待之項款事繇之增減惟該寺能悉之而月

月開揭進呈

御覽該寺責也自本部於正德九年奉有

宗皇帝開具來看之

旨而每歲揭帖

上呈亦止據寺冊所開陳其梗概至崇禎七年正月

中旬本部遵例具揭進

呈奉

聖旨禮部既有揭帖何未見具本隨進著明白回奏

其各處未到牲口數多亟宜嚴催速解何得但以

別項湊補即行通飭欽此該本部即具本回奏復

奉

聖旨知道了以後還具本同進該寺錢糧經該部收

催的若但憑開報全無稽覈用此套揭何爲著於

本內將各款項有無情弊及隨時增減事繇備列

具奏不得以故事塞責欽此欽遵在案今已正月

終旬理合備列具本同揭帖進

呈其各省直錢糧已一一登簿未完一一嚴催備列

揭內矣若其各項有無情弊及隨時增減事繇

必該寺逐項詳開過部始得庸其稽覈乃本部

屢行劄取而該寺移稱供應祇待牲口用在

奉先殿等殿祭祀及

上用皇膳各膳者奉有

明旨其用四夷筵宴下程等項者止照部文承辦經

費浩繁增減原難執定而本寺月月據實開揭

進呈

御覽原無情弊今奉前劄備將牲口銀兩已解未解

并祇待過本折色牲口備造數目移送到司案

呈到部臣看得該寺供應有祭祀之式有饍饈

之式以至於養賢待賓項款度數種種不一既

經該寺每月據實揭報

御前其有無情弊自難逃
洞照今再奉
明綸責臣部稽覈臣敢不悉心仰體
皇上節省之至意但臣竊有議者
舊制遣科道官以巡視光祿其一應物件每月輪該
堂上官會同巡視於
大烹門內驗收是該寺原有糾察之專司而漸失
初意遂不無虛應故事今巡視已撤若收催牲
口折色特所屬於臣部之一耳臣部行文照會

例止按其大數無繇覈其纖悉
皇上加意釐剔伏乞
勅下該寺將每月供應項數增減事繇條分縷析與
臣部周知庶可細加稽覈備列疏揭上達
聖聽而不負
明旨之諄復矣
崇禎八年正月三十日奉
聖旨該寺每月供應款項及增減事繇著詳開報部
以便稽核

復
唐王啓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子壯謹
啓伏承
殿下惠賜書問
奬與優渥
敎今諄復班聯之中惟職最劣何緣何幸而紆
袞光授
道訓古之士大夫所不能邀於賢王者而職顧邀

之蓋職欣誦假樂之詩乃今而親紀其盛於
殿下也繄子孫有千億之繁而所爲宜於君王者
必其無或愆忘而一率先王之舊章焉讀
殿下諸大疏所舉
國家之舊章者備矣因以正其愆而提其忘者斯
莫不亹亹矣我
高皇帝之福祿無疆
子孫臣庶猶一本也況以
端祖王之詒謀

殿下之賢孝讀書好禮著於
諸藩而受事
封境者其敢不共以自貽伊戚其誰曰不宜如職
昕夕殫心而營無曠若事必以
藩體爲大隆
藩體尊
典章是故重可制輕而百弛可具舉也職非不知之
而小疏云爾者何也誠慮夫
朝廷飭法而或未之詳也尤慮

殿下明禮之初意而或因之晦也彼新進書生不
讀
甲令所在有之
封境之內以身試法一之不悛以至于再是誤非
誤皆謂之愚雖其愚也地方治狀其賢不肖所
不可知然猶得槩借其口曰將爲小民也爲小
民就法有所以爲名者卽有非所以爲名者矣
故法之不詳是不待教而有不可勝誅之例禮
意不明則雖縲絏而有非其罪之辭職三月視

篆殫心
宗藩亦或在人耳目矣禮節未須申飭而一若爲
諸人株解者無非欲致詳於法以明乎
殿下爲禮之意非有它也然
令諭謂職筮仕
禁近未盡悉
宗藩之事蓋歷來禮部起家資格大抵皆然若生
長嶺海非
藩封之壤誠不能悉惟其如是遇中州秦晉齊楚

蜀江右桂林諸同列周爰咨諏倍不敢不悉也
廼諸方多罹寇盜非夫無動爲大者上而
宗祿中而官守下而民生始終休戚不分毛裏念
之有不瘝憂言之有不變色者乎天下大勢非
甚難見也盜寇之興非其所得已也貪殘之吏
憲綱掃地剝小民以奉上官將亦何所不至乎
此卽十之九已如
令諭所謂唯諾送迎預探嗜好之輩其跡顯著則
舉而服

詔書必殺無赦亦咸以爲快脫十有一之不然而適
以藉其口也
殿下盛德之光毋乃少蝕體
國之忠毋乃少歉
殿下博綜古今會有上下之不安而可以爲國否
亦有彼此疑懼而能以長久相安否然則禮法
互用抑有機權不謂古厚而今非薄古質而今
非幻也正以至薄幻者如今日之人情還望
殿下誘掖而敎誨之以和于禮無遂鄙夷之以推

于法也詩亦有之樂彼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如職最劣敢云
殿下之穀與石哉三復
今諭禮不平則法不彰若曰夫夫亦知平禮以彰
法矣似不大異疇昔疏內之狂言故展轉畢其
愚以復於
來命辭則不達心實無它幸惟
霽聽採擇不勝悚仄瞻引之至謹此具
啓

移中堂手本

禮部爲按錄徹底清查再文催撰子名以蘇　宗因
事照得本部類題名封遵依　要例按季總送內閣
撰擬雙名今查撰出干名與名封錄互對或有一府
數位未撰者或有一季數十位未撰者甚至有天啓
初年經題而尚未得名者以致　宗室無名不敢
請封事關職掌恐屬未便今自萬曆四十七年爲始
按錄備查凡有未名號者再文盡送內閣煩爲諭該
經承徹底撰擬送部以便行文各　王府知會即行

請封今後祈照　典例按季撰送幸勿遺漏如已
經撰名未送到部者仍以原名開送毋致互異庶
宗因可蘇而　要例永遵矣爲此合用手本差當該
吏徐德恩齎赴翰林院查照施行

報溫中堂札

適承垂問光祿寺牲口銀兩此係積年逋欠故有此
數今將各數細開送覽前條款淮安蘇州牲口錢糧
未完者積至萬餘兩果係民欠者亦備查蠲免奉
旨有云及牲口積逋銀兩果係寒生小民拖欠備查

蠲免再三紬繹似與戶工錢糧僅免若干年者不同況兵荒所在即不全免亦未必能輸解或相應於頒詔後行該處查報具　題此職部所以不再覆請也不審當否望老先生明教之幸甚

生節議

崇禎八年四月初三日戶部尚書侯恂奉　旨集大小九卿議生財節財禮部右侍郎陳子壯議曰夫財之生非可以奇創以巧試也本天地自然之利經理制度要不出鹽屯鼓鑄固敷奏所嘗聞而或謂無濟

緩急舍是則不惟無以生財且以生事請循其嘗則行之當否而利源之通塞因之以日月計者小促以歲計者宏遠天地之生材國家之生財一也天下衛所屯額其失已久今槩議興復而驟責成效勢有所不能於是遣風力四出彈治之又不勝騷然而僞報增額轉相欺耀者有之夫屯之不可再復者爲惡於起科也歲收不嘗而官租已定是以人不敢開種今若盡法清釐除强豪隱占逃軍盜賣與有司之私徵竈丁之私種者沒官起科有差其餘皆照比直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聖訓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聽令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可收流亡爲土著冶兵刀爲農具李長源集府兵之意不出平此其在近京則依元虞集議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受以地能以萬夫耕者受萬夫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易之三年後觀其成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官軍之法在邊塞則依丘文莊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於本

田外多耕者立爲賞賚則例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乃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齎價來糴而因以漸復召商開中之舊此其大畧也夫邊屯與鹽相爲表裡也新舊鹽課當各稅額三分之一兩淮額尤當天下之半今課逋至二百餘萬邊引壅積如山若之何不變也淮鹽原額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爲小引七十萬有奇又餘鹽引二百萬有奇　國初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維時富商大賈出邊招墾粟一石止易銀二錢則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後一引更課銀四錢

二分悉輸於運司起解以實太倉意非不是乃商人輟業而歸邊地日荒粟一石不下銀數兩本色之市糴既艱折色之侵克尤易而太倉亦因而告詘則是折色之八不比於本色之一後增至十數倍而猶以爲儉何也　國初沿海竈丁俱以附近有丁產者克之免襍泛均徭給以草蕩其犯罪自遷徙以下刑止杖仍發煎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每鈔一貫值千錢蓋恩以體之者甚厚若引與鹽離及越境賣者同私鹽追斷商賣鹽已即所在退引還官

僞造引者斬諸監臨勢要令家人行商中鹽侵民利者罪如律蓋法以束之者甚嚴夫竈丁惟得實利斯重法可伸耳今雖有鈔不能以易粟乃欲禁私鹽以逼之餓莩其可得乎且投勢則占中買窩上納則包攬侵漁骨糧衙門則例外勒借增加斗頭火耗及搬運糧草則各場官攢需索留難守候查盤關領勘合長蘆兩浙搭配兼支復有他商要求賤引法令滋章弊孔愈叢如其束濕則商有望畏途而走耳何以處之乘此另議翻綱之時請先申明舊制變通鈔法與錢法並行清復場蕩歸之竈丁量以淮南之蕩多課少補淮北之無蕩課多者各場俱殷則三商易致乃令盡以其餘鹽開中於邊請與　皇上疏明蓄艾之本謀罔責近功三邊總督兼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無久淹凡積年蠹商而阻壞鹽法者悉革之漕運總督兼理鹽法得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禁戢回空糧船私販但商完納糧料即與支鹽俾無久淹凡積年蠹商而阻壞鹽法者悉革之兩總督如左右手鹽利邊儲呼吸

關通期之數年而鹽利必興邊儲必實邊民必蕃邊地必闢有不效則坐治兩總督非其任即連坐吏部此略盡於霍文敏條奏中　先朝亦有倣而行之者惜哉不肖如鄂懋卿以非任敗其費如麗惠敏又以任不終去而事皆不集固未可懲噎而廢食也繇此推之山東長蘆兩浙其遠近貴賤或不同要未有不恤竈通商而國可富强者矣廣東鹽課則更有可言者地雖連於四省而行引不及十郡非若兩淮當南北之衝遠達吳楚河南江西者比粵鹽之行江西者

王文成撫贛時定議南安贛州袁州臨江吉安五府在湖廣則衡州永州郴州及寶慶與淮并行乃淮商耽耽每借昂額旣割江西袁臨又欲并割三府并割楚界則三省交受其困必不可行故屢議屢寢夫潮商與雄商爭贛之東關七縣行汀鹽且不可況淮在江北之遠乎計南鹽自廣城而淸遠度太平橋而抵贛廠歲餉不下六七萬近嶺之民無田可耕駝載挑擔惟鹽是賴已嚮之利誰則奪之而不虞他變也故南鹽斷不宜更也而韶州樂昌平石村可達郴州宜

章連州星子白牛橋可達藍山臨武此斷宜明復東引以便楚食賤鹽粤資充課不宜使西粤隔省而專其壟韶連徑道而漏其巵而或恐西省二萬五千之餉隨引而縮不知西餉之縮不在東引攙入而在西運舵遲故以西言之有三司戶口食鹽又有倉鹽火食鹽名色每歲例官運若干以販於桂林興靈全灌而達於衡寶永　桂藩膳鹽一千三百引搭載其間比　靖藩又於例食鹽六十引外奏討膳鹽每歲運頭尾二起木馬船連艅數百夾帶私包不知凡幾究官胥吏總甲水手賓綠爲奸又加以王差之憑藉剝削不堪皆莫可詰問今宜益嚴重其事改督監司并究王鹽刻期齎致以省船隻而杜私包江路通行無礙詎監司風力之稱否則該省自爲計而有餘奚憂縮餉哉其鹽木即於東省協濟梧鎮兵餉扣抵甚便但當此會計支吾曰軍門兵餉則催督有名曰水客販本則給領無日不可不一爲體恤者至於橋廠盤割委官添馬分斤半堂重堂等弊尤未易更僕也惟標影旣正則法在必行各商互相保結諸人皆許告

首私買則罪嚴連坐告首則以半給賞但無使有守候之艱誅求之擾則商亦易凛於奉法矣自閩帥往來於粤漳泉福淸福州等船楊旗裝銃聲勢赫震動至百千徑泊省城皆串寫單人詭名納餉告票長包私販有以一船而影數船莫敢盤割黨挾白艚奸宄運糴多米莫敢禁止而省城諸商苦海寇刼擄每鹽百引勒銀五十兩謂之買水因暗與賊通自相吞食謂之併載數年之間剛取船隻多方阻難本等水客不得往場貿化而閩船之利益專鹽餉以漏糴價以

騰商民並苦將誰訴乎兩廣總督實兼鹽法誰階之厲而又何論監司風力也宜與巡海一心分別閩廣船嚴行虎門南頭寨把截勿使闌入如水客有願出其巨艙丁勇勦賊報効者量與勸勵有功與官軍一體叙錄夫百千人寄命於浪泊樓艣中而不爲之所憂不止曠餉已也唐季之黄巢王仙芝元季之張士誠非鹽徒乎詩云君子如届俾民心闋若三萬六千之餉遞經加至一十餘萬鐵稅又加一萬即不可再加亦俾之無曠繇前之言其庶幾耳寶泉新局與工

部寶源並設經費非不善也而且有四省直之輕賫八鈔關之召買非艱於無銀而艱於無銅非無銅也有私鑄則有私販而鬻於官者無幾矣諸銅商之領官銀而即逋負者皆私販之爲淵藪也銅之入京繇臨清河西務崇文門該關司官置循環簿登記類報送錢法司官查覈法綦密矣於是以十之二便民十之八歸局時估平買不落胥儈之手務使商販樂於從事源源而來即私鑄亦可以法禁何至耑遣一荆州堵截又四遞催督令魚驚鳥散乎若京錢不行于各省直各省直錢又不得入京便宜於出銅處所大開鼓鑄該司道坐名請勅兼理錢法仍督以府佐一員聽以存留銀爲工本每年該處驛站工食祿糧料價等項可以錢搭支而以其息銀起解多寡歲咨吏部註考量與獎擢其錢樣式一如都下酌量於五十六十之闋當銀一錢疏請俱以大明通寶爲識期可行之萬世從前年號及先代闋元等錢悉聽民便新錢盛行則舊錢自止乃令百姓田地稅糧自一兩以下及輸官罪贖紙一惟以新錢交納有司如勒取銀者即以贓論於凡存留則用錢而那銀作解運如此則錢法日行日便漸久疏通而有餘裕矣前所謂鈔法並行者誠如丘文莊議所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末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爲定製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此制既定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銀之用非十兩已上禁不許以交易斯錢鈔相資之利亦需擇有心計者勅耑其任若儒學生員俊秀子弟沿納入監利多弊少者猶慎重而

不允開也則凡金吾之濫襲衛從之影借光祿廚役太常道官之冗占顧獨不可一議裁汰乎十庫內供諸色改折則歲有餘贏宮府一體之誼不可執前議申請乎即不得應年例京支宜以補還　內帑舊庫漕折輕齎之借數亦相等　宗祿之通限江西一省已經行之十數年而不告缺則凡故絕殤卒及將軍中尉之遞減者一依淸報開支庸詎不江西若乎而楚藩請增祿之無已比　江藩既效而尤之矣其甚者乃至於違制請地使但以順爲正而不一執奏後

將何底乎扣留邊賞裁省驛遞者歲且不貲不知何往也夫取民之奢末有甚於此時者也計新舊餉歲入一千萬有奇乃歲出之數舊餉浮至七十餘萬新餉浮至一百六十餘萬亦云甚矣而猶未已也議兵則唯唯增兵議餉則唯唯增餉兩部且不相謀也在京與邊鎮又不相謀即以無爲有以迂作在何所不至故邊墻之倒塌如故也奴之外勢愈合入口愈多而守不勝守自　皇陵不戒南京泗州與都諸　陵但懲前車張皇百里之外而守不勝守主兵客兵日新月盛又調邊兵而入又遣禁旅而出安家行糧設處那遞有盈無虧及今不思維改圖斟酌久遠一費永省後更何底果如彭文憲之料項襄毅征滿四京軍固不必遣王恭襄之用王文成制宸濠時儲亦不足慮矣果邊鎮得人如羊祜之在襄陽初無百日之糧而後有十年之積豈動輒爲疾聲之呼而預脫於文網之地哉以袞袞公才而使旁觀長太息於無治法必不其然若職掌旁午據事質書多恐聞見掛漏隔膚搔痒時去物更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則所謂神明變化存乎其人矣謹議

明 血 周 端 孝 先 生 蹟

疏 貼 黄 真

天啓七年丁卯冬越三百有四

年庚午秋涉園影印

血理文夫重[illegible]

天啓六年春大舉鉤黨先君子遂死
詔獄隨先志介以屠璫者倪文煥毛一鷺李
實也其明年
今皇帝即位有閹司三千里刺無上疏鳴冤於
高皇帝公官舍公遂朝已舉燭矣問子曰明日上奏
子曰然曰脫稿乎子因捧以進公展閱見
[illegible]

更書貼黃以進原本存笥中當是時逆賢雖伏辜
車而群奸猶負嵎微公言事且不測時予年二十餘
距今三十餘年矣思之猶怦怦然今什襲之以
貽雲仍且志公之德不敢忘也

辛丑仲冬茂蘭敬識

天啓六年吏部周公忤璫死之 思宗即
位誅璫及璫黨錄諸忠公子茂蘭刺指
上書鳴父寃入見姚學士學士曰 上初
立言路湖得勿不可乎易之血書豈有繼
哉茂蘭曰吾耳書上 上大泣進爵易名
贈三世官蓋異數云諸忠諸子姓聞其
[illegible]
天子廷詰何詳人對予曰易貼黃何如公曰墨書易耳
今二爾十指指矣且奈何予奮然曰但得當
上意先人瞑目九京即先人之遺體何敢愛用破舌取
[illegible]

事各得乞時人歌之曰孝哉周子伏闕
陳指臣父忠死先王之制有則官祭謚帝
命曰可矣再命曰爾楊左黃李惟卿是
視俾爾子孫奉此詩曰孝思不匱永錫
爾類此之謂也

敬亭山人姜埰題

同難弟黃宗羲謹跋

國破碎法然若久之

忠介公之忠子佩兄之孝萃于一門
倩之千古堂容有二老 文毅公真篤之祖尤古人
所難若非 文毅一言余輩何由得覩血書貼黃佩
兄之誠感若此也子倩 忠介公景久親聆其談治
閩奇績有出于循良之外者即史之所載亦未易
有此當思纂一異政錄而格于不文至今以為恨
事佩兄命題冊後因并及之佩兄捨履南潔清
書杜戶孝友忠信系于遜適余何敢復贅

通家小弟文偉毅題

甲辰三月過姑蘇與子潔上靈岩歸至芙蓉子佩子
輝良話佩兄出血疏貼黃讀之血老尚與燈影相射
計不見佩兄之二十八年距京師頌冤之日三十七
年矣此時余方十九歲佩兄方二十四歲兩人相期所
決報答
君父若正未有量豈料今日相對霜髯垂鬢家

明史列傳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稅監高寀爪牙不少貸寀激民變坐辱巡撫袁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不可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勳主事天啟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皭然乞假歸順昌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憤夏御史命文煥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以贓賄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挾前恨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衆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鐺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蠭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刼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噀血噬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即位文煥伏誅實下吏一鷺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璫並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其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諸臣冤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詔謚忠介長子茂蘭字子佩刺血書疏詣闕愬冤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茂蘭更上疏請給三世誥命建祠賜額帝悉報可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茂蘭好學砥行不就廕敘國變後隱居不出以壽終諸生朱祖文者都督先之孫當順昌被逮間行詣都爲納饘粥湯藥及徵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聞順昌櫬歸祖文哀慟發病死佩韋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輿隸也論大辟臨刑五人延頸就刃語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其地即一驚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

諸家題跋

袁徵曰徵拜觀周子血疏而心悲焉天啟丙寅忠介公罹克監禍時同後先公側者先父師輩皆已逝最相親共事則維斗公幹九一及徵兄弟公幹早夭二子以忠捐軀而先兄亦沒惟徵獨未死故觀疏而四十餘年慘激如在當日惟徵親焉徵生晚不及見古人足跡所至少未能廣交四方賢者然追所嘗覩竊以爲心皎如日氣如川方至栗然以溫如玉虛如谷厚如春陽之未出其蟄德無二三如太素之白未有若公者也吾師乎吾師乎讀古之傳節烈何以加茲而當世名賢亦可知已記聞緹騎鈎公徵慟而往見公縣署公神色快霽如平生徵爲爽然自失越宿隨父師再往候公起居公曰夜半夢回唯以未克塋祖父一事恫吾心不復能成寐故徵以抗慨刺血求殲讐人之胸感先皇泣下贈三世太常以伸公孝思周子之孝也猶氣之可鼓焉者也周子葬三世舉大事盡禮極誠必信諸爲弟妹娶嫁各不失道準經立身立家施于友朋終始不懈以承公德其孝也非氣得舉之而志克貞之難已然

則公之正直人知之史載之公之仁親而篤舊忘倦人不盡知之史莫載之周子血盡復繼之以刺于舌冊傳之人知重之周于之四維克張於身繼述不留先公憾人知之而不知所以重之後將莫傳徵故並爲表著于冊以示後世之君子 袁燮再拜

吾嘗讀漢晉死義諸臣事略其忠節表表見於後世而子孫之賢者李燮王褒而外蓋寥寥無聞焉吾鄉周忠介以瑞難死烈廟時大白黨人寃子佩先生刺血上書藁既具矣商其事於先外大父姚文毅文毅以語涉微嫌難之先生更刺舌血易具前藁今所存者指上血濡縷猶耿耿心目間難哉先生閉戶學道削迹公府事毋以孝謹聞友愛諸弟皆受成於學儗於古之君子其姜肱夏馥之流與吾嘗稱述先生之灋言灋行以爲後世式乙巳三月旬又三日有門生學徒數輩會文於霜英堂先生出此冊相示余曰此非一家規也百世師可矣屢聞不忍釋手子弟觀者各歎息敬禮者久之 後學徐晟拜手恭紀

周端孝血疏

忠介公大節既與日月並麗河嶽比尊若夫原本天眞不繇矯厲則尤卓軼千古焉長公子佩於瑞難未熄伏闕陳寃至誠仰格特徵異數具在諸紀中迺其疏以血書上也方灑血伸痛時天地爲之變容鬼神爲之奔泣及事濟之後神人胥悅設稍有矜名意必震而傳之而子佩謚如也何以徵之徵之其事在烈皇帝龍飛戊辰迄於辛丑已越三十餘年矣始出血書貼黃原本自紀載易書之故歸德於姚文毅公而曰旨貽雲仍云爾遥想其三十餘年前洒血伸痛皆神志之專壹絕無名譽寵榮之念介于其間可知也以之紹前烈則爲眞傳以之裕後昆則爲眞教以之扶植人倫則爲眞種余故颺述其微爲後世忠孝者鵠焉文毅公泰山巖巖忠誠被於朝野故與忠介爲水乳合於子佩猶子之愛特摯文毅而在後進其何所厝躬矣 通家弟李模敬識

忠介公以觸逆奄焰抗節隕身事具國史原其得禍之繇大半因送周中丞一序及崇禎初諸罹奄禍者悉得昭雪而烈皇帝慎惜

名器賜謚者惟御史大夫高公副都御史楊公都諫魏公及公四人而已至給已奪之誥命并及先世亦始於公則以公子茂蘭子佩以血疏訟寃感動宸聽故霑恩獨優也公之得酷禍以文章其得優卹也亦以文章豈非天哉余嘗問子佩以公之文集則以被逮時訛傳且籍沒盡付之火今傳於世者獨此序耳子佩亦不數數爲文惟見此疏嗟乎忠臣孝子之文得一二足以得矣安用多爲余嘗爲公作小傳例用短篇不甚詳又嘗記公誥命事今子佩復以血疏貼黃屬題余之不文得數爲忠孝之家作文字與有榮焉子佩之子靖年甫踰冠好書有才筆他日必能以忠孝文章世其家者并識於此以相勗 崑山通家弟歸莊頓首

崇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周忠介以下得賜贈卹有差時忠介公長于茂蘭以爲殺吾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煥毛一鷺也仇人未服其辜茂蘭終不可以爲人立聖人之世於是草疏發二人奸狀刺血書之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罪一鷺以死免

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 舊盥手正襟誦茂蘭血疏數古今爲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死寃于君則在白其父之寃至於奸人則在誅其父之仇父寃雖白而仇不誅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古人所以重報仇之義也 舊常怪伍員報楚雖君臣之義有所不顧獨班宮載于左傳鞭墓載于史記而入楚之日求費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尸以臨祭于父兄之墓則皆無聞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爲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仇其君而不仇其奸人非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爲孝子者也吾故曰爲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孝在父寃既白朝廷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爲足當茂蘭刺指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官舍公適進朝索視其疏見血跡淋漓帝上瞿然改容既而曰上新即位而疏有鼎湖勸進語非體也茂蘭於是更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茂蘭字子佩吳人所稱爲芸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茂藻茂蕪皆守義執節不愧其父 舊並得與

友而先生行尤高云壬子中秋易堂同學小弟魏禧敬跋并書

先忠毅與忠介公同殉璫難崇禎初元同蒙恩卹因草疏陳情請以新贈官階封及父母者實自遜之一疏始更援三品例請贈及祖父母者則自子佩兄一疏始遂俾曠典逼及同難諸家惟佩兄錫類之孝所及者卯且遠矣佩兄再刺血書疏述諸奸搆陷始末烈皇帝惻然動容俞旨下部院議罪至次年遂欽定逆案頒行天下則此疏實啟之尤爲有功於世道云時遜之年方幼學少佩兄十有三歲當日伏闕呼號實遠愧之迄今游歷滄桑每相從話舊不勝家國之感茲歲甲寅因過祝佩兄七秩坐雨芸齋出其血書貼黃原稿見示遂借題數語於後輟筆不禁泫然（以上同難弟李遜之敬跋）

純孝也子而純忠也父嗚呼惟忠介公端孝先生稱爲父子讀先生此疏忠臣之忠與孝子之孝並見碧血丹忱淋漓片紙余小子忠介公同年死友繆文貞五世孫也把卷不釋手（繆敬持謹跋）

右血書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子佩先生所書蓋將爲其父忠介

周端孝血疏

五

公訟寃因姚文毅一言改繕進御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敘及諸公跋之詳矣予獨歎忠介涖官清慎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公正輒發憤爲鄉人所愛戴而倪李兩疏乃敢於誣謾狂噬幾致東西易位黑白改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磨而彼毛一鷺與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蛆蠅糞穢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殆古今同轍爲之一慨（桑酸乙卯春正月長洲汪琬敬跋於堯峰之首山閣）

此吳門周君子佩所書血疏貼黃也子佩之父忠介公當熹廟時以觸魏璫慘死至思皇御極子佩乃赴闕具血疏鳴寃欲假尙方以揕讐人之胸洵一門忠孝哉按貼黃例應與疏俱上其所以得留者因疏未上時爲同里姚文毅公所見以其中鼎湖勸進一語未中竅會勸子佩易之子佩復刺舌血重書以進故原艸得留貼至今嗟乎此天所以彰孝子也古今來忠孝節烈之事何限然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後之人每每得其片楮隻字莫不寶若球琳蓋慕其人而不得見見其遺蹟如見其人焉此生民秉彝之恒性目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夫緜熹廟至今屈指五十餘年余每與後生輩談及當日璫禍諸事皆瞠目相視若漢唐宋之遜不相及何況過此以往乎今子佩幸而健飯死恙若過數十年且將不知子佩爲何如人後之人慕子佩而不得見見此草如見子佩焉則此數行丹碧者非人留之而寔天留之也君家之子子孫孫其尙永保之哉（鍾山黃九煙拜題）

烈皇帝旣誅逆璫褒卹死事諸臣周忠介公伯子刺血繕疏請擊父仇給三世誥命疏具姚文毅公以貼黃語涉諱且令典贈卹止一身無及父祖者欲更易而難之伯子曰苟得請嚙血剖心非所苦卽不得可以報我先人遂刺血更定以呈俞旨贈公父祖如公官給誥命誅璫孽倪文煥吳肅公曰人非甚頑懦蟬不痛覆盆而切戴天之誼者吾以謂伯子仁孝不難於請命擊父仇而所甚難者曲推公顯揚之夙心而抱遺恨以不瞑至格以二百七十年成憲於以邀三世之恩策此其數眞萬億之杪分固掌故家所欲爭

周端孝血疏

六

姚文毅所爲遲回而莫敢幾幸者也煌煌異數貢及泉壤雖天子仁聖亦註非伯子之誠孝有以啟之乎嗣是胥援例以請不皆必得矣然則事固偶然也予展貼黃原本欷歔久之伯子復出三代誥軸拜觀之謂予曰往改革患兵燹俾弟茂葵藏之雪水突遇兵失其二茂蘭無如何搏顙籲天庶幾延津之合耳無何有卒王得勝者踵門投刺出誥以還之而去嗚呼亦一奇也古有揮戈而卻日拊膺而隕霜悲泣而摧城浩歌而裂石而況忠孝之大乎亦誠而已矣（五十又一年年家子宣城吳肅公拜題）

戊辰改元周子子佩先生刺血訟寃請給三代誥命余作賓綸篇序之矣其易貼黃一事詳於諸公跋語中方先生伏闕上疏時僅二十四余始五歲越三十五年辛丑先生館於芸齋出片紙相示血光泪痕宛然若新今再見之則已裝潢成帙更十八年恍如昨日先生年七十有五余亦五十六矣時己未暮春八日也（云谷弟春之拜題）

芸齋先生刺血訟寃九重動色邀三百年異數於未得時蓋有必

得之理及其遘三百年異變於已失後亦無或失之事天耶人耶鬼神耶芸齋先生心光所持非天非人非鬼神而天復人從鬼神從各各不相知各各相到人人具此心光聖凡等無增滅發處不眞用處不純則感者同應者異故曰一切世界爲衆生妄想所結卽爲菩薩願力所持同在一世界中世界各異異在一世界中世界各同成與壞劃然是與非較然純與雜紛然皆不離乎一眞忠介公之世界以觸邪以養遁以殺身成仁血肉俱糜須眉常動蓋以壞爲用不壞不足以爲忠芸齋先生之世界以繼志以述事以永錫爾類指舌可枯精誠不歇蓋以成爲用不成不足以爲孝人知成世界之爲世界不知壞世界之爲世界同一莊嚴同一悠久也嗚呼王得勝何人倪文煥何人文煥以同朝士大夫殺忠介公之身奪其誥命得勝以異代之兵子歸忠介公之誥命慰其子孫此豈可以賢不肖之數比長絜短者文煥入忠介公壞世界中爲壞所轉不知其然而成其壞得勝入芸齋先生成世界中爲成所

轉不知其然而成其成菩薩與衆生同此世界一則能自作主一則不能自作主一則用成用壞自信其成一則隨壞隨成併不知其壞而各有入成壞之中出成壞之外者此吾輩於心光所宜自重而不宜自暴自棄也歟己未天中武林澹歸今釋拜手題

昔烈皇帝卽位之始褒卹先時死諫諸臣首周忠介公賜贈賜廕賜祭葬賜謚建祠賜額典禮備矣更以所贈之官追給三世誥命則以子茂蘭之請而烈皇帝之特恩遂爲諸死諫者子孫之倡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茂蘭之謂乎初茂蘭匍匐詣京師上疏鳴父寃乞誅奸黨復其仇刺指血以書姚文毅公見其有鼎湖諸語謂非所宜欲令易之而以血書爲難茂蘭曰先人之遺體茂蘭何敢惜更破舌取血改書貼黃以進故原紙得私存笥中弘撰嘗盥手讀之一百四十四字光熒熒如幾不化碧也今五十載餘妄旣遭喪亂所藏誥命竟失二軸茂蘭號痛不已有卒王得勝者得之詢諸鄉人悉忠介公事乃戚然踵門以還嗚呼人之好善無貴賤知愚皆同彼魏逆不足論倪文煥毛一鷺獨何心邪茂蘭字子佩自甲申變後高隱不出念烈皇帝之恩與弘撰每一言及輒相對泣下霑襟弘撰以兄事茂蘭歷三十年嘗大其復仇之義推之等於王裒蓋裒以不事君者不忘父茂蘭以不忘父者不忘君所遇雖殊其志一也河山不改日月常新則此書永存將嵇侍中之血有不得與之並儗者矣況其他哉華山王弘撰謹識

此冊題跋凡一十有五則其血性丈夫四字費隱容和尙所書先君子鼎革後潛心二氏之學歸依黃老人時有五燈嚴統訟事寓居芸齋者半載卽其時命筆者也恐見者不觸其故謹書數語以識之男鼐百拜壬午夏日

人生不幸死事而其子爲報父仇尙矣然有報之而過者有報之而不得者有報之而不軌於正者爰死輒墓上仇其君此報而過者也子胥是也奮身陷陳殲敵是求而仇頭未取此報之而不得者也灌夫是也晝伏夜行穴地掘冢得而甘心若刺客好人此報

之而不軌於正者也蘇不韋是也然歷數千禩信史美之君子稱之無一貶辭無他誠痛具志悲其遇且以維人道於未絕而坊忘親之亂賊耳而況瀝血爲書上達天聽一言寤主罪人斯得報父之仇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乎熹宗之季璫禍橫流忠良荼毒而周忠介公死事尤烈迨聖人御宇逆璫伏誅追卹諸賢備加旌錄亦旣釋其痛而雪具寃矣而獨芸齋周先生以爲罔極之讒不共戴天苟不能明正璫孽之辜則父仇未殄何容視息於是齧指出血書疏叩閽一書再書十指血枯刺舌繼之書上天子爲動改容遽如其請而其書之未合格者因留於家以示其子孫嗚呼此寧獨周氏一家之芳烈乎寔千百世吾吳之光也於是文人志士撫其書而泣成曰是父是子旣忠旣孝垂範千秋芸齋先生可謂能報父仇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也先生名茂蘭字子佩忠介公長子云壬戌秋九月二日秦餘山人俟齋徐枋拜書

天啟奄禍實削國家三百年之元氣雖遇烈皇帝撥亂反正而仁

賢云亡宗社顚隮竟不足以回上天之眷顧炎與佩兄少爲覆巢破卵煢煢無依倚壯直陵谷遷移追念先人報國捐軀之痛甘爲農夫以沒世豈有他哉苟得如佩兄杜門讀父書其于家國兩無媿矣炎當乙丑丙寅之時幼穉如蟄蟲既不能効緹縈之贖父又不能若佩兄之刺血以訟寃今老而無成負我所生卽見于曩日癸亥仲冬過芸齋敬觀血疏貼黃以淚和墨書數語爲跋燒江同難弟黃宗羲謹識

自古人子訟父寃於朝若漢之緹縈梁之吉翊皆載在國史昭示後世俾知所感發興起用以翼世教於無窮也然二者所遭之難猶僅一身一家之故幸而邀恩寬大遂得全所生而被令名若夫孤忠勁節折逆焰之煽天抗凶鋒而舍命爲之子者巢傾卵破百身莫贖其荼毒不啻什伯焉於此竭力以伸復仇之大義豈不視古爲烈哉周忠介公既死瑞難冢嗣芸齋先生當思宗登極初已奉卹贈死忠之詔而以忠介之禍實一鷺文煥造謀誣揑若不澀

血剖陳則人子不共戴天之仇終猶隱忍所以纍纍數千言草土孤惸干冒忌諱卒至指枯舌破而不自恤也及乎九重動色朝奏夕可大慈就逐錫命重申直洩天地神人之憤以昭國威以肅臣紀豈止一身一家之故與余讀先生疏詞謂當與漢梁二史所載後先輝映未可略也嗚呼世遷代更當年金匱之藏且散佚不可問矣而先生繕疏成時貼黃復改乃留是幅藏之篋衍至今對之血漬斑斑淋漓紙上有不咨嗟太息者當非人情由是知宇宙間忠孝之精靈必有所憑藉以傳而不可隱閟者此其徵也其光足以貫日月其氣足以激風雷同此一腔熱血爾若曰烈士殉名終非篤論余故表而出之且以待夫史筆之續古者王午首夏通門後學彭定求書六君子死瑞禍魏忠節周忠介尤慘烈忠節子子敬爲父捐軀忠介子子佩刺舌血上表訟寃贈及三世介公可謂有子矣每怪佞佛者以血寫梵夾具何功德之有若是表淋漓痛切所當大書特書於國史者也康熙三年冬明史舊纂脩官秀水朱彝尊謹書

余生也晚不獲見周忠介公死事之烈少讀先君題筆記而想見其爲人後讀頌天臚筆載芸齋先生血書一疏低徊久之夫非盡人之子歟而先生能雪所生之憾如此俟齋以復仇三秦鼎峙於前而以先生孝思比量於後以史才而談快心之事色飛神旺宜其親切而有味也閔子小子抱恨終天痛心欲絕捧讀斯文奚容贊一辭哉易亭楊兆咎

武少時見先君子正孝先生跋澗上徐俟齋先生書周端孝先生復仇疏後因歎忠介之忠先生之孝千古未有顧所謂血疏貼黃原本留藏於家者未得見也今歲秋先生孫鸞翔出以示余乃得盥手讀之疏劾倪文煥毛一鷺兩人奸狀兩人皆迎合魏奄意疏陷忠介者也崇正初元魏奄伏誅而兩人尚漏網故先生疏劾之嘗讀後漢書李固傳固爲梁冀所害冀誅詔求固後固少子燮乃還鄉里燮姊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弟幸而獲濟愼無以一言加於梁氏今奄既誅矣先生復亟亟請正文煥一鷺之罪者何

歟蓋李固之死與固爲仇者梁冀一人而已馬融雖嘗爲冀草奏然迫脅於冀融非主謀也梁冀既誅則固之仇已復矣忠介之死奄意中尚非所主名而文煥一鷺陷忠介以媚奄則與忠介爲仇文煥一鷺較甚於奄奄雖授首而兩人未誅則忠介之仇故在也先生肯與之並生於天地間哉是故燮姊所言者明哲保身之智完遺卵以全破巢而先生所請者不共戴天之義伸國法以雪家難也疏上得請文煥就戮而一鷺以前死倖免於是忠介之忠益白而先生復仇之志伸矣疏藁得留者以疏有鼎湖勸進字姚文毅公見之恐涉嫌諱乃更易之而原本遂藏於家書疏之時指血既盡繼之以舌嗚呼萇弘之血藏三年而化碧侍中之血濺帝衣而不浣兩公忠臣先生孝子其不朽於世一也書先生疏後者凡二十餘幅今彙爲兩冊而先正孝之文雖跋徐俟齋先生後實書先生事也敬錄一通補入冊內而武亦并附一言於後云時乾隆二年歲次丁巳重九後一日通門門下晚生楊繩武拜書于古稽軒

明綱頹奄黨黠嗟忠介死羣猘寃既雪讐未殺有賢子席藁靺吽皇天幸照察姚文毅命易札指刺枯繼以舌留此簡血不刷後千年無毀齧同里後學蔣恭棻敬觀并題卷尾

少讀堯峰文即知端孝先生血書貼黃稾尚在天壤閒荏苒五十餘年蔣子春皐攜此冊到書院始得拜觀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後人感於果報之說往往刺血寫佛經爲自身求滅度而不恤遺體之傷此則不孝之大者即云爲親祈福其爲孝亦愚矣若端孝之於血乃眞不妄用耳讀竹垞前輩快然先得我心爰引而申之時嘉慶二年歲在丁巳八月丁酉朔嘉定錢大昕謹題于東壁東塾壻中落許蔭堂與觀

周端孝先生血疏貼黃原本百餘年來諸先輩跋語詳矣跋中同難者四姓一爲餘姚黃梨洲宗羲晦木宗炎並太僕忠端公子方思陵即作梨洲徵君詣闕訟父寃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揕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于忠端公之墓何其壯也至作跋時霜髯雪鬢家國破碎又何悲也一爲江陰李匡生遜之太僕忠毅公

子跋稱崇禎初元草疏請以新贈官階封及父母計時先生年甫十一而已能伏闕陳情斯固奇已後福王稱制復上疏以易名請然則先生前後已兩伏闕而梅邨祭酒作李忠毅公神道碑書其後而佚其前微此跋其事不幾失傳歟一爲嘉善魏交讓允枏太常忠節公孫孝烈先生學洊子即周忠介公女壻當忠節被逮過吳門時忠介慰之舟中許以女字其孫者即交讓也一爲江陰繆以直敬持詹事文貞公五世孫文貞雖與忠介同年同難而齒最長故早有五世孫焉此四姓皆同難家故感事話舊聲多嗚咽又考忠介公被難時吳中故人身親後先左右之者爲徐文靖公汧楊忠文公廷樞暨袁公白徵冊中袁自有跋至文靖則有子俟齋忠文則有子易亭兩先生爲吳中三高士之二並以忠孝名家痛深家國故其情詞感切亦與同難者等他如萊陽姜貞毅公爲東林宿老崑山歸元功莊錢塘金道隱堡即澹歸禪師上元黃九煙周星宣城吳街南肅公及同里李岱庵模文端文枏徐損之晟諸先生皆勝國遺民諸跋中氣節激昂性情眞篤儼然如見古人嗚呼其可感也已夫以附璫諸逆如倪文煥毛一鷺輩得志一時誣衊狂噬其敗也煙銷灰滅至子孫羞奉爲祖宗閭鄰恥道其姓氏而一二清流君子雖經國難家禍滄桑翻覆而忠孝清白子孫世守故家舊姓通門世好以及海內同聲共氣之士其節義相許患難相卹之槩依依如一日乃至片楮流傳見者起敬或盥手斂容或摩挲撫玩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嗚呼其又可感也已跋分兩冊向爲芸齋後人世守今歸松陵趙氏芸齋之自跋固曰以貽雲仍然天地間忠孝文章原不必爲一家物也時乾隆三十二年歲在丁亥十一月冬至後一日震澤後學蔣人鑑敬觀并識

十指血枯舌有血以血濡筆寸腸裂區區倪毛何足數誅之戮之等蠛蠓舌血謄黃不可見讀罷遺疏倍淒切模糊一百四十四字字赤光如烙鐵國事時事嗟壞極悼陵杜宇啼莊烈嘉慶九年歲在甲申昌後學蔣詳

子讀周忠介公爐餘集知公之向佛也蓋虔其被逮後與人書唯以寃親平等自釋此豈激子一朝之忿者所能幾哉既觀此冊費隱老人題字及公孫靖所述知子佩先生亦好爲方外之游其於老人實有支許之契其家教然也普賢行願品云菩薩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乃至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觀公父子間以忠孝因回向般若行于種種難行苦行疾入毘盧遮那妙莊嚴海讀是疏者即作梵冊觀可也歲行盡矣竹窗雨霽轉罷華嚴偶從戚友家借得此冊披覽載周謹書其後如此乾隆四十七年歲除日過家後學彭紹升題

有明熹廟太阿倒茄花委鬼蹲當途鉤黨清流一網盡斲削枝葉兼根株疾風勁草隕秋蓽破巢完卵留諸孤忠介有子字子佩戴天肯與仇人俱袖中縷縷一紙血匍匐千里來燕都蝮蛇磨牙磕人骨九死不死神爲扶是時璫孽虎負隅豺狼當道嘷城狐莫觸忌諱在易劄更無十指難爲枯文毅改色公曰吁吾舌尚在何傷

乎拔刀刺舌舌血滴點點亂落紅珊瑚以血作墨指作筆百四十字牽連書血光燈影互激射是泪是血殷糢糊曉來持疏伏闕上撫膺搏額長號呼思陵泣下改容納死裁厥屍生伏辜易名錫爵贈三世孤忠食報眞斯須稿留篋笥示孫子珍重奚啻千番璵璠湮蛛網二百載想見灑血揮毫初男兒愛身及髮膚大孝自與常人殊厥父殉忠子殉孝至性何惜千金軀漬衣化碧古來事非得此疏誰爲徒費隱容語卽吾語先生血性眞丈夫嗚呼先生血性眞丈夫 後學蔣惠華敬題

一疏淋漓達紫宸血痕慘澹字猶眞剖心兩世推忠孝嚙舌三更泣鬼神好逐萇弘魂共化不隨嵇紹跡俱湮通門舊事重追憶展卷彌增慨慕新 先高祖明孝廉貞靖府君爲文文肅公諸弟以父執事忠介公與壞孝先生昆仲游處最久

嘉慶丁巳二月松陵後學陳敬題

懷玉少時卽聞端孝先生血疏貼黃遺迹屢欲見不可得今年夏晤彭進士紹升知此疏已歸吳江同姓念將訪之而未暇頃過桐

鄉適鮑君廷博從吳江來攜以見示思通鬼神抑何幸也疏計百四十四字復讐之義易書之繇一旨同難于孫洎勝國遺老論之甚備先生當國變後隱居不出忠介所坐之榻終身不敢坐所御之物終身不忍御殆古所謂五十猶慕者故至性激發奮不顧身指血既枯繼之以舌卒能目睹父讐伏瀝諸君于豈賴先生獲邀曠典蓋養之有素矣孝經緯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彼求孝子者何獨不然獨是熹宗初歲雖承定陵叢脞之後然流氛未熾正士盈廷疆蘠不虧民神猶附徒以政出嬪寺太阿倒持元氣剝喪國隨以去記曰血者猶血其在此時乎夫血憂色也忠臣孝子亦不得已而見之或化而爲碧或凝而爲白有不自知其然者當忠介之下詔獄逆黨掠治必大罵許顯純推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公嘗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中夜潛斃之今先生之疏經百六十年血痕縷縷如新蓋日星河嶽之氣流貫於家庭是父是子血固多人一斗爾烏虖爲人臣未有不慕爲忠介者也爲人子未有不願爲端孝者也觀是疏未有不肅然易慮三復之十襲之樂得而稱道者也然而忠介端孝之行世卒未易覩此予所以泚筆永歎不禁淚霑衿而汗浹背也 乾隆五十一年閏月蘇人趙懷玉沅手敬題

明季國不立逆奄暴日肆其下皆婢嬰其上等疣贅綱常旣壞壞君子盡陵替揚左實首難荼毒諸被逮莊烈始踐祚褒忠誅宦寺周魏袁後嗣咸有伏闕事父冤得以伸錫予葬祭蓋由予佩一疏厥孝錫爾類君恩縱超雪父仇尚窺伺數天誓不共廢食且忘寐十指血拼枯尋以齧舌繼臣父被摧腦倪毛假璫勢二奸不伏法何以立人世行間赤漉漉疏入愴帝意姦徒盡服刑乃畢人子志貼黃十三行百四十四字奏時改易此初本遺篋笥常山舌濺血雎陽血裂眥忠介致身節子佩復讐義君親均一體用心無二致後世立懦孱所在却鬼魅人生不朽爲萬古撐天地 石門後學方薰

當年璫虐燄滔天義父乾兒熟計便砥柱人間家與國不同刺血佛經傳 臣忠子孝兩成仁負荷綱常在此身千載疏留磨不得丹忱碧血到今新 余嘗讀史至明季熹廟時太阿下移銀璫肆毒國祚斬焉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當日忤逆閹先後被逮者浙水魏忠節公暨吾吳周忠介公攖禍爲尤酷洎乎思宗卽位先朝死諫諸臣褒卹有差然其時元凶雖翦餘孽未除卒以公子孝端先生刺血上書疏入始議倪文煥諸人罪贈先生三世太常卿竊怪古來忠臣孝子飲血嘔寃齎志歿地者何限迺先生以血誠感主天于動容使忠介大節炳焉與日月爭光豈非天哉余年七十有二於中表弟蔣元城家得瞻血疏貼黃眞蹟焚香盥誦足慰數十年仰止之忱又何幸也余舅氏震牧公早卒春臯幼孤事母徐太君以孝聞茲冊而屬於春臯殆詩所謂孝思不匱永錫爾類者非耶爰識數語敬題斷句於簡端云 時嘉慶六年歲在辛酉夏六月朔日長洲後學宋思仁拜書于友石山房

丹心化血不肯碧歷久盡作黃金色百四十四驪龍珠與日月光

相薄蝕想其握刃刺指時精靈夜哭天神疑心痛已極指不覺縱筆一任鮮紅飛賊先臣者國之賊報先臣仇實報國報仇已遂報國虛溫周等輩倪毛如可憐國本已先撥非亡國君痛莊烈海棠樹下設不聞故鄉猶實侍中血南昌後學黃鼎瑞敬題

周吏部死於璫崇禎改元正刑章寃得雪贈太常一解其子茂蘭痛父讐在奄黨叶猶稽顯戮報未償藕足京師搏顙巖廊血誠上訴冀得當二解刺指出血楷書貼黃書成十三行凡百四十四字字端莊三解姚公見之動容傍徨惜哉一語涉疑諱欲令更寫指已創四解茂蘭潛然曰指枯舌尚存更寫庸何傷舌血赤於指赤心達我皇五解疏既上叶上憫其誠叶乃誅倪暴毛國法以彰又褒其先世三代皆贈太常六解茂蘭血去揚出獲所望猶痛深創鉅終身悲慕不能忘前疏在謹自藏七解嗚呼指尖禿舌本强叶舌血之疏達宮闕指血之疏藏巾箱傳之千百載教天下子純孝臣忠良八解擬樂府體作血疏歌敬題周端孝先生血疏貼黃冊子後時嘉慶辛酉

周端孝血疏

冬十一月郡以試邑童子得扃戶不出無聽鼓判牘之繁適萬廉山明府以此冊見示因焚香展卷且讀且臨不敢率出一語且前賢題跋及廉山詩已盡其美爰檃括其事蹟質言無文以志高仰云爾陶山後學唐仲寃沐手

天生賊子不盡殺殺賊却飛孝子血血疏爲字十三行字字閃灼雷電光嗚呼文毅且驚愕嗚呼莊烈淚紛落刺血心痛更何若孝子不忍傷髮膚此血合爲先人枯尚有五人未必熟忠介甘心攜血拋頭顱作亭後學汪樹鼎敬題

人生血性不可摧父讐未復終身悲疏辭激切忘忌諱一腔熱血歆淋漓孝子之孝天所許姚公之言天所爲俾無觸犯無背違可以上動宸聽誅奸回百餘年來珍片紙想見虛堂秉燭生寒輝爾時應有神靈隨會稽後學邵駿敬題

虛堂白晝陰風寒淋漓血疏載拜看父仇欲復在殺賊嚙指作書神鬼泣鼎湖觸諱奈若何先生曰吁吾有舌疏成百四十四字字字精誠動天子父忠子孝孝亦忠血性有此誰如公寶山後學沈卓敬題

咄哉九鼎擲一紙紙上淋漓血花紫忠孝塞天動天子奸臣流血北平市進呈舌血長已矣杜鵑聲斷秋煙裏不是鼎湖字重擬千秋有目此誰視想見抽刀刺十指一片丹心湧赤水電光失色虹霓死血性人人具初始古今幾人無愧此嶺南後學黎應元敬題

非亡國君竟亡國遺詔空染衣襟血能報父讐誅國讐大筆淋漓照千秋心痛不覺自齧指書上九重動天子用父遺體訟父寃黃楊左李胥睽此於戲忠介亦奇遇吳中至今紛掌故舌血雖亡指血存十三行字五人墓萊陽後學趙曾敬題

毀魏上公擊汝齒殺人媚人有如此熱血一巽忠介死忠介不死猶有子與讐戴天孝子恥引刀刺舌血不止一書復書疏始成舌血不足繼以指想見濡豪運捥時凜凜忠魂立而視旦日驚傳得俞旨未伏冥誅宜棄市君不見孔父前亡宋公繼魯史先書弒君字賊臣專殺已無君斷獄春秋有成例熹宗壽終屬天幸白刃幾周端孝血疏

加好頭頸使果乘妾定逆謀害百信王如斷梗今皇先帝臣先臣一疏三讐報俄頃我來展閱淚沾臆血蹟殷紅鐙焰碧形骸可腐血不蝕壽世何須託金石來禽快雪縱尚存故紙千年死灰色陽湖後學陸繼輅

國法未伸寃未雪孝子趨曾走伏闕刺指刺舌寫嗚咽非指非舌乃心血殿前丹楓對凜冽毛鬣其枯倪處決父仇既復奸亦除寓忠於孝實完節貼黃初本留千刦紙上精光炳日月嗚呼當年東廠肆威燄有熱血者皆奮舌吳門緹騎虎狼暴五人振臂頭爲折生剮土偶忽仆跌逆案姓名鑄生鐵存者如鬼氣嘶滅惜哉根株斬未絕體仁乃更相莊烈義兒馬阮死灰熱孝子吞聲老巖穴臨川後學葉宮籍

南八指常山舌千古淋漓血不滅臣忠子孝何分別同迸心頭一腔熱請看此疏乃是忠孝遺顧天能荷天鑒之腥雲漉漉紙上起想見一燈慘澹搖毫時嗚呼羣閹柄政陰疑陽乾坤閉塞迷元黃

忠良一網幾打盡化碧豈少萇弘藏覆巢遺卵幸無恙天遣孝子扶綱常扶桑日出氷山倒不殺讐人心未了指枯舌腐書復書十三行賸鋤姦草丈夫血性人亦同論其大者孝與忠其餘義烈皆可風君不見一梓吳閶東去路五人墓上草心紅（嘉慶壬戌春二月後學吳錫麒題於吳門舟次）

早歲精誠薄顯穹暮年緗素颯悲風先人已化萇宏碧故主還啼杜宇紅身世茫茫頭似雪文書奕奕氣如虹十三行自堪千古不數王郎寫賦工（盱江曾燠）

嗚呼有明季運胡多艱猰貐甜談當天闕磨牙殺人疑奉上帝命欲噴碧血照耀乾坤間楊左諸公先遘難東林黨禍逾東漢高公不辱自投淵忠介忠魂沉陸犴思宗憤起揚天威赫振斧鉞誅巨魁義兒竊位尚如故將毋天網徒恢恢哀哀端孝公刺血號北闕疏成恐觸諱鼎湖宇重刷十指雖枯舌尚存忠孝逆流血性血兩紙疊飛紅雨腥滿腔嘔盡丹誠熱臣疏赤如霞臣冤黑如漆臣仇

周端孝血疏

請齒劍臣父請昭雪呼天天震怒竊帝矜卹一時刑賞快人心激發千秋懦夫烈物換星移劇可憐御前呈本埋秋烟十三行血獨無恙百四十四珊瑚鮮中有精靈貫耿耿三更風雨應化紅啼鵑噫吁嘻我讀正氣歌歷數古豪傑誰知此疏中一一俱包括侍中之血常山舌濡血大書董狐筆竟斬佞臣頭更勝擊賊笏一歌一疏氣血真相匹人間捧出神鬼驚元黃之色常與天地增光明（梁溪後學盧清華敬題）

媚璫者生逆璫者死有明國事可知矣忠介乃由媚璫者致之慘酷以希風旨故魏璫雖伏誅而媚璫之倪與毛尚未正刑書父仇既未雪子生終屬虛此端孝之所以以血爲疏也血性本乎至性血誠出乎至誠惟至誠至性故指血雖枯破舌尚可以陳情淋漓貼黃百四十四字十三行朗朗傳芳型此蹟顯晦閱時數二百餘年什襲幾處更廉山好古富珍祕忠節名賢手跡一一題品考據詳且精我生恨晚幸而獲觀此血光凝碧何晶晶獨喜字畫未漫漶亦楷則亦分明爲之補刻入人帖父子忠孝增光榮精氣所注可以歷千萬刼而常貞　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得觀家　端孝先生血疏貼黃手蹟適以鐫刻人帖自宋文信國及方正學王陽明以及明季死節諸君子中載忠介公手札茲因以血疏鐫入以徵忠孝爲子臣之鵠焉爰識顛末於此云耳（後學聽雲居士敬觀）

五人墓頭血成碧血疏更作黃金色十三行字十指腊以舌替指指留迹茄花煙消委鬼蜮乾兒義孫尚充塞鼎湖勸進事叵測爲親復仇即報國危巢覆卵血何揚血者猶血乃其職戴天之仇憤難抑搏顙號天天果格當年一字一淚滴滄桑已換字猶昔齒可椎子垂轉赤一家肉骨並鐵石百九十年珍此冊當更千秋不能蝕以立懦頑禦鬼蜮耿耿精光貫曦魄（道光四年長夏福州後學梁章鉅）

大讐共戴天忠孝憤激烈雖枯已齒指恃有尚存舌父友動色驚當寧爲哽咽流傳二百年紙敝字不滅慘澹此數行想見淚皆血嗚呼三綱張正賴一腔熱當時媚奄輩生死等蟻蟻吾聞黃梨洲利錐懷寸鐵凜然剸刃心同難義相埒終身老遺民肝膽照氷雪可惜牘家聲吾悲魏忠節（道光甲申七月同郡後學吳江郭麐敬書）

周端孝先生血疏貼黃跋之者十餘家皆當日東南遺獻也明季士夫節義之風爲漢唐以來所未有顧亭林先生謂自古有亡國亡天下明之亡亡國而已天下未嘗亡也今日者海桑之變未遍世稔而非孝侮聖邪說橫行以綱常爲大詬尊臬獍爲鳳麟亘古以來無此奇變亭林先生所謂仁義充塞率獸食人者何期吾生親見之嗚呼尚忍言哉庚午七月山夫過遼東出此卷屬題敬書卷尾安得當世士夫有如端孝及卷中諸遺獻者挽此橫流一復我三千年文明之舊以免於亡天下耶不知山夫有同慨乎（後學上虞羅振玉書於遼東寓居之曾詩堂）

乾隆三十五年歲次癸丑冬十二月望日（吳興後學沈宗騫盥手拜觀）

乾隆四十有八年春三月望日觀於綠竹山房（長洲後學王芑孫）

乾隆五十六年歲次辛亥夏六月觀於吳蔣氏拙政園中（丹徒王文治）

乾隆五十八年歲次癸丑冬十二月望日 後學張應均潘奕隽同觀於三松堂

嘉慶五年三月晦日 長洲後學吳雲敬觀

嘉慶六年辛酉六月朔日觀於蔣氏春皐書屋 後學宋思仁

光緒二十一年春三月 陽羨後學任道鎔沐手敬觀

周端孝先生茂蘭血書貼黃此卷舊藏江西某家今歲寇賊肆虐所至先焚毀圖籍某家携之避地滬瀆鬻以自給南豐劉君鎬以之歸於余蘭泉丈夙以刻書表章先正爲務嘗刻楊椒山家訓矣今見此卷亟思刻入其叢書遂舉以寫眞俾傳刻之世之人讀此卷者有不肅然起敬者乎余因之益感蘭丈之用心矣 庚午九月白堅時客

津沽

洪經略奏對筆記

宮內廳書陵部藏書

庚午春日

涉園重印

御筆

御授攝政王洪大經畧奏對日鈔筆記

諭曰此洪大經畧奏對筆記也日者接見經畧詢其有無著述對曰臣承疇備問內院參贊機務兢兢不遑奚暇著述僅存奏對手鈔筆記一卷以備遺忘得自檢點朕即命御前太監走取以期先覩爲快原本進呈詳加披覽所論溯本窮源洞悉國家利病若觸類引伸推而廣之治天下之要道亦不外乎是矣當即擇其尤爲切要者數百條密飭內史另錄一編以授王王其留意覽之特諭

卷上

皇上問古今相業純雜從何處分曉對曰在讀書入門時看分曉

上曰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然其純雜處又何本而來對曰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純自史學俗學中來者雜

皇上問虞書深遠何以見得對曰在下字上看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兩句可見不曰光被四海而曰四表海有際畔表無際畔也不曰格於天地而曰上下天地有限量上下無限量也這就是虞書深遠處

上欣然曰朕始知讀虞書矣對曰讀其書師其意堯舜君民之事業可立而待矣

上問昨讀禹貢一書篇中紀山川不記風俗紀物產不紀人才何故對曰這又是禹貢深遠處紀山川不紀風俗者風俗由乎

上之教也紀物產不紀人才者人才由乎下之化也是以天子爲風俗人才主主能讀書社稷民生之福也

上問以錢代銖起於何時對曰古算法二十四銖爲兩漢斠家斧銘重十斤九銖斠家甑銘重四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兩而有錢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簿領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

上曰唐書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徑八分圭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所謂二銖四絫究竟分量幾何對曰唐書所謂二銖四絫者卽今一錢之重也以其繁而難曉後人故以錢字代之

上問目今之務以何爲急著對曰聖學爲急著聖學不新人才不出氣運不轉是以陸賈勸漢高帝讀書有馬上得之豈能以馬上治之之語誠以聖學勤惰之所關卽天下國家人才氣運理亂之所繫也

上問錢法之變其弊不一而足卿且坐詳爲籌畫以最善者奏聞對曰臣嘗考明太祖實錄歲辛酉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爲精工隆慶萬歷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臣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盧龍榆關見多沛宋年號眞行草字兩體皆有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寶源寶泉二局祇爲姦蠹之窟況錢質愈薄私鑄愈多實非刑法之所能禁臣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啟以來又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鶩眼縱環之類無代不有卽無代不能不殺私鑄其勢使之然也今則舊錢已盡卽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遍欲

一市價而裕民錢無私鑄低銀價以用開皇之法爲最善

上曰善卿試傳諭戶部會議舉行

上曰銅斤絀短何法濟之對曰乏銅之患自古已然漢之前無論矣自漢以後不獨銅錢見微卽銅器亦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爲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十二斤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亦金之短亦可想見存於今者如眞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其餘黑金者居多

上曰銅之短絀源委朕知之矣然則何法以濟之對曰臣前至高麗見其地多產銅銀昔周世宗時曾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疋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昭遣使貢黃銅五百斤市銅外藩前代已有行之者以有餘補不足莫如援照舉行亦是通融之一道

上曰善已遣使赴高麗去矣

上曰昨有人詣闕面陳某處可以鑿山取銅即於某處置爐兩所採銅鑄錢卿意以爲何如對曰不可曰何以不可曰前車其後鑑也前明洪武年間有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鑛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開已久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人也朕聞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所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物產有時而窮歲額則終不可減有司貪爲已功而不肯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去如此番所請事同一例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上曰善由是言利之臣皆寢議不行矣

上問銅佛可毀乎曰可曰豈不獲罪於天曰病民獲罪利民不獲罪前代已有行之者昔世宗謂侍臣曰銅斤短絀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朕若身可以濟人亦非所惜也仁心一體是以知不獲罪

上曰銅器可禁乎曰可歷代有行之者然今日行之不免更爲罔民之事

上曰昨廷臣有論宋代人才優於他代明卻人才少想今因太平年久英華散了所以不生人才對曰亦是靖難時摧殘太甚上帝怒而不生秦始皇把幾箇讀書人坑了直至國亡無一人死者只有一東陵侯後來亦爲蕭相國諸公門客就是新莽隋煬皆有死節人獨秦無之

上曰秦始皇焚書是其憂深慮遠念頭想錯了以致得罪天地祖宗使不血食然焚書者始皇使始皇焚書者李斯李斯之罪

亦不小對曰焚書之罪不獨李斯即蕭何亦不得謂之無罪曰蕭何之罪從何而來曰何原是刀筆吏當其從帝入關止知使人封府庫收圖籍爲錢糧兵馬計經書皆置不問至項羽一炬乃盡澌滅秦人所禁禁其行於民耳所謂王府則有者固在也何豈得謂無罪

上曰使今日著孔子爲君爲相亦能如堯舜周公乎對曰只怕比周公更渾然無迹孔子乾淨無比事事穩又收得好雖曰危邦不入他却曾入亂邦不居他却曾居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上曰近聞巖穴之士不喜作考試文章立志上進乃自欲終老著述甘死貧賤未免良工心苦對曰考試文章本係牢籠使高士爲之自是不屑然巖穴終老亦非盡忘世之人多是志願極大見不能然遂決意不臣人武侯不立史官他自看得功業不上眼故不屑記如不遇先主自然高隱終身孫曹豈足掛眼嚴子陵看得光武未能十分洽意所以不肯出即邵康節先生亦是英霸之資

上曰通天地人謂之儒既稱爲儒何以又分大小對曰人有淺深德有大小大儒抱道自重不肯輕於用世如漢昭烈之顧隆中其明證也小儒記誦詞章既不通經焉能致用與之謀國家大政必至貽誤事機力小而任重也

上曰近日廷臣奏本多言宜搜羅各方賢俊當即照卿所議開博學宏詞科羅致之何以登進者半多年少而卿意南征之舉又請年少詞林而寵任之朕看此舉未免有失對曰成功必矣曰何以見得曰試官得人耳曰試官與新進有何干繫曰干繫甚大曰卿試飲酒細細談對曰昔宋嘉祐間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歐陽修患之知貢舉時所取率以詞

義近古爲貴比以險怪知名者多不在列怨議紛然修出衆
課於馬首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而是科號得人程顥朱光
庭曾鞏蘇軾諸人出焉此其明徵今試官取如李光地陸隴
其輩皆係特出之選此番大兵南下膚功克奏即在知人而
善任士人之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
不逮如光地爲學臣隴其爲牧令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諸
軍分遣委用之新進皆係人品純正謀略顯著者以臣知成
功可必即在其所長一著耳至
皇上深恐年少僨事自係圖治精心然古來如陸賈陸贄賈誼韓
信輩皆以少年而任相未見其失
上曰如此說來朕之意見又失之偏矣品學不純老成奚益品學
若純少年何害對曰此言即是用人中道然以韓信之功責
之賈誼亦未必見效是以知人善任自古爲難

上曰與國家共安危之官屬何對曰上在宰相下在牧令
上曰宰相朕可擇之而牧令如此之多督撫等官豈能一一察看
得到對曰察看牧令何難之有
上曰卿試擇眞僞可以立見者形容盡態以聞對曰牧令才調之
美惡仍在用才上考其實跡便知分曉
上曰卿快告朕逐一直陳對曰天下無可棄之才祇在督撫調動
合宜不合宜耳有任差委奔走之事則長於辦理而催科撫
字無一可取者是才只堪爲人用而不能自爲用也有長於
吏治而疎於出納以致錢糧虧空者是自恃其才而輕量天
下事不謹之所以流弊也兼有利口捷給論事多中而於職
守事務全無實濟者是又才之用於偏而失其正眩於外而
歉於中者也又有一等巧於鑽營專工窺探上司之性情嗜
好曲意迎合甚而言動氣象無不體貼效法以求酷肖遂致
彼此投機一遇登進非此而誰豈知圖得薦引漸顯官階則
從前之官小而不敢稍露鋒芒者至此得志本色盡現此又
才之用於詐僞患尤烈者也更有鋒利之官嚴處過刻而不
近人情和平之吏寬中之事又滋弊竇凡此等人皆有才能
之員每每有誤地方督撫大吏若不考其實驗而但錄其才
能則輕浮躁率挪移科歛之弊即出其中且儘採其聲華粉
飾沽譽鑽營欺蔽之端亦寓其內人生心無二用用心於上
者必不顧下以致物議沸騰民懷怨望明季流寇之禍實蓄
於此
上曰然則何以整頓曰民之命繫於牧令牧令之得失繫之督撫
督撫之成敗仍繫之
皇上是以孟子有言一正君而國定矣
上曰近來宰臣督撫將帥皆朕與卿覈其品誼察其人地然後簡

任諒不致有失但民情之向背關係牧令牧令之選舉仍在
督撫督撫薦舉一官縱不敢欺朕其如督撫之不能不受人
欺何對曰臣愚以爲督撫之設原爲愼簡僚屬以培國家根
本此督撫之不可不詳察愼重也至明季吏治之弊一時操
之過激反恐有礙大局請嗣後督撫大僚凡於牧令報最上
陳時必令註明所長不必諱其所短驗過成效確有實跡以
備簡用必求人地相宜方獲裨益但人情遷改無常即親子
弟亦難保其始終如一倘有不職仍准該督撫隨時考覈莫
顧情面庶幾冒濫者不敢鑽營倖進徇情者不敢朦朧混瀆
至報最仍以十科取士法比照行庶幾得人之效可收而明
季吏治之頹廢可以振起即督撫亦難受其欺矣
上曰善卿與吏部堂官條議舉行永著爲令
上曰近日臣工其用人理財之疏甚多苦於未中肯綮對曰今之

用人每恨無去處而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每恨無來處而不知其病根即在去處天地之菁華只有此數若去處可節則來處自裕矣

上曰卿言甚合朕意凡明季一切無益之費卿與戶部堂官妥議請罷舉行以裕來源

上曰如何舉錯方不失宜對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二語盡之所以能任賢去邪者在主上能好惡無事他求也

上曰近聞牧令亦有盡心民事轉至百姓受其累者何也對曰由於無學問無經濟使然如庸醫之療病欲人之生者是其心速人之死者是其術

上曰朕試人之法倍難宰撫必操何術方不受欺對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立論最爲宏通可以爲法

上曰如此看來虞書還是不可不熟讀對曰豈虞書而已哉五經

皆治天下之大寶也

上曰地畝廣遠尺丈則一何以近來地畝積弊相沿竟有大小之分對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自古以來未之改也前明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窪下鹹薄而無糧者若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原額地少而丈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原數是上行造報則用大畝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爲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原額以符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地畝大小之別皆有司一時權宜之計爾如何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二十四州縣而祀縣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以至今日

上曰昨有人奏遣使馳驛郡縣按畝而圖以除積弊可舉行否對曰方今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而中原之地彌望荊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也唐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令有能否之異所在徭役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弊之端古今一轍而井地不均賦稅不平國三百年於茲矣東昌府志言二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闊狹其間而大名府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徹諸州縣長一而度之以鈔準尺以尺準步以步準畝以畝準賦仿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郡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煙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

之目下舉行似非急務俟中原廓清生養休息五六十年後可舉行於天下也

上曰近來開墾荒地起科好不起科好對曰起科好

上曰明洪武中何以開墾者永不起科對曰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爲己業永不起科此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並順天無額田地甲方開墾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途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廩之積若但以招徠墾民立法過寬恐反以起後日之爭端臣是以知限年起科好

上曰卿不記得當時戶科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

民怨否對曰四海之內莫非王士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是以景泰率俠鳳等所議也

上曰用兵之道以何爲上對曰練心爲上心不能練望其摧鋒陷陣難矣武經七書固不可廢亦須神而明之方見有用否則虎韜豹畧皆爲具文趙括不能讀父書岳武穆不受戰圖皆前車之鑑也

上曰用兵以何爲上對曰名將爲上兵法不精不可以爲大將理學不深不可以爲名將

上曰朕看大將名將不如一福將對曰若郭汾陽可謂唐朝福將然以布衣而知祿山之奸節度而弭藩鎭之變使非兵法理學兼精亦不能始終成一福將也

上曰用兵宜截短用長何謂截短何謂用長對曰募本地之勇除當境之冦節征調之貲充克敵之賞是爲截短用長是前番

定南王孔有德南下臣示機宜卽此二十字也

上曰用兵之道有一字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對曰自古名將用兵終身出不了孔門一愼字

上曰鈔法行而刑部以及各郡縣獄訟滋多何法整頓對曰殺此興利之臣可以整頓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崇禎末倪元璐掌戶部必欲援照舉行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廷臣目睹時艱踵行不倦臣嘗考洪武實錄二十七年八月禁用銅鈔矣三十年三月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爲十貫我朝因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夠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蓋昏爛倒換出入獄訟滋多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並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質而行輭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人情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若鈔法者其不爲罔民之一事乎

上曰鈔屬罔民自當罷之但不知鈔關起於何時對曰明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鈔關之設本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宜罷矣乃猶以爲利國之一計而因仍不革豈非戴盈之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乎

上曰惟孝子爲能饗親能字中自有精解卿試講之對曰昔者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

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夫惟文王生而事親如此之孝故殁而祭如此之忠而如親之或見也苟其生無養志之誠則其殁也自必無感通之理故曰惟孝子爲能饗親能字還是從孝字裏而做出來的是故庸德之行莫先父母之順而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緣之以起明乎此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上曰近來丁憂州縣大吏留算交代不使奔喪此仁政乎對曰仁者不爲也昔時有司丁父母憂聞訃至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是以錢糧爲重倫紀爲輕既乖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始於刻削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課掌於大使爲令者稽其要而無所與又皆俸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庫藏故聞訃遄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挪移侵

欠之事故萬歷以前循吏爲多自是之後不聞報最者綠州縣中錐刀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積習相沿庫藏罄乏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即勒令交代亦不過應之以虛文徒滋不肖之徒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

皇上聖明天縱既知養廉恥爲致孝之源仍以州縣丁憂回籍奔喪爲是

上曰善詔下各大吏一體照行永著爲令

上問公主翁主之分對曰昔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女有宵明燭光周武王女嫁於陳並未有封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於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代因之漢制帝女爲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皇女皆封縣公主諸王女皆封鄉亭翁主此公主翁主稱呼之由來也

上問韶樂至何時始失傳對曰其晉之東乎漢高廟中尚有之五代亂至二三百年秦炬所不盡者至此始滅絕無遺

上曰教化莫重於樂唐虞之教胄子曰典樂夏商曰樂正周曰大司樂大司成今之樂何官對曰今之祭酒即古之司成成樂之一終也又有司業業懸鐘磬之板也即如做戲竟把一國子輩演成一箇樣子後來要變亦不會變其初勉强教習及其成也都是順其自然導以固有而已後來把第一義先澌滅盡而以下賤倡優視樂工欲天下化行俗美人材輩出可乎

上曰朕記得宋時頗用女戲門人問朱子有事當用否朱子曰時尚安得不用這是何說對曰即聖賢亦不得違時只是女更不如今之男矣唐宋仕宦皆有官妓名尤不馴明尚演其餘習高麗人進貢論官之品級以妓陪之至今相因甚乖體制

上曰男女無別則廉恥道喪矣教化將從何處說起鄉即與廷臣會議凡乖典禮者悉罷之以美風化

上曰昨聞明世冷謙韓邦奇所定之樂殊覺可笑對曰將舞都依字音五行有俯仰伸縮而無疾徐進退信爲可笑

上問樂律對曰律者樂之末節也

上曰諸書言古律分寸不定因失中聲而古樂無由復何云末節對曰假令樂得中聲遂能鳳儀獸舞乎古禮之不復果以衣冠籩豆之制溯而無所考乎

上曰然則古之立律何也對曰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性理傳天地之中理氣得天地之中氣形得天地之中形則聲亦得天地之中聲聲之大者如雷霆小者如蚊蟲皆非中也就人之聲喑啞叱咤則過大呷嘎啾唧又過小亦非中也惟平常之聲高下抑揚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其中有十二部焉故律呂十

二配人之中聲也黃鐘大呂大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鐘名又以鐘之擊有輕重不等則聲不足以爲定不若竹之分寸一定而人儘力用氣吹之爲較準故制管爲律以存聖人中和之聲於是以十二律之聲寫入金石絲竹匏土之內則聲皆和而樂成矣

上曰作樂之制已得詳矣宮商角徵羽既分清濁高下如宮濁矣何以旋宮又有極輕之聲爲宮者對曰此是兩樣論頭如應鐘爲宮其聲細則他律爲商角徵羽者更細於宮律管本長於爲宮之律管者臣民不可以陵君則以變以半應之自合若在言志之詩論其氣象是宮是商終不得變大抵宮商角徵羽爲虛位

上曰樂學失傳論者謂聲音之道無從理論而詭誕者又造爲秘傳怪異之術轉相迷誤制禮無所折衷制樂又從何而考定

對曰不然其實今人看戲見忠臣孝子則感泣見奸邪害正則髮指是即樂之大本大源也聖人有作而欲制禮即今所行者折衷之可矣欲制樂即今崑腔戲考定而行之可矣

上曰樂有調有聲何謂調何謂聲對曰調如今曲調之清江引新水令是也歌聲如歌關雎鹿鳴之字句是也如以宮調歌關雎則關字必用宮所謂起調也至述字必收到宮上所謂畢曲也二章參字側字三章參字之字皆然是之謂調若每句之字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音任用各隨其宜如首關字用宮未有次關仍用宮而並頭勢必須用別音蓋即一字隨人歌作七聲總在高下長短上分別非本字自爲一定之七音而不可變也

上曰樂最要緊禮即存乎其中即如章服各代異制惟優人不禁有虞氏之衣冠至周衰必蕩盡無復舊制而韶舞則全存之至晉失傳豈非遺憾對曰東晉雖舊制蕩盡嘉靖改定禮樂以爲大備其實到此乃大崩壞古舞斷不是古舞大率即如今演劇晃而舞大武者即武王尚父則發揚蹈厲各肖其形容行事令人想見當日光景故曰舞以象事不肖其人焉取哉又恐人不曉歌者却從旁贊其功德若何行事若何所謂一唱三歎也優孟之似孫叔人即以爲眞故當日樂工皆非庸俗人也

上曰近來中外將吏仍蹈積習多以優伶爲性命婦女有所好財帛有所取細揣情由無怪其然他人所樂即如我輩之幾本書也不爾政事之暇如何度日對曰將吏在外大半經濟有餘而人品不足者使若輩婦女財帛無所取優伶無所愛則漢高祖復出矣反勞聖慮耳刻下軍務省分將吏各員

皇上只宜責其成功不可苛其細事庶爲簡當至

皇上爲社稷生民主又豈可以將吏作榜樣況古人暇時使有琴瑟歌舞先王知導人身心必有所寄因其勢而利導之以歸於正正樣樣都得手故有用不是全靠讀書如今禮樂久廢只得守幾本書檢束身心開廣知識若移而之他則放僻邪侈不可言也

上曰善然則古時必有民間之樂韶武豈士庶可用宵雅肄三亦不可用於燕閒使徒九廟明堂之間作韶武而天下即風移俗易恐無此事對曰誠哉是言若如今即將古書中忠孝廉節之事製爲詞曲去其聲容之無情理者令人歌舞之便足以移風易俗感動人心

上曰此舉垂之律典豈不嫌粗對曰精義古聖賢皆是從粗中做出來的禮樂始諸汙尊杯飲蕢桴土鼓後來便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明徵也

上曰孟子云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他原有戰勝攻克本事爲何不用對曰這就是他學問大處後人便疑孟子用兵未可據事不知孟子手段竟可不用兵事事束縛之以禮教人便動不的何必用兵

上曰往年夷人朝貢兼海口通商卿力阻其議朕尚慮內憂未甯外患迭起恐成不了之局不意竟安然無事得毋此舉即是束縛以禮教他便動不得對曰南夷之通商不異西戎之馬市夷人貪而無親求而不厭假令姑允通商海口則數十年後又議通商朝市矣及至夷人大舉以入刑不能禁勢不能制其害更甚於馬市馬市之所求者無非金玉財帛而此輩邪道惑人傳教四方流毒中國患不在小是以臣推始終利弊力阻此議又恐此輩詭詐反覆無常稍失氣象翻說中國無度量

臣是以學老子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之術調停其間使伊無從妄想干戈無自而起而要求亦難變格而生矣

上曰他要來通商海口卿反引他通商輦穀這豈非暗合他的意思他卻怕來何故對曰他非怕來他弄了歸除大不上算耳

上曰何以他大不上算對曰就以通商一端而論他將貨販至海口而中國亦販貨至他國我國金銀到他國他國金銀又到我國不獨他國之金銀到我國而他國之外國金銀亦到我國彼此往來交易不要說他賠本不上算就是不賠本亦不上算夷人惟利是圖而又以固本爲務通商於輦穀他並不怕來獨怕我國亦通商至他輦穀一著耳若夷人失計姑允不惟撫背扼吭難生覬覦之心亦恐海道頻通致啟大國吞併之患此番立議名正言順眞是處處縛之以禮教他動亦動不得何必用兵

上曰卿實朕之孟子也賜帛百疋金千鎰奶餅十匣蒲酒一罈有差

上曰官俸之薄起於何時對曰官俸之薄起於宋其所由薄則起於養兵漢時兵在京師者不過南北軍武帝止增七校而已其餘南征北伐皆用民兵無事則農故少營務支用之費而官俸得厚唐之府衛雖已有兵民之分而兵在屯田未嘗坐而仰食猶然農夫也至宋削藩鎮兵權乃悉以京室禁兵出防各路兵額既多而更番往來費尤無數故國帑虛耗貧弱不振而官俸遂減且漢時兵民不分故國勢富强至宋藝祖但就目前所見之弊率意釐革因藩鎮財富兵强遂使設兵仗以收其銳卒立轉運以收其利權務使文官有民而無兵武官有兵而無餉以爲如此方不能爲害至各路應設守禦之處皆從京都遣戍更番往來以致養兵之費府庫爲虛不獨官俸緣以寖薄卽郊祀大典亦時以匱乏不舉豈知官俸厚如天之雨澤散而爲利也兵餉多如水之決隄聚而爲害也若稍省養兵之費而散之百官以養其廉恥貪墨則盡法繩之自然大小寅恭不敢朘削小民而閭閻日富於是興禮樂施教化以感之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也

上曰近日諸軍命脈關於漕運漕運咽喉係於河道今南方未平河道梗阻兵民日食艱難何術以濟之對曰漕運梗阻海運可通

上曰臣工並無籌及海運者得毋畏風波之險與寇盜之多乎對曰卽臣亦何敢必其無恙但看防禦之法何如耳請以累朝之利陳之海運之利始於元之十九年招安海寇朱清張瑄爲運官春夏兩運共運三百六十萬石而京師太利終元之世而海運焉洪武年運七十萬石以餉遼右遂封張朱等爲

航海運侯至永樂初運六十萬石以給京師設果有害前朝先不行之矣自永樂十年宋禮開會通河成而運始由河然宋禮猶執三年海運一次之議未嘗絕意於海也至宏治年河運方新而輔臣邱濬請行海運恐後日河漕少塞或此不至而彼來之誠老成之先見也登州海船裁於嘉靖三年遮洋一總革於四十五年至嘉靖末年河漕屢塞開濬累年至隆慶四年邳州淤塞一百八十里京師大困遂主海運之說撫臣梁夢龍遂募海工先以米麥船踏勘數番得新行海道並無疎虞程圖俱在如歷指掌則海運之安危可知矣且海之不如河者止二端波濤之與寇盜至河之不如海者十七端河有淤塞之患而海則片帆可達一也河有守凍之苦而海一月可到二也河淤塞則京師有絕糧之厄而海則春夏可兩運三也河有挨幫之累而海則萬艘俱開四也河有竊

米而貨者海則米無從貨五也河有棄舟而逃者海則逃無所往六也河則一夫大呼萬櫓皆停海則一船有警彼此可救七也河則一舟發火百舟俱燼海則散行火不能災八也河則魚貫而行一船觸則衆船俱觸海則散行無觸九也河輓艱於赤日之中海則卧舟可行十也河止藉行糧未免竭米海則餘貨可帶寬然有餘十一也河則費多而財竭海則費省而財裕十二也河則運久而京囤海則速達而國饒十三也河則運阻而邊呼庚癸海則常足而軍心自安十四也河則海防日廢海則海禁益嚴十五也河船五六年一造海船可十五年一造省價百萬十六也河多起剝海則密邇通州不煩陸輓十七也況今新行海道更爲穩便元人起自蘇州以至直沽共一萬三千里今起自淮安以至天津止有三千三百里之近元從大洋或風波之難避今行傍海有島嶼

之可依況所經之地皆山東衛所挽泊有地煙火相望商人島人往來不絕豈商人可行而運船獨不可行耶況我朝定鼎於燕以居庸關爲城以大海爲地以九邊爲帶則大勢宜於海也北撫各邊南資輸輓以河爲根本以海爲輔翼誠萬世不拔之業則定勢宜於海也河道梗塞西北告困則今宜急事於海矣

上曰善命工部會議舉行對曰臣可使萬全無失者有廿五策焉

上曰善細書奏閱以備採擇

一募海工以教習水手精擇慣行海而誠實者幾百人察明給執厚其口糧分散各船以作把舵攔頭執習水手各練精熟則道若康莊矣

二選賢能以使任事擇忠義膽畧者使押運運至無缺錄功陞擢則賢豪向風矣

三責久任以責成功糧官多一年一換所以貪盜詐僞不若運糧有功者陞其爵而久其任庶實心奏績

四懸賞格以賈樂趨必懸示賞格如運一次無欠者作一功二次無欠者作二功完三功者拔擢運功與軍功並行則將材之賢者皆樂於趨事不但運務有功且將材可得其餘水手以帶回貨賞之

五立防衛以禦不測凡運船所經島嶼衛所之地多設旗幟巡船護送而行連絡不絕儻有風波寇盜即鳴鑼放礮盡發沿邊島內船以救之

六立標記以便挽泊凡可挽泊之地豫立大貨旗一面夜設大燈一碗或遠而難見則立煙墩舉煙爲號守島兵鳴鑼以招之如本處泊滿放下旗燈以便後船另泊回船日亦如之

七立記號以便迴速或礁石或淺灘應避去處此大緊要關

頭宜遠之多立黑旗爲號夜張二燈即淺灘處守島兵吹唢唢以驅之回船日亦如之

八早運期以趁順風四月以前風多東南順而且和遲則速而暴矣必宜十二月兌完正月出淮三月到天津庶速日少而費益省

九造糧船以利重載海船與漕船大不相同海船必宜尖頭闊腹而上無棚樓方可破浪乘風又宜高舷深艙而平安鎮板方可重載而不近水必擇廉能官專督之使之取堅木造成庶可十五年一造

十占風候以便趨避必擇精於占風候者以偕行風有不便之時斷不可行

十一察潮汛以定行止海中之潮不爽時刻順之而行萬無一失

十二廣延訪以開見識凡有識天文熟海道者有奇謀大識技勇絕倫可禦海寇者不妨重聘招以偕行即海邊耆老亦宜問之以知趨避

十三給海程以安衆心凡糧船所經地方如某處可以挽泊或多或少如某處必當迴避或石或灘如某島約幾百里判示明白遍給船工使之曉然知喻

十四續發運以便泊船必以五十隻爲一帮逐幫開放一者小島可以容泊二者左右可以互援三者陸續致無大舛

十五禁泛洋以防寇盜凡商人島人俱著由島嶼之內以熟習引道如有擅造海船遠泛大洋私賣違禁貨物船貨一半入官一半賞捕獲之人生事者坐罪

十六遠外貢以備敵性凡遠人貢獻者不妨迂其程途使由大洋而來不可使之習知運道以防不測

十七葺門戶以杜窺伺凡島嶼衛所營寨必漸加修以杜回測亦海運之要務也

十八擇旗甲以防偷盜水手偷米脫逃以致運官坐罪必宜擇其旗甲之可托者充之懸一定制凡盜糧者連旗甲一併提追則旗甲畏罪而不敢盜矣

十九賞早到以賈先行糧船之稽延挨帮之故也宜懸一賞格不必挨帮先到者重賞使之抽帮而進在後者鼓舞而前在前者惟恐落後此亦鼓舞之妙法

二十回載鹽以收大利天津之鹽每斤三文淮安之鹽每斤五十文莫若以空道船載鹽到淮則每歲千萬之利歸於國矣

二十一帶回貨以結衆心每回船一隻許帶貨八十担以免其稅不許帶違禁貨物則人心悅矣

二十二備器械以嚴防禦凡運船一隻必給利器火藥鉛丸火繩等物以備不虞

二十三絕通番以防倭患海運既行安保通番者不輸情於敵乎必宜懸示痛絕如有擒獲者即以所獲之物盡賞之

二十四分運道以省民力如近河而無礙者照舊河運近海而省便者則通海運庶民力省而兩便

二十五廣商運以裕國儲今糧米一千到京不滿五百包合六兩一石矣尚有侵盜之虞覆溺之患盤剝之費又去其大半每石約費數金之外湖廣江西南直等處米賤時不過幾錢一石臣意不若頒一明示著各省大商俱販米到京投納以給鹽引作每石三兩在彼以倍價而樂輸在

朝廷可省萬萬錢糧而糧必塡滿京塞矣咽喉得濟命脈自榮神京有磐石之安各塞有金湯之固此目下萬不可緩之急務也

上曰善依議舉行

上問切時要務對曰興北方水利以省漕運之煩除天下阨塞要害留兵外其餘城守半用民兵即阨塞要害處宜仿屯衛之制以省養兵之費而厚官俸以甦民困是切時要務制度全壞於宋以周禮爲本而參以漢唐與明之法其庶幾乎

上問安天下之策對曰南不封王北不罷親

上問時政之得失對曰親親尊賢樹德蘇困去冗官節浮費此其得閒架釐金開礦鬻爵此其失

上曰可禁止乎對曰自古天下之利一開而莫之禁

上曰四件之失何者爲尤對曰與國家繫存亡者其鬻爵乎鬻爵失之尤者也

上曰方今軍糈支絀鬻爵一端較之閒架等項獲利尤速明知無

益於國家火燒眉且顧眼下嗣後非有軍務不得權宜鬻爵永著爲令以杜將來卿試以爲何如對曰此亦權變之一道也

上曰文人中陸宣公韓文公何以儘有實用對曰知古卻又通今所以儘有實用臣嘗看衰世文字奏議往往述說當今時務而不援古證今其學已無根據欲其致君澤民難矣看陸宣公奏議正論必本經書而處置都合機宜韓文公論淮西黃家賊及復讐禘祫等議援引故實皆確中事理的係有本之學

上曰王荆公文字看得出他能壞天下否對曰看得出他作文字見人與他意思相同者卽便毀稿此便是大病

上曰人與我意見相同正可以佐證爲何削去卿如見人意見有相同者何以處之對曰臣嘗讀過原道一篇謬分段落自以

爲獨及見張長史亦如此分段臣更喜所見之不謬也

上曰善這就是大公無我之心

上曰人要翦除惡人何以使他心服對曰要翦除惡人須自己果能無惡纔能使他心服如淫祠豈不宜毀但自己道理足心地光明氣燄大於他就無得說不爾他心便不服

上曰西漢開基諸事草率郊用五時原廟陵廟紛然無理卻人民樂業至匡韋輩引經據典盡廢不制之祀毅然欲明先王之道而盜賊蜂起饑饉荐至日就凋敝復古爲災這又何說對曰諸事不古獨在事上復古徒爲紛擾而已何當於治所以立身治國皆要有本有末徹底澄清方能一線做成

上曰明代雖經太平然諸事多未曾整理最要者以何爲先對曰豐沛蕭碭自古盜賊出沒之區如直隸山東儘可開溝洫修水利治其土田以省漕運乃置之不理安坐而待哺於東南使江淮之間有竊發者中梗漕運則青冀兗豫幽并之地無以取給矣卻是可慮卿當計畫而行

上曰此著卻是可慮卿當計畫而行

上曰洪武開闢時如道家釋流到了他眼睛裏卻是好人何以崇禎時人才稍有動卽歎無人對曰人身分愈高工夫愈深愈見得天下好人自己不濟轉見得人都不如我動歎天下無人若洪武之道家釋流又不可爲訓也總之聖人隨材器使最妙人各有一長避其所短用其所長孰不思有以自見在上者又惟恐其功業之不成奬勵優容之到後來多把朝廷家發旺得不可測度連氣象都覺得隆盛工虞水火終身只辨得一事後世都以爲聖人原不是聖人之世人都多一耳目口鼻只是聖人器使得妙西蜀人物能有幾箇經孔明用來便覺得足用因其材也不然雖人材衆多如宋仁宗神宗

用之不盡其材只如無有一般神宗臨朝面對程明道先生而歎天下無人豈無人哉不能用耳

上曰武侯會做詩否對曰武侯做詩只有一首讀者多不得其意武侯使人各盡其材儀延輩皆非端人而用之終身此實成大業之本是詩諷刺俱在言外其詩曰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若曰是誰之謀乃相國之尊齊國之大晏子之所謂也相國之尊而不能用齊國之大而不能容勝於深文醜詆矣且中間以士目三人以譏言斥晏子下語顯然矣

上曰朕看陶詩理學深純德性堅定雖杜韓有不能到處朕昨看飲酒末章語氣似未說明對曰語氣雖未說明義蘊已包含在內如羲農去我久一起句卽識見超出尋常自秦漢來黃老盛行卻說聖賢以禮樂詩書教得人姦僞叢生此詩卻說汲汲魯中叟彌縫後其純黃老之說如言人神氣本足卻被

後來飲食藥餌戒賊生命不知陰陽之氣自幼而成而老知識開後人事錯雜嗜欲紛起亦理勢之自然所以用飲食樂餌者正欲保固其先天元氣也鳳鳴雖不至到底禮樂一新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亡而大義乖老莊之學果非焚坑之禍不知詩書所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漢之伏生孔安國輩敦勤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爲事終日馳驅於名利之場不見有問津於此者遂下一筆溜到飲酒上去謂我若不快飲亦尤而效之豈不負此儒巾乎其溜到酒者彼何等時靖節尚敢講學立教自標榜耶但恨多謬誤君當恕罪人又謙得有意思謂吾之行事謬誤於詩書禮樂者麵糵之託而昏明之逃非得已也謝靈運鮑明遠稍見才華無一免者可以觀矣

上曰文章乃天地元氣莫知其然而然對曰卽如唐初詩人何嘗不師六朝然陳子昂輩出聲氣便不全覺得氣清而厚元氣混沌此豈人能爲之眞是莫知其然而然

上曰歷代國祚何以一長一短對曰漢唐雖雜霸尚能假仁義而行故國祚自三代以下最爲遠秦隋南北朝五代皆以不仁立國故其祚如彼之促斯可以爲萬世鑑矣

上曰教太子宜遵何法對曰賈誼疏中教太子最善

上問詔諭宜倣何代對曰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

上問大臣以何人爲法對曰霍光武侯小心謹愼沈靜詳審可爲大臣法

上曰漢文帝卽位之後除收孥相坐律却貢獻定賑窮養老之法除誹謗妖言律以至免租之類皆仁政之大端也三代以下可算賢君對曰漢文帝天資恭儉又加學力是以發號施令取則古人三代以下誠爲賢矣

上曰漢高祖之後非得文景之養民卽繼之以武帝之多欲則漢之存亡未可知也對曰唐高祖之後非得太宗之富民卽繼之以高宗昏懦則唐之存亡亦未可知也

上曰大抵漢唐之所以延縣國祚者率由此數君有以立其本耳對曰自古聖君賢相締造維艱守成亦不易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三百餘之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浚其源秦晉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導其源於前卽繼以殘暴淫侈之主也

上曰司馬公大忠從何處看出對曰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上曰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羣奸得志終至憤事豈非前車之鑑對曰宋高宗中興之主陳少陽岳武穆皆死於讒佞信用汪黃秦檜之奸邪其不亡者幸而已

上曰秦檜所以得售其講和奸謀者正以高宗自全苟安之心有以來也嗚呼可恨哉

上曰漢高帝破秦滅楚不五載而成帝業何以如此之速對曰漢高祖取天下能用羣策如下陳留用酈生之策還軍霸上攻嶢關用樊噲張良之策從漢中出兵用韓信之策守陽武成皋又用酈生之策捐金間楚用陳平之策封韓信齊王追項羽垓下以地封韓信彭越英布使自爲戰又用良平之策及天下已定徙都關中用劉敬之策悉收其策而用其長此所以破秦滅楚不五年而成帝業

上曰卿前與御史黃熙允經畧江南福建等處何以三年之間大功克奏其速如此想亦有良策對曰昔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出兵大破匈奴威振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孫子所

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敢拒熙允用兵之術亦大率類此故皆得速奏膚功

上曰朕看魏晉以來歷代開基之主多有毀人陵寢焚其祖廟以爲絕其命脉破其風水使吾子孫得以繇廷國祚豈非損人利已而忘天道循環之報乎一代聖人創制皆出其手何獨於此一條上反見不到對曰這又是聰明太過上病根亦是聰明太過上積下的報應如夏商之後皆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雖改姓易物而宗廟之血食子孫之封爵國陵之祀享皆其與時王匹休而不泯非其開創之主有大德大功能如是乎因是以觀魏晉以來以及南北朝五代之世皆素無功德於天下徒以狙詐兵力絕人宗嗣竊命一時皆不數傳而子孫無容足之地廟祀遂以絕饗枯骨亦被回祿天理循環報施不爽非聰明太過者自取之耶

上曰卿南不封王之說甚合朕意特恐將來宗支日繁府第日闢俸養日多一旦外夷侵淩中原擾攘倉庫告匱這便如何處置對曰

主上此番遠慮與八旗之兵食關繫一體要皆在中興以後得人治理自可無虞非開闢之君所能豫籌況法未有久而無弊者在賢君相隨時興利隨時除弊一著盡之耳如周之封建初則屏藩王室翼戴天子未嘗不善也至於春秋則尾大不掉之勢而周因以微秦矯其失罷侯置守又以孤立無助而亡漢又懲秦失遂大封同姓至景帝有七國之變武帝不推恩施令諸侯削弱而王莽又得奮其奸魏仍漢末之失宗室疏遠而晉得以竊其國晉鑑魏失分封太廣而骨月自戕外夷因之以亂華由是觀之法雖善久必有弊要在隨時以審其勢輕重以救之勿使失於偏甚刑法之善者也不然馴積之久至於偏甚而不可舉正自有大可慮者生乎其間矣

上曰唐郭子儀處盧杞得志之時何以不受讒刑之害對曰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人故讒邪莫能害

上曰朕本性急心又好動何以制之對曰靜能制動緩能制急

上曰何謂心得對曰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是心得

上曰至大之惡以何事爲最對曰至大之惡由於念之不公

上曰何謂誠對曰不敢有邪心漸近於誠

上曰格物致知之功從何下手對曰或讀書或理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

上曰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對曰得其是則天理自見矣

上曰釋氏何所分別對曰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上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啟後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髡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

上曰卿看朕可有人所不及處對曰至尊所不及者惟不嗜殺人雖明季誤國奸黨亦不曾誅族尚有爲近臣者前年以大臣親族有以叛逆論者他已自分連坐乃寬之不問下諭曰豈有人做此等事而謀之宗族何等聖明不獨前代緹騎傳之北寺東廠刑罰嚴酷即三代以前亦有相及之典故甘誓湯誓俱曰予則孥戮汝如此盛德眞越絕千古矣

上曰永定河水漲發固安等處都被淹沒小民流離失所日不療生朕甚憂之縱後入海得於吾民生養休息享數十年安瀾之利對曰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以近事

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是以禹貢一篇無一堤障字樣惟九澤既陂澤乃可用陂耳蓋澤水淹漫畧用陂堰使田有可取若江河之流難以隄束所以孟子謂行所無事若鯀湮洪水便是用隄隄實非順水之性是以聖人不取以臣愚見參之江河無不決之流何須與水爭地但免其民之錢糧使無催科之擾則民賴水利亦足以生隄久必壞終歸無益河臣得以藉口徒費國帑而已

上曰大禹之功萬世永賴然不久亦輒廢遷如今既與斯民同時得幾年安享地利令少者長長者老老者死亦可矣譬如年荒賑濟明知三日糧不保其三日之外但且救他三日未有逆料其三日後之必死並靳現在之糧而速之死者對曰如此說來自以

聖見爲是然以臣私憂過計天災人事可補河患非人力所能勉

强而爲況今日中則昃月盈則虧造化彌縫正賴今日莫若積河工累年之有餘補他八旗之不足調元贊化亦是補偏救弊之一道況河決之患無隄尚不至大害一設隄防其害實有不可言者即如前李學臣去看河南時靳總河引高堰一帶看六埧曰此前明潘印川所留四十里天然減水埧也原是四十里行水並不說害民今只留六埧科道卻參他害民彼時臣尚不解其故及後大城靜海頻苦水患先是二縣無隄並未告災至近歲隄成民反大病於時適臣經畧南邦道出淮上因悟六埧之害與此正同蓋水平漫則淺而無力用隄束之一遇崩決則力併而猛其疾如箭當之者無不靡潰築隄斷非良策況河水遷徙無常東行則西路必退出西行則東路必退出退出之地皆極肥美反得數倍收成只勿與水爭地轉多星礙何如隨其所行之地蠲除其糧可也

上曰豐城范公隄因何而築對曰全是爲海水侵田海勢高於內地汐時內水外出潮時外水內入出者甜水入者鹹水鹹水所過田便無用但受其害不獲其利是以築修隄障之今下河人家半在水中安之若素田倒肥美又有魚蝦之利是靳總河議開下河七道洩水爲無益此見甚是

上曰京畿水利只繫通惠一河通惠來源只繫玉泉一脈山高尚有崩動之勢泉豈無枯竭之時對曰臣亦早經料及此時尚無憂但二百年後當勞聖慮耳

上曰此泉二百年後始枯竭乎對曰臣曾看過玉泉其泉有三孔孔分上中下三元上元微中元旺下元竭是以京畿風水惟中元最佳但源泉混混疾流而下水無停蓄之處是以前明難得風水無人治理其財仍然不聚若能於玉泉山挖河一道停蓄其源順流而下可無憾矣

上曰風水可信乎對曰風水豈可不信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古人尚且如此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即俚言亦聖諦也

上曰元氣洩倉庫竭對曰倉庫竭患之小者也水竭火旺自然之理恐他時變遭火患大有播遷之虞

上曰聖人治天下氣運尚可挽回何況火患但挽回之術又當何在對曰臣前遍覽畿輔形勢查泉源之來派緣自地中流出是以不得頭緒於是辨其分量之輕重嘗其水味之甜淡與泉相等惟清濁稍差如係一脈此處或竭彼處必盈屆時得留心河渠之臣相機籌畫使引白河水由密雲懷柔入昌平達通惠則財源可裕而水利可得矣

上曰尚有隱憂乎對曰天道二百年一小變三百年一大變天道幽遠非臣所能豫知也

經畧奏對曰鈔筆記卷上終

卷下

上曰鹽臣調停鹽法設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爲一定之額此法可行否對曰行鹽地方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衆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法弗佳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恆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湖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刼人穀帛掠人婦女興巡捕吏卒鬥格或至殺傷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興販雖太平之世歷代未嘗絕也江蘇常州爲兩浙行鹽之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

鹽爲善及臣之大同一帶見所食皆蕃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爲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爲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鈴之政也

上曰唐劉晏整頓捐輸用土紳不用胥吏法最善卽爲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亦善卿可知他整頓鹽法是何作用

對曰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鹽支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地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江淮鹽利始不過四十萬緡及晏行之季年乃遞增至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今日鹽利之不可興正以鹽利之不得人也觀劉晏之作用可知矣

上曰行鹽之法可有國與民兩利者對曰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天下皆私鹽其實天下皆官鹽則國與民兩利

上曰近來驛傳何以馬倒官逃對曰臣嘗考後唐輿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唐制亦然白居易詩從陝至東京山低路新平風光四百里車馬十三程是也

上曰或一日而馳十驛者詩有之乎對曰岑參詩一驛過一驛二驛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又如天寶間祿山反范陽時上在華清宮聞於行在六日而達至德間廣平王收西京時上在鳳翔捷書至行在一日而達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捷書又過之則又不止於十驛也要之古人按三十里一置驛故行速而馬不敝後人以節費之說歷次裁併至有七八十里而

一驛者如漁陽驛昔仍舊貫今以夏店公樂二驛併於三河則一驛七十里已不堪其敝矣況多於七十里者乎馬倒官逃職此之由

上曰今北方諸蒙古王公與朕皆手足親誼可謂天下一家然百年無不散之筵席北面屏藩是否仍照前明舉行對曰現時斷然行不得

上曰何故對曰行之恐生疑心反於事無濟

上曰究竟北方干戈得能永終相罷否對曰北方可保三百年無背叛之患但北方生齒日繁多安於遊惰將來干戈特恐在貧字上起

上曰人當極貧雖孝子不能顧其父母此著甚是可慮然則何術以濟之對曰整頓游牧地方尚是緩著方今邊郡之民如宣大古北榆關一帶既不知耕又不知蠶雖有材力而安游惰

非開場聚賭卽揭竿爲盜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屯田之政不可不講而紡織之利亦不可不舉臣嘗覩王宏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旣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情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按州縣發紡績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卽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爲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爲利益豈不甚多按盧纘論曰邊氓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服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穀於穴室土國之中崔實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紡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艸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是則古

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織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爲公子裳裔之舊俗也率而行之推而達之不獨干戈可息貧患可紓而富强之效敦麗之化豈難致哉

上曰近因軍餉支絀撫臣奏請行豫借法始於何代對曰唐代宗廣德二年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爲青苗使遂爲後代豫借之始

上曰此青苗非王安石之青苗乎對曰此與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錢文法不同彼則當青苗未接之時貸錢於貧民而取其息本謂之常平錢民間呼作青苗錢耳

上曰豫借之政是否病民對曰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織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責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穀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百姓故韓文公有游城南詩云白布長衫紫布巾差科未動是閑身麥苗含穗桑生葚其向田頭樂社神是四月之間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時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主亡國破明宗卽位頗知愛民見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疏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納足遞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十五日起徵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間上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依代國勢艱危動卽春初出榜開徵其病民甚矣況豫借隔年乎

上曰朕聞外洋新出一種鴉片云是罌粟也之精液凝結搗鍊而成其氣薰其性斂能提神止泄辟瘴其於人也柔而善入狎而易溺久則廢時失事相依爲命甚者氣弱中乾面灰齒黑何以明知其害而不之絕也對曰天生種類不害其國定害於他國非人力之所能絕也

上曰罌粟花究係何物出自何方對曰罌粟花卽前明李時珍本艸綱目上所云阿芙蓉是也前代罕聞近方有種者至鴉片之類有三一曰公班皮色黑亦曰烏土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皆英吉利屬國

上曰此害若遺至中國將來伊於胡底不若開關絕市拔本塞源爲妙對曰西洋諸國通市舶者千有餘年住澳門者亦一百餘年其食鴉片者止英吉利耳今將絕英吉利乎抑盡諸國而絕之乎盡絕則無以服其心專絕則無以善其後卽使諸

夷盡去而瀕海數十萬衆一旦失業無以爲生小則聚而爲
奸大則引以起釁東南之患自此始矣就令無患而蛟門以
外擇島爲壓天津江浙閩廣之船皆得而至之又烏得而絕
之哉
上曰俟國家休養生息有年四海殷富金貝充塞然而天地之數
散之甚易聚之甚難以中原易盡之藏塡海外無窮之壑日
增日益不知其極所謂無纖末之利有世世絕大之害者也
朕甚憂之對曰從來風氣之先必有一人開之我朝肇基關
東皆吸關東葉以避煙瘴至中原傳染日久習爲故常這就
是吸鴉片煙的兆頭然則爲今之計亦惟明燭先幾兩利相
衡則取其重兩害相較則輕其輕弛禁者勢也行法者權也
酌天下之勢以爲權其事亦孔亟矣否則數十百年後中國
之耗又復億萬所謂上中策均不可得而行制治未亂保邦

未危則何不計之於早也
上曰因流弊之所極反其道以用之亦是通權之一法但耗中原
之地方奪天下之農功則內種益難對曰夫三熟之田二稻
一麥稻之利八麥之利二按鴉片三月成苞收漿之後乃種
早稻所妨者麥耳其利實數倍於麥其益於農者大矣楚人
失之楚人得之不猶愈於夷人乎哉
上曰卿何以知鴉片收成之期候對曰臣幼時在塾讀書即知外
洋有一種鴉片最引人因購得阿芙蓉一種以益養之體驗
物性深思其弊
上曰卿眞留心時務哉對曰凡今之計惟宜著令凡內地人與夷
船交易但許以貨易貨毋許以銀置買夷貨其易貨之法皆
外貴我貨而內賤彼貨如嚴禁羽呢不許作爲禮服時辰錶
止許僕從佩帶則其勢將日賤彼貨既賤則內地貿人但以
貨易之而有餘利無須以銀置買見夷船泊海令其先行投
稅官驗來貨若干給票存貯代易代買如天津登東上海甯
波厦門臺灣諸洋面出沒去處勒兵以待之水師糧餉本倍
陸營無事即使之練習戰守嚴拏交易鴉片誠爲兩便且夷
人所以專利者奇貨可居耳夷人無所利數十年之後亦不
禁而自絕若不能絕則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
無利而來者鮮矣不特此也內地所種水土和平爲害較輕
絕引漸易昔淡巴菰來自呂宋食者欲睡而內地之產則否
非明徵乎明以示寬大之典陰以用轉移之術此救弊之大
權舍此而外臣恐聖人復起亦別無上策
上曰近年各經畧於山東河南湖廣招撫降衆不下十餘萬擬令
實邊以安生業此舉是否可行對曰臣考金史許安仁傳章
宗時朝議以流寇實邊安仁言昔漢時有募民實邊之議蓋

度地營邑制爲田宅使至者有所歸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
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徙刑之徒寒饑困苦無聊之心靡所
顧藉即與古之募民入塞不同非所宜行安仁之策如是請
主上酌之
上曰五星之聚主何吉凶對曰史言周將興五星聚房齊桓將霸
五星聚箕代漢元年五星聚東井唐天寶間五星聚尾箕元
太祖二十一年五星聚見於西南明嘉靖時五星聚營室天
啟四年五星聚張占曰五星若何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
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家國滅其宗廟百
姓離去被淹四方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蓋元宗之政
荒矣或云漢從歲宋從塡唐從熒惑云
上曰何以四星之聚占者不以爲吉對曰以臣考之然亦有不同
者如慕容超之滅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後晉

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南唐主遷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塡合於張嘉熙元年太白歲辰合於斗詔遷殿減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並起君子無名小人當流此又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上曰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如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近來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對曰若歷法則古人不及今人之密亦各有所傳授也

上曰前明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關縱火謂之燒荒有何益

處對曰正統年間錦衣衛指揮僉事王英言禦虜莫善於燒荒蓋虜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虜馬來侵牢日可至乞敕邊將遇秋深率

兵納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虜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一時之勞而一冬坐卧可安矣翰林院編修徐貞亦請每年九月盡飭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瞭哨如遇遲寇出沒即相機剿殺此先朝燒荒舊制誠守邊之良策也

上曰軍行一遲一速何者得濟對曰昔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餘里而帝問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慎重日驛三十里之遺意至夏侯淵爲將急性暴流雖不顧後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獸上將況疾行者無謀兵疲者怯戰固兵家所忌也

上曰奇門可恃乎對曰可神而不可恃也

上曰天下何以安對曰主聖臣直天下安

上曰天下何以危對曰本小末大勢必危

上曰先時重伍子胥後重朱虛侯今乃重關壯繆何以死人香火亦有由盛而衰者卽有由衰而盛者對曰只因其人當日死時有一段鬱結處人人爲之鬱結以人之鬱結合之神之鬱結自然兩相感通至於鬱結之久非祭賽祠廟鼓樂祝祈之盛不足以宣洩其氣故致香火之盛迨鬱結之氣漸平則香火亦漸減理自如此皆人心爲之

上曰人生貌相亦關氣運何以自古以來開創之人才多短小守成之人才多富偉中興之人才多寒瘦末世之人才多恢麗對曰非短小則元氣不混非富偉則元氣不舒非寒瘦則元

氣不清非恢麗則元氣不盡

上曰感天似比感人較易對曰自然是如此天者吾之父母也人者吾之同類相與也

上曰天地無心而成化果能無心否對曰以爲無心連人亦可謂之無心以爲有心連天地亦謂之有心人在天地間不遲偶然氣聚能蓄多少靈光尚然有知覺何況天地卽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兒友弟恭夫倡婦隨亦是感應自然之理不得謂之有心然謂之無心可乎山川之陰氣生而爲雲天以陽氣壓下降遂成雨亦升降自然之理然便有雲師風伯雷公電母運行於其中既過便都不知歸於何所天地總是一氣塞滿有氣便有象有象便有神

上曰世間如何纔能熱鬧對曰世間要熱鬧須耐得幾年冷淡人儉樸了方能富厚但教民修又須兼勤南方勤而不儉北方

儉而不勤教之勤儉矣又自宮府躬尚儉樸與民休息自然民氣日復若只要外而熱鬧就使百項俱舉到處興修究所自來皆此蚩蚩者之膏血安能從家給人足

上曰教人而人服從實濟從何得來對曰卻有兩路一是示以心德一是誘以功利七十子之服從示以心德也漢之經學唐宋之詩賦明之制藝誘以功利也聖人在位躬行心得以施教化又官不及私昵爵罰及惡德人材安得不盛

上曰教養人才這是最要緊的事何法鼓舞興起對曰嚴飭各省學臣興廉舉孝禮貌巖穴布衣之士並於文武童生中有能背誦四書全部小註及三經五經並有膂力武藝者皆試之文理精通便爲拔取此是勸誘之法久之自然皆歸實學六藝之風庶幾可復

上曰時文之壞由何而起對曰由於不肯看書書理茫然而思以詞采勝則必求新奇靈變以悅主司耳目遂至離經叛道而不可止矣

上曰文字不可怪所以舊來立法科場文謂之清通中式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却句句有實理實事對曰這樣文字頗不容易必須多讀書又用過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疏淺薄者所能得其彷彿也

上曰前明官制因革得宜否對曰前朝官制蓋取法乎周官而損益之如六部之長卽周之六卿也六部之屬卽周之三百六十屬也但屬則多寡之異而職有分合之殊他如都察院因御史臺而爲之通政司因錄臺司而爲之大理寺因廷尉而爲之分兵柄於五府因樞密之遺寄言責於六科因諫院之舊其太常太僕光祿之類莫不有置此又兼總乎漢唐之制也至於內設六卿以總制天下外設布政司以分理郡邑內設都察院以肅朝廷之紀綱外設按察使以爲四方之耳目兵部帥府相維於內而將相無偏重之勢布政都司相維於外而藩鎭無專恣之患論者稱因革之得宜焉

上曰明朝文選則主於吏部武選則主於兵部又令在外官員有政績者許巡按等官奏舉立法未嘗不善但用循資格仍沿後魏崔亮唐裴光庭之舊責格之說其弊乎對曰古今銓敘之法亦屢更矣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故其時賢能迭見而功業聿昭及後魏崔亮爲吏部侍郎以官頗少應調者多因而奏爲資格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其意以爲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易得不如一準諸法爲可據也賢者當陟反以其資淺而抑之不肖者當黜反以其年深而升之於時庸謬稱善而才俊士無不怨歎

上曰專任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止循資格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對曰夫資格之用不可盡用亦不可盡廢用資格者所以待天下有常之士不用資格者所以待天下非常之材此亦不廢責格而亦不拘於資格之良法也恐尚有遺憾宜於常選之外再令在位諸臣每歲一行甄別兵農禮樂卽以各人所優者議補人舉所知以衆人之耳目爲耳目分曹辦事以衆人之功能爲功能且甄別之人與常選之人必相砥礪以爭於善地此雖有私尚不害其爲公激揚人材轉移風俗端不越此不然豈僅資格難期致治卽舉非其人與用違其器雖堯舜在上無益也

上曰明制考課之法如何黜陟對曰明制內外諸司各自考其官屬然後達於吏部定其服最聞於朝廷以行黜陟

上曰京官如何考察對曰以五年爲期分四等年老有病者致仕貪者爲民不謹者冠帶閒住浮躁淺露才力不及者降一級調外任

上曰朝覲如何考察對曰明初外官每年一朝洪武二十三年始定三年一朝之制朝後本部會同都察院考察奏請定奪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污者送法司罪之闒茸者免爲民成化間吏部尚書李裕建言朝廷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照品級調簡僻衙門從之

上曰軍政如何考察對曰萬歷二十三年兵科給事中張棟等奏議各直省考選軍政參差不一乞一如文臣事例凡遇五年考選軍政無論地方煩簡路途遠近先時考定於該考年分十月內具疏十一月初一日赴選政司類報具奏本部查明類復

上曰考課之法唐虞三代未之能廢也內外之吏豈其一人坐照於深宮而能盡其臧否者耶對曰誠於計察未行之先朝廷清心寡慾擇人惟於宰相是主宰相賢則功過皆明宰相不肖則功過皆瀆勞於擇相而逸於得人是察內吏必先擇相而察外吏亦必先郡守大法小廉累代以來誠莫切於此也

上曰前明內閣專典機密自何代始對曰明太祖即吳王位乃元制建中書省右左相國相國平章政事戊申年因元制倘右改中書省右左相國爲左右丞相各一人參如政事二人庚申胡惟庸伏誅遂罷丞相後雖開內閣於東角門名文淵閣命吏部及翰林院文學行誼才識之士入直贊襄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內閣專具機密自永樂始

上曰明掛印將軍鎮守雲南兩廣湖廣遼東宣府大同延綏甯夏甘肅蘇州何以准安鎮守即漕運總兵對曰以畿內不得掛印稱將軍有大征討遣總兵官掛將軍印行事事竣納印

上曰前明其制如衛如何許多名目對曰明制在內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官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隸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討則調發之洪武元年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戶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綏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兵官不敢機調凡天下要害之地有係一郡者設所係連郡者設衛其尤重者設鎮守官主之總鎮一方者爲鎮守獨鎮一方者爲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爲守備典主將同守一城者爲協守又備倭提督調巡視等

官稱掛印專制者爲總兵次爲副總兵爲參將爲遊擊

上曰前明每年所入賦稅共有若干對曰明初田賦總數十三布政司並直隸府州縣共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有零夏機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疋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絹五疋

上曰洪武二十三年何議減蘇松嘉湖四府稅額對曰先是張士誠竊據其地而蘇州尤稱富庶明祖怒其附冠乃取諸豪族租簿加稅故蘇賦特重蓋以懲一時云至是始命戶部議額

上曰前明各省土貢都是何物對曰明太祖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之牲幣欽天監之歷紙太醫之藥材光祿寺之廚料寶鈔司之桑穰與凡皮角餌鰾茶菓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外此奇珍玩好一切無取可以爲法

上曰明初會計之權司於何人對曰即在本部自有北京戶部而
本部必諮而度焉每歲本部會其歲用以上於大司徒詔於
天子而後行徵收蓋自永樂以後率以爲常而歲有盈縮不
必盡同
上曰內庫何以竟有許多名目對曰按明初於皇城內設內承運
庫以收緞疋金銀纓玉象牙等內府天財庫收錢鈔等供用
庫收白熟糯粳米等廣積庫收紵絲綾羅疏黃焰硝等又有
甲字乙字丙字丁字戊字承運贓罰廣惠廣盈等庫收雜項
等物庫名不一均謂之內庫
上曰前明戶口何如清查對曰凡各處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豁
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縣報州州報府府報布政司司總
呈達部稽考仍每十年州縣攢造黃冊編排里甲分豁上中
下等人戶以點差役若有逃移必勾取復業

上曰明初即有鄉坊保甲團練之制至王守仁撫贛南時乃令居
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自爲保於是立十家牌使每甲
自糾甲內之人不得容留盜賊平日講信修睦寇至務相救
援立法甚善今直隸山東河南正當盜賊充斥各大吏何不
仿照舉行對曰臣觀周緞之精意又驗累代之得失大抵非
徒無益適滋其擾
上曰不立社倉團丁無所藉食社倉不裕遽行團保賞罰之出入
亦不敷收放旋興旋罷無補實濟卿言自係知本之論但近
來各縣義倉有名無實久屬具文前已寬恩不追既往若再
議社倉恐一時未易粹辦對曰若必與團保則社倉半年可
實
上曰卿有道乎對曰某處欲興團保則令其處縣令從權不得積
以爲例令民於秋稅時每畝捐穀三升則社倉可實團保可
逐漸舉行矣
上曰每畝三升足乎對曰有餘
上曰何以有餘對曰縣治之小不等即以方百里而論古稱方一
里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三萬七十頃又除山川城邑村
舍坟墓道路園林及砂礫斥鹵不耕之地大率一邑不滿萬
頃姑以萬頃計畝益三升即歲得六萬斛足萬人一年口糧
幸而畝贏一斗即三萬人口糧矣況深耕易耨每畝多出三
升至容且易若公私有儲豈但團保可整社倉可實雖遇饑
年復何憂哉
上曰明初屯田之政可稱美意何以後來軍士反無田可耕對曰
洪武初命諸衛分軍於龍江等處後設各衛所創置屯田以
都司統攝每軍種田五十畝爲一分間亦有多寡不等者邊
方軍士則三分城守七分屯耕內地則二分城守八分屯耕

又有一九四六中半等例隨地而異每軍一分正糧十五石
收貯屯倉聽本軍支財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運俸糧永樂
正統嘉靖間稍稍更改其後日久弊生軍屯舊額不爲勳臣
貴戚之家占作莊田則爲鎮守統制之官侵爲己業是以軍
士反無田可耕矣
上曰何不派員澈底清查對曰隆慶萬歷中亦命嚴督清理而侵
漁乾沒者卒如故亦積重難返矣
上曰近來老成人多有兄弟同居易生嫌隙式好之道莫如分爨
者豈君子之言與對曰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禮
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
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今雖王公大人亦莫有敬宗之道浸
淫後世習以爲常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與
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與要之分爨之言僅可以濟

骨肉衰世之變不得爲王者有心宗族之訓

上曰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對曰未盡善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況九世乎

上曰然則九世同居可有道乎對曰無他道也惟不聽婦人言耳

上曰善此極論也雖百世可也

上曰吏部掣籤之法始於何人對曰明太宰孫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始立掣籤之一法

上曰天道二百年一小變三百年一大變其興也有機其衰也有由將來之弊可以前知否對曰前事者後事之師昔公叔問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繁則巧猾之徒皆以法爲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

上曰由是觀之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如前明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得毋亦弊於法對曰天下安危之所繫內而朝政外而吏治從來仕宦法網之密無有如前代之甚者上自宰輔下自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蹶惟曰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以致奸僞萌起者職此之由也

上曰朕看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暮爾之蜀猶得小康至魏曹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暑無甯歲法制愈嚴則人心愈險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然後法不足以爲敗而無法亦不能自行法之弊也究竟何來對曰其始由於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其權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心愈奸而世愈薄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極也既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祖制而已以法弊國有明之世可不鑒哉

上曰立法以救世不獨有明衰世之弊歷代亦然如宋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害遂廢人而用法於是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而法固已備之也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復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低

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墜風俗日壞人心愈薄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同患古今之大病尤不可不豫爲計畫者也對曰必欲除此大患弊惟有晉荀勗之論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之一法可以挽回得過來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甯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獄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爲治者識此可勿紛紛於法制之說矣

上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窮則濟之以法法勝則救之以簡雖聖人復起不易此議省事之說亦當早爲主持對曰不能

上曰苟利於國知無不爲何以不能對曰方今兵革未息天下多事文書日繁獄訟亦多而爲之上者主於一切省事則天下之事必將叢應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是又立法以救

法而事更不可爲矣候兵少息天下少事整頓紀綱以主禍亂正在此時

上曰善人何以不踐迹對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乃有獲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易春秋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泰日新雖其天姿之美亦能暗與道合而卒以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於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上曰管仲何以不死子糾對曰君臣有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袞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特畧其不死子糾之罪而獨予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爲心也久矣

上曰昨朕看管子篇他說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何以不說千年之計樹德對曰這就是管仲器小處

上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何以其中有婦人焉對曰卽太姒邑姜自在宮壼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不必并數之以居十臣之數也況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言爲紂罪矣豈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

上曰此理之不可通對曰非理之不可通或孔安國得壁中古文論語改正今文其字因傳寫而誤亦只好闕疑可也

上曰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下讓可矣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操莽之志加諸太王豈聖人立言之意耶對曰昔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剪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剪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夫者矣

上曰何謂亡國之聲對曰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如殷紂好爲北鄙之聲所謂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若桑間濮上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上曰唐人增改之服制善乎對曰未善也

上曰何故對曰唐人所議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緦麻增爲小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服緦麻堂姨舅袒免而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俗彌薄不探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制之有過三王也是故知廟有二主之非則叔孫通之以益廣宗廟爲大孝者紕矣知妾不過三年示民以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紕矣知親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紕矣唐書禮樂志言禮之失也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事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夫賢者率情之偏猶爲悖禮而況欲以私意求過乎三王者乎哉臣是以知其未善也

上曰前明國初懲漢唐之失中官不令干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至永樂初狗兒諸巷稍稍建馬上之績後以倦於勤朝事漸寄筆扎久乃稱肺腑矣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蠻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主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其後秉筆之

奄致尊倖於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以宣廟之納諫求言而廷臣豈無論及此事者對曰按永樂五年內使李進征山西採花石詐傳詔旨擅役軍民此中人弄權之漸仁宗即位凡差出內臣限十日內盡徵回京其見於詔書者有採實石採金珠香貨採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者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差內官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從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所書管事袁琦假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內使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以至磔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之至萬歷中年礦稅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於祖宗之成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邇

上曰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似爲謹愼一聞國政便作奸欺不履邦家而不止朕甚恨之欲致清明整肅之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者必自內臣毋預政事外臣毋與交結二語始矣對曰

聖見自是千古不易之論然而內官之盛衰係於宮闈之多寡

聖主欲不近刑人則又當以遠色爲本故姤之初六一陰始生而周公戒之

上曰近聞魏尚書說作古文要曲折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蓋判斷事理如審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地方可定案如此則周圍曲折都要想到有一處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覺意思層疊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從傳誌學起都不是對日自當先學議論暢達漸漸縮斂方佳如今看人做文其下筆議論汩汩不休者便有成若僅僅粗通雖有些筆意思路到底難成不獨從傳誌入手覺不是即讀碑板文字亦有病所爲文亦長於碑板一經敘事便不出色

上曰近來詩文何以不及古人對曰此派傳衍已久尚未見傑出有人韓文公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不能觀不敢觀也如此志向如此讀書其成就的功業尚貽儒宗嘗議今人專務功名除却幾篇文章套調別無道理不要作古文就長教他將大學之道四句將聖人精義微言講的明白不要說沒有就是百裏尋一都是難得是以古今來學問一道最難驟人積一分學力成一分事業私毫實難假借大要從初讀書時他意向如何成就便是如何

上曰正是佛家所說種的甚麼因結的甚麼果

上曰古人終身得不了幾篇文字要著一卷書便竭畢生精力蒼萃而成今人作時文所以待有常之士宏詞所以待非常之才

上曰要做詩從何入門對曰學詩先將古詩十九首之類句句摹倣先教採了到後自已做出無一點不似古人卻又指不出像那一首便可成家

上曰要學字從何入門對曰字學無關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若欲知道各樣變體而摹倣之字至王無以加矣

上曰宋人學問才情有何不及唐人對曰這是詩不及耳唐人亦是風流適然成一種風調大家傳染遂擅其長宋詩不是別樣不好只是有些呆氣

上曰唐人不呆而宋人呆畢竟有箇緣故對曰唐人善用虛無板板說的宋人喜填故事亦不好

上曰難道不用故事對曰唐人用故事倒是直說宋人摘出那事三兩箇字來用役人費猜三百篇何嘗用故事漢魏間用是

事都是將其事直敘出來若影射用事古未曾有眞自宋人始

上曰張曲江詩若何對曰曲江才華英豔或不如人至性情品格幾無與比君子哉若人

上曰王摩詰詩若何對曰他是元暉子山一派聲韻諧和對仗工巧所以無一首不可被諸管絃只是說到清閒高雅而無甚深意錢起亦是此種至宋此派遂絕

上曰燕公詩如何對曰他才氣大大率唐初如陳子昂王勃楊炯王績杜審言沈佺期及燕許之屬又是一種氣調迥乎不同

上曰昌黎詩如何對曰他不可以初盛中晚論別爲一家韓門孟賈張三家文爲最東野骨節差大

上曰太白詩如何對曰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眼都飄飄在雲霄之上此人學不得無其才斷不能到

上曰直隸爲王畿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燕郊所謂勢據地以崢嶸氣摩空而崑岧者也然順天爲北幹之正結處六合之上游居高視下莫遁於此武備固不可弛而形勢亦不可不知前明輔兵最厚何以闖賊直入並無一將一卒敢與抗衡者對曰當日燕京名雖有團營兵十二萬其實豪家侵冒不見一人耳遇操演則戎服爲兵遇郊祀則綵衣爲軍當興工則冒工爲役入衙署則青衣爲皂事一畢則豪門爲奴是一人負糜五人之食未得一人之用也每至操演則雇花子應名更兼職掌非人半賊奸細開門迎賊蓋是故耳

上曰當時武備如是廢弛人主深居九重自難親見廷臣豈無一人見及條陳此事者對曰崇禎二年惟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頗有遠見議以昌平霸州通易四州爲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奉旨嘉納惜下部議復事不果行

上曰朕看魏書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寡弱任城王澄奏請宜東中帶榮陽郡西中帶宏農郡南中帶魯陽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三品二品親賢居之配以强兵則亦深根固本之計靈太后將從惜以議者不同而止及爾朱榮至河陰遂無一兵拒敵亦往事明驗矣何不鑒諸對曰靠不住

上曰何以靠不住對曰卽以前明京畿形勢而論保定眞定地接宣大廣平順德大名齊晉河洛之襟帶也河間冀深車馬之衝也永平爲山海之戶宣府作居庸之藩皆所以爲之拱衛也使不於遠鎭籌防禦之策一旦北兵寇三關南兵度黃河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郡縣是亦圍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守城爲事恐畿輔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是以臣知申用懋之疏靠不住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從可知魏家遠鎭籌防之計亦非上計也

上曰自然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設有不測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禦其來而擊其出難道就拱手授人已乎對曰若天時人和兩窮也只好恃地利設險以守其國耳

上曰既云設險守國這險如何守法對曰有自然之險謀國者相種設法以守之耳

上曰畿輔之險要關係却在何處對曰北有三關南有黃河耳

上曰三關形勢若經謀臣歲時修葺城郭完整墩鋪嚴密自可無虞但黃河遷徙無常一經改道勢如平地倘有不測如何能守對曰臣亦慮及此耳倘河勢南遷烽烟告警開歸徐爲畿輔之藩籬大名臨清濟甯曹州爲畿輔之門戶亦惟設重兵以固藩籬用犄角以堅門戶舍此別無他策然臣之私憂過

計自古用兵之道必恃地形以料成敗

上曰用兵之成敗自然從地形上看順逆卿之私憂得勿在是對曰自南而北者其勢逆由北而南者其勢順臣恐千秋萬歲後其患不在東南仍在西北耳

上曰南京爲前明之留都更無山河九邊之險又無西北强將之兵止恃長江一葦可渡豈可以片畧之搖旗放礮爲訓練遁遙於鎭儀內地爲守江耶覆轍不遠尤當打算卿可有守江甯之善策乎對曰爲今之務必我有守防之策始冦無覬覦之心然不能戰而僅言守是爲株守不知守而輕言戰是爲浪戰臣籌長江爲金陵險要則孫權守江東之法可行淮徐爲長江外蔽則謝玄守淮上之法可行荆襄爲江上游則岳飛收復荆襄以守門戶之法可行夔門至九江爲楚中汎地九江至瓜儀爲南地要衝則韓世忠困敵守江上之法可行

良法具在今日京營兵弁悉如李綱守戰之其張憲巡江之法則安如泰山矣

上曰守江之法如何對曰宜用江淮士著之人或煮海捕漁之輩生長波濤熟習地利日夕精練兼習火攻如赤壁一炬百萬烟銷非防江之上策乎沿江一帶各設烟墩萬一有警夜火晝烟頃刻千里不煩探諜隨路截殺冦雖百萬豈能飛渡徐盛沿江設備曹操望之而遁者非此法乎大將鎭守淮徐自淮而徐徐而江層層保障彼此救援從古名將皆不禦江而禦淮非明驗乎湖廣扼川陝咽喉作江南屏翰且財賦所出將士聚集山川可守調兵可至若爲賊據則江南之藩撤矣李綱南渡所說非龜鑑乎臣就天下之大勢而籌南京之防策宜以湖廣之師建鎭於荆襄以雲貴之兵應之江西之師建鎭於九江以閩廣之兵應之守淮揚以援河北守廬鳳以援河南蜀中爲賊穴之後宜嚴險要以爲擊首尾應之策如吳玠吳璘守險而冦不敢犯守禦既周內行仁政固守中原除掃冦盜誠今日治安策之要務也

上曰朕夜觀天文知西方尙有兵事但軍馬未動糧草先行川陝米價幾至百金一石小民無以療生邊運又無良策如何是好對曰此著甚是可慮耳邊運之難難於上青天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稍一疏虞盡齎盜糧臣有一策可免陸運之勞以平邊米之價

上曰可免陸運之勞者自必以海運爲便卽有善後恐緩不濟急對曰舍此亦別無長策

上曰若川陝舊有運道可通尙可舉行若經草創亦屬不便對曰運道雖無河道可通

上曰河道何以可通卿卽指畫形勢詳細以聞對曰今關陝之餉皆取足於山西河南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自古餽餉皆從此出今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況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千里接運漕河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流三百里接運涇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里接運渭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一加修濬必可行舟宜相度地勢某處可水運某處可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遞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漕運一行邊方蘇困人人謳歌載道矣何憂兵困糧乏哉

上曰方今黃河泛濫不知何若對曰一自邳南東下壞田廬出白洋河一自邳東下入雒馬河出董陳河

上曰河決爲害非常糧漕淹滯如何得濟對曰決者淤之漸也滯者阻之機也入雒馬河者窺泇河之徼也入雒窺泇者併新

河之勢也雖馬淤則漕黃之路塞糧船阻則西北之儲窮洳河寬則新雖之中斷新河併則清濟之尾壅漕事若此尙何言哉

上曰亦當早設良法以濟時變對曰今日預備之良法無如隄防卽以護渠則畚鍤不可不飭也能治水方能用水閘洞不可不講也測水信而知緩急則候人不可不擇也守隄如守邊則巡卒不可不精也經練者事必精則詢問不可不廣也謀以衆而僉同則集思不可不周也行此數者河流之漕運可通川陝之兵食可濟矣

上曰各邊之地勢不同各邊之敵情亦異所以安邊之策亦不可以膠執如充國老將尙云兵難遙度容至敵城圖上方畧可謂老成持重朕當時究其所謂畧者不過云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勝非計之善也先爲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立意已高人一等因陳便宜十二事漢宣悉嘉納之因而大治今日安邊卿可有全之策否對曰昔充國至邊始上方畧今使臣遙度畫策卽有恐未必合機宜

上曰敵情雖異防患則一卿卽以大致籌之對曰若籌邊方大致臣亦有十二策焉縱充國復起亦不易臣言矣

上曰以紙書之以備採擇

一重將權可以統制而責成功如漢淮陰登壇拜將指顧而

三秦檄定也

二廣屯田可以足糧儲以餉軍士如趙充國屯守危疆而羌人拱服也

三增烽堡可以防救援而攝敵志如李牧堅壁清野之法行敵人大失所望也

四練土民可以弭外患而省軍餉如曹操練兵許都南人不敢北向也

五明賞罰可以申軍令而鼓人心如孔明斬馬謖拔姜維三軍感泣也

六嚴間諜可以覘敵情而先預備如周瑜用黃蓋鬬澤之法

七精器械可以壯軍威而寒賊膽如岳飛用砍馬刀敵人受制因以坐困也

八施仁德可以固軍心而效死力如李牧牛酒享士不苛細行而人皆樂死也

九守要害可以得勢而防不測如陰平失守而鄧艾得以掛崖而入也

十備火攻可以一舉手而滅全師如藤甲軍十萬孔明以炬消之也

十一在選知勇可以作先鋒而賈軍氣如曹瞞雄兵百萬子龍以單騎敵之也

十二在通河道以省民困而足運儲如蕭何轉漕調運而漢軍賴以不乏絕也

上曰卿策甚善果行此十二事而文身裸體之國有不交臂屈膝者乎對曰此卽臣經畧南邦平定邊釁親手行之十二籌也

上曰朕看西北邊塞皆我蒙古部落所居極邊就是俄羅斯地勢極長而又極狹刻下邊方無事何須遠慮但經國之道而又不可不長久計者倘敵國與我構釁必假道於蒙古蒙古閉關絕市必起干戈屆時何以保全對曰戰則未能只有守之一法

上曰蒙古部落專事騎射爲生又無城郭宮室倉庫可以固守豈非其所難對曰臣前亦逆料及此是以教稼教織亦當力勸施行而築壘增城豈可置之不問總之地運無不轉之區人

民無不滿之地亦非王者所得而私之也當今邊塞未嘗無城堡惟蒙古獨無又去城郭窵遠烽火難傳敵騎猝至人民畜牧必擄掠一空比及兵至敵已出境名雖截殺其實送行不若令蒙古諸部落相度地勢於無事之時多築城堡烽墩城堡之中設兵屯守萬一敵至即傳火相聞人畜之類盡收入堡堅壁清野既不遂剽掠之計城堡犄角又恐有邊截之虞且各處精兵截殺必使敵人聞而生畏驚惶不進矣斯爲萬里長城

上曰海賊入江由江南岸登陸之路共有幾重門戶對曰廖角嘴營前河南北相對海岸約闊一百四十五里爲第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江面闊一百二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東山相對周家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州夾江南面約闊七八里新州夾至山南

岸江南約闊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三處領水軍官整頓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勤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疏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南岸斯策之最下者矣

上曰何以成其大智對曰集衆人之智以爲智斯爲大智

上曰何以成其大奸對曰集衆人之奸而毒用之斯大奸

上曰有人熟讀了春秋自能做古文此言必有來歷對曰臣平生即有此論無論大經大法即年月稱呼序次體裁不知春秋下筆便錯

上曰朕聞朱子自謂此生不敢向春秋問津門人問何處不能了然朱子曰是開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了然賢如朱子豈眞不了然對曰是絕妙點醒人機鋒其實春秋明白得春王正月便都明白了

上曰夫子說行夏之時而周公何以不用夏正而用周正對曰聖人學問雖無有二然各人亦是各有得力處周家學問都是在建子上著意文王後天圖用處在震而發端則在乾

上曰用小人易何以去小人難對曰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舜誅四凶不聞有嚴峻之詔孔子誅少正卯亦無激烈之辭也

上曰小人有功何以待之對曰當優之以賞不當假之以柄

上曰待人當寬而有餘對曰唐太宗之保全功臣宋太祖之安撫宿將皆得此道故能兩全

上曰何以聽德惟聰對曰聽言雜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惟聰

上曰處世何能勿失對曰天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甚事不因忙而錯也此言似平易最宜深思

上曰持法時何以最難平心對曰法者因天理順人情絲毫不可得偏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違法如執法時能想到漢高祖因喜而復豐沛天下笑之明太祖因怒而加蘇杭之賦東南力竭則心自平矣

上曰大臣小心從何處見得對曰從防微杜漸處見人君能虛心體驗自然得見如宋璟見玄宗好邊功遂靳却靈筌之賞李沆言人主血氣方剛則當使知四方之艱難范仲淹見人主年少諫不可使殺人手滑皆所以愼小事慮後患也

上曰大臣中亦有小廉曲謹素餐尸位者姑息之可乎對曰如盧懷愼清操介節號稱伴食宰相胡濙歷事數朝靖難之師土木之敗奪門之變默無一言雖官歲無玷立朝寡過亦從何用人主姑息一念實足以妨賢而病國

上曰涵養從何處可見對曰凡當可驚可喜可怒之事處之若無

事然這是涵養見真處

上曰先器識器識之遠大從何處得見對曰凡人當見功之地本性自然流露態逸而寡言者識必遠氣沈而退後者器必大

上曰聽言何以知其無本對曰言不根諸經史即是無本行之有弊

上曰大臣事業以何爲上對曰能格君心之非功業最爲上

上曰君德以何爲上對曰諫行言聽改過不吝斯爲上

經畧奏對日鈔筆記卷下終

入古編

海鹽張惟赤撰

裔孫元濟謹署

是書原板久佚今流傳者祇有嘉慶補刊本且甚罕見然舛誤既多字亦漫漶因參考他書謹加訂正其有疑義者則空格以方匡別之至全書四編行款參差今悉改歸一律宣統三年四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用活字排印既竣謹識數語以示後人

序

穆帝之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羔裘之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是以君明臣直之日正色抗論補我衮職至於勑可以批詔可以還風采奕奕千載猶可見也當

先帝鼎創大業從諫如流於時忠言骨鯁之臣翕然奮起其最著者共推螺浮先生公學問原本謨訓復以里近宣公每讀其奏議而慨然有慨初官農曹康濟之略甫數月卽爲

天子所知

特簡諫垣蹇蹇諤諤之風震動海內公前後封事長安之人亦旣共聞而共見矣今春以入

告初編惠余退食之暇正襟危坐手披一章輒見忠

君愛　國之思與憂時憫俗之慮不禁凜然動色史稱唐制諫官隨宰相議事爲貞觀致治之本今公所入

告者皆釐奸剔蠹興利救時諸大政與

廷臣爭執可否至如海防漕蠹廠夫塘工尤建白鑿鑿咸拜

俞旨自是而東南之間共樂更生有以仰副

宵旰圖治至意古所云不負

天子不負所學者其公之謂歟雖然公之深識遠猷挾持有素淵然其靡罄矣且將於啟心沃心燮理寅亮之間殫平生精力焉昔魏相給事漢廷好陳直諫嘗白去副封以防壅蔽比爲相則奏行洛陽廣川諸賢臣所言相業之盛史册美之是知正言讜論司諫之責端揆之謨皆此物此志也持公入告之編輯諸史管以爲他日坐論之券其時曰不然

自序

余自釋褐歸里落落家食亦且數年然惟棲息林皋杜門掃軌故於四方之事聽睹多所不逮乃桑梓一片地凡利弊興革動關民瘼未嘗不蒐討故實約略時宜其所憤懣而欲言者亦已數矣至承乏版曹尺寸無所表豎復蒙不次之擢謬廁諫垣拜

命之日戄懼自失惟或隕越以曠若職不幸建白無幾忽罹大故扶櫬言旋負罪君親百身莫贖此予所仰天摧心淚盡而繼之以血也茲衰毀稍定檢前後所論列彙帙如干欲授之梓或者以爲陳長文每有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之知是役也得無售直以爲名歟予謂遭遇邪隆

聖天子從善如流朝奏夕可正宜傳示中外以著千載一時之盛亦何嫌何疑而爲此忌諱事哉矧吾鄉僻處海濱

詔諭所及引領不得見者何限即如廠夫一疏業經部議禁革奉

旨嚴行矣迺令茲土者尚欲矯而復之豈王介甫所謂僱役之法終不可罷者乎斯非赫赫

王鈇誠敢蔑而弗問或緣簿書鞅掌無暇繙閱邸抄即

明禁炳焉星日未寓諸目而著於心也長吏且然而況窮陬逸壤有能家喻而戶曉哉予故鐫帙成書俾知一事之舉廢利害昭晰較若鵠鳧庶幾

朝廷愛民至意不致浸敝也若售直以爲名則吾豈敢

時

順治辛丑孟陬中浣棘人張惟赤書於苫次

戊戌冬赤筮仕戶曹主山東司事其職綜理泉穀出入贏縮之數蓋稟藏之府也方愧疎識謫才不堪典領唯日隳隳是懼乃己亥閏三月蒙

先皇帝猥加賞識拔寘禮垣庚子春旋荷量移給事刑右時

主德清明

朝廷政事亦漸修舉固無煩引裾折檻之臣然吏治得失民生利病尚有九閽遙隔耳目未易周者忝在言班意中所欲從容論列者何限不幸仲夏

先慈見背扶櫬而歸號踊餘生豈得復議天下事然雖伏處草土念不忘

君因憶歷垣十有四月密陳以外共奏議二十三首爰集爲入告初編

張惟赤自識

初編

東南財賦所關捍海最爲要著 附工部議覆
致貪之源有自釐弊之法宜嚴 附吏部議覆
直糾道臣徇縱署官婪贓壞法 附吏戶二部議覆
河工之歲修宜覈興造之估計宜嚴 附工部議覆
刑獄民命攸關風聞不無寃慘 附刑部議覆
謹陳四款以佐固圉之末議 附戶兵二部江督議覆
備陳臣鄉困苦眞情
謹陳衙蠹吞噬之害 附刑部議覆
謹陳檄夫橫行之害 附兵部議覆及楊直指告示二條

謹陳草菅採辦之害 附戶部議覆
謹陳鄉兵增設之害 附兵部議覆
學巡二道懸缺甚多久不銓補 附吏部議覆
天儲國脈攸關倉務計宜周悉 附戶工二部倉場議覆
關鹽二稅最係軍需掣肘因循必致悞誤 附工戶吏兵各部議覆
學道之責成甚重銓曹之取用可疑
部臣之回奏欲銓言路之口學道之補用實有可議之端 附都察院議覆
錢糧之積久難清有司之卸責太速 附戶部議覆
懇查斥弁留駐地方勒歸原籍 附兵部議覆
軍興之供應至急督撫之責成宜專 附戶部議覆
漕糧私折私派猾吏剝民肥己 附戶吏刑各部議覆

遵 旨查照會典詳列具題
庫務有不得不新之條解役有不得不嚴之法
續陳庫務未盡之宜收解宜更之法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東南財賦所關捍海最爲要著懇清久匿額銀勒限修葺以固重地事

竊惟

國家財賦半取足於江浙而江浙二省尤以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爲重是七郡者皆瀕於海民之不爲魚鱉田土廬舍之不蕩爲波臣者以海塘之捍其外也查此塘築自唐開元中至明始易以石編立字號蓋因七郡地勢窪下易於淹沒故沿海郡縣皆有築塘至海鹽一處兩山夾峙潮勢尤爲洶湧昔之縣治已沒海中蓋嚙而進者已七十餘里矣明萬歷十七年衝決一次則七邑之廬舍人民盡遭湮沒也崇禎元年又衝決一次則七邑之廬舍人民又遭湮沒也不惟

國課無資亦且生靈可念此時旋即估修已費金錢十餘萬兩大約逐年修

理則易爲力俟其大壞而後修則民受害而爲費滋大所以明朝特編海塘夫銀以事歲修他郡無論即就海鹽一處之塘歲編銀六千九百九十九兩九錢一分內派嘉興縣一千七百五兩一錢零秀水縣一千二十五兩三錢三分零嘉善縣九百三十四兩八錢一分零海鹽縣九百二十三兩六錢三分零平湖縣九百二十三兩七錢二分零崇德縣七百八十七兩一分零桐鄉縣七百兩一錢八分零徵貯府庫以爲協濟載在賦役全書及海塘錄內班班可考近來此銀不知銷歸何地自明末以及我

朝十六年來並未修築此塘被水衝嚙基址盡行圮壞縣治百步外已有坍口倘一旦風濤大作徑從坍口深入則滔天之勢潰於蟻穴將見七郡烟火之墟財賦之地盡付之浩渺之鄉矣縱億萬生靈不足惜其如軍

國何其如度支何前歲紳士耆老痛念所係甚大合詞呼籲該縣再四詳請已經前任撫臣陳　於去年五月間檄委知府許　詣縣起土興工則亦既有專責矣乃今年正月間嘉湖道史　遵諭陳言疏內復言及此臣問之臣鄉謁選者云尚未修築則此

國本民命所關之大事尚不喫緊視之矣夫使額無正銀事經創始苟有係於大利大害猶將設法爲之今查每歲協濟銀共有七千兩即自

敕被十二年以至十五年四年之間額該銀二萬八千兩存貯府庫臣竟不知此項作何支銷而竟隔膜視之也臣非獨爲臣鄉言也七郡皆濱海則七郡皆有塘七郡皆有塘則七郡皆有額編之銀不以急正務而以填漏巵臣恐爲害於七郡者猶小而因七郡之壞以使財賦困乏之所係非渺小也伏乞

皇上大賜乾斷嚴察數年來額編銀兩作何銷算并

敕新撫按勒限報竣毋得仍前怠玩仍勒碑定限歲一修葺則防患未然不特東南士民手額呼祝而

國本亦已固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八日具題於四月初一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工部　題爲東南財賦所關捍海最爲要著等事該禮科張　題前事

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案查浙江嘉湖道史　於本年正月內條議海鹽縣捍海石塘一疏已經臣部伏請

敕下該撫嚴行道府縣官速追前項辦料興工勒限報竣仍將補築大塌半

塌等處工完之日一并報部如有玩延□□□賦等項即行指名
題參再查嘉興府屬歲編修塘銀兩作何支用因何任憑塌壞不行修築
併將歷年各州縣解交完欠數目補修支銷過銀兩逐一分晰造册具
題奉
旨遵行在案今科臣張　疏稱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皆瀕於海即海鹽一
塘歲編銀六千九百九十九兩九錢一分徵貯府庫以爲協濟前任撫
臣陳　於去年五月間檄委知府許　詣縣起土興工嘉湖道史
復言及此尚未修築請察數年來額編銀兩作何支銷併
敕新撫按勒限報竣仍勒碑歲一修葺等因具題前來相應請
敕江浙撫按查照科臣疏內事宜塘工作何修築錢糧存貯何處逐一查明
速行造册據實具題以憑察議核覆可也奉

旨依議行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致貧之源有自蠹弊之法宜嚴謹詳悉
上陳仰祈
天語加飭以釐積弊以除民害事臣草野新進三月戶曹蒙
恩拔置禮垣感激矢報惟言是覩竊念吏治污隆係乎官守之貪廉而大法小
廉身任察吏安民者首重督撫
皇上諄諄嚴飭至再至三誠探本澄源之至要也顧督撫豈盡不肖不愛功名
不愛身命妻子以捍法網且與府州縣勢位懸絕亦不便與下吏覿面索
賄府縣雖工逢迎亦不敢公行餽遺惟有掌案稿房二役大半司道府廳
積蠹平日侵糧過付撥官害民一時敗露遂鑽營竄身名曰躲雨每一項
首價值七八千金此外引見酒席之費不下千金往往三四人朋充甚而
有揭營債以買充者嗟乎此輩費本既重非有倍利何樂爲此每季輒告
假出院更換下首輪值一人在內數人在外在內者串通後司相公在外
者招搖兜攬若包准詞狀則不由日期批發某衙門預擬批語絲毫不爽
若係
欽件則詳允免駁若係行查錢糧朦朧捺閣其私通關節或由送廩給夾帶或
由水桶夾帶名曰放箭凡下屬之舉動督撫之意旨線索互通以故府縣
敬之若神互認師生乞恩講情無求不允甚有府縣官偶有差誤蠹輩揚
言督撫即要題參恣意恐嚇隨串通打合動稱代爲餽官必數千金甚有
一時懼禍挪借庫銀應命在受者既祕密不言即與者方幸彌縫之巧誰
敢洩露於人是眞是便孰能辯之且一蠹之下又有虎翼數十人或係司

道積蠹或係地方惡棍有司若與龐顯輒授意此輩羅織列款借名條陳
往督撫衙門控告各蠹在內票准票提株累多人有司吹索難堪必至求
央而後已且聞每年歲終督撫衙門書辦進見臬司必後堂留茶立飲一
杯各送銀二十四兩堂臬司尚且如此有司敢不畏之如虎乎督撫之
不肖者既已受其籠絡聽其穿鼻即有賢者一人之耳目有限豈能盡察
其鬼蜮且其爲役各照府分設如臣省十一郡則設十一人每一人有正
有副合正副共二十二人合督撫兩衙門則正副共四十四人矣每一項
首約費萬金合計其費共四十四萬則此輩之所以取償者當必稱是嗟
乎一省之膏脂有限豈堪若輩之啖嚼取之民固病民取之官亦病民也
所以地方有司初或潔己自愛無奈爲彼勒索驅而改節督撫代爲受玷
受過而不悟也臣以爲督撫按俱係風憲衙門事同一體查憲臣魏

條陳巡方規則禁用積年胥役許吊各府書吏倘或文移舊例不諳止許
按臣自帶經承文卷書吏三名仍不許借端多帶人役奉
旨遵行在案臣請自今以後
嚴敕各省督撫痛革積役頂首照巡方事例止行文各府選送書辦嚴加考取
調府分派一役辦事一任一入不許復出一出不許復入如有潛歸招搖
等弊許諸人首發審實重處則關防稍嚴人心知警且彼原未嘗有費則
自不敢厚取償於人也臣又思臬司爲風憲之官職掌
欽件刑獄重情應如何關防乃外道衙將吏書封鎖嚴密而臬司六房書吏盡
在兩廊大小諸牘寵歸私室竟有已革之役猶潛住招搖攬事打點名曰
包管此等大弊大約江浙爲尤甚臣請
皇上幷敕該部將臬司書吏與撫按一體革換一體關防如此則寵風稍息矣

臣知此等皆相沿積弊牢不可破但念我
皇上英明赫濯何奸不燭何弊不除督撫與書辦非親非故何苦捨身徇庇向
因不知被其蒙蔽受其污衊今既洞然明徹諒必痛心疾首奮發翦除倘
仍因循徇庇仍沿頂首名去實存是眞甘爲不肖畜此鷹犬以爲漁獵之
計許臣等科道衙門不時據實指參仰候
皇上立置重典仍祈
特賜天語嚴飭以戒將來弊源庶可絕乎臣因積弊起見字稍逾格如果臣言
不謬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八日具題於四月初五日奉
旨這奏內情弊著嚴察議奏吏部知道
吏部題爲致貪之源有自革弊之法宜嚴謹詳悉上陳仰祈
天語加飭以釐積弊以除民害事考功司案呈禮科張題前事奉
旨這奏內情弊著嚴察議奏吏部知道欽此該臣等議得科臣張致貪之
源有自一疏內稱督撫掌案稿房二役大率皆司道府廳積蠹一時敗
露遂鑽營竄身名曰躲雨等語請
敕各省督撫確查本衙門果有前係司道府廳積蠹見充吏書者即行革黜
又稱每一頂首價值七八千金往往三四人朋充甚而有揭營債以買
充者此輩費本既重非有倍利何樂爲此等語查巡按不用舊吏書每
至考察處所則府縣呈送吏書書寫督撫亦宜倣此例於府縣擇取端
愨善寫之人充書吏之役不許用頂首價值一買一賣令三四人朋充
則本無費而倍利之心可止自無在內在外串通相公招搖兜攬之弊

矣至私通關節名曰放箭總在督撫嚴行覺察又與府縣互認師生乞
恩講情以至串通打合動稱代餽等弊請
敕該按嚴察果有此等情弊官役一體指名參處可也又一蠹之下虎翼數
人有司若與龐雜借名控告請
敕該按密察體訪凡係督撫蠹書謬授意旨訐告有司者指名
題參從重治罪如一府設一人則一郡事務是彼專管易起兜攬之弊此
後不許立此名色亦不得一人有正有副一人不許復出一出不許復
入可也至臬司風憲衙門職掌
欽件刑名最爲重大乃六房書吏盡在兩廊大小諸牘盡歸私室作弊甚易
應如科臣所請與督撫一體關防至此後如督撫甘爲不肖畜此鷹犬
以爲漁獵之計聽科道官不時據實糾參可也奉

旨是依議行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直糾道臣徇縱署官婪贓壞法請

敕部嚴加察究以儆官邪以安民命事竊惟監司爲郡縣之表率糧道尤民命之攸關所賴鋤奸祛蠹徹底澄清方得民安吏肅乃有蘇松常鎮督糧道參議今裁缺石在閒其人者縱貪庇蠹貓鼠同眠一任署縣廳官肆行穢劣豈可一日姑容民上貽害地方哉如常州府通判王天縱委署金壇縣印透發工食則剋扣多金與積蠹虞錫禎孫承緒上下分肥追比侵欺則私受賄賂令奸胥祁文孫虞錫禎等脫然免比以至庇惡蠹孫承緒兩次之訪拿置訪單贓私千金於不問其貪婪無檢情甚昭彰尤可異者私徵加派屢奉

嚴綸乃該縣惡蠹祁文孫虞錫禎等於順治十四年十五年借漕私徵每石派銀四分名曰上司本縣公費又每石派銀三分名曰大送官派銀一分名曰小送官又糧書每石派銀一分五釐開倉樣米每石八錢五分糧快每里東道銀一兩二錢老人每石米二升銀二分名曰糧衙額規且該縣揚倉米額編條銀十四年已徵過一千七百餘兩後又重復加徵大糧每畝多徵五合雜糧本色已完復重徵折色是一徭而三徵矣至鳳淮揚及鎮江府米折併餘剩充餉銀共三千八百四十餘兩因旱災蒙

恩蠲免該縣於十年先已徵足批簽祁文孫溢解各府流抵十一年正項訖乃祁文孫虞錫禎等於十一年復照常另徵將全櫃拆用獨不思蠲有明條解有批卷民有完單乎似此情

旨侵糧蠹漕誤

國在署事王天縱狼藉性成與各蠹同心一氣固已罪在必懲但思郡縣事關漕務必稟於糧道況其所謂上司公費及大送官名色必借私餽糧道以爲名使在閒與貪官蠹役素絕苞苴則事前苟無餽送使費之事該縣何敢借名私徵事後既有重徵濫派之奸在閒何無覺察開報身爲理漕之官而聽署官與蠹吏狐鼠朋奸蠹壞漕務一至於此臣不敢以既經總漕臣因誤漕糾參見在奉

旨議處而遂爲該道寬也伏乞

皇上敕部嚴加察處將署事通判王天縱褫革并蠹役究擬併察該道徇庇緣由其間染指烹肥因而故縱委曲情弊務須直窮到底從重處分庶漕蠹清而

國儲可裕貪風息而吏治加嚴矣如果臣言不謬請乞

敕部嚴察施行

順治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具題於本月二十二日奉

旨這所參事情著嚴察議奏該部知道

吏部 題爲直糾道臣徇縱署官婪贓壞法等事考功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這所參事情著嚴察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該臣等議得科臣張 疏參裁缺丁憂糧道石在閒縱貪庇蠹一任署事廳官肆行穢劣署金壇縣事常州府通判王天縱透發工食與積蠹虞錫禎孫承緒上下分肥追比侵欺則令祁文孫虞錫禎脫然免比以至庇孫承緒兩次訪拿置訪單贓私千兩於不問尤私派加徵侵糧蠹漕在王天縱與各蠹同心一氣固罪在必懲在閒身爲理漕之官而聽署官與蠹役狐鼠朋奸蠹壞漕

務等語其石在閭王天縱相應解任查石在閭已經裁缺丁憂仍請
敕下該撫按將該縣有名蠹役逐款嚴審並嚴察石在閭與王天縱有無徇
庇受餽情弊據實具奏以憑議處可也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行
戶部　題爲直糾道臣徇縱署官等事雲南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
奉
旨這所參事情著嚴察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該臣等看得科臣張　疏參蘇
松常鎮糧道今裁缺石在閭縱貪庇蠹貓鼠同眠常州府通判王天縱
委署金壇縣印透發工食剋扣多金與積蠹虞錫禎孫承緒上下分肥
追比侵欺私受賄賂庇奸胥祁文孫虞錫禎等兩次訪拿置訪單贓私
千兩於不問其貪婪無檢情甚昭彰又十四年十五年借漕私徵每石

派銀四分三分大小送官設立各項名色又該縣揚倉米額編條銀十
四年已徵一千七百餘兩後又重復加徵大糧每畝多徵五合雜糧本
色已完復重徵折色又鎮江府米折餘剩充餉銀共三千八百四十餘
兩先已徵足流抵十一年正項祁文孫等於十一年復照常另徵似此
悖
旨侵糧蠹漕誤
國係署事王天縱以上司公費及大送官名色必借私饋糧道爲名在閭
何無覺察該道徇庇侵肥情弊請乞
敕部嚴查等因前來爲照糧道石在閭徇庇貪蠹婪贓通判王天縱與積蠹
分肥殊屬違法今科臣指名題參前來即當從重議處但事關錢糧重
大臣部遲難議處相處請
敕該撫按將所參糧道徇庇故縱委曲情弊通判王天縱衙蠹虞錫禎等濫
派重徵分肥拆概全用等事一併務要直窮到底一一嚴加確查據實
定罪題參以憑從重議處可也本年六月初十日奉
旨依議行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河工之歲修宜覈興造之估計宜嚴請乞
敕部察議以稽冒濫以惜經費事竊惟
國家財用兵餉而外惟工部之動支爲最多夫經費錢糧錙銖皆小民膏血
有司催呼敲扑百姓剜肉補瘡輸之艱難用之自當矜惜古帝王不得已
而興作會計考覈不厭加詳無益之營建與非時之工役在所必省而即
屬萬不容已之舉亦必凜凜焉爲節省之法杜冒破之奸伏見通惠一河

事關漕運故特設管河之官額有歲修銀兩修築隄岸務使不時相視先
事預防蓋河堤日久崩頹有一隙之不修必且浸成潰決事前補築工役
無多及既決之後騷動民夫搬運本石尋常數十工可了者每至數千萬
工尚不能築若往年荊隆口已事可爲明鑒今據倉場臣范　等報稱
薛家莊隄崩至六十餘丈臣不知平日管河官預防何在雖使河伯效靈
堵塞甚易而所費物力已不貲矣請乞
敕部嚴行總河詳察崩壞之由幷查其歲修錢糧作何著落有無侵冒併議定
則例已後沿河隄岸但有一處潰決即將該管官究擬庶防護必嚴而歲
修額銀不至飽官吏之橐矣至工部凡有興造必差官估計日前議修馬
廠一案已經臣同官薛
題請嚴察竊恐工役甚多妄估非一即差估之人未必盡圖染指而心思計

慮稍有不周作官匠役便得串同吏胥恣其虛冒臣前待罪戶曹監管太
平祿米二倉值估計修倉廒座見止有本部雲南司滿官及工部滿司官
到倉看驗並無漢官同行及估定竟去即臣在事者亦不令與聞竟不知
當修是何廒座當用幾許金錢夫以一二人之耳目心思當衆胥匠之巧
詞支飾覺察難周智慮有限未免估計失實幷乞
敕部詳議已後凡有修造兼差滿漢司官公同估計庶幾人多則悉心計算參
互商量有弊必清無微不盡而滿漢交相牽制雖有不肖者亦有所瞻忌
而不敢營私其於司空經費未必無大省也臣從
國計民脊起見如有可採請乞
敕下該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具題奉

旨工部議奏
工部 題爲河工之歲修宜覈等事都水營繕二司案呈禮科張 題
前事奉
旨工部議奏欽此科臣條議河工一款臣等議得河工銀兩各有徵收額數
原爲歲修預防之用如該管各官平時預爲修築何至有沖決之患今
薛家莊河隄沖決相應
敕下總河臣嚴查疏玩各官幷詳察崩壞緣由及歲修錢糧有無侵冒據實
指名題參以後黃運兩河一帶沿河隄岸遇有潰決即將該管各官嚴
行題參以憑從重議處其興造估計一款查得本年六月內科臣薛
爲上等馬房二十五館造作估計並京廒八十座造作具題臣部察
議覆明奉

旨欽遵在案其有各工處所止差滿官未經漢官公同估計臣部滿洲郎中
員外郎共四十八員伊等在司辦事及工所差遣不敷具題於每旗暫
取官二員工所差遣漢郎中員外郎主事止有三十員此內二十一差
更換差遣尚且不敷四司辦事止各有一員因此一應工所差出滿官
筆帖式等估計報部送司司內滿漢官員公同核算臣等親身查驗如
遇大工具題差滿漢官員公同監造此臣部衷來舊規也嗣後漢官如
有閑員公同估計造作如無漢官照舊舉行可也奉
旨依議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刑獄民命攸關風聞不無寃慘請
敕部院虛公詳議定滿漢互錄口詞之規幷頒內外有司刑杖之式以杜積弊
入告編 初編 十二 涉園叢刻
以體
皇仁事竊惟獄者萬民之命爰書一定或生或死判於案卷數字之中刑部衙
門總持法律目今外省大案每多提來訊問合天下之是非曲直斷於滿
漢堂司諸臣必萬分愼重無絲毫枉濫然後人情畏服諸臣近在
皇上照臨之下非不兢兢奉法但持正不公者固多而徇私曖昧者恐不免尚
有臣竊風聞貴州司韓道事被張守分以受贓枉法情節呈告堂上批江
西司審究未結其果否枉法有無受賄臣不能備知特人言藉藉當非無
故一事如此他事安知不然竊念問刑衙門依律定罪全憑兩造口供尚
書有云師聽五辭即其所供之辭衆共聽之則因辭可以得情而斷罪不
枉刑部各司設有滿漢官原以參互推詳彼此覺察不得以一人之偏見
任情妄斷今該司審鞫之時但錄滿書口供止憑滿官執筆漢司官茫不

與知當隔數日始翻漢字有等奸猾吏胥暗通綫索將原被口供改易顚倒雖所錄之口辭與各犯之原供全不相同漢官亦無從覺察總因漢官不識清書質審之時既不知紙上之何語數日之後縱差謬不同而已無從詳審矣書辦因得從中顚倒以曲爲直以是爲非難滿官之賢者定能持正秉公而一時意見稍失精詳恐不免爲奸胥之所蒙蔽且

朝廷設立滿漢司官原宜各盡職掌今滿官鞅掌簿書勤勞不給而漢官反得逍遙坐視如同局外脫或偶有差誤竟得藉口不知是貽滿官以專擅之嫌而予己推諉之巧殊非分職贊襄之義也更有慮者口供既係滿書即漢官同審者尙不能辨各犯跧伏塔下更何由知因恐所錄非所供不難以無罪而强坐有罪並不難以有罪而巧作無罪奸書遂得多端恐嚇詐騙金錢縱使滿官未嘗染指而書辦已誑索不貲矣人情明則難欺暗則

易惑漢字人人能曉下筆案卷昭然雖奸猾吏胥無所施其顚倒竊據刑部以承問之事嘗有滿洲旗下人犯口供須錄滿書不知滿人固有而漢人尤多錄滿語既係滿書則錄漢語亦宜用漢字臣愚以爲宜令滿漢司官公同執筆除滿人口供用滿書備錄外其漢人口供宜令漢官詳錄存案公同擬稿如此則滿漢官互相覺察俱不敢受賄徇私而猾吏改易顚倒之奸始可杜也從來部臣狃於成見動謂現行事例無容再議積習牢不可破請乞

皇上嚴敕該部或另

敕別衙門會同該部虛公議覆并將韓通事情節一一確審究擬抑臣更有請者內外有司衙門皆有刑杖外官除撫按臬司理刑職司問刑板有三號其頭號最重者施於人命强盜衙蠹重犯以示嚴懲至於郡縣正印佐貳等官催糧比較及審理戶婚田土小事間施鞭撻不過古者扑作教刑之意竊聞近日有司皆私置頭號大板名曰大毛頭一竹破兩罪無巨細莫不用此一板肉裂數板骨露十板之下可以斃命小民無辜枉死殊傷

皇上好生之心凡此比比皆然聞在東省爲尤甚請

敕併下刑部議定通行各省以後除撫按臬司理刑仍設三號板子按情罪重輕責治外其他牧民之官倘非人命强盜衙蠹重情不許概用大毛頭板拷打平民違者參處臣因民命宜矜併爲

題請如有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並敕施行

順治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具題奉

旨該部議奏

刑部 題爲刑獄民命攸關等事河南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刑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科臣張 條議疏稱貴州司韓通事見被張守分以受賄貪贓枉法情節呈告堂上批江西司審究未結等語其韓通事一案應聽承問江西司審結另覆外又稱審鞫之時但錄滿書口供止憑滿官執筆漢司官茫不與聞常隔數日始翻漢字有等奸猾吏胥暗通線索將原被口供改易顚倒雖所錄之口詞與各犯之原供全不相同亦無從覺察等語查十五年八月內該臣部覆科臣嚴 爲請定滿漢司官職掌一疏凡訊罪囚滿漢司官同爲鞫審因係八旗下事體漢官不諳清語故滿官先錄口供再翻漢字與漢官酌議引律定罪呈堂至外詳科抄事件因滿字止有看語其本內情節滿官不曉漢字原係漢官起稿與滿官商確審情引律定擬說堂此係見行事例其更

晉鞭弄作奸借端恐嚇此在臣等嚴加防患非先寫漢字則無弊先寫
滿字則有弊等因奉有著照舊行之
旨欽遵在案今科臣張　與嚴　條議相符毋容再議又稱內外有司衙門
皆有刑杖外官除撫按臬司理刑職司問刑板有三號其頭號最重者
施於人命强盜衙蠹重犯以示嚴懲至於郡縣正印佐貳等官催糧比
較及審理戶婚田土小事間施鞭撻不過古者扑作教刑之意等語該
臣等查得律載五刑凡情罪輕者用笞情罪重者用板原有輕重今後
問刑衙門若有□諸事輒用重板立斃人命者許各該撫按訪確指名
糾參從重究擬可也奉
旨依議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海氛之蕩平在即
廟算之本計宜詳謹陳四款以佐固圉之末議事竊惟
國家景命方新滇黔底定正屬寖昌之會而海氛橫肆乘我不備深入江干
虛聲震動人心惶駭臣獨謂海逆倚舟爲命今離海入江失其所據風汛
不定則潛逝旣難舟檣擁集則火攻甚易今桓桓
禁旅迅速徂征或誘其登陸而殲之或扼諸海口而擊之欲使隻艘不返亦無
難者縱狡焉逋脫而從此合閩浙江南三省之全力會同大兵搗其巢穴
必以勦滅爲期彼亦何能以偏僻之一隅當全盛之大勢此在
皇上神武睿謀必有經畫非
廷臣所能參贊萬一也獨是封疆騷亂之餘宜先聯不可動之人心先固不
可犯之守備敬抒末議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困厄之民心宜收也賊乘虛入犯沿江郡縣多按破傷雖由賊
勢按猖亦屬平時長吏撫循無術以致人心渙散不能固守夫
皇上恤民之德意無所不至而有司未必眞實奉行窮民往往失所即江浙郡
縣錢糧逋欠爲多雖民間或有未輸而大半皆屬官吏之侵漁數年以後
官則陞降更易吏則花費無存新任守令事關參罰不得不仍取於民往
往攤派重徵民力何由不困至於蠹役狼虎百方吞噬疾苦顚連控訴無
從官民相與初無恩義相維是以臨變倉皇不復相顧至於失守諸處或
賊兵躪入或逃竄一空百姓拋家失業奔走流離焚掠殺傷在所不免又
如山東河南一帶雖寇亂所不經但孔道之區兵馬過往縛夫則動點數
千捱門拿取或守候連朝或迫驅過界貧民無食累死道旁芻粟則一時
取辦不入正供供億星馳疲竭財力則有司雖無可奈何而百姓已不堪

其苦臣辦事垣中見東撫許　題爲水災異常等事一疏內稱濟甯單
鄒曲阜等縣陰雨連綿山水泛漲已登之禾麥盡爲漂蕩在野之秋苗全
然渰沒婦號子泣嗷嗷待斃乃其連名公呈則云不敢望蠲求賑但求本
年秋分錢糧稍緩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是明以蠲賑遷延時日徒屬虛
文無救旦夕之死亡夫使百姓遭此奇荒窮餓之慘而且不敢望蠲望賑
其苦更可知矣以如是困苦之民而欲供夫役芻粟之費其能堪乎請乞
皇上敕部速行各撫按細心籌畫其內地孔道之區供應疲勞作何休養災傷
里分作何救濟或
王言軫恤如在春臺但得民心樂附而堅固不搖矣一曰奸宄之竊發可虞也
瀕年以來近自齊豫遠至江浙盜賊竊發所在而有大則刼庫刼獄小則
搶掠客商今江上震驚此輩思亂之心愈熾若內蠹不清重爲民擾地方

官亦不能專心辦賊克奏膺功夫盜之盤踞必有地窩主必有人有司苟
申嚴保甲加意澄清何難窮其蹤跡請乞
敕部通行各撫按責成郡縣長吏協同駐防將領嚴緝密拿或偵其始聚或掩
其方萌務比平時百倍嚴飭至有一等奸民專造訛言煽惑人心希圖逞
亂并乞
嚴敕該撫按密訪嚴拿審實正法則奸宄可弭而亂萌可靖矣一曰駐防之汛
地宜嚴也海寇犯順雖在在可登而前朝設有軍衛城堡阨守要害不爲
不密防守者守於要害之地賊縱欲捨舟登陸而我兵遏其方至自不能
奮飛直上臣竊聞各處駐防鎮將每貪安逸高居腹裏郡縣圖放營債盤
剝小民其海口汛地不過命千百總瞭望撥兵不過一二十人即如江南
之吳淞爲賊舟可泊之地而松江府遠去海口離吳淞二百餘里今鎮將
不駐吳淞而駐松江臣鄉之乍浦爲賊舟可泊之地迺海鹽縣雖臨海口
舟不可泊離乍浦四十餘里今鎮將不駐乍浦而駐海鹽一時賊艘驟至
止憑撥兵飛報往返數十里數百里之遙則賊已安然登岸矣臣辦事垣
中見浙撫佟
題有僞將馬龍帶水艇船五隻率衆百餘泊乍浦城投誠一事幸彼係投誠
之賊撥兵飛報該鎮將始往接應倘係犯順之舟幾何不乘虛直入而地
方受其荼毒乎請乞
敕部通行各撫按嚴督該汛鎮將務須駐防海口不得仍留內地以致疏虞至
臣鄉撫臣佟　累任浙中熟識機宜諳知地勢尤乞
敕令詳計沿海形勢要地分派各將領親往駐防倘有仍前安居腹裏者
題參重處則汛地既嚴而防守自密矣一曰督撫之人才宜重也防守機宜

進勦謀策一省須有綢繆之至計各省須有呼應之全形雖
廟堂秉其成算而臨機籌畫事在須臾不可預定全在督撫得人則機事無誤
今每一督撫缺出即令各衙門會推夫破格用人全在
皇上之特識若
廷臣會推不過循資序列無從甄用殊材且用兵之事非比尋常儘有長於
撫馭而短於方略者必歷練行間深明韜略者始可任封疆之寄竊念舊
臣在
廷日久
皇上洞悉精詳其有久諳行陣夙具材猷堪爲督撫者
預簡數人識其姓名一遇督撫缺出擇其才地相應
欽點任用勿徒專聽會推循資序進以致用違其材則督撫得人而控制有方
緘默緣係條陳字多逾額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具題八月初七日奉
旨該部議奏
戶部　題爲海氛之蕩平在即等事貴州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除奸宄竊發駐防汛地宜嚴督撫人才宜重併山東河南
兵馬過往挨門拏取縛夫等款應聽各該部議覆外該臣等看得困阨
民心宜收一款內稱江浙錢糧逋欠爲多雖民或有未輸大半皆屬官
吏侵漁前官既易新任以事關參罰不得不仍取於民往往攤派重徵
等因查得前任官吏侵漁後任之官不行申報復派徵於民該撫按何

不題參事關錢糧難以懸議應請

敕該撫按確查錢糧拖欠如屬民間未輸自應追比若係前任官吏侵欺接管官當清查明白確報該撫按題參追賠如有攤派重徵使小民者聽

該按即指名題參重處又東豫兩撫疏告水災臣部已經請

敕該撫按遴委廉能官員踏勘分別被災輕重分數具奏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俟册報到日另行議覆可也奉

旨是依議行

兵部　題爲海氛之蕩平在即等事職方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看得科臣張　題爲海氛之蕩平等事一疏內除

困阨之民心宜收督撫之人才宜重二款應聽各部議覆外其奸宄之

竊發可虞一款據稱齊豫江浙盜賊因江上震驚思亂之心愈熾其蟠

踞必有地窩主必有人乞申嚴保甲令各撫按責成州縣協同駐防將

領嚴緝密拿等因查緝盜必嚴保甲臣部已屢經嚴行保甲併飭將領

在案今地方多事誠恐奸人乘機竊發應如科臣所請再嚴行申飭消

亂未萌如有奸民造言逞亂駐防將領不嚴加察訪聽該撫按提參從

重議處其駐防之汛地宜嚴一款據稱江南吳淞爲賊舟可泊之地而

松江府遠去海口離吳淞二百餘里今鎮將不駐吳淞而駐松江等語

查十一年四月內臣部覆王

東南財賦最重一疏令提督總兵移

鎮吳淞奉有依議速行之

旨今該提鎮何以仍駐松江應請

敕下該督撫確查具奏再議又稱乍浦亦爲賊舟可泊之地海鹽縣雖臨海

口舟不可泊離乍浦四十餘里今鎮將不駐乍浦而駐海鹽賊艘驟至

飛報往返甚遙而賊已登岸等語查鎮將不許偷安內地臣部屢經題

覆行該督撫確查沿海要汛移鎮在案乍浦應否移駐將領應併請

敕下該撫酌議妥確具奏另議奉

旨是依議行

江督郎　題爲海氛之蕩平等事准兵部咨前事等因到臣據此該臣

看得科臣張　議鎮將務須駐防海口不得仍留內地以致疎虞此誠

固圉之正論也況吳淞海口首衝是爲險汛昔蘇松提督曾經奉

旨移駐爲時已久豈容仍駐松江臣自准部文即行遵奉嚴查今據該道府

咸稱前任提督張天祿後任提督馬逢知皆係奉行不悖督率將士駐

防吳淞惟因壞地褊小官兵家口衆多無房安插若欲蓋造營署公帑

匱乏故其家口不得不留松郡科臣風聞入告蓋亦有由然也今蘇松

撫臣朱　尚未到任謹會同按臣馬　合詞具題奉

旨該部知道

兵部　題爲海氛之蕩平等事該臣等案查十六年九月臣部覆科臣

張　題前事內議提督駐鎮吳淞奉

旨已久今何仍駐松江請

敕該督撫確查具奏奉

旨遵行去後今據江南總督郎　疏稱蘇松提督駐劄吳淞已久奉行不

悖惟因吳淞壞地褊小家口仍留松郡等因前來查蘇松提督官兵既

已奉

旨駐劄吳淞家口自應一併搬移據疏稱官兵俱駐吳淞家口仍駐松江明

係代爲支飾應請

敕下該撫按確察據實具奏到日以憑另議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順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題二十六日奉
旨依議行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備陳臣鄉困苦眞情亟望
皇上曲加軫恤仰祈
敕部詳議設法除害并通行各撫按細察民艱一新
盛治事竊惟萬世不拔之業惟在於得民心民心之戴
君上但求愛養生全不致有□家亡身之患乃
國家鼎運興隆
皇上仁恩布濩愛民之心甚切而有司承宣不力積弊難除閭閻百姓有不保

身家之苦就臣鄉□間一二大害聞之最眞者詳切入
告即此數事已足使富者立貧貧者立斃若不設法救恤必至死亡或散十室
九空謹臚爲四款一曰衙蠹吞噬之害二曰廠夫橫行之害三曰草穀採
辦之害四曰鄉兵增設之害有此種種大害傾民之家殘民之命大抵皆
由蠹役格外之誅求或方興而未艾或已革而又復難
令甲已經嚴禁而置若罔聞雖小民痛甚剝膚而莫之憐憫
皇上作民父母民猶
皇上之子也而疾痛顚連之狀曾不聞於
殿陛之前在
皇上無由而知在小民不勝其苦使
皇上天覆地載之恩百姓曾不得仰被萬一倘臣耳目之所勿及者猶可諉諸

不知乃近在鄉里習見稔聞而不詳細敷陳不亦負
皇上設立言路通達下情之意乎臣因是例推各省無不奸之胥吏則亦無不
苦之小民伏乞
皇上特沛
恩綸曲加軫恤并
敕部臣將臣所陳各款嚴行禁止更通飭各省撫按詳加訊察凡有民間大害
一一訪實
題請革除俾窮簷蔀屋人人有更生之慶則
皇上仁民之德不壅於下流而謂天下蒸生不歡忻鼓舞戴
皇上猶戴
天地者無是理也謹別具四本一併具
題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題八月初八日奉
旨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謹陳衙蠹吞噬之害事從來剝削小民惡莫甚於衙蠹
皇上嚴綸申飭不啻再三禁舊役革頂首有犯贓十兩之明刑又有犯贓一兩
之
新令然立法之嚴而蒙蔽之局愈不可破究之殘民肥己盈千累百而未嘗發
覺即使發覺又有巧術多端打點彌縫終成漏網救肆意虐民曾無顧忌
且自郡縣以至督撫衙門串或一體互相救援雖有三年更替之令而移

姓改名出此入彼引接下手非其親族即其子孫盤踞日深線索日熟內
則伺本官之性情窺打點之捷徑外則聯唆訟之積棍交不肖之紳衿因
而瞞官嚼民無所不至近見浙撫佟　疏稱巡撫三省以來恪遵
功令但有蠹役憑民間告發然後訪拿在撫臣整剔有方自當一清羣蠹但恐
此輩日在上官左右聲勢赫奕若督撫按三衙門各役郡縣尚且曲意將
迎惟恐得罪小民安敢遽然訐告即巡按訪實拏問既拏之後必索款於
臬司臬司轉索於刑廳刑廳無從稔知必訊之本廳書役然本廳書役必
與此輩向結心腹之交因密通消息即令本人自行造款遂將眞實惡跡
一字不提反假揑無影無干之款上報塞責夫蠹役作惡必名聞通國始
爲巡按之所訪拏在訪拏之時非不眞知灼見及至公堂質審率多僞款
或姓名不對或被證差訛一無指實無論問官狗庇即有執法者欲直窮

到底而其事實屬無干無從坐罪倖免以後招搖得意自誇打點神通人
人畏服故訪拏一次愈增一次之威名矣在初訪之時非不出示令人告
發但近年巡按所訪人犯往往發下府縣監禁以致央情保放盛服逍遙
游行市上愚民見之謂彼雖屬訪拏現今安然無事又孰敢犯其凶鋒者
惟恐補狀訐告而此輩彌縫術巧日後仍在衙門則借端報復身家立破
況每見縣間各蠹訪拏問革後反買府廳項首矣府廳各蠹訪拏問革後
反買充司道撫按項首矣衙門愈大則肆惡愈深即如前任按臣王
疏參嘉興縣知縣張厥修一案內有顧瑩牛李蠹猫二蠹說事過財已經
拏問乃厥修之案未結而二蠹已仍入衙門當權攬事又如臣同官袁
所參郡守婪縱一疏內有府蠹馮彪原係拒捕鹽梟十三年間同父馮
春宇親手打死海鹽捕快沈繼拏妻王氏具告鹽院批發總巡廳吊棺嘉

興東門外存貯候檢彪遂竄身貧充府庫吏抗不赴審至今不結至於種
種贓私前參未及十之一二然恐將來審問時或盡付子虛或不過問或
八九錢贓銀而止何則蓋
上諭有一兩籍沒流徙之新例故必不滿一兩之數也上下蒙蔽打威一片總
之此輩之身家必不至敢壞則小民之寃苦必不敢自鳴臣請
敕部嚴行各省撫按以後必須密訪嚴拏勿待告發拏到之日先責迎風然後
發下按察司監禁不許轉發府縣以致保放仍即出示招人補狀其採訪
惡款務開列實跡若揑造塞責以致審質全虛者即追究造款之人治以
扶同黨惡之罪蓋訪拏衙蠹必無寃濫贓款必多被害必衆一憑諸眞款
再憑諸告發從公嚴審依律治罪被拏之蠹斷不仍留地方則小民知蠹

役之可除自無所顧忌而敢於伸寃矣除撫按不時訪拏外大小各官吏
將本衙門蠹役自行覺察其府廳縣每季各造本衙門人役花名册幷並
無訪過再進印信甘結移送刑官刑官不時嚴察如有犯者立刻揭送撫
按坐本官以徇庇之罪倘刑官隱匿不報撫按訪實題參刑官一併治罪
倘撫被隱匿不參科道官風聞一併參奏治以徇縱之罪如此種蠹可除
而民得安枕矣伏候
皇上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題八月初八日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刑部　題爲謹陳衙蠹吞噬等事河兩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各衙門蠹役盤踞作奸各撫按寄耳目
於刑廳例有訪拏但假手衙役揑造無影無干之僞款塗飾開報及至

審鞫盡虛無從坐罪因而倖免嗣後鑽入別衙門恣意播虐深爲民害
應如科臣奏請
敕各該撫按以後凡各衙門收用胥役須取具該地方官印結查無過犯者
五年役滿更換不許更名接引如訪拏蠹役必責令刑廳自行廉訪務
得實款依律嚴究治罪不得採聽蠹役徇私假款以致審虛漏網果有
元惡大憝隱匿不報及開款不確別有發覺承問各官難辭徇縱之罪
許科道官據實參
奏以憑從重議處至於訪犯解到必審係眞正巨蠹方可實治以法其嘉
興知縣張厥修案內顧鼎牛李蠶猫說事過錢仍入衙門府庫吏馮彪
父子打死捕快至今未結各情弊應請
敕該撫按嚴察另奏速結可也奉

旨是依議嚴速行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謹陳廠夫橫行之害事浙按牟 巡歷臣鄉出示爲嚴究窮兇大惡
之廠夫等事本院微服鶯水細察民艱獨有廠夫一項萬口同聲怨嗟載
道或濫派工食或酷勒對支或凌虐紳衿或把持官府或串蠹縱蠹或殺
人陷人皆因黨翼繁多爪牙密佈結連衙役爲腹心拴合武劣爲指臂小
民半言觸怒立刻粉碎身家官長一事阻換隨便匿名陷害以致道路側
目上下寒心父被殺而子不敢仲寃妻被佔而夫不敢控訴嗟爾士民疾
首痛心已十餘年於茲矣本院爲爾密訪得爲首作惡廠夫劉敬山等十
餘人已經嚴拏解究外凡我百姓負屈含寃者俱據實指名赴道府告發
解院以憑執法究擬等語臣昔日鄉居備知廠夫之害今被臣訪拏萬衆
快心但恐此輩交通衙役打點術工萬一承問各官不能直窮到底日後
仍留地方按讐報復禍反不測伏乞
敕下按臣將示內所開惡跡嚴爲追究其所串何故所縱何蠹聯結衙役是何
姓名聞已經告發有人務盡根株毋使吞舟漏網至廠夫之設獨臣鄉有
之竊見
國家設有驛站水路各驛額設夫役供應過往有勘合火牌船隻拉船來去
獨臣鄉除驛夫之外濫設此項廠夫亦名長夫額外私派各里給發工食
每圖索銀至三十六兩今雖經按臣准秀水縣申詳嚴行革除但臣聞此
輩斂金圖復蓋廠夫之設原係蠹役巧立名色科派鄉民設立以後相仍
十餘年每年安享三十六兩之工食又皆無賴棍徒倚恃蠹役爲腹心作
惡嚼民誠有如按臣示內所稱者嘉秀兩縣多至六百名私立項首每名

值銀二百兩今一旦革除則項首盡行落空此輩公同謀議擬每名出銀
五十兩賄屬撫按上房書吏希圖復設夫有錢十萬可以通神誠恐此輩
衆擎易舉斂銀至二三萬兩之多以此行賄鑽營何求不得臣按嘉秀兩
縣僱夫銀兩全書中額載四千五百兩零遇閏加銀三百一十兩今別設
廠夫累及各里則此項銀兩縣官作何開銷請乞
敕部嚴行該撫按將此項銀兩悉歸本驛該縣按季給發不許釐毫扣剋夫每
月銀數至於三百六十餘兩聽該驛僱募應役充然有餘又何必別立廠
夫派累各里糜二千餘金之膏血增五六百名之虎狼流毒百姓無有底
止更祈
嚴鞫申飭永不許議復庶臣鄉除一大害矣抑臣郡如此安知他郡他省無有
私立別項名號作惡害民者併乞

敕部通行各撫按留心細訪有則一例革除將見歌舞更生者當不獨臣郡已
也伏候
容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題八月初八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兵部　題爲謹陳廠夫橫行之害事車駕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看得驛站夫役自有額設工食銀兩私派累
民匪經
嚴察今據科臣張　疏稱浙省嘉秀二縣除驛站夫之外濫設廠夫巧立名
色科派鄉民爲害不一等語查私派廠夫作惡害民相應請
敕該撫按嚴查蠹役科派情弊併廠夫害民實跡按法從重究治凡所屬見

有廠夫盡行禁革止用額設驛夫不許復設廠夫名色以除民害併通
行各省撫按一體查禁可也奉
旨是依議嚴行
按廠夫之設其名甚新其禍甚酷竊見秀水縣前東西各造廠房名曰
東廠西廠毋論百姓以爲不便糧里以爲不便紳衿皆以爲不便即具
疏入
告得□樞部滿漢堂司洞悉情弊奉有
是依議嚴行之
旨
宸慮軫恤民瘼亦以爲不便矣乃至今猶有沾沾以爲革之非便復之爲便
者此假里民陳情之條陳所由來也九十月間人情洶懼咸以爲四分

之加派廠夫之復設駸駸有必行之勢矣乃
天心不欲覃劉一方幸得　直指楊公祖體察民隱訪確奸蠹嚴將秀水縣
兵房重處十月間隨發查究之示而四分一畝之加派稍緩臘月間復
發嚴飭革廠歸驛之示而秀水縣兩廠房始燬此議暫息殘喘遺黎其
庶有更生之望乎
直指楊公祖告示二條附刻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楊　爲查究事案查嘉秀里民陳情等條陳利弊
一事本院念屬公呈事關興革批行該府督同二縣傳集各里長從公
酌議務協輿情以便地方未嘗允與施行亦未見該府回報今訪聞嘉
秀二邑大張告示妄議立法給帖各項每畝年輸銀四分明屬加派何
物奸宄敢於聚衆橫行其中必有積蠹巨憝合謀把持希圖罔利紳士

有持正議輒以兇狠相加是眞目無三尺者矣除經密拿嚴究外合行
申飭爲此仰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廠夫一項現奉
明旨究革至於一切雜役加徵屢經　當道條議盡行嚴禁敢有官役妄思
正賦之外巧立名色擅取分毫不拘何項人等赴院陳告訪查得實官
以違
旨罪參奸蠹立拏處死決不輕貸特示
順治十七年十月初十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楊　爲嚴飭革廠歸驛以遵
明旨以除民害事照得嘉禾廠蠹之弊窮兇極惡前院禁飭言之已悉迨
科疏　部覆奉有
嚴綸凡所屬現在廠夫盡行禁革止用額設驛夫不許復立廠夫名色以除

民害并通行各省一體查禁在案本院嚴飭已久不謂奉行者竟不凜遵違蔑如故今訪得留縣錢糧尚未歸驛經承抗捺仍給廠夫加派之害朦蔽未除敢於違

旨藐憲奸蠹若此眞所謂膽可包天者矣除一面密訪拏究外合行嚴飭爲此示仰官吏百姓人等知悉廠夫名色奉

旨禁革凡勘合火牌應付盡歸驛中承値全書額載募夫協濟銀兩儘足支應敢有陽奉陰違仍前派索里長及廠夫對支逼取等弊有一於此許被害人等指名赴院首告官以違

旨參拏役則遵例究贓處以必死民生利害所關本院執持三尺以待愼勿泛視輕以身命自投法網特示

順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給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謹陳草穀採辦之害事順治九年間浙按杜　馬草累民等事一疏該部議覆在各省責之布政司在外府責之各府佐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夫所謂在省責之布政司者以省中有駐劄兵馬及大兵經過則布政司差官採辦草料在府責之各府佐者以府中有駐劄兵馬及大兵經過則佐貳官差人採辦草料也今浙藩胥吏不遵

明旨將在省官兵所需馬草仍令外府採辦解納州縣仍復出票差委見年每解一批蠹役串通兵丁勒索使費至數十金一年之內每圖起解十數批費至百餘金不止小民賣妻鬻子力不能支馬草之外又有稻穀一項夫所謂稻穀者卽馬料豆也先年浙撫秦　以浙地不產料豆請以穀代之

題請部覆用豆一半穀一半額定官價每穀一石給銀四錢乃藩司胥吏竟令外府州縣見年代辦起解交納之時將官價扣充使費不足言矣額外需索准納常例每石倍費至一兩餘不等稍不如意串通兵丁故竟刁難不收責令另辦往返過期又恐以違誤軍需得罪不得已傾家蕩產塡其谿壑之欲每有一批起解其初使費未足嫌穀不佳必不肯收及揹索既飽則卽將原穀收入更無異說甚至詐索既慣每年每縣徵收數千石合浙西十餘縣計之卽有數萬石省中馬匹雖多豈靑草稻草料豆之外又需此稻穀至數萬石乎則不問而知其爲佞漁明矣況馬草稻穀皆有官價彼既額外多徵以吸小民之脂膏卽亦額外多開以糜

國家之經費上蠹

國而下病民莫此爲甚臣請

敕下撫按凜遵部文凡省中官兵實在馬匹若干需草穀若干布政司委廉幹首領官於本地照依時價採辦給發年終造册報部銷算其外府駐防官兵實在馬匹若干令各府佐於本地照時價採辦給發年終造册申司報部銷算若大兵經臨在省仍責布政司在府仍責各佐貳採辦給發事完造册報部銷算更不許累及各州縣見年里長代辦交納如敢故違但有一牌一票行下縣縣仍責見年代辦者許赴撫按衙門告理立行

題參倘撫按徇庇不參科道訪實入

告該撫按一併治罪此雖臣鄉民間大害而各省諒有同然請乞

皇上敕部通行申飭一體遵行天下幸甚臣鄉幸甚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題八月初六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戶部　題爲謹陳草穀採辦之害事山西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看得科臣張　疏稱浙省駐防兵馬及大兵

草料浙藩胥吏不遵

明旨將在省官兵所需馬草仍令外府採辦解納州縣官仍復出票差委見

年起解每解一批蠹役串通兵丁勒索使費又有稻穀一項先年浙撫

秦　以浙地不產料豆請以穀代之

題請部覆每穀一石額定官價給銀四錢乃藩司胥吏責令外府州縣見

年代解交納之時額外需索每石倍費至一兩不等每年每縣徵取數

千石合浙西十餘縣計之侵漁稻穀數萬石況馬草稻穀皆有官價彼

既額外多徵多開蠹國病民莫此爲甚請

敕部通行申飭等因條議前來案查先該浙江按臣杜　題爲馬草累民等

事一疏臣部議覆請

敕浙省督撫轉行布政司動支正項錢糧備查應支草料數目委官照依時

價備辦支放不許私派小民辦解奉有

命旨欽遵轉行在案今據科臣疏稱藩司仍復責令外府辦解州縣復累小

民相應請

敕該撫按確查辦給駐防兵馬及過往大兵需用草穀果有前項情弊即據

實指名題參不得徇庇至駐防兵馬及經臨大兵需用豆穀草束應請

敕下該撫按仍遵

前旨責成該藩司動支正項錢糧差委廉幹官於本地照依時價採辦給發

其在外府駐防兵馬草料應責令佐貳備辦俱應年終彙册奏銷如再

有累州縣里長辦解者該撫按立行題參以憑議處仍請

嚴敕各省撫按一體遵行可也奉

旨是依議嚴行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謹陳鄉兵增設之害事

朝廷費餉養兵各府州縣皆有駐防將卒朝夕訓練禦盜賊何必更設鄉兵

明季時寇盜充斥令地方團練鄉勇市井無賴之輩投充其中聚黨既衆

往往流爲大盜如近日臣鄉盜首錢大等皆明季鄉兵流害地方數年不

靜十五年三月浙閩督臣李　檄行各郡縣報夫槍手大圖三名中圖

二名小圖一名文書一下即有地方積棍與大盜之無可藏身者挨身求

報初則索衣甲索工食每名二十四金派令各里見年於條銀額外出銀

供給繼則揑造訛言聲稱調征閩廣逼勒買命銀數百金不止幸督臣廉

知民害出示禁革乃此輩垂首喪氣不及半年衣食俱盡合謀交通蠹役

希圖復設尤可異者臣郡嘉善縣雖奉督臣禁革明文置若罔聞依然設

立如故計縣內設有鄉兵一百五十名每名勒要見年給衣甲銀六兩工

食銀十八兩共派三千六百兩夫見年輸納條糧供應兵馬尚且髓枯力

盡而又增此額外煩費至於三千六百兩之多年復一年有不傾家蕩產

不止者一縣如此他縣聞風效尤無怪乎紛紛藉藉思謀復設也況各處

駐防官兵皆久在行間嫻習弓馬而盜賊竊發尚不肯實心勦除此輩市

井無賴之徒安望執干戈以衛鄉里且良民有田有屋株守身家斷不報

充鄉兵此輩皆無家無舍浮蕩流亡之子平日多與盜賊交通今假以衣

甲授以器械益得勾盜掠民橫行無忌矣況鄉兵名色督臣原未常

題請今已經禁革無容復設請乞
敕部轉行該督撫按以後責成各鎮道將標下兵丁令將領不時操練分汛之
地如有盜賊務須加意勦擒失事者治罪有功者紀錄其鄉兵名色永不
許復設至嘉善縣顯背督臣明示私行設立擾害小民并乞
敕下撫按察明究治如此則省無名之費杜需索之奸百姓之戴
皇恩無有紀極矣伏候
睿裁施行
順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題八月初六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兵部　題爲謹陳鄉兵增設之害事職方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議得科臣張　疏稱浙省鄉兵已經督臣李

出示禁革嘉善縣依舊設立計鄉兵一百五十名每名勒索見年衣
甲銀六兩工食銀十八兩共派銀三千六百兩致各見年傾家蕩產乞
將鄉兵名色永不復設等因查鄉兵原係鄉村保甲自爲團練互相守
望何得借端科派多至三千六百兩應請
敕下該督撫按將嘉善縣派銀情由嚴察明確據實指參以憑再議奉
旨依議嚴行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學巡二道懸缺甚多久不銓補伏乞
敕議變通作速遴選立催赴任以無曠官守事竊惟外吏之重自督撫藩臬之
外全賴司道各官任巡守者有封疆之責一切兵馬錢糧刑名官評皆於
此官是問任學政者有文教之責一切賓興大典科歲二試以至嚴戢士

子養育人材皆於此官是問其責既重其官自不可久缺今臣辦事垣中
查直隸江南浙江山東山西陝西湖廣等省共缺巡道有十四員福建廣
西四川湖南廣東山西山東河南浙江共缺學道九員有出缺半年者有
出缺二三月者即使目下刻期陞補尚須候
敕領憑道將跋涉約計三四月方得到任則此一二十處地方不啻十餘月無
官或舊官戀棧或署印代庖所任既非切己居官安肯盡職其貽誤地方
荒廢學校不甚大乎臣查學臣出缺惟福建最早學道陳　爲臺臣許
所參閩撫劉　一案奉
旨解任該按臣題報於二月間已經離任閏三月間奉有以後學道仍照舊吏
禮二部會同考用之
上傳延至於今又不啻七八月矣以閩地七千里之遙來歲秋闈轉盼即是今

尚未有人延挨來春方克受事匆匆五六月中巡歷閩省校閱文義雖有
通敏之才亦必潦草竣事科舉既不能遍拔眞才閩中又安能盡得奇士
況山東各省又在在皆然者乎相應
敕下吏禮二部將取到各官作速考選以憑
點用者也至巡道各缺部臣以無俸滿應陞之官故懸缺久待不思地方不可
一日無官循資既無其人自須酌量變通查應陞司道之官惟知府有錢
糧考成須三年任滿不便減俸至五部郎中原應道府兼用今於郎中內
有歷俸年半以上者似可通融推補又外官同知正五品知州從五品僉
事正五品品級相當故前代有以俸滿同知知州陞僉事者即
本朝順治九年間滄州知州龐宗周等南陽府同知楊春芳等十年間安州知
州董克念等溫州府同知劉繼昌等俱陞僉事則俸深薦多之同知知州

陞補僉事之舊制似可復行總之設官原以辦職官久缺而欲庶職之修
必無是事假令一二年無資俸相應之官則此十餘缺者將一二年不補
十餘缺之政事將一二年不舉乎相應
敕下該部查舊法以裨新銓俾無墮誤者也臣從地方學校起見詳悉
上聞統希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題奉
旨該部議奏
吏部　題爲學巡二道懸缺甚多等事文選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
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議得禮科張　疏稱任巡守者有封疆之責任學政

者有文教之責今各省巡道共缺十四員學道共缺九員代庖既非切
己居官安肯盡職其貽誤地方荒廢學校不甚大乎相應
敕下吏禮二部將取到各官作速考選以憑
點用者也至巡道各缺於郎中內有歷俸年半以上便可通融推補又外官
同知正五品知州從五品僉事正五品品級相當舊制似可復行等語
查巡道各缺該臣部
題明將郎中知府減俸陞轉奉
旨依議已經遵行陞補訖無容再議其學道各缺先經臺臣張　條議臣
部題覆
敕下臣部與禮部會同議覆奉有依議之
旨欽此欽遵隨會同禮部詳議間又有臣部尚書孫　及科臣姜各條奏
到部見在會同禮部詳議具覆奉
旨下部即行推補奉
旨依議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天儲
國脈攸關倉務計宜周悉謹陳臣耳目所及法宜善後者四款仰冀
睿裁事臣初任戶曹監督祿米太平等倉務見現在規條雖經倉場巡倉諸臣
規劃但此遠道飛輓之粮糧顆粒皆小民之膏血後此官役之支放升合
皆軍
國之攸關則尚有事應修復法宜嚴禁者約有四款茲當出陳入新交關之

際所係尤重敢據管見一二爲
皇上陳之
一倉地之磚砌宜急也漕糧進倉舊例三颺三曬必曬颺乾潔入廒方無
浥爛之虞則場基鋪砌誠爲要緊查明正德年間戶部題准會同工部
堂上官一員將各倉曬場計量丈尺估計磚灰工料如法鋪砌以圖永
久今祿米倉尚存磚地可驗其餘各倉俱沙土高低不等一遇雨水連
綿場地泥濘不堪又何以責其颺曬乾潔乎臣以爲宜倣舊例酌量鋪
砌并修理囤基亦一勞永逸之計也伏候
上裁
一領糧車輛不宜進倉也
天庾關係
國賦首宜清肅以杜奸宄近見春秋二季放八旗披甲月糧車輛擠擁男女

雜沓以敕喫煙點火毫無顧忌寥寥倉役焉能禁其不進倉乎偷盜固不可知火燭更爲可虞查十五年內祿米倉因放糧人衆混雜以致倉中失火燒燬地字廒變色粳米九千五百五十一石零煨燼成灰米二百三十餘石雖監督王　已經參處在案一官功名不足惜如虧國課何覆轍在前所宜鑒戒請

敕下該部倉場臣嚴禁領糧車輛不許擅進倉門務令挨次給放如違許監督揭報倉場臣將該管牛彔一併題參重處庶倉內清肅無意外之處矣伏候

上裁

一尖耗遞減之例宜照舊行也漕糧進倉雖經曬颺然入廒之後上有氣頭下有底盤以及四壁浥爛所不能免卽今倉場臣范　等題覆通

倉木字等廒氣頭蒸爛可據也故舊例三年之內尖耗遞減計米一石月除遞減三合有零此向來成例經幾參詳而定允當不易之法前倉臣遲　題請每月止除遞減米一合有零誠從正供起見但恐倉役輩反得藉口蒸溼折耗無所抵補慮致賠累或收糧時勒索運軍之贈米或放糧時低淺八旗之斛而種種弊竇由此以生臣愚以爲尖耗遞減仍宜照舊庶可嚴禁勒耗及入多出少之弊卽倉役無所藉口而天儲可永裕也伏候

上裁

一買頭之包攬宜禁也京通兩倉有一種棍徒探聽放糧之時有願變賣者卽出包攬兇買名曰買頭此輩俱霸佔倉口表裏爲奸每有買通斛夫高糧斛面并偷盜等弊不可枚舉及收糧之時衙弁有餘米照出者復串通倉役賤價勒買旗丁有不得不後之勢在管倉官未嘗不出示嚴禁但此輩奸狡之徒膽大手辣愍不畏死宜

敕倉場臣嚴禁買頭不許進倉包買查出聽監督解究立送刑部從重議罪庶奸宄肅而弊端漸息伏候

上裁

以上四款皆臣監督時目擊最眞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敕部議覆嚴飭施行

順治十六年十月初十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該部議奏

戶部　題爲天儲國脈攸關倉務計宜周悉謹陳臣耳目所及法宜善後等事雲南司案臣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看得科臣張　條議疏稱漕米進倉例必曬颺乾潔入廒方無浥爛之處則各倉場基並囤基宜照舊例鋪砌修理一勞永逸之計一款查得各倉囤基原爲曬颺堆貯而設故明季各倉曬颺場囤二基俱用磚鋪砌以圖永久今據疏稱祿米倉尙存磚地餘倉皆沙土高低不等應請

敕倉場臣巡倉御史應否磚鋪修理酌議妥確具題請

敕工部計量丈尺估計工料照明季例如法鋪砌自應曬颺乾潔入廒至修理價值或動輕齎銀兩或動工部錢糧應用應聽倉場臣題定又領糧車輛不宜進倉一款內開領糧車輛擁擠進倉男大雜沓偷盜火燭誠爲可虞等因案查凡放米之時務要照甲喇牛彔挨次赴倉支領一牛彔放完再放給一牛彔不許齊擁進倉擁塞倉門併點火喫煙防拏偷

盜壞經嚴飭禁止雖經嚴禁違法者亦不可定今科臣條議前來應請
敕倉場臣巡倉御史放米之時再行申飭各倉滿漢監督不時巡邏嚴查如
有故違不法車輛擁擠嚴查喫烟偷盜者係倉場巡倉御史職掌即行
拏解刑部從重治罪又尖耗遞減之例宜照舊行一款內開恐倉役反
爲藉口蒸溯折耗無所抵補虛致賠累或收糧時勒索運弁之贈米或
放糧時低淺八旗斛面等因查進倉米三年內減尖米三年外減耗米
此明季舊例也後順治五年八月內臣部議得漕糧入廒浥爛溯蒸虧
折多在第一年若三年之內止減尖米不減耗米則於法過嚴而典守
者殊覺其賠苦難堪合無以後三年之內尖耗俱准遞減等因奉
俞旨遵行已久則尖耗米併減乃
本朝定例也至於十三年十二月內該前任巡倉御史遲

題定三年止減尖米之例已經奉行在案今復據科臣疏稱三年之內止
減尖米誠恐倉役藉口虧折不無入多出少之弊等因查係倉場職掌
請
敕下倉場臣尖耗應否可減逐一確查明白議定一例具
奏以憑另議如有倉役勒索挖淺等弊聽倉場臣巡倉御史查明從重處治
又稱京通二倉買頭綁估廒口包攬宜禁一款查放糧之時臣部亦屢
經嚴禁不許在倉買賣今科臣疏稱奸棍綁估廒口串通倉役作奸應
請
敕下倉場臣巡倉御史嚴行察訪如有前項棍徒在於各倉綁估廒口串通
倉役包攬糧米者即行拏送刑部從重治罪以杜奸宄可也奉
旨依議

工部 題爲天儲國脈等事營繕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看得科臣張 疏稱倉地之磚砌宜急一款內稱
查明正德年間戶部題准會同工部堂□官一員將各倉曬場計量丈
尺估計磚灰工料如法鋪砌臣爲宜倣舊例酌量鋪砌併修理囤基等
因具題前來查明既係戶部題准會同臣部估計今應否修砌臣部不
便遽議應俟戶部題准再會同臣部估計可也奉
旨依議
倉場 題爲天儲國脈等事准戶部咨移到臣該臣等看得各倉曬飈
場囤二基明季俱用磚鋪砌今祿米倉猶存磚地餘皆低窪沙土遇雨
泥濘不便曬飈應如科臣所議急爲鋪砌但二工並舉恐錢糧不敷合
無先將囤基速行興工鋪砌以便糧米進倉曬飈乾潔入廒臣謹會同

巡倉御史臣李 合詞具題伏乞
敕下工部計量丈尺估計工料鋪砌施行奉
旨工部知道
倉場 題爲天儲國脈等事准戶部咨該臣等看得倉地磚砌一款臣
等會同巡倉臣酌議另疏具題外至修理倉廒價值例係工部錢糧應
聽工部應用領糧車輛不宜進倉一款臣等屢經嚴禁今遵
旨再行申飭尖耗遞減宜照舊行一款該前任巡倉御史遲
題請每月止除遞減尖耗一合有咨部覆奉
旨遵行今欲仍循尖耗遞減如米一百萬石每月減米一千石一年減米二
萬四千石事關錢糧重大臣等未敢輕議仍請
敕下戶部確議具題買頭包攬宜禁一款今遵

旨嚴行察訪如有棍徒串通倉役霸佔包攬拏送刑部從重治罪可也奉

旨戶部議奏

戶部　題爲天儲國脈等事雲南司案呈倉場題前事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該臣等看得先經科臣張　條議京通各倉法宜善後者

四款隨該臣部請

敕下倉場臣查議具奏去後今據倉場臣范　等覆疏稱各倉囤廳場囤二

基用磚鋪砌容會同巡倉御史酌議妥確另疏具

題外至修理倉廒價值例係工部錢糧應聽工部應用其領糧車輛屢經

嚴禁今遵

旨再行申飭如有故違擁擠喫煙偷盜等弊即行拏送刑部治罪又買頭遇

於放米之時在倉買賣當嚴行察訪如有棍徒串通倉役霸佔廒口包

攬亦送刑部從重治罪等因查以上三款既經遵

旨題明申飭毋容再議至尖耗遞減之例宜照舊行一款疏稱若循舊例尖

耗遞減通漕共米三百萬石每歲計共減米七萬餘石事關錢糧干係

重大未便輕議仍應請

敕戶部確議具題等因查此款先據科臣疏稱漕糧進倉浥爛虧折多在第

一年若三年之內止減尖米但恐倉役藉口折耗有勒索挖淺情弊放

臣部請

敕倉場臣逐一確查明白具奏去後今據稱錢糧關係重大未便輕議等因

則遞減之例難以驟更相應仍照減尖之例遵行可也奉

旨依議

工部　題爲天儲國脈等事營繕司案呈倉場題前事奉

旨工部知道欽此該臣等查得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內臣部題覆科臣張

疏稱倉地磚砌宜倣舊例鋪砌幷修理囤基查明季旣係戶部題准會

同臣部估計今應否修砌臣部不便遽擬應俟戶部題准再會同臣部

估計等因具題奉有依議之

旨欽此咨會戶部去後今該總督倉場題覆戶部疏稱各廒廳場囤基明季

俱用磚鋪砌應如科臣所議急爲鋪砌但二工並舉恐錢糧不敷合無

先將囤基速行興工鋪砌等因具題前來合應

敕部會同臣部差官先將各倉囤基酌議鋪砌其應用錢糧照戶工二部給

發可也奉

旨依議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關鹽二稅最係軍需理財因循必致悞誤請

敕部院嚴速飭行以無誤

國課事竊惟

國家經費殷繁計部量入而出尚多缺乏之患今取給額餉自正賦之外惟

關鹽二稅爲最重比因海逆猖狂橫行江上瓜揚一帶商民逃避鹽艘焚

燒大姓富商未經復業南北一路鈔關地面商船不至稅額多虧差上諸

臣紛紛咨部軍需至重

國用未充方賴羨餘以資匱乏倘果不敷原額司農不且有仰屋之憂乎伏

念淮揚鹽稅爲數獨多商賈爭趨則輸納自倍故恤商則商利而

國亦利剝商則商病而稅亦虧今突壞之徐招徠鼓勸亦須大加整刷使樂

業者咨歸則急公者自奮此時料理經營誠不可一日緩者也竊見巡視

兩淮御史高　已於九月中旬奉
命解任矣都察院自有堂劄知會高　固宜閉門謝政以待新任之來但鹽政
與諸差不同一日無官則催徵之怠玩私販之夾帶保無有乘機而起者
乎若使高　猶儼然視事無論去任之官灰心苟簡且與解任之
旨不合相應
敕下都察院速議撤回催新差星速赴任料理至鹽道一官尤爲緊要乃懸缺
經年銓補無人豈盡無應陞應補之官而遷延歲月此臣之所不解也且
臣前待罪戶曹由東司見領引一事甚爲緊難紙筆脚價等費無非剝商
脂膏而繳退殘引尤屬無益今兩淮積引多至二百餘萬若再按年給發
則前引愈壅而新費日增究竟何益臣愚以爲十七年鹽引令新差減數
量帶賣其段銷積引但期新引之原額無虧毋使舊引之壅滯日甚至於

殘引亦令該差驗明收貯造册報部查核便可省無窮之虛費是爲商人
省一分實爲正課增一分所宜嚴立責成以充
國賦者也南北鈔關抽分商稅客船接踵則賦額自贏鎮江爲天下咽喉一
經阻塞各路俱斷部差諸臣皆以商船不至咨請戶部代
題夫六七兩月海逆截江之日閩廣提望退避此後大兵掃蕩之餘自應漸
次鱗集乃聞賊舵已遁而行旅不前臣不解其故細訪之則兵馬往來不
論商民船隻概行封捉故也商時部差以賦稅爲重客船躲避封拏往往
羣泊關前因而得免今聞沿路拏船反勒令關差部臣先期封捉或至千
百號之多尅日取辦商船投避無路棄貨中途甚至搶散無怪乎現在者
呼號欲絕老幼驚惶未至者望風遠退裹足不前也夫部臣爲
朝廷榷稅之臣原非督撫封船屬員
朝廷設關以招商裕
國反驅而令之轉徙是病商實以病
國矣蓋接濟兵馬自有糧船乘座驛遞供應何故責成部差累及商旅臣辦
事垣中見兵部覆臣同官誥
皇恩浩蕩無涯一疏稱商困封取民船一款部覆云該省既已造有船隻何得
復行封捉應請
敕下該撫按將不遵禁飭仍舊封船情由明白回奏一面再行嚴飭如有故違
即行指名題參重處已奉
命旨依議行是所當
敕部通行各省仍察議委關封捉原由永爲禁革以足稅額倘仍有故違許該
差部臣竟行據實報部以憑

題參重處抑臣更有請者工部之差以河工爲重錢糧以蕪湖爲多今南河
部臣楊西狩已於三月間解任蕪湖部臣王洵已於七月間自盡經今半
載尚未
題差雖或署篆不乏然代庖之人或係府佐或係兼攝傳舍一官終不著緊
此外尚有節慎庫琉璃廠衙道廳各差亦皆報滿候代所宜
敕下部臣作速酌議變通
題補掣差督馳料理毋得僅以人少爲辭耽延歲月以誤河工以虧
國課者也臣因事儒起見緣係條陳字稍逾格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敕下該部院嚴速施行
順治十六年　月　日具題十一月廿七日奉
旨該部議奏

工部　題爲關鹽二稅最係軍需等事都水虞衡二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看得科臣張　疏稱南河部臣楊西狩於三月間
解任蕪湖部臣王洵已於七月間自盡經今半載尚未題差此外尚有
節愼庫琉璃廠街道廳亦皆報滿候代所宜
敕下部臣作速酌議變通題補毋以人少爲辭誤工虧課等因具題前來查
得南河一差先經掣題主事馮世燦因緣事未結臣部題明今掣題主
事陳天清其蕪湖一差掣題主事韓昌祉琉璃廠一差掣題主事岳峻
極俱經具題奉有
命旨毋容再議外至於節愼庫街道廳二差扣至本年十月內差滿自應掣
差更替但因臣部無官可差以致久懸再查龍江中河又已及期並節
愼街道共計四差見在更替無官先經將裁撤回差主事壽以仁王灝
題留奉
旨依議前吏部題覆未經准留今查臣部見任乏員更替應請
敕下吏臣查照臣部前題添設責令分司封捉商船臣部亦有關差嗣後不
許令分司封捉相應如科臣所議請
敕該督撫禁止可也統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奉
旨是依議行
戶部　題爲關鹽二稅等事山東貴州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議得鹽務事宜有專官料理方克有濟今鹽臣高
已經奉

旨解任所有新差御史奉
命已久目下各省呼餉急如星火萬難再緩相應
敕下都察院速催新任御史起程仍將交代日期報部查核至於鹽道一官
尤爲緊要應如科臣所議請
敕吏部速行銓補又稱兩淮鹽引壅積甚多令新差減數量帶責其嚴銷積
引等語查積引原有帶銷之法以完舊逋若減新行舊則新課何憑徵
收似難允從至疏稱殘引令該差驗明收貯造冊報部查核便可省無
窮之費等語查殘引一項實倒應照額年內全完解部且先經臣部
具題舊引不繳則新引難行新引難行則鹽課必至逋欠自今以後未
完銷引參罰各官如有續完應開復者必令註明銷完年月併所銷引
目一併報部查明題奉
命旨欽遵在案應仍照前
旨遵行不便更張關稅一款據疏稱南北鈔關兵馬往來不論商民船隻勒
令關臣封捉至千百號之多商船投避無路棄貨中途甚至搶散未至
者望風遠退裹足不前榷稅部臣原非督撫封船屬員且接濟兵馬自
有糧船乘座驛遞供應何故責成部差累及商旅且兵部覆疏稱造有
船隻何得復行封捉該撫按將不遵情由回奏毀飭通行各省仍察議
委關永爲禁革等語查科臣疏稱封捉商船已經兵部題覆禁革既經
兵部頒行禁革毋容再議至於所稱責成部差封捉船隻查榷關差委
部臣收稅原爲裕國通商其任止應查收往來商船稅課督撫何得擅
委關差部員捉拏商民船隻相應請
敕下各該督撫如再擅委部員拏船該關差之官據實呈報臣部以憑參處

如徇庇不舉科道衙門訪實題參一併治罪至於南河蕪湖節愼琉璃
街道等差未經題補應聽工部議覆可也奉
旨是依議行
吏部　題爲關鹽二稅最係軍需等事文選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
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科臣張　關鹽二稅等事一疏內稱鹽道一
官尤爲緊要乃懸缺經年銓補無人豈盡無應陞應補之官等語查鹽
道一官據品級考以郎中知府運司同知三項陞補但自元年以來從
無以郎中陞運使之例而知府或有事故或俸未滿運司同知亦俱未
俸滿又無候補之官所以不便陞補俟有應陞應補之官臣部即行補
用可也奉

旨依議
兵部　題爲關鹽二稅等事車駕司案呈工部題前事奉
旨是依議行欽此除關鹽二稅應聽該部院議覆外該臣等議得科臣張
疏稱鎮江爲天下咽喉兵馬往來不論商民船隻概行封捉等語查兵
馬往來封捉商民船隻委屬苦累應請
敕下各該督撫嚴飭所過兵馬過往如該省原有載兵船隻不得另行封捉
如無載兵船隻或量行打造或用價僱覓勿致累民可也奉
旨依議嚴飭行
吏部　題爲關鹽二稅等事文選司案呈工部題前事奉
旨是依議行欽此該臣等議得工部覆科臣張　關鹽二稅最係軍需一疏
內稱節愼庫街道廳龍江中河共計四差見在更替無官先經臣部將
裁撤回木差主事壽以仁王澧題留奉
旨依議而吏部查照前題添設等語查部臣於十六年十月內覆工部題留
撤回司員一疏壽以仁王澧原因木石灰三差故增主事三員今三差
既經歸併則壽以仁王澧不便仍留衙門相應候缺另補奉有依議之
旨在案今該部又以更替之員題請添設查十五年八月內爲遵
旨會議事工部疏稱應裁員外四員主事一員共五員奉有依議之
旨裁汰已久臣部不便再議添設至壽以仁王澧既經裁汰撤回應俟缺出
即行補用可也奉
旨依議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學道之責成甚重銓曹之取用可疑謹據事直糾仰祈

睿照事竊惟學道一官關全省文教之大一時正文體端士風杜絕貪緣收拔
寒素既所以整肅學宮即他日士子進身登科甲而樹功名皆從此出誠
委任得人必能勵清標以副人望若取用之日或以鑽營得之重費於前
不得不取償於後因而暗通賄賂律己不嚴畏人譏彈曲徇情面衡鑒淆
而公道喪職此之由但此官向稱美缺慕利者莫不爭趨銓曹少有徇私
胥吏因而顚倒難保無覬覦鑽營之奸伏見近日
皇上責成吏禮二部公同考取銓臣孫　以免考推陞上
請奉有諄切
明綸欲令愼選得人
德意至重也乃臣於該部新掣九省學臣之舉不能無疑爲臣聞銓曹初議內
取俸深郎中外取俸深知府掣簽推補後以明歲場期不遠學臣星馳視

事始可無誤錄科恐外任地方相去遼濶則奉
命之官竭蹶無及故堂司酌議欲取郎中六人知府則止用三人各部咨送郎
中吳六一等到司已久矣比時候掣各員郎中則吳六一等六人知府則
汪永瑞王康侯顧鏞三人人數已足乃因循不掣日日耽延直至廿一日
推陞日期將吳六一張清議二員補授他任道府臣思從來部屬送考學
道未經考授者即過本部各差亦皆停掣今吳六一等既以學差咨送則
過他任自應停推竊見本月廿一日以前累次推陞業將吳六一扣起用
下首王輔運吳來紋等挨次陞去則六一等待掣學道理應停推例可見
矣乃此番竟行別補遂至懸缺待人去此取彼不爲無意且戶工二部向
有考送學道而未經考過之郎中該部縱云送考與推陞不同恐有前任
差上考覈未完不便補用不知各部送考學道亦必考覈已畢初無未完

者方准移咨今既已咨送到司似無妨一體均掣即謂當日咨送原係候
考非爲推陞則五部郎中如戶工二部儘不少三年五年之俸者何不另
文咨取以待各部起送而漫稱內任乏員頓將外官增入遂行掣定夫免
考推陞奉
命已久乃廿一以前何緣日日延捱及吳六一二員陞去之後廿四日即行掣
補似乎昔之遲者專爲吳六一二員未曾別用則不能出缺以爲他人地
也且臣據掣定人地計之如王康侯以汀州而至浙江顧鏞以興化而至
廣東之類尚屬就近之官四月終能到錄科或可不誤至順慶府汪永瑞
距河南約五千餘里今吏部掣定請
旨臘盡始得奉
命部科發憑亦需一月蜀省寄憑例限三月是憑到之日已屬來年四月矣知

府職任錢糧交盤不無稽滯縱使憑到即行而五千餘里之程途非三月
不能到是抵任之日已在七月之杪距場期纔數日耳數日之內何以遍
歷八府考試諸生有萬萬窒礙難行者部臣內六外三之原議本屬有見
而自背成言殊不可解臣不知廿一以前其耽延者爲何故推陞之日不
將吳六一張清議扣起者爲何心既已懸缺乏人不行五部另取咨送者
爲何意
皇上申嚴學臣之選
特令吏禮二部公同推補則必二部堂司諸臣衆議僉同而後可今聞左侍郎
石　獨不畫題況學臣文教攸關所係於禮部尤重而議制司郎中洪
亦不畫題其間有無情弊臣亦不敢懸料獨是石　洪　以與議之
人而不肯爲僉同之見必非無謂而然者伏乞

皇上敕令石　洪　將不肯畫題緣由一一奏明并
嚴敕銓曹堂司明白回奏倘朦朧支飾
立賜嚴懲庶鑽營之積弊可除而文治之雍熙日奏矣臣職掌所關無容緘默
倘所言不謬請乞
乾斷施行
順治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具題本月十七日奉
旨吏部明白回奏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部臣之回奏欲鈐言路之口學道之補用實有可議之端謹據實補陳
請乞
睿鑒事吏部題覆臣學道之員成等事一疏奉

旨這回奏情節著都察院察議具奏欽此臣自應靜聽憲臣之察覆何敢再
行陳奏以渎
宸聽但臣細閱部臣原疏有深可駭異者內云不知科臣是何意見必欲將郎
中二人陞補學道伏念臣衙門聽司糾駁內而六部外而督撫司道凡一
事之失當一弊之可疑皆得風聞入
告所以爲
朝廷耳目防壅蔽而破奸私也倘有可疑之弊而不能察及知之而不敢言
即難辭溺職之咎況今陞補學道一案揆定之日聞者人人竊議以爲未
當臣愚且也有聞不敢不奏而部臣謂臣是何意見然則臣衙門凡有糾
參皆必以意見二字强加之乎參一人即可曰意有所私惡論一事即可
曰意有所專屬如此將動輒引嫌幾無一言之可指部臣但知巧伏意見

二字以杜微臣一時之口而不知言官職掌但知
朝廷此外威勢有所難壓嫌怨有所不辭未容以部臣箝制之語阻之使緘默
不言而養成壅蔽之習也況學道向屬美缺鑽營竊恐不免從來吏部專
在人缺之參錯陞補之後先以速爲遲去彼取此稍轉移間即已隱行其
私而問之則又巧引舊例以相支飾臣固知先推陞而後補學道去郎中
而取用道府此皆該部轉移之術而未嘗無例以自解也獨是回奏疏中
有自相牴牾者陞補之法與題定之疏有前後不侔者臣聞吏部於十一
月二十一日推陞之後新立規則凡陞補官員先盡知單定議之後再畫
題本彼時十一月二十三日爲陞補學道一事左侍郎石　同在衙門會
議爭執至晚不肯畫知次日遂不進衙門而該部乃竟行揆定夫揆補雖
在廿四而會議定於廿三石　廿三日既進衙門同在會議之列何以不
肯畫知若非前此之推陞有未當即此後之陞補學道有未妥其間必確
有所見不得以廿四日之偶病未曾入署而瞞然廿三日之爭執不肯畫
知也況會議之事貴在僉同偶不到而本無異同不必待也若以爭執未
定之人乃聽其不畫知不畫題而不顧則該部之事又何取於滿漢三堂
之設立乎且部臣疏稱會議一事凡偶一事故未到者其現在自不得坐
待以候齊集致誤公事今既謂石　偶病不入署洪　亦未到不應坐
待矣乃又云陞補學道奉
旨科抄到司在十一月初十日彼時覺羅　因沈　一案未敢入署奉
旨之後於二十日即進衙門等語是又因覺羅　一人之故而坐待於十
日之後矣夫
欽限雖有定期事務當權緩急以來歲場期之近而十一月始補學道則自

當早爲議補以無誤賓興而耽延至十餘日以俟推陞之後此事不能無
疑者雖部臣以覺羅　不進衙門爲解而又與不得坐待之語相背
此臣所謂回奏疏中自相牴牾者也至於九省學道用內六外三之說原
非無因蓋該部初時取用竟屬郎中九人後因黃象雍潘瀛選鄭適亥三
人曾經送考學道不便再用遂去三人夫九人而去三人豈非內六之說
乎此舉
朝所共知也故推陞之單一定聞者皆爲竊議臣原未嘗遽謂外任之必錯
營部臣之必有私弊但據吏部等衙門題覆文衡之需人甚急等事一疏
內稱每遇學道缺出查各部進士郎中俸滿者先儘陞補如部郎無俸滿
者查參議內係進士出身有薦者挨序陞補如參議內無進士出身有薦
之人查知府內係進士出身俸滿有薦者挨序陞補又云查目下學道九

缺參議無人郎中知府俱俸未滿陞補無人相應於郎中酌取一年以上
邊俸知府酌取一年以上腹裏知府酌取年半以上先論薦後論俸補足
九缺後不爲例等語於十一月初六日奉
旨依議欽遵初七日科抄到部此該部題定則例所當奉行者也夫既曰參議
無人乃忽有陝西督糧道參議羅森前此何所見而曰無後此何所爲而
忽有且取用參議之例原云查參議內進士出身有薦者挨次陞補是參
議必有薦而後陞學道明矣及查羅森履歷到任止及一月初未開有薦
并未開紀錄縱或參議有不得不用之故與羅森有可以陞補之故但既
與
題定則例相背亦應於推陞本內詳述原
題條例分晰取用原由一併

題明以憑
容臣何以懸隔列將新經
欽定之條例擅便更改此臣所謂具
題定之疏前後不作者也臣職掌攸司不敢避部臣之怨竊以不言節因齎
戒今始得補敷備陳請乞
皇上敕下都察院一併詳察施行
順治十七年正月十三日具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旨這本內事情著都察院一併察議具奏
都察院 題爲遵
旨察議具奏事刑科抄出吏部題前事奉
旨這本內事情著都察院一併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看得科臣張 之疏
參吏部也以學道之責成甚重二部曾題陞補侍郎石 郎中洪
未曾畫題因而疑惑指摘但臣等逐款詢問詳察其陞補次序未有錯
誤之處而石 有病而洪 因擊籤之日吏部傳伊已散未見擊籤
不曾畫題俱無可議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奏
旨依議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錢糧之積久難清有司之卸責太速請乞
敕部詳議以專責成以完逋負事切催徵程有關兵餉欠致誤急需乃往往
催徵不前拖欠日積自應嚴立降革之條使有司畏法知儆庶幾有濟軍
儲但目今
功令非不森嚴而逋餉所在見告臣以爲若不設法責成環弊終難擺伏

讀十四年九月內
上傳諭吏部錢糧係軍國急需有司考成自不容寬但近來參處拖欠錢糧降
調紛紜新舊交代反誤催徵官雖屢更拖欠如故已後因錢糧降調各官
俱著暫降在任督催完日開復欽此仰見
皇上洞悉錢糧逋欠之由深知交代紛紜之病
特許暫罪督催非惟愛惜人材亦以責成而清宿欠也乃該部分別分數以
未完革職者仍復多有往往到任不逾數月參處遂及其身江浙等處有
一歲之中縣令三易者夫在任日久則官民相習吏弊可清一手催徵事
無旁諉今交代紛紜署事者以五日京兆料理既不諳心新任亦初履地
方撫衙無從下手民間但多送往迎來之費更有得逞瞞前誑後之奸而
尤是虛名有司去任之先即預期降革之必不能免因而任情怠玩苟且

因循且名罣彈章飄然去任則已爲他人之責於己無與矣臣以爲與其
實議革職而歲易數人則有司輕視其官而逋欠若爲身外之事不若帶
罪督催而策其後效則□□重寄其責而催徵難逭任內之勤況錢糧分
數按月定額而時候不同到任之日或青黃不接或蠶忙停徵至有初經
兵火若江南各郡人民流散比戶未甯轉瞬之間已及數月且或前任以
拖欠罷官接管始星馳視事逋欠在前而責成在後二三月之內稍有未
完即代他人受過一官不足惜而降革太驟整頓難施日換新官倍多捍
格此積欠之所以逾增也臣請
敕部再加詳議已後年終奏銷以及撥給軍餉如有掛欠應降應革者俱准帶
罪督催不許解任本人任內之積逋仍責本人以追比務須如數解完毋
得貽累接管如此則官不數易不致視如傳舍怠玩相仍而責任既專亦

復旁諉無門而催徵自力矣如臣言可採請乞
敕部速議施行
順治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題本月十八日奉
旨該部議奏
戶部 題爲錢糧之積欠等事江南司案呈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看得科臣張 疏稱條糧事關兵餉往往催徵不前
江浙等處一歲之中縣令三易者恐有司前後接管拖欠愈多議將應
革應降者俱令戴罪督催不許解任本人任內積逋仍責本人追比完
解不致貽累接管等因條奏前來案查錢糧參罰之法先經臣部前任
尚書孫 及科臣姜 朱 等條議業經臣部將舊定考成則例斟
酌輕重應降應罰分別處分凡州縣有未完一分以至八分下者分別

降罰起送吏部調用其未完九十分者革職題定在案續於十四年十
月初一日奉接
上諭諭吏部錢糧事關軍國急需有司考成自不容寬但近來參處拖欠降
調紛紜新舊交代反誤催徵官雖屢更拖欠如故以後因錢糧降調各
官俱著帶降在任督催完日開復欽此又查順治十四年十一月內吏
部題爲遵
諭題明事會議得戶部正項本折錢糧與額編兵餉則例相同除州縣官欠
一分以至六分仍照原定則例降罰俱戴罪督催無容更議外其欠七
分者原例降職一級八分者原例降職二級俱計月今更議欠七分者
降職三級欠八分者降職四級俱戴罪督催其陞轉完日開復九十
分者亦照原定例仍革職爲民俱經欽遵通行在案今科臣條議以後

年終奏銷以及撥給軍餉如有掛欠應降應革者俱令帶罪在任督催
不致貽累後官等語查考成則例凡降級者俱係戴罪督催停其陞轉
已有成例其所議革職者新例之中仍照原定則例革職爲民查考成
則例遵奉
上諭之後復經會議定有新例欽遵在案似應遵行前
旨可也奉
旨依議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懇查斥弁留駐地方勒歸原籍以靖盜源以消隱患事竊惟
朝廷設官分職文武一體凡外任文官或陞或斥即離任所獨武弁一途既經
廢斥往往留駐地方大爲民害蓋此輩蓄有家丁馬匹弓甲器械其平日

願指虐民無不畏其積威故戀不能舍潛住地方或盤放營債苛索重利
佔人妻女踞人房產者有之或販賣私鹽械船出入妨梗
國課印捕官不敢過而問者有之或貪緣委署以復然之灰磨牙吮血之地
者有之或有此初無或縱容家丁爲盜沿村劫掠使民臥不貼席者有之甚至
東南一帶晤通湖海劇寇陰爲線索勾引入犯者有之在現任武弁尚有
主將可以鉗束撫按得而糾劾彼則册籍無名官評不及自民視之儼然
一官長也受其荼毒無不忍氣而吞聲在地方官視之彼一寄居浮戶也
欲事糾彈亦且鞭長而不及計天下之凡爲若輩者不知凡幾一廢弁之
下爲家丁爲僕從者又不知凡幾萬一日久變生因緣株蔓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臣以爲此輩出身旗下者罷官之後自應歸旗當差出身各直省
者罷官之後亦應回籍歸農豈可遁逃異地以不官不民之身爲且宦且

盜之行乎伏乞
皇上敕下該部嚴行督撫鎮道著府州縣行查如有前項廢弁兵丁非係土著
者即行驅逐出境仍具境內並無容隱異方廢弁印結存案若徇庇不舉
許各衙門不時糾參如此則隱受銷而地方可以甯謐亦未雨綢繆之一
說也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十七年四月初四日題本月十五日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兵部 題爲懇查斥弁留駐地方等事職方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
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欽此該臣等案查十三年十一月科臣嚴 密題爲請定
武臣經制等事一疏內稱廢棄武臣不許仍於鎮守地方私置田宅蓄
養家丁製造軍器等因臣部覆議廢弁自當回籍安分不得仍在鎮守
地方私置田宅蓄丁製械致生亂萌應請
敕下各省督撫按密察該管地方凡有廢弁俱令回籍果有前項蓄丁製械
者即行指名糾參從重治罪奉有是依議行之
旨欽遵通行在案今據科臣張 備陳廢斥弁丁爲害地方請驅逐出境歸
旗回籍以靖盜源以銷隱患等事查武弁既經廢斥即應解散家丁回
籍樂業何得留戀原任恣睢暴戾貽害地方應再請
敕下各該督撫按嚴行所屬各提督鎮標營府州縣衛凡有廢斥武弁不係
土著盡行驅逐歸旗回籍仍取該管官並無容留廢弁印結存照如該
地方官有隱既不舉廢弁中有驕悍不遵者該督撫按即指名題參從
重議處奉
旨依議嚴行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軍興之供應至急督撫之責成宜專請
敕部嚴行申飭以無誤進取機宜事竊惟
王師征討事關進取所用糧糧草豆船隻器具等物皆應該地方供應苟屬
急需不容稍緩時日但備辦者郡縣有司之事而督催者總督巡撫之責
也臣聞去冬駐浙大將軍以軍需遲誤時發令箭提府縣官督催當此大
兵征進雷厲風行之時而有司玩忽耽延誠宜懲處第平時督撫諸臣何
以不預爲料理及兵馬已至地方尚且呼應不靈致煩軍前之督催一省
疆界遠者相去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直至行提郡縣有司而後竭蹶備

辦一往一返動稽時日於緊急軍需不更違誤乎況郡縣有司皆有地方之責一時提赴軍前正官不在料理無人錢糧之徵比盜賊之隄防庫獄之巡警誰爲掌管恐致疎虞臣請

敕下兵部通行用兵地方各該督撫已後事涉軍需務須先期督催有司預爲備辦如有遲誤該督撫立將怠玩之官飛章入

告從重議處其領兵大將軍所需供億止應責成督撫解送倘耽延缺少竟將

該督撫據實

題參不得竟提府州縣官反致耽誤應責成既專卸過無所既不違誤軍興而地方亦無疎虞之患矣如臣言可採請乞

敕部速議施行

順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題奉

旨該部議奏

戶部 題爲軍興之供應至急督撫之責成宜專等事廣東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查得凡大兵出征需用糧餉等項臣部准有兵部咨會即預行該督撫備辦並未責成府州縣官今據科臣張 疏稱聞去冬駐浙大將軍以軍需遲誤時發令箭提取府縣官督催等因前來查大兵既抵地方需用糧餉等項該督撫相應照數預備以便支給何以致領兵官提取府州縣官督催合請

敕下各督撫如有供應大兵糧餉等項俱先行督催有司預爲備辦如有遲誤該督撫即將遲誤各官指名

題參以憑議處至於領兵官止催督撫不得竟提府州縣官等語應請

敕下兵部嗣後如遇出兵之日即行領兵官知照可也相應具覆奉

旨是依議行

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漕糧私折私派猾吏剝民肥己謹據事直糾并陳積蠹橫行之奸請乞

敕下該撫按嚴追重懲以除奸猾以充

國課事竊惟圖治莫先於足民足民莫先於除害今天下財賦之地首重江南漕米條銀爲應輸之供而奸胥猾吏每於其中曲生弊竇額外誅求臣爲籍浙西與江南接壤風氣相同稔知積蠹之橫行已曾累疏入告乃未有私折入橐剝民肥己積至十年之久十數萬之多而未經發覺如松江華亭縣之買折一案者華亭地畝出產不同有三十六七八九保及四十三保土產花豆不種田禾其沿海斥鹵區圖乃產稻之所有刑廳書辦王建市曹營祖等於順治五年串民陸仲等具呈申請將三十六七等保應納本色漕糧擅行改折每田一畝出銀三錢五錢不等名曰買折合計改折田七萬四千餘畝買折銀三萬餘兩即將此項應徵漕米澆派斥鹵區圖責其代納初心謂產米者出米不產米者折銀彼代我糧我代彼折兩相改易似爲甚便不意自澆派之後斥鹵區圖漕糧已增乃折色銀兩仍前不減而三十六七等保除蠹等初年得過買折之銀三萬餘兩外每歲改折之銀又復萬餘金積算十年來多至十餘萬不知銷歸何所每歲改折之糧五千七百七十二石竟自澆派沿海斥鹵各圖積算十年以來共五萬七千七百二十石矣在斥鹵各圖責兒貼婦剜肉補瘡以供額外之私派而此輩蠹役歲歲徵收買折之銀蠹吏分肥不入公家正課臣聞之不勝駭異夫漕糧何事非經

題請則本色折色豈可擅更況私行買折銀至萬餘兩之多而竟爾侵漁曾無顧忌嚼民之蠹莫此爲甚大抵江南郡邑條糧繁重府廳州縣衙役往往借勢剝民而松江一府爲尤甚蓋因布政司胥役與府縣衙蠹通同作弊將

皇上頒發之由單匿而不發以致額數增減莫得而知弊遂至此總由積蠹以惡濟奸結援植黨郡縣司道府撫按各衙門胥吏並聯腹心互相庇護即或奉

旨拿問必發有司審理此輩錢可通神巧能亂法承問有司掌案書吏必其腹心往往百計彌縫輕描淡寫必至空無憑據事未結而仍在衙門總之承問者既已弁髦撫按而撫按因以弁髦

功令蔡蠹有力

國法不嚴良可痛也以是小民明知不能申理何苦爲問官掙錢相戒吞聲忍氣更聞松江府於府縣差役之內又立管班名色皆積年巨蠹送本官銀或八十兩或一百兩遂得點用府有八名縣有四名既充管班則衙門事體一手握定□府差管班張君宏凌文伯朱元卿朱明卿孫昌裔差管班小佛等結盟東岳廟則立八旗蠹之名分踞衙門前則有東西店之號嚇詐小民招搖過付以致田連阡陌畫棟朱樓民間之膏血日枯此輩之富豪日甚嗟此一方民其不至於人人蕩產不止也臣請

敕部嚴行新撫按確查清折一案作俑何人順治五年以來總計十餘萬買折之銀兩於何項開銷屬何人侵用總計五萬七千七百二十石改折之糧作何抵補何處洒派照數嚴追以充兵餉勿謂十餘年之積弊而憚釐剔之難勿謂十數萬之侵蝕而慮承追之累務須直窮到底不得瞻徇混覆仍將府縣管班名色盡行禁革其奸差張君宏等許被害小民據實陳告該撫按提來親審盡法嚴懲仍通飭江浙巡按御史已後拏問衙蠹並須親鞫或發司道衙門親審不得仍批府縣有司便其打點賄脫庶蠹役漸除而小民始有生聚之樂矣緣係糾參衙蠹字多逾格如臣言可採請乞

皇上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題五月初二日奉

旨這所參王建甫等漕糧私折私派及張君宏等管班等情著嚴察議奏該部知道

戶部 題爲漕糧私折私派等事雲南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這所參王建甫等漕糧私折私派及張君宏等管班等情著嚴察議奏該部知道欽此除拏問衙蠹並須親鞫差役之內立管班之名聽該部查

議外該臣等看得科臣張 疏稱松江府華亭縣買折一案有刑廳書辦王建甫曹榮祖等於順治五年串民陸仲等具呈串請將三十六七等保漕糧私行改折銀三萬餘兩將漕糧澆派斥鹵區圖積算十年來銀至十餘萬兩糧共五千七百二十石蠹吏分肥不入正課等因查征收漕糧題有定額今蠹役私折私派侵肥銀糧如許大干法令應請

敕下該撫按嚴查華亭縣漕折作俑何人並王建甫等如果擅行折銀派糧串通分肥立行嚴追充餉仍作速題參從重治罪以儆奸蠹又稱布政司胥役與府縣衙蠹通同作弊將由單匿而不發以致錢糧額數增減莫知等因查頒發由單先該臣部具題各州縣定限十一月初一日於公所齊集儒學衛所等官文武鄉官耆人貢監生員糧里花戶屯丁人等公同給散若隱匿不給撫按題參官議降革經承吏書革役擬罪等

因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今匿單不發實爲蠹民大弊但科臣未經指名
題參臣部難以懸議應併請
敕撫按嚴查蕭司府州縣胥役串通匿單情弊指名
題參以憑從重治罪仍嚴飭所屬遵照原題日期頒發由單務使小民通
曉以杜私派弊端可也奉
旨是依議嚴速行
吏部　題爲漕糧私折私派等事考功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這所參王建甫等漕糧私折私派及張君宏等管班等情弊著嚴察議奏
該部知道欽此該臣等查得科臣張　疏稱華亭縣買折一案有刑廳
書辦王建甫等將三十六七等保漕米擅行改折洒派斥鹵區圖代納

區圖漕糧已增而折色仍前不減積算十年多至十餘萬兩不知銷歸
何所蓋因由單匿而不發增減情弊莫得而知等語又稱松江府縣差
役立有管班名色府有八名縣有四名如張君宏等結盟分踞衙門招
搖過付等語相應如科臣所請
勅下該撫按嚴拏王建甫等審明改折洒派逐年侵用情節並查張君宏等
結盟招搖事跡併不及覺察各官議奏以憑議覆可也奉
旨依議嚴行
刑部　題爲漕糧私折私派等事江南司案呈禮科張　題前事奉
旨這所參王建甫等漕糧私折私派及張君宏等管班等情著嚴察議奏該
部知道欽此該臣等議得除漕糧私折私派應聽戶部議覆外至疏稱
松江府縣差役之內立有管班名色如張君宏等分踞衙門嚇詐小民

應盡行禁革仍通飭江浙巡按御史已後拏問衙蠹並須親審或發司
道親審不得仍批府縣等語應如科臣所請以後江南浙江等處凡有
司衙蠹或被撫被訪拏或係百姓告發者均應該撫按併司道親審提
究不得仍發有司審擬其府縣管班名色概嚴行禁革奉
旨依議
巡視十庫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等謹
題爲遵
旨查照會典詳列具
題伏乞
敕部酌覆以便恪守以重庫務事臣惟赤等奉差巡視十庫除請給關防設立
公署酌用書皂需用紙劄等項俱經具

題外但事屬創始頭緒紛紜臣等到任後即移會驗糧廳及尚膳內官御用
等監弔取各庫錢糧出入細數冊籍以便查閱乃驗糧廳回文云因漢官
雖設而滿官未定難以任事各監回文則俱云原題會典並無各庫錢糧
出入細數冊籍等語未便輕發隨將原文繳覆夫各庫既無錢糧冊籍移
會則出入細數臣等何由而知又何由而巡視及細查會典內開載嘉靖
八年令每年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於
內府內承運等庫幷各監局巡視監收禁革奸弊先將各衙門見在各項錢
糧會同該管人役逐一查盤明白作爲舊管等語夫既奉
旨著照會典例行則各庫錢糧數目冊籍似應遵照會典移送臣等查盤矣若
不請奉
明綸必致互相推諉伏祈

敕部議覆或將各庫錢糧竟責成該監查覈臣等止同覈驗其存留錢糧出入
數目臣等不必與聞或仍照會典所載巡視監收禁革奸弊將各項錢糧
逐一查盤明白作爲舊管等項酌妥
題覆定爲畫一之法庶便遵行至於會典所載其詳瑣款項容臣等細查續
題謹先擇其緊要應行事宜數款爲我
皇上陳之
一會典開載成化十六年奏准各處額徵絲綿折絹戶口食鹽司府掌印
官務嚴加督責各該州縣官員收本處綾造絹疋堪中錢鈔責令委官
管押仍先於內淀取絹一疋鈔五十貫錢五十文包封印記順附公差
人役送部收候比驗仍作正數送納其解到錢鈔絹疋比驗以十分爲
率如一分不堪者罪坐州縣三分不堪者罪坐本府五分以上不堪者

罪坐布政司各經該官吏若委官抵換者依律問罪等因應否照舊遵
行以杜解役抵換之弊伏候
睿裁
一會典開載成化二十三年奏准各處解到錢鈔絹疋戶部該司揀驗堪
中之數該庫不許重復看驗刁蹬留難其餘闊布皮張物料等項但係
十庫錢糧俱會同科道部官辨驗果係地道眞正本色物件即與收完
出給批單通關不許推調延挨及供用庫所收糧如有多收盜賣虛出
及包攬作弊者拏送法司問罪等因應否照舊遵行以免匠作勒索之
弊伏候
睿裁
一會典開載嘉靖四十二年題准凡差官起解供用等庫錢糧到京即同
歇家赴部領單上納若滯住十日不赴部者參送法司歇家問以包攬
解官治以重罪等因應否照舊遵行以杜侵匿挪移之弊伏候
睿裁
一會典開載嘉靖十年題准今後各處起解京庫物料果係本地無產者
許於批文內明開某物若干折徵價銀若干到京召商上納如有餘銀
通融幫補再有餘剩送太倉銀庫交收以備支用等因應否照舊遵行
以免本色病民之弊伏候
睿裁
以上四款皆會典開載班班可考臣等因奉有著照會典例行之
俞旨故敢具題因係條陳職掌開列會典字稍逾格仰祈
敕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 月 日題 月 日奉
旨該部議奏
巡視十庫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等謹
題爲庫務有不得不新之條解役有不得不嚴之法再陳綜核要務仰候
睿裁嚴飭事臣惟巡庫之設原以稽察錢糧摘奸剔弊臣等任事伊始如衙門
關防書役等項已經具題該部覆奉
俞旨在案皂隸一役部覆聽該衙門議覆查巡視光祿衙門已經題明行文宛
大二縣查取民戶誠實者點選充用已奉
俞旨臣等相應照例取用至若會典中緊要條款亦已摘陳題請業經部覆奉
旨遵行無容再贅惟解官歇家侵攬遲誤估驗匠役勒索刁難目今不嚴爲立
法稽核無遺弊將有日滋者矣臣等自奉差之後申飭條規一應錢糧到

京先赴臣衙門掛號以查違限與否嚴禁歇家包攬告誡再三并移會崇文門凡外解官役進門日期及本折錢糧數目逐日庫單類報以憑查驗總期盡洗陋習整頓維新以仰副

皇上設立巡視之意乃有江南省解官黃爾安解役張倪陸朱吳遲葉宗里李宗義等違限半年猶可藉口寇氛至山東距京不過一二千里亦有違限半年者如山東解本色之解官當守貴又有進京四五十日尚未掛號查催置若罔聞如直隸之阜城曲陽等縣解本色狐皮之解役丁文煥李友銀等是非侵欺變賣補湊維狀何以遲之又久觀望不前更有可異者江南蘇州府於閏三月初五日批差解官胡定國批解順治十二年分本色絹六百疋限四月廿五日赴部投納已於閏三月十七日在江甯巡撫掛號矣乃直至五月初九日始在蘇松兵糧道掛號夫兵糧道衙門與巡撫

衙門總在府城一日可了何以相距五十餘日始行掛號又直至六月十三日始在江甯布政司掛號夫蘇州去省城不及五百里五六日可到彼時方四五月江上晏安又何以遲至八十日之後而始掛號倘非司道經承之勒指即屬本解之侵漁變賣種種錮弊難以枚舉相應請

旨敕下該部嚴行該撫按確查違限緣由并掛號稽遲有無情弊通報部科以憑指實題參仍督其以後起解務須嚴立限期催比家屬庶不致任意延挨蓋遲一日交納即有一日弊竇不可不亟為嚴飭者也至未掛號之前稽遲責在解官既掛號之後耽延又恐在戶部相應請

旨敕下該部以後解官投批後即劄發驗糧廳除鋪墊銀兩為數無多且又零星不等應竟赴內監衙門隨到隨收其餘本色錢糧驗糧廳驗中移會臣等訂日驗收通計掛號後赴庫上納總不得踰二十日如此庶可杜奸役花銷之弊而亦可免解役守候之苦矣又如驗收各項本色勢不得不委之匠役自應以各監用料之匠估驗貯用之料則今日之所收即其後日之所用日後倘有不堪即責經驗之匠賠換庶不敢貪得使用濫收匪物今若另募外匠估驗無論多一番轉折即多一番婪索且物之高下非其責任所關誰肯細心揀別似應

敕下內官監發出內匠估驗以歸畫一者也抑臣更有請者物料之高下非有口能言此輩下役惟思利己保無有以高為下以下為高為射利之媒者乎臣請著令各匠將應收物料逐一開造一冊某物以某等色樣者為上某等色樣者為中某等色樣者為下仍不妨每件織著少許於臣衙門俟外解到日臣等得照樣比對庶一覽即知若輩不得高下其手并將所開之冊刊勒木榜懸之署中永為遵守至若秤以平為度兌以准為貴固不

許短少以虧

國額亦不許多勒以病解役如此則

上用皆真正之物而下役無揹尅之弊矣至若各省委解員役錢糧多者自應差官若為數不多不妨竟差解役倘批上既已註定解官不得復以解役搪塞以開包攬代納之竇可也臣等從職掌起見誼難緘默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正月十三日題

巡視十庫禮科給事中臣張惟赤等謹

題為續陳庫務未盡之宜收解宜更之法請乞

敕部議覆以便經久事臣等奉

命巡視十庫因事屬瓶始舊典既無從稽考而夙弊又不敢因循除一應事宜

已經先後條陳外但庫務宜飭者惟是收解得宜使
上供不致遲誤民力不令重勞茲有積習相沿宜行釐正者臣等朝夕兢兢細
加詳察查得山東濟南府解官馮國楨等所解錢糧解批上定限十五年
十月二十日投部乃至十六年十二月始來掛號臣等閱之不勝駭異夫
濟南距京不過千有餘里乃竟違限一年零二月細究其故則以當日該
府所發者乃空批也發批後數月始辦錢糧交與解役則當其辦完錢糧
之日蚤已違限矣夫該府之意不過以事關考成一發批遂足了事此後
倘有遲延參罰便可卸過解役故錢糧之有無不問物料之好歹不問解
役之沉閣不問不知
上供錢糧何等重大豈得以紙上之空言遂得塞該府遲誤之責如果發批早
而發銀遲則該府難辭虛誑之罪倘屬銀批同發而解役稽過徒以妄言

卸過該府則該府亦不應於年餘之久批迴未銷而竟置之度外也臣恐
一處如此他處效尤必且於時日稽遲
上供有誤請乞
敕部通行申飭以後凡各直省起解先驗明錢糧然後發批不得僅以空文卸
擔違者察出
題參議處至如謬委匪人以致躭延失誤除解役提究擬罪外參罰仍歸有
司是所當嚴立責成以警積玩者也臣又查得山東布政司解官金簡等
領解宣徽院十六年分芝蔴等折色銀五千九百二十九兩零因批內多
解銀三沙七塵三漠以致駁回部咨四次未收其銀堆貯客店又查得山
東萊州府解官厲美領解宣徽院黃丹光粉芝蔴本色因鋪墊銀批上多
解銀二纖七沙亦駁回部咨四次本色錢糧亦併未收堆貯店房兩月夫
錢糧積少成多分釐固須查覈但沙塵至微批上多寫責出一時之誤似
無情弊今將數千銀兩存貯客店孤身解役或防護之疎虞或本役之花
費皆不可保是不可不重爲慮也臣昨見湖州府解役陳士恆所解戶部
合羅絲串絲等項分兩參差戶部許令本解照原額補足進庫將原批駁
回改換此戶部現行事例也如此則解役既免守候而錢糧不致疎虞似
爲甚便臣請
敕部轉咨各監嗣後凡外解錢糧原額既不短少而批上或有錯誤即當照數
先行驗收批上錯誤小者戶部竟行改正行文申飭大者止將批文駁回
改換庶不以隻字之誤多移駁往返之勞而錢糧有到即收亦可省意外
之慮矣臣又查得河南南陽府葉縣解役王光顯領解十六年分本色芝

蔴實徵幫價銀一兩五錢一分四釐五毫又新安縣解役石炳朗管解十
六年分本色布二疋零二尺鋪墊銀一錢零四釐一毫七絲腳價銀六分
二釐五毫陝西鞏昌府漳縣解役李廷棟補解茜草二兩凡若此等所解
錢糧甚少乃河南陝西距京二三千里解役跋涉往來在京經年守候日
用盤纏何止十倍所解銀兩之數此等費用大率皆洒派里遞責令津貼
所關於
上供者不過錙銖而爲病於百姓者亦已重困矣臣請
敕部通行各直省已後各縣零星錢糧爲數不多者應彙解該府令該府總解
以甦民困可也凡此三者或不便於
國或不便於民雖相沿已久然窮變通久當急爲改正似不宜以向來成例
而遂聽其因循也臣因
上供錢糧起見字稍逾格如果葑菲可採伏乞

睿鑒敕部施行

順治十七年三月　日題四月初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

19A

癸卯春赤方服闋旋應啟事仍補刑科右給事中夏五輕裝就道至季夏十二日抵闕受事乙巳王正以省官議裁計在垣一載零七月其中承乏典試山左兩月始克報竣則實在垣僅十七月耳至八月復起補刑科掌印給事中丙午孟陬廿有一日又偕滿漢大臣及同官三人往勘畿輔澇地馳驅道途風雨中更幾兩月仲秋以不稱內職外徙

旨下之日除前裁缺暨奉差外實在垣共兩載有餘彙奏議十五首續於前刻之後是爲入告三編云

張惟赤自識

入告編目錄

中編

特參道臣違 旨外委運弁以致縱丁誤漕 附戶吏二部議覆

道府職任懸殊部曹兼陞無序 附吏部議覆

錢糧之歸併已奉 綸音戶部之各項亦宜畫一 附戶部議覆

方面之陞補例隔一推銓部之收供期未畫一 附吏部議覆

淮郡水陸要衝盜發豈容縱隱 附兵吏二部議覆

商稅隔省殃民派賠弊由奸蠹 附戶部議覆

訪蠹之奏試日稀威罰之擬追益少 附刑部議覆

南糧報解無批年違積弊可駭 附戶部議覆

都城之肆劫可駭營弁之疎玩宜懲 附兵部議覆

撫臣庇根徇縱究贓朦混可疑 附刑戶兵各部議覆

釐弊宜清弊之竅懲蠹必絕蠹之根 附刑吏二部議覆

直糾撫臣徇庇近屬日久縱容奸貪 附吏部議覆

民地之不圈累奉 上傳部議之取給不符前 旨

特參撫臣覆疏朦溷徇庇作弊問官 附吏刑二部議覆

恭請 皇上親政

刑科右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特參道臣違
旨外委運弁以致縱丁誤漕請
勅該部嚴察指參以懲懲處事伏見兵部
題覆河臣朱　特參違例弁丁等事一疏內稱運官官勝律耿乃定相應革
職內耿乃定係外委無職可革等語查康熙元年二月內戶部
題覆臣同官周　敬陳漕運積弊一疏內有請
勅總漕嚴檄各糧道僉選運弁務遴部推守千不得劄委廢弁等語奉
旨是依議速行欽遵在案蓋守備千把總等官自愛功名定當急公畏法且足
彈壓旗丁至外委之員多係積年漕蠹壞事廢弁鑽謀領運則侵盜糧石
夾帶私貨種種弊端皆所不免況廢弁本無官職不異平民該幫旗丁何

所畏憚此劄委之禁誠不可不嚴也既奉
綸音自應凜遵勿失夫何江西省糧道顯然悖
旨外委耿乃定領運以致縱容運丁何滿禮等攬裝客貨恣意停泊脫幫誤漕
此而不懲將來各省效尤紛紛劄委不幾置
嚴綸於弁髦乎請乞
勅下戶部嚴察該省糧道職名併究因何悖
旨濫委有無徇情受賄等弊據實指參以懲議處庶各省凜遵前
旨而漕弊可以永杜矣如果臣言可採伏惟
皇上睿鑒勅部施行
康熙二年七月　日具題　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戶部　題爲特參道臣等事戶科抄出刑科右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查得科臣張　疏稱云云等因前來查僉選
運弁屢經臣部
題明責成糧道務要僉選部推守千等官領運不得濫委廢弁奉有
命旨欽遵通行在案今江西糧道何得外委耿乃定干預運務即當查議但
科臣疏內未經指名
題參臣部難以遽議應請
勅總漕該撫確查耿乃定係何糧道外委有無徇情受賄等弊指名據實
題參以懲查議至疏稱運丁何滿禮等攬裝客貨恣意停泊等情先總河
朱
題參奉有著該撫提問擬罪具奏之

旨已經臣部覆明應聽刑部查議可也奉
旨依議
吏部　題爲特參道臣等事吏科抄出戶部覆總漕林　題前事奉
旨依議欽此該臣等查得戶部
題覆總漕林　疏稱江西糧道外委隨幫急需用人該應衛批委雖無徇
情受賄等弊但選委不愼難辭其咎查隨幫自應詳愼僉選何得止據
應衛批委前任糧道王大昭陳忽之咎難辭請
勅吏部議處前來查領運隨幫各官自應詳愼僉選糧道王大昭難辭不行
詳愼僉選濫委匪人之咎相應罰俸一年查本官已經別案降調所罰
之俸交與該部照原任追銀奉
旨依議

刑科右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道府職任懸殊部曹兼陞無序宜照考核等次分別揀簽請乞

勅部議覆以辨勤惰以鼓人材事竊見

皇上特嚴考核之法分別等次凡有升轉皆以此爲序誠重之也但升轉之先後所係尤輕而職任之大小所關更重如六部郎中例陞外任或道或府止隨現出之缺一例揀簽伏念各道爲知府上司自裁併冗員之后類皆一道兼轄兩府統率下屬整飭官方視知府責任尤重今但一體兼陞曾無分別倘一等稱職者或揀得府缺而二等三等者反揀得道缺儼然蒞於其上等次顛倒不幾視考核爲虛文乎且非惟前此之勤惰不分亦恐新任之材品失當請乞將六部郎中分爲兩項遇有道缺將考核一等者陞補遇有府缺將二等以下挨次陞補庶道府之委任各稱其材而各部

皆亦皆勉思稱職矣如果臣言可採請乞

勅下吏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年七月　日具題　日奉

旨吏部議奏

吏部　題爲道府職任懸殊等事吏科抄出該刑科右張　題前事奉

旨吏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科臣張　疏稱六部郎中例陞外任或道或府一例揀簽復念各道爲知府上司視知府責任尤重今但一體兼陞曾無分別倘一等稱職者或揀得府缺而二等三等者反得道缺不幾視考核爲虛文乎乞將六部郎中分爲兩項遇有道缺將考核一等者陞補遇有府缺將二等以下挨次陞補等語查得或道或府有一項缺出者除仍照舊例將內外應陞各官推陞外若道府之缺兼出照定例搭配相對應將考核一等者止以道缺揀簽補考核二等平常者止以府缺揀簽補若有應補道缺而考核一等者不足應將考核二等者以道缺一體揀簽補若考核二等者不足將考核平常者一體揀簽補若考核一等之人多者道府員缺揀簽補一等之人可也理合一併題明謹

題請

旨奉

旨依議

刑科右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錢糧之歸併已奉

綸音戶部之各項亦宜畫一請乞

勅部議覆一體總算以便察核事竊見戶部

題覆臣同官吳　錢糧宜歸畫一等事一疏將各部寺錢糧俱歸併戶部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但各省原解戶部錢糧尚有各項名色臣伏思各項錢糧除鹽課蘆課不涉州縣有司外其他如顏料本折皆屬按畝征收多者不過數十兩少者僅十數兩各作十分考成無乃太煩似應增入丁地錢糧數目內通盤合算彙載賦役全書一例考或至漕白一糧總係漕糧應歸併一項其永折輕費截頭倉米副米銀兩淺貢月糜減存行月二糧過湖淺船贈銀贈米板木蓆片等項名色雖多總屬漕項錢糧應歸隨漕項下總算十分考成庶款項不紛而絲毫無漏百姓既易於輸納部臣亦易於核算不惟省文册之繁亦可祛挪移之弊矣否則各部寺錢糧既歸戶部而本部反有未併之條畫一之謂何臣謹因部臣歸併之議而類及之如有可採請乞

勅下戶部詳議施行

康熙二年七月　日具題　日奉

旨戶部議奏

戶部　題爲錢糧之歸併等事戶科抄出刑科右張　題前事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該臣等查得科臣張　條議云云等因具

題前來查科臣條議之款自應查議但各項錢糧或應入丁田內總作十

分考成或應另作十分考成臣部見在會同各部詳議不便另議者也

奉

旨依議

刑科右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方面之陞補例隔一推銓部之收供期未畫一謹據事駁參請乞

勅部議定

題請遵行以杜積弊事竊惟銓政雙月大選單月急選例於前一月投供點

卯若陞補方面則每月舉行故投供各官必隔一推始與掣補所以杜鑽

營規避之私也舊例急選收供在雙月十五日大選收供在單月十五日

康熙二年六月吏部

題覆臣同官于　寄憑必不可行等事一疏奉

旨大選急選投供日期若遠揀擇出缺美惡吏書易於作弊以後選官後著即

於第五日收供欽此仰見我

皇上洞悉弊原嚴加釐剔之至意大選急選之例既定即陞補方面亦宜一體

遵行宜於正月初十日推陞後十五日方可收供乃今吏部投供點卯之

示候補方面官員先期於正月初六日投供則與選後五日收供之

旨不符且初六投供距初十僅及三日以三日之近遂算隔一推恐美惡之缺

仍易於揀擇不能保其無弊也且大選急選舊例十五收供距選期凡四

十日

皇上慮吏書之作弊改於選後五日則相隔選期竟有五十五日之遠今方面

之補收供於初六則距次月之初十止三十餘日雖有隔一推之名面相

去不過月餘不知何故與大選急選之

旨若有異同也至於部覆人文到部候選以道路遠近不同先經咨行各撫令

其起文赴部凡道府以上赴部時取具該撫或藩司咨文印結下此各官

赴部時取具府州縣印結則自正月以後必以投供點卯之新文爲主若

仍用年遠舊文不幾又遠奉

旨之新例乎臣請

勅部凡選補官員務遵選官後第五日投供之

旨不許挪移前後以滋胥役奸弊其隔三日即算一推與不俟新文而止憑舊

文者均應更正畫一應銓政補請面錫營之弊可永杜矣如果臣言可採

請乞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三年二月初六日具題十二日奉

旨大選急選著即於選官後第五日收供前旨甚明今據張惟赤所奏司道等

官預於正月初六投供次月初十補授似此則司道等官吏部仍屬照舊

例行理應遵旨畫一具題這仍照舊例緣由著察明議奏

吏部　題爲方面之陞等事吏科抄出刑科右張　題前事奉

旨云云欽此該臣等議得科臣張　疏稱銓政云云等語查臣部大選急選

方面各官俱遵

旨以康熙三年正月爲始大選以單月初一日投供雙月二十五日掣簽急選以雙月初一日投供單月二十五日掣簽方面以每月十五日投供隔次月初十日一推再次月初十日始補俱選後五日投供係遵

旨銓補但正月急選各官因康熙二年十二月內未經投供臣部題明康熙三年正月仍照舊行一次至選後五日自應正月初一日大選各官投供但因年節十二月二十七日封印至正月初四日未經理事初五日出示大選投供初六日急選方面投供其正月初十補授之方面俱係題明遵

旨仍照舊開册挨選並未將正月初六投供之人選於本月初十日因

題定正月爲始十二月十五日未經投供以正月初六日投供有道二員二月初十日補授二月十五日投供者至四月初十日方行擬補選隔五十五日與大選急選之例併無更異又查疏稱部覆人文云云等語查吏部候補各官取有原籍印文者俱照前後次序註册候補若年以前有補授之文與點卯人到者准其前文以卯補授雖前文到而人不到者不補若正月以後爲先次改補各起原籍官印文至者照投供先補正月以前起補之人不用反別行起文則後到之人反得先補而先到之人不能得補相應不便又另行原籍官起文理合察明具奏伏候

上裁奉

旨知道了以後一切選補官員著務照題定新例註一遵行

刑科右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淮郡水陸要衝盜發豈容縱隱謹就見聞所及特糾疎玩有司請乞

勅部嚴懲以安地方事臣辦事垣中竊見總督臣林　邳城大盜等事一疏奉

旨據奏邳州大盜入城行刼該管官殊屬疎玩著察明議處具奏盜賊嚴緝務獲該部知道欽此因思邳城乃淮屬地方與山東接壤正係水陸要衝今大盜敢於入城行刼徒黨必多人屯聚必有所地方文武各官平日防範安在隨聞南來舉人姚淳敏於康熙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宿清河縣王家營地方夥賊數十人入刼甚至傷人業已呈明該府廳縣經今兩月未聞題報豈郡縣有司隱匿不行申詳耶夫安民在弭盜弭盜責於嚴防隨發隨緝則盜可永息以淮郡水陸之衝兼二省之界地方官養盜於平時而又諱盜於事後無怪乎盜賊猖狂無忌甚至橫行州城之中而莫之禁若不重加懲儆竊恐釀成嘯聚之兇夫疎防罪既莫辭容隱弊尤宜戒請

勅下該部嚴行督撫提鎮查王家營失盜一案有無呈明在案該管官因何匿不申詳察取職名一併議處仍責令嚴緝務獲以靖盜源庶各省文武有司知所儆懼而不敢疎忽盜賊可盡除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三年二月初六日具題十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

兵部　題爲淮郡水陸等事兵科抄出刑科右給事中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看得科臣張　疏稱見總督林　云云等因查邳城大盜等事一疏臣部題覆請

勅該督查明督提鎮將職名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奉

旨遵行在案至清河縣王家營夥賊入刼傷人情由懇請
勅該督確查被刼人有無呈明該管官因何匿不申報確查各官職名併將
諱盜不報情由
題參到日以憑議處行刼各盜行令該管官務必緝獲可也奉
旨依議
兵部　題爲淮郡水陸等事兵科抄出總漕林　題前事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該臣等案查康熙三年二月臣部覆科臣張　題前事內
議清河縣王家營夥賊入刼傷人情由請
勅該督撫確查被刼人有無呈明該管各官爲何匿不申報將職名併諱盜
不報情由題到議處行刼各盜務必緝獲等因奉
旨遵行去後今據該督疏稱除賊犯嚴緝務獲外看得清河縣王家營有舉

人姚淳敏寓於欒漢之店內於康熙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夜被賊挖笆
進店盜去衣物據失主呈內有店內前後門未動等語乃鼠竊小盜非
行刼大盜反覆嚴查無異等因查得清河縣王家營地方夥賊刼傷一
案原據科臣張　疏稱夥賊數十入刼傷人今該督疏稱鼠竊小盜非
行刼大盜查該督疏內據失主家人姚惠呈稱强賊數十餘人手執槍
棍刀械劈打李振玉刼去行李一光等語又據約老趙成呈內亦稱强
賊一夥將笆帳割開擁打客門等語地方失事該督林　並未
題報及據科疏行查又以强賊爲竊盜殊屬不合相應請
勅吏部查議至於當日疏防諱盜各官仍請
勅該督嚴查職名具
題到日再議其行刼各盜確查名數勅緝務獲可也奉

旨依議
吏部　題爲淮郡水陸等事吏科抄出兵部等　題前事奉
旨依議欽此該臣等議得兵部疏稱淮安府屬云云相應請
勅吏部查議等語查清河縣地方失事行刼傷人理應
題報緝拏今未經
題報及據科疏行查又以强盜爲竊盜難辭其咎林　應照新例降一級
照舊管事查本官□□□級應削去加一級其疏防諱盜各官職名確
查具
題到部再議可也奉
旨林起龍免削去加一級著罰俸一年餘依議本內滿字遺落一字著添補
飭行

刑科右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商稅隔省殃民派賠弊由奸豪謹據確聞糾參請乞
勅部察議釐剔以足額課以甦民命事臣向聞粵東太平廠鹽課貽累江西吉
安府小民賠納難支以致力窮家破即欲
題請釐正猶恐事屬風聞未詳未確不敢冒昧入
告今據原任永豐縣知縣現任行人司行人鄧秉恆刊成代九邑新增鹽課公
詞內稱廬陵一縣包課銀一萬一千七百六十餘兩小民受包賠之累又
稱廣東太平廠額引不過一萬八千引今江西吉安府派一萬四千三百
引零豈吉安一府可當粵東全省乎且有奸胥貪圖商商銖錙之利終不
改正釐剔吉安一府頓加鹽課三萬四千餘兩商獲十倍之利九縣小
民貽子孫萬年之害廣東海鹽道票令江西百姓或赴粵包賠或招商領

引明令江西小民代廣東商人包稅南雄管稅吏胥手可障天筆能蔽日等語在乘恆身親目擊刊書紀實必非虛誣思小民止應食鹽銷引計口有數若領引辦課乃商人之責今以江省之民辦粵東之課無鹽可領而有稅硬派至於三萬餘兩之多抑勒派輸江省荒瘠之區豈堪承認況向來比照淮例每丁每年只食鹽十觔零八錢今本年忽加派每丁食鹽八十二觔是又一丁而代八丁之課究恐民力重困而額課終不得完地方官目覩民艱或以事關隔省難以專決請乞

勅下戶部嚴飭該省督撫詳加察議將此項課銀仍責南商輸納夫商人領引販鹽上完課而下牟利分所應辦亦力所易辦倘私販日多官鹽壅滯以致輸納不前此但宜直究弊源甦商力而責以應輸萬難移害於隔省之民也併應申飭粵省督撫從公酌議大加整刷使

國課有所歸著不致拖欠至乘恆原詞所稱海鹽道及管鹽管稅奸胥未有的名今原書本官現在乞

勅部查明轉行該督撫察訪拏懲庶民累永甦而額課可足矣如臣言不謬請乞

勅下戶部嚴察確議施行

康熙三年　月　日具題　月　日奉

旨戶部察議具奏

戶部　題爲商稅等事戶部抄出刑科右張　題前事奉

旨戶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查得科臣張　疏稱等因查江西南贛吉三府地方係食廣東之鹽其廣省所納軍餉引課稅銀即在廣東經制之內自應廣商辦納原無江省百姓包納鹽課之例今據科臣疏稱無鹽可領有稅硬派等弊應請

勅下江西粵東各該督撫確查南贛吉三府曾否領粵東之引課銀是否江省民間包納每引課餉在廣東經制該銀若干俱逐一據實明白具題併將海鹽道及管鹽管稅各胥役的名一併查報以憑臣部另議可也

奉

旨依議

戶部　題爲商稅隔省等事查得先經科臣張　疏稱江西廬陵一縣包課一萬一千七百餘兩吉安一府派一萬四千三百引明令江西小民代廣東商人包稅臣部查江西南安府贛州府吉安府係食廣東之鹽其廣省所納軍餉引課稅銀自應廣商辦納請

勅下江西粵東各該督撫確查并將海鹽道及管鹽管稅各胥役姓名一併查報以憑臣部另議可也

奉

旨依議

戶部　題爲商稅隔省等事查得先經科臣張　疏稱江西廬陵一縣包課一萬一千七百餘兩吉安一府派一萬四千三百引明令江西小民代廣東商人包稅臣部查江西南安府贛州府吉安府係食廣東之鹽其廣省所納軍餉引課稅銀自應廣商辦納請

勅下江西粵東各該督撫確查并將海鹽道及管鹽管稅各胥役姓名一併

查報具

題去後今據江西督撫　題覆前來查江西三府經制額引一萬八千道原食廣東之鹽於順治十五年題定責令三府州縣按年完銷一體照例考成在案從無派令百姓包納鹽課之例今據疏稱至順治十七年計丁坐引派銷民無粒食之鹽有包納之課等語查其所派之引自應廣商運鹽至南雄府責令江西州縣各官設法運銷如運鹽不足責在廣商若督銷不力考成在江省州縣各官今派引而無鹽强令百姓包納鹽課有違成例係何官所行前疏原令江西粵東督撫確查三府曾否領粵東之引課銀是否江省民間包納今未同粵東督撫會查明白

遲爲具

題反稱吉安府距粵千里議令改食淮鹽又將從前三府虛課欲請豁免

俱爲不合且今該撫所造册內節年未完引數與廣東省奏銷之數反
少是何緣故仍應請
勅該督撫會同粵東督撫逐一確查兩省行鹽舊制並將私派百姓包納鹽
課官職名及管鹽管稅各胥役姓名一併
題報再議可也等因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旨依議
刑科右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訪蠹之奏謝日稀賊罰之擬追益少請
勅部嚴行□飭以肅法紀事伏見往昔各省督撫按臣訪拏衙蠹追解贓贖銀
兩每歲多至數十餘萬合天下計之亦足稍裨軍儲於萬一近年以來參
報寥寥豈一時胥役盡皆清良守法耶從來敝法害民莫如衙蠹外省大

小衙門何嘗非藏奸之所郡縣胥役因公科斂侵虐小民者不少他如鹽
院之承差鈔關之單書固利剝商倍徵巧派瞞官肥己往往富甲一鄉若
不嚴加訪懲益致肆行無忌該督撫身在地方豈無覺察然蠹役憚
新律之森嚴雖已經訪拏及被告發而賄囑求情倖免贓罪即贓眞罪當質審
得實亦或甘輸應追之贓賄求免罪緣此爰書匿不奏
聞贓銀竟不報解若輩被訪倖脫更復揚揚得意如出柙之虎嚙民愈甚矣以
所聞安徽撫院承差湯漢與其子湯翌包攬漕米多收至銀八百餘兩
種種指官打詐積贓共一千三十兩零該撫已自行究治擬戍遣徒各有
定案而未見特疏□
聞在該撫親拏本衙門之蠹役懲治業爲盡法奏讞或且旋至但舉此一案以
例其餘保無有先訪後縱而匿贓不報及事雖告發情罪已實而不爲入

告者乎臣請
勅下刑部通行申飭以後各省督撫宜加意訪拏衙蠹所有贓罪依律究擬有
案必讞毋得徇情縱釋如有蠹不拏及已拏故縱不行奏讞者許臣衙門
察訪得實指名參奏庶積蠹知懲而贓贖之追解亦足稍佐軍餉之萬一
如臣言可採請乞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三年　月　日具題　月　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刑部　題爲訪蠹等事刑科抄出刑科右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議得科臣張　疏稱云云等語除承差湯漢

湯翌已經安徽巡撫訪拏應聽該撫嚴加審擬具
題外其各省大小衙門如郡縣胥役及鹽院鈔關書吏承差倍征巧派剝
商害民者應如科臣所奏請
勅各直省督撫嚴加訪拏開列蠹款
題參治罪如該督撫有先訪後縱匿不奏
聞者應聽科道衙門指名參奏即以徇庇論可也奉
旨依議
刑科右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南糧報解無批年遠積弊可駭請
勅部嚴查議處以釐拖欠之由事竊惟錢糧非完即欠民間之完欠在於已輸
未輸有司之完欠分於已解未解若有解而仍屬未完必有侵漁之弊恐
以小民經輸之數飽姦胥之橐底核不清必至以重征仍累百姓蠹

國害民莫此爲甚臣辦事垣中伏見吏部
題覆楚撫劉　直隸南糧侵欠之由等事一疏內開武昌通城等縣節年報
解未完南米及續完未獲印批者數至二三萬石之多細查年分自順治
九年起至順治十七年止先後不等經今已及十餘年之久該戶部
題覆前事原疏有未石既已收明批迴有何難獲等語臣思既經報解必係
各縣已將未石運赴各營該糧道驗收印換批迴不過數日可了何以遂
巡延捱至十餘年尚煩催督臣不知各該縣爲姑緩參罰之計報解止爲
虛名有批無糧朦朧塞責耶抑該道胥役指勒使費隨規糧已到而不與
驗收以致寄頓花銷共爲侵漁日久見不可問耶十餘年以來前任糧道
歷有多員職司何事不行查核使果各縣朦朧報解該糧道即應詳撫
題參如係吏胥指勒批迴不免縱役徇私之罪請

勅下戶部嚴行該撫徹底清查務將有解無批緣由明白回奏或有批無糧應
查前任經解各該縣官職名報部將虛報之罪從重處分或批糧齊到而
奸胥指勒不收應查前任經管各該糧道職名報部將縱役之罪從重處
分其報解米石必非拖欠在民要查明係何人侵漁照數追補庶不致以
重征累民而積年侵欠之案可以立楚矣如臣言不謬請乞
勅部嚴速議覆施行
康熙三年五月　日具題　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戶部　題爲南糧報解等事戶科抄出刑科右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查得科臣張　疏稱云云等語查楚撫先參
武昌等州縣節年南米批迴未獲各官臣部已經請

勅吏部議處其未獲批迴限文到三個月內催完報部康熙三年二月該撫
除將續獲批迴報部外其逾限不獲批迴武昌等經徵帶征州縣各官
伏行
題參臣部亦以忘緩之咎難辭請
勅吏部查議均各在案但此米既已報完今批迴未獲或州縣畏避考成虛
報已完或胥役勒指使費解役中途侵欺均不可定應如科臣所議請
勅該撫徹底清查
題報以憑議覆可也奉
旨依議
刑科右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都城之肆劫可駭營弁之疎玩宜懲請

勅該部嚴加議處以儆將來以肅外省事竊惟盜賊竊發皆由該管官防範不
嚴今天下大定宜使民生安樂而剽掠所在見告累經奉
旨嚴懲在案至如都城之內森嚴重地營衛分防尤宜萬分悚飭而有白晝闖
劫如饒陽縣拏獲盜犯劉三等打劫在京唐隆家一案者臣聞之不勝駭
異頃見刑部
題覆白晝闖劫事一疏盜犯劉三丁七等七名已經正法餘有魏西樓一名
現經擬斬立決止爲夥劫唐隆一家供吐情眞招詳現據登穀之下有此
闖劫大變該汛營弁賊來不知防禦賊去不能追拏又隱諱不報未聞躍
緝況失事在康熙二年九月發覺在康熙三年三月延至半載有餘幸賊
夥自相首發於饒陽縣擒獲供吐方得審明正法倘非賊自首則竟置
若罔聞全無

題報終不緝拏矣夫

京師何地白晝何時而八騎之强賊得以直入門庭綁縛男婦罄掠金銀安然飽颺而去莫禦莫追不報不緝疎玩至此使盜賊橫行無忌將家家莫保人人自危更恐一次如此將來接踵都城如此外省效尤誠不可不嚴加懲處也臣請

勅下兵部將該汛營弁議以疎防諱盜之罪從重處分庶可儆外省而戒將來使防範嚴則盜賊自息矣如臣言不謬請乞

勅部嚴察議覆施行

兵部　題爲都城之肆劫等事該臣等查得督捕覆科臣張　疏稱見刑部覆白晝闖劫一疏盜犯劉三丁七魏西樓等八名擬斬正法止爲夥劫唐隆一家隱諱不報請將該汛營弁議以疎防諱盜之咎等因據

把總任守德供失主未報據失主唐隆供康熙二年九月賊搶情由並無報知該營把總但所屬地方强賊搶去銀兩而不知覺又不行查報部難逭其咎將把總任守德幷該營參遊員顯名王有功一併交與兵部議處等因查行劫唐隆家夥賊共十名內金升病故薛雙宅出首免罪劉三等咨稱行劫唐隆家夥賊共十名內金升病故薛雙宅出首免罪劉三等八名已經正法等因前來除劫賊已經正法無容責緝外查地方失事隱諱不報專汛兼轄各官均應照新例議處但據疏內稱失事在康熙二年九月內當日被劫失主並未報知該營把總等語雖無諱盜不報情由但汛內盜劫不行確查申報難辭失查之咎專汛把總任守德應降一級查任守德任內有拏獲逃人功加三級應銷去一級免其降級兼轄參將員顯名遊擊王有功專汛把總未經報知但不行確查咎亦

難辭員顯名王有功各罰俸一年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旨依議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撫臣庇棍徇縱究贓朦混可疑謹據招糾參幷陳倚旗詐害之困請乞嚴綸申飭以安民生事竊惟善政莫要於恤民害民莫甚於光棍而光棍之最奸者又莫甚於倚旗嚇詐臣昨辦事發抄見鳳撫張　爲奏奪事一疏內開正黃旗祖拖沙喇哈番家人劉傑詐黃留授一案贓至陸百肆拾兩不獨被害之黃留授口供昭然即過付之朱立吾劉鏡等同詞質證乃該撫第據劉傑堅稱止是貳百兩遂以留授等之前供爲一面之辭夫黃留授爲原告朱立吾劉鏡等爲知證異口同供矣反以爲一面之詞豈得贓

之劉傑一人所供獨非一面之詞乎況付銀二次一在鮑湛生家一在劉玉家有其地有其人獨不可引爲確證乎抑臣細閱全招劉傑係祖拖沙喇哈番家人臣亦不知其爲何官何名但縱容家人詐贓於外已屬不能覺察其夥黨未獲陸升則稱原領祖爺批船已獲方吉則稱原不在旗下伏見煌煌

上諭內外顯要官員多置船隻貿易往來奸惡棍徒假借名色恣意橫行俱應嚴行禁止又有豪强奸棍違禁冒稱王貝勒大臣船隻橫行設立牌扁等項者從重治罪之

諭今陸升所領之批船豈非違禁又投充奉

旨久禁今陸升方吉無投充之名而有投充之實方吉雖稱不在旗下而又供身在祖爺名下採買料豆叫身拏書到泰州州官處投叫到黃家討銀子

夫不在旗下之人何以令其採買料豆泰州投書書中所言何事該州官
何無發覺叫到黃家討銀子不云劉傑轉浼則所謂叫者或即該拖沙喇
哈番之命亦未可知況事經究擬情罪已定應否援
赦地方官自有定例而該拖沙喇哈番公然行移手本遽請發領歸旗明係以
旗下之勢要挾地方官而黨庇下役也劉傑等之罪謂之倚旗而不謂之
假旗該撫究贓朦混顯屬徇情而因以庇棍伏念旗下將領賢能奉法禁
戢下役者固多而棍徒倚藉生事擾民者亦或有之請乞
勅部嚴行該督將此案從公細鞫確實究贓併查該拖沙喇哈番不無知情何
無覺察其行移手本是否合例懲前儆後以杜冒旗詐害之端抑臣更有
請者投充雖經久禁而買人不在此例投與買從何辯別無籍棍徒仍得
竄身旗下擾害鄉邦儻有曾爲盜賊侵欠錢糧罪犯多端而一隸旗下則

有司不敢拏問投旗之後里鄰親戚尚在不知或仍來原籍去住不常遂
生窩逃之患以至倚勢橫行放債盤算株連嚇詐受害無窮內有果係旗
下所買之人亦有初未投充而結聯旗棍如陸升方吉等之類被害者雖
欲赴官控告但事隸旗下則必解省發公衙門審理鄉樸小民或距省窵
遠畏怯不前故甯隱忍甘心聽其索詐而不敢控告臣請
勅部詳議已後外省各旗買人之例既關會本州縣有司取具印結外自不得
復勒令里鄰親戚出甘結保狀以滋牽擾既買之後該有司大張告示曉
諭地鄰此後若仍來原籍即係逃人立拏送官究治其覺察假冒禁戢橫
行之法應通飭各旗將領不得擅便差人遠出凡有營伍人員擅離旗汛
私往他處地方生事擾害者許小民赴就近衙門控告申詳督撫仍發原
衙門審理依律斷遣果事關重大該督撫即行題參發公衙門審實定罪

若本主故縱失察及地方有司瞻徇黨庇者作何懲處一併定議具覆庶
刁風可息民患可除矣臣職司糾彈誼難緘默因據招駁參字多逾額仰
祈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四年十月初一日題本月初七日奉
旨該部詳察議奏
刑部 題爲撫臣庇棍徇縱究贓朦混可疑謹據招糾參幷陳倚旗詐
害之困請乞
嚴綸申飭以安民生事刑科抄出刑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詳察議奏該臣等議得科臣張 疏參鳳撫張 庇棍劉傑倚旗

詐害黃留授並疏內稱投充雖經久禁而外省各旗仍行買人之例幷
覺察假冒禁戢橫行之法作何定議查投充買人事隸戶部營伍人員
擅離旗汛私往他處地方生事擾害事隸兵部作何禁止應交與戶兵
二部議覆外其劉傑一案臣等已經題駁請
勅江南總督提審再行確擬在案應俟該督具題之日將科臣所參情節一
並再議可也康熙四年十一月初五日題本月初七日奉
旨依議
戶部 題爲撫臣庇棍徇縱究贓朦混可疑謹據招糾參幷陳倚旗詐
害之困請乞
嚴綸申飭以安民生事戶科抄出刑科外抄刑部 題前事奉
旨依議欽此該臣等查得刑部題覆科臣張 疏稱投充雖經久禁而外省

各旗仍行買人之例并覺察假冒禁戢橫行之法作何定議事隸戶部
應交與戶部議覆等因前來案查順治十年四月內臣部定議疏內嗣
後八旗貿易處買賣人口兩主本身著佐領下撥什庫中證上空檔記
著備查其直隸各省府州縣買賣人口或有嫡親鄰佑中證寫立文契
赴本管掛號印鈐爲照俱不必輸納稅銀如不上檔并無印信文契即
以私買私賣治罪永爲定例遵行等因題奉
俞旨通行在案又據浙督趙　亦將此案條議具
題臣部題覆嚴飭在案但恐地方官日久奉行不力亦不可定相應仍請
勅下直隸各省督撫併駐防旗下嚴行禁戢以後如有私回原籍倚勢橫行
許地方里鄰出首該督撫即行拏解可也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康熙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十二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

兵部　題爲撫臣庇棍徇縱究賊朦混可疑遵據招糾參并陳倚旗詐
害之困請乞
嚴綸申飭以安民生事兵科抄出刑科外抄刑部　題前事奉
旨依議欽此除投充買人應聽戶部查議外該臣等看得刑部覆刑科給事
中張　題前事內議營伍人員擅離旗汛私往他處地方生事擾害者
應交兵部議覆等因查綠旗官兵在地方生事擾害者該督等題參到
部察其所犯事情輕重臣部將該管官酌量議處具題原無定例該臣
等酌議得以後凡有營伍人員擅離營汛私往他處及回原籍地方生
事擾害者應照律治罪外其營兵或專管官以本身之事差遣或私令
貿易之處生事擾害者俱照依故縱論專汛武弁應革職提問兼轄官
不行確查應降二級照舊管事該總兵官應罰俸一年如失於覺察不
知者專汛武官應降一級照舊管事兼轄官應罰俸一年總兵官應罰
俸九個月至於該督提所轄地方處多俱應免議至擅離旗汛生事擾
害者應議定等語案查康熙元年三月戶科給事中孔國太條奏臣部
具覆議定以後八旗噶布什先巴牙喇披甲應役閑人各該左領分得
撥什庫小撥什庫等不時查點凡有事故往屯裏等處去與各該章京
頭目等告假各該佐領分得撥什庫小撥什庫等量地方遠近限定日
期准其前去其因有事前去逾限及私往屯去同匪人行走該各佐領
分得撥什庫小撥什庫問明若有無故行走者拏送該部責七十鞭其
佐領下噶布什先巴牙喇披甲應役閑人等因有事故不向本該佐領
等分得撥什庫小撥什庫等告假私去同匪人行走者佐領分得撥什

庫小撥什庫等不遞逃牌不查報部其人公然行刼或見獲或後被人
出首者聽刑部審實以賊罪發落并將其佐領分得撥什庫等職名一
并開列題參移送臣部將佐領分得撥什庫小撥什庫等以約束不嚴
每一佐領下有公然行刼一二人者將佐領罰土黑勒威勒分得撥什
庫罰兩個土黑勒威勒小撥什庫該部責五十鞭如有三四人將佐領
罰兩個土黑勒威勒分得撥什庫罰銀三十兩小撥什庫責七十鞭五
六人者佐領罰俸半年分得撥什庫罰俸一年小撥什庫責八十鞭七
人以及十人者佐領罰俸一年分得撥什庫革職小撥什庫鞭一百十
人以上者佐領分得撥什庫小撥什庫俱從重問罪其佐領分得撥什
庫出征差遣去後如有佐領下人公然行刼者佐領分得撥什庫俱應
免罪其噶布什先巴牙喇及各項匠役雖佐領分得撥什庫等嚴查但

該管頭目若不嚴約恐其懈弛不行查點應將壯大並該管各項匠役
有頂帶頭目俱照分得撥什庫例分別問罪若係白人照小撥什庫問
罪凡差遣所去之人公然行刼被獲者該管頭目等照佐領分得撥什
庫等分別議罪在案在外駐防盛京甯古塔杭州江甯京口廣東西安
等處地方章京兵丁俱有分定佐領凡章京兵丁閑散人役或告假去
或私自前去之處有生事擾害者亦應照此所定八旗例分別議罪其
德州等四城旗下駐防章京照佐領議處分得撥什庫亦應照在京分
得撥什庫問罪昌平等八城並山海關等處駐防章京兵丁無分定佐
領此等人役或私去或告假去有生事擾害者將生事人犯仍解該部
衙門問罪外將固山大及住關口章京照依佐領閑散章京照分得撥
什庫問罪再查前曉諭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及包衣佐領之處其

皇上並各王貝勒貝子公等下包衣大管莊撥什庫莊頭及八旗滿洲蒙古
漢軍屯撥什庫等原未議有處分既俱經管屯莊人役亦應議處嗣後
若有該管人役生事或有爲盜者
皇上包衣大各王包衣大照分得撥什庫問罪貝勒貝子公等家下包衣大
管屯撥什庫屯撥什庫等俱照小撥什庫問罪俟
命下之日臣部再行刊刻曉諭八旗並包衣佐領轉行該管人役嚴行曉諭
遵行並知照刑部可也康熙四年十二月初四日題本月初六日奉
旨依議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釐弊宜清弊之藪懲蠹必絕蠹之根謹據招糾參請乞
勅部嚴察詳議以重
國課以杜侵漁事竊惟
國課之匱詘多由錢糧之逋欠而錢糧之逋欠多由蠹吏之侵吞際此公帑
告乏民力困窮有司催徵時多方敲扑始能竭膏血以供正額而奸胥需
索陋規弊端百出州縣官豈能賠應勢不得不仍派之民間不獨貧民竭
髓難支竊恐因此有虧額餉即
國用亦爲之不足上蠹
國下病民而奸胥安享其利難
朝廷懲治之法不爲不嚴而未有能直窮到底盡絕弊源者無怪乎蠹吏藐
視三尺而恬然不畏也臣辦事垣中伏見安撫張　奸蠹朋侵等事一
疏內開布政司蠹書吳士俊與績溪縣解役吳葵假批盜用該縣捐餉銀
一案據吳士俊供稱凡有抵兌自然要些使用吳葵將空白文書塡寫地

畝抵兌捐餉銀七百七十一兩二錢四分小的比時拏別人抵兌例與吳
葵看他就分一半使用與小的衆人抵兌開銷得些陋規是有的等語竊
思此案雖係假批抵兌以致全吞而據云凡有抵兌自然要些使用又云
拏別人抵兌例與吳葵看則眞批抵兌者亦必有使用可知又云抵兌開
銷得些陋規是有的則非關抵兌而但屬錢糧開銷者亦必有陋規可知
抵兌開銷既有陋規使用恐尋常起解收兌亦必有陋規使用可知該地
方承問各官誠能留心剔弊即應直窮到底所謂別人者係何人所謂抵
兌例者是何府州縣之例陋規使用約費幾何因假批而究及眞批因抵
兌而究及開銷因抵兌開銷而究及起解收兌豈不一弊發覺而百弊之
藪可清徹底嚴查訪拏追擬則蠹吏無所容奸矣迺蒙溺不問因循養奸
將積弊何由振刷臣請

勅部嚴行該督責令吳士俊從實指名一一供吐一體究懲則弊藪可清矣又
恩即此績溪之一縣金花銀兩之一批錢糧止一千八百餘兩而吞侵至
七百七十餘兩之多恐他府州縣他項各批種種奸弊似此者不少且非
獨江南一省非獨藩司一衙門凡各省司府州縣經管錢糧者誰不倚侵
盜爲肥家之計據吳士俊一案該撫所引律條侵盜錢糧二百兩以上照
盜沿邊沿海錢糧依
新例斬罪立決五十兩以上永遠充軍法未嘗不嚴也但以事在
赦前遂可邀曠蕩之
皇恩免其應得之罪臣因念積蠹侵漁取萬民之脂膏爲私家之饕餮情罪最
重處以立決之條誠爲不枉而一逢
恩赦盡從寬釋竟同優游無事之人不惟是也奸胥之蹤跡詭祕彌縫術巧不

肯有司或貪其暮夜之金藉口報納公費或利其狡詐之才假手朋比烹
伎設使以吞蝕餉課及侵盜漕白南糧之人事完罪釋而仍令其經管錢
糧機關愈熟術數愈工且手滑膽麤全無顧忌必至盈千累萬縱日後復
致敗露然仍望
赦宥之
殊恩其所以恬然不畏者實由於此蓋蠹吏以盜餉拏問必有應追之贓贓早
完則罪即應斷遣勢不能延挨以俟
赦宥故雖家產力能完納亦必隱匿扳扯據一身安坐囹圄之中累歲不肯完
納承問各官復以爲人在贓在又不敢重加責比延挨至數年之久忽遇
赦宥之恩不但罪名脫然終無正法之日即贓私亦且溷請豁免是坐罪仍得
無罪嚴懲究未一懲也效而尤之長此安窮

國課幾何能堪此蠹食哉臣請
勅部詳議自今已後凡侵盜錢糧應追贓銀就現在家產嚴察立追不許借端
運推以至經歲不結仍嚴立限期定案後幾月不完
欽贓者除本人照贓罪輕重立時依律斷遣外即遵
新例將家口籍沒入旗至於前此有犯曾經發覺無論已結未結雖遇
赦免罪倘復仍入各衙門謀管糧餉者許地方百姓赴官司首告本人加等問
擬有司身在地方明係知情故爲收用者一併從重議罪庶徼倖之念既
絕積蠹之根可除矣至於該督撫所轄地方遼闊一時或未及周知情倘
可原倘經百姓告發或傍人指摘仍徇比故縱不即嚴究飛章
題參致被科道官據實糾劾則發奸病
國之咎實不能爲該督撫寬也臣從

國課重大侵漁弊多起見條陳字多逾額如有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察議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四年十二月初三日題本月初八日奉
旨這所奏的是該部嚴察議奏
刑部　題爲釐弊宜清弊之藪等事刑科抄出刑科張　題前事奉
旨這所奏的是該部嚴察議奏該臣等議得科臣張　條陳安撫張　疏稱
吳士俊等假批盜餉一案查口供凡有抵兌自然要些使用拏別入抵
兌例與吳奏看就分一半衆人抵兌開銷得些陋規有的等語應直窮
到底恐他府州縣他項各批種種奸弊似此不少當嚴查追擬弊藪可

清并侵盜錢糧之人事完罪釋遇

赦仍管錢糧及敗露拏問即力能完贓亦隱匿扳扯今應嚴立限期即時斷

遣如前經有犯遇

赦免罪復管糧餉許地方百姓首告加等問擬并督撫有司知情養奸一併

從重議處等因具　題前來查吳士俊等一案先該臣等議覆吳士俊

等事犯俱在

赦前相應免罪仍查取不行覺察布政司各官職名到日再議在案今據科

臣疏稱拏別人抵兌例與看得陋規是有的等語此事雖在

赦前其別人例帖係誰人之例陋規係何人收受應查審明白有應追之贓

銀相應仍請

勅該督審擬限五個月具題之日並不行覺察布政司一併再議至於疏稱

侵盜錢糧者嚴立限期依律斷遣及事完罪釋復入衙門謀管糧餉加

等問擬等語查侵盜錢糧贓重罪至死者本犯照擬正法所侵錢糧將

妻子勒限一年追完如限內不能完者妻及未分家之子并本犯家口

財產入官其流罪以下所侵錢糧限六個月追完如限內不能完者本

犯並妻流徙尚陽堡未分家之子并家口財產變價入官若此等重罪

人犯遇

赦免罪止應追贓果係家產盡絕限內不能完者將本犯並妻及未分家之

子入官如侵錢糧婪贓等犯遇

赦免罪後仍復入原衙門及別衙門應役者除死罪外將本犯並妻流徙甯

古塔經管官知情故縱復入衙門並經榜人告發該督撫不即糾參應

作何處分事屬吏部應聽吏部議覆等因查侵盜錢糧婪贓等犯遇

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遵行可也再查此案係俊議衙役侵蝕錢糧罪名

定限因詳查律例逾限相應一併題明康熙五年正月二十二日題本

月二十四日奉

旨流罪以下犯人所侵錢糧限內不完者正犯及妻既流徙尚陽堡未分家

之子不便令其離父母著免入官仍一併流徙餘俱依議

吏部　題為釐弊宜清弊之藪懲蠹必絕蠹之根謹據招糾參請乞

勅部嚴察詳議以重

國課以杜侵漁事吏科抄出刑部覆刑科張　題前事奉

旨流罪以下犯人所侵錢糧限內不完者正犯及妻既流徙尚陽堡未分家

之子不便令其離父母著免入官仍一併流徙餘俱依議欽此該臣等

查得刑部題覆科臣張　疏稱侵盜錢糧婪贓等犯遇

赦免罪後仍復入原衙門及別衙門應役者除死罪外將本犯並妻流徙甯

古塔經管官知情故縱復入衙門並經榜人告發該督撫不即糾參應

作何處分事屬吏部應聽吏部議覆等語查在外大小各衙門凡有侵

盜錢糧婪贓遇

赦免罪衙役復入衙門著役被旁人出首者將著役官知情故縱令其復入

衙門革職其此等之役該督撫不時查參若百姓告發或榜人指摘督

撫不即行題參被科道官據實糾參或別處發覺以玩誤罰俸一年康

熙五年　月　日題　月　日奉

旨督撫不指參者降一級餘依議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為直糾撫臣徇庇近屬日久縱容奸貪及見該督發覺

題參乃始依樣撫奏塞責請

勅部院嚴察議處以儆溺職以肅官方事伏見康熙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吏

部一本爲既停外官等事奉

旨依議直省各督撫參奏止將衰老微官塞責糾參未見糾參有大貪極惡官

員者該地方豈果無貪惡害民之官皆由各督撫徇庇不行糾參之故以

後直省各督撫如該地方有大貪極惡害民之官著指名糾參倘仍前徇

庇不糾或經科道糾參或經旁人發覺一併從重治罪著通行直省欽此

仰見我

皇上軫恤民隱痛嫉奸貪

天語諄諄至嚴至肅爲督撫者宜如何留心察訪不時糾覈以副

皇上責成整飭之至意臣因思督撫均任地方重寄耳目各有見聞果能一意

澄清自不妨各行採訪就聞見之所及彈章立上或同或異正期據實上

聞不宜摭拾滇奏督臣所未及察者撫臣糾之撫臣所未及知者督臣補之如

此則大貪極惡之官自不能久留在任恣意害民矣近見三省督臣朱

糾參洪承軒等五員劣蹟贓款各有數百金之多縱惡殃民已非一日臣

方念該督蒞任幾及數月採訪便已得實直撫王　所司何事平日豈

無聞見何以全不糾參或謂所轄地方寥遠耳目容有未周查洪承軒等

天員其四員皆眞定一府之官該撫身駐眞定親臨之地屬員貪惡聞見

較之他人必益況推官與有察吏之責尤撫臣倚爲耳目者亦任其婪貪

無忌而全無發覺徇庇之咎復奚所辭臣正欲繕疏

題參隨見該撫具有廳縣貪黷等事一疏察其所糾之人所列之款與該督

原疏一字不異是明知督臣既經參奏恐有失於覺察之嫌故撫拾補參

希圖免罪使果留心吏治出於採訪之實豈五員之外更無他員各款之

外更無別款乃依樣抄謄再瀆

天聽參已參之官列既開之款何裨澄斥況該督受事方新而該撫在任日久

如此大貪極惡之員近在親臨駐劄之地容奸養惡已經數年倘非該督

直糾恐不免終於徇庇夫督臣兼司文武而撫臣專轄文臣似此茫無知

覺豈非溺職之甚若謂贓款須憑道府開報前此道府未經揭申但查各

員劣蹟多有康熙三年分之事至吳琮款內又云指要兵豆加三收納自

本官到任四年每年不缺可知各員縱惡殃民非自該督蒞任之後而始

何道府之揭報前疎而後密該撫之耳目至此而始有見聞也總之外府

州縣離省會窵遠督撫之聽採偶成未及正不妨互相覺察不必盡同若

王　以駐劄之地容留貪惡之員至於如此之多謂非徇情私庇即百

喙無以自解臣請

皇上大奮乾斷

勅下該部院嚴察議處以爲督撫溺職徇隱之戒庶官方肅而吏治清民生始

得稍遂矣臣從欽遵

勅旨責成督撫察吏安民起見特疏糾參字稍溢額統祈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五年正月十九日具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吏部　題爲直糾撫臣徇庇近屬日久縱容奸貪及見該督發覺　題

參乃始依樣撫奏塞責請

勅部院嚴察議處以儆溺職以肅官方事吏科抄出刑科給事中張　題前
事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議得刑科給事中張　疏稱近見三省督臣
朱　糾參洪承軒等五員劣蹟贓款各有數百金之多該督蒞任纔及
數月採訪便已得實直撫王　所司何事平日豈無聞見何以全不糾
參查洪承軒等五員其四員皆貞定一府之官該撫身駐貞定親臨之
地屬官貪惡聞見較之他人必早況推官與有察吏之責尤撫臣倚爲
耳目者亦任其貪婪無忌而全無發覺徇庇之咎復奚所辭臣正欲繕
疏
題參隨見該撫具有廳縣貪蹟等事察其所糾之人所列之款與該督原
疏一字不異是明知督臣既經參奏恐有失於覺察之嫌故摭拾補參

希圖免罪況該督受事方新而撫臣在任日久如此大貪極惡之員近
在親臨駐劄之地容奸養惡已經數年似此茫無知覺豈非溺職之甚
若謂贓款須憑道府開報前此道府未經揭申但查各員劣跡多有康
熙三年分之事至吳琮款內又云指要兵豆加三收納自本官到任四
年每年不缺可知各員縱惡殃民非自該督蒞任之復而始何道府之
揭報前疎而後密該撫之耳目至此而始有聞見也若王　以駐劄之
地容留貪惡之員至於如此之多謂非徇情私庇即百喙無以自解等
語查朱　到任數月將貪惡各官
題參該撫王　與洪承軒等五員內四員駐劄一府不將伊等貪惡之處
即行
題參該督參後摭拾糾參希圖免罪該督受事方新而該撫在任日久如
此大貪極惡之員近在親臨之地日久若謂貪款須憑道府開報而各
員劣跡該督疏內多有康熙三年分之事其所糾之人所列之款與該
督原疏不異恐有失於覺察之嫌故摭拾補參應將巡撫王　即行議
處但無口供相應請
勅下該撫王　明白回
奏到部之日再議可也康熙五年二月　日題本月　日奉
旨依議
吏部　題爲遵
旨明白回奏事吏科抄出直撫王　奏前事奉
旨這回奏情節著察議具奏吏部知道欽此該臣等議得先經科臣張　疏
稱督臣朱　到任數月即將貪惡各官

題參該撫王　與洪承軒等五員內四員駐劄一府不將伊等貪惡之處
即行題參該督參後摭拾糾參希圖免罪該督受事方新而該撫在任
日久若謂貪款須憑道府開報而各員貪惡劣跡該督疏內多有康熙
三年分之事其所糾之人所列之款與該督原疏不異恐有失於覺察
之嫌故摭拾補參臣部應將巡撫王　即行議處但無口供相應請
勅該撫王　明白回
奏到部之日再議去後今據該撫王　回奏疏稱舊例貪惡官員糾參不
職必據府道開報查臣曾票行井陘天津各道取貪惡官員劣跡發有
印信訪單因日久未據開報屢行飭催在案乃於本月十二日內始據
井陘道僉事焦勒天津道楊廷錦揭報洪承軒等劣款到臣是臣之查
取蓋在督臣未任之前而該道送揭正當督臣任事查取之會夫督臣

入境例有糾參而臣身任地方有聞必
告原非爲避嫌也況該道送揭之詳是臣查取貪惡官員事爲註語至臣與
督臣疏內所開之人所列之款皆該道所送之揭安得不一字不異且
臣與督臣駐防隔五百餘里臣拜疏時督臣之疏尚未發抄臣何由而
見其疏何由依樣抄謄故爲摭拾今科臣謂大貪極惡之員近在親臨
之地茫無知覺夫臣惟有所知覺而察取糾參非於察取之後而仍付
之不知不覺又謂各員縱惡殃民非自該督蒞任之後而始多有康熙
三年分之事夫不肖行私多係暮夜攫取掩面蒙頭當時誰能見聞必
致事情敗露方得追列其贓款臣豈查得其贓款至今始爲發覺等語
查雖稱糾參貪酷官員必據司道揭報夫臣惟其有所知覺而察取糾
參非於察取之後而仍付之不知不覺等語乃應以知覺時即行

題參乃稱必據道府開報題參難辭其咎相應降一級調用查王　任內
有註冊加三級紀錄十七次應銷去註冊加一級免其降調康熙五年
四月　日題　月　日奉
旨依議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民地之不圈累奉
上傳部議之取給不符前
旨事關近畿諸郡邑所係非輕請
勅部再加確議以規妥便事臣竊見戶部
題覆都統貝子溫齊等遵奉
上諭事一疏內有將通州路北正白旗得過地畝給與鑲黃旗尚餘剩壯丁一
萬四千七百名零應自路北邊滿洲地畝夾空所有民人地畝挨次丈量
圈取自遵化縣三屯營以至永平府撥給再正白旗所撥二萬一百名有
零壯丁應將永平府迴圍地畝給與此不敷者將路南邊滿洲地畝夾空
所有民地灤州樂亭縣民地丈取給與等語伏念
世祖章皇帝旨已後民間地土房屋不許再行圈取又查康熙三年九月
皇上有念滿洲亦係民民亦係民若圈取地土房屋小民拋棄墳墓故土難以
度日之
諭煌煌天語自宜永遵且都統貝子溫齊等題前事奉
旨止云永平府迴圍之地原非留剩於民之地理應將右翼圈地之鑲黃旗移
住原未議及通州路南路北至永平府夾空所有民地與灤州樂亭縣民
地令議丈取圈給今部議一概取給自通州迤東直至永平灤州樂亭一

帶勢必將民地盡行圈取小民從此拋棄墳墓故土難以度日何止千餘
萬生民身命所關若竟如部議施行無乃非
皇上軫恤百姓之初心乎況地盡圈去民無所依必至流亡此近畿諸州縣爲
盛京往來大道將來驛站何人供役兵馬差使經過糧草何人支應目今
陵工未完尚須搬運木石車輛人夫沿途費用何人接濟種種未便部臣曾
未計及抑永平一府當日留剩未圈之故民間豈能備知惟有認爲己業
相安耕種而歌頌
皇恩爲日久矣今一旦盡行圈取其拋棄墳墓故土情實可憫總之永不再圈
奉有累次
上諭八旗地土不堪似宜別議優恤之策臣伏讀
旨內有民人投充滿洲各有定數或村中一二人投充滿洲全村借此稱作投

充以致兩間遺脫者未可知之
諭欽此仰見我
皇上明鑒洞徹昭昭不爽因思此等借稱投充土地既已除去丁糧不當差役
即應逐一清丈給與各壯丁耕種請乞
勅部察議特遣賢能部員前往踏看照州縣近年除去丁糧冊籍履畝丈量除
曾經報部晌畝定數外凡有借稱投充者皆係遺脫之地相應補給見報
地土不堪壯丁務須徹底清查毋許隱漏儻再不敷或仍議給米不致以
屢奉
上諭不圈民人地畝之後而復行圈取有違
皇上恤民之初心且使近畿各州縣往來驛站糧草供應無從措辦甚爲不便
也臣從仰遵累次

上諭體
皇上軫念百姓之心起見條請字多逾額如有可採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五年四月十四日題四月十九日奉
旨知道了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特參撫臣覆疏朦溷徇庇作弊問官兼恐草率結案別有舛錯情節請
勅該部嚴察議處并通行申飭以重刑名以肅吏治事竊惟刑名關繫民命審
鞫務期得情失出失入皆屬亂法即宜懲處伏見現行事例承問官舛錯
計次數處分但一案之獄必經多官質審其中有錯無錯有弊無弊全恃
該督撫察覈嚴明虛公訊實果係何官舛錯即行指名參究有無受賄徇
私情弊從重治罪然後下僚畏憚刑獄始得澄清若一昧朦溷全憑應吏
招詳甚有問官希脫重犯誘令證佐妄供情弊顯然乃業已明知而黨庇
不參朦朧
題覆則承問官皆得藐法行私肆無顧忌一省之刑獄安得而清民寃安得
而白乎臣辦事垣中竊見甘撫劉
題覆恭陳四款等事一疏內稱强盜范遼等一案原因前承問官西安府同
知唐敬一意欲開豁各賊給怪長趙國寵令供三月三十日在馬塢築堡
一言賊犯范遼等隨執以爲口實極力展辯等情夫使范遼等果係眞盜
唐敬一欲爲開豁此屬何心況招案全憑口供聽各犯證自吐情眞用別
虛實焉有以問官私意哄誘人犯教令妄供者其中必有受賄狗私委曲

情弊較之承問舛錯罪尤加重前此該撫不行詳察遽爲
題讞已屬朦混及部議駁查再行研審據全招趙國寵供稱唐同知臨審時
說你只供說三月三十日見范遼等在馬塢裏來我明日就放你回家去
小的鄉民從不曾見官知官是要開豁之意聽得官分付又說次日放小
的回家小的即說范遼等三月三十日在馬塢裏來據此確供則唐敬一
實獄庇盜之奸業已和盤托出自應指名糾參請
勅提問懲處而該撫疏中顯列唐敬一給供於前竟不議及參請究治於後是
庇盜者承問官而庇承問官聽其亂法者則該撫也誠不能爲該撫解
矣抑唐敬一給令趙國寵等妄供尚未經對質且細閱前招雖稱于遊擊
烙死三人之說毫無影響然孫四福孫復業何四女子三人安在未經問
及下落且直至末次審問范遼尚供趙國寵等受馬起鳳賄賂要害我們

死等語似未甘心認罪安知非後來承問各官因此案牽連日久若含現
在之范遼等不即問擬成招勢難另緝眞盜因逼令各犯招承希圖結案
乎總之唐敬一果否給令證佐妄供則該撫徇庇不參之咎溺職奚辭倘
就中別有錯謬情節後次承問官草率擬結該撫遽行
題讞尤屬朦溷舛錯亟宜懲儆請乞
勅部嚴行該督立提同知唐敬一問取口供要見因何故庇眞盜欲爲開豁必
有受賄情弊務須訊確重懲以爲儆法作奸之戒若當日初無給令證佐
妄供情節則趙國寵等口詞前後互異必有隱情亦須虛公細訊從實具
奏以憑覈擬其撫臣劉　應否處分聽該部從公察議仍乞
勅部通行各省督撫凡發審重案有兩招互異者須親提細鞫察係何官舛錯
即指名參究無許徇庇庶吏治肅而刑獄清矣臣從刑名重大起見駁參

字稍溢額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這所參事情該部察議具奏
吏部　題爲特參撫臣覆疏朦溷徇庇作弊問官兼恐草率結案別有
舛錯情節請
勅該部嚴察議處併通行申飭以重刑名以肅吏治事吏科抄出刑科給事
中張　題前事奉
旨這所參事情該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議得刑科給事中張　疏稱臣
辦事垣中竊見甘撫劉

題覆恭陳四款等事一疏內稱强盜范遼等一案原因前承問官西安府
同知唐敬一意欲開豁各賊給堡長趙國寵令供三月三十日在馬塲
築堡一言賊犯范遼等果係眞盜唐敬一欲爲開豁此屬何心據全招
趙國寵供稱唐同知臨審時說你口供說三月三十日見范遼等在馬
塲裏來我明日就放你回家去小的鄉民從不曾見官知官是要開豁
之意聽得官分付又說次日放小的回家小的只說范遼等三月三十
日在馬塲裏來據此確供則唐敬一實獄庇盜之奸業已和盤托出自
應指名糾參請
勅提問懲處而該撫疏中顯列唐敬一給供於前竟不議及參請究治於後
是庇盜者承問官而庇承問官聽其亂法者則該撫也總之唐敬一果
否給令證佐妄供則該撫徇庇不參之咎溺職奚辭倘就中別有錯謬
情節後次承問官草率擬結該撫遽行
題讞尤屬朦溷舛錯亟宜懲儆請乞
勅該部嚴行該督立提同知唐敬一問取口供因何故庇眞盜欲爲開豁必
有受賄情弊其撫臣劉　應否處分聽該部從公察議仍乞
勅部通行各省督撫凡發審重案有兩招互異者須親提細鞫察係何官舛
錯指名糾參等語查科臣張　疏參內將同知唐敬一承問强盜范遼
等一案意欲開豁各賊給令堡長趙國寵妄供實獄庇盜必有受賄情
弊等語臣部難以懸議相應請
勅下該督嚴查唐敬一有無受賄徇庇盜賊欲爲開豁取本官口供具
題到部之日再議科臣
題參疏內該撫劉　疏中顯列唐敬一給供於前竟不議及參請究治於

後是庇盜者承問官而庇承問官聽其亂法者則該撫也總之唐敬一
果當日紿令證佐妄供則該撫徇庇不參之咎溺職奚辭等語相處請
勅下該撫明白回
奏到日另議至科臣疏稱各省督撫凡發審重案有兩招互異者須親提
細鞫察係何官舛錯指名參究等語事隸刑部應請
勅下刑部議覆可也康熙五年六月十一日題本月十三日奉
旨依議
刑部　題爲特參撫臣覆疏朦溷徇庇作弊問官兼恐草率結案別有
舛錯情節請
勅該部嚴察議處併通行申飭以重刑名以肅吏治事刑科抄出吏科外抄
刑科給事中張　題前事奉
旨這所參事情該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議得科臣張　疏稱甘撫劉
題覆强盜范遼等一案因前承問官西安府同知唐敬一意欲開豁各賊
紿堡長趙國寵令供三月三十日在馬塢築堡范遼等果係眞盜唐敬
一欲爲開豁此屬何心其中必有受賄徇私委曲情弊據全招趙國寵
供稱唐同知臨審時紿令妄供則唐敬一賣獄庇盜之奸業已和盤托
出自應指名糾參請
勅提問懲處該撫疏中顯列唐敬一紿供於前竟不議及參請究治於後且
細閱全招雖稱于遊擊烙死三人之說毫無影響然孫四福孫復業何
四女子未經問及下落直至末次審問范遼尙供趙國寵等受馬起鳳
賄賂要害我們死等語似未甘心認罪總之唐敬一果紿令證佐妄供
該撫徇庇不參之咎溺職奚辭倘就中別有錯謬情節後次承問官草

率擬紿該撫遽行
題讞尤屬朦溷舛錯亟宜懲儆請乞
勅部嚴行該督立後同知康敬一問取口供因何故庇眞盜欲爲開豁必有
受賄情弊若當日初無紿令證佐妄供情節趙國寵等口詞前後互異
必有隱情亦須盧公細訊從實具奏以憑核擬甘撫劉　處否處分聽
該部從公察議仍乞
勅部通行各省督撫凡發審重案有兩招互異須親提細鞫察係何官舛錯
即指名糾參無許徇庇等因具
題前來查賊犯范遼等一案已經臣部將該衙門會議請
勅該督一併再加確審妥招具
題以憑再議在案其甘撫劉　應聽吏部查請外至於疏稱凡發審重案
有兩招互異須親提細鞫察係何官舛錯即指名參究等語嗣後直隸
各省督撫並問理刑官凡發審事件務要處公詳審必得眞情確供如
有兩招證佐口供互異該督撫須親後細鞫察係何官舛錯即指名參
究如督撫徇庇一併治罪俟
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遵行可也康熙五年六月二十日題本月二十二
日奉
旨依議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恭請
皇上親政事臣叨在班行伏見
皇上躬詣

南郊
太廟
親祭行禮因得仰瞻
天表巍巍儀度智與年長
睿質聰明生知英敏伏念
世祖章皇帝於順治八年
親政年登一十四歲今至康熙六年
皇上年齒正相符合請乞
勅下禮部預擇吉期
親政決斷萬幾稔知政務即所以廣見聞而成
令德也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五年七月二十七日題八月初一日奉
旨奉
太皇太后旨昨年九月輔政臣曾具奏將內務請皇帝料理續請親政因年尚幼
沖仍令輔政臣料理已經有旨張惟赤預爲陳奏殊屬不合著嚴飭行該
部知道

序

諫官之職有二曰弗徇名勿避謗諫官而徇名則恢張任誕有罔然喜事之心而國是搖矣諫官而避謗則瞻顧卻步天下事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亡所裨益去此二者而後得失榮瘁利害禍福舉不足以沮吾邁往之氣夫惟不言一言而

朝廷賴焉嗚乎其難哉張君螺浮殆所謂不徇名不避謗者也嘗以直節敢言受知

世祖皇帝天下想聞其丰裁康熙丙午以

天子春秋鼎盛疏請親政不報未幾出爲湖廣副使單車出國門無慘悽之色踰年丁未

上始躬御萬幾起御史季君滄葦於田間既入見即上言曰臣竊見刑科給事

中張某立朝侃侃有古諍臣之風

陛下誠欲興太平之業不宜使其久居外藩於是下

詔徵君復入爲給事中君感激異數至於流涕然而敢言之氣不少挫議論剴切皆鑿鑿可見之施行者昔唐宋介以言事外斥士大夫賦詩送之天下至稱爲唐子方而不敢名及其被召還也仁宗嘉之稱其能不易所守君臣遇合之間何其盛哉張君之聲名風概與介等也進退出處之遭亦復略同而主上之虛懷善任求讜言如不及其超越前代也遠矣成王之告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吉甫之贈仲山甫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古天子之責報於臣與夫同列之相爲勸勉也有如此余與張君幸處昌言不諱之

朝得

聖主而事之顧余非材濫竽處非其被而張君出擁輶軒入居省闥生民治忽之原陰陽消長之故較然若數一二宜其言之多中乎而余獨拳拳於張君者知余之愚且戇而箴其缺失庶得免於覆餗之虞蓋不能無厚望焉是爲

序

駢邑年家弟馮溥頓首拜撰

赤奉職無狀不足預列軒墀獻納左右以丙午九月左補荊南副使抵任
數月又緣接汰冗之報解任回籍自此棲遲畎畝非特不作春明之夢即
監司一席地亦無意復還故物矣乃庚戌夏五忽荷
賜環更得珥筆
彤庭入侍
天子此眞疏逖之臣所不易遘者因於孟秋入都十月望日
陛見後仍補刑科掌印給事中雖數年以來或仕或已而計入履禁垣蓋已
五矣既蒙
世祖章皇帝特達之知於前又沐
今皇帝破格之恩於後私心自矢即以肝腦塗地勿足報稱涓埃不意辛亥二
月初五日啓奏既畢方出

太和殿門臺階冰結失謹步趨遂至傾跌延醫診視皆謂年力漸衰榮衛有
損非旦夕藥餌可以奏功不得已乞
假還里凡在垣辦事蓋止三月有奇僅得奏議八首是爲入告三編嘗觀宋
韓忠獻爲諫官所陳七十餘疏集而序之名曰諫垣存藁赤浮沉在位其
所敗奏固雖有卓絕切至喟然動上心者可以比躋忠獻然生當
盛朝何嫌何忌欲如田錫輩恐以賈直沽名悉焚其草斯赤之所不欲效焉
耳

張惟赤自識

入告編目錄

下編

聖德日新臣職當盡請行日講之典
目前重大情勢河工計須萬全 附工部議覆
梟殺之情罪可疑州縣之捏銷無據 附刑部議覆
皇仁之欽恤既深例外之處分宜復
捏銷之情弊無窮口供之僞造可駭 附刑部議覆
律例未定全書奏讞每難畫一
特糾卓異官員
鑾衛奉 旨題補刑餘豈可容留 附兵部議覆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
聖德日新臣職當盡請行
日講之典以廣
宸聰以弘法
祖事伏見
皇上自親政以來留心民隱
天亶神聰虛懷詢訪文事武備無不講求則
世祖皇帝經筵日講之典所宜及時舉行者也伏查順治十四年八月
上諭禮部經筵大典理當早舉因文華殿未建有旨暫緩今思稽古典學有關
治道難以再遲應於保和殿先行開講爾部即詳考典制擇吉具儀來奏

又順治十五年九月
上諭吏部日講官曹本榮侍朕講幄日久著有勤勞著復原降職級欽此具見
世祖皇帝於日講之典勤行無輟實爲
本朝萬世法式況今
皇上留心墳典中外具瞻
大典舉行正天下拭目之日且
朝廷設官各有職掌內院諸臣庶常則尚在教習編檢則從事纂修至於講讀
諸員原經
皇上簡擢以備
顧問今吏部見議改復品級因及侍講學士并侍講等官亦將需次議復若使
經筵不舉凡官以侍讀侍講爲名者豈不有曠厥職將來議德亦屬虛文今
皇上宵旰勤民方親冬狩之典然春和在即伏乞
敕部預議即
經筵事大禮煩又兼文華殿尚未建復一時未易即舉且宜遵照
世祖皇帝時例於保和殿詳定
日講儀制以俟歲首擇吉舉行上則
聖德益以日躋下使諸臣亦得自效臣又思
帝王之學與經生不同務在講明古來致治實用俾當日聖王垂世經遠之謨
見於書者今日一一可見之施行無取訓詁字句之淺文迂談道德之閎
論併乞
皇上申飭諸臣務各勤思職業精誠進對必如古來賢臣魏徵之十思十漸司
馬光之三劄五規剴切時務以裨

萬幾無徒以
經筵爲故事以
日講爲具文剿襲迂疎以負
皇上孜孜若渴之懷則
朝廷大典特行萬國觀瞻相慶矣臣從
聖德起見冒昧仰陳伏乞
敕部施行
康熙九年十月初十日具題二十日奉
旨已有諭旨了該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目前重大情勢河工計須萬全特陳工築久遠之方撫恤周詳之法以

佐
廷議以襄大工事臣向受
世祖皇帝厚恩今又蒙我
皇上異數鑒臣愚戇取臣仍補科員此實千載非常
恩遇竭臣頂踵不足報稱又何敢以瑣屑事情仰陳塞責竊惟目今最急最重
時務莫如河工以天下南北之咽喉動兩省十許萬人之工役費
國帑民膏百餘萬之金錢而又當此異常災荒之時候人情地勢動須萬全
若不務計久遠加意撫綏豈不虛糜
國家一番不貲之物力仰負
皇上再三軫恤之深仁臣昨閱邸抄見河臣已將人夫到工情形具報奉有本
內事情俱照羅多所請行所派夫役著該管官務加撫恤之

旨益見
皇上加意勞苦斯民至愚至切臣目擊情形又伏讀
明旨尚有一得愚衷或可佐河臣末議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竊惟河工有黃河裏河歸仁隄等處而保民通運要以裏河之漕隄
爲主今年州縣悉成澤國運道盡作洪流皆係此隄沖坍所致向聞漕規
舊制沿河額設淺夫惟令濬河使深幫隄闊厚不許隄上加高所以使漕
河日深漕隄日厚河湖水發勢足承當至明季止知增隄並不濬河致令
隄雖日高河身日淺易於沖潰月今工築方興所宜申明濬深幫闊之規
務期久遠者此其一也臣又聞從來河工之弊口面以下多爲層級看之
似深其實上寬下窄挑深一丈止可算五尺耳水發停受不多又怒濤專
擊口面寬處易於坍決今番修隄勢必濬築並用務須計土開方如口面

十丈到底須七八丈爲率不得仍前虛應故事此其一也臣又聞漕隄一
線每患諸水浸嚙向來興鹽等縣鹽場去處皆有港口若使一一清理設
閘以備開泄則高寶等屬水有所消漕隄可免侵潰是又在河臣親歷確
勘果否便利無害以爲行止以圖經久者此其一也又聞沿河額夫每有
積蠹包攬專以有事爲利不肯實心用力以圖堅固又河上柳枝不足兼
用蘆葦作掃塡岸性既鬆脆豈能久長遂有此處方築彼處已漏上面加
土下面流通之弊尤宜申飭管河官屬躬親督辦人夫物力務有實用不
得苟且塞責此其一也至於協濟人夫每府不下四五千名皆經該管地
方津貼而來聞皆按月計算每名給銀四五兩不等是每府每月實費津
貼銀二萬餘兩此皆出之里戶當此各府水旱之災正項尚且議蠲額外
豈堪重累前部臣主募夫之議原定每名給工食銀六分今河臣雖已改
用派夫豈有募則給工食而派遂不給工食之理但據河臣止稱續估之
夫動支現銀召募至協派到工之夫止請准免本身丁糧以爲鼓勸未見
議及此外給銀似非撫恤之意所宜一體議給工食應將原派地方按月
津貼之銀行令停止或將應給銀兩即發原派地方給償里戶以示撫恤
此其一也又河上水決泥窪人煙斷絕將來天氣嚴寒冰凍風雪此輩夫
役僵手赤足日既服勞夜無棲庇必致牽連倒斃人命徒傷大工難竣亦
宜申飭管押官吏必須實心仰體
皇上撫恤至意就近酌覓公所設法安頓俾酷寒之中尚能苟延殘喘以濟工
程此其一也總之河工重大役多人既不可不經圖久遠尤不可不極
意拊綏於萬分難已之中慎重得一分即收一分實用撫恤得一分即有
一分救濟臣從目前重大情形起見愚衷所及不敢不激切佈陳緣係河

工一事併牘具
題字多踰額伏乞
睿鑒施行
康熙九年十月初十日具題二十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工部　題爲目前重大情勢河工計須萬全等事工科抄出刑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欽此欽遵於十月二十一日抄出到部該臣等議得科臣
張　疏稱黃河裏河歸仁隄等處目今工築方興所宜申明濟深幫闊
之規務期久遠又今番修隄勢必濟築並用務須計土開方如口面十
丈到底須七八丈爲率不得仍前虛應故事又向來興鹽等縣鹽場去

處皆有港口若使一一清理設閘以備開泄則高寶等屬水有所消漕
隄可免侵潰又聞沿河額夫每有積蠹包攬專以有事爲利不肯實心
用力以圖堅固又河上柳枝不足兼用蘆葦作埽塡岸豈能久長尤宜
申飭管河官屬躬親督辦人夫物力務有實用不得苟且塞責又河上
水決泥窪人煙斷絕將來天氣嚴寒冰凍風雪此輩夫役僵手赤足日
既服勞夜無棲庇必致連牽倒斃人命徒傷大工難竣亦宜申飭管押
官吏就近酌覓公所設法安頓俾酷寒之中尚得苟延殘喘以濟工程
等因以上各款應如科臣所請
敕下總河臣將疏內情由實心料理河隄務須濟深幫闊積蠹包攬務要嚴
行禁止辦料務要實用供役人夫當此嚴寒務須設法安頓至興鹽等
縣鹽場去處據稱皆有港口若使一一清理設閘以備開泄則高寶等
屬水有所消等語但應否設閘開泄應令總河查明到日再議又疏稱
協濟人夫皆經該地方津貼而來當此各府水旱之災正項尚且議蠲
額外豈堪重累前部臣主募夫之議原定每名給工食銀六分今河臣
雖已改用派夫豈有募則給工食而派遂不給工食之理所宜一體議
給工食應將原派地方按月津貼之銀行令停止或將應給工食銀兩
即發原派地方給償里戶等語查兩河工程所給夫役工食先經總河
題明日給四分今協濟之夫千役遠方應照前題募夫工食之例每日
給銀六分至於津貼之費責令地方官曉諭停止可也臣等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奉
旨依議

工部　題爲目前重大情勢河工計須萬全等事工科抄出總河羅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先經科臣張　條議黃運兩河工程各款臣
部覆准其協濟夫役工食臣部議覆應照該九卿科道會題募夫工食
之例每日給銀六分至於津貼之費責令地方官曉諭停止等因去後
今據總河臣羅多疏稱河隄濟深幫闊包攬辦料鹽場港口應否設閘
臣備行司道查飭勘議另疏題覆等因應俟題到之日另議外又疏稱
募夫工食照例日給四分今部臣議每日給銀六分較原估多出十餘
萬兩應動何項錢糧尚未議及等語查前九卿科道會議招募夫役日
給六分故臣部覆科臣張　條奏協濟夫役工食亦應照會題募夫之
例日給工食銀六分今該督稱原估多出十餘萬兩應動何項錢糧前

來查兩河工程原以捐助之銀支用前經議政王等會議俟捐修銀兩足用該督題明停其捐助今不敷銀兩應將直隸各省捐助之銀給散再查康熙九年各省報到秋季分捐納銀兩已及六萬有奇且兩河工程未必一時即可以報竣陸續捐納不誤支給仍俟足用之日再將捐納銀兩補還鹽課又疏稱遠調額夫工食皆係各州縣編定內有三分三釐亦有三分更有少至二分六釐此募夫日給六分則多寡懸殊應否照募夫之例找給均候部議等語查額夫原係各州縣編定無容加增工食仍照舊例給發又疏稱各屬派夫近從丁地均出勢必僱人代應安得不行津貼等語查協濟之夫每日既給工食六分又免本身丁糧一年其津貼之費仍行停止可也康熙十年正月二十四日題二十六日奉

旨依議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梟殺之情罪可疑州縣之揑銷無據謹據招詳駁請

敕行查以清朦溷之習以杜擅殺之奸事伏見

功令特嚴盜案大事者立限緝獲於以課吏安民良法美意也但臣向聞有等不肖有司希圖銷案以免處分竟有串借無主殺斃身屍指稱即係某案某人申報請結者因無確據未敢深信今辦事垣中見有直撫題爲拏獲賊犯事疏報靜海縣所殺滄州案緝盜犯李二老實之案大可駭焉據歷審供招內稱李二老實係盜案未獲之犯於康熙八年三月十一日日西時候至靜海縣口稱我是李二老實莊民張堯臣等共行追尾至亂垛窪內高起龍當先砍倒李二老實割了首級等因夫被緝盜犯逃匿

不暇豈敢自書自稱姓名即云帶有同夥四人上莊行劫則日西時候非行劫之時村莊之中既無馬疋五人亦非行劫之夥且詳閱供詞始云一人走上莊來並無同夥後云一起原是五個人始云上莊强要酒飯若不依他便要放火不過口說之詞後云賊在村內放火燒房村人救滅始也小韓家莊民張堯臣稟稱有賊上莊後稱在王文莊王相公家作踐放火前後口供迥然不符獄貴初情後來供招豈無逐漸粧點之弊至所以信其爲李二老實之處一則以高起龍有曾同賣鹽識認之語一則以其兄李大老實有父親曾見首級之說夫起龍賣鹽識認初招並無聲說手大老實父親曾見首級而父親已故又屬死無對證安知非起龍畏故殺之罪而指爲盜犯即李大老實亦幸免監累之苦而揑出父言雖云禁子在旁聽見可證而禁子無干無係何難賄囑至云該州發保可據則該州自銷自案何不樂從總之此一案也在州則惟圖銷案故欲實之爲李二老實在縣則欲掩盜情故欲指之爲李二老實高起龍等則恐犯殺人之條故必目之爲李二老實李大老實則欲脫拖累之苦故必證之爲李二老實而究之無一確據以爲此果李二老實也況據該州查稱李二老實係盜案牽連之犯夫牽連則非係首犯假使其人尚在亦須審訊賊證眞確而後付典刑豈有追之而竟殺殺之而復梟之理即云意在請功則殺訖已足報官何必割級從來首連於屍形容易識一經梟割則皮縮狀改全不可辨安知起龍割級非爲殺人滅跡之地且手大老實又供父親來說我如今把他媳婦賣了夫李二老實既尚有生妻明係盜犯家屬該州承緝何不拘拏根究其夫并備日後賠贓變賣乃竟置不問反拘百里分居之兄而禁之及至李二老實報殺之後其妻明係取證活口倉猝賣去希

無對質且父稱賣訖而官不拘訊又安知非通同掩護惟求滅跡之意臣
職任刑名實慮此等事情朦朧取結成借名銷案之奸長擅行梟殺之智
又見承問各官非不搜駁再三但止於案內數人反覆取錄並不根尋盜
妻盜黨提拿詳究爲此據案駁參請乞
敕部嚴行地方官務據盜屬活口究取確據情形并逸盜四人勒令照緝盜限
例依期獲審對證明白一併具
題方准銷案庶朦溷可清擅殺可杜所關非小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九年十月初十日具題二十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刑部　題爲梟殺之情罪可疑州縣之捏銷無據等事刑部抄出刑科

給事中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欽遵該臣等議得刑科給事中張　疏稱直隸巡撫
金世德題李二老實殺死一案據招內稱李二老實至靜海縣口稱我
是李二老實莊民張堯臣等追趕有高起龍當先砍倒李二老實割了
首級等語夫被緝賊犯逃匿不暇豈敢自書自稱姓名且詳閱供詞始
云一人上莊並無同夥後云一起原是五人始云上莊要酒飯若不依
他便要放火後云賊在村內放火燒房村人救滅其張堯臣先稱有賊
上莊後稱在王文莊王相公家作踐放火前後口供迥然不符據高起
龍雖供實曾認識李二老實初招並無聲說李大老實雖供父親曾見
首級而父親已故又屬死無對證又據李大老實供父親來說我如今
把他媳婦賣了明係取證活口倉猝賣去希無對質且父稱賣訖而官

不拘訊安知非通同掩護惟求滅跡之意請乞
敕部嚴行地方官務拘盜屬活口究取確據情形并逸盜四人勒令照緝盜
限例依期獲審對證明白一併具題方准銷案庶朦溷可清擅殺可杜
等因具題前來查此案已經臣部具題駁審在案今應將科臣張　所
奏情由一并請
敕該撫再行確查審明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奉
旨依議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
皇仁之欽恤既深例外之處分宜復請乞
特恩大沛以廣弘慈事臣備員刑垣正值

朝審後伏閱招冊案獄無多蓋由
皇上好生如天今年既
頒大赦又
特遣大臣熟審減豁多人所以秋決屆期獄囚減少已幾刑措之風乃復奉
有今年秋決著停止之
旨而於各省亦皆有分別著停今年處決之
旨夫此等罪囚所犯重大在矜疑緩決之外法無可生而
皇上矜全民命必欲於死中求生暫緩其一歲之命仰見
浩蕩洪慈如此其至薄海臣民無不感而涕零但臣仰體
皇恩尚有推廣其未盡者請爲
皇上陳之查順治十四年丁酉科因順天江南考官及舉子作弊賄通關節贓

眞證確審實有據故分別正法流徙原未嘗在題目筆畫上深求也乃康熙二年癸卯科直省考試官及舉子等或有以題目重複筆畫差訛俱蒙提審桁楊桎梏之下再四拷訊並無別弊乃皆不依禮部所定新例處分而法外加重或流徙或革斥今考官如楊璥王象天周燦劉良玉黃隆等俱相繼控辯已蒙

皇上洞燭其寃悉與昭雪起復原官舉子李桐王澤長申明倫王遵度陳志周鮑允隆等亦已控辯部議復還舉人歷奉

俞旨在案此外考官舉子或流徙關外及革職褫黜無力辯復者伏乞

皇上敕部詳察凡係科場各案除關節作弊外有止因題目字畫差訛則例本輕而處分過重者概行改照定例發落不必待彼紛紛控辯而後議復則恩出自上而無不均之歎矣臣又伏查順治十八年江南巡撫朱國治奏銷錢糧一案一時文武紳衿欠糧者不拘多寡盡數降革褫斥約共一萬三千五百餘人蓋因積玩之後借此懲創一番以警將來但

國家人材摧折易而儲養難此萬餘人中或有所欠不多一時疎忽未完原非有心欺玩者或有糧書作弊已完捏開未完者或有原非本人地土被地棍冒名拖累本人並未知情者或有曾經赴本省督撫控辯因已經處分地方官憚於奏請者今一概議處似屬可憫況數年以來屢蒙

恩赦如官役侵蝕在庫錢糧盈千累百皆蒙免罪而此奏銷諸人竟成永錮向如張弘俊顧大申徐元文徐乾學葉芳藹葉芳恆宋德宜金秉樸等亦相繼控辯俱蒙

皇上洞悉寃情悉復原官矣然此外文武紳衿未蒙寬宥者尚有一萬三千餘人其中或因疎忽偶遺或因糧書捏報或因被人拖累至其所欠之數或止數兩或止數錢甚有或止數分一時盡遭革斥又或有無力赴辯久遠含寃不得與張弘俊諸人同仁一覩伏乞

皇上特遣內大臣至該部或即

敕該部細查當日奏銷原案其名下或爲數無多或原非本人地土或果否已經全完酌量行查開復則

皇仁浩蕩不獨身蒙寬宥者躬被再生誓報

高厚於涓埃即在

廷諸臣仰戴覆載莫不願竭捐糜於

聖世矣況今值冬至令節正天地陽回之時萬類更新之候此二案實天下人心素所日夜翹首企望

皇仁之大赦者止因事涉嫌疑迹多忌諱莫敢陳請臣非不知忌諱當避嫌疑

堯舜之主正值不諱之時且近奉有言官面奏之

上諭則正以

當遠但欣逢

聖主下濟之光作臣子敢言之氣況臣素性愚戇若亦復瞻徇顧忌不言以負

皇上特達知遇之恩臣罪滋大矣臣誼之所不敢出也爲此冒昧陳

奏因條陳推廣

皇仁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

俯賜全覽

敕部確議施行

康熙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具題十六日奉

旨據奏欲將抗糧不納及凡係科場各案內處分之人概與開復殊爲不合不

准行著嚴飭行該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揑銷之情弊無窮口供之僞造可駭請

敕部嚴行查究并定從重處分以懲異酷以全良善事竊查府縣有司報銷叛

盜等案多有情節無據如滄州一件臣已據招駁參矣乃更有毫無影響

僞造口供生陷良民爲叛黨如廣撫所報恭陳四款等事惠州府知府朱

賚等所審黃亮日一案尤大可駭異焉查該府承緝黃若華叛黨黃登雲

據於康熙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稱據典史王鈺緝獲解司兼據該縣知縣

韓鉉取具各該地保族人及失主等人口供明確一併招報據其供招情

節登雲之已獲確無可疑矣及至臬司轉發廣府防官覆審則所解者係

良民黃亮日非逸犯黃登雲也至問本人在惠何以承認則曰寃遭捕衙

屈拿也再問失主在惠何以質證則曰生員實不認得問官當日沒問也

遍問地保及族人在惠何以共行供證則或曰小的並沒有說不知那個

寫這口供或曰並不見他供有這話不知何人替寫的口供也竊思問罪

全憑口供況且各直省重大案件上報

朝廷下逐法司皆必細加覆核而所據以覆核者不過止憑一紙口供此而可

以代寫代造黑賬妄砌勢將何所不至民寃命枉倘復有何可憑此等府

縣各官止欲保全一己之功名不難揑造多人之供狀竟將無干平民陷

之駢斬坑之籍沒既不畏煌煌之

功令復不畏赫赫之鬼神至如興甯縣捕官既搶黃亮日賣女銀十兩又陷之

爲叛犯大辟臣閱招至此不覺髮竪眥裂天日爲之昏慘猶幸該司撫詳

愼另批別府覆審眞情始得畢露不然則口供既定如此枉陷奇□

朝廷何由而得知內部又何由而核勘但因僞造口供誣陷叛黨律例未有正

罪明文該撫止將惠府各官比引失入之律復行援

敕臣思失入係無心舛錯自應援

敕若此有心揑造羅織平人又據該府審語內明稱拘獲叛黨共期早結斯案

則意在揑銷開復已係明白承認實屬故入之重情非關失入之小誤

朝廷設官本以爲民若此府縣等官固

上坑民大悖

皇上愛恤民命至意臣思貪酷二者皆入法最重之條今貪官既雖遇

赦止於免罪仍行革職則酷吏遇

赦亦應止許免罪不宜仍留民上肆毒生靈伏乞

敕下刑部將此案嚴行該撫確查在惠州府審時凡被害族人保長一干口供

皆係何員假造何人替寫係何情弊務須直窮到底報部將此等職官或

照故入擬罪或另議僞造口供招草罪例從重處分雖經遇

赦免罪仍行革職併將此爲例自後如有此等揑造羅織者照例治罪通行直

省一體遵行庶良善得免寃寃而奸弊可以永杜矣臣辦事刑垣緣係民

命所關重大招揭必加詳閱所有情弊不敢不行駁參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具題十六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刑部 題爲揑銷之情弊等事刑科抄出刑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議得科臣張 疏稱云云等因前來議得已

故叛犯黃若華案內未獲叛黨黃登雲等一案先經廣東巡撫劉秉權

具題臣部議覆續獲黃登雲應俟該撫審擬具題到日另議奉
旨咨行去後今據該撫劉秉權疏稱審黃登雲名係黃亮日非是黃登雲應
與伊妻蔣氏一併省釋併參承問失入各官援
赦具題前來查興甯縣典史王鈺將黃亮日爲黃登雲拿獲惠州府知府朱
賚等審時保長楊福等口供黃亮日小名係亮日大名登雲後駁廣州
府同知李成楫審時保長楊福等口供非是黃登雲名係亮日在家納
糧嫁女賣田並未逃走等語或係從前承問各官朱賚等典史王鈺與
亮日有仇意欲結案以爲登雲或屬保長楊福等欲將黃登雲免罪後
審時巧稱非係登雲改供亦未可知及黃亮日口供典史拏時搶去伊
賣女銀十兩等情係何人搶奪並未審明口供相應請
勅該撫嚴審明白具題至此案已經科臣張

題參應俟該撫查題到日一併再議可也奉
旨依議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律例未定全書奏獻每難畫一請乞
勅部酌定頒行以成
昭代全書以示不刊定典事竊惟刑名律法爲天下紀綱所係
朝廷萬世所遵莫大之典也故一代雖有一代之損益而一代必有一代之全
書伏見我
朝創制立法順治初年即經部院諸臣校定大清律一書具疏進呈奉
聖旨是大清律著頒行欽此刊布中外但查歷年以來續有更定新例每稱不
必入律留此例行因而至今律自爲律例自爲例兩不相合臣見坊間刻
本止將康熙三年三月前定例奉
旨增添入律者一二十條另爲一卷附於律後既非統會貫串之文亦恐非經
呈
欽定之本且至康熙三年以後
題定新例則全缺焉尤非大全之書足爲一代定本臣又見刑部覆尚書朱
之弼條議過錢與錢一款稱近見各省官役抑勒索詐等項取財者有將
與受過付俱擬同罪者亦有照律分別擬罪者俱不畫一等因又部題侵
盜錢糧一款稱衙役侵盜倉庫錢糧或一省引衙役犯贓新例或一省引
侵盜原定律擬罪事不畫一等因據此可見律例各行官司審擬多有異
同之處亦且承問官吏不肖者因而或用律或用例得以任意重輕行私
自便是不可不集成統會一書刊布中外使折獄官司曉然共見者也臣

近見該部司官將年來
題定新例照律內六部題目分項編次刊成一冊冀使成憲昭然非不苦心
校定然終屬律爲一部例又另爲一部各自分行繙對查擬仍非畫一且
又律文係奉
旨頒刻之書新例係司官校輯之書未呈
御覽勅諭刊頒終未足爲
皇府昭垂之定本請乞
皇上勅部即將大清律原本詳對新例續經
題定者皆照原律開載之法凡有條例各於律文本項之後一一隨類註入
務使次第井然如此則律例統貫總成一書凡聽斷官司執此一編隨事
開卷無不一覽在目不煩檢閱之勞永無異同之失矣臣又思律經歷來

所定例係一時所行例不過以補律之缺不宜太煩即如盜案處分一項
向來則例屢經更定最後諸臣條陳奉有照律緝盜之
旨欽遵在案可見律文至當雖經屢變終不可易一條如此其餘可知併乞
敕部於律例二種增改互異之處詳加酌定務期以律爲主以例佐之如有則
例太煩不妨更加酌簡以求至當使後來無可復易之處然後繕寫成書
進呈
御覽親裁定奪刊布庶成
昭代一成不變之書永作中外官司共守之典所關天下萬世之紀綱非小矣
臣職備刑垣事關職掌條陳始末字多踰格伏乞
睿鑒敕部確議施行
康熙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旨該部詳議具奏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特糾卓異官員事查得山西同知周令樹前任江西贛州府推官穢跡
昭著賊私狼籍被前任巡撫林天擎特糾審實除演戲宿娼拏訪散匪及
得張奇茂賊二百四十兩原貯在庫輕罪不坐外共計贓銀五百四十兩
照貪官例擬絞三法司核議在案倖邀
赦還職陞補同知已屬非分之
恩不意現今反列卓異竊思卓異原屬獎勵殊典只因令樹前任被參贓款俱
在江西該省並無案卷可查遂列薦剡但貪污敗檢審擬重罪之人遽膺
卓異黜陟混淆官常倒色何以彰
朝廷之勸懲哉臣職司糾彈誼難緘默見聞既確謹據實指陳仰候
睿鑒勅下部院察議施行
康熙十年二月初五日具題初十日奉
旨該部院察議具奏
刑科給事中臣張惟赤謹
題爲
鑾衛奉
旨題補刑餘豈可容留請
敕部嚴察澄清以肅
禁近之體以重名爵之班事臣辦事垣中伏見兵部爲補官員事一統奉
旨這員缺著於世職到日題補欽此仰見
皇上慎重鑾儀體統至意臣思在京衛門

扈從清切品高地重者文則有翰林院武即爲
鑾儀衛皆係
朝廷清班不容濫污況我
朝文武並重在京文職濟濟如林武職
侍從止有鑾儀衛一衙門豈可不詳加甄別以示肅清而從來該衛陋規每
以掌貼吏書校尉員役挨補品官褻越誠爲至極今幸
皇上加意澄清去年
特簡掌衛之臣今又不用該部將堂房掌案陞補之議自此
禁近可以肅然但以臣所知尚有名充役寔身受官刑事跡檔案通國共知
如鑾儀尉章茂春者在今日尚列清班儼明名爵臣不能無議焉臣聞茂
春向係京城寔棍掛名本衛校尉仍與寔役邢其敏等串名邢尚春於宣

課司應役包攬召買侵蝕錢糧
朝廷功令一身不充二役茂春既爲校尉何得復應課司至康熙五年九月告
發事露刑部審案載有邢其敏口供我與茂春俱係一衙門之人等語乃
仍不行褫革衙役且於康熙六年六月復行補管今職以昭著之蠹役儼
爲
清近之品官且查刑部檔案茂春歷經刑訊受夾十次擬杖八十折責三十
板刑餘之人從來不近
天子今以如此方經受刑狼籍之人甫過半年之內竟公然朝服頂帶趨蹌於
皇上扈從之班褻體統而辱
朝綱莫甚於此臣查凡大小各衙門書吏必由地方官及里鄰保結並無刑喪
過犯方准收用書吏且然而況於職官乎今當

皇上簡用禁近之時正奸宄莫遁之日伏乞
敕部行查刑部原案立議斥逐并令嗣後一遵
新旨凡該衙員缺必須慎重名器嚴查汰而公遴選照文武之名爵並重而
朝廷之體統肅然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乾斷施行
康熙十年二月初五日具題初十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兵部 題爲變衙奉
旨題補刑餘豈可容留請
敕部嚴察澄清以肅
禁近之體以重名爵之班事兵科抄出刑科張 題前事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該臣等議得刑科張 疏參整儀尉章茂春向係京
城蠹棍掛名本衙校尉仍與蠹役邢其敏等串名邢尚春於宣課司應
役包攬召買侵蝕錢糧至康熙五年九月告發事露乃仍不行褫革於
康熙六年六月復行補管今職且茂春歷經刑訊受夾十次擬杖八十
折責三十板伏乞
敕部行查原案立議斥逐並令嗣後一遵
新旨凡該衙員缺必須慎重名器嚴查汰而公遴選等因臣部於二月十三
日移咨刑部查所審章茂春原案并有無褫革隨於本月二十三日據
刑部咨稱章茂春將伊春字同邢其敏串名邢尚春謊稱伊弟章二與
邢其敏串名將章茂春合依不應事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並無褫革
字樣等語於本月二十七日臣部又移咨刑部繇儀衛崇文門宣課司
原係墨勒根王校尉順治八年閏二月本衛揀選留用章茂春正身食
糧應差順治十八年四月內因備知事體補貼案因効力年久於康熙
六年六月補整儀尉咨部題授等語於三月初六日據崇文門宣課司
員外郎色冷等呈稱職等歷歷研查並無章茂春之咨繼查各召買內
惟有邢其敏章永祿名字復詢問衆召買人等咸稱並無章茂春等語
查崇文門宣課司呈稱雖無章茂春之名其章茂春於康熙五年九月
內在刑部將伊春字與邢其敏串名邢尚春謊稱伊弟章二與邢其敏
串名杖八十折責三十板實係夾責受刑之人難留繇儀衛相應將章
茂春革職員缺另推其章茂春補授整儀尉咨送時不行詳查繇儀衛

各官理應查議俱事在康熙九年五月初六日
赦前相應免議至該衛員缺必須慎重名器嚴查汰而公遴選等語於康熙
九年十二月內據科臣吳　條議臣部會同鑾儀衛議覆以後鑾儀衛
缺出將漢世職并掌房掌案貼房貼案酌量用在案無庸再議者也奉
旨依議

序

凡文章之大者其上詔令其次奏議蓋其有關於天下國家者重也吾友螺浮張公練習朝章周知民故而其爲人砥節首公一意獨行無所依附故自陟諫垣十有七年難遺易退立朝無多日然侃侃論列其已付鏤局籤帙成書者前後共計三編余嘗取而讀之簡而暢直而婉曲而中盡而不汙近而有遠慮雖古所稱賈長沙晁家令劉中壘陸敬輿之屬又何讓焉公言論風采表表一時海內方期公大用奈何遽厭人間世而騎箕尾逝耶其最後給工垣事僅餘一載雖所建白無幾要皆切中時事今其子主政君不忍付之泯滅欲剞劂以傳請余數言弁首或言古人於疏草有毀之者如皇甫義貞有焚之者如荀文若羊叔子馬賓王有削之者如孔子夏陳長文皆不欲藏副示後炫世沽名以法古賢臣謹密之意給諫父子必欲傳之者何抑知景仁曰若奏而不通又復焚草則與不言何異夫人臣欲故忠於國不在避名二君子非耶給諫公疏具在其中多奉

俞旨卽見之施行者固足以彰

宸聰昭

主德或間有未行者其憂民爲國一片血誠透於楮墨傳之後人倘能申明其說不無小補又何必功自己出也嗟乎公頎然魁岸精神挺動音吐若宏鐘眉壽應未有艾余倣位秋卿一切正資公擘畫以匡其所不逮而天忽奪之余倀倀乎安仰安倣耶語云存則人亡則書主政惓惓不忘手澤卽末歲所遺數篇必欲梓而傳之公可謂有子公雖亡不亡矣

蔚陽年家弟魏象樞頓首拜撰

螺浮先生入告遺編序

古之君子措之於世而爲事業見之於言而爲文章皆其卓犖俶儻之氣盤礴鬱積發於自然其相須若表裏未可析而二之也後世學無原本各撓其性之所近以名一家於是喜立功者目文辭爲土苴務立言者以功名爲糟粕兩者之不相兼也久矣若夫居朝廷之上敷奏明試立功立言相成而不背惟諫官爲然苟其氣之卓犖俶儻不隨俗波靡則讜論殊績往往以一人兼之雖其平居著述一文一辭皆可以覘忠愛之性抒伉亮之懷蓋其積中而發外有不可掩者非雕繢藻飾以爲文章者可比也往時盥官　張螺浮先生居諫垣以直聲名天下方

皇上沖齡踐阼神聖英武鉅細畢照而輔臣久不歸政　先生抗疏論列請天子親總萬幾意氣激切辭無撓避舉朝服其敢言忌之者擠就外列後被

特召再入掖省

眷遇頗篤請行

日講并條奏諸大事多荷

俯行方將不次枋用而　先生遽逝時論惜之余時在長安未有知者　先生獨相器重每過其邸舍必出所草劄疏示余閒出古歌詩雜文莫不沉摯朗切如挾風霜未嘗不歎文章事業兼擅無闕者非　先生不足當之也余叨

竊

恩寵年來始得歸田柘西　先生令嗣皜亭主事往來遊處甚契合頃出遺稿見示束卷歸然手蹟未沒回念當年邸寓過從酒酣耳熱披吟商確宛爾如昨而　先生之亡忽忽十載矣得不爲之深慨耶皜亭主事才氣先偉能仍其家學將來致身廊廟立功立言以垂聲於天下者取是編而傳述之不有

餘師乎是爲序

康熙壬申春日錢塘後學高士奇拜撰

入告編目錄

遺編

聖意首恤窮民鉅典宜周無告
時務之責成綦重虛文之可省尚多
謹陳天下從來因循蒙蔽陋規
地宮工程最重新甄造運宜嚴
詞林選授最重館閣造就宜精

工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張惟赤謹

題爲

聖意首恤窮民鉅典宜周無告謹陳推廣數條請乞

敕議通行拯卹以副

皇心以昭異數事伏惟

皇上舉行建

儲大禮爲

本朝開從來未行之典創萬世不易之模誠普天僅覩率土齊歡千載一時也

臣伏讀

恩詔覃及宇宙臣民尤爲天下海隅所快覩但以臣伏念此係

朝廷非常之鉅典必示海宇以破格之

鴻恩昔周文王發政施仁必首及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矧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懷軫恤斯民有加無已當此

覃恩普及之時廣沓臣工尤必遍周民隱方副我

皇上如天之心臣幸列言官恭逢

盛舉尚有愚誠之一得可以副

聖心而廣異數者請得爲

皇上列陳之竊見目今軍興旁午兵餉綢繆

皇上當此籌餉之時不廢恤民之舉於直省告災告蠲者仍照分數行蠲即今

恩詔開列復有已經查勘蠲免賦役者有司不遵仍行濫派事發決不饒恕之

條仰見

皇上一以愛民爲心雖堯舜無以過但臣念蠲免所及止在有田輸賦之家而

租田代種之佃戶不及焉此種人戶終年作苦每歲輸租還租自粲自飽
糠粃更有每遇秋成完租不足資男鬻女慘不堪言此正所謂無告窮民
當此
恩翔率土之時亦宜使之得霑
雨露請乞
敕部酌議通行各省凡佃戶輸還田主租米除今年完納已過其康熙十五年
量行減讓每石或減一斗或減五升在有田者應無難色而在力田者便
霑實惠自今頒詢不敢
皇上雖欲推惠小民實無家給戶養之法臣展轉思維止有此減租一術可以
遍及窮簷無遠不屆此其一臣又思天下當恤窮民首在艱苦農夫次即
刑獄罪犯今蒙

洪恩肆霑現在咸予維新尚有一等罪犯本輕充徒擺站已至配所者伏查律
例有不在赦放之文但思此等人犯其有力者多以折贖免行而遣發者
多係無力受配異鄉孤子衣食無營晝則行乞夜則露處司驛者恐其脫
逃又必加之桎梏雖不監禁無異獄囚度日如年情狀堪憫使得稍寬時
月便如解釋倒懸臣請
敕部通行直省此項罪囚已至配所者就其所定年分內量減一年應三年者
滿二年即釋應二年半者滿一年半即釋下各倣此減其充徒一年即早
得超生一年矣此又其一臣又見向來流徙尙陽堡人犯原皆分隸旗下
自蒙
皇上憐憫放免爲民是已荷
聖恩矜察寬其罪網矣但自隸編氓年深月久或口食不充難以存活或年踰
耄耋侍養無人或正身已斃妻子流離其爲伶仃孤子種種顚連生則長
無衣食歿則委骨路旁可憐彌甚今遇
皇恩肆赦普天同慶獨此被流日久之人其中或有情罪可矜不得一視同仁
尤切
聖世覆盆之歎伏乞
敕部行查此項流人除情罪重大外其有罪犯本輕又係眞正窮苦年老廢疾
不能當差之人准與
赦還恩德不止再生矣此又其一臣又思自吳耿二逆搆亂以來大兵進討所
有俘獲子女除本屬賊黨家屬外其原係良民誤陷賊地因遭俘執者亦
或有之臣伏讀
恩詔領兵將帥著各嚴戢部伍勿得借端擄掠重擾良民一條仰見

皇上洞燭萬里伏乞
敕部通行諸路軍前如有不係賊黨家屬誤在賊中被俘者許其本家親戚認
贖完聚間有本係良民子女因與賊境逼近顚連失所者許令該督撫查
明設法安插此尤一時難民所當矜恤者此又其一以上四項眞皆所謂
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從來赦例均未曾及臣故曰
朝廷非常之
盛典必示海宇以破格之
鴻恩今日
皇上沛然行之誠爲萬世首出遠踰堯舜將見和氣歡聲遍滿宇宙
朝廷萬年有道之祥
皇太子千秋無疆之祚皆我

皇上今日啓之矣緣係推廣
恩意臚列窮民字多踰額貼黃難盡統祈
睿鑒俯賜全覽施行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六日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工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張惟赤謹
題爲時務之責成綦重虛文之可省尚多請乞
敕部酌停煩瑣事例以裁冗雜以策專精事竊惟六官則例之設所以廣示周
詳而從前因革之宜亦必講求盡一矧今逆氛未靖之時直省諸臣籌兵
籌餉事務至煩責任至重若又拘以虛文多其瞻顧辦此必致失彼豈得
專精一意協濟時艱臣近閱邸報見鹽臣不任漕務因臺臣言停其奏銷

造册矣陝西西延鳳漢等府銀糧不涉茶馬該撫臣疏請免其循例重造
入册矣似此無益虛文舊例頗多可省而以臣所見最煩瑣者莫如各省
州縣在籍候選候補職官遇有丁憂事故必令地方官限期咨報如有遲
報不報及不行詳查者一概議處之例近如館陶縣以候選州同病故不
報議處矣山陽縣候選州同丁憂少守服制一個月零八日不行詳查縣
府藩司一概議處矣鹽城縣監生少守服制一個月零四日未經查報知
縣藩司分別罰俸矣如此之類屢指不勝竊計自援納例開以來歷科進
士及揀選舉人而外入監出咨考職之州同州判雜職及舉貢考定之有
司在籍候選者不知幾千百人一州一縣多者亦至百十餘人丁憂事故
時時而有住居城郭家有長丁者遇事尚能查報其或遠居鄉僻及猝遇
事故家無次丁不能申報州縣該州縣官又豈能一一差人沿鄉查訪代
之申報耶至於司府各官所屬既多所司又廣如此等事不過止據屬員
所報轉申上司而已以微員守制月日不符均行議處豈不增其瞻顧反
分正務之心臣又查前此地方官原無議處之例止因後來選法改用寄
憑停其人員赴部恐有在籍丁憂事故之員不行報部一概入選及至選
定寄憑原籍遇有丁憂事故之人再行報部另選往返貽誤以致地方懸
缺因而定此處分之例使之詳查入報以免混選之失今寄憑之法既經
停止候選人員皆各赴部投供聽選矣而地方官咨部處分之例仍舊遵
行豈非因革之未歸盡一者乎以本屬可省之虛文具急公辦事之精力
尤非所以策勵官方責成機務也臣請
皇上敕下該部查照舊例一概在籍候選候補官員如遇丁憂事故停其咨報
其或起文赴部違限者止行議處本身地方官概免處分去煩瑣而專責

成其有裨官方時務非淺矣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鑒施行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六日奉
旨吏部議奏
工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張惟赤謹
題爲謹陳天下從來因循蒙蔽陋規請
旨嚴行申飭併議就近開報時價之法以圖節核錢糧事竊惟古今天下遲弊
全在內外臣工因循舊例養成陋規至久而竟成固然牢不可破此臣下
之最負朝廷者也臣請就今日之一節言之天下食用貨物多則賤少則
貴時價消長月異而歲不同此必然之理五尺之童皆知之而河南山東
之漕糧每年每石定例折銀入錢矣江浙改折之白糧每石定例折銀一

兩五錢矣然此猶言爲
朝廷計入也乃臣查各省報銷供應軍需辦買米豆之價每石皆開八錢九錢
一兩不等矣臣聞年來大河南北豆產甚廣每石價銀不過三四錢即有
買運脚費何至加倍有餘此必從前豆貴之時各省採買報銷曾有八錢
九錢一兩之例因而據爲錢案倣照開銷臣又見部臣每覆各省採買顏
料各色雜項之疏多稱查與先開價值過浮相應駁減據此則是內而部
臣止有一先開價值在於胸中外而各省安得不止據一已前舊例報之
紙上彼此因循養成陋規征收百姓者不問時價限定每石或八錢或一
兩五錢多收不止加倍如是則病民開銷
朝廷者不問時價概稱每石八錢九錢一兩浮冒不止加倍如是則病
國此今日莫大陋規也部臣魏象樞亦曾條陳及此謂各省報銷米豆價值

每案稍一節省則數十萬可得臣思當此司農告匱之時內外諸臣不肯
實心詢訪地方時價上爲
朝廷節省錢糧而但因循舊例希圖蒙蔽侵欺大負
國恩莫此爲甚然欲破此陋規必使部臣確知各省時價而欲使部臣確知
時價必使外員按時據實開報但在外官員無所顧忌得以據實開報者
惟有關差爲新奉定例不受督撫管轄之員且各關皆係客商經由之地
貨物價值的確可憑如據天津臨清所報直隸山東可知矣據蕪湖龍江
所報上江一帶可知矣據淮安揚州所報江北一帶可知矣據滸墅北關
所報江南蘇杭可知矣據九江贛關太平所報江廣粵東可知矣行令各
差於每季錢糧報部之時即將所駐之處米豆草束價值按季具揭確報
到部存案俟各省辦買造册報銷之時取各差原揭按時磨對有無浮冒
一目瞭然數千里外如在目前不必止據先開舊册比對增減其法至簡
捷縱有不肖官員無所施其蒙蔽節省錢糧不少矣至如山陝一帶原無
關差之處或即令河東鹽臣逐季附報河東接連三省相去秦晉兵馬經
由孔道不過三四十里開報亦可爲憑此實今日節核錢糧破除陋例之
要術也臣又思如此因循陋規所在多有伏祈
皇上特賜嚴綸通行申飭如有此等從來相沿蒙蔽舊例許其即行糾劾舉
施行有能清查節省錢糧滿萬以上者仍准從優議敘其或仍蹈故轍不
能糾劾別經他人發覺者嚴加處分至關差司官如有通同在外各官得
受賄囑不行據實開報別經旁人舉發者加等治罪庶從前內外臣工陋
習可除錢糧不致漏巵兵餉自然充裕矣緣係條陳因循陋規設法清核
字多逾額統祈

睿鑒施行
康熙十五年二月 日具題 月 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工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張惟赤謹
題爲
地宮工程最重新甎造運宜嚴請乞
敕部再行申飭并議運運之方以防侵盜以襄大工事伏惟
仁孝皇后陵寢已經選擇吉壤先行修造
地宮工程至爲重大臣昨辦事疏中接奉工部請
旨事一本奉有
綸音地宮關係重大定議應用何項甎及堅固與否係工部專職乃並不議請

旨定奪大負職掌著吏部察議具奏這事情著再議具奏欽此又接工部
再議請
旨事一本奉
旨依議速行欽此仰見
皇上愼重大工至意今該部已經差官前往臨清督造城甎矣但從來各處相
沿陋規每遇一項工□即有地方一種無籍棍徒借名窰戶當官承認包
攬私自俵散分肥彼此授受冒破侵欺奸弊百出從前城殿諸工此弊多
不能禁今臨清甎窰停止已久匠夫俱已星散窰座亦經坍塌該州又係
水陸衝衢多有地方光棍盤踞出沒保無借名承認指稱舊日窰戶兜攬
募匠及至金錢入手展轉扣尅侵吞以致工料不得精堅貽誤大工不小
況今正在錢糧不敷之時若有此輩從中開一分之侵冒即於大工有一

分之疏率且於錢糧多一分之耗費請
敕該部嚴飭該撫及前往司官召募夫匠務皆著落地方保甲公同保給殷實
忠誠原係員正窰戶並非包攬積棍方准承攬又必責令先呈樣甎看驗
果否精堅然後估定價值給銀燒造燒成之日仍行逐一勘驗是否照樣
精堅方准收納如此周詳謹飭侵蠹庶可潛消至於運載北來之法雖經
部議專派船隻運送但另派船隻終恐耽延兼虞煩費臣思臨清係南北
必由水道來往船隻甚多又有專差官員在彼駐劄收稅合無即行該關
部員令於南北船隻內不論官民商貨各載過關之時於應納稅銀內量
行酌免若干每船令其載運若干甎塊挂號承領前至天津或張家灣交
納銷號此等船隻皆係隨到隨開燒出新甎即可隨燒隨帶既係順帶之
船非關拘派又屬價先之載不致耽延事理似爲至便仍須酌驗船隻稍
大或千石或五百石以上可以承載者方准運載大者帶多小者帶少協
同差去司官酌量給發無得混行給帶致有失誤更不得借名縱役拘拏
小船勒詐財物至水口收甎之處亦必差委司官一員專駐或天津或張
灣起運近便之地搭廠陸續查收起發剝運前至工所庶運到之甎不致
露淋損壞又查天津一帶俱有專爲糧船剝淺一項官剝船剝糧之暇亦
可備剝甎之用臣又見近日工部管烏槍忘玩一案因思稽督固貴嚴密
委任尤在得人再乞
敕部選擇滿漢才能司官數員或任收甎或任督工督工之員尤必愼擇二三
員精勤練達之才使之前往協理監工務令時親督理不得擅離工所如
有嬾惰草率不職之員嚴加處分仍治堂上官以保舉不愼之罪似此造
運有法責成有人匠工不致侵欺運送不致遲誤

大工堅固可期而
仁孝皇后神靈永奠矣臣職司工垣在工言工莫有重於此者字多逾額貼黃
難盡伏祈
睿鑒俯賜全覽施行
康熙十五年 月 日具題 月 日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
工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張惟赤謹
題爲詞林選授最重館閣造就宜精請
敕定選後課校之法以育人材以重清要事竊惟
國家設立翰苑原以教育窮經稽古之儒故稱爲翰墨之林實係文章之府
既備一時之

顧問又儲異日之
經筵誠清華重選也我
皇上崇尚文教講求經術舉行
經筵起居諸典章於詞林諸臣
宸眷有加且當此軍興旁午之日
皇上益加意右文丙辰會試復邀
異數得以廣額一時多士濟濟師師第今選授庶常之典已經舉行其入選之
士育之館閣以儲異日大用者平時陶甄樂育之方所宜加意精嚴以副
皇上尊經重文之聖心臣伏查順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世祖章皇帝上諭內三院考選庶吉士原係儲養眞才以備任用必須懋勉學問
時加策勵乃能練習典古博通文章無負朕親行簡拔之意除照舊教習

館試院試外今後滿漢庶吉士讀書一甲翰林每二月朕必面試一次以
辨勤惰高下每歲六試永著爲令爾等即行傳知欽此仰見鄭重詞臣原
係
本朝盛典今當選定教習之時若不加意薰陶將來豈能稱職臣請
皇上敕下該部院諸臣確議目今
欽點庶常已定之後將所選諸員詳定教習考試之法如性理大全五經通鑑
綱目會典諸書以及漢唐宋詩賦古文之類於習授清書之暇另立課程
俾之閱習然後或一月或兩月該衙門先加考試問以經義典故試以詩
賦古文校其優劣記其等第至或半年或一年之後再行題請
皇上聖學廣淵親加
御試品題以爲激勸庶學業精勤人心淬勵上不負
皇上育養人材之盛心下不媿衙門翰苑詞林之名目仰裨
聖化誠非淺鮮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睿鑒施行
康熙十五年五月　日具題　月　日奉
旨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58 95版

先都諫公順治甲午舉人乙未進士授戶曹擢禮科給事中改刑科出爲荆南副使未幾歸田築園烏夜村將終老焉庚戌得旨仍補刑垣尋遷工科其間條奏數十上嘗一日而上五疏皆關國計民瘼風節侃侃直聲震朝野如停圈給革廠夫嚴定律例密訪衙蠹以及海防河工關鹽商稅無不建白先後梓成入告編三集惜歲久板多剝蝕嘉慶戊寅冬補刊全頁敬跋數行於後

元孫男逢泰敬跋

裔孫元濟元杰繼城同校

乾清門奏對記

歙縣　張潮　山來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校
漸　進也　同輯

乾清門奏對記

睢陽湯斌孫峴著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上御乾清門斌侍直命錄平日詩文進覽斌奏近因纂修

兩朝聖訓及明史所作詩文甚少

上曰即舊作亦可四月初九日斌遵

旨進文十篇詩十首

上名至乾清宮閱首篇藉田頌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皇帝時事汝爲庶吉士時作乎斌對曰是次

閱十三經註疏論二十一史論至春王正月論

命敷陳大意斌對曰春王正月四字春秋本自明

顯後儒議論不一有言周改月改時者有言改月

不改時者有言時月俱不改者臣以春秋本文斷

之時月俱改之說爲是如冬十月雨雪二月無冰

在夏時原不爲異僖公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

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時也此改月改時之證胡

安國言夏時冠周月臣以爲不然行夏之時聖人

平日論道之言春秋者聖人尊王之書以夏時冠

周月非爲下不倍之義

上頷之又擬漢以禁圃假民舉直言極諫之士詔

上問此詔爲何而作斌對曰臣散館時

世祖章皇帝御試題蒙　恩授檢討又　命述學言

篇大意斌對曰自周子至朱子其學最爲純正精

微爲儒者標準後學沉溺訓詁殊失程朱精意王

守仁致良知之學正以救末學流弊但語多失中

門人以虛見承襲致滋後人之議臣謂先儒補偏

救弊各有深心願學者識聖學之眞身體力行久

之當有自得徒競口說無益

上復頷之閱潼關城樓刻詩記睢州州學記嵩陽書

院記贛州府志序訖閱詩至末首年老才將盡憂

多道轉親二句

上佇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斌對曰臣幼遭亂

離半生在憂患中嘗隨事體認於道轉覺親切詩
辭樸拙不勝惶恐是日
天顏和霽從容顧問晷刻頻移
聖主優禮儒臣爲　國家盛事微臣才力短淺無由
報補愧且懼焉

議

杭

城

治

水

光緒壬辰冬月

吳恆

錢塘丁惠嘉梓

氏堂

O. of 11

杭州治火議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杭州多火災歲必數發發必延數里且有蹈火以死者予僦杭之前一年相傳自鹽橋至羊市縱橫十餘里其爲家約六萬有餘死者若干人予雖未親見顧燋爛猶在目也乃不數年而自孩兒巷至菜市東街與前略相等予所僦住房已親見入烟燄中其他則時發時熄不可勝計以詢居人郎中年者亦必答曰予生若干次矣其最徼倖可喜亦必樹一指曰慚愧已一次矣從未有云無有者頃者黃中堂門樓偶不

戒而五人齊死一樓不得下踰日而藩司東街又復延漫里許焚燒數百家又踰日而太平門外忽燻燄蔽天不知所究竟今則褚堂上下復炎炎矣何以致此

或曰此天象也前漢天文志謂吳越分野在戌而太初歷法以太歲出戌當房心之閒心者火也又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銜熒惑火宿而鳥銜爲南方鶉火之首凡此者皆主多火而予獨曰否夫既曰吳楚吳越則當及楚越兩地楚疆跨荆揚之閒而東南百越遠界嶺徼未嘗限一吳郡也且卽此吳郡而南極富春北踰江淮爲地甚廣乃區區以杭州一城當之其可通乎

或曰此地理也郡南鳳皇山蜿蜒南峙南屬離方以離方之龍而衝城而入焉得無火然而亦非是者嘗考浙河左右其自新安以南太末以東凡在山縣多有離龍南起排闥抵治者然未聞有災害也且此鳳皇山非離龍也其山在正陽門西清波門南以卦位言之則爲西南之坤土以大衍五行言之則爲天九成金之坤金土龍金龍皆非離龍故予郡西南有鮑郎山土龍入城而予邑正西則直有西山金龍橫撞

其右未嘗礙也

於是無所歸咎有議開火巷者謂曩時每街必有火巷閒截之今多爲民閒侵佃以致堙塞火患之多實由于此則試思火巷之廣孰如大街大街廣六丈有餘尚不能截火而謂數尺之巷能截之乎且火之熾滅全不繫街之寡多與巷之廣狹蘇州閶門暘州埂予祗一街耳然且兩距相望連手可接而皆終古無火患何與

更有歸咎予六井之不開者謂唐時李泌爲刺史特開六大井爲澆火之藉今六井久塞無由灌救則杭

州城寬延袤若干必非六井所能濟且比戶有井綆缶之功不能急升卽舊時當事救每家門首貯水一缸而車薪杯水毫無所用甚至西洋水車飛灑空際而並不及火翻致車載盆盎塡梗道路寥寥六水窪將安用之若云水可厭火則西湖一大水與全城首尾然且三門引氣一牐通流尙不能厭而謂六井能厭之此婦孺之語也然則如何

夫火不自致必有所以致之者嘗疑失火塘報各省無有獨杭城則屢見報文下此惟湖之漢口偶有報延燒至數千家者則必杭之房與漢口之屋有異于

杭州治火議 三

他而備查兩地則漢口專用竹而杭則兼用竹木自基壁以至樑欏棟柱欂櫨無非木也而且以木爲牆障以竹爲瓦薦壁夾凡戶牖之間牖用櫺櫺而半墉承牖又復以板與竹夾爲之間或護牖以笆護墉以籬層層裹飾非竹則木然且單房少而重屋多兩重架格猶復接木楹于軒宇之上名曰曬臺計一室所用其爲塼埴之工者祇瓦棱數片耳又且市廛櫛闤多接飛簷橋梁巷門每通複閣鱗排櫛比了無罅隙夫以滿城燈火百萬家烟爨原足比沃焦之山象鬱彼之穴而且上下四旁無非竹木旣已埋身在烈坑中矣加之儈販營業多以炊煮蒸熬燻焙燒炙爲生計而貧民晝苦趁逐往多夜作諸凡治機絲煅金錫皆通夕不寐又且俗尙苟偷大抵箕籠厝火竹蘖點燈暑則燃蚊烟寒則烘草薦無非硝炭而況俗尙釋老合鄉禮斗聯棚誦經焚香燒燭沿宵累旦此風在當事尤宜禁又何一非致火者

考春秋宋鄭火災梓愼曰木卽火也宋太皡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房也夫太皡以木德王祝融以火德王而皆稱火房則以木者實火之所由生也是以震本木也非火也而一構乎離則以震雷生離火而離

杭州治火議 四

反足以滅震如晉獻嫁女于秦穆而秦伯伐晉反獲晉侯于韓原當時晉史占之者謂歸妹之睽以雷澤而變爲火澤爲雷爲火爲嬴敗姬以震本木質而具雷火之性雖生火而反爲火滅比晉雖嫁女而反卽以女而害其母家蓋明言夫木之必當召火禍也是以治火之法先計嚮邇後計撲滅嚮邇謂嚮而近之也撲滅者撲使滅也惟可嚮邇然後可撲滅否則近且不能何有于撲故盤庚遷殷有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謂原田草火其勢卑小雖不可近猶可信手撲滅之若房室炎上則五行志云

及鑒災既起焚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動衆不能救也亦以宮室宗廟多用木飾一經炎上則木火難近而必不能救蓋諸火無威而木火有威治工聚火而鑄用木骸（即炭）而不用木則雖金鐵銷鑠而執工者得近之何則以無威也祝鍑焚明幣于庭紙錢錫繯皆可指撥而及燬靈座（杭俗以木主藏木室祀寢三年謂之靈座深合古禮反主于寢之義）爲木無幾然而尋丈之外各環向而不得前何則以威著也今以木火而及屋則威著已極近且不能而欲施手足之烈難矣

然且闔闢連緜左房未燼而右室已燖木中之火以外熱而炙于其裏往往火所未及而木先出烟以外火與內火兩相煽也如此則爛漫無已時矣故春秋有書災有書火者其書凌室災則天災也夫凌室本冰室而猶有火此其所爲天也其書成周宣榭火則人火也夫有木曰榭在爾雅已明言之既稱有木而猶欲其無火得乎此人爲之也故左傳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然則杭州之火人火矣

若夫鏄房則不然古作室之工多用陶埴甎甃以銜木自棟樑榱桷以外皆取瓴甋墁附之考工記稱爲瓦屋今稱爲鏄房凡宮室之牆壁屏蔽以及庭塗堂

壁無用木者如梓材云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謂合苫土以墁之則外牆不用木儀禮士適寢居北墉下註土牆曰墉則內牆不用木莊子鑿坏而遁坏者土壁也則房壁不用木毛詩中唐有甓謂甃中庭以鏄也則庭塗不用木廣雅堂以塈壁唐史北廳以花甎甃地謂堂址也則堂壁不用木說文屏障謂之坫禮記反坫在兩楹之閒謂以鏄作屏蔽以土作楹臺也則屏與楹總不用本若左傳云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夫館與宮室其宜時葺者何限乃不戒本斲而戒圬塓則土之勝木久矣是以寢廟藏主則幷杙柱亦去之春秋謂之宗祏即石堂也太史藏典籍則幷樑欂榱棟皆去之周禮序謂之巖屋即石室也若夫毛詩之縮版以載謂以版築土非用版也秦風之在其板屋謂西戎地寒瓦凍易裂或以板代瓦非謂中國之屋可以木板作牆壁也

蓋中國屋製四海一轍北土南鏄俱足禦火他不具論即以予郡言之凡造屋者以複鏄爲垣單鏄爲壁厚鏄爲壁薄鏄爲薦一室之中惟棟樑椽柱是木耳他皆鏄也脫或不戒則棟閒于牆柱閒于壁樑與椽各閒于瓦薦凡木火所向甎灰瓦礪皆足以抗之而

火不成勢火不成勢則救者可近救者可近則此屋之火不能熱彼屋之木卽任其自焚亦不過數間止耳古有云雨衣易漏易之以瓦則不漏今木屋易火易之以鑄則不火此非理之至明而事之易曉者乎嘗記予里居竈門失火俗以草代薪原易蔓延且司爨者又稚婢也乃草燼而屋並無恙則以竈門向屋隅兩面正側皆鑄所燋爛者獨椽柱耳蓋鑄房之可恃如此

然而習俗相沿其來已久庸人狃于故常而憚于更革卽一二有識者或痛思改作稍知求一勞永逸之

計而寡不敵衆一室之磚不能抗萬閒之木是必藉當事大力留心民瘼以一切之法嚴行之其已成者勿論已但新被災之地則必大張示諭幷敕該圖里總勤買鑄塊且立喚紹興工匠使另爲製造不得因仍舊習私用竹木違者以非法處之幷折其所造屋則以漸移易庶幾有濟夫開河大工築萬雉而建二十臺城于其閒亦豈細役乃前此有趙大中丞毅然行之而官不糜費民不騷擾兩河十門臺高而水深至今望之者曰此趙公城泳之者曰此趙公河也苟當事關心深析利害則一矢口閒無興作無科斂無徵發期會祇假以威神而澤之被已千秋恩之浹且萬戶矣則亦何憚而不爲之

乃阻之者有二說一曰鑄貴而竹木賤也夫杭屋外垣純用土築而舂基埋石畚土蓋瓦材費不貲所絕無者獨鑄耳然且日聚多人一唱三歎邪許聲連連計物値工價每縱橫尋丈約不下十金有餘若丈牆之鑄則空斗複上丈鑄三百塊不敷一金而且土工一工可築數丈牆其工價裁數分耳以十金之牆而以一金零數分當之孰貴孰賤若夫壁則單鑄側疊尋丈之鑄必不敵尋丈之板之値而苟舍板而用竹

則竹木土灰四者齊用杭州土皆貴賣而削築圬墁諸工並進恐物値工價未必有歉于鑄也夫以一焚而家貲千百盡付燼炭則雖十倍之費猶當痛自拔濯改柯易葉爲百年不拔之良策而況工値計較爲牆固甚省而爲壁亦不費卽曰創始實難採辦未給或不能頓集諸物而商估趨利如鶩稍有徵贏則其物無脛而至況鑄塡瓦片多出之過江之湘湖而嘉湖二府亦有陶窑苟能用之則纂纂四來將見草橋螺螄太平艮山四門外堆垛如邱山物盈則賤豈止易辦而已乎

一曰杭州寸金地闤闠稠密竹木占地少而鏄則占地多也是又不然土牆高大者約址占三四尺否亦一二尺鏄牆則高大者四五寸否卽三四寸也板壁鏄壁各以寸爲度相去不遠竹壁則用木材而編竹夾以墁之合須一寸土灰兩面合一寸共二寸鏄則以寸厚之塊側累而上但得寸而無加矣然則不占地亦莫鏄若也

是以被災之地必易鏄房然後積漸次第徐圖一轍必使滿城皆鏄而後已此固救時良策稍有識者必不以其言爲河漢也然而未災之屋亦當商所以救

之之法大抵杭人多賃屋而居屋非已有卽屋中什器亦所值無幾脫不幸卽竄身已耳以故不關痛癢而閒有住已屋者又往往以因循忽之故救之者一曰徇火令先立三十家牌以牌中各戶輪流爲首每首值十日每日早晚則值者至各家呼曰請查火俟其家查看一遍答曰查訖然後至第二家亦如之其法用牌一方橫列三十家豎列三十日縱橫界之以作格每查訖則于某家格下某日格中覆以朱圈以爲此日火罰之案焉

乃不幸失火則杭城多游手人噪聚乘閒名爲救火實搶火也今且旂丁甚夥馬蹶一蹴踢而其地已糜爛矣故救之者二曰斷火巷每三十家中合置兩大木先截其街巷之兩頭而橫關之里總報附近官府官府卽差役樹兩牌于兩頭第許內出不許外入外入者卽坐曰搶火許守關者持大棍撲擊之死傷此地者竟置勿論至于內出者則各給籌一枝驗其運帑或有親鄰請入運帑者許持籌者引之驗入若有救火輩來則預作標識如鹽橋仙林橋各坊義民素有冊籍許標識其坊名書于燈而稱竿以持之并所攜鉤鐮繩索救火械仗次第驗入毋使溷亂此要領

也

若其救法則春秋原有備水器蓄水潦諸事而此地皆無所用惟有撤小屋塗大屋六字則最爲切當大抵木火難近撲既不能溝澮鮮少澆又必不得惟撤屋爲第一良法量其火之大小以定所撤之遠近遠踰若干丈近踰若干丈須在官者預立程度以一切行之法在必撤毋許阻擋阻擋者以違法論至事畢則一里內保全之家又量其遠近而合錢多寡以償其所撤屋無偏戾焉若遇大屋則以水泥塗之以水衣布幔之杭俗屋大則牆壁高峻可以堵禦否則亦

撤之以待更爲無失但大屋必屬大家其合錢補償之事可不必耳則三日撤火屋而救法已無他矣至于其四則曰嚴火罰從來起火之家名曰火頭其罰甚重今既設徇令則必查其起火者爲何牌何戶誰徇誰答未徇耶則罪在徇既答而不戒則罪在答雖罪不致死然必重創之以懲其後來考明季火頭之罰以銀鐺繫頸游于十門然後從縣解府解道解司至撫院而止每解衙門必責二十箠以爲常誠重之也今罰宜仍舊與否或不必然然而嚴則必然耳

杭城火災考 見汪師韓韓門綴學

杭城多火其見於五代史宋史文獻通考及元史明史所載者可考也後晉太祖天福六年吳越王錢元瓘杭州大火焚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後周世宗顯德五年四月吳越王錢俶奏焚燒府署殆盡時府舍悉爲煨燼將延及倉庾俶命酒祝曰食爲民天若盡焚之民命失仰火遂止世宗聞之遣內侍齎詔恤問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錢俶再入覲惟治權國事一夕廄中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斬頃之火息高宗紹興二年五月大火亘六七里燔民舍一萬數千家八月丙申火十一月癸未大火十二月甲午燔吏刑工部御史臺官府民廬軍壘盡乙未旦乃熄三年九月闕門外民廬燔者甚廣十一月火十一月乙酉火戊子又火朱勝非以屢火求罷不允四年正月燔數千家六年二月屢火通燔千餘家十二月燔萬餘家人有死者七年臨安府火（未詳何月見五行志）九年二月火七月又火十年九月燔民居延及省部十二年三月丙申火四月又火十四年正月火十五

年九月火經夕漸近太室而滅二十年正月燔吏部文書皆盡孝宗乾道五年十二月太室東北垣外民舍火十二月禁垣外閭人私舍火燒及民居淳熙二年十一月麗正門內東廡火三年九月大內射殿災延及東宮門八年九月行都火九年十一月進奏院火十四年五月武庫火兵器不害六月寶蓮山民居火延燒七百餘家救焚將校有死者光宗紹熙二年四月傳法寺火延及民居言者以戚里土木爲孽火數起之應三年正月火通夕至於翌日闔闢焚者半十一月燔五百餘家寧宗嘉

杭州治火議附錄　十三

泰元年三月戊寅大火四日至四月辛巳乃滅燔御史臺司農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御輦院太史局軍頭皇城司法物庫御廚班直諸軍壘延燒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五十有九人踐死者不可計城中舍廬九燬其七百官多徙舟以居火作於寶蓮山御史臺胥楊浩家諫議大夫程松請戮浩以謝都民疏再上始黔配萬安軍猶免決自是民訛言相驚亡賴因縱火爲姦利四月甲申命臨安府察奸民縱火者治以軍法二年六月己卯火辛卯禁都民以火說相驚者四年三月丁卯大火燔尚書中書省樞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敕糧料院親兵營修內司延及學士院內酒庫內宮門廡夜召禁旅救撲太室撤廟廡遷神主并冊寶於壽慈宮壽慈宮本紀作景靈宮翌日戊辰旦火及和寧門鴟吻禁卒張隆飛梯斧之門以不焚火作時分數道燔三千七十餘家又翌日己巳神主還太室時省寺皆寓泊驛寺四月梵天寺火開禧二年二月癸丑壽慈宮災甲寅太皇太后移居大內四月燔數百家嘉定十一年二月燔數百家九月禁垣外萬松嶺民舍火燔四百八十餘家十

杭州治火議附錄　十四

三年十一月燔城內外數萬家禁壘百二十區理宗紹定元年三月火燔六百餘家四年九月丙戌夜大火九廟俱燬統制徐義統領馬震遠坐救焚不力貶削有差端平二年四月丁卯火嘉熙元年六月燔三萬家十二年十一月丙申火至丁酉夜始息寶祐五年八月丙申火景定五年七月大火帝景德祐元年玉牒所災元成宗元貞二年四月燔七百七十家大德八年五月燔四百家英宗至治二年十二月火泰定二年十一月火振糧一月三年八月燔四百七十餘家四年十二月火燔六

百七十家文宗至順二年七月火振被災民百九十戶十月火命浙江行省振其不能自存者三年五月火被災九十一戶順帝元統元年六月火後至元元年四月燔官舍民居公廨寺觀凡萬五千七百餘間死者七十四人二年四月火又火明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大火延數千家隆慶二年正月浙江省城外災燬室廬舟艦以千計萬厤二十五年二月燒官民房千三百餘間天啟元年三月延燒六千餘家七月城內外延萬餘家八月詔以杭州大火停織造以上所載吳越外獨南宋爲詳

以建都故也明史所載不及孫之騄二申野錄爲詳文繁不錄以其爲仁和人故也其他不見紀載者不知凡幾究其故乃由民居多符木相連市井喧雜之地屋少垣墻亡賴縱火之徒利在搶奪是以火易連延往往一發不可救民之常貧可勝浩歎更爲考其軼事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見湯璹傳又嘉泰間陳自强以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官至右丞相封國公都城火自强所貯一夕爲煨燼侂胄首遣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又嘉泰時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鵶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宋德之奏離爲火爲日爲鉀胄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鉀兵水失其性太歲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且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又蔣貴珍應詔曰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撤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又嘉定二年六月嘉定舛是嘉泰五行志誤故循禧元年紀作二年都城火黃疇若應詔言當今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又徐鹿卿應詔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寵溺宴私用小人三事又常楙主管城南廂都城火後瓦礫充斥差民船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有二十家應役餘率爲勢要宦官所庇楙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於他所無不聽命此皆見於宋史者也嘉泰元年之火

王張俊家火後旬日市井訛言相驚絳衣婦人爲火殃下墜都民徙避晝夜弗寧禁之後亦不火開

延燒居民以七萬計史伯五萬惟吳山上一老翁家獨全翁平時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憊不能去造兒與婦令亟走竟不忍相捨離處烈焰之中全家昏然熟寐至於蒲萄架亦不焚灼行道之人相與言者必曰蒲萄架龍南繆瑜作遇災感應詩有云蒼蒼表善有如此餘自作孽何足哀此見於咸淳臨安志者也紹定四年之火九廟燬而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於潛洪咨夔作哭都城火詩以規諷時宰末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

此見於尊居安梅磵詩話者也至鄭元祐遂昌雜錄云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後報已近賈乘兩人肩輿倏忽而至下令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入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入風板落火即止登驗姓名轉十官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嗚呼凡小人膜視斯民而作威以集事沾沾自喜正爲世有此輩謬迷之賞歎耳

杭州治火議終

杭城火災續考　見楊文杰問心齋雜著

杭城火災已見韓門先生綴學茲有所得聊補汪氏之遺如漢建元元年秋七月庚辰晉書作庚申吳郡災晉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興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宏時爲郡晝在聽事見天上有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均見文獻通考唐廣德元年浙西火災見仁和縣志太和四年十月浙西火見唐書五行志後梁開平四年秋七月杭州大火見五代史後漢乾祐二年四月城西上青宮災後周顯德三年正月

南擊場門樓火見吳越備史宋紹興元年六月臨安火十月乙酉臨安府大火見杭州府志十年十月行都火燔民居延及省部見宋史五行志十二年九月甲子行都民居火經夕漸近太室而滅乙丑令有司撤火道周廟垣二十步見文獻通考嘉定四年春三月臨安大火見萬歷志紹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二三日有大海鰍死於浙江亭之沙上於是闕傳將有火災二十四日夜火作於大井巷回回太師家行省開元宮盡燬凡數千家見癸辛雜志元大德三年冬十一月己亥杭州火見元史

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夜二更杭州火焚壽安坊至四月一日寅卯止見方回桐江續集又秋八月杭州火見萬歷杭州府志泰定元年十一月杭州路火天歷元年十一月杭州火至順元年二月杭州火二年冬十月甲寅杭州火均見元史至正三年夏五月杭州火災作於車橋火流如烏所指即焚見武林弭災記明嘉靖十二年六和塔火見西湖志三十一年夏六月杭州府管局通判廳火時海寇初起軍中需火藥甚急諸匠人就廳碾藥碾急火起藥中焚死甚眾其有未死者皆灼膚裂體慘

不忍視扶出見河水輒投其中明日皆死三十七年秋八月旗纛廟災自管局廳失火之後移就廟中碾藥復火廟遂燬燼見萬歷志隆慶三年閏六月六日戊時雷火焚昭慶寺一夜焚盡見留青日札萬歷五年秋七月二十七日晡時郡城小營巷火延燒東里義和如松三里次日方熄燬民廬千百餘家見萬歷志十七年六月登雲橋馬通政門首銀杏樹上烟起江干化仙橋木堆火起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有烏鴉銜棉絮到處放火燒房屋四百餘間見二申野錄萬歷四十二年回回堂火焚郭金科廬金科年十五已脫於火不見母遂慟哭入火救母明晨出屍子母相抱不解見孝友傳湖壖雜記天啟三年十月十二日夜孩兒巷火達旦未滅見遊明聖湖日記崇禎十三年昭慶寺火見北隅掌錄十五年府同知耳房火延及聽事未幾布政司聽事又火見仁和縣志　國朝順治十三年七月佑聖觀火藥局災搗藥臼中火燃諸炮盡發斃數十人皮膚剝燬者無算錢塘學署方聞聲忽二黑骸自空而墮聖宮亦燔見錢塘縣志十七年災數萬室見沈蘭或火災議十八年杭州如坊有戶者霍萬言年八十餘因七年間凡三失火至是嘆憤誓與俱燼其子祿科泣諫不從甘心殉父時風急火熾烟焰驟至其孫文舉不見祖父即奔入妻止之文舉曰親之身也豈有祖父在烈焰中而忍置之乎奮身蹈火火已三骸俱存文舉跪前猶作勸行狀觀者莫不錯愕贊嘆見錢塘縣志七年城中大火見湖壖雜記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大火見錢塘縣志十一年秋杭城火燒五子餘

大火見沈紹姬寒石詩鈔康熙五年十二月大火一晝夜延燒七里燔民居一萬四千四百餘家斯

家一日夜不熄見陸岳見聞錄十二年九月十九大風火起自鹽橋東一晝夜焚房屋七千餘間焚死男婦二十餘口週十餘里東城爲之一空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九曲巷民家火延燒至草橋門約七里許自午至酉方止四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天竺寺大白雲房起火延燒禪堂時進香男婦俱宿寺中昏迷奔竄死者甚衆五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巡撫衙門災六月二十三日太平橋民家火延燒至東青巷河下燬民居數百家午時起歷二更方止是日黃昏府前四條巷火兩縣衙門俱燬

火幾達旦延燬錢塘學宮均見錢塘縣志乾隆四十九年民舍火五十六年辛亥杭州鎮海樓災見北隅掌錄嘉慶元年丙辰十一月十六夜月有食之是夜四條巷火延燒三千四百九十五家死者百餘人空中見神燈二見郭麐靈芬館詩集查揆篔谷詩鈔馬履泰秋藥庵詩集三年戊午春三月杭城十武奎巷火延及元妙觀玉皇閣見元妙觀志二十一年丙子七月清河坊火延三四里燔民居數千家布市巷打銅巷焚斃屍骸甚多鎮海樓燬見陳雲飛紀災詩注道光二十二年六月惟竿巷口民居延燒一千餘家兩日始熄梁文莊舊第燬二十三年癸卯九月二十三日夜六和塔災二十四年舊府前民舍火延燬杭嘉湖道署三十年鎮海樓災延燒三千餘家皆余所目擊者蕭山毛西河先生性有治火議數千言然不若仁和沈方稷先生蘭彧火災議之簡明特錄之議曰杭城火災說者謂鳳山地勢形繫火龍之脉杭城犯之故多火災此未必然也由居民皆編竹爲壁久則乾燥易千發火又有用板壁者夫竹木皆釀火之具而週迴無墻垣之隔宜乎比屋延燒勢不可止此

事理之必然千火龍何與焉往歲庚午之災以數萬室丙午之災以數十萬室其餘以數十百計者比歲而有嘗以江以北地少林木居民大率累磚爲之四壁皆磚也罕被大患間有被者不過一家及數家而止其茅舍則不然亦最易焚燎有下鄉之民用泥坯名曰土墼略用膠泥粘之亦能辟火夫宮室固土木之工也以木架屋以土爲垣火之蔓延得木則熾遇土則不能入夫何疑焉人情安常習故地少磚瓦遂不知用慈惠之牧留心民瘼宜禁民以竹編壁并有板壁者違者許地方舉出

罰修學署或官舍以漸易之今後若有火患其用磚者必不燬其延燒者必竹木者也久之習俗既變人不知有火患矣此萬年之利也天下火災惟杭城爲最劇故當事歷有籌畫然以習俗相沿一家火起則附近之家斷不肯折燬其居以救隣近故雖火具火夫事畢備而坐視其延燎而不之救者比比也備禦雖多千事無濟計惟有以水沃之可不毀房而燄息然運水甚艱莫得其便康熙二十五年金公諱鉉來撫兩浙甫蒞任火災疊見乃建醮于城隍火德二廟而自爲文以禱之融風頓

杭城治火議附錄

三三

息又倣西洋人所造水車倡製數具復命各官如法造之激水飛空機械如神人力不勞而運行甚速救火禦災眞有備無患之至計也

救火行

褚華

元宵絲竹聲玲瓏春燈影裏人作叢月斜有客乘醉出不知耳畔生融風市懸煙火趁燈鬧金錢爭買誇精工硫黃硝石性殊燥何得以火投其中火投藥中藥卽火飛起千道如長虹穿塘已透復繞棟儼持巨斧開山通須臾火勢徧閭里騰光迴上天爲紅呼聲動地哭聲沸鳴鉦者誰嫗與翁官軍撲救競奔走水龍飛出當其衝一龍昂首忽噴水兩龍背面來相攻火光虢虢水漰漰驅之使西還向東水營大帥心何雄一躍登屋離花驄揮戈著

杭城治火議附錄

三四

屋屋傾倒但見火滅煙朦朧焦頭爛額是誰子今夕投宿如猿窮

捉火頭

陳春曉

歎閭閻不戒火傾刻間無完卵焦土無餘家破休官人火急捉火頭捉火頭不須憂有錢釋放無錢囚鐵鎖銀鐺涕泗流亦有東鄰之殃及西戶東鄰無可求西家尚可取捨東而捉西是非顚倒舞今歲何來賢宰官懸書惻怛道路觀窮黎无妄罹災眚曲突徙薪但申警火頭堪懲終堪憫令下胥徒莫敢逞

七星缸設於杭州南城外育王山象北斗以鎮火患朔望委員查視貯水　曹德馨

天河乾斗姥醉玉繩紐解七星墜眞武夜喚阿育王手攀日柄承天漿寶缸厭勝位北方山鬼喜攝錢江水銅毬冷浸熒惑紫鴅鷗腊飼火龍死

官水盡　夏之盛

南山蜿蜒走火龍爨煙井井燒天紅會城雲屯百萬戶竹垣木壁魚鱗重鴅鷗乾叫日光紫封姨揚袂招祝融家家爭喚擔水來製桶標字牆陰埋大官傳令等兒戲桶底脫盡乾莓苔廣場晝市羣貨集朱戶夜飲華筵開鬱攸氣挾人喧呶風聲怒雜陰鬼號獵然鼠盜兩目豎沸騰橫刦如秋潮東隣西隣忍不救黑烟噤口頭顱焦電蛇幾道風中明紅標直上屋瓦傾火巷偪仄火山蠹煙飛十里黃埃腥官人車馬紛來趨呪泉無術井眼枯令斛桶水桶久破毒氣壓作純陽鑪呼號蒼穹願救濟白日慘澹灰模糊桶縱不破成沸湯闔闔倏變沙礫場萬間安得庇大廈計口兼給貧民糧不然我欲跨龍子吸取西江子斛水

杭城治火議附錄　壬

雲南叢書二編史部之

侍郎林公文錄

共一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古人有自焚奏草者後人論之或以爲不當焚至其可焚者則雖不自焚而後人焚之矣又有自不焚而終自焚者兵燹焚之也坿入烏台月餘耳奏草無多當焚耶不當焚耶可焚耶不可焚耶自焚耶不自焚耶姑待之存待焚錄

奏草一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竇垿跪奏爲通籌國計民生請特設議政大臣採衆論而謀久遠恭摺奏祈聖鑒事臣伏讀成皇帝硃諭惟以國計民生爲重無恤其他欽此又讀皇上手詔嗣後凡大小臣工須國計民生爲重所有見聞剴切直陳欽此仰見聖聖相承皆切切以國計民生爲念是今日之進言者苟無關於國計民生皆係徒託空言何以仰慰成皇帝在天之意以答聖上求治之心乎顧即言國計民生亦當實事求是尤不可徒託空言臣愚竊謂窮則變變則通今日之國計民生在行法而善變有治人無治法今日之國計民生在變法而得人夫古今之以變法誤國者莫甚於宋臣王安石顧安石變法而程顥爲條例使苟其時法不當變程顥豈肯爲之特安石誤用不善變法之人而變之不善耳倘始終與程顥共事何至法不能變然則變法者豈可遂以廢天爲戒而昧窮則變變則通之理然則變法者豈可不以安石不得人爲戒而不思有治人無治法之言我國家承平二百年矣物力已極人事日繁祖宗之法非不善而奉行既久奸弊日滋時易勢殊輕重互異不於此時酌盈劑虛後將有不可收拾之虞或謂皇上春秋鼎盛正當講學崇德不宜首務變法迹近言利臣謂帝王之學非同儒生講學崇德即以爲措正施行之本當茲銳意厲精正可知行並進況我成皇帝貽留之二老

成人即今不早爲用後將無可與圖此尤不可不亟亟者也臣謹竭愚慮所及敬爲我皇上陳之一捐例宜永停也開捐之害廷臣以賣官爲救貧之良策而名與器輕以假人捐生以鬻爵爲近市之倍利而國與民皆受其蠹此成皇帝所痛恨而皇上所深知者也是以道光年間屢奉諭旨停捐皇上即位之初即停籌賑之例顧昔日既屢停屢開訖無良策今日宜一停永停豫籌遠圖夫昔日之建議開捐者皆以國帑未裕則今日國帑仍然未裕捐例豈能永停廷臣倘設無可如何之請皇上必有萬不得已之心是不轉瞬而捐例仍開矣捐屢

開則例愈濫舊例之員無選期則失信於人誰肯復蹈覆轍此新捐之所以不踴躍也期其踴躍必餌以優資捐班之仕途日廣科甲之仕途日隘皇上所與治斯民者皆此輩矣其弊一也捐例日改選法日繁繭絲牛毛外人不能通曉惟輦轂之下胥吏市儈熟悉其捷徑巧者薄資而立登仕版拙者重費而虛靡捐資故每開一例除奸滑窺竊爭售鄉愚誤聽妄投外餘皆觀望不前難於踴躍其弊三也愈開愈濫則愈不踴躍爛羊頭爛羊胃之語可為至戒倘開捐而至於無人報捐國帑又從何而裕今非萬分緊急之時而不姑留此急而後用

之事後將何以為繼其弊三也有此三弊而必欲開捐者則亦曰國帑未裕別無良策耳夫國帑未裕其果無良策乎其亦有良於開捐之策者而未之思乎一經徵地丁正項錢糧不宜坐視虧短也今日錢糧虧短之大病有三由水旱災荒而虧者病在民由包庇侵蝕而虧者病在吏由銀貴錢賤而虧者病在官病在民者蠲之可也病在吏者懲之可也此皆易治之病惟病在官者為膏肓之疾夫國家正項錢糧絲毫皆非准州縣擅用豈知州縣用度無一不仰給於正項錢糧蓋俸銀既罰無可罰養廉則扣而又扣入者蓋寡而出者不貲上司之節規委員之餽送凡律當裁革之費即法科與受之條以此致虧罪之亦復何辭至於幕友之束修衙署之火食差使之津貼凡在半公半私之間者即在有罪無罪之列又況流攤之雜項交代之抵款虧由此而罪加彼者乎又況徵解之經費火耗虧在錢糧而致虧即在錢糧者乎收銀解銀則今昔尚無異收錢易銀則賠累必日增繩以法則罪無可逭原其情皆法所必有此清查之所以辦也夫清查與官吏始朝廷以為杜虧之本州縣即以為致虧之由蓋舊任之虧攤之新任則新任之虧由於舊任此易明之理也又況勒限不繳則監追

監追病故則分賠分賠無着則豁免此奏明辦理者之終歸烏有也因公挪移則流攤流攤不解則交抵交抵不接則揭參仍入於監追分賠而無着此未奏明辦理者之亦歸烏有也督撫不忍劾州縣而忍以虛文故事欺君親州縣不能制吏胥而能以重幣甘言朦督撫竭閭閻之膏髓空國家之庫藏而以飽官吏之囊橐國家因庫藏空而開捐官吏即以囊橐飽而報捐我受彼之害而不能制彼彼得我之利而仍以餌我此天下之至不平者也雖曰積重難反豈無有識其勢而善反之策乎二南漕既不能澈底清辦亦斷難年年敷衍勢必終

歸於誤漕不可不豫籌補救也南漕之弊州縣浮收以致旗丁勒索旗丁勒索以致沿途閘壩運州經紀誅求而凡刁生劣監訟棍包戶奸胥蠹役頭伍尖丁走差謀委之徒衣食寢處其中者誅之不可勝誅矣然則杜州縣之浮收禁旗丁之勒索紀閘壩經紀之誅求而澈底清辦可乎其難有三春篩白糧採買糧米夫工折耗口袋麻繩向由州縣津貼逃亡絕戶廣地老荒向由州縣墊補票册紙張夫役飯食邊場薪燒向由州縣措辦一收清漕無從挹注州縣得以藉口其難一重運過江向稱三閘五壩添至閘九壩近則加至十四壩每處關纜

需錢百餘千至數十千不等水手身工有額雇在船者有游幫短縴者偶遇風水阻滯即藉端勒加又況通壩使費年多一年旗丁或並無屯田或並無造費貼息疲幫軍船債積巨萬一收清漕重船不能不脛而走旗丁得以藉口其難二閘壩關纜夫錢每船若干前漕臣李鴻賓刊定木榜嗣因水勢湍急挽放艱難其費漸增通壩經紀向由漕贈款內每石劃出二十七文分給北壩名曰個兒錢近因南漕到遲限期緊迫扛夫增多費亦不貲一收清漕夫役不能枵腹從事閘壩經紀得以藉口其難三此州縣旗丁閘壩經紀所需辦公皆必不可省之費國家無款以給之勢難强其賠累又況需索肥己之未必即能禁絕乎此澈底清辦之難也既不能澈底清辦矣官俸兵糧京倉待哺勢不能停一歲之糧則督撫得以誤漕難戶部而戶部不能不聽督撫之敷衍冬兌冬開遲至春兌夏開渡黃有欽限勢不能展一月之期則州縣得以誤漕難督撫而督撫不能不聽州縣之敷衍刁生劣監訟棍包戶奸胥蠹役頭伍尖丁走差謀委之徒人人得以誤漕難州縣而州縣不得不聽若輩之敷衍今日漕務之所恃者敷衍而已夫使敷衍可爲長策則以病爲命良醫亦何必强投攻濟無如經紀

閘壩之費日增則加之旗丁之費日增則加之州縣州縣之費日增則加之浮收勒折其浮勒者皆下戶窮民而紳衿大戶包庇抗延者不與焉此下戶窮民之膏髓豈能不竭乎膏髓竭而州縣亦束手矣於是或揑報災荒或挪款墊解或漕尾交代弊端百出以濟其窮如近年之大水眞災則作弊之術亦窮矣法窮則弊滋弊窮則法玩上下皆知漕之必誤而不畏誤漕之罪則勢必不能敷衍而終歸於誤漕矣臣所以謂不可不豫籌補救也夫補救豈竟無策乎一鹽課爲財賦之大宗源流不竭而日增而國家不能以此致富此甚不可解

也夫金穀取財於地地不產則源竭珠玉待價於市市不售則流竭鹽之源半出於煮海煎晒或時有盈縮而斥鹵不窮於挹注是鹽之源不竭也鹽之流歸於售賣官販私梟有互爭之利而窮鄉僻壤無食淡之憂是鹽之流不竭也地丁漕糧源流不竭而不能日增鹽則生齒日繁食淡者鮮天下多生一人即多增一人所食之鹽之課是鹽之流日增也井池或淡海波不窮天下多增一食鹽之人即不憂無一人所食之鹽是鹽之源日增也源流不竭而日增則國家之財賦亦宜日增而致富矣然而不然者何也或曰私梟充斥而利歸於豪强

也臣竊思之國初一祖之孫今已數百人雍正乾隆年間一祖之孫今亦百人以鹽增百分計之私梟占七十分可謂多矣官課亦宜增三十倍然而不然者何也或曰官虧商欠也臣竊思之以課增三十倍計之官虧商欠三十分可謂多矣官課亦宜增十倍然而不然者何也或曰溢課大於正課帑息多於正額也臣竊思之以課增十倍計之溢課帑息占五分可謂多矣官課亦宜增五倍然而不然者何也夫鹽有百倍之增而國不收五倍之利此已甚不可解矣且鹽之病非一端而已滇鹽蜀鹽之病在井淡浙鹽之病在地狹蘆鹽潞鹽閩鹽粵鹽之病在無殷商此猶病之小者也惟兩淮之病爲大鹵不淡地不狹商不爲不殷而在場則有煎丁竈戶透私之弊出場至所則有泰壩儀徵捆鹽夫役裝鹽船戶之弊運鹽至岸則有商夥商厮盜賣淹消之弊情狀百出名目不同道光年間經欽差大臣王鼎寶興會同督臣陶澍極力釐剔未能盡革至今日則湖北之火災江西之水患商疲課絀其弊尤有不可勝言者夫以本源之旺如彼而末流之弊如此譬猶强壯之人坐受風痺之症此非尤不可解者乎一各關稅課處處賠累年年短絀皆藉口於生計艱難商貨不行亦難盡信也夫

民之用貨誠緩於食貧則力不能辦而儉則貨棄於地非如鹽之未可一日食淡也近年水旱偏災銀貴錢賤民之生計既艱商之貨物不售稅課何從而出此亦易見但以民之常用者言之布帛器皿生齒繁亦宜日增以今之習俗言之錦繡纂組風氣侈亦宜日增固有生計維艱之民亦有習尚豪華之民而肆猶見日增貨物豈能日減此論其本也至其末流則如粵海龍江浙淮蘇等關以內務府司員充監督其各省大小關或以督撫統之或以道府專之胥役之蠹庇小口之偷越其弊百出不窮道府短課並使署地方之缺以調劑又或以

地方道府署關稅之缺以代賠是以關稅累地方也監督短課或使認修工程冀恩免巨萬是以工程累官稅也至如山海關殺虎口粵海關之類非惟國帑不致常虧亦且私橐有時而裕夫有餘則爲私肥而不足則爲國虧此亦豈理之平乎則安可盡信商貨不行之言而任其賠累短絀也一今日水道江淮漢皆病其害民糜費不獨河患爲然宜急籌並治也漢源由陝西而來至湖北之漢揚入江江源由四川而來至江南陽州以下入海河源自陝甘而來至江南之淮安徐州以下入海淮源由河南而來至下流則在江河之中淮安徐州揚

州之間以高家堰障之爲洪澤湖使其東流入江以入海西流入河以入海而運河由杭州蘇州鎮江而來橫貫乎江淮河自南而北此今日之水道也故漢溢則江溢江河溢則淮無所洩而不能不溢勢必至江淮河漢合流以入海則淮徐揚爲澤國而運道不通矣夫河患自古爲然故今之東河南河設官最多糜費最巨而蠹宄其中者其弊不可勝言江漢隄防之工官辦者賠累日增則積爲虧空民辦者田廬蕩析則半已逃亡況連年大水議賑議撫害民糜費不更甚乎淮之洪湖高堰處處皆工年年爲患尤與河相表裏矣夫雨多水溢其患由天沙淤水溢其患由地然人事豈無補救之權安可束手坐視而不急籌並治也即一今日之兵以之緝捕則嫌其少以之糜餉則嫌其多以之征調則無一之可用不可不熟思整頓也夫治世之兵與亂世異亂世之兵習於戰故兵強兵強非國家之福也治世之兵不知戰故兵弱兵弱亦非國家之福也故有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之說然以一日而備百年之用其事緩則人心懈其日久則費用繁費用繁則尅扣多而兵不能養身家虛名多而兵不能足定額人心懈則操演皆屬具文征調半由雇募此古今治世之通病非今日而

始然也而今日更有甚者則兵與將多吸食鴉片之人故尤恇怯無能海疆之役其明驗矣或曰如京師香山火器健銳營之兵非不精也然外省綠營皆能若是之訓練乎恐餉不足以養之而將不足以帥之也或曰治世之兵征調尚緩而緝捕爲亟夫以數萬之兵養之者需數十百萬之餉糜餉則嫌其多矣然以之分布數萬里幅幀每州縣不過數名十數名其能禦不時舉發之大夥强盜乎故緝捕則嫌其少也夫兵既不可用而又不可不養養之則嫌其多用之則嫌其少此豈可不熟思整頓之方乎一京師宗室滿蒙漢八旗及外省駐防

旗人生齒日繁生計維艱人滿之患人人知其可憂而皆委之於無可如何恐非所以爲國家萬年有道之計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必因材而篤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不外因所利而利不因則天地不能以養萬物不因則聖人不能以養萬民聚人而養之雖八口之家有人滿之患況八旗之衆億萬年之生聚乎國初之制八旗之兵可聚而不可散故留之京師分之駐防非其時策之不善蓋所養者皆兵而並無兵外閑散之人聚之固不得不聚散之亦本無可散耳今二百年來休養生息生齒數百倍於國初矣分一人之食以食百人未

有不饑者也分一人之衣以衣百人未有不寒者也宗室之養贍無定額多一人即有一人之養贍於人之生計則得矣而國家之經費不能隨生齒而日增也八旗之錢糧有定額用一人始有一人之錢糧於國家之經費有限制矣而八旗之生齒不能隨錢糧而不增也宗室乃天潢之門固當其享王食八旗亦從龍之裔賴以永奠金甌養之誰曰不宜但其生計之艱亦有可爲惻然者即以俸甲米言之每歲以春秋二季關領旗人不時之需不能俟之春秋二季也而先假貸於米鋪米鋪要以重利關米折准旗人甘受其盤剝搖唇而不悔者假貸無門耳又況並無俸甲米可假貸從事者乎營生小貿尚屬安分之良作奸犯科亦因飢寒而起以天潢之胄從龍之裔而坐受此困苦言之可爲寒心外省駐防從前准其讀書應試生計尚寬近只准應繙譯試則以教讀餬口者亦無術業矣道光年間前大學士富俊奏墾雙城堡令八旗人移居給之王田房間耕器牛隻籽種即所以爲旗人謀生計也但農事非其所習故移居視爲畏途尋亦荒廢夫以生齒不可數計之人限之以一城其滿也可待其可憂也滋大而皆委之於無可如何豈謀國久遠之計乎一今日銀貴錢賤故地丁漕

鹽滿漢兵丁之受病皆在於此不可不權其輕重多寡而任聽愈趨愈甚也謹案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孝武始造白銀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可資乎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自五嶺以南見採銀坑者並宜禁絕然考之通典梁初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以南以金銀爲貨幣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

銀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綱目理宗開慶五年初作銀關賈似道以物貴楮賤乃更造金銀見錢關子製其印如賈字狀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永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錢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三年寶泉幾於不用哀宗正大間但以銀市易此上下用銀之始然明初天下田賦不盡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本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

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爲率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復罷銀課封閉坑穴九年復開福建浙江銀場而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爲常貨臣竊思之利天下者莫如銀害天下者亦莫如銀蓋銀之價賤於金珠十倍而貴於銅錢百倍賤則貧富皆可分藏而通用貴則商賈易以厚載而輕賫既爲天下適中之物有之爲大利無之必爲大害矣故昔人能行鈔以濟錢之絀今日斷不能行鈔以濟銀之窮蓋昔之行鈔也以當錢雖鈔無用而錢有用然錢至重而鈔至輕故厚賫貿易者不惜賫無用以貪至輕今之行鈔也若以當錢則銀亦不甚重何貪乎鈔之甚輕若以當銀則銀實有用必不似鈔之可廢亦孰肯舍銀而用鈔哉至於當十當百之錢皆於用錢時爲有益而於用銀以爲無用夫使銀果足用則亦何惡於銀乃開採者既硐老而山空出洋者如山積而泉湧錢則不藏於官即藏於民百里之外難以運致也銀何由而賤錢何由而貴哉銀之利天下自唐宋以來數千百年矣而其爲錢之害乃在今日豈非窮則變變則通之時乎又安可不權其輕重多寡而任聽愈趨愈甚也以上九條臣但能言其病而不能言治病之方者其故有三一則天下之大計非臣一人思慮之

所及必使天下之人共謀之而後治病之方可立一則天下之大計非僅使天下之人共謀之必專使一二人剖斷之而後治病之方可立一則天下之大計不能使現有職任之一二人猝斷之必使現無職任之一二人徐斷之而後治病之方可立使臣竭其思慮以言治病之方皇上下之部臣而格於例案應毋庸議下之督撫而迫於時勢未便准行是臣雖百置其喙而朝廷竟未能一措其手雖於臣無損究於國何益故臣謂必使天下之人共謀之也使天下之人竭其愚慮以言治病之方愚者千慮之一得不易知智者千慮之一失亦不易

知偏聽則誤謀雜治則不效故臣謂必專使一二人剖斷之也使現有職任之一二人竭其思慮以言治病之方越俎代庖則有曠官之咎圖新舍舊則多掣肘之虞故臣謂必使現無職任之一二人徐斷之也臣謂使天下之人共謀之者請皇上廣開言路使天下臣民皆得盡言無隱則或身受其害而能洞悉其情或素有奇謀而得展舒其抱負甚足以備採擇也臣謂使一二人剖斷之者請皇上特設議政大臣二員以內閣爲議政之地擇中書爲檢校以供事備鈔寫凡天下臣民之言在外由督撫彙咨在京由都察院提督府及各部院彙

送議政大臣擇其可行者而議之補其未備刪其繁瑣斷以定見奏請聖裁如蒙俞允則須之中外期以必行如此則未定之先於現行之政無牽掣之患既定之後於已變之法無阻遏之虞矣臣謂使現無職任之一二人徐斷之者請皇上召用前雲貴總督林則徐前太常寺卿唐鑑爲議政大臣二人乃成皇帝擢用貽留之人林則徐久任封疆熟悉中外情形其人心細而識裕志大而謀忠必能措置得宜唐鑑由翰林御史任府道藩臬其人學有本原酌古而能達於今持正而能通其變亦必不負委任查林則徐告病回籍現蒙召用尚無職任唐鑑告病現寓江南省城如蒙召用亦無職任臣願

皇上斷自聖衷採臣愚見期之以必行持之以深信則非惟可以補偏救弊亦必有可以正本清源誠今日國計民生之急務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七日奏

夾片

再臣風聞林則徐與軍機大臣穆彰阿等素不相得如蒙皇上垂詢則穆彰阿等必有阻撓之策蓋諸臣苟且目前排擊異己不過爲及身富貴之計我皇上則億萬年子孫臣民之憂皆已憂也豈可敝於近習而不求公

忠體國之老成與之謀久遠乎如以臣言可採請將林則徐唐鑑隨時召對詳細查詢是否深堪倚任之處出自聖裁謹附片以聞

奏草二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竇垿跪奏爲英夷久已綏靖從前辦理錯誤之大臣未蒙嚴加譴責以示中外恐無以彰國是而正人心謹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臣伏讀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上諭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雖略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愈出愈奇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

故一切隱忍待之蓋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復申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連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驛馳奏該處商民深知大義捐資禦侮紳士賈力助勦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得根源令該夷馴服毫無勉强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奬殊勳徐廣縉著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著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眷等因欽此仰見成皇帝知人善任崇功懋賞之至意臣伏思國家不

能有賞而無罰有是而無非如聖諭所云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者此必非我成皇帝一人獨斷之所致也在外必有密摺奏請之人在內必有參決可否於御前之人聖諭云一切隱忍待之小屈必有大伸夫使我國家大伸者徐廣縉等也使我國家隱忍小屈者果何人乎臣以爲在外如大學士耆英協辦大學士琦善閩浙總督劉韻珂等在內如大學士穆彰阿潘世恩等皆始終辦理夷務之人最不能辭其責者也臣雖不知當夷務孔亟之時耆英等密摺奏請者何事穆彰阿等面陳於成皇帝之前者是何等言語然而聖明洞鑒所謂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者其與今日辦理情形豈不大相刺謬乎則伊等當日欺罔之狀罪不可逭矣今徐廣縉等久邀懋賞而該大臣等尚未蒙譴責在成皇帝如天之仁必以爲伊等平日奉公不無微勞可錄是以姑置弗問在皇上新政之初必以爲事閱數年既往不咎而現在辦事需人未遑計及顧此一事也上則貽成皇帝數載之憂勤下則戕臣民數千百萬之性命中則耗國家數百千萬之帑藏誠如聖諭夷務之興沿海擾亂糜餉勞師也今國用不足朝野匱之皆坐受此病而該大臣等猶安享富貴如故薄海臣民皆爲髮指臣更仰

覆成皇帝心存仁恕或謂當日之事該大臣既經奏明辦理亦不肯專咎臣下弗成皇帝誤聽先由該大臣等欺蒙其罪實在該大臣等我成皇帝當日不肯以馭之不得其平直斥爲臣下之咎者固仁恕之深心我皇上今日不能不以馭之不得其平明辨爲諸臣之罪者乃顯揚之大孝且安知伊等不以軍務機密非外人所知藉可諉過君親謂當日皆宸衷獨斷而伊等並無成見乎天下萬世迨見詔旨而不知伊等密奏密陳之語又見今日朝廷並無譴責或轉信伊等無罪臣愚以爲既往機密原不必盡行宣示即聖諭馭之之法剛柔不得

其平已足見錯誤欺蒙之罪該大臣等捫心自問豈得
尚請無辜應請旨將大學士穆彰阿潘世恩耆英協辦
大學士琦善閩浙總督劉韻珂等嚴加譴責交部治罪
以示中外臣亦知事後創懲何裨於國但罰明而後賞
足以勸是非明而後人不敢售其欺俾天下萬世共曉
然於英夷一事其始辦理錯誤者實由於該大臣等欺
蒙之罪其後辦理得宜者乃我成皇帝特用徐廣縉等
知人之明登之實錄庶不至使萬世而下謂此事錯誤
盡出於宸斷即外夷各國聞辦理錯誤諸臣業蒙譴責
知皇上聖斷必不能再受欺蒙亦不敢生心蠢動求如

前日英夷之所爲即內外臣工咸知功成一旦則賞有
不次事閱數年亦罰終必及誰敢不竭忠盡誠以報知
遇否則將來參預機密之臣無所懲儆事過既皆得無
罪事至必仍相欺蒙萬一宸聽偶不及防補救良非易
易國是不彰則人心不正所關豈小也哉臣以爲今日
之務莫急於此此事明而後本源清綱紀立賞罰信必
中外肅然朝廷有堅定確實之意向令必行而禁必止
其他庶事乃可次第以舉也臣久見此事當言因無言
實莫罄愚忱茲蒙擢授諫官職在糾劾不敢不急爲我
皇上陳之是否有當伏乞鑒訓示謹奏道光三十年五

月十七日奏

夾片

再臣伏思今日英夷緩靖皆我成皇帝聖斷俯允徐廣
縉等之所請而與穆彰阿等昔日之議不無刺謬伊等
庸謀誤國之罪拊心自問亦必知上難逃聖主之洞鑒
下難免公論之瑕疵是英夷之亂一日不復作伊等之
心一日不自安使復小有蠢動伊等必非笑謗訕以爲
仍不出其所料則撫夷之議倍堅於昔日矣或謂英夷
之亂誠難保其不復作撫夷之議亦難保其不再行倘
今日正穆彰阿等之罪而他日復行穆彰阿等之議豈

不更爲所笑臣竊以爲不然定天下之大議者不當回
惑於利害之私惟在力持其是非之正是則利非則害
如今日英夷之緩靖成皇帝之所以爲是而穆彰阿等
之所不能以爲非者也穆彰阿等昔日之議天下之所
以爲非而他日之所斷不可復以爲是者也是非明矣
即請我皇上斷而行之毋以宸閣奏章爲調停之法蓋
疑慮多則讒佞易入遷延久則坐失事機若俟其引疾
而退則國法不伸他日必至顛倒是非仍蹈覆轍而悔
之無及甚可懼也誠先正穆彰阿等之罪不惟足以堅
徐廣縉等備禦之心亦足以杜該夷藉端求索之口而

於恭修成皇帝實錄至辦理英夷一事前後錯謬之處亦不至咎無所歸難於紀述是懲創伊等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謹再縷切陳奏伏冀聖鑒施行

摺於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五日補江西道監察御史此兩摺兩夾片久已具稿摺不善書內弟何丹溪太史爲書就共一封十七日具奏留中是日遞摺後奏事官言近日遞封奏御史多蒙召見爾須預備摺於宮門外候未蒙召見即趨出午後大京兆陸稼堂應穀招飲稼堂甫退朝歸云足下今日叅者中堂乎摺漫應曰未也何以知之稼堂曰聞

卓海帆秉恬中堂言今日吃肉召見二單先有者中堂名及竇御史遞摺後有旨將者中堂撤去以是知之是年七月廿外摺請假省親歸里嗣聞林文忠公召用病故於福建途次唐鏡海先生召對十三次以病辭歸江南穆彰阿革職者英降調潘世恩告休病故琦善以他事革職軍台効力又起用故於軍營劉韻珂以他事革職今忽忽已六七年矣撿舊稿錄之附記於此咸豐六年丙辰九月十八日摺記

擬稿未上一

一爲請述正辦理夷務錯謬諸臣之罪以昭宣宗皇帝未白之心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於五月十七日請將辦理夷務錯謬諸臣嚴加譴責交部治罪以彰國是而正人心並附片聲明庶於恭修成皇帝實錄至辦理英夷一事前後錯謬之處亦不至咎無所歸難於紀述等因具奏至今一月有餘未蒙宣詔中外而大學士潘世恩因病開缺復蒙優詔褒嘉皇上如天之仁或以爲著臣宣力多年不忍薄待且聖意高深又或以雨露之恩雷霆之威並行不悖皆非臣所能窺測顧臣伏思辦理先朝夷務錯謬若諸臣終始不在其罪則我宣宗皇帝

必獨任其失矣夫使天下萬世謂我宣宗皇帝誤用若輩小人庸謀誤國有累知人之明其失小謂我宣宗皇帝辦理夷務乾綱獨斷馭之不得其平其失大況誤用若輩雖有累知人之明而擢用徐廣縉豈得謂非知人之明乎孟子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若謂馭之不得其平皆我宣宗皇帝一人獨斷之所致則伊等不惟誤宣宗皇帝於生前並誤宣宗皇帝於萬世臣實痛之恐我宣宗皇帝在天之靈亦不無深恨也現在實錄業已開館皇上若取道光二十年後諭旨觀之其辦理夷務之處前後纂輯

陸宣公奏議

節文

河陽盧氏
慎始基齋
琴拾
都門

吾邑盧木齋丈改革以還養晦析津悼世俗之衰頹緬鄉賢之懿美慨然以表章文獻啟道方來爲己任其介弟愼之悉心贊助勤蒐博討次第成書無慮百數十種前刊湖北先正遺書風行海內見者詫若琬琰天球近復得陸公奏議釐定五卷付梓 瑞驊 忝參勘校既竣役愼之先生命爲一言綴其端因不獲固辭而妄有述焉竊維湖北自古爲大邦長江蜿蜒西來首尾橫貫千餘里漢水歷鄖襄東至夏口匯流亦走千里南控洞庭綿亘荆巴諸山川原決滯吐納萬象當必有瑰瑋特達之士翊世運而匡國家者生於其間遠者勿論如明之張江陵爲相綜核名實中夏奠安蕭襄愍經略遼瀋强敵寢兵周吏部委蛇內廷天啟初政稱善楊副憲手疏闡璫之罪繫斃圜扉賀文忠痛宗社之亡沈湖而死非所謂瑰瑋

特達之士翊世運而匡國家者與而江陵之才則尤爲不可及已陸公英儁具幹略嘗思效法江陵其鎮兩江也宏開賓館延致魁儒碩彥容接訪問排比鉛槧挾摛文雅治鹽治漕治河剔舊弊建新規費省而用裕事舉而民紓謀慮既定剴切上陳或始請而不獲疏至於再至於三四所持益堅或意以爲不便雖天子詔之部臣諷之必反覆申辨剖析毫芒冀其覺悟不以小有阻撓而遽變初衷不顧人之陰伺而遲疑首鼠卒之天子徐迴視聽下令施行寵眷優渥倚爲股肱心膂之寄此與江陵之勇果救時敢排衆議何異也及軍事之興挺孤身扞蔽危疆展轉矢石不克殲敵慷慨成仁朝廷褒於議說罪加處分追奪官階籍沒家產顧賢者爲之昭雪遂子褒錄而諸猶未止則又與江陵之生後爭相搏擊蒙禍甚烈俱令人痛恨太息也雖然江陵輔弼廟堂委各邊守禦於將帥耳藩金鼓之音令終私邸公值長髮鴟張親率師杖戈奮決困蹙圍城殘支體以殞其晚節遭際之厄則非江陵所可同日語者才與志一也而道有行有不行業有就有不就得不謂之命也耶 瑞驊 嘗槖筆金陵登鍾阜石城遐想昔時湖山晏樂之盛經洪楊之凶狡虔劉百物蕩爲灰燼因憶公蹈死赴義之慘輒唏噓嘆慕不置欲問其軼事而耆老盡矣迨走奉天聞丹徒陳善餘師就聘江南志局纂輯故典度公宦績宜在收采之列迺馳書乞爲裁誣存實藉良史而論定並以監利王柏心所撰公墓誌銘追百武昌變起塵世滄桑金陵屢被鋒火未遑撰述師已歸隱上皇書之成否竟不可知矣今覩茲編不啻如逃空虛者之聞人足音飢渴者之忽遇飲食欣喜之情能勿動於中乎蓋兩先生匪獨傳其文且以著其才與志而推揚大節別白是非以塞淫詞垂直道磨頑厲鈍吐忠藎之氣則尤兢兢難已之忱也陸公之靈爽可以稍慰兩先生之風流亦將沾遺於無窮韓昌黎云發潛德之幽光其於斯見之夫歲在丙寅夏五月十八日丁亥歐陽瑞驊謹序

士君子生多亂之秋肩天下之鉅任不幸志與時忤顛蹶以死猶蒙詬不已者抑何遭際之可悲也道光末葉海內晏息大臣泄沓不爲綢繆未雨之謀文恬武嬉養奸滋慝繇警勇弁驕惰畏葸朝無宿將士不知兵洪楊崛起嘯聚五嶺如鷙鳥猛獸慓悍迅發不可制吾鄉陸公立夫時總督兩江在豐何工次聞洪楊將出洞庭窺武漢順流而下慮糜爛東南請躬率一旅禦之贛鄂間厥志壯矣及師潰武穴九江不守安慶繼陷公猶收殘卒防梁山奈同僚齟齬勢孤無援支持危城力竭身殲媢嫉鄙夫妄肆詆諆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使公不越境討賊稍俟時會之推移中興彪炳之業未必讓曾胡左李諸賢惟其勇於自任踔厲直前欲以忠義爲一世倡冒洪波犯巨浪率疲苶之卒過方張之寇而險詖之人又伺隙左右此所以崩決覆壞捐軀委命抱恨於無窮歟嗚呼先軫喪元孟明挫師成敗利鈍兵家之常非盡由人謀之不臧君子於此畧迹原心庶亮節孤忠不含寃於地下此則知人論世者所宜知也公少負令譽早躋清班才氣開敏有經世宰物之量由侍讀觀察天津英人搆釁籌辦海防洞協機竅聲名震爍內外旋擢雲南巡撫未逾年移節江蘇開府金陵當時漕鹽河三者爲江南大政利之所在弊亦叢焉公莅事以來銳意整飭於漕則改從海運平均糧戶之輸納減省旗丁之帑費於鹽則踵陶文毅成規推行票鹽於淮南河務則核實工程嚴杜浮濫力返不肖員司冀倖侵蝕之爲凡國裕民便不憚敝慮焦思綜理疏剔宏纖畢盡厥效昭著設遭值承平雍容華貴坐躋臺閣直指顧間耳乃強寇未滅而大星忽隕伸之於前抑之於後深可慨也靖藩念公政績炳蔚雖末路蹉跌不應無一言以垂後每從朋好訪公遺文鈔得公奏議若干篇重加理董都爲五卷鋟木以行公之治鹽治漕治河三大政差具於是他端並可考覽而囂囂謗口亦將同於蚍蜉之撼矣是則所以慰既往而詔方來也丙寅六月盧靖謹序

陸文節公奏議目錄

卷一 道光二十六年

查明銅廠情形及現辦緣由摺
賀長齡等飭令卸事廠員赶緊結報片
請留滇省減平銀兩解京糜費抵撥俸餉摺
查明滇省銀價及用銀錢情形請悉照舊章摺
查辦大小猛統地方游匪滋事及籌撥經費摺
辦理清查銅務虧欠及採買接運片

卷二 道光二十七年

酌議推廣捐輸米石章程摺
壁昌等捐米兼收稗籼並擬暫存津倉待運片
壁昌等招商運米請照順天府捐輸成案辦理片

驗收徒陽運河工程並催提重運漕船渡江摺
飭查旗丁幫費及大小戶包戶情弊片
壁昌等陳明緩挑舊薇河及飭估包家河緣由片
籌議辦認在洋船隻情形摺
奏覆密勒洮湖等處設防情形摺
確查江浙奏報緩征情形摺
會議籌防洮湖等處情形摺
籌議江蘇漕務河海並運摺
籌議海沭等境六塘河隄經久事宜摺
蘇松泰三屬漕米全由海運酌定辦理章程摺
查明蘇松泰三屬海運米數及續議章程摺
李星沅等飭省旗丁銀米補足運額片
李星沅等密陳天津吏胥通倉經紀阻礙運米情形片
李星沅等辦理赴豫捐米俟春起運片

卷三 道光二十八年

續籌海運未盡事宜摺
李星沅等請海運各沙船援照成案免稅片
奏報海關夷稅關期屆滿摺
奏報海運漕糧全數兌竣一律放洋摺
李星沅等陳明收買餘米交兌情形片
酌籌整飭外海水師章程摺
奏請章練塘移駐文武官兵摺
盧陳江蘇洋面情形摺

卷四 道光二十九年

奏明辦理漕折情形摺
嘉定等處折征辦法擬請他屬仿行片
遵照舊約辦理英夷善後事宜摺
陳明兩淮鹽務情形片
陳明保護淮揚二府各地隄垻片
奏陳河工大略情形摺
覈明江蘇省倉庫虧墊各數籌議追補章程摺
奏明查辦浙江洋面盜首及擊擒盜船情形摺
酌籌上海通商經費並增設要卡摺
陳明淮南鹽務積弊情形片
籌辦回空情形摺
酌擬減黃地方並清江添塘及辦理下河堤垻摺

督辦黃河下游草埽片
卷五 道光三十年 咸豐元年
改辦淮南鹽務摺
查覆江蘇保甲社倉情形摺
請展緩進堵豐北壩二摺
附改行淮南鹽務論
新綱章程
附錄
陸建瀛列傳 國史館稾 王闓運
陸建瀛傳 薛福成
書河陽陸帥失陷江寧事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欽差大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兩江總督陸公神道碑 王柏心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欽差大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兩江總督陸公墓誌銘 彭松毓
先光祿大夫殉難節略寄湖北褒忠局 陸光祖
兩江總督陸公小傳 周壽昌

卷一

查明銅廠情形及現辦緣由摺

奏爲查明銅廠情形及現辦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於本年二月中旬請訓時叠蒙恩諭滇省銅務最爲吃緊京運遲滯尤於鼓鑄有關飭令實心辦理勿稍鬆懈臣跪聆之下仰見聖主權衡銅政慎重圜法之至意抵任後即與藩司悉心講求並函詢督臣賀長齡現在廠情以及利弊之所在即接見各僚屬亦博訪周諮合以歷年舊案參互比觀滇南本係產銅之區其始歲供京外所需定額不過四五百萬斤逐漸增加至於一千餘萬斤內京運即需六百餘萬斤議者謂攻採太甚未免洞老山空不思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誠如聖

諭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豈有告匱之理惟大小廠三十六處類皆山勢高厚綿亘數百里開採既久窩路遠而且深廠丁背運礦砂往返不能迅速是以數日所得尚不及從前一日之獲又此礦採取既盡不能不另開新槽分投覓辦寶氣所聚水亦注之每開一槽必先設法洩水然後可以得礦前此礦高而水小近則礦低而水深掣洩需時採辦亦遂不易又礦砂雖生生不已而賦質尚未凝厚成色即屬單薄前淨礦萬斤可煎銅二千數百斤今祇煎一千數百斤遂致年額不敷且開廠之初附近老林甚多炭薪甚便近來購炭或四五站不等駄運既遠脚費不輕而官價仍照舊例則爐戶遂增成本勢必以透漏取贏故交銅盆形其短此各廠今昔不同之實在情形也滇省陸步皆山舊廠既難如額自應廣覓新廠以資挹注然新廠本不易得即間有他屬搜獲而廠員聞知則以其承辦額重稟請撥歸已廠其出廠之處又恐旺則歸人衰則累己往往中止甚或山主居民慮有擾累多方阻撓由是廠民裹足新廠更覺寥寥此則廠員與地方之積習也京運最關緊要運員領兌開幫船脚給費有額沿途程限有期加以經由各省並蒙欽派藩臬大員專司催趲以杜稽延然猶不免遲誤者良以所委如係廉幹之員雖有守風守凍讓漕等情仍可依限到通若委員經理不善其所領津貼費用到手輒空迨罰船以後立時戶逃走重複雇募或沈溺打撈停泊修艙於是額費不敷節節經營告貸因而支吾掩飾所在躭延此又運員之積習也現查瀘店存銅僅數乙巳正運第四起加運一二起之數以後丙午六運接運赴瀘存

銅既罄起運即遲臣不勝焦灼惟有嚴札藩司暨迤東迤西各道飛飭各廠員趕緊趲辦源源發運並飭各路店員隨收隨運不准片刻積壓違者即行參辦一面檄令各廠員並地方官無論本境隔境廣覓新廠通力合作如敢仍蹈前轍立予參懲嗣後領運人員責成藩司遴委妥員認眞辦理倘有挪移延誤等弊亦即密查嚴參以肅銅政臣才識庸愚當此銅務極疲之際不敢稍事操切亦不敢稍涉因循惟當殫竭拙誠力圖整頓以期無誤鼓鑄仰慰宸廑所有查明銅廠情形及現辦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賀長齡等飭令御事廠員赶緊結報片

再前此冊開各廠店歷年存銅一千餘萬斤是否不致缺少

應歸清查案內核實具奏惟歷辦厰務已經卸事之員尚有交代未據結報者多起臣檢閱各卷現飭藩司確查詳覆如有虧欠自當會同督臣據實奏明參返若僅款目瞭藉亦即趁此設局清查之際飭令趕緊督算結報以免懸宕理合附片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奉硃批依議妥辦欽此

請留滇省減平銀兩解京庶費抵撥俸餉摺

奏為滇省減平銀兩遠追解京沿途糜費滋多請旨飭部議令留抵協撥俸餉以歸簡易而資節省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據布政司趙光祖等會詳稱道光二十三年奉部奏准各省俸工役銀暨雜支等項均按二兩平支發行令收所減平銀按季册報委員解部等因滇省當即遵照辦理并將月

奉文起至道光二十四年年底止所收減平銀兩分起解部交納其二十五年銀兩存俟遇有便員再行搭解惟滇省距京最遠自非他省可比每年所減平銀約計二萬數千兩遠道解京所需運腳等項均無開銷而沿途經由地方供應夫馬亦未免滋累伏查滇省額設各營官兵俸餉馬乾等銀每年共需七十餘萬兩歷係奉部在于他省派撥銀二三十萬至四五十萬兩不等解滇協濟今擬請于每年題撥滇餉時查照報部季册聲明扣存減平銀若干由部將此項銀兩留抵滇省餉銀仍將留抵之數即令派撥省分就近解部如此一轉移間於部議彌補庫項毫無出入而滇省既免遠道撥解之煩即在派撥省分以所撥之銀解部亦較解滇為易彼此均有裨益據藩臬兩司暨糧儲鹽法各道會詳請奏前來相應請旨飭部核議如蒙俞允俟奉部覆到日請即自道光二十五年為始將是年扣收未解平銀留抵二十七年俸餉餉役逐年周轉以歸簡易而資節省是否有當謹會同雲貴總督臣賀長齡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奉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查明滇省銀價及用銀錢情形請悉照舊章摺

奏為遵旨查明滇省銀價與部定畫一之數不甚懸殊且向有銀錢并放折價尤減之款擬請悉照舊章恭摺奏祈聖鑒事竊查前准部咨奉上諭穆彰阿等奏遵旨會議御史劉良駒條奏銀錢畫一章程一摺銀錢并重本係制用常經果能隨時酌核不使輕重相懸裕國便民兩有裨益未可輒稱窒礙不思設法變通著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詳細體察悉心妥議具奏務使法立可以推行不致滋弊毋得任聽屬員巧為推脫稍存畏難苟安之見僅以一奏塞責又准咨會議覆候補京卿今補內閣侍讀學士朱嶟條奏貴錢濟銀握利權而理財用一摺奉旨依議各等因欽此欽遵行據司道等籌議詳請覆奏前來臣復加詳細體察除劉良駒所請加鑄朱嶟所請停鑄均經大學士等會核奏奉諭旨毋庸再行置議外伏念聖主權制用之常經酌阜財之良法原欲抑平銀價使之便於流通并非籌核科條僅在力為撙節查滇省自乾隆五十九年奉旨查辦小錢案內酌定每銀一兩易錢一千六百文業已五十餘年長落不過百文迄今每兩紋銀易換制錢一千五百八九十文至一千六百三四十文不等每錢一千均以斤兩計重不能攙和小錢核與部定千五百

文之數不甚相遠即與該御史不得通例價百文之奏亦屬相符又雲南省局東川局歲鑄錢文定例每錢一千二百文作銀一兩均儘數分成搭放文職養廉及銅廠工本運腳驛站工料祭祀廩餼歷經報部有案是留支之款而已搭放錢文而折價更減于一千五百文之數此外惟歲修運鈞灘河等項并不動支正款每年僅需銀三千餘兩無論改銀爲錢運費無出即全數散放錢文亦不足以平銀價除此別無另項工程且滇南跬步皆山舟車不通以故市商貿易率多用銀而不用錢即地丁關稅鹽課亦俱征銀解銀地方官而無以錢易銀之累實與他省情形不同至兵丁餉糈以錢折給如照本省搭放之價則無以體邱兵艱如照現在部定之價又未免一事兩歧況滇中幅員遼闊各營星羅碁布大率不

輿州縣同處一區約計運錢之費或更十倍于所減害多利少自未便輕議更張臣仰荷鴻慈叨竊疆寄苟可設法變通正欲免圖報効斷不敢畏難苟安一奏塞責除飭司隨時察看銀價斟酌妥辦外所有現就滇省地方情形悉心籌議擬請仍照舊章毋庸更改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雲貴總督係臣兼署無庸會銜合併陳明謹奏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查辦大小猛統地方遊匪滋事及籌撥經費摺

奏爲據報大小猛統地方遊匪闖入緬寧界內滋事現已委員馳往查辦並籌撥邊費銀兩以資應用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於十月二十八九等日接據署迤西道黃德濂稟稱大小猛統地方遊匪糾約一千餘人藉稱挾道光十九年客民械鬬之嫌於十月十五日由緬寧之遮奈臘丁地方闖入新寨强搶兇殺業經該道就近稟商署提臣會督該處文武帶同兵練馳往堵剿聲明緬寧地處極邊距省窵遠現在大理府庫存餘剩經費銀一萬兩並懇再籌三萬兩委解接濟如迅速竣事仍將原封歸還等情署提臣蔭德布亦咨同前由臣查滇南邊界素稱兇悍搶殺之事視若故常或漢人冒作回民或回民冒作漢人皆係無業遊匪專以刼掠爲生案情大小不一節經嚴拏責辦分別題奏正法者不一而足茲該匪等胆敢以十九年已結之案爲詞糾集千有餘人橫行搶殺查十九年距今七八年之久無論前案早奉部覆本無偏抑且何以積久始圖報復顯係藉詞滋擾實屬愍不畏法再大小猛統分隸鎮康灣甸兩土司前十九年暨二十五六兩

年漢回互鬬各案均無該處民人在內是必另有匪徒勾結亟應大加懲創況永昌一帶現雖據報安靜無事然亦不可不防其竄擾當即札委開化府知府寶俊署臣標中軍參將伊昌阿星飛馳往會同愼道妥速查辦並飛咨署提臣如須就近親自督剿亦即飛速前往又分札按察使迤西道以此等烏合之衆一經攻打窮蹙勢必四竄奔逃應即嚴飭迤西各府廳縣出示曉諭各村寨居民遇有前項匪徒竄入即一面報官一面團練格殺准其詳明奏請照律勿論總期淨絕根株無使滋蔓以仰副聖主綏靖邊陲之至意其所請經費飭司于邊費項下動撥銀一萬兩委員解往備用如能迅速蕆事即仍繳還庫貯所有委員查辦邊境遊匪滋事及籌撥經費緣由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辦理清查銅務虧欠及採買接運片

再清查銅務一案雖已據藩司造冊具詳而歷年久遠類目繁多必須條分縷晰竟委窮源方足以昭核實當經臣附片奏懇天恩請將藩司趙光祖暫緩陛見以便一手經理一面批飭再行逐細詳查務使瞭如指掌銀類銅類虧者如何籌補歷任未清交代或已離滇或尚在滇其遲延應如何處分一併明晰具覆至瀘店存銅一項原爲預備接濟京運而設一經撥運即應如數辦補藉資周轉近年往往以採辦不及全力先儘京運未能將存銅隨時彌補殊失留備有餘之意應仍嚴飭陸續兼辦毋得顧彼失此又如前撫臣鄭祖琛具奏採買商銅一節本屬一時權宜但恐奸商等因官爲收買

從而假冒影射走私更甚必致額銅益形短絀亦不可不防其漸業經逐條檄飭查辦應統俟清查結案時一併由後任核實具奏其丙午京運六起更當督催各廠員趕緊採辦總期源源接運勿稍貽誤以仰副聖主整飭銅政之至意所有臣飭司辦理緣由理合附片陳明謹奏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卷二

酌議推廣捐輸米石章程摺

奏爲酌議推廣捐輸米石章程遵旨由驛覆奏仰祈聖鑒事

竊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戶部奏推廣捐輸米石章程等語京倉所貯米石果能足額無虧則支放豁免原不待另爲籌畫無如近年起運漕糧缺額甚多若憑發價採買誠恐緩不濟急茲據戶部設法預籌請於江蘇省仿照官員捐米之例准令各省官民前赴江蘇捐納米石照捐輸銀兩議敘由該督撫奏請獎勵其運京路程或附海舡抵津或由內河抵通如何便易之處着壁昌程矞采悉心妥議迅速由驛覆奏原片鈔給閱看等因欽此當即恭錄行知各

屬出示曉諭並經臣壁昌先將大概情形具奏在案臣陸建瀛前過金陵驛與臣壁昌通盤計算近年漕糧缺額京倉不敷支放誠如聖諭但憑發價採買緩不濟急且經費支絀之時又增買米一款亦屬可暫而不可常自應推廣捐輸以備積貯抵蘇後接准署撫臣移交各卷即督同藩司李僖等悉心講求酌擬條款與督臣壁昌往返函商正在核奏間欽奉上諭前據戶部奏請推廣捐輸米石章程准令各省官民前赴江蘇捐辦米石照捐輸銀兩議敘當有旨交壁昌等妥議運京路程或附海舡抵津或由內河抵通茲據壁昌先行覆奏糧舡分帶捐米每舡不過數十石爲數無幾僱用民舡又恐所費較重自不若由海運洋較爲便捷着該督等即將海運一節迅速妥議由驛馳奏至所稱有漕各省願捐者就近由糧舡洒帶並北省官民就近購買海舡商販米石由天津交倉等語着戶部議奏欽此應即欽遵妥辦除有漕各省願捐者就近由糧舡洒帶各案應候部議外伏查納粟本爲古制海運又有成規但使經理得宜自無不聞風鼓舞惟米價長落無常非示以定數必有遷延觀望之弊運費耗雜多端非酌以定制必有多寡參差之弊官司綜理不易非專其責成必有牽制疎漏之弊吏役良莠不齊非嚴其禁令必有揹勒阻撓之弊至米質必取乾潔則稽核不可不周海面務臻肅清則巡防不可不密放洋或有折耗應籌彌補以足數商舡原准帶貨似可變通而帶米此外如風汛之示以定期關津之予以免稅採買之就近取便運送之定限無遲舡戶之照案鼓勵均宜剴切示諭俾捐生等無不聞知庶幾踴躍爭

先源源樂輸仰副聖主預籌備儲之至意仍照部議俟米數充盈一二年間即請停止其捐米議敘各事宜應由部臣奏定頒發臣等謹就現在籌議者釐爲十三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請旨勅部核覆遵行如有未盡之處容再隨時辦理所有臣等酌議推廣捐輸米石章程謹由驛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謹將籌辦推廣捐輸米石酌擬章程開繕清單恭呈御覽

一捐米運京宜分別用船也謹按現奉諭旨准以捐輸米石海運其自江蘇至天津應請仿照道光六年海運南漕成案在上海招僱沙船由海運送可免河運一切窒礙之處其交收後剝運赴通應請在天津僱用民船毋庸沙船送往可省

通壩經紀勒指之弊　一運米赴津應照案核定價脚也查官捐米石前經戶部查照漕運全書折米例價各省月報市價酌中定議每稞米一石核銀二兩由糧船搭運其負重銀兩由漕項內支給此次由海運津米價應請照部議二兩之數米以上等糙稞一律乾潔爲準仍照海運成案每石給水脚銀四錢耗米八升計銀一錢六分又預籌彌補折耗每石米八升計銀一錢六分又由津運通剝船脚價食米折價每石銀一錢二分六釐四毫又沙船犒賞席片等費每石銀五分三釐六毫又捐生買米運赴上海無論路途遠近牽勻統算每石脚銀一錢通共每米一石准作庫平紋銀三兩即令捐生照數捐交一併貫入米價開報　一收呈核數收米僱船應於司道分局也向來辦理捐輸均由司庫收兌此次應

由蘇州藩司酌派委員專司收呈其各官民捐呈內須將捐米若干石水脚折耗等銀若干兩並年貌三代出身履歷逐一開明由委員查照部議章程核明所捐數目與所請官階銜級相符即日送司覆核將某生呈捐米銀各數隨時移局並發給照票填註米銀各數令其持赴上海局銀米同交收清後將司給照票按五日繳回一次以備查對至沙船均在上海官民所捐米石沙船不能分赴受載自應先期出示令各捐戶運至上海聽候驗收裝運應在上海專設一局遴委大員會同蘇松太道督同委員分別委辦仍將正耗米石及水脚等銀隨到隨收米用漕斛銀用庫平不得絲毫顆粒短少如此分局核辦則責成專而牽漏免矣　一衙門吏胥應嚴禁勒索也自來開捐事例在紳民有力者莫不樂輸惟因書役需索過多遂致畏縮不前此次藩司衙門收呈上海道衙門收米並水脚等銀均責成該司道等督同委員隨到隨辦不准稍有積壓亦不准書役經手恣意需索違者書役重懲家丁人等扶同舞弊一併究治官亦從嚴參處　一米商船戶宜分別稽核也官民捐輸米石必進倉方邀議叙其籍隸江浙者尚可親自採辦乾潔之米僱船載運其籍隸外省者米必皆能親到若所託非人難保不以賤價低潮之米從中漁利一經委員挑駁轉以勒索規費等詞造謠滋事應曉諭米商行棧等悉知此項捐米與漕糧無異務以乾潔頂高糙米售賣票上蓋用該行商戳記呈交上海局備查并代僱妥實民船運赴上海免致中途偷漏攙和等弊其上海沙船則由局取具船行及船戶互保甘結仍照商人包運包交之

成規飭取裝運乾潔好米承認交倉保結存查如米質本好藉詞留難者由委員驗明照例懲辦　一米船放洋宜多爲防護也近年洋面間有盜船搶劫之案若非沿海水師於循例會哨之外加意巡防倘有失事咎將誰歸應責成蘇松狼山兩鎮嚴飭外海水師各營先事防範使洋面肅清免致疎虞并咨直隸山東等省檄飭沿海各營派撥勤幹員弁在於管轄洋面一體巡防以昭愼重　一海運折耗宜預籌彌補也洋面風汛靡常設有不測必須設法彌補以期無誤倉儲各沙船內如有在洋遭風者應由該船戶稟請查驗由官勘明實有傷人及斫桅鬆艙形跡自應從寬免賠倘係捏飾即責成賠交仍照例究辦其折耗之米未便任其無著現由捐輸官民各名下每石預備折耗米八升以資彌補並將此項

棄入捐米價銀數內核算其沙船到津時米有短缺霉變者應以所餘耗米補足如尚不敷責令承攬之人並互保各船戶照數賠補　一分成帶貨宜酌爲變通也查招商運米摺內有仿照海運章程准其以八成運米二成帶貨一條所以體恤船戶者至優極渥惟由上海帶赴天津貨物爲數無多似可變通其法除帶貨者仍准二成外遇有情願自出資本販米赴津或附搭紳商承運米石者亦准其以二成爲率裝運前往即於船照內將捐輸之米若干石帶運之米若干石分別註明到津呈驗除將捐輸米數驗收外所有帶運之米儘數由官收買如有各省官民隱任游幕天津等處者亦准其將此項米石承買交倉按照核定價銀具呈請獎則官民得遂就近報效之忱戶部可省隨時籌撥之款而船戶亦均沾帶運之益矣　一北洋風汛宜知有定期也查江省沙船赴奉天牛莊等處販運豆石全借南風之力故自正月至八月赴北洋之船最多自九月至十二月赴北洋之船較少再六七月間天氣暑熱米色恐有霉變且值糧船大幫通津之時民船亦不敷剝應曉諭各省官民及時捐輸若在春季夏初及秋季者皆可隨時裝運若在六七月間必須入月運津九月以後必須次年正月始可開行如此示以定期則情殷報效者自可按期而至矣　一凡捐輸米石經過關津應請勅令各關驗明照票一體免稅以示體卹　一採買米石宜知就近爲便也沙船出口雖在吳淞聚米之區多在蘇州尚望關外該處附近一帶土性宜穀河道又與江北湖廣皆通來路甚寬上海紳商販運米石多赴該處採買現辦捐米應

曉諭各省官民於省局具呈後即就近赴關外辦米以示便宜其由他處裝載自赴上海者聽　一運米定限以杜稽遲而免積壓也查捐米之數目不同則僱船之多少亦異約計米過萬石船須十隻由省局委員核明捐米呈內彙計有一萬石即由藩司出示飭令捐戶定限十五日全數運至上海一面移知上海局照數僱備船隻到即裝載驗放庶船隻不致遲誤米石亦無虞守候至上海局驗收米銀核對司照並無短少即由局給予執照不准遲延其各船戶領運米數亦由局填給照票令該船戶帶赴天津呈驗一面將捐戶姓名出口日期開造清冊四本於米船放洋之前星馳詳報以憑飛咨直省奏請驗收　一商船運米宜照案獎勵也查海運章程領運漕糧計數較多者分別給予職銜並由外賞給匾額此次承運捐米必須揀擇板厚桅堅之船以昭慎重惟沙船赴奉天等處其勢便利赴天津口其道紆迴且樑頭既分寬窄則運米亦有多寡若有船隻較小專運米石數次交倉無誤者應以出運次數酌予獎敘以爲急公者勸至兩局委員如果辦理妥善應俟著有成效再行酌核請獎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奉硃批戶部速議具奏單片併發欽此

壁昌等捐米兼收粳粕並提暫存京倉待運片

再前准部咨以招商買米運津係一色糙粳勿庸兼辦粕米白糧當經轉行示諭即捐輸米石亦經該司遵議令照辦在案惟體查蘇省情形竊意部臣專辦糙粳之議原爲價值參差不齊起見其實白糧固與糙粳有分而和粳未經春簸之先則同一糙米價值並無區別查稻之早熟者爲和遲熟者

爲稗江北及川楚等省產米多秈江南產米多稗故蘇省稗米一項除交帮起運外餘供本地民食現在招商採買先後共米二十萬餘石尚有浙江及福建漳泉等府奏明來蘇採辦而本省緩缺兵糧亦有一半應行買補若捐輸仍盡用稗米則去路過多必有缺乏之虞目今糙稗時價已較上年每石增至二三錢不等一經捐辦稗米恐秈米銷路既歸川楚商販不前本地奸商難保不囤積居奇非但民食有妨且恐原定之價不敷所用即輸捐亦難期踴躍臣等復與該司道府縣再四熟籌漕糧爲天庾正供蘇松于白糧外專運糙稗江安即有秈稗並納處所此項捐輸米石與漕糧無異應請准令秈稗兼收庶市儈無壟斷之弊而商販流通即價值不致過昂似較專辦糙稗更有裨益又現擬米價每石二兩係

照部定捐米成案此中不無稍優良以米爲民間日用之需其價長落無常與其隨時議增轉滋弊竇不如酌中定數曲示招徠臣等未敢遽行出示恭候欽定遵辦至海運雖較河運迅速然一涉開洋則風信無定未必同時到案設在六七月間南漕屬至此項米不適下有又字脫字到津則驗收剝運均難兼顧查天津北倉似尚整齊完好可貯米四五十萬石如捐米到津轉剝不及可否暫存該倉俟漕竣再行僱運之處請旨勅下部臣暨直隸督臣會核議奏以上各條臣等彼此商酌意見相同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奉硃批覽欽此

壁昌等招商運米請照順天府捐輸成案辦理片

再招商海運米石前據署撫臣先後奏報已有二十萬餘石而價值即增長一次臣陸建瀛到任後因捐輸甫經議奏運米尚須時日擬再招商販十萬石運津俾益充裕該商等雖經承認乃援浙省二兩七錢之價由上海縣稟懇酌加臣思商賈逐利固當示以招徠亦不可不爲之限制即市價增長係屬實情而辦一次加一次殊覺不成事體約計蘇省與浙省報明有數者現已三十餘萬石一經捐輸定議即可源源接運如此項商米仍照每石二兩四錢應即准行否則有加無已似宜緩辦恭查前次順天府捐輸均蒙皇上勅交軍機處核覆維時官民立被恩施是以無有遠適爭先恐後各輸其報効之忱此次捐米海運事屬創始原不能逆料其多寡然自初奉諭旨附近省分已無不望澤孔殷倘于各起奏到時仰邀天恩准照順天府捐輸成案辦理竊料各省聞知自

必踴躍輸將無須戶部籌款招商販運矣臣爲裨益捐輸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奉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驗收徒陽運河工程並催提重運漕船渡江摺

奏爲驗收徒陽運河小挑工程並催提重運漕船渡江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鎮江府屬丹徒丹陽二縣運河爲江浙漕船經由要路道光二十六年輪屆小挑經前署撫臣程矞采於回空過竣後節飭該道府縣並委員等會同覈實查勘撙節估計嗣據常鎮道威齡鎮江府知府沈濂暨該委員等督同徒陽二縣逐段探量估需挑撈銀數開報由前署撫臣覆勘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發樁煞壩逐段標立誌樁加封灰印以杜弊混並責成該道府及委員等實力督挑先

將勘估工段銀數會摺奏聞在案臣抵任後以本年春間天氣晴暖督飭及時施工而不得稍有遲延一面飭委知府銜蘇州府總捕同知龔潤森候補知府許楗分提各幫重運挨次前進一面於正月二十六日自蘇起程前赴工次由丹陽以至丹徒逐段量驗所挑寬深丈尺及撈挖各工均與原估相符尚無草率偷減情弊全工驗畢即於二月初一日將江口大壩起放鎮水目擊江流灌注水勢通暢所有派列首進之鳳中常幫重運漕船併力催提至丹徒江口陸續攢渡出江揚帆北上仍飭該道府嚴督該員等將蓄水濟運事宜隨時認眞籌辦不准置身事外如果各幫重船均能迅速渡江再當查照前署撫臣程矞采前奏擇其尤爲出力者據實酌懇恩施臣即自鎮回蘇催提在後蘇松等幫趕緊掃數過行

以副渡黃欽限不任片刻延誤所有驗收徒陽運河小挑工程並催提重運漕船啣尾渡江緣由謹會同兩江總督臣壁昌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飭查旗丁幫費及大小戶包戶情弊片

再江南漕務惟蘇松太三屬爲最重亦惟蘇松太三屬爲最疲上年欽奉諭旨減各旗丁幫費扣除大小戶包戶名目均經前署撫臣程矞采欽遵飭辦先後具奏在案臣抵任後再加嚴飭不准稍有違誤各屬現亦奉行惟謹第事須核實法必經久其源不清其流不能塞也即如幫費一節州縣以爲受旗丁之累其實旗丁亦有受累之處則幫官是也沿途各閘壩是也各文武催攢委員皆是也使旗丁之領自州縣者議減三成而幫官等之取自旗丁者依然壑欲無厭何以服旗丁之心且不止此也各幫皆有總運委員皆有隨規或出自州縣或出自旗丁此而不除雖州縣無辭旗丁豈能帖然至州縣向以此項幫費藉口旗丁需索重責於民今既議減而州縣之取於民者或無所減或減而不盡減是直以現奉之功令爲該員等取贏之左券尤不可不嚴加查核臣已移咨督臣漕臣並委候補道汪根恕遵照以上所指各情弊會同糧道暨各府一體查復核辦以肅漕政其大戶小戶包戶一節非大戶之盡屬紳官也往往紳官之本家依草附木挾制地方官因而人人效尤即中一秀才捐一監生或有升斗之糧或並無升斗之糧皆能勾通漕書白食漕規甚至將其同姓糧戶無論同宗與否一概包攬交兌地方官恐其滋事

隱忍遷就而窮簷小戶苦於額費之繁重丁胥之把持則又羣相依托有附名完納者有竟將田產送給劣衿冀免催科者於是劣衿不事耕作居然坐致富厚而小戶益窮而漕務益敝是合衆小戶即成一大戶合衆大戶即成無數包戶不於此搜抉根源則大戶有均賦之名無均賦之實小戶有減費之名而無減費之實雖三令五申仍無裨益擬俟新漕完竣飭司確查各屬情形分別妥議核定章程未敢以頭緒繁難不爲核實經久之計總之該省財賦要區痼疾已深不難於查積弊而難於查之果能除不難於籌變通而難於所籌之果有效臣惟有殫竭心力勉圖補救以重正賦而慰聖廑謹附片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奉硃批勿避嫌怨認眞勉力爲之欽此

璧昌等陳明緩挑蕎薇河及飭估包家河緣由片

再前據陞任江寧藩司徐廣縉詳稱據海州直隸州知州航彬稟稱該境西北有蕎薇河一道宣洩青伊湖之水近亦淤塞頻年田畝被災請借款興挑約須銀萬餘兩請歸六塘河案內一併勘辦各等情當經附摺奏明仰蒙俞允准辦茲據淮海道顏以煥稟稱該河積水較多曾經該州航彬兩次親勘設法疏消尚未涸出難以查丈委係實在情形現在趕緊疏消一俟涸出即行勘估請辦又清河縣境有包家河一道宣洩民田積水入南六塘河自黃水漫溢下游淤墊各鎮田疇均遭水患叠經士民呈請會官淮安府知府楊及原估河工之江防同知王夢齡於勘估六塘河時就近詣查民情實行困苦因公費無多據請併辦現經淮海道顏以煥赴

工履勘逐細估計需銀八千餘兩當此庫項支絀之時該工究屬支河未便一律借項業經批飭該道督同府縣再行籌商或照業食佃力之例酌借工費由縣選選誠實紳董湊捐辦理以慰輿情而重帑項一俟核定再行具奏所有緩挑蕎薇河飭估包家河緣由理合附片陳明謹奏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籌議辨認在洋船隻情形摺

奏為遵旨會籌辨認在洋船隻謹將查議情形惟有實力巡緝以期辨別眞僞不受欺蒙各緣由據實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璧昌等奏遵議辨認洋面船隻一摺詳閱所奏其稱商船夷船盜船易為辨認總覺不實不妥近來人情奸計百出在洋盜船其船式服色若令人一望而知豈非自取敗露應如何於形跡相似之中辨其眞僞斷不致受其欺蒙著該督候陸建瀛到任後會同該撫並提督尤渤再行悉心籌度妥議具奏將此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訓示周詳防閑精密臣等跪讀之下欽服莫名當經臣璧昌恭錄知照臣尤渤並飭臬司及蘇松太道會同蘇松福山狼山三鎮總兵悉心體察情形詳籌妥議臣陸建瀛到任後復經臣璧昌當面熟商並據該司暨鎮道等詳復前來臣等公同酌議竊惟捕盜之法本應細察盜情密偵盜蹤乃能不動聲色相機掩捕大洋之中洋面遼闊船隻乘風往來非但是夷非夷不能猝辨即是盜非盜亦難確知況奸徒蓄心假冒惟恐見者不以為眞誠如聖諭若令人一望而知豈非自取敗露惟夷船與內地船式本不相同盜船與商船其行

走情形亦異內地之船潤頭方尾其篷上下寬窄一律其風帆不過三道夷船頭尖如梭其篷上窄下寬其風帆有五六道之多此華夷船式之顯有不同也夷船製造甚堅需費甚鉅內地奸徒縱能扮夷人衣帽能學夷人言語斷不能假冒夷人船隻且外夷以貿易為重載貨行走惟恐不速即內地商船亦同此情必無遷延停泊者若盜船伺機行劫勢必紆迴觀望隨風游弋一遇巡洋舟師必望而遠避此商船與盜船行走情形之亦有不同也臣璧昌等前奏易於辨認實以此為把握至於人心狡詐變幻莫測或夷船奪獲民船即乘民船行劫或民盜勾通夷盜即乘夷船行劫此其行迹並不止於相似則其眞僞竟不可以復辨是必嚴飭沿海文武認眞巡緝其巢穴在岸者責成地方州縣其蹤跡在洋者責成

水師營汛岸上有岸上之眼線洋面有洋面之眼線購覓眼線得實則如何爲商船如何爲盜船必不至於錯誤如何爲眞正夷盜如何爲假扮夷盜亦不被其欺瞞臣等惟當督飭各鎭道嚴札文武員弁於在洋船隻隨地隨時詳加辨認夷船之與民船商船之與盜船務當查其規模式樣及其行走情形以辨別之大端一面訪購眼線細辨其執爲商船執爲盜船執爲眞夷執爲假夷總期奸匪無從僞托而後已如在事官弁猶敢藉口推諉或稍涉張皇不知愼密一經查出定即從嚴懲治庶查拏非託諸空言眞僞不受其欺蒙以冀仰副聖主再三垂訓綏靖海疆之至意所有臣等會同籌議情形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奉硃批舍此亦無別法務當認眞查辦斷不可稍

有顢頇也欽此

奏覆密勘泖湖等處設防情形摺

奏爲密勘泖湖等處設防情形先行繪具圖說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欽奉上諭現在壁昌應行來京陛見所有兩江總督彖務已有旨著陸建瀛兼署矣其壁昌等前奏籌防泖湖等處事宜並軍機大臣遵旨密議各一摺又續經壁昌奏請於斜塘口等處設卡安礮並堆用碎石等語事關緊要設防必應相度地勢審責機宜固不可稍有疎虞尤不可少露形迹所有各摺片及圖均著發給陸建瀛閱看該署督惟當通籌全局愼密訪查總期不動聲色而於設防固守之策仍自節節周備方爲不負委任欽此等因並將各摺片及圖封交

到臣當以抵蘇未久一切情形尙須細加察訪並親往查勘方可得其要領先後附片陳明在案茲於三月十七日帶同知府銜蘇州總捕同知龔潤森借查沿海墩鋪爲由親赴澱山湖泖湖等處逐一勘履如原奏及軍機大臣覆議所稱斜塘口爲第一重要隘攔路口爲第二重要隘章練塘與泖湖相距三里移駐文武員弁聲勢聯絡呼應較靈等語均覆查無異其爲蘇州根本計者似已算無遺策伏查該處重湖連接昔稱巨浸今多圍田間段皆有淺阻而濱湖之區並無城邑亦少村落加以港汊縱橫曲盤折非比長江寬廣可以衝突而前且與江岸之或臨府縣或近鎭市足資要扼者不同該夷如果駛於一來處處均堪設伏攻守而得其宜卽議防亦確有把握臣悉心察覈斜塘口係由黃浦入湖之道攔

路口係由泖湖入蘇之道兩口於兵法同爲隘地於蘇州同爲門戶而辦法須各相其形勢蓋斜塘口寬五六十丈水深四五丈不等每日潮汐吞吐激浪迴旋非但以竹簍裝載碎石拋入石門逐層鑲裹人力有所難施卽用破舊糧船鑿底沈之亦恐一船之高不及兩丈未能阻遏深流此口東爲李塔西爲橫亙水畫土鬆久必展寬似當於兩岸口門用竹簍碎石鑲築裹頭不令再展而於入湖漸淺處所預置已舊糧船滿貯碎石浮艤水面量其地勢以定船數臨時鑿沈則該夷不能飛渡矣攔路口寬十四丈深一丈三四尺不等界於泖湖澱山湖中間蘇州之藩籬也此口如用竹簍碎石施工較易第爲松江糧艘必由之路又蘇省民田宣洩所資設竹簍日久敝壞碎石散漫塡淤水壅田淹關繫亦非淺鮮似亦

當預置糧船貯石浮欄以備臨時鑿沈則防夷而無礙於農矣惟自二十二年海面平定以來江甫人本柔弱驚弓之鳥見影輒疑無論艨艟大艦即如三板小船偶然駛入未必不望而却避故安人心總在於消其疑虞使知彼之不能攻即伐敵謀亦在於絕其覬覦使知我之必能守臣查得斜塘口外則有迤西一河由浙江之嘉善通江蘇之吳江可以繞入蘇城其口內西則有尖灘老灘等處一港迤邐而至章練塘東則有古浦塘一港爲松江府後身又由野雞墩進青浦縣境一港爲崑山新陽兩縣來路皆可徑達蘇城皆當預置糧船貯石待沈如此節節周備不但蘇州無憂即松江亦愈形完密矣或謂已舊糧船恐不耐久不知此項船隻板片本原以之載米則恐漏以之載石則如常況滿號停運之船逐年

加增儘可隨時察看限年更換或謂浮欄水面恐爲漁人所侵損不知沿河沿湖皆有營汛且現議章練塘移駐文武員弁即可責令看守又何侵損之有或謂該夷近在上海運石運船恐以傳聞滋疑不知每年空重糧艘皆從湖河浮送彼所素知茲以不用之船停泊湖內亦自無可藉口且此項船隻向泊運河兩岸水停則淤舟過則觸人頗苦之若以此故藉詞曉諭我民之所樂即非該夷之所疑聲色不動形迹泯然矣查定例裁汰漕船一隻追繳底科銀五十一兩其滿號成造之船聽該丁折卸湊用並不追繳價銀如議定取用糧船則繳價給價爲數無多款亦易籌較之竹簍裝石深水鳩工節省不啻倍蓰至原奏章練塘地方添設員弁安置兵礮一節該處本賊匪出沒之區藉此整頓一番防盜即以防夷實爲切近之務斜塘口原歸管轄壁昌續奏設卡巡防亦係援照營制辦理惟礮位既存守備署中相距不遠似臨時足可調撥勿庸預先安設以昭愼密臣書生不曉兵機猥蒙聖主諄切指示不敢稍有疎忽亦不敢稍涉張皇謹就親勘情形臚列陳奏是否有當恭候訓示再前奉諭旨飭查給事中朱昌頤前奏江浙奏報緩征情弊一案除俟妥議章程再行具奏外所有密勘泖湖等處設防情形繪具圖說先行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奉硃批另有旨欽此

確查江浙奏報緩徵情形摺

奏爲遵旨確查江浙奏報緩徵情形恭摺據實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給事中朱昌頤前奏

江浙奏報緩征似未確實請旨飭查並請明定章程一摺所指各條是否實有情弊着陸建瀛逐件確查據實具奏毋稍瞻顧朱昌頤原奏著抄給閱看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聖主愼重漕務整肅官方欽佩私衷莫能名狀當以臣甫經抵蘇無所用其迴護俟確查逐一覆奏並擬妥議章程杜絕流弊先後附片陳明在案伏查地方偶遇旱潦定例以一省通計分數即一縣之中亦有等差故收成僅止五分謂之成災五分收成六分以上統謂之熟田不及六分統謂之歉收歉收者即勘不成災之謂此歉之不同於災也熟田照額徵輸災田分別蠲緩歉田則祇緩不蠲緩征之賦仍限年輸納此緩之不同於蠲也至成災五分以上之州縣內有成熟村莊應徵錢糧准其一體緩至次年之例係以通境額田爲率如成

災不及額田之半即不能將畝連各處請緩亦不能將畝連各處作爲勘不成災況鄰近州縣毫無干涉更不能隔境影射歷來各省辦法無異今該給事中所奏江蘇桃源等處成災五分將長洲等五十六州縣概行請緩一節查上年桃源睢城等鄉二十圖被水成災五分其餘各圖勘不成災照例分別蠲緩此外各州縣或因湖河漫溢或因雨澤愆期均勘不成災係各就各境辦理非特各屬不因桃源而以歉論即桃源勘不成災之地亦非因有成災處所一律請緩上年浙江成災各縣內有成熟村莊併緩者亦有照常起征者是其明證又如所奏被災情形僅於月摺聲明各屬奉到綸音將屆年底浮收勒折已飽私囊帑費從此減省一節查地方猝被災傷民情困苦亟須撫卹者原應飛章入告若尋常水旱

偏災本係由漸而成輕重難以預定向於雨水糧價摺內先行奏聞一面委員詣勘由司詳奏定限不出九月上年江蘇因前後正署撫臣輾轉交卸以致奏報稍稽而應徵漕糧則於勘定後剔除緩數即奉旨已屆年底亦不能再向花戶催納雖不肖州縣難以浮勒且小民既不完賦即帑費無可徵收州縣亦無從減省入已至災歉地方本應查明頃畝照例題咨浙江聲敘頃畝江蘇未經詳敘係屬辦理參差委非弊混又如所奏緩征本係成熟村莊刁狡者串通捏報按畝各有使費鄉愚入其彀中麥熟折價數倍劣衿挾制分肥勢豪均推入緩征一節查成熟村莊斷無憑空議緩之理惟各屬勘定災歉按戶扣蠲扣緩事極繁瑣不能不假手吏胥其中刁猾之徒移熟作荒藉端需索等弊誠難保其必無臣到任

後隨時明查暗訪如有前項情事斷不敢稍爲姑容至請緩之賦江蘇係遵照奏案俟次年秋成後酌量帶完並非麥熟開征浙江歉收銀米雖有展至次年麥熟後起限一年征完之款亦查無折價數倍之事又如所奏漕糧向不輕益蠲緩近年該省於偏災請緩摺內率將銀米牽混一節查漕糧本惟正之供應否蠲緩必須出自天恩其災歉之區賦無所出歷經籲懇皇仁奉旨允行江浙壤地相接辦法亦大抵相似誠以事關民瘼若不酌量請緩則徵完易啟官虧屯膏轉失政體督撫藩司受恩深重不知江浙漕額最多有關京倉支放如本係十分年成公然議蠲議緩且將錄米一併牽混似不應奚妄至此故臣始亦疑州縣之畏難取巧及令到任三月逐處考核並飭江寧藩司傅繩勛江蘇藩司李傳隨同訪

察浙省固屬鄰封蘇省亦非任內之案皆不值代人受過所有上年奏辦緩徵均無不確不實情弊第江蘇吏治疲玩相循定例秋災不出九月原爲覆勘地步溯查該省歷屆成案鮮能依限辦理不止上年爲然此後幸叨福佑惟祝慶叶屢豐萬一遇有災歉即當督飭所屬速詣勘詳再令道府覆勘如有未盡確實之處責成藩司抽查重則巡撫親往總期權不下移經胥無從舞弊仍按照例限將應緩地丁漕糧分摺奏明請旨遵辦其村莊區圖亦詳細開列頃畝不准籠統聲敘倘竟有捏增分數挪移地段倒填月日並將鄉愚誑誘勒索勢豪推入緩徵一切流弊即官吏處嚴行懲辦以重額賦而肅官方臣具有天良仰蒙殊恩委任萬不敢意存瞻顧自外生成謹將遵旨確查緣由恭摺據實覆奏伏乞皇上聖

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初五日

會議籌防泖湖等處情形摺

奏爲籌防泖湖等處遵旨再行酌度情形會議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李星沅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據陸建瀛覆奏密勘泖湖等處設防情形先行繪具圖說一摺朕詳加披覽如所議斜塘口攔路口等處豫置已舊糧艘貯石浮艇以備臨時鑿沉遏阻夷船來路因思此項船隻雖以無用之物爲有用之備然口門俱係往來出入要路無端多設糧艘待沉不惟有事無以制寇即平時船隻亦多窒礙是欲阻寇而先以自阻也移運糧艘亦易啟夷人之疑而究之於攔阻夷船恐不足恃所議似出下策其所稱兩岸口門用竹篔碎石鑲築裏頭及碶位無庸豫設等議亦未周妥著李星沅到任

後會同陸建瀛再行酌度情形悉心籌畫妥議具奏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跪讀之餘彌深兢惕適查閘江防出擬即至蘇會商當經附片陳明茲於八月二十三日行抵蘇州面晤臣陸建瀛揆度合局屏除成見悉心再四熟商復同至寶舉橋親歷泖口細察情形欽遵前後奉到諭旨並各圖說摺件逐層計畫務求慎密周妥既要籌防查黃浦江與吳淞江滙流入海本蘇州諸水之尾閭泖湖內通蘇州外接黃浦如斜塘口爲第一重要隘攔路口爲第二重要隘以地勢論擇要而守無過於此惟所以守要之法必須先事預防俾此間緩急有可恃亦須因利乘便俾他族偪處無可疑計由黃浦至泖湖斜塘口外江水寬深原無阻遏之理即當斜塘口門朝潮夕汐大波軒然亦未易言堵禦自應于口門內由深漸淺處所酌量施工前擬竹篔裝石平時拋入鑲裏以防激水展寬又擬浮艘糧艘臨時鑿底沈塞以防番船突駛究于水道疏暢不可必而千夷性疑慮不可知疊蒙慈訓周詳多方指示臣等懷遵密計展轉思維因泖湖居民往來販運蘆草時用木筏過渡較爲便利擬添購木簰數十架于斜塘口近處無事則分爲小筏間段停泊民不病涉習以爲常有事則聯散爲整細紮堅厚縛以大石使沈底放之平水使截流似平時形跡民然臨時攔阻有備而民船出入農田宣洩皆可相安由泖湖至澱山湖是爲攔路口水面益狹而淺且與內河密邇帆檣雲集一有警報得中號四五隻飛速駕往載石鑿沉夷船即難徑入其斜塘口外遙西一河可由浙江嘉善縣繞出蘇州又尖灘老灘古浦野雞墩各小口儘有船隻居期一

律趕辦無須專備糧艘惟碎石必不可少且難立致應行先期採運原議章練塘距泖湖僅三里擬請移駐縣丞一員守備一員外委一員額外二員兵丁一百四十名合之舊設弁兵共二百一十四員名責令巡緝偵探如邀恩允新建衙署兵房需用碎石即可藉此爲由分起堆貯並木簰交汛看管泖口所需千總營位密存守備署中相距甚近調用亦尚便捷至黃浦江兩岸如閔行鎮得勝港東汶口西汶口等處均經安設碶位提督駐劄松江自可就近防守沿海俏有不逞必於斜塘口一帶分駐重兵以資策應而尤在良將勁旅摩厲以須因地因時虛實兼用最爲先務之急臣等受恩深重斷不敢苟且張皇惟當審擇機宜整練營伍慎謀於無事防患於未然以期仰慰宸廑於萬一所有遵旨再行會議緣由

謹密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軍機大臣密議具奏原摺密封發還欽此

籌議江蘇漕務河海並運摺

奏爲遵陳江蘇漕務困敝短絀情形遵旨籌議河海並運恭摺會奏仰祈聖鑒事竊照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承准廷寄奉上諭漕糧爲天庾正供支放攸賴每歲京倉應放俸米甲米各項共需漕糧三百數十萬石近年以來各省歲運額漕逐年短少江南一省江安蘇松兩糧道所屬緩缺尤多似此有減無增年復一年伊於胡底朕軫恤民隱凡各省奏請蠲緩無不立沛恩施江南地方本年懇請蠲緩者竟至五十餘州縣之多或辦理漕務兌費繁重藉此爲體恤地方之計因思海運章程道光六年辦有成案現當整頓漕務情

釐帮費之時著該督撫通盤籌畫如可仿照前章確有把握即統核漕糧實數每歲酌分幾成改由海運於道光二十八年爲始庶漕費可以節省而州縣亦不至藉此捏報災荒致虧倉貯該督撫等悉心籌度迅速奏明請旨遵辦不得稍存畏難之見任聽漕糧缺額置國用於罔顧毫無籌措等因欽此當經前督撫臣恭錄移行並附片覆陳通盤籌畫總期確有把握另行具奏在案伏查江蘇漕糧情形江北與江南不同即江南之常鎮等府亦與蘇松太等處不同即如蘇松糧道所屬四府一州漕額共有一百六十餘萬石之多從前銀價平減小民竭蹶趨公每年正供米石不致短絀所欠不過未完漕尾各州縣尚可彈力催征近年銀價增昂每兩值錢二千餘文辦漕浮費又復有增無減民間完米一石比較道光初年已不啻完米二石又值災歉頻仍幾於無歲不緩無縣不緩以致京倉支絀上廑宸衷叠奉嚴旨力陳弊實糧戶則示以均平旗丁則杜其勒索臣等恭讀之餘自愧覥顏悚惶無地屢飭兩藩司嚴督各屬實力整頓於辦理災緩一端尤爲弊竇所叢集或以輕報重或以少報多或註緩上則而征下則或註荒紳戶而征小戶甚或書役串通包攬侵蝕推其致弊之由誠如聖明洞鑒因漕務兌費繁重藉此爲體恤之計而年復一年幾爲成例若不力爲剷除何以裕倉儲而恤民隱當將積習弊端通飭各署不准妄報災歉如實有旱潦較重者責成兩藩司親往查勘再由臣陸建瀛復勘核辦總不許書吏高下其手就現在各屬稟報約收分數六七八分不等本年糧賦有收成豐稔可以帶征者有收成中稔可

辦全漕者如仍舊河運截長補短比較歷屆可期少有起色以蘇松太三屬言之上年出運米六十三萬石本年約可增加不致如前短絀之甚然力竭精疲總難全額仰蒙聖主指示周詳敕令統核漕糧全數酌分幾成海運洵爲裕國恤民之至計臣等欽感莫名何敢漫無籌措任聽短少茲與司道悉心體察江徐淮揚以及常鎮等府州賦額稍輕尚可勉强支持自應仍由河運如將蘇松太二府一州漕白糧米改由海運以各州縣津貼旗丁之費作爲籌補可得米三十餘萬石如全漕均由河運僅將蘇松太及常州府白糧改由海運其節省津貼旗丁之費亦可籌補米十萬餘石惟海運人所共疑或以風濤爲慮或以盜賊爲虞或以水手安頓爲頗難或以天津交兌爲不易該各不同亦皆爲慎重天庾起見臣

等受恩最深責任最重惟有殫竭血誠以冀上實京倉下紓民力萬不敢意存畏難因噎廢食謹將本年收成約計出運米石比上年增加情形及劃出蘇松太等處漕白糧海運或專運白糧設法籌補之處恭摺會奏請旨遵辦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漕臣楊殿邦尚未旋淮不及會銜合併陳明謹奏道光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欽此

籌議海沭等境六塘河堤經久事宜摺

奏為籌議海沭等境六塘河堤經久事宜現飭查辦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海州沭陽等州縣六塘河堤各工經前督臣壁昌會摺奏准借帑興辦本年四月內挑築完竣臣陸建瀛於兼署督篆時遵旨親往驗收恭摺覆奏聲明長岸兩

堤保固限滿後仍照舊章責成該處士民歲修在案茲臣等會查該河行繞海州沭陽桃源清河安東五州縣境內袤延數百里周圍堤埝甚長均與農田水利運河修防大有關係趁此工竣未久必應測量河水較定諸樁每交大汛各歸各境專派佐雜一員駐堤防守並分段設立堤長實力巡查如有應辦之工即由堤長稟知汛員隨時轉報該管州縣親詣查勘或令就近業戶按田出夫或照業食佃力之例應挑浚者乘時疏挑應修補者即行補築分別情形酌量認真辦理其堤長各聽士民公舉由該州縣查取花名年貌造冊送道備查遇有更換一律照辦固不准藉端需索亦不許稍涉懈弛至堤工內外兩坡禦水均關吃重雖此時幫戧培厚誠恐沙土鬆浮日久易塌自當勸諭農民各就土堆之宜沿堤多栽樹木使樹根自相盤結保護堤身而地無定隙並免佔種刨挖之虞仍嚴禁堤頂搭棚杆葬及牲畜作踐等弊以期工程經久一勞永逸現經臣等分飭司道查明督屬遵辦除俟議覆至日另行咨部外相應將六塘河工竣後會籌經久事宜現飭查辦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奉硃批言之何難務要行之以實勉力為之欽此

蘇松太三屬漕米全由海運酌定辦理章程摺

奏為蘇松太二府一州應徵道光二十七年漕白糧米全由海運酌定辦理章程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據准部咨欽奉上諭前據李星沅等奏籌議江蘇額漕河海並運當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茲據查議會奏所有道光二十八年

蘇州松江太倉二府一州漕白糧米准其改由海運其漕糧米石務令兌交一色乾潔粳米不准稍有攙雜白糧一項亦宜普律乾潔着該督撫等嚴飭所屬按則征收認真盤驗毋得稍滋流弊至海運尤宜實力巡防妥籌保護並著該督撫詳考成案參酌時宜務籌妥善其照舊河運等屬仍着實力催征以肅漕政另片奏蘇州松江太倉三屬漕船未便連年全行減歇等語辦理全漕自當以河運為主嗣後如有酌量變通之處所屬漕船如何輪流減歇不致少有流弊並着該督撫等通盤籌妥議具奏餘依議欽此當經欽遵轉飭遵照辦理去後臣等覆查江蘇漕務已成積疲當此窮則思變之時極應設法補救現在欽奉諭旨將蘇松太二府一州漕白糧米改出海運實屬一時權宜臣等敢不勉力惟漕糧正

供與商宋之陸續採購捐米之後先兌交者原有不同應遵部議飭於來年二月內全數題兌作爲一次開行勿許參差至道光六年海運雖有成書第時事既殊情形亦異仰蒙指示周詳莫名欽服遵即督飭司道妥議章程臣等覆加酌核謹先擬八條爲我皇上陳之

一海運事務雖難必須委用得人以專責成也查道光六年成案分別省垣上海天津三處各委司道大員主持其事而以守丞等員爲之襄助以佐雜等員供其奔走此自應照辦蘇藩司李德總司錢糧擬委令統攬全局督同蘇州府知府桂超萬蘇海防同知何士祁等詳核銀米冊籍嚴催各府提早征收赶依現准部限開兌其應交漕白運腳等項銀兩均不准稍有遲誤至緩征帶征科則出運正耗米數仍由該司

會同糧道核實辦理勿藉流弊臬司宮慕久熟悉上海情形已委令帶同候補知府洪玉珩前往該處會同上海道咸齡督飭屬縣曉諭商董雇備沙船停泊黃浦江一帶聽候裝運約計起運米數需船一千餘隻今據稟承攬者已有七百餘隻此後陸續進口船隻尚多似可敷用糧道倪良耀專司蘇松等處糧儲擬委令查明回空年船某幫應歸某次軍丁若干水手若干援照例案分別調劑資遣以示體恤其收兌米石尤爲該道專責漕糧米色必須乾圓潔淨一律糙粳白糧更宜慎重均不准有秕米攙雜及柔嫩不潔等弊務於各屬開倉時親歷查驗一次復於上海交兌再加盤查以昭詳慎

該道既承辦海運所有常鎮兩府漕白糧勢難兼顧應即飭令江安道帶運再天津交兌最爲海運吃緊又查淮陽道經由戶部司員出錢歷任蘇州等府洊升道員兩署江寧藩司漕務其所素諳勾稽實亦精密擬委令隨帶丞倅等員先期由陸路赴津管理交兌並會同直隸委員籌辦剝船一切事宜

一銀米兩款均應籌備也查道光六年辦理海運米則動撥餘耗銀則支銷漕項今蘇松太二府一州近年多被歉收額徵不能及半本年經臣等督同藩司李德夏實稽查不準分毫提飭比上年雖多增米二十萬餘石較之出運額漕尚缺三十萬石擬將贈五給丁餘耗等米全數交倉不足之數再提給丁漕贈等銀採買起運以足全漕之額至沙船應給耗米水腳銀兩及天津剝價通場雜費即由各州縣于向年津貼旗丁幫費籌補支用

一蘇松太停運糧船旗丁水手調劑資遣擬兌由糧道墊款支發以期妥速也查道光之

年辦理海運所有各幫糧船均停留黃河以北盤剝別省糧米旗丁既有領款水手亦可營生今全數挽歸水手未免更形拮据而水手聚集多人亦恐滋事已飭糧道將上次恤丁舊案參酌現在情形妥議章程先行籌款墊發仍由各州縣解還庶免遲誤其各幫渡江以後派委武職太員分段押令各歸各次即飭各州縣查明水手人數開造姓名住址清冊各給資遣銀兩押令即回本籍尚敢藉衆滋擾或盤踞不散即嚴拏究辦

一沿海巡哨必應更加周密也查道光六年海運洋面肅清有武職大員護送足資防範今江浙交界外洋間有盜劫之案若僅循照舊章尚恐未能周密擬仿照閩廣商船赴津貿易之例准令沙船各帶軍器俾資防護仍於入口時呈繳出口時給領以備稽查並由臣李星沅檢選武

職中誠實勇敢之員親爲護送上次派兵六百名擬加派四百名共一千名以壯聲勢應給口糧由蘇省籌備直隸山東沿海各處應照案移咨一體加意防範　一沙船賠補宜示限制也查道光六年成案如係無故短米即令賠補倘驗有斫梢繩綆等情事奏明豁免此次自應照辦惟商船八成載米二成載貨如在洋遭風豈有不棄貨物獨棄官糧之理設貨物並未拋棄雖驗明鬆船屬實其短少米石擬勒令賠補以杜流弊　一天津制價等項經費應令委員撙節支放也查道光六年海運江蘇解直動用之款不下二十餘萬維時年穀豐登蘇松常鎮等五屬運米一百六十餘萬石無須設法籌補即銀價每兩亦祇合制錢一千二百四十五文是以支節一切尚屬游及有餘此次所運僅蘇松太三屬之米較

前約少四十萬餘石而剜肉補瘡業已精疲力竭兼之銀價增昂每兩較前計多制錢七八百文不等籌措實非容易臣等詳稽成案如上圖露國北倉裁卸等費彼時因分爲兩運不得不先事議及後亦備而未用又如沙船進口雇縴等費本年辦理捐米即由江蘇給價該船戶自辦不須天津代雇以上三項應從刪節至天津官剝民剝之雇價通倉經紀夫役之口食等項俱有例案可循應俟江蘇委員先期赴津與直隸委員按照起運米數通盤籌計方能覈定數目所有銀米各款絲毫不動帑藏均出自向來津貼帮費項下必須撙節支放庶州縣少解一分即民間少徵一分矣　一沙船所得耗米應令該船戶自行變賣也查道光六年海運各船戶在津呈明耗米三成已敷食用餘請收買曾經奏明由戶部發銀二十萬兩收買餘米在案現在經費支絀自未便率請照辦擬先期曉諭該船戶等候到津後如有餘米即自行變買不得循舊呈請　一天津交兌之後應即責成經紀以期諸弊肅清也查道光六年海運欽奉諭旨海船押運到津經紀人等難免需索刁難着軍機大臣屆期奏請欽派一二員前往等因欽此現准部咨亦經援案奏明直隸委派道員駐津總辦倉場揀派坐糧廳酌帶經紀解收戶部奏請欽派大臣一人倉場侍郎一人赴津查驗在案米到天津既經驗收之後即與沙船無涉其由津運通之剝船中途有無侵耗滲漏實成該經紀承管庶幾撓雜使水等弊可期肅清以上各條臣等欽遵諭旨詳酌時宜悉心妥議意見相同謹臚列籲請訓示遵奏成案參辦所有未盡事宜再行隨時陳奏至照舊河運等屬仍飭各州縣實力征解其蘇州松江太倉三屬漕船未便連年全行減歇誠如聖諭辦理全漕自當以河運爲主將來如何酌量變通輪流減歇以免流弊之處容臣等體察情形會同漕臣詳細熟籌總期有益於京倉無碍於大局仰副聖主執兩用中之至意所有臣等會議海運章程緣由謹合詞具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再漕臣楊殿邦尚未旋淮不及會銜合併陳明謹奏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查明蘇松太三屬海運米數及續議章程摺

奏爲查明蘇松太三府一州來年海運交倉米數以及續議章程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准部咨欽奉諭旨准以道光二十八年蘇州松江太倉漕白糧米改由海運當將

辦理章程臚列八條會摺奏請訓示聲明未盡事宜再行隨時陳奏在案茲據蘇藩臬司糧道等議詳前來臣等覆加查核謹將二十七年該三屬實征漕白糧及籌補交倉米數同續議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再江安糧道所屬及常鎮二府屬實征起運米數容俟查明開單比較另行奏報合併陳明謹奏

謹將來年海運米數及續議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一交倉米數應分別實徵籌補二款以備稽覈也查蘇州松江太倉二府一州額徵出運漕糧共一百一十四萬五千五百四十六石零內交倉正耗米一百二萬三千五百三十二石零給丁餘耗米十二萬二千一十三石零除道光二十七年秋歉緩征米三十萬六千三百五十八石零實徵熟田出

運正耗米八十三萬九千一百八十七石零內除給丁餘耗外實應交倉米七十四萬九千七百四十七石零計短缺交倉米二十七萬三千七百餘石又額征白糧六萬五千六百三十餘石內除給丁餘耗外實應交倉米五萬二千六百一十一石並無短缺今改由海運計漕米項下節省給丁餘耗米一米八萬九千四百四十石又白糧項下節省給丁餘耗米一萬三千一十九石又漕白項下節省贈五盤耗等米五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零擬即全數交倉作為籌補漕糧尚不敷米一十一萬三千六百餘石查有節省向例給丁漕贈等銀一十五萬餘兩擬即撥出採買足數以符全漕交倉之額事竣彙冊覈銷其沙船耗米每漕糧一石給米八升白糧一石給米一斗共計米八萬七千一百四十餘石應即由外支給至本年歉緩米石仍俟來年秋成後察看情形按縣徵還分別交幫搭運以符定例　一緩徵兵糧局恤等米亦應籌補無庸援案截撥也查本年各屬秋收歉薄尚有緩缺兵糧局恤等米九千四百六十四石零係兵匠人等計口授食之需應屆災緩年分均係截撥漕糧支放上年因京倉不敷奏明籌款買補並張常平倉穀給發在案今改由海運所有交倉短缺之米尚須籌補自米便援案請截且庫款各有支項常平倉亦關緩急礙難再動查有隨漕腳費約銀二萬餘兩係屬海運節省之款即以此項買米抵支兵局口糧仍查明用有餘賸另行覈銷　一天津通倉經費應先行籌備也此次辦理海運除輕資由閘竹木等項照例批解外所有天津剝船水腳販米等項查上屆海運案內動支漕項銀十一萬餘

兩接剝經雜各費動支籌解銀七萬餘兩又通倉派往天津經紀人等飯食雜費盤量身工各款除將旗丁到通應領銀米等款撥抵外由蘇另行籌款按照起運米數每石給銀四分措解銀六萬兩今屆海運米數比較上屆約少四分之一似無難按數而稽以上各款統由藩司先行酌提交委員備帶赴津動用尚有剝船飯米一款上屆係動支餘耗今屆已將餘耗交倉亦應由委員到津酌辦惟查近年河運天津道移送蘇州糧道印冊內開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應解剝價廠費等項自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或銀一萬四五千兩或銀兩萬六七千兩不等比較道光六年海運時已屬減少應俟江蘇委員到津會同直隸委員臨時確覈辦理一沙船業經雇定應編號停泊以便受兌並擬照案獎勵也先

是臬司親赴上海雇定沙船七百餘隻經臣等奏明在案今
據委員稟報具攬沙船已數運米之數亟應趕緊修驗編列
號旗停泊水次以便兌米後陸續出口其有未經進口之船
現已咨行各海口一體催令歸塢俟來年二月初旬次第放
洋北上擬援照上屆成案除運米一萬石以下由外給獎其
自一萬石以至五萬石以上分別給予職銜若指至五品無
可再加或另行酌獎均俟漕竣奏請辦理仍先行出示曉諭
以資鼓舞　一各州縣剝船急須預雇船戶固宜體恤弊竇
尤應嚴防也現在時逼冬至飭令各州縣一律開倉揀選乾
潔好米由糧道赴倉查驗後勒限於臘正二月分為三批運
至上海交兌沙船如能一批全運者亦聽其便自糧一項尤
宜慎重務於立春以前先行交兌以便及早開行惟各屬應

用剝船甚多若不早為雇定必致臨時遲誤已通飭各屬預
備並於封條之上寫明住日給錢若干剝米一石給錢若干
以免差役擾累至裝運米石每米一尺加用黃表紙一層逐
層鋪墊浮面蓋米一寸再加灰印以杜攙水偷米等弊其剝
運各費及沙船耗米水腳神福犒賞均由各屬於給旗丁項
下津貼支銷

李星沅等節省旗丁銀米補足運額片

再蘇松太財賦極重而地處卑窪晴雨偶愆即不能十分美
滿臣等此次辦理海運以節省給丁銀米籌備足額核與道
光六年辦法微有不同祇緣此項乃辦漕應有之款今既無
須給丁則作為籌補較之捐自官民者固可不勞勸導即較
之動支司庫者亦免另議歸還謹附片陳明伏乞皇上聖鑒

謹奏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奉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李星沅等密陳天津吏胥通倉經紀阻礙運米情形片

再辦理漕糧不過收兌兩事海運與河運雖有軍船沙舡之
分而其裝載起運則無異惟糧由海運旗丁無從譎索自難
免於怨咨而通倉經紀天津吏胥又以道光六年沾潤不少
勢必各存壑欲稍有不遂經紀則於米包恣意挑剔吏胥則
於剝船設法刁難甚至米已交剝而途次攙和致有通倉之
駁斥更或糧已收倉而放時更換致有旗甲之喧訾充其狡
猾情形頗多意想不到渠等但知多米一石可益倉儲所省
銀一分可節庫款並嚴飭各屬慎揀好米依限開行至於通
倉之事不能與聞天津之官亦屬隔省此中有無窒礙鄰邀
聖明洞鑒可否敕部先期明定章程俾收通力合作之效庶

幾百萬正供早登天庾臣等任怨任過實所甘心謹附片密
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奉硃
批戶部議奏欽此

李星沅等辦理赴豫捐米俟春起運片

再採買捐輸兩項米石運赴豫省接濟災黎業經臣等將先
後辦理緣由疊次奏聞在案查採買米十萬包已次第行抵
豫省其捐米六萬八千餘石分為五批亦由上海起運全數
挽至清江陸續盤壩開行現准河南撫臣來咨擬將前項捐
米緩俟春融起運以免中途守凍等語臣等伏思時已季冬
正值河冰之際自應查看情形辦理惟頭二三批業已開行
當即飛飭各委員如果天色晴霽河水不凍仍照常趕緊運
送倘有冰凌無論行抵何處即擇地停泊會同地方官妥為

防護務保無虞以待春融再運至四五批會否開行亦即分別照辦除咨行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陸文節公奏議卷二

同里盧靖鄭校刊

卷三

續籌海運未盡事宜摺

奏爲海運未盡事宜續經籌議恭摺奏祈聖鑒事竊道光二十七年蘇松太三屬漕白糧米全由海運疊經臣等會議章程奏奉諭旨飭部議覆在案茲查常年河運及道光六年海運成案臣等參酌其間尚有應須議奏者謹列爲三條恭呈御覽一海運漕白糧米天津斛收最關緊要前准倉場侍郎咨會奏明上屆用存木斛僅餘十五隻應照式添造八十五隻等因又准直隸督臣咨上年驗收江浙商運米石係用市斛每米一石比較漕斛計多三升四合等語伏思收買商米事同貿易可以市斛量兌若漕糧征自民間本用漕斛卽向

來河運抵通以洪斛交納仍折算漕斛報銷道光六年海運亦係照此辦理此次未便歧異轉致商船賠累查天津府庫舊存部頒鐵斗向爲豫東小米較斛之用臣等現飭各屬自備漕斛用上海縣庫鐵斛較準由監兌委員驗明印烙加粘印花給沙船帶赴天津並將部頒鐵斗隨同委員解往以便與天津鐵斗倉場木斛呈請驗米大臣督同較驗用昭畫一白糧一項與漕糧不同疊奉諭旨尤應普律乾潔惟由津赴通剝運亦須加倍愼重查常年河運白糧歷由旗丁自雇民剝運通現在官剝船隻滿料日久挑存無多恐不敷用此次海運白糧計共五萬二千餘石擬俟運通時卽全數雇用民剝以示區別而重正供一各船樣米原以備收兌時考較之資上年商捐各米援照道光六年成案製備本桶盛貯赴津及船到後啟視木桶米色受淹轉不足爲查驗比對之據伏思常年河運白糧均用麻袋裝貯在途數月並無變動此次海運樣米擬卽仿照白糧辦法以麻袋裝貯粘貼印花交沙船自行攜帶俟到津日由江蘇委員呈送驗米大臣查對以昭核實以上三條臣等公同商酌意見相同除分咨外理合恭摺會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李星沅等請海運各沙船援照成案准其免稅片

再海運載米各沙船援照道光六年章程八成載米二成載貨准其免稅以示體卹前經臣等於籌議條款案內會摺奏明在案本年二月內接准直隸督臣咨開據天津道等會詳稱沙船所帶貨物應照時估過盤核價如止二成者仍准免

稅若價在二成以上卽照例納稅等因當經轉行遵照去後今據蘇松太道等稟稱向來沙船裝貨北上以棉花布疋等物爲大宗赴關東者十之七八赴天津者十之二三今承運漕糧迂道至津准帶二成貨物並非全在天津銷售若將貨與米石通盤計價不論何處銷售一概責令在津報稅是米一石市價不過二兩以棉花布疋之價與米比較不啻倍蓰非特不能體卹轉滋苦累因而已開之船逗遛不進未開之船多裹足稟請核辦前來臣覆查道光六年成案商船二成載貨由海關查明免稅計數請豁稅額係裝米千石准帶貨二百石論石而不論價若照時估物價分別成數則貴賤懸殊商船難免賠累該道所稟委係實在情形似應仍照道光六年舊章以石計算不論價值高低如有二成以外之貨在

津銷售則在津納稅在關東銷售則在關東納稅以資體卹而免偏枯除飭該道等給發護照並分別咨行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十日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奏報海關夷稅關期屆滿摺

奏爲江海關征收西洋各國稅鈔並內地絲商補納稅銀已屆關期報滿恭摺奏祈聖鑒事竊准部咨上海等四關開市後所征西洋各國稅銀應與粵海關同以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截數到後連閏扣足十二個月爲該關報滿之期毋庸再挪甲乙以免混淆又內地客商販運湖絲赴上海口岸與西洋各國交易應查明起粵程途補納各關稅銀又各關期滿奏報之先責成巡撫核實查驗各等因行令遵照

在案茲據委管江海關事蘇松太道咸齡詳稱江海關與西洋各國通商自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一年關期屆滿征收稅鈔銀六十三萬八千二百七十四兩二分一釐並代征內地商人補納杭關部關贛關絲稅正銀四萬七千二百九十一兩九錢六分加一耗銀四千七百二十九兩二錢九釐除將批解動支各款分晰造冊循例請咨考核外將實存銀兩造具款冊詳請盤驗等情經臣札委松江府知府陳廷璜前赴該關按冊盤驗去後旋據驗明所征鈔稅等銀除寄存藩庫及支解各款外餘俱實存關庫委無徵多報少情弊出具切結呈送核奏前來臣覆加查核該關征收西洋各國稅鈔及內地絲商補納三關稅銀共計六十八萬二百九十五兩一錢九分內除寄存及支解外其餘銀兩現經盤驗明確均係實存關庫尚無征多報少情弊除飭妥爲封貯按季解部一面查明動存細數造冊詳咨外理合會同兩江總督臣李星沅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至該關征收夷稅未定正額盈餘現係統作一條編征儘收儘報合併陳明謹奏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

奏報海運漕糧全數兌竣一律放洋摺

奏爲恭報海運漕糧全數兌竣跟接前幫一律放洋謹再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照本年蘇松太三府州屬漕白糧米全由海運截至二月二十三日共兌交倉正耗米一百餘萬石業經先後奏報在案茲臣陸建瀛親赴上海督催據該局員等詳報截至二月三十日止未兌尾數全行兌裝完竣合

計連前幫兌實在交倉漕白正耗籌補等米一百八萬三千一百十五石零共裝沙船八百五十一隻其應給沙船水腳等項照案給發清楚飭令各船趕緊一律開行聯幫放洋北上等情伏查沙船放洋全仗風色現值天氣晴和如果南風順利船行可期穩速除由署蘇松鎮總兵田浩然等督率將備駕船在於洋面往來梭巡臣等仍咨會署提督來英親駐十滬督飭師船護送出境以壯聲威而資妥速一面飛咨本省鄰省沿海各鎮營嚴密巡護並咨部查核外合將海運米石全數兌竣一律放洋緣由謹照案會同漕運總督臣楊殿邦恭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再米已運竣上海無事臣陸建瀛即日回省合併陳明謹奏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十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李星沅等陳明收買餘米交兌情形片

再本年海運蘇松太三屬漕白二糧及彌補鎮江府屬緩徵漕糧共米一百八萬餘石裝船八百五十一隻陸續開洋北上節經臣等會奏並將任合利金詠盛二船或因鄰船碰損或因擊盜撞傷米石均已溯淫飭令委員淮揚道查交經等就近在天津收買餘米補額交兌此外如查有損失一體照辦附片具陳在案茲據天津稟報截至五月初三日止沙船進口共八百一十八隻計米一百三萬九千餘石遞檔未到尾船當亦接踵而至惟海洋行駛參差遲早不定現屆五月中旬河運南糧將次到津未便因守候海運尾數致令剝船擁擠查沙船本屬殷戶前此雇募之時先經議定如大幫抵津尚有零星船隻未到者即由委員在津收買餘米交兌一

面飭知該船戶在蘇繳價還雇日下未到米數覈計無多擬即飛飭該道等查明實在數目遵照臣等前札籌買餘米交兌即使餘船續到亦可令其自行變價不致苦累至前准浙省先後咨稱截回彭元騄彭又祥米船二隻暨被盜搶至該省南魚山下彭福延郁隆陵高裕順米船三隻統共米五千餘石疊經臣等派委師船駛赴浙洋交界處所迎護迄未過北應飭該委員等一併籌買呈交總期天庾正供顆粒無虧仍咨浙江撫臣嚴飭該省水師迅速緝獲賊盜另行覈辦所有臣等現辦緣由除咨驗米大臣戶部倉場外是否有當謹附片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酌籌整飭外海水師章程摺

奏為酌籌整飭外海水師章程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前因江蘇水師廢弛洋面盜劫頻聞臚列情形據實陳奏欽奉上諭著沿海各督撫各飭水師將弁不分畛域認眞兜截不得稍留餘孽至該督等奏稱水師廢弛原設營制未能盡善現在整飭水師嚴緝洋盜另議章程務當通盤籌畫于連界分捕合擒之處悉心妥議總期責有攸歸著成效等因欽此臣等伏查水師出洋首重船隻江蘇外海九營所轄洋面遼濶向止船船十二隻臣等先務為急現議勸諭紳商捐造添補應用另摺具奏惟船備而鎮將不力弊仍與無船等而鎮將之所以得力又在湔除積習鼓舞新機當因者因當革者革調度固需臨事巡緝亟應預籌臣等體察情形悉心妥議謹撮言之必可行者約舉數端敬為我皇上陳之一人才

宜磨勵也江蘇風氣柔弱水師尤難得人近年洋盜未清從不聞兵船在洋接仗之事經臣等疊次指參庸劣不堪之鎮將分別革職枷號並派文職大員督辦各營始知儆畏勉力出洋而昏暈喧吐無狀不備又經汰其已甚獎其稍可革除陸名兵目專從本務取材數月以來略有起色如署奉將劉長清遊擊黃登第等先後擊沉盜船捦獲盜犯救回被劫商船皆近來所未有惟全材甚不易得要必舍短取長明定賞罰優者破格示獎劣者加等示懲駕馭而鞭策之令其知威知奮一營巡宜變通也蘇松福山兩鎮同為外海水師而蘇松鎮常年統巡外洋秋冬兼巡內洋福山鎮僅止春夏統巡內洋秋季會哨一次未免勞逸懸殊應從道光二十九年正月為始蘇松鎮春秋統巡外洋夏冬統巡內洋福山鎮夏冬

統巡外洋春秋統巡內洋狼山鎮本係陸路總兵統巡有名無實其輪巡外洋官兵應聽蘇松福山兩鎮調度考核並南滙營都司守備應與蘇松鎮標中營等六營一體輪巡外洋以資練習一會哨宜核實也定例蘇松鎮總兵與浙江定海鎮總兵又蘇松狼山福山三鎮總兵及各營將官按期互相爲哨立法未始不善近年則該陣將均止派弁由陸路取結呈報彼此並未謀面遇有盜案情者懵然不知點者藉詞推諉實爲水師大弊節經臣等咨會浙江撫臣並通飭江蘇鎮將必須親往巡哨一遇盜船相機兜截另派幹練委員輪駐海口明查暗訪如再虛應故事立即密稟核參徇隱同罪一堵緝宜既要也現奢江蘇外洋余山最爲喫緊臣等遴委參遊一員帶領兵船在彼寄椗按季更換如值該員巡洋之期

即作爲過班遴推派調其統巡之總兵除隨時遊巡外常年寄椗崇明縣之黑沙嘴稽查策應倘仍收泊內港一經委員查出嚴參枷號示衆一配兵宜足數也原定船船一隻大舢板船一隻各配兵四十名小舢板船一隻配兵二十名樓宿時形擁擠偶值追逐洋盜技勇亦頗難施以致派不足數臣等自上年冬間廉得其弊核定大船船配兵三十六名大舢板船配兵二十四名小舢板船配兵十六名無論內河外海一律照派試行尚覺相宜嗣後舊有船隻應即照此派調仍俟新造加寬加長之船工竣再行酌辦他如沿海接濟必先杜絕而後盜糧無可資下海私船必先查禁而後盜蹤無可假以及海口人戶俱照內地編查保甲藉清勾結而免窩藏一切應行事宜屢經臣等照案諄切通飭無庸另議更張至海洋捕盜之方誠如訓諭必以不分畛域認眞兜拿爲上策而畛域各存意見非獨鄰省難於兼顧即本省界限亦有專司幾至牢不可破此次通盤籌畫本省鄰省總期一力巡防聲勢聯絡分捕合捕責有攸歸守之以嚴行之以實不敢侈言成效尤不敢稍襲虛文以冀仰副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謹會同署江南提督臣來英合詞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奏請章練塘移駐文武官兵摺

奏爲章練塘地處隘要請移駐文武官兵以資巡緝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蘇州松江二府交界地方湖河錯雜港汊紛歧匪徒最易出沒中有章練塘鎮係元和吳江青浦三縣接

壤之區切近卻湖接連澱山湖處處可通舟楫尤爲盜賊淵藪前因盜犯顧雙僖等盤踞該處肆行劫搶蔓延蘇松二府各屬民商頗受其害經前任督撫臣嚴拏重辦而自該處至元和等縣城地計一百二十里至二十六里不等即分管汛地之縣丞巡檢等官駐紮處所亦離該鎮自七十里至三十餘里不等是文職印捕各官皆有鞭長莫及之勢至武職向隸提標前營管轄領設把總外委各一員兵丁六十八名分防九汛實在駐守章練塘者僅止把總一員兵丁五名相離該營遊擊守備駐紮處所亦有三十六里聲勢既不聯絡於彈壓巡防均難得力臣等與提臣尤渤往返函商並飭藩臬兩司遴委幹員會同蘇松兩府一再查勘採訪輿論僉稱章練塘鎮實爲蘇松二府要隘必得移駐文武官兵巡邏稽查

庶匪徒無從托足且水利攸關亦應擇要興辦因於通省佐雜各缺內詳加考核查有新陽縣縣丞駐紮城內並無分防汛地事務較簡堪以移駐章練塘作爲元和吳江青浦三縣分防縣丞並在元和縣角直縣丞原管汛地內畫出十一圖吳江縣汾湖司巡檢原管汛地內畫出二圖青浦縣澱山司巡檢原管汛地內畫出四十七圖共六十圖均歸章練塘縣丞管轄湖河水利應興應革均責成該縣丞妥爲經理附近漁船亦歸該縣丞驗烙編號遇有失事即將該縣丞參處定爲緊要調缺至新陽縣縣丞原係閒曹應即改歸知縣兼管其額設差役無多今既移改繁缺自應酌添弓兵查角直縣丞及汾湖澱山兩巡檢汛地既多畫出應先儘該三員原有弓兵酌量抽撥如有不敷再於通省巡檢衙門均勻撥足以

免顧此失彼所有防汛武職查現議撥歸章練塘縣丞管轄六十圖地方皆係提標前營汛地應請將該營守備亦移駐章練塘鎮再於提標五營內抽撥外委一員額外外委二員兵丁一百四十名隨同移駐在於泖湖澱山湖等處實力巡哨向來分防汛地專協職名悉仍舊制毋庸另議更張所需縣丞守備衙署及移駐弁兵房屋演武廳火藥局等項現據議買民房田地購料建造事因防禦盜賊興修水利且照時值給價民情皆踴躍樂從並無勉強抑勒情弊第該處聚淤成壤土性卑濕房屋每易坍塌且恐貯備軍火難以經久擬多購碎石圍砌堅實爲一勞永逸之計如石有多餘即交該縣丞守備擇地堆貯以備修築等工又查該處匪徒向多乘船伺劫官兵緝捕非船不行而湖面灘大泥淤水勢深淺不一該匪等素習水性設遇追拏緊急逼至水淺處所即皆棄船涉水踐淤而逃否則竄入大湖中洪官兵涉水踐淤既非所長湖面汪洋追逐亦非易事現議多備木筏交營收管平日代舟過度一遇捕盜則於淺淤處所及河湖口門攔截援應其一切經費未敢請消帑項查善後捐輸款內尚有盈餘銀兩應請即於此內撥節核給原有新陽縣縣丞提標前營守備衙署飭令估變添用免其造冊報銷其餘未盡事宜如揀員調補鑄給鈐記及實在動用銀數容臣等次第題奏咨部辦理臣等爲地方緊要起見謹會同江南提督臣尤渤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初九日奉硃批該部議奏片留中欽此

飭陳江蘇洋面情形摺

奏爲遵陳江蘇洋面情形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本日據楊殿邦奏拏獲洋盜訊有曾赴崇明上海等處各供當將案犯解赴蘇州審辦並究出在逃首夥逸犯多名等語海洋盜賊肆行劫掠爲害商賈所關匪細現當海運漕米沙船陸續放洋之時固當嚴密梭巡不可失事即尋常商船往來洋面亦應隨時保護不可稍有疏虞若如該漕督所奏江南洋面劫案絡繹不絕並有傷斃人命擄船勒贖情事余山一帶復有盜船伺劫商米似此明目張膽何以嚴法紀而靖海疆著李星沅陸建瀛嚴飭水師將弁認眞緝捕於海汊紛歧容易窩藏奸宄處所實力搜查鄰境交界地方尤當知照會同堵緝不得稍分畛域務期將匪犯悉數擒拏不留餘孽現在

海運沙船陸續北上不患不加意巡緝即運米事竣亦應飭屬常川搜捕毋稍疏懈俾安行抵至金三案內在逃首夥高發波等二十餘犯即通飭各屬並移會鄰封迅速搜捕按律懲辦無令一名漏網楊殿邦原片著鈔給閱看欽此臣等查江蘇省泛海商船由上海往來山東天津盛京者每年不下六七千號從吳淞口至崇明之十滸守風放洋歷蘇松狼山二鎮所屬洋面駛過佘山迤東即係黑水大洋並無可以寄椗之處故無管轄當分迨望見高麗邊門始轉舵西行以山東之成山為准收入內洋其自山東等處往來海州阜寧鹽城等州縣商船則由成山傍岸行駛歷東海鹽城廟灣三營內洋而止船數無多與往來上海各船行駛洋面有內外南北之殊盜匪蹤跡則各異其同劫海州等處商船者多係

本地土匪即現在該州會營拏之金三等類是也其伺劫上海商船者如川沙南滙等廳縣向多土匪私造船隻名曰淌頭舢板以採捕為名與閩浙二省盜船各自行劫並不結聚成幫自上年以來經臣等嚴飭該管道員督同沿海州廳縣將額設漁船一律編號書篷止准一篙一櫓沿海採捕早出曉歸不准在外過夜凡無號私船雖無為匪情事船則鋸示海濱人則枷號責懲並拏獲行劫有案之李得全等八十餘名分別斬梟發遣川沙一帶土匪漸知斂蹟惟閩省之烏船浙省之撐篷船盜匪船大夥衆攜有槍砲游弋佘山左右商船勒輒被劫且有連船劫去將舵工放回取銀勒贖之事查佘山在崇明縣直東外洋距十滸二百餘里陸立海中無薪可樵無泉可汲且無避風島嶼向為舟師巡緝不到之地臣等因盜船在彼游弋亦必有時寄椗何獨舟師不能堵拏密飭委員候補知府王夢齡署崇明縣知縣孫豐會同營員詳加踏探訪知該處為商船所必經水深至六七托約可泊船二三十號盜船向皆寄椗於此遇有風暴亦即遁去當由臣等差弁持令前往嚴飭游擊黃登第署叅將劉長清管帶兵船駛赴佘山先行爭占寄椗之所搶住要隘堵截梭巡如敢畏葸退避即以軍法從事旋據委員稟報二月二十三日各兵船在佘山洋面遇見盜船二隻分投追捕該盜匪膽敢開砲抗拒劉長清首先施放當頭大砲把總張步青外委曹志剛先後拋擲火罐擊沉烏船一隻守備毛正和千總龔成良外委錢玉崑擊沉撐篷船一隻生擒盜犯祝阿金等六名餘犯皆被斬殺及槍砲火罐轟死並撈獲槓具等物該二船盜

匪並無一名漏網惟外委曹志剛船上舟師領外張書言當盜匪開砲拒捕之時不避艱險親自把舵直逼盜船致被抬砲擊傷斃命又把總張步青乘坐雇募民船其舵工何有志駕駛直前亦被火槍傷斃此次懲創之後盜匪稍知畏懼而海運米船多至八百五十一號所派護送兵船合之例派巡緝及添雇民船並崇明職員施作舟等捐備勇船僅止七十四號顏虞韓吳莫及其初次放洋遭風落後之呂永慶等數船仍被盜匪伺劫當經遊擊黃登第等迅督弁兵奮勇追捕截回四船又浙江定海鎮總兵吳宗凱等截回二船又通州知州陳介眉雇募漁船會同游擊周震豫借備槍砲火藥督率委員救護一船並擒獲盜匪莊來青等十一名及另案洋盜五名現在海運米船計已全數駛入東境大局幸無他虞

前調護送兵丁一千名配坐船四十隻及施作舟等捐雇勇船四隻臣等已飭俟東省接護後即行撤退仍留營船十隻並添雇民船二十隻在奈山一帶嚴密巡防其餘沿海各營分駕營船照舊堵緝第江蘇水師廢弛已久其所以廢弛之故雖由鎮將不得其人亦因原設營制有未盡善之處臣等勉圖振刷悉力講求不敢以小效爲易能不敢以積重爲難返惟有恪遵諭旨咨會鄰省會督鎮將常川搜捕加意梭巡仍即通盤籌議整飭水師緝捕洋盜章程另摺具奏以期仰副聖主綏靖海洋之至意臣等謹先行詞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陸文節公奏議卷三

同里盧靖珊校刊

卷四

奏明辦理漕折情形摺

奏爲遵旨體察折漕情形其難不在官而在民其流弊不僅在民而在國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准戶部咨開奉上諭前因戶部奏籌備庫款一摺據王大臣等會議章程五條除實有不便於民者准該督撫奏明外其餘令在必行諒不敢莠言亂政等因欽此欽遵臣伏查五條內如庫貯四柱清册一條當即行司道照赴辦其南漕分成改折一條則江蘇漕額較他省爲重關繫亦較他省爲鉅正擬會商督臣而督臣已專摺奏奉諭旨交原議王大臣會同戶部核議現准部咨欽奉上諭南漕改折一層除以外省

浮收勒折民不堪命意在甦其積困該督撫果能因地制宜酌量輕重以爲變通何須通省一律定爲科則即準米折銀以百萬石爲率係約畧之詞亦在該督撫等權衡緩急施行所有該王大臣等會議各條著李星沅即會同江蘇浙江巡撫將新議與舊章悉心參酌妥辦不得概以難辦爲詞一奏塞責等因欽此臣伏讀再四仰見聖主因愛民而議法思變通以盡利至意遵即恭錄咨行弟江蘇公事漕務居其大半上年之漕甫竣本年之漕又至兩省會議需時未免往返觀望除俟督臣李星沅定議會同核奏外謹就管見所及敬爲我皇上瀝陳之一原議改收折色即以其銀分於河南陝西奉天豐收地方購買米麥或招商由海運津等語是爲京倉計者意至深也臣思定例折米一石納銀一兩其多者亦不過一兩四五錢無論河南等省豐歉不可爲常即以招商海運而論二十七年成案每米一石給銀二兩四錢二兩六錢不等若照例定價值必不敷採買之用而東南米值較賤即照市價折徵仍屬不敷方今度支漸絀豈能更籌買米一款恐津貼爲難而於京倉支放有礙一原議改收折色不惟經費有補且可以甦東南官民之困等語是爲國帑計者亦甚周也臣思例定米價不敷採買勢必酌增折價若折價過重即使州縣並不格外加增吏胥並不格外影射而其萬難減少之例費即屬藉以浮勒之口實禁之而無從禁防之而不勝防民力不支必多積欠民欠未完必責官墊官墊無償必添挪移江蘇數十年來均以墊漕而致虧今又加以折漕將另開一虧空之門恐民困未甦而於國帑大局有礙一原議

南漕全折京城米價必致驟昂應酌折成數俟數年後再將成改展多等語是爲京師民食計者更加密也臣思江蘇漕務之困莫甚於此時漕額之虧亦莫甚於此時今議酌分成數科則既難一律辦理必多參差幸而年穀豐登則折三成或兩成尚有本色七八成萬一歲事不齊將見減米一石即少米一石減折色一分即短採買一分而不肖官吏因緣爲奸又多不可思議久之銀短而米更短恐漕弊未清而於京師民食不能無礙以上三者其難不在官而在民其流弊不僅在民而在國所當先事熟慮者也至於江蘇地方行使者制錢洋錢即民間折漕亦用制錢洋錢各屬因運費而有折色小民已不堪命然猶有所顧忌不敢增多設使明定改折則官吏科銀必重於科米民間納銀倍苦於納錢臣就成

數最少計之每年約須添銀數十萬兩以今日之銀價每兩貴至制錢二千文有餘需銀增多銀價必且更昂此尤於國計民生多所不便雖屬懸揣然實勢所必至臣仰蒙天恩調任江蘇巡撫深慨無狀二十七年遵旨議行海運正眾論沸騰之時二十八年遵旨議減幫費亦多方辦手之事臣竭力圖全未敢稍有畏難徒以一奏塞責此次南漕改折正可變通運務體卹民生如果遵行無弊臣又何憚而不為所有體察折漕實在不便情形謹以管見所及冒昧具奏干瀆宸嚴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硃批原議王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欽此

嘉定等處折征辦法擬請他屬仿行片

再王大臣續議六條均為釐清弊竇籌畫久遠起見應俟改

折定議後再議伏查江蘇漕務如嘉定寶山海州沭陽贛榆清河桃源阜寧宿遷等九州縣向因地不產米例准由民折銀官為採辦起運除白粮兵行等米外約共漕米三萬餘石此係本來折色如改為經解銀兩尚覺不甚更張惟數目無多以供採買則局面太小以資搭放則成案可援臣前備員翰林計二十年所領俸米每石僅易制錢一千文現在銀價每兩值制錢二千文若以銀搭放似官俸甲米均較本色為優人必樂從以視採買之市儈居奇高抬時價官吏牽制阻遏商販其難易煩簡相去懸絕可否勅部核議先為試行如果有效或於此外各屬內查明產米較少辦漕較難向來折色多於本色者酌定一二州縣仿照嘉定等處一律折征其價值不取重而取輕俾小民易於輸納其辦法不主分而主合俾全境無所參差似變通尚不甚難而於搭放亦稍有裨是否可行臣未敢擅便除咨兩江督臣李星沅會核外謹先附片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硃批奏到時再降諭旨欽此

遵照舊約辦理英夷善後事宜摺

奏為欽奉諭旨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十六日欽奉廷寄道光二十九年閏四月初六日上諭給事中曹履泰奏喚夷馴服一切善後事宜當妥為籌畫一摺現在喚夷罷議進城照舊通商以後民夷自可歷久相安惟夷情好動過事生風仍不可不防其漸若如該給事中所奏近聞喚夷改裝易服前歲有入蘇州遊玩之事所有五口通商地方人煙稠密難保不任意嬉遊滋蹤混入甚或藉端生釁以致激

成事端所關匪細著各該督撫密飭所屬各於通商碼頭剴切密示常川稽查總以遵守舊約為詞毋令夷人越境閒遊庶可永弭後患是為至要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主杜漸防微至意遵即恭錄轉飭沿海各屬慎密稽查伏思善後條約內載五口喚商不可妄到鄉間任意遊行更不可遠入內地貿易等語臣前在江蘇巡撫任內察知該夷情狀桀驁異常在我者稍形張皇在彼者愈肆驕恣惟有堅持條約以靜制動尚不致別生枝節二十五年五月該夷載有洋米入口請照閩廣成案官為收買並請免納船鈔經前道咸齡轉稟前來臣以奏定條約並無准載洋米官為收買免稅一節展轉駁斥該夷帖然無詞復載而去二十八年四月訪有英人四五名攜裝內地衣服乘坐小船潛赴浙江湖州南潯

一帶探問絲價當即援照條約密飭前代理上海道吳健彰向該領事啊喇嘛查詢據即印送夷票懇飭委員馳往返回面交該領事治罪其內地船戶亦經該道從重懲處又於六月內有咈夷天主教趙方濟偕內地民人持有照會公牘投臣衙門臣以條約內無天主教准用照會之文隨將來文並投遞之人札發該道傳同咈夷領事當堂折閱查辦據該領事嗶嘰呢情願將照會收回議定嗣後遇有公事仍由領事與地方官商酌不准天主教干預各在案此因事已辦結是以僅咨督臣未敢瑣屑入告今該紳事中奏稱咲夷改裝易服入蘇州遊玩恐臣前事傳聞之誤奏准省會地方實無該夷往來蹤迹人所共知但大羊之性逼處海濱到處一羣可通而內地民人又或利其舟資潛引混入必至轉生事端自

當恪遵諭旨總以遵守舊約為詞密飭各海口文武常川稽查妥慎辦理一面專札現任上海道麟桂先於無事之時常與各該夷領事議論此條禁約所以保護該夷歷久相安俾領事約束夷人勿任違背滋事地方查禁船戶亦勿任勾引為奸以期弭患無形仰紓宸念所有遵辦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新任撫臣傅繩勳尚未到任容俟屆時敬錄移咨一體欽遵飭辦合併陳明謹奏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初八日奉硃批覽奏均悉欽此

陳明兩淮鹽務情形片

再兩淮鹽務情形自前督臣陶澍離任後逐漸疲敝前督臣李星沅極力整飭際難挽回以致積勞成疾臣接篆已逾一月悉心體察有不能緘默者一為庫貯支絀一為綱運滯缺一為章程紛更一為奏銷拮据查自辛丑歲綱辦理折運正課雖經帶完襍課多半展緩積至五綱緩者已屬不少迨丙午復折五綱所緩益多而支解各款勢難停待不得不出於挪墊年復一年入少出多竊恐墊無可墊此庫貯支絀之為難也然使逐年運引按額無虧尚可勉為措持乃至道光二十八年合計新引殘引僅運三十三萬比較正額之數不及四之一比較折運之數亦止及其半推原其故總由楚西之不銷楚西之不銷則由私鹽之充斥私鹽之充斥則由官鹽之昂貴官鹽之昂貴則由京太之迭重成本之迭重一由於銀價之增長一由於岸費之浮冒一由科則之歸併欲減價以求銷而商本已折欲顧價以保商而官銷益絀此綱運滯缺之為難也歷年辦法如停運折運融運皆所以籌變通而

且津貼食融緩納襍款到岸提售皆所以籌調劑卒之利於商者不利於課利於此商者不利於彼商法愈變而弊愈深銷愈短而課愈虧此章程紛更之可慮也然使每年奏銷無所出入當此極疲之際亦不妨徐圖補救乃查接管卷內運司詳請運新帶殘一案竟有本年八月奏銷請展半年之語雖經前督臣李星沅駁斥未准而眾商猶懷覬覦不思兩淮奏銷以一次分為兩次已極從容且以淮北票課協貼淮南七十萬兩已逾正款之半何至更求展緩此奏銷拮据之可慮也臣仔肩鉅任不敢隨波逐流亦不敢欲速見小惟思奏銷為當務之急是以劄調運司但明倫帶同辦事商人趙祥和包振興支永祥等來省勒令取具奏銷無誤正雜不虧限結一面督飭赶緊捆運以顧目前並嚴查文武緝私委員及

各書吏積歷需索痼弊痛行蠲除以清商累而免藉口此急
則治標之計而通盤籌畫欲策萬全非確有十分把握斷不
敢輕於一試容臣熟思審處隨時奏請訓示爲此附片陳明
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奉硃批
竭盡心力爲之朕惟卿是望欽此

陳明保護淮揚二府各地隄壩片

再淮安揚州二府地處洪澤湖下游從前遇湖水漲發時先
引入黃藉以刷沙非必不得已不啟高堰各壩是以下河高
郵等七州縣尚不至常有水患近因黃高于清湖水並無去
路竟不能不啟高堰各壩由高寶等湖入運河而注之江設
遇江潮頂托湖河不能容納勢必啟高郵甘泉東隄各壩以
達于海而東隄各壩一經啟放則下河七州縣及通泰二屬

之鹽場盡成澤國于國計民生大有關繫臣博採輿論詳考
志乘擬宗前人成說于下河澤地築隄束水創立滾壩引使
歸海俾無泛溢之虞固費大工鉅尚未定見而本年春夏之
交洪澤湖水即已增長甫交四月高堰各壩已啟其四江潮
又極旺盛消不敵漲以致揚州一帶運河拍岸盈隄水深溜
急更甚於上年江廣各帮重運漕船雖經漕臣楊殿邦親詣
督催而繹道全無難施犂纜至今尚未全數過淮臣兼轄漕
河值此情形殊深焦灼惟有先其所急督飭地方河工各官
設法催趲重運保護隄工俟水落歸槽再將築隄束水之法
委員勘明另行籌辦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至蘇松一帶及沿
江沿海各府州自入夏以來雨多晴少閏四月初三等日大
雨如注水勢陡長迄今匝月陰晴不定已穫菜麥未能晒晾
未收之區均被淹浸稻秧亦多漂失江寧省城低窪之處已
有積水一二尺其安徽江西二省於四月間即有稟報低田
被淹者近則臨湖附山地方被淹更甚濱江各縣復有水漫
圩岸者所幸本年節氣較遲臣現會同各撫臣督飭地方官
妥爲勸諭籌借將種趕緊補築戽救乘時播種以冀有秋黃
河水勢雖疊報漲發而旋長旋消工程平穩足以上慰宸廑
所有河工地方水勢及籌辦情形謹附片陳明伏乞皇上聖
鑒謹奏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奏陳河工大略情形摺

奏爲恭報微臣回省日期并續陳河工大略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寶應縣舟次欽奉上諭該督前奏伏汛期內
應赴河工會同防護現在籌辦災賑關係緊要即著毋庸前

往等因欽此伏查臣前因河臣飭放車遲等壩下河官民又
請寬限互相爭執該恐滋生事端貽誤機宜而省城水勢已
定撫恤事宜亦有頭緒民情尚稱安謐不得不先于所急于
六月十五日由省起程馳赴高郵察看情形飭于六月二十
二日先啟車遲一壩俾運河得資宣洩壩下水勢亦不致猛
驟旱稻既可帶青刈穫晚稻或能設法保護俾小民各有薄
收免致坐待賑撫乃署揚河通判沈文藻揚河守備闞興邦
輒將中壩于二十三日接續啟放業經臣先後奏明請將沈
文藻闞興邦摘去頂帶罰令賠堵中壩在案嗣接河臣來函
黃水盛漲四塘重運漕船不能放渡外南廳屬之吳城七堡
情形危險恐難保全海安廳屬之五套隄尾平漫過水囑臣
赴浦會商臣當以五套隄尾已近海口並無城池工段亦易

搶新淮吳城七堡爲清黃分界之區一有失事則河湖相連奔騰而注淮揚二府不可復問更慮淤塞運道所關尤鉅卽行轉帆北駛欽奉前因適接河臣郟會已于六月二十八日將七堡附近之大王廟旁從前洩清舊址挑通洩黃入湖已消水四五尺化險爲平重運亦可放渡五套隄尾業經掛淤臣思洩黃減漲原屬擇害取輕向來有此辦法河臣既已計及臣可無須再往會商自應遵旨卽行回署淮據高郵州稟報六月初三日午時運河溜見黃水驟長三寸湖水平定並無黃水查探洪澤湖水何未增長是黃汛已由溜入運水勢既經頓消亟應將挑通處所起築埽築以免全黃奪溜南趨致貽大患當卽飛咨河臣酌量辦理其高郵州之南新二壩亦據稟報先後啟放甘泉縣之昭關壩飭令該道府廳營駐

剖壩所得守且守應啟卽啟不准孟浪從事不准固執拘泥總以河工地方兩有裨益爲斷至高堰之林家西壩前據淮揚道府稟稱壩底損傷未便議啟義河又以屢經啟放內外跌塘甚深易啟難堵則大王廟旁挑通處所尤不能不迅速堵築以杜來源臣維河工設立道府廳營每年發帑數百萬兩責令預備料物隨時修守隄防以保護城池田廬疏通運道與地方官相輔而行本難任其各執所見兩不相謀今之河員每藉口于節省錢糧一切工程類多苟簡預備料物亦不寬裕一遇水勢增長卽不揆時勢不顧民田啟放閘壩以保隄工直借前人萬不得已之權宜以爲偷減工料之秘鑰卽如臣此次經歷江防揚運揚河三廳工段所存料土無多雖據稱係搶險用去現已陸續採購運工而查驗搶廂工掃均屬潦草鋪墊殊難深恃高寶一帶西隄間段坍塌雖有若無東隄益形吃重無怪地方官民有所藉口其故皆自歷年以來歲修工程估辦既遲又將西隄各工分委無地方河工責任之營員承辦以致春水方生卽無緯道漕運被其稽遲伏秋偶漲卽議開壩地方被其淹灌運河如此黃河亦可想見河臣到任未久非不極力挽回而應營積習已深動輒危言聳制若不嚴行整頓竊恐有不可收拾之虞而整頓之法臣雖未諳河務以情理計之似當以嚴查歲修工程爲第一要義相應請旨敕下南河道總督嗣後每年於霜降後將應修各工趕緊勘辦限于歲底春初定案正月興工三月完竣由河臣督同該管道員親自驗收如有虛鑲割隄等弊立卽參賠其無地方河工責任之營員概不准委辦工段並責成

文武汛員督率兵夫常川在工巡查倘有老幼婦女在于隄根偷抽料柴者追拿夫男丁壯重責枷號以示懲儆其預備料物亦應于冬春二季寬爲採購以資搶護百堤雖難全行修復而對岸險工處所必應擇要補築俾東隄可收脣齒之效庶不致一線單隄抵禦河湖危同累卵如此辦理或可漸有起色否則工程不過具文節省亦屬空言于事仍無裨益也臣現于七月初五日回省城廂水退二尺有餘民情極爲安戢謹繕折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奉硃批所見甚是另有旨欽此

覈明江蘇省倉庫廚墊各數籌議追補章程摺

奏爲江蘇省原奏四次清查現已覈明倉庫廚墊各數籌議追補章程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江蘇各州縣倉庫錢糧自

三次清查以後歷年久遠經前撫臣孫善寶于道光二十四年間遵旨體察情形會同前督臣璧昌奏奉諭旨予限兩年清查旋因查豁道光二十年以前民欠錢糧停辦幾及一載並因冊籍煩多勾稽匪易難以刻期竣事又經兩次奏懇展限二年均奉俞允隨經督飭兩藩司明定章程通飭各屬據實詳報並將辦理情形先後附片陳明在案嗣于上年十二月內欽奉諭旨飭造地丁四柱清冊限八箇月送部等因遵將二十五年以後庫項接續清理另行奏辦其原奏二十四年以前報入四次清查各款先行切緊辦結俾前後兩案界限井然而糾纏影射之弊除存留兩款及旦窪定可續蠲抵之畢見催據各屬分別造冊呈送由各該藩司詞集交代冊卷收解簿據按照逐款磨覈存款項下有溢則增數少則

補抵墊項下剔除冒濫覈作追賠務使滴滴歸原絲絲入扣不任稍有混淆茲據江寧藩司馮德馨署蘇州藩司慶瑞將通案倉庫兩項虧墊各數澈底清查造冊呈送分別有著無著籌議追補章程會詳請奏前來經署撫臣程煥采覆核旋卽交卸撫篆臣傅繩勳到任會同臣陸建瀛查覈冊開總數江寧藩司所屬有著銀一百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一兩零無著銀四萬九千五百五十一兩零蘇州藩司所屬有著銀二百六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兩零無著銀一萬八千七百七十兩零合計通省虧墊共銀三百八十九萬七千四百四十六兩零緣自道光元年至二十四年閱時二十餘年之久又值道光十二年台匪滋事沿途驛縣承應兵差類多賠貼未幾海疆有事防堵戒嚴腹裡衝要之區差使絡繹前後二三年中各該牧令責有攸歸不得不挪款墊應以濟急需追事竣報銷每有例不准支及覈減不敷之項皆應著落原款各員名下照數追賠而自撤防以後屢遭水旱偏災催科掣肘補苴維艱此實致虧之一大端也至別項因公挪墊指款作抵先本有著嗣後輾轉流交如應變之物價值不敷應追之銀逃亡無繼久之漸成無著應卽根究原挪併入官欠覈辦似此挪墊致虧積欠累累雖係事出因公究屬辦理不善卽按挪移本律治以應得之罪屬法所宜然第年深月久追溯原欠人員半多故革雖任與其虛擬罪名于庫項仍無裨益孰若嚴定追限于虧數可期清完以足官欠追賠兩項臣等與藩司再四籌酌擬先擇其尤嚴參餘照上屆章程加緊勒追仍列入抵墊有著項下開報又如官墊民欠書役

欠領追接攤變抵等款原非例所應有祇以州縣責重事煩常年經辦錢漕與地方工程差使在在勻關緊要察其任事之初何嘗樂于籌墊迨至奏銷屆限及漕糧兌開緊迫小民輸納不前又不得不先其所急挪新掩舊者有之移銀買米交幫起運者有之其書役欠領追接攤變抵各款名目雖殊要皆萬不得已爲一時剜肉補瘡之計且覆加厘剔或有串可憑或有款可追可領或分年攤捐案卷鑿鑿或有物可變估計核實將來分別歸補不致虛懸現亦仿照上屆章程核入有著項下作爲抵墊開報以上官欠追賠墊完民欠書役欠領追接攤變抵共銀三百八十二萬九千一百餘兩合符抵墊有著之數此外無著共銀六萬八千三百二十餘兩內江屬銀四萬九千五百餘兩蘇屬銀一萬八千七百餘兩

俱係實在無可追繳之款自應分別籌補惟三次清查酌提羨餘江藩司每年僅止銀七千七百六十餘兩應行撥補三次清查續查無著之項未能勻撥查有兵差案內軍需造銷不敷銀一十三萬兩曾經奏准在於各官養廉內分作十年攤補自道光二十四年秋季起至今已及五年再得五年即可攤足請於此內每年分出五十兩彌補此次清查無著以八千兩歸補兵差本款只須展攤五年兵差清查兩可補清俟兵差攤足之後每年仍再留攤銀五千兩以備此次清查續查無著之用蘇藩司屬應請循照成案分年提補惟無著銀兩較諸三次清查不及二十分之一為數既屬無多自不必重複派提查前案限補年額提銀二萬兩完解最有成效擬從道光三十年為始即就二萬兩原數分作三成以二成

仍歸三次清查以一成酌撥四次清查各補無著款項所有此次無著不過三年即可補清嗣後即以一成銀兩備抵墊完民欠追賠變抵各條內續查無著之用仍俟三次清查補足之日再將前項限補統照此次無著原缺隨時彌補庶無著均轉為有著而原報有著續歸無著之項亦不致終於無著通案倉庫可期完補足數矣臣等伏思清查一事本為追補舊虧起見今二十餘年以來通省短缺之數均已和盤托出酌定追繳限期責令從容完解各該員具有天良應如何感激措繳自贖前愆即該管道府州歷年失察概免參賠亦當實力督催認眞整頓以冀清源截流不致有名無實至於杜絕新虧莫如提存庫項嚴為交代藩尾必應嚴行禁止書役不准担欠庫項四者最為緊要關鍵值此制用孔亟之際推有申明舊法行之以實持之以嚴遇有交代責成該官府州督飭現任彼除情面澈底盤查有虧必參有參必辦冊報存庫埽數提清不准存留挪掩如仍有官墊民欠書役欠名目通融作抵正款及二參屆限既不稟揭又不造冊結報或有結無冊則通同徇隱情弊顯然即將前後任一併糾參以昭炯戒除將道光二十四年以前正項錢糧查造四柱清冊另行咨部存案其二十五年以後四柱清冊飭速查造繳報詳咨外至捐雜抵墊各款應照成案毋庸瑣屑造送所有遵旨查辦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並繕擬章程八條及抵墊有著無著各款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案因撫臣新舊交接輾轉覆核並因較查銀數以致奏報稍稽合併陳明謹奏

謹將江蘇省四次清查各州縣動缺倉庫錢糧酌擬追補章程恭呈御覽

一官墊民欠宜加緊分年勒限追補也查三次清查原議墊完民欠數在五千兩以下者限一年徵完五千兩以上者限二年一萬兩以上者限三年若遇災歉之年一律准其展限緩徵不足數著落分賠其接徵之員無分正署按日均攤分賠不足數即將各員參革未完銀兩歸於無著項下酌提羨餘撥補等語奉部議准在案伏查官墊民欠久為各省之通病而江蘇州縣則條銀之墊欠尚少漕米之墊欠最多蓋天庾正供顆粒不容短少抑且額重漕多兌開例限又在各省之前縱使殫力催輸而花戶淳頑不一兼有刁生劣監包攬抗交不遂其慾輒行揑告圖抗每難依限全完州縣深恐誤

運不得不挪動庫項買米交幫續徵歸補遇有交代即將徵
賠未完漕尾作價抵交而接任之員明知庫款待補孔殷非
不認眞催繳無如接辦新漕難於併徵舊欠且遞年以來先
因海口戒嚴民多遷徙戶鮮蓋藏繼則水旱頻仍幾於無歲
不歉無縣不緩民力實形拮据因之舊欠未繳新墊轉增年
復一年遂成鉅款今據各府州盤明版串加結詳報冊列銀
米俱係實欠在民毫無虛揑查此等墊款雖已久奉禁止即
概行參賠亦屬咎無可辭第一經官賠竊恐從此花戶益長
刁風成以拖宕爲得計實於催科大局有妨應請比照三次
清查原限加緊責成現任追繳完信遠年次及近年蘇松各
屬數在五千兩以下者限半年五千兩以上者限一年一萬
兩以上者限二年二萬兩以上者限三年江淮等屬賦額較

輕此次開報墊欠亦較蘇屬爲少請將一千五百兩以下者
限半年一千五百兩以上者限一年三千兩以上者限二年
均令秉公依限徵完不准任意苛斂於民如不能按限徵足
著落經墊與接徵之員各半分賠其接徵之員無分正署按
日均攤分賠不足數立予參革未完銀兩歸於無著籌補仍
先將前項墊欠飭屬按年按款查造區圖細冊通送備案設
遇災歉之年由司覈明應徵年款果係坐落災區准其一律
展緩如在成熟圖內飭令照數催追年終造具已未完解分
任員名清冊送覈並將徵存在庫及應行賠補銀兩一併隨
冊解司不准存留挪掩亦不得歸入交代指款濫抵仍滋懸
宕嗣後責令該州縣等按年認眞催徵清楚如再仍前拖欠
即行查參儻有刁頑之徒延抗不完亦即隨時懲辦以肅漕
政而絕弊源　一本省外省官欠宜分別勒限嚴追也查三
次清查部議章程本省原挪人員先行革職留任欠數在三
千兩以下限半年完繳三千兩以上限一年五千兩以上限
二年每年各繳一半一萬兩以上限三年每年各繳三分之
一二萬兩以上限四年每年各繳四分之一均以奉旨之日
爲始依限追補各等語伏思州縣經手錢糧無論正雜捐攤
米穀一有虧缺即應執法懲治惟現距三次清查已歷二十
餘年之久其間正署紛更一縣之中多者數十任少亦十餘
員通省併計不知凡幾刻下追溯虧員半多故革離任而覈
其所欠之項無非縣庫附雜銀錢尙非急待支解之款間有
參案以後查出漏交捐雜及營共倉穀應交籌試不敷其餘
款目紛繁指不勝屈要皆因公挪墊覈與無故短欠稍有不

同應請暫免撤參勒限追補仍將限期酌量加緊將本省原
挪人員先行革職留任五千兩以下限半年五千兩以上限
一年一萬兩以上限二年每年各繳一半均以奉旨之日爲
始依限追繳全完仍准開復如每限繳不足數即照上屆章
程離任統限屆滿完繳不清革任監追查抄備抵不敷銀兩
勒限一年全完如再無完將本員照挪移倉庫錢糧例治罪
查明果係家產盡絕歸於無著籌補若數在二萬兩以上則
非尋常出納不愼可比臣等現在查明從重另參至升調外
省並離任人員如候補降調或在本省或在外省及已回旗
籍之丁憂告病親老等項已得缺者亦照現任一律辦理未
得缺者加半扣展若本員已故已革子孫出仕係現任候補
知縣以上由捐納出身者亦照現任人員辦理如官非捐納

現任按限著追免其先行降革候補及知縣以下等官及未仕而家資尚裕者均照候補人員酌展年限如實係人亡產盡無可著追者由本旗籍查取切結咨送江省覈辦所有外省追完銀兩按年咨明江省一面委員咨解來江以歸原缺

一追賠銀兩應與官欠同時起限著追也查三次清查部議章程此項廠員應追銀兩應與官欠同時起限著追其追繳限期即照官欠年限追補免其先行降革統限屆滿無完現任官革職離任其完數已在五分以上免其離任再限一年完繳足數如仍不能完清即照官欠條內分別辦理等語此次清查案內覈出追賠款目係墊用防堵兵差例不准銷及銷廠覈減之數為多應捐未捐應認未認者次之先經列款流攤現辦清查覈非實在因公仍作本員追賠造報者又

次之其中事體之輕重情勢之緩急雖屬各不相侔而察其底蘊究非無故廠缺似應寬其既往毋庸先行參革請將前項追賠銀兩查照官欠年限同時勒限追補統限屆滿無完現任官革職離任完數過半免其離任再限一年繳足如仍不能清完即照官欠條內分別辦理　一攤捐各款應照案接攤歸款也查三次清查部議章程本員自欠捐雜各款仍歸原欠官名下著追其餘墊辦工程差務等項責令各現任按照原攤年限照舊按攤等語此次清查事隔多年官經屢易各屬開報攤款層見疊出為數甚多內有近年詳稟立案扣至清查截限為止本末攤竣者亦有遠年攤款續因承辦兵差力難攤補稟准展限接攤者現在按照屬冊調集案據悉心釐剔除浮銷溢抵私議接攤未據詳稟有案及前任欠交捐雜徇情議攤各款照章悉數刪除歸於原墊原欠之員追賠項下覈辦外其餘墊辦差務工程等項或事出因公或情非得已款項均歸覈實銀數亦覺稍輕應請責成各州縣照依清查冊列年分按限接攤入完造報不得節外生枝再議展緩嗣後遇有差務工程概應各歸各任自行撙節妥辦不准藉端挪墊率請分攤以杜流弊　一領追變抵各款應分別清釐變繳也查三次清查章程內載流抵田房什物漕倉家伙及發售書籍參案房屋衣物等項應令趕緊變價數在一千兩以下者限半年一千兩以上者限一年三千兩以上者限二年變繳變不足數將原交流抵並溢行接收延不變繳各員均照前限賠補原交者著賠十分之五溢接者著賠十分之三延不變繳者按日著賠十分之二逾限不完即

將各員分別撤任參追追不足數查明如家產盡絕歸於無著籌補嗣後如無參案不准將田房什物流抵等語此次清查各屬冊報變抵銀款通盤覈計為數尚屬無多變繳限期應請仍照上屆章程辦理其領追一項並未議有章程茲查各屬冊報多有墊辦兵差船工及放給因遞鹽萊口糧等項作抵應存之數並有鄰封遇事代墊關會著追此縣列存彼縣列抵者均經調據覈明將來總有著落應准其作為墊款開報仍嚴飭現任各員隨時清釐歸結如應俟部覆由司給領者准銷一款即請領一款並查明欠解司道各庫數目相等之款項填批儘數歸解其有關別縣墊款者無論清出若干追起若干概行掃數移解亦由接收之員查明原缺備文申解聽候兌收銷款儻有侵挪人已及混入交案虛交虛抵

情弊查出嚴參仍押令交出現銀刻日清解不准拖延　一
書役欠項宜分別監追嚴辦也查三次清查部議章程內載
應查明的確果係書役欠項勿庸立限勒追即將欠帑書役
解省監追治罪一面抄產變抵追抵不足著落經放並虛出
通關及情追之員賠補其數每一千兩限四箇月自一千兩
以上以次遞加限至三年爲止補不足數亦照官欠辦理以
後不得再有書役欠項名目如敢故犯並將該州縣嚴參治
罪等語是書役欠項名目久奉禁革乃此次清查仍復所在
皆有且二十餘年以來積少成多爲數更鉅推原其故實緣
辦公催科不能不假借書役以資驅使而不肖奸胥往往將
經手錢糧及領出公項任意侵虧屢革屢易疲玩盡同一轍
且州縣徵收錢糧鄉村小戶離城稍遠不肯自封投櫃時屆

奏銷即將串票截給書差分赴各鄉就近催繳繳不足數遇
有交代流抵後任代追而後任復有欠繳不及兼顧舊欠以
致陳陳相因更有書差辦公緊要暫時借領工食分限扣繳
扣不足數亦於交代案內流抵在該州縣未必甘爲書役虧
欠要皆迫於情勢不得不然若概行刪歸官賠則原欠書役
轉得置身事外適足以長刁風且清查官欠本員已故尚應
責令子孫代賠查抄治罪何況書役欠繳均關庫項自應仿
照分別辦理應請將原欠書役無論在卯革退按名提解來
省監追治罪一面抄產變抵其本人已故者查提子孫一體
監追抄變概以全完爲度追抵不足再著經放並虛出通關
及情追之員名下賠補經放者著賠十分之五虛出通關者
著賠十分之三情追者按日著賠十分之二其賠數每一千

兩限四箇月自一千兩以上以次遞加銀數雖多不得逾三
年之限賠補不足亦照官欠查辦　一存倉米穀宜畫一合
價列存也查三次清查章程內載每石穀價一兩二錢米價
二兩四錢俟歸補原價解司即行發給限三箇月買補還倉
由該管道府州盤驗出結以歸實貯等語此次清查案內各
屬米穀項下多有災年平糶及緩缺兵米因遞口糧舊試不
敷等項未經買補還倉其原案折存價銀又復此盈彼絀互
有參差今糧價與昔相等而銀價較昂以銀易錢以錢買米
買穀自可量從輕減應將每石價銀米以二兩穀以一兩爲
斷有餘則刪不足則補俾昭畫一惟此項米穀價銀凡報入
清查者統在全案存墊之中應俟歸補原價或追起官欠解
繳到司即行發給現任勒限三箇月買補足數造具原口清

冊送由巡道府州盤驗明確層遞加結覈轉以歸覈實　一
無著銀兩應分別照案設法彌補也查三次清查原報寧屬
無著銀二十萬五千餘兩蘇屬無著銀四十二萬九千七百
餘兩奏定每年派提優缺羨餘江屬銀二萬三千三百兩蘇
屬銀六萬兩分限彌補嗣復奏明酌減每年僅提三分之一
蘇屬歷年攤解全清截至二十六年奏報止已將原報無著
帑數補完並將續查無著補過銀一十一萬七千兩有奇行
之最有成效寧屬亦將原報無著補足惟外省官欠追賠項
下本員家產盡絕咨部覆准續歸無著者爲數不少仍應照
案飭提彌補此次清查於上年四月間展限案內欽奉諭旨
務須詳細確查覈實妥辦飭令款項全歸有著等因欽此遵
經按冊認眞較覈舉凡有欠可追有物可變及攤補有期家

產未絕者悉皆溯委窮原徹底釐剔不准濫歸無著率請籌補是以通盤結算寧屬共計無著銀四萬九千餘兩蘇屬僅止無著銀一萬八千餘兩均較上屆銀數大爲減少挹彼注茲尚覺輕而易舉但江蘇優缺情形今昔不同而寧屬更多瘠疲之區當此銀價昂貴徵收錢糧羨餘有限若於原提限補之外再行加攤力恐不逮難免有名無實再四籌維查有前次夷務兵差案內軍需不敷支銷銀一十三萬兩奏准在於各官養廉內分作十年攤補自道光二十四年秋季起迄今已及五年再得五年即可攤足此係由司扣收可期年清年款不致挂欠請於此內分出五千兩彌補此次清查無著以八千兩歸補兵差本款只須展攤五年兵差清查兩俱補清俟兵差攤足之後每年仍留攤銀五千兩以備此次清查

續歸無著之用其蘇屬應即循案分年提補惟於三次清查限補之外復行攤派亦屬力難兼任更恐臨限挪移轉啟續虧之漸請從道光三十年爲始將三次清查限補年額銀二萬兩分作三成以二成撥補原案續查無著以一成抵補此次無著銀款不過三年即可歸補清訖將來官墊民欠官欠追賠變抵各條內如有續查無著亦以一成之數接續補苴一俟上屆無著一律補足即將額解限補銀兩專撥此次續查無著總以全完爲度如此一轉移間在州縣不致驟加苦累而於兩屆清查庫款亦得從容完補悉歸有著似屬簡便可行至撥補次第先儘本缺次先正項次倉項再次捐雜以及每年完補各數歲底奏報之處應循照上屆議定章程辦理以免紛更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初一日奉硃批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單二件併發欽此

奏爲查辦浙江洋面盜首及擊擒盜船情形摺

奏爲江蘇兵勇駛赴浙江洋面會同擊擒盜船并究出盜首駛迹現在查辦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江蘇洋面自上海紳商捐僱水勇舡隻協同水師官兵節次獲盜搶舡并經閩浙提鎮會勦漁山盜巢之後稍爲安靜嗣據候補千總胡維榮偵知浙洋盜匪復在東窖山一帶遊弋時或竄入江洋乘間伺劫當經臣等飛飭福山鎮總兵孫云鴻蘇松道麟桂候補道吳健彰等督飭該千總帶領兵勇各船駛赴浙洋會同定海鎮兵舡乘其甫經潛出之時合力奮擊俾免結成大幫致多費手至該盜匪動輒擄捉人船勒令取贖如無奸匪出入口岸經手送信則被擄者現藏何處銀兩交與何人事

主伺從得知若不廣布眼線留心躧緝將此等盜線擒獲嚴究根株總難盡絕又經嚴飭沿海地方官實力查拏並調熟悉海洋長於緝捕之撫湖縣知縣林德泉馳赴崇明上海熟籌妥辦去後即據署上海縣知縣王紹復督飭文武員弁訪獲丁添來一犯訊認曾代盜首陳雙福勒贖沙舡七隻得贓洋銀一萬元零又獲樓尙達趙連城二名並搜出難民單一紙書信九紙查閱各信皆係被擄舡戶在浙江山東窖山所發信內均寫南老板限十日內擕洋往贖如若不到即無性命等句提訊趙連城供係來江我親並不通盜質之樓尙達則稱與盜首南老板等素識令其攜帶信函同趙連城在石浦起身前赴上海寧波分別探投即被盤獲等語該縣王紹復因樓尙達供出盜蹤與胡維榮探報相符誠恐被擄難民

日久無人取贖被其戕害即經選派幹役飛飭胡維榮等乘其不備迅速掩捕胡維榮等帶領江蘇兵勇各船會同浙江兵船于六月二十三日駛至浙江東窰洋面瞭見盜船六隻上前追擊該盜匪胆敢開礮拒敵江浙兵勇各船連環攻剿被兵擊殺及情急跳海盜犯不計其數胡維榮首先挽住盜船各兵亦鼓勇直前擒獲大盜船二隻小盜船一隻生擒盜匪施鐵惠等二十二名斬取首級九顆起獲軍械火藥等項救回難民三十九名被劫台縣商船一隻當將首級軍械解交定海鎮分別示眾收貯浙江難民就近由定海廳訊明釋放船犯押解回江查點過船兵勇有方思忠葬仁寶被拒受傷身死張成斌等十四名亦受有傷痕胡維榮等正擬乘勝直抵東窰痛加勦洗突有盜船駛出抵禦胡維榮等即督率

各船奮勇圍攻擒獲大盜船一隻生擒盜犯陳雞哥等十名其餘盜船俱往東窰山外深水大洋逃竄因時已傍晚海霧瀰漫未能追襲將各船犯一併解回經署上海縣知縣王紹復等訊出陳雞哥即係南老板為盜首陳雙禧之胞弟救回難民內有秦涓江等即係南老板逼令寫信遣樓尚達送回取銀之人又有蘇寶元等亦與樓尚達所開難民姓名相符惟所獲各犯內尚有被禁難民並未隨同上盜必須詳加研訊以免枉縱又據探報該盜匪因江浙兩省聲勢聯絡剿捕嚴密聞有從直東外洋竄入山東境內者並山東石島洋面有北來商船被劫情事即分派勇船及商僱廣艇水勇前赴該處兜捕查直東外洋茫然巨浸不知紀極為商船不經之處即為兵勇各船不到之所有無沙線島嶼均不熟悉該匪徒雖鋌而走險伺劫必在石島除飛咨山東省查照迅飭文武會同江省兵勇相機辦理一面行司提犯赴蘇嚴行研鞫根究斷不可令其免脫陳雙禧下落迫拏到案盡法懲辦傷斃兵勇查明咨部議恤外臣等伏查浙江漁山盜匪甫經擊散今又麕聚於東窰逞其故智劫船勒贖公然遣人前來投遞信息胆大玩法莫此為甚署上海縣知縣王紹復先後緝獲丁添來等究出盜首姓名巢穴知會兵勇各船迅速掩捕候補千總胡維榮等一經探確即不分畛域奮力擊擒罪人斯得難民生還辦理尚屬妥速應請俟訊明定案確核功過分別敘劾仍嚴督各鎮將統帶兵勇各船會同浙江山東舟師趁此聲威不遺餘力勦捕盡淨以仰副聖主乂安海宇之至意臣等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道光二十九年

八月十二日奉硃批剿辦可嘉之至另有旨欽此

酌籌上海通商經費並增設要卡摺

奏為上海通商酌籌經費並增設要卡以資稽查而裕稅課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照前准部咨籌議沿海各關與西洋各國通商收稅事宜條款內載英商進口交納稅鈔均准用洋錢輸征惟此等洋錢色有不足即應隨時隨地由該口英官及海關議定某類洋錢應加納補水若干公商妥辦等因節經臣等轉行遵照在案茲據委管江海關務蘇松太道麟桂詳稱查江海關自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開市之初稅鈔皆用洋銀輸納嗣因議令補水該夷每多輾轉旋即改為銀兩輸征而所納之銀又皆成色低潤經前道宮慕久鎔傳銀號眼同該夷官商等傾鎔每千兩較解部足色元

寶寶虧色銀至三四十兩不等當令該夷如數補水該夷等以稅鈔本應納銀今以銀上納係遵定章辦理不能再補婉諭至再堅執不允反稱格外需索欲緩通商前道宮慕久以撫議甫定自應曲示懷柔遂即通融兌收以全大局詎以後夷商來者日衆年納稅鈔或五十萬或六十萬甚且多至七十餘萬而其銀皆係九六七成色各夷以初次收兌銀色爲准不准不能令其補水兼亦不能令其易換查江海關稅銀解部前經詳明傾鎔元寶解交而該夷所完鈔稅係陸續兌收零星散碎色又低潤及至起解之際必須回火傾鎔每兩折耗有三四分以至五六分不等歷任管關道匠此項折耗銀兩無款可籌歷年均在所收稅鈔內支墊迄今五年有餘支墊銀兩爲數不少推查江海關徵收夷稅係由粵海關分

出從前粵海關征收稅鈔設有洋商經理其一切費用即于洋行抽取有耗担歸公各名目嗣于二十三年籌議西洋各國准在五口通商聽其自投商賈交易將各項規費盡行革除歸作一條編徵其粵海關一切經費以及鎔銷折耗各銀兩均係作正開銷而江海關所徵夷稅既由粵海關分出現在尚須與粵海關統計即屬粵海關之稅餉無異惟是此項折耗銀兩江海關既無從抽取又無閒款可籌若由關庫籌墊誠恐愈積愈多將來伊於胡底轉啟挪新掩舊之弊殊非慎重帑項之道惟有仿照粵海關章程在於征收稅銀內作正開銷以歸畫一自應酌定數目以示限制應請將所征夷稅銀兩每兩准銷折耗銀三分按年造具支銷細數清冊送部核銷以昭核實再自二十三年開市之初事屬草創先止設碼頭一處出入貨物皆由此上下所設新關僅止平屋三間形製湫隘不但不足以壯觀瞻且添設之吏役辦公棲身亦俱無地一逢旺月各國夷船雲集在於一處停泊候驗每多擁擠經前道籌議又添設碼頭四處專查各國貨稅自崇明之十滚至上海之黃浦節節皆泊船之處即節節皆可走私之處原設巡船爲數敢少巡察難周勢不能不添設巡船多派丁役逐段分巡以杜偷漏至於夷船既多起貨下貨巡緝管押更在需人其計擔納稅按貨過秤每日差派又須一二十名或二三十名不等接續輝聯實難周轉現以舊設丁胥勻撥五處斷難敷用事關稅餉又不能不多派家丁書役稽察巡查又碼頭由一而增至於四江岸公路亦須逐加砌築碼頭並須年加修葺以便往來又稅銀起解需用木鞘等

項均須製備無不在在需費前奉會稟增設稅所卡巡支銷經費案內奉部援引粵海關成案較令由管關道員自行籌辦等因查關道歲支廉俸爲數無幾近年新添奉發參片變價紅工捐款及各項攤捐攤賠應支應解等項扣除之外所餘無多若現在新添各項需用之款復責令管關道員賠墊實屬力有未逮輾轉思維必須酌留經費以供支銷方爲妥善查各關辦理稅務每歲均有酌留經費可以支給即如江海關歲徵常稅共計七萬餘兩而支銷經費歲共銀一萬一千餘兩今自五口通商以來江海關徵收夷稅較之福州厦門寧波三口歲徵之數盈至倍蓰其福州厦門寧波之用項似不若上海之煩鉅已可概見況粵海關每年造報留支經費尚有五六萬兩今江海關准支之經費僅止吏役薪工等

銀一千七百餘兩此外一無所出辦理亦屬兩歧公事殊多掣肘實屬無可再爲酌減應請在于稅鈔項下支給詳請具奏前來臣等復加查核該道所詳係屬實在情形緣江海關口岸散漫港汊紛歧若將書役稍爲裁減差遣又屬不敷辦理愈難若不亟爲籌畫則該書役等既不肯枵腹從事且恐蔽藉端需索之弊反爲夷人所藉口且自更定新章以來一收一解盡屬正稅並無額外雜款實無從籌給經費之方如再責令關道捐廉辦理查江海關現在常稅征收短絀尚須捐廉賠補若復責令籌墊實屬力有所難但此次每處建造卡房巡船及書役工食一切經費臣等思維再四既無款項可籌一切又難裁減惟有仰懇天恩俯念稅務緊要辦公需人准在征收稅鈔銀內作正開銷統俟關期報滿之時將一

年支銷各數造具清冊送部查核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五日奉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淮南鹺務積疲情形片

再淮南鹺務積疲情形經臣附片陳奏在案本年奏銷自取具各商限結而後節次嚴催已據運司詳報完竣恭疏具題惟查核運數總無起色是正課雖可敷衍雜款仍費支持庫款通融勢所不免江南財賦要區錢漕因災減緩尚可冀有豐年鹽課則日疲一日因循不振誠恐難以收拾臣到任半年推究原委皆由於折運章程名爲運半額之鹽綱全額之課藉以帶清殘引其實歷屆所運新引並不能如減定之額即所帶殘引亦年多年少參差不齊徒令庫貯有逐年挪墊之病商人有增重成本之累展轉數綱遂致籌墊益難索欠益迫不得不將戊申綱以前雜款奏請停緩並議運十分之新帶三分之殘冀以顧全正課豈知奏案甫定鈌運如故雖因連年水災楚西存鹽壅積課本未能輾轉回轉所致然非及時變通則商乏帑虧事不旋踵臣思挽回之法莫先於減輕成本已將外支雜項及岸費浮冒兩節飭司酌議裁汰並將乙未綱業經納課奉部催運之鹽或准分帶以資津貼其楚西兩岸之商私船私如何杜絕江安一帶之官私販私如何稽查統籌全局詳候核辦尚未據運司議定請奏乃寢食於鹽者猶吏才祚輒慮不便於已播散浮言希圖阻撓而侯補運判侯率以運司委在儀徵監掣之員復經飭令查辦此案竟敢授意掣工憑空稟求以爲挾制顯係從前設法傾陷

督臣陶澍之故智臣仔肩重任每念國家財賦關繫重大未敢稍避怨嫌顧頂飾混除嚴提全案到省督委訊究外理合附片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奉硃批不但不可稍存避就之心必當猛以濟寬誓除才惡方可辦理也無恤其他欽此

籌辦回空情形摺

奏爲恭覆諭旨並現在籌辦回空情形由驛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於二十一日將起程赴浦日期及揚河下游水勢恭摺會奏在案茲於二十五日戌刻欽奉上諭楊殿邦奏參誤運工員並陳現在商辦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將楊以增摘頂並將淮揚道查文經等暫革勒限赶辦矣福濟陸建瀛前有旨飭令速赴清江浦一帶將被掣運河設法挑辦茲楊

殷邦奏稱淮揚運河淤墊情形較重節逾冬至頭二塘漕船
鱗集該處冰凌火燭在在堪虞雖經該督並河督楊以增嚴
飭所屬迅速籌撥引清濟運但爲日甚迫似此節節阻滯恐
各省幫船不能依限歸次勢必貽誤新漕關繫甚鉅著福濟
陸建瀛一面會同楊殷邦等赶緊督辦一面確勘運河淤墊
處所通籌大局務令回空幫船得以魚貫遄行而於來歲重
運經臨亦能通利無阻現在回空固屬緊要而河身經此淤
墊之後若不及早疏治則貽患無窮還辦一年必受一年之
害著責成福濟陸建瀛二人悉心籌畫妥速辦理等因欽此
臣等伏讀再四仰見聖主速漕濟運指示周詳欽悚私忱莫
能名狀謹查運河以洪湖爲來源自吳城六堡合龍之後河
水陡落束清壩外引河被淤正在集夫挑挖而回空軍船適

值河臣楊以增因節候已晚亟籌灌塘勢不能不將清江各
閘壩節節堵閉以資蓄水其時來源阻隔下游遂形淺滯迨
張福口引河挑通清江閘壩遞開放出回空船三百餘隻水
勢滔滔下注臣等由高郵寶應溯流而上逐段測探各深六
七八九尺不等而寶應縣境內氾水地方至淺之處先報二
尺餘寸亦長至四五尺沿途軍船與重載貨船俱暢行無阻
臣等抵浦後以頭二塘既灌即應趕灌三塘詢知向來出船
牐壩層層鈐束需水固多且必三五日始能倒放一次河臣
以冬令已深應將河北未渡之船趕先提入塘河免致挂費
守凍查有太平汪本係舊日替河擬將太平河存船暫移此
內騰出河身以便三塘灌畢一併啟牐放出而漕委運弁及
無旗丁人等則稱從無由此行走不肯移泊相議十餘日未
能定局臣等當即會同漕臣河臣前往太平汪周歷履勘寬
約十餘里深約一二丈與太平河僅隔小埝一道水而相平
並高下參差河臣擬在此處暫泊以爲騰挪之計係屬寬籌
牐水以速補遲辦法事屬可行漕臣始無異詞因定議照辦
一面催提河北船七百餘隻迅速放渡趕緊一律南下至引
河舊本五道除原淤三道外本年新淤二道現雖挑通張福
口一道而來源愈多愈旺已與河臣酌商速將太平引河接
續估挑寬深非但爲濟運之資且可收攻淤之效臣等經過
揚河目擊積橋地方約長四里餘該所築有對頭小壩五道
逼溜刷河甚見功效自應於有淤處所一體做辦免致積久
貽患總之目前之事回空爲重將來之事利漕爲先揚河閘
段之淤當設法攻刷洪湖引河之淤當勒限挑復邳河員稍

有延玩立即從嚴治罪倘運弁旗丁藉口刁難有意稽遲亦
即從重懲治臣福濟固無所廻護臣陸建瀛更不敢以倖邀
寬典自干罪戾所有遵旨及現辦緣由恭摺附驛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

酌擬減黃地方並清江添塘及辦理下河堤壩摺

奏爲通籌湖河大局酌擬減黃地方並漕運行抵清江添塘
建牐以及辦理下河堤壩情形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臣
等欽奉諭旨將湖河大局通盤籌畫等因欽此先於十月二
十九日奉到諭旨御史馬沅奏稱北岸之東山安廳屬有二
塘一處在王營減壩下游勢極低窪地率荒廢似可籌爲洩
黃入海後路著陸建瀛楊以增親勘相機籌辦繪圖貼說據
實具奏等因欽此當經河臣委員查勘尚未定議臣等欽奉

前因即於灌塘事竣親往相度查二塘在安東縣城下四里正當河流坐灣之處堤外並無灘地土性又復沙鬆不能爲建壩基址而內外高下二丈餘尺一經洩水恐建瓴而下難免跌塘掣溜且自二塘至民便河尾計程一百數十里河身間段淤淺挑河築堤需費既鉅而兩崖田廬甚多地非荒廢亦多窒礙應請勿庸置議至王營減壩係新舊兩處舊壩逼近村落人煙稠密前此曾經啟放有失機宜又壩工殘損過甚難以修復惟新壩二座建自嘉慶年間金門寬三十丈壩底壩墻均屬完整如啟放洩黃由鹽河至武漢河下北潮河入海並無村莊鎮市格礙其過水情形內外測量高下亦不懸殊似可豫爲減洩之備抑臣等更有請者清江各牐壩原以束水從前湖溜七分敵黃三分入運其力平緩往往正越

二牐並開是以帮船上牐易於挽拽迨禦黃壩常年堵閉牐水專由運口下行勢益湍激且慮下游堤埽吃重祇能啟放一牐過之愈怒上水高於下水竟四五尺不等重船逆挽甚屬艱難以天庚正供丁賦民命出入至險之地已屬非計而軍船全上牐壩動須數日高版頭起剝又復躭延其公私費用更屬不貲丁波漕艘因此益甚臣等日駐河干周歷察看查有舊運河一道介在高版頭與臨清堰之間河形尚存挑挖亦易若將此河疏濬添作新塘而於邁西黃大王廟上下劃堤通入現在塘河以高坂頭爲進口以黃大王廟爲出口相距甚近施工無多是清水仍由三牐五壩而下空重漕船則由新塘而入舊塘既可避頂衝急溜之險亦可免紆迴曲折之繁取道平妥則行走迅速經費更可節省又洪澤湖挑淤啟壩引清濟運減漲保工各事宜業經具奏在案查淮揚運河專以一線東堤爲保障而西堤久已殘缺以致夏秋盛漲湖河連爲一片東堤愈形危險必應擇要補築俾於風狂浪猛之時可收重門疊戶之效向來工員每置西堤於不問一遇水漲輒議開高郵四壩甚且開照關壩以下河爲尾閭藉免處分如果照臣等前議將仁字智字兩壩酌量早開由人字芒稻等河洩江自可無虞漲滿即使來源過旺壩難久閉亦應視其節令早晚以爲限制不必拘泥誌椿尺寸緣臣等親勘湖河各誌椿出水尺寸均與實在水勢深淺不符且近年亦有誌椿已逾一丈六尺八尺堅守無恙之事應請嗣後定於立秋後始啟車邏壩處暑後始啟南關中新壩下游之照關則不准輕議啟放庶工員知有修守下河各州縣不

至頻年淹浸矣所有臣等遵旨籌畫緣由謹繪圖貼說恭呈御覽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再臣福濟自應仍駐清江恭候批迴再行進京復命合併陳明謹奏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督辦黃河下游草壩片

再自古治水先治下游連年黃河盛漲據報誌椿長至四丈四尺有餘詢其中流仍止一丈左右是水勢並非加大而河底實已淤高蓋緣上游屢次潰漫水緩沙停以致尾閭不暢國家歲費數百萬在事工員議防議減無非急則治標而探本窮源似未得其要領論者但謂海口無疏濬之方經費有一定之制苟且補苴河病日深伏查嘉慶年間臣長麟臣戴衢亨會議於黃河入海之路請築束水長堤以防散漫而資

疏通近則多年失修間段沙與堤平雖有若無爲今之計堤身卑矮處所固應擇要補築而攻沙得力尤莫過於對壩逼溜前河臣黎世序業經行有成效旋亦廢弛臣等悉心商酌如果在入海上下擇其土性堅實河有中溜地方仿築對頭草壩鈐束水勢使得遂其剽疾之性極力攻刷雖未能遽見速效而數年後必可逐漸深通惟在相度得宜工程核實經費似亦無多且海口既通則河勢建瓴而下其上游工段亦必化險爲平則歲需搶費並可從此撙節語雖迂濶事實可行應請旨勅下河臣即派明幹妥員勘估督辦務積漸以求益勿畏難而苟安謹附片陳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陸文節公奏議卷四

同里盧靖勝校刊

改辦淮南鹽務摺

奏為敬陳淮南鹽務卹災必先興利興利必先除弊謹酌擬章程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上年湖北塘角火災漢岸鹽船被燬幾盡經臣據實奏報並將岸銷之疲岸費之重與運庫之支絀略陳情形並請乘窮則宜變之時圖轉而為功之策欽奉御批交籌辦理欽此在案查淮南鹽務疲敝實由口岸之不銷不銷之故則在官價昂於私價官本重於私本而成本過重之故又在銀價日貴浮費日增為今日計欲暢銷必先敵私欲敵私必先減價欲減價必先輕本欲輕本必先大裁浮費攤減科則竊謂今日大弊莫大於利不歸國亦不

歸下而盡歸於中飽之人淮南引地首尾四省仰食於弊者官則文武印委各員吏則大小衙門書役以及商務商販船不可億計一議整頓則必羣起而撓之造謠植黨恐喝挾制必使良法中阻而後已臣受恩深重總司兩淮鹽務自受事以來孳孳講求業已洞見癥結若不力破情面決計革除則是以畏葸瞻顧為苟安以彌縫延宕為敷衍非但無稗將來而目前即有一蹶不振之勢況當度支拮据又值節年水災火災商情渙散已極天時人事皆須振新何敢更以帑庫正課商民脂膏為避謗養奸蠹之計除清查庫款另行奏辦外謹將淮南全局通盤籌畫以裕課之法為恤災之方酌擬章程十條敬為皇上陳之

一按舊科則酌減外費以輕成本也查兩淮解京各款無論正雜絲毫皆關度支何敢議減惟按戊申綱科則以每年請運八十九萬五千餘引合算每引攤銀五兩七錢一分除淮北協貼外計每引徵銀四兩九錢五分加以鹽價船價等項每引合銀十二兩二錢零成本未免過重今擬將帶完辛卯以前及帶完辛丑折運欠課共銀四十二萬五百餘兩仍照前督臣李星沅奏案停緩其外省監規匣費院司節省倉穀月摺各役外飯食帶完備公酌存活支提帶外辦緩徵等款尚可分別刪減銀二十八萬七千餘兩共計減銀七十萬七千六百餘兩照入十九萬餘引核算計每引可輕成本七錢八分零　一酌復額引加帶乙鹽以輕成本也行鹽愈少則攤課愈重自不足以敵私若遞還前額又恐鹽多難銷今擬提復原額二十萬引每綱實行一百九萬五千五百十引

比較八十九萬五千五百十引計可每引攤輕銀五錢數分惟目前銀價昂貴成本仍形吃重而漢岸火災之後各商籌求補運藉資調劑除折運案內節年殘引不計外查有乙未綱已納錢糧未運之鹽疊奉部行催運有案擬請將此項納過錢糧之鹽援照長蘆山東浙江加斤之案准其每引帶運二百斤停止從前加二五配割章程以淨鹽六百斤出場又可暗輕成本一兩零即以貼補銀價是加斤既係應運之鹽邮商亦非另給之引合之減費復額每引共可輕成本二兩四錢零　一永禁整輪疏通銷路以挽情誤也查鹽引到岸以本速售為利而整輪板價遂致滯銷自敝蓋緣奸商壟斷甲鹽不售乙鹽不許開艙板定價值束縛通河陰售其自帶之私明闊其正綱之引散商因而退阻私梟亦因而充斥道

光十年經前督臣陶澍奏請散給大有起色乃近又創爲挨售名目即與整輪同意而其取巧之術又舍自己應運之引懸而不運說名他人代運凡運懸引壹千引者准帶融楚參百引有繳納之銀款有提售之調劑不在整輪數內明明以中食輕課之鹽賣楚岸重課之價名爲融銷實則虧課淮南日疲良由於此今擬革除此弊務使商運隨到隨銷永不許有整輪挨售等法以祛痼病　一核賣岸費由司酌解以杜浮冒也查楚西各岸緝私辦公之費向由岸商呈繳因浮濫過甚經前督臣陶澍奏定每引肆錢有案近來楚西岸費多至壹百肆伍拾萬兩是每引已增至二三兩不等核其分款總帳有節禮壽禮賀儀程儀重支豫支各名色並有長隨家人各署幕友使費不一而是其中商人浮開冒銷恐亦不免

是以上年湖廣督臣裕泰會飭湖北鹽道嚴禁今擬查照陶澍原奏每引酌帶銀四錢隨正繳納運庫由運司隨時詳明酌解楚西兩鹽道衙門分撥以資辦公而杜弊混　一分岸運銷利商便民也查道光十年前督臣陶澍原定章程本有武昌下游之黃州各縣及江西之湖口彭澤等縣江路遠隔八百餘里歷來商鹽必須運到湖北江西省城然後回折轉售往返脚價加重以致各縣引地全爲船私隱占議將各處額引豫填水程僉商運往以便水販就近銷售等語嗣因僉商未果遂爾中止今漢岸火災之後各商因資本不敷運鹽遲緩船私必較前更甚擬將楚西兩岸引鹽運到湖北江西適中之九江府即聽商船就便發賣水販各赴各路其有情願運往楚西兩岸發販者亦聽其便至九江地方必須遴派

廉幹大員設局駐劄一俟鹽船到很驗明鹽引相符收回引目即於鹽照內填寫引目收訖字樣加蓋委員銜記引目既經收繳專以鹽照爲憑其照蓋用鹽政運司印信每張十引給商護鹽以爲水販分售之據所過州縣關津止許驗照毋庸查鹽城鄉水陸聽其零售毋得留難需索其各省地方文武員弁既無稽查之責所有督銷考核應請免議以杜藉端擾累委員則籌給薪水不准向各商另取分毫違者以贓私論　一綱食鹽各岸畫一辦理也查淮南科則中路安池太向照楚西八折上江甯國及和州合山各食岸六折因中路爲楚西藩籬食岸逼近場竈故賣價較賤成本亦較輕迨後食岸滯銷取巧而融楚中路由場自緝夾私而侵占皆因成本輕重懸殊致啟趨避之端貽害甚巨今擬掃除積弊則食

鹽科則應與綱鹽科則相平聽商隨便指運一切章程均歸一律以杜避就　一官定場價以免居奇也科則既減商運自多場鹽必貴若不官爲定價必致擡價病商成本增重仍不足以敵私查南鹽高下不一應將各場所產分梁安二種酌中定價至貴不准過二兩四錢總以運至泰壩按一引淨鹽六百斤交商鹽要乾潔如滴潮色黑許商退交另買照依定價不准私相買賣並不准擡價尅扣其鹽價隨課繳官或呈明指買場垣或由官籤派價由官給如南產不敷准運北之鹽以杜居奇並平草價裁規費以輕場商之成本　一鹽包改綑百斤以杜夾帶也綑食錢糧既歸一律各省口岸隨商指運自一百引起至一千引止楚西皖蘇各岸聽其隨時納課請運並不作爲常額惟請運楚鹽者不得改赴江西

請運西鹽者不得改赴湖廣中食兩路亦然以杜冒越其各岸運數滿額即止以防擁積至儀所子包向來湖廣八斤四兩江西七斤四兩食鹽五十斤大小懸殊原以杜混淆夾帶之弊然包小數多難於稽查應請楚西各岸一律改細一百斤大包俱外加包索滷耗包少則夾私亦少稽查較易　一矜恤災商分年批補也上年漢岸火災燬鹽二十六萬七千餘引商本大虧自應援案免課補運惟全數准補不但庫款無出且恐岸鹽擁滯自宜分綱帶補今擬嗣後被災舊商凡請運新鹽一千引者准其配帶補運免課之鹽二百引仍予以限制每綱不得過四萬引之數其補運鹽斤仍照舊制四百斤不准再帶乙鹽如舊商無力情願自招新商代運者亦照每千引配補二百引之例其並非舊商招徠之商只准辦

運新鹽不准配帶補運　一刪除繁文以歸簡易也舊制請運必須徧歷運司十九房科及四首領衙門委曲繁重守候需時藉端指難事所恆有今擬嗣後各商請運所有正雜錢糧鹽價同時並納仿照淮北票法遴派總辦委員設局核收立即給予庫照註明准其赴運重鹽迨解綱見斤之後繳呈庫收換給引目鹽照船照准其開江運岸一切繁文悉行刪除不准首領及科房書吏與商人交首以杜積壓勾串各弊向設十九房亦照吏庫禮兵刑工及承發房等名目酌量歸併所有書役飯食按引八分繳庫由運司核定各房公事之繁簡分別賞給以資貼補此外不准另取分毫違者加等治罪運司一併嚴議　以上各條專為除弊輕本約可省浮費一百數十萬兩南鹽成本每引可省至四兩有零自出場至到岸每斤成本約制錢三十文上下必可以暢銷無疑或謂淮鹽引地四面受灌即減之又減安能敵賤價之私不知貨有高下淮南梁鹽色味甲於天下為浙閩粵滇川省各私所不及祇因成本既貴水販作偽攙和居民不肯以貴價買灰沙粃雜之官鹽而以賤價買白淨之私鹽非刑驅勢禁所能強若果貨高價實即稍貴於鄰私人亦爭買況官私價值相等乎或又謂課額不加即暢銷何益於國不知目前一綱之課非數年不能清且奏銷亦止正課貳百餘萬又需拖延數載是國家常遲數載之課且啟新舊套搭挪移之弊若果暢銷則逐漸提前年清年盤即年清年款如淮北庚戌綱之課已收於己酉之冬新舊永無套搭正雜永無挪移益孰大焉且試行果效並可將壹百肆十萬引全行復還課額自增惟

係收效以後之事未敢遽陳於試行之初總之弊既去則利無不興其理其勢當無或爽所有通籌淮鹽疏災除弊章程恭摺具奏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日

查覆江蘇保甲社倉情形摺

奏為遵旨查覆江蘇省現在辦理保甲社倉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上諭御史黃兆麟奏急籌三事一摺保甲為弭盜要務社倉為備荒善政營務捍禦□□着各督撫提鎮悉心經畫核實認眞以圖報稱等因欽此伏查編排保甲互相稽察既可杜盜賊窩藏之地又可收守望相助之效懲惡勸善無不自保甲始洵屬為政入手要義無如日久玩生不獨視為奉行故事且將漸成擾民弊政其故皆

由於以官治民不知使民自治之法也臣就地方情形詳加體察衛民之法雖當責其成於官而地廣人眾總不如民之自衛爲切近而便易因即勸諭按戶支更以防盜賊爲由各按地方之遠近戶口之多寡酌分段落僱夫支更上下各段互相巡警協力守衛由一村一莊一鄉而至一縣一府一省聲勢聯絡眾志成城則盜賊無所托足小民□□身家自必欣然樂從是寓保甲於□□之中師古而不泥於古以紳耆重其事俾吏胥無從騷擾以州縣攷其成俾紳董不敢廢弛飭據青浦縣知縣林德泉酌議章程由臣覆加釐正刊刻通行數月以來漸有頭緒並據各營縣將積年巨盜長廂小二等多名擒獲解省兵役賄縱挑夫肆竊及私販硝斤等案亦皆先後破獲盜風可期稍戢謹將章程繕呈御覽社倉之法

久廢不行而江蘇人頗好善每多公捐穀石積儲公所以備荒歉或減價平糶或按口授食立法各有不同統名曰義倉道光二十九年大水爲災凡有義倉地方實資補助臣於上年秋收登場之際即通飭各屬查明向有義倉者則勸諭紳董先將糶價趕緊採買歸倉其無義倉者亦俱設法勸捐興辦即據武進陽湖宜興荆溪江甯上元等縣紳耆首先創議除有力殷富情願多捐義穀者聽其自便外仍各按各鄉每田一畝酌捐穀一二三升不等彙儲公所即以此鄉之穀留備此鄉之用悉遵社倉成法變通辦理不事抑勒不涉官吏公舉一鄉一村眾所信服之人專司出納已將所呈章程現飭江甯府吳葆普刊發各縣令俱仿照運行應俟各屬報齊再行奏請訓示以上二事皆因勢利導使民自衛自養簡便易行庶不致因利成弊冀可漸臻上理至營伍之積疲已非一日臣力求整頓□不過略有起色除將籌辦情形隨時具陳外理合先行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覽謹奏

一總巡公所宜分設也四城各設一公所以爲董事督率牌長辦事之區門面懸總巡公所匾額四鄉則各村照設一所此項董事諭令地方紳耆公舉專司該處總巡事宜惟以明白曉事爲要其素有訟案及不協眾情者不准保充　一牌長更夫宜慎選也各公所董事於該處地面擇其誠實不多事者稟充牌長各按地段之遠近人戶之多寡酌定或一二人或三四人其更夫亦由公所選充交牌長謂度約束統於年終核明有無失事分別造冊由董事送縣牌長勤慎給予花紅匾額更夫則賞銀牌　一鑼梆器械宜預備也各公所

董事於本處好義者勸令捐備更鑼鈎簾鎗燈籠等件每更夫一名給鑼一面鎗一枝並用鈎簾鎗以備救火燈籠寫明某所某牌巡更一切費資由董事經理牌長領給　一巡更地段宜酌定也城內外及鄉鎮有街道地面民戶鋪戶鱗集約以若干戶爲一牌酌僻處所約以若干戶爲一牌每牌設牌長一名更夫若干名亦酌量定奪總須徹夜鳴鑼稽查路不斷人夜不息燈俾盜賊匪徒無從托足　一稽查奸宄宜嚴密也每牌更夫如遇匪徒潛入行竊即鳴鑼喊捕上下牌更夫一體鳴鑼協捕各家同出壯丁兜拏倘更夫怠惰遇匪不即喊捕並上下牌更夫不齊心協捕以致匪徒遁跡均由該牌長告知董事將各更夫送縣嚴究一面另雇更夫巡查

一巡更經費宜預籌也更夫無論雨雪終夜巡查自應酌

給工食使若輩樂於從事該公所董事就地勸捐酌貧富爲等差不准抑勒生事亦不准鄙吝阻撓收費設簿登記以備更夫飯食燈燭並隨時添補牌燈各項雜用每十日一收一放均由牌長經手董事查核年終造冊呈縣覆核　一戶口門牌宜簡便也查門牌係保甲遺意其法每十家爲一牌每一牌設一牌長如牌內有爲匪之人責令舉發知而不舉照例處分設有叛逆重情十家連坐用意最爲精密自人情習於圓融東家犯法西家斷不出首雖有門牌已屬具文而書差藉端需索紙硃有費盈川有費於是人人視保甲爲虐政更有紳宦之家一遇往查戶口輒生嗔忿以爲視同齊民故官亦不樂虛應故事然前人成法何可廢也今擬由官刊刷門牌成式一紙兩分年月蓋印騎縫蓋印即交各董事按戶

填註男婦姓氏大小年貌僕婢名姓主人所習何業寺觀丐戶同編以其一給與本戶懸挂門首以其一繳還本官存案備查不涉吏胥地保之手其不願查之戶無論紳民士著異籍均由董事另冊登記送縣密查有無不法隨時核辦至牌長多不肯充則畏書差地保之魚肉也若自甲至癸即以甲爲牌長如甲係寡婦幼子廢疾則舍甲而以乙爲牌長以次遞推自無趨避查註懸挂之後各董事半月一查有由此遷彼由彼遷此者分別增除在城則州縣月一抽查在鄉則該管之佐貳月一抽查州縣下鄉之便並自行抽查均不准稍有滋擾各董事耳目切近自較官吏核實且舉行亦較便易從此收守望相助之效有藎陶爲善之風皆自地方官能用董事始　一沿河近湖處所需用船巡亦由各董事仿照陸路相其地勢酌量辦理　一各董事所管地面有犬牙相錯之處應須會巡准其不分畛域互爲保衛　一各地保皆係在官人役今擬章程責成董事倘地保從中阻撓准董事稟縣嚴究

請展緩進堵豐北壩工摺

奏爲豐北壩工水深溜急難於冒險進堵援案奏懇展緩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查豐工辦理情形節經臣等會摺奏報緣該處與嘉慶元二年豐北六堡及曹汛大工相距不遠地接東豫土性純沙臣等稔知前案屢築屢圮稟懼尤深是以錢糧責成文員慎重支放工程責成武弁慎重力作興工以來事機順利進占得占竊見文武員弁鼓舞奮迅實已不遺餘力無如與工較晚大工未蔵桃汛已來每至垂成之時

意外出險猶幸錢糧料物尚有贏餘激勵兵夫各賈餘勇於兩次走占之後仍復竭力贊辦乃至三月二十七日口門僅存三丈餘尺一兩日間即可合龍忽又水勢陡長陣溜擁高又許喧擊如雷數千條大纜登時齊斷西壩又塌三占臣等親督員弁兵夫奮力搶救後占一面傳齊文武掌壩悉心商酌僉謂金門業已刷深夏汛不時漲發即再竭力補做亦無把握等語以臣盡職補過之心恨不即時堵合上紓宵旰下救羣黎然屢挫之餘與水爭力若冒昧圖功終歸無濟是於災區無益而以帑項輕嘗臣等獲咎滋深撫衷更無以自解伏查從前青龍岡曹工牟工均因辦理棘手奏准展緩有案惟有仰懇皇上天恩俯准展限俾得於霜降水落後興工補做相距僅止數月壩工較有把握所有餘剩銀錢料物妥爲

存儲容另查明開具清單備案惟是工既緩辦亟宜籌消漫水俾資宣洩而利漕行查有徐州子房山地方北距微山湖蘭家壩三十餘里南濱黃河較量湖水高黃河水面六尺餘寸若將河身挑深丈餘再於子房山南開挑引渠堪以導湖入黃減洩運河盛漲此外糧艘經由之路與上年空運大略相同且有舊工舊案可循亦即遴員分途布置以期無誤其災區戶口嚴飭道府縣加意撫綏不使一夫失所所需錢糧即於捐賑餘剩項下動支如有不敷再行籌畫至漫工既已緩堵本年南河工用約可省銀一百數十萬兩加以大工用存料物功票等項均可作爲籌辦重運撫卹暨秋間築堤挑河之用即有不足亦於年額內通融酌籌似勿庸另請錢糧更煩聖慮所有現在引工派員看守如大汛不敷行溜相機

拆展其引河頭攔堤亦應慎守以防盛漲漫入均不敢少涉疏虞臣等專防兼轄責有攸歸今堵築已將告成乃臨時出險愈辦愈難悚惶愧懼無地自容惟有仰懇天恩將臣等一併嚴加治罪掌管東西壩草留之河營參將呂邦治淮徐遊擊闕興邦應請革任仍留工效力文掌堤裡河同知于昌進外南同知婁普均請革職留任責令籌辦重運如有貽誤再行嚴參其疊次走失捕占照例著賠所有援案懇請展限並妥籌重運導引漫水預計經費各緣由謹合詞由驛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奏

附改行淮南鹽務諭

爲剴切曉諭事照得本部堂奏行淮南鹽課新章裁費加斤輕本敵私較之南綱舊章利害相去天淵舊章每引伍百斤到岸合成本拾貳兩且守候兩年方得輪售下綱又值派數種種弊累新章則每引陸百斤到楚西口岸成本不過捌兩有零安徽及本省水脚更減且盡裁岸費輪規隨到隨售一年可運兩次聽其自去自來不作派數何等簡便即較淮北票鹽其利更大票鹽僅每引肆百斤且有驗資折扣之苦此則每引增給貳百斤無課之鹽又引多額廣儘人請運無驗資折扣之煩所以鄙商便民者固已無所不至現經出示開局商情自必踴躍惟發令伊始便於納課請運之商者未必便於蠹蝕舞弊之猾吏劣幕蠹書奸夥難保不播散謠言冀使遠省新商新販觀望不前致新章收效不速以遂其嫉妬陰撓之私甚或謂將來偶遇口岸災潦場鹽缺產必將更換章程仍派請運各商認引認岸包課包銷浮費復加仍同綱鹽舊弊等語試思淮南各商前此一困於根窩再困於墊解三困於浮費以致徽西殷商數十家倒罷一空四困於懸引勒派五困於銀價昂貴六困於拆運滯銷而後此鎮江各商亦竭蹶不支本部堂察見瘡結痛心疾首爰特奏改新章一掃舊弊共減輕成本銀四百餘萬兩即以所減之成本爲減價敵私之用化私爲官化梟爲良務令七省商民出荊棘之域游浩蕩之天即使口岸偶災場產偶缺而淮南引地甚廣淮北場鹽甚多隨時隨地何難相機調劑如淮北票鹽歷年之已事豈肯出强派加課之下策即異日新來大府目睹新章之簡易澄澈如此舊綱之煩先疲弊如彼亦孰敢舍利趨弊不顧考成壞良法而蹈故轍哉況值聖主新政諄諭剴切勅令本部堂堅持定見毋避嫌怨何敢不寔心寔力以期可

大可久是新章之有利無弊可以十全必效尤在淮北票鹽之上如訪有播散謠言搖惑眾心之人本部堂立即嚴拏根究並治其從前串通舞弊劣跡按律懲辦至納課請運各商如有懷疑顧慮之情場岸未厘之弊不妨隨時呈遞與前舟次皆可面訴有可採擇立予施行本部堂與爾等痛癢相關題人人永臻樂利共享昇平此心諒為官吏商民所共信不致惑于匪徒浮言妄生疑慮也除岸費業已奏裁其場竈泰壩儀徵各黑費現飭委員查明數目另行示革外先此剴切開導各宜體悉毋違特諭道光三十年四月初五日

新綱章程

一具稟納課　凡商販請運自具正副手本載明請運引數運往某省發賣每逢一四七日赴總局次日即將應納正雜

錢糧經費鹽價銀兩一併交納總局由局當日給與庫收該商販於買定場鹽時呈繳庫收換給重鹽執照前往泰壩買鹽運至儀徵解綱開江每綱引數照現經奏明酌復原額每年運行一百九萬五千五百十引滿額即止　一新綱科則

新綱報部正款銀一兩一錢五分五釐三毫三忽四微二纖六沙雜款連加閏銀一兩九錢四分二釐七毫三絲三忽八微一纖五沙九塵內除飭減院司兩衙門賞號二成計每引減銀一分八釐陸忽四微五纖實徵雜款銀一兩九錢二分四釐七毫二絲七忽三微六纖五沙九塵又外帶解部紙硃三釐立貞接嬰等堂經費八釐儀河工費七釐岸費四錢經費一錢六分司支人分鹽價二兩四錢每引計銀六兩一錢三分八釐三絲七微九纖一沙九塵以庫平市用足色紋銀上兌不必拘定元寶亦不准絲毫多加其場鹽運至泰壩道里遠近不同應照淮北剝價之案每引於二兩四錢定價之外酌給剝費數錢由商自給場商仍不准逾每引六錢之數此外屯船江船水腳泰壩儀徵鈎損解綱各費以及包索價值由商自給者約計一兩七八錢統計新鹽一引楚省合成本八兩三四錢西省合成本八兩一二錢安徽合成本七兩七八錢江蘇合成本七兩五六錢　一鹽照截角　商販專用鹽照護運所有原奏引目每引一張為數繁多即應裁除以歸簡易商鹽運儀將重鹽封照呈繳南掣廳請掣解綱六十斤中包剝上江船所有鹽照先由運司發交總局由總局隨時發交南掣廳於掣綱後截第一角交商收執開江時由儀所大使截第二角給商護運龍江關過卡截第三角運

到指銷各省之總卡截第四角其鹽照一連二張一為鹽照一為照根編寫號數年月蓋用鹽政印齊縫蓋用運司印經過關津惟龍江關為出江總卡新鹽到此均須驗照截角抽掣如鹽與照離或越卡漏截照角俱以私論其餘各關卡如非應行截角之卡不准抽查鹽引下次請運後鹽仍將舊照呈繳總局查銷每鹽一船由南掣廳於開江時另給船照一張將商名引數運銷省分船戶姓名裝鹽船口包數逐一開載不必再用梳封水程稽運等件商販專以鹽照為賣鹽之據凡給發鹽照船照以及收繳鹽照船照均不准官吏需索分毫　一泰壩掣鹽　泰壩為通泰各場鹽總滙交商之所賣斤偷爬積弊不一而足向設泰壩官專管秤掣其新章壩費官督各商酌中定數不准仍前浮濫此費由本商自發不

淮各工人等向商爭競需索其鈎損頭由泰壩官點充入卯令其管束各項散丁如有鈎損人等滋事惟鈎損頭是問至在壩重鹽商夥及損頭如有作弊不遵約束均由泰壩官隨時責革另選接充官之幕友家丁書役如有需索惟本官是問　一儀徵解綑　每引連包索滴耗以六百六十斤出場過壩運至儀徵解綑分裝十包每包六十斤外加包索滴耗四斤包索商販自備由南掣應批驗子鹽大使督飭商夥綑工人等當場解綑隨時抽稱剝入江船開江如有溢餘堆貯公垣俟積有成數照淮北功鹽之例完課配運僱解綑短缺係商僱屯船自不小心保固及塲綑重斤所致應不准其買補以杜賣口放斤前後套搭各弊其綑費由商自給工頭轉發不准散工向商爭競需索各文武衙門兵役亦不准索費

倘有綑工滋事立拏工頭責革其經綑儀河商夥均報官入册聽官管束如有舞弊斥革另充至官之幕友家丁書役責成本官如有需索惟本官是問　一僱船運岸　泰壩屯船儀徵江船均由本商自僱並自發水脚勿須官爲經理亦不准埠頭把持違者稟官究懲遇有短斤盜賣船戶照岸價賠還仍拾盜賣之罪商夥商廝勾通作弊加等罰罪　一各省引數　湖廣原額七十七萬六千六百六十三引新章減折實運六十萬九千六百九十九引又江甘融楚原額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五引減折實運一萬四百八十四引永順永綏原額參千貳百柴拾壹引減折實運貳千伍百陸拾捌引江西原額貳拾柴萬柴千貳百玖十壹引減折實運貳拾壹萬柴千陸百捌拾壹引安徽原額貳拾壹萬陸千參百玖拾引減折實運拾陸萬玖千捌百柴拾壹引又和州含山全椒代甸原額參千柴拾陸引減折實運貳千肆百拾伍引江蘇原額捌萬陸千壹百玖引減折實運陸萬柴千伍百玖拾捌引江都甘泉高郵寶應泰興五岸原額壹萬玖千參百伍拾伍引減折實運壹萬伍千壹百玖拾肆引四省原額共壹百參拾玖萬伍千伍百拾引減折實運壹百玖萬伍千伍百十引　一行銷省分　行銷不分綱食只分四路湖廣爲一路江西爲一路安徽爲一路江蘇爲一路凡請運湖廣鹽者准在湖北湖南所屬各府州縣凡係淮南行銷引地境內城鎮市鎮水陸隨商發賣惟不准越出湖廣淮引界外如傍侵他省及兩粵閩浙川路引地輸境鹽以私論江西安徽江蘇三省以各在本省淮南引地界內分銷俱以鹽照爲憑各商船照

湖廣省在九江呈繳江西省在湖口縣安徽省在蕪湖關江蘇省在龍江關俱委員駐扎收繳一面截去鹽照第四角其江蘇省之江都甘泉高郵寶應泰興五州縣向例不到儀所綑掣應仍其舊惟向綑每包五十斤今綑每包六十斤無庸另給鹽照即以重鹽執照爲憑江甘之鹽到揚歸總局掣驗所有重鹽執照繳呈總局核銷高寶泰興之鹽到岸各歸該州縣掣驗所有重鹽執照繳由該州縣彙送總局查銷　一苗鹽酌帶　湖南永順永綏苗疆額銷鹽參千貳百柴十一引共徵正課銀貳千七百七十陸兩七錢六分八厘因係苗疆寫遠免完雜課以示體卹現在楚鹽自九江驗照後聽商發販此項苗鹽未便置之不議查新章實運二千五百六十八引每引應徵正課銀一兩八分一厘二毫九絲五忽九微

五纖七沙今綱食科則一律扯平所有苗鹽派徵雜課爲數無多歸於綱食各岸按引攤完俾得仍舊輕減庶商販有利業趨苗疆無虞淡食其鹽即給與請運楚鹽較多之商酌派帶運　一五岸課則　江都甘泉高郵寶應泰興五岸俱逼近場竈其運鹽科則向較他處爲輕現改新章之際固未便與綱食各岸一律辦理第仍照戊申綱科則每引僅徵銀八錢有零則鹽價太賤誠恐浸灌別岸有礙大局因查該五岸賣價平日總在一分以上自當按照賣價爲之折中核定用昭平允該五岸原額一萬九千三百五十五引減折實運一萬五千一百九十四引今酌定每引除照綱食各岸完納正款一兩一錢五分五釐三毫三忽四微二纖六沙外其雜款一項准其減半完銀九錢六分二釐三毫陸絲三忽六微八

纖貳沙九塵五埃加紙硃三釐司支八分其餘外帶各款免其完納核計每引共應完銀二兩二錢六毫六絲七忽一微八沙九塵五埃加以鹽價船費總計不過銀五兩有奇以每引陸百斤分派則每斤成本不足一分是科則雖有所增而賣價仍無所礙既可杜絕浸灌仍可保固藩籬至所減一半雜課銀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二兩一錢五分四釐即於所徵安徽江蘇兩省岸費項內撥補毋庸於別岸攤帶其五岸實運之鹽應聽商販隨便請運不得指認專岸致啟壟斷之漸　一鹽價隨時　商販納課請運自一百引起至一千引止並不作爲常課俾小本經營皆可領辦其運銷各省引地或前鹽運至黃州後鹽運至襄陽以及湖南各府州廳縣凡屬淮南引地者悉聽轉販流通來去自便並不作爲專岸鹽價長落隨時不准齊行定價以妨民食商鹽運到指銷之省或起棧店賣或在船零售聽商自行辦理各省地方文武衙門既無督銷考核不准如借稽查而滋需索有私立鹽卡盤查索費以及棍徒訛詐等事許商販隨在報明該管地方官立時拏辦官或拖延時日顚倒是非許該商販赴本部堂衙門控告問實參辦　一禁除黑費　商販自泰壩買過途揚儀解綱開江到岸一切繁文如塔報過橋三岔河給票皮票梳木一概刪除其自壩至儀沿鹽開津胥役文武兵役以及地方匪棍向有黑費一概禁革其場下竈戶揚商泰壩鈎損屯船儀河剝船江船細工等一切黑費全行禁止如有前項刁難訛詐許受害之人指名稟究從重懲辦　一鹽照編號商販請運以一百引爲一號鹽照每張十引每十張爲一號

如湖廣額行七十萬引即編七千號從楚字第一號之一起至之十止共爲一號二號三號以至七千號挨次編寫至楚字七千號之十爲止江西用西字安徽用安字江蘇用蘇字各按本省引額編次各寫本省鹽照字樣遇有零引湊成整數總以鹽照每張十引爲斷以杜洗改冒越之弊　一司房歸併　運司衙門向設十九房遇有商人請運等事必經歷十九房而後送稿以致積壓留難無弊不作因而需索訛詐受累非輕迭經前督臣陶□李□嚴飭歸併訖未遵照今擬定爲吏房戶房禮房兵房刑房工房庫房承發房其向有之雜科房甯鹽房折價房倉房即歸併戶房又東房歸併禮房又經歷房稿房歸併刑房又廣盈庫銷房架閣庫房歸併庫房又收支房歸併承發房所有工食均於司支人分項下由

運司酌量勤惰發給不准與商人交手事件如犯前項積壓需索等弊從重究懲運司徇縱或失察照例分別嚴議　一舊鹽酌辦　楚西各岸未銷舊鹽已札各鹽道查明鹽數飭令赶緊行銷勿得仍拘挨售章程轉致積壓其新章開局以前請運舊綱尚未出江之鹽據運司詳明該商等運至九江各卡准照新章分別發販其課款仍照所運本綱科則正雜全完以清界限如查有欠課夾私等弊立即嚴參　一復還淮北　江運八岸及天長一縣共捌萬壹千陸百貳拾引前於道光十三年推廣行票案內奏明與淮南引地相錯恐致浸灌仍留爲商人辦運所有江運八岸柒萬肆千貳百陸拾肆引係令商人搭配認運乃自認運以後年年銷不足數均以票鹽溢請之鹽撥補進報奏銷至天長額引柒千叁百伍

十陸引係由商運湖運至岸每年僅銷叁肆伍千引不等其不足之引亦係於票鹽溢請數內撥補進報今擬仍歸淮北統行票鹽無論舊商新商均不作爲專岸以期引課兩全以上十六條俱係除弊輕本以期減價敵私統計新章成本以楚鹽而計共需捌兩叁肆錢以陸百斤攤派每斤壹分肆釐零每銀壹兩合錢貳千文每斤錢貳拾捌玖文比較從前每鹽一引計需成本拾貳兩再加岸費貳叁兩以伍百斤攤派每斤三分以銀易錢每斤錢陸拾文者貴賤懸殊則暢滯迥別而且在前請運引鹽繁文曲折必需累月經時今繁文盡去簡明便利且聽其自去自來下綱不作派數所有諸弊革除淨盡恐爾各路商販未能周知爲此通行曉諭凡新舊諸商以及軍民各色人等各宜遵照毋違道光三十年

陸文節公奏議卷五

同里盧靖孺校刊

附錄

陸建瀛列傳　國史館稾

陸建瀛湖北沔陽州人道光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授編修九年充會試同考官十年充文淵閣校理十二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五月充雲南鄉試正考官六月丁母憂十四年服闋十五年五月充教習庶吉士閏六月入直南書房七月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十六年正月命在上書房行走三月丁父憂十八年十月服闋十二月升右春坊右贊善十九年二月遷右中允大考二等升翰林院侍講尋署日講起居注官六月轉侍讀二十年二月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三月授直隸天津道二十二年以英吉利夷船內犯連

陷沿海各郡邑建瀛在天津籌辦防堵認眞下部優敘並賞加按察使銜尋遷按察使命仍留天津辦理善後事宜二十三年升布政使二十四年正月擢雲南巡撫八月兼署雲貴總督尋調江蘇巡撫二十七年正月兼署兩江總督先是戶部以南漕闕額奏請於江蘇設局令各省官民捐米運京以裕倉儲旋經兩江總督壁昌等以捐米運京爲便奏覆上命妥議章程具奏至是二月建瀛偕壁昌奏言納粟本爲古制海運又有成規但使經理得宜自無不聞風鼓舞惟米價長落無常非示以定數必有遷延觀望之弊運費雜耗多端非酌以定制必有多寡參差之弊官司綜理不易非專其責成必有牽制疏漏之弊吏役良莠不齊非嚴其禁令必有指勒阻撓之弊至米質必取乾潔則稽覈不可不周海面務臻肅清則巡防不可不密放洋或有折耗應籌彌補以足數商船原准帶貨似可變通而帶米此外如風汛之示以定期關津之予以免稅採買之就近取便運送之定限無遲船戶之照案鼓勵均宜詳覈定議因條舉運米用船覈定脚價責成司道綜覈嚴禁吏胥勒索稽察米商船戶防護米船放洋並籌補折耗變通帶貨風汛定期關津免稅買米就近運米定限及鼓勵船戶各章程入奏嗣於二十八年正月復奏籌未盡事宜一捐米運津宜自備船斛與天津鐵斗倉場木斛呈驗米大臣督同較驗用招畫一一由津赴通撥運宜全數雇用民船以示區別一海運樣米改用席袋裝盛蓋貼印花呈驗米大臣查對以昭覈實均下部議行是年四月以江陰縣梟匪挾讎肆殺巡役日久不獲狼山鎮洋面盜風日熾商船米

船疊次被刦奏請將如皋縣邳縣自聯元署靖江縣知縣王宗濂署江陰縣知縣王清渠狼山鎮標游擊白炳忠分別褫職摘頂勒緝允之時河南河決成災民不足食給事中江鴻升疏請令江蘇督撫籌買米石由沙船運豫以甦民困上命建瀛等酌辦尋奏言江蘇頻年歲歉戶鮮蓋藏新穀尚未登場若採買驟多恐糧價增昂轉於本境民食有礙擬於藩運二庫籌款先行採運十萬石俟秋成後再行酌辦旋以歲收歉薄奏懇蠲緩額漕俱允之並諭曰江南地方懇請蠲緩者竟至五十餘州縣之多或因辦理漕務兌費煩重藉此體恤地方之計因思海運章程道光六年辦有成案現當整頓漕務清釐幫費之時著該督撫通盤籌畫如可仿照前章即統覈漕糧實數酌分幾成改由海運庶漕費可以節省而州縣

亦不致藉此捏報災荒尋遵旨覆奏請將蘇州松江二府太倉州白糧改由海運下軍機大臣等議行十月奏請改蘇州府屬總捕同知爲衝繁難要缺在外揀補無錫縣知縣爲衝繁中缺歸部銓選如所請行二十八年五月疏請將兩江各員應賠墊項援照道光十五年分限攤賠例接續起限以期有著得旨議行尋以各關徵銀虧短應照舊例著落賠補建瀛違例請免場關例稅之半部議降一級調用上加恩改爲降二級留任九月遵旨議減漕船幫費奏陳章程四條一驗米請責成糧道一開船請立定限期一米色請分別縣幫換易一幫費請查照舊案酌給下部議行十月御史曹懋堅疏劾建瀛奏保卓異人員劣蹟昭著經侍郎福濟庶子駱秉章遵旨查實覆奏諭曰封疆大吏於屬員賢否原當隨時察看

若必待欽差始將劣員懲辦國家安用此大吏爲耶此次江蘇府縣被參各款該督撫何以毫無聞見其平日姑容寬縱已可概見李星沅陸建瀛均著交部分別議處尋議降二級調用加恩改爲降四級留任先是沛縣蔡子堰被水沖刷建瀛請飭歸東河興修以紓民力嗣東河總督及軍機大臣奏議均以民修爲便至是二十九年正月建瀛復奏言極知改歸官辦經費攸關無如民田既淹興辦動須借款討日重運經臨惟當先其所急即擬確勘坍缺丈尺撙節估計或酌定段落勸民認修或先行借帑興辦事後攤徵還款得旨允行先是王大臣等會議籌用章程其南漕改徵折色一條經兩江總督李星沅遵旨覆議疏陳利弊上命會同建瀛等參酌妥辦至是四月建瀛偕星沅等以諸多窒礙先後奏覆復經王大臣等議如所請毋庸改折允之尋升兩江總督五月以洪澤湖水漲發險工疊出借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奏請於下河築隄束水創立滾壩引使歸海俾免泛溢又以江甯揚州蘇州常州等府屬圩圍被沖糧價騰貴疏陳招徠商販籌辦賑卹并疏消積水各事宜均得旨妥辦七月遵旨裁併河工冗員以揚州揚運通判歸揚州府江防廳管理改江防同知爲江運同知丹陽縣丞歸橫越閘官靈壁縣主簿歸睢甯縣丞銅山縣呂梁洪巡檢歸北岸主簿管理下部議行時楊以增以黃水盛漲南河吳城七堡地方危險奏請開六堡洩黃減漲得旨俟積漲稍退立即趕築建瀛復疏言河工積習類多偷減料物一遇水長即議開壩是於先事豫防之法殊未講求奏入上是之并諭曰陸建瀛有兼轄河務之責著即

責成陸建瀛楊以增和衷共濟虛懷商榷務於力籌節省之中毋貽顧此失彼之患八月以江蘇被水較廣災象已成請籌撥銀一百五六十萬兩以備賑卹允之尋遵旨奏覆兩江庫虧情查全數并疏言近年江蘇元氣未復銀價日昂催徵之難倍於曩時地方官竭蹶張羅無非東挪西掩今徹底查明原不難將虧欠最多各員盡置之法第清查本意首在杜絕新虧補苴舊欠若操之過急即有鹵莽之虞馭之稍寬又成江河日下之勢措置之難莫甚於今日惟有破除情面謹守章程比及三年總期漸臻完善報聞時浙江洋盜陳雙喜廣集東甯山洋面伺刼商船署上海縣知縣王鍾復緝獲盜匪丁添來究知姓名巢穴偕候補千總胡維榮協力掩捕破其巢奏入上嘉建瀛調度有方下部優敘十月以所屬水災

捐銀一萬兩備賑下部優敘以淳高縣被災較重給發大賑爲期尚遠請展給半月口糧以資接濟允之又以江海關口岸各夷國通商納稅借江蘇巡撫傅繩勳疏請建造卡房巡船增添書役所需各費即於徵收稅銀內作正開銷下部議行十一月以江西安徽各屬被水較重籌備銀兩賑卹並買米平糶接濟民食兵糈借巡撫費開綏王植具奏均如所議行時吳城六堡潰隄堵合遲延運道淤墊上命侍郎福濟於與江南試竣會同建瀛親往履勘覈辦并諭曰該河督如有辦理不善偏聽道廳以致貽誤之處即據實參奏尋遵旨借福濟馳抵清江將六堡合龍軍船渡黃各情查明先後奏報并通籌湖河大局酌議添船避凍以時啟閉各壩及對壩逼溜攻刷海口各事宜詳細疏陳得旨照議妥辦復查奏辦理

遲延實情請將督辦無方之楊以增下部議處貽誤之淮揚道查文經嚴議外南同知王湘守備師長鑣均革職並自以職任兼河督辦不力疏請議處得旨俟查明軍船能否歸次再降諭旨旋疏報軍船掃數渡黃并將疏挑引河籌辦回空各事宜先後縷陳復以軍船回空歲杪始行蕆事究屬遲延借楊以增自請嚴議命先行交部嚴加議處查文經等均照議分別嚴議革職三十年正月以軍船陸續歸次各河挑挖深通得旨陸建瀛改爲降二級留任二月以兩淮鹽務商引滯銷庫款支絀奏請立限清查運庫允之并統籌淮南鹽務疏陳興利除弊事宜略言鹽務疲敝實由口岸之不銷不銷之故在官價昂於私價官本重於私本而成本過重之故又在銀價日貴浮費日增今欲暢官必先敵私欲敵私必先減價欲減價必先輕本欲輕本必先大裁浮費減攤科則謹通酌全局酌擬章程一按舊科則酌減外費一酌復額引加帶乙鹽一永禁整輪疏通銷路一覈實岸費由司酌辦一分岸運銷利商便民一綱食各鹽科則畫一一官定場價以免居奇一鹽包改捆以杜夾帶一矜恤災商分年批補一刪除繁文以歸簡易奏入部議以分案運銷一條似欲於商運之中寓行票之意是否計出萬全確有把握請敕會同湖廣江西各督撫熟籌妥議其綱食科則一律官定場價二條皆係議改舊章并令確查覆奏餘具如所議行時鴻臚寺少卿劉良駒奏請變通淮南鹽務宜仿淮北改行票法部議以所請與建瀛前奏大略相同請敕一併會覈定議四月遵旨覈覆并陳見辦情形將前議各條詳晰聲敘入奏得旨所奏已與軍

機軍臣商酌依議行矣又以給事中曹履泰奏請復根窩舊制御史周炳鑑疏陳淮南改票未可徑行復遵旨體察情形議奏並將曹履泰周炳鑑之議逐層辨駁疏入諭曰淮南鹽課帑項攸關該督綜理鹽務實力講求既經屏絕衆議必係確有把握即著責成陸建瀛統籌全局除弊興利總期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尋復疏陳新章未盡事宜略言淮南疲敝之由首在成本過重而成本之重有由折運案內科則增加者亦有由運司衙門需索過甚以及楚西廉費太濫者臣所議章程以應運之乙鹽爲新引之加斤雖已攤輕成本而運司書吏需索不除楚西岸費浮糜不裁仍屬無益因議於揚州設局收呈納銀以清運司衙門需索之源於九江等處驗照發販以清楚西等省案費之源其把握則在正雜錢糧同

時並納無慮課額之虧欠新舊商販一體准運無慮引額之虛懸至緝竈私緝揚私專責江南緝江私緝鄰私兼責各省若招徠商販收繳帑課則臣責無旁貸斷不敢稍有推諉爰臚舉具稟納課減折引數新綱科則儀徵解捆泰壩掣鹽雇船運岸苗疆酌帶五岸科則鹽價隨時禁除黑費鹽照編號鹽照截角司房歸併舊鹽酌辦各條奏聞先是江運八岸之天長縣係淮北引地嗣因淮北行票恐侵灌淮南仍留商運至是奏請復歸淮北統行票鹽無論新商舊商俱不得作爲專岸均下部議行復諭曰立法雖極周備尤須任事之臣克已裕人方可令行禁止著各督撫各矢公忠照新定章程認眞籌辦務使引暢課充以整鹺務而收實效方准鹽新法試行之始上以裁減浮費必不便於貪蠹官吏諭建瀛查有掣

肘阻撓之員即行參辦旋訪聞湖北鹽道鄒之玉不遵永禁整輪辦法以致存鹽滯銷江西鹽道慶雲需索月費並有應照廉俸支繳謬論奏請飭各該督撫查辦允之冬月以蘇州府常熟昭文二縣境內河道闊多淤塞其出水之海口石闊易於傾圮請移建適中之地如所請行六月漕運總督楊殿邦奏淮揚運河水淺漕船阻滯上命建瀛嚴飭員弁挑挖建瀛偕楊以增奏稱運河水勢有贏無絀勿庸議挑惟江西各幫行抵瓜洲已遲咨商漕臣挑灌二塘北上楊殿邦未允以致轉多守候上復諭曰該督等皆簡用大員宜如何和衷共濟悉心籌畫乃各執己見動輒齟齬運弁以河道淤淺爲詞工員以船身笨重爲說該督等輕聽偏信遽以入奏殊非公忠體國之道陸建瀛楊以增楊殿邦均著嚴行申飭先是江蘇巡撫傅繩勳以漕額日減挽回無術請將蘇州松江太倉三屬額糧改折上命建瀛會同妥議至是九月建瀛以會議需時新漕請仍照舊章辦理並奏陳窒礙情形請免再議詔如所請十月奏鹽務新章試行有效上嘉其辦理妥善下部議敘先是二十八年建瀛在江蘇巡撫任內偕兩江總督李星沅奏籌江蘇水師巡洋事宜請將狼山鎮總兵統巡外內洋改令蘇松鎮春秋統巡外洋夏冬統巡內洋福山鎮夏冬統巡外洋春秋統巡內洋輪值之總兵常川寄椗崇明縣之黑河嘴洋面稽查策應仍派參遊帶領兵船輪守佘山要隘至是年十一月復遵旨查覆奏言自定新章後屢次獲盜搴船匪徒斂跡微著成效若仍照舊責令狼山鎮總兵不特用違其材必致仍前廢弛請仍照新章專責蘇松福山二鎮輪

流統巡得旨既有成效自應不必更張咸豐元年四月遵旨訊明湖北同知勞光泰奉委催鹽以船戶市肆無據之言作爲移岸三論刊板傳播阻撓挾制奏請革職五月以揚州私梟出沒州鎮諱飾消弭奏請將揚州府屬犯私人犯由運司勘詳均得旨允行閏八月楊以增奏黃河水勢日長高過隄頂豐北三堡漫水隄身坐墊諭建瀛嚴督廳汛趕緊盤裹旋以積經塌漫掣動大溜正河斷流居民被淹下部議處先是建瀛疏請崇正學以黜邪教上以性理諸書均爲導民正軌諭各督撫飭屬實力講習奉行至是建瀛恭刊御纂性理精義聖諭廣訓頒解進呈并擬定宣講章程請飭認眞遵辦教官課士書院授徒均加試性理論并請特頒欽定四言韻文令州縣塾師詳細講解以正蒙始上嘉允之又會勘豐北漫

口工程籌撥各款奏請以工代賑得旨妥速籌辦又借江西
巡撫陸應穀奏請改臨江府屬新淦縣爲衝繁要缺在外揀
補瑞州府銅鼓營同知爲簡缺歸部銓選下部議行十二月
戶部尚書孫瑞珍以海運著有成效請將新漕援照辦理詔
建瀛妥籌尋奏將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大倉五府州糧米改
歸海運如所議行二年四月倉楊侍郎朱嶟以豐北漫口尚
未合龍恐南北運道阻隔請飭催河運漕糧上命建瀛體察
情形趕緊籌辦旋借楊以增奏豐北興工後兩次走占復因
水勢陡漲西壩又塌三占金門業已刷深夏汛不時漲發
於霜降水落後補築並自請嚴加治罪諭曰南河豐北漫口
辦理堵築由部撥解巨款以濟工需該督等應如何盡心竭
力妥慎督辦乃自興工以來兩次走占以致不克合龍請於

霜降水落後補築廉桁殃民曷深憤懣惟念此時籌辦重運
撫卹災民皆刻不可緩之事若將該河督等概予罷斥轉得
置身事外楊以增著革職暫留工次督辦河務陸建瀛著降
爲四品頂帶均著責令秋間堵築合龍以觀後效五月籌辦
黃河歸海之路分置廳營將邳宿運河閘壩展拓一律疏暢
並加培縛隄安設水撥估挑替河奏入報聞又奏備粵西軍
需捐銀一萬兩賞戴花翎六月遵籌漕運事宜以東河水勢
驟長重運難輓奏請分別變價海運酌量起卸辦賑截漕抵
餉俱如所議行尋以漕行運誤由豐工未能合龍下部議處
七月奏請截留江廣尾幫漕糧備賑允留河南米十三萬六
千四百餘石十一月以宿南營守備石榮邳北通判丁承鈞
挑空引河取巧舞弊奏請革職並御示河干允之時粵西會

匪由湖南竄湖北陷漢陽府踞江而犯武昌省城十二月武
昌城陷勢將蔽江東竄建瀛得旨賞還頭品頂戴以欽差大
臣督師赴江西九江上游扼守三年正月賊眾由水陸犯九
江我兵迎擊失利城陷建瀛遽退保江寧奏請治罪上責其
毫無布置命先行革職仍責成防守江寧并派兵援應安徽
尋賊由九江下竄江寧將軍祥厚偕副都統霍隆武提督福
珠洪阿布政使祁宿藻以建瀛棄險失機進退無據並江蘇
巡撫楊文定奉旨保守江寧亦率行退回鎮江據實奏劾諭
日陸建瀛總督兩江朕特授爲欽差大臣令其馳赴九江上
游防堵乃遲之又久方抵九江且以水路行走頗爲迂緩自
解未及調度周妥而賊蹤已至一戰兵潰不知收合餘燼與
向榮大軍合力攻擊并不知力守小孤山扼賊入皖之路又

不親督官兵據守東西梁山爲金陵保障遽行折回江寧以
致省城紳民驚擾紛紛遷徙當經祥厚等函囑陸建瀛仍赴
上游迎擊乃安坐督署三日并無回信當此危急之時同城
文武竟不能面商防勦事宜巡撫楊文定遂藉詞防守鎮江
即行出省民情更增惶惑封疆大吏遇事張皇失措退縮自
全均屬罪無可逭朕思陸建瀛若不退回江寧省城楊文定
何至藉詞出守鎮江合城紳民又何至紛紛驚徙既據祥厚
等合詞參奏陸建瀛辜恩昧良厥罪尤重著即交祥厚傳旨
拏問委員解交刑部治罪二月藉其家并革其子鍾漢刑部
員外郎職是月江寧城陷賊由儀鳳門入建瀛於十廟地方
遇賊被害六月兩江總督怡良查明入奏上以建瀛尚未失
城亡與亡之義賞還總督銜照總督例議卹並賞還家產七

月御史方俊以建瀛誤國殃民奏請撤銷卹典諭曰已故兩江總督陸建瀛前因喪師失律降旨革職拏問查抄嗣據恰良查明該督於城破時遇賊被害尚非忍辱偷生是以仍加恩卹茲據該御史奏稱該督自九江逃回關繫天下大局祥厚霍隆武之死慘烈可矜江寧百數萬生靈遭茲荼毒皆由陸建瀛一人所致所奏自屬公論陸建瀛業經賞還總督銜復將原抄家產給還已足示朕法外施仁之意著毋庸另議卹典以昭區別子鍾漢刑部員外郎革職

陸建瀛傳

王闓運

陸建瀛字立夫沔陽州人也以高第官翰林十九年由侍讀出爲天津兵備道歷監司有名稱累遷至雲南巡撫道光二十六年調江蘇逾三年總督兩江江南天下財賦邦宣宗時

清興已三百載海內無事士大夫靡然尚文藻貴科第直省督撫運地數千里居處服御富盛過古諸侯遠甚自天子所遴用盡中文學侍從之臣更出居其職而兩江爲尤重建瀛才識明敏開濟時務其爲諸生時以公輔早自期待中外亦用是相許其治繁劇任重謗廓然無疑精明倜儻煇如也宣宗皇帝承豐大盛業惕然以持滿爲戒大臣望風旨人人爲安靖謙謹尤加意國用天下財利最大者三事所謂鹽漕河是也三者於治一有司取辦而俗吏鄙儒以爲國家事莫重大三者承平久積諸利盡爲敝其困國病小民所在盤結而天下挾聲勢居要位者其身家親族支黨幸攜染其間盜縣官金錢以養肥其私者以三事爲巨患自黃河未決張秋前三大政皆在江南江南督撫非幹濟大略不得在位始陶澍撫江蘇議漕事以漕河費重病國始行海運官吏仰食漕費者數十萬爭撓其事故一歲輒罷建瀛爲巡撫則請募商船轉粟二百萬航海至天津運海效自此始及爲總督筦鹽政其年漢口鹽船災焚四百艘官商折閱至五百萬建瀛以淮課日絀欲改引爲票行之初國家榷鹽稅由富商納課行引商利倍蓰爭爲豪侈靡費官吏因持劫之商空困又習奢蕩計惟逋國課且日增昂鹽斤價民盡食私鹽鹽之爲官私也本權利一切之法凡國言利盡奸猾所倚伏故就場課不足籠利乃使大商分筦之商亦以時盛衰于是陶澍始改淮北爲票鹽稍疏通休息矣而淮南擅鹽利數十百年羣官衣食商家無肯議改建瀛在江蘇久知其敝至遂定新法十章奏改兩淮鹽法奪官吏歲賕百餘萬享鹽利者人人謗恨之而

建瀛自以益國便民天子方倚其材欲漸次爲治益發舒駿尋有意于治河矣建瀛之言曰河之利害於國也大矣非河能害國治河者之爲國害也夫黃河不決而有歲脩譬猶天下無事而有兵費養兵不可以備敵歲修不可以防河然而上下相習者大利之所在也河決則必發帑銀不塞不已是可操左券取也國家聞河決必憂言治河者聞河決必喜故夫大工一興費必千數百萬而後得已者雖河安流猶將激之而使橫壅之而使崩也于是河決松桃眾議工費在八百萬以上建瀛身往視工減費半咸豐元年秋七月洪秀全亂作已出全州連破湖南州縣天下大用兵天子屢改命大臣出征戰輒無功東南督撫率皆以文章顯達聲望光燄均不及建瀛建瀛亦自負殊易言天下事當是時湖廣總督程矞

采督師居衡州徐廣縉督兩廣以禦夷功受上賞最號爲知兵其巡撫湖南則駱秉章湖北常大淳而陸應穀陸元烺張芾先後撫江西蔣文慶撫安徽楊文定撫江蘇事多倚建瀛爲決方事倉卒或錯選不知所出至有忸怩全盛以賊爲無慮其治兵大率按籍徵調不足則奏發他省每一大調發才數百人多者三千極矣建瀛既以功名自處方治河爲衆所齮齕聞兵起則欲自效奏言江西臣轄地聞賊在桂陽南贛防不可不豫請往視師文宗方即位意尤重江南詔報曰江南河漕鹽務皆該督專責豈可遽離兩江地大事殷朕亦深諒其難惟當黽勉報稱一以國事爲重於是卒留豐北督塞河東十一月賊犯武昌程矞采徐廣縉相繼逗遛天子乃予建瀛欽差大臣印督師湖江防賊而向榮自湖南隨賊出在後是時方屯武昌別詔琦善從河南出安徽張芾出九江相援應建瀛受命三日還江寧治兵欲行或曰賊起數千人圍三大都與大臣督撫數十接戰無能損其毫毛今出洞庭浮江漢衆盛鋒銳誠不可以驟當且江南兵徒有名徐壽號勁旅先從征廣西劾罷可覩今餘兵又在其下公欲以千餘人何之乎建瀛遇事無留難又計諸帥才智以爲固宜敗即我親往賊且走矣於是定發以總兵恩長爲前鋒合總督自將兵三千六百人乘舟行未至安慶城百里見大船載婦女僕從甚盛順流直下怪問之曰安徽巡撫蔣文慶姬屬也建瀛大怒曰蔣公身大臣賊始在千里外遽欲全妻子乎明日具疏首劾蔣巡撫矣建瀛雖有言然方承平時督撫相奏劾事至大遲遲未欲發而隨行官有善蔣者聞其語以報文慶文慶恨且懼既又反自慰得速去明日建瀛至安慶巡撫稱疾不迎自往請之三乃强見不語政事固問卒默而已詰所以文慶愠曰我旦夕得罪去方治行待期耳事有主者豈能恩公乎建瀛知前語泄嫌業已搆因馳去聞張芾在九江則往見芾計事芾年少以文字進用從學政爲巡撫未三月雖强出計不知所措亦倚建瀛建瀛則亦爲賊未能遽下武昌方城守比至會大兵足制賊矣乃直上至黃州賊已破武昌漢陽掠人衆舟船揚兵而下卒與建瀛相遇當是時賊衆二萬號十萬舟數千財物輜重不可勝計席卷千里踞上流建瀛兵有恩長所將三千人在武穴建瀛兵四百號大營在其後水路兵本無戰船及陸兵見賊即奔散恩長赴水死建瀛聞報皇遽不得計其夜卧舟中巡捕官夜寢覺聞櫓聲驚出視舟行中流大驚更審視下水也驚呼曰誰何而還大人令耶語未終武巡捕某捽其頭拔刀叱之曰敢諠呼者立斬妝舟遂行至明諸輜重糧台文案方引舟而上則見大船建帥旗返走大驚或欲遮說建瀛舟乘溜急半日至九江建瀛兵盡潰賊之初下也氣暴悍震慴人心又兵將無一可任既失武漢汎江下雖韓白不能拒戰論者頗言宜聚兵處處屯守不戰以斂賊然守九江固非二三萬人不辦且總督出征猶止三千人故張芾亦不敢言募兵事又以爲賊幸下江九江城亦無能爲害以故芾聞賊下乃微服走還南昌九江兵已散而爾文慶守安慶亦前撤兵走廬州長江大亂初所置屯戍應名奉行而已千人數百人即爲一軍一時盡散建瀛馳還江寧收蕪湖太平兵屯東西梁山遂議閉城守江寧藩司祁

宿藁者故侮建瀛乘其敗嫚罵之城中一無所辦江寧城圍九十里將軍祥厚者以爲國定例駐防兵汛地止內城固不出一人助守駐防兵亦實無戰守者建瀛大困祥厚祁宿藁又連章劾建瀛賊遂長驅來攻東西梁山軍軍潰於是圍合建瀛收兵二千乘舟援軍斷絕圍十三日城破死之初建瀛既輕出無備而諸將帥疾其平日矜章事至樂坐觀其所爲聞其敗則胆落一敗不振東南事大壞中外交訾之天子既辠建瀛革職籍其家及其死言者至陷以降賊朝廷疑其誣半載始下詔還其總督銜予卹如例言官復論其辠撤邹與遂負天下重咎矣而江南亦遂殘破所謂繁麗浩壤者數千里蕩焉自其後朝廷文臣亦稀復出爲督撫諸督撫多起軍間始大治兵一省戰守兵動連數萬東南七省所謂募無慮

數十萬衆十三載江寧復賊乃平

贊曰陸之治江灼灼有能地廣理劇獨用統維簿籍左右才思愈恢金章繡衣光寵大來乘我否運剝斯物忌違諫輕出一麾遽蹶芾既周章慶也末隸虎踞龍盤潛焉死氣匪直也人國步斯曠漕乃改餫河亦徙津海熬素波殼其牢盤疇建上策作規後臣

書沔陽陸帥失陷江寧事

薛福成

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沔陽陸建瀛字立夫以道光季年由監司致大用頗英銳任事好談經濟有蹇然當官之稱亦稍結納賢士大夫一時名流如徽浦嚴正基仙舫邵陽魏源默深上元梅曾亮伯言元和陳奐碩甫等皆爲所羅致又謹事當路諸公得其驩心諸公既駕馭其能爭爲揄揚由是聲望踔起眷以日隆天下有大政益埤之咸豐二年粵賊出嶺嶠越洞庭湖而北勢張甚陸帥時在豐工督辦河南合龍事宜嘗從容語幕客羣盜弄兵無堅不摧然實懸遠略當今苦無任事者耳因屬草疏擬戰守事四條以上文宗嘉之諭令察度軍情如必親往扼要調度可即酌量籌辦不爲遙制又令分飭文武大員於水陸要衝節節嚴防毋稍疏虞陸帥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在小孤山設防不如在上游黃蘄等處設防上授爲欽差大臣並賞還頭品頂戴令江蘇巡撫楊文定馳守江寧冬十月陸帥由豐工還江寧與將軍巡撫等會籌防務調兵募勇倉卒未集上游羽書狎至寇警日棘乃以十二月庚寅祀纛出師奏稱東西梁山及荻港各需兵千人防守請由江蘇安徽巡撫如數酌撥從之先是陸帥派兵三

于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至是遵壽春鎮總兵恩長爲翼長以濟師俾率松江提標兵二千先行陸帥自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員弁幕客乘舟溯江倍道前進三年春正月丙午朔賊去武昌晝鏡東趨俘男女數十萬舳艫十萬由江而下新舊賊循兩岸夾江分馳當是時海內承平久武備日弛綠營兵其尤積疲文不可用陸帥兩次所遣進防老鼠峽之兵皆畸零湊集兵將不習分數不明既到防檥舟江岸並不度地爲營自固綠營兵於濬濠築壘亦本非所諳偶或登岸操演飾虛藝以炫衆見者皆目笑之聞賊將至騰寒氣索船已斷稀矣乙酉夜恩長與賊遇麾兵戰中礮墮江死師潰陸帥先以十二月乙巳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已知賊棄武昌而東乃命遷舟上駛逢潰卒白恩長敗狀從兵聞之兇

懼棹返順流疾行蓋距九江未遠也今紀載家謂陸帥以丙辰日抵廣濟之龍坪不知龍坪在九江上游百餘里賊於甲寅日已陷九江豈有安行兩日不遇一賊之理此殆奏牘鋪飾之辭非事實也江西巡撫張芾駐守九江亦引軍退賊居九江五日九江已空無人賊無可戀悉衆進蹤安慶陸帥趣小舟夜過小孤山是時有標兵數百駐營山椒安徽按察使張熙宇督礮船泊山趾名爲防守衆固知其不足恃也然小孤山兀峙江中歸然爲東南屏障其峯斜對南岸彭郎磯內寬里許北寬半里岸縱砲均及中流彭郎磯背倚江濱尤宜置堅臺巨砲若使豫爲措注憑要害以格勍寇長驅之勢即可徐籌戰守相機截擊而乘其倣惟築臺製砲非經營數年不爲功且必有精練陸軍及水師互相聯絡方收實用無論

當事者未見及此即使知之甚明復有其事權才力而賊勢如潮涌如風雨之驟至亦斷不暇辦此則亦不能盡爲不辦者咎也陸帥徑越小孤不敢留標兵礮船一夕不知所往自是賊直躪擾江數千里如入無人境矣陸帥乘肩輿過安慶城外巡撫蔣文慶登陴問戰事陸帥憑軾搖手曰賊勢浩大萬不可敵蔣公邀入城同守不聽王戌賊陷安慶蔣公殉焉甲子陸帥至江寧隨行僅十七人並兩舟而已蓋自九江以下水陸兼行凡七晝夜而達會城並撤蕪湖荻港板子磯防兵歸東西梁山聲言將親督廣艇暨山板船進防東西梁山未及行師船已不戰而退將軍等致書趣令仍赴上游迎勦不答請結營城外爲犄角亦不答將軍等詣商戰守事稱疾不出凡閉閣謝客者三日楊文定稱總督已歸即日拜疏移守鎮江於是將軍祥厚提督福珠洪阿副都統霍隆武布政使祁宿藻會疏劾總督巡撫喪師避寇狀有詔陸建瀛前已革職著交祥厚拏問委員解刑部治罪楊文定革職留任率同文武備守鎮江祥厚兼署欽差兩江總督大臣然驛程相距二千里比奉詔旨已在城將陷時矣賊居安慶三日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去仍留賊安慶丙寅陷太平庚午陷蕪湖辛未福山鎮總兵陳勝光以水師迎戰蕪湖衆潰勝光中砲墮江死壬申賊前隊薄江甯周視城外形勢城上槍礮齊發賊斂兵不動甲戌大隊悉到聯營二十四座賊船自新洲大勝關至七里洲麕集蟻萃莫紀其數明日衆賊偪于城下攜具仰攻晨夜不息兵民協力固守聚寶門外米商自募練勇殺賊賊將敗矣城上開砲助威誤中

數人練勇駭散祁宿藻望見憤甚嘔血死賊在儀鳳門外靜海寺中掘隧道百餘丈抵城隅實火藥其中二月乙酉旦震聲訇然地雷發城潰賊驟登第二雷又發賊數百死官兵驟踊獻馘領賞守陴兵轉寡賊大至因調西北隅防兵北嚮堵禦相持正急別隊賊門於水西門噭嘷衝入官兵潰祥厚等退保內城旗營男女登陴守禦內城又陷死者四萬餘人忠勇公祥厚果毅公霍隆武壯敏公福珠洪阿皆力戰死之知上元縣劉同纓公服坐堂皇罵賊死之前廣西巡撫鄒鳴鶴隨辦團防亦死焉前定海鎮總兵湯貽汾告休僑寓從容賦絕命詩自縊官民被驅脅屠戮者無算陸帥乘小輿往謁將軍還至十廟前遇賊叢刃斫之死上命賞還籍收家產給卹典贈謚御史方俊疏論之乃撤卹贈仍還總督銜江南士庶

追怨陸帥不能禦賊浮議籍籍謂陸帥實已降賊建陽守備汪大臣稟報大帥向忠武公謂望見陸帥首裹黃巾與官軍接仗向公訪城中逸出兵民陸帥實於城陷時被殺劾大臣誣衊上官抵罪遣戍賊既陷江甯踞爲僞都益縱悍黨四出大江南北十餘行省皆爲之震撼前後用兵凡十二年而始克之嗚呼何其失之易而復之難也夫數百年一逢之浩劫若有數焉存乎其間或非人力所能挽回當道咸之際民不知兵强寇竊發嶺外其勢猝忽震蕩是時楚軍淮軍風氣未開畺臣武臣但倚疲癃渙散傭丐充數之營兵當彼黠悍方張之寇譬若驅羣羊咋餧虎掇槁葦以燎於洪爐至則靡耳此由吏治軍政錮習積弊釀於百年之間其咎不在一人亦非一手足所能爲力即使中興諸賢驟值此變亦將束手陸

帥總督四布政司權力最廣受人責備亦最嚴然總督之權統轄綠營耳彼閫境營兵按其籍當不下十萬而虛額頂冒去其半守汛及武員私役再各去其半所以徵調半年僅得數千人而止此數千人者皆未習戰陣遇敵輒北不奮竟無一兵是總督亦徒手耳以徒手之人責其捍蔽江東西全境庸有濟乎嗟乎膺天下之威柄者負天下之摘指者也陸帥狃於承平之時憑籍國家寵靈令肅風流無竊不齊不悟兵事之難須實有歷練更非河工諸事可比乃欲藉出境禦寇塗飾庸眾耳目上希寵眷邀取軍符以爲榮貿然一行茫無布置固無不僨事之理向使陸帥於賊未出嶺之時豫籌巨款甄拔良將募練一二萬人爲生力軍以備迎剿最爲上著然此等深識遠慮未可以責之陸帥且賊從剽疾亦實措手不及其次則專駐江甯就所有之兵與餉力保會城並在采石磯堵遏但能固守一月待向帥大軍一到可以不陷乃計不出此挈數千疲弱之師進守鄰疆不必守之地而於部勒之規控阨之方策應之機瞠然不知爲何事躬未到防輒已敗潰又復倉皇退避窮日夜力狂奔以爲民望至使沿江上下將吏兵民聞風逃徙無一堅城稍阻賊勢既返會城自潰喪敗不與將軍等會議防務以致城中無所適從坐失事機此其誤國殃民之大者也蓋總督不出則已既出而九江失守惟有駐守小孤山爲死所均之一死較之死於江甯爲愈矣陸帥不善自爲計及既遁逃失勢威望掃地官民交譏殆無一事可爲而其始則尤誤於遠出也然則人生不幸丁多事之秋都崇高之位苟無閱識以慮之毅力以居之其不至誤全局而自蹈僇辱者幾希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欽差大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兩江總督陸公神道碑　王柏心

昔在宣宗時天下方鎮大臣以才聞者首沔陽陸公所經畫軍國大計旋至立有效晚節不幸適遘阨屯挈單師與凶豺怒狺搏戰不勝退而修守又不固繼之以死其於臣節無虧矣言者不察交章重劾賴先帝聖明不加震怒還其故秩與所籍入公之誣稍稍白矣獨憾才不及展未能以身作東南長城爲君父分憂公之誣雖白公之心終無由慰也悲夫同治三年夏金陵平公之孤鍾海乃匍匐往求公骸得之刃傷如刻畫見者泣然爵相湘鄉曾公上其事鍾海扶櫬歸葬以碑銘來請謹序而銘之公姓陸氏諱建瀛字立夫沔陽州人

系出有元色目世居大都呂城有奕公者至元時官沔陽府同知家於南鄉沙口後乃遷州城之漕河明以來仕宦文學承其家曾祖之屏州庠生祖定生太學生考正經歲貢生碩德潛光世所稱訓畬先生者也選授鄖陽府學訓導年逾八袠乃終三世皆以公貴誥授光祿大夫公兄弟四於次居二資稟絕人承過庭之訓屬文敏贍弱冠補弟子員第一鮑覺生先生亟賞之嘉慶丙子舉於鄉道光壬午捷南宮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充職也則國史館協修文淵閣校理本衙門撰文國文館總纂已丑壬辰兩充會試同考官充教習庶吉士者三像直南書房及上書房兼咸安宮總裁其出使也則典試雲南中道閩訃歸典試山東得士最盛其遷除於內則自右贊善右中允兼日講起居注官大考欽取二等第七

名擢侍講轉侍讀其歷於外則自直隸天津道賞加按察使銜旋拜眞除遷直隸布政使奉命巡撫雲南江蘇晉授兩江總督久之須給欽差大臣關防賞給頭品頂戴公英邁豁達開濟自許慕江陵相之爲人於近代雅重百文敏陶文毅奬許氣類浩浩無不容納遇大舉措則担荷裁決引爲己任智慮明練沉速果斷非浮詞所能動津門防海識者已韙之及督兩江萃鹽漕河三大政於一身又值疲敝已極毅然爲天家籌久遠至計忠慨激昂聞阻撓者持異論輒盛氣排之故叢怨取忌末路卒爲積毀所中道光時島夷突犯津門公議阨大沽海口馳往相度營砲臺造戰艦徵集兵勇列隊嚴整因編保甲杜奸宄夷望而憚之駛船通三吳困於漕運輒尤滯公采陶文毅海運策行之猾費倉規悉與汰去招沙蜑等船親駐上海督之僅五月運米二百萬有奇先後全抵津門自是遂專用海運兩淮鹽法引減課絀日甚先是陶文毅於推北改行票鹽未及淮南也道光廿八年湖北塘角火燬鹽二十六萬七千餘引商資大折公決意通行票鹽狃習故常者皆不聽奏定新章其法以減成本裁冗費隨到隨售不限輪綱每引增給無課鹽二百斤除驗貲折扣行之六月奏銷己酉全綱課銀四百餘萬節省銀三十萬備部撥減輕成本四百餘萬裁楚西岸店歲省陋規百餘萬計江廣院蘇食鹽歲減制錢二千七八百萬緡農民懽呼忭舞而怨謗自此伏矣南河歲支庫款官吏乘以侵盜修防益懈公駐東霸與河帥奏覈尤貪劣者梟誅揆匪十餘人兩壩役夫數十萬無敢譁仍倡捐卹災有賞戴花翎之獎員弁工料核實給領宿

弊盡剷初擬堵築豐工僉稱需銀八百餘萬公但請減半甫合龍風作復潰坐是鐫四級請展限至秋乃合龍云軍事之起也公於工次奉命督師旋省僅八日徵兵餉未集與同官部署城守即啟行率壽春恩鎮進扼上游屏蔽江東師次安慶聞武昌告陷麾下兵不盈四千分扼留守僅餘千人疾趨黃州檄恩鎮率所部爲前鋒遇賊廣濟之下巢湖迎擊稍利賊麕至遂大潰恩鎮死之部曲存者四百適向軍門會師溢浦下游軍厚集以待公先過九江安慶與兩中丞議置守爲援遂報向軍門會師溢浦比至尋皖皆前期移戍矣上章自劾且陳三江重在建康請還顧根本返金陵會將軍以下謀扞禦凡守具略備慮東西梁山乃天險或爲賊據奏往扼之率福山陳鎮往巡視太平府撤各大小口防兵益之同官不

謂然以疏上詔逮公道梗公不知也賊窺蕪湖檄陳鎮救之不及陳鎮力戰捷矣賊分舟橫擊陳鎮戰死公自將往援又敗退保省垣城周九十六里兵勇三千餘不敷憑堞則多張旗幟徵以忠義公宿城樓往來策應格鬬無休時賊穴儀鳳門入之公急策馬詣將軍都統商調旗兵助戰皆賜諾復馳督將士至十廟遇賊厲聲大罵賊還刺之被傷九猶手刃一賊乃歿帳下卒舁公骸節署會署方伯涂公至與俱親殯殮瘞署東水月庵蔬圃中咸豐三年二月十一日事也歿時年六十有二六月將軍怡公以殉難聞詔復原官賜邳論者猶不已乃停郵夫以奔北與淪陷爲公咎固也然賊連陷兩行省厲驟勝之威毒燄方張若燎原滔天公提江左柔脆數千餘相角勢萬萬不敵猶出入戰守不遺餘力竟以身殉廩凜

大節與鍾山石頭並壯昔安史稱亂常山平原臨淮汾陽諸公當之皆嘗挫衂何獨以咎公甚者摭不根之語誣以疑似賊豎庸隸且不屑爲曾謂磊落烈丈夫如公而乃出此求疵索瘢好議論長短如是公即破賊立效亦豈無他詞搖撼者嗟乎臣子大義爲法受惡所不得辭彼仇嫉之口何足置辨恐自是驟勞臣志士之心後遂無敢爲國家效死宣力者嗟乎此可代爲拊膺疏涕者已公孝友最篤遭太夫人贈公之憂失聲嘔血幾至於毀事伯兄仲洲公尤謹性嚴義利之辨在家無私產當官無苞苴至用財則揮霍不悋助賑助餉凡捐十三萬金置義田贍其族親識則加厚餽人人過其所望後進才行秀出者必與獎掖校刊爾雅義疏儀禮正義求古錄江氏韻書三種童內方毛春門兩先生集行於世所著詩文遭亂皆散佚惟木犀香館賦初學導先集尚存刊本而已配吳夫人同邑太學生居森公女先公卒繼配史夫人宛平人甘肅寧夏鎮總兵署甘肅提督和闐辦事大臣善載公女亦先公卒繼配丁夫人揚州處士敬謙公女子五鍾漢吳夫人出道光甲辰恩科舉人一品廕生刑部候補員外郎改官知府特指江蘇因公行至江陰遇變卒鍾江史夫人出嗣公季弟聚菴公爲後廣東高明縣知縣歷署龍門香山卒於官鍾海候選員外郎鍾泉國子生鍾澤郡廩生均丁夫人出女六長適同邑鹽提舉銜湖南試用通判吳珩次適宛平道光甲辰恩科舉人刑部郎中江蘇候補道歿王事追贈光祿寺卿銜史保悠三適敘補前任戶部郎中舒燾四待字五六俱殤孫光祖咸豐己未恩科舉人庚申恩科進士刑部主事女孫二公生平顧相心最厚竊痛公有救時偉略致命大節晚途阮恨蒙訴特甚禍中於顛沛失據之秋機伏於掀宏任事之始蓋坐才爲累也故所以著公者不敢狥意氣而皆采天下之公論銘曰始以文藻傑之承明繼綰畫寄任鉅肩閱上利國家下甦閭里振刷蠹弊令下流水國儲以充民用歌舞側目纖兒遂叢怨府公並毅然不涉辨婀排屏浮議遑卹其宅干將之鋒當機立斷救時管蕭推公爲冠長蛇東下起公督師倉卒就道所將單羸戰守兩窮以死遂志禍忮交乘騰爲謗議彈章喋喋仰荷寬仁詔復故秩公論乃伸昨者改殯忠骸啟穴凡被九傷次骨不滅疇昔誣毀不辨益彰青蠅汙璧於公何傷公之本末行達聖聰賜卹易名恩禮方崇鬱鬱松阡公其戾止仰見耿光上騎箕尾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欽差大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兩江總督陸公墓誌銘　　彭崧毓

同治三年甲子十有二月我夫子陸公之喪歸自江甯是年爲王師殄滅巨盜洪秀全收復江南省城之歲明年乙丑五月爵相曾公始以公死難事並遣官求獲忠骸其子陸鍾海認明改棺歸葬具疏入奏海內之謗疑以息朝廷之卹謚未邀禮臣疆臣均未之請蓋有待也又明年丙寅九月公孫光祖捧狀來乞銘幽之文伏思公之大節昭昭已具白於江督恰公良曾公國藩先後兩疏中刑部王公柏心既表其阡崧何人斯不文之辭曷足以增公重然公性情之剛決心地之光明學術之深醇氣節之孤峭崧師事日久相知最深雖欲無言烏能自己謹按狀公氏陸諱建瀛字立夫湖北沔陽州

人系出元代色目有官沔陽府同知者因家焉始居南鄉沙口里後遷漕河姜家巷先世多盛德高年曾祖諱之屏州學生祖諱定陞國子監生父諱正經歲貢生鄖陽府學訓導皆以公貴累贈如公官公生有異稟齠齔即智識過人年二十補州學生二十有五舉於鄉三十有一成進士入翰林兩充會試同考官三次教習庶常館崧實館下請業弟子也先於道光壬辰科奉命典雲南鄉試中道聞太夫人訃星奔歸後於乙未科奉典試山東之命故事山東考官必卿貳公以編修膺是選非常寵遇也及榜發稱得人宣廟知公深初入侍南書房行儆直上書房一年之間疊登禁近駸駸乎將大用矣丙申丁贈公憂居鄉里三年戊戌入都授贊善中允己亥大考二等擢侍講轉侍讀京察一等簡任直隸天津道壬寅升按察使癸卯晉布政使畿輔治績四方嚮慕丙午畀以雲南巡撫六月到任時崧銜承乏昆明朝夕受公教幸無貽隕越羞公嘗語僚屬曰吾爲臬司惟致力於一平字即爲藩司則存心以一公字而已政果公平何患不理藩臬以下咸競競就範滇中積敝之習爲之一振惜不久移撫江蘇去之日假膏秣資於學使吳公存義始成行屬吏無敢言餽儘例也撫蘇時首建海運議漕糧二百餘萬石無一粒損失官民稱便南北不煩至今遵行未之有改也戊申署兩江總督已酉即眞除庚戌正月宣宗龍馭上賓顯皇帝嗣位眷任如故公感兩朝思遇愈思勉濟艱難時兩淮鹽務衰疲不可言弊竇日多帑課日絀非改絃而更張之將莫可挽救而鹽法且廢公於是力排衆議奏准淮南北通行票鹽除滯累之舊章革

浮冗之糜費是年奏銷已酉全綱課銀四百餘萬兩掃數報解更有節省銀三十萬兩聽候部撥共減輕成本銀四百萬餘兩全裁楚西岸店陋規銀一百餘萬兩合計江廣皖蘇食鹽歲減例價錢二千七八百萬緡民間歡頌之聲溢於道路公之勇決類如此然而鹽固利藪也失利者衆則銜怨者亦多爵文毅不憚於前謗譏至今未已公如不以國事爲己任何肯甘受衆怨而不辭至身後查封而家無餘利抑亦可以上對夫聖明而下塞乎羣口矣先廣西巨盜洪秀全嘯聚跳梁致煩天討屢命上將督師徵天下之兵竭天下之餉而不能禁其出始圍長沙繼陷岳州漢陽武昌黃州九江安慶而直駛達江甯封疆之臣介冑之士無一能登陴守者公於壬子七月初聞賊出郴永即請覲師上游預籌防剿之策而彼

時上念豐北河工倚公爲重且不虞賊之披猖至此故不允所請及十一月岳州不守公拜督師之命開復頭品頂戴蓋前以河決降四品也頒給欽差大臣關防朝廷待公可謂隆矣使公於七月出疏之日即以增賊稽防扼東西梁山以守賊雖風馳雨驟石頭城豈易入哉乃以專責治河不遑兼顧東南武備廢弛久無人留意於此故賊在廣西而湖南不戒嚴賊至長沙而湖北猶無備公轄兩江之境上接湖北黃州不得已倉卒以四千人迎拒十數萬眾於九江一戰而潰總兵官恩長死之安徽江西皆總督所統轄而無一兵繼其後此豈公所料哉公退安慶而安慶唯巡撫獨存不足與守亟歸江甯謀撤沿江汛卒以併戍東西梁山而羣議又不合嗚呼公眞無可爲矣是時天下之兵皆調征廣西尾賊至長沙

而長沙之賊走尾賊至武昌西武昌之城陷使有以一軍先至江南敢在賊前公猶可以藉手待異日大江南北之兵聯之以聲援需之以歲月安見功必出他人下哉或曰公才足以致治而不足以戡亂天方別生戡亂之才將大顯用於是公即不死亦終無以成公之志觀後日丹陽之潰常州之奔蘇州杭州之失夫亦可以知之矣然則公之不死九江者重所守之不止於是也必死江甯者審同時之莫與有爲也將軍提督知事急始合詞以劾公逮問之旨未來而城已先不保公疏有城存與存不知其他語死志早洪朝廷信之怡公查覆之奏甫上即予開復處分並發還所封家產卹典已下部議未行而以御史方俊建言收回成命公荷文宗皇帝始終之知亦何異於宣蘭乎嗚乎公可無憾矣公戰歿於江甯城內十廟地方武巡捕佛爾國春同時陣亡是爲癸丑二月初十日武巡捕江繼勳尋獲遺骸有署藩司涂公文鈞率同弁兵姚俞等十餘人及家丁和祥照料棺殮瘞水月庵菜園中事詳怡制軍原奏及張太守寅書中公薨之日距生於乾隆壬子年二月初七日寅時享壽六十有二公精於星命之術嘗自言官至一品懼弗克令終今死封疆光史冊令名不朽矣詎云非令終乎然而術亦異已元配吳夫人繼配史夫人皆先公卒再繼丁夫人子五鍾漢鍾江鍾海鍾泉鍾澤孫光祖曾孫某某銘曰

東望鍾山蒼蒼鬱鬱十載塵埋幾湮忠骨英光浩氣上燭於天昭昭白日照及重泉生榮死哀三朝雨露卹贈易名終邀眷顧佳城卜吉歸窆於鄉既安既固子孫其昌

先光祿大夫殉難節略 寄湖北襄忠局 陸光祖

粵中萑苻日久蔓延壬子七月先大父曾請視師江右預籌防剿適廷議以築堵豐工不果行逮賊攻武漢先大父於十月二十四日始承恩命由南河工次星馳回省取道淮揚與青閣學麐劉都轉良駒有河工鹽務交代事宜於十二月初七日抵江甯祗領欽差大臣關防會同將軍等預籌省城防務十五日巳刻登舟啟節是時賊已蔽江下先大父所徵調皆未齊僅先檄壽春鎮恩總戎長統本鎮兵會九江以恩鎮宿將壽春勁旅兵與將相習也隨轅兵勇纔千七百人合恩鎮所部不滿四千先是賊攻長沙時顯皇帝有旨命張中丞芾駐辦九江防堵賊攻武昌時命蔣中丞文慶恩總戎辦安慶防堵又命楊中丞文定駐江甯專辦省城防堵先大父過

安慶時蔣中丞因留壽春兵守安慶僅予數百人及徽州兵千人俾恩鎮屯九江以待先大父至九江張中丞方領兵勇八千有奇舟筏橫江軍容甚盛先大父與約爲援應中丞許諾遂與恩鎮溯江上至湖北廣濟縣屬之武穴即遇賊於江中癸丑正月初八日五鼓恩鎮分水陸三路與賊戰督率水師協副將劉長清等連開大砲擊沉賊舟三十餘隻斃賊四五百人無如賊抵死抗拒以數十萬計編木筏爇火炬於上順流下鼓譟隨之兩岸復蜂屯蟻聚夾江而來我兵遂潰恩鎮猶手鳥鎗力戰鳥鎗炸裂遂陣亡先大父駐廣濟之龍坪鎮散僕從擬遣摺思衝賊陣以報國恩適向軍門乘遣鎮算鎮營弁就大典持令箭至舟謂賊鋒甚銳未可輕敵軍門已由陸路追賊令下游各軍聚於一處以厚兵力先大父隨派

弁往迎約相見於潯陽江上何期九江之兵先一日移駐瑞昌矣安慶之兵先十日移駐廬郡矣隨駐小孤山以候向軍門信息而賊匪已由陸路竄安慶先大父所餘兵勇數百人且皆戰乏餉亦不支先大父度不可恃乃上章自劾且陳明省城吃重折回堅守過安慶惟蔣中丞在相見慷慨交勉十八日過倉山撤各小口防兵并力守東西梁山十九日至省旋據隨員德太守林稟稱十六日由東流縣開船行至五里塔下見賊船擁重前來擄奪民船初鼓時我兵開砲迎擊碎船四隻斃賊甚多並奪獲大砲火藥器械等件至三鼓時賊始退敗先大父以太平府爲江甯門戶旋省後仍密往屬勘情形有奏報月日可稽并率福山陳總戎勝元堵賊梁山隨到隨擊屢有獻獲逮賊匪攻陷蕪湖二十五日夜賊大至二十六日陳鎮慷慨誓師所部願爲盡力無不一以當百十以當千大振軍威賊勢披靡先大父戒勿乘勝遠追恐墮奸計而陳鎮忠義勃然恃勇戀戰督遊擊周鰲張攀龍等擊沉賊舟數隻賊遂回帆走陳鎮追至蕪湖賊復四合圍擊陳鎮以孤軍無援陣亡而東西梁山兵亦潰矣當先大父自九江回省時通計滿漢兵不過五千人楊中丞奉旨駐省所募實數亦不及千人城大兵單僉謂難守中丞乃自請出赴鎮江祁方伯宿藻留之不可憂憤甚遂草奏與將軍聯銜并參方伯旋嘔血卒先大父知當獲咎不敢廢命二十七日賊圍江甯仍與祥將軍厚及護方伯涂觀察文鈞等竭力防禦是時守城兵纔千八百人益以滿營得五千額顧滿營綠營素不相能而某觀察所募勇并無一至者就城中募敢死士僅千人

先大父以千餘人分布七門露宿城樓與士卒同甘苦賊分攻我亦分守賊併力攻我亦併力守待援不至築壘無資然且兩挫賊鋒一揚士氣初七日賊悉部所眾攻益力守益難初九日先大父馳至將軍署請借滿兵協守使再守一二日援兵至城可獲全將軍言例不奉調初十日儀鳳門遂陷先大父復馳晤將軍行至十廟地方遇賊數十騎突至迎問馬上官爲誰先大父厲聲應曰我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爾等罪惡滔天嗚呼罵賊未畢則已遇害隨行武巡捕督標千總佛公爾國春槍斃一賊旋與十數兵均陣亡隨經中軍程副將三光殺退賊眾無如百姓知總督被害統兵無人將軍帶兵守內城而護方伯涂率領文巡捕從九鄭興堂等取朝服成殮葬於署東水月菴倘次日賊遂破內城將軍陷陣時大

呼悔不聽制府言故至此滿城屠戮更慘此失守之實在情形也嗚呼楚北聞先大父奉命督師蘄黃一帶響應願出死力相助使天假數日風得上據黃州府屬之道士袱則下游安慶九江之防兵可分其半約計得萬人足以障江東而圖進取敦意至安慶已聞武昌失守至九江更聞賊已東趨維時兩省之兵皆須留守羣情晝駭獨力難支猶冀疾行至老鼠峽以上尚可合江南先經調往之兵千餘名以圖計取即不然使思鎮得帶本鎮兵將士相顧武穴必不至潰敗九江不撤防即敗亦無難收合餘燼同力固守尤江阨賊東下使東西梁山之戰不乘勝遠追尚可併力堵禦或援兵早至亦無難內外夾擊轉危爲安而事竟節節出意外豈非天乎豈非天乎謹將戰守陣亡各情瀝陳其實於右伏乞矜鑒

奏議附錄

兩江總督陸公小傳

周壽昌

嗟夫小人好爲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獨古然哉落穽穽擠之又下石焉其險詐詖害戾古賊懿尤足爲世道歛者也江南未陷賊以前總督陸公既被劾嚴旨譴責籍產奪其子鍾漢郎中自甫下城陷公死之實咸豐三年某月日也時或謂公故未死且降賊爲大官並撰僞國公爵以實之朝之達官貴人惑其爲信事幾上聞既壽陽相國之僕脫自賊中走京邸述目擊公死事狀甚悉蓋相國弟宿藻官江寧藩司先事卒官相國僕實從相國迺以所聞入告上悼念復公官賜卹蔭予謚還產及其子官御史某復摭公兵敗罪謂死不足贖乞免卹蔭及謚仍前科罪旨俞允獨還所籍產如故昔明盧忠肅死疆事或誣其未死而降後得其屍事乃白公膏刃賊庭歷血數載無論褒革歸元不得如忠肅即殘骸朽骼亦棄寘無與收拾尚幸天子神聖一雪其死不然身喪名辱覆宗殄嗣公死後之恫鬱其曷由而伸吐也歟公諱建瀛號立夫湖北沔陽州人官翰林有聲直南書房出爲直隸天津道時英吉利叩關請市天津近畿輔地民俗狠狀而厖囂勢無開市理而英夷又黠悍不易馴折公部署兵伍輯內攘外理論威懾夷卒以款服去宣廟奇其才擢直隸臬司遷藩司江蘇巡撫今上即位授公兩江總督河決豐北水浸入省治中公獨據一樓理文案籌宣塞一月鬚鬢爲白江淮鹽法自陶文毅公後法存人廢二十年來官利其私商乘其敝課虧至數百萬無從取償公設法整飭通販裕民節冗裁費自淮南至漢口壹用其法稍稍有起色而粵寇已陷漢口迫九江上命公爲欽差大臣總下游軍務公聞警即提兵次九江前部總兵恩長遇賊急戰失利恩長投水死公遂率敗兵回金陵將軍藩司謁公訪兵事公不見合詞劾公藩司猝病死初公敗歸即日夜繞行室中無所得策至是益惶窘賊攻城急奸民應之城陷賊入署刼公公抗賊遇害將軍某力戰死駐防官兵男婦與賊戰死無一降者或曰公舟次九江時忽傳向提軍榮來訪公接見與語軍事多枝梧但盛張賊勢左右有識向者辨其非急告公客已去公大駭失色急歸遂得心疾驚惑不常以至於敗予與公子鍾漢同舉甲辰鄉試是冬以年家子謁公於保陽公見時誦余定州試院題壁詩敦勉篤至乙巳冬予以庶常乞假南旋道保陽復謁公私謂公意量宏達愛才殷殷有古大臣風就其用兵一蹶而繕守策援或冀

復振風濤波險圖濟同舟而迺不見賓僚致貽身後之口實何也豈心疾之說或不誣耶若其決死不辱吾則早爲公信者也

陸文節公奏議附錄　　同里盧靖弼校刊

有清中葉　先曾祖文節公督金陵時網羅鄉邦文獻首刻童內方集八卷海內稱爲善本洪楊叛後版片蕩然今欲覓求原書苦不易得客歲釣浪跡都門始悉同里盧木齋先生重刻童集視吾家所刻精美過之令弟愼之復殷殷詢及先世遺著因以舊鈔　先大夫詩稿相眎即承付剞劂兩公表章鄉賢之意蓋亦猶　文節公之刻童集也獨念釣舟車南北潦倒浮生弓冶箕裘弗克負荷先人手澤亦累及二公爲之刊行傳播心滋愧己然而其誼可感矣開釣謹識時甲子清明後五日

寸草廬

奏稿

5 YOSA

明張氏約園開雕

寸草廬奏稿序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先師竹莽張先生歿於京師鍾琦聞訃首往啟手足哭不可仰洎後靈輀南返門弟子相率送於馬家堡皆嗚咽而不忍舍歸未數月拳匪禍作兩宮播遷鍾琦復遭父喪國變家難相繼而至奄奄一息悲與憤俱欲死者屢矣而卒不死此其中豈有數耶抑師恩未報耶由今溯之忽忽十年矣先生立朝讜諤人人能言之顧其所以入告者雖受知之深如鍾琦者亦罕能知其涯略自先生之長公子詠霓以

知府需次蘇垣與共朝夕屢索觀遺稿一日錄章疏二十餘篇見示且云體先人之意未敢付刊相契如子請爲序之以俟異日鍾琦何足以序先生之文且何足序先生所以入告之文顧以詠霓之堅請則又奚敢辭夫君子之道莫大於斂華崇實以躬行先天下世之亂也文章聲氣互相標榜即有一二博强直之譽者客氣偶乘則中情或餒轉無以灼見其斐篤之忱獨先生起家清貧事母至孝自入詞垣閉門深居不以干人日肆力於學居臺諫十年章數十上知有國家知有人民而不恤其他斯其忠愛秉於天性又豈沽名釣譽者所能望哉抑又聞之歲在乙未先生以馬關約定浩然歸去歸家而嘔血盈升比戊戌返京適值新舊遞嬗之際而先生則鬱鬱不樂以爲兩者皆過之及已亥之冬則大聲疾呼時時怒形於色以爲大亂之在目前也嗚呼孰知先生不及待而果如先生之言也先生往矣後先生而死者將何以任此責哉因爲序以覆詠霓尚其保此遺稿用備史官之採俾先生剛直之氣久而彌永云賜進士出身江蘇承宣布政使前翰林院編修受業陸鍾琦

時宣統二年庚戌四月

張肖葊先生傳　門人安陸陳培庚謹撰

先生姓張氏諱嘉祿字肖葊浙江鄞縣人先世居縣南段塘先生九世祖殿臣始遷居城內後厚營世修其德曾祖忠豪祖孝達父福祐皆以慈善著聞先生生十有一年而贈公孺毋李太夫人受遺撫孤家奇貧米鹽衣履脩脯之資皆仰太夫人十指中遭寇亂流離顛沛不使廢學先生性既穎異又感太夫人勤閔益自刻苦德器早成同治丙寅丁太夫人憂已已服闋始以府試第一入府庠旋食廩膳光緒丙子舉於鄉丁丑聯捷成進

士選庶常散館授編修京秩素清苦先生閉門深居不以干人而益肆力於學喜讀宋儒書大抵以研窮義理不立朱陸門戶為主恉於困學紀聞致力尤深參考互證所得多出全翁諸家之外如易貴未然引宋劉荀明本釋陽盛陰生引宋袁文甕牖閒評觸類引伸意在厚集其說不第以該博為長又嘗為小謨觴館文箋註搜輯宏富細書小字隨記所得字裏行間題綴殆徧晚年多病未及成書輟業壬午乙酉癸巳三次分校順天鄉闈己丑分校禮闈辛卯典試湖北衡文一守先正義法務取學有根柢詞歸雅正之作一時最稱得人己丑秋改山東道御史旋轉掌雲南道壬辰擢戶科給事中次年轉掌禮科國家自同治中興以後內思敉平外侮迭至當事者以籌海為經國要務於是練海軍購船械歲費金錢常不下數千百萬顧於外人水陸戰術船礮製造先類茫無所知其用以居閒往來主管事務者必取其與外人接近則所得又多沿海駔儈豪奢夸誕之徒懵義嗜利公為詐欺故籌海數十年一旦有事則戰守一無可恃先生恒靈然傷之甲午中東事起當時文武

大吏募兵籌餉因緣為利疏請訓練之兵移緩就急出入款項嚴核中飽又陳戰守機宜者數事九連城岫巖金州旅順相繼失守先後疏劾大學士李鴻章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等黨同蔽因循誤國請立予罷斥逃官怯將依克唐阿衛汝貴龔照瑗諸人請速正典刑言雖不盡用而士氣為之一振浙江營規廢弛防軍闕額兵輪管帶歲修支款尤浮冒復論劾提督張其光副將費金組等降黜有差乙未夏馬關約定糾臺諫力爭不獲遂乞假歸於是杜門不出者數年戊戌秋力疾還京

補兵科轉掌科己亥春意大利兵船趕至三門灣索租借地屢講不戢浙江戒嚴三門灣者當寧波台州之交北接石浦南通健跳中有南田島尤廣斥膏腴先生以謂此地若爲外人所據則浙東形勢失其要害而寧台尤首被其禍乃疏請自開商埠以抵制之奉密旨飭議施行浙以添防益購軍械先生請清查舊存槍礮子藥以杜冒濫是年秋餘姚上虞風水爲災復與韓侍御培森合詞請速籌堵築加意振卹奉旨飭行寧台士匪尤田雞結黨橫行地方官不加懲治疏請嚴緝不數月就

擒浙東匪患始除自戊戌創變法而新舊之爭起己亥剛毅等用事益媒孽其間竟有廢立之意然恐輿論不協將召九卿科道議之時先生方病强起草疏謂此事果行是自求禍也苟見召必廷爭死無悔旋以中外議論洶洶事中寢而先生病日甚矣計在臺諫十年先後章數十上所陳皆關國家安危大計而於羣吏侵冒欺罔之弊言之尤爲痛切然未嘗妄劾一人及瑣舉細事謂諫臣體應爾也嘗巡視中城有著名倉蠹奉命拿辦自命下至送部未及一日既送部而親貴請託者至矣奉查漕糧吏胥循例進千金嚴斥不受聞者稱之性至孝自以早歲喪怙太夫人含辛茹蘗又不及見已成立而沒每遇忌日含哀不怡與人言及輒嗚咽流涕終身如是嘗出太夫人行述並繪秋鐙課讀圖徧徵詩文手自鈔錄編爲寸草廬贈言以誌不忘操行清峻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而待人接物誠篤懇摯歷久不渝治事日有程度料簡家政纖悉靡遺寄諸子家書剴切詳盡可與湘鄉曾氏家書後先媲美嘗書養身齊家砥品勵學八字示諸子懸爲座銘疾病彌留猶執諸子手勉以孝

弟忠恕言之至再嗚呼此可以知先生立身之本矣先生以庚子二月二十六日卒於京邸年五十有六京都同官及門下生徒皆奔走流涕同聲哭曰朝廷又失一正人矣蓋素行之孚於人如此子壽鏞光緒癸卯舉人江蘇候補道壽鎬湖北候補知府權施南府事壽鏡贊曰光緒三十年中海氛四扇我武不揚當時臺諫侍從諸臣交章論列或責難樞府或痛詆疆吏莫不發抒己見標榜聲華雖亦足博强直之名而中情或薾然餒矣先生不以文章氣節表襮於世而密封急遞或反爲

諸公所不能言不敢言者何則忠愛深則利害忘名利淡則得失顯也且即以文章論紆徐雅則抑亦足與於古作者之林視當世所謂崇論閎議者其優劣正未可知爾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仁者必有勇先生庶足當之無愧色與

寸草廬奏稿目錄

卷一

敬陳管見疏
樞臣貽誤軍機請冒分別治罪訓飭疏
寇氛熾肆宜統籌全局疏
請兼顧東防片
魏光燾前赴山海關請毋庸歸吳大澂節制片
請飭查核浙江防軍虛額疏
浙海兵輪修理浮報請飭密查參究片

請嚴定防營新餉軍器核銷限期片
請整頓契稅片
力爭和議疏

卷二

浙江甯紹水災請飭緩並籌辦急振疏
浙東水災江塘衝決請飭籌堵築並振撫疏
浙省盜風熾肆請飭認眞搜捕疏
請安置鎮海防軍並嚴劾在事官吏疏
請禁止呂宋賭票疏
兵輪管駕積習太深請飭認眞選汰疏
請飭清查舊存軍火器械片
請開三門灣商埠疏
奏派抽查漕糧謝恩摺
省墓假滿到京恭覆恩命摺
專案報銷五城練勇局收支銀兩摺
監放粥廠完竣恭覆恩命摺

先考兵科掌印給事中記名繁缺道張公行狀

本籍浙江甯波府鄞縣

曾祖忠豪妣王氏

祖孝達贈中憲大夫妣顧氏贈恭人

父林佑贈中憲大夫妣李氏贈恭人

公諱嘉祿字肖葦一字受百以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十二月十六日生同治八年己巳以府試第一入府庠旋食廩餼光緒二年丙子舉於鄉三年丁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五年改山東道監察御史旋掌雲

南道監察御史十八年擢戶科給事中旋轉禮科掌印給事中二十一年請開缺二十四年銷假補兵科給事中旋轉兵科掌印給事中壬午乙酉癸巳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卯充湖北鄉試副考官巡視中城抽查漕糧截取繁缺知府截取繁缺道卒於任時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二月二十六日也吾家先世居縣南段塘九世祖殿臣公始遷居城內後庫營世修其德自忠豪公至公三世單丁公生十有一年福祐公卒以公屬李太恭人曰吾家三世惟此一綫此子嗜書汝教以讀勿他計也見鄞縣志列女傳四出是太恭人督教嚴雖祁寒暑雨一鐙讀弗輟也李太恭人行述家貧米鹽衣履脩脯之資仰太恭人十指長沙王先謙李太恭人傳中遭寇亂顛沛不使廢學公性既穎異念太恭人勤閔益自刻苦年十七即出授讀歲在辛酉館於鄞東陶公山忻氏時匪自杭東竄郡城戒嚴公馳歸省母太恭人怫然曰吾將他徙而汝遽來益增吾憂公曰母在城中兒何敢不歸歸次日陶公山被擾忻氏有死難者而公得無恙自是學益進門徒日益眾館穀所入差足以養然太恭人不及待矣自丙寅歲太恭人卒

每以早歲失怙太恭人含辛茹檗又不及見己成立與人言及輒嗚咽涕泣因名其書室曰慕歐廬既通籍則爲行述繪秋鐙課讀圖徧徵當世名人鉅公詩文彙所得曰慕歐廬贈言嗣復慨然歎曰余道德文章何能媲美歐公寸草春暉之意古今同之因名曰寸草廬贈言凡遇忌日含哀不怡至於終身其事親也如此自入詞垣以至臺諫累掌文衡一守先正義法務取學有根柢詞歸雅正之作一時最稱得人國家自同治中興以後內患敉平外侮迭至當事者以籌海爲經國要務於是

練海軍購船械歲費金錢不下數千百萬顧於外人水陸戰術船礮製造類皆茫無所知其用以居閒往來主管事務者必取其與外人接近則所得又多沿海駔儈豪奢夸誕之徒懵義嗜利公爲詐欺故籌海數十年一旦有事則戰守一無可恃甲午日韓構衅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奉命督師赴援節制乖方我軍燼焉公憤甚疏言自東黨肇亂鮮王乞師倭人乘之葉志超孤軍遠戍屢請增兵李鴻章置若罔聞專主和議以至仁川口外倭人密布我師遂不得進貽誤者一海軍經營

十年糜款千數百萬及至遣軍東渡不令巨艦護送僅令廣乙等一二小舟前往以至猝遇倭攻損傷軍士遺失餉械貽誤者二我軍初至平壤倭兵尚止二萬人自宜力戰以圖收復乃嚴旨屢促進兵而李鴻章聲言必須添兵至三萬方可進戰以至倭兵雲集繞出我軍後路遂致潰敗不可收拾且同一敗也與其株守而待敵人之攻曷若進取而冀萬一之勝李鴻章以畏葸爲持重獨不念我添之兵未至而倭兵之來愈多兵法所謂甯我薄人安在貽誤者三軍行以糧餉爲最要自六月二十日後頓兵平壤而營務處臬司周馥等自八月初九日始自天津起程轉運糧臺始終未設以至餉援不繼挫損軍威貽誤者四倭人自攻威海後退回本國修理船隻海軍不乘時進攻仁川或游弋釜山對馬島等處斷其接濟迫倭船麕集黃海始遣定遠等船護送銘軍至大東溝相遇接戰雖損傷略足相當而前後難易迴判機宜坐失貽誤者五然此但舉其大者言之若倭船購煤釋之於開戰之後拏獲奸細不嚴究窩頓之人於劣懦無能之丁汝昌則因察看而爲之延譽於貪黷

素著之盛宣懷張士珩則因彈劾而愈加信任種種欺飾視諭旨若弁髦且內結樞臣羣相蒙蔽外援私黨備極彌縫天津人士至謂其子通婚姻於倭王置產業於倭土雖係浮言無據要亦李鴻章有以致人切齒者也現在喪師失地奉吉震驚伏願皇上乾綱獨斷立予罷斥以爲大臣貽誤軍機者戒天下幸甚又糾合臺諫疏言此次軍務之壞李鴻章固罪無可逭而實由於軍機大臣等黨同蒙蔽苟且因循以至於此皇上多一日之優容即多一日之敗壞夫朝廷設立軍機大臣禮親王

等曾不顧名思義兵事悉委李鴻章迨諸臣交詆北洋宜可少悟矣九連城既失亦復不設一謀仍請旨問計於該督揆其用意不過以爲若有貽誤罪有攸歸既可卸若輩之肩又可塞皇上之責危而不扶焉用彼相凡李鴻章之所奏無不曲意奉承雖明知其非未敢駁斥而獨於聖心之所向或用一人或行一政其不愜於彼意者則必曲說以阻撓之否則舞文以蔽混之不解該大臣等於李鴻章情何其親而於皇上膽何其大也征倭以來諸臣章奏無慮百數十件矣皇上虛衷委任悉

令該大臣等議其可否乃故擇無關緊要者行之其有必應辦之事匪曰窒礙即曰張皇所謂簡派統帥設立糧臺京城團防天津團練紮地營之法調諸省之兵顧募漁船籌備軍械等事皆當日之所謂難行者其後又皆一一行之而著著落後緩不濟急如以爲是胡不早行如以爲非胡又舉辦皇上若以此詰責之不知其何辭以對謂非有心遲誤故與敵以可乘耶一次警報即添令數人募軍數日後便不復問甚或朝令暮改毫無主張果其智不足乎抑私欲錮蔽之乎特其貪戀利祿不欲戰而欲和冀可苟安無事獲保餘年耳至於樹黨擅權怠廢公事歲入苞苴無數與外吏相勾結猶其罪之小焉者也翁同龢李鴻藻前者會議之時嘗退語人曰我等無權純是軍機大臣作主既奉入軍機之命以爲從前積習可自此除矣乃數日以來仍無布置倭兵自皮子口登岸爲數不過數千人日行不過十餘里來已旬餘絕不聞速遣兵將迎頭邀擊而竟束手以失金州是積習猶如故豈該大臣等之仍行把持乎抑翁同龢等之故事依違乎此則索解而不得矣目覩時艱未

敢避嫌怨而不言伏求皇上明降諭旨將禮親王世鐸等五人明正其罪並將翁同龢等嚴加訓飭令其力矯從前黨同蒙蔽苟且因循之習庶軍務或有轉機不然則有非臣等忍言者矣又請斬依唐阿衛汝貴龔照璵失律諸將疏入皆留中又先後條陳戰守機宜及浙江防軍虛額請飭嚴查均蒙採納復以浙省盜風熾肆請飭地方文武員弁認眞搜捕並參提督張其光昏耄廢弛及副將費金組等奉旨查辦降黜有差匪首尤田雞由是弋獲浙省盜風始戢乙未馬關約定復糾臺諫力主張果其智不足乎抑私欲錮蔽之乎特其貪戀利祿

爭不獲遂乞假歸洎還朝以兵輪管駕積習太深請飭選汰又請清查舊存槍樂以杜冒濫意大利兵艦至三門灣索租借地三門灣者當甯台之交北接石浦南通健跳中有南田島尤廣斥膏腴我浙東形勢要害之所在也公謂此地若失甯台將首被其禍乃上疏請自闢商埠以抵制之奉旨飭議其巡視中城任內請禁呂宋賭票以絕民害命下即日實行外國賭票由此絕跡已丑甯屬被水成災己亥餘姚上虞水災一則單銜入告一則聯合韓御史培森入告請加意振䘏皆得旨飭行

自戊戌創變法而新舊之爭起至己亥剛毅等用事欲有所擁立爲蜚語以聞於是太后有廢立意已密詢各疆吏將召九卿科道議之公宣言主上無失德果召議吾以死爭矣時公方病力起具疏草以待日夕憂危事雖中寢而公病不可爲矣在臺諫十年先後章數十上皆關國家安危大計而於羣吏僥冒欺罔之弊言之尤爲痛切然未嘗妄劾一人及毛舉細故謂諫臣體應爾也抽查漕糧釐剔弊實不稍寬假莅差伊始吏進千金公訝之吏曰此常例也公嚴斥不納巡視中城案牘皆

手自披答有著名倉蠹奉命拏辦自命下至送刑部才一日既送部而淸貴請託者至告以事已辦訖退謂壽鏞曰余早知有此矣其立朝也如此自以早歲困於科舉之學又復消磨於詩賦小楷之中遂奮志治經史嘗曰治經必先識字於是取段氏苗氏徐氏諸家說文舊萃其說以爲日課史筆推龍門又取史記自始至末一一批校好駢體文自漢魏六朝以迄於宋均加勘校取彭氏小謨觴館文爲之箋注搜輯宏富細書小字隨記所得字裏行間題綴殆徧困學紀聞一書鄉先生王伯厚精力之所萃也致力尤深參考互證所得多出全翁諸家之外如易貴未然引宋劉荀明本釋陽盛陰生引宋袁文甕牖閒評觸類引伸意在厚集其說不第以賅博爲長晚年益痛刮浮華務取本實日讀宋儒書大抵以研窮義理不立朱陸門戶爲主恒嘗書養身齊家砥品勵學八字命壽鏞懸爲座銘疾病彌留猶執壽鏞手勉以孝悌忠恕言之至再嗚呼壽鏞何敢忘哉平生不以文章聲氣表襮當世操行淸峻懍乎有不可犯之色而待人接物誠懇篤摯歷久不渝引後進教誘諄諄

主講甯郡孝廉堂鎮海鯤池書院課諸生以經義治事而尤以敦品爲先謂有體始有用未有品學不優而能成大事者新法既行嘗與友人書曰變法而人心不變仍無益也變法而人心大變尤可危也訓壽鏞等曰西人技藝實可效法農學一科尤宜注意不特國家富源所在即爲一家一身計亦不可忽先儒張楊園言凡由田園而來者食之甘享之永汝曹宜勉之天性儉樸一縕袍十年不易嘗曰儉以養廉又曰嗇於己不嗇於人料簡家政纖悉靡遺每寄家書剴切詳盡可與湘鄉曾

氏後先媲美其持躬勤學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此所著困學紀聞補注二十卷奏稿二卷小謨觴館文集注四卷藏於家壽鏞復輯家書四卷就家書中之粹言及所聞見者更編爲寸草廬庸訓將與寸草廬贈言均付棗梨後世子孫亦可知公之爲人矣公先聘同邑應氏布政司理問書玉女未娶卒娶柴氏候選同知權女柴恭人不及逮事舅姑而處家儉約躬自縫紉自來嬪以至屬纊始終如是嘗以李太恭人當年劬勞語誠子婦謂今日所處視昔何如以故公得壹意治事無內顧憂承接親族下逮僮使誠懇惻怛曲致情意無不德之後公九年卒男子三長壽鏞光緒癸卯科舉人三品銜江蘇候補道次壽鎬附貢生湖北候補知府權知施南府事三壽鏡縣丞女子二長適鎮海法部員外郎李厚祺次字布政司理問陳士奎先卒孫康溥康澤康澐宣統二年十月合葬於西麓黃麻山之麓壽鏞等行能無似不能繼述先志深懼先人志事散佚不彰用敢追述其生平議論及事實之大者如右備史官之採錄並請於當世立言君子伏維垂聽而擇焉謹狀宣統

三年月日孤壽鏞狀

寸草廬奏稿卷一

鄞張嘉祿肖葊著

敬陳管見疏

奏爲敬陳管見仰祈聖鑒事竊維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自倭寇朝鮮以來主兵者調度乖方以致師徒撓敗坐失機宜若復玩誤相仍何以復封藩而維大局謹據一得之愚爲我皇上陳之一曰賞罰嚴明北洋大臣李鴻章久總師干身膺重寄凡有規畫朝廷無不曲從乃倭人構釁既不能先事預防又不能臨機決策遂令倭

人垂手而得朝鮮從容布置水陸要隘均爲所踞我軍孤守平壤不能水陸並進已挫銳氣將領又任用非才葉志超毫無將略而簡爲統帥衛汝貴素著貪名而授以援師以致倭逼平壤四面俱進葉志超等但知憑城以守不知據保山險倭兵得以乘高擊下勢如建瓴左寶貴既亡諸將遂潰此皆李鴻章調度乖方之罪也若聽其法外逍遙獲免嚴譴何以雪天下之公憤而勵將士殺敵致果之心伏願皇上乾綱獨斷立予罷斥以戒將來天下幸甚一曰守禦衝要奉天爲根本重地天津爲京師門戶北塘樂亭榆關等處皆關緊要宜令東三省練兵大臣奉天將軍嚴守鴨綠江及營口一帶北洋大臣嚴守沿海要險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伏願嚴旨戒飭諸臣此數處如有疏虞定即從重治罪庶幾畫疆分守各專責成一曰力圖進勦自古用兵高麗皆數道並進今宜選擇將才厚集陸師自安州一帶南下酌調水師自大同江口東上水陸合勢奪取平壤進逼開城王京別出奇兵自圖們鴨綠兩江水源一帶直入咸鏡忠清以斷王京後路一曰進弋海

上倭人以全力圖朝鮮勢不能分兵南下宜以南洋師船出其不意直攻琉球釜山對馬諸島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倭兵圖踞朝鮮者必將返顧我兵救援朝鮮者乃易下手一曰速設糧臺軍行以糧餉爲命脈我師自六月二十日後進據平壤糧運不繼而營務處臬司周馥等遲至八月初九日始自天津起程并不早設糧臺天氣漸寒士卒又苦未備棉衣今宜亟籌饋餫製備棉衣源源接濟俾無凍餒之虞軍旅乃能用命一曰招撫韓民高麗重世官輕世役民心久不能平倭人因而

閩之而開化守舊遂分兩黨故倭寇得以長驅直入如履無人之地然倭人能聞朝鮮之民以奪朝鮮中國即可聞朝鮮之民以攻倭人今誠選擇廉吏廣備衣糧隨同大軍設法招撫勛以同仇之義作其敵愾之心眾志成城到處樹幟必爲倭人心腹之患一曰專權宜一自古出師討賊雖分數道必置大將一人身臨戎陣總制諸軍乃能合力齊勢克敵制勝宜別簡大將一其威權帥師出境與賊爭衡台灣雖南洋重地而衝要海口亦祇基隆滬尾兩處該撫邵友濂守以八十營已屬過事

張皇乃更加以兩幫辦兩客將并處一隅不啻一國三公也邵友濂素昧韜略又與諸將不和設使倭人南攻台灣其能並力協心收指臂相使之用乎伏望朝廷早爲之所勿使貽誤軍機悔之無及一曰豫備將才倭國雖貧倭地雖小人頗狡猾該國王亦有智數未可輕視也李鴻章乃狃於朝陽之役使葉志超諸人當之所謂不知彼不知己者矣今宿將凋謝存者無幾除四川提督宋慶已奉命幫辦北洋事務外其餘如陝西提督雷正綰新疆提督董福祥似尚可用董福祥祝嘏來京計日可到當留於北洋以備戰守雷正綰曾駐防奉天當令率其所部由北地星夜馳赴奉天爲諸軍後勁此皆輿論所推不敢壅於上聞一曰酌調兵勇各省練兵防勇動以萬計朝廷不惜鉅帑養之於無事之時一旦有警輒復紛紛新募而防勇練兵乃逍遙乎事外是此以久練之軍有著之餉空置於無用之地彼乃以有用之地徒倚於未練之軍懸望於無著之餉也不亦傎乎故今日兵勢必當酌調內地各省兵勇移防沿海各省即沿海各省亦當酌調腹地散布諸軍移防海濱要口其

調出諸軍非有大事不許藉詞募補庶於籌兵之中即寓籌餉之道一曰嚴核中飽州縣交代每多虧空甚至揑報水旱歲以爲常名曰例災則地丁之中飽也釐卡稅關徵多報少處處皆然積成錮弊而四川各州縣田房契稅亦侵蝕巨款則釐稅之中飽也各省綠營防營多屬虛耗歲餉半入私囊故平時既不願裁有事又不任調則兵餉勇餉之中飽也此其弊通國知之而莫可如何蓋督撫藩司不肯認眞耳一認眞則弊可立除如前任陝西藩司李用清江西藩司李嘉樂不過稍爲核

實其奏銷銀數入款皆歲增數萬出款皆歲減數萬可
爲明證而現任閩浙總督譚鍾麟前在陝西藩司任內節
省欠餉至五十萬尤其卓著者也今海上用兵司農仰
屋各省大吏自當事事核實涓滴歸公以佐國家之急
應請飭下各該督撫破除情面認眞查核務使挽回積
習裨益餉需否則軍儲不繼必將搜剔利孔重困斯民
非計之得也以上各條皆當務之急際茲時事艱難不
敢不直陳於聖主之前以備採擇是否有當伏乞皇上
聖鑒謹奏光緒二十年十月日

樞臣貽誤軍務請旨分別治罪訓飭疏

奏爲樞臣種種貽誤請旨分別治罪訓飭以除積習而
維全局恭懇仰祈聖鑒事竊維此次軍務之壞李鴻章
固無可逭而實由於軍機大臣等黨同蒙蔽苟且因循
以至於此言事者屢以爲請皇上厚待大臣未嘗有所
懲治苟可冀其激發天良盡心國事臣等何敢多瀆無
如積習彌甚時事日非皇上若多一日之優容全局即
多一日之敗壞情危勢迫有不得不痛哭陳詞於君父
之前者夫朝廷之設立軍機大臣所以辦軍機也乃該
大臣等曾不顧名思義兵事悉諉李鴻章逮諸臣交詆
北洋宜可少悟矣詎九連城既失亦復不設一謀仍請
旨問計於該督撥其用意不過以爲若有貽誤罪有攸
歸既可卸若輩之肩又可塞皇上之責危而不扶焉用
彼相凡李鴻章之所奏無不曲意奉承雖明知其非未
致駁斥而獨於聖心之所向或用一人或行一政凡不
愜於彼意者則必曲說以阻撓之否則舞文以蔽混之
臣等實不解該大臣等於李鴻章情何其親而於皇上
膽何其大也征倭以來諸臣竟奏無慮百數十件矣皇

上虛衷委任悉令該大臣等議其可否乃故擇無關緊
要者行之其有必應辦之事匪曰窒礙即曰張皇如所
請簡派統帥設立糧臺京城團防天津團練紮地營之
法調諸省之兵僱募漁船籌備軍械等事皆當日之所
謂難行者其後又皆一一行之而著著落後緩不濟急
如以爲是胡不早行如以爲非胡又舉辦皇上若以此
詰責之不知其何辭以對謂非有心遲誤故與敵以可
乘耶牙山既潰始調各軍平壤既逃始委宋慶每遇一
次警報即添令數人募軍數日後便不復問甚或朝令

夕改毫無主張果其智有所不足乎抑私欲錮蔽之乎特其貪戀利祿不欲戰而欲和冀可苟安無事獲保餘年耳即此而論豈大臣之用心哉至於樹黨擅權怠廢公事歲入苞苴無數與外吏相勾結猶其罪之小焉者也翁同龢李鴻藻前者會議之時嘗退語人曰我等無權純是軍機大臣作主一若深惡五臣之把持牽制而唏噓以爲無可如何也者既奉入直軍機之命人心爲之一振皆以爲從前積習可自此除矣雖速效未可驟期而舉動必有大異乎曩昔者乃數日以來仍無布置

倭兵自皮子口登岸爲數不過數千人日行不過十餘里來已經旬絕不聞速遣兵將迎頭邀擊而竟束手以失金州是積習猶如故也豈該五臣之仍行把持乎抑翁同龢等之故事依違乎此則欲索解而不得矣臣等忝司言責目擊時艱實有見夫諸臣誤國之罪未敢避嫌怨而不言伏求皇上明降諭旨將禮親王世鐸等五人明正其罪並將翁同龢等嚴加訓飭令其力矢公忠盡歸籌畫一矯從前黨同蒙蔽苟且因循之習庶今日之軍務或有轉機不然則亦非臣等所忍言矣謹合詞恭摺具陳不勝悚惶待命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年十一月日

寇氛熾肆宜統籌全局疏

奏爲寇氛熾肆布置萬難稍緩亟宜統籌全局以定軍心而圖恢復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倭夷自渡鴨綠江而後九連城岫巖金州旅順相繼失守警信疊傳人心恇懼雖云該夷器械便利抵禦甚難而實由我軍略無布置將領士卒又各有一和字時在胸中以致進不相助敗不相救刻下遼陽勢處危岌海防門戶已失其半若

不速籌定策患有不可思議者夫用兵之布勢宜遠宜緊遠則不受敵人擣虛之害而運用可以無滯緊則不犯兵家孤立之忌而聲勢可以相聯今即不能乘其金州旅順新勝之兵布置未定銳意進攻際此天寒冰凍正宜將各路徵調招集諸軍通盤籌算分授機宜以枕戈寢甲之謀作破釜沈舟之計轉瞬開河庶不至束手無措謹抒管見爲我皇上一一陳之奉天西南濱海一隅防固不可少疏東南現爲百戰之區欲求得手至少亦須精兵六萬竊謂六萬宜分爲三路南一路用二萬

以二將統之專取岫巖鹽金以規旅順中一路須三萬一作正兵一作奇兵一作接應專取鳳凰廳九連城以攻朝鮮北一路須一萬專取寬甸以防彼軍斷我後路再有者謀深算之經略居中調度而督率之庶軍聲可振而失地可復矣此鴨綠江以西亟宜布置之情形也至吉林琿春緊與朝鮮接壤是以拊朝鮮之背而擣其中堅俄人雖在海參威實偪處此而釁隙未開尚可不深逆億惟倭奴併力西向琿春一路久爲其所不防我欲撓其西向之謀不得不密定東征之策臣謂欲從吉

林進攻兵數亦須四萬以二萬出咸鏡道二萬駐紮琿春以壯聲援再募東山銃手三千由長白山開道出朝鮮之北暗暗埋伏俟東西兩軍夾攻吃緊之時出其不意猝然勃發眞有勢踞上游利如破竹者此鴨綠江以東亟宜布置之情形也兵數既多餉需亦鉅然事勢至此爲宗社安危所繫豈能循數米量鹽之智捐天下而委棄之如有濟於事雖欠國債萬萬猶當不恤況我國家地大物博當不至萬分棘手耶惟帥才難將才亦匪易目前前敵諸軍首屈者惟宋慶爲最其次則聶士成猶能力贖前愆餘無聞焉然人才之興半由激厲現聞兩江總督劉坤一已抵德州伏願皇上乾綱獨斷畀以統帥之權將李鴻章立予罷斥其餘逃官怯將若依克唐阿衛汝貴龔照璵諸人速正典刑勿稍寬縱而又詔下求賢俾奇智異能之士各得及時自效則巽懦者咸知儆懼忠勇者自然奮興矣至於屯儲糧糈購辦軍械及時豫備無所用其遲回亦無所用其顧惜凡此數端非徒先事而預防實屬臨機之當決若猶泄泄沓沓長此因循萬一賊渡遼河搖動根本爾時雖有廉頗李牧亦將無用政府臣工能不念我皇上宵旰勤勞而可日復一日築室道謀已耶臣念切杞憂涓埃未報用敢不揣冒昧披瀝上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

謹奏光緒二十年十二月日

請兼顧東防片

再倭以第二軍第三軍擾我遼瀋其第三軍探報均稱出海而夷情狡獪迄今尚不能測其所向之方議者或謂其將犯江南然竊以兵情地勢揆之山海爲畿輔咽喉威海爲南洋門戶彼欲進窺山海必先得威海而後

伸縮自如此理勢所必然故言津防者不能不顧東防也威海左右島嶼紛歧淺港沙灘處處皆可以登岸近闇倭於榮成之間測水量沙將復遇皮子窩之故技守將戴宗羲張文宣頗思邀擊而丁汝昌奉北洋之命力阻其行夫不擊之於數十人初登之日而擊之數千人成列之時其難易較然愚智共曉丁汝昌擁兵縱寇所不必言獨不識李鴻章何心而下此養癰成患之軍令必欲使威海之防等於旅順之防一潰而而不可收拾也諸將非必無戰志有大帥爲之掣肘雖智勇亦無所施待其既敗駢首而戮之孰若先其未敗指揮而用之乎爲今之計不煩周折但由督辦軍務處發一電報飭令守將見賊即擊毋令一一登岸即已三軍用命效死無貳矣此事發端甚微關係甚大仰乞皇上飭下軍務處立予施行以固東防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光緒二十年十二月日

魏光燾前赴山海關請毋庸歸吳大澂節制片

再臣聞前藩司魏光燾統軍北上業將抵津奉旨令赴山海關歸吳大澂節制竊思該藩司前在甘肅任內曾經護理新疆巡撫其名位與吳大澂相埒且該藩司卓著戰功現歸吳大澂節制竊恐阻其奮往之氣不足以服湘軍之心八月平壤一役朝廷派葉志超爲總統聶士成諸軍均歸節制以致眾心不服軍士解體敗壞決裂至今猶難收拾鑒前懲後覆轍堪虞可否收回成命令該藩司前赴山海關與吳大澂會同辦理之處出自聖裁是否有當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光緒二十年十二月日

請飭查核浙江防軍虛額疏

奏爲浙江防軍半多虛額請飭嚴密查核以杜侵冒而重籌防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浙江舊設防軍楚湘水陸營旗以及提定各標之練軍撫標之洋鎗隊按之冊報官弁勇兵不下一萬四千餘名若果一無虛額操練精勤儘可衝鋒克敵豫備不虞無如舊時防軍率多虛冒此次海防事起思欲彌補率混不得不有添募勇營挑選練軍之舉然撫臣提臣苟能仰體時艱力挽積習懲從前之虛揑俾一兵得一兵之用則緩急猶有可恃乃以臣所聞新募勇營祇足補舊營之虛額新加練軍

且不足數總領統帶名目既分號令不一而兵心因之易渙也教習哨長但博薪資不諳訓練而營規因之愈弛也寧波舊有防勇今復加增並添薪水名爲寧防實則僅防寧紹台道吳引孫之衙署而府城之明火搶劫置若罔聞也親軍差官優給月餉又添水師廣勇配以釣船四號名爲定防實則提督張其光借此安插私人而地方之騷擾不恤也似此有名無實虛糜餉糈轉瞬封河難保倭寇不擾及南洋伏乞飭下浙江巡撫嚴密稽查切實籌備凡舊有營勇與新募各軍務令足額勤加操演免致臨時貽誤至統領營務處及辦理前敵支應等官尤宜破除情面遴派勤慎廉幹之員於防務方有實濟勿令濫竽充選致僨事機臣爲籌備海防實事求是起見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年月日

浙海兵輪修理浮報請飭密查參究片

再元凱超武輪船調赴浙江本爲巡緝洋面之用近年則專伺大吏迎來送往而於海盜之爲害地方從未認眞搜捕以致盜風恣肆商旅寒心地方問刑衙門層見疊出之案均可查也尤可駭者超武兵輪上年甫經修造爲款甚鉅本年正月間僅換鍋爐四隻浮報經費至二萬八千餘兩之多聞係支應局司道與候補同知余乾耀候補通判司廷楨朋比侵漁相應飭下浙江巡撫嚴密訪查據密參究以靖海盜而警官邪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光緒二十年十月日

請嚴定防營薪餉軍器核銷限期片

再各省防營所需餉乾薪水製造及購買軍器等項在初設之時則應核定銀數造冊報部立案在既設之後則應按年開列用款造冊送部核銷向章各有定期並非漫無限制乃近年各省督撫遇有添設防營往往遲之又久始將立案之冊與核銷之冊先後報部其中用款或有浮多經部刪駁各省又並不及時查覆追繳再三究詰則以經手各員等或已物故或已離營無從追繳爲詞開貪吏諉卸之門滋奸胥需索之弊浮銷影射習爲欺朦殊非愼重度支之道應請旨飭下戶部將各省防營應需餉乾薪水製造及購買軍器等款申明立案核銷兩項限期並嚴定逾限處分庶不至時易境遷

虛實莫辨而浮銷影射諸弊或可稍清矣臣爲愼重度支起見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光緒二十年十月日

請整頓契稅片

再查例載凡置買田地房屋價銀每兩納稅三分州縣官於原契後黏給司頒契尾其契尾編列號數於前幅細書業戶姓名及田房價銀契稅各數於後幅司印處大書契價稅銀數目如契價在千兩以下者令業戶看明當面騎字截開前幅給業戶收執後幅同季冊彙送

布政司查核契價在一千兩以上者各州縣將所塡契尾黏連業戶原契按月申送知府直隸州查驗直隸州申送該管道員查驗該上司驗明契尾截裁兩半定限十日發還州縣一給業戶收領一存俟彙送藩司稽核倘州縣不按月申送或道府直隸州查驗不力及逾限不給或已給而州縣不即發交業戶收執者均分別處分又州縣侵肥稅銀祇於契紙鈐印不黏給契尾者嚴參治罪等語定例綦嚴自當恪遵辦理乃近年各省州縣專事侵漁違例收稅如四川陝西等省竟至價銀一兩收稅八九分至少亦在六分以上其餘各省大略相同又不黏給契尾編列號數書明契價稅銀數目隨同季冊彙送藩司以致例定三分之數歸之公家者亦十無一二上則欺國下則病民莫此爲甚現在軍務孔棘籌餉維艱應請飭下戶部悉心核議參酌舊例更定新章務使涓滴歸公不使絲毫加派庶於國課民生兩有裨益管見所及是否可行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光緒二十年十月日

力爭和議疏

奏爲邪說誤國請奮宸斷收回成命以全國體恭摺仰祈聖鑒事竊以倭人犯順殘我屬國偪我陪都凡在臣民各懷滅此朝食之憤前聞有議和之說旋即停止仰見皇上天威獨斷小醜指日可平乃近忽傳諭旨以張蔭桓邵友濂爲全權大臣詣倭乞和舉朝震驚同聲悲憤不知何人敢爲皇上主此議者恐大事從此去矣日來傳聞倭意不願邵友濂指名須李經方前往夫堂堂中國偶因兵事小挫遂屈體於蕞爾之邦至於我之遣使由彼爲政彼氣愈驕我顏愈赧彼方偃蹇而不顧我

更甫匐而乞憐伊古以來有此國體有此人情乎聖德
如天於物何所不容但恐爲邪說所誤未深思其禍患
耳臣等竊謂此事若行有足以立致危亡者十端敢爲
皇上披瀝陳之夫今之降心相從者必首曰償兵費也
當三空四盡之秋求累萬盈千之款雖竭四海生靈之
膏血不足以給之財匱力盡怨叛將興邊隅之患方殷
內訌之禍又起其足致危亡者一倭既得我兵費益將
厚集師徒增修戎備是爲虎傅翼助敵自攻倭當窮餓
我尙不支縱令富饒勢將焉禦其足致危亡者二而議

者猶恐賠費爲未足也則必割地以媚之我之疆宇有
限彼之貪壑無涯所謂抱薪救火薪盡而火不止以肉
餧虎肉盡終必噬人其足致危亡者三且他國見我之
易與也援均沾之例競相效尤今日某國要某省明日
某國要某府現帕米爾西藏緬甸界務皆未勘定明年
又俄法換約之期勢必乘機要挾一倭尙不敢較百倭
更復柰何坐使二萬里完善之山河一朝破碎其足致
危亡者四夫兵者易發而難戢者也陳涉興於戍徒李
闖發於驛卒今徵師且十萬矣和則無所用無所用則

必資遣之所費衣糧猶其小也資遣一有不愼則散爲
游勇恣行流剽合十數省敵愾同仇之士一變而爲揭
竿亡命之徒勦之不忍縱之不能設更教民煽動其間
則且禍熾燎原勢成滋蔓江寧約定而粵匪亂生前鑑
昭然其足致危亡者五幸而安遣得所不生他變矣而
萬里征行不令見敵而返朝廷以干戈爲兒戲將士覩
詔旨如弁髦他日復有徵調必至觀望游移坐視君父
之急而不救驪山烽火可勿鑒乎其足致危亡者六始
以電議不諧遂致遣使遣使不已必至納質納質不已

則凡臣子所不忍設想之言何莫非史冊顯有明徵之
事蒙垢忍辱終必由茲其足致危亡者七況倭人狡黠
絕倫見我迫切求和彼且將計就計陽款以怠我士氣
陰進以乘我不防行人在途敵兵已集應敵則虞於失
好斂手則惟有胥殲其足致危亡者八卽曰倭人力倦
罷兵而不我侵而主議諸臣必自居保衞之功愈使其
恫喝之計向猶蠅營狗苟施狡獪於冥冥之中今且權
勢日重黨援日多明目張膽恣無顧忌無事則挾夷以
爲重有急則賣國以求榮勢將威柄下移積重不返外

則爲報獻之受制於權臣內則爲唐宗之受制於家奴
啜泣何追噬臍已晚其足致危亡者九張蔭桓一邪佞
小人耳平時惟存富貴利達之心臨事安有扶危定傾
之力使之銜命求成必至召侮辱國至李經方前使日
本與倭人深相結納以資本數百萬在彼國貿易今年
開釁之後私運大宗煤米潛往濟寇現在私匿上海洋
行中改姓爲許收買金葉數萬兩託他國公司船運至
日本用意殊不可測且聞倭人之意直欲以劉豫張邦
昌待之此次指名相索其意可想若使赴倭勢必與之

合謀要挾隱遂其不臣之心其足致危亡者十一舉事
而十禍隨章章如是其他非理之要求無厭之婪索猶
不能悉數焉雖甚昏愚猶知不可而簡書之使臣竟敢
企悚而承命秉鈞之羣輔竟忍緘默而懷欺不料我國
家養士數百年乃士氣沮喪人心苟且一至於此而皇
上不得已而徇其請者豈以爲軍無鬬志將鮮成功遂
隱忍出此歟臣等以爲軍無鬬志將鮮成功者有致誤
之道三一誤於戰事之有名而無實二誤於奸臣之結
黨而營私三誤於潰將之稽誅而玩法爲今之計惟簡
軍命帥練器儲糧合散隊以爲大軍蓄全力以資大戰
廟算之指揮一定諸軍皆奮發無前如是則一誤去矣
外斥李鴻章內去壹志主款之大臣等則表裏爲奸者
無所施其伎倆忠勇奮往者乃得效其謀謨如是則二
誤去矣敗壞海軍之丁汝昌失守要隘之龔照璵衛汝
成趙懷業等勿因李鴻章之曲請而稍寬其誅使將士
知避敵者必死則必震栗畏罪踴躍赴敵如是則三誤
去矣去此三誤將人各致死戰必有功此而猶有敢以
款議熒惑聖聰者臣等不之信也伏願皇上亟申乾斷

收回成命毋貪旦夕之苟安如不自振作旦夕不可安
也毋冀豺狼之我憐雖俯首就地豺狼不我憐也以臥
薪嘗膽激發二十省忠臣義士之心以整軍經武纘承
二百年聖祖神宗無競之烈則恢復無足道小醜何足
平天下幸甚所有昧死激切籲懇緣由謹合詞恭摺具
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一年二月日

寸草廬奏稿卷一

鄞張嘉祿肖莽著

浙東水災江塘衝決請飭籌堵築並振撫疏

奏爲浙江猝被水災江塘衝決請旨飭下浙撫速籌堵築並行振撫以奠民居而全民命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等聞浙東地方於六月十三十四等日狂風暴雨晝夜不息蛟水陡發以致上虞縣屬之曹江各塘如前江後郭越家壩余家埠以及梁湖等處相繼衝決平地水深五六尺勢甚洶洶不獨禾稼盡沒漂廬墓而溺人口

不可勝數紹興之會稽嵊縣諸暨餘姚甯波之鄞縣慈谿奉化鎮海定海同時被災田禾廬舍多被淹毀又聞杭州禾棉受損東陽水亦驟漲我皇太后皇上軫念民依偶值偏災無不恩膏立沛地方官有牧民之責想已仰體聖懷妥爲安輯而欲爲弭患計則尤以堵築塘工爲急務臣等查曹江在上虞境內上連新昌嵊縣萬山重疊衆流奔赴下接大海湖汐衝突其境內江塘一帶實爲餘上鄞慈四邑之障道光三十年後郭決口上虞餘姚盡遭淹沒其禍且及鄞慈等縣布政司汪本銓親詣塘上撥款興築擇紳士之賢者任之采用鄉議刱修臨江大牆於是江塘有重關之固咸豐同治年間屢次修築光緒七年被潮衝決十五年霪雨爲災決口多處而下游之餘姚鄞慈各縣同罹水患一片汪洋幾成巨浸此其前鑒曹江之險甚於海塘山水陡發之時一逢大汛海潮西上而山水遏之江水東下而海潮阻之逆則橫流禍且不測今已決口若不速爲堵築瞬屆秋汛恐泛濫四出受患滋甚籌振益無窮期爲一時救災計須放急振爲後日弭災計須築塘工此時災民麕集以

工代振則又一舉而兩得焉用敢請旨電飭浙江撫臣督令該縣會同地方公正紳耆妥速籌堵撥款興築毋假吏胥之手以期堅實而濬沈災並飭各屬查明災區分別振撫則昏墊餘生庶無失所之憂矣臣等籍隸浙江見聞既確謹合詞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

浙江盜風熾肆請飭認眞搜捕疏

奏爲浙省盜風熾肆請飭地方文武員弁認眞搜捕以衛民生而弭隱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浙江地處海

濱島港叢雜最易藏奸所賴官斯土者外則梭巡兜拏不遺餘力內則多購眼綫嚴懲窩頓庶盜風可稍戢也乃近來浙江大小將弁視出洋巡哨爲具文各防汛又互分畛域遇有失事之案彼此推諉至責無可卸始行追捕而盜已遠颺矣州縣官則規避處分其有獲匪送懲者非移重就輕即巧爲開脫甚至劫戕隕命求請相驗勒令改爲情急反鬬致傷事主方許收納呈詞限期比緝否則斥爲藉端恫喝驅逐弗問遂致盜風充斥民不聊生臣請先即海盜之已有成案者言之浙省商船

以販運米糧木植爲大宗自海盜不靖被劫者至數百起之多屢控未獲商旅視爲畏途岱山翦刀坪一帶久爲盜藪搶奪之案層見疊出又好持眾械鬬上年與台州漁戶構釁幾乎釀成巨禍舟山航船裝載多人素無疏虞去冬竟被行劫此盜之在洋面者也今則內地公然爲患即如鄞縣之小溪橫溪大嵩奉化之忠義松林等處皆成盜窟慈谿縣城廂內外本年春間被搶之家不下數十姓有盜首名尤田雞者在奉化縣境招集匪徒三四百人肆擾街市白晝擄掠居民日夜慘愁列炬而守者比比皆是該盜首身帶短洋槍四杆出入乘坐官轎前呼後擁莫敢誰何凡漁船出行尤田雞議取規例錢若干官照而外必須領其盜照方可開駛否則當遭毒手是視海盜之出沒無常恣橫更甚矣似此藐視法紀實誤於地方官之姑息縱容治爲錮習且所置元凱超武輪船與上年添設之護商師船名爲防盜實則虛糜餉項於緝捕毫無實效誠恐近時游勇四散句結煽惑貽患更復不淺所謂養癰必潰治之宜早者也用敢請旨嚴飭地方文武員弁將緝捕事宜實力整頓輪

船與護船周歷巡查其著名盜魁盜窟芟夷淨盡州縣官有諱飾消弭廢弛捕務者立即撤參庶莠民不爲句結而閭閻得以安謐矣臣籍隸浙江既有所聞不敢安於緘默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一年五月日

請安置鎮海防軍並嚴劾在事官吏片

再鎮海口自設防以來虛糜帑項不知凡幾而提督張其光昏耄廢弛副將費金組知府馮相華惟以吸食鴉片煙爲事參將鄧驄保日事賭博在營納妾並干預地

方訟事總辦前敵支應吳元鼎自稱寧紹台道吳引孫之叔以一縣丞而貪緣要差挾妓飲酒毫無顧忌堵塞海口需用船隻先將商民新造之船四處查封迫有人關說受賄放行則始議買舊船價值亦未付楚其梅花椿應用大木則均向木行勒借近聞造冊報銷即此二項浮開甚鉅其餘侵蝕不一而足似此劣迹昭著之員弁相應請旨飭下浙江巡撫認眞查辦以懲其餘至此項防軍毫無紀律現在和局已成不久即須裁撤若不善爲安置勢必四散滋擾貽害地方應請一併飭下浙

江巡撫責成張其光將應補應發餉銀預爲籌備免致臨時滋生事端並飭管帶各員嚴加約束於資遣時除本地招募勇丁不計外餘則均令派員押送由鎭海出口用輪船裝往各該勇丁原籍分別遣散不准一名逗留庶足以弭隱患而靖地方是否有當伏乞聖裁謹奏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日

七月初六日奉

上諭前據給事中張嘉祿奏浙省盜風熾肆並奏參提督張其光等當經諭令廖壽豐確查具奏茲據奏稱浙江台州土匪上年經防軍兜勦匪踪竄匿鄰境致甯波府屬之奉化縣時有劫奪案件迭經嚴飭文武各員分別緝拏惟匪首尤田雞尚未弋獲著廖壽豐飭屬勒限嚴緝該地方官儻有違飾情事即行從嚴參辦提督張其光查無廢弛之處總兵費金組知府馮相華並無嗜好均着免其置議玉環營參將鄧驄保查有在營納妾情事着撤去輪船管帶開缺以守備降補縣丞吳元鼎年輕尚氣不知遠嫌着即行革職勒令回籍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請禁止呂宋賭票疏

奏爲商民行使呂宋票受害無窮請飭申明舊章嚴行禁止以塞漏巵而弭隱患事竊查光緒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上諭有人奏外洋呂宋票賭局近日湖北江西浙江江蘇等省往往不肖之徒公然開設行棧廣糊招帖領票轉售從中射利於風俗人心大有關繫著令嚴行禁止查拏懲辦等因欽此旋經刑部議奏呂宋票出自日斯巴尼亞國賣與中國商民受害匪淺嗣後如有發貼招帖之華人責成地保客寓捕獲一名給錢二千

文得規窩頓隱容不首者分別革究枷示如獲有主使發帖之人即照造賣賭具例發邊遠充軍夥同代貼招帖之犯照販賣賭具爲首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地方居民人等再至租界買回發售一經查知姓名得彩等犯均照爲從例杖一百徒三年請旨飭下湖北江西浙江江蘇各督撫一體飭屬照辦光緒九年三月十二日奉旨依議欽此仰見皇上爲民除害意美法良凡在臣下理宜恪遵無如官吏但視爲具文而不知立法之深意商民遂狃於圖利而轉致受害於無窮查呂宋賭票外

洋各國久懸厲禁惟銷售於中國最廣聞其售票章程每月出售五萬號每號售洋銀六圓至每年六目分十二月分改爲大票每號售洋銀十二圓統計一歲售出洋銀不下四百二十萬圓即使得彩之數盡歸中國不過三分之一況每歲傳聞華民得彩者不過一二其餘爲賭局詭匿可知而愚者執迷不悟即智者明知有詐亦妄冀一得遂至廣工販暨月得洋銀數角亦買其十開小票一張以覬什伯倍蓰之利一舉不得更圖再舉愈輸愈買愈買愈輸終歲勤勞都付一擲智窮行賤謀食無門不肖之心由此而起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項賭票初僅行之租界往往詭寄呂商積久暢行遂及通商口岸今則聲轂重地亦公然大張招帖領票轉售目無法紀若斯已極風俗人心曷堪設想應請飭下刑部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申明舊章轉行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撫並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通飭所屬嚴行禁止一面請旨飭令出使美日祕國大臣先期知照遇屬更約年分務將呂宋賭票一項諭以利已損人永行停止庶幾內治既修外患亦絕臣爲天下風俗人心起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年六月初十日

光緒二十年六月初十日奉

上諭給事中張嘉祿奏商民行使呂宋賭票受害無窮請飭申明舊章嚴行禁止一摺呂宋票流行中國前經刑部將發貼招帖及窩頓容隱並貪利販賣各項人等嚴定罪名通飭湖北浙江等省一體禁止乃奉行日久仍屬具文甚至京城地面亦有大張招帖領票轉售之事殊爲風俗人心之害着刑部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

五城御史南北洋大臣申明舊章一律嚴禁毋得虛應故事並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出使大臣設法阻止以杜漏卮原摺均著抄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

兵輪管駕積習太深請飭認眞選汰疏

奏爲輪船管駕積習太深請旨飭下該管大臣認眞選汰以資整頓而重籌防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籌備海防莫要於輪船駕駛輪船必資夫管帶際此創鉅痛深之會爲懲前毖後之圖重整海軍添購戰艦全賴沈毅

篤實通曉水師之管駕平時講操演駛行之法臨敵諳迎勦截擊之方庶足圖自强而禦外侮乃以臣所聞南洋開濟南琛南瑞超武等兵輪管帶員弁率多貪逸憚勞有名無實疊操練於不問以酬應爲專長日在花天酒地之中徒供送往迎來之役其船中水手升水匠役人等薪糧虛額剋減藉充私囊偶聞海警逗留規避習爲慣常似此巧猾貪懦現在北洋新購海容海籌海琛三快輪與福建船廠修竣之元凱練船甫經派定管駕儻相率效尤一旦有事倉猝徵調百不應手甲午之役致遇靖遠等船之毀棄前鑒匪遙可爲痛惜相應請旨飭下南北洋大臣與福建船政大臣嚴密稽查認眞整頓凡貪劣恇怯不習水師專事逢迎之管駕立行罷斥勿稍瞻徇申以紀律定其賞罰務使一船得一船之用庶不負朝廷整軍之意而免外人非笑之譏臣爲愼重籌防實事求是起見是否有當謹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五年六月日

請飭清查舊存軍火器械片

再浙江省現辦防務需用軍火器械聞紛紛又向洋商

購買溯查浙江省自光緒二十年六月起籌辦海防第一次用款先於二十一年四月奏請立案其時臣在戶科給事中任內曾將淸單細閱所購槍礮子藥銅帽水雷旱雷地雷電箱電光燈價值重大種類繁多現經浙江撫臣造冊請銷猶確鑿可稽也當時並未開仗購買各件其必一無損失可知咎收藏經理之得宜值此重整防務之際儘可分撥應用稍杜虛糜用敢請旨飭下浙江巡撫將前購軍械照單清查現在統存若干分晰具奏免與新購物件混淆牽合是亦重軍儲愼度支之

一端也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五年六月日

請開三門灣商埠疏

奏爲浙江三門灣形勢緊要請旨飭開商埠以杜窺伺而重籌防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先發制人用兵之要義有備無患經國之良圖浙江之三門灣濱海環山可藏巨艦其間島澳紛列尤足資控制而裕利源聞從前刑部候補主事王詠霓自隨使泰西歸有於此地足闢船塢之請本年春間義國向我租地浙江撫臣劉樹堂

電請總理衙門有於此地自開商埠之議謀慮所及具有遠猷目下義國雖已寢謀而既爲外人所垂涎不能不籌先時之曲突揆時量力庫藏既未充盈船隻祇從緩辦若度地自開商埠預佔主權作先事之圖維未始非無形之牽掣或謂開設商埠一切經費籌款良難矧該處土產無窮若專恃洋貨爲大宗無論徵收稅鈔未必暢旺即使日有起色而界在甯甌兩關之間盈於此者必絀於彼欲以收利轉恐失算不知商埠之耗損有數而海防之鉅糜無窮若非拔幟先登綢繆未雨儻別國復從而覬覦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則沿海之地疲於設防通盤計算孰少孰多不待知者而辨矣且該處距南田僅隔龍頭淺港南田本屬禁山自開墾以來田畝約有數萬畝之多特以濱海之區盜蹤易集即金漆門等處間或派兵巡緝而防不勝防每逢秋穫强割肆行其間固尚有地未成熟者即有熟地亦未升科今若開設商埠則士卒梭巡既可清萑苻之淵藪農民廬至即可化瘠壤爲膏腴於以報部升科一舉而數善備似於安內攘外兩端不無裨益應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王

大臣並浙江撫臣迅速籌設量度施行庶上以抒朝廷宵旰之憂而下以杜强鄰覬覦之漸臣籍隸浙甯據所見聞謹恭摺具陳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初十日

奏派抽查漕糧謝恩摺

奏爲叩謝天恩恭請聖訓事本月初五日都察院奏派抽查漕糧奉旨派出臣本貫臣張嘉祿伏思漕糧爲天庾正供稽察巡防在均關緊要臣等欽承恩命自當殫竭心力釐剔弊端如臣等知識檮昧懼弗克勝惟有

仰承聖訓俾得識所遵循庶幾勉竭駑駘無貽隕越以期仰副朝廷慎重倉儲之至意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十六年三月初六日

謹陳驗收米數並閱視石壩摺

奏爲謹陳現在驗收米數並閱視石壩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等奉命抽查漕糧於謝恩請訓後遵即查照向例先期赴大通橋視事所有應辦一切事宜均於漕艘未集之先督飭大通橋監督預爲妥辦並移咨順

天府府尹揀派文員及巡役分布各閘巡緝偷漏其城河上下號房等處經倉場侍郎添派委員巡查臣等仍嚴切面諭該委員及巡役等晝夜按段實力梭巡並經出示曉諭各閘嚴禁偷漏攙和等弊嗣於四月初二日米石到橋臣等督同大通橋監督認眞查驗當面抽掣隨到隨掣隨掣隨運現在到橋之米每日計四十船或三十船不等所有抽掣米石四十船中約一萬一千餘石照例每五十袋抽掣一袋每袋淮折耗一升五合如例外短欠逐一塡記紅單以便造冊彙咨戶部及倉場衙門責令經紀照例折賠並核其欠數之多寡將押米之代役船戶分別枷責懲辦至所驗米色核與坐糧廳移送米樣尙屬相符茲據大通橋監督呈報自四月初二日起至二十二日止計到橋江省正供洪斛粳米共計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三十石經臣等逐日查抽實計搬運過橋洪斛粳米共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三十石已由該監督分運各倉交納臣等於四月二十日同赴石壩親行閱視其在後續到漕糧臣等仍當隨時認眞抽查督催迅速轉運以期仰副朝廷慎重倉儲之至意除

俟漕糧全數完竣再行具陳外所有臣等驗收米數及閱視石壩大概情形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省墓假滿到京覆命摺

奏爲恭覆恩命仰祈聖鑒事竊臣奉命典試湖北當即偕正考官臣劉啟端星馳就道屆期入闈取士如額揭曉後由湖北撫臣譚繼洵代奏請假回籍省墓奉硃批著賞假一箇月欽此假滿起程北上現在到京理合恭覆恩命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十七年十月日

專案報銷五城練勇局收支銀兩摺

奏爲五城練勇局收支銀兩按照部章支放實銀除十七年十二月以前業經報銷外謹將十八年正月截至十二月底止收支銀兩數目專案報銷恭摺會陳仰祈聖鑒事竊同治八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諭賈楨等奏外城練勇酌擬改併請旨遵行一摺著照所請練勇二百五十名分屬五城以供緝捕之用其部撥練勇每月一千兩即由五城支領等因欽此當經議定章程每月歸各城分銀二百兩每年彙銷一次光緒八年因東城正

指揮以銀易錢將多報少經都察院奏請將該指揮交部議處並飭五城議定練勇局用款一律支放實銀酌擬新章等因奉旨知道了欽此欽遵各在案又光緒十七年十月經戶部議准五城練勇局每城添募勇丁廿名每月歸各城分領銀六十兩自光緒十八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連閏計十三箇月共收部庫京平銀一萬六千九百兩五城舊管實存京平銀三千一百九十六兩零一分八釐一毫四絲一忽五微六纖又小建截存銀一百七十一兩三錢十七年報銷冊內經部駁銀三十六兩四錢統共銀二萬零三百零三兩七錢一分八釐一毫四絲一忽五微六纖內除局勇口糧長夫工食勇局房租局員薪水書吏工食買辦火繩領火藥車腳煤炭紙硃號衣皮襖修理軍器四季操賞三節犒賞剪耗補平等款計五城共用銀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二兩三錢七分七釐二毫五絲均造具清冊報部核銷其下存銀三千六百五十一兩三錢四分零八毫九絲三忽五微六纖應歸於下屆奏銷辦理除將清冊移送戶部核銷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光緒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監放粥廠完竣覆命

奏爲監放粥廠完竣恭覆恩命事竊臣等奉命稽察普濟堂功德林粥廠該兩廠例於上年九月二十五日起本年清明後酌度情形量爲加展經辦理在案每歲蒙恩賞給崇文門稅課銀二十兩京倉粟米八百石兩廠分領由順天府委員經理按年造報該府核銷臣等督率該委員等認眞經理每名口用米七合早晚放給普濟堂男女各編號舍隔院居住自上年九月二十五

日開廠起迄本年三月清明後加展十日至三月十八日止統養貧民十三萬二千三百十七名口現已放出仍留老幼廢疾貧民一百十九名口功德林向不收養女口統養貧民十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一名亦於同日放出並未存留合計兩廠共養貧民二十四萬三千六百六十八名現在天氣暖和貧民可傭工度日不致流離失所堪以仰慰聖廑所有臣等監放粥廠完竣緣由理合恭摺具奏再原派御史臣趙時俊現蒙欽點會試外場巡察差使在輒門住宿是以未經列銜合併聲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寸草廬奏稿卷二

寸草廬奏稿後序

嗚呼先公捐館於今四十年矣自己丑秋始由詞垣爲御史時天下猶宴然無事也庚寅抽查漕糧駐大通橋地卑溼一日幾不能興而風痺實根於斯辛卯副考湖北暑往寒來形容益瘁癸巳旣巡視中城案牘紛繁躬自理之又復襄校秋闈從容衡鑑不以衰弱辭其勞也無何甲午中日釁起先公方擢給事中當事者調度乖方以致師徒撓敗坐失機宜先公靈焉憂之章凡十上馬關約定爭之不獲浩然言歸歸而嘔血盈升蓋痛履

霜堅冰之有漸而勇言當世之得失皆不果用固鬱鬱久且深矣戊戌力疾還朝又值新舊遞嬗之際楊御史深秀門下士也被棄於市安御史維峻老友也遣戍邊疆寄諭壽鏞曰天威不測臣罪當誅顧如國家元氣何則傷之者益切己亥春意大利兵船趨至三門灣索租借地先公以謂此地若爲外人所據則浙東形勢坐失莫如自闢商埠以抵制之於是繪圖貼說疏上奉敕浙撫密議他如兩陳浙東水災一陳浙省盜風並劾鎮海防軍腐朽兵輪管駕積習及請飭清查舊存軍械又爲還朝後立言之舉舉大者夫物腐蟲生其來有自向者旣有三誤矣一誤於戰事之有名而無實二誤於奸臣之結黨而營私三誤於潰將之稽誅而玩法此先公所爲長太息者也見力爭和議疏不圖時甫五載三誤不去一錯鑄成禍起蕭牆匪橫畿輔詩云相彼雨雪先集惟霰斯之謂歟憶壽鏞已亥之冬由甬赴燕覲先公疾時廢立之謠諑正盛而大刀會已浸浸蔓延矣先公昕夕不安某日聞將召九卿科道議之先公方疾劇曰是不爭烏用臺諫旋事寢而疾遂不可爲時庚子二月也先公先

後居臺諫十年小子所及知者止此追溯往昔言念今茲重刻先公奏稿凡二卷其表裏得以覈矣時庚辰九月男壽鏞謹識

曹恭愨公賸稿

江陰曹毓瑛琢如

擬請由蘇常寧分路進兵亟籌攻復摺

奏爲蘇常寧分路進兵亟籌攻復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江南大營潰退以後溧陽句容丹陽無錫宜興江陰崑山等縣及常州蘇州二郡盡淪於賊所以如此之速者非由賊勢之浩大實則士匪潰勇之爲之嚮導而先自亂以助賊也賊得蘇常以後子女玉帛恣其擄掠軍火糧餉任其取攜逼民人以蓄髮役情壯以從軍民人荼毒之苦甚於倒懸而賊方益思兼併松鎮揚並趨杭嘉湖全有江浙兩省而後快此時若乘賊勢未定而急以奇兵

攻之賊無紀律必將自亂若任其日久盤踞而徐爲之圖臣恐其氣漸大其局已成而不可復動也前月曾國藩覆奏摺內有須至湖南募勇八月方可進兵之說此五六七三月中任賊縱橫毫無抵禦是懇舉江浙兩省而委之於賊而禍建江西廣東等省聲息相隔及布置已定而賊益根深蒂固而無從下手臣愚以爲爲曾國藩計則不能不如此而爲天下大局計則斷不可如此都興阿計日可到江北宜令由江陰進攻無錫常州爲一路巴棟阿馮子材向奎等均在鎮江宜令以剿爲防分出一軍由鎮江進攻丹陽爲一路薛煥現擬招募夷兵宜令多雇壯勇由上海進攻蘇州爲一路瑞昌張玉良等招集潰勇裁汰宜多挑精兵由嘉湖進兵攻蘇州一路由北路者悉以都興阿統之由南路者悉以曾國藩統之而曾國藩宜一面遣劉蓉等赴楚募勇一面與胡林翼商撥精兵繞道疾攻江甯爲一路有此五路進攻賊必或分或合疲於奔走然後再行激勵鄉團觀釁而動賊必有應接不暇之勢再臣籍隸江陰江陰沙勇並無多人亦居然殺賊復城賊之無能爲已可概見特患事機之太緩耳不揣冒昧恭摺瀝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上某當道密稟

密啟者魚肆居然兩次登朱邸之門此履霜之始故借倭李言之以見倭李尚不可況朱邸乎侍患難相隨至今三年即有事亦不過投刺而已未嘗請見文堂處非來請亦未徑往奔走公卿之門者此中無佳士也其爲請業而來乎抑爲權勢而來乎可以知之矣若朱邸門庭一雜此時正人尚孤恐異論忽起深爲大局之憂另緘所陳願老前輩揣之直廬或朱邸見之有所覺悟也文堂待侍之意甚厚而勢有所不可若侍於居憂之中稍有遷就不顧名義無論心有不安乎日引繩批根以責人者何顏復見之乎然屢辭必拂其意故并及調營差委必辭不往之意以見侍之非有趨避不過拘泥禮制而已此中委曲惟老前輩可以言之故敢布述幸

省察不宣

再上某當道稟

再敬啟者近讀宋史見司馬溫公與執政書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悔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便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其言驗之古今歷歷不爽蓋卽古人苦言藥石美言疾疢之意位不期驕古人所慮訑訑之聲音顏色足以拒人千里之外願老前輩記侍此言不啻常侍左右不在相見之疏數久蒙摯愛無以爲報今承下問敢進此言幸察之

吾鄉曹恭愨公爲清代中興名臣事載史宬昭昭在人耳目原無待以文字傳惟鄉人景仰前賢有不得不贅

乎著述者爰囑公文孫綸香大令勤加搜輯僅得奏稿一通書二通其致某當道書中所云魚肆所云朱邸不知其何所指文當係文祥蓋其時恭愨尚官軍機章京而未官卿貳也第一書此時正人尚孤下旁註有正人素無交涉必不肯往卽倭李二公處亦然此必延譽者之過也云云第二書位不期驕下旁註有勢分相懸雖正人不敢盡言此居上者耳目所以易隘自非懷忠愛之心者孰肯直言以取怒哉云云此等風骨在當日尚不易多覯何況今日爰亟刊入叢書中以爲廉頑立懦之一助云辛未秋日穀臣祝廷華謹識

曹恭愨公賸稿卷終

孫男亮臣敬校

徐給諫謄稿

江陰徐士佳拙安

請禁革江蘇落地布捐以維民生摺

奏爲江蘇落地布捐病民已甚請立予禁革以維小民生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民生本計耕織爲先耕農一業近今無甚變遷目下所最爲變遷者莫如紡織自道光年間洋布流入中國土布之利已陰爲所奪幸尚無多近則機器紡織已移至通商口岸矣浸假而移至內地矣查土布以人力婦女終日拮据炊爨纔晷必竭數日之力手工八九易方成疋布洋布以機力關捩一開運行不息累萬盈千可立而

待現在江蘇等省新設機廠已不下數十處而繼開者方興未艾此項機廠皆華洋大賈坐享其利夫以土布成於貧女而作工又雖機布則成於富商而作工又易平情而論自必薄征土布以恤貧民之不足厚征機布以分富戶之有餘此古今之常理亦中外之通義也乃今則不然機布一捐以後聽其所之無再征之事土布則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層累重疊無有已時以一省之地一物之捐而輕重倒置苦樂懸殊未有如此事之甚者也然猶捐爲餉項所出猶可說也其病民而至不可解者莫如土布之落地一捐此捐既未奏明亦並未咨部其法責令布莊於鄉民售布時每疋扣錢四文或六文八文按月包辦釐局遞解藩署至今相沿不改藩司安坐衙齋但見源源報解方以爲自然之利又安知夫銷鄉婦女勞苦昕宵忍飢受凍欲以謀餬口之資者今爲官司奪而有之耶良以小民苦情不能自達地方巨紳且不盡知何況大吏且自布莊而委員而釐局層層過手征百解十人人各有所沾潤因弊爲利弊之所以牢不可破也此捐始於同治六七年間他省皆無獨江蘇有之江蘇他項貴重之物皆無獨此賤粗價賤之土布有之計通省惟武進陽湖二縣於同治七年夏前督臣曾國藩舟過該處經紳士稟奉飭府示禁在案正擬一律嚴禁適調直隸總督未及辦畢因循至今且彼時機器未行民間紡織獲利尚不甚爲病今則布以出多而日賤棉以用廣而日貴計織售之布一疋除去棉本利已無幾況又腹之以無藝之捐是一困於商再困於官卒至不敷食力相率輟工吳民好勤今乃梏之而使無所用實堪痛惜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江蘇巡撫將此項落地布捐查照同治七年六月常州知府示禁成案永遠禁革以利民生謹

奏

請分別輕減江蘇牙稅以紓民力摺

奏爲江蘇牙稅驟加十倍苛擾已甚請飭分別輕減以紓民力而弭隱患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江蘇夙稱財賦之區一切攤款視各省爲獨

多近年舉辦新政財政更形艱窘而取諸民者自不得不日有增益商民知義務所在無不勉力輸將乃自去年籌款所道員朱某自出新意將牙戶年稅創爲十倍加收之法如上等部帖歲完二兩者責令加爲二十兩其他花布米猪以次遞降下至灰糞一行操業微賤向祇完五錢者今亦加爲五兩詳經撫臣具奏論者皆以爲萬不可行卽戶部覆議亦稱牙戶非當商可比能否均加十倍殊難遽度姑准試辦一年如果塵市帖然上下均利再行奏明作爲定章等因後以民力不逮迄於無效臣方以爲此事當可變通矣乃自朱某准補淮揚海道近又兼署藩臬兩司輒復嚴札各州縣仍勒限追取州縣恐干撤任星火傳提

如捕寇盜因之閭閻騷動雞犬不安罷市逃亡屢見報紙去年蘇境水災米價騰貴民間樹皮草根悉以充食今夏苦旱入秋又多陰雨正當收割之際雨勢未已俗稱爛稻鋪爲農家所大忌荒象已見人心惶惶乃朱某不思撫輯其民又兩目失明性情堅悍唯安坐衙齋冥搜盲索以股創爲能臣恐民怨方滋陂蹤滿地倘一朝發難後患將有不忍言者矣且牙戶之有年稅他省未嘗聞獨江蘇有之牙稅之議加江蘇之寧屬亦不聞獨蘇屬之四府一州有之今并責以十倍之多是同居一國之中一省之地而苦樂天淵乃至於此微特民力不逮恐環球列國亦無此政體也況商會者所以聯商情而去官民之隔閡也今朱某責捐於商而於商會之公稟概置不理並昌言不准商會干預一若惟恐商之不病者豈

朝廷設會保商之意耶夫新政萬端籌款原非得已然鹽斤之加價不過數文土藥之加捐亦止數成未聞有以倍計者惟關稅之倫漏則有加倍所以示罰也今該商民等並無過犯而忽加十倍之徵自古及今有此取民之制乎迭奉

恩旨不准苛細病民聞者感泣今言利之徒違背

聖意縱使敲骨吸髓幸而辦成亦竭澤而漁終非地方之福況乎其事欲難成耶且四府一州者亦非能統歸轄治也凡鎮江上海租界之住戶與內地之教民向不承認加捐由來已久故牙戶之黠者至有因此入教之事夫官不恤民致使求庇于他族爲叢敵爵徒失人心臣竊痛之相應請

旨飭下江蘇督撫臣迅飭籌款所傳見商會代表和平商勸分別酌減以順民情又醬業加捐一事久議未決現正同一援累亦請一并妥商定議總期於公事民情兼籌並顧庶有合於憲政初基大局幸甚謹

奏

吾鄉徐拙安前輩久官銓曹以清廉著及移掌諫垣尤有聲所上封事類多關家國至計惜其稿已盡散佚無可搜羅令人扼腕茲同社謝君冶盦從章子孫宜處得

其遺疏二通錄以見示一再捧誦恤民之意至爲惓惓
爰錄刊入叢書中俾世之仰望先生者得以見先生之
梗概焉至疏中所稱朱某乃江蘇牙釐局總辦浙江平
湖朱之榛也辛未十月穀臣祝廷華識

徐給諫牘稿終

邑後學謝鼎銘校字

吳給諫謄稿

江陰吳鴻甲唱初

請刪除大學堂糜費飭令歸併以一事權摺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吳鴻甲跪奏爲大學堂糜費過甚請旨飭令刪除歸併以一事權恭摺仰祈聖鑒事伏思學堂與書院名異而實同京師創設大學堂原議招學生五百人若令顧名思義本不應設小學堂在內今既降格相就矣而合仕學中學小學生祇有一百三十餘人僅得四分之一則所延教習及辦事諸人亦宜先設四分之一以節經費乃查西學者不及百人而延訂教習至二十八人之多歲支薪水三萬餘金固已駭人聽聞至中學分教六

人各有專責自不可少近又添分教五人而辦事諸人其繁多甚不可解查學堂書籍無多且乏精本一人嘗之足矣儀器所儲值數百金一人司之足矣至支應雜務本可兼差文案稽查徒爲多事查學生由教習約束乃書院之通義也茲則總辦一人歲支薪水一千二百金外另設提調十二人支薪水七千三百二十金復設收掌司事供事謄錄等四十餘人支薪水飯食三千八百餘金聽差八十四人支工食四千餘金亦太侈矣此外之一切雜用臣不知其詳但聞戶部月撥銀一萬七千二百餘兩合周年計之當二十萬有奇值帑項艱難之會更添此巨款之支銷即提調薪水比之京官俸銀一人多至六七倍比之八旗查學翰林一人多至八九倍而事則或有或無或勉强於無中生有是亦不可以已乎竊維典樂命官一變已足況祇此學生百餘人使辦事果當其才即一二人已足勝任何至糜費若此仍無妥善章程使人謂學堂爲調劑私人之藪非激揚士類之林甚無謂也臣愚以爲提調十二人當留一人爲提調二人爲監院其餘盡改爲分教以均勞逸而待傳補至收掌以下諸人可裁十分之九即聽差亦可裁四分之三刪繁就簡即以騰出房屋添住學生騰出經費添買書籍儀器並加優等膏獎以資鼓舞庶幾實事求是可以持久是學堂之章法即書院之規模矣夫學堂開辦已踰半年而章法猶未妥善者正以用人太多事權

不一嘗學大臣虛懷過甚耳應請旨飭令破除情面重訂章程以一事權而節糜費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再讀書之士當優游而浸漬之不當束縛而馳驟之也聞辦事諸人日出新法以束縛學生一不如意即蠲爲記過聲言逐出是馳驟之也且藏修游息古有明訓七日一休沐古合古意乃稽查者必於休沐之日强令學生上堂背書講義已屬不情又抹改分教所記功課分數顛倒錯亂夫學生與教習最爲親切何必攙越其事以致羣焉不服本月二十三日因記過數十人學生鬨鬧不成事體又學生飯食不堪下咽至今未有妥章辦事可謂無才至學生

取書舉附則以收掌監守綦嚴供事互相推諉必令至某處寫票某處掣錢某處照驗轉折再四令人神消氣沮似非鼓舞之道其餘提調或足跡不至如食乾修或閒月一至徒支薪水蓋儀器無多文案無筆墨可辦支應則但守銀行手摺一扣而已此皆人多而無益者也若供事謄錄諸人書吏積習皆所熟諳人數愈多弊竇愈甚又不獨縣費帑項已也竊維學堂本屬新政苟辦理妥善尚得謂之培植人材如此情形徒滋物議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再學生質有高下功有淺深讀書難使强齊也至功課有作文講義背書三事日以分數記之積至一月而作文之分數或轉不如背書分數之多蓋事有難易統以分數核等第獎賞則不平矣應以三等分數定爲三等學生能文者不必講義能講者不必背誦方爲平允否則使高材生背書必不如童蒙之熟也此特教小學生之一端耳至若天文地與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亦當次第講求不應開辦半年尚安苟且制藝爲進身之階學堂並無保作舉人進士之條則舉業一門亦當爲學生稍留地步開管學大臣早慮及此而阻撓者衆大都仍染痛扇八股之惡習耳似亦當參酌施行又體操一事雖有八段錦易筋經諸式可以强固身體增長精神宜先習鍊簡易諸式空手體操至擎託超躍等事非可强肄近聞所習如優伶賣藝者然

以致姚姓學生折肱斷去五十餘金並有擡傷頭額者殊未合理亦宜斟酌妥善章程不可任聽小學生之高興也合併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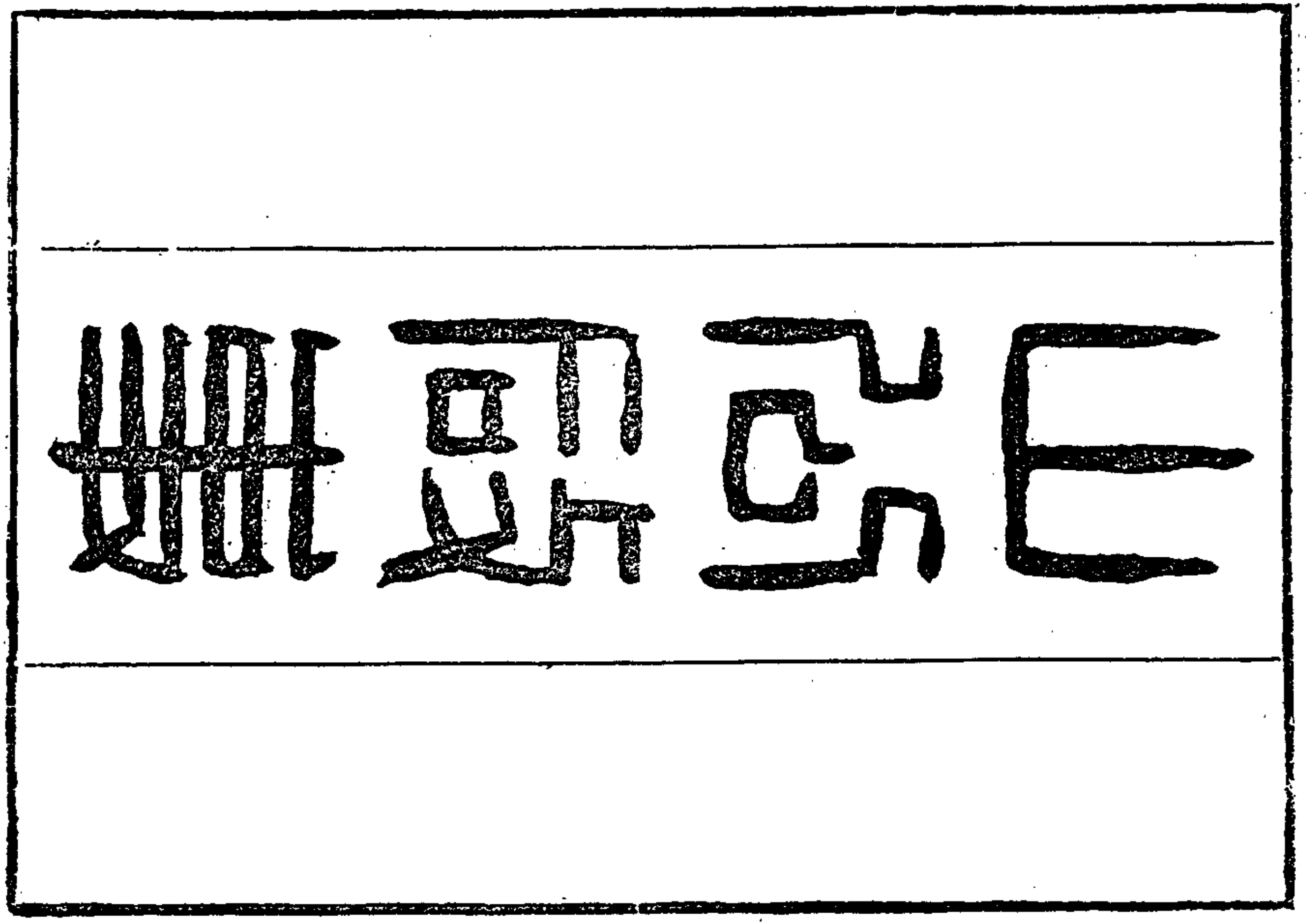
請嚴申京城門禁并查禁私造軍械以戢奸宄而遏亂萌摺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吳鴻甲跪奏爲請嚴申京城門禁并查禁私造軍械以戢奸宄而遏亂萌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義和拳會共始實由州縣偏袒教民致刁民以邪術乘機鼓惑而愚民蠢然信從近則戕官毀路已頗有肇亂之形迭奉諭旨查拏首要解散脅從近復特簡重臣前往宣布曉諭仰見聖謨宏遠操縱自有權衡何待小臣妄瀆

臣所總總過慮者則以京師重地潛伏亂萌而情形容未能上達也自三四月間京城即有聚習拳棒之事猶屬閭巷幼童近則外來拳匪居然結黨橫行深堪駭異臣所知者宣武門外炸子橋破廟名朝度庵五月初一日忽來五六十人供立神牌演符呪日以砍刀炫戲市人或詢其授自何人則云其師現居蔡村或云住長辛店至初八日不知移居何處聞內城大佛寺亦有此事則其他曠僻之區更可知矣初十日清晨又有該匪近百人分持刀械出入彰義門不知何往其餘三五成羣造言惑衆隨地而有此皆衆耳衆目共見共聞之事光天化日之中豈宜有此尤可駭者近時前門外打磨廠等處鐵匠鋪日夕工作鑄工

甚多僧價數倍尋常訪諸自京外來者據云順直各州縣市集私造刀械情景相同伏念近日洋兵入城各城門皆派兵駐守朝廷防患未然具有深意而此類拳民曾腰掣紅帶爲記并鞋韈亦繫紅邊間有用黃色者其服式詭異形迹一望而知斷不應任其出入游行聞集城內該匪頗有約期燒毀東交民巷使館之謠竊思各使館附近禁城東偏倘有不測恐震驚九廟之靈而皇居伊邇亦何以上安慈聖而下慰臣民乎況各國洋兵入城數已不少一旦拳匪滋事交鬨於肇毅之下彼族必續調大隊肆行蹂躪臣不知事至於此計將安出矣夫都邑之間公然鑄造兵器以資亂民本法律所不容昔嘉慶十八年八卦教匪布散黨羽遍於京外甚至潛通內監釀成禍階今雖萬不至此而其仇洋之名最易惑聽甚恐隸役兵勇爲所煽誘貽患至大前年康梁創保國會名非不美而實則包藏禍心今該會以仇教爲名假託神奇其心尤爲叵測我朝二百數十年之社稷今日本相安無事可聯中外而靖兵戈苟臣民皆嘗膽臥薪亦何不可復仇而報國安用此乙麼小醜亂我宸聰祖應請旨嚴飭京城內外各門切實稽查凡帶持兵械及形迹可疑之人不得任其出入自由其凶惡尤著者立予拏究并請飭下步軍統領五城御史督辦保甲局一體梭巡凡外來匪類從嚴懲辦製造兵械悉數追繳其順屬各州縣專責成府尹派員查禁庶內消奸宄之謀外杜惡陵之禍大局幸甚臣爲預遏亂萌起見不勝悚皇迫切之至謹繕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先生與徐拙庵前輩同考取御史並同時傳補同擢給事中其奏敢言之直蘇亦同乃拙老疏稿既散佚殆盡卽先生諫草四巨册亦爲長公子攜至吉林化作劫灰飛去心竊惘之叢書之刊既搜羅得拙老二摺茲復經謝君冶盦向先生次公子索先生遺著亦僅僅得兩摺兩片夫先生當日疏陳要政名槩諫垣此不過鱗爪耳然於當時拳匪肇亂及初辦京師大學堂情形關之頗歷歷如繪亟爲刊之當亦海內徵文考獻者之所不廢也敬丞祝廷華識



光緒庚子八月栞

昔周公作周官立太宰以治官府命曰天官進退百司雖司徒宗伯之敎禮司馬司寇之政刑司空之事壹經綜於治典非重其權所以齊天下之賢否無二議一國家之舉錯無二門也沿及兩漢卿貳陟擢委於三公郡國掾屬出於自署光祿勳常侍曹雖典銓選然非專職周制稍稍替矣嗣茲以降其位崇者或由堂除或付廷推部所除授者不過閒散微職無所臧否注籍而已然馬氏貴與謂西晉時以吏部尚書執用人之柄山巨源啟事中所處分者內則要地外則方面則晉時尚存周制啟事久佚曩常欲實馬氏言未得也今春重遊京師吾友葉奐彬吏部出所輯

山公啟事眎余余觀如侍中尚書令御史中丞太子保傅右衛將軍平南司馬河南尹諸職並當時顯秩馬氏言亘然嗚呼如濤者眞天官矣雖然濤此書幸不行於世耳不然啟事其爲甌始哉夫吏部之制一壞於崔亮之停年再壞於裴光庭之聖書三壞於孫丕揚之掣籤然沿襲至今雖有賢哲莫能更易故儇黠奸詬之吏奉故事而有餘閒茸衰朽之員尸高位而無過善乎蘇文忠之言曰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我仁祖在位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誠以當時大臣不足與於知人之明也然則知人之未可責之吏部尚書昔之君臣固嘗意之矣今苟欲廢一切文法而聽黜陟於一尚書則巧進之士益多而徇私朋比之風將合摎膠固而不可拔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幷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幷與符璽而竊之莊子云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彼山公者天下之少者耳庸詎可以其合聖人之法而責於今之蕞滑竊污不知恥之輩哉故今之喜言變法者安也善治者去其弊法者耳停捐納則仕途清矣嚴考成則吏治肅矣厚祿糈則廉恥作矣省文牘則神志壹矣

朝廷苟采吾說而行之吏部郎典選舉固山公所謂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居之也奐彬可不求所以舉其職乎

光緒丁酉仲夏湘鄉許鄧起樞序於京師寓廬

山公啟事

晉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山濤撰

賜進士出身詰授中憲大夫四品銜吏部主事葉德輝輯

尚書令李胤遷缺處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羊祜爲人體儀正直可以肅整朝廷譏刺時政以爲闕失者言旨切直于朝廷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九藝文類聚四十八引云尚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體儀玉立可以肅整朝廷

李胤字宣伯晉書有傳

晉書羊祜傳祜上表曰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

王隱晉書曰咸寧二年李胤爲尚書令雖歷職內外而

在公退食家室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藝文類聚四十八

晉諸公讚曰李胤爲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刊定選例而著于令藝文類聚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十四

羊祜字叔子晉書有傳

武帝詔曰侍中羊祜秉德清而處腹心之任始總樞機之重加爲尚書左僕射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九

干寶晉紀武帝詔曰散騎常侍中將軍軍按此有誤羊祜秉德清勁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惣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爲委任責成之意也以祜爲尚書左僕射衛將軍太平御覽二百十一

御史中丞刁攸舊人年衰近損百僚未甚爲憚坐治政事攸尚書可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二

晉書刁協傳云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

舊選尚書郎極清望號稱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應雍州刺史久無郎前尚書郎傳祗人才無先之者請以補職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又引云舊選尚書郎極清望也太平御覽二百十五引云雍州久無郎前尚書傳祗坐事免官在職日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不審可復用否俞安期唐類函三十九北堂書抄同原本陳禹謨本刪存舊選尚書郎清望號稱大臣之副二句

傳祗字子莊晉書附傳元傳

晉書李含傳本州大中正傳祗以名義貶含

晉書王廙附傳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

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爲掾

晉書張軌傳光祿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饑匱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萬匹

晉書石苞附傳崇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之燒鴆於都街

晉書王恂附傳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司隸校尉博博當作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罪詔特原之

晉諸公讚石崇爲南中郎將得鴆以與王愷爲鴆害之事司隸傅祗於愷家得鴆奏而免之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三

晉書楊駿傳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閤內有變召衆官議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

晉書裴秀傳楷子瓚娶楊駿女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

晉書武陔傳陔弟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陔潁川荀愷年少於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爲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

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晉書懷帝紀太子太傅傅祗爲司徒

晉書劉聰傳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於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並其二萬餘戶於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闥聊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代國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

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啟崔諒史曜陳淮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正少華可似敦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濤化閣帖三宋龔鼎臣東原錄引云崔諒史曜陳淮可補吏部郎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直少華可以敦教者漢武朝以儒者文多質少乃用萬石君二子以抑其文華之士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若崔諒者誠愈通儒咸以濤爲知言

吏部郎與辟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人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書郎陳淮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藝文類聚四十八引云人才既自難知中人以下情僞又難吏部郎與辟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乃當能正人杜佑通典二十三引云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之不容雜穢也乃以議郎杜默爲之

世語曰琕兄孫諒字士文以簡素稱仕晉爲尚書大鴻

臚魏志崔琕傳注

荀綽冀州記云諒即琕之孫也同上

晉書禮志云黃門侍郎崔諒

鄧粲晉紀曰廣平太守崔諒表政穀執長崔希子休妻石氏年十餘歲爲邦邑所宗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少孤父希臨終庶子流生是時漢末大亂希命棄之曰奈何使舅愛之至不存活乎甯割飢膚之恩以存顧援之食眷沈乃前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九

北史崔逞傳云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琕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

晉書周浚傳云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爲山濤所知曜字季茂父爲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一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藝文類聚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二十引同爲征上無父字

晉諸公讚云陳准字道基有德器爲太子舍人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准誤作唯

晉諸公讚云陳准爲中書令張華爲監准與華俱處機密而准推崇之每直日有詔書無大小輒先示華了不措意華得詔書不以示准省中號准爲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太平御覽二百二十

山啟

晉書周處傳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

晉書孟觀傳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沈毅有文武材用啟觀討之

晉書淮南王允傳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畦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淮郎淮誤時爲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鬬

晉書惠帝紀以光祿大夫陳準爲太尉錄尚書事按陳準郎陳准

晉書張輔傳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

晉書嵇紹傳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

山啟

晉書庾衮傳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衮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衮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諒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

晉書禮志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傳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已往以爲成比

也

晉書傅元附傅祗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尋加光祿大夫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倫遣御史與祗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

晉書裴秀傳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

世語曰杜友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魏志毋丘儉傳注）

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世說新語排調篇注）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于時詔用陸亮（世說新語賞譽篇上注　白帖七十二引云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曰清直寡欲萬金不移矣又文選二十一顏延年五君詠注引云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

阮咸字仲容晉書附阮籍傳引山濤啟同又云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

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爲吏部郎世祖不許（世說新語賞譽篇注）

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眞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眞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同上）

世說新語政事篇云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

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爲賈充所親待山濤爲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爲然乃啟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啟亮可爲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世說新語政事篇注）

徐廣晉紀云吏部陸亮山濤知其非才啟可爲左丞帝遂使爲吏部郎其後果以私被黜（原本北堂書抄六十）

于寶晉紀云山濤選舉阮咸宣子爲吏部郎三上帝弗能用（同上）

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文選二十一顏延年五君詠注）

黃門郎和嶠最有才可爲吏部郎詔曰欲令在左右更求其次又曰黃門侍郎荀彧清和理正動可觀採眞侍衛之美者（通典二十一）

和嶠字長輿晉書有傳

魏志三少帝紀咸熙元年冬十月丁亥詔曰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

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算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按孫彧卽荀彧是年春正月己卯進晉公爵爲王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冬十月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明年魏亡爲晉武帝泰始元年則彧爲相國水曹掾及給事黃門侍郎皆在魏末晉初也魏志荀彧字文若卒於漢末非山濤同時人）

吳志孫皓傳晉文帝爲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

晉書文帝紀遣吳人相國參軍徐劭散騎常侍水曹屬孫彧使吳喻孫皓以平蜀之事

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通典二十三）

山啟

荆州宜恆有郎王怛之以病出義陽鄧選有才義論者以爲宰士之儁而未滿三年臣以爲宜先用郎（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唐類函三十九北堂書抄引同坦作恒三年作之年未句作臣以爲宜先用之也又原本書抄三十三引云荆州宜恆有郎王祖以病出義陽鄧鄧選有才義未滿之年宜先用之）侍中太常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以爲侍中才（太平御覽二百十九又二百三十八引云左將軍裴楷通理有才義）

裴楷字叔則由右軍將軍轉侍中晉書有傳

晉諸公贊云裴楷字叔則爲中書令加侍中光祿大夫與張華俱處機密華楷一時名望而華獨開府時皆責之華不敢授尋晉楷開府（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七）

雍州刺史郭奕右衛將軍王濟皆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原本北堂書抄三十三又五十四引右作左誠上無皆字太平御覽二百十九又二百三十八引云詔侍中缺當復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左衛將軍王濟皆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

右衛將軍王濟字武子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詔濟領禁兵不欲使轉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四）

郭奕晉書本傳云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

晉諸公讚曰子奕字泰業山濤啟事稱奕高簡有雅量

歷位雍州刺史尚書（魏志郭淮傳注）

晉書荀勖傳稱主簿郭奕

王濟晉書附王渾傳

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第二子也

山啟

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世說新語言語篇注）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駙馬都尉王濟忠篤好學問有文章器幹其以爲中書侍郎（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七）

郄詵才志器幹當爲黃散（唐類函四十三北堂書抄原注云黃散謂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散騎常侍缺當取素行者補之遂舉郄詵（唐類函四十三北堂書抄）

郤詵字廣基晉書有傳（按郄詵卽郤詵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晉書正作郄說文無郄字本作郤）

晉書卞壼附傳敦字仲仁父俊清貞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儺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爲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爲左

丞復奏陷卞氏

晉書魏舒傳年老每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魏魏一旦棄之可不惜哉

詔選祕書丞濤薦紹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魏志王粲傳注世說新語政事篇注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七引云嵇紹爲祕書郎雅有文思又曉音律帝曰紹如此便可爲丞又初學記十二引山濤啟武帝可爲祕書郎帝曰紹既如此便可爲丞

晉書本傳曰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啟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爲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祕書丞

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啟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祕書丞世說新語政事篇注

謝幼輿曰嵇延祖弘雅劭長世說新語賞譽篇

臧榮緒晉書曰嵇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足謹身節儉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無使伎以他人不如已之至誠也太平御覽四百十二

侍中彭權儒素有學義宜大常選也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三陳禹謨本云彭權儒素有學宜太常選

摯虞決疑要注曰晉武帝時彭權爲侍中帝問侍臣旄頭之義何謂邪權對曰秦紀云秦國有奇怪獸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使虎士執之以衛至尊太平御覽二百十九又六百六十原本北堂書抄引同無晉武帝至爲侍中九字

晉書李胤傳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按灌卽權誤武帝時權由侍中爲太常遂卒故詔稱太常彭權也

鴻臚職主胡事前後給之率多不差今當選御史丞刁攸舊人不審于宜否也藝文類聚四十九原本北堂書抄五十四引云鴻臚職去胡事前後爲之者率多不善今缺當選御史中丞刁攸舊能可參又引云鴻臚事多雜爲之者多不善今缺當選御史中丞刁攸舊能人也太平御覽二百三十二引云鴻臚職主胡事前後爲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當選御史中丞刁攸不審可爾不陳禹謨本北堂書抄與御覽同末句仍作舊能人也初學記十二與御覽同首句作鴻臚主故事又引云鴻臚多不善了今缺當選御史中丞刁攸舊能人白帖七十五與御覽同首句無職字末句無爾字

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否太平御覽二百三十

孔顥有才能果勁不撓以爲御史中丞詔可之原本北堂書鈔六十二又三十三引無詔可之句唐類函四十四陳禹謨本六十二引同原本六十二陳本顥作顯

晉書荀顗傳蜀平興復五等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

晉書唐彬傳奉使詣相府計事於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

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

御史中丞周浚果毅有才用（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二）

周浚字開林晉書有傳

治書侍御史王啟識朗明正後來之俊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二 唐類函四十四陳禹謨本均同）

晉書王覽傳覽第二子基字士先治書御史又王敦傳敦父基治書侍御史（按王啟無考疑王基之誤基與王正皆王覽子故濤並啟之王正見後）

通事令史孫緜習內事久才宜殿中侍御史須宜補之不審可否（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二 初學記十二引云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緜限滿久習內事才宜殿中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七引同初學記通誤作避緜作琳）

游擊將軍諸葛冲精果有文武擬補兗州詔答曰冲領兵未欲出之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四兩引）

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崇禮衛尉子冲廷尉（魏志鍾會傳注）

晉書諸葛夫人傳云父冲字茂長廷尉卿

晉書何攀傳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冲以攀蜀士輕之及其斷疑獄冲始歎服

平南司馬缺案瑯琊李鎭字仲達綱紀郡事練習兵馬才長方用（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 唐類函三十六北堂書抄陳禹謨本均引作平南司馬缺案瑯琊李鎭綱紀郡事練習兵馬良才也）

北軍郎將司馬當便選尚書郎趙虞誠篤有意略軍閒用長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 唐類函三十六北堂書抄陳禹謨本軍作中末句無意字也字）

晉書武元楊皇后傳云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夫人

太尉長史北中郎長史當更遷前御史耿遷公誠有器幹（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

太尉長史鄧殷通職有文武爲北中郎將長史（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又三十三引云太尉長史鄧殷道識文武陳禹謨本六十八作太尉長史鄧殷通識有文武唐類函七十四北堂書抄同原本三十三）

晉書鄧攸傳祖殷亮直彊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暐池令召爲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行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爲中庶子王隱晉書鄧殷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行在其後來盪斷鞶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是汝字也斷鞶囊者新虎頭代故虎頭也不爲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原本北堂書抄七十六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二）

太尉長史缺案鎭東大將軍大掾泰山胡伯長（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 陳本書抄引云太尉長史大將軍大掾泰山胡伯長才長方用）

太尉軍司缺當選上宰監宜得宿有資重者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

八

鎮西長史張側遷處缺案尚書張勃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陳本書抄引云鎮西長史缺案尚書郎張勃軍閒用長

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遣兼侍中張側黃門侍郎朱震分使楊越

晉書索靖傳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

隋書經籍志云晉有張勃吳錄三十卷魏志龐統傳注北堂書抄七十九初學記七藝文類聚八十八文選十二江賦注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六並引張勃吳錄

太子始之東宮四海屬目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也

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五

山啟

太子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覩儀刑方任雖重比此重爲輕又可朝會與聞國議杜佑通典三十文選注六十引方任雖重比此爲輕二句

臣昨啟少傅選事羊祜秉德尚義克已復禮又年尚少可久于其事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五又三十三引云太子少傅高選羊祜秉德尚義克已復禮可久其事文選注六十引云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白帖七十二引同書抄六十五

東宮官屬宜得高茂者庶子賈模缺宜補劉粹周蔚惟如所裁詔用粹太平御覽二百四十五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引云中庶子賈模缺太尉長史劉粹光祿長史周蔚又云中庶子賈模遷缺東宮官屬宜得高茂求備一人則難宜先德業又云庶子賈模遷缺宜補周蔚

唐類函五十一北堂書抄引云中庶子賈模遷缺東宮官屬宜得高茂求備一人則難猶宜先用素業又引云中庶子賈模遷缺以太尉長史劉粹爲之可也陳禹謨本與類函又引同陳本又引云中庶缺稱周蔚純粹篤誠唐類函又引云中庶子賈模遷缺周蔚純粹篤誠宜補

賈模字思範晉書附賈充傳

晉書惠賈皇后傳云侍中賈模后之族兄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

世說新語賞譽篇上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冲嘏是親兄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世說新語賞譽篇注

晉諸公贊曰邠子粹字純嘏侍中魏志二十九注

晉書劉惔傳云祖宏字終嘏宏兄粹字純嘏侍中

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五

山啟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酇儼城陽太守石崇參選通典三十太平御覽二百四十五引同濟陰下多太守二字酇作劉陳本北堂書抄六十五引云中庶子缺宜得高茂求備則難又引云今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劉儼城陽太守石崇參選不審可合聖意不唐類函五十一北堂書抄引云今中庶

水經沔水注云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立爲襄陽郡城南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征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安南將軍劉儼碑並是學生所立

中庶子東宮顯選今有二缺衆議咸以領兵太守荀寓爲之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

世說新語排調篇潁川荀寓按寓即寓也魏志荀或傳注

荀氏家傳曰俟子寓字景伯

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說新語排調

篇注　按寓祖或父俁式保二字誤

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

尚書名見顯著魏志荀彧傳注　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同無京邑二字無末句

張敏頭責子羽文云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

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寓范

陽張茂先華上郡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

淵訒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屨沽而無

善價世說新語排調篇引敏集又見藝文類聚十七

瑯琊王弟三子繇隴西王世子越誠宜早令奉侍皇太子

校德東宮若兼庶子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

山啟

繇字思玄晉書附瑯琊王伷傳

越字元超晉書本傳云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

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瑯

王伷子繇俱侍講東宮

鄘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

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鄘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

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蜀志諸葛亮傳注

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蜀志諸葛亮傳注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

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鄘

令同上

裴松之蜀志諸葛亮傳注云京位至廣州刺史

臣近舉汜源爲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沈滯舉爲大

臣欲以慰後聞之士藝文類聚四十九　陳禹謨本北堂書抄三十三引云源有德素久沈滯也

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爲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舍人

夏侯孝若有盛文德而不長理民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

今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孝若可遷此不太平御覽二百十五　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引云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長治民宜得才學不審可參此選不平通典三十引云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長理人有益臺閣陳禹謨本唐類函三十九北堂書抄引同原本書抄

夏侯孝若名湛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晉書有傳

山啟

晉齊王伷與山濤書云秉心居正爲太子舍人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爲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

歎其屈除中書郎藝文類聚四十八　太平御覽二百二十引同年作歲

晉潘岳夏侯常侍誄云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

弱冠辟太尉府賢良方正徵仍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

王令中書郎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

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

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子延喜里第嗚呼哀

哉乃作誄曰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啟夏政
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牧
兖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
摛藻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
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
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
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
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決彼樂都寵子惟王
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
民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

之遊二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眾實勝
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楊長沙投賈無謂爾高
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焉歎曰道固不同爲
人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
匪磷予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
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
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
降之吉宜亨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
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唯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
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

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
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
揮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乎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
零露沾凝動風凄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
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乎
哀哉文選五十七

衛瑾爲少府丞甚有頓益後坐賣偷石事免官今太子門
大夫缺不審可選否也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五

太子左率衛缺侍衛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
石崇重讜有文武河東太守焦勝清貞有信義皆其選也
太平御覽二百四十七

石崇字季倫由散騎郎遷城陽太守晉書附石苞傳

晉書武帝紀泰始三年夏四月戊午張掖太守焦勝上
言氐池縣大柳谷口有玄石一所白畫成文實大晉之
休祥圖之以獻

魏志明帝紀注云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
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

太子右率衛缺城陽太守石崇北中郎中司孫尹皆忠篤
有文武皆其選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五又三十三引云太子左衛率缺侍衛威重石崇孫尹皆其人也

晉書孫旂傳云弟尹字文旗歷陳留陽平太守

晉書劉毅傳云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

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大優詢舒太劣云云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曰謹案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又云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

近啟修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

必以長吏治民不易屢易爲疑今散人無依仰又啟今者職散中誠自有人然劉訥才志內外非稱臣以爲宜蒙此者是以啟及不審固可用不詔可爾所啟太平御覽二百四十八唐類函五十二北堂書抄引云近啟修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訥才志內外非稱臣以爲宜蒙此者是以啟及不審固可用不

晉書劉隗傳云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世說新語品藻篇載劉令言人洛云云與晉書同

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虓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世說新語品藻篇注

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世說新語賞譽篇注

晉書石苞傳孫鑠字巨卿爲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

晉書賈充傳賈謐二十四友有彭城劉訥

北史劉芳傳芳字伯文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

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太尉掾樂廣字彥輔司徒掾劉琨字伯瑜王瓚字正長司空掾王政字士貞劉澹字初平征西將軍掾諸葛職皆其選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案唐類函三十七北堂書抄引云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太尉樂廣司徒掾劉琨王瓚司空掾王正劉澹征西大將軍掾葛職皆其選也案廣字彥輔琨字伯瑜瓚字正長正字士貞澹字初平陳禹讀本引云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司徒掾劉琨輩其選也三本以類函本爲長案某人字某以下蓋虞氏按語原本以各人字闌入似非啟事之式原本傳抄有誤不及俞氏所見之本善也

太尉掾滿奮樂廣司徒掾何勗劉琨司徒掾官粹王正劉澹太尉掾劉遐有才義宰士之儁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八又三十三引云太尉掾滿奮司徒掾何勗有才義宰士之儁也唐類函三十七北堂書抄引同原本六十八有才義作有才事義陳禹讀本作太尉掾劉遐有才宰士之儁也按司徒掾官粹王正劉澹司徒當爲司空之誤上條王劉正作司空掾可證官粹無考當是下粹官下形近易訛晉書卞粹傳粹字玄仁濟陰冤句人太康初爲司空賊曹屬

樂廣字彥輔晉書有傳

晉書裴秀附傳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

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

傳子曰樂廣爲河南尹郡中前廳多怪病後人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白日戶自閉二子凱橫等攝怖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藝文類聚六

王隱晉書曰樂廣爲令所在無當時之功譽然爲後人所思藝文類聚四十八

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文選三十八傳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

晉書趙王倫傳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卽帝位

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世說新語品藻篇注

山啟

晉書郗鑒傳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行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儗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質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而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

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爲冀州刺史世說新語言語篇注魏志滿寵傳注引云奮性清平有識檢

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爲荀顗所害同上魏志滿寵傳注引云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爲別部司馬文選應休璉與滿公琰書注

世語曰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魏志滿寵傳注

世說新語言語篇云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語林曰滿奮字武秋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或云北窗琉璃屏風實密似疏有難色武帝笑之答曰臣如吳牛見月則喘或云是胡質侍魏明帝座太平御覽七百一

晉書盧欽附傳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既達洛陽志啟以滿奮爲司隸校尉按志盧挺子也

晉書樂廣傳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勑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卽便解遣

異苑曰晉司隸校尉爲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膚內潰裂每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然照炙灼發于屋表奮大惡之悉盛而埋之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

晉書周浚附傳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毖上官已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覃令馥與上官已合軍馥以已小人縱暴終爲國賊乃共司隸蒲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爲已所襲奮被害按蒲奮即滿奮誤

干寶晉紀云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文選四十沈休文奏彈王源注

臧榮緒晉書曰王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文選二十九王正長雜詩注

晉書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

山啟

晉書王覽傳覽第四子正字士則尚書郎

文士傳何楨第二子勗車騎將軍魏志管寧傳注

晉書汝南王亮傳駿欲討亮亮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

晉書齊王冏傳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又云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

晉書袁甫傳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不可以爲齏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

劉遐字正長晉書有傳按傳云遐官將軍歷刺史太守後遷散騎常侍惟不言爲太尉孫又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晉陽秋稱吏部尚書劉遐又新舊唐志有晉尚書僕射劉遐集五卷疑別是一人河南尹京輦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以來有李胤杜預王恂不疑復今減此者也白帖七十六唐類函五十七白帖引不疑上有雋字

杜預字元凱晉書有傳

晉書外戚王恂傳恂字良夫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

太始元年詔曰給事黃門侍郎王恂篤志好學不殞先業久歷朝班職用有效宜拾遺左右其以恂爲散騎常侍北堂書抄五十八

山啟

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守其風教宜爲遐邇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明於治化其以恂爲河南尹北堂書抄七十六太平御覽二百五十二

後漢書梁統附傳云順帝拜冀爲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又云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按山啟不疑當即指此謂梁不疑復生今日減此李胤諸人也

白帖雋字後人妄增雋不疑在西漢爲京兆尹非河南尹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張綱埋其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十五事初學記十二

議郎許允宜參充廣漢太守選通典二十九

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爲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爲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爲郡守稍遷爲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

山啟

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忿忿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爲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爲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歔欷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滅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志夏侯玄傳注

魏氏春秋曰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曰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

山啟

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問允後爲景王所誅門生

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同上 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引許允爲吏部郎至禍見於此

郭子云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收之允婦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明帝核之允答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爲稱職與否不稱職臣宜受其罪皆官得其人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

山啟

晉書石苞傳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遽歎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也

魏志夏侯玄傳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大尉其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卽投書燒之不以聞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爲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溫令許奇等並見稱名雖在職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按其資歷悉自足爲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太平御覽二百六十八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狗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爲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魏志夏侯賢傳注世說新語賢媛篇注

傳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同上

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爲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爲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爲尚書祠部郎世說新語賢媛篇注

晉書武帝紀高陽許允既爲文帝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請出爲長史帝乃追述允宿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

晉諸公贊曰許奇字子泰爲尚書左丞有準繩操初學記十二 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太平御覽二百十三引同均無字子泰三字書抄末句有也字御覽操上多有節二字

臣欲以郄詵爲溫令詔可尋又啟曰訪聞郄喪母不時葬遂子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吏選之詔曰君爲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爲清議與不便當裁處之通典二十三

晉書本傳云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

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

衛瓘請議郄詵假葬除服表云前太子洗馬濟陰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詔用爲征東參軍或以爲城寺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今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通典一百三

魏舒與山濤書云郄詵至孝中間去郎正爲母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問嘗爲舒口語其事灼然無所復疑同上

郄詵自理表云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爲縣悉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墓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病疾遂便留此此方下溼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同上

愉忠篤有智意魏志蘇則傳注世說新語品藻篇注引篤作義按愉蘇愉也

魏志蘇則傳則薨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爲尚書

晉百官名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魏志蘇則傳注又世說新語品藻篇注引云愉字休豫則次子

肇有才能魏志田豫傳注按肇楊暨子楊肇也

潘岳楊肇碑曰肇字秀初榮陽人文選懷舊賦注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文選楊荊州誄注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邦黨服其義而搢紳慕其風藝文類聚五十嘉平初除軹令文選楊荊州誄注選治書侍御史同上兼統大理之任同上除野王典農中郎將同上于時文后厤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藝文類聚五十又文選楊荊州誄注作爲參軍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文選注同上皇祖之始典戎武術同上以清宮勳勞進封東武伯同上領東莞相荊州刺史同上加折衝將軍同上宏略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撫然迴慮殿其衆而返雖爲法受黜勳庸未崇而天下服其勇世主思其忠藝文類聚五十肇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文選誄注又略見懷舊賦注

潘安仁楊荊州誄曰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致事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乎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韙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

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彊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皋呂稱侔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

山啟

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揚侯實統禁戎司管閶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海疆場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讐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乘讐釁席卷南極繼褰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丘壁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乎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

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尹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倉悴赴者內哀路人增欷嗚乎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已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乎哀哉（文選五十六）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文選五十六楊荊州誄注）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女適潘岳又曰肇生潭字道元大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聲司馬（文選十六潘安仁懷舊賦注）

山啟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次女適任護又曰任護字子威奉車都尉（文選十六潘安仁寡婦賦注）

劉曄傳暨字休先熒陽人暨子肇晉荊州刺史（魏志田豫傳注）

吳志步騭傳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

吳志陸抗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

晉書武帝紀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

晉書羊祜傳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

入險兵少糧懸衆人挫衂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

韶清白有誠魏志胡質傳注按韶武周第二子韶也

武韶字叔夏見晉書武陔傳

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卿爲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其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韶歷官吏部郎終於散騎常侍魏志胡質傳注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同韶誤作歆又見太平御覽四百四十二

晉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方得敘用其中多有好人令逍遙無事臣以爲略依左遷法隨資才減之亦足懲戒而官不失其用通典十九

附錄

晉書胡毋輔之傳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令

荀氏家傳曰車騎將軍悝字茂中山濤舉之爲太子右衛率稱君清和理正從容顧問動可觀採貞侍衛之美者御覽二百四十七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密爲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爲光祿勳文選五十六潘安仁楊仲武誄注

山公佚事

梁祚魏國統曰山濤字巨源少有大量在總角之中耆老宗長見者箕踞斂衽初學記十七

王隱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年四十始爲州郡辟河南從事太平御覽二百六十五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任事清明潔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物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又三十六引云山濤爲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爲事清明

魏氏春秋曰晉山濤爲吏部郎清貧文帝賜金錢二百萬絲百斤穀百斛白帖七十二引無書名據此條上一條引是魏氏春秋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有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瑕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湯武魏志王粲傳注又文選四十三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注引曰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晉書嵇康傳云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瑕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

世說新語棲逸篇云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舉書告絕

康別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並與山絕世說新語棲逸篇注

文士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欲舉嵇康自代康聞與之書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志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太平御覽三百五十八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强今空知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吾每讀尙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

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閒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使

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甯可久處人閒耶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始終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

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

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昔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文選四十三

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陪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爲神交初學記十八太平御覽四百九

佚事

竹林七賢論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以問濤濤曰當年可爲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觀狐趙意欲一窺之可乎濤曰可也二人至妻勸濤留之宿具酒食夜穿牖而窺之濤入曰所見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當以識度相友濤曰然伊輩亦嘗謂我識度勝太平御覽四百四十四又藝文類聚二十一引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爲交者唯此二人耳

世說新語賢媛篇云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人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嘗以我度爲勝

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箸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世說新語賢媛篇注

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識卿堪爲夫人不耳同上

世說新語任誕篇云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嘗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佚事

水經清水酈注云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琅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爲竹林七賢

世語曰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魏志王粲傳注

干寶晉書曰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文選十六向子期思舊賦注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冀州刺史冀州舊名剋俗累無人士自濤居州搜求賢才旌命所知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爲盛太平御覽二百五十六藝文類聚五十引無冀州舊名剋俗二句所知作所

加原本北堂書抄引作舊名剋略俗無人士無旌命以下五句

王隱晉書山濤傳云爲冀州刺史裴秀與山濤書彪處方伯之任殊亦爲高祖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原本北堂書抄七十二

王晉書山濤于冀州轉爲北中郎將以守鄴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三又太平御覽二百四十一引云山濤爲北中郎將守鄴

晉書文帝紀咸熙元年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馬鎮於鄴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太常遭母喪手植松柏詔曰今風俗淩遲豈宜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在諒陰古人亦墨絰從戎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用人皆先密啟然後公奏藝文類聚四十八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引陰作闇奏上缺公字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三引曰山濤遭母喪歸鄉濤雖年老居喪過禮手扳松柏事類賦二十四引曰山濤年老居母喪過禮手植松柏

晉起居注云武帝太始六年詔曰議郎山濤至性簡靜淩虛篤素立身行已足以勵俗其以濤爲吏部尚書原本北堂書抄六十

晉書云山濤轉尚書表辭才下年老詔曰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老成也初學記十

王隱晉書山濤爲吏部居選職周徧百官舉無失才原本北堂書抄三十三

傅暢晉諸公贊曰山濤爲吏部尚書官人稱允原本北堂書抄三十六又六十引同白帖七十二引曰山吏部官人稱允

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爲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世說新語政事篇注

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同上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爲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渟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藝文類聚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十九初學記十二引作載達竹林七賢論

王晉書山濤爲少傅詔曰濤秉德沖素思心潛通清虛履道有古人之風雖使輔導東宮宜兼督朝事也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五

王晉書山濤轉少傅年已七十表疾求退不聽尋講武於宣武場同上

王隱晉書云山濤爲太子少傅講武於宣武場有詔濤乘步輦原本北堂書抄一百四十

世說新語識鑒篇云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

晉書武帝紀咸寧四年三月辛酉以尚書右僕射山濤爲尚書左僕射

晉起居注云太康元年詔曰山濤自典官人之任志在尚書僕射澄清風俗朕將倚之以弘訓範庶人倫有日新之

美遷爲左僕射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九

王隱晉書太康詔舊置左僕射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左僕射同上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僕射藝文類聚四十八

王晉書山濤年七十表疾求退帝手詔不聽遷尚書右僕射原本北堂書抄六十五

齊職儀曰晉武以僕射山濤領吏曹後依擬至今或領焉藝文類聚四十八

世說新語政事篇云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

晉書武帝紀太康三年冬十二月甲申山濤爲司徒尚書令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山濤爲司徒頻讓不許出而往歸家左丞白褒又奏濤違詔詔杖褒五十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引出而往歸家作濤出遂歸家褒下無又字原本北堂書抄四

王晉書山濤以左僕射爲司徒詔曰濤道高德茂器宇淵濟宜贊三事以敷五教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二

晉書荀勗傳云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揚珧參輔東宮必當仰體聖意尚書令衞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卽其人帝並從之

晉書武帝紀太康四年春正月戊午司徒山濤薨

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寃勾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耶好莊老與嵇康善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世說新語政事篇注

晉書后妃列傳云宣穆張皇后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

晉書魏舒傳云舒與衞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卽眞

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爲虛飾之煩文選三十八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注

臧榮緒晉書曰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八斗密益其酒濤至本量而止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

山濤表云給山濤母米酒原本北堂書抄十九

晉武帝與山濤書兼致魚鹽一斗白帖十六

世說新語言語篇云晉武帝每餉山濤甑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世說新語賞譽篇云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

又云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特世說新語賞譽篇注

竹林七賢論曰永嘯之後諸王構禍狡虜欻起皆如濤言世說新語識鑒篇注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淳深愼嘿又曰山濤莫見其際文選五十八王仲宣稽酒碑文注

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晻晻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世說新語鑒篇注

晉書王戎傳云戎目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質莫知名其器

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世說新語品藻篇注

晉書裴秀傳云楷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

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菩菩椅桐樹寄生於南岳上凌青雲覽下臨千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鵠今者絕世用倥偬見迫束班匠不我顧牙爪不我錄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文選二十四

梁昭明詠山濤詩云山公弘識量早厠竹林歡幸來值英主身遊廊廟端位隆五教職才周五品官爲君翻已易居臣良不難梁昭明太子集

晉書李熹傳熹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制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

戴逵竹林七賢論曰鬲令袁毅爲政貪濁賂遺朝廷以營

虛譽嘗遺山濤絲百斤衆人莫不受濤不欲爲異乃受之命內閣懸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案驗衆官令吏至濤所濤於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以付吏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三又八百十四

晉書孫楚附傳綽字興公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王隱晉書云鄭默字思元遷太常山濤欲舉一親爲博士見默語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謂其柔而能整也原本北堂書抄五十三

晉書鄭袤附傳默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爲博士

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

晉書王湛傳武帝以湛爲癡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 白帖十八

嵇康臨刑謂子曰山公在汝不孤

晉書王戎附傳衍字夷甫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六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望也 藝文類聚四十九

太平御覽二百四十五引曰下有太子二字六作之撫想悉在尊意五字又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引云太子中庶子侍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之人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云洗馬今之稱選前後典文書才義也 原本北堂書抄六十六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武長嗣篤敏有器思今東宮洗馬欲也 同上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云舍人今之清選也 同上

梁簡文帝答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宮養德而已 藝文類聚二十六

山公啟事隋志三卷今佚其散見諸書者葉吏部師悉輯錄之復命 肇隅補證其事蹟然後是書可得而覽焉夫西晉吏部之職重矣哉觀山公所啟者上而尚書黃散下而郡守縣令未嘗不得其人竊歎其有過人之識而所以舉其職者良不易也當其時晉祚新建天下草創人才之進退羣屏息企踵而聽命於吏部而武帝長治之策未立游宴之欲已侈楊賈之黨勢傾內外雖有忠直之臣慮無能有爲者山公以藐然孑立之身支柱其間前後十餘年其舉廢大柄一無所假借而卒能上結主知彼族不得而中傷之此其故何也夫風紀之司耳目所寄也非有公天下之心必無以拔天下之士山公器量受知於景文之世而武帝信之朝廷方慮其解組懸車退修初服使易一人爲之將有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者山公乃因言聽計從之時直攄其甄拔幽隱之志武帝既傾心以任山公山公復盡心以事武帝則小人雖睥睨於左右亦安能間無疑之君臣乎且夫李胤羊祜杜預此數公者勳業著當代名譽垂後世其事蹟赫然史冊也即如舉郄詵爲溫令始亦有異同之議及至剖辨明析國之老成人無復疑慮若陸亮補吏部朝廷故與公立異未幾亮竟以私被黜此足見山公久於其職誠有以感九重而折同列矣世之樹黨援者接引其私人而避嫌疑者更屏黜其親故山公爲吏部郎既舉嵇康許允後爲吏部尚書復舉康子紹允子

奇而紹與奇所自樹立者咸無負於山公則是無樹黨援之心又不必矜嫌疑之迹也傳曰祁奚舉其偏不爲黨若山公者亦晉之祁奚也已雖然其人與事非實核其本末則山公之識不著而後之竊位與營私者皆得藉爲口實也然則是書之輯豈獨存吏部之故事已哉原書無注賈弼之山公表注或別一書今宋可考者載之其有不明引山啟而實公所啟者亦附錄於篇後云光緒庚子上巳日門人劉肇隅謹敘

聞見漫錄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既校刻陳半湖先生所著聞見漫錄二卷上卷分十目凡八十二條下卷分九目凡百六十二條因盡讀之先生生明正嘉之際以經濟文章著宸濠之叛殺巡撫孫公燧副使許公逵於時王陽明承勘福建亂軍行至豐城欲以兵劫之豐城知縣顧泌先期以告得脫時先生方知撫州將受代聞變既督通判鄒琥等統金谿臨川崇仁宜黃兵三千赴省更親率東鄉樂安與千戶所兵六千臨進賢門王陽明擒獲宸濠捷音疏所謂是

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是也陽明事功赫赫爲世所稱而先生張疑設伏分哨勦賊均見於疏中者史或忽之至押發宸濠詣行在及與張永語取儉中交通書籍焚之者獨賴其所記而得補史官之闕然則斯錄之存豈得以尋常筆記目之乎先生之爲人其大者皆著於鄞志本傳不復贅錄中所言守身治家爲政三要嘗引董子天心仁愛之說君子當慎於微國之與家一也尤足爲後世法綜核全書善善惡惡意在勸懲而以象山心正是福心邪是禍老子知足者富死而不忘者壽爲歸宿蓋其遭時不偶而審義命之所在其意躍如矣若夫論四明文獻考誌修文詞第九條以至鄞之先達曰本深陳先生無容議矣居官居家出處惟一者得宗顯錢負戴灝朱瑄張昺卒於官所者若毛弘楊守陳陳濂茲九人者精金美玉之無議誠鄉邦之賢月旦之評鄭然昭著則堪垂爲枌社信史者也爰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後學張壽鏞序

鄞縣志本傳

陳槐字公輔○案福建通志作公市號半湖張子翁詩見漫錄序生有異質慷慨任天下事而上書弱冠魁鄉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嘉靖志正德四年知松溪縣福建通志涖事明敏手不停批建寧府志適歲饑倉無積儲乃行勸分之法令各鄉大戶與饑民互相聚貸立約賙濟俟秋成後或還大戶散本或力役以作償民皆悅服聞見漫錄復慮坑課累民設法分納建寧志大興學舍朝夕督課嘉靖志文章政事一時推冠聞志時劉瑾用事巨璫奉璽書至諸令長靡不懾競以餌啗

聞見漫錄傳

獨槐不爲餌陞刑部主事去士民祠祀之其在刑部多所平反如白王氏七年殺夫之冤折皇親九奏爭地之擾乃其大者積資陞武昌知府汰酷吏翦豪右歸王府侵田於民奪鎮守私侵湖課尋以病乞休并條陳十三事疏三上乃允正德十三年用薦起知撫州未數月頌聲作復以病乞休明年六月嘉靖志宸濠反報至人情訩訩槐已在告五十日丞久攝事家人趣槐曰可以行矣槐奮起曰國家有急若以解官爲辭臣罪當死即出縛濠使斬之手焚僞檄於通衢○案舊傳原有濠反報至東鄙盜王浩八郎日糴聚槐發兵襲殺浩八一節誤也明史俞諫傳正德八年浩八叛諫督諸軍討之遂擒浩八槐與聞見漫錄亦云正德間東鄉民王浩八倡亂至煩朝廷遣將平定則非身主其事明矣東鄉爲縣名而舊傳或爲東鄙宏非也故時郡縣意懷觀望尚稱寧王槐移檄斥言逆濠倡亂神人共憤凡知人臣大義宜共戮力即請都御史王守仁節制願爲掎角會守仁已會諸道兵討賊破南昌舊傳槐前哨通判鄒琥等統兵三千守德勝永和二門親率兵六千臨進賢門金谿兵掠鍾靈王府槐收七人斬示營中聞見漫錄次日迎擊宸濠湖上槐爲領哨官舊傳與通判胡堯元等張疑設伏賊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

聞見漫錄傳

知府伍文定當其前都指揮余恩繼其後賊鼓噪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知府邢珣從後橫擊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急乘之四面伏兵亦呼噪並起遂大潰退保八字腦守仁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乘間攻九江楊明集擒獲宸濠捷音疏槐督知縣傅南喬陶諤等分哨勦賊楊明集收復九江疏擒端昌王拱枅將軍覲鋌等七人斬首三百餘級舊傳追至九江賊望風遁追勦至湖口撫男婦萬餘復業斗酌被害輕重加意賑恤人感更生收復九江疏還江西按察副使

守仁使押發宸濠詣行在○案聞見漫錄上遣許泰張忠輩率師擣江西而守仁由浙廣信至廣信張忠奉命取囚槐請付與之不聽面奏竟遣浙張永已到杭州相邀守仁乃以囚委槐目前急務宜表死節錄遺功寬脅從恤民困上嘉納之時槐泊舟江上太監張永夜招槐過其舟密語曰上欲得內外官交通宸濠姓名吾已得其籍猶未上事當若何槐力陳其不可謂史載光武燒吏人交關王郎書使反側子自安近日李賢奏請內外官與曹欽通者不問此俱聖王賢相事上宜遠法光武公宜近學李賢爲萬世所頌若此事竟行非但禍延天下即公亦身爲怨藪

將悔無及矣次日永再招槐執手曰夜來思先生言誠大愛我即取篋中交通書籍焚之槐復言羣小導上欲航海觀普陀且聞聖體違和嘔血者三此誠可寒心太皇太后命公扈駕正在今日公宜力勸上回蹕此萬世勳也永乃危言脅江彬輩上遂班師值辰州苗叛改槐湖廣兵備上念槐勞使扈從至京將用之未果會上崩舊傳 閣部欲留四外家邊兵以守皇城槐告永曰此江彬羽翼當先翦除之永請太后命賞各軍路費即日遣行從楊彬聞見錄大學士楊廷和延槐至室中固久知公才煩爲議遺詔所當行者槐爲條列十事元誤入今案聞見漫錄實十事廷和後不果用槐亦疾作引歸而御史楊材者初爲武昌屬吏有猶憾乃論槐前在郡觀望坐落職嘉靖初錄平濠功僅得賜金綺○案明史黃綰傳諸有功若知府陳槐等多以考察黜綰訟之於朝得敘錄胡世寧伍文定前後宣其功於朝王守仁亦極言其事有曰諸臣聞臣檄召提兵而來甘粉齏之禍蹈必死之地忠義顯然可見今平難以來羣憎眾疾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曾無鳴其不平者槐即其一也舊傳 及守仁督兩廣

復薦槐舊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堪勝江右兵備之任陽明集薦才贊理疏 公論漸張已而守仁被誣竟不得直舊傳 居閒二十餘年論古今事變當成敗鑿鑿如指掌遇官府及鄉黨不法事輒誦言攻之不少諱嘉靖志 卒年八十一初槐起知撫州道遇章懋曰公此行恐功名損於平日槐曰先生意謂寧藩耶但彼今挾天子交結中朝貴人誠難與抗若一朝犯順則豫章怨民俱其敵可不煩四方兵也槐至郡知宸濠待間府大臣漸不以禮即密啓孫燧出巡旁郡集糧厲士馬以防變舊傳

燧報以八月中相見密計不料其不遂也又請令各府選兵會操巡道許逵行之不密宸濠覺而殺之全祖望陳公祠堂碑及槐起兵大學士費宏致書奬槐倡義尙以時事爲憂槐答言撫軍王公才略絕世天遣此老以拯社稷之難公無憂也後俱服其卓識青舊傳槐故廣德湖人湖田名官田租而不庸徵斂倍起儒士楊欽走京師三上書乞復全折例槐爲刑部郎知湖賦害乃與近御之臣陳說首尾而慫恿之始得俞旨張時徹嘉靖德祠記嘉靖二十三年鄉人請於守魏良貴閔志立祠祀焉祠堂碑子良言有傳

聞見漫錄敘

叔孫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士至於立言豈幸也哉文王幽而周易演孔子阨而春秋作屈子廢而離騷興虞卿愁而篇什顯彼二聖兩賢述作雖殊爲志則均焉爾已或曰身隱矣何用文爲嗟嗟是大謬不然者夫身出則道行身隱則道廢道廢而言存則垂之空言藏之名山傳諸其人道將不在茲乎不然皋夔稷契賡歌告語之外曾無文詞可見而發幽思舒鬱結盡七十子之徒耶半湖陳公以名進士起家簽仕松溪令晉司寇郎累遷至按察副使漸通顯矣武廟時朝廷號稱得人於時月旦之士可否天下豪傑臧否進退不少假貸至於公未嘗不偃指甲乙之閒公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宸濠之變公時守撫州適當其衝以奇謀掎角之卒以就擒率多其功語在行實中後爲忌者所咋坐廢士論殃然乃公怡如也既來歸則角巾私第闔門卻掃絕口當世之事燕居左右圖書與古聖賢爲伍意有所得輒隨筆記之或感激時事有切於衷則又稍稍記之積以歲月埒然成裒爲卷凡二爲類凡十九

爲文行隱行顯行詳行略行褒行貶行諷行刺行勸行懲臚列條析井然炳然使人受簡而讀之不師保而嚴不臨監而赫也昔呂伯恭至白鹿洞爲諸生陳說喻義之旨聞者感動有泚呂者若公之此書加詳矣垂之後世傳之人人其爲泚呂不已多乎公今不可作矣令子碧崖君以純孝謫於時部使者以其名上諸孫元益元喬元文孝友醇謹克世其家然則公之書眞不徒爲空言之託也哉公名槐字公輔弘治乙丑進士有功於湖民今祠於半湖云萬曆癸酉之歲重陽日賜進士前南京光祿寺少卿眷晚生張子瑑謹書

聞見漫錄

目錄

卷之上

敘曆數一凡七條
明聖製二凡七條
續野史三凡三十條
警官箴四凡四十條
辯異術五凡二十五條
昭事微六凡二十八條
別忠邪七凡五條
戒奢佚八凡四條
闡微言九凡十六條
紀治亂十凡十六條

卷之下

正終事十一凡三條
勉問學十二凡七條
修文詞十三凡二條
表節孝十四凡十八條
勵風俗十五凡十三條
崇儉勤十六凡十三條
慎取與十七凡二十一條
廣修治十八凡六十一條
審義命十九凡十四條

聞見漫錄卷之上

明鄞 陳 槐半湖著

紀曆數一 凡七條

聖主統元應曆自有天數我朝太祖高皇帝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如漢之高祖不階尺土不十年而定華夷阨於元兵衄於南昌頓於姑蘇危於僞漢逮鄱陽湖之戰勝而窮屢經險阻而不煩擾者曆數歸也故其履歷變故任用賢良治體熟而天衷斧是以平定之後張官置吏議法定制隨材器使斥亂反治集眾口斷睿見誠百世所當敬守也柰何世移事變人不練達輕視成憲以新耳目不能振刷廢弛祛除時弊而擅爲增損舊制如官之添□□□□例財賦之出納無經地方之議處乖戾兵將之遷□□情查盤之煩挫致弊如此之類不一而足雖以教皇皆更舊制以行新法之過也詩書稱老成舊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斯言豈欺我哉

我太祖起兵滁和渡采石張三丰隨在告太平當時乘亂而起者皆不之理天兵駐太平三年告太平我太祖

准之出軍中拍手笑曰太平今日准矣徧告諸人是天命有歸者符瑞先兆正與我太祖受禪陳摶騎驢至洛陽橋聞之大笑墜驢而曰天下自此定矣相類固知帝王自有眞豈智力所能與哉正德間寧濠力謀取敗國亡身滅嘉靖皇帝於寧濠滅亡一歲自興藩以承大統天命有歸無爲而成曆數在躬故也

我太祖每見太宗英武類己而愛之忽夜夢升奉天殿見一黃龍抱東柱一黑龍抱西柱二龍盤旋黃龍下而黑龍升心甚異之次日朝罷日中升殿偶見太子懿文服黃袍抱東柱太宗服黑袍抱西柱而心遂動謀諸伯溫對曰世亂立賢世治立長不然是起萬世爭端我太祖曰汝能使之終居人下乎伯溫對曰垂法示則自陛下始天命有在他日俟其自取上然其言而止懿文薨太孫允炆繼處東宮爲太孫逮我太祖崩登御年號建文乃更改定制變亂紀綱居喪淫戲信任奸回太宗憂在宗社始興兵討罪以除君側之惡師臨應天建文知天命有歸髮讓位以逃南粵至成化間老而歸求葬地以死是以知天命數定非德難堪豈人智力所能致

邪

我太祖知太子仁柔乃封秦王於陝晉王封山西太宗封燕以皆孝慈高皇后所育故列封西北以捍強胡爲藩屏太宗明睿武斷保國巡疆時出關塞涉沙漠以闊形勝險要而虜不敢犯乃有願歸款如忠虜王金忠與哈密朶顏等口遣建文嗣位疑諸藩王爲尊屬而每蹤跡之始削趙王國爵皆以無罪致疑而尤忌太宗至不許諸王奔臨太祖崩喪居闈淫戲變亂成法而日使探求燕國得失以激成其事皆當時大臣不能盡忠補過

以成其亂亡雖有方翰林孝孺戴御史德彝及二三忠臣死節以申大義而於重事竟何益哉亦曆數有在也我憲宗寵愛萬妃而志向有在國本降誕於宮中之嬪侍時則周皇太后潛育於清寧宮不使上知逮憲宗春秋鼎盛以國本爲憂太皇太后乃於本宮出嬪御及我孝宗以見上於是遂有定立東宮以詔天下直以萬妃多悍戾有機智恐有不測故深保護於十年之後以俟聖壽已登五十無望此太皇太后之明睿上以繼祖宗大統有託下以護全聖明厥後誕育之母不聞所御何如耳既定國本之後而興獻帝與秀益壽榮等諸王繼育可見天命有定而人謀不得與也

漢高祖起沛中而夜遇白蛇當道斬之而漢業之興之兆著宋高宗以康王質金軍中因射熊一矢而斃金人疑其爲將家子不留而遣之還續宋嗣二百年我太宗文皇帝定內難至夾河清晨當御駕前一虓虎踞前文皇帝口勑都指揮譚淵一矢殪之而卒平內難延世無疆神聖之徵自有先也

帝王自有眞則天貺一定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生

皆有天瑞之應以開萬世太平不直是也雖漢高帝之興有老嫗夜哭赤帝子之禎唐高祖有丹巳先生相輔以定之兆宋太祖有陳圖南天下自此定矣之徵我太祖高皇帝有張顛仙三丰告淮太平之報帝王受天命爲生民主自有先祥故其有天下必重賢任能愛民忘己與天相符夫豈後世之矯誣上天妬賢嫉能而不恤生民徒事虛文美觀者可則其閒而具曰予聖

明聖製二 凡七條

伏讀太祖聖製甘露說仰見千聖一心萬古一致舜時

鳳儀獸舞景星慶雲之祥不以爲喜而懼泽水儆予周穆王瑞白兎白狐而不知儆以恣遊漢文景以災變荐臻自儆而修政□□孔子見麟而泣遂絕筆於春秋夫何後世見災異不知敬畏而委罪人臣見祥瑞則君臣交慶夫豈舜孔文景之過越者哉未之思耳我太祖高皇帝因句容獻甘露而羣臣慶賀詠歌乃自爲之說而憂勤惕厲之心惟恐負天致禍故其政脩民裕而爲萬載生民之慶眞舜聖也唐因甘露而致禍亂祥耶災耶我太祖撫有六合盡洗元之陋俗如子烝父妾弟收兄

妻臣乘君后以亂綱常乃脩明禮教敦典庸禮而天敘天秩燦然二帝三王治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誠三二帝而四三王也惜當時佐命之賢皆元所遺文人法吏故於正禮定樂正律之時朝賀而用教坊胡樂納妃而用娼妓引導享祀而用絕倫道士裁正本原而宗子之法止行於朝廷不行於民俗故宗子庶子不別而宗法不行於天下是以族無統紋而禮教不行故雖兄弟一氣爭則訟之於官而律無宗子之條至分財產則宗子嫡庶均得甚有厚於寵庶而俗不之異紛爭致訟長官府者或不知禮不察制律明刑首之五服圖而尊卑親疏秩然燦然分布昭如日星遇有叔伯弟姪之訟概以行刑用責而不知尊尊卑卑之意倫理之亂風俗之惡豈能反而歸厚已乎有長民之責者盍思禮之敘樂之和皆在人身心而律以防奸禁邪可不自綱常留意以仰承我太祖爲天地再造之恩乎我太祖分蜀王之國以方孝孺爲教授啓迪其學至中途鞭辱典膳降勑責曰聞汝中途重賞典膳朕心惕然中夜不寐是則聖心有所獨見又非特如陶靖節訓子

書曰給一力以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耳汝善遇之之意即張叔繹思詬罵僕人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之謂也故朱文公嘗遣子出外從師必拳拳以訓其撫恤童僕仰見我太祖愛人保身之道無時不加諸意也我孝宗臨御弘治七年以後天下章奏早朝後幸文華殿司禮監奏送御覽一過大事親批庶事發內閣調貼送司禮監批行當時中行批行者聖批也傍行批行者調貼批也至於事有所疑必召內閣大學士諭以聖意所在使之參酌可否然後發行直推心置腹也惜當

時大臣不能因事以啓舉太祖太宗之成憲修舉廢墜以福蒼生何善之不可爲乃使人材混軍政廢鹽法壞倉廩虛邊徼疏惜哉

我朝大明律參酌漢隋唐宋律條而去其已甚其中新入者不過三十餘條其詞簡義悉循情酌禮因時定制非潛心體認以求其至則臨事引用不得其原而止摘其詞以斷章取意甚失其義而任情出入之弊多端以致拂人情背禮教廢先王仁愛典常以亂立法定制之意賊生人壞風俗者不少禮曰禁於未然之謂豫設律

本意也律條嚴中存寬俾當事者得以推情按獄此當其可之謂時也余見法司用律任情以致人心冤抑和氣有傷輕忽律意之致也後世不延天道攸在語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輕視人之死生禍害誠恐不免於身後之報曷慎之哉

聖王之世刑以弼教故有官刑教刑之別書云明五刑以弼五教以致刑期無刑四方風動而教化大行是士師司刑以輔司徒之教其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是禮官秩宗輔刑以成其教參錯相成以教導民以歸於善而潛消其不善其風俗之醇而知向慕三代無制以更變也逮秦以戎狄主中夏恃刑罰爲教人而先王制刑之意滅裂無餘漢興雖云除秦苛法入關約法三章而於古人刑以弼教之意不復至隋唐而增漢律稍加損益以隨時不過懲惡以禁民而至於導民心以趨善去惡之義不存小民無知犯法是罔民也至宋有律以宗唐有令以隨俗而五禮稍寓天生我太祖高皇帝起而盡掃胡元之制立三綱敦五典有祖訓以淑繼世有大誥以詔天下然後取隋唐宋律而增損之成於刑部尚

書劉惟謙而斷自聖衷也故首之以五服之圖示民知九族親疏尊卑之分次之以八議之條使後聖子神孫知親賢功能與德之義又次之以名例分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之意或從輕以即重或從重以就輕故凡三百六十餘條分屬六事據理原情皆本之禁於未然以導民使知遠惡以趨善法甚明備故凡九族則尊卑有加減之議外祖父母同祖父母之科其示民以敦典而教以孝悌也在常人則別知情不知情原謀主使首從之制使民知爲惡原心以加罪而無心於爲惡而誤犯者

猶得向善至於殺人重罪元惡也猶且有自盡殺訖威逼威力制縛之差是誠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民知法難故犯而教之以改過之仁也其有祖宗建大功以靖民備盛德以化俗輔君以致太平之治親在帝室而恩義有重於所犯律條未及而事出無經犯罪應議而請斷上自宸衷者有司猶得以據律問擬而上請議從八議是導人脩德立功立名以勸爲善無在而非刑以弼教之仁夫何近日典獄司法之官不詳制律之意而任意上下其手亂法侮民以率人從惡民俗日壞而奸邪

奇衺肆行於下以致太祖深仁厚澤博施無窮者壅遏於上甚至因子而杖父由姪而刑叔伯以弟姪故而罰及其兄是何法也適以亂綱常廢律意以長姦助惡是豈罪人不孥罰弗及嗣者哉其何以服民心善風俗蘇東坡云古者以仁義爲法律故民樂趨於仁後世以法律爲詩書故民苟免於刑使任情用法而使刻木爲吏期不對以俟冤於下民雖不幸或恐非典刑者之利書曰自作孽不可活不在其身必禍及其後

時人聽曲調善其高下抑揚之聲而初不知其合調與否也夫樂者樂也有所本也人心和豫天地交通四時協序萬物咸若則樂而自然之聲應律呂果何事乎變又何事於半而後得其平和哉故樂作於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成王之時則君德和於上人心和於下天地和而陰陽合萬物和而麟鳳生時雖村夫野婦之歌詩一皆至和之所形而被之管絃無有不合而況宗廟朝廷之樂合上下大小之和而時靡有爭人心所形其大成而協和節奏相比於樂感天地歆鬼神動萬物一自然

律呂之清濁高下不相淪亂而樂成矣降自漢而唐而宋樂無所本而拘拘求之於音律雖先哲之聰明過人若蔡元定尚有求節五聲於有宋政敝民窮之日他何言哉所以託虛言而終不得其和也善乎我太祖高皇帝之諭近臣曰古樂之詩章嚴以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知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詞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與樂判然爲兩

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大哉帝之言乎一哉帝之心乎是知樂之本原不待求之中聲元氣而知三王五帝之樂矣足以破萬古拘拘於求聲律之末之繆古云五聲至文武加二當熟考

續野史三 凡三十條

我太宗北巡崩於沙漠倉卒之際從駕諸臣如楊東里與金蹇諸公皆於宮斂曲盡其禮而無遺恨惟王舍一事金蹇諸公不及詳盡而有後悔與東里論及楊舉玉帶視之乃去一束諸公咸服東里之愼密餘不如也

我太宗南北巡幸往來或有北伐之舉時仁祖居東宮監國十有七年而金忠金幼孜胡廣解縉等爲之佐楊東里蹇義等則隨聖駕以備顧問上下一德君臣一心而仁祖之監國誠天生烝民之主也太宗崩卽位改元洪熙厲精以纘祖治行楮鈔以通泉貨而法在必行抑宦官以干外政而痛加裁斥釋夏忠靖公之久繫禁獄去天下無名之徵以寬民力厚世戚任舊臣期於必治而閹人切齒一日指天象示東里曰帝星有祲不一月適中宮皇后千秋節左右二宮賢貴妃□□□爲中宮上壽上亦御燕宦官給事左右置毒酒中上飲五竅輒流血而崩時感天變大雷電風雨晦暝傳言雷震時宣宗甫十三歲不克究竟以事在宮中故也楊東里聖政錄載仁祖天象之說微見其意則三代不近刑人之戒誠百王之大法而膳人品物先嘗後進深意存焉

我宣宗嗣位張太后臨朝擁少主其賢足配宋之宣仁任賢相杜私門命令愼審出納以防左右壅蔽命解縉等十人考察天下官吏賢否任周文襄整理江南財賦逮宣宗旣冠而徹簾靜處眞女中堯舜也

我宣宗朝三楊輔政君臣一德天下治安而仕路廉靜畏敬之風稍弛故添設差官以整庶弊而有淸軍巡鹽巡邊御史等差東楊之專西楊之賕惟南楊溥知自持然調和以救時不若東里斷決以處事不若西楊而大臣□□則得之矣故江西福建二楊之子孫一死於法一戍於邊皆有事而湖廣石首之楊子孫安享福慶第當時賢如薛文清黃南山諸公而不爲之一引手使之賫志抱材以沒惜哉

我英宗御極親閹宦爲心腹寄耳目於□□□當時大

臣之謀斷皆不若聖謨之英睿精明而近侍之窺先意以順承也故臺省諫垣當時有閉口椒之議幸委任大臣之才能拔自庶僚如李賢于謙俞子俊輩斷自聖衷而羣奸不能以惑循至正統十四年王振勸上巡邊以卻虜不納科道大臣之諫刻期北狩二十萬兵不精器械戶部倉皇糧草隨駕朝臣不具行裝而銳意出遇虜也先之兵受圍不戰軍士解甲從臣受慘而聖駕入虜營賴祖宗威德久信於虜猶盡臣禮以事英宗而虜騎馴擾京城之外充斥哨騎至近臨清大事甚危賴于肅

愍等議語大臣扶郕王攝位既而虜騎肆嫚翰林學士徐有禎首倡南遷賴肅愍欲取其首以安危疑而人心定矣自後虜騎多重需索遂啓太后推擁郕王正位以絕覬覦而改元景泰是時憲宗已正位東宮於前矣時則內臣喜寧隨駕陷虜也先百凡要索皆其指使問安使回言其故是以朝廷有喜寧來議方信許幣乃令高寧到大同城下議而擒殺之始失主使而有迴鑾之議期年之內前後遣使虜中問安而不得以服其心厥後遣都御史□□問安迎駕專對以伸國威示忠誠以服虜狡而虜知畏服遂送駕南還至於慟哭叩頭獻獵所得獸而去還宮尊爲太上議居南宮時景泰在位小人倡言父有天下傳之於子而失若之後難以承統乃停東宮而更立景泰子爲太子不知天命有在景帝子薨而上亦尋病其間小人之閒景帝更立東宮者恐後禍及而潛有迎藩入繼大統之謀故石亨總兵推徐有禎贊決往南內尊請太上皇英宗復辟徐有禎怨肅愍之請殺己石亨憤肅愍之專政而已不得肆乃合謀以廢東宮迎藩國入統之謀出於肅愍而致之死後得太后

白其冤明其功逮徐有禎之特功亂政石亨之專權傾國甚有不堪待其自敗去有禎殺石亨深悔肅愍之不得其死故憲宗復肅愍之官蔭其子錄其功而授武職其手勑有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而肅愍之心有禎之奸暴白後世矣故曰君子盡其在我死生禍福有數存焉

我英宗大漸顧命憲宗屬以科道之諫當納貂璫之用當慎故自即位初元惟諫官之言是聽錢太后薨逝周太皇后力主政葬不欲配葬合於英宗而上亦惟聖母

之訓是承禮工二部當事之官僚及內閣亦不敢力諍以正之時我縣毛士廣弘在刑科乃獨具名進諫其正名分要始終云葬決在所當合改則貽議於後上及太皇后萬年後之心必不安其所以正綱常敘倫理而歸諸英宗在天亦必有所不安皆非人所肯言而君之樂聽者憲宗納其諫委曲開陳於太皇后之前幸聖明允納而錢太后始正中宮之禮而太皇后之陵亦兩合而葬於法得其禮矣此實英宗之貽謀身當其事而顧命有在也（壽鋼案毛弘字士廣明史有傳鄞志本傳載弘言慈懿作先帝配爲皇上毋葬宜祔裕陵等語）

我孝宗居東宮時鎮守內臣有進百寶屏風於朝憲宗頒賜東宮即潛命毀之其敦尚素朴不顯□□其聖謀深睿即我太祖高皇帝見陳友諒八寶溺壺歎曰其侈若是安得不亡同一念也故臨御一十八載重老臣親君子獎恬退崇儉約孝養三宮敦展藩國去讒遠色賤貨貴德而寬仁明照節費慎刑常令左右內侍曰汝輩毋得恬恩朕惟知行祖法耳故當時中官守法不縱而未嘗有一弊源開一利路眞仁聖主也惜當時元老固皆人望當道不肯薦賢尚寬厚而廉厲之風鮮焉是以不免於小人之雜進也

我孝宗不豫傷寒症也內藥房宦官傳旨不召大方脈傷寒科而召口齒科劉姓醫官乃素交納於宦官者進藥一誤而熱極思水乃制而不進以致口鼻衄吐塊血而崩時則有紫黑氣自西北蔽天屬地昏矇轉北而向東南其熱氣炙人焦熱面目難當已而傳宣晏駕矣天變之感如此劉醫之罪死在不赦而顧命內閣大臣有太子中宮誕育年少當盡心輔佐之旨言畢而崩其後劉醫就獄太皇太后有旨以貸其死惜哉

我武帝誕育之辰正我孝宗御文華殿閣章奏是時值聖思稍倦倚座少憩忽驚覺謂左右曰適夢服紅袍一北虜像者由北上門入中宮不識何祥已而掌宮王太監赴文華奏中宮誕毓太子上首領故四五歲之間武宗樂事弓馬每在宮中騎木馬習戰射而我孝宗意有在而不之禁故即御之後便服戎行南巡北幸好武事而不黷服儉朴而不奢寬而能斷不利殺人聖德有在如此者以我孝宗之右文守禮而不勤之以學或者得之於夢也歟當時中外有議非中宮所育乃宮人之子

與中宮誕女同日而誕者不全遂擄爲子厥後因有議而破胡鄭二公之家杖殺二內官故江西宸濠倡亂僞檄有及於此予聞太監張永文華入夢以後之說則外議誠不足信也

我武宗朝宸濠心懷不軌賄賂內臣與□□□地任情賊虐地方摧抑宗室排擊正人如按察使鄭岳南昌守鄭瓛竇之於獄巡撫孫公劾其不情司禮監爲之沮抑不進置私人於京邸以詗伺朝廷消息彼之嘗者爲之營求遷轉稍拂其意者則多方折辱故三司正佐敬畏

如神而參議□□□事黃璽爲之爪牙幸東洲屠安卿按巡江西劾去二賊三司兢兢得以自保民之受害一不之問是皆內外釀成其惡使當時皆如張時峻撫爲方伯以正自持彼何亡身敗國之有吾輩之罪上通於天烏可言哉

我武帝北巡宸濠益橫臨川民謝天一投入其家人言頗不密天一欲殺之遂赴京投東廠太監張睿門下而言宸濠之必反而不之信乃往言其惡跡於御史尚未敢舉時江右萬士鳴熊御史輩盡言其惡以贊之徑進而武宗赫然斯怒殺宸濠在京潛伺消息私人命都御史顏大理卿燕駙馬崔往勘查其實宸濠知事已敗而殺抗直之守臣決於謀反此禍由朝臣之當道者爲之地也視先安化寘鐇之逆由於劉瑾之賊差官丈量屯地逼逐王府所致而宸濠之變乃當道之養成也彼此幸即敗衂實祖宗在天之靈生民社稷之幸也

我武宗臨御不悟賊瑾之奸而去我孝宗任用之老臣用愜昧之人以當國而假手閹宦與之交搆幸上有君人之度而奸宄外息是以宸濠欲取南昌河泊所湖進

奏而內相楊石齋受賄二千欲得護衛瑾賊受萬金而內相六千瑾伏罪張永掌司禮監革去寧口護衛張謝司禮事而蕭敬入乃素受賕相狎者出是宸濠用黃金五千送楊石齋以復與護衛因而釀成滅國之禍用人可不謹歟

正德十三年宸濠所招納華林寨賊首吳十三林十二等潛置於西山王墳不時出沒在南康九江南昌撫州地方行劫而下建昌當其衝巡撫孫公興築城役十一月親往閱視十四年元旦不及回省差教官賫禮物進

賀宸濠怒而毀禮物辱教官時余莅撫州治已四月矣
聞孫公回省朝見七日不放朝三司懇請允見余知蔑
大臣恣威厲如此甚無謂也乃密請孫公按撫議稟孫
報余曰俟八月相見余又密申請令各府選兵會操於
府料理糧儲以防事變孫與南昌分巡許逵議選兵操
練許不密乃取本道各府縣民兵赴省會操於白沙演
武場宸濠聞鼓譟聲詢知其事遂重責各領兵縣官散
兵回縣而許逵遂不爲計卒致殺身哀哉（壽鏞案巡撫孫燧餘姚人）
正德十四年己卯六月十四日宗藩宸濠反謀具而獨

殺巡撫孫公副使許逵相抗不附已者囚衆官長史司
而邀白洲李士實參事李言其失計當進奏祖訓擅殺
大臣因彼抗詈致憤而然願削國削爵宸濠以李非附
己乃禁於承奉司後之毀白洲者云其受公爵爲謀主
而滅其家人可欺乎天恐難欺也然其身爲大臣而與
藩王交則身可死而家不可滅余爲議其實以口公議
之有在
於時王陽明承勘福建亂軍事過口口行至豐城宸濠
遣儀賓陸澄率兵來劫陽明幸豐城知縣顧泌報知乃
得脫身潛上吉安會士夫王懋中輩協謀平亂且遣人
告各郡舉兵之期在七月十九日會市汊二十日破城
時統兵者皆儒官不知節制紀律夜半破城不免於濫
殺本日辰時余前哨乃通判鄒琥臨川知縣傅南喬統
金谿臨川崇仁宜黃兵三千赴省撥守德勝永和二門
是晚申末余率東鄉樂安與千戶所兵六千臨進賢門
但見煙火四外漲延夜亦然也二十一日早進見陽明
告以城破事定殺敵無遺而日夜尚煙火漫漫妄殺人
虜劫淫汙平日受宸濠禍虐之良民至有千於將軍中

尉之府時金谿兵七人從贛州大帽山賊兵葉芳下虜
掠鍾靈王府余乃稟於陽明乞收亂兵以安良民勿祛
之使賊陽明始出令各哨收兵而良民之受禍多矣余
出收金谿亂兵七人斬首梟示營中而陽明伍時泰輩
謂余慘忍其視亂殺無辜於破城後之二日忍邪非邪
我武宗聞宸濠之變親統六軍命許泰劉暉張永張忠
分掌軍令駕至齊山而濠賊就擒於陽明矣遂獻俘偕
予行上遣許泰忠輩率師直搗江西而陽明由浙江
以逢迎駕獻俘時上已差張永由鎮江入浙以要衆囚

至廣衢張忠差人奉命取囚予與陽明論請付囚與諸將與之同見行朝則功成於我者皆朝廷威命所致不可抗也不聽時鷲湖費公家居余往謁鷲湖相告是余言而往說陽明不允竟趨浙而張永已到杭州相邀矣陽明乃以囚委余爲去就偕張永行而已留於杭從此張忠許泰之飛語誣陽明上達武宗賴張永數陳誠款以一家保陽明且曰往年寶鐙反今年宸濠反天下主府將軍中尉七千餘家安保無今日事王守仁一人受誣得罪他日誰肯向前平亂幸上信其言自後讒謗無

從而入也

我武宗車駕欲留南京及幸金山命浙江鎮守薛鋼等進常州之惠山太湖蘇之陽山虎丘杭之西湖寧波之普陀巖地圖欲巡幸焉乃皆江彬張雄張忠等蠱惑以圖重賂幸祖宗之靈生民之福得張永納予言以告從行劉氏計徹駕還京而大漸於宥也不然禍不可測

正德十六年武宗四月十四日夜半晏駕至次日辰時衆大臣與太監溫祥相視不發一語適衆所賤惡之王瓊進一言而破衆疑始傳哀詔當時內閣以至兵部俱欲留四外家邊兵以守皇城四門時張永問予告曰此乃江彬羽翼當先翦除遣之還回邊衛可也張永遵衆議奏請張太后傳命十六日遣發還衛賞各軍路費銀貳兩時內閣石齋議請即日遣行就邊賞勞張永傳旨如議於十六日皆逐之出城越五日擒江彬其二子已突出城走宣府幸張永多設巡邏軍於沙河等一路先防其逸不通而復歸京就擒皆非當事者之謀也

我武宗巡幸無節比昵羣小若是以致多事天下方且晏然生民安堵由其以天下事任天下人而無中制獨斷之失但時有小人居重位爲自安計者和同閹宦假息自壞其心衛職業尚不敢肆專恣情納賄以亂綱紀心知所畏其間守己執法以正自處者尚得以全其志而不敢撓也其原良由上之武斷不偏如劉瑾之寵固不終食而斃之於法錢寧之貪邪在途次而拘之於獄曾不恤平日之脅注尊謚曰武保天下之氣象也況未嘗因喜而濫陞一官因怒而妄殺一人其君人之度得之於天宗社之慶萬年之福也

我武宗寵內臣崔彬以潛邸經事之恩命之南都守備

辭朝車駕親送至東華門欲歷門外賜酒酌別內官張永扣馬力諫有寧死於刃下聖體不可因一奴婢以紊正綱納諫而止後欲巡幸南北使無眾闌假息誘引而內相能以身諍不草勑未必如後日之恣肆也

我武宗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設鹵簿率羣臣詣清寧宮是時旭日方升五綵雲霞絢爛禮畢往仁壽宮方進冊行禮而天色晦暝不辨面目禮畢復開霽如初其於上即位之日亦然他若冊夏后之日輦入大明門狂風怪雨驟作百官侍朝者衣濕透肌此三異也而始終

有占

我武宗升遐馭日虞淵時內閣石齋招余入京邸第花園內書房謂曰爾居外頗知事宜新天子御極頒詔事有當損益者曷具帖進來俟參看各部院條例或未備可參入余奉命惟謹具帖開進一開貢以疏通積滯選學行優長者爲王府教授以訓宗室二裁省成化以後添設兵備撫民等不急之員惟宣德以後所設及要害所關係重者令撫按三司參酌以聞三預赦天下鹽口米三年使小民皆沾惠勿赦秋糧以資奸狡且不使各省糧儲不足者愈口四散在內濫收私闌內豎於各王府將軍中尉一以展親一以散黨一以使各有所依五清查各監僧役買辦軍匠以復衛伍請如東山劉老先生所行六查革錦衣等衛在正德中飛陞口陞恩陞武職而止請准留邊土立功及廠衛辦事照太宗舊制以訪察及功陞者留以備用七中外問刑衙門引律當從原頭摘用擬罪若非律例所宜不得任情出入比擬八關津抽稅當兼收錢鈔以通鈔法九打點官吏誆騙及監守官吏侵盜錢糧及故入人罪已決及積年侵沒飛

詭田稅有犯律例及奉旨充軍者俱不赦宥十皇店及勢要榷鹽或放運上官債盡當革免以進石齋不惟不行而忌心生焉在醫士孫德中前曰人固可用但自大處多德中告余曰石齋今日之言似與前日稱賞不同不知何謂余別後故謝源田美得進閒言而使楊材奏劾是知人雖親愛託以至情尚當自晦不可因其忘分而盡心力以攄其事自取後禍雖然彼何能哉有命存焉耳

我嘉靖皇帝繼統興獻皇帝與太后尊號乃奉武宗顧

命兄終弟及則所生父母之尊號是固禮以義起乃天理人情之所宜也內閣禮部見義不明而不能以禮處且引宋濮安爲證者非也宋宮中育撫英宗十年東宮之名分已定濮安不得子英宗非若今日也妄引以亂大經以倡異說不得已始爲賣榮求益之義以致之紛爭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良有以也

嘉靖十二年冬十月十八日夜泛海舟人云三更後星墜如雨繼而一紅火如斗大有嚇喇聲是月丁亥二十日夜已丑二更分白氣自東至西貫月二十年海嘯地

淪人溺應於台

魏文帝曰桓靈之際閹寺專命於上布衣橫議於下干祿者彈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於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戸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而天下亂序曰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欲不危已不可得也噫斯言予親見而恆變焉卒以無禍何也賴我武宗之斷左右不敢恃私恩仁不輕自用以妄殺一人儉以自御寬以容衆如去劉瑾錢寧乃其斷也忤上而拂心者未嘗寘一人於重法而國事付之外庭乃其仁也不濫賞惜日費乃其儉也游幸徧國中而不律地方之不備乃其寬也夫如是奚其危

遣崔駙馬元大學士梁儲內官谷大用奉顧命往興邸迎今上皇帝即位谷有罪得致仕崔有功得封爵梁去位後獨不沾曠恩誰使之歟此當國者之失也

晉平公謂師曠無目惜其墨墨師曠對曰天下有墨墨五而臣不得與其一晉國之中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位不肖臨賢而君不悟二墨墨也姦臣

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小才覆塞大惡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傍而君不悟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者耳何害於國家噫師曠一樂師目墨而心靈尚知論目弊以正君世之聰明才識之士博古通今號稱時傑營苟保位而墨墨於心者獨不愧於瞽師乎得師曠之義者近惟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耳

大學士楊廷和以少年登第入翰林積歲循資轉南京戶部正德三年來當劉瑾擅權賊虐卿監臺省正人中外不平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王鏊李東陽率九卿百執事伏闕欲去劉瑾等八黨時武宗難於可否而內臣中啓云且著眾官起去陛下自處故有旨如其言眾必欲得瑾輩而內亦□□□有所處時李東陽對眾曰恐驚聖駕且起而眾以其平日望重而聽之次日遂有旨劉謝王三內相及九卿之素有□□者皆罷黜獨留東陽一人而廷和素媚賊瑾由南京戶部而取入內閣故

惟權倖之是從在閣宦則徇閣宦在假子則親假子而容默以售身竊位東陽之留尚能調和故當瑾賊之時諸老之罷斥者幸免奇禍而廷和當國武宗志在巡幸無度欲巡西邊則草巡邊將勑而不救止欲統兵南下則草大將軍鎮國公之勑而加諸天子是果輔臣之職乎遲及不發武宗寶天訃聞得尚書王瓊正言以決而猶欲留邊兵以守皇城四門閣宦張永不可啓慈聖張太后著令散邊兵命兵部給賞以安其心旨下時廷和始有言附張永奏若在京給賞尚有盤桓既勑還邊不如勑行各邊大臣著令就邊一軍賞銀二兩此其策也若邊軍不遣拿江彬之日未能帖然京師安靖如無事之日

宦官之禍士人弘恭石顯在宣帝時始立朋黨名乘元帝之柔以殺蕭望之劉更生輩而黨錮之禍在漢末徧天下唐以至宋而朋黨之議起自同類之小人寧祖閹宦之踵是豈人理也哉朋黨立而社稷危亦何所利而爲之哉君天下者惟宦官是昵甘使社稷巨墟哀哉□□□天子罷宦官鎮守守備自唐以來禍患一旦銷革

聖矣哉而羣下尚各樹黨潛伏幾亦可畏安得大同者以輔聖君共成萬世之休

武后叛唐元緒隱去朱全忠篡成其兄全昱叱言此猶男子也劉闢亂蜀其嫂庾氏棄絕不爲親女子之知忠節如此逮正德閔宗室宸濠倡逆其妃婁氏力爭寧受辱毆既而赴水死亦知順逆也何當時自孫許二人之外曾無一人敢聲其逆甘受其竊辱猶未也楊廷和相也陸完冢宰也喬宇參贊留都司馬也聞其逆尚爲首鼠獨謂事眞而不必煩禁兵都御史王守仁足以了此

事者一王瓊也其斷大事如此至於發閹宦與楊廷和輩稽遲武宗升遐之訃亦王瓊也觀此其愧婁氏多矣敢望庾乎

警官箴四 凡四十條

史傳載楊秉之三不惑酒色財寇萊公六悔云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省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夫秉不爲三者所惑子孫世守而貴盛以清白傳家名五世萊公準之六悔或者在雷之戒乎亦勇克觀省以自創功

業雖建而小行或不免於此故言以自省觀其處顯盛雖曰無地起樓臺而溷廁「燒蠟成積是雖小失亦一事也今之人於楊公所戒者而溺於一焉皆足以蹈寇公之六悔爲政者不可以人情之常而易忽尚惟愼哉

唐張曲江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居善地悉徙五溪不毛等處然曲江自內職出始安有瘴厲之歎罷政守荆州有拘囚之恩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口口人大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邪此劉禹錫之言夫以曲江之賢而有此忍心是雖惡惡之公心勝安知彼放者皆四凶邪一念不諗尚至於此況賢非九齡而忮心生以私意放逐善良必致之惡地爲其嗣者何不幸之甚歟延禍國家罪可勝言

富文靖公弼論守禦二策曰八事不過使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鎭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致其死命我朝設兵備深得其意近見總帥中貴貪黷以奪士氣監軍提督總制猜忌以擯將材而惟奔走承迎是信是使不幸有事束手無策而良將

大帥之材與行伍同處所謂折衝禦侮者無人幸祖宗之靈有在當國者曷思之乎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眞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其責者梁成大獨願當之除察院摶擊二公不遺力太學諸生曰大傍加一點曰梁成犬夫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爲其主也今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甘人豢養或因有所求而不遂修小怨而忘大體內翦天子之羽翼外奪百姓之父母是爲口口賊也犬亦羞與爲伍

予恆見官府其貪墨苟且一爲身計者惟左右承事吏卒之言是聽以敗事固不足言近見幾官長剛明不貪材力任事心在乎民而亦閒爲小人所侮口口淸議是非其知而信之也直以好事求名之心一勝而小人之狡黠者闖其意向所在諂諛承意務快其心以至墮於其奸而不自覺彼自以爲能幹詭詭顏色自足而人言不信所以令名無傳良可惜也唐太宗言奸人乘隙蠱君不可不防知是道也宋包孝肅決囚尙爲吏得杖之詒此防奸當愼也

世之貪墨者多詆廉官或因其一事無心之失或因其子孫淸貧不振而用以藉口若謂天道不在於此余甚不平官之廉猶女之潔乃分內事非甚有關於人但比之貪墨剝民奉己以賊虐天理者不同夫廉生威人固懾服矣威而不能平易近民則人情順逆不能獲伸而事或致枉此雖無心之失而民之愁怨之氣感於神明而不之祐其子孫雖微較之貪官子孫之速致敗亡者自不侔矣故廉者亦當留意於仁恕須飭其子弟之守分不恃勢戕人可也

漢陽人任棠有奇節太守龐參往候之棠抱兒當戶置水一盂拔大本薤獻參參曰水者欲吾淸也拔大本薤者欲鋤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噫龐參賢矣宜其治郡綽有令名今之典郡守倨傲自尊而惟諛言日進則相與厚一聞正論則咈而忌焉安肯若參之用心也哉

余讀王明淸揮麈錄有及於溫公蔡京之事溫公再召入朝都人士女聚觀溫公馬不能前謁時相私第人觀聚無地可容登木騎屋以觀公風采其感人心如此蔡京南遷北狄索其三寵姬途中市食聞其名皆莫肯售與且詬罵無所不至其失人心如此則依時擅權恣作威福以禍人者何益故君子之仕也惟當公以莅事忠以事君正以待士仁以愛民則司馬矣何苦而悉己以翹人怨孟子曰舜何人也爲之則是噫不知蔡京於斯時也曾知悔否

正德閒撫州東鄉民汪浩八等倡亂殺人掠人妻女至煩朝廷遣將調土漢兵平定之後有未盡平者招降之其良人家女婦汙於賊者固在逮余守撫民有告賊

掠其妻者余招其妻來審審其夫婦相攜避賊不能保全者斷歸其夫若妻來云聞賊來而棄妻自往致妻被掠者詢其妻又不願者則仍給所掠人完聚人問余曰同事而異斷何也余曰相攜力不能相庇者不失爲夫婦譏定也故斷給不顧其妻而先自往者不有其妻同途人也義已絕矣況本婦情言如此數年之後故不斷給也若人人而斷給則事多矣豈勝斷哉後如此論詞者遂息因讀宋葉夢得許昌凶年全遺棄小兒事偶有所感而遂書之

晁仲約守高郵海賊張海過州仲約使民醵金帛牛酒犒之而去不犯州人事聞於朝仁祖大怒富鄭公在樞府以仲約縱賊不誅罪應死范文正公在政府謂高郵無兵械戰守地方必罹其害醵錢犒勞民免殺戮與有兵械而不守戰者不同宜宥之仁宗釋仲約之誅富公偃曰方今正患法不行而又多方沮之何以正衆文正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也奈何欲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心雖上意未可知而輕導誅戮人臣他日手滑吾輩亦不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可入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睡起繞牀行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噫古人遠慮如此近見科道大臣進奏事甚不重大而輒曰可殺不識曾見文正公之論否乎

曹彬嘗知滁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推問訖踰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吏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之其小事尚仁厚如此宜其平江南不妄殺一人也子孫昌大膚顯豈偶然哉今之爲政者至於其伯叔兄弟子姪相訟略不能存仁愛以睇卹其分而肆爲鞭敲惟意所向豈人理哉

韓魏公罷相守鄉郡簿書文檄躬親檢舉研覈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優閒鄉郡無親細事公曰已憚煩勞委寄吏倅士民當有受弊而罹害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魏公望重位隆年高德劭於民事如初人仕時絕心此所以利國家而福生民也近來方入仕籍侈然自適於凡民事全不經心而委聽胥吏斷養獨何心哉盍以勉之

平心率物太巨令所以協於神人古有徇私暴惡輕棄人命禍淫之報固載簡冊猶爲聞知口口知二事書以爲戒寧波府知府李行臨江新喻人先爲刑部郎中適廣東布政使陳選士賢因與鎮守宦官搆奏行往莅事徇宦官之囑偏聽勘問致士賢有解京之冤舟至南口憤疽發背死後李行謝知府事歸家忽一日坐中庭見陳布政冠服而入行曳而入內數日疽背而死又饒州彭僉事程守福建建寧兵備出巡崇安縣忽二輿夫舁婦女板輿從曲巷出不知其節過而犯之程拘輿夫地程回建寧日見被杖婦立於庭前多方祓解自知不久左足生人面瘡日食肉程怨號之聲徹外而死以二事觀之一徇私以害賢人一暴怒殺良婦而死鬼猶能報復況生人而欲殘毒之乎諺曰冤冤相報夫豈欺哉

余歌唐王貞白田舍曲愛其後二句而感慨焉其詞曰古今利名路只在儂門前至老不離家一生常晏眠牛羊晚自歸兒童戲野田豈思封侯貴唯只待豐年征賦不辭苦但願時官賢時官苟貪暴田舍生憂煎噫予思

前政安得廉明仁恕如寧守姜函頻張廣漢林守仁楊殿之數公之爲守林繼賢之佐郡王炬曾直劉宗仁沈繼美之作鄞令縱不能使民夜犬不驚而民之憂煎亦少免矣

狄青受命討儂智高有因貴近求從青行以冒功青曰能擊賊有功朝廷自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若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聞者大駭故凡從行者皆青之素所知與士也故使任得人而易於成功近見師行而因貴近囑託以冒功者無不奪人首級以與其功以媚貴近視狄青一武人遠矣余因有感而書

吾鄉黃南山先生潤玉謂湘潭縣有民家因一軍回籍取衣裝寄死而本里王老人騙賄不得諷之於官實之謀死之條罪成繫獄數年南山至詣訪其誣爲之平反以求王老人而其家長幼俱先疫死彭臨海仲綱謂邑中一老吏有鄉人訴訟於郡求吏囑以錢三十千後果得理其老吏以三十千遺之云乃知州據理自判我無與力又浙西有一牙儈自少至老未嘗高低價值欺人亦未嘗瞞官司一文稅錢老吏牙儈其後皆登科王老

人爲惡之報老吏牙儈不欺之報天道昭昭如此近見詞訟動飾詐欺或僞作契券揩改簿約以負財賴業或本因喧爭誣稱打奪本因索債便作劫掠而官司不能如老吏之知州而陷爲湘潭之縣官則民之受害多矣居官之法初視事當先求民弊之尤甚及人之凶極爲民害犯一邑一郡之怒者而祛除之必力則於弊之未甚害之未極且容其改革則人知惡不可爲而自悔改是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然後從而節費省役緩征正斂去其不便於民者而舉其利於民者如水利之滌田糧

之清盜賊之除倉庫查理風俗必正保甲必行修理必慎奸僞勿使得售親君子嚴吏役則無事矣不失爲良有司余見吾郡縣在成化年間海盜搶擄官不知問水利不修多爲地方捕魚蟹者所損得河南張太守公振作郡命海船戶口口捕殺而不煩兵狗頸塘被土人捕蟹乞隙壞塘即將其人枷號致死拆其屋爲樁木瓦石塡實自是而海道清者四十年水利安者三十年既而鄞縣知縣徐州張公佶遇年饑有盜數十茄子者亦杖死而盜賊平者二十餘年嘉靖初年大名劉公宗仁宰鄞縣適值三年歲凶而盜賊將起城市鄉村剝人衣服奪首飾者在城以藥迷人兒女販賣者劉求其人剝奪者杖死三五人及以藥迷人販賣者七人而四境盜息人安如此近見欲民驩虞而務寬縱故年豐而盜劫起水利廢其政績可知故孔子曰爲政莫若猛猛則濟之以寬是尙嚴而寬以濟之此居官之要法何爲不省顏之推曰爲國用材當知器使不過六事一則用在朝之臣取其識達治體經濟博雅則官守言責不尸二則文史之臣取其明習典故不紊憲章則是非大公而著述足信三則軍旅之臣取其忠勇有謀練達習事則邊圉安靜敵奸懾服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淸白愛民則庶務理而邦本固五則使命之臣取其應變知體不辱國命則內事成而外夷服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財馭下有術則工堅而事集弊革而易成今之用材不諒其能否而泛以任之其害人敗材多矣豈國然哉官府用人亦然

若人之德莫大於能容故書曰有容德乃大易曰容民畜衆故晉文能容寺人披楚靈能容芈尹無宇漢高帝

赦季布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我太宗之
官平保兒皆原其心不讎其過眞君人以天下爲度者
安得不定基業於百世之久哉□□一事有不若意而
視人才爲敝帚漏巵寧使君子在野□□人之謀進
則衛君之出言而莫以爲非魯侯之惟予言莫之違者
是已其能如數君如我太宗乎幸而不滅其身家而不
免亂之所由生也後之有志於久安長治者當體天之
包含徧覆以時生成而不過是之謂有容

汴梁人張慶爲右軍巡院以司禁獄無聞寒暑洒掃獄

宇不使穢汚氣傷罪人戒其徒曰人之犯法皆非得已
我輩以司獄爲職苟自逸傷人罪將何訴於凡飲食湯
藥臥具必加精潔因有無辜必爲解釋嘗敎囚曰知罪
當自認勿誣良善以重己過其妻袁氏年四十八無子
忽染疫病而死二三日復甦告其家人曰我始至一汚
穢所得白衣人謂我曰汝不當在此還當有子皆汝夫
陰德慈去慈去子孫當有興者袁次年生一子有一道
者入門謁慶曰君本無子今聞兒聲非君子乎慶曰三
日前生一子道者曰陰功未易量也爾久積善行聞兒
聲喜子孫有文學相繼顯榮也言訖而去後慶年八十
二而卒子享長爲門下省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
顯官噫一獄吏存心至此天祐以福今之典獄者利人
之賄而爲輕重至於囚之飲食疾病全不經心使人飲
冤而死後世有遺種乎

淮安總管府判官許維貞不務苛刻守法求情民獲安
養人服其德政屬縣鹽城及丁溪□□□虎爲民害維
貞默禱於神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貞禱而
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曰冬無雪民多疾病何維
貞禱而雪深三尺朝廷知其德政詔褒奬之余宰松溪
有虎害禱於神虎去他境久旱禱而得雨止本縣四境
滂沛有年歲大疫禱而疫息事皆偶然而父老乃有三
異之頌吏部旌勸有不待三年考滿與應得誥勑仍不
次擢用之旨因感許維貞事而併書之見古今人亦偶
有相及者

李師道在淮右心懷不軌時杜黃裳爲相師道畏其難
動遣使至京賂遺黃裳無由得入候積月忽一日相府
有乘綠車婦出二侍人衣服襤褸師道使人問在車者

何人人應之曰宰相夫人也使遂賫賂以復師道故終黃裳相日不敢爲非既而李元衡等爲相遂叛唐幸裴度能消其變噫凶人爲不善未嘗不憚正人故汲黯能寢淮南之謀黃裳能消淮右之變此正人不可不養以爲用也後之君人忌材嫉賢甘與邪媚憸細同事以致四方輕視而亂國敗家曷亦思之

潘炎之妻慧而賢炎爲政秉權一仕人欲干進賫錢數千緡以賂其下吏求納交於炎其妻聞之謂炎曰汝居官秉勢人來求謁賂吏若茲其厚則勢之所在人傾伺之而禍難將興求爲田園故守不可得也可常有是位乎遂力勸辭位解口一婦人也尚灼知禍福之因何今之世居顯位而爲口口口乃寄情於奸凶小人以囑其親之口顯位託爲心腹口取賂賕遺笑四方不亦哀哉

濟南商人甲乙丙同往川廣市口口一人擇其道地眞正者一人市其品之中者一人不論口口僞而惟價之廉者遂歸山東貨於人其廉收者下其口口者塡肆而集不期年而致富其中品者五年而致富一人之精擇者積年弗售而乏其息人皆鄙其重直摘埴不仁忽一日東垣李升之過三人之門於賤直者乘而弗視中直者視而弗取惟重直以市其精者人疑而問之曰彼賤貨乃僞物以欺人匪特欺也而多入口殺人庸醫不知而任其責其中品者雖不殺人匪道地所產而氣味與力不同而鮮收效若夫索高價不屑輕貨者乃眞正上品藥物醫者能對疾用之罔有不收功於十全此吾所以寧重直以購之也然後人知所趨而貨藥行得之雖後而不失其爲商也今之入仕者大略亦有此三等吾恐守己定價者難於遇東垣之具目古語云伯樂一顧鹽車困軛者價增十倍吾知騏驥代不乏而伯樂難遇君子於富貴利鈍惟守己可也

孟宗爲鹽魚司馬作兩器魚鮓奉母母曰吾嘗言汝惟飲彼水今若此何吾言之不從陶侃作魚吏以蚶鮓餉母母責之曰爲吏餉吾反增吾憂觀二母老婦之言如此今之爲人父者但知悅其子之多厚藝槩而惡子守廉罄懸竟不思此物之得戕民賊眾獨何心哉其愧二老婦之爲多矣

元河南姚文公燧爲監察御史忽御史大夫謂曰我天

子以女賢故擢女耳目之官今踰□□□言興利除害事但惟薦舉結恩爲務何也燧曰某所□□□有餘人皆經世之事其在中外興利除害裨益聖□□□又何待屑屑身親爲哉然後爲盡監察御史之職任□□□之器度也何今之爲監察者多舉貪抑廉扶惡棄善以至秉銓衡司風紀者皆然安得姚文公之存心者哉

楊東里三朝聖政記李西涯燕對錄及今之三朝記則書云世有升降道由俗革者誠哉是言也孝宗之聖多於宣宗當時法制嚴官之冒禁事之干法者東里盡言救解以裨時政至於西涯之燕對未免於觀望賴孝宗神聖先開其端而贊成之耳武宗之時依阿浮沈嘉靖今上聖明足以繼宣孝二宗而樂於聞善以成太平之治奈何爲之輔弼者不過賡唱迭和謂之可嗣虞庭賡歌則時事大略足以占輔政大臣人品矣

天順初李賢入閣逮英廟崩李賢修實錄於永樂宣德名相如東里楊公多不足其私行此非訐也所以示當國秉權者先齊家而後治國之意若東里之溺愛而不能保其子於身後雖坐不知其於大學之道未之省也

此李文達發以警其後者如此何今之當道猶有不知警省而負其言也哀哉

鍾離意爲督郵遇歲疫親製□□活民送罪徒遇冬寒命所司製衣衣之解其桎梏約□□家至期徒□□至無有後至者後爲縣令有爲父報□□繫獄其母死令其歸殮葬密陳當道宥其死李元富翁疫死舉家染疫而亡止留一幼孫諸家奴欲殺之而分其財產其中一家奴竊負元孫逃山中哺養十餘歲出告意悉追諸奴殺之而復其財產意以此知名登八座子孫累葉多賢貴何今之爲政偏於愛人者不知惡惡偏於惡惡者不知愛人獨不思天有陰陽寒暑地有山川險夷人有善惡賢不肖而可以例視之歟乃縱強盜而不誅畏豪奸而不治寧負良善使之含冤視意何人哉

閩南田人陳膏因壻於鄞慶曆汪先生家遂占籍焉爲太府少卿時鄞有妖僧法恩謀不軌事露得其籍從附者萬餘家朝議將屠城膏力爭止之殲其首惡而餘從悉貸膏時未有子夜夢神人告之曰汝活一城生命當享後福子孫貴顯既而居仁生登進士以學士職銜歷

典大郡進文華閣直學士致仕生子二曰卓曰阜皆登第位清要以享遐福一念爲國以安民尙世食其慶況甦良民之困活無辜之民於瀕死之地而豈有鬼神不相佑隲者哉

古人謂救荒無善策朱子謂不過討幾箇靑綾覆簿而已此傷時之言也社倉非救具乎下此如蘇東坡舉濬西湖之役而使貧民得食力養家趙閱道敎僧道之厚資者造浮屠營寺院使貧人得助力受錢是皆行善策而民得賙賑何事靑綾與發公帑而飽奸貪下戶仍不

得感也若富家之施粥固爲善策儻所處一誤不得富□□□□惟不□□□或各鄉設施不得其人其弊亦不可勝言余知松溪適歲窘民告飢時倉無積儲庫無餘鍰乃行勸分之法令各鄉貧民報本鄉大戶積穀多寡之數在縣卽拘大戶付與飢民之名數使之各率飢民至縣大戶與飢民互相覈實略有生意而非飢民之困苦無聊者聽大戶揀汰則積穀大戶無掩飾之弊飢民不得奸計之請然後責令總小甲爲領保計口大小而量爲多寡立約賙濟三月俟秋成後或還大戶散本或出力役於大戶以作償數而使大戶自行給散以散過數自限同總甲報縣立案復因各府縣禁穀之嚴而余特招民放穀故商人遠近各爭赴糴而又出帖與照不許各府縣地方總小甲攔阻是以糴眾而價高大戶亦獲倍利而四方民亦悅服至秋成其大戶中有二三者告曰不願取償於飢民余詢其故乃言各縣禁糴而穀積無用歲熟而賣得價甚廉今獲本縣獨示放糴而視平時價增二倍得利矣飢民之散不費所資賑濟鄉民其敢重貪利乎故浦咸之民有松溪不散官穀而

飢民飽食我縣積穀數萬而被殺飢民八千之言亦惟當事者自處何如耳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斯言近之

孟子謂急親賢爲仁急先務爲智則仁智之急莫要儲材以任賢故人君之擇相不可不審而宰相之用人不可不愼欲求得人則學校首善之地賢□□□□□我朝設學育材鄉社有學州縣有□□□□□□□□而成材則鄉社選升之州縣本之□□□□□□□□□程度則優以廩食乃三年一大比食□□□□□拔其尤者而貢禮部禮部會各省貢士而愼試以拔其

尤爲進士對大廷而總之吏部是即三代鄉有術黨有序家有塾州有學之遺意選其賢且材者而升太學業成而行修選而升諸司徒又精擇而升之司馬司馬上賢能之書於王然後論定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一皆度德以定位量能以授官猶吾大明也何今之人材大異於古何也蓋士幼肄鄉校而不知四教四術其於六德六行六藝何有其所習於詞章者皆利祿之媒師之所教士之所學父兄之所期待皆此也曾不識敦本尚行爲何事故其進身之餘惟知勢利而已寧負於上不

利於民而患得患失之心無時或忘而舍己徇人之事攘臂爲之也閒有二三知守職業爲公家貫其天分所得初非講道之功而傍忌者已側目矣無他三代之教不行而後世詞章科舉誤之也何有於鄉舉里選崇重之意故今之士寧甘投刺鑽競而受搜檢防閑慘刻之恥而良心已喪於始進之時安望人材之若古哉大臣雖欲得人而身先蹈矣更何望焉世道日降雖有聖君欲擇相以任賢其可得乎爲今之計古教不可復莫若舉程伊川居太學私議之教條胡安定之分科而參以朱晦庵之學識隨時裁酌上倣漢世孝廉賢良之科下知守己明道之重于時□□□□其所學取而用之考功以稽實行則士知朝廷□□□□□□□□而中外庶官得人社稷之福是在君□□□□□□□□□者如此如堯得舜舜得禹以爲相則□□□□□而姦佞無容矣

我武宗正德己卯年因宸濠倡亂江右乃親統兵南巡時已平定於是駕至南京江彬從中府私取京城門鎖鑰於二鼓後經歷楊美璜以京城禁門祖宗定制不許

夜啓乃執不與次日江彬詐傳旨拿楊經歷赴獄人皆危之時留守參贊機務重臣喬宇乃反責楊固滯之失禁之頗久江彬以非聖意不敢決行九卿畏其權勢不敢執奏忽一日有旨疏放當時官僚皆隱忍以待江彬口傳越數月後駕發南京始脫禁獄則彼時夜索城門鎖鑰雖無甚大變是視京城若私家所有也事勢亦危賴一經歷能守法制耳憶聞天順間曹欽謀逆京師二更詐爲急報奏啓長安等內門率叛卒擁外門是時英宗嘗變故多有旨不許啓且令勿傳於外而曹欽殺戮

平時蹇諤大臣如寇都御史輩數公至明幸會昌侯孫統兵將赴陝大軍留京未發因而得以擒勦前事之鑒如此內侍武職豈可假之以威權乎況大內禁門又非京城之門之比縱使內閣得賁夜私啓危哉社稷宗廟之寄宜重慎下闕數字

舜帝紹堯致治其要在明□□□□□□□□天下之壅蔽時四岳伯揆皆堯之遺□□□□□□□□□□於壅蔽舜方以此爲慮猶恐四方之□□□壅以蔽聰明故爲此言然則聰明之寄治忽之係故三代以還

愼耳目之任擇臺諫賢材以充之而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陳善補過而君德日成治化日盛次而輔弼股肱大臣守法信度任賢輔德以成至治下而百工修職民生庶務皆得其理而四海寧耳目聰明之不蔽故也不然則大臣得專壅蔽而君上之失不聞臣工皆匪正人而昧上罔下之風日恣內外比附上下雷同以致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君德昏而政治乖賢人遯而生民怨皆由耳目之失愼擇也閒有一二而一齊衆楚身且不保況明目達聰以通壅蔽也哉漢唐以來英君誼辟之得人以成治者守此法以任耳目之所致也其所以致敗亂者不任臺諫而權歸私黨也孟子曰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皆當法堯舜而已今之輔臣負君而反以爲賢安得不啓寵納侮而杜諫諍之門使人不媚寵也哉京宦大臣多庇家之子弟府縣能奉承其意則多方閒護閒有執直自信者則相爲擯擠余居鄉往往聞見若此是與范文正公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心何如因讀湖南夏原吉尙書送弟詩有感書之以示有位詩曰颯颯金風八月闌汝今歸去寸心安茶根有味莫嫌淡茅屋無書可借看日具旨甘宜奉母秋收租稅早輸官□□此際還□望莫遺寥寥雁影寒玩味此詞是其身□□□□□□□□天下興利除害澤被生民之多故太宗繫獄十餘年惟讀書樂善而□□□□□同貫宜其子孫繁久視今之碌碌保寵心不在於上下而位日至於尊崇其教示子弟未必如此天道不可誣也

昔劒州有一男子久病化虎而欲食人之肉妻子皆避之噫此人虎怪也變形爲虎而欲食人質猶虎也今之

近人質而虎心食人者多矣擅威福恣暴虐食人之肉而淫及宗姻擠井傾壑盈己之欲剝人之脂使人鬻妻賣子以償無名之征惟知厭飫於己此未變形之虎也虎可避而人虎能避之乎柳子曰苛政猛於虎善言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愚謂天地間生才不間於治亂唐虞夏商周無容議矣雖秦及五季胡元未嘗無材正如春氣至而山川與滷确之地草木隨地所宜而生顧主者生養斷絕之何如耳故人材之生有數遇堯舜禹湯文武則才者用而不才者去遇秦末五胡則才者不

用而不才者進漢晉隋唐宋有才與不才迭相進退不由於人才而由於用才者之賢否吾故曰才非難而用才者爲難孔子之言曰舜有臣五人曰予有亂臣十人則舜武得而有之以成聖治非由於用才者而何宋與我朝定大亂致太平皆五季胡元之遺材也

河南新安人錢若水爲同州□□□民走□□女奴其父母訴州委錄事參軍鞫之□□□□□□□獄云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投之水□□□□□□□□□□富民提酷刑誣服無異詞獨若水遲疑□□□

詬曰公受富民錢求出乎若水答曰數人當死安可不詳察知州亦有言若水乃出己財陰使人密訪購得之收之私宅乃謂知州曰此女得之矣乃密送知州衙知州垂簾呼奴父母引奴出簾下與之遂釋富民富民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滅門知州曰此推官生汝非我也富民急詣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歸傾家財飯萬僧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上聞若水不苟曰此事若行於錄參不利知州益重其言而止太宗聞之自幕僚不半年拜知制誥後二年陞樞密刑獄之慎當如是耳何

後人任情喜怒輕視人命而不恤其冤者乃縱盜賊奸宄而不殺視若水爲何人甚有殺人以媚人者夫豈朝廷設官意歟

漢周亞夫屯軍細柳以禦匈奴文帝勞軍至亞夫營先驅不得入文帝以勞軍詔亞夫傳令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見其營嚴肅曰眞將軍也至魏徐晃爲平寇將軍既閉關而魏主操按行諸營惟晃營軍伍行列如對敵時嚴整不動魏主曰徐將軍可謂有亞夫之風唐段志玄值太宗后文德皇后葬分軍將結營守門志玄守廟

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各營傳敕皆開門受拜至志玄營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曰夜中不辨眞僞竟至曉方納入營太宗聞而歎曰此眞將軍也周亞夫無□□□□知軍戎欲整遇敵衝而不動處劫營而不亂逢□□□□□□□□□固于自靖又能舉能拔賢惠及士卒□□□□□□□□厥愛于臨事賞罰明勞逸均此將之道□□聞爲將者皆眞之經心稍遇變故則無所恃矣今之西北邊卒恆亂將不知此道故也

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軻氏曰左右皆曰賢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賢曰不可勿聽誠百世觀人之法余恆憤世之隨聲同附而不察則於惡惡善善之不明而奸邪得肆志以欺世盜名如尚書王瓊自入仕以至位戶部尚書其材行有足稱與者第轉兵部其幹辦兵務猶足取焉惜富貴之心不能守戒之在得之訓締姻江彬而舉平生盡棄若不足道也至於宸濠之反則得報而獨知其眞乃曰王伯安在江西足了此事不必煩天兵也而水村陸完及內閣廷和尚曰賢王決無此事至於武宗賓天夜半時候至次日辰時楊內閣諸九卿對司禮太監溫祥等在順天門下相視沈思不發王瓊進朝獨後入見溫祥問聖體安否溫祥對尚遲之王瓊大言曰聖體儻彌留當即諭內外臣工曰朝廷吉凶臣子之憂閒不容髮當即告何遲疑溫祥乃曰辰初晏駕矣始宣訃告哀於外則王瓊之與諸人決大疑斷大事其過人遠甚隨聲和同者指斥王瓊乃楊廷和之結附劉瑾由南京戶部尚書入閣阿□□□□□□□爲武宗草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敕□□□□□□□□□甚遠□以定策鎮國多其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余故特申表而出之不煩重見以示諸大夫之言曰賢曰不可之難信

辯異術五凡二十五條

我太祖舉兵討僞漢取南昌已禡師於石城門外鐵冠道士言今日行兵不利太祖怒其沮撓投之於江出果不勝鐵冠復見曰今日雖怯他日鄱陽大戰必克而捷當賀也我太祖異而禮之後平僞漢果如其言

僧人月庭善占候胡大海守嚴婺得之薦於我太祖用此事不必煩天兵也而水村陸完及內閣廷和尚曰賢

之軍中逮張士誠平後處州得誠意伯劉伯溫於章溢之薦更精占候每月庭異議太祖多右伯溫而左月庭時有悖語於是謫月庭於鳳陽而語涉怨望杖殺之專意伯溫以成大業則儒者分內事耳故漢以上士夫如董仲舒劉向揚雄皆通此術自晉以後如郭璞袁天罡管輅等以甘石之學名世而儒恥爲之宋之程子康節相爲稱重而不屑傳數學故於易傳一以理之在人事者論之是固古今儒者通論本諸孔子因革損益之言而於數學之占往知來概未之見也

我太祖定太平勤治政昧爽以前視朝寧波天寧寺有一道人朱姓善幻術能分形神雖數千里口口往來時刻每當早朝神往南京朝見迨辰而啓扉下榻日以爲常太祖問其所從來對曰居寧波天寧寺五更來京辰時回寺而上神其術疑其妖幻戮眾也乃遣內侍與俱而事跡多異百凡品物皆食惟不食狗肉因以奏報乃俟其朝以狗血濺其身不能去即擁出跽而斬之寺僧見其日晚不啓扉入視其臥榻而道人已死矣屍猶溫潤如生越十日朝廷差人到寺驗得其實斬其首分屍而捕寺之主僧容蓄奸人擬以充軍今天寧寺爲軍籍由朱道人之事也

我太宗潛藩余鄉金忠襄公往戍燕山換批到府適柳莊袁太常從寧海吳國才得相術之精一見忠襄夫人於府門外廡下詢其姓氏求見忠襄公而贈其行囑云他日事機之會乞不忘今日金曰貧窶人路費尚虛不知不死於道路否袁曰自今日始乃通衢也何慮之有給批上舟至西壩同州商人失銀一袋裹而莫之尋金諳六壬課與之卜曰當在水邊不遠商曰果不失當厚分謝循離舟處尋果得原物乃餽謝二錠自此以後卦神而求者如市至燕到衛賣卜嚮應燕邸適病召入府得鑄印乘軒卦啓云卦即痊後富貴不可言太宗即速出之逮我太祖賓天建文多方羅織憂罹重禍口訊其有異術足驗者公舉柳莊密令人赴寧波召取柳莊一見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非凡相也鬚垂過臍即殿下事成之日乃遣柳莊回鄉既而承天寺僧姚廣孝習天文識氣候得之於一瘋魔乞人三年而學成徧游四方以尋眞主至燕見太宗告以天象氣候皆有所歸乃留

於府中卜日召兵以定內難是知天命固在不易而佐命者亦有定數太宗起兵靖亂僧廣孝後封少師乃知元世祖既定中原之後都於燕曰大都夜得夢見髡髮紅巾率大衆逼城驚覺次日問廉希範對曰後當有驗天數一定已於八十餘年之前豈偶然哉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見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率部往止洗一目入見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端坐以不洗目視之大箭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下擒之此與宋賢致死

胡僧滅石佛光之意同凡妖術人當識之而莫信其感皮文貞未達時寓居鏡中玉笥聞一女巫甚靈異言吉凶如響與友往問命之否泰自旦至暮而神不降於巫公怒而回及夜有神自空而言曰皮秀才當爲吾土地主吾小神敢見之文貞又嘗夢候軒亭有土偶人列拜後果判東府事是人之窮通分定鬼神已先知之而營營以求富貴者何如哉

處州有樵者入山失道偶見一叟龐眉皓首問曰子從何來樵以實對忽從前一人持牒曰天台山有樵叟曰今日爲客著黑班不得赴牒者喏而去樵者餒求食叟令二雙鬟進盤餐器食似非世物自啖一棗大如拳與樵者一棗乃引樵行林下見繫一黑虎溪流乳色樓閣如畫指一徑與歸循舊路回家山居不及半日而已離家踰年矣此與王質看棋局未終而斧柄已爛事相似則知頃刻奢華不如山中寂寞老叟多矣何必尚論神仙家哉

孫晊家於嚴州七里灘善於葬術兼精太乙三命風鳥之占苗帥楊集統兵收復睦州至一巖下結寨忽一大

石移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令兵搜獲得二十人楊曰還少五人被獲者曰某等避兵果二十五人內孫晊知占術忽見雙雉飛下孫云兵至矣宜他往勿受掠縛某等不信孫偕信者四人同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悔曰得此人而師事之可矣晊後平定復漁於七里灘噫太乙玄女左眞黃石之術眞足以去亂扶危惜知之者寡

明州有市人家見一大鳥飛入室家人殺之面似人身惟一團毛而已可重數兩乃挂於籬上旬日其家月下

會宗族扈忽從籬下地人立而言曰我偶避猛鷙到此爾何見殺方欲陰論今值飲酒惠我一杯不爲仇矣人皆驚避乃自向尊中吸之及啄殺饌畢望空奮去後州有事而其家即無他咎此可見怪之異常者不繫一家程大中夫人遇怪不以爲怪而家竟無事凡人家遇怪當修善不違則物不能怪也

沈校書慶說鏡中有一吏家女子病邪祟召巫者治之結壇鳴鼓禁呪皆不效後巫復鳴鼓呪禁而一蟾蜍大如枕自陰溝中出應鼓跳舞適航舡泊於下舟人見蟾

蜍如此而怪之潛往縛之而置諸舟中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壻舟人遂扣門語其主曰某善治此祟疾主深喜問其所欲曰必得數千文可矣主曰某惟一女前後醫治者已數千緡如治而效當如數相酬謝外更加倍焉舟人乃出蟾蜍以油熬之翌日女瘥由此觀之則狐殺水獺黑鯉白犬之類其爲祟也夫何足疑而況於山魈魍魎等怪哉語云心正可逼邪邪祟之附由邪心召之也此去邪之要術

昔定海縣留氏婦病三月瞶而始甦夢一吏持牒句入冥府備見淫獄鍛鍊罪人極酷問吏曰此何獄答曰近來世道薄惡嗜欲無度暴殄天物輕視人命姦詐淫慝淪喪人道自取其孽世謂陰司渺茫而不知善惡有報如此留至一錄事所詢其姓不同而放回陡然而覺徧以此事告人出異聞錄嗚呼余謂陰司縱無而人心自在一壞心術即淪鬼域便不可收拾人禍天刑鬼責能免之乎

楚有善相者莊王召之見曰臣非能相人能相人之友也王曰何如曰相布衣其友皆孝弟篤謹則其家必益

身必安是謂吉人相人臣其友誠信好善進德補過則其官必日尊事必日正而譽日隆是謂良臣相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位日安而主日尊是謂明君王曰善噫相術也而以此卜之不必見其人而知其吉凶也是故陶侃之母茅容之母玄齡之母欲知其子而視其友其有得於斯言也歟

嘉興精嚴寺造一殿塑佛自佛腹中起至座下作一甬道直通僧房詭言無子之婦從殿中衙以丐佛靈則生子有婦女來宿合其家衆封鎖殿門周環守衛至夜半

僧來就淫詐稱爲佛婦之被淫者羞不敢言州人多墮其計適有仕族之妻亦往求子中夜僧來淫不就而僧前抱婦婦齧其鼻僧走翼日婦家徧寺索僧以物色之一僧臥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果鼻傷捕繫聞官流其僧毀其寺今之京師武官軍民家無子者其妻輒就寺求子而與僧通姦結爲義戚往來誠可醜也余記古人一口絕曰家無留俊僕檻不種奇花僧尼勿來往方知守禮家言雖鄙俚意有存焉

或問予曰人言葬得吉地子孫昌其父母之葬一也而

兄弟子孫富貴貧賤壽殀不同何也予思之恐非緣於地也在乎人耳譬諸合抱之木一根而生三四幹有一幹蔥茂鬱隆者一幹尋常扶疏者一幹萎將摧者一幹枯死者其鬱隆之幹謂其接得正氣之盛正如子孫繩繩爲善以繼先世餘慶其尋常者扶疏者雖不能接盛氣而不爲不善以戕斬餘慶其萎摧者不甚爲不善而有傷餘慶其枯折者乃恣意有恃爲惡不悛而自斬絕其餘慶故葬地雖一而獲慶不同良謂是也天道福善禍淫決不差爽余直因或人之難而申言之也後之君子其尚思之

蔡襄字君謨一日倚大鼓而寐夢變爲大蛇而人已見一巨白蛇蟠掛於鼓則夢與見者同人知其爲蛇神也詩爲虺爲蛇女子之祥特言理耳

風水之說肇自中古順陰陽之義度土地之宜都邑城郭以聚生必居於南而葬埋以藏死必居於北而相度其沖和聚會則生安死靜而不求利自無不利也後世郭景純謂乘生氣亦此意也其栗芽鍾應之說乃謂氣至而乘之之謂非眞謂死骨能蔭人也迫程朱二蔡出

而備論風水之義而謹五避尚抱負亦不過謂生死得吉地則久安長順而亦無福利如時師之謬人之定居有盛衰正猶形之有壯老也衰而復盛猶父老子克家者承事衰而未復於盛者猶承家之子不振也葬得地吉則死骨久安子孫世守而無發家之憂不吉者反是非如今之愚人不爲死安而專求生利故凡前人墳墓力可謀取無不發掘以藏其親不仁之甚者也其間或有爲之改葬而埋焉其次也或因其葬而左右上下焉上也如崑山朱狀元希周祖卜葬其父於震澤之傍正

值漢陸績之墓湮沒已久人咸不知卜日營擴其母夜夢漢時冠服者來與之言曰我漢陸績葬此地千餘年今屬於爾將卜葬爾夫爾後將大明日卜穴慎勿發我冢或左或右皆吉地也而冢福益厚而久不然則自損冥福矣次日語其子不之信定穴開擴果有一冢得誌石乃陸績墓遂改於左葬後生文中進士爲御史孫中狀元位尚書簪纓累世富貴兩全何今之人不思彼之卜葬欲久安其死骨自信卜吉以圖不發而今爲我發其墓利其石毀其骨以葬其親則地雖吉而有不吉安

知他日擇風水者不毀吾親之骨耶此理甚明冥福難必而自壞心術恐郭子之所謂可遇而不可求者在心耳近日更有買人田宅乘其急利其危多方設謀以奪欲利其子孫之生者吾恐縱得志於一時終貽禍於後世鑒觀已往足爲勸懲風水非能福人人自福之可也世之卜陽宅以居生卜陰宅以葬死惟求吉地而不爲吉人是不思堪輿正書所謂有福人無福地又曰可遇而不可求亦曰凶人雖地吉而葬凶其理甚明後爲僞書所雜專以吉凶屬地而曰失地則吉人凶其吉得地則凶人吉其凶其戚世誣民以壞人心術害而家凶而國也甚矣故世人但知擇地而不知宅心深可哀哉予因讀白居易詩周秦都嶢咸其地非不同一宅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以周之累世積仁秦之好殺爲暴周雖欲不長理不可得秦雖欲傳世其可得乎有識之士曷思之以破世惑

近日御史溫寅上絕異端疏此亦朝廷先已有旨矣在城大興隆寺災適當其期機不可失也寺毀矣須處發僧人各歸附業不失其所則無後事若只毀寺而於僧

眾漫無所處但曰無所容則僧自散不知散而爲民散以爲奸爲盜此甚無謂韓子佛骨一表以自憲宗而下至於大臣傾城士女盡惑於此不征不言若如今日當以異端待之一正人心使不得惑眾民而一切民俗被惑之事禁之使絕於凡僧道但許其在本寺觀焚修不得以浮屠經醮禍福惑世及遠游抄化責成僧綱道紀及寺觀住持能三十年不度而重不敢私自披剃之法則將自消弭矣朱子謂異端不足闢明吾道以正之孟子謂經正庶民興斯無邪慝斯言盡之矣我太祖待僧

值漢陸績之墓湮沒已久人咸不知卜日營擴其母夜夢漢時冠服者來與之言曰我漢陸績葬此地千餘年今屬於爾將卜葬爾夫爾後將大明日卜穴慎勿發我冢或左或右皆吉地也而冢福益厚而久不然則自損冥福矣次日語其子不之信定穴開擴果有一冢得誌石乃陸績墓遂改於左葬後生文中進士爲御史孫中狀元位尚書簪纓累世富貴兩全何今之人不思彼之卜葬欲久安其死骨自信卜吉以圖不發而今爲我發其墓利其石毀其骨以葬其親則地雖吉而有不吉安

知他日擇風水者不毀吾親之骨耶此理甚明冥福難必而自壞心術恐郭子之所謂可遇而不可求者在心耳近日更有買人田宅乘其急利其危多方設謀以奪欲利其子孫之生者吾恐縱得志於一時終貽禍於後世鑒觀已往足爲勸懲風水非能福人人自福之可也世之卜陽宅以居生卜陰宅以葬死惟求吉地而不爲吉人是不思堪輿正書所謂有福人無福地又曰可遇而不可求亦曰凶人雖地吉而葬凶其理甚明後爲僞書所雜專以吉凶屬地而曰失地則吉人凶其吉得地則凶人吉其凶其戚世誣民以壞人心術害而家凶而國也甚矣故世人但知擇地而不知宅心深可哀哉予因讀白居易詩周秦都嶢咸其地非不同一宅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以周之累世積仁秦之好殺爲暴周雖欲不長理不可得秦雖欲傳世其可得乎有識之士曷思之以破世惑

近日御史溫寅上絕異端疏此亦朝廷先已有旨矣在城大興隆寺災適當其期機不可失也寺毀矣須處發僧人各歸附業不失其所則無後事若只毀寺而於僧

眾漫無所處但曰無所容則僧自散不知散而爲民散以爲奸爲盜此甚無謂韓子佛骨一表以自憲宗而下至於大臣傾城士女盡惑於此不征不言若如今日當以異端待之一正人心使不得惑眾民而一切民俗被惑之事禁之使絕於凡僧道但許其在本寺觀焚修不得以浮屠經醮禍福惑世及遠游抄化責成僧綱道紀及寺觀住持能三十年不度而重不敢私自披剃之法則將自消弭矣朱子謂異端不足闢明吾道以正之孟子謂經正庶民興斯無邪慝斯言盡之矣我太祖待僧

之制誠所謂我不滅僧僧自滅也何爲而行之不考禮云嫂叔不爲服又云姑姊妹嫁兄弟弗與同席此別嫌慎微而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風俗治化之隆由是也韓昌黎鞠於嫂氏死而爲之制服不可謂非禮李勣居大位親爲姊煮粥不爲越禮文山先生辭任職終祖母喪不謂犯禮乃禮由義起而基於情故後世制叔嫂伯娣之服亦禮也情義攸繫何今之叔有凌嫂虐孤姪而視姑姊妹爲讎人風化何在由爲政者不能以禮道之爾

予見世俗之喪父母極力濫費以事僧道求福薦拔此甚無謂使父母生時作惡爲子者不能勸諫以納於善既死而欲福之在理豈有惡人而受福乎若是則古人福善禍淫之說非也使父母無惡而爲之是重誣其親也自蹈不孝之惡何所逃哉且善惡成於生存而禍福隨類而應此不易之理也非謂其屑屑而應之也君子惟當爲善以蓋父母之愆或承順以成父母之善則父母之惡名日消善譽日起其爲薦拔不既多乎此不必費所資以受諸福孝莫大焉今人矣懼不爲而惑異端其辱親也大矣而甘自蹈於惡可哀也夫甚至黷化敗倫賊民肥己不能揚名顯親而使人指其父母曰此惡人之親也其汚辱夫親不於生前恥於地下則尤可哀也

天生人材使之建功樹績必有神陰隲之也誠意伯劉伯溫舉進士獲天文書於大都主人授江西高安丞見耆民日看書不輟近而視之乃星數占候書也耆民曰君天資明慧足用此書以建功業遂悉出諸書與之伯溫遂棄官歸隱銳志以究於此以成翊聖之功非天佑之能然乎故知人之利達有數存焉耳

宋楊萬里與靈陵唐人鑑假鑪焚香以問卜唐答以詩曰閩熱鑪香要決疑不疑何用卜蓍龜聖人自有韋編在進退存亡豈不知若唐君亦可謂知卜而達於道者近世士夫樂觀卜筮祿命之人而不知古人惠迪吉從逆凶之言惟卜是聽以要利達誦此亦可以自靖

予讀續齊諧記鵝籠中寄身事因思往年見聞不可謂神怪之無憑也天順間一儒生往深山避人事讀書一日忽見紅杏成林林下懸布百花裙一幅徜徉久之忽

之制誠所謂我不滅僧僧自滅也何爲而行之不考禮云嫂叔不爲服又云姑姊妹嫁兄弟弗與同席此別嫌慎微而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風俗治化之隆由是也韓昌黎鞠於嫂氏死而爲之制服不可謂非禮李勣居大位親爲姊煮粥不爲越禮文山先生辭任職終祖母喪不謂犯禮乃禮由義起而基於情故後世制叔嫂伯娣之服亦禮也情義攸繫何今之叔有凌嫂虐孤姪而視姑姊妹爲讎人風化何在由爲政者不能以禮道之爾

予見世俗之喪父母極力濫費以事僧道求福薦拔此甚無謂使父母生時作惡爲子者不能勸諫以納於善既死而欲福之在理豈有惡人而受福乎若是則古人福善禍淫之說非也使父母無惡而爲之是重誣其親也自蹈不孝之惡何所逃哉且善惡成於生存而禍福隨類而應此不易之理也非謂其屑屑而應之也君子惟當爲善以蓋父母之愆或承順以成父母之善則父母之惡名日消善譽日起其爲薦拔不既多乎此不必費所資以受諸福孝莫大焉今人矣懼不爲而惑異端其辱親也大矣而甘自蹈於惡可哀也夫甚至黷化敗倫賊民肥己不能揚名顯親而使人指其父母曰此惡人之親也其汚辱夫親不於生前恥於地下則尤可哀也

天生人材使之建功樹績必有神陰隲之也誠意伯劉伯溫舉進士獲天文書於大都主人授江西高安丞見耆民日看書不輟近而視之乃星數占候書也耆民曰君天資明慧足用此書以建功業遂悉出諸書與之伯溫遂棄官歸隱銳志以究於此以成翊聖之功非天佑之能然乎故知人之利達有數存焉耳

宋楊萬里與靈陵唐人鑑假鑪焚香以問卜唐答以詩曰閩熱鑪香要決疑不疑何用卜蓍龜聖人自有韋編在進退存亡豈不知若唐君亦可謂知卜而達於道者近世士夫樂觀卜筮祿命之人而不知古人惠迪吉從逆凶之言惟卜是聽以要利達誦此亦可以自靖

予讀續齊諧記鵝籠中寄身事因思往年見聞不可謂神怪之無憑也天順間一儒生往深山避人事讀書一日忽見紅杏成林林下懸布百花裙一幅徜徉久之忽

見一美婦來與語夜求薦枕生亦不疑其鬼而是年入鄉薦進京乃癸未歲也二月初旬前忽又見此鬼婦來邸求見生驚曰爾何能來答以隨夫到京約初八日午夜來正陽門外尋訪相會生如期往尋訪至夜城門閉不得入初九日五更誤失會試場是日晚火燒場屋而生免厄難又莆田方逵資敏而不事學兩舉不第值大比之歲正月間忽有一美女來其書房寄衾語以小考題既驗七月往福州將入試院此女復來邸第薦衾語以三場文題果中試進京會試試期近復見此女語以

會試題而別曰自此不復見矣已而果中會試後爲部官陞寧波府知府轉參政此皆聞之於人至於慈谿儒生茅光著之事乃親見其與余言者積年在常州教學成化壬寅年秋底一夜忽聞擊書房門聲出視乃年可十七八歲女子來求寄榻茅恐其爲主家使女不容笑曰予鄰家女爲後母虐使逃出寄衾明早當去不敗爾事茅容之久而如常茅亦不疑往反半歲茅束裝歸是夜乃語茅曰君明秋當第鄉薦中進士毋忘今日也後果如其言作縣而故其幽怪如此更不知其何爲實定數之有在而鬼獸相之矣

巢老氏之餘孽自古神其符呪而重之者有矣故漢有張道陵宋有林靈素我朝有李資省趙某皆持此術以惑君上者何士大夫反藉之以固位取寵其人可知烏可希十餘年富貴而獲罪於百世之下哀哉老子術不如是也

鬼神憑人降靈古固有傳成化間余年十三四歲湖田豐惠祠乃祀宋楚國公樓昇字試可後併子與孫三世同堂祀之時有一巫人何升降神以示禍福人稍有趨

者一日余侍祖妾王往見其在壇判決有任姓者在傍質之曰中尊座殿與西殿王孫官銜名諱表著不必問而知也若東王子不知何名何應曰名璩時傳爲妄殆今六十餘年余歲七十有五近得樓氏譜牒見昇之子越國公沿海制使璩爲宣獻參知政事鑰父追憶降神之言有徵則於事全不可謂誣也書以識之若憑禍福以惑人君子當守經

昭事徵六凡二十八條

嘉靖二年晉州生員史俊以事被黜賫銀貨往商於淮

見一美婦來與語夜求薦枕生亦不疑其鬼而是年入鄉薦進京乃癸未歲也二月初旬前忽又見此鬼婦來邸求見生驚曰爾何能來答以隨夫到京約初八日午夜來正陽門外尋訪相會生如期往尋訪至夜城門閉不得入初九日五更誤失會試場是日晚火燒場屋而生免厄難又莆田方逵資敏而不事學兩舉不第值大比之歲正月間忽有一美女來其書房寄衾語以小考題既驗七月往福州將入試院此女復來邸第薦衾語以三場文題果中試進京會試試期近復見此女語以

會試題而別曰自此不復見矣已而果中會試後爲部官陞寧波府知府轉參政此皆聞之於人至於慈谿儒生茅光著之事乃親見其與余言者積年在常州教學成化壬寅年秋底一夜忽聞擊書房門聲出視乃年可十七八歲女子來求寄榻茅恐其爲主家使女不容笑曰予鄰家女爲後母虐使逃出寄衾明早當去不敗爾事茅容之久而如常茅亦不疑往反半歲茅束裝歸是夜乃語茅曰君明秋當第鄉薦中進士毋忘今日也後果如其言作縣而故其幽怪如此更不知其何爲實定數之有在而鬼獸相之矣

巢老氏之餘孽自古神其符呪而重之者有矣故漢有張道陵宋有林靈素我朝有李資省趙某皆持此術以惑君上者何士大夫反藉之以固位取寵其人可知烏可希十餘年富貴而獲罪於百世之下哀哉老子術不如是也

鬼神憑人降靈古固有傳成化間余年十三四歲湖田豐惠祠乃祀宋楚國公樓昇字試可後併子與孫三世同堂祀之時有一巫人何升降神以示禍福人稍有趨

者一日余侍祖妾王往見其在壇判決有任姓者在傍質之曰中尊座殿與西殿王孫官銜名諱表著不必問而知也若東王子不知何名何應曰名璩時傳爲妄殆今六十餘年余歲七十有五近得樓氏譜牒見昇之子越國公沿海制使璩爲宣獻參知政事鑰父追憶降神之言有徵則於事全不可謂誣也書以識之若憑禍福以惑人君子當守經

昭事徵六凡二十八條

嘉靖二年晉州生員史俊以事被黜賫銀貨往商於淮

附洪剛舟舟人妻與江西術人通姦傳與邪術因而謀殺吳俊解其屍入鍋煮熟逼義男阿馬食其肉蓋以硃書符一道分寘胸背前後阿馬惛眩三日而醒呼之則應曰吳俊而洪剛又以術禁之使其託言眞武第四子呼其名爲靈哥遂能言人異鄉之事情與目前之禍福皆有聲自阿馬腹中出忽一日謂洪剛曰此處地薄人貧無大錢可覓不若往京都覓大錢使用洪剛允而往張家灣住下人之趨問者日如市錦衣衛地方行事校尉來訪靈哥卽謂曰長官拿我先將洪剛之婦拿了以

洩我冤校尉如其言擒縛洪剛等吳俊乃訴其前殺已之冤送衛訊鞫備輸其情衛行事官以妖幻難聽吳俊遂言籍貫妻子姓名及鄉佑人移文差人拘其妻子驚竄無獲同覆本衛吳俊又言我對門卽張都御史家其子今中進士在京與我同學可審卽明況我家原係錦衣衛鸞儀司小旗籍我兄吳江補役在逃我曾借本百戶總旗銀三兩止還伊驢一頭訊之果合獄成題知欽依送都察院具獄謂洪剛夫妻俱死阿馬從而加功亦合有罪靈哥吳俊曰阿馬不應死他被洪剛逼打幾死方食我肉實無與也言訖而去則阿馬之腹不能言矣噫邪術禍人貪夫害己殺人者自殺天道之不可誣也由是觀之邪術之禍惑於人者不止是事也故凡持術以惑人者有司當察而重禁治也

嘉靖中余聞西北三邊軍民被虜搶掠去家者乘間逃回以求生而邊土巡邏將士反賊殺以報功天道好還其何能後昔正統十四年鄧茂七倡亂福建沙縣延及延平等地方時朝命起余鄉張都憲公楷南征以計擒賊後委布政司謝都事餘姚人搜殺東路賊黨都司張

斷事嚴州人搜殺西路賊黨時謝求賊中黨黨附冊籍凡東路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一口執照約兵至日插旗門首戒搜殺軍兵毋妄殺一人故謝全活東路者幾萬人張則令直前搜殺不論黨附與否混殺無一人獲免除勦殺外山林樹木中婦女老幼懸縊而死者在在有之冤號之聲徹天謝之孫遷中狀元位宰相迪官布政曾孫丕等科仕顯赫富甲鄉邦張之子孫曾無嗣類是亦曹彬曹翰報應之異也古語云好生惡殺天道之常作善作惡殃祥降是知將兵者在智仁勇之

兼備斯不至於濫殺不至於縱惡而保國安民之慶在厥世矣觀張謝禍福之報昭然不昧豈直於國而已哉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當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廊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因驚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耳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乃邀至家具酒食至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蘄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遯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之加罪責

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安得不貴娼婦中亦有如此女丈夫今當大位蔽賢忌功挾奸邪以附己而壅蔽朝廷果何人斯

汪玉山爲宗伯知貢舉有布衣友極厚屢見黜於禮部玉山以書招之會於富陽一蕭寺與之密語省試易冒子中用三古字以爲驗及入場試日其友以暴疾幾死不獲就試玉山閱卷中得三古字如其言者遂引置前列及拆號則非其友也心竊怪之出院驗知不就試疑其重利漏洩也其友指天而誓俄而用三古字舉子進見詢之其人泯默久之窮詰之極對曰茲事甚怪某未就試時假借富陽某寺閒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濛漫因憫之是夕夢一女子在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汝登高科但幸勿相忘妾官人女流落不葬于此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以往寺中葬此女矣玉山驚歎此事由此觀之則功名富貴自有定分而鬼神相之人欲以私意自欺以干天憲者鑒此亦可自釋矣

古來占雨范石湖有詩備之其詩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轉眼雲四起我豈知天道是農諺如此古來占旁沱說者類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欲三豨日當天畢徙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獨知時蜥蜴預聞計埃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金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聞庚變或云換甲始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刑鵝與象龍聚訟非一理正月有三亥斯年多雨水不如老農諺影響捷如鬼哦詩敢誇傳

聊用醒午睡

宋人劉庭式少時未第問名於一鄰家女既而雙瞽庭式及第歸鄰之女翁謂女瞽疾請絕婚令別娶庭式曰吾心已許之矣瞽而不娶將誰與之吾之命也遂娶之終身敬而相愛呂汲公父呂君華陰人其娶亦如庭式廷式後生四子皆及第爲顯官呂生五子汲公呂君其少子也天於善人夫豈夢夢者哉今之因妾而薄妻色衰而見棄天肯繆福之乎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骨鯁虎銜鹿報之長興縣民嫗被

虎銜不死爲之拔去爪下竹籤虎全其生亦銜鹿報之惡毒如虎人皆曰此狼虎也則惡之甚矣尚知所報今之士夫如楊廷和等平素交好宸濠以致倡亂其殺身滅族之禍殆不可逭人既爲其救解曲全而反擠井下石欲滅其口曾虎狼之不若矣

衢州一里胥往村督賦民家苦貧無以供餐謀烹伏子雞以餉之里胥忽見桑間一黃衣小女向前拜乞命且云自死即可不忍翼子未見日光里胥自忌並無殺傷事疑且驚視屋角見一雞伏卵民家將縛之里胥悟而止殺遂去後復來其雞已哺出子一羣見里胥踊躍向前似相感意里胥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虎目里胥獲逃死至暮從別路回民家已失雞母問之云朝來飛去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事往尋之而雞斃於草間自後一村人不食雞子噫物之感恩相報自古有之黃雀之報楊寶靈龜之報邸嫗病蛇之報隋侯此物理自然之性造化感動之機人食德而不知所報子不報親臣不報君禽獸不若而已耳

彭和尚性惡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紀及病篤蟻

緣臥牀上身圍咂舁淨室中將石灰周遭繞之又自空飛來及卒口眼耳鼻俱是噫凡物之無害於人者雖幺麼亦所當愛此天地生物之仁也故宋郊渡蟻而獲高第彭和尚殺蟻而受此報由此推之則勿縱口腹之欲以戕賊天物如燒蛤蜊鱔燒羊之類殺之者皆有報物尚當愛惜而況於人乎執私見聽讒言以中傷人其報將何如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左傳記晉侯入國內蛇與外蛇鬬而內蛇不勝宣和紀內外犬

羣聚而猜數日入羊羣盡食其羊人不能禁此金狄之禍也故人君見災而懼修德以禳之則轉禍爲福故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出災異以警動之若謂天變不足畏則致如前二事不可爲矣君子當慎其微於家也亦然乃列三要於左

一守身之要以身乃家之本而萬化皆從此出故凡附名爲大丈夫見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立心剛則輕生死如鴻毛禍莫大於從己之欲惡莫甚於言人之非勤者貴之本儉者富之原以忠孝遺人者後必昌

以智術愚人者後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必遂過自滿者必敗自矜者必愚自賊者必忍寡言省謗寡欲保身

一治家之要須本於身身正則上下和而閨門肅惟在吾身知足可樂務貪日憂重聲色乃敗德亡家之具忘思慮乃戕生敗事之基利己妨人者謂之種禍舍義徇情者謂之自賊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己於富貴賓客不來門戶俗詩書無教子孫愚禍不可倖免福不可橫求觀朝夕起臥之早晏知人家興敗之因由

一爲政之要本於身修家齊而事得其序舉而措之易耳故公與清成家之道不止於守官儉與勤守身之質不止於莅政自爵富貴之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之在己謂之自得儻來者不足以驕妻子自得者不可以亢公卿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殺其後知囹圄之內度日如歲則審獄不可以不慎知一念之私

鬼神畢照則民情不可以不通眾棄而後殺之被殺者不怨獨任而能成之雖成也必隳前後左右之譽不若民言之得其實獨思審處之精不若公共之有其徵

蘇東坡祖蘇序好施樂與恤貧賑荒至於破家而不悔生子洵及孫東坡潁濱并曾孫過庭相學行爲當世推重而福壽無疆戴文搢剋取利惟己是圖而不恤鄉曲病死而鄰家生一黑犢脅下白毛成字曰戴文其子恥之求鼠去其毛而復生噫蘇序之行固人未易及之戴

文之事衆人皆可及之不難也何今之世又有甚於戴文之利上加倍而恃勢侵損鄉鄰者吾知其報不止如戴文也

方孝孺家積世富貴父爲濟寧守一日見竹林中地洞甚多開視之蠱蛇穴也驚而堆柴草皆燒死之過歲餘鄰婦夜夢一大蛇入其家次日詢其事乃孝孺生也厥後孝孺以忠忤太宗文皇帝不肯草詔斬衰而見致九族之滅禍及朋友人謂其燒蛇之報夫忠於所事者天將與之以福何得禍之慘若是耶予意蛇異必有招來

也久富之家損人必多而陰怨積久所致天網之不漏也夫詎蛇之報怨乎居富者當力省若孝孺名垂今古志節與元化同行福何遠耶

章得象高祖建寧人任閩爲刺史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練氏力救得免二將後仕南唐攻建州遣使厚遺夫人金帛并一白旗曰吾將屠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不犯夫人返金帛與旗不受曰君幸思舊恩願全此城生人必欲屠城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章氏練後子孫卿相接踵治米及元逮我朝至今簪纓相繼如建寧之章金華之章鄞高橋之章皆其裔也

楊寶飼雀而得玉環之報隋侯救蛇而獲寶珠之酬宋郊渡蟻而得魁甲科西巴放麑而感主信任蜎飛蠕動肖翹之物皆知報德王克之客不爲羊求生而食羊肉得疾作羊鳴而死望蔡令忍於殺牛之求生食牛成癩十年而死高偉捕魚數年後病見魚齧之而死齊有一奉朝請食牛必自殺而噉後病見牛來身如刀刺叫號而終殘忍物性尚且有禍何今之人視人命如草菅其

身豈能享福以垂慶於後哉

日太陽之精天之目也故晨則離幽散明晝則煌育萬物夕則收光斂息然萬物滋生孕育也則爲之陰晦爲之風霄爲之雨露爲之雪霜以節其過儻陰勝而潦陽愆而旱暑是日之失職也而人君象之君天之子也其象視月華夏蠻貊之日也故晨則視朝發令晝則審事考政夕則收令以息羣動法天以應日也故有禮樂以秩敘有刑政以禁令有賞罰以勸懲有省赦以惠民也儻怠逸淫狎而任匪人則治弛驕亢暴戾而不任人則

政亂而君失職也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爲君不知法天準日爲臣不知風雨霜露之佐佑尙何以祈天變銷人怨弭而望民之得所哉余有感於日而云然

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伊洛竭而夏亡三川震而周衰恆星不見星殞如雨而齊桓將興沙鹿崩而晉文欲伯九鼎震而三家分晉是則災異之見惟畏天而脩德正威福而不下移恤困窮而禁貪暴舉賢用能使嘉言罔伏野無遺材是災異乃天心仁愛人君警動之耳漢文帝時災異迭見而衍四百年之國脈知可畏也

古語曰畏天者存逆天者亡聖有明鑒後之繼統之君盍思之也歟

桂陽太守李叔安家狗作人立戴冠纓畜坐火絕不爲異程大中家狗擊鼓貓吹火用扇於夫人一家不以爲異而狗貓自死叔安之惟善是爲大中夫人教子明道伊川以道德邪何能勝正乎近見人家以乖召沴而惟知禳禱不知修身齊家而淫亂自恣此妖異之所以成妖異也曷反而自修則禎祥日生而何災異之有耶

古人云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謂作荒此天地之氣之先見者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花桃生李實山蕷生梔子皆祥也近見八月飛雪雨黑水十月雷鳴龍見不知何氣候之祥書以紀之漢孔明將死營中大星隕地之變豈止係於蜀漢存亡而已其後五胡亂華六朝幅裂皆所關係此可見變不虛生作荒之說近亦有見

人能主敬則心有主而善心日生惡念消除其感召之理雖木石銅鐵皆克有應如田員之荆樹毛寶之白龜生公之石點頭黃德環家人之放煮鼈皆有報應其可

以不敬恣意傷人害物放僻邪侈雖恃暫時頑福終當有報昔有邸嫗鋤桑得銅像觀音事之甚敬嫗有一子在藩封軍中其嫗日夕祝保安寧其子當陣敗倒於草莽間背上連砍三刀似擊銅器聲戰敗起並無所有其嫗此日見銅像墮地背上有三刀痕問知其由後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如此噫銅像與諸木石尙能感格如此今之爲人上者享民之敬奉而略不加意謂民易虐而愈肆貪欲石雖燭理而不惟不能蔽護小民反加殘賊曾木石銅鐵之不如哀哉果能主之以敬存心於愛

人矣有不應者哉

宋張魏公父咸字君悅蜀綿竹人世以積德行善爲務而不責報施咸舉賢良以策對忤宰相章惇止得簽書劒西判官而科目自是廢舉而惟拳拳植善爲意一日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德作宰相驚寤而魏公生時魏公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名公爲浚字以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勳名爲中興第一至其孫栻南軒先生以道學名百世天固有以啓之也何今之人其窮若達一於經紀便利妨人害物而不思所

以自損子孫之不肖不可委之數也噫

世之所謂陰德行之而人不知事成而人不感乃謂陰德行之而人知事成而人感非陰德也如施梢柳施粥飯修橋路拯急難爲人所稱感皆陽德也惟廣推善心行方便不沮人善不成人惡不揚人過不乘人急不大斗衡不深陷穽出納均平取於公正行之而人不知已亦不知其善此陰德也如黃兼濟之遇穀賤而糴遇貴而糶其糶價一如糴價季珏之糶糴均平不使斗斛大小李謙之歲歉出粟貨人歲再歉而不追收所貸鄭建中遇雨令人戴瓦以補人屋漏冬寒舍縉以濟求乞乃陰隲也固人不知而已亦不覺云耳

宋自高宗至於南渡陵寢之在會稽者悉被元僧楊璉眞珈所發取其寶玉金銀而列帝之骨殖散於草莽不容有司收取有義士唐玉潛鬻家具得白金百星又貸券於人得百星乃潛結里中少年爲棺具黃襦黑夜潛取各帝尸骨而函之密攢其地取牛羊狗骨撒原置骨殖處以易之明年上元節觀鐙歸忽奄奄若盡良久乃甦曰吾見黃衣吏來召我入一宮闕殿上坐冕旒黃衣

貴人起而揖玉潛謝其殮骨殖事且言君貧年三十三尚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地帝命錫爾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辭下殿出門遂覺踰時本府治中袁俊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玉潛薦而置諸賓館一日詢其事得之雅相禮重知其家窘無妻子爲之料理置田娶妻既後生子皆如夢中所云一念之誠殮藏枯骨獲報若此天道之足諶可見柰何今之爲胡僧者比比可歎哉噫文王澤及枯骨天下歸心明報顯然

詩云卜宅兆書云卜澗瀍是古人相宅以卜陰陽交會

未嘗敢忽至晉郭璞始有四方八風之言不過言山水之生旺休謝趨吉避凶而已故其終篇有可遇而不可求之說謂之遇者其災祥在德不僭在人之意謂之求者則近日擇地以求福利欲變凶爲吉之義青烏之書甚僞楊松筠范越鳳等說感人深而已背郭氏之說況後日乎予即一二事以告人昔姑蘇朱狀元希周曾祖死求葬地於太湖邊術士定穴其死者妻夜夢漢衣冠丈夫自稱陸績所葬不可移犯遂取穴於左而後家享富貴近日都御史姚東泉葬其子明山狀元發三國闕

澤之墓求福而反禍郭云可遇不可求是矣後世惑人之說術士持以禍人吾輩當遠而宗郭氏以前之論古今事皆有數存乎其間一定不易如漢滕公葬而開穴有俟其來之刻石黃由五百年後之誌石自古有之今嘉靖天子藩潛入統大宗眞定橋崩下有古石刻橋崩天子過石出狀元來斯年楊惟聰北直隸人爲狀元可見數之一定不易豈偶然哉今人何必不安命俟數而強求富貴圖爲後計也

張仲靖精張長沙方藥張行甫精內術惟以活人爲心而不責人償謝其後仲靖之子曰奇曰兆俱登科及第行甫子孫數世貴顯天之報施夫詎謬哉余見今之業醫術未精而自用一惟貨賄是圖實虛虛戕人多矣雖射一時之利死未肉寒子孫凋落所以爲寄生死者勸戒昭昭然凡業醫者當重人命而輕利毋致陰譴

子讀晝錦樓氏世譜有諱杲者乃楚國公昇之曾祖也平居好善恤貧恆製裁笠以濟遇雨而無具者則施之終身不倦逮其子郁讀書修行不爲口耳文辭之學應科第官廷評見時事非所志乃奔父喪悶自是居鄉授

業三四十年與楊適王適杜醇王說時稱五先生皆以道學名世王荆公作鄞縣令禮意崇重之至厥後子常孫昇曾孫璹玄孫鑰等滿門袍笏之盛如此因思閩中少師楊文敏公曾祖以上世以濟渡爲業見渡人行無草履則施之兩世不倦而又遇洪水漲濫漂流人居凡有舟者皆取貨物箱櫃彼獨以救濟人之生而不取他物自少師而下簪纓富貴逮今猶盛是積善不在大人皆可爲耳

丙吉監誣蠱事保養宣帝於獄盡心匡衛逮宣帝即位

後將封之吉病篤帝使人加璽於身而受封人謂其危亟夏侯勝曰此未死也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今吉未獲樂而病篤不足慮也後果愈受封博陽侯終享其樂是天道也今人不種德而欲身享富貴以貽子孫無是理也易之吉凶定大業決猶豫爲君子順理修德者占非爲小人利祿妻子計今之讀易者知存此心否乎

木星爲歲星上臨有福之分野五星之聚應有道將興之國此天道先人事而知故漢興五星聚東井晉福歲

星臨吳是以楚敗垓下符堅敗淝水故孫子曰歲爲善星不福無道宋史曰五星聚奎儒大明於宋此將興之禎祥也眞文忠曰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東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是謂人事之力而與天無與此非達士之言而儒者自守之論有見於當時有激於世事云然古語曰天定勝人人之所勝正天定耳天人相感之機聖賢所必恃而修己以祈天祐備之易播之詩載之書論之孔曾思孟也尚矣人君當修德行仁以合天嘉靖建元後五星聚

營室天意有在矣

別忠邪七凡五條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伊尹輔太甲成德安商告老而歸汲書誣其謀篡而受誅申生尹子奇孝於親而驪姬誣申生毒藥殺親吉甫後妻誘子奇牽衣顏子事師甚誠敬而門人疑其先食廉敬忠孝爲人所誣而疑者古亦有之豈止於今日哉正直之言不行於世也久矣伯宗好直言而不容於晉國武子好盡言而見殺於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西漢

習俗好諛而以汲黯爲戇朱游爲狂晉士習成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以陶侃爲拘習俗之移人舉世不之覺也下逮唐宋以言取名而不能受人之言者多矣雖歐陽文忠公以正言扶世而濮議不能受人之言夫以直言居諫職而能受言於秉鈞之日惟韓魏公一人而以直言之難合自古皆然而況今日乎

邪佞小人須遠絕之何也爲其容色足以媚人而使之易其所守辭氣足以惑人而使之喪其心志離閒人之父母妻子昆弟如塗之讎人如秦昭王一用范雎而幽

太后逐穰侯廢高陵君華陽君以致昭王孤立於上夫何益於秦哉至今之人不悟而蹈此覆轍敗國喪家以殄厥世曷思之哉

管仲語齊桓公曰君欲伯當去五害桓公曰何云仲對以不能知人害伯也知而不能用害伯也用而不能任害伯也任而不能信害伯也信而使小人得參之害伯也是即書曰任人勿貳夫任君子以小人闇之謂貳不貳乃在君之一心君心果能克知灼見其人之由中達外皆君子而無絲毫容僞其間信之專而任之重則君臣一心何能間之苟飾詐爲誠大奸似信者而獨任偏信其爲害豈止害伯而已哉

君子固當克勤小物評品者亦當略取其長如東里楊文貞公士奇四朝元老其有功於君國生民至今多食其利李文達公賚其縱子黃南山病其受賕文貞得君居位其于子之暴於鄉人而不聞者乃地方不材官吏奉承所致誰肯直告諸文貞而知之故舊門生往來餽貽雖百人亦所不絕況文貞乎今乃概責罪之非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之微意也余故筆之以見意

戒奢佚八 九四條

淮南子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功而厚祿三危也君子當知分則不及禍若因寵而竊權位高而不知止祿厚而益貪鮮有不及於禍者矣身雖幸免天網不漏後嗣能逃之乎

齊景公作臺臺成復欲作鐘晏子諫曰斂民作鐘民必哀斂哀以謀樂不祥夫以一鐘其費幾何晏子以臺成作鐘爲斂哀則亦爲象箸必爲玉杯之慮其防君之欲而哀失民心其言孔鑒何後世如漢武之望仙等臺唐德宗之奉天木妖宋徽宗之艮嶽花綱曾無晏子一言此所以卒致禍亂如紂之瓊室瑤臺也爲君者以前爲鑒爲臣者以晏子存心則創業垂統之難足保無疆之休萬勿使後人之哀秦人可也

弈棋圍賭以消永日林下長老之事自東晉以來世尚清虛雖謝安當國亦所不廢東晉之不競以士大夫之習尚在此故也至宋而林逋材高薄世隱於杭之西湖孤山適情泉石故士大夫多其材行與之游逋疾晉之好尚敗國事是以每遇人則曰於世間事頗解百無所

礙惟不能擔糞著棋有激云然繼而東坡亦有是言棋之無益可知矣今則自九卿以至曹屬耽弈甚於職治時事可知下逮子弟作而羣居終日以相弈爲手談視讀書講學務農演武之職分爲餘事惜哉

疏廣與姪受同傅太子先見元帝之柔弱不可以輔乃達知足不辱之機引身求退其高節清風過於宣帝時在廷之臣遠矣且於所賜金日費以會享宗族親友不欲以多財累子孫且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其所識誠非衆人之所知也朱子錄之小學以示後人乃欲知之於童丱之日以養其寡欲之心教至博矣何今之人視爲稗官小說曾不經心乃志於貪得務進厚積遺藏以蹈其損志益過箴言曾莫之顧惜哉

闇微言九凡十六條

朱子小學一書類聚明切誠五經四書之管轄諸史六藝之喉襟簡易切當希賢希聖之階梯修齊平治之要道夫豈直童蒙幼學所當熟讀而講肄之雖至老尤宜潛心體驗庶不流於務得忘義以全所生近思錄記詳密雖過而易知易行舍小學吾誰從黃南山先生謂科場策內當兼問此書以成至教知本之論也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一言乃徹上徹下之意自恆人以至於士而學爲聖賢以成君相之治業施之九夷八蠻皆是道也特揭以示人眞聖門教學之要也且如學而一章曰悅曰樂曰不慍皆爲己也其悅固爲己得全性分之學而樂亦以驗己之學果同於人而得以切偲輔仁書曰惟斆學半是也非爲己乎不慍但知己分所當爲者在我而不屑於人之知否大抵一篇以至二十篇皆爲己之學也他如言爲政爲邦待人接物皆爲己以及人也他若曾子所謂修己治人子思所謂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之意則凡所以體仁長人者只是爲己之學讀者以五經四書近思錄大學衍義等書細味熟玩其意自見至於今之學者爲人者反是其要何在曰敬以持之誠以行之不外是矣雖要而難持實寡而易守心焉不放而已

徐庶在軍中聞母被敵所拘遂辭主將就母趙苞母爲

敵所執以攻城遂戰而殺毋與王陵同入或以徐庶爲是予意不然惟視所處何如耳在徐庶不領兵不主受地方之寄辭而去之可也若三軍之命懸於手而地方之成敗繫於身則當爲漢高爲邳彤之不顧其母妻爲羊侃之不顧其子至若吳起之殺妻求將決爲萬世彝倫之罪人耳

說苑談叢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此老氏之意而多讓人以苟自全之言也予意愧恥之心生乎中暴辱之來主於外不度之以道義而裁之以禮讓則務爲苟

容夫豈孟子所謂直養而無害者歟忍之一字聖賢格訓亦當內省何如耳內省不疚道理當爲曾子曰雖千萬人吾往矣此所謂忍於爲義自反不直有媿於心則凡外辱之加當忍以自咎而無惡於人是謂求仁得仁死亦何怨忍爲仁也予讀前言而因書以自警

誦周頌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孔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說史稱虞芮質成而諸侯之朝者四十國雙峯胡先生因發其微爲人心之歸而非實有其地至於太王之翦商謂其傳受得賢是已顧乃是頌太王之功於周受命之後余以得人心之歸傳賢致王此第二事也以太王遷邠之事觀之其傳王季爲守先人之所受封之意且父子主恩太伯仲雍之奚其脫屣富貴各有所志在未傳位之前不知幾許其得人心者在不以養生者害人避狄也而人歸如市夫豈有意爲翦商立賢而逆於天命哉至於文王乃王季亦因伯邑考之逃讓以立昌爲文王當紂之時明德慎罰勤於政治忠於事君施仁以惠鰥寡以恤鄰國爲安周民計爾故遠近聞之而歸心者其本基於仁也孔子之言指人心之歸仰

而已太王之愛民仁也文王之惠鮮亦仁也而何有於翦商之志以服事殷於三分有二之後哉此朱子立言迎志之意味之自見其人心之歸之衆而爲臣止敬之心初無一毫自滿之私皆純亦不已之德而孔子至德之稱乃闡其實

齊景公欲封孔子晏嬰爲相與孔子交相善而沮公之封人謂孔子之命固窮故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夫命懸於天修之在人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天之道也孔子爲善與天合德景公不君崔杼擅政使

晏嬰如景公之意而封孔子雖曰聖人不死然則入危邦居亂邦非其道也其沮仲尼之封已見崔杼之幾將發於後已爲大夫則無可去之義死生以之孔子客於齊非聖人所居之地故沮之其沮之者不拂天也何以曰不知仲尼爲是言者迹之拘也夫豈知晏子者哉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若果不知而夫子爲是言哉其知夫子可驗矣士之讀書當潛泳玩索庶幾得其理隨人腳板而步是豈讀書者哉

呂氏曰人主誅暴則多飄風法苛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多赤地令不時則多淫雨此天人感應之理洪範庶徵之驗人非不知也貪欲恣而亡夫理之出於天者故不畏天命而肆志妄行亦先人立言之失耳考之劉向洪範五行傳必指事以徵其失而曰某事失則某咎徵應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是不達天人感應之理故也洪範休咎不如此大抵人事之得失則災祥之應雨寒燠陽風之昭格者變移不一夫豈如劉向之拘滯昌言而拘於執泥使人得以藉口而恣意暴戾以爲天不足畏耶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言時之不可以行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德也日動夜息順陰陽之道愚意潛龍乃隱而未見爲君子窮居處下不必顧其可行不可行雖終日乾乾於進德脩辭立誠至夕又惕然恐懼有所未盡恐兼安氣勝而危厲不遑此方是乾之健知文王之自朝至於日中昃望道而未之見之意惟顏子可以當之今之人立乎本朝而不思修職舉官揚揚自得于富貴之中患得患失名雖曰以經起家曾不識一乾字哀哉

忘其潛而勿用故也

朱文公祠堂四龕之制尚右乃其從漢儒記禮之言而未之考定之成書也以左昭右穆爲言則三代以前皆尚左也故除太祖東向之廟爲主則父昭子穆孫昭曾穆一定不易此死者之不尚右也以生者言之則左階爲東曰主右階爲西曰賓則主爲重而下階堂爲降賓與主揖而升階曰升主就東階客不敢當賓禮而隨主主辭而賓就西階升則西階之賓或尊或卑皆就西如天子之待羣工諸侯之交與國則西階不分尊卑而東

階則惟主耳推而至於巡狩朝覲必首東方道路男子由左女子由右此正天道左旋之義而尚左自古然也漢儒以地道尚右爲正而不察三代以前之尚與天道四時之運山川之流峙皆自西而北自東而南之行之經絡即太祖居中西位東面左北右南之義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先儒釋經論禮皆以左爲尊而歷代設官俱尚右此自漢承襲之謬固不足言至於昭穆之制顯設而曰以右爲尚吾不知也今之祠堂之制當列五龕中爲祖左右各二龕以位父子孫曾正合聖人制

服之五等孟子五世而斬之言達者詳之

王深寧言易之月幾望者三小畜上九曰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曰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曰無咎陰從陽也此可見易之周流六虛無滯隨爻而立義則古今萬事萬類觸意以長則象占明著不必膠於一定也讀易當思造化之意庶不墮於形迹之拘朱子進退存亡之道吉凶消長之機爲知易之意

孟子曰鄉黨莫如齒此對朝廷與輔世長民者而言後世不知其義乃曰凡處鄉黨不論富貴貧賤皆以齒序非也禮云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再命者則不當與鄉人齒而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如宗子爲大夫雖名卑年弱則於族之長幼內別設一位以處是不與族齒也其意可見呂氏鄉約謂非士類者不以齒則是鄉之士大夫縉紳當序齒非其類者不必拘也余見俗尚不同故釋孟子引禮意而證以呂氏鄉約以示於俗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聖賢切要喫緊之言不可不察其致力在積獲報在餘人之爲善自幼至老永矢弗他身之積也子孫克承祖父

之善訓善教而篤守勿失使父子兄弟夫婦絕讒妬忮害之心無傷人賊物之行家之積也世代相承爲善方可云積夫豈暫爲一時而可責報於天哉報謂之餘善積而慶來或垂裕其子或報福於孫以世食其慶夫豈爲善一時而遂有所獲報者哉至於爲不善而積之於身以貽厥世其殃禍豈有涯哉故爲惡之禍及其身禍其子孫可畏如此商書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余有所感而發揚大易積字餘字之義以示後人若父爲不善而子能改父之行以爲善如張安世之於張湯此亦

非積不善之謂也

左氏記夫子告魯哀公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叔子謂其以力不以義非孔子之言乃曰夫子之請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聲大義以討罪而不論力之多寡此天理之在人心正名義舉百世不易之定論也漢以降議史者云左氏失之誣自己考之左氏去夫子世甚邇耳自尙有所逮傳事以信後或非其盡誣也且時在春秋周天子號令不行於諸侯方伯分陜無統於列國故齊桓定伯而陳完入

齊於會盟之二年歷陳恆弒君之日夫子將告天子方伯以正名定罪奚從哉相時度勢以望周公事功於哀公其以力言就其所能知者朱子言三家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有以見三子不可之意而不能逆料夫子之言不然而決左氏之誣也世之論事者當主以禮義而度其事機斯得矣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亦左氏之意云

古語云易爲君子設不爲小人占此見修辭立誠之訓易所具進退存亡之著於吉凶消長者乃所以明天道慎人倫而謂之經故明易爲心學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所以爲君子占也昔嚴君平賣卜臨邛市凡卦之應占吉凶未判乃因占著爻象之初而必先示子以孝示臣以忠吉之道也卜之教以修占者體焉則能吉其所由凶不然違天罔人所占卦體雖吉而用則凶矣焉能免夫凶其吉耶王莽謀篡嘗得吉占而竟坐滅族唐公舉兵志在救民其下乃擲卜曰卜而不吉其咎已乎卒化家而有天下此可見矣是爲得占之義可謂知易誠四聖奉若天道之意君平其得之矣

五霸並稱非春秋定議而孔子嘗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宋襄秦穆楚莊曾莫之及也刪書乃有取於秦誓因其悔不用蹇叔而信孟明愈於春秋諸侯知禍而不知悔故與進之也而華夷之別未嘗少假故孟軻氏曰五霸桓文爲盛而宋襄秦穆楚莊之不與桓文並列亦夫子春秋之義也考之春秋桓公兵車之會三不以兵車之會九皆安中國以攘夷狄也文公之霸雖尊中國而於攘夷之道疏矣惟踐土一盟爲正焉耳至於宋襄之與夷以戕中國霸之恥矣楚莊秦穆以

夷狄而主中夏之盟不過摟諸侯以肆醜夫何有於桓文之意霸之變也安得以五霸並稱而優劣不分乃不考其實故也諺云矮人看場隨聲倡和故也質諸聖賢之訓等差昭灼

秦人焚書能焚人爲之書而不能焚天錫之書人爲之書制度文爲禮儀品級天錫之書若伏羲八卦禹之九疇神農本草黃帝素問皆所以前民用濟羣生而政教禮樂易範無不備養生送死本草素問皆存此造化之精英也秦得而焚之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詩書禮樂

之文隨時損益之制至秦而盡掃除之矣彗星孛於西南天也三代之制更而秦漢之業盛故禮春秋詩書之行於後世非三代之全書也爲漢之書乃天所以大孔子之功逮宋諸儒講明而元人敘儒於丐之下亦秦也而漢唐宋之書五經之外史集而已耳而易範本草素問人指爲方技之書非知天意之錫之微也陰陽寒暑之時三書之謂也風雨雷電霜露霧霾之變諸書之謂也而人能易之哉濂洛關閩之文存於後孔子之命世也今之儒口耳記誦而已亦何曾見諸行事殆沿戰國七雄之氣習而更爲之隸僕耳豈天之意哉素問人稱偽書固也然論則通達天運人命者歟

紀治革十 凡十六條

我太祖立國之始循前古之制以李善長爲左丞相胡惟庸爲右丞相政事皆屬之總攝太祖惟斷決而已故權綱僭逼而逆謀遂生內外疑懼而莫敢先發忽夜中太祖夢朱衣人犯上次日值萬壽節東夷倭使與惟庸通謀獻壽燭疑而命燃於承天門外機發刀刃亂飛而胡惟庸衣朱袖白刃進朝我太祖命縛之而見刃訊其

情得實置胡惟庸倭人於典刑而宋景濂之孫炫燧與王子澄等皆坐重罪沒其家景濂李善長遠戍邊圉憐其始事與授教太子故也自此謂丞相權重所致而革之止立六部各主所事而天子自總矣乃用儒臣之有德望者參酌其事祖訓有禁止倭夷之貢貢有謂也我太祖之蓄閹宦守前古之制懲後漢之弊止令執掃除之役內侍供奉及傳命往來於后妃嬪戚廝馬勦臣之家而已初不任之以事也逮太宗定內難而中官之有智謀者亦或參與故定難之後稍任外事至若命之

監軍則聽柳莊袁珙之相術而閒遣之或使之航海以
封四夷以其無家室之顧而委命聖朝也既而宣德以
後在外則有守備鎮守織造監倉之命在內則有督軍
營造管倉管庫而歸重於司禮監之事柄時惟天子明
聖而彼類不得盡行其私逮英宗任王振而辱於北狩
復辟信曹吉祥而有曹欽之變任牛皋選憲宗吳后而
成廢出之禍憲宗寵梁昉而惑玩好信汪直而騷擾中
外武宗任劉瑾而幾亂天下近遇嘉靖聖明初政革鎮
守守備等差而生民獲安百五六十年深根幸拔人慶

太祖復生年來不知何等奸人左道而添設採辦以擾
地方恐爲聖明之少累
我太祖立各衙門九卿之位列各司具職而獨歸重於
都察院故凡在京六部與各卿監所行事件年終俱令
送本院查照清刷過後各另鈔卷仍送都察院卷庫照
年架閣以備查考自洪武建文以逮永樂凡所行興革
建置事宜皆備在各部寺所送卷內自永樂十二年以
後法漸疏矣弘治丁巳歲予在南京都察院歷事時修
大明會典翟都御史命予及郭瑾率十三道監生吏典
從杜御史入文卷庫查卷杜委予與郭先照降給事例
查卷以定去取分散各生吏謄寫節要送杜裁處是以
知建文之罪具於太宗詔天下條貫自懿文薨立允炆
爲皇太孫日與允斌淫戲以比小人逮太祖崩居喪棄
禮且執刃於梓殯前戲弄瑣有詞而殺諫豎悉改欽定
成法如衙門之建設定矣反訪元制都察院改名御史
府按察司改名廉訪司布政司名行中書省之類官銜
之具列成矣則改都御史爲中丞給事中爲諫議大夫
秩四品按察使爲廉訪使之類親王聞崩訃奔喪哭臨

禮也而概爲沮絕方且納娼婦入宮中疑太宗兆釁梟
遣使陽爲詔慰陰察其動靜囚周王削趙國又令私人
潛伺各王府小失而奪其賢佐親信奸回疏遠顧命大
臣而恣肆荒淫是以太宗憂社稷之危防虛禍害之及
身以負先帝眷眷之意因其激以平內難事有由也是
則建文之亡雖天命之有在亦其不信仁賢之自召也
我太宗定難之後以金陵爲偏據不足以當事變乃營
燕地爲京都其形勢在西北足以控制三邊在南有建
瓴之易萬年之長虛亦我太祖封秦晉燕趙以制強胡

而委任獨重於諸封之意大內營造七年而成御駕巡
幸南北必委太子監國以定人心以處衆務故自滁至
鳳陽泗亳河南保安等地方俱有行宮蓆殿逮京師大
內與分曹既落成之後然後專委東宮監守南都而鼎
定矣是亦周王雖建都雒邑而世守豐鎬之謀也當時
據要地以御天下而又守在四夷深得聖王制御夷狄
之道又慮轉輸之難遷闊右以實京師命陳瑄循宋禮
之迹成其所未備以通漕河置降胡於開元等邊徼外
地而使禦諸羌取河西甘肅之地築城堅守以控要害

正安南黎桓之篡弒而郡縣其地蓋遵祖訓以安地方
納倭夷之貢其宏謨大略如此無非爲生民計宗社謀
然其制御之規略遵我太祖之成算而增益其所未至
萬世足守何今之當事者易之而不加之意哉
我朝財賦空虛困於養兵而基於例以改律乃致法立
而弊生西北三邊以捍戎虜東南海徼以禦蠻夷衛所
宜設而祿將養兵所當務也京師根本尤重禦輕大兵
親衛之設所以襲服奸雄所當重也惟當廣屯勤練積
儲選鋒於軍衛而使民之安於耕作者輸納稅糧以養
士可也至於輻內地方概設衛所以養閒暇之兵使之
蠶食耕民以致坐困稍有小警行儲無備而又制外繁
羅方且於各府州縣僉檢機兵民快而責民重出工食
是兩衛所也但使游食之人任役而又攢刺入官府差
使病民夫何益哉余恐有事則此輩臨事脫逃而禍又
及平民矣有志經國恤民者所當深致慮焉
本朝禮樂民間英俊或倣司馬溫公時儀朱文公參酌
未定禮行尚多可議至樂不止於齊民之家以掃蕩矣
上仰朝廷大朝賀大祭祀大婚迎所行用禮樂愚昧不

敢竊議亦不能測觀富樂院之倡優樂工神樂觀之
道士皆隸太常以備行禮宣樂之用似非崇雅黜淫之
義或曰此非今日始見唐宋以來行之久矣噫禮樂本
天尊地卑之制合同而化之生而乃沿襲前代弊事此
治之所以不可追三代也吁解縉上太祖書有意復古
者歟
本朝漕河通北之功在此循元漕河之迹東昌以南始
於洪武初尚書宋禮增修閘壩引決源渠皆其力也至
永樂間平江伯陳瑄止築淮安管家湖石隄開造船廠

河修徐州洪三四處而已今人但知平江而不知宋尚書幸尚有南旺分水龍王廟內碑碣可考

松江有三泖其誌載乃古由拳縣沈沒成泖每天晴月朗舟過者明見其中井欄街砌宛然正統間曹武邑赴舉往南京舟過泖中倚舷見水清處井欄街砌如故則誌載不誣而與一城門龜眼紅而地沈沒爲湖之說亦足信噫地道本靜或反而動則陰不足而效法於陽失其道也故有是變亦人事之相參

寧波府自唐開元置州訖唐之末凡五亂至宋一亂元

一亂凡七經亂矣寶應元年裘甫陷一也貞元十四年栗鎧反二也乾符四年王郢陷三也中和元年鍾季文亂四也景福元年黃晟自稱刺史五也宋高宗南渡金兀朮屠城六也元順帝時方國珍據七也他如方臘倭夷之寇不與焉守土者不可不思患而預備也

近日人憂東夷與漳寇然漳寇之來自溫州次盤石次金鄉次松門以及海門桃渚健跳石浦昌國嶴谿霸衢前倉而舟山海中不與焉由定海霸衢舟山以至前倉中間海洋曰孝順港三山港雙乳港口有天妃宮自雙乳而崎頭而梅山下岸大茅大謝小謝全塘列港皆足泊漳艘以探虛實若夫沿海以備倭夷之處自定海六十里至川山後所三十里而至霸衢百二十里而至大嵩一渡而至前倉四十里而至嶴谿九十里至昌國十里至石浦由空山毛頭二洋而至健跳四十里而至桃渚四十里而至海門前所由是而海門衛至新河而楚門隘環松門盤石沙關寧村海安金鄉瑞安平洋蒲門壯士而浙之溫州界盡自此而海南則福寧之風火寨沿海小汀寨蒲門等寨福州興化泉州地方而鎮海平

海等衛所星列而漳州接廣之潮州而閩地界盡矣備邊者當足食足兵而信賞必罰選鋒峻壘而水陸之卒久習而不更以守長技若夫地方之險易惟健跳嶴谿難攻而大嵩桃渚易犯其餘皆可自守近日之操計者不思備邊之實而泛馮浪謀惜哉

近年立春土牛依元法惟以立春日爲法以日幹爲頭角耳色支辰爲身色納音爲蹄尾肚色郡縣悉依此本通書也考之宋土牛經遵依前代而行今欽天監依准行以歲之幹色爲首歲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以立春

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余守武昌依土牛經更定楚府以余變制有言後查明依余所定更合欽天制而無言此事何人曾爲注意以歲首示耕之制尙不遵國初原降體式况他事乎

民兵之設有得於三代之意無事則歸民有事則比伍漢之士著唐之府兵猶有遺意至宋而長番更戍養兵困民是口靖康之禍勤王兵少而平日所養官兵望風奔潰張魏公總師川陝令各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見戶免其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八爲一隊隊

有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教閱於縣春秋會閱于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而頗得其用至開禧用禁屬敗而兩淮民兵萬弩手卒有功又爲官軍嫉妬不得以盡其力我朝兵力藉民供給猶宋也又各州縣取民爲兵敎閱如魏公之制可也何今有困民以勸募白手無藉之人爲兵隨衙操練更日投入府縣差役以虐誠恐有事則瀕然奔潰不惟不可以爲恃而又將有禍平日受困之良民是非謀國者經遠之謀他日山東河南等處之弓箭手聊足爲小敵之應若有大敵亦無如何正當國者之慮而近民者所當憂也

寧波之名始於我朝五縣各有所據惟定海之名莫知所自近見書錦樓氏世載乃國史所遺而始有所知在宋宣和間海溢坍塌民田朝廷置鐵牌自招寶山頂投之入海而泛濫遂定因名定海海定則波寧故洪武間改慶元爲寧波亦以示海道安寧東夷臣服之意

學校賢士所關禮義由出治化藉之以成故二帝三王皆因之得賢以成治功故君躬行以敎於上人臣敷播以成於下是以鄉遂有可封之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而風俗徽□□狡詐由上之人□□□□□□□□□□□□□□□於善恥爲小人自漢以降明帝雖知□□□□師重傳以侈美當時然漢風俗之近厚者在舉明經孝廉力田孝悌之所致也自茲以後唐取人以詩賦宋取人以詞章而鄉舉里選之法疏是雖得人之多而建功樹業者僅可數於是尙知有鄉評重推薦時至大明今之學校我太祖崇儒尙文於偃武之日社有鄉學府州縣皆設學校而太學之制古也訓士有碑以一士心敦士行成材有五經四書以引歸正學取

上而進之科貢月有課季有試舉鄉里之賢儒以誨子弟教有成績或任方面或舉守令或揚風紀以勵後人三代之意柰何今之當事者視學校爲塗人固不足謂也閒有志於興學養士者又不知旌淑別慝之方而概施以恩禮徒使無恥下流淩轢鄉族以得勢而欺蔑賢士俾之飲氣作成之方何在良可歎夫

浙之錢塘江濤齧岸崩塌錢鏐五代時據兩浙加稅田畝畝出米三斗內取二斗爲搆石築隄費不得其法入宋後塘多廢陳堯佐爲兩浙轉運副使令修塘外擁石

如錢鏐內下薪實土隄乃堅久今人知浙江塘岸爲鏐所築曰錢塘而不知堅久不崩墮者堯佐也此與鄞之海塘乃王荆公安石所築內以缸甎實土外護以石故波濤吞齧不動百世如新得其要也余錄之以見古人事功之存心□□□□能□□而不屑學何□□□□□□□□□□□□□□紹定辛卯臨安府□□□□□□□□□□□□□免惟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曰殿□□猛如虎救得□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殿帥乃馮

樹也時可見史氏之威尊於朝廷宜理宗送史彌遠出朝陽門即今候潮門也回輦對內侍云今日方是朕之天下可畏哉嘉靖十三年秋我朝南京太祖廟災而諱言天無是理也北京既立南不親享乃議不重修聖斷獨見如此

聞見漫錄卷之下

明鄞陳槐半湖著

正終事十一 凡三條

漢文帝以七月癸亥崩己巳葬方七日耳此文帝之顧命而景帝遵行之矣由其生時豫為陵寢故可以速葬此達生之盛節固於禮天子九月而葬之義不合則於死者歸土之情甚安若後世帝王諱死而以身後託人雖同軌畢至之後尚有未就工者其畏死亦何益修短天命有在也

五帝三王陵寢不封不樹下之漢文帝灞陵江南李建封墓□□表識後遇寇亂□□□□□□□□□□□□□□□□□其親

人之生也全所賦死也全所歸是死生之一理故生謂之造化死謂之觀化當惟理是守生死無二生則親賢取善以全其天死亦景仰賢哲以全其歸雖體魄之託亦不苟焉以自敗也如此而為無負於天不愧於人而浮名穢物何與於人哉觀田國讓求葬於西門豹之側杜元凱求附於祭仲之冢曹子臧求葬於蘧伯玉之傍梁伯鸞求葬近要離之墓邵康節拂溫公正叔之議而命子葬近伊川則死亦欲託得其人也逮啓手足曾負於天付邪今之人生為妻子計以求富貴死亦不異是而圖前輩葬地以棄其埋骨此於天道何如噫可歎哉

勉問學十二 凡十二條

宋王十朋貧好作文無紙書于桌號無盡藏紙漢王充無書耽讀於市匡衡車胤無油與燭而鑿壁引光聚螢自照今士大夫家子孫有書不勤讀有紙不學書有油不夜坐則非承志好學而為亢宗之子孫矣當力自強以書座右

予思人不可不學不學則識不開才不充量不定惟學以明理則事來理明而處決不疑其追哲人之躅不遠矣予平生性急不能涵養遇事力加裕處以克之其如平素偏僻猶不能免不學之過也但據理原情固□□蘧□□□□左右尋小或不肆其大狡近□□□□□□□□□□□□□□切不關稍知有得□□□□□□□□□□□□□□生死何羨壽二曰輕去就何羨名三曰□□□何羨□四曰薄受用何羨

養五曰不厭貧何羨富六曰不自賤何羨貴七曰忘物
我何羨勢聊自銘于朽心
古人爲學有成皆自勤得蘇秦之刺股攻讀恐睡也董
生三年不窺園下帷精志也倪寬之帶經而讀以鋤耕
好學也高鳳之漂麥不知耽讀也管寧之與同案者割
席畏擾亂也梁鴻爲人賃舂讀書爲貧無生計也江泌
騎屋棟讀書乘月苦讀也孫康之映雪讀書無油也孫
敬之懸頭閉戶讀書警睡與避人擾也司馬溫公圓木
枕恐沈睡怠學也邵康節暑不扇寒不爐以苦思爲學

也朱買臣之苦讀賣柴忘貧也韓康伯之手自謄書誦
讀愛而樂也王充耽市玩讀無書也以上諸公勤於爲
學卒成名儒以躋膴仕今有油在槃有書在櫃不必耕
賃而不肯讀書惟好玩愒後將何以立身哀哉吾子孫
當努力以守吾言庶幾不墜
弈君子技也書修身器也近見士君子讀書而致仕宦
於書之所謂敬仁誠三字全不知識而黷賄虐民無所
不至以爲後計及至於弈居官遇事逢弈之敵則不恤
民之飢寒暑雨勞苦疾病而惟弈之弈居家遇客逢弈
之敵則廢禮忘眾以長子姓之習而罔克顧家卒之貨
賄爲子孫驕淫之計博弈爲子孫覆敗之媒上干天道
下□人情□□□□□□公曰□□置博弈之□□□
□□□□□□□□□□□□□□書置習可不謹□
□□□□□□□□□□□□□□書若爲奸宄之囊
橐是與不讀等耳□有□□ 下闕
今人亟稱年少聰明智慧多學易能逮見年稍長而學
未成者輒易侮之殊不知學以潛心爲本心潛而專雖
三十四十猶足成學輕躁浮蕩而放心外馳雖年少聰

慧亦少成人不可不自力也顏氏曰曾子七十始學名
聞天下荀子五十始游學卒爲碩儒公孫弘四十方讀
春秋遂登相位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
授孝經皆成大儒此皆早迷而晚寤潛心于學者也逮
及蘇老泉洵二十八歲始學爲文陳后山五十始學詩
二公文章詩律稱重乎世何嫌於晚乎他如唐之王
楊盧駱馳名年少時號四傑而浮躁淺薄竟成何事近
見鄉里子弟年少稱聰慧善文者眾然父兄知所教益
而剿切者成或因而縱恣自如多無成就但不敢叱其

名然而取科第起家者名鮮少聞而力學不怠者比比也故曰學者貴潛心不在老少

讀書有法吾鄉先哲程端禮先生備之矣朱張二公近思錄亦取周程張橫渠及其門人問答之詞理明而義精循序而力進者於焉求之則不爲口耳之學而於身心之益無以加矣學者盍從事焉若無程法在書當習於心以應時取而於今日所在緩者誌其大義可也

昔人云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眼到則□□眞口到則誦之熟心到則認理切知識明以□□□□□□

□□有不然則心無所得記誦何益於事今之學□□□□□□之弊所以存心制行墮於小人之歸而不知□□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心到之說有志于存心者不可不加之意

修文詞十三凡十二條

張紫巖魏公名浚仕宋高宗得君甚信終身以復讎爲義其心忠其趨正其氣節激烈誠可與宗忠簡澤李丞相綱相伯仲惜其忌武穆殺曲端以禦四方義士之心以致失陝右成秦檜之謀南宋社稷危阽之機也當與安石同受宋亡之責其友蘇雲卿謂其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用小人眞故友也朱文公與其子南軒道契之合而行狀極稱其善而掩覆其未善羣議歸而宗之賢者亦爲此也後雖知悔元集宋史取魏公奏疏墓狀以立傳何以信後世邪知悔之意見於答袁清容集中語門人曰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其悔可見

朱子謂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觀嘉佑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

拙而其詞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陽公文字好的十分好亦有甚拙的猶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耳及宣正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近代文字正統以前誥詞與諸公文字多渾厚人材亦幹得事近日文詞日趨浮靡不根理趣不止如朱文公云散了和氣恐文壞了不可支持

昔人謂朱廣平宰相璟賦梅花多婉麗謂其與開元持正相業不同不可以文字看人余意不然梅清苦傲歲

寒不隨時態而吐花明媚于霜雪中以泄和春將至正如廣平持正於開元文盛之時則其所以保合和氣豫障末流其所以得濟其正者不失於和順已於此發婉麗於淸修壁立於梅賦見之矣安得謂文不可觀人

歐陽文忠公謂文學止於潤身政事足以及人是判文學與政事爲二途不知文學是未行之政事政事是已行之文學烏可歧而二之近又有謂歐公之意卽孔門四科之言未可輕議余又謂之不識論語立言之意論語分科特記門人從陳蔡之時舉其尤優者而言也顏

子豈不足於文學子游豈不知夫政事在書可考安得如歐公之判而不可合之言厥後歐公又有政與文相流通之言正語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可判爲二乎

文之形像物理天地閒眞畫也畫之彩繪萬物得文之毛髮皮膚耳而亦有理寓焉古人謂畫寫人物竹木像生難繪鬼神易以寫生有像人人見知不容一毛不相似至於鬼神無形隨意幻妄人不得而議也爲文者亦然不關人倫世敎治體處制事宜之文可以虛辭浮語鋪砌以悅諸人若有關者則當曲盡事理原始要終立議使人見之而豁然有得古人所謂棒棒見血者是已浮辭浪語以歆動時人耳目者一句著不得也如贈行燕賞賡歌等文泛然而爲是辭焉可也至於紀游則當備述景物情思論交則當敘其契合道字爲字說則當推字之義而歸之於身使其終身可以持守贈之官則當敘其官職所任而要諸地方宜革男子之文就其能行者而語之婦人之文就其父兄子夫之善而揚之序記議說箴銘誄文各有古人體制具在不必如近日學艱深苦澀之辭而正意索然者非文也而觀文者與之

是不如觀畫者之知鑒識也

古人謂作文以理爲主而氣以輔之曰訓曰誥曰誓曰命曰檄曰紀曰傳曰記曰序曰誌曰銘曰箴曰誄曰詞曰調曰謠曰歌曰詩曰吟曰行曰賦曰譜各有體格韓柳歐蘇曾王六先生已備之矣文式文訣文範文粹合而觀之能熟讀味則近日之所學左傳國語爲先秦文務類其詞不務其議則索然矣其如六先生之於六經四書先秦古文用其意用其議而不用其辭則高下何如哉余非知文固不能評人之文姑誌其所見以俟君

子正之

秉史筆之難也久矣孫盛取疾權門王邵見讎貴族直筆之難也班生受金陳壽求米直筆何在房魏爲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近觀湖廣通誌武昌知府例應修三人邵秦昌而邵居首惟秦因其姪金巡撫湖廣而獲書名宦邵冒絕不經見匪直今日之實錄爲難在古已有然者矣因有感而書劉武臣何人也而可委之秉筆是不特三湘如是耳比比然也修誌當擇正人以主之可也

古者左右史以紀君之言動所以成君德而裨治功先王留意於史者深矣兩漢以降去左右史而設起居注史道已誣矣至唐宋以來去起居注而修實錄則君之言動不書而惟奏狀批答而已故其史之修者雖有司馬遷之三長吳兢之直筆無所用其材矣史云乎哉而況後之修史者多劉歆陳壽輩欲望史之信後而不隱美不晦惡不虛誣而事核難矣求諸各省與郡縣誌信後而不沒善其可得乎

宋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草制學士言非典不肯行猶以爲制不當行於追贈我朝武宗欲南征宸濠而命草天下都元帥鎮國公制而大學士楊廷和遂令詰勑房草制則其阿諛以保祿位夫豈相君者邪

四明文獻考誌始於南山黃先生其考簡而核繼而李堇山作文獻誌其所取雖加於南山而未免於泛若同知李濂輩是也正如吾四明郡誌始於宋之王深寧述於元之袁文清本三長備外史立例後之繼者守其例以增補文清以後至於今日之事蹟人物可也夫乃屬之有才無識之士散放不拘之人惟私情賄囑是成庠友秉筆是寄將宋元二誌刪略體要而任情增修遂成穢誌不足信後實主事有司不知人不識事故也近因修浙江通誌而行吾郡纂修五邑有司不知所重而委之學官庠生則三長何在其所取與足信後乎余謂南山之取無議矣堇山繼之是也余嘗敎鄞之先達若本深陳先生無容議矣門茲後得數人焉居官居家出處惟一者得都察院經歷宗顯廣西布政使錢奐堇昌府知府戴顒巡撫應天等處都御史朱瑄四川按察副使

張局卒於官所者若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吏部侍郎楊守陳巡撫淮陽都御史陳濂茲九人者積金美玉之無議誠鄉邦之賢其餘或令始者不能保終其用昭昭者其處不能不昧昧非余之所知也一鄉一郡尚有所謂魚目混珍況一省與一代史誌已乎

宋李文叔記洛陽名園自富鄭公終於呂文穆凡十九處似無關於大體不記可也余愛其記中三語則亦識到之言其曰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于園林之廢興如唐裴晉公之綠野宋司馬文公

之獨樂爲適意而已富鄭公何人也而園亭之甲洛陽更不知其何意文叔之言夫亦有見於此歟故爲園林之樂者當法溫公而或者當以富公之賢之事自省則盛衰之機誠有如文叔之言唐之末天宋之艮嶽亦可鑒矣

春秋之義不隱惡不蔽善直書其要而鑒戒孔昭故一字褒榮華衮一字貶凜鈇鉞宜存者不輕去不宜存者不擅舉後世未之知乃有事體昭明重大而輕爲革除亦有不宜僭妄而擅崇班列此皆不知春秋之義非聖人者無法故凡因革事宜品題人物不可不慎

表節孝上四凡十八條

漢翟公罷廷尉書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趨炎附勢人情固也灌夫不負竇嬰於捐棄之時任安不負衞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隣賀后出出境而見東坡元城亟問溫公於閒居無事之日及在朝則書問倒跡巢谷徒步萬里訪二蘇於海上死而不悔此賢人節士也視彼見勢則附遇害則變

姓名更他師者誠鴟梟之於鸞鳳噫亦愚之甚也

四明戴獻可富翁也嘗義傾上獻可死止二子伯閒年十八九未歷世故爲鄰里惡少狡狎不數歲破家止有一僕楊忠所掌昌國縣煎鹽竹木之利猶可賴爲衣食資遂往爲楊忠迎之哭盡哀夫婦事之甚謹藉其財利之數以獻伯閒大喜惡少聞之往又欲請其破蕩忠哭諫不聽一日伯閒與羣惡少飲樂呼楊忠挺前欲其尤者捽首頓地責之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破家幸我保此別業汝必欲使之歸地飢餓死

邪我斷汝首告官請死以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哭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請罪不敢復來相誘訊之再三乃貸其死笑曰爾再來必殺汝無赦遂出束帛與之速走

忠請罪於伯簡揮涕曰老奴驚犯郎君該死該死願聽老奴乞改前非老奴當竭力以事郎君不三四年舊業可復不然再與此輩遊老奴當爽家資自沈於海不忍見郎君飢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慚泣改過一聽楊忠所爲不數年盡復田宅吁斯事可傳楊忠爲人僕不知書天資之美烈士事也夫詎幸而一得賢矣哉求

諸士大夫久食祿負其主不能匡庇其後任其從羣奸以隳廢祖宗社稷晏然自以爲得計嫉賢害能其楊忠之罪人也哉

吳隱之之廉韓康伯舉爲廣州刺史廣州有貪泉俗謂酌此水能使人貪隱之酌泉題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後歸妻劉氏賫沈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於湖其與劉寵守山陰任滿父老臨行以錢劉爲選一大錢謝遣父老遂投錢於湖今其地謂之錢清世之守郡者閱此二事而能內省不愧乎

顏含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嚴君平賣卜成都市依卦爻教人忠孝日得百錢則閉肆而讀老子書蜀富人羅沖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問其故答曰吾嘗徇子家見子累萬金晝夜汲汲常若不足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積塵厚寸無所用豈非我有餘乎觀二子之言人固宜反求諸內而不當縈縈於外今人顧反之哀哉

河東人盧操少喪母繼母張氏生三子溺愛之命操執炊爨爲三弟飲食浣濯之事悉令爲之而服勤無倦張遣三子讀書命操策驢隨之操執鞭引繩如奴僕三弟嗜酒縱佚抵忤於人致人踵門詬其母操即涕泣拜以謝罪而解之怒者曰三賊有此令兄某抵忤長者不義也相與拜操而去繼母亡操訓養三弟恩愛過於平日服母喪哀毀骨立每夕有狐狸羅列左右將旦乃去時人以爲孝感後以明經擢第調臨渙尉佐政寬仁於官舍設父母几筵以事出入必告而反恤三弟語及父母

號咽不勝而三弟亦改爲善士噫事繼母如盧操待弟如盧操則王祥辭包一律母弟未有不感化者人何爲而不法之以成令名而徒怨詈其母

宋范大錄爲蘭溪縣吏家甚貧不貪賄行案公平而人賴其惠生三子長官至少卿次爲郎官季爲提舉諸孫相繼登第余因讀而感之余鄉贈吏部侍郎楊自懲爲鄞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莅事嚴肅自懲必寬以解之不使銜冤日久宰亦信之家甚貧餽貽一無所取而因人在禁無食者徹己食之粥以濟之其子長

曰守陳次曰守阯爲南北吏部侍郎長孫茂元爲刑部侍郎次孫茂仁爲四川按察使俱以名節著四方而科第至今不乏爲善之報殆於范大錄同一揆也嗚呼士大夫勿謂職卑而難於爲善勿謂善小而懈於用功宋莒公渡蟻一念之善而福報如此可不既厥心乎

宋朱泰入山遇虎負去時瞑睡後忽覺大呼曰虎食我不足恤恨我母貧老無依耳虎忽棄之泰獲免噫虎獸之惡暴者乃如此今之人不顧父母而棄養或不恤人父母無依託而殘虐之殆虎之不若也

唐鄭義宗妻盧氏常夜有強盜數十人持刃踰垣鼓噪入其家人皆奔惟姑不能去盧曰刃往衛姑側爲盜捶擊幾死不懼盜去家人歸問盧曰人所以異於禽獸以有仁義也鄉里尚相救恤姑可棄乎盧婦人也知衛其姑而不顧其生今之食人食忘恩負國爲私己者獨何心哉

孟子謂不學而知爲良知能爲良能是固人人有之特未之思耳嘉靖中予觀莆田鄭三娘因父嫌壻貧辭婚別字於人而從容縊死海鹽船戶女聞聘夫之死求往

送殯而遂蹈於烈火以死嘉定縣民人王氏女聞其已許字夫死而求往送殯遂撲死於紙錢馬燄江右聶御史豹爲鄭奏聞表異僉事巴思恭往祭船戶女之墓而詩以輓之定齋都御史王公作縣而親祀其塋然則三女守貞一之性輕百年之生以全正節誠古所謂女丈夫也今之讀書士夫少挫變節爲愧多矣

海寧張方洲太守學行高古四方人士皆重之晚年無子娶十妾恆以節義之意導之入耳一聞鄉曲節義孝友事爲之竭力播揚成全妾習聞之熟皆怡然靜處一

日因事告第二妾曰汝年少貌美恐有所誤盍圖之妾退私寢截髮脫釵釧自誓終年不同衆食後方洲年七十餘卒十妾守節自姻嫡妻諷其別圖皆號泣誓死嫡妻卒衆推截髮妾爲主終無二心方洲無子繼後者亦能善事諸妾皆老死夫婦人之性豈皆貞烈亦有主人處之足以安其心教之足以開其心左右激烈名教使知爲善以定其心則衆人皆企而全矣方洲事可傳余假館浙西聞而仰之逮老而書之以示無子畜妾者之式

李太白死遺命葬青山後不能歸遂葬龍山二孫女流落適窶人時故人馬傳正爲江南統帥二孫女訴曰白遺命傳正遂改葬青山憐二女貧落欲更爲擇士夫相配二女曰流落以嫁窶人命也若棄舊好而慕更新以失身非人也豈可以辱先人傳正重其言而止遂乃爲之營辦家事以處二女夫太白唐宗室子遇於玄宗失之永王璘以坐廢棄死子孫流落深可哀也幸天道有在二女守身不失尚足慰也今之士夫之後不顧其先世而放僻邪惡以自陷於大戾視二女多愧怍矣

兵部尚書鄭埜爲陝西按察副使嘗以俸易紅裙一端奉父大怒曰此子不才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而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耶封還之以書致責埜跪讀受教益以廉明自勵位至尚書噫鄭埜之父其自處如此宜訓其子之賢如是何今之爲士宦父者惟恐子之囊橐不厚奉進弗多視埜父其賢不肖何如予特錄以示爲人父者

古人謂晚節保守之難得夫子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之意余生七十五年見士夫於內外爵位未隆志在貪名位而然耳逮意氣足位望隆未有不貪富貴而變初志余所知者惟尚書三原王公恕華容劉公東山大夏與吾鄉都御史朱公瑄都察院經歷宗君顯布政使錢公與及江西整菴羅公欽順與乃弟憲副君欽德天台秦君文崇簡而已餘未有不動心改節者余所未知或有焉是知晚年自守尤當致力噫孔子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今之人奚可不自省以保其終

南康新建人趙一德被元兵虜至營爲鄭留守家奴歷

事三世號忠幹一日請於主曰有父母在家未知存否願歸省伏地涕泣不能起主許之期一歲而返一德到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負母就養如期赴營鄭氏母子歎曰彼賤隸乃如此我當成其孝遂放爲良適鄭以冤被誅簿錄其家羣奴皆逃亡一德獨奮曰主蒙冤禍何忍棄之乃與張錦偕詣中書訴冤得存其家鄭母感其德分田廬之美者遺之一德謝曰重哀吾主無罪受戮分當理直敢受分土以爲己恩辭不受彼一家奴耳因感隸使放以爲良之恩而全主之家不受其賜

不要其惠如此今人號稱士夫背義忘恩視人擠石下井袖手旁觀而方幸其敗獨何心哉

扶風人楊皥性至孝左右就養無違母牛氏病劇叩天求代遂瘥如是再三後牛失明皥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明如故牛死哀毀頓絕而甦葬之日大雨獨皥墓前後數丈黑雲密蔽雨不沾土而白兔伴處事同雄州王庸露處母墓側雷雨夜至而庸坐臥之地獨不沾濕復有蜜蜂數十房來至其冢歲得其利以供祭祀噫至孝感天乃常理也何世之人多不存水木本源之念而泛視其親甚或以其愛有所偏而憾爲若讎者天其肯貸之邪

蕪湖詹氏女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至破其縣執女父兄將殺之女泣拜賊前曰妾雖寒陋願相從贖父兄命併殺無益也賊許之釋父兄之縛女麾使亟去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賊以其誠不嚴防閑過市東橋跳入水中死賊相顧駭歎而去此一孱少女于其遇變之智處身之貞如此其與士大夫在江右遇宸濠事變而甘心受縛假息偷生以危父兄者相去奚啻

霄壤

同州朝邑人嚴譔唐武后時周興來俊臣等方構大獄以譔至孝擢爲詳審使平反全活八百餘人原沒籍者千餘姓俊臣輩嫉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召拜散騎常侍子向爲鳳翔尹孫冀顯仕三世皆年八十五語云仁者壽嚴活人存心天之報施固其所也利人之死而陷平人于危地者其能免天之譴乎

古人喪妻不娶如曾參漢王吉之子駿魏管寧其不再娶恐妒悍以害前妻之子商高宗之殺孝己尹吉甫之

屏伯奇晉獻公之殺申生爲戒此誠保全骨肉之義近見喪妻再娶固不能思糟糠之配而惟目前肌膚之愛縱後妻之虐害其子偏厚所生骨肉視爲仇讎而甘心於忘家破業在市井顧不之恤名號士流而若是者亦有之追思前妻之斷絃不續誠有所見至於老而復納少妻以醜聲敗家聽其譖而離閒骨肉者夫豈人哉夫豈人哉

勵風俗十五凡十三條

宋華州村民犂牛耕山疲甚遂枕牛犂而臥虎翳林間

搖尾張勢欲搏而食之屢前屢爲牛以身蔽衛以角抵虎虎不得食垂涎而去其人則熟睡未知也虎去遠牛亦遠離其人覺而惡之意牛爲妖輒逐之牛犂愈怒追逐而後得歸以爲怪遂殺之噫牛有功見殺冤哉當時以司馬公忠於宋而有奸黨之籍時人目爲冤牛黃定爲作冤牛文以見意其與主母與人通姦使妾進毒酒以殺其主父佯僵以棄酒內不忍泄主母之姦上以獲全主父之命而反爲主父所怒而笞者其於牛之冤何異哉近日有盡忠於國而被妾之笞受牛之冤者亦衆矣漢之陳杜魏晉之鄧艾王濬後唐之郭崇韜宋之岳武穆皆冤牛也豈獨溫公哉

宋臨安羊壩頭禹將仕平日好施不倦忽一日火起鄰家甚偏將焚及之忽見丐者羅聚門首乞效力報施禹許之丐者爭爲搬移其財貲無一遺者火息盡交還禹無一物失禹勞之丐曰平日受恩今效報一時不敢受勞均拜而退夫丐者求食乞財苦不得耳其感恩知報如此今之受人濟利而反面負之士君子受恩于主而不能赤心以報皆丐者之不若也

江南縣令鍾離君女與鄰縣令許君子卜日將適買婢得前令女鍾離君告許君曰吾將徹女奩具嫁前令女俟前□卜日嫁吾女許君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配以嫁令女何如於是遂娶前令女爲子婦夫鍾離君之行固善矣至於許君其古人之難及者歟余見士夫家因奩具隆殺家勢盛衰而爲親疏甚至相責相詬獨何心歟唐張燕公說市宅浮屠泓戒其毋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隅有二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子

孫不繼說將平實其坎泓曰答土無氣與地脈不聯譬如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由此觀之今之地凡破掘者皆非裁補有益而況盜葬他人之墓或發人冢以爲葬域乎

宋趙彥霄親沒後其兄彥雲好聲色壞生業已半彥霄諫不入遂求分異越五年而兄產蕩然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一日邀兄嫂過家曰向求分因兄不節恐皆蕩費今尚存弟分一半請兄復主家務管鑰付焉因償其逋負今之兄弟鑒此亦足以動心而專利私房者

其重恩之

宋姚雄爲將時女許嫁一寨主之子無何寨主死而妻子淪落後雄以邊將赴闕呼一嫗浣衣見其有士人家風問其從來嫗曰昔良人守邊有將姚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喪子方貨餅自給雄曰爾尚記形容否曰不復省姚曰雄是也女守約不與他族因留嫗呼其子易以新衣禮載還閫畢婚噫雄武將也而不以存亡易心今有號爲士族名仕宦多讀書以女許人無故而多方欲謀告絕更許勢要曾夷狄不若視姚雄能無泚顙乎

吾儒之道與佛教若水火不相入何今之世古禮尚存儒先有議皎如日月而舉世多若處暗昧而不之覺自朝廷以至田野背儒道尊異端雖豪傑自名爲知道者亦墮其中且如人之初喪在文公與古禮啜粥寢苫之外朝夕哭臨朔望致奠之正也七七之說乃異端佛教之指使明而易見人皆言之知之而不能拔以守儒教士大夫家爲之倡也恬不知怪習以爲禮所當然何人心之死而自趨於野嗚呼哀哉

晉毛伯成曰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此固達者之言何後世不顧清議而寧爲蕭艾鄙蘭玉爲固滯不適時宜滔滔皆是也無他孟子之所謂失其本心哀哉

新語記宋時一士夫無子慮無爲後乃潛養屠人始娠之子育之成人以欺姻族其後士夫死屠子爲其養父具功德疏以報薦而法師召人冥但見峩冠博帶衣緋紫人徬徨戶外移時忽一持刀屠儈直前赴筵受之而去起而告屠子莫知所謂士夫之妻聞之一慟而已始語屠子所由而遂祕之稍後有聞姻族莫之爲矣吁古人謂神不歆非類鬼不享淫祀三代之制明矣何世

人之愚曾不悟之而余往往聞之可歎也夫曷不思宗祖一氣之義而立兄弟子孫爲後猶吾類祀有不享者乎書以爲誡

凡人家使用婢妾亦人之子女耳多爲正妻虐使致死或其家主唆虐亡命一時之怒不能停思而人命之報曾不旋踵昔湖州高司徒彥有子曰禮殘忍不仁屢乘醉殺婢女時常見之而亡越中胡氏性妒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燋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徧身瘡痍時當三伏臥欲輾轉肌膚黏席體血臭穢骨露而死噫

陶靖節云彼亦人子虐害如此報之自有鬼神所主後之人當思所以善遇之自善耳書以示俗

定海蔣某家饒於貲產見族姓鬻產者收買之逮其無以自存推以與之不復計前與之價守之終身一日附舟入郡起次便旋爲回風所擊溺水舟行急舟人無計撈救蔣在水面忽覺有如蓬載之後來之舟因呼追救詢其入水不溺之故則知爲善者雖瀕死有神人擁護

近見富室主人遇有子姓鬻產則減價取之他人欲買又多方沮之視子姓如讎人後豈無天道哉

今人不古多貪色忘義余見有因妻陋而娶妾者相凌有因妻心病而遂疏棄甚有歸寧父母而相絕遠視諸鄭叔逆之娶啞女劉庭式之娶瞽妻一則伯姒欲議婚一則毋家以女瞽辭婚而二公曰未第時聘無疾也既聘而有疾予幸得一第而休棄之女將誰歸乎故遂納之而終身行夫婦之禮不廢厥後二女所生之子皆顯貴而世有聞人天道也書以示勸萬勿棄醜棄病棄貧妻以自取薄行陰譴

風俗之醇漓係紀綱之振弛紀綱之振弛則世道治亂之所由分也苟上之綱紀彰明則政事修而民心一民心一則風俗淳而敦尚儉素須自朝廷而上廉貪律懦毋淫于逸于游于畋節財省民使費出經而府庫充足以備不測之需邦圻之外士勵廉恥毋作威以虐倚法以削征取有度而民安物阜品物有節而崇儉節奢則百姓足知守禮分曾無僭偪之失上下有別服御婚喪宴享有制而民俗厚則僭擬無涯之念不生泮渙不軌之謀不設而無上凌下僭天下有不平治者哉苟反乎此則綱紀廢而上不知檢奢侈淫逸而廉恥喪下無所

畏貧墨恣行而奢傲游觀以病民以致民怨不知而亂由此基考諸宋季遷鼎臨安逮理度之時風俗奢靡作奇巧淫逸游觀宴樂自朝廷以至省府下及士庶綱紀蕩若而俗尚驕夸里閭市井夜以繼日歌樂服御飲食窮奢極欲爭相誇詡雖晉之何曾王愷石崇之侈濫殆不之過而竟召亂亡邇來風俗士不知廉儉之節民俗習奢泰之風所謂娼優隸卒僭后妃王公之服食士夫冠冕習圖賭燕狎之儀容視諸弘治以前大相徑庭嗚呼上者下之倡民之耳目也曷亦正綱紀以修政治同

風俗以還一祖五宗之化何如

崇儉勤十六凡十三條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如吾矣東山守吳興夫人年八十從於郡閫種苧親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悉散作醫藥資不留分釐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不用乳母恐飢人之子以飽吾子故不爲也誠齋帥漕江東東山帥五羊或奉貯庫以給公用或代下戶輸租其家茅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皆夫人之助之教也其與左傳公父文伯之母老而猶績訓其子者同一揆何代無賢今之士夫剝民以自奉其妻子惟日不足以資不肖子蕩費亦何心哉

淞江曹安仕武邑教諭至鄉見一老者云吾壯時嘗應役縣縣之官吏謂其能事多差委不三四年身衣羅綺乘堅策肥今老值凶年欲如前不可得此無知細人之言曹謂曰滄海變桑田常事也噫況此輩乎童卓郿塢黃金二三萬觔銀八九萬觔石崇王愷鬬富擊碎珊瑚枝不以屑意元載胡椒八百斛後皆不得其死人不修德行善而欲希不義富貴以僥倖非望之福安能保有終哉奚獨老人

古之畫在意格至馬遠小李將軍而古意變矣故評畫法有曰氣運生動爲上神逸妙而次之至于王維等議論是矣士大夫有受此而以爲貪亦不過爲他人計耳

此貪尙可近因貪此而爲人所餌以敗身家借哉

李元衡儉說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怨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其與化書所謂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之言相發明吾之子孫當深味之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楩柟大木建宅甚宏壯畢工之日梁棟皆出水戶牖瀆濕竟不得移居而卒夫屋壯大古人謂之木妖梁棟水滴謂之宅泣堯之土階三尺采椽

不斲禹之卑宮室漢高帝見未央宮壯麗而怒李相廳事前僅容旋馬楊誠齋茅屋土階意有所見語云高明之廬鬼瞰其室斯言眞藥石也

古人謂不肖子爲三蟲始則賣祖父稻田以自食曰蝗蟲田盡則將居屋賣棄曰蠹蟲屋盡而無所仰給則賣兒女爲人臧獲曰大蟲此喻甚切余思凡子孫不肖於後祖父不得辭其責於前良由不能以勤儉率教方其幼也衣以文綺食以甘腴而不使知衣食之艱難及其少也不能誨之善道爲之擇朋友而恣其交結匪人以奢侈相夸大至于長也任其貪色縱酒博弈而不知禁所謂士農工商各居一業以勤儉相勸示足以長世而延後者乃一不之教戒之名雖爲士而學不知道名雖課農而目不識耕耨之勞名雖工藝而心鄙不屑名雖爲商而視資本爲糞土逮及祖父棄世而故態不改則濫費妄用爲人所紿而卒蹈於古人三蟲之言是可哀也因讀此言而深有所感愼子曰孝子不生於慈父之家孔子謂愛之能勿勞乎此固爲人祖父者所當知

凡人家子孫之賢不肖雖曰有數定焉良由祖父教之

有得失也元馮夢周有云子弟之失有三自少衣之以鮮華食之以豐美驕其心志惰其肢體而忌人之規正一失也不讀經史惟事嬉游稠人廣坐論古今則懵無所知退處肆意不知羞愧而詆訾自足二失也身既不學忌人勝己忠言不入於耳佞諛樂以相親所思則邪僻所行惟縱侈三失也而父祖不知童牛之梏之義謂其年少可爲後將自立馴致鄉里議於中親友薄於外君子長者所不與上官鉅人所蔑視是父兄自棄而誘其流於下也若能使之甘澹泊勤學問近有德遠小人

日思聖賢之道謹言慎行如此而去前三失始爲佳子孫謂之亢宗何忝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思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至哉言乎即孔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之說也夫天道惡盈好謙福善禍淫雖遲速不同未有放過者也故臞仙曰身貴而驕人者禍共攻之位高而擅權者刑共伐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共處之故位高者下官大者卑祿厚者慎庶足以免禍而不爲天所忌也昔孫叔敖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與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所以相楚而福遺於後也

爲人父母生子皆當使之執業不可恣其驕奢玩習俾習成若自然以敗厥事昔劉成有子七人各受一經鄧禹十三子使各守一業故子無驕傲游佚咸克成人自立此善愛其子者也

貧者士之常聖人忘貧賢者安貧衆人當守貧管幼安漢世高士治地鋤菜陶靖節晉室英賢灌畦鬻蔬邵平罷侯而歸種瓜東門知貧而自力者也劉道安甘旨不給而不妄取於人陳無已妻家有招而義不屑往胡康侯轉徙流移而絕口不道貧字知貧而自守者也孔子曰君子固窮又曰貧賤人所惡不以道得而不去斯言盡之矣大抵不克安貧而失己求脫未有不爲窮斯濫之小人夫貧士之常尚何欲棄常而求異乎曷思之

李翰林宗諤爲宋相李文正公昉之子每出入僕馬如寒素一日文正公前騶遇之不識其爲公子而呵辱之終不言自後凡遇前騶必避隱之恐其知懼惕也噫李翰林爲貴公子如此今之人稍得父兄溫飽而恃氣輳轢不亦淺哉書以示勸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怙侈滅義又曰勤儉惟德無載爾僞足爲世俗之懲戒

昔公孫弘相漢盧懷慎相唐一則臥用布被一則食惟齕瓠顏魯公爲刑部尚書范文正公居省府參政一則舉家食粥一則食不二胾故其子孫習服儉素而不墜家聞他若居官以奢驕示子姓習於肥甘綺麗蓋棺未久而所遺蕩析顛覆於後者種種此古今之明鑒也曷不以儉約倡後垂訓

慎取與十七凡二十一條

宋熙豐間京師有一茶肆甚潔齊人多就之邵武郡一士人李姓入肆買飲遇一舊知偕往酒肆偶遺金一包數十兩於茶桌上去酒肆中飲至更餘將息始憶所遺自計桌上往來人衆決不得竟不往詢問其物已爲茶肆主人所收安頓小樓上後四五年李復過此肆因與同行曰某往年曾在此失一包金主人聞之進揖詢之曰官人說甚事李曰某何年月日曾在盛肆失一包金子後不曾詢竟備言其意主人徐思曰官人彼時著某衣服爲人招去我隨後追趕爾去速不可辨認遂收取

候轉來尋索竟不至其物尚在包上標記年月日時但未知幾片幾兩若說相合即便取付李說片數兩數同登小樓見收人所遺衣服雨傘器皿甚多各有標題及識其失物時人品何等名目不知其人亦直書之取包開封如所言遂付還之李分中半與之堅辭不允請之入酒肆致情亦不允惟遜謝致祝而已時肆中茶客四五十人皆舉手加額咨歎此事與劉留臺於浴所得金八十片守宿以俟亡金之主還之他如還玉帶付金丹事皆類吁是即伊尹之一介不取楊震之畏四知劉寵之不受一錢彼不過欲立功爲名猶有所爲還玉帶知道者也付金丹故人也猶之可也如茶肆主人求利人留臺賫士求諸人者何所爲哉此誠至人無欲也今之爲士爲商者設計以局賺人財物以利家視主人留臺愧死無地矣可名爲人乎

元次山游於千原因絕糧不受人遺遂餓而死陳后山從郊祀不受妻假其女兄之夫趙挺之裘衣遂至凍死此固廉介絕俗然又當揆重輕執孟子飢餓不能出門戶之訓而酌量之果不害義則生有重於死矣執一無權亦未合於義也必飢死如王燭受凍如袁安可也

後漢李善本南陽李元蒼頭元舉家疫死止存兒續方晬衆欲謀殺之分其財善潛負續逃自乳乳生汁續長卒輔復政業唐元德秀兄沒乳其幼子亦乳生汁至能食乃止古人一念精誠由感於心明契於神故能如此今人尚知省哉無乃利幼之死以有財視李善魯山誠罪人也

吳延陵季子出游見道中遺金適被裘公在傍顧其取之公瞋目拂手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卑吾被裘而

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詢其姓名曰何足與語姓名被裘公與漢管寧之揮鋤不顧金晉劉麟之之侍父側親持酒蔬以供桓沖宋蘇雲卿之不見張紫巖而徙居滅跡眞隱者也富貴豈足累其心哉

司馬溫公獨樂園春時游人至者必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之公不受呂直遂建一井亭噫溫公之不受人或有之如呂直之不私其錢誠小人中之廉者視今之位居大臣蔽主以納賄而敗國事者愧園丁之不若遠矣

唐武攸緒則天姪也恬淡寡慾日惟誦周易及老莊書隱居龍門少室則天僭號諸武皆趨進以圖富貴召攸緒不赴終老龍門後武三思等敗先後被禍獨攸緒不染夫貴盛勢極人固當戒以自懼而不當自投焚林之地以自滅也

陸孜居明州大隱山勤於畎畝頗有所積時州守不恤其民而惟事貪酷聞其有積蓄尋事逮捕孜懼罪盡招所積銀藏窖處掘之無所得州守怒甚謫其戍象山海徼孜築居掘地盡得大隱原藏又懼事覺於守納之守異其事釋罪不受其物追復舊業此與姑蘇沈萬山戍雲南事同則知物各有主雖勢力足以殺人罪人者不能奪則今之欲謀奪他人者適爲他人計耳

泰州鹽商項四郎商於荆湖一日舟泊太平州江下夜月明聞一物觸舟起視水中有一人命舟人撈起乃一十五六歲女子也詢其所自乃曰姓徐北人也父宦辰州倅解官舉家至臨安聽調至此江中逢劫我驚墜水而家屬盡遭劫手矣項思一子未婚彼宦家女謹伺之攜至家與其妻議妻不允欲鬻之項固執不許欲助奩

以配良家子適新除醴州安鄉尉金某新喪偶乃項鄰人也求爲妾項許之請聘價項曰彼宦人女遭難歸余得侍宮人終身勿使其再失身何聘禮之有金遂納之攜至任見其賢能不娶正室而權攝內事適一日有徐將仕過安鄉來求鄉夫延坐徐氏自屏後窺似其兄比去詢金尉而道其人似兄也金尉召將仕具食詢其家籍與平生來歷徐將仕具對所以被劫而獨失其妹七娘因淚下金尉知其眞矣擁入內與徐氏見相抱大慟詢父母無故又且喜將仕遂書父母相會而金正七娘

爲嫡室徐氏繪項之像朝夕禮祝噫商人尙利而知義之重若此今之爲士夫者見利與色則忘義而不顧擯臂爲之視項四郎獨無愧乎

李仲文遺事云宋仁宗有一玉帶甚奇侍臣皆屬目仁宗問之咸曰未嘗見此異寶仁宗曰當以遺虜主左右曰天下至寶賜外夷可惜仁宗曰中國以人安爲寶此何足惜左右皆呼萬歲此與春秋晉大夫不受饋玉謂彼我各不失寶之意也今之人見人有一木一石之異而心欲得之其貪廉何如哉省之亦可自修飾

建寧府楊少師榮世無顯人家固窮以濟渡爲生一日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上流之人溺水而順流者甚多他人之舟惟取撈貨物少師曾祖偕祖惟救人活千餘越十餘歲水又漲彼復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詒其駿逮少師父生而家漸優裕有神人指其葬穴卽今之所謂白兎墳也生少師少穎敏弱冠登第位八座加少師曾祖祖父皆如其官子孫繁衍碩大爲七閩冠而至今百四五十年且多賢而顯者嗚呼貧不貪貨而志於活人一念之誠互徹天地作善降祥聖賢豈欺我哉余因讀宋人厚德錄書以補之匹夫尙知所救濟而今之居大位者乃任情傷物以爲己私胡忍負於任用哉

河中聞喜縣裴相度相不入貴格屢困場屋路中遇相人曰君形神稍異不入相當飢死度一日游香山寺在廊廡間忽見一婦人置布裙於欄楯上祈禱而去遺其裙度得之追付不及遂坐守以待自再暮不至度攜歸旅邸詰旦復往故處以待見前遺物婦人泣之度訊之曰父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要津今失

此老父之命危矣度挈還之婦人拜泣請留一以謝度笑而卻之尋詣相人驚笑曰君必有陰德及物矣聲容頓異前程通衢萬里非某所知也貞元中度舉進士至宰相吳元濟時朝廷賜劍欲殺賊黨度奏全活甘露之變宦官欲盡殺鄭訓李注宗黨度保全之歷事四朝德業聞望比郭汾陽夫一念不貪卒致厚福何今之人設法網利以賊人欲求厚福難矣

成都華陽人王永宋太宗時爲右補闕吳越錢鏐納土命永往均兩浙雜稅永以兩浙田稅畝三斗過重令畝

稅一斗使還責以擅減租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可復循僞國之法太宗從之而田得減稅永生五子皆貴孫珪爲宰相世世子孫蕃盛南渡後賈似道行公田法而畝稅三斗五斗七斗宜其就貶而不得其死也後世商利之臣曷不之鑒

唐太宗時一日人爭渡渭津舟滿載袁天罡至欲航渡見舟中人氣色當厄會遲疑閒適一跛男子至貴壽相乃與偕渡值中流大風幾覆舟忽聞水中言宰相在俄而風止夫謂宰相乃跛男子婁師德也賴之無恙是生

死固有定命當擇所依呂才云南陽貴宦皆當六合劉基謂淮泗推車漢皆公侯由得依漢光武與我太祖高皇帝日月光華也故曰智人不如福人在所擇而依也古之青陽今之安慶其屬邑望江在宋末元初有老翁王氏鉅富擇葬地術者曰鄰左張富翁家有山一壠吉地也價值五十萬但不可得售也其子勇欲求得有窰地治戶人多狡聞王氏欲得此地謂其子曰汝欲得張氏肯厚酬我當與成就遂許謝百千其人往張翁家云余窰乏薪翁某山有薪可窰願備價鬻翁不知其計而詢之曰價值幾何曰二十萬翁私計歲收所得不過二十千今得重價又資人生有何不可乃遂許之如數交易俾採薪一歲更酬先許數謝之越歲餘王翁之子乃以其情告父翁曰得卜葬地當值五十萬今止二十萬而不以情告以欺鄰翁不可乃備酒殽邀飲畢更出三十萬補償之鄰翁驚曰余山價二十萬已爲過望何爲有此翁以子與窰人情告鄰翁曰余當時惟知以山值相符故遂售之今翁以葬地價相酬非子情也再四辭讓王翁曰翁不受山價當歸翁答曰山已貨人更無再

受之理君爲仁人予恥小人之歸古人恥獨爲君子曷不相成已乎竟辭而去王翁乃密召其子付以三十萬與歸且戒以勿爲尊翁知噫富翁之處事若茲宜其子孫世盛而昌何今之人惑於術者之諛某地吉而不可以賤售乃陰謀設穽或依勢作威或誘人爭擾于謀百計以圖之甚至踐毀敗人家事仰視昔翁爲吉人乎爲凶人乎書以爲勸

陳文學士在正統中當國吾鄉慈人葉知府爲教官蚤求轉官料理所蓄得白金二百兩命其子餽之其子至

京錯送翰林學士陳循曰汝誤矣或陳閣老先生其子以事露不可轉轉取敗事乃對曰家父素慕老先生德尊望重而來非誤也循受而感之歸報其父葉泣曰命也當何言不一載陳文去國而循入閣當國至景廟時遂首薦葉爲知縣不一二年遂薦爲知府是知貪求之得與不得誤與不誤有命存焉古語塞翁失馬不爲禍得馬不爲福之言良是

事非隱微而欲全身遠害寧嫁禍於人甚可愧也如宸濠餌劉瑾復護衛瑾誅而內臣張永掌司禮事革之追

張永去而宸濠用銀八萬以餽內臣蕭敬與當時用事閹宦假子及兵部仍與護衛而楊廷和得黃金五千銀八千主令兵部覆奏時尚書陸完備列先朝查革緣由及劉瑾雖與而張永革去以復舊制之意是不當與也但其奏尾云事緣宗藩非臣等可以擅擬伏乞聖裁時蕭敬在內贊成楊廷和調旨意而竟與之及事敗而乃以與護衛歸罪於陸發戍當時科道不舉正兵部不執議惟勢所在是依公道何在今日之謂廷和無與可乎不可乎廷和受賄乃錢寧臨刑之言監斬御史主事人所其聞次日進本云大獄當公眾會審之言畏廷和也宋向敏中見遺失玉帶不取守以待至後一婦來言夫犯重罪須得玉帶而幸不死今已矣吾亦不免於死敏中出玉帶還之相者遇而驚曰陰騭滿面當及第也明歲果然范元之貧甚盛暑浴水邊拾黃金一袋次日賫金候諸水濱見婦人哭而來詢其故云易田得金贖夫死罪今失金夫死矣元之還其金婦欲分謝之不受是年室產靈芝數莖鮮明如桃杏明年父子登科噫利人所欲能卻之以全活危急天理有在固所宜也何今之

人陰奪人財以賊良善欲子孫之獲福難矣

陳彥賓引兵攻遂寧左右掠三美女進彥賓封鎖一室次日訪其父母還之感恩祝其壽福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其子皆顯仕夫一念之誠而獲福如此今人引兵攻地掠人婦女縱士卒淫人妻子賊殺無辜吾恐天道不遠也

朱軾未遇教學里中得束脩歸塗中見械繫人啼泣詢其故乃曰少青苗錢三千五百軾以束脩代償釋其械同邑劉澈弟負官錢澈不能助致弟囚死非命澈屢舉

不第祈夢於神告以心行有虧而指其事謂祿不可得若朱軾當獲代償青苗陰隲之報次日詢軾不誣後軾生三子皆爲顯官壽至八十四卒由是觀之書曰毋以善小而不爲無以惡小而爲之隨力分所及而恤困憐貧扶善鋤暴安有天道之無知也若澈之殘忍於弟奚俟夢神而知

袁韶之父爲慶元郡小吏從事通判廳夫婦五十無子其妻資遣臨安娶妾既夕察其妾有憂色詢知其爲趙知府女父喪流落鬻女與人爲妾爲歸葬計袁吏聞之

即遣還不收其值歸而妻詢其故告之詳妻喜曰君能如此行當有子明年生韶舉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其事與馮京父商大略相同一念之善上通於天獲報如此今之主妻虐妾其能以昌後乎

昔陳嘉與周紀伯爲鄰夜移藩侵嘉地自益嘉潛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又以己地一丈益之伯覺慚怍還所侵地又卻一丈太守周公高嘉義能感伯刻石表曰義里今之用心以侵人地者何益之有近有王姓人侵吾地以葬父棺者既理矣使之安焉余之志也

廣修治十八 凡六十一條

古人謂與善人居潛消默化而日進高明如處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居口蜜腹劍若天性然而日趨汙下如處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惡人當防也予謂柳谿跖惡遂滔天而良心不死晉鉏麑強狠亡命而知忠義所在況吾儒以經起家而受朝廷恩遲乃忘報國效忠而陰擠正人受賂羣小甘爲唐之李貓惜哉

東坡在黃州自詩云早晚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味亦不過三有損不可增人有相召亦預以先告主人不從則止之曰一則安分以養福二則寬胃以養氣三則省費以養財噫東坡斯言不特可以節奢崇儉推此意則可以養身可以治家雖國與天下能由是而慎思充擴之則百福倍臻內外有則財賦日充而無不治平矣

張文節公曰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味斯言兢業自持何憂乎濫溢費放不稽乎

宋廬陵羅鶴林大經曰勤有三益一夫不耕必受其飢

一婦不蠶必受其寒勤耕而蠶可免飢寒一益也三農晝則力作夜則頹然而臥故悲歡淫念無自而起是勤可以遠淫泆二益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商三宗周文王之壽生於無逸呂成公謂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守內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三益也李元衡儉說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饕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二公之言至矣人當各書一通以置座右

婺州州治古木上有鸇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

方據案視事鸇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銜巾還之乃徑攫探巢卒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烏獸之靈智如此其與義鶻之擊母猴之復子讎其義勇又如此人之不智而交過遂非其爲不義以覘人擠陷而反助其不義甚而父子兄弟爲人傷害而不動心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宋宣和間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甚急官吏受罪人戶無以逃生時自海州寡婦楊六妻劉氏生二子各積錢一屋一日謂其子曰國家用兵斂及貧戶受刑慘刻吾家積錢坐視鄉里之困與官吏負罪而晏然自厚恐非計也遂請官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免貧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罪而下戶得免流離死亡者皆劉之賜也此與吳江老翁徐孝祥灌園樹下得金一甕封待歉歲日散一二錠以濟饑民事相類寡婦富人老翁貧者如此更可尚也嗚呼今人積金蓄穀倍息取盈遇災荒而莩羅價之高見人患難而乘急以利人財產陷人之鬻子折屋滔滔是也其視此婦此翁賢不肖何如哉

富文忠公少日有訴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爲他人曰呼公名云富某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此與呂文穆聞此子亦爲參政之語竟不追問相同而其識度更覺有斟酌今人聞人傳語而深怨怒以中人禍者省此能不愧乎

慈湖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寡爲安身讀書以飢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密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疏爲久要此理道之言也今之仕宦而懦勢利讀書而志富貴骨肉欲求密而相責望朋友以朝夕歡比脅肩諂笑爲交

厚是誠何人凡此身外事於穢物乎何有

白樂天自警一詩云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蟲空苦辛名言也世人食君之祿上不爲君下不爲民惟虐民以取財欺君以盜貨爲子孫百年計曾未身死十年而向之欺君虐民者殆盡前車之覆後車不戒而接踵相承更有貪婪未足致政還家不顧事理而受賄枉法囑託又多爲肥家之計而凡可以奪民之財者靡不攘臂爲之反詆人之爲善而興仁義之事是誠何心哉余故書此特以示警

宋龍泉葉水心適嘗云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或不得用故位下名卑功業不見於世惜哉又云爲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此知道之言士當佩服斯言以求其意

唐人謂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但賢人隱匿深可畏四民失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正言蔑聞深可畏於不足懼者存之於心而不忘深可畏者修之於政而益順則天變可回民心自定而易亂爲治矣堯湯之九年水七年旱而治化益隆漢文之災變屢遇而民益富庶知深可畏而不見其可懼也爲人上者皆當以斯言爲鑒匪直有天下者當如是也

魏曹操欲立植而廢太子丕問賈詡詡默然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爾操遂以丕爲太子而不易唐方慶爲相子爲眉州司戶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在陛下

愛子今尚在遠臣子庸敢相近若二人可謂善諫易曰納約自牖因其明而通之此之謂也今之諫者當置此二君之言於座右至於狄梁公安有姪爲帝而附姑於廟之言可謂婉而正直而不迫誠社稷之臣而善於立言者矣

宋韓魏公曰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較有客被召請教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蘇東坡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胡致堂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

莫難開如戒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胡文定公曰人家最不要事之足意當有些不足處便好朱文公曰財猶膩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恥言之元劉因讀史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余漫錄諸公之言皆操心守身待人之說覽者當體體認內觀外省何如

唐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采粲然軍吏趨跌碎之略不之較其與劉昆羹爛汝手韓魏公銀杯羽化之量相同所以居將相位而立功業是必有其本矣視諸斗

筲小人取尊位以一言一事之私害人者能幾何哉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可使者因自結之夫以文王之聖西伯之尊而敬賢如此視世之作氣勢以傲人忽才能以尊己眞腐穢耳孟子曰文王我師也胡不克勵以師之縱不能造其域獨不差勝時輩哉張釋之爲廷尉親結王生之韈此以有聲職業也

步隲與衛旌避居江東俱以種瓜爲生一日其修刺獻瓜於焦征羌坐隲旌於牖下以小盤飯食之旌不堪隲曰吾貧賤遇之何愧哉隲爲吳丞相郭延卿有文行而隱時留守西京錢文僖公僭其僚案屏車從往訪之延卿遂留酌陶尊果菽以進錢滿引至申刻談笑自如盡情而去北宮子衣短褐有狐貉之溫食戎菽有稻粱之味居蓬室若廣廈之蔭乘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逍然不知富貴爲何物魏野居東都日與寇萊公王文正公書筒往來宋太宗祀汾陰召之不赴中使至則踰垣而走古人意趣所在步隲不知爲辱魏野不知爲榮北宮子不知己之貧郭延卿不知官之貴則性情得矣

余自壯遊南北乘舟便以溺水自處出行便以遇盜自處疾病便以不起自處入山便以虎狼自處居官便以敗官自處而惟清心寡欲以理義自持凡事以備故無所患而心自安終身以之適讀王深寧載王濮之云乘車當以顛墜處之乘舟當以覆溺處之仕宦當以不遇處之自無事耳斯言偶爾相合知前人之達如此而凡今之所謂戚戚於貧賤忻忻於富貴者知此亦豁然矣聲隅子曰時未遇則反之於命衆未尊則反之於德俗未附則反之於信名未光則反之於道功未著則反之

於力不怨天不尤人是以有終身之樂而無一朝之憂學者於此言著實用力庶爲君子

人子之身父母之遺體也奉父母遺體以居家則思敬其長上和其儕輩撫其奴婢父母所愛則愛之父母所惡則惡之苟父母所惡不合於道當下氣柔聲從容以勸之處鄰則思親睦相好處鄉則思道義相和勿疾言勿逞怒人言及我無害於義則受之而不必以言語致怨忿遇事之不堪者容忍以處之雖小夫下賤不可輕忽以招其侮致惹跋涉此保身事親之道決無一朝之

忿意其身以及其親矣涵虛子曰父母怒己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矜者上也雖不能面受其罪而能不作於意不見於色者次也作於意見於色者下也作於意色忿言以對父母者此不孝之罪人也斯言於子道頗盡

予居閒靜思當禁止而終不遂己非者二十事殆悔前之失將補之老年以示吾之子孫其曰勿恃賢以傲長上勿恃材以忽師友勿恃少以慢老勿恃長以侮幼勿恃富以吞貧勿恃貴以輕賤勿忌人之有勿嫉人之無勿談人之短勿矜己之長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勿損人以利己勿妒賢而嫉能勿逞忿以報私勿背理以害物勿矯激以要名勿苟且以同俗勿縱欲以害己勿亂言以欺人務在造次必思顛沛必思庶幾寡過乃吾子孫

人生兩間造物不能全備董子曰與之齒者去其角附之翼者兩其足故人豐於位者嗇於德優於德者短於材名實不能相副禍福常相倚伏故知止足者不敢盡享其福盡用其材盡極其位盡專其富以保終也昔馬

碧梧題之於壁有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眞藥石也今之人何苦而遂其必盡之欲乎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父賢如堯而丹朱放子賢如禹而伯鯀亟兄賢如舜而象制弟賢如周公而管叔誅臣賢如湯武而桀紂放伐是望人者無依恃人者難必得欲遂其

心自身之爲者始人奚足恃者噫由狐卷子之言而思之則人人有足恃於己者舍之而弗爲非人也爲之而弗力非士也恃父兄子弟之勢而欲僥倖者愚人也胡可以不自強

丹書曰志不可滿易曰滿招損鬼神禍盈誠法言也不特恣己縱欲之爲耳人心當常自歉於事之未足可也不足滿也余自作縣而入刑曹出守武昌人言雖與於余之守職而余心恆自愧歉於中謂分內事弗克盡也逮守撫州適饒州兵備王綸安仁知縣楊材激變良民

三千人出境殘掠而官兵已集將勦殺余沮之身往諭撫安事定歸府中心自足曰此行不虛矣厥後楊材挾怨誣劾桂蕚倡言暗擠禍基於志滿所招也

閩丘生自言往年游湖湘舟行江上有客來附舟尾吹笛音韻足賞生命酒勞之忽閧然有聲無人應答少頃舟人進曰官人且低聲勿復問舟尾吹笛者賊也以此爲號而招其黨適已撲殺矣須臾有舟嘯呼直前詢之曰吹笛船安在舟人答云已過前去矣俟賊往前急移舟投埠頭獲免今之江上吹笛賣貨附搭以窺虛實而爲盜者不一凡在行塗者皆宜謹慎關防語曰良賈深藏若虛此遠盜之方也

張乖崖帥蜀有例不得將家屬就於任選小女子浣滌紉縫張悅其人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自呼曰張詠小人於是制而不近越二年歸嫁之猶處女後趙閱道帥蜀見一妓心愛之留於外室自入內將召之周行室中高聲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少頃呼吏支錢五百千遣訖剛如乖崖正如清獻而未免剛制後之士君子多爲聲色所敗可不爲之剛制也哉

衛玠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余恆佩斯言如內弟范知府得奇疾余與醫商議治之三日而死其子秉鈞詈予殺其父余坐而安焉內兄有子橫虐其叔余與之絕或謂余曰詈予者不絕無犯於子者絕之無乃輕重不倫乎余曰父死之際哀痛瞶亂當憐之也詎可較乎不有其叔怙惡不悛人倫絕矣何有於我而與之可乎此所以不同也

予既列七羨以處己則心動而身和殆及待人予嘗行其二三以取信於人而亦因之以取怨故守其在我而

不變求諸天不求諸人司馬溫公所謂盡其在我而已因慮子之子孫或不自振而墮時俗之態以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故列七主以示之且益以自勉一曰與人同處主以謙和二曰與人交際主以禮敬三曰與人論辯主以義理四曰與人謀事主以忠信五曰與人處分主以公正六曰與人交財主以平恕七曰與人解難主以寬柔是必平日主敬明理語言必實制行必果智慮必精毋汩於利毋怵於勢毋重於所厚毋輕於所薄勿聽讒勿暴怒持心平衡始克能之爲吾子孫尚慎之哉

商書謂成湯改過不吝先儒謂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於改過是則改過誠獲慶之地也元信州周才美家平日所爲不道斗斛秤尺輕出而重入小出而大入短出而長入者二十餘年其子娶婦習見其不善拜辭舅姑不願爲婦而歸寧父母獨處且曰恐他日生子敗家以爲妾之所出枉負其辜翁愕然曰當爲悉除婦請許大斗出小斗入輕秤入重秤出短尺買長尺賣以酬日前欺瞞之數妾即願留翁感悟忻然許諾其婦後生三子皆少年登科此周才美改過獲慶如此今之爲人臣爲子婦者事君父皆才美之子婦則家何憂不泰而國何有於不治哉

爲人父兄有子弟當教之知理因其所長各任以事不可偏愛致子各生讎隙子或有貧或有所濟當呼諸子告以相濟而與之若或不肖當痛責使其必改令有識之子兼理其家儻諸婦有敗家事而亂禮法者甚則去之不甚且教之不可憤其失輕躁自取憤焉袁氏世範曰父母愛悋之偏兄弟積讎不已禍莫大焉人子會因

父母憐厚而予之富者或生怨焉非人予也此誠良藥濟人之言予因所見而併錄其意爲吾子孫尚顧思之

魯思春美曰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見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有兄弟之道期守必信有朋友之義寢席之交有主賓之禮呂榮陽公夫婦相處六十年雖衽席未嘗戲笑庶幾得之

陸象山曰心正即是福心邪即是禍富貴而心邪則其事必逆天地鬼神必悖聖賢君師目下雖富貴而心勞日拙獲罪於天無一時得自安此即是禍貧賤患難而

心正則其事必不逆天地鬼神不悖聖賢君師目下雖貧賤患難而心逸日休有天者存無時無處而不自適此即是福故禍福之來惟人所召習之不已則善積而慶來惡積而禍至更有不可言者此儒者之言至人之見也

昔呂蒙正爲參政不校此亦爲參政之言富弼入拜大政不求直呼其名之人李沆爲相受狂生馬前上疏之訕詬惟唯唯自受責而無難色此誠君子求諸己而外之毀譽無容心焉所以能成大事而享盛名今之人聞

一言之及而終身不忘且加擠設阱誠何人斯余近遭讎奸非道斥辱雖不之校而心中存焉求如東坡之喜人漸不識而幸其詬罵遠矣當自痛省

盜虛名者無實行重內本者輕外名古人多如此余直聞知而已近獲聞見之足信者也胡康齋省親胄監而人不知薛文清進退以道而心自若此敦實行君子也林大用見素出則皎皎務名而巡撫江右川蜀總憲刑曹不見其實業歸且橫恣自如陳公甫白沙攻綴字詩以索高譽濫受兩廣民賊陶布政魯之富田莊而不顧義之可否雖曰辭官養親而檢討之職卒授視諸康齋諭德之意趣霄壤矣見素曾不愧於同邑之陳御史清茂烈之終養自飾爲鄉人心服者何如錢融堂時曰天下事未有不成於忍而敗於不忍甚矣忍之一字其切於學者之日用也是故言語不謹以致羞取辱者在乎不能忍口飲食不節以招疾傷生者在乎不能忍饞飢寒驅迫而廉恥心喪至於爲乞爲盜者在乎不能忍貧橫逆之來拂然有動於中以至速禍者在乎不能忍辱爲物所忤不勝一朝之忿釀禍噬臍而

悔莫之及者在乎不能忍怒謹獨不嚴縱情不檢傷風亂倫自陷禽獸而不知恥者在乎不能忍慾身履危難不顧節義虧喪名行而偷生妄爲者在乎不能忍死嗜進無厭貪多無已處高位厚祿不修職業而稔成亂賊之禍者在乎不能忍富貴愁慘人之通患也懲之窒之而已意必固我不能無也絕之而已視聽言動非禮不能克也勿之而已嗚呼是忍之說也乃養心保身保家之至要而其旨又在乎學以明理養氣以事其心理明則是非計在我而不在人養氣則剛柔度在義而不在

利庶心有所主而忍之力可將張公藝而無施不可也故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

漢桓譚曰士之賢有五品謹飭家事順悌鄰黨者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慧文史無害者縣庭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恕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達於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德厚超絕於衆多籌大略能蓋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噫士有五品第而言之然未有不自學以開心使不泪於客氣而惟事於實德也不學則家且不可爲而況於州縣天下何世人多嫉忌見人有才識雖不詆毀中心惡之此猶有人心畏清議者間有大加詆毀必不使之出於己前則其人可知今之在位者十有六七以至賣人之事敗人之國哀哉予思弘治間兵部尚書馬文昇轉吏部以東山劉先生大夏代之東山人望也自主政在兵部歷官中外練達無比兵部乃其熟路駕輕車尚何足讓方且推讓文昇奏曰文昇練熟兵務識見高情臣不及也部

況於守常應變何五者皆在務學隨其資之上下而優劣之庶達不離道窮不失義今之人爲思之哉

聞見漫錄 卷之下

此盛德事也後世何位同而相軋猜忌一言不合而力加排擯知賢而妨抑見廉而反訾本非其薦而市恩於人不能薦人而要人求薦於天下材士惟恐名位之在其上凡可以擠井下石者無不攘臂力爲之其負人欺天厚矣視古人自愧當何如

凡人識聞未廣見人論事稍異不知彼之有據遂爲非詆此枝心之致也且如河北沙漠之人與之言二三萬斛巨舟江南交廣之人與之言千人氈帳胡人見錦與之言蟲食桑吐絲所成正猶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

火布山人不信魚大如巘海人不信木大如魚也已所未知不可議人以受人之反議也歐文忠博雅君子而以毛鄭解來麰爲麥無據不知韓詩有貽我嘉牟爲麥是知不可輕議人惟視其論義於理之所在何如耳

古人謂娶婦不必求大家世族以其多倨傲之態且天道惡盈必無厚福殊不知醴泉無源靈芝無根麟鳳無種貧窶之家若有女性度異常必有厚福而生子起家公卿士夫之賢母多不出自名家閱時可知胡文定謂娶婦必不若吾家亦此意也今之娶婦者惟慕富家而

不究其理多生後悔吾子孫其守而慎諸或曰春秋大夫皆娶世族如公父文伯之母其姜之賢魯姑之義皆大族也曾何愧乎噫周禮尚存內教不弛自胎教以後無在不聞今時曾有是而知之乎惟擇世善良而母知儉勤者可也

窮鳥入懷仁人所憫而況於人乎是以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高之匿趙岐此前哲之所深與今之人乘人之急以要重利是謂之仁可乎仁者不暴之禁也義者不貪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知此而自禁厲焉則足以養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無不實矣暴者賊身之獄也貪者陷身之獄也邪者縱情之獄也淫者速死之獄也妄者害生之獄也知此則足以警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妄爲以喪其眞自不蹈於惡地矣余因讀單豹養生禁禮智信之言而充廣之禁則可以進於善獄則必陷於惡矣願子孫思而慎之

尸子曰井中窺星不過數點巨上以望則衆星朗然非明有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巨上也易之

同人曰于野公也于宗則有係而私矣故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恕可爲刻不可爲也余觀居官處家刻心一形目下雖利而子孫不得其所者多矣凡恕者多有後余願子孫省焉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夫盈乃高也謙乃下也天道之閒西北太行以北之地與山極高故草木不生五穀不產而夷虜以畜牧以養生東南地山皆下草木繁盛百穀蕃殖而國家賴以延長崑崙至高而曰產玉產琪樹

不資於生人而滋驕奢之心海至下而百物寶藏魚龍居焉而人賴之以資生則自高者損自下者益天地山海尚然而況於人乎余見人能自視不足而恆見人之有餘能下己以尊人者則人歸之天與之而獲福遠禍益莫大焉且遺餘慶若伉倨自恃謂人莫己若以輕視一世人方仰之而害己生焉非人之有忌也亢則驕驕則易心生而於處己接物行事持家皆不能盡心以撫待而惟縱己以妨人人怨興焉故戕己害家以賊厥後是高而自盈危地也謙以自下安居也孟子曰仁安宅也仁者能下觀余言思之何如

好善當於理則不過激以受人之給嫉惡不太甚則能容人而遠己之害不特人事當如此天道之正生長於春夏善善也殺藏於秋冬嫉惡也然善善多而無物不生育至於殺藏而胚胎生意寓於其中不爲已甚也小人固無忌憚矣至於君子如張曲江九齡開元名相也其於武后中宗時竄逐之人一概寘諸瘴癘惡土必欲其死及身居外任則歎寂寞謫處夷陵則傷疫氣前竄逐之人豈皆罪犯必死者哉此亦嫉惡太甚而咈天地之心矣厥後至於絕嗣一念之慘所致也余特丁寧不殺而重致言

待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隨人腳跟因成敗論人甚不可也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以忤俱文珍輩又絕韋皐私請欲斬劉闢其意皆爲國以除害韋皐銜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其無所裁正故韓昌黎欲作唐一經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無意於諸君子乎

余讀佛書而知維摩詰之病惟視人之病爲己之病故其教以嗔恚心起便是黑風立心傾陷便是鬼國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脫詩人謂之病維摩病者在人之病恆有憂人之憂吾徒號稱士夫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爲己責而反肆噬虐詰之罪人也曾異端不若而開口闢異端若茲輩

乃非斯人之徒誠異端夷狄不若也天有顯赫姑誌以勵後人非敢從異端也

豪傑之士所見略同漢人之言也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范文正公曰爲之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司馬溫公曰天下之事盡其在我天若祚宋決無是事李忠定公曰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福非所恤由五公之言觀之則五公之生先後而心無不同今之

事君者患得失重私家寧負朝廷毋招己禍所以弒父與君之事曾不之顧而甘心首鼠如胡廣盧杞楊釗秦檜之所爲而反矜得也哀哉

傲不可長是謂凶德嗜疑敗謀時有隱禍故地在山上謂之謙以其居高能卑而反光大好問好察而用中於民則樂告以善而官邪屏跡疑何生焉是疑固生於忌忌生於偏而傲斯至矣由是自用當斷而不斷不當斷而斷匪直妨人而實則災己此處事持己之大戒而在人所易忽者當知所自勵以親君子遠小人以去其疑

恆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以去其傲則自無此失不然疑則來讒間之口傲則長滅義之風其禍可勝言哉

福州福清人閒紹祖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聘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禮傷義是爲速禍因勸紹祖乃娶柴氏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愈生三子皆登第夫婦人之大倫故易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誠所謂萬化之原人倫之始胡今之人一不相合反目相視而欲家之肥福之聚得乎

鄭文公勝楚而喜其臣子嘉謂禍方大趙襄子下翟而憂孔子與其憂也惟知憂所以昌喜所以亡厥後楚滅鄭趙封國是則殷憂啓聖逸樂喪邦自古然也故以其得志而樂則心肆心肆則自賢而謂人莫己若取憂之道得志而憂則心慎心慎則能增益其所不能而保其所有是以禍福之基相爲倚伏成敗之驗炳如日星不難知也而人多溺焉何也不知天道滿損謙益之義而識量之止於此故其所樂者若此其所憂又不能安貧賤而志趨於富貴憂莫大焉何樂之有是以君子有終

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凡人家不宜使三姑六婆往來以致禍亂三姑謂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謂牙婆媒婆師婆伴婆藥婆穩婆也

孫昉號四休居士淡薬麤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一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乃達士知命之言夫飽煖自適即孟子不願膏粱文繡之意三平過日即中庸居易俟命之意不貪不妒即寡慾養心之意惟不貪則心淸不妒則心和心淸而和則自見有餘而妄念不起居常自適而外慕不干是非見明而安分不能也

何今之人處富貴利達而心猶不足惟恐人在高位尊於己貪與妒爲之根也所以強顏忍恥凡可以得志之地無不昏夜乞哀而攘臂爲之以至老不知休者雖位極人臣不顧君國之治而甘心妻子之謀其視楚姬之對莊王謂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今之所謂人臣者獨不致思以禍人國何哉

道有升降世有隆汚君子守其在我縱秦之暴不能加焉秦坑士也而不能坑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秦焚書也不能焚伏生浮丘伯之書秦家貧子壯則出贅借婦耰鋤慮有德色俗壞盡矣而不能壞萬石君之家是以君子貴自守致命遂志變也而不失其常行法俟命常也而可安其變知乎此即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孔子所謂蠻貊可行學者先須識此則幾炳之先見者自不能逃故下陽舉而知虢亡虎牢城而知鄭虜西河失而知魏蹙大峴度而知燕危狄患擴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專柄臣翦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鎭彊此必然之勢夫若貪饕富貴者之

所能知惟不失夫自守者能先知故用則行消禍亂於將形不用則去而脩身見世焉往而不自得

明哲之人遇坎險不憂臨亨泰則懼知陰陽消長之機相爲倚伏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危不生於危而生於安故每於斯致意無故而發大難之端無患而思豫防之計觀之前事之徵不可以不愼也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方盛之時而亡齊者已入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正勵精圖治之日王政君已在太子宮而莽篡之基定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且圖貞觀

之治武氏已生於前二年卒篡位易姓宋太祖即位之二年陳摶方喜天下自此定是年女眞來貢之始宣和之禍虜帝侵國有在故君子當盛大亨豐之時方軫履霜堅冰之戒庶幾有之奚可侈然自託爲太平無事而上或作聰明以更成憲下不知省惕爲媚順之忠反使居江湖者憂廟堂弗思耳

凡大姓之義男家僕皆當從其本姓切不可使之冒主姓後亂世系近日兩浙與各省大家鉅族奴僕皆冒主姓驗之往古數世之後混然無別逮至主衰而僕盛則反淩其主曾莫之辨深可歎息予每告人未有深省者惟嘉興平湖沈孤菴參政以予言爲然吾郡大家知事者一二家能絕此弊

今之人以不仕爲隱非也古人有天隱地隱人隱名隱大隱中隱小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者各各不同隨在而名隱也無往不適而進退由己者天隱也避地見顏色不在而隱者地隱也詭迹混俗不異衆人而不失其守者人隱也修學立誠而惟恐人知其姓字者名隱也立朝輔主臨大節不能奪而忘身徇國者大隱也知道

不可行爲祿仕以養親而辭尊居卑者中隱也無意祿仕雅志林泉自脩其身以成其家者小隱也他如玩時謝物風月嘲詠充然自得而俗不能羈充隱也與物周旋而賢愚雅俗無處不可而不以辭色忤人通隱也天隱如君平子陵地隱如伯夷叔齊人隱如東方朔之類名隱如蘇雲卿劉遺民大隱如伊尹周公中隱如孔子之爲委吏乘田小隱如林逋秦系之類至於所謂充隱乃晉之皇甫希逸隱乃梁之何點是已隱之義大略如此是心不係於富貴貧賤而不失其守者夫詎今人所謂隱耶

老子曰知足者富死而不亡者壽此其術正吾夫子不怨天不尤人思不出位之意人能隨其所遇而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而各安其分則無外慕而隨處皆得戚戚營幹之謀不生而樂無不在何富如之乃定內以安外也存心制行不計利害得喪而惟道惟義之處一毫不以妄取一毫不以妄與自身以及於家於鄉於國皆行吾所守不拂人心之正不徇私已之求在鄉與國人皆仰之雖死而人猶能不忘其行傳之後世如古之賢哲

其爲壽也久魏徐幹謂壽有三王澤之壽聲聞之壽行仁之壽是已由今觀之以貪財爲富偷生爲壽老子其知言哉

傳云死而不亡曰壽生而不愧曰榮至哉斯言深有以發明夫子仁者壽其生也榮之義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在三代其精神命脈至今猶在非壽而何下此則漢之高文景光武蕭張丙魏鄧寇諸葛龔黃卓魯名壽至今唐之太宗房杜魏狄宋之太祖仁宗韓范歐富虞李岳文亦然至如周程張朱其功業百世何曾死耶非壽而何諸君子生無愧心死而功不泯其榮其壽夫豈今之所謂長年利達者哉我太祖立胡元既墜之三綱一胡元瓜分之四海振胡元縱弛之法度崇胡元擯棄之道德正胡元掃除之禮樂誠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乃近代堯舜禹湯周武也其壽與天地並惟萬世永守望之後聖

司馬文正公家訓言約意盡無庸贅矣予慮陰德之說恐人不以心處而專事姑息雖於禮義不合者亦妄有爲敬廣其意而曰積金以遺子孫厚望子孫之能世守

積書以遺子孫誠望子孫之能勤讀假使不守而不讀徒費終身之僕僕曷若遺之以義爲利之方日詠蹈夫聖賢之芳躅忮忌不生勤儉知足勿詐善於昭昭勿長惡於幽獨恆存與人爲善之誠痛戒恣行自便之貪黷使書莫遺奸宄之囊聚金莫遺喪生之鴆毒況天道難諶而有知因善惡降災而降福明有徵驗載諸簡牘當隨吾身之所遇恆思不遺親之辱務遺厥孫謀俾永嗣以續雖成敗之數紛至實由人之戩穀敬廣先哲之格言式示後人之龜卜噫爲人後者當熟思審處庶乎其爲陰德

磨兜堅古之愼言人也金人三緘其口恐傷易傷煩而或失之支誕良以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莫不有善惡存焉故言善則千里應之不善則違可見好善惡惡人心所同而所以維持風俗正治者在但見惡未甚而惡之切使其無悔改之路則亦我之忌心所生也故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已亦陷於惡矣善善長惡惡短君子處已待人之法若其惡罪滔天與衆棄之者亦不可姑息以縱而使良善受禍至於得人之善揚顯

闡微以成就奬掖此理之根於心者何今之人見善則忌見惡則恕姑爲私家之計而名曰士夫者已在余於善固未嘗敢隱諸人惡亦不能容是故同乎人心第善善而無由以爲勸惡惡而無自以致懲徒費口舌以招人忌怨王陽明謂余之得罪非心過與身過也乃口過以致禍正蹈言人不善之戒此鍼子之膏肓也書以自警且戒子姓敦好善寡惡惡也

范魯公質謂吸三斗醋可以爲相此言識量之所有也故凡福厚者智若愚有若無實若虛不震不撼外若模

稜而內有持守而人莫之測譬之長江大河浩浩滔滔順流歸海盈虛不覺殆常人然禍不能及而享福自厚其次則智用而明有著而彰實見而成是非得失不徇於私而獨斷於己是不免於人之忮忌譬之平瀾淺灘雖無洶激澎湃之狀而澄鑑眉目則人得而測識或褰衣涉褰摭沙土以泚其清雖欲全其所向有不可得此享福不厚雖非自取亦有所召其下本愚而自矜其智本虛而自以爲實本無而自夸爲有譬之巖溪險谷陰雨降而橫潦流激磯觸石瀾濤洶洑若源泉之無窮天開日霽不旬日而涸除曾不知假天雨而本非有源縱雖欺世盜名以竊享福其禍機未發特幸而已范公所謂吸醋若呂蒙正李沆是已其亦天厚其福而非人力所能也古天學可以勤而致德可因學以成惟識量付之天不可爲也不然晦菴朱子何以不可作宰相而位不能安職此故也

審義命十九 凡十四條

鄭清之丞相鄞人未第時遊於郡庠豁達不拘時郡庠明倫後堂多妖怪人不敢寢處其內朋儕故使其宿於後堂即今之尊經閣地也寢寐至夜半覺忽見鐙燭熒煌隨從雜遝前來堂心設宴器皿皆金銀殷亦非人間所有繼而呵從前來喝稱有生人氣設宴者答云鄭相公在側不可驚清之聞之假熟寐以伺其何如又繼而峩冠朱衣四五輩至少頃又一貴人來前至者下階迎賀云筵宴已具當遣人往某家迎某氏女成婚言未竟清之知其妖高聲大喝起而逐之鐙燭滅而妖鬼散顧堂心所設器皿收而藏之次日往女家詢其女病劇清之言其故女家不信出所得物實所言其一酒器乃女

家所有遂信之許女病瘥當歸爲箕帚清之用筆書於女子左臂鄭清之妻其女病遂瘥除一器之外餘器皿皆屢元府庫中物也納之官遂娶焉後封夫人其事與唐郭元振除烏將軍娶婦害相類人之富貴皆係乎天鬼神已豫知前定夫豈可智謀奔競得之哉黎狀元淳赴舉山東夜宿而療女妖病者類此後女父將女納黎爲妾事亦怪哉君子不道也

宋鼂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變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

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此君子知命之言慈湖楊先生謂眞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慈湖曰子嘗以命訊術者故知之爲學者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學慈湖之言其龍公之意乎樂天知命安土敦仁聖人事也若經心於三命則未免於見利思趨見害思避非順受乎正命也吾鄉袁柳莊以相術鳴世亦惟曰相先知心心善者爲君子爲顯人爲有後心惡反是亦良言也是以君子爲善吉其凶小人爲惡凶其吉

吉凶榮辱之來是固命也此數之適至至於所以吉凶榮辱者有理存焉文帝不能富鄧通我太祖高皇帝不能貧沈萬山固數定也然鄧通黃衣櫂棹郎有何功行足以致富沈萬山浙西富翁因富而致戍徙無甚致貧之理也故雖天子不能貧富人且趙韓王與軍校同年月日時生韓王每一遷轉軍校有一責罰大遷則大罰小遷則小罰其吉凶榮辱相去如此命足信乎予故曰理以將命而適然者數而已君子毋惑焉

人不知命多怨貧賤而妄希富貴夫何益乎命應富貴

雖貧賤必富貴命主貧賤雖富貴亦必貧賤惟勉力爲善則富貴在我夫何事於妄圖予觀鄉人有祖父所積資產獨多於兄身爲監生若富貴矣後致身死於法其子不及十年而求乞於市爲惡故也亦有家貧止田四畝父死隨母嫁繼父甚爲後兄所窘辱乃能勤學力行取科第躋膴仕恩蔭及子孫富甲於鄉故曰是皆命之所致人之窮通惟當勉爲善而戒爲惡

先哲謂君相所以造命殆亦見目前能進人能退人能生人能殺人而言不過持威福之柄而已安能造命造

次之言也文帝不能造鄧通飢死之命惇卞不能造元城不死之命於此見天之造命非人之所能爲也而人各有命故遇亦命不遇亦命初非君相能造也君子當爲善以自靖而禍福之來安於命無愧於自致則凶而吉也切當戒小人之爲不善雖僥倖一時而蒙後禍受惡名皆其自取是吉而凶也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已

書經爰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註以行善得善爲受命行善得惡爲

遭命行惡得惡爲隨命夫三命而遇之者數之不可移而人之盡命者不可因得惡而遽爲善之心爲善而遭惡則生吾順事而沒吾寧也是能立吾之命以全其天則數不足言也士君子寧處遭命毋曰命惡也爲惡得善雖善無益以自絕於天久矣予寧處遭命者歟

人生富貴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爲且如晉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至長猶無齒人皆不求爲婚至帝納采之日先夕齒盡生宋理宗謝后黧黑翳一目楊太后以宰相謝深甫之孫欲納之未果忽一日病疹蛻膚瑩如玉白翳亦去遂冊立之他如馮京之第狀元蔡齊階兆夢已定由此而觀則自然定數不可易而人欲以智力求之豈不誤哉

祿命之說雖文丞相天祥不能脫然於此宜世之趨也衆愚意人之生觀其器局而可知其賢愚壽妖貴賤其輕躁滅理不解事者不足言也若其生而氣質溫醇沈潛謙退讀書爲學攻苦食淡恆若不足惜陰勤事而不以賢智先人其貴而壽也足徵或明爽坦夷發言制行不違弟子之職與衆不狎而未嘗絕倫居處近正而不

暗昧亦富貴壽人也反此者雖讀書資質過人鮮有成就此祿命之理而數寓其中

李果齋有故人薦一星士以與之果齋以氣數之命雖本所生而或驗與否則在乎人故語之曰吾亦知命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此孔子之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噫今之士夫以逮閭巷無不言命以豫期富貴貧賤壽殀曾不知天之命於我者一惟縱欲自恣不顧禮義以圖之幸而得之曰命之不誣也不幸而失之則曰推考之不精耳惜哉

人人有命於心吉凶之應善惡遠近不同無絲毫僭差予之生平惟知惠迪而禮法之守不守上人之趨向民事之重不拂下人之同欲故無甚怨甚忌及江右寇濠事平禍延士夫及當道交通彼從逆者皆足致凶而予以一朝國體所係士風所恥多方解救以至斡旋自謂有益於人而不度彼之背朝廷親藩國爲從逆而情失其正是予之縱惡而從逆也獲罪於天而假手交通藩國之權豪逆黨以文致予罪此予之從逆而凶也天道昭昭斯須不可任情以逆理如此李果齋之言益足徵

信於數百年之後豈直予哉

宋李文叔廌乃東坡所深愛劉暉實見惡於文忠然歐公主試事深有意於黜暉以懲文士奇怪之弊而劉之文是試竟當歐之所欲而寘之高列東坡心重廌每力薦於當道弗之售一日東坡典試事而文叔與試蘇公深有意於廌以爲必得不意是日試文大與平日相反而東坡黜之故當時有東坡反遺李廌文忠誤取劉暉之議是非二公遺與取也實劉李命之通塞所係夫何與於二公哉今之學者趨時求合以僥倖所遇而不知有命存焉安之可也

事有先定而不可易者孫立節未第時夢神人語以桂州事待汝明辯後爲桂州節判有經制使謝麟因溪洞事奏宜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鞫勘失事將領有罪而謝併欲殺大小使臣十二人立節以逗留將官應死而使臣不當連坐謝劾立節抗違立節奏謝侵職刑部議如立節十二使臣得不死立節遷官進秩後子二人皆舉進士則夢中桂州事待明辯驗矣事有定數非人所能爲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

孔子曰死生有命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知此則知命達順而無適不安劉元城爲宰相蔡氏所恨忌者擠之窮荒貶所而欲殺之求得一人肯任其事乃加以貴職使往貶所殺之其人至貶所次日入城欲殺元城而人心洶洶危懼元城閒之略不動心是付死生於無有也乃終夜鼾睡其聲如雷是夜受蔡指使來殺元城忽得急病而死次日人賀元城答曰彼死足惜我何賀焉則元城之所養知在我所當盡至於死生貧富之來

有天命而已他何顧哉今之忻忻於富貴而戚戚於死生云者苟知此亦可以學其百千中之二三而不爲京卞何如

前哲論人之吉凶在吾身之所知所行能盡其理與否故以壽妖窮通吾命之不足言且曰聖人罕言命殊不知叔孫武叔之毀在我窮理實踐無虧是我全其天命而至於毀之行與不行係於道之行止此所謂命也彌子瑕主我衞卿可得是理之不可爲而不爲道在我矣不可徇人以輕道亦命之有在也用則行舍則藏此命

之有屬乎理者如此乃所以安衆人則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君子成德之士知理而守之不失行之適宜處理以爲命者故夫子云然若衆人之見理不透干福避禍而不知所以自持是之謂不知命夫命豈今日之小術數者哉而悉欲歸之於適然之數之命非定命也理氣之說程子發之所以示理與氣不相離天命人以性便有知覺運動以輔此性而行以盡之則命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云然若不修人事以盡在我之理而委之於命夫豈所謂命呂才曰南陽貴宦何必俱當六合長平坑卒胡爲其犯三刑不在今所謂命而在所從之善與否也孟子曰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是爲得之觀其云修身以俟之則氣已具於理而不相離之意躍如矣何謂前哲言理不及氣

聞見漫錄卷之下

聞見漫錄後序

半湖陳公者浙之鄞縣人也第進士歷中外卓有聲稱後刺撫州遇宸濠搆逆獻策勤王時陽明王公奇其才簡用之先登擒斬以數千計獻俘於京師功至偉矣迨擢憲副因忌者妨功而功烈未報士論允有歸焉其孫紹湖陳君佐涇出示崇德錄廷幹爲之題贊其像謂千金不動其念一介不擾於民忠勤見於野史德愛在於人心嚮慕者久之今得聞見漫錄而觀之則知其講學治心其所以建樹者固有所自哉錄中所載上卷如敘

曆數也明聖製也續野史也警官箴也辯異術也昭事徵也別忠邪也戒奢佚也闡微言也紀沿革也皆順天守法之訓下卷如正終事也勉問學也修文詞也表節孝也勵風俗也崇儉勤也慎取與也廣修治也審義命也皆修身積善之義意正而詞核理明而思深援古以示今因天以驗人而所以爲鑒戒者亦犂然具矣又觀其書示七義於座右列七主以自勉取呂成公之三益採徐幹之三壽以示子孫切近易知有徵必信是從事理性之學而超脫塵埃之表宜其享祀惟永而克昌厥後也余先祖懿陋王公與半湖公前後守武昌今同祀武昌名宦祠中英豪之在宇宙固易世而相感哉夫紀傳之書不關風教無資鑒戒者不足以傳遠余喜此錄之梓淑人牖民世教所係匪淺小也且徵迺父碧崖翁繼述之美矣敬敘於後萬曆二年八月朔日賜進士第進階亞中大夫歷江西九江南安府知府前兩京戶部郎中行人司司正行人涇川巖潭王廷幹謹撰

周禮政要

敘

中國變法之議權輿於甲午而極盛於戊戌蓋倘變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辯舛馳異趣已不勝其譁聒夫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羣理之公而通於萬事之變一切弗講而徒以中西新故畫區畛以自隘吾知其憒然一無所識也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彊者若合符契然則華盛頓拿坡崙盧梭斯密亞丹之倫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爲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之舊政已發其端吾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薦紳先生咸茫昧而莫

知其原是亦綴學者之恥也辛丑夏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禮屬捃摭其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標榜古經以自張其虛憍而飾其窳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騰其喙焉余書凡二卷都四十篇雖疏漏尚衆而大致略具漢儒不云乎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誠更張今法集吾羣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彊而有餘其不能也則雖人懷鬻賈之策戶誦杜馬之書其於淪胥之痛庸有救於豪釐乎嗚呼世之論治者可以鑒矣

光緒壬寅四月籀廎居士書

周禮政要目錄

卷一
朝儀 坐論
冗官 兼職 減員 裁缺
重祿
達情 臣民言事
宮政 內務府隸戶部
奄寺 革內監
吏胥 革書吏差役
鄉吏 鄉董
教胄 官學堂 王公遊歷
卷二
廣學 學堂
通藝 算學 光重化電
選舉 薦舉 徵辟
博議 書院
廣報 報館
通譯 譯書 言語文字
觀新 憲單 博物院 博覽會
治兵 民兵

巡察警察
卷三
圖表
會計豫算決算
戶版
口稅
廛布市肆房屋稅
券稅印花稅
金布金銀圓
券幣鈔票

漁征
度量
礦政
卷四
冶金鍊金銀 鍊鋼
水利治河
教農
樹藝園圃 木材
保商
同貨公司 商會

攷工
攷醫
獄訟訟費 陪訊
諭刑西律
收教警惰 教游 教疾

周禮政要卷一

瑞安孫詒讓著

朝儀

大祝辨九擛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擛六曰凶擛七曰奇擛八曰褒擛九曰肅擛以享右祭祀注云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

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

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

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　王燕則諸侯毛注云謂之須髮坐也

考工記總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注云天子諸侯

謹案古常朝之儀有立有坐而無跪有揖而無拜今則有拜跪而無坐揖此其異也蓋周制王與諸侯皆三朝皐門內三詢之外朝不常視常視者唯路門外之正朝其內則路寢庭爲內朝王日視正朝但立見羣臣揖之而已王揖羣入適路寢聽政則有坐議之事皆無所謂拜跪也內朝有坐曲禮說士云朝不坐鄭注謂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則凡臣侍於君自大夫以上皆坐不徒三公矣燕禮則君與賓及卿大夫皆脫屨而坐其賓與卿大夫拜則君答之蓋禮尤略而情彌摯矣漢以後君

臣之分益嚴然亦不廢坐禮賈誼宣室之對孝文爲之前席坐之徵也古禮凌夷堂廉隔閡拜跪之節益繁則臣無坐論而君有坐受孔子不云乎君使臣以禮夫臣跪而君坐於禮已微有未協而況後世之坐又非古之禮坐乎蓋禮坐乃以兩膝著席以尻著踵而坐其與跪止有安危之異耳今之坐以尻著座則是箕踞矣二者敬倨絕異古者臣再拜稽首君尚以空首一拜答之安有臣拜跪而箕踞以受之者哉夫天澤之分古今不易本不藉以僕僕亟拜爲恭而以天子敬禮師保老臣亦必責其以筋骨爲禮天威所懾情誼不通而求其從容

論諫直言無隱蓋亦難矣西國崇信基督唯入堂禮拜有跪禮此外臣見君子見親亦無拜跪其禮與中國古禮雖不同然其簡而易行則一也西人來中國不習拜跪故各商埠租界華洋之訟華人跪而洋人立已爲失禮況其公使覲見往往以議禮齟齬乾隆十八年嘉慶二十一年英使兩次入覲均以不能行禮被申飭彼時我國勢方盛猶不能強彼相從而況於今乎前者德主之弟亨利入覲要索坐禮華人駭爲未見實則彼國臣民及外國公使見君得坐論不以爲異我以爲非常之異數彼實以爲禮賓之恆儀也此次款議彼使即有更

定覲見禮節之請竊謂將來必有更改何如明降諭旨援據古禮每日常朝易拜爲揖議政之頃則一律賜坐紆尊達情既以新普天之耳目而霽威崇禮亦不嫌外侮之要求幾餘清暇親臨燕坐進天下魁傑之士俾咸得竭忠盡智造膝敷陳以論安危之大計亦曠代之盛舉也朝儀既更則凡官吏之聽民訟亦令盡去拜跪之禮而民情無不上通矣因時審勢通變化裁拜跪之繁文縟節似有不能不變革者禮莫大於因時義或在斯乎

冗官

天官序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注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

大宰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注云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

稿人掌其內外朝冗食者之食注云冗食者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

謹案周六官三百六十職各有職掌鄭注所謂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也故有冗食無冗官冗食者如常職而以更直食於公者也後世設官猥多而事之舉者轉少故冗官之弊興而今爲尤甚周制以冢宰總百官閎廣如六典崇重如入柄繁雜如九式以一人掌之而不疑漢晉之盛丞相亦多止一人而今則大學士四人協辦二人員數已多雍正閒設軍機大臣而內閣止主票籤於軍國大事不得與聞則宰相爲冗員矣周禮六官之長各官止一人而今則六部尚書皆二人侍郎以下視周之貳攷員數皆倍蓰而禮部之外又有太常寺鴻臚寺

刑部之外又有大理寺其重複尤甚如詹事府等官之向無職掌者更無論矣周鄉遂大夫及縣師皆隸司徒秦漢以郡領縣郡守得直達於天子唐節度使多兼領刺史宋各路制置安撫使多兼領知府故層級少則情易通職掌專則事畢舉今外官則有一省而督撫同城並設兩司之下又有各道員知府之下有同知通判知州之下有州同州判知縣之下有縣丞典史此皆可減省者也督撫提鎮掌兵而駐防則別領以將軍都統漢郡國服官鹽官屬於令宰而今特設織造與督撫抗禮運司與藩臬並尊南漕三百萬石以一監司督采辦一

鎮將趣其輓運足矣而今則設漕運總督以下文武諸官畢備河隄之工以一工部司員督工程師足以治之故周溝洫掌於匠人而無治河之官八百年閒唯定王時河一徙亦不爲大患今則設河道總督官屬數百糜款歲數百萬而河無十年不決者此何爲者也夫冗員多則賢者苦於牽制而不得展其才不肖者易於推諉而得以藏其拙職事叢脞皆由於此祿糈耗國供傳累民又其小者也西國官無虛設職事徑省美國各州知事與次官參謀長互相出入日本變法至以縣令直隸政府以親王之貴下爲令長今縱不能放彼制亦宜大加刪簡竊謂宜區爲三科一曰兼職如軍機大臣可兼大學士督撫可兼將軍都統藩司道府可兼運司織造各關監督是也一曰減員凡官不可裁而員數多者如內官閣部寺司員等皆可大減之是也一曰裁缺如內官可裁詹事府大理寺太常寺鴻臚寺外官則可有兩司而裁各道郡縣丞倅佐雜亦皆可裁一留一是也求之故事如康熙閒裁關差歸幷地方官道光閒以兩江總督兼鹽政又舊章巡撫或兼提督即兼職之成例也順治年閒裁登萊宣府巡撫康熙閒裁苑馬寺上林苑同治閒裁南河總督即裁缺之成例也得加以除滿漢

之畛域通文武爲一途則內外員缺必可簡汰三分之一而後妙簡賢俊專其責成則事無不舉治化必蒸蒸日上吳起去不急之枝官而楚以大治以中國之大苟放而行之何憂富強之不可致哉

重祿

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注鄭司農云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玄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謹案此制公卿大夫士之祿大宰九式所謂匪頒之式也其貴賤隆殺差率於經無文鄭衆據王制釋之與孟子所說略同王制孔穎達疏引鄭志謂下士食九人中

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中大夫食百四十四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亦與此注義同蓋周制祿有田有粟司祿授田以夫晦爲差廩人賦粟以鍾鬴爲率依王制說公卿大夫同視五等諸侯元士亦視附庸而孟子則謂元士得視子男其文舛異要其匪頒之厚爲可徵矣後世制祿之法歷代不同大較古豐今殺而以元爲最薄國初沿明代俸鈔折領之弊官俸殊薄雍正閒耗羨歸公加給養廉乾隆閒增京官恩俸雖已倍益然尚不及古遠甚近年度支缺乏京官有減折外官有攤扣所餘亦旣無幾加以公事支用往往格於部例不准報銷賠累益甚夫卿貳督撫體制崇重州縣正吏政務紛繁今俸給旣微以飾輿馬供賓客尚慮不足而欲責其簠簋之飭此必不得之數也攷之歐美各國俸糈至豐將相大臣多者數千磅下至末秩小吏亦必量其身家食用之需務使充裕政法修明實由於此日本變法略放西制雖不甚豐而十等官月給尚四十五圓較中國佐雜之俸猶爲過之尚有古者以忠信重祿勸士之遺意今當更化之初警官邪以端治本必以優增官俸爲尤要中國設官太多冗散無職事者約居三之二誠減兩冗員之費以增一正官之俸則

祿增而度支不乏祿旣增則內顧無憂斯可以責其職事之修舉至於陋規橫費虧公累民宜一切禁絕其有稅賦耗羨子民尚無大害者則依雍正故事覈其數而籍之歸之官以供公費蓋必詔糈優渥而後可以六計察廉斯亦致治之本圖不可不亟講者也

達情

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六曰以敘聽其情

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

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

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大僕掌諸侯之復逆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

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御庶子注鄭司

農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于王玄謂達窮者

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于王御

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太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者當受

其事以聞

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

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

其長注云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者若上書諸

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禁殺戮掌司擾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注云司猶察也

鄭司農云擾獄者拒當獄者也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玄

謂擾猶卻也卻獄言不受也

掌交達萬民之說注云說所喜也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

君

謹案韓詩外傳云人主之疾十有二發而隔居其一下

情不上通謂之隔管子亦言國有四亡而其一曰塞曰

侵塞者下情不上通侵者下情上而通止此皆論上下

不通之害可謂深切著明矣周以保民教國子而兼諫

王惡蓋諫雖無專官而達窮有令過訟獄有禁自公卿

至庶民凡有復逆無不達於上蓋亦所以豫防隔塞之

弊其法善矣西國民氣最伸自官吏以逮庶人皆得親

見國主自陳國主有過刑官亦得援律以治之故自議

院報館外學士細民咸得抗論政治得失無所忌諱故

朝無竊弄威福之大臣外無受賕亂法之令長庶政清

明良由公此我朝鑒明季攻訐之弊設御史以司參劾

給事中以司封駁言官各有專職廷臣非有言責者不

得妄有陳奏然開國之初禁網尚寬內而部曹外而守

令陳奏利害者尚多伏讀世祖章皇帝聖訓云近來條

奏多係細務未見有規切朕躬者朕一日萬幾豈無未

合天意未順人心之事良由諸臣畏憚忌諱不敢進諫

耳朕雖不德於古帝王納言容直每懷欣慕朕躬如有

過失諸臣須直諫無隱言之過慧亦不譴責仰見聖德

謙冲求言若渴此聖子神孫所當翼世遵守者也世宗

雍正三年詔月官准條奏地方時務高宗乾隆七年詔
舉直言皆以風勵忠讜通達壅蔽數十年來習尚圓通
風節頹靡近以強敵環伺國勢阽危而內外諸臣咸箝
口結舌莫敢發一議積威所劫緘默爲常內外章奏類
皆摭拾膚詞吹求瑣屑尚不敢彈劾樞垣大臣而況於
聖躬之缺失乎皇上痛念時艱奮然更化竊謂宜以破
拘牽除忌諱爲先務盡滌百年之積習廣通四海之隱
情無論內外文武官民均許上封章自到午門呈遞直
攻朝廷缺失無庸由部院代奏倘有阻格卽行從重治
罪更嚴諭各省督撫以逮牧令存問民閒疾苦凡獄訟

有冤抑者准其申訴官吏不得阻遏以廣開言路勤求
民隱遠紹成周之舊典近遵祖宗之彝訓求言圖治固
救時之要務矣

宮政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九曰好用之式注
云式謂用財之節度羞飲食之物也好用燕好所賜予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注云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糾猶割也察也
若今御史中丞宰夫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
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子上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官中之官府次舍之衆
寡爲之版以待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
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

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凡
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內府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司書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注云上謂王與冢宰
職幣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

民以居之　會內宮之財用注云計夫人以下所用財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謹案周之宮政掌於大宰小宰自內宮奄宮及宿衛士
庶子咸隸焉王之財用則掌於大府司會司書等官而
衣服膳羞則掌於膳夫王府內司服等官皆天官之屬
也蓋大宰總司六典以佐王治故宮寢衆職無不賅舉
諸葛亮所謂宮中府中爲一體者此其義證歟明代巨
奄竊柄蟠踞禁闥人主服御之細刑賞之大咸歸掌握

外廷不得而問紀綱隳廢馴至覆國國朝監明姦璫之
禍裁宦官設內務府康熙初革內侍十三衙門以三旗
包衣并入內務府置總管大臣凡七司三院與御茶膳
房造辦處等咸隸焉自三院設卿外餘設堂官中以下
司員典之而外則織造監督等優差亦皆以內務府司
員專之此皆以革勝朝宦寺之弊彼時朝廷清明臣工
大法小廉各知自愛故能舉前代賄賂之窟穴洗滌無
餘迄今二百餘年沿襲日久貪縱成習踵事增加而內
務府又爲百弊之藪故以今日尚方歲用較之乾隆以
前增者三四較之康熙以前則增者七八矣聞之西國

王官服用並有常額皆司於宰相及計部法美各國則
由議院公議國主不以自私與周禮天官掌宮政制實
暗合故西人每聞中國內務府費用之鉅詫爲未聞而
不知其皆入司官胥吏之囊橐也伏惟皇上御宇以來
躬尚節儉漢之文帝宋之仁宗無以遠過而內務府諸
臣任意糜費公爲欺罔交結內侍一切宮中傳辦物件
輒以宮門費賂內監俾不復挑剔彼且坐得十百倍浮
銷之價值故朝廷每有大典禮大工程內務府諸臣即
藉以爲致富之資前者內外臣工屢見參劾其得上聞
者未及百之一二然已深駭聽聞矣至於外省織造及

各關監督之虛糜乾沒則尤不可僂指數即以粵海關
言之監督每歲坐得百數十萬金服御淫侈僕從千人
司閽賤役聞有歲支薪水萬金者其他奢恣萬端無不
上虧國課下朘商民故征榷之弊百出大抵商所輸者
十而國所得者不及一其他關雖不盡如是要之蠹國
病商習爲故常稽留勒索之害不可勝舉今當度支窘
乏之秋乃坐任劣員賤役之浪費橫征而戶部不能稽
督撫不敢詰非國家澄敘官方之意也竊謂以我皇上
創深痛鉅臥薪嘗膽之時宜首以儉德昭示天下莫如
以內務府兼隸戶部凡有工程造辦均歸戶部估實工

價不得絲毫浮開而裁內監用士人舉凡宮門之費全行裁禁不許再有需索使彼無所藉口織造不過購辦緞匹衣料宜飭蘇州府杭州府知府兼管裁去內務府司員各關監督亦均歸地方官兼辦無庸簡放京員雍正間曾以滸墅龍江等關交巡撫委員征收旋又復舊而臨清鳳陽各關康熙間改交巡撫委道員征收至今遵行無改則成憲可遵也如是則宮府肅清百弊盡滌內可省數百萬之浮支外可餘數百萬之中飽而征斂有章工程核實則通商惠工之政亦包舉於其閒薄海可翹首而望太平矣

奄寺

天官敍官酒人奄十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漿人奄五人 籩人奄一人 醢人奄一人 醯人奄二人 鹽人奄二人 冪人奄二人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者異其賢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 內豎倍寺人之數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 內司服奄一人 縫人奄二人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注云版謂宮中閤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政令謂施閤寺者春官敍官守祧奄八人 世婦每官卿二人下大夫四人

中士八人注云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

掌戮宮者使守內

謹案奄官始于周代其員數至少周官所列不過四十人有爵者惟內小臣一官然亦不逾上士餘皆與庶人在官者同也其人皆以犯宮刑者爲之掌戮所謂宮者使守內與墨劓刖髡同有分守明先王哀矜庶刑不欲使永淪廢棄故各畀以職事而品儕輿隸毫無權利則其時民間必無自宮以希進者即有之亦必非王者所容可知矣春秋之世始有自宮而爲奄人者故韓非子

管子對齊桓公曰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蓋由諸侯汰侈女寵闌溢刑餘不足以供使令而近習權寵漸盛以致有此彼細民忍自殘其肢體以趨利希寵亦復何所不忍管仲已知其不可用而謂成周盛時有是乎漢文帝始除肉刑而陰刑則除而旋復至隋文帝乃盡去之而自宮之宦寺則相沿至今不改漢唐之季巨奄竊柄毒流海內明季客魏肆虐權燄薰灼襲蟒玉者至逾萬人太阿倒持遂至覆國粃政相承可爲殷鑒惟我太祖太宗龍興東土不用宦官聖德清明超越今古世祖入關依勝國宮寢舊制姑存其職掌而大加裁汰

始設內務府以司政罷織造太監恭讀順治十年上諭曰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自周以來始具其職所司者不過闈闥掃灑使令之役未嘗干預外事秦漢以來諸臣不能防患乃委以事權加之爵祿典兵干政流禍無窮歷觀覆轍可爲鑒戒但官禁役使勢難盡革朕酌古因時量爲設置又曰寺人不過四品凡係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職司之外不許干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交結外官其在外官員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外人交結者同官覺舉院部察奏科道糾參審實以併正法十二年命工部立十三衙門鐵敕云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守大哉王言足以垂範萬世聖祖嗣統誅內監吳良輔諭曰朕惟歷代治亂不同皆以用人之得失大抵任用宦寺未有不召亂者加以僉邪附其門則爲害尤鉅我太祖太宗瘝覽往轍不設宦官先帝以宮闈使令之役偶有若輩而深悉其姦是以遺詔有云聖祖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因委用宦寺朕稟承先志凡事詳加體察乃知內官吳良輔狡詐欺蒙變易舊制倡立十三衙門廣

招黨類以竊威福情罪重大吳良輔已處斬十三衙門盡行革去凡事遵守太祖太宗定制內官俱永不用于是復內務府其內監別立敬事房設總管副總管乾隆七年欽定宮中則例內監官職以今四品爲定再不加至三品犯罪特從重典嘉慶二十八年林清之變太監閻進喜等以通匪仁宗亦立命正法祖訓峻厲足見駕馭小人之嚴二百年來宮掖肅穆實由於茲皇上恪守成憲萬無貂璫弄權之事無所用其防慮惟是我朝向無肉刑內監人等均係家屬自願送入宮充役則與自官無異童孺無知而虧形傷體長爲廢人斯亦聖心所

宜垂憫也今西國王宮均不用奄寺惟土耳其波斯回教諸國尚沿舊制歐美衆論咸有遺議以爲與文明之化不無微疵其持論甚高蓋周行肉刑則用奄官所以示無棄人後世除肉刑而仍用奄官則不免傷仁政揆之天時人事似應在變革之科竊謂皇上變法自強紹開中興不如遠循聖祖凡事遵守太祖太宗定制之諭凡宮寢內監概從除革現在宮內當差者給以一年俸金罷遣回家內庭執事咸依漢制別用士人內宮則改用女使其有自宮者本身及父母親屬論罪垂訓子孫永以爲律則革百代之舊俗揚列祖之至仁中外士民

聞風翹首於以上迓天眷下洽人心景祚無疆斯其符契矣

吏胥

天官序官大宰卿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

大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七曰達吏注云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　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注云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

宰夫掌百官府之政令辨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敍以治敍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注云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敍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

謹案周時百官府分職而治公卿大夫士爲正吏自一命以上皆命於王降而府史則猶今之書吏再降而爲胥徒則猶今之差役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大宰總六典而所屬府史不過十有六人司徒諸官並同則其數固甚少而鄉遂之官員數逾萬竟全無府史胥徒則其

不得與政治可知況府史治藏治書其選較重經謂之輔鄭注謂官長辟除蓋猶與才命之士略同胥徒則奔走使令職事勞辱故鄭注謂民來共徭役者經雖不詳其制而大宰入統有達吏意其時府史必有仕宦之途而胥徒亦必有番上之制矣漢武帝時令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而郡縣掾史之屬亦除用士人往往愼選通才參與治理故名臣魁士多出其中未有如後世之舞文竊柄窮凶極惡也唐宋以來吏之流品漸卑而吏之權力反漸重宋儒葉適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其弊已與今日略同我朝惟軍機處及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以章京治文書蘇拉供奔走立法最善無書役之弊此外則內外大小官署無不有之舊制書吏資深者得選佐貳雜職故著例各部衙門書吏三年而滿不聽久據今則每部吏役多者千人渠魁數十咸據爲世業或公相販賣堂官奉手受成不得查詰卽奉特旨允行之案彼尙敢執律例以爭之何況外省督撫司道以下其咸受部吏之劫持固其宜矣各省則自督撫以至守令佐雜凡官署亦咸有書吏雖權有重輕而其憑依城社爲受賕骫法之窟穴則同善哉明太祖之言曰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一事兩端吏得因緣爲姦

信探本之論也以刑部言之一獄也律有數條例案則或數十百起前後枝梧或相左背援引比附惟書吏能深究其曲折而尙書侍郎以文字起家安能諳識律例卽有留心綜覈而案牘堆案讀未終卷已目眯意倦無怪其懵然不知也故書吏欲右之則附輕比欲左之則援重典雖明知其不當而彼持之有故雖欲駁詰而無從他如吏兵部之選補戶部之報銷工部之工程賄賂公行莫之敢抗合二十行省之官吏士民痛心疾首明知爲官場之巨蠹而不能去深可慨也比者洋兵入都六部案卷焚燬殆盡凡猾吏所挾以爲舞弊之寶書者

已蕩滌無餘或者天眷聖淸假手彼族以除中國百官府書吏之毒乎竊謂宜及今更化之初盡行裁革精選公正部員練習吏事者刪定律文以就簡要而令各部堂官得自辟除通律學計學之額外司員以代部吏外省督撫司道得辟除候補守令爲吏府縣以下則辟除本地士人爲吏略優其禮以養其廉恥皆三年而更其能者期滿則補官士人則令充律師或量予小官凡六部及各省案件皆以刪定新律從事不許援引舊例而後書吏之盤踞可去矣至於差役之害雖視書吏爲少殺而以外省州縣而論多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人其倚

恃勢力魚肉良民爲害與書吏略同徒以奔走召呼勢不能無則以官事之繁簡酌留十人至多以三十人爲額募鄉人之謹愿者充之優給工食而禁其私取亦三年而更期滿而私留者殺無赦至於偵探緝捕則有警察兵任之諸官署民壯快役等固當盡數裁撤復成周辟除徵役之規參以唐宋幕職牙兵之法舉數百年以來之垢穢糾結而一旦廓清之斯亦普天率土所慶幸而覬望者歟

鄉吏

地官敘官鄉師下大夫四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注云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

謹案周六官員數約五萬餘人而鄉遂官居其大半六鄉之吏鄉大夫六人州長三十人黨正百五十人族師七百五十人閭胥二千人比長萬五千人六遂縣鄙酇里鄰之吏如六鄉之數大凡鄉遂之官通共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人以距王城二百里之內設官如此之多而不嫌其冗何也經固云使民自興而出使長之入使治之矣出長者出鄉而爲王朝百官府之長入治者入

當鄉而爲比長以上地治之官也就其地之人推舉而治其衆其情親而祿薄舉凡官吏儀制之文供張之費一切無之而有事則其徵調賦斂刑政教治之詳無不躬涖之事畢舉而民不擾固其宜也漢制縣邑承尉多以本郡人爲之蓋猶與周入使治之之義合而每縣十里有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又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又有游徼循禁盜賊亦皆以鄉人爲之隋以後始令丞尉不得用本郡人明制縣立里正以其徭役則不得列於官而亦不與政治國初始革明里正加派之擾而以保甲之法令州縣十家立一甲長百家立一保正一鄉立一保長則不徒非鄉官而其流品尤卑并不齒於齊民矣今泰西之制亦有鄉官如英國縣令名敵司退克外有振恤官保衛官學校官營造官稅斂官皆由民舉以社會爲分治寬鄉一爬理可分爲數社狹鄉合數爬理司爲一社社各有五官悉由民舉刑官月審由選授季審由民舉刑官咸與警察長爲官聯其制極精密今中土縣邑大者數百里戶盈十萬而以一縣令治之極耳目之明竭手足之力亦必不能周知其情則不得不假手於架書糧書地保之屬其品既雜率爲民害今宜一概裁革而典史巡檢皆以本郡人爲

之使牧令自辟又多設鄉正以紳士耆民有恆產者爲之不爲書吏而爲紳董則位分略高而自愛者多其職掌教化平爭訟略如漢之三老嗇夫之制使百家以上各公舉一人爲之小里不及百家者附於別里族大者每族立一人凡賦稅緝捕則官役及警察司之而鄉正佐其廉察勸諭有獄訟亦先由鄉正爲之調處鄉正不能理乃上之縣鄉正有徇私者或由民閒告發或由官吏察舉則斥革另舉顧炎武謂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其論最切今革縣吏而多增鄉董於古舉鄉官以分理之意或有合乎

教胄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所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者也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注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道多才藝者　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

典樂教胄子是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注云遊倅倅之末仕者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謹案周之學政首重國子以王太子之貴亦無不入學此即虞書教胄之法正蒙典學莫大於此後世宗潢雖亦有師保之教然往往從事於文字之閒求其淹通經史精究道藝者蓋尠夫帝室懿親所學與士庶異使僅誇文藻風流則魏之陳思梁之湘東非不揚芬藝苑究亦無補時需周代教國子首重德行道藝其意深矣今西國之制自王子及公卿大臣之子弟亦無不入學堂至有王世子而爲偏裨隸兵輪學習海戰者日本放西制亦有學習院以教貴族子弟其法甚詳備我朝右文廣學近支親王貝勒貝子鎮國公等勝衣以上無不就學文選翰林編檢入直上書房而以大學士尚書爲總師傅至宗室覺羅有左右翼宗學入旗內務府舉貢生監有咸安宮國子監官學入旗幼童又有景山官學皆董以上公內務府大臣課之以教習其典甚重然向章

上書房功課授讀五經四書外所課者不過論詩楷法各官學則咸課時文試帖未能博究天人之奧深通中外之情乾隆閒嘗諭令官學學生學辨稿案及諸藝業而管學大臣不能實力奉行遂成荒廢當此時局艱難需才孔亟天潢貴胄固宜文武兼資爲天下標準而八旗子弟亦當通曉時務爲國儲材今宜於京師多設官學堂使宗室入旗王公大臣子弟一體入學其功課亦由普通蒙學以升於師範專門其程級與各大小學堂同舊時宗室官學一切裁撤以其費充入官學堂至近支親郡王位分較崇宜令七八歲以上仍就上書房肄

業至十六歲以上則亦一律入大中小學堂研究有用之學兼習外國語言文字俟其畢業則令帶領宗室子弟之賢者遊歷東西洋各國或入彼國大學堂以收觀摩之益其有質性開敏者或令入水陸師武備學堂用備國家干城之選昔俄主彼得因造兵船不成卽易服作工人自至英國游學閱視船廠又遣宗室大臣游歷各國卒收其效雄心偉略至今如見俄國之強實原於此至勳戚子弟生成華膴尤易染驕侈之習今若一律令入學堂則興才通藝尤足以培植喬木世臣百年樹人固經世之要圖矣

周禮政要卷一終

廣學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注云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

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子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云序州黨之學也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謹案周時有國學有郊學有鄉遂之學五學中辟雍南成均東序西瞽宗北上庠是爲大學大司樂教焉其小學則師氏保氏教焉自王子以下及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以逮宿衛士庶子咸學於是是爲國中之學其郊外之學則自五百家之黨始依鄭注賈疏鄉之學曰庠州黨之學曰序王國遠郊百里內設六鄉則有鄉庠六州序三十黨序百有五十又有四郊之虞庠郊外爲甸設六遂制如六鄉則有遂庠六縣序三十鄙序百有五十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校其廣輪不及今一大郡而有學三百七十有奇至學記所謂家有塾何休公羊注所謂里有校室者尚不在此數推之甸稍縣都四等公邑三等采邑其學當數倍於鄉遂大率邦畿千

里必當有學數千推之畿外九州邦國當有學數萬其教典之詳可見矣今西國定制無論城鄉三十戶而設小學堂一公私學堂每國率以萬計民自六七歲以上無不入學者不入學者責其父母美國學校經費歲至八千萬每歲著書至萬餘種英國大學生徒至一萬餘其民智之開可見日本步武西法學校如林其教之也先普通以游其藝後分科以致其精所設尋常及高等小學校即周之家塾里校今西國之鄉塾也其尋常高等中學校及師範學校即周之鄉學州序西國之郡學院也海軍陸軍及各專門學校即周之小庠西國之實

學仕學院也大學校即周之成均西國之太學院也小學中學皆爲普通之學大學則以法理文醫工農六科分習兼綜而其由小學畢業而分習專門之學若商學工學農桑學礦學動植物學化學聲學光學電學之等無慮百家男女平等咸得入學下至盲聾啞亦皆有學國勢大興人才輩出其大本大原全在於此我國士不學而民無教以四百兆之衆而識字者不及百之一二取士專重科目以時文試帖之庸陋腐濫爲多士進身之階是率天下而趨於不學也京師國子監爲古之大學而祭酒司業徒擁虛位並無肄業之生各府州縣學

雖立教諭訓導諸官而無教士之法書院院長僅課文藝於學無與問以聲光化電諸學則老師宿儒懵然不能舉其名以四千年聲名文物之邦而荒陋如是可恥孰甚焉往者京師嘗立大學堂教以天學地學道學政學文學武學農學工學商學醫學十科綜舉精要約略賅備而北洋亦設中學堂先由二等學堂四年學成入頭等學堂四年學成入專門學堂以工程電學礦務機器律例五門分課亦能體用兼賅惜旋燬於兵燹惟江鄂各省及上海尚有武備及中西學堂而規模未廣經費未充撮壤涓流亦恐無補時局竊謂今既更定科舉之法宜遠法成周近采西制盡改府州縣學及書院爲小學堂而設總學堂於各省會重開大學堂於京師凡高才生自小學堂升入省學堂又自省學堂升入大學堂更甄拔其學成者予以官職與進士出身同民閒或有集資公立學堂者准其呈報立案給與文憑與小學堂同學成亦准其送入省學堂大學堂一律用之則學藝日昌奇傑閒出儲材致用其效可券矣

通藝

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十曰學藝注云學藝謂學道藝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

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

謹案古者大學之教以道藝與德行並舉藝之目有六而古今治教不同如禮樂遠垂古經近參今制端緒閎廣各有專家六書形聲通於篆籀訓詁稽乎倉雅亦宜別隸文科火器既興則弧矢不足揚其威鐵軌四達而驂駟不能爭其捷蓋射御之在今已不周於用固非學者所急矣然則古之藝學今宜專治者莫如九數然泰西一切政教理法無不以數學爲根柢故其研精闡微微特九章周髀芻狗已陳卽天元四元中算造微之詣亦不及幾何點線面體之賅代數微分積分之捷但近來中士研究西算亦能通其祕奧而演式著書不必皆適於用竊謂宜令各小學堂先以淺近適用算術如開方弧矢及代數比例諸術普教諸學生以爲測量製造之基礎學成升入藝學學堂由明算而旁及各種新學如化分化合原質雜質則有化學摩電發電相攝相推則有電學動重靜重權衡輪擺則有重學聚光折光顯微望遠則有光學凡此諸藝並極深研幾彌綸大用中華古籍惟墨子略發光重之理而化電之奧則聖哲未窺信爲西人獨得之祕步天物土制器行軍咸相通貫不徒足開民智已也今既博綜諸學宜設專門學堂延

聘西儒爲之教授凡習算學既通而後升入專門各學堂學成視進士出身觀政戶工二部自主事以至侍郎尚書非藝學學堂出身者不能濫廁其中三代道藝之教可復見於今日至於化學重學於種植製造所用尤廣宜采其中粗淺易明之理別撰一書以教童蒙倘更以俗語衍爲口說使不識字之農工咸略識此理則藝學益精新理新物日出不窮亦淪民智之妙術也

選舉

大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注云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

宰夫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注云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大宰也鄭司農云若今時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注云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

州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

閭胥旣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司諫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

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注云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興猶舉也

司士掌羣臣之版　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注云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旣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謹案周代進賢以學校爲最重其鄉里所舉賓興所獻者先教於鄉州之學謂之秀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而升其名於司徒者爲選士由司徒升於國學者爲俊士由國學升於司馬者爲進士據司士鄭注舉王制以證義明司士爲司馬之屬所詔爵祿等卽贊司馬論進士之法矣其貴遊子弟不舉於鄉里者亦皆由小學而升於大學雖與秀士不同而司馬論材蓋無二法唯王族故臣或躐躋顯要內外侯伯亦得入爲王宮則皆不由學校而升次則不命之士及府史等亦有積年校勞而馴至通顯者大宰八法之有達吏是也綜而論之鄉大夫賓興賢能卽鄉舉里選之制所賓興者卽鄉序州庠所教之人蓋學校與選舉一以貫之矣今制取士專重科目無論文科之八股試帖武科之弓石庸陋

無用久爲中外所詬病其取之也衡文校藝決於一日之短長其畜之也雖著膠庠之籍曾無師儒之教名實貿亂倖門大啓人才衰乏職此之由至於吏部本以登選賢才上佐治理而銓除不問賢否唯循資格奉行文書委成胥吏以此求治是猶泛絕潢斷港而蘄至於海也西國取士皆出於專門學堂官吏除授咸由薦舉故英國縣邑鄉官皆由民舉而西國通制凡各署長官皆得自舉其屬可自卑秩擢至首領首領之賢者內部得舉以爲行政官之長其外屬疆吏者藩部得舉以爲疆吏之長屬使職者外部得舉爲榷稅之長及公使他部

亦然此與鄉大夫興賢舉能出長入治之法正同今宜略仿此制凡由大學堂學成者咸依專門觀政各署或有奇材異能足應時需許臣工薦舉以備破格錄用今當變法之際宜廣延閎通瓌偉之士參議大政科目萬不足以得賢才自當永遠停廢學堂既未大開計唯薦舉徵辟二者尚可參用求之故事如順治閒詔舉山林隱逸又詔舉孝子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兩詔舉博學鴻詞雍正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乾隆閒兩舉經學又詔舉直言近年唯孝廉方正尚有薦舉餘皆久未舉行今宜遵舊制命各省薦舉通知時務學問淹通者以備錄

用至於禮部選例亦當一切刪除則以徵辟代之漢三公開閣辟士皆妙簡英賢州郡牧守多以孝廉茂異爲掾吏唐宋多佐幕僚亦多徵辟名士唐節度觀察等使亦得辟直判官以下今世督撫以至州縣均自聘幕友而不爲官職似可放成周達吏漢唐徵辟曹掾之法令京外各官皆得徵辟屬官而改丞倅尹尉爲幕職由守令自行辟置其賢者即擢補正官一體得薦舉雍正閒嘗詔督撫保舉幕賓成例可援也循資格以待恆流縣特典以甄奇傑合於司士德功能久四者並舉之恉斯固古聖王登明選公之微意矣

博議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注云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國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擯謂揖之使前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注云宥寬

也民言殺殺之民言寬寬之

謹案周外朝三詢之位自三公六卿以逮鄉吏州吏下及庶人無不與焉書盤庚所謂誕告有衆咸造在王庭者即此蓋國有大事博訪周咨庶民咸與固商周之通法矣兩漢時有大事亦廷臣會議丞相府天子親臨決焉雖下不及庶民而議郎博士以六百石之微員亦咸得與議始元議鹽鐵則賢良文學與丞相御史辯論至數萬言蓋有古詢羣臣羣吏之遺意今制國有大事亦詔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然唯三四品京堂以上始得與事既不常舉而陳議者大抵專視領班王大臣之風

恉以水濟水亦復何益其官秩較卑者隨班旅進或不發一語甚非集思廣益之意至於平時政務亦多交部院詳議然堂官未必皆賢往往授柄胥吏拘牽文義昔者內外臣工屢請更法輒爲部議所格其效可覩矣泰西紀元前九百年當中國東周初雅典王德修設元老院開民會事必經民會議定始行又置法官五員可以糾王及各長官此即議院之權與近代文明益進議院林立國都則有上議院下議院各郡縣亦皆有議院關門而公議之與古者謀及庶人之義符合日本變法初始置公議所旋改爲集議院後又設元老院凡除舊布新上不敢獨斷必付院議行下有所欲陳亦由院議達故情畢達而法必行其制最善今當更化之初經緯萬端宜博採羣議以祛專己之弊示公溥之規當放西國上議院之例設大議院於京師定議員之額數半由特旨選派半由內外各衙門公舉又設中議院於各省會亦半由督撫札充半由各州縣紳民公舉設小議院於各郡縣半由守令諭充半由紳耆公舉凡公舉者亦放西例以投票多少爲憑公派私舉互相檢察相贊助每旬會議一次有大事則不拘期日凡有意見不合者准其自作說帖付院公評其是非并可自達政府議員或

徇私枉議准衆議院舉劾或紳耆告發覆查得實勒令出院其他詳細規制並查照西國議院章程酌量辦理則士論民氣大伸於下嘉謨良法咸獻於上郅治之隆斯其基礎矣

廣報

士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注云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地慝若障蠱然也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注云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殼之二陵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注云志猶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

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注云道猶言也爲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傳道世世所傳究往古之事也

小行人使適四方協九儀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阨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

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謹案周誦訓士訓及行人諸職並掌宣上德而通下情合於虞書明目達聰之誼其意至精而皇華命使博訪周咨則小行人實掌之所謂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者賈公彥疏以爲各條錄別爲一書以報上也漢書食貨志說周行人徇路采詩而曰王者不窺戶庭而知天下與周禮實相通貫公羊傳何休注說求詩謂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而揚雄方言亦謂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則知陳詩觀風與

陳書知政其事略同亦卽今西國官報民報之權輿也夫國勢與民志相通利而導之則治逆而制之則亂錮蔽而阻抑之則民愚而國必弱西國自南宋時英王約翰與民立約名馬格那吒達譯言大典廣立民報而定直言不諱之律故民志大伸民智亦大開近來泰西官報自議院之言論國會之會計水陸之軍政以逮格致之新理工藝之新製靡不畢具民閒學會報章尤夥有地學報農學報商會報醫報工程報以逮天算聲光化電各有專門民家之報下至婦女孩童亦有報其出也或以季或以月或以旬或以日朝登一紙夕布五洲故國無隔閡蒙昧之憂覽者得觀善廣學之益至其司紀述者大都通儒達士諳悉政學有以宰相大臣退位而充報館主筆者其重可知矣至其爲報上陳國政下采公議一言之布環球觀聽係之故往往一國之內報館以萬計一館所出之報以數萬紙計厮隸婦儒無不閱報西國智巧日開富強在握其根柢實在於此中國忌諱太深拘牽尤甚往往國有大政西國已四布而內地官吏士民猶懵然不知者其顚倒孰甚至京報邸鈔卽唐宋朝報之遺舊唯京師有之上載諭旨奏摺旣不賅備而各省督撫藩司署有轅門報則尤瑣屑不足論自

與西國通商閩粵上海始有日報皆西人主其事近年各省士民始有開館發報者然爲數無多又以恐干禁詰或託名洋牌數萬家之縣閱報者不及百一弇陋固無由啓發甚可慨也竊謂當此更化之初宜廣開官報局於京師以次及於各直省府廳州縣亦飭廣開報館民閒私報亦盡弛其禁每月部吏督撫以公私報章彙送軍機處恭備乙覽而各官署各學堂亦各以本地所出之報互相移送擴充保護務使鬯行外國著名各報若英之太晤士美之滴森令之屬亦宜購譯進呈御覽并擇其要者刊入官報頒行各省則上裨聖學下開民

智於以察時勢而通羣情非徒撮壤涓流之益也

通譯

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注云屬猶聚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玄謂胥讀爲諝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達其志通其慾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諝謂象之有才智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書名書之字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

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

謹案王者撫有寰宇諭言語書名於天下而不能通之於異域故必建譯官以達彼此之情公羊昭元年傳以大原爲大鹵云地物從中國地人名從主人即譯官之略例也漢揚雄方言自謂采古輶軒使者所奏絕代別國語言亦古譯學之枝流魏晉以降釋氏經典傳譯最多唐代設譯經潤文使多以宰相繫銜然梵明肇興天竺不涉西海惟景教東流亦有傳譯經典然則臘丁羅馬文字語言唐時或以通象譯歟我朝四譯館亦有譯生以傳藩部之言歐洲諸國惟俄羅斯使命往來最早

道光以後英法諸國接踵而至交涉既多譯事益盛竊謂宜放西制立外部以總其成即日本之外務省也彼國有專治外交家學於各國言語文字政教律法風俗約章無不淹貫宜擇翰詹科道中之通西文者精講茲學擇其學識閎通者即俾爲外部長官及外國公使其次爲領事隨員以收折衝尊俎之效此外譯學宜分二科一曰譯書近泰西學術脩明新書著錄者以數萬計宜甄其精要譯以華文頒行宇內以開民智前京師同文館及江南製造局譯成西書甚多此外則西人教會及江浙閩廣私家學會亦均有譯出之本宜於京外各

省廣開譯書之館官撥經費徵通究西學之士主其事每一書出印成准其進呈乙覽并分送各大小學堂以備諸生誦習近日本崇尚西學所譯西書嘗見其目殆近萬種倭文與華文本同雖閒以平假名片假名等索解尚不甚難就彼已譯之書繙之尤易固宜先從事矣一曰譯語言文字泰西文字出於臘丁邇來英俄德法雖各不同而大致相近我朝聖祖仁皇帝幾餘典學曾召西士南懷仁等入侍內廷學習拉體諾文拉體諾即臘丁也仰見神謨遠略昭示萬世近者五洲萬國輻湊而至我國之槃敦周旋專恃舌人譯史則辭命不能達其情考政學藝專讀已譯之書則事理無由通其奧故習彼語言文字爲最要日本變法以來通國官民不識洋文者甚少而中國則自通商各埠外識洋文者千人中無一二人各省中竟有通府無一人識洋文者情形隔閡實由於此今宜於各省廣開方言館務使東西文家論戶曉萬里重洋如同戶闥則行西政而學西藝豪無扞格斯亦中外同文之盛軌也

觀新

訓方氏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注云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惡

謹案新物者蓋謂物產珍異器械便利觀之者所以資民用而勸藝事也書盤庚曰器惟求新與此經之指足相印證西國自數百年來討究聲光化電之學研精闡微而通之於製造故新法日出而不窮而吾中國凡百工藝器械悉拘守舊法彼巧而我安其拙故以戰則敗以商則折此理勢所必至也且西國工藝器械之日趨於新者亦有勸勵之道焉自法蘭西王泰理曼創立一

令國中士民有能創一新法得一新理制一新器實便民而利用者准其送官攷驗得實則給以憑單獎以金牌許其專利若干年他人不得放效於是通國士民見智巧者之得利也爭積精竭思求索新法而法國工藝之精遂甲於天下厥後英美德奧諸國迭相放效如德國銅工克虜伯製後膛十子連珠來福鎗礮德主予以文憑錫以子爵遂以復法蘭西之讎歐洲前無汽機自英吉利人華忒因茶壺騰氣衝蓋有聲始悟水得熱而化氣漲力百倍遂創汽機之制用之運煤起重後人引申其法遂爲輪舟以行海英主亦錫以世爵至今日鐵

艦輪車之利遂徧於環球且致精極巧非一人一時所能成則往往父傳之子子傳之孫積數世之心力以成之制一器也創造或不得法則屢次更張以求至善或斥私財貸巨資破家竭產而不輟誠以事成則專享其莫大之利皆國家之法公而令信有以勸之也聞之近年歐美各國呈獻新法新器給予文憑者美國每年多至二萬人英法二國每年各六七千人此與周禮觀新物之意實爲暗合而中國未聞有呈報者卽有呈報官吏輒置之不問旣無專利之律則甲興一藝竊效而私奪其利者乙已瞰乎其後往往掀造者大受折閱摹襲

者轉獲便利官無鼓舞之文私有攘奪之害何怪乎士民之掩聰塞明因陋蹈故永無求新之日乎今當更法自強必當采西國之制懸厚賞尊爵以厲工藝而利器械如有人能講求汽學重學化學電學興藝制器與西人爭勝者給與憑單准其專利倘有製成舟車鎗礮快利在西人之上者錫世職以榮之則智巧日出學藝大昌可翹足而待矣又西人凡都會之地皆有博物院比較場聚中外之物產器用陳於一院以供衆覽而相與衡校其巧拙優劣凡有新製一奇器新得一異物亦令送入院揭其姓名以示表異而兼以延其聲譽廣其銷

路西人之在中國若香港上海各埠無不有之而中國獨無又有博覽大會或數十年或百年而一舉則全球五洲無不畢萃以廣見聞而神鼓舞亦古經觀新物之義而中國尚未有舉者斯亦一大闕典不可不亟籌也

治兵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注云用謂使民事之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羨饒也竭作盡行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注云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

夏官敍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

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注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

謹案周承夏殷之制寓兵於農卒伍之衆出於夫家郊內立六鄉鄉出一軍六軍七萬五千人而六遂副之其

制與鄉同皆家出一人爲正卒又皆出兵而不出車鄉遂正卒以外可任者爲羨卒無定數都鄙則用邱甸之法士徒車馬出於井田大軍旅唯作六軍其羨卒及遂以外之士徒以從田役追胥軍事不盡發也春秋侯國如晉作二軍三軍三行新軍六軍魯作三軍皆豫作軍籍人有所隸之軍軍有所統之將則周時亦以養兵而兼徵調也其養兵也家授上田百畮而出一人授田而不給餉兵農合一與後世不同而其教肄之法則固不異也至戰國井田溝洫之法廢遂專用徵兵漢魏以後因之唐貞觀初置府六百三十四兵約六十餘萬中葉府兵制壞用張說之議專用募兵相沿至今民兵益不可復合今日泰西兵制乃由募兵而復爲徵兵日本步武西法亦有常備豫備後備兵之目又有國民兵其常備兵猶周六鄉之正卒其豫備兵等則猶六遂之副卒與都鄙之士徒其後備兵則猶羨卒餘子也蓋兼取徵兵募兵二法而損益之其法使國民皆爲兵男女二十使應徵四十五而免役其常備之兵有定額最多者俄兵額二百餘萬德兵額一百七十萬有奇最少者美兵額三萬有奇巴西兵額二萬五千有奇其常備兵餉糈至厚英美兵月給多者四磅日本最少亦月給銀錢十

元既足贍其身家而以時精其訓練分年更代常備兵八年而退爲豫備兵又八年而爲後備兵又八年而免爲兵有功以老罷歸者給餉終身死事者官廩其父母妻子其按戶籍以爲征調同於古校比夫家之法其徵調也僅徵其力役而其衣糧器械皆官別徵於民以給之則與周之鄉遂出兵不出車官給車馬甲兵糗糧略同德之挫於拿破崙也養兵不得過七百以更番訓練之法遂得復法之仇而以兵威天下其效可覩也中國舊唯有養兵八旗綠營額兵六十六萬一千六百人自京師及各省駐防又二十萬餘人軍興以來則專恃募

58 95頁
40 A

兵湘淮豫各軍分布各直省亦無慮百數十營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月餉一兩五錢守兵月餉一兩加以尅扣攤派十去其二三故兵往往貧窘不足以贍衣食而國已糜數千萬之餉矣綠營之訓練久爲具文近年雖減守兵之額以益戰兵之餉而其不練也如故勇餉倍戰兵爲稍厚而虛額之弊尤甚湘淮練勇同治初藉以平大亂號爲勁旅然以敵西國節制之師則究不相當以百餘萬之兵與勇而幾無一人可用非兵之少不敎之於素也今欲更法自強募兵養兵之法相沿已久勢難驟變中國四百兆之衆亦不能盡練爲兵然今制則

萬不能不略爲變通可取八旗及綠營兵裁去其三之二以其三之一年強藝優者改爲警察兵而別抽調民兵以中國四萬萬人千人抽一可得四十萬人年二十而隸兵籍月給十元依常備兵例練爲若干營以各省武備學堂畢業生領之三年練成使歸里自就其業每年隨營調操一次凡應調者免其家之丁口稅以優之四十五而脫籍如此更迭徵練十年而得精練之兵百二十萬其勇營則盡裁之其有保護關卡護送餉銀及巡緝師船一時不能驟裁者權於勇營中挑選精銳留充之缺出則以練成民兵補之不得再有招募總之略留養募之兵而以漸使化爲徵兵專其教於學堂分其練以更番厚其糈而減其額精其器而嚴其法行之三十年寰宇之內人皆知兵於以鞭笞四裔復仇雪恥可拭目而待矣

巡察

司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嚚者與其暴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矛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則以徇且刑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糾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司隸掌五隸之法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樓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

掌罰之注云粥養也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追逐寇也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道治治道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矛信者以告而誅之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樓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轂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掃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謹案治國以安民爲本民何以安在於平道路嚴禁令詰姦暴清盜賊是皆巡察之事也周制以司暴司稽治市以脩閭氏治國中以野廬氏治野其職皆以脩道捕盜警游惰比追胥爲重秦漢鄉亭有游徼亦其遺制也西國謂之警察法最精密其目有二一爲行政警察一

爲司法警察自都邑以至鄉鎮分布巡徼官略以兵法部署之日本警察署則以行政兼司法隸內務府而別立總監之廳府縣有警部凡十等其職掌亦極詳備故朝野整肅道不拾遺商周之盛無以加此今中國各海口洋人租界則謂之巡捕上海一埠有巡捕四千人皆以印度及華人爲之人月給工食八元日夜六班更番迭上分街巡視人攜一木棓一號筒夜加一燈遇有姦盜或奪路逃逸或糾夥抗拒則吹號而衆捕皆集四面兜拏無不獲者故能道路脩治盜賊絕迹令肅法行其費則即取之本埠房捐車捐之入以其取之民者仍用

之民故官無籌款之勞民亦無橫征之怨其法誠善矣中國無警察之法故以京師首善之區而街道官役徒爲具文汚穢擁積宵小錯發爲外人嫚笑外省都會亦復如是近各省或設保甲局略舉一二而任用勇丁差役法制疏略且僅在城市而鄉僻則不及故不能周密亟宜放西法於各府州縣城設警察官立警察學堂采日本警察章程督課之而廢營汛之制兵除州縣之衙役以其費爲警察學堂之用酌選兵役之年力強而略識字不吸煙者入堂練之數月先行之於城廂以次及於鄉鎮視戶口之多寡爲人數之疏密則奸宄無所託足兼以稽印稅覈丁賦緝私鑄察煙館諸事細大畢舉廉捕寇盜使伏莽潛消其利尤大中國刻當變法之初如綠營防勇既裁必先立警察署而後防衛緝捕之事有所寄而游勇惰民流爲盜賊有警察以監制之則亦可消患於未萌滌舊穢而啓新機造端握要殆莫先於是矣

周禮政要卷二終

周禮政要卷三

瑞安孫詒讓著

圖表

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敍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

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注云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瞽矇世奠繫注云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注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謹案古有圖表之學所以攷察形法綜敍要會辨隱忽而理紛互也其在周禮司書大司徒遂人土訓職方氏之地圖圖學也瞽矇小史之繫世表學也史記有世表年表月表又引春秋秝譜諜劉知幾史通引梁劉杳謂太史公世表體本周譜明周時有譜譜卽表也泰西圖學最精非徒通人達士測地步天精究圖象而童子婦女入初等小學堂卽教以繪事故兵農工商無不能作

圖凡製造工藝欲作器物必先繪形圖而後按圖仿造游歷商民亦皆鉛筆簀規不離懷袖覽陟未輟圖稿已成而兵士從軍則隨其所至皆能測繪其山川形勢營壘要阨故能應變赴機動中窾要至於表學則不徒秝鈐算草代糸年編與中士古學略同卽如穀數戶版官成兵籍賦稅之要會關市之比較藝器之良楛政刑之等級靡不旁行邪上列表以明之義例詳審差分精析故凡百隱匿影射飛灑苛駁之弊皆無所試西國富強雄視五洲未始非得力於此矣中國官吏素不究圖表之學財計成案簿册眯目而絕無表譜黠吏因緣爲姦

遂成弊窟莫能梳剔惟輿地家向有圖本而官書亦率多疏舛如庫頁島本我三姓屬疆嘉慶間島酋私投日本後復以易地於俄展轉兩國隱沒百年而疆臣不問政府不知帕米耳本我伊犂邊地而嘉慶會典圖忽劃之卡倫之外俄人遂藉以要索終成割棄緬越之亡英法定界而誤割內地土司以畀法英索滇邊之野人山而我政府不審其所在轉問之彼國外部皆由圖學不講并邊徼華離茫昧不悉外國傳之以爲笑端庸臣不學蹙國千里懲前毖後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乎今當改弦更張新舊嬗接之際經緯萬端條緒繁賾竊謂宜飭

中外各衙門將輿地器械糧餉賦稅之屬分別撰成圖表進呈御覽并多爲副本分送各學堂議院以便查考凡中外大小學堂及各省軍營均延圖學師兼教圖繪而戶工刑各部案件凡涉會計比較者皆飭列表以清眉目則以之清釐庶務不至如治絲而紛矣當此積弊之後而欲綜覈綱要理董凌雜必省其文牘而多其圖表庶其有所藉手乎

會計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注云式謂用財之節度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大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共之餘財以貢玩好之用注云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

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

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敍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之用財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敍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注云數猶計也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注云殺猶減也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注云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

謹案周國用之大柄總於大宰而九式爲歲出之大端故曰以均節財用均節者以年之上下計國用之隆殺使無羨不足王制所謂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用蓋每歲終則與司會大府司書會計一年賦入賦出之大較而因卽以豫計明年一歲用出之數凡此者皆以廩人之穀數司民之民數參互鉤攷量其入數以爲其出之數其法意至精也泰西理財之法豫計一歲歲入賦稅之數歲出經用之數普告於衆名曰豫算其旣用之也又總計其入出之都數校其贏絀亦普告於衆名曰決算其豫算卽周職內所掌賦入之事決算卽周職歲賦出之事而大宰大府九式之法司會司書會計之事畢賅於其中矣其出納有常程其支

銷有實數貪吏猾胥無所行其隱匿侵蝕而官成國計一一布之議院登之報館於民一無所隱尤合於古縣書讀法之義蓋西國之制國用其均節公信如是日本維新之初亦仿西法作會計豫算決算諸表而分歲出歲入爲常用準備二部每歲出入分列款目著爲定例其子目尤詳中國左藏之掌委之胥吏一歲八千餘萬之出入樞垣不問司農不知其耗羨之數則尤諱莫如深部吏以爲藏身之窟穴雖老於會計者莫能究也聞之戶部向章唯山西司紅册爲一歲國用出入總匯之本但祇載直省而京師內外支銷各有典司均未賅載

且有決算而無豫算則與古冢宰制用之典亦不相當今宜略放西制令戶部及各省市政司各以一歲應入應出常用之數備列簿册明示官民府廳州縣則總賦稅之入支用之出會計之榜示通衢則凡銀米之正耗價值工程薪餉之支給兵民洞曉書吏不得因緣爲姦利更酌定羨餘儲爲豫備凡應辦要務皆準作正開消而禁官吏書役之私取舉凡火耗秤餘一切陋規並明揭而籍之以給公用有餘則公儲之不足則亦公籌之經手者可無中飽侵挪之弊而治事者亦無賠累羅掘之憂敷目明白公私孚信則雖加稅籌捐而民不疑古聖人之理財也徵斂萬端而上無征利之嫌下無厲民之怨其以此乎

戶版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注云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　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云登成也成猶定也衆寡民之多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

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

族師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

閭胥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注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

遂人掌邦之野以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

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

鄙師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嫩惡而誅賞

酇長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注云版名籍

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東南曰揚州其民二男五女　正南曰荆州其民一男二女　河南曰豫州其民二男三女　正東曰青州其民二男二女　河東曰兖州其民二男三女　正西曰雍州其民三男二女　東北曰幽州其民一男三女　河內曰冀州其民五男三女　正北曰幷州其民二男三女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注云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

謹案古者國必有版圖以稽戶口土地之數故周立司

民爲掌民版之專官小司徒總其校比之法而鄉遂之吏與閭師縣師等分掌稽考而登之每歲孟冬司寇獻其書王親拜受而藏之天府其重之如是良以戶口之息耗與政之治亂相關而興役定賦諸大端咸寄於其中守其分職之周詳也西國亦最重戶口內而政府外而郡縣吏咸有丁戶清册每年一校脩無論都邑城鄉土著僑寄凡一戶一丁無不著於册而兼詳其年貌事業警察兵又以時查閱之故盜賊不敢發而逋逃無所容官有名捕按册以稽無不得者政治整肅實藉有此中國人民孳生之富甲於五洲西人嘗約計之謂有四

萬萬之多國初因明舊制以丁口定役賦天下戶口咸籍於黃冊定制三年一編審後改五年凡里百有十戶爲十甲甲推丁多者一人爲長城內曰坊長近城曰廂長鄉曰里長屆期坊廂里長造冊送州縣自是而府而達於部凡著於籍者六十以上開除之十六以上添注之蓋地丁未併故稽查戶口之法精密如是自雍正間幷丁稅地稅爲一而官吏遂視戶冊爲不急之務乾隆五年又令停編審以保甲丁額造冊顧保甲亦爲具文煙戶門牌任意塡寫實力奉行者百無一二即間有編查亦止及城廂鄉鎭已多不及遠鄉僻壤則幾同化外

故百餘年來小民自生自息無冊籍可稽斯亦政治太疏闊之一端也今既立警察行日稅則清釐戶口爲第一要義竊謂宜每年令州縣各諭保甲鄉正及大族族長等各以所管之鄉戶口造冊送縣而別飭警察兵覆查每歲終鄉正以新生及死者報官增減其數有遷移者亦報官更正有隱漏者罪之縣以冊上之府府復爲冊上之行省督撫亦爲冊上之戶部咸每歲一修戶口既審則征賦徵兵以及興學緝盜征斂印稅諸端皆可按籍以從事無逃匿遺漏之患皇上坐披圖籍而二十行省之廣四百兆人之衆釐然在目由是理董庶政則

綱舉目張如臂使指豈非富強之根本哉

口稅

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弊餘之賦注云財泉穀也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人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謹案依鄭注說則周時田賦之外又有口泉其數注疏無文而管子海王篇則云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

三十泉之籍爲錢三千萬其重如是或齊桓權宜之法周制殆未必然矣漢制算民則年七歲以至十四歲歲出口錢二十有三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見衛宏漢舊儀及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注唐則有庸錢宋以後則有丁稅國初因明制亦有丁賦每丁歲納銀二錢爲中數至雍正初以丁賦攤入地粮始并地丁爲一雖有孳生永不加徵湛恩汪濊前古所未有也近泰西各國亦皆有丁稅而輕重不同中國戶口之繁甲於五洲嘉慶會典各省及吉林新疆册報丁口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有奇而京師八旗外藩札薩克檔籍尚不在內迄今百年孳生更多號爲四百兆或謂尚不止是然康熙末直省丁銀通三百餘萬兩遺漏已多迨地丁并徵編審又停故戶口無清册遂益無從稽考今日國計窘乏與其搜索於租庸之外而爲無藝之橫征莫如消息於地丁之中而復有名之舊賦況唐租庸調之法至楊炎而變爲地丁兩稅歷宋元明至嘉靖以後并均徭於兩稅而變爲一條鞭我朝又改爲丁隨地起其法亦屢變矣今戶口孳生極蕃則更地丁而復爲唐宋之兩稅揆之古經地稅口泉並征之法亦尚相合未爲苛斂也竊謂宜酌減地丁之并額而立丁稅之專

條先令八旗佐領及各省州縣復編審之舊章清查戶口著於册籍明制丁賦戶區三等以無糧者爲下糧少者爲中糧多者爲上今略取其法亦分三等中等依舊法每丁歲征銀二錢上等倍之爲四錢下等半之爲一錢其極貧丐戶爲不列等免征十五以下及六十歲以上亦免之以四百兆三分去一貧富相補姑盡以中等計之歲可得銀六千萬兩爲數亦不爲少矣

廛布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玄謂廛里者若今之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注鄭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廛人職掌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氏矣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注云布泉也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玄謂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云征廛者貨物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以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注鄭司農云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玄謂廛城市之居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

謹案周之制國用以地征爲正供而地征之中其一爲廛布即房屋之稅管子所謂籍於室屋者也廛布之目又有三一爲民宅一爲市宅一爲市肆其法皆見於載師廛人司關諸職蓋周制凡都邑城郭之內官吏所居謂之國宅則無征此外工商及平民所居皆征之廛人之次布即工商市肆之稅若今之市店是也廛布即市中工商家人所居及貨物所儲邸舍之稅若今之市房棧房是也在野則有里布即農民所居官室之稅是也唐時嘗收閒架稅即祖周法今泰西各國宮室市肆亦皆有征如英國每年稅入房屋銀至一千九百二十六

兆磅是也蓋以其租入之贏絀及占地之廣狹房屋之華樸參酌爲稅法與周次布廛布里布略同今海疆各租界亦有房閒之捐彼所謂工部局者月使人按戶收之即以其所入爲脩理道路及煤氣燈自來水以至警察之資蓋征之民者仍以用之民故雖多取而民不怨良有以也中國城市止有地稅其額至輕而道路警察之政一切不講則取之雖廉而所以防護之者殊未至矣今既議立警察以資巡徼則凡脩除防護諸事亦宜連類而並舉竊謂可酌收店鋪房閒稅以佐經費之不足聞之今通商各埠市廛蕃盛一閒之店月租數十金

一晦之基售價一二千金校之平價幾增百倍餘如富家園池之盛或擅地數十畝揆之古不毛之罰固宜有征矣稽之故事如國初時大興宛平兩縣有鋪面行稅仁和錢塘有閘架房稅江寧有市廛輸鈔京師琉璃高瓦兩廠民屋有計檩輸稅新疆烏魯木齊亦有鋪面稅後雍正康熙閒皆奉旨豁免今當國用窘乏之時不妨酌量普行征稅可飭於京外各省府縣城及鄉鎮市店覈其贏息在百千以上者及民房瓦屋直千金以上者均斟酌依地賦之數增若干倍收稅其棧房及民閒園亭之類更倍之放古廛布次布之法而輕其額嚴其法

又以時平其道路除其盜賊則商業蕃盛民居安謐彼無不樂輸較之鬻官之例閭姓之費不尚爲良法乎

券稅

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注云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書契取于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而札刻其側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注云布泉也質布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泉也

謹案古之質劑卽今之買賣田宅契券借貸銀錢票據之屬是也書契卽今買賣貨物帳單支給來往銀錢票條之屬是也周時蓋皆有泉布之斂廛人所斂質布鄭康成釋爲罰犯質劑之泉宋王石之周禮訂義及國朝江永周禮疑義舉要莊存與周官說並謂當爲質劑之稅古質劑蓋官作之其上揭以璽印而量取其泉以爲稅猶今時契紙有錢罰布乃爲犯質劑之泉猶今契券作僞及漏稅有罰其說較鄭爲長蓋民閒田宅錢貨買賣往來無不有契券票單亦無不有稅卽今西國印花稅之法也其法令民閒買國家所製之印花黏帖各項

契券之上以爲納稅之證法始創於荷蘭盛行於英吉利今則通行各洲爲歲入之大宗英俄德法諸大國印花稅之入歲計一萬萬至二萬萬元以上日本國最小每歲以二千萬元以上比利時疆域較之中國不過一大郡而印花稅之入過我全國釐金之數亦理財之一大端也竊謂宜飭戶部於京師設廠購外洋製印花紙機器精製印花紙中暗藏文理盖以印記以防作僞於各省府縣各設分局分給銀行鋪戶俾繳價領給民間一切賣契稅約貨單錢票直二元以上者皆令黏帖印花不黏者皆作廢紙經人告發照例議罰所黏印花與

額不符者亦罰無印花者遇有詞訟官不爲理已粘者即塡寫鈎抹以防再用及影射之弊違者亦罰其稅至輕而罰至重如有人入市買物直三千肆中必開一賬單與之單上應貼印花每千錢以十文爲稅三千之價則官已收三十文之稅漏貼者出售之肆照價倍罰六十則商民必不願漏稅矣商賈常預購印花以備用其稅課皆先已入官無督責勒索之弊而洋商與華商交易皆由華商粘帖印花則亦不得隱漏其法至善以中國地大物博果照此行之每歲所入至少亦不下一萬萬元不病民而有益於國亦何憚而不爲哉中國唯東晉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與周質劑之稅相類而今制則惟田宅買賣印契有稅豪富之戶往往隱匿無從稽核書吏浮收差役追索多滋擾累官吏又緣爲弊或以多報少或數契共尾中飽者多其眞歸公者不過十之一二至買賣賒貸票單之屬旣無經官鈐印之法遂無徵稅之例以致詭僞百出爭訟日滋不如將契稅全行蠲免而放行印花之法則一切弊端皆可革去其取之少而爲利甚鉅以裨國用殆非小補已也

金布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行曰布

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注云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謹案貨幣之制權輿皇古而漢書食貨志謂太公始爲九府圜法則圜法實始於周國語周語單穆公之諫景王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貨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作輕而行亦不廢重於是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據單穆公之言則輕重子母因時制宜凡所以總贏朒之柄而已漢書食貨志雖有周時以黃金爲中幣之說而景王所鑄寶貨今世間有存者皆鑄銅爲之恭攷欽定錢錄載三代七國古幣甚多亦皆銅鑄未有以金銀爲之者漢武帝雖以白金爲幣然亦非圜法而西國泉幣則金銀銅三品咸備攷之西史以金銀爲錢其法最古在西紀元之前五六百年約當中土春秋時波斯希臘羅馬並已有此制漢書西域傳亦有安息大秦用銀錢文如王面之說近代歐美澳三洲礦產日闢金銀日出不窮故多鑄金錢以與銀銅相權若

英吉利鑄金錢名之曰磅每一磅直小銀錢名先零者二十一先零直偏士十二一偏士直法行四此其大較也以後美法德俄奧日意比日本各國踵而行之咸鑄金錢而金錢遂握環球貨幣輕重之柄蓋周時圜法止以大小相權而今世中外通商則又以金銀銅相權事異而其因時制宜則同也中國二千年來沿襲舊法止行銅錢國朝乾隆中平西藏曾鑄無孔銀錢然不行於內地嘉慶間墨西哥銀錢盛行於各海疆同治以後呂宋日本錢續至咸以九成之銀圓易我十成之銀錠利權外溢而金價日昂售價賠款皆以吾現銀易彼金鎊彼金鎊彌貴同治六年之價較之光緒二十一年已貴至一倍則其虧折不止十損二三權操於人而我公私交敝其失計已甚矣近年廣東湖北福建及南北洋始鑄銀圓而爲數總不敵外洋之多加以銀色分釐未能一律姦儈遂強抑價直以圖自利而部款不收京市不行尤爲窒礙至金錢則尚未有鑄者出口之金歲以二千萬計利歸彼族而我反受洋債金鎊之虧折積累子息不啻倍蓰竊謂急宜放西國自鑄金錢以抑外國金鎊之騰踴再飭各行省廣鑄銀錢以收墨倭內侵之利權更多開金礦精究化學使所鑄銀圓成色分兩斟若

畫一則商儈不得藉口貶抑價值且多鑄對開四開之小洋以利用又依廣東湖北舊章精鑄制錢以杜私鑄私銷之弊而京局所鑄當十大錢質劣制小各省既不能通行無益度支而有傷政體似宜停止以明大信圜法既脩國用自裕其於古經作幣饒民之道亦正符合又查西國商民有以金銀塊交國家造幣局代鑄成錢仍給還之謂之自由鑄造錢幣今帑藏未充此法似亦可放行但使中土金銀錢日多即墨倭之錢入內者必日減未始非收回利權之一法也

券幣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注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

質人掌稽市之書契

謹案載師鄭衆注有布參印書之說於古無徵元何巽孫十一經問對以爲後世鈔幣之類攷質人市有書契與小宰入成聽取予以書契文相應竊疑周時已有後世銀行匯票之類則鈔券容亦有之何說固足備一義也蓋泉幣之有大小金銀銅以輕重貴賤相權也而鈔幣之與銀錢則以虛實相權輕重貴賤及虛實之相權

必正相準乃可通行天下而無滯苟不相當則窒礙而不行此自然之理非權力所能強也唐有飛錢宋有交子會子金元明皆行鈔法然其敝也持虛幣以索實金或無所得而其法窮往往挾千萬之鈔而僅直一二錢國初時以用不足嘗一造鈔歲造十二萬貫咸豐間亦嘗行之皆不久即罷日本維新之初亦嘗行札幣民爭用之而幣多本少其後卒亦有弊夫富商大賈一紙之券行之千里而民不疑而鈔幣則以帝王之令不能使其必行是行本之宜豫籌審矣聞之西國行鈔法則官貯金存本與民閒銀行相與挹注故民成樂用之其爲

物輕便舟車筐篋易以齎攜而儲之又簡省雖累千萬可無慢藏之患故行其不滯亦以存本充裕虛實足以相抵也中國前已設官銀行則宜兼行鈔法以機器精製紙張鈐以部司印以檢奸僞但儲本宜多籌方可不蹈前代執空紙而無從得銀之弊竊謂宜於戶部儲款百萬兩而如其數以製鈔其增羨以四五十萬兩爲額不得過多明降諭旨俾民間得以鈔票完納租賦稅釐京外官俸兵餉亦以鈔勻搭支放內則戶部外則各省布政司凡出入之款悉準用鈔再令各省銀號殷戶咸得存現銀於戶部司庫而以鈔給之公私互相維持申

以大信以鈔易銀應時付給不得片刻留難持鈔當銀如數收受不得分毫短折民與國相信則其行必遠此亦阜通財計之要圖也

漁征

獻人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玉府注云漁政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玉府

謹案獻人與鼈人掌蜃爲官聯皆司漁捕之事周畿內兼雍豫二州距海較遠獻人所司者川澤陂塘之漁稅也太公封齊號稱府海左傳說齊制云澤之鹽蜃祈望守之則海之漁稅也是漁征者先王之舊法固非無藝之橫征矣中國內而長江大河百川交注東南則濱大海西北雖多山陂澤塘泊之利亦復不少而稽之國計漁稅不列於正稅乾隆間嘗除天津漁課廣東漁稅及

閩廣竹篰取魚浙江玉環漁船稅今沿海州縣閒有征收亦入雜稅爲數無多徒供中飽而書吏埠頭之需索水師營汛之私費乃據爲窟穴甚可惜也英人李提摩太述西國漁業之盛約計其每歲得魚之價值謂最多莫如美國值銀二千八百萬兩次則英國值銀少則二千萬兩多則二千五百萬兩美北界坎拿大值銀一千五百萬兩紐芬蘭島值銀四百萬兩歐洲之瑙威國法國各值銀一千二百萬兩中國幅幀之廣過於美幾四十萬方里計一年漁利必不減於彼儻令沿江沿海州縣案地稽覈立具清冊的收釐稅十征其一可得二百

八十餘萬兩近年開捐例歲收不過三百萬兩而漁征所入幾足相抵倘除鬻官權宜之粃政而收府海自然之成利其爲益亦甚鉅矣至於稽核征收亦自甚易粵之蜑戶浙之漁戶水居者有船可稽陸居者有保甲册或糧册可稽近年濱海州縣或立漁團則戶口亦不難鈎考榷其一歲所獲略征其稅而官爲之保護使不受胥吏盜賊之擾亦彼所樂從也

度量

司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儥

質人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注云總讀如租穗之穗穗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布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注云權衡不得有輕重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

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注云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達同成脩皆謂齊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

梓氏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注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大方耳圜其外者爲之臀

謹案量度者所以徵信而齊萬物也度量不一則民疑而法敝故虞書曰同律度量衡管子曰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其義同也漢書律歷志說古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鍾租黍故法數合一無或贏朒

故曰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累黍後世官民假權度以行其私故日增月益差異彌甚今所傳漢量及元始元延銅尺校之周制已有羨溢魏晉以後增侈彌甚積累至今所增幾倍沈形周官祿田考以今營造尺校周尺只得七寸四分而權量之增可例推矣我朝康熙間嘗依九章算術及漢律歷志嘉量斛積一百六十二萬分鑄成鐵斛斗升敕照式頒行乾隆間得東漢圓形嘉量又攷唐張文收方形嘉量依式鑄造方圓嘉量各一又鑄鐵尺頒戶部倉場是時臣工雖嘗有正度量權衡之請然朝廷重擾民猶

仍其舊近代唯泰西諸國度量齊一絕無差異其所通行咸推法國蓋拿破崙分地面之天度爲四千萬分以其一爲度度定即以其立方之容積爲量亦即以其量之重爲權衡而權其立方體積之重又與度適相合參互檢校永無差異且中國之度權衡並至分數而止彼則度有佛逆及分釐尺權有化學天平每分並可剖爲千百故今中國測量家多用西尺沿海民間交易亦多用西人度量權衡以其精析而有準也近來歐美諸國多用法制而中國通商以英爲最盛故通用英度然中國工部之營造尺戶部之官斛庫平皆止行於官而民閒聽其自便莫能校覈故權則有漕平京平市平關平湘平規平度量則有市尺匠尺市斛紅斛省府州縣地異鄉殊工匠市肆各業不同五都之市衒鬻詐冒詭迕百出是西國則諸國聯合斟若畫一而中國乃一省之中各州縣亦多不同斯亦亟宜釐定而齊一之也宜由戶部準舊制校定權衡度量之長短大小輕重範銅爲式頒之各布政司司頒之府府頒之縣縣頒之鄉使咸依式制造不得歧異或向官領照制造出售者收其工價以給公費日本有度量稅每照五元此與周法市民守斗斛銓衡有稅亦相類可放而行也至中國與西國

度量權衡相校如英國一尺爲福當中國八寸有奇一石爲補蛇嚕當中國九斗有奇一斤爲磅當中國十二兩其他名數亦多不同今中外通商交涉既多凡購買船械售貨償債或用彼國權量比例折算動易差誤亦宜令戶部精攷各國通行之法鑄成頒發各藩司海關其於交涉事務亦有裨益斯又講外交者所宜籌矣

礦政

廿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注云廿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注云物其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授之教取者之處巡其禁令行其禁明其令

謹案廿卽古礦字此職專掌治礦曰金錫則晐乎三品五金曰玉石則凡寶石及石炭之煤亦晐於其中此古今礦政之權輿也旣設有專官其礦所出之地又咸有圖則九州之內凡有出金玉錫石者無不載於圖官民

之取之者此官咸案圖以授之而又有厲禁以防其弊則成周之初礦政固已極其精詳矣漢書地理志郡縣置銅官鐵官者數十處唐宋亦有坑冶皆卽古礦官之職惟明季奄軍用事礦稅之擾流毒海內後世遂以開礦爲弊政姦民私開往往滋事地方有司遂請封開礦硐垂爲厲禁此因噎廢食不察之論也中國五金及煤礦之富甲於五洲徒以封禁錮塞坐失大利而製礮鑄錢轉仰給洋鋼洋鋼不亦傎乎比年西國礦師考察所得如四川西藏之金礦銅礦江西河南之銅礦金礦煤礦雲南廣西之五金各礦奉天吉林及新疆和闐之金礦山東山西河南貴州之煤鐵礦皆極富而山西煤礦之品最佳廣東及福建古田等處之鐵礦質尤勝皆遠過於西洋綜而論之通國煤產十倍於英以中土之礦產西人皆精攷而質言之而吾國士大夫咸懵然不解使能如周時有物地司礦之專官有攷礦之地圖必不至茫昧如是古法不脩其弊固有所必至也國初以來惟雲南有銅礦銀礦戶部工部專恃滇銅以資鼓鑄而他省則民間私行淘採不足比數近年間有奏請開辦者如漠河之金礦開平萍鄉之煤礦平泉之銅礦大冶之鐵礦奉天東邊之銀鉛礦他如山東河南四川咸有

奏開五金煤礦之舉雖略有端倪而規摹不廣資本亦微以較美之舊金山英之新金山歲得金值六千餘萬者不逮百分之一二則其棄於地者仍不少矣考之西人之論咸謂華人採法不精遺棄甚多祇是采其礦面之煤鐵礦穴深處從未試取且開礦機器類多粗重起動不靈鐵路未廣開運載尤艱則費用鉅而得利少官吏旣不能保護士民又多相阻撓往往以數十萬之股本虧失無存旣開者以虧折而中輟未開者多觀望而不前夫礦在地內有層次脈理恆與地勢有關涉而礦內各質非化合化分不能悉其純雜故西國礦學旣有

專門傳授又兼研地學化學以究其精又采以機器運以輪舟鐵路故其察礦精而得利厚與中人之鹵莽從事蓋遠不同今宜放西法廣開礦學學堂各省設礦務局俾士民咸許籌集資本攷察礦苗由局給以文憑準其開採官吏之不保護士民之阻撓者罪之不貸又今各省勇營星羅棋布坐食徒糜糧餉遣散又恐爲盜賊計莫如調就有礦之處令之開採所得半以歸公半以充賞則彼自樂從二者並行則公私交利再廣開鐵路以便運載廣鑄機器以資利用則大利日興地不愛寶上可強國下可富民足以雄視五洲不此之圖以中國

自有之富棄之不取而日憂羅掘之窮爲計已左而慢藏誨盜又以啓彼族之覬覦以致俄奪東三省之礦利德奪山東之礦利英於揚子江上游法於雲南邊界皆首要索開礦之權十年以後中國礦利盡歸西人噬臍之悔不復可及不可不深思而長慮也

周禮政要卷三終

瑞安孫詒讓著

冶金

考工記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注云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

栗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注云消溝之精不復減也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注云消溝金銀精粗之候

謹案考工攻金六齊之說以金錫相和爲器此化合以利用也栗氏改煎不耗及論鑄金之狀此化分以鍊純也蓋五金出礦不能皆爲純質故必百鍊乃能得其精純而去其粗滓而以之制器則或取堅剛或取柔韌或取回光又宜和劑他金而後適用考工所論雖止取銅錫其實鍊冶五金皆不外此二法近日西國藝學日精化學原質七十餘而金類居其五十其質性功用皆有成書而講鍊冶者則以金銀銅及鋼鐵爲尤精如以電氣於銀中提取金或銅中提取金銀而成色仍無減於舊往歲倭人購中國制錢提取其金銀及洋人買銀提金皆獲利無算而中人不通化學電學明知其故而不能分其利近德人鑄銅鐵之法尤爲經武之要蓋鋼中多含炭質又生金質點不能密合無閒中多含空氣與各種氣質錘鍊不精則往往有細孔以之鑄礮不能堅韌且得熱則漲易致磔裂爲害甚鉅故必錘鍛極淨又用壓重之法以堅其質此與攻工鍊金錫法異而意同現當更法之時圜法則需用金銀銅三品造輪船鐵軌

製鎗礮則需用鋼鐵是鍊金之法不可不亟講也近來西國鑄銀錢於加鉛外又或以鉻鈷鎳三種賤於銀而貴於銅之金攙和鑄成故工本輕而用之又不滯又有鋼鐵學堂專門研攷究極微眇近又新得以矽鋁錳鎳等原質參和鋼鐵以增其粘韌及屈伸之力尤爲精妙此與考工參和金錫之法亦法異而意同中國學士大夫向不通鍊金之學戶部工部之鑄錢兵部及各省軍械局之制鎗礮皆委之粗疏工匠雖有監督亦不通此學故鑄成之器粗惡窳脆不適於用近來以機器鑄銀圜及快槍巨礮則又專特洋匠以中國之大而竟無講

冶金之學者其可笑孰甚焉前湖北省城曾設立鐵政局攷求鍊鋼之法而規摹尚小經費不充未能與西國並駕齊驅竊謂宜於化學礦學諸學堂中專立鍊金一門廣譯西國專門書籍使士民精研博試亦工政之要圖也

水利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注云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鈎也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畯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深尺廣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注云溝謂造溝阞謂脉理屬讀爲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地阞與不理孫也稍謂水漱齧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

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漱猶齧也淫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爲厚

謹案周鄉遂治溝洫都鄙治井田其形體不同而溝洫大小相注制略相類大要爲除水患稻人掌稼澤通水以備旱防水以備潦法尤精密匠人梢溝三十里廣倍及倨句地防之說皆測地形以因勢而導也地勢既明而後溝以通之防以止之古今治水之法不外於是管子度地篇說聖人之處國也內必爲落渠之寫而治水之制則因其利而注之因而阨之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大爲之隄小爲之防歲裨增之其法與匠人大

致略同凡川瀆之深廣容積之數與水流之高下遲速之率皆非測算不能知而大川經流數千里尤必節次測量而後可得其形勢故周髀算經趙嬰注謂禹治水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爲因句股之數而元郭守敬陳凡水利治河之事亦以海而較京師至汴京定其高下之差又自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從橫數百里各爲測量地平將以分殺河勢今西人治水亦以測量爲本皆匠人不逆地防及戒不理孫之義也隄之法主於止漢賈讓治河下策所謂繕完故隄增庳培厚近世治河者率守其法閩之西人治大川善決者多築遙隄彼此相距數里多者至三四重兩隄之間又築橫隄以屬之中成方罫平時可稼穡如今沿江之圩田偶有潰決水止能侵灌一方罫即令更決而進亦不過兩三方罫受其害而內外左右節節有隄亦易於捷塞不至浩蕩橫流一決千里竊意古人洫澮稠互溝防亦相倚爲用其意正同今治河雖亦有重隄而不多爲方罫故其法仍未善自兗豫河患屢見糜帑無算曾無久安之策而燕齊水利不脩使中原膏土雨爲沮洳水無所泄陽爲枯塵水無所留賦減民窮公私交病竊謂宜設水利學堂教以精究測算詳察工程學成分發河工及各省俾遠

師古溝洫之法近放泰西重隄之規再購西國機器挖泥船鍤以去淤造塞門德土以固隄如是則華陰以下之大河直隸之桑乾河患皆可略紓而以次重脩畿輔水道瀦偃種稻以復怡賢親王營田水利之舊迹計畮收米以給京師則河工可減漕運可停歲可餘帑金數千萬而二百年以來北河南漕之弊數一掃而空之豈非兩得之道乎

教農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

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注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遂人掌邦之野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注云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

人令相佐助

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注云移用其民使轉相佐助救時急事也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注云稼器耒耜茲其之屬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貫輕爂用犬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煑取汁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子邑閭注云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爲法也

謹案周禮一經於農政最詳一辨土宜卽大司徒十二壤之教草人土化騂剛赤緹之等管子地員一篇說九州之土上土中土下土各三十物各別其土之形狀與種所宜其文與此實相表裏今泰西格致專門之學其理精而用閎者莫如化學而草人土化之法實與植物化學冥符遙契蓋古農學之精如此二選穀種司稼所辨是也三治稼器遂人遂大夫所簡是也四治糞肥草人用牛用羊之類二鄭謂煑骨汁浸種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氾勝之書有此法江永疑義舉要則謂當是燒骨灰以糞田其說較二鄭爲長也五脩水利若稻人所治是也五事既舉而又有興耡合耦之政以勸其勤有不毛不耕之罰以警其惰蓋其立法之詳如是戰國以後農政雖不脩而諸子九流尚有農家之學而漢則搜粟都尉趙過教民牛耕議郎氾勝之以治農家言使教田三輔則上猶以此爲教下猶以此爲學也魏晉以後農學益衰陵夷至今而農不識字儒者不辨黍稷拘常守故稼鹵莽而器楛拙而地力之荒多矣泰西諸國之務農也涖以農部教以農學學堂士民文有農學會農學

報以校其優劣究其利病日求新理新法故其農事之精遠符周禮如以地學辨土質以色之黑白味之鹹淡而知其有含鐵含鉀含燐含淡氣之別以植物化學辨穀之體性與糞擁所宜而知草木之灰必含鉀動物之糞必含燐故如英國挪佛一郡舊爲荒地後察其土性宜蘿蔔乃令民種之以牧羊而獲大利撒里司白釐平原本爲磽土自肥以鳥糞遂變而宜穀皆草人土化之遺法也其農器則咸用新式機器故以播種一日可及數百畮以刈禾一人可兼數百工其水利則開地塡砂以疏水或鍤管以吸水或用汽機以車水故力省而功

倍如英國伊里島向苦卑濕後用機器去其水轉爲沃壤其效可覩矣西國又以穀蔬分年更種使地質不耗而所獲倍增校之古人一易再易爰田之法爲尤善故其穫之豐如每一英里爲中土三里而可養一萬六千人種善則一粒而可收一萬入千粒千粒可供人一歲之食皆中土所未嘗聞也竊謂宜采用其法飭戶部於京師及各省州縣廣開農學學堂譯西國農書講求植物化學及地質學水利學而集資購機器以利擾利擇子種以求倍穫以中國版圖之大天下已墾之田著於嘉慶會典者七百九十餘萬頃而未闢之荒萊新增之塗漲尚不在此數使畮益一寸可增七千九百餘萬石而英人李提摩太則謂盡中國之地力以西國新法治之每年可增二萬六千萬金亦何必扼腕以憂貧哉至治農餘力旁及樹藝畜牧則桑柘成林牛羊量谷舉凡飼蠶繅絲之利蒭毛纖毳之方無不備舉斯又農學大興之後可順而撫者也

樹藝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

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旱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注云核物李梅之屬莢物薺莢

王棘之屬叢物萑葦之屬鄭司農云植物根生之屬旱物柞栗之屬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玄謂膏當爲槀字之誤也蓮芡之實有槀鞈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毓草木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注云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材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注云時斬材斬材之時日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注云染草茅蒐藺兎首紫茢之屬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

畜聚之物注云荼茅莠

場人掌國以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注云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之林藩落也

謹案古者農圃兼重故九穀之外又有樹藝草木之政其目有三一曰園圃爲種植草木果疏之專地場人所掌是也二曰山澤以養木材草材山虞林衡澤虞所掌是也三曰道路以樹木爲藩落司險所掌是也西國以地學辨土宜以化學培植物農學之緒餘旁及草木尤爲精備園圃則詳辨土性精校物種糞灌既精聯接復

巧故往往別出嘉種異品而調其寒燠煦以光電花果四時蕃育不絕聞法國種蔬之園一畮之獲利歲逾百金其術之精可想矣至於山林則設官立禁毋許戕伐故法美諸國材木之價歲率數千萬金則山澤之利可以富國也加以道路脩治咸有樹木通衢九達則嘉蔭夾道長隄百步則樛木蟠根且植物之根葉能吸土膏通水管可以禦旱暵而肥田疇又能納炭氣吐養氣可以弭沴癘而養人物其效尤廣矣至於滋養之精製造之巧則尤遠非我國所能逮如桑棉及茶爲我國有之大利而今則法意二國之種桑美國之種棉英屬印度

錫蘭及日本皆種茶轉出華產之上中土以蔗造糖而彼則蔗之外又以蘿蔔造糖中土以黍稷稻麥釀酒而法蘭西德意志則以葡萄釀酒香美遠勝華釀中土以竹製紙而彼則以竹木絲麻雜料製紙堅潔如玉中土之樟腦止入藥品而彼則以之作僞象牙中土有橡樹而彼則以之煎膠爲橡皮皆爲珍貴之品是則製造之精而坐擅大利也邇來西國農學家言咸謂中國地居溫帶百產蕃昌陸海神州最宜種植徒以政治荒廢樹藝不講斬伐無禁中原千里材木蕩然以寰宇之大山澤之多而無喬木森林製器造船轉資洋木至於藝果蒔花種蔬種藥咸拘守前代故法莫能改良標異故出口之貨總不及入口之多茶絲之利既衰徒恃區區川陝之大黃齊充之草帽緶以爲抵制豈足以挽回利權至於罌粟之毒徧於二十行省而終不能敵印度之煙土其可笑孰甚焉今宜於農學學堂中附究桑麻棉茶以及種植之利病學成之後俾觀政戶部分遣高材生內赴各省外遊各國以考察其種類之優劣驗土宜之肥磽舉凡牧采之方製造之法一一詳考其精究之而外國珍藥如金鷄納參之治病咖啡之代飲價貴用廣亦宜仿種以牧其利再懸蕃毓之賞嚴刈伐之禁則十

年之後材木蔚茂卉果芬碩不讓歐美矣至於道路種樹尤爲要務宜令各州縣分飭鄉董廣爲勸諭凡道路之旁有餘地者各種所宜之木年久蔚成美蔭則疾沴不作雨澤應期於以消災迓和其效尤大非徒與農學相輔而行爲有裨國計民生已也

保商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云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注云同共也同者謂民貨有不售者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貸而予之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注云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

害於民謂物行沽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卻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鄭司農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謹案數十年來中外交涉之事首在通商商之與賈一也賈之義在乎處商之義取乎行而皆以阜通爲要義阜者厚其積通者利其行也周商賈之事掌於司市今觀其有教有治民貨不售則斂買之民無貨則賒貸之而又禁其僞飾除其盜賊以至量度質劑瑣屑凌雜無不察而治之其所以爲商計者何其纖悉而周備也西商挾其財力之富雄視五洲然治以商部則即周司市之官也國有官銀行商資以爲挹注則猶周之泉府賒貸之政也其他僞飾之禁與夫開塞消息之微權無不與古經相符契則知西國富強之規周公已約舉之矣今欲振中國之商務竊謂宜以司市之職爲本而旁采西法以輔之首立商部以執商務之總凡商之教治禁令咸掌於商部而於各行省及商埠廣開商務學堂學成者以爲商部屬官功效積著得升爲部長更廣開商務報館譯西國商務有用之書究西國商人習用之語

言文字以開其智而精其術擇商家子弟開敏有才略者遊歷各國察訪百貨之盛衰及異域之性情嗜好以握其奇贏之柄精察各國貨物銷售水陸轉運銀行保險出入稅則權衡輕重互相比較析及毫秒又廣爲勸諭集成商會公司資本或不足則商部察其事與人果能自立於不敗則以官銀行之金銀圓及鈔幣貸之以贊其成立保護之章程設激勵之牌照有精於會計坐致富厚者錫以爵秩或使爲部員再妥酌通商條約精練護商兵船使出洋華商不爲異族所凌侮行之十年則西商之利奪而勢絀可以制勝於無形彼雖悍鷙安

能獨雄長於環球哉

同貨

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以國法行之司市爲節以遺之

謹案人之所以魁然伸其權力於萬物之上者以其能羣也能羣則材力強而智巧出故管子之治齊也四民皆使羣萃而州處以相輔相教以成其業今泰西諸國士農工皆有合羣之會而商之商會公司則規模爲尤大蓋一業也其資本鉅而端緒繁者一人不能獨舉則合羣力而爲公司通力合資相輔而成自二人以上聚

而至於百人千人萬人則天下無不能舉之事此卽周禮民同財貨注謂合錢共賈之義擴而充之也故英國商務最盛通國之爲公司者凡一萬入千餘所次則德三千三百有餘所而英之商會公司以至其力拊五印度而取之以爲屬地則其盛可見矣我國商務不講弱者競於錐刀之末以攘奪爲得計而強有力者或專已妒人排擠甚撓不遺餘力故其勢恆處於敝前者廣東上海各埠商人雖有設公司者卒以辦理不善仍多折閱而各省商業及南洋美洲諸華商雖各有會館亦不過爲酬應遊聚之公所於商務無所裨益視西國商會

不逮遠甚今既議興商務立商部則宜俾各業咸隨其力之大小自集爲公司又聯各公司爲總商會申明約章互相贊助周賤鬻貴持以衆力禁梏改良由於公議則不致如今日絲茶之價聽命於外人攙僞之弊延累於同業故有營私而敗羣者嚴罰而公擯之有大事則由公司商會集議達於商部以國家之力爲之保護其蓄力也厚而其赴事也勇斯可握奇贏之柄而自立於不敗而後抵巇蹈瑕集其智力以與西人抗衡當此環球商戰之秋固宜急籌合羣之策哉

攷工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攷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注鄭司農云審曲面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所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皆是也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　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幠刮摩之工玉榔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

梓人爲飲器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注云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栁人焉

謹案考工一篇爲工事之經金木諸工則製造之事也梓匠諸職則工程之司也詳列象度精究理數而推本於聖人之作則義深矣今觀輪輿諸職察規矩縣水之宜陶旊之事揭髻墾薛暴之禁以逮分率之差析及毫釐倨句之形通於弧度以梓人飲器之微一不應法而

梓師罪之則周時工官之法嚴而藝精可想矣泰西工藝之巧冠絕五洲然原其根本亦不外規矩準繩之用至如以輪螺桿擺爲機則重學也以金石水氣爲用則化學也此皆有精義公理可推究亦可擴充初非有神斤鬼斧之奇而中國之必遜於彼者彼求新而我守故彼專精而我習楛耳彼粗工賤匠以及勝衣就傅之童無不略識機輪之理而我上而工部之達官下而館閣之雅士問以重心攝力之理發電漲汽之機輒愕眙而不解爲何語此則不學之故豈眞智巧之不如彼哉今既開算學重學化學諸學堂以淪民智宜廣譯西國工

藝之書頒行天下使咸誦習再於各行省及商埠廣開工學學堂及工藝院精延工藝名師俾之教習機器凡大而造舟鑄礮小而繅絲織布紡紗製罽以及洋火洋紙捲菸礶貨之屬一一精究而仿製之或得新法便利勝舊則給照專利以勸勵之凡昔時舊拙僞惡之物一切禁絕又開工藝報館以擴其見聞而精其比較聞之工部內務府在官工匠數千人歲支匠米數十萬石爲京倉漏巵之一糜巨款以養此拙劣之工亦復何用計莫如盡行裁革而以其費爲開工藝學堂報館之用以中土物產之富西人綜計之謂有三十六萬種五行百產之利不假外求加以工價之廉衣食之儉西人萬不能逮以此大興製造工本既輕必足以抵制洋貨凡洋貨之奪我利權者不禁而自絕矣極我製造之堅緻不難超出彼上即僅與彼等而價廉於彼便可以奪彼之利日本未變法之前患洋貨之侵灌情形正與我同二十年以來精究工藝而洋商或轉販倭貨以反售於彼國斯其明效大驗也工藝之學堂既開凡學成而能致用者則俾觀政於工部得以次擢爲部長昔虞書命垂爲共工曹魏時以馬鈞爲將作大匠皆巧工之精於制器者即爲事官之正長足相比例工官既得其人則凡

舟車礮械之鑄造土水工程之監估不必借才於洋人不至授權於匠儈舉昔時浮冒濫惡之弊一切掃滌無遺則釐正庶務亦資於是非徒與西人爭雄而已也

攷醫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治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注云食猶祿也全猶愈也以失四爲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猪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注云會成也謂其味相成放猶依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注云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爲後治之戒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劀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

謹案周禮醫官區三等疾醫今內科瘍醫今外科也食醫則調護之於未疾之前而醫師總其成比其術之高下而奠其食者也中國醫學肇於黃帝岐伯而本草亦祖神農靈素諸經精究造化然流傳既久眞僞雜糅故亦閒有不驗由漢魏迄今名醫輩出要皆奉內經爲鴻寶未有創新法制新器以自樹職志者惟泰西醫有學堂學會以專其研究故凡爲醫者必在學堂畢業官察其術果精善乃給以文憑准其以技行於世始得以醫自名違者罪之其工醫者必通全體學而知五藏九竅之功用與其情形微血管回血管之環帀灌注腦氣筋之枝分網布無不精究而質言之又必通化學原質而

知人身以輕養淡炭四氣爲本而骨則含鐵腦則含燐以至筋肉之含鈔鎂鉀鈉鈣諸質亦可考而得其微分而藥物之性質與其功用則又必由動植物學以察其微又有聽脈之筒照骨之鏡內察臟腑洞見癥結新理新器參互攻驗以求至當故其說率有義據而瘍醫尤有神驗閒或不驗則解剖肢體以審其病之所在而著其不瘉之狀於冊又發之醫報以徧告各國同會之人故朝得一方不旬日而布環球矣至其調和飲食之宜節宣燥濕之度以攝衛于未病者則尤與周食醫所掌略同蓋其精如是華醫則不然無學堂之教無醫官之

考驗略誦歌訣便挾其術以自衒鬻京師太醫院以侍
御內廷之重而亦學術庸淺往往循資校年而擢爲長
官竊謂醫雖技術然人命所繫不當輕易如是宜博徵
天下名醫以爲太醫院官別於各省廣開醫學學堂采
譯西國醫書與中土古醫家書互相校覈以精究其說
學成擇其最工者以補太醫院屬官及學堂教習其次
則給以畢業文憑使得鬻醫以自給凡未經院長及學
堂師考取者不准行醫而放周醫師稽事制食之法按
年考其所療治之多少以爲賞罰有能得新法治奇證
有益於人者予以不次之賞則兼中西之長通天人之
秘醫學大興或亦安世壽人之一助乎

獄訟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
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注云訟謂以財貨
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
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
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
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
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
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
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注云
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宥寬也民言殺則殺之
言寬寬之
司刺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謹案泰西刑律與中國不同而其慎刑之典合於周官
者有二曰納金曰衆斷周制凡獄訟曲直未判斷之前
必入束矢鈞金者蓋所以備不直者之罰故淮南子氾
論篇云齊桓公令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矢有輕罪者贖
以金分國語管子亦有此文明金矢爲獄訟者取信之
質亦兼爲罰贖之法所以治不直者使其傷財而不敢

輕訟獄也西國則有票費裁判堂費自三元至五六百元多者或二千五百元其來訟則使原告輸堂費存之刑官之署訊鞫之後得直則被告如其存之數罰償之不勝則沒原告所存以爲罰日本以高等學堂法科畢業之人司法者試給執照許充律師謂之辨護士人納照費十圓每年更易無照而私充者有罰其訟者告訴狀答辯書證憑鈔寫本必購官造罫紙以色別其事罫紙之稅自五釐至五錢不等堂判亦然凡原被告人自用及傳喚狀堂判所用罫紙其稅並責不直者出之案結三日與裁判費俱納私造罫紙者罰百倍買者半之

其訟費較之西國尤多而其懲不直者則一蓋必如是而後橋誣者有所懲而不敢嘗試即周納鈞金束矢之意也周又有三訊之法使羣臣羣吏萬民咸得與議合於疑獄與衆共之之義今攷西國刑官鞫獄亦有是法其情罪較重或有疑不易決者則由官爲延著名公正之十二人作爲陪訊官或商或民皆可充選示期集訊陪訊官與司刑官同鞫其獄辭既退則相與推勘證佐斟酌情罪以定其獄陪訊官曰殺則殺之曰宥亦即宥之司刑者不敢違被刑者亦不得再請讞此例始於英而今東西洋各國咸用之即周三訊與羣臣羣吏萬民公定刑宥之意也中國獄訟無輸金之條而吏胥則不問曲直不分原被皆索鋪堂費富者彌多代書掛號傳呈經承拘提號單和息之費需索百端故良民被誣幸而得直而訟費多者至累千金無所取償已足以破其家律雖有誣告之條而地方有司習於寬縱其訟不直而眞坐誣者百無一二故貧而悍者多逞誣而敢於屢試富而愿者多隱忍或不敢求伸莫如放西例使訟者兩輸訟費而沒其不直者又放日本例官售詞訟格紙禁吏胥之婪索嚴誣告之反坐則刑簡而民安矣至於訊鞫之法中國內則刑部外則按察使與郡縣有司主之他人不得與是非曲直決於一人之口故觝法受賕者得以恣行其私亦不如西例設陪審官之公允似可於各議院及律學學堂中公舉議員或教習數人令得陪訊倘典獄有舛誤偏私得以據律辨駁以成信讞其於明罰勑法之恉倘有合乎

諭刑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注鄭司農云四方諸侯之獄訟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

謹案周訝士掌迎訝諸侯之賓客其於西國蓋亦外部之屬而兼掌侯國獄訟之事凡麗罪制刑必有公理通例彼此不疑而後可以通行於天下故使傳諭於邦國亦柔遠人之一端也彼以武周開創之盛撫馭屬國其周慎猶如是我朝綏輯藩部率用中律然理藩院刑律於蒙古諸盟有改徒流笞杖爲圈禁罰鍰之條則吾待屬藩亦不盡依恆法也今以五洲萬國重譯之遠平敵

友邦已不能俛首以就我範圍加以教宗殊別性情言語之不同而我刑律之繁碎例案之繳繞隱互老儒尚不能盡曉彼西人安能諭哉故中西獄訟中人則疑西律之輕西人又疑中律之重彼此相疑遂至我執華例止能治華人彼治洋人則仍守洋法彼則申其治外法權而我則徒守重法以自困其失計亦甚矣故宜以我之法律約舉大要徑直簡明使彼易曉更令精究譯學者取彼刑律傳譯之立中西律法學堂擇刑部司員之練習者相與精校博攷比其異同權其經重以通中西之郵日本之變法也使大學堂文科諸生研求西國律法學成者俾充代言事務人即西國之律師也由是與西人交涉案件每能援東西律例持其平而與彼爭卒得申其自主而廢外國領事訊斷之權此研究西律之明效大驗也攷西國舊通行羅馬律近代則更宗法國律例爲金科玉律前同文館教習丁韙良嘗有譯本乃法主拿破倫所定者公平明允最爲善本今歐洲各國大抵用之竊謂宜以此書爲本再譯羅馬律要諸國律例異同諸國商律攷異公法例案條約集成諸書參綜比例輯成一書頒布各省學堂凡治律學者必精通此書而輔之以萬國公法凡華人與西人獄訟即據此書

以斷之而後我有所挾持以與彼抗而彼不得偏護以庇其人矣抑又聞華人之僑寓英法美者往往有深通彼國律法考授律師者是華人非無通西律之人特中國拘守舊法棄而不能用耳倘飭各公使大臣招之歸國予以部銜俾充律學教習及議律官員而後別建獄室以除湫隘汚穢之舊精究化學醫學以正宋以來洗冤錄之疏舛使彼族悅服而漸收吾自主之權其庶有冀乎

收教

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注云圜土獄城也聚疲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害人謂爲邪慝已有過失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

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注云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謹案古者民必有職故太宰爲治官以九職任萬民大司徒爲教官則施十二職事明有民則必授以職事無職者謂之惰游亦謂之罷民不得齒於曹伍故國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管子治齊之法與經正同蓋人類不齊不能無些窳無藉之民聖王不忍置之於是有圜土之法所以鞭策愧厲使不終於廢棄也中國人口之繁號四百兆四民之業不逮十一其爲士治入股帖括而於天人之故中外之情茫昧不知其原爲農則惰爲工則惰爲商則拙已不足與於四民之數而況乎其廢業以嬉者之不可勝數也故人才衰乏國勢日蹙英人斯賓塞爾之言曰民成丁之後所得利益與功能作正比例反是者滅其言絕痛切不可不深長思也西國於民之老幼癃疾貧乏不能自存或行乞者爲養貧局以

養之給以衣食使無饑寒其少壯可任事者則別入教貧局課以工作日有常程不中程者痛責之量其所能教以粗藝所成器物售之以其直之半充公費而儲其半俟其期滿出局仍給還使有所挾以爲生業之資本故惰民往往媿悔轉爲良善其治罪人亦然凡輕罪頌繫或重罪當監禁者咸日有所課一以習其勞使不至羸弱一以課其業使有以爲生與治惰民略同是西國之治惰民即古圜土之法其治罪人亦即古嘉石之法蓋恩意曲至與古經弇若合符信仁人之用心也中國無是法故惰游衆多強者流爲盜賊椎埋作姦吏不能

禁弱者流爲乞丐轉死溝壑官不之恤同此圓顱方趾而任其廢棄艱阨良可矜憫亟宜放圜土嘉石之制收而教之於京師及各省府縣各立警惰院凡惰民之犯賭博鬬毆及竊賊初犯者乞丐強壯者並拘於院中給以衣食而教以農工雜藝吸洋煙者給藥戒之其能改者三年期滿其里族願保領者釋之更設教游院凡良家子弟之不率教逸游酗酒吸煙者准其家長族長送入爲之延醫戒煙延師教以書算嚴其督責以戢其驕恣之習教以體操以作其媿奮之氣其能悔悟折節向學者亦一律送入小學堂肄業俾有成立則所培植者

尤廣矣至於西國又有盲聾啞學堂以凸字教盲以傳聲器教聾以手勢教啞皆能識字作工以恤廢疾之人較之國語管子養疾之典尤爲精詳亦宜放彼成法令各州縣城鄉設教病院聚而教之則天下無棄人於以補教化之闕彌造物之憾亦爲治之本圖也

周禮政要卷四終

跋

右周禮政要四卷清孫詒讓撰詒讓爲浙東著述大家其周禮正義一書極爲南皮張文襄公推許勸學篇曾敘及之此編乃摭拾周禮與泰西政治有合者撮要甄輯抒以讜論藉釋變法羣疑而於制度典章無不備具洵經世鉅製也自古治周禮者多矣鄭賈而後無慮數十家如王臨川新義王東岩詳解葉竹埜禮經會元鄭節卿太平經國等書皆本經術發爲政論然僅限於中土志在復古而已非有他國可爲參互考訂者也至於清季則海禁久弛歐風東漸折衷取法勢不容緩是此編者實爲議變法者之

先河非洞明古今治亂源流中外因革利病不能言之親切如此其序謂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羣理之公而適於萬事之變又謂今人所指爲最新者吾國二千年前已發其端尤足使舊者解惑新者知本斯亦可謂至平之論已關中豐鎬故都本周公舊日經營地茲檢官書局刻本重校印行蓋猶數典不忘之意云民國二十三年八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南鄭林朝元

周禮政要勘誤

卷次	頁次	行次	字數	誤	正
目錄	二	八	五	祝	稅
卷一	二十	十一	八	政	徵
	廿二	十五	十	侯	候
	廿五	一	十五	共	其
	廿九	八	八	成	長
卷二	十	四	四	直	置
	十四	二	一	士	土
	十五	三	六	士	土
	廿六	六	十九	女	子
	廿九	三	十六	搏	搏
	廿九	四	十八	摶	摶
卷三	十	十五	二	守	宜
	十一	十二	十三	日	口
	十七	六	十	豁	豁
	廿六	二	二十	政	征
	廿六	二十	十	的	約
卷四	十四	八	五	牧	收
	十四	十	六	牧	收
	十八	十六	廿一	已	己

豐川雜著

序

咸豐七年使者拜恩命撫兩陝下車之日訪求民間利弊欲與三秦父老勸農桑興孝弟進之於敦龐古處之域而德薄能鮮隱疚在躬天佑我秦歲屆十稔而或恐官司之削伐農力之曠廢歲功未盡日積月累愆陰伏陽致乖厥序此亦使者之羞也進求治術徧訪良規屬吏有以區田書獻者覽之知鄠縣王豐川徵君昔嘗致力於此政餘玩索得其旨趣書中所言三時播種可禦旱災所以占天時也分區空隔衡從相閒所以養地力也壅根澆水頻芸而深鋤之所以盡人功也三者得而農事備且南人知糞田

北人不知行區田而糞之法寓南人無牛可耕北人無牛不耕行區田而牛可不蓄雖所收之數未必盡如古說要皆可以輔農功而弭偏災秦自商鞅開阡陌井田之法蕩廢無遺孟子曰易其田疇又曰深耕易耨此法庶幾近之考之元史元時嘗以此法下之民間教民如法耕種而未竟厥功蓋其時上無身體力行之有司下無深嗜篤信之士夫也徵君生長此邦其著是篇以教後世可見當時試行有效始以之嘉惠桑梓溥樂利致豐穰駸駸焉講讓型仁教化之原於是乎漸用意抑有進矣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今秦士大夫有能信而行之者乎使者且將爲徵君請於朝祀於鄉以爲此邦景行前哲者勸豈獨與隴上農夫講分區而談布種也歲在彊圉大荒落撫秦使者前史官嶺南曾望顏序

區田法

按農政書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務爲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說誰無他書可證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辦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旱荒之時水泉闕少之鄉尤宜留意也其法大約謂一畝之地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行長闊相間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

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區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撼依此法者倘不爲蝗傷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石余竊謂其法眞貧家濟荒之勝策但如隔區間種不但中道難行亦且耘鋤水灌皆費周折不如視地闊狹於中畫路以一尺五寸通畛爲度而畫一種禾之溝亦以通畛一尺五寸爲度區規深則一尺用熟糞一升照數均入以手按實視其可灌則按時渥灌之爲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區能收穀一斗一畝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說則亦恐不然昔余當庚子辛丑大旱時亦曾力務爲此雖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頗勤亦只可畝五六石而止彼畝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說或古人誘人力務區種之旨乎然如大旱之歲鄰田赤地千里而區田一畝獨有六七石之獲果若數口之家能殫力務成二三畝區田便可得全入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嗚呼豐儉不常是乃天道家無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責上下關於己身思患預防可無慮歟豐川王心敬

區田編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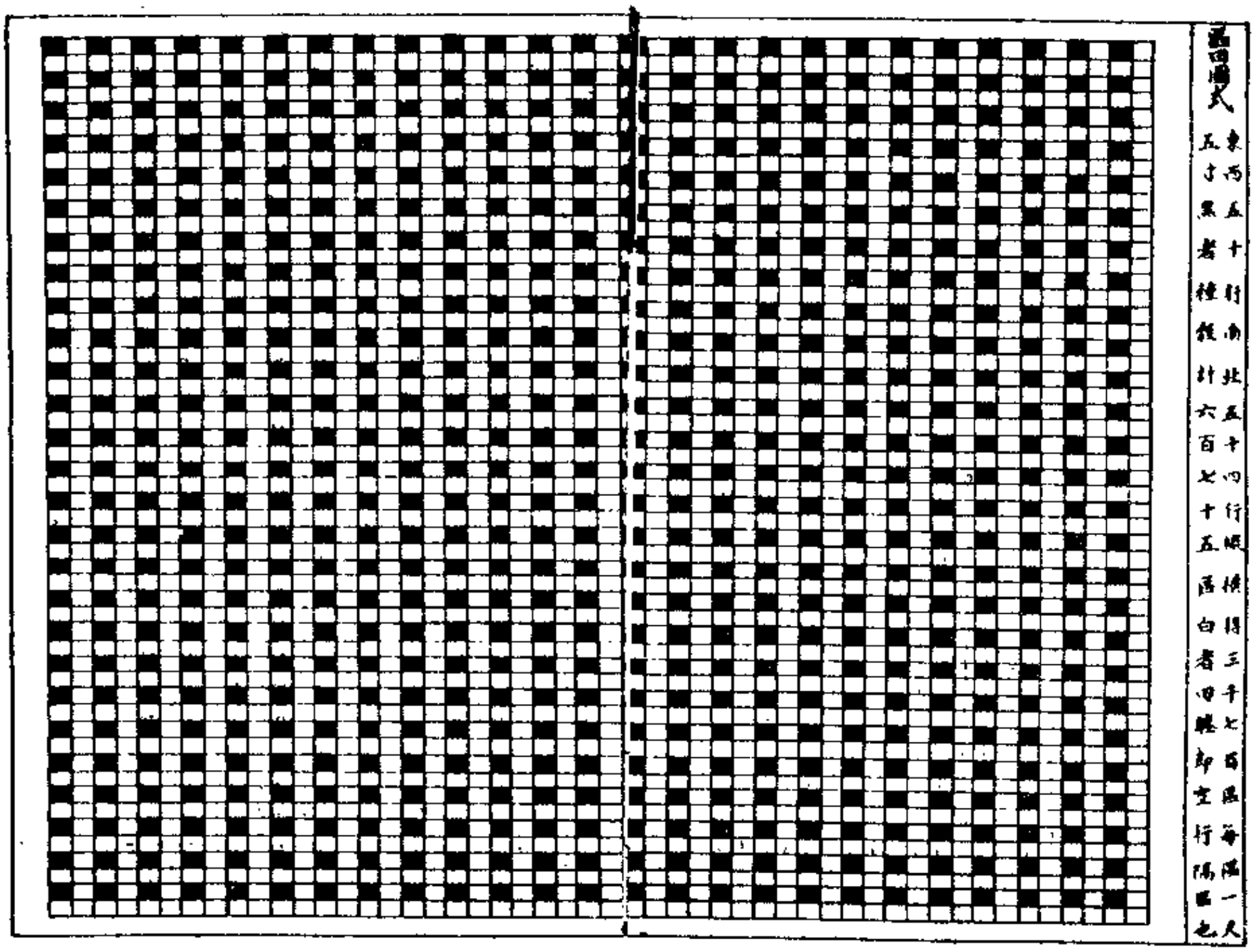
跨陌連阡原高而水遠無蓄無洩莫浥莫注翹首跂足以待澤與霖澍之時行者人事之窮天工補之也省工省水省人省牛省耒耜桔槔省租庸賦稅成不我災而粒食可券者天事之窮人力補之也天難必力可自主焉則區田要矣區田者約井田而變通之以立制者也一畝之內澮與道縱橫得九十井之制也一畝之內修與廣縱橫得二千六百五十區之制也井以川塗溝洫神收洩之用其利溥區則以隔行隔區合疎密之宜其精聚聚人之力以發地之力聚地之力以副生之力所謂人定勝天也夫井與

區皆聖人之制也井廢而阡陌則水利失或併阡陌而失之廣種而薄收固其宜也井制廣而難復區田切而易行連阡跨陌毋餘地利以盡人事之常按行分區無餘人力以備天道之變蓋並行而不悖焉可矣乾隆七年歲次壬戌秋日豫章帥念祖書

區田編

湯有七年之旱伊尹制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歲不爲災其法不論田之美惡不計田之多寡不須牛犁之本不用傭工之費但竭一家婦子之力每區一尺五寸之地可收穀七八升大旱減收亦得三四升積算每畝六百五十區可得穀五十餘石大旱減收亦得穀二十餘石一畝所得便可養活一家矣田多有力之家播種旱穀之外量種區田一二畝設遇大旱仍復有收終可免於饑窘至貧難無地之民水邊棄地山畔荒原隨處便可開做一家五口可種一畝便已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加增少者兩戶三

戶合種一畝或分區各種男子借以力作婦人童稚可以分工蓋以人力盡地利補天工不論雨澤之有無而羣安耕播不費天家之補助而共慶盈豐眞禦旱濟時之良法也其開區種植等法繪圖臚列於左



區田圖式 東西五十行南北五十四行縱橫得三千七百區每區一人五寸黑者種穀計六百七十五區白者四糧即空行隔區也

開做區田

田一畝闊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丈五尺每行闊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十六步計八丈每一行寬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闊總算通共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可種六百五十區不種旁地庶盡地力每區挖鬆深一尺四方各一尺五寸

量下籽種

區田做就每區挖鬆深約一尺起出鬆土約一寸用熟糞一升與區土和勻將籽種均勻撒在面上把手在糞上按實使土與區種相粘然後將起出之鬆土覆上鋪平空一

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既緩地力又可在空隔處澆水洵爲簡便

揀留苗秧

苗出之時要看疎密初種不可太密苗出時相去一寸半留一株區之邊上多留一株（區有四邊邊上多留一株靠一邊留空三邊）每行十一株（是區內種穀之行）每區約一百一十株只須看粗壯好苗約估揀苗不必逐株細數總不要貪多收成時自然獲利

耘耡野草

禾苗留足之後俟當鋤之時製小鐵鋤一把寬一寸長四寸鋤去野草如鋤過入遍草盡土鬆結子飽滿禾穗長大

如肯用力勤鋤即尋常種法收成猶多況區田乎

結穗壅土

區田禾穗長大所結顆粒必重定要下墜恐遇大風搖擺一經臥倒便傷禾穗須於出有尺許長時即用土壅根漸長漸壅

不必擇地

凡高原平坂邱坡及宅旁空場隙地無論成畝不成畝但以一尺五寸爲區地雖奇零尖斜橫曲無不可做其區當於閒暇時墾開看地之大小爲區之多寡

不用牛犁

器具止用小鐵鋤及鍪鑊墾劚貧難之人最爲便易

平時積糞

凡田不論美惡總須糞以肥之況區田既不擇地未必皆屬沃土糞壤最爲緊要積糞之法多端總在隨地隨時預爲漚罨窖熟以備臨時之用另載舊說於後

澆灌以時

澆灌之法總無一定看土之乾濕乾則量澆使其潤而不枯濕則停澆不致單長苗根而不結實田以近水爲上而不能處處近水則取水之法在因地制宜或引泉流溪澗或置池塘水庫或鑿井或挑負大約旱天亦不過澆灌五六次積水法詳後

隨時可種雜物附忌種日

正月種春大麥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爲之不可貪多年年如法種植便可常熟　雜陰陽書云木生於寅壯於丁午長於丙老於戌死於甲惡於壬癸忌於丁丑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收薄忌日種者敗傷用成收滿定平日爲佳　記稼書云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麥忌丑秫忌寅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九穀俱有忌日不避者多傷敗

養種法

凡五穀果蔬之有種猶人之有父也地則母耳母要肥父要壯必先子細揀種其法量自己所種地約用種若干石其種約用地若干畝即於所種地中揀上好地若干畝所種之物或蔬或穀等顆粒皆要精選光潤者方堪作種作種之地糞力耕鋤俱要加倍其下種行路比別地須寬闊數寸遇旱則汲水灌之則所長之苗所結之子皆飽滿十分下次即用所結之子又揀上上極大者作爲種子如法加糞加力如此三年則穀大如麥矣若菜菓應留作種者不可過多如瓜止留一瓜茄止留一茄餘於開花時俱要

摘去隨用泥封其枝梗

乘時說

凡五穀種同而得時者穀多穀同而得時者米多米同而得時者飯多飯同而得時者久飽人肥舜典食哉惟時此之謂也

糞壤法

農桑通訣曰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糞壤爲急糞壤者所以變薄田爲良田化磽土爲肥土也田畝歲歲種之土敝氣衰生物不遂必儲敗朽糞之則地力常新而收穫不減踏糞之法凡人家於秋收場上所有穰穢等物須

收貯一處每日布牲畜腳下三寸厚經宿蹂踐便溺成糞平旦收聚除置院內堆積之每日如前法至春可得糞四十餘車一畝用四五車勻攤耕蓋地卽肥沃亦有苗糞草糞泥糞之類苗糞者綠豆爲上小豆胡麻次之蠶豆大麥皆好五六月穊種（史記深耕穊種立苗欲疎）七八月犁掩殺之爲春穀田其美與蠶矢熟糞同自南迤北用爲常法草糞者於草木茂盛時芟倒就地內掩罨腐爛也農夫不知乃以其耘除之草棄置他處殊不知和泥渥漉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而土肥美南方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歲歲如此地力常盛又農書云種穀必先治田積腐糞敗葉刻薙枯朽根荄遍鋪而燒之則土暖而爽及初春再三耕耙而以窖罨之肥壤壅之麻粃穀殼皆可與火糞窖罨穀殼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渥漉精熟然後踏糞入泥盪平田面乃可撮種其火糞積土同草木堆疊燒之土熟冷定用碌軸碾細用之南方水地多冷故用火糞種麥種蔬尤佳泥糞者於溝港內取青泥掀撥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擔去與火糞和用比常糞得力甚多〻凡退下一切禽獸羽毛肌膚之物最爲肥澤積之爲糞力勝草木下田及山田泉水未經日色則冷亦有用石灰爲糞土暖苗而易發用糞之法貴適乎中若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糞熱則燒殺物

反爲害矣南方治田之家常於田頭置磚檻窖熟而後用之雖熟不得多用多用者須臘月下之其田甚美西北農家亦宜效此利可十倍

積水法

南方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亦自爲溪碣水蕩大可灌田數百畝小可灌田十畝（此引渠法）若田高而水下則有翻車筒輪戽斗桔槔之類引而上之水高而田下則有旱塘滾壩退槽山堰之類障而用之若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爲橫架竹筒陰溝渠陂柵之類引而達之可也（此車水法）至於平原曠野泉源遠隔引渠車水俱不便易惟鑿井一法其

利甚大水車井一眼可灌二十餘畝轆轤井一眼可灌五畝豁泉井一眼可灌二十畝秤杆井一眼可灌六畝易所謂井養而不窮也其或高山峻坂土厚水深則莫如作水庫水庫者置窖蓄水也築土堆泥以實其底膠泥塗之使勿漏洩當令形如橄欖下作尖底則泥沙澄聚上作尖蓋留孔汲之則不爲風吹日曬所耗中爲罐腹一切雨雪之水多爲蓄積暵乾無患不特可以裕灌溉亦藉以供飲饌資澡滌昔人謂西方積水如積穀眞名言也

以上區田法耕種條件最爲簡便人人易曉處處可行

兗州刺史劉仁之在洛陽內宅旁十七步之地盡爲區

田收粟三十六石太原司馬朱龍耀署中置爲區田每區得穀五升廣順別駕方鳴夏客蘭州時教張姓者治區田一畝得穀三十六石後歸江寧以法與其族人亦治區田一畝得穀三十八石近時建昌觀察李餘三於署內行之收獲皆符其數效驗指不勝屈勿忽視也區田之外田制不一並附記之

井田

揪自黃帝三代因之寓兵於農伏險於順法至善也法詳周禮凡治野節便曉總之百里之內川與路縱橫各九而澮與道則各九十也今惟鄭州田制尚存餘或可行於土

曠人稀之處

櫃田 又名覇田

其法築土護田似圍而小其面上俱置瀝穴順置田段便於耕蒔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堅築高峻外水難入內水則車之易涸淺沒處宜種穆稻此稻自種至收不過六十日能避水溢之患如水過澤草自生穆稗可收高涸處亦宜陸種諸物皆可濟時

梯田

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巔裁作重磴皆可藝種如土石相半則須壘石相次包土成田如上有水源則可以種

秔稻如止陸種亦宜粟麥菽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求食最難

架田

架猶筏也亦名葑田以木縛爲田坵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沒自初種至收刈不過六七十日無旱燥之災有速收之效水鄉無地倣此

圃田

周禮以場圃任園地蓋樹菓蓏之屬其田繞以牆垣或限以籬塹臨水爲上否則量地鑿井以備灌溉此圃夫之業

可以代耕較之常田歲利數倍

沙田

沙淤之田大率近水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四圍宜種蘆茅內則普爲塍岸可種稻秫積高者可種棉花芝麻或中貫湖溝旱則便溉或旁繞大港澇則洩水水旱無患非棄地也

塗田

瀕海之地潮水往來淤泥常積上有鹽草須挑溝築岸或樹立樁橛以抵潮泛其田形中間高兩邊下不及數十丈即爲一小溝數百丈即爲一中溝數千丈即爲一大溝以

注水潦謂之甜水溝初種水稗斥鹵既盡可種稻粱此治塗田法

圍田

江南地卑水多田多築土爲岸環而不斷隨地形勢四面各築大圍以障水中間又爲小圍或外水高而內水不出則車去之是以常稔北方之地平坦無岸潦則不能禦水旱則不能蓄水安得不荒若築長隄以圍地隄下掘溝以洩水則膏腴立致矣

土宜

土脈各異有強有弱有輕有重有緊有緩有燥有濕有生有熟有寒有暖有肥有瘠皆須相其宜而耕之孝經援神契云黃白土宜禾黑土宜麥赤土宜菽汙泉宜稻不可不知廣義云黃壤宜桃磽田宜李沙土宜棉燥濕之宜在斟酌而善用之

區田法終

荒政考

豐川氏曰自昔救荒無全策非策之窮也既荒而始議救安得有全策哉少得免於流離溝壑即幸耳故古聖王父天母地而子萬民一民失所則曰特予之辜古大臣代天子宣德意匹夫匹婦有一不被其澤則輒若己之納於溝中於是乎未荒而豫爲之備既荒而曲爲之籌凡以補天工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大君百爾之正職正分抑必如是而後可言大人與天地合德也屠緯眞公荒政一攷括古今救荒之法而統備以三十目仁人君子之用心如此顧吾懼其文繁而覽者之莫竟也又懼其徒法不

行與夫無法而終窮也壬子冬仍循其目本其意而節約之期於便觀覽易按行而又於本目外增擇人開井二目以補天工之窮焉嗚呼吾郡今且荒矣矧余陋巷老書生也縱言之諄諄又奚濟於我同胞之饑餒乎抑存此以供一體天地萬物之大仁人君子採擇爾

一曰減歲租之額以蘇民困歲荒年饑以里戶十分論計足支歲用者不過一二分儲微粟而不足用者計當十五六一無恃賴者亦當三四分民方顒顒望賑於官家而吏且捶楚而額徵之空室者惟有逃亡儲微粟者勢且不暇顧冬春之寒餓罄所有以輸公而其究也且與室本空者同歸流亡耳故周禮荒政十二以薄征爲第一也

二曰發積蓄之粟以救饑傷蓋無論損有餘補不足爲天道王者四海爲家父母萬民坐擁國廩之饒而漠視下民之命心奚忍乎且如饑饉相延非戶口流亡即且饑民相緣爲盜上能晏然安枕耶故發粟救傷爲濟荒要義也況如近代之積貯何一不出小民平日節口縮腹之供輸而臨饑則輾轉汨沒於奸胥市棍之手又豈情理之平歟然要之古今論賑濟法多矣俱不如屠子聚賑不如散賑零賑不如頓賑爲妥協爾

三曰行官糴之法以資饑黎蓋如境內災傷將議賑濟而

官倉無多議勸借而富戶有限若使有漕米者則截留漕米無漕米者須發官帑銀委用忠厚吏農富戶轉糴於鄰省外郡豐熟之處歸而減價平糶於民令得轉運無窮循環不已即大水大旱之鄉不至於市乏可糴之粟麥而如積穀罔利之家雖欲獨高其價而勢必不能更如他處米穀亦復不足則雜買諸豆蕪菁蕷薯麥蕨粉芝蔴之類並足充饑饑民便可恃以無恐況如豐熟而還帑官銀不失而且獲微羨那移以賑民民饑獲濟而歲課仍收且使委用得人必無他虞即自是而勸化富民自以己貲往來糴糴民且必從此亦權時救急之一策而如不待用法摧

抑市價而市價自平是又中寓之一美善也惟出糶之時須設法禁約糶者必係眞正饑民毋爲商牙揭販者所夾雜混糴輾轉射利又一人不許過一石而尤嚴戢吏胥誅求役人抑勒切不可聽其罔法行私是爲要焉蓋遠糴近糴無益眞饑且又藏彼處騰湧市價之弊只有稍摧抑饑鄉市價騰湧暗中利貧之一美若如前弊不能禁清郎美事瓦解官長亦徒勞心費力爾

四曰勸富戶之賑以廣相生蓋如饑饉洊臻流亡滿目而倉粟無餘轉販又遠則如勸富出粟或糴或貸是亦權時救急之一法也但其中有利存亦有害寓利存有三而害

寓有二利存何以有三也其一勸富而貸也官家作保豐時按原價官爲催還利在富家尤在貧戶其二勸富而糴也可以濟倉粟之窮於國爲利於富戶亦利市價可不禁而漸平並可不禁而隱消無賴之強脅利在閭閻之虎固多利在富家之處亦不少其三勸富能平價出糴而不令市井惡風勒價也利在民情頌上德之能感乎富人尤利在輿論佩服富民之好義樂仁且如更能勸富直貸窮簷候豐交還也則利首在司牧者不煩請帑家給而斯民且歸仁於至德之隱及次即利在富戶之借公施仁而陰隲可被於子孫此所謂利者三也害何以亦有二也其一勸富當計其人丁門戶之需餘三年者然後可勸其出三年以外之羨餘蓋吾鄉辛未有荒直至四年以外有一富民家口亦衆積有麥穀數百石初一年亦未甚多糴逮次年仍荒而粟價益貴則官脅之糴而此富民亦利在乘其貴而糴也於是乎盡糴其粟以俟夏糴而夏仍酷旱而無獲此富民竟家廩蕩然無存不得已攜家口之半趁粟遠鄉竟死於外而家且狼狽故勸富宜爲富民計三年之粟而後可不然寧留一刻薄富戶作鄉邑不逃不亡堪爲國本之民也其一勸富以德化無以威逼蓋若欲勸者當隱邀其人默與之商可能出所餘以貸鄉爲本鄉行此一大陰

隲否其人允則知事而仁者也然後官長以禮延至明商之則公私兩得如其人有難色則其人可知竟勿強逼之貸昔辛未之旱州縣官往往以威逼脅富人究之富民多不應而一時無賴之徒遂成羣合黨明刼富民而無忌而衙役里棍亦虎嚇鄉愚凡二三十石藏粟之家且多爲此輩借以噬擠卒之州縣亦用嚴禁而其風不止竟積成橫殺大案歷數官而未已故勸富切須有道州縣官無徒市一時虛恩而爲邑公私留實禍此所謂害亦有二也總之此事在州縣官先量自己之德能服人不能服人次看富民是何等積蓄何等存心行事相其可者州縣官以精誠

先倡如向經知河陽大旱蝗乃先用己堂田所入租賑救之已有富民皆爭效慕全活甚衆扈稱爲梓州路轉運使歲饑稱先出祿米賑民一時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官而全活數萬蓋上躬行仁義而其下不望風響應者未之有也又在懸賞格以勸民信科條以鼓衆或量其所捐而優以禮貌風以折節獎以旌扁榮以冠帶又或給以印信帖除重情而外豫免其罪責一次令得執以爲信彼見司牧之中心款誠調停詳妥好義者必爭先貧恪者亦勉應矣不然而一邑之富民幾何極其所出何濟於窮簷百分之十而併幾箇堪作國本之富民令之擠壑於貪官污吏豪強無賴之流而不能保其安全是直使凶年饑饉之時盡一邑無一飽煖安生之戶而後已也豈聖明之世所宜有而仁人君子所忍爲乎吾故願司牧者平日去矯激之見無輕摧富而右貧借口於抑強扶弱荒年中又須慎持其平無輕假公而濟威借口於不畏高明不怕豪強而輕加挫抑也要知國家謂百姓爲國本者是蓋謂幾箇富民平日安土衛國之獨久急公輸賦之獨先有兵則輓粟運芻之終賴遇荒亦賦車供馬之莫辭總之時無豐凶而國之所倚賴者悉此輩也嗚呼凡此富民眞國家之命脈哉可無特留意耶

五曰籍饑民之口以革冒濫蓋上之賑濟所以救饑殍非以資奸民也嘗見邑里之報饑民也家有需索人有賄賂市猾欲爲他日規避差役之地賂里役以報饑民民之實饑流離者則以貧莫能賄而反不得與故雖有賑濟之名而終無能救小民之死必也罪冒濫罰漏遺嚴勘詰密體訪如蘇次參按里分十甲牌細察貧富將饑民口數合請米數實貼於各人門首壁上又如余前說凡大荒散賑小歉借倉各按里糧勻攤其法令里書按所賑貸金粟細分諸里糧人給升底大票一葉前書某里某甲某人若干合領穀若干各里書留底簿一扇與散給員役一扇以便對查凡執票至者給過即於票上簿上書領過二字如此則冒濫之弊必革而待哺之民庶幾無遺爾

六曰躬賑濟之役以防奸欺蓋凡官府賑濟當其發糧也則既偷竊於吏胥及委役之散糧也則又尅減於委役蓋竊尅者十恆居其半矣至如賑金則又弊竇百端莫可究詰蓋在朝廷原屬實惠而如後世賑不按里散不依丁丁簿上人數盡屬詭名則直是虛文搪塞其實窮簷之實被者且十不能三四爾嗚呼其如朝廷之德何必也四境之內照東南西北分日擇地諭令集該境饑民州縣官躬親查給而勿輕委人爲當萬一地廣人稠一身難遍則精擇

廉能員役分頭管散總之簿籍既要分明尤須計算賑資每一處共饑民口數若干賑資若干每戶口給與銀糧若干逐一明白榜示使饑民各知數目而要緊則在上官出其不意時一親到驗查如有管散人員尅減短少者許饑民即時首告以憑坐贓如律究問則庶幾吏胥弊少而窮民多沾實恩矣

七曰詳村落之賑以遍窮簷蓋從來有司之賑濟往往彌縫撫飾於城市之中爲美觀而如窮鄉僻野閭橫於道路塡於溝壑者則聽其死亡而莫之肯顧嗚呼父母斯民者顧可爲是偏枯耶必也多方撫循加意周遍無遠無近一視同體但得有暇則正官親臨萬一無暇則委用廉幹而亦必親到一二鄉呼其饑民細問虛實使無不均之歎可也

八曰行食粥之法以濟權宜食粥之法爲濟極貧之丁口設蓋極貧者雖得升合之糧不便炊爨官爲日煑粥飼之以全活其性命本仁術也顧所最忌者羣千百人而聚食一處遠涉者不及食而或以道斃且羣聚則穢熱蒸染易以生疫甚而管食者尅米而多攙以水給食而不惟其時欲以救民之生而反以速民之死者往往而然必也愼選員役躬親考核逐鄉而煑分圖而食煑必以潔食必以時如古者按時刻照人數執旗引隊羣而不亂庶幾少弊耳然要之愚意煑粥終不如給糧零散終不如頓散也

九曰設多方之策以宏仁恩夫四方之地風土懸殊災變之來情形不一必也順風俗相時宜酌人情權事勢凡可以佐百姓之急者悉心力而爲之如漢晁錯建言令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武帝詔山林陂澤之饒與民共之董煟謂饑年食蕨根煑野菜拾椽子採櫰米凡可以度命者隨時在而爲之西晉武帝時螟傷稼尚書杜預上疏漢時舊陂繕以畜水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蟀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水去之後滇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以典牧種牛四萬五千餘頭分以給民使及時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宋程珦知徐州久雨珦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盡涸而豆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范純仁宰襄城因歲大旱度來年必歉於是盡籍境內客舟誘之運米賴以無饑又古者所行令民入粟以次補吏給度牒度僧入米以活饑遇饑行權術不厭詳然要之出官帑銀循環轉運及勸富民之興販誘客商之糶糴此於荒政爲喫緊而終不如遇可井之地即豫爲之殫功成井灌穀蕎蕪菁蘿蔔之類尤爲的實濟用且出自己地力不勞

外營也

十曰厲揭販之禁以祛市姦歲祲穀貴小民已不堪命而市井之猾牙儈之奸罔念民艱乘時射利凡遇有穀之家入市出糶輒結黨成羣邀截兜攬仍高其價而收糴之以圖抑勒零糶取利倍增穀價之所以日長饑民之所以日困則皆此曹爲之祟也有司須嚴查密訪重責枷鎖號令都市此風果息卽市價可漸次而平矣

十一曰戒抑價之令以來商糶夫民情趨利如水之流順而導之則通逆而遏之則決年荒穀貴民誠不堪有司不忍穀價日高以病小民乃出示抑減市價以惠窮民此意

未嘗不美殊不知此令一出則他處之興販便畏阻而不來本境之有穀者亦閉糶而不出民食愈乏民情亦慌強則有刼掠弱則有餓死而已故良有司惟貴設法調停令穀價聽時低昂不得抑減而仍出官銀以行運糶卸商賈以來興販請皇恩以開賑濟懸賞格以勸富民漸近食新卽價不減而自減不平而自平矣昔范公仲淹知杭州包公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賈至日多米價遂賤此前賢已行之明鑑也

十二曰予民閒之利以充贍養蓋民之利稼穡爲先而此外如近山林者則有樵採之利近江海湖蕩河泊陂池者則有梁罟之利近竈場者則有煎煑之利近關津廠務者則有商稅之利須力請於上暫弛數月之禁令饑民得依以活命一遇豐熟卽停止而又爲嚴禁約束不得乘機急行非法搶擄犯者無赦是亦救荒之一策也

十三曰留上供之粟以資賑濟王者爲民父母四海蒼生皆其赤子也寧有父母廩食有餘坐視赤子之餓殍而漠不爲之極救乎惟是遇有凶荒有司須力請於監司監司則力請於朝廷或留上供之運輸或截留漕米如前代舉行故事又或力不能盡賑則截留漕米減價而糶是亦平抑市價之道也不然而朝廷不聞詔留某項解京糧餉賑

濟饑民所司亦絕不敢以此爲請而徒以境內藏積之儲量行給散譬之霡霂小雨漉久旱龜坼之田其何能濟虛文故事良可哀已況乎人主未有不愛其民而惜其流亡死傷者誠有能將小民饑餓流乞轉徙死亡傷心酸鼻諸苦狀悉描寫以上聞而懇其留粟發粟則上之人必惻然而感動卽不然而言者未必獲罪卽獲罪吾亦任之卽此人者忠於國惠被民吾知其得天獨深非福祿壽考必且蔭留子孫而不可限量爾

十四曰冒專擅之罪以救然眉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三日不食則死歲荒年饑十室七饑而欲死民命直懸於旦

夕而君門則遠乎萬里爲有司者受天子命作牧斯民顧不惟閭閻之饑是顧而此身之功罪是計必請而後行得報始發道路往返未及施行而百姓且多輾轉溝壑矣故余以賑濟之事若猶可以稍緩則當以請命爲恭若勢在然眉朝不及夕則先發後聞以身當之蓋古人如汲黯蕭復楊紘楊逸輩累累行之往往反蒙朝廷褒美未聞盡獲罪謫也然要之臣子救濟君父所託之生民合如救赤子之入井但使得濟矯制之罪且不暇計褒美之榮又豈此心可覬乎

十五曰假便宜之權以倡民牧國家之事權本不可以旁

落下移而古如大夫出疆則許以專境外將軍統兵則許以制分閫蓋事機變於萬里之外而字字稟命君門或且有牽掣誤事之弊藏於其中故古之立制出疆之大夫專閫之戎帥俱得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也惟荒政亦宜然饑民之命方懸旦夕之間而必令俟奏報得請而後得發倉拯救即文移往返之間遠輒數月之外近亦非一二月不遂蓋自縣申府府必駁查自府申司申院司院又必駁查上下駁查而半月二十日猶爲速矣然後題奏邊境之鄉又非兩月內外不能行縣倘若窵遠之途部更查勘即非三月內外不能得命夫三月則百日也民之告饑非大水則大旱曾可待至百日乎故古之明主定規立制無事不嚴專擅之罪而至如立救荒之法則輒給空名告身空名度牒而令得拜爵度僧專斷而行豐熟乃罷即古之良有司亦正有不俟請命竟自截留上供或且專制發粟如汲黯楊紘其人者蓋意在全活黔首非權宜不濟故在上初不嫌於事權之旁落下移忠賢有司亦不避矯制專擅之罪而刻意行之也是惟明君賢相權衡事宜立爲永規凡水旱災荒如時可稍緩則必以請命爲恭倘如勢難久稽則許有司得權便立行而如其必須奏請則亦必限以本省一切申請查勘不得過二旬題奏限程途中必一日五

百里爲度並部頒諭旨亦不得過五日而如諭旨下縣亦以日行三百里爲限不得稍踰時日爲當也而外如忠賢大臣題奏於河漕額米及上供之米歲除一分於沿漕通達鎮城貯收用備近鎮水旱災荒之借而豐歲則亦準社倉加二出息之規生殖粟本亦是要義

十六曰節國家之費以業貧民凶年饑饉小民餬口無措而天子燕饗賞賜輒費鉅萬不亦可惜之甚乎蓋在朝廷稍事減損不過省一飯一賞之費捐虛文糜費之端而便是延一邑一郡萬姓之生此明君賢主所樂爲而體國忠主之大臣所宜懇諫而力陳也

十七曰立常平之法以普國恩按常平之法始於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廒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以糶以利民是以名曰常平其法原取惠利百姓以防水旱災傷不但爲計較出入之息盈公帑而爲富國之圖也唐宋以來凡力行此法者皆其於利國利民爲甚切無奈承行有司往往罔知法意當穀賤時不設法增價買糴以致倉中空虛及遇饑荒則又受文法之牽制畏上司之稽查而不敢輕發以減價平糶僅以一紙敎令勸民之出粟禁市賈之揭販又或遠糴無利之官糧強抑不能抑之市價以爲吾救荒之事庶幾盡心爲可告無罪於君

民而已矣又其甚弊則糴粟不平取諸市而往往以短價強派里民且重耗以收民間之輸納是法本平而承行之時究無一平也至於出糶則非青黃不接之時卽凶年饑饉之秋彼當日原納之里民亦望此糴急矣而有司則又曰常平爲赤貧設凡有田地之富戶不得糴有房屋之富民不得糴舉貢生員不得糴舉當初重輸此粟之里戶皆不得與焉曾不念此粟皆此三項人之節口縮腹所輸納究之此粟卒多歸之富商鋪戶與夫牙儈役胥而所謂赤貧者亦卒十不得一二焉蓋來糴者未嘗非赤貧而赤貧亦安得有錢十九屬富商鋪戶之賃來牙儈役胥之借倩爾是立法之意原無不平而承行之有司則於糴時尤不平更甚也故常平之法在國家必不可廢而常平之弊則在明君賢相必不可不一大釐革一不釐革而累民之弊且莫此爲甚矣

十八曰兼義社之倉以待凶荒按屠子曰社倉之法古惟朱文公行之奏效其詳則淳熙八年建寧府崇安縣開糴鄉有社倉一所文公倡議請米於府府給常平米六百石夏給人戶冬間交納每石量收息米二斗大錢則盡捐之積至十四年將原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現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縣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

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行之諸路其有富家情願出米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有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公私儲畜實預備久遠之意但夏貸冬收每石收息米二斗愚以爲利息米改作一斗足矣義倉古與社倉通行但古行義倉法於田畝正稅外別徵升合以入義倉在廉吏行之則可貪吏或借以濟其多取之私擾民不便愚意則又謂謂之義倉乃尚義樂施之名官吏尚義則捐俸以買糧富戶尚義則出貲以入粟上以好義倡之而風巨室大家起而樂和必如是而後可耳夫常平以賑糶義倉以備借賑在官旣有減價

平糶則不必出令抑遏而可以潛壓穀價復有借賑則與平糶參用並行何荒不救更如糶則止許饑民之零糴而不許販戶之頓買在濟饑則務由城郭百姓以遍鄉村之極貧庶乎水旱有備流亡可免矣然而漏落僞冒重疊等弊又不可不嚴查釐革也按屠子之論如此敬則謂其近於密矣然亦尚涉於疎疎則弊叢其中法雖設而終於難行雖牽強行之而卒亦不得實效也蓋如行社倉之法而不限以出七留三之例一遇大饑出者無入更遇連饑不但里戶或有流離亦且粟本終於斷絕矣且如息米小歉蠲半大饑盡蠲意則亦美然其勢亦難繼蓋如社倉未久

而或驟遇大饑中無素得之息即且本年之米有出無入而並息盡蠲之又如荒旱連年不且未久而並其法盡廢乎又社倉之能久全在管領之得人今之談濟荒者往往羨美朱子之義風不置抑曾念古今得幾朱文公也而可易言行社倉也無乃慕名而未按其實乎又如義倉之法官員之尚義尚屬不難即富戶之尚義亦尚不難今試問管領此事之人出納之惟允收放之無私果可易得也耶管領之人不易得而法能終行也耶是惟原終稽弊於遂私中寓濟公之術於切情中寓近理之法庶乎可望行之能久而久行始可以實收其效耳蓋如息之重原不如息輕之爲有利於鄉然如利太輕即且後將難繼且如民間息往往加四加五尚不可得於急需之秋息至加二即輕之至矣是固小民荒歉時所求而不得者也況多此一分之息究之亦爲借者儲以待荒年耳則如盡蠲之饑時改息米二斗作一斗此言可作談柄而實不可以久行只合逢小歉而饑時其息或緩待之豐年則可耳又糧儲不可分於麥米稻豆出發要須兼乎義社常平務令粟本日增而遇荒不匱庶幾善耳然如此等處特以原設法疎密之大略耳究之法在人行雖有善法而不得其人有人而不盡其方終同無法也必也無論社倉義倉總須本圖本鄉

中第一有身家有行止之人推之管領而揀擇一二有精神有材具之人爲之輔佐任事日須上之迎送於公堂而州縣宜優加之禮貌下而公讌於私鄉而士庶輩同設之酒餚平日不問其出入歲終惟清其放收而如酧勞之具即寓歲息之中大約有息十石則歲酧之一石有息百石則歲酧之十石息日益增則酧日益厚而如其人自有力欲附以私粟冀圖利益者亦正不妨聽之總之宜令其公不妨私身不空勞榮名厚實於此畢收庶幾可望其殫心盡力以成就一鄉一圖永永備荒之實具耳夫十年之內便有一二小水旱在焉如其遭逢年荒一旦公用此社義

之儲蓄而果能爲一鄉一圖之恃賴而且其粟本日增而不損於原設則其職舉矣須衆舉之官官爲懸扁本鄉人更爲私謝將見但得所舉之人稍有本心能知大義卽其事可久遠無壞耳至如出放義倉之粟糴買常平之糧則須各置簿籍官爲鈐印稱職旣須官旌敗事亦須到官懲罰要須斟酌詳允而亦全在簿籍分明查勘得法也

十九曰豫救荒之計以省後憂蘇軾曰救荒卹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熙寧之傷沈起張靜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富民皆事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

旣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煑粥終不能救繼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水旱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終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斛斗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任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竟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總之救荒在於豫備其法莫如周禮之備而見荒有兆蚤爲之謀詳爲之慮則趙清獻越州之法稱最善焉其法先民之未饑爲蓄問屬縣被災有幾鄉民能自食者幾家當廩於官者有幾人溝壑興築可僦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出粟之家有幾戶使各書數目以對得饑民若干粟若干豫爲設法賑濟男女分日而給使衆無相揉又爲給粟之所於城市郊野若干處又告富人無得閉糴又出官粟平價自糶又僦民修城領工價就食又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許爲責償又男女有棄者收養之又爲病坊處疾疫之無歸者募僧

二人囑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抃經營綏輯纖悉畢備皆先事爲計越民賴以不災古人早見如是此外先事之舉可法亦多而如簡而能切則屠公之論不可廢也其言曰如見目今大水大旱大蝗知將來必饑輒預爲之計或豫檢踏災荒之田豫報查被災之戶早申災傷之文早借備賑之粟或豆麥蹲鴟薯蔗蕪菁芝麻之類可種則躬勸率百姓廣種各鄉或豫發官帑銀給委忠實齒德富戶往鄰郡豐熟去處糴麥穀糧種以待平糶或勸誘商賈客舟運粟以來而許爲存卹護視主糶或豫查境內巨室富戶而結以恩信優以禮貌勸以陰德

悚以利害令其各有顧惜桑梓之情凡此皆所謂備豫之道也嗚呼是言也不謂切於情事之論不可矣

二十日先檢踏之政以免壅閼水旱蝗蝻之後田禾被災矣若非正印官親臨逐鄉履畝檢踏災傷而令首領及吏農里老人往而虛應故事或反需索滋擾則在先之覈災不實而後日之救災何據乎此隱漏重冒之弊所以紛紛也故但見水旱蝗蝻之災傷檢踏不可不先不親

二十一日時奏荒之疏以急上聞人主深居九重安能坐照萬國而無遺故如境內災傷有司須急申於府司督撫督撫須急奏聞於朝廷朝廷以萬國爲一體必不至漠視

而不爲之救則是此一申也忠於朝廷惠貽生民不亦俯仰無愧於此心仁澤永留於子孫耶不然而萬一報遲閭井多流離餓殍之慘朝廷有罪謫降罰之及萬民唾罵而鬼神降殃亦何取乎且吾目未見爲民父母漠視民瘼但圖顧惜一己之前程而禍不降於當身報不及於子孫者也

二十二日嚴蔽災之罰以儆欺玩俗吏往往好談時和年豐以釣聲譽而諱言饑荒水旱以損功名故恆有匿災異而不聞甚或飾饑荒爲豐稔者此非朝廷嚴立科條凡田苗收薄至四分與報兩料俱薄者必求減租邑內有流亡餓殍而不上聞者必加降黜更如扣落赦餉刻削賑資即不但革職不恕亦且贓必令賠庶幾稱隱荒賊民之罰洩天地神人之忿此罰立而庶幾欺蔽災荒者寡矣

二十三日修水旱之備以貴豫防蓋救災於有事之後不如防災於無事之先是惟每郡特設督農勸水之大員使秩貳於太守而分尊於州縣每季必遍行郡境凡州縣防水防旱之備視其舉廢督農之官即得直行申報於巡撫而懲勸即行其有巡行或怠勸懲無法則巡撫立題降罰蓋田者生民之命而勸懲則又有司舉廢之所由分也民命國家第一重事故罪不可或淆而督農之官之責不可

不重爾

二十四日躬祈禱之事以回天意成湯六事自責而甘霖立應唐文皇逢災吞蝗而歲不爲災蓋天高聽卑誠使精誠不懈自然天意當孚不然天體尊而神理赫曾可以虛文故事動之耶故將欲行禱必存救民如救入井孺子保民如保自己赤子之心持齋素斷嗜慾首宿罪悔己愆內辨精誠外勵勤勞必期天意感格而後可也

二十五日勵懇款之行以感富民夫民盡有良可感而動特上未有以正道感發之耳今誠使爲守令者平日愛民心切逢荒救護情殷士民業已目見心感而欲於不得已

時勸富足士民之賑貸鄉閭則不遣隸卒不行符票遠則減省騶從惟乘一馬近則不用轎蓋徒步而行遍指富足士民之家爲之降其顏色溫其言詞優以禮貌風以德義以平日居官之惠愛兼以此時之誠切人性皆善士民但非頑梗有不良心感發者誰乎良心既動何物不捨何民不從又何荒歉之不可助歟然要之欲倡士民之賑貸非先以身作倡自捐俸米不可而外如士民之賑則思酌以旌褒之實法且欲倡士民之貸則必爲之作保而令其按價償於豐年然後其事可濟也何者世閭明於大義之士原難即厚藏金粟之家亦本甚少賑而無望其報貸而不

計其償恐世少其人果立此法亦恐終無濟於民饑爾

二十六曰廣道途之賑以集流亡蓋如吾縣饑而旁郡縣皆饑聞吾救荒有法或流移而來雖非吾部中之赤子然仁者一視之情寧忍恝然而聽其枕籍以死乎按熙寧詔曰流民所在州縣每程人給米或豆一升又余觀宋代擘畫屋舍安集流民許令在流寓地方諸般採取營運支散流民斛斗米豆數目安泊存卹救賑最爲周悉而如康熙三十年陝省之荒流民就食湖北者甚夥而總督丁公安插救濟之法靡所不周始到爲之營寓所散口糧又爲之設醫藥給月糧及荒出而歸則又爲之籌路費令之全家還鄉始終備極周悉嗚呼如今逢荒而有司能如此留心即不惟爲天子收集流移即己之積德累善不且甚厚也耶

二十七曰申保甲之令以遏盜賊饑荒之時盜賊易生何者饑不可耐寒不可忍也然亦不能大譟橫行不過爲鼠狗之計以苟旦夕蜉蝣之生耳姑息而不爲之撲滅則燎原可憂輒用重典而悉置之法則饑寒可憫必也防戢之惟嚴獲盜之無赦察其情形視其素習首惡斷不可恕烏合附從則須詳察情節傷主者必抵無赦若止於偷竊衣糧則爲之大張聲威號令於市令其喧傳自然當日解散

然要之必不可縱而不懲使肆無忌憚貽患閭閻也子產之爲惠人正爲善用其猛以成惠爾

二十八曰省荒後之耕以給將來大饑之後不惟民食艱乏即耕種亦恐無具必也爲之省視耕種無食者量濟之以粟無農具者量爲籌處散給或勸富民借之食具而令貧者爲之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待收成而以糧食償之有司須於耕種時暫輟他務身歷各鄉補助勸率又須盡心相視其獨資之人厚者官爲旌褒小者本人豐收日酬謝即百姓見上人留意農務自勤奮不怠境無荒田即又各鄉好義之人見上人如此留意窮民自然胥興好義之思

樂成親睦之舉而鄉無失業餓殍之民矣

二十九日申閉糴之禁以廣通融昔晉饑乞糴於秦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而葵邱之會其五命中亦有曰無遏糴夫遏糴尙霸者之恥矧令一統海宇何地非其一家而可封疆自限吳越鄰封歟且獨不思吾不卹鄰萬一他日吾境亦荒獨不仰糴於彼鄉耶故閉糴斷乎不可但在有司留心酌劑斯可爾

三十日墾拋荒之田以廓民產其法分東西南北區圖相地遠近設勸農長數員選有身家德行良民爲之約長優以禮貌重之事權舉行日正印官設酒餚款待諭以須履

畝親督細查荒田若干於拋荒戶下卽與豁糧募佃人承令開墾或許原戶歸而復業量其人之丁力領食若干給與工本糧食或許計其所費分之墾田以收足爲斷又或官資之倉糧責以收後抵斗還倉若富民願自備工食開墾者亦聽收兩料後然後起科蓋旣免當年稅糧卽一收可以全得又若本戶歸耕則復給工食務期招徠有法勸諭盡方將現在者孰無向利之念卽流落者孰無恆產之思自然荒田盡墾國課漸增而地方元氣之復不難矣

右荒政三十目盡按屠公之舊而細註則因其舊者十二三增損者十六七其於荒政亦云詳矣然如政不自行得人則行人不自行責重責專則舉責輕責寬則廢故予於三十目外又增以專責巡方之精覈以實皇恩一目爲三十一也然如責重責專而得督率之人矣倘或天道久窘之以雨澤而饑荒或延之以歲時官倉無可借賑之粟富家罄倉箱之糧江河涸竭水不可資豐鄉窮遠就食仍難有司牧之責者將遂聽其轉死溝壑甚至羣起而搶掠耶是惟行按地掘井而灌一法可以助天道之窮可以代官倉之匱並可以使歲歲豐獲常免饑餒蓋其法通融地勢之高下淺深詳計井數之多寡大小地則有無相通官爲區處工本則按實計酌官

爲借倉總之期可井之地村無弗井之人有丁之族家無不灌之田卽使寡婦孤兒亦須倡以鄰里相助之義舉流客緇黃咸爲導之殫力灌溉之實務至如借官則卽於秋收後責之還倉民貸要必至農畢時卽官令立償更如旱災不已則分高亢之壯民就佃有井之低壤又如鄰境多井則移乏井之饑戶徙可灌之井鄉要須客無負主主無棄氓民知信官官悉愛民由一邑而行之一省由一省而通之四海將有江河泉源者固歲以不凶卽無江河泉源者亦且以井爲恃賴庶幾合大易井養不窮之義而於備荒其足恃乎是惟留心民瘼之

大人君子竭誠題請盡心規畫令得旱荒立收井效今日直奏奇功爲中原之倡而使名垂萬世而無窮以比於大禹之治水周公之制作不亦善耶不亦快耶故於三十目外又益之以責巡方之精覈又於三十目外益之以開井資灌溉之利終焉其條謹續於左

三十一曰責巡方之精覈以實皇恩蓋以爲國爲民之仁人君子宦途中最難世固有小民之流離已甚而禁不敢一言上聞者甚至上已聞知恩綸下沛而無良之輩且借此漁利至與胥吏合手而盡蝕餓鬼之皇恩否亦痛癢不切徒委之下僚及用事之役胥里長而不知省視稽查其

虛實竟使朝廷及民之實惠且成一故事之虛文是惟專責巡方大員稽查荒境之淺深民情之苦樂流離之多寡與夫上自監司下及州縣拯救饑民之勤惰緩急果否剋扣恩賑之有無視其功罪大吏卽立加褒降州縣則視其功罪亦卽立加賞罰而要緊則尤在細視漢不念民瘼之員立除一二人以示儆而不待於事終荒已蓋仁人君子既難吏只惟賞罰爲趨避若俟荒終而後按爲功罪卽一荒中時日若長斯民之凋殘死傷不可言已且巡方無他吏責只以訪查民間利弊官員賢否得實爲盡職巡方果權重而得人卽中少隱匿欺蔽之私而饑民之暗享福澤爲多故救荒以嚴責巡方大吏精察荒景吏情而懲勸卽行一刻不緩爲要義也

三十二曰興井利以保全民命蓋如歲荒已久官倉無可借之糧水道不通遠地無可運之粟卽拯濟之術眼見立窮是惟一大經營穿地成井汲水灌溉一法可補雨澤之窮是爲實而有據其法則在視村堡人丁多寡之數而計丁爲井次視地勢高下淺深之宜而因勢利導又次視成井取水難易省費之詳而計費幫貼又次先事豫爲之備不可以緩時失事機而緊要則在鄉約村村得人而大頭腦則在太守實心期於報君子民嚴飭州縣不得虛應故

事而信賞必罰絲毫不以假借也外如地高難井石田寡水而生那移人丁之法與夫寡婦孤兒單丁獨戶僧尼流客師巫樂工或有人無田或有田無人或有人有田而無食用之資太守與州縣官皆須爲之計處方法令得通融井利達荒皆保身命而不使一人一家流離餓殍庶幾乎大父母保赤之仁於此克盡可告無罪焉爾其詳備於前井利說中司牧者是惟推廣而力行之乃能收保全民命之效爾

荒政考終

禮無所不在何獨於四禮而謹諸謂四禮生人之最切近也禮貴得中即吾夫子亦曰奢則不孫儉則固矣又何容偏取於儉而尚焉謂儉之尚近於本而抑且中材下士可企而及也然維昔吾夫子不又有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與其不孫也寧固耶夫吾夫子豈不知禮之貴中哉正以儀文繁縟非並禮之本始失之即且有病其繁而畏難不行者故寧儉寧固之歎吾夫子一言之不已而至再再言之不已而直至於三嗚呼味斯言也吾夫子殆隱有溯本之深思挽時之隱意存焉矧余家世業耕讀之家也崇

質尚樸莫儉爲宜而敢妄希當世大雅之林用避固陋之誚哉故暇日就前代傳來家禮纂本更爲删其繁縟而題曰四禮寧儉蓋區區愚見首取其於文不繁爲近本次更取其簡而易遵爲可行若博雅君子其有覩余編而執固之一義譏余笑余者余不敢恤也

冠

冠之有禮所謂以成人之道責望子弟也故古人敍禮以此爲首冠禮蓋綦重矣奈於今廢棄已久復古爲難然如吾黨有深愛子弟者將欲責望吾子吾弟以成人而有助於其強立則是禮亦正不可以世俗之久廢而不講也故仍以此冠首焉

四禮約言曰子弟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擇吉告於祖先特請鄉黨姻友中之賢而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擇明習禮儀者一人爲贊至日盛服迎賓儀節遵照家禮斟酌舉行如貧家不能如禮舉行亦須請至親有德一人告於祖先命以成人之道俾通俗而易曉即是

愚按禮約是規殊屬簡雅但如盛服迎賓或宜改爲新服蓋如衰族寒士焉得盛服必且借倩人衣自失本面成人之道期於誠慤質實顧先可令之自蹈虛枉耶又如家禮儀節亦覺微煩但得略存禮意即可以止煩則

慢易必滋亦非所以玉子弟於成也

既冠乃字

按約言曰古人重冠禮蓋謂自此以後以成人之禮責之也近世人情輕薄過十餘歲便私自置帽甫二十或彼此送冠送號無復古意爲父母者亦相因以爲常所以自幼至長愚騃不悟然則冠禮當復者豈獨爲禮文哉

冠後拜父母尊長明日拜宗族親黨所知者宜答拜或稍致祝願規諷之語

約言拜父母尊長父母尊長爲之起以成人而與爲禮

也拜宗族親黨宗族親黨宜答拜者亦答拜亦重其成人也如有教言宜再拜致謝而退

愚按古禮十九舉廢矧此禮不比祖父之喪祭而其廢缺且非一日驟而復之必且駭世然其禮本不煩而其取義則甚重而且深如果行之于舉世不行之日而且將之以鄭重恪恭即其于子弟收警發震動之益不淺而是禮即不爲徒然矣然此中有機焉亦非可漫然舉事徒爲無益也必視于弟自十七入後有勃然自矢之志然後可又必延足爲後進敬重師效之人而後可蓋乘其將萌之志識而示之以可羨可法之儀型則其感

動自神不然子弟匪其時無益延賓不足重亦無益也故冠禮宜復而復之必相其機

昏

易序卦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則是昏禮大事甚不可苟也顧家禮載有昏禮而世之恪遵者亦少且即其本書亦覺微涉繁縟而如各方俗尚之儀文則又多鄙陋遠於禮義夫禮而遠于義即視繁縟之弊不更甚乎今酌其簡而文者定以爲式焉蓋文則可以達情而簡則近本尚爲可行也

古者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爲議昏之期

愚按古議昏之期男自十六上女自十四上此義自好蓋至此則男女之好歹盡見姻家之盛衰未移自可無意外之悔勝後世之孩童襁褓爲昏者多矣今再爲酌之其年亦不可甚大大約自六七歲至十三四爲則庶爲近情合宜蓋不太早所以防患於意外而及時議昏又所以全男女之節行而易於揀擇也

第一問名即併納采爲一節亦可

家禮昏有問名納采納吉納幣請期親迎六節集略則

略去問名納吉請期以從簡便而約言則又以問名併入納采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以備六禮之目夫禮不在儀節之繁簡惟期足以達情而止問名請期必不可廢之端亦必不能廢之端矧問名屬第一重事而可去耶又可併耶又如情之已達節之不缺亦正不以修目爲華虛存名數而必求備于古儀是亦未可云於禮義允協也蓋昏禮第一宜慎重在問名一節而議定時必以告於祖龜爲宜緣此是爲此子定內政之助關家門之興替又是爲此女定終身之托關閨門之榮辱是皆祖心所陰注也而如以問名即合納采爲一節以省煩

文而便兩家亦無不可凡欲議昏男家先審女家之門第女子之年齒性姿媒妁始通則女家細備男家之門第並審其男子年齒姿格若諸色彼此相稱固爲全美縱使盛衰貧富微有不同苟得門第忠厚無玷男女姿格佳良男家當念將來得良婦必且善成吾家所得何似奚論眼前妝奩之厚薄女家更當計得一佳壻將來之發越亦奚可量又何計目前聘幣之豐嗇議昏已定兩家須各具聘許書啓庚帖交送其家一以防反覆一以防詐冒蓋作事謀始出言稽弊凡事宜然而於昏尤不可廢故答帖一事雖縉紳家不可易也媒妁議定問

名即以兼行納采則所納之采不可計較儀物之厚薄但得可以將禮而止是乃大雅君子所爲也其告祖式則曰維年月日不孝孫某敢昭告於祖考妣四代之靈曰某之子某今年若何未定伉儷茲已定某官第幾女今日納采就以問名不勝感愴謹此虔告陳設或止用酒菓亦不必過於繁設其具書式則曰某郡某啓某官稱呼隨宜伏承尊慈不見鄙薄曲從媒議許以第幾令愛配僕某男謹此略具薄物擬古納采因以問名敢請令愛所生年月日時將以上告先靈伏惟尊慈俯賜鑒念某年月日某啓萬不可用舊來四六套啓告祖之後或於次日或於即日媒翁同男氏一親眷齎書幣如女氏納采女氏主人迎賓受書交禮畢亦告祖龕其告文云某之第幾女許某官之子某今日問名并行納采謹告必告祖者婚姻大事不可自專而行也告畢設筵隨宜厚薄筵畢即以答書庚帖同付媒翁與男氏親眷至男氏所男氏受書訖亦宜陳告於祖龕其答書式云伏承尊慈不見鄙薄過聽媒言擇僕之第幾女作配幾令嗣弱息愚蠢又弗能教承啓受采惶慚奚似謹此奉答謹 具弱女生年月日時如別幅伏惟尊慈特賜鑒念不宣某年月日具官某啓男家受女家書後亦必以復書及庚帖置龕前香案上口告云某男定某女之納采問名禮已成敢告

自後以至請期中間如納吉等儀亦自可裁而如男母之看女時節之辦送節儀則視乎人視乎時地其厚薄不可拘即有無亦不必拘可也

請期納幣

臨可完娶之時必托媒請期子女氏之父母許期乃行納幣禮大約請期但視男女之年不必拘利年之說但視可辦賓筵之季不必拘利月之說但視黃曆吉日亦不必拘利時之說而納幣則惟力之視富則不可苟簡然亦不可入幣外更侈觀美自蹈越禮奢侈之咎如兩家皆貧則但取女家足送女出門而足男家貧女家不

可過責備物女家貧男家不可責望妝奩蓋即日完娶兩家便成一家爭薄較厚不但同至親於陌路鄙陋同於商賈即男女或且生支離寃怨之隙亦非吉祥之道也

親迎

吉晨告祖後壻氏乘馬或轎或舟詣女之門鼓吹前導主人迎入中堂茶飯畢壻詣女之祠堂拜其祖先四拜無祠則拜于其祖龕拜畢拜女父母舊禮請拜女父母女父母必辭以女尚未拜壻父母也然獨不思禮取其適不適拘於報施且即以報施論女父母鞠育其女至於及笄以歸吾家將終身爲吾家幹濟之婦當其迎娶之時正其鄰母之日壻申四拜之儀以謝其鞠育深情亦豈爲過況如拜其祖龕之禮必不能

已又曷思拜其祖先時豈女曾拜壻之祖先耶何親迎之日宜拜其祖先而獨不宜拜其父母乎拜畢壻出女門先女而行至門下乘導女而入先詣祖祠男左女右夫婦一同四拜主人迎送女之客於中堂又迓媒翁至家設筵宴畢女氏梳妝訖男女同詣筵前先謝媒翁之勞謝畢入內同拜父母舊規三月廟見家禮更爲三日而覲拜舅姑亦在次日然如人家罕有祠堂祖龕多安中庭壻迎女入過前而不拜于禮安乎又女一入門即係子婦覲祠之後覲叩翁姑是奚容緩況壻迎女時拜女祖龕拜女父母女爲壻親迎至家而女不隨壻同拜其祖先父母亦覺此禮偏枯不稱矣故不如隨俗同拜祖龕仍同拜父母之爲于壻合禮并于女之禮合也

喪

喪禮人子第一大事一或苟而不可爲子便終身之悔莫追即鄉黨之譏笑不可弭矣故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然自盡者固在盡制而制以質而確者爲能盡所重尤在盡敬盡哀而節之以禮通之以情爲凡子孫可通行長行而眞足示範于將來不但世俗之儀文不敢輕襲即先儒之緒論且不容苟因也

疾亟家長遷居正寢餘則各遷于所居室中

按集略正寢非廳堂之謂廳堂無室寢則有室古宮室之制前堂後寢故也然惟卿大夫之家或備之士庶人自世家外安得皆有堂寢且病劇則不可遷未劇又無遷理故即屬家長亦但卒于所居之室所寢之牀既終而遷于可以安尸設位之處庶于情事爲近耳

盥面洗手足舊無此今增入

書遺言宜酌行

此正禮而亦須相時爲之蓋如家長賢而達于事體其言足以示訓子孫則可餘非家長或不通學術識事體亦須酌行

加新衣納履

屬纊宜酌

舊註置新棉于口鼻間棉不動則氣絕而集略則云此雖古禮亦覺可去蓋此時人子必侍于其側氣絕則自

知何屬續爲
廢牀寢地宜去
喪大記云冀其復生也然于義未安不若卽遷尸床爲
當
楔齒綴足宜去
集略註曰楔齒謂角柶楔齒使不合令可以含愚則竊
謂角柶楔齒一節此亦古禮之斷不可從者蓋當親氣
散魂分之時必有難言之苦而又楔其齒使不得合于
心奚忍且一楔之後雖含以物口不復有合時矣又奚
其可愚則又謂含之取義爲不忍其口之虛也獨不思

生也本無一物而來死也仍還其無物而去不亦善還
吾親于本來乎且今無論飯之爲物易腐生蟲但遇天
暑片時便臭卽金玉爲物世俗視以爲貴古大人君于
生也固有泥塗軒冕而塵視珠玉者死也顧可含以累
于其口乎又其如誨盜何此節亦正可去也
又家禮此間有令人坐其旁視手足男子不絕于婦人
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數言似亦未融夫親至臨
終則或夫或妻或于或女皆環守其旁何令人坐旁之
爲又如爲父則愛于愛女必握其手爲母則于孫各握
其手男女不絕其手其言若正當而其義正難通也難
通則不可行矣故俱裁之
既絕乃哭
至是男女擗踊哭無數
愚按集略朱子家禮曰以上初喪自補入以下若倉卒
不能盡從惟用遷居正寢屬纊書遺言廢牀寢地楔齒
舉哀五節亦可愚意卽屬纊廢牀寢地楔齒三節亦似
可去惟遷居可遷之室盥浴加新衣舉哀四節必不可
略
復今難盡行亦似可裁
舊註復規遣一人持死者之上衣升屋招呼曰某皐復

如是者三捲衣降自屋後以所捲衣覆尸上復畢男女
哭無數
禮運曰望天招魂冀其復生也
愚又按集略謂世俗不行復禮蓋謂死者不復生行之
徒爲具文耳然孝子冀親之生無所不至古有此禮似
不可廢至楚俗于親初終用僧道執旛旗唱念謂引魂
歸西方名曰明路不招之來而速之去則悖理已甚不
可不革也愚則竊謂復之起也原屬人子愛親之心其
奈習而行之褻媟近俚反覺非宜又禮以貴賤咸可遵
循然後可以範世而行遠今卿士大夫家斷不行此且

呼舉某不可是禮專爲庶人設矣況卽知禮之庶人亦十九不行乎則存此一段亦似虛設不如裁去此一題目之尤爲寧儉也

戒內外舊在遷尸後今移此蓋至此乃治喪之始事也

按舊制戒內外者內外安靜無驚擾也若目次遷寢則是頓遭親喪安得無驚喪具伊始安得不擾且如疾亟哭亡又如何得安靜全無驚擾乎故此目須移復後爲治喪始事

乃易服

孝子披髮徒跣妻子婦妾皆去冠及帛有色上服諸有服男女皆易色衣

不食宜酌于可行不可行之間

舊制諸子三日不食期功九月之喪一日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

愚按禮東人情而實本于人性必以中上可以盡行而情禮皆得爲合宜親之始死而忍子飲酒嚼肉此人眞無人性若曰必三日不食無論長年多病之人不能堪卽少壯者或經親久病而晝夜勞于湯藥或單丁獨子方將經營喪具必且于其哀痛慘惻中有一二月之勞瘁卽一日不食已有不可以支況三日乎是則三日不

食之規在眞孝子本心行之或可又在古稟氣厚之子勉而行之或可以堪若在今日而亦以此定制則不通人情不達事宜而且使流俗謂古禮必不可行幷喪中飲酒食肉之禮而弁髦之皆斯制貽之咎矣且吾目實未見三日不食之人卽吾亦未嘗三日不食徒使禮制空懸留作紙上一段虛文耳況問喪本註分明言三日不舉火隣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亦初非執定三日不食之說也如不豪飲大嚼此自三年中斷宜恪守之定禮又不獨初喪爲然耳

愚嘗細酌父母之喪以爲人子遇此于飲酒食肉衣帛宴會宿內五事卽三年之內斷宜恪守萬不可苟若夫北人之麵餅南人之稻米是卽三日之內亦不必禁且卽禁亦正不能斷之使不食也而如菜菓茶湯之類初非腥羶適口薰陶醉人之比亦正不妨聽其隨宜茹啖更如宦途中人時或遵例留任亦且不能禁其出門行走偶逢會饌但不可飲酒食肉大笑劇談與平時無異蓋但不大飲大嚼劇談無忌卽爲善遵禮制自全本心而于菜菓茶餅通融食飲以充一日必需之飲餐卽于情理兩得而是禮乃可責人以必行耳更如期大功一日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之規亦覺近于空懸禮

文不可責人以必行不如節之爲質也但如謝太傅期功之喪不廢管絃則大不可耳蓋期功皆至近至切之親其義重恩深亞于三年之喪亦必以不忘慘惻痛疚爲當耳

立喪主喪婦

此謂長子亡而有嫡長孫與或無嫡長子孫者言若自有長子則不言立矣

置家禮一部以備參考新增

立主賓

擇同居或族屬或姻戚親賢知禮體者爲之

立相禮

禮廢之後人家子弟未必皆能知禮宜擇親友或鄉隣之素習禮者爲相凡喪事皆聽處分

司書

以子弟或親族識人多字體端楷者爲之記弔客答帖

柬

司貨

擇親信人爲置二簿一書喪禮當用之物及財貨出入一書親賓祭奠賻襚之數

棺具

擇本鄉木之佳而耐久者爲之務令漆彌縫隙令不滲漏而最宜留神者則自親六十後即早爲之計蓋此事乃人子遇父母之老第一宜早備以防不虞者也至如古制棺用大索鐵丁鐵鐶之類則今時送終之制頗善于古正不必古制之拘耳

遷尸之具

幃聯白布爲之既以沐浴巾櫛組東髮根者幃尸亦隔絕內外

襲具

襲牀即用尸牀自可正不必另具類移親尸巾帽衣裳大帶襪履握手帛今易用巾扇亦得衾褥

含具今盡去

斂具

舊制有小斂爲死之明日又有大斂爲小斂明日然須相乎時候如時炎暑則死之明日尚或難待況再明日乎故今合大小斂爲一目而其儀節則舉棺入置堂中布置衾褥舉尸於棺殉齒髮塞空缺令周乎身者必誠必信即爲得禮而如衣服衾褥亦正不必過多更如鄉大夫金玉之帶贈夫人金玉首飾正不必用蓋在孝子骨肉可以無所不殉其如小人之生心盜掘何故古人云薄葬正所以存親之骸而令無震驚也又近來縉紳

家舉尸入棺往往討砲縣訇驚動俗耳此非禮哀慟慘惻之中何用此震驚耳目之虛具爲是亦惟裁去爲貴

設靈牀于柩東以安魂帛

枕席衣被之屬皆如平生

設奠成服

舊設奠成服爲二節今合爲一親喪禮制本不可簡略然易也寧戚亦正不宜煩瀆也至如奠儀則近世相沿皆請衣冠贊禮此正不妨隨俗行之蓋既見人子之鄭重其事又事之無害于義者隨俗亦不爲鄙耳但如行禮用鼓吹不妨隨俗而如侑食用細樂則自可去也

喪主以下各歸喪次五服之人各服其服

舊註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寢苫枕塊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幃幛衾褥華麗之物愚意此則視乎中門內外有室無室何如且門外有室正不如中堂夾室之爲尚邇親柩也至如婦女但撤去華麗幃幛便是中門內雖有別室是豈宜居乎舊註亦但言禮殊未通于義耳禮不通于義是豈可以通行之禮歟

朝夕奠

古禮成服後有朝夕奠愚則謂成服之後每日晨起設盆巾櫛具父喪不用櫛具于靈座側奉魂帛出安靈座前陳設蔬果或餔醢羹飯茶酒匙箸之類此外有時物則必薦而獻之一如事生之禮是則必不可廢而如夕奠則但奉魂帛入安靈牀或可不用品物之奠蓋禮取將誠誠在知敬若儀文太煩則怠慢之處必多不敬奚以奠爲且朝則日日奠而夕仍奠果能儀物胥備乎徒成慢神欺心耳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不但魯禘非禮實是自灌之後誠意浸怠殊無足觀也故節去夕奠一節而但議以奉魂帛仍歸靈座焉

立銘旌

按家禮此在襲後今移斂而朝奠後者蓋銘旌以表柩

非表尸也

七七百日設奠 新增

七七之奠不見于典禮蓋自成服以至卒哭日日設儀奠無所用七七時奠也然如逐日朝奠不過精潔之常饌已耳何足以將孝子之誠款故七七特行備物之奠是亦事父母者不容自已之情也但若世俗用僧道追薦親黨公分送戲則大不可耳

治葬

古者三月而葬今則貧賤者尚可如期而行富貴之家勢必不能但得葬不踰於期月即免停柩之罪耳

擇地之可葬者既得地乃擇日開塋域祀后土

擇地或於祖塋附葬或祖塋窄狹及有妨礙則別擇土色光潤草木暢茂及他日不爲城郭道路溝池及貴勢所奪即美地也必若如今堪輿家所云擇將來貴盛之地殫力爭奪爲子孫富貴發祥之藉而稽時延歲停柩在堂不計水火不計盜賊則是違天理而圖地理夫有識者試思天理外有地理耶且獨不見地理家書曾言風水可遇而不可求乎又云陰隲之家遇風水耶風水既可以陰隲遇而不可以人力求則爲人子者欲爲祖父求風水佳地亦積德動天可耳何有乎停柩涉危險之地而不顧而又不計人身無常萬一不幸有朝露之虞不幾此生自蹈於不孝耶至於擇日但看黃曆而足不用對查通書並事蓍卜祀土乃孝子宜身親而不可旁貸之事又何有藉貴顯之人虛增一時之光取羨鄉愚妄事鋪張乎

擇吉開塋域時主人陳香楮牲醴案前奠酒讀祝其祝詞曰不孝子某敢昭告於后土之神今爲某親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不腆牲醴祇薦於神尚饗讀畢四拜乃穿壙或用磚砌或作灰隔若土脈堅厚則但用槨而不用磚包至如近來石槨似尤爲堅而且可

防刼

刻誌石

石二片方各二尺厚四寸一蓋一底蓋題死者銜號底刻死者歷履而文則以有德望者爲之爲貴不必苦求貴顯蓋顯而不賢其亡亦奚足貴乎又誌石之設也蓋恐陵谷變遷或爲人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而爲之掩者耳至敘事之誌必本行狀切不可一字不眞流於通套鋪張蓋一不眞則他人耳與吾親奚與也至如近日塡諱一節無謂之至而日前一二大家名族於子孫自撰祖父行述之末亦用顯貴塡名之例殊不可解斷宜去之

造明器

舊制五六七八品官皆有數目然非墓寬而有可置器之地則器無所厝又非有力則亦不易爲今權衡于行止之間大抵五六品以下則竭力經營墓槨爲稱情稱力耳即如四品以上尊官亦竟不宜器數多也蓋既以神明待之則亦神而明之可耳虛設誨盜死者有知應所不欲也

作神主如舊式

以舊制爲式而即擇善書者按款書之

翣

非職官或可不用

功布

以布爲之長三尺引于柩前蓋緣路有高低傾虧使舁

柩者知備耳

方相

非職官或可不用

葬前一二日設奠

不可用僧道對壇不可用彩棚彩樓并不可用紙串顆

尤切戒在築臺演戲發引前一日延衣冠贊奠則奉魂

帛出靈座焚香酌酒跪告曰今者吉晨遷柩敢告舉哀

再拜哀止跪告曰請朝祖古以柩朝今以箱奉魂帛詣

祠堂無祠則魂帛朝神龕主人以下哭從執事者布席置魂帛箱

于席上朝祖主人以下就位再拜奉魂帛還柩所主人

以下哭從安魂帛于靈座遂遷柩于廳事今人家未必有廳又有堂

略移動可也日晡時設祖奠如朝奠儀主人以下就位舉哀哀止

詣靈座前跪焚香酌酒告曰永遷之禮神靈不留今奉

柩車式遵祖道哀畢再拜厥明陳器前柩而發有方相明器翣

則方相在前明器次之翣夾柩而行無方相翣明器則銘旌香案功布以次而行遷柩就舉安

靈桌於柩前乃設遣奠就位孝子以下皆跪酌酒告曰

靈輀既駕往即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俯伏舉哀哀

畢再拜有服宗親亦皆奠拜禮畢奉魂帛升車則以箱盛主置魂

帛後柩行禮賓前導主人以下男女哭從如道遠則禮賓乘車或馬

傍銘旌而行婦女童子亦乘車隨柩而行即孝子老或病亦通融以素車而最前導以鼓吹

喪事以不用樂吹爲正而如送終大事且如品官生前則導以騎吹送終大事落漠草率亦非所宜故從俗前

導以鼓吹而終不可用僧道送柩

未至墓先設靈幃墓右

靈車至墓奉魂帛就幄座主箱亦置帛後遂設奠男女

各就位哭賓客拜辭而歸中間如外甥外孫女壻至親愛者須俟葬畢主人

跪辭謝客乃窆此間舊有主人以下輟哭臨視二語今去緣性孝者眼見親尸臨土自有難已

之痛是豈禮之能禁故節之

鋪銘旌乃實土而漸築之如前告儀祝文則改營宅兆爲窆茲幽室

有明器者藏明器

下誌石于壙內近前先布磚一層置石其上又以磚四圍之而覆其上復實以土而堅築之即以魂帛同埋于此亦得

題主今去

舊規只延善書者書主自後不知始于何人遂浸淫爲

書就之主空其主之上點特請顯貴人於葬時到墳頭

點而足之謂之點主夫主已書就而獨留主字上一點

必邀顯貴人於人子舉葬日倉惶煩劇中補而足之此

亦何所取義乎近來舊家故族遲葬其親甚至蹈水火盜賊之悔而莫追者十九皆根於此等作俑淺夫喜事鋪張妄生枝節造爲此等繁縟豔目之爲而流俗相沿並不知其奢而非禮爲可笑反豔其華而耀俗爲可羨一遇無力遂憚俗口之譏笑寧付親柩于空堂三年五年甚至一二十年而莫之忌也非惟不孝之罪必不可贖更自蹈于鄙俗不達正禮爲鄉里一俗人而已

辭墓

築墓畢然後孝子以下就位哭四拜而奉主以歸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車載主徐行哭至家望門大哭

祝奉神主入置靈座或即安主祖龕宜居之位

執事者先設靈座於故處祝奉神主入就位櫝之

主人以下遂詣靈座前哭盡哀

虞

舊制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或去家經宿以上則必俟歸家而虞焉其禮亦行三獻愚意葬日孝子惶劇之中正不必拘於三獻令有誠意懈弛之虞且即其餚饌陳設止可將誠而止亦正不必太繁爲貴也通禮義者當自知之又古虞凡三祭亦似可合爲一祭即行二虞三虞亦可不延賓贊但孝子孝孫盡誠薦饌可耳蓋太繁則世少如式而行徒使禮文爲虛設也更如集略必謂經宿則初虞行於所館邱氏謂宜用蓬蓽搆一居行之其說皆近似而亦泥於禮義矣虞以行諸家爲所以安其神靈也

卒哭

虞後卒哭

按舊註三虞後遇剛日卒哭此禮亦似惟縉紳家能行之餘者少能行此則是禮又屬一段虛懸儀文也至如古禮有自是朝夕之閒哀至不哭之說不知古人何爲

爲此言其失言則亦甚矣人子念父母之深恩而至此不能一聞其聲欷抱痛何極哀至則哭自將終身莫解而禁之曰哀至不哭抑何說也豈泥于禮有卒哭之文而特綴以哀至不哭之言耶

祔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

愚按前一日卒哭次日仍祔則儀節太繁不但草率之弊必滋即孝子之誠意浸微或且移前之器具果饌而用之不且仍蹈瀆神欺人之格套耶喪以哀爲本祭以誠爲貴而文省則哀可全儀簡斯誠不散故三虞不若

並爲一祭卒哭不若附子三虞卽祔亦不若于初虞之
尸卽祔主祖龕爲禮之寧儉而倘可以將誠全哀也又
古者三月而葬故卒哭祔主可以限時後世十九不能
遵三月之制而虞卒哭祔必欲如古按期逐次行之得
乎否耶故三節必合爲一祭庶禮不至瀆而人情始可
通行耳

周期

自初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則只
用初忌愚按自古相沿以周期名爲小祥鄭氏曰祥吉
也謂漸卽吉故云小祥夫周期則據親言也小祥乃據

子言也小祥之文已遜周期之妥矣且若據子言親終
一年而終不可以復生不祥孰大于是何吉之有只可
名以周期爲文通理順耳又小之爲言義亦未允更爲
周期卽四面義無弗協也其祭儀則視七七加厚爲當
蓋七七在喪閒倉擾之中且時時奠獻此則時已踰年
矣孝子之情力已稍有餘裕也

再期

自初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祭用忌辰其祭
儀與周期同而如大祥之爲言於義更爲未協故標目
亦卽以再期爲名

禫

再期之後中月而禫

鄭氏曰禫淡也平安之意中月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
計閏凡二十七月愚按禫之爲義取子淡然平安夫吾
親之亡奄忽一期再期而究之無術以返生孝子之痛
心疾首何如也故時愈遠孝子之情倍愴曾可以時遠
淡然平安乎今不知古人據服名禫之義果屬何居而
要之如鄭氏淡然平安之說亦所未安也或止以終喪
二字標名爲近耳至如祭儀則或少減再期但取意虔
不以備物爲尚可也

愚按近制以二十七月始聽除服則禫乃易喪從吉之
限也是豈孝子之心所能恝然故禫祭在士大夫家自
不可廢

至此始易色衣飲酒食肉復寢

右自卒哭虞禫以下諸儀節此蓋依古三月而葬之序
循次酌註耳其實後世葬親十九不能符三月卽舉之
規爲人子者但求通乎其義於虞祔卒哭等儀節通便
行之始合禮意不然則拘泥難通雖按古行之究無當
禮義耳

附喪葬所宜通融入事

第一衣帛斷在宜禁至如衰麻等項今人豈能如式而製又即有力者如式製成其實止服於七七百日奠獻之時究非三年內之常服夫一不常服即古設衰麻之等級爲應付虛文況終不能如式而製乎不若子夏即於時下農夫所衣至粗麻布製一切冠服而春秋冬即於至粗疏棉布製衣爲三年中可以常服之服而冠帶則依倣古制而通便爲之庶幾質慤無僞而且可終三年如一日也

第二飲酒食肉斷在宜戒而如三日不食期年內不食菜果則必不可蓋一則懼守禮者有滅性難堪之憂一則

懼開古今人子以人人違禮之罪夫先王制禮原期範萬世於在宥而使人人犯違禮不孝之條是屬何禮乎先王而在宥制此禮耶正不如力禁其飲酒食肉而聽其尋常飲食資養即菜果亦在不禁之列庶幾上可全孝子之生次且可免中人於罪是乃得先王制禮本義而足範世於通行久行耳

第三三年之內北人寢炕南人寢牀是宜通融蓋北方寒冷隆冬非火炕難堪南方卑濕寢處非牀則疾病易生拘守禮文而戕賊親生之身且將誰爲襄親大事乎即親靈之不怡可推想而知也故但使爲孝子而寢炕牀者布衾布褥粗簀粗席而又無內宿即合禮義儻若三年之內必寢苫枕塊夜臨地上即中人十九不遵徒使此禮空懸前此千萬年而後世且千萬年空懸而已是豈違於先王制禮曲成萬物不遺之義乎故變而通之正所以全禮令可實行也

第四今之葬親必不能三月而襄事者古葬具簡質後世儀文繁縟雖欲三月葬而不得今若裁一切非禮虛飾而但量力製墓製槨即墓亦相其土脈而不盡拘于柏槨灰隔且即誌石墓碣必不可已之端亦稍俟歲季之閒補足如此則爲力稍易縱不能盡符三月之期而要

之五七月亦自可辦爾

第五近來閒有現任官遭父母之喪苟係才能則許給假數月歸里營葬畢如期仍赴本任此蓋國家卹民任官切體人情之意但是爲人子者終屬冒喪從事必心體國家設立此制本意倍盡職業方爲無負君恩亦始無負親恩耳又必於地方上興利除弊視前人因循而相仍者立見興除永留實惠于地方乃見眞能仰體明旨不但貪祿戀位耳若毫無矢心建樹實意即戀榮忘親之咎流俗不知責備要其得罪于天地鬼神不能免矣

第六墳塋無取太大卻宜力節浮費多樹良柏良楸令之

充滿佳城蓋孝子事死如生生則期子居親身者深邃清幽死則期於葬親體者鬱葱氤氳且塋中置屋既看守匪易且最難在此力量而兼之風雨漂搖不久便壞若得柏成楸茂不過一二十年便可鬱鬱葱葱成一佳城妥怡親靈耳

第七近墳左右必置有祭田蓋置有祭田不但主人歲中可數到塋中省墓卽家人輩歲中春夏討租亦有數回往返得以查看墓碣樹枝

第八塋墓所以安親體祠堂祭田所以妥親靈吾親生爲敬祖睦宗之親而無宗祠以祀其親無祭田以推惠于

族縱有家祠不廢時饗吾親英靈樂乎否耶故爲子孫者無力則已如其但有微力與其多爲子孫置浪費之產不如仰體親志分二三分倡建祖祠歲時公祭倡營祭田祭祖之餘分惠貧宗見吾親之有子吾宗之有人

右八者特從親終之後略從人子之正分與吾親志事之攸存者按實從質姑循子職耳若夫忠于事君盡瘁樹績終于立身行道顯親則在孝子之用心矣

祭

祭者子孫所以接祖考之精神于異世之上也爲子孫而不知祭其祖考是爲忘木本而迷水源失人理矣然如祭而不敬猶之乎不祭也是故語祭但取能祭不求備物但貴能敬不重豐盈匪不貴備物豐盈也備物豐盈或至憚難中止其弊正與徒祭無誠均是皆議禮者拘泥未達貽之咎耳

凡祭縱不能如古人散齋致齋之嚴恪亦必於是日收斂身心

凡陳設果品餚饌與夫灌獻跪拜之節務極誠敬有如在之虔始爲近禮正不必以備物爲尚若但求備物而不知致虔則祭亦止成虛文不但神不歆顧卽子孫之精神不能通於祖父漠如路人而一氣相承之義渙然離矣尚何

望其廑善繼善述體親志事於終身乎故祭主誠敬子孫所以接祖宗之氣脉亦所以養于孫之孝心而不失子職也

祭有喪祭有時祭喪祭行於喪中時祭行於四季又有節祭如元旦上元中秋十月朔日冬至生日忌日之類清明則行於上墓拜掃之類此常祭也此外則有登第生子娶婦遷官誥封諸節目行於常祭之外至如四時獻新則尤屬子孫所宜留神之端蓋思其所嗜事亡如存所以將子孫之心而於此且寓型家教孝之義此古孝子慈孫之所由懇款篤摯不敢以爲瑣節而忽也然如上諸條節目已

多要知禮亦忌煩非儉於吾親也太煩則必且近瀆正恐懈於將事忽於備物反來慢神之虞致開不敬之罪耳故於諸祭中較量損益豐約一歲中既有元旦清明中秋十月初一日並生日忌日等稍豐之祭又有上元冬至及獻新之節行於四時之中即四時仲月之祭亦似宜節也

在喪亦不可廢祭蓋喪必近親而祭者乃遠親即近親之親近親所欲祭而不得者也故在喪遇大節祭必不可廢至如禮文易服行事是蓋謂祭於禮屬五禮之吉不可以喪服行事耳獨未思祖孫一氣一家吉凶同患之情自應生死不二子哀其親祖豈有不哀其孫之理且如果用麻

布棉布爲衰即何不可作祭祖之服歟古禮有近細密而不可行者此類是也又禮約有言曰祖先神主以宗子奉祀支子只隨班助祭不得僭祭此言亦難執方蓋所謂宗子奉祀者謂宗法未廢宗祠尚存者耳支子不得僭祭者謂上有宗子主祭又有宗祠可祭耳今宗法既廢即縉紳家大半無有公祠況各門支分離居蕩析若禁支子不得僭祭無論不可行於宗法墮落之日將大宗廣族百其戶無有祖龕得隨時薦獻以伸子孫之心即此百千門千百丁皆成無祖之孫不孝之嗣矣拘往例而率天下大半成不孝之門者必此之由矣故祖龕斷宜每門皆具以便支子隨時奠獻必如本有宗祠則元旦冬至公祭之日支子只隨班行禮可耳且如世襲之家宗子主祭之說則亦尚可舉行至若尋常縉紳嫡長子孫式微愚癡不堪主祭者往往而然即宗法亦豈能行乎故除世襲家外如有宗祠但以年長輩高有德望而達禮體者主祠可耳禮約之言不可執執則反害禮也

但有新味未薦祖龕不可輒自入口或與兒女大事必告祖龕

遇父母忌日非大不得已不可輕與宴會

附

天地不可以士庶人祭然如人生于天地元旦設香案于院率子孫四叩以謝天地之覆載生成是亦禮之可以義起者

臘月二十三祭竈元旦祭宅中土神井龍神亦皆不可廢蓋神道雖渺然如古人入蜡之祭凡爲生民除禾害佐農工者皆報賽以答其惠矧如宅中土神井竈皆人家之攸賴歲必一報亦奚容略

四禮寧儉編終

跋

右豐川雜著一卷鄠縣王爾緝先生撰內分區田法荒政考四禮寧儉編凡三種關中土厚水深凶荒易遘自昔已然救荒之事不可不講而備荒必興井利區田亦井利之一端也曩年於故友劉君春谷所見有秦撫崔公紀井田說鈔本一册與先生往復商榷書札極夥皆孳孳於農田灌溉即先生荒政第三十二條之旨近因編印叢書疊從其家借鈔竟不可得名賢遺著覆瓿無端可勝悵惘茲就曾中丞望顏刻本摘錄先生區田法並取豐川集中荒政各條合爲一卷以四禮寧儉編附焉衣食足而後禮義興

國奢則示之以儉古今不易之理也又烏可以忽乎哉崔公山西永濟人著有撫陝政略四卷卒以鑿井措理未協調任去附記於此以見實心任事之難而先生之不得盡行其志也民國二十四年五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南鄭林朝元

غزل دلکش

孟子

碧雲閣

武

孟子

參

韓氏求實齋刊

牧令書鈔目錄

李穆堂與秦安各屬
程月川八條察吏
謝退谷居官致用
劉簾舫理訟十條
李毅可人命條議
何正甫論盜案

居官大戒第一蒙蔽蓋上下內外非蒙蔽無以行其奸欺也蒙蔽之在內者有官親家人蒙蔽之在外者有猾書蠹役內外句連蠹情賣法則爲官者孤立無與而坐聽聲名之敗裂其亦危險矣哉獨是官受蒙蔽人以爲官之不明也不知蒙蔽之害中於不明者十之二三中於不勤者十之七八蓋人即智識短淺而事事躬親則奸欺者不能盡售其術惟因循積壓怠玩廢弛則顯予人以作奸叢弊之地而欲人之不欺我也難矣迨乎既受蒙蔽而後以察察之智勝之一人之智不足敵衆人

之智而狡黠者或反得迎其私智而巧中之是皆治之賊也今欲力祛諸弊惟有一主於勤勤省閱而案牘之壓擱者少矣勤句稽而出入之侵欺者遠矣鞫訊勤而情僞悉孰能亂我聰明決判勤而拘繫釋誰得肆其魚肉且閭閻之所惡者訟師勤庶獄而雀鼠息爭訟師之伎倆無所試鄉里之所苦者盜賊勤巡閱而萑苻遠跡盜賊之根蔓無所滋一勤而百事治何蒙蔽之足患乎至於勤之明效大驗昭人耳目而人不務於勤者則自有故蓋勤即仁也無痌瘝在抱之隱必不能孳孳於民事而性情嗜好之與俱勤即誠也無旦明對越之心必不能懍懍於官箴而飲食起處之弗遑然獨不思 君上以職司責我統四境之農桑教化待治於官而爲官者因循浮沈莫之綜理其可以對 君乎百姓以父母仰我合衆人之疾苦恭恭待命於庭而爲官者詩酒聲色莫之省顧其可以對民乎某與各寅好同舟泰交其聰明各有優絀不能強同其材力各有強弱不能強齊其學問各有淺深不能強合各用所長事無不集惟所以對乎 君民而力除其壅蔽者則非勤莫由某雖不敏竊願與各寅好共勉之

程月川八條察吏

一郡守牧令中能以經術飾吏治盡心於農桑水利學校人才日與紳士耆民講讓型仁培養元氣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效在數十百世者是爲儒吏定當破格保舉

一居心誠樸守潔才明盜息民安政平訟理合境內之人爲一心視百姓之事爲己事或水旱爲災而能盡心救濟者是謂循吏從優保舉

一才具開展吏治精勤除暴安良案無留牘或水旱爲災而能設法捍禦事集而民不擾或奸宄萌動而能

掩捕神速害去而人不知者是謂能吏從優保舉

一遇事勤勤懇懇不辭勞瘁或虛心學習或閱過而改或守優於才或才優於守或熟習兵刑或精通錢穀或善於緝捕或達於河工是雖賢不如循吏才不如能吏而一長可取亦當並蓄兼收隨事保舉

一聽斷不勤案多不結或偏執粗率顚倒是非或驗訊不實枉縱人命或約束不嚴丁役肆擾或捕務廢弛盜賊滋多或境有豪棍土豪訟棍窩家賭局教匪劣衿皆是而不除或地有災荒而不報乃如之人縱使操守可信而民間之受累已多是謂昏庸之吏立予參革

一用度奢侈債累滿身或狂童美妾車馬如雲或朝歌夜絃日高不起或耽心麴蘖罔恤民艱或侈談詩文曠誤職守乃如之人縱使不貪不酷倉庫必致侵虧卽不侵虧民事必多怠廢是謂荒淫之吏立予參革

一性情浮躁行止卑汚或居心險詐挾制長官或作事乖張擾累百姓是謂惡劣之吏立予參革

一婪索贓私鬻獄賣法或藉端苛斂或侵虧錢糧或審斷案件並不細心研鞫一味刑求致有寃濫或非刑拷打致斃無辜是謂貪酷之吏立予參革治罪

謝退谷居官致用節錄

官與紳士親與百姓親則左右之人甚疾之隸役則尤疾之爲官者雖有親民之心往往受制於家丁隸役而不敢行嗚呼何以爲官哉

只一親字則內外上下諸弊皆絕

州縣乃親民之官爲之者別無要妙只一親字認得透做得透則萬事沛然無所窒礙矣

居官不要錢不過於貪贓一律可告無罪而已其實算不得好官做官須替百姓辦事方爲稱職若說我不要錢便可自問無愧則州縣邑各有城隍神象義冠正容終日端坐已極廉靜可不設官府矣

凡用人少者必得其用多者事必不舉

今之所謂長隨可用者百不得一官無主見妄爲收攬則亦聚無賴之徒以自害其身而已

牧令書鈔 五

劉雒筋理訟十條

一嚴防代書一切呈詞宜直敘情節也到任之初即應照例考代書不妨多取數人當時給戳當差者兩三人此外數人記名候補概行榜示其現在當差者諭令遇有情狀之人無論事之巨細均向其人查問明確依口直書不准增減情節違者不有本官於大堂收呈時即向遞呈之人逐細訊問口供如有供詞與呈詞不符者即嚴究代書若係自來稿即立傳該代書入署嚴究詞稿之所自來及該原告係何人引來同來者共有幾人一面親筆書簽立拏該原告同來

牧令書鈔 六

之人必究出眞正訟師嚴辦而後已一面將該代書枷責革役交保嚴束以記名候補之代書按次充補如此則代書破膽再不敢增減情節而訟棍遠颺訟案日少矣

一接收呈詞宜當堂親收本日批示也牧令爲親民之官必應當堂親自收呈即時批示若延至三日或五日而後批發是此呈未批彼狀復來書差棍蠹因緣爲奸甚則有賄買批語之說種種弊端皆由此起何若臨莅大堂親自收呈於接呈時向告狀人逐細詰問即用五聽之法或懾以盛怒或入以游詞彼訟者

自田間來初見官長訟師之浸潤未深其人尚樸其
膽尚虛其口亦訥眞假是非不難立剖較之喚案集
訊之時眞情尤爲易得其有理不甚足者逐層批駁
文不厭頻當時即行榜示其情節支離有心播弄者
即時取結立案立予薄懲自可以破莠民之膽其已
准者亦即日批出榜示則較之遲遲批示者已快至
數日由是而迅速差傳可審即審其尚非切要之人
證不必齊全可結即結其無關緊要之供情不妨從
畧如此又快至十數日或數十日棍蠹雖刁無從下
手則諸弊悉除矣

一出票簽差宜確定限期親查號簿也訟牒既准即應
差傳人證赴審惟差役承票到手任意需索不飽不
休其所以能需索之故則由於官司之延宕而官司
之延宕由於立限之不親自稽查是以此造到案而
彼造未傳甚至兩造俱到而捏稱尚有未到之人證
故爲推延致令訟者官未見面而家已半傾除命盜
案立即出票外其一切戶婚田土已准之案簽差出
票總以收呈之次日辰刻爲率斷不稍延仍計道路
之遠近人數之多寡案情之難易親自酌定到案之
日期朱註於簿近者定以即日及一二三日各予以
餘限一日遠者定以四五六七八日各予以餘限二
日每日晨起親閱限簿屆期者即硃書小票喚某案
原差某人到堂問話字樣催令依限速到到則記功
逾則重處決不姑寬如此則所立限期並非虛應故
事且立限既嚴棍蠹無從下手諸弊悉除矣

一承票差役宜聯環保結以防逃避則法可必行也律
設衙役以供差遣原不能盡除不用然止應留額設
十數名或數十名即地處衝繁亦止應額外再酌留
數十名其餘冗役概行革除惟革役大非易事官雖
革役而役不自革是以有瞞上不瞞下之說應將留

者姓名榜示城鄉榜內註明年貌住處榜尾大書此
榜無名者概已革黜字樣以期人人共曉其留用者
給予編號刻字粘貼印花腰牌一件並令聯環具保
每五人立一總頭亦令聯保遇有承行事件一票止
用一差票內注定限期依限則記功逾限則重責決
不姑寬亦不以功抵過或該差躲匿則用連坐之法
窮治該差之總頭並聯環保狀內之保人務獲嚴懲
而後已則犯法者無從躲匿而法行矣
一狀不輕准准則必審審則斷不許和息也民間細故
或兩造關係親鄰其呈詞原不能輕准誠以事經官

斷則曲直判然負者不無芥蔕往往有因此搆怨久而釀禍者不但耗費民財已也其看不能不准之案既經批准即應喚來審訊實則究治虛則坐誣斷斷不准告息蓋一准告息則訟棍逆知狀可息銷便敢放心告狀即使憑空結撰概屬虛詞但須於臨審之前數刻一紙調停事即寢息其詭秘之情形鬼蜮之伎倆官既未訊無由得知彼誣告者竟終其身無水落石出之時訟案之所以日滋訟師之所以肆毒未必不由於此州縣官既准之詞不許告息其亦息訟而杜誣告之一道乎

牧令書鈔 九

一審理詞訟宜速毋遲也民間詞訟例限二十日完結自應即時審理若稍為延緩則舊案未結新案復來愈積愈多小民受累輕則激而上控甚則釀成命案其害不可勝言況訟案無論遲速終須審結在一到即審者固須用一番心即拖延緩審者亦須用一番心是同一用心也並不因遲審便可省卻用心其速審者不過用心署早耳況停鹽生鹵遲之日久則訟師插入枝節橫生轉致難於收拾較之速審者難易懸殊是不肯早用其心必致多費其心不但累民且以自累州縣官於一切訟案果能隨到隨審隨

結則棍等雖巧於播弄而策未盡定案已徹底審明且取有確結不能再翻如此則諸弊悉除自可無上控之案其控案較多者即其平日不理民事因而得民心之確證也應以控案之有無多寡分別功過至於有控案而能虛心審訊詳銷則功過尚可相抵如既有控案而又不能依限完結或固執迴護不肯認錯更正則是玩辦性成無可策勵即照易結不結之例詳請議處亦不為過

一審結一案必須當堂硃筆判語也民間命案及械鬬巨案其起釁之由往往基於細故如些小錢債尋常口角之類其事微矣既經控官不准則已一經准理倘審斷不甚明切或雖已明切而審後神思倦遠爾退堂令差人帶兩造在外圍照堂上面斷之語出結毋論堂斷之言聽者不甚了了即甚了了而兩邊棍蠹各從而挑撥之必至兩造之結各執一詞與堂斷之言俱不符合甚則書役高下其手竟致供與結亦自兩歧故留漏洞或故示矛盾以為翻異地步如此則未有不翻案及釀成他故者此硃判之所以必不可少也每案審斷既畢毋論事之大小即於堂上將面諭之斷語硃書於點名單年月之內其日公

牧令書鈔 十

事稍簡則備敘全案之由若十分忙冗亦應將緊要斷語明切書之書畢令兩造將硃判自讀一遍如鄉愚不識字飭房書大聲宣讀俾兩造傾聽明白則是非曲直訟者各自了然然後令原差帶兩造入內堂照硃判各具遵結照例粘連成卷鈐印存案如此則供與結不至兩歧而通案人證之結亦歸一律書吏無從高下其手且可杜日後抽換諸弊即將來或有翻異而展卷瞭如指掌可免混爭也

一審案設有錯誤亟宜自行改正以免上控也自理案件審斷時如果虛衷何至舛錯但案情百出變詐多

端況煩劇之區牘詞冗雜地方官縱極聰強不能保其必無失誤或事後檢點及之或訟者陳詞再懇愛民者均須虛心覆核果有可商之處即應立予平反蓋臨下與事上並無二理詳上之件設或失誤例有檢舉之文聽訟亦然不但失誤當改也即微有偏倚未能恰到好處亦不妨一再推求若必以爲官之於民體制所在斷無認錯之理竟爾迴護前非恐原審既有不盡之情負曲者必有不平之愬是小民上控之滋多未必不由於長官自信之太過也夫牧令官稱父母可謂親矣親則無不可白之隱親則無不可轉之機但求無負於吾民何必自諱其小失若因文過而致上控是欲自諱而轉以自彰既累民又自累也總之官果愛民則聽斷必然公允即間有未協之處但無私心民亦無不諒之未有遽行上控者夫既無私心又何妨更正乎

一尋常案件定於三八放告日當堂收呈此外各日切勿濫收也夫小民錢債田土口角一切細故一時負氣旁有匪人弄之遂爾賫貿來城忿欲興訟實則事不要緊所欲訟者非親即友時過氣平往往悔之官若隨時收呈則雖有親鄰不及勸阻而訟成矣一經

官爲訊斷曲直分明勝者所值無多負者頓失顏面蓄忿漸深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且官即清廉結案即極神速訟者自田間來人地生疎斷不能一無所費此長官任事太勇之過也若官非三八日斷不收呈則訟者欲告之日未必適逢放告之期此數日中有關愛之親鄰爲之勸解則詞狀未投欲告者舊情未斷爲所欲告者顏面無傷不難杯酒釋憾矣如此則訟端漸少和氣所蒸可以兆豐年而釀厚俗又不僅惜民之財已也倘自詡聰強收呈不以其時能則能矣毋亦不恤民隱乎況更有藉此巧取者吾烏乎知

之至如命盜鬬傷搶親等案則應各就地方情形擇其尤要者酌定十條或八九條刊刻宣示准其隨時喊稟或於大堂懸鑼准告者鳴鑼官聞鑼聲立即訊辦則又不必具呈矣

一究出訟棍必須嚴懲也民間些小事故兩造本無訐訟之心彼訟棍者暗地刁唆誘令告狀迨呈詞既遞魚肉萬端甚至家已全傾案猶未結且有兩造俱不願終訟彼此就罷而訟師以慫恿未盈不肯罷手者爲害於民莫此爲甚地方官果能實力稽查多方察訪並於當堂收呈及審理訟案時遇有情涉虛誣者

立即帶回內署究明詞係何人所作何人教誘細詢其年貌住址即由內署密出簽票責成妥役嚴慎查拏大抵此輩住房總不離官衙左右須於夜闌人靜或黎明時親往圍拏且搜其唆訟確據如呈稿抄批之類獲案後情重者照例詳辦其稍輕者仍照學治臆說所載將該犯鎖置堂柱令其鵠立看本官斷審他案間日決責數板旬月之間未有不懲甚告饒者雖極繁難之缺但須辦一二案懲兩三人則若輩聞風喪膽外來者裹足本籍者革面矣至州縣官審理詞訟如審係被告理曲但非再犯其杖笞以下罪名不妨寬免只令對眾長跪已足示懲蓋予負者以改過自新之路即留勝者以有餘不盡之情亦長官造福之一端也若審係原告虛情則必依律照例加等嚴懲斷斷不宜姑息庶誣告者知畏而訟日稀矣又牧令爲執法之官用法至枷杖而止枷杖之外不得自專原不宜輕視枷杖則必須臨涖大堂於萬目共睹之地示以不測之威並震以難回之怒如擊案疾呼離座挺立之類不妨稍參權術俾與浩然之正氣相輔而行務令觀者人人曉然於官之所深惡而痛絕者專在於此則一懲百警此後轉可以緩罰而

別此子產之所以稱惠人也總之官縱慈祥而懲治棍蠹絕不可露一矜憐之語與稍假以和霽之容一爲所窺或被旁觀冷眼看破此後人人玩法措手尤難此不但治訟棍爲然其書差及一切莠民似皆宜用此法

李毅可人命條議

一人命以原詞爲據隨告隨審即遲亦不得過三日此爲定規尤不許於臨審時更投多詞改換情節添減犯證展轉牽告除兇犯應行羈禁外見證鄰右多不過三四人隨案質審分別保候不許一概羈禁亦不許聽信經承差役株連多人致滋詐騙

一人命以傷痕爲憑毒禁不許轉委佐貳捕員定例印官親臨屍場檢驗如但隔壁聽件作指報則印官必須親臨屍場之謂何須將傷痕顏色分寸某處近左近右偏左偏右皮破骨折紅捶白棍係某器所傷分晰致命不致命如金刃手足磚石木棍等器果與傷痕相合檢驗的實審與口供無錯即塡屍格以定由案不可聽信件作經承含糊混報致成疑案難結更不可遲延時日以致屍潰難檢

一人命以初情爲眞相驗之日即研訊屍親兇犯及緊關證佐確實各口供隨時追獲兇器因何事起釁何人見證何人先後下手何人致命重傷行兇及致死日期爲首爲從四節逐一訊明即便定案以防後日狡辯參差

一謀殺故殺情律甚重如果有陰謀詭計或有意欲殺須依律坐罪若無謀故實跡證口有據自認無辭者不得輕議强引至鬬毆殺誤殺戲殺過失殺以及威逼等項各有一定之律例亦各有不同之情節如鬬殺者以一人而歐一人者也有兩人則爲共毆非鬬毆矣鬬出一人之手又不可概以鬬殺論如故意殺人意動於心執物毒打致命即時身死是有心害命也此爲故殺隔日身死爲鬬殺若意欲殺人先告於爲從者使隨我而殺之則爲謀殺非故殺矣故殺者出於一人之意不可以從論也若人不知故殺之意而卒然相遇共毆則亦共毆餘人而已同謀共毆有

分有合分而言之有同謀而不共毆有共毆而不同謀合而言之始既同謀終又共毆究其下手毆傷致命之處之人坐以絞罪原謀者不論共毆與否並杖一百流三千里以其爲禍端之所起若共毆之人雖有別處重傷亦止杖一百以其下手致命者抵償矣故不深罪若原謀自行下手致命者或混打不知何人下手俱問原謀絞其他俱餘人若同行之人既不與謀又不助力乃是不行勸阻只問不應如議甲乙丙俱依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爲重乙下手律絞甲原謀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丙餘人律杖

一百是也

一共毆者惟有兇器又毆有致命重傷者方引充軍其雖有兇器而無重傷及雖有重傷而無兇器皆不得翦擿例文妄引如辯係某情即定某罪其口供參看引律務須一意到底不許口供牽混參看與引律舛錯如共毆致死者須悉某人持某器某處有致命傷口供務與傷痕兇器相合獨重者議抵不得揺摩懸坐或有自盡身死者隨即詢其無有真正威逼情形即便趕釋不究仍差人押令限三日掩埋則輕生刁惡之風自息矣

何正甫論盜案 節錄

凡盜案報到即會營往勘係城中或係鄉村營汛遠近有無鄰居事主住屋幾間坐落方向從何處入門何處搜贓何處出去或係明火執仗撞門毀戶抑係踰牆撬壁臨時驚覺行强入室幾人曾否塗面如何言語禁嚇有無捆縛毆打初時事主可曾喊叫鄰右可曾聞聲去時可曾挾架事主送路可曾遺有器械油捻取供佐贓勒緝通詳

例載事主失單如繁多一時失記准於五日內續報

盜以贓獲爲定贓以事主確認爲定最防捕役囑令混認例載起贓須差委捕員眼同起認不可使捕役私起以滋諸弊

凡事主報盜只許到官聽審一次認贓一次所認贓即給主領回不許往返拖累

凡獲盜有供出他省犯劫者研訊明確毋庸解往質審有例如果有贓迹未明夥盜待質必須解往者亦有例 編盜另例亦同

搶奪之案與强劫相似人少而無兇器搶奪也人多而有兇器强劫也然亦不可拘泥有人少而有兇器爲强劫者有人多而無兇器爲搶奪者總以情形爲憑

不在人多人少

例載在白晝爲搶奪在夜間爲竊盜在途截搶者雖昏夜仍同搶奪止去白晝二字纂注曰謂搶奪必在白晝可謂凡在白晝皆係搶奪不可也

竊盜須以一主爲重若一家內有兩家之物一船內有數人之物客店內有衆客商之物均作一主論臨時行强臨時拒捕只分在得財前後拒捕各自殺傷各自事主當各盡本法不得分首從內

竊盜窩主當統計各主贓科罪不得照竊盜以一主爲重

凡窩主自當嚴辦以清盜賊之源但今人以容留卽爲窩主非也例載有窩主窩藏之別必須審有造意共謀實情方以窩主論斬若止是句引容留往來住宿並無造意共謀情狀但得以窩藏例發遣毋得概坐駢首其存留幾人並載例內

۴

流芳亭記

光緒癸巳冬日
錢塘丁氏刊行
秋圃蔡玉瀛署

乾隆杭州府志名宦傳

何玉如字淡嚴洛陽人順治乙未進士知錢塘縣甫三年凡所爲勸課農桑招集流移興崇學校綏輯樵採無不備至催科行以撫字聽斷極爲神明錢塘下鄉當苕水下流而餘杭南湖又以錢塘爲之咽喉南湖一決未底太湖下鄉先爲巨浸玉如以餘杭苕溪雖他邑事實一郡所當爭者因請于巡撫范承謨隨檄玉如開濬南湖以太湖承其委而杭郡均受其利民咸德之又數年陞保定府同知遷山西大同知府

流芳亭紀

侯九載思膏萬民思慕總維巨槩善政實裨蒼生原本淵衷碩畫堪垂奕世平陽秩滿沐浴猶新廣昌勤民鄰境益切俾去後咸思遣事呼籲攀轅而靡從來茲其法章程永志芳規於無旣祇緣遵　禁之嚴不敢頌德虔搜案牘之實敬勒貞珉謹紀

公姓何諱玉如字璞公號濬巖河南洛陽人由乙未進士筮仕錢塘邑令於康熙三年三月到任九載奏績於康熙十一年三月陞任北直保定府同知於本年九月榮行

一催徵錢糧向比見年以致胥歇包攬頑戶抗延官民交累我侯蒞任思利民以利　國首革耗羨令民自封投櫃條陳積弊設單次序傳催不比見年單頭專摘不完欠戶除積年役困行落甲徵輸節省妄費正賦克完儻拆銀青潮缺欠曉諭驗明補足並無差擾歷年錢糧照額全完一徵糧立法專追頑欠不比糧里單騎臨倉盡革姦歇嚴禁陋弊不飲勺水近奉八月開倉之令各邑九月徵比致糴客米應卯民受刑責且多典鬻之苦侯由禮與情必俟本鄉米熟寬至十

月起限十一月徵收臘月完兌並不筆楚而糧米全完絕姦歇之侵漁杜悍丁之私貼首先開幫過淮屢邀獎薦今蒙督撫兩院採訪良規會題永著爲令不特本邑受福抑且三郡流膏

一邑居首衝駐劄滿漢重兵侯凜遵　功令首重緝逃親獲逃人劉文遠等百餘名審實旗主姓名在逃月日隨解歸旗兩經　題敘連加三級

一凡獲逃人恐其心懷不軌貽害地方不緩時刻惟錄初訊口供禁絕仇扳解憲鞭刺歸旗絕無妄扳窩家之害積弊頓除小民免累

一賊盜誣扳大爲民害或挾有心仇或捕役唆使或通獄妄扳侯獲到審定初供訊果無干即時釋放嚴究唆使懲治罔遺眞盜服辜良民樂業

一奉文丈量侯採訪輿情條陳詳請出示曉諭稔知小民疾苦嚴禁騷擾令民自丈造册悉從新丈起科請豁產去賠糧之累不獨錢邑邀恩闔省民皆霑惠

一遵古制每社諮詢約正約副以禮聘請侯刊布六論月吉宣揚勸立義學使民講信修睦或缺司事公請年高碩德不願者不强嚴禁蠹胥借端擾害良儒勵俗維風一時丕變

一浙省陋俗棄嬰溺女最慘侯准諸生陸元章條陳詳憲倡建育嬰堂招僱乳母育養棄孩禁絕溺女示誡諄諄挽回薄俗至育嬰資費侯捐清俸每年申憲樂輸愼謹出納詳刊徵信錄永立良規

一所轄塘壩惟化灣陡門最險上接天目萬山之水勢衝激下關嘉湖等郡之　國課民生緣歲久傾圮一遇春雨秋霖勢如倒瀉人禾屢遭湮沒大工歷載難成侯深知公帑艱難首倡捐俸

辦料鳩工詳憲亟爲培築聞風慕義共襄盛舉旱潦有備各郡咸感永利於不朽云

一縣治隸於省會襟江帶海設盤熬波每多姦民私販遂致商引壅塞侯念鹽課攸關嚴捕緝獲私鹽船犯定罪解院姦民知儆商引流通至鹽捕燒詐良民累難枚舉侯加意懲除鄉民免害

一杭俗健訟侯蒞任勸諭諄諄示令惜財忍氣不肯輕准一詞與民休息及遇人命盜犯必親檢驗確究賍證立時剖決惟　欽憲及應理戶婚田土等事悉令原告自拘庭鞫時開誠勸諭平

情逐釋而獨嚴假命假盜及誣駕通洋光棍審
實必按律反坐年來唆訟刁誣之風頓息
一縣治山水迴環戎易伏莽侯設法堵禦訪緝盜
窩盜綫詳憲嚴編保甲令民守望自衛夜巡寒
暑不輟地方盜賊弭消民生安枕
一辛亥夏秋旱蝗爲虐民多疾病奉部院劉各憲
捐資立局置藥延醫普救侯日親臨勤宣德意
捐置器皿施茶以濟病渴活民無算功在一時
芳流萬禩
一欽奉

恩詔事一案官員捐輸備賑淡三年共捐穀一百八
十石建倉積貯備賑
一監牢原爲重囚而設侯惟將　欽憲重犯監禁
其株連槩准保釋並不濫羈至於獄犯有病令
醫治療冬施衣薦夏運茶漿痛禁獄卒淩虐親
臨點驗無虞非獨愼重民命亦以推廣好生
一喪殯忤作扛擡挾爲奇貨不容攙越杭民貧富
遭其荼毒紳士亦皆不免奉憲採訪飭議侯三
集紳民於明倫堂盡革前弊嚴拒請託不許分
坊坐日聽民隨便倩人及鼓吹夫役瓦費皆爲

汰良規飭禁永爲鋤暴安民之鑑
一丙午臘月十三日太平坊火災延燒九里難民
凍餒於冰雪者以千萬計有鄉紳陳捐銀五十
兩創始力詳各臺捐賑侯出俸救濟難民無算
一辛亥八月鄰火延燒幾及郡庠　聖宮侯首先
救護率衆撲滅幸止焚東廡賢位缺失西廡亦
多散逸侯重整兩廡賢儒木主煥然一新又本
庠明倫堂疏勸紳士襄助重建
一救荒全在積貯侯素講求紫陽先生社倉遺法
爲民禦災備患後因水旱頻仍有志未逮今侯

遷任而諄念善事未舉加意諮詢條列通申以
誌侯不忘吾民本意
一侯公餘季月課士端心術而正文風加意儲才
賑貧生而獎俊乂斯文振起國彥聿興
一春秋次丁例祭　先賢祠祀大禮攸關向來視
爲具文侯以至誠相感對越維虔凡　先賢忠
烈躬親與祭明德維馨靈爽妥侑
一本邑額設縴夫乙酉離散以致撥民扯縴不諳
江山之險遂冒死亾之憂侯設法補救津貼船
戶帶縴不撥里民且爲久計召募小民童明等

具認愿充額夫一百六十七名額給工食恐後
差浮原額仍復累民循例僻縣協濟詳憲嚴飭
勒遵永甦民害
一西南各鄉民賴山花辦賦資生兵厮混砍果木
流毒地方侯詳憲特遣差員巡拿緝禁民困獲
甦
一任內水旱頻仍災荒迭告侯齋戒越宿步禱維
虔隨求隨應雖天災流行莫甚於庚戌辛亥我
民幸得安生樂業不至流亾視他郡安全倍勝
一頻年爲饑荒所迫仳離是傷若鬻子鬻妻鬻身

流芳亭紀

六

於營者情實可憫侯捐俸有差悉向旗取贖詳
憲立案致令父子夫妻完聚民多感泣
一康熙四年至今侯收恤無倚貧民嚴龍張氏等
共七十一名補入養濟院食糧不使衣食失時
一侯蒞任來捐俸給工掩埋暴露無主大小棺木
五百餘具徧拾遺骸擇地埋葬無算
一錢江爲省會首衝八閩孔道凡　皇華官兵過
往需用船夫糧料什物供應繁艱侯咄嗟立辦
不擾民間卽鋤草支更夫役詳憲禁除永免民
累

一境內河道自江干穿城至湖墅一帶上通閩廣
下接江南爲商貨往來要津侯屢加開通又中
宮等橋小河關係省城血脈向被佔塞漸成平
陸均賴力行清濬
一西湖一帶南北兩山向有　先賢忠烈祠宇暨
古刹梵院歷代敕建攸崇每有兵厮牧放牛羊
羣聚雜沓侯申請憲禁兵厮玩褻聿隆盛典
一侯蒞任至今凡用米麵蔬薪棉布等物俱發現
銀悉照市價平買不取行戶
一庚戌辛亥奇荒侯糴粟賑饑又奉各憲頒給官

流芳亭紀

七

米賑濟侯親臨阡陌察荒深淺逐名給散戶戶
皆蒙憲仁粒粒皆是實惠
一奉上行提解屢有姦役匿批作弊日久滋生叵
測侯詳憲通省槩用編號循環連批上下易於
稽查永除匿批之弊
一奉安插投誠總兵阮鄧等數百員兵丁數千名
侯酌議居住兵不露處民無擾害
一康熙五年正月奉憲派造艨艟水艇戰船侯委
的當官役星夜催儹捐鳩匠工首先告竣赴次
一近城各里田畝營馬就便放青遍被踐食民不

堪命侯單騎親驗通詳院憲移會將軍嚴禁放
青蹂躪有裨地方
一奉憲派羅木營建造營房一百間刻期告竣安
插閩來投誠官兵吳朝宰等駐劄侯日加督工
爭先造完竝不愆悞
一編審爲十年重務事關　國計民生向來姦胥
里蠹弊害滋甚侯加意釐剔徧訪周咨害革利
興裝圖則聽從民便以免遠撥之虞清丁則單
騎親臨以杜多役之擾逐戶挨查除補出自親
裁竝不假手胥吏非特一時惠民誠爲永久良
法

大清康熙壬子嘉平月上浣之吉郡邑士民公立

流芳亭紀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５８
作者=
页数=７５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